叢書集成續編

二一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一六册目錄

文學類

瑣談

書名	朝代	撰者	底本	頁
多暇錄二卷	清	程庭鷺撰	觀自得齋	一
讕言瑣記一卷	清	劉因之撰	金陵叢書	三五
賢己編六卷	清	黃安濤撰	檇李	五九
湘煙小錄一卷	清	陳裴之撰	香豔	一二七
小螺菴病榻憶語一卷附越畹女史小傳	清	孫道乾撰	香豔	一五三
馬弔說一卷	清	李鄴嗣撰	昭代	一六九
對山餘墨一卷	清	毛祥麟撰	香豔	一七三
北窗囈語一卷	清	朱燾撰	觀自得齋	一八九
夏閨晚景瑣說一卷	清	湯春生撰	香豔	一九七
蚓菴瑣語一卷	清	王逋撰	說鈴	二〇一
看花述異記一卷	清	王晫撰	香豔	二一五
快說續紀一卷	清	王晫撰	昭代	二一九
小脚文一卷	清	曠望生撰	香豔	二二五
冬夜箋記一卷	清	王崇簡撰	說鈴	二二九
香蓮品藻一卷	清	方絢撰	香豔	二四五
金園雜纂一卷	清	方絢撰	香豔	二五一
諺說一卷	清	毛先舒撰	昭代	二五七
漫遊小鈔一卷	清	魏坤撰	檇李	二六一

選學膠言二十卷補遺一卷	清　張雲璈撰	文淵樓	二八五
餘墨偶談節錄一卷	清　孫樗撰	香豔	六〇九
檀几餘集二卷附政一卷	清　王晫　清　張潮輯	檀几	六二七
埃及碑釋一卷	清　陳其驤譯錄	振綺堂	六八一
絳雲樓俊遇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豔	六八五
懺船娘張潤金疏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豔	六九一
冶遊自懺文	清　不著撰人	香豔	六九二
蕉廊脞錄八卷	民　吳慶坻撰	求恕齋	六九三

wt95/06

多暇錄

張祖翼署檢

光緒甲午春月

觀自得齋校刊

自敘

孫卿子有言其爲人也多暇日則其出人也不遠不知人非多暇之患多暇而仍如不暇之患余自惟身役於道心困於幽憂固甚不暇矣而因循苟簡坐廢歲月則亦甚不暇而甚多暇焉秋候暫歸日坐蕉林下信筆劄記知其無補身心徒爲是因循苟且也以多暇名其編葢自警云北郭贅叜

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多暇錄卷一

嘉定　程庭鷺　序伯

拜五經

庚子日拜五經是臧榮緒事廣東新語載南海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之久忽識字

尺牘有韻

趙景眞至與嵇蕃康弟之書敘離陳志全有韻書牘叶韻當自景眞創之

千字文

殷鐵石梁武帝時人今法帖二王書皆有鐵石字見東

坡詩注尙書故實千字文乃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襍碎無序武帝召周興嗣韻之北齊蕭子範之作已不傳而金壇王氏鬱岡齋帖題曰魏太尉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敕書起二儀日月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與嗣所次亦當有二本不同也又律呂調陽宜作律召正與閏餘偶對隨智永禪師寫眞艸千文八百本俱作律召

向子諲書

向子諲書惟虎邱石觀音院後石壁有題名吾鄉錢少詹事集中載之而未得拓本余昔與印川調生拓歸數本書法頗似蘇米今閱鶴林玉露記潘良貴立朝事有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出子賤舉笏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云云則知伯恭書法固爲高宗所心賞宜其有鄰林泛宅之賜也

赤壁賦

東坡自書本盈虛者如彼作如代而吾與子之所共適作共食又公跋龍井題名記云予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予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漲水□十里月出房

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樹際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此公第一次游赤壁也元豐三年爲庚申越二年爲壬戌始再游赤壁今人只知後二游而已

鬬茶

舊得趙仲穆鬬茶圖人物工秀三四人各攜一竹擔擔有兩層置茶具一僮烹茶於擔上莫解鬬茶之說及閱蔡君謨茶錄有建安鬬試以水痕先者爲負耐久者爲勝故校勝負曰一水兩水云云則鬬茶字當本諸此

劄記

避暑錄載晏元獻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十百爲沓以鐵界鎭案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紙後批門類付書史傳錄蓋今類要也我鄉曹習菴學士平日亦用此法隨手剳記黏於壁間四座皆滿滿則揭下分別黏於卷帙余後得其家廢書中有先生自箸詩文及襍錄底本悉條條黏綴如百衲琴勤心此事者當則傚焉

野馬

莊子野馬也塵埃也明是二物乃古人卽以野馬爲塵如韓渥窗裏日光飛野馬者甚多不知野馬乃田間浮

氣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熱時野馬陽焰卽此物

韓文公

韓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謬爲退之有畫退之象小面而美髯者著紗帽乃韓熙載耳退之肥而寡髯見夢溪筆談顧俠君注韓集鄭羣贈簟詩中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等句引此爲證并載唐孔毅私記云退之豐肥善睡每來吾家必命枕簟

試院詩

沈芷生秋賦鹿城和蔣入秀才臥病用東坡清虛堂韻中有云曉起裹餠入試院早於軋軋林間鴉又云豈知投卷客未出似郭索隨行爬叶爬字絕妙形容

詩語擺落

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兪秀老紫芝句也狷然中實近人情至廓然僧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明日看更擺落自在矣

臂師耳師

鄞州發地得銅弩機製作極工側有刻文曰臂師虞士耳師張柔史傳無此名目人不知何代物

透光鏡

古人鑄鏡大則平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人

面小小鑑不能全納人面故微令凸收人面令小可以全納此工之巧智也余藏有透光鏡銘曰見日之光長不相忘承日光則背文皆透影壁上了了分明莫原其理閱夢溪筆談言其鑄時薄處先冷背文差厚後冷而銅宿文在背而鏡面隱然有蹟所以光中得現然余所藏鏡面竝無微蹟全鏡亦無稍厚薄且他鏡有至薄者不皆透光蓋古人別有巧術不可意測存中所載亦未確也惟據古器圖及近時徐秋士所箸銅僊傳所載銘詞多寡不一定爲漢物無疑

馬湘蘭畫壁

蘇州長春巷醫者曹仁伯所居宅爲王百穀故居有馬湘蘭畫壁數處今殆亾矣許伯緘云

格言四則

辥敬軒曰發言須句句有著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心定則言當理無妄發多言最使人心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矣又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化矣

范忠宣曰吾生平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乃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惇睦親族未嘗須臾離也又誡子弟人雖至愚責人未嘗不明人雖至明恕已未有不昏爾曹但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張洪陽曰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磽确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馮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當以閒遇急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記東坡語十五則

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東坡此語殊有深悟身之病之不恤而徒取妍於人所失多矣然跅弛負異之士往往爲流俗所棄惜哉

世傳畫竹皆節節生然後放稍出葉米元章見東坡畫竹從地直起至頂試問何不逐節分公曰生時何嘗逐節生耶此言眞是師造化者

游湖上靈化洞記云予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於日莫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仲穆游仲穆勇發過我遂相與至昔人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

觀有不可勝談者予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慍後有勇往如我二人至吾之所至當自知之只此數語以不寫寫之便令人神往文章之妙法也

東坡作窮措大詩有一夕雷轟薦福碑句益用范文正鎮鄱陽時事以文正之力周一貧士固甚易易乃天特靳之致令歐陽書亦遭此刼君相其果能造命耶

跋畫苑云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笥出不汗牛馬明窗淨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前陳亦好事者之一適也

書李樵棋因李好睡故前云巖老常用四腳棋盤只著

一色黑子是游戲語耳後云著時似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眞大澈悟也

東坡題吳道子畫貴人金多身復閒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繇爲道元等句已說盡世俗好尙知作僞亂眞古人已有而市璞寶燕石煮蕢食蟛蜞如鶴林玉露所云者正復不少也吳中士夫於此事都不辨黑白其稍知優劣者反出於市儈居爲奇貨以愚弄人獲利市三倍卽近所推名手終年塗抹究不知此中滋味而人且以直之重重之慕其得直者又竊摹粉本託彼姓氏以沽利彼所恃者粉本耳迫粉本自爲

人摹去其技亦窮作書亦然有所謂字樣者僅不謬於間架人得之轉相仿效問以舊刻茫然莫對公然語人曰一涉帖氣便不投時一二有識之士未嘗不非其言乃衆人之嗜好在是則久而不免改途謬種流傳旨趣淺陋竟至是哉

飲酒說曰余飲酒不多而日欲把琖爲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酤又惡而貴自醞則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歎知窮人之所爲無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爲但客不喜耳然客之喜怒亦何與吾事哉讀此偶憶蟫隱主人極嗜飲又不喜獨飲日必與客飲而酒甚惡飲者輒病而主人不顧也以故客聞招飲多託詞避卻不覺失笑

致魯直書云某有姪壻王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自蜀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故爲作書爲人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郞益師之兩人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

東坡與子由書云惠州市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閒亦有微肉熟煮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乾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抉剔得銖兩於肯綮之閒意甚喜之如食蟹螯

率數日輒一食覺有補子由食堂庖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書此紙貽之雖戲書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衆狗不悅矣余友錢唐孫賓華喜食羊骨囊與余寓居相近時招往只設此品燙酒一尊余强食之骨閒幷無微肉市諸肆中僅略熟終夜抉剔不厭其堅不能入齒者以椎擊之咀含未畢狼藉滿几或勵談則持羊骨起舞此境大可追憶發粲也

東坡居儋耳無聊適潘衡來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翊日於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乃取牛皮膠以意和之都不成鋌坡爲絕倒然潘衡因是自誇爲

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祕法人爭趨之又巢谷者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客黃州遂與之游出聖散方方不見於醫書謂得之異人凡傷寒不問何症候治無不愈爲作序比孫思邈三建散宣和初殺人無數人且以子瞻文章而深信之不悔至於忘性命試之嗟乎天下之偶得虛名而挾技以誤人者比比矣是亦輕於題品者之過也朱晦翁得足疾有道人爲施針熨而愈喜贈以詩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疾復作更勝於未針時使人尋逐已不知所往因嘆曰我非欲罪之但欲追索此詩恐持以誤人卽此意也

游松風亭記云予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牀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挂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當甚麼時也不妨熱歇東坡於此煞是見道吾人日昧之省卻多少煩惱矣

東坡石菖蒲贊序曰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卽槁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堅根瘦根須連絡蒼然几案間盆可喜也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之英瓘璨芬郁意甚愛之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此敘蓋自黃還汝時作物以氣類相感必以之屬山中人者氣類合也乃以山中物屬之塵埃中宜失其性余愛菖蒲而不諳培養之法玩供數日卽萎曩入山塘之報國寺老僧惕非多蓄此物門庭几案間盆磁精潔蒼翠欲滴向乞一小盆僧有難色以畫易乃許歸而愛護特甚不數月又萎矣余甚慨焉

浴室院壁蜀僧令宗畫達摩西來六祖師山谷題謂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東坡書後云

後五百歲浴室邱墟六祖變滅蘇范陳黃盡爲鬼錄而此書獨存當有來者會予此心眞能擺脫一切矣

東坡論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卒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

詩冡詩

蕭山陶篁村自訂詩集取不入選者置石函埋之題其阡曰詩冡撰二律徧徵和作梁山舟侍講和詩最佳因

錄之手編大集自千秋收拾叢殘付一邱未必唾餘終委土卻從祭後竟埋幽定傳鬼唱山頭鮑要比文依地下劉兩字詩牌標識在江東還恐有人偷用羅昭威事生壙銘成媿筆孱又徵題句及詩刪九重泉上留雞肋千百篇中隱豹斑豈便見唫如苦海鄭光業兄弟共有一巨箱凡同人投獻詞有可唫者投其中號曰苦海見唐摭言公然藏拙亦名山他年若酹詩人墓餘瀝應教灑冢間古錦書盛石匣扃主人祖送出郊坰不教鱗爪尋常見更想驪珠一倍熒用香山語人未故時紙屢停精者爲金頑者銅由來披揀自良工須知拉襍摧

燒物也出經營慘淡中退筆向嫌狠籍在陳言差免蠹書叢靈犀一點難埋滅故紙成堆亦鬼雄文章得失寸心知後有揚雄定屬誰削筆要除兒子氣山谷詩少年喜文章各有兒子氣捫碑莫認外孫辭不愁修怨輕投溷且免求全苦覓醫蘇詩避謗詩尋醫倘遇桓溫戲相犯爲言宿草已如斯殷浩詩不工嘗出示桓溫溫戲言曰子弗犯我犯卽出子詩示人

木棉吟

吳梅村祭酒作木棉吟一首格調迥異集中諸詩然頗詳盡集中未收茲從鎮洋縣志內錄出序云木棉出林邑高昌哀牢諸國梁武帝時徼外以爲獻見南史又南州異物志及裴氏廣州記皆云南蠻不蠶采木棉作布染爲斑布漢書所云荅布白疊其時已流入中國交廣矣元至正間浙江烏萊不食偶傳此數種厓州黃婆教以桿彈紡織之法歿而立廟祀之按廣州木棉大如樹與今所見不類明初王浯溪逢以爲交廣木棉一名斑枝花吳地所種乃艸棉非木棉陶南村亦呼爲吉貝與浯溪語合然世俗稱名已久不復可改余以爲地氣雖殊物性本一工用又同卽謂之木棉也可自上海練川延及吾州岡身高鄉合於土宜隆萬中閩商麕至州賴以饒今歲累弗登價賤如土不足以供常賦余作詩紀

之俾盛衰得所攷焉詩曰木棉花發春申冢東海昔聞無此種南州異物記有之夫容花葉梧桐枝崖州老姥曉移植烏泥涇上黃婆祠種花先傳治花法左足先窺蹋車捷豨膏滑軸運雙穿鐵峽黏雲唾重疊推弓弦急雪飄搖白玉裝成絮萬條兩指挼來身不動一輪空月轉蕭蕭紡就飛花日成匹錯紗不獨誇雲織輭如鵝毳色如銀非絲非紵亦非帛哀牢白疊貢南朝黃潤筒中價益高不信此邦貪卉服江天吉貝滿平皋四月農占早花好麥地栽來夏莫保持鋤赤汗話歸休長怕游春沒低艸東舍西鄰助作勞魚羹艸具歡呼飽蟹患蟲災

絕迹無社鬼驅除醵錢禱西風淅瀝幾回吹花臺澌結
花鈴老豆溝零落溼衣裳捃拾提筐逐兄嫂冬日常晅
冷信遲今年穩足霜黃少有叟傴僂負戴行編蒲縛索
趁天晴黃棉襖厚裝踰寸白酒帘高買幾升道畔相逢
更嗔怒賣花胡不完租賦老翁仰首前致詞足不能行
口披訴眼見當初萬歷間陳花富戶積如山福州青襪
鳥言賈腹下千金過百灘看花人到花滿屋船板平鋪
裝載足黃雞突嘴啄花蟲狠藉當階白如玉市橋鐙火
五更風牙儈肩摩大道中二八倡家唱歌徧好花眞屬
富家翁劉河塞後遭多故良田踏作官軍路縱加耘耔

土膏非雨雨風風把花妒薄熟今年市價低收時珍重
棄如泥天邊估客無人到門裏妻孥相向啼昔年花早
官租緩比來催急花偏晚花還未種勉輸糧輸待將完
花信遠昔年河北載花去今也載花徧齊豫北花高擡
渡江南南人種植知何利嗚呼一歌夏白紵再歌秋木
棉木棉未開婦女績緝麻執枲當姑前徐王廟前絣辮
洗賣得官機佐種田田事忙過又夜作十月當窗織梭
布盡室飢寒敢自衣私逋償了官錢誤姚沙渡口片颿
微花好風波急載歸隔岸人家凝望斷千山閩客到來
稀詔書昨下開綱召蘇息烏村并鶩浦招來錢戶墾荒

蕪要識從今種花苦殷勤里正聽此詞催租須待花熟
時

畫地爲壽字

河東君在紅豆山莊畫地爲壽字大徑一畝以菜子隨
字布之餘悉種麥次年春月菜花盛開成一大壽字餘
則綠縟連畦若碧玉之嵌黃金倘書登眺爲之狂喜見
趙閬鄉支溪詩錄小序

洪武戶帖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欽奉聖旨說與戶部
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俚教中

書省置天下戶口酌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
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
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眞著與那百姓一个戶帖
上用半印勘合都所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
都教去各州縣裏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
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拏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
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趁避了的依
律要了罪過拏來做軍欽此附欽遵外今給半印勘合
戶部帖付本戶親執者
一戶某府　州　縣　鄉　都　保　附籍　戶計家

口男子　口成丁不成丁　婦女　口大小　畜產基地瓦艸屋

右戶帖付某收執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　日

按此帖藏江陰某氏長大不滿二尺周圍梅花闌號數處部印合同半鈐年月日下空處用全印後有一大部字印下花押直連者三橫並者三無官吏職銜姓名背後沿邊縣一小長牽腔宕印於其上首行云江陰縣提調官下分注知縣錢文德縣丞傳學第二行司吏糜宗文第三行典史朱貫道每人皆有押末行洪武三年十一月日縣印向前不在年月處又按明初官聯未定故

州縣有司皆稱提調以後則考試科場有之江陰縣志洪武三年知縣吳志道此則錢文德或上下半年更調異耳錢傳糜朱四人未見時尚未設主簿典史列司吏下司吏初稱掌史或亦襍流也

周築雨

昭文姚古愚齊宋甑塵紀略內載一則錄以補志所未詳周秀才若霖字蕙鍾號築雨嘉定人食餼於庠綺才豔筆譟一時詩宗溫李詞則秦七黃九之遺也工度曲閒傳粉登場能令座客絕倒所箸蘼香小艸蘼香詩話蔚也堂詩餘玉釵怨祀招財傳奇選列朝仙詩明人小尺牘若干種

送痁鬼文

古愚集中有送痁鬼文一篇極嘻笑怒罵之致中一段尤切中吳下時弊摘存之以資笑噱文云其次金閶名流鑑起賣弄才華跌宕文史引類呼朋招搖過市最善擠排又工鑽刺習氣囂囂不可嚮邇汝往祟之我心則喜昔有名醫曰葉天士汝若遇之必無生理與並驅者生白薛子汝若遇之亦無不尒之二人者骨朽久矣今之名醫大不如昨肩輿往來出郭入郭以人試藥如若遇之切勿退卻彼盡庸庸焉能避瘧汝與纏綿差亦不

惡

北堂年譜

婦人無年譜惟　國朝乾隆初尹會一爲其母李太夫人爲之後則陸祁生爲生母林爲之說見余鄰樹軒筆記今閱瞿昌文所撰北堂年譜則更前於尹作矣昌文忠宣之孫永歷八年授翰林檢討母陳名潔字太素又字明月忠宣長子名元錫字㬚谷配也元錫崇禎壬午舉人譜始天啟七年母年二十七歲歸于瞿至　本朝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巳八十二歲視聽不衰猶教演女樂集親朋觀之譜中述被難時事可補留守傳中所闕全

第二二六冊 102 號版

帙今藏虞山瞿某家非忠宣嫡裔也祕不示人僅見許
君伯緘摘錄本惜未詳備云

谷簾遺書

吾邑黃忠節公集一刻於 國初再刻於乾隆辛巳後
附公弟偉恭先生詩五十餘首偉恭之作止此乃嘉慶
丙子丁丑間復有谷簾遺書之刻前列語錄後附古今
體詩先生無此書實乩錄也夫忠孝完節之人其神固
千古而不敝冥漠中以文章垂訓依人而行理似可信
然道德性命之學出之鬼神游戲之事未免厚誣古人
是書不作又何歉于先生乎恐世久不能別其僞也因

箸于此

十一家詞

錫山矦蔚隱文燦蒐輯後唐至宋元詞凡十一家皆世
所罕見之本在汲古閣所刊六十家詞及詞苑英華之
外者刻於康熙二十八年當時未及印行旋復散失茗
溪施璽莊購得原板已十缺三四勤求四十年始獲原
本補刊其目已載彙刻書目道光壬辰介潘君望之索
製序十一家者南唐則中主後主馮延巳宋則張先賀
鑄葛郯吳儆趙以夫元則趙孟頫薩都拉張埜

巾山啞鳳

近人集中有詠巾山啞鳳者忘其名因其湥於感慨錄
存小序云云友人於巾山獲一禽白頭朱嘴翠膺藍尾
尾長於身者半土人云生此山中曾不多見見亦莫知
其名歸而置之櫺閒亦飲亦啄不飛不鳴遠睇之則依
依向人近視之則驚避若不及惟恐損其羽毛噫其亦
鳥之自愛者歟顧念此方之人曾不多見亦莫知其名
則世豈復知有此鳥者聞鳳將九子厥種各殊或即鳳
類歟名之巾山啞鳳而以詩系之

典衣行

詩中困苦之境最易驚心動魄然非親歷者不能道亦

非親歷者不能知其妙也偶見典衣行一首爲程變齋
所作變齋何人莫能詳也詩特沈摯善道意中所欲言
出門苦無衣到家苦無食四壁悄無聲妻孥挨消息無
衣一身寒無食一家飢充我一家飢典我一身衣嗚呼
此衣如故人寒能衣我飢能飡衣兮衣兮與我別一夜
寒風吹急雪余固親歷其境者讀之尤咄咄不怡

松圓詩老象

余先世固歙產遷嘉定百餘年於松圓先生爲同派松
圓僑居嘉定與唐叔達婁子柔李長蘅稱四先生舊從
金丈堅齋假得獨立蒼茫自詠詩小象因縮臨一冊潘

第三六册 102 之版

孝廉望之爲之紀題者張廣文淵甫作贊其序曰錢東澗所以歸高之者至矣然未爲知先生者也東澗謂先生卒踰年而有三月甲申之事銘旌大書明處士某以是爲幸夫周革殷命而首陽有餓夫宋受晉祚而柴桑有遺老後之論者不以爲非殷晉人也以先生之高致令親見甲申之變亦必韜光匿迹祿素邱園豈遂不得爲明處士乎哉惟如東澗者其不早死乃眞不幸耳道光癸巳冬遇程君序伯於吳門其爲人疏雋曠遠詩畫亦清絕一時言與先生同派出手摹遺象屬題爲論之如此册中詩以女士汪小韞爲尤工三絕前賢重練川

遺容笠屐仰松圓寒蕉畫本王摩詰落葉詩情賈閬仙鄕夢孤雲黃海月游踪疏柳白門煙平生低首宣城句瓜步空江茸雨天主盟拂水舊山莊巧借高人姓氏香北郭聯吟情鄭重中州編集意蒼涼絳雲釆散苔濮碧紅豆花疏月澹黃一笑金風老亭長鍾嶸詩品太荒唐自注朱竹垞明詩綜於先生極意排詆門戶之見不足憑也一序二詩持論最爲平允

拙政園

拙政園在婁齊二門之間初本元時大宏寺基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得之以營別墅文徵明爲圖幷作記其子以摴蒱負失之歸里中徐氏　國初爲鎭將所據後海昌陳相國之遴得之吳梅村祭酒詠寶珠山茶卽其地相國籍沒遂爲駐防將軍府再爲兵備道館又爲吳藩之壻王永甯所居籍沒後爲蘇松常道新署後爲民居輾轉歸於蔣氏謂之復園復歸海昌查氏今歸吳氏僅三分之一然水木明瑟曠遠有山澤間趣林亭勝槩甲於吳郡焉

奇術

漢巧工丁緩作七輪扇每輪大皆徑尺一人運之滿堂寒戰魏巧工馬鈞雕大木如輪以發水設女樂令木人

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百端變幻馬鈞之術奇矣要不過偃師之餘智獨丁緩能令寒暑轉於輪端周穆王所嘆人之巧乃可與造化同功緩足當之

扇篋銘

鍾退谷扇篋銘云藏汝逸汝汝曰捐棄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漁洋山人感嘆其言因注其旁曰殺君馬者道旁兒特爲下一轉語

陳孤雁

陳惕夫詩人二赤之子居吳江之平望六歲喪明不知

字畫而與之道古頗淹貫自言嘗使人日誦經史於其側入耳會心便識原委嗜吟詠以孤雁詩得名其詩云高秋飛朔雁生計白雲端何事離鄉遠由來入世難西風長夜伴寒月幾人看我愛援琴鼓蘆中夢不安余客黎里與惕夫晤譚三四日爲余推星命甚精聞余有所作輒誦不去口意甚摯每歲春時出負米事母至孝五十不娶依依膝下如孩提洵可風也

指鴻堂賸句

許丈壽卿自號甚多默癡之號最箸晚號默道人作未了頭陀傳自述其性情嗜好甚悉且謂余曰我歿當命

我子刻之以代墓銘然必君署名謂傳出君手後可徵信余媿謝之詩詞纍刻音律無不超妙惟不能飲酒耳所作小詩工於造句詠物尤得言外旨今沒已十餘年檢篋得所示詩箋亟錄之恐久而軼也早春云竹虛每放尖新葉梅古能開孏强花詠雪云原知冷澹非春意肎逐方圓倚世情入硯有人分玉雪著枝無樹不梅花絕世聰明梅得友半生飄泊水爲家更有天上先春有落花句尤奇妙秋艸云數行雁影斜陽岸四野蟲聲欲曙天熏鑪云細撥餘灰憐杏頰偶烘凍管寫梅花熨斗云用同處世和平好功似論文妥貼難述懷云半庭苔蘚皲紅玉一樹芭蕉卷素心芳艸多情仍入戶敝裘無用轉依人名士竟逢徐孝穆美人須嫁李延年欲挨梅花緣病嬾不來燕子爲春寒半生多暇平庸好七字求工跳脫難見贈云詩中有淚投知己病裏無人問落花更有世情最怕說雲泥及才斂還從閱歷湥句病中置杖云偕行奚待重求友靜對何妨類守株自遣云明知身世同爲客不信神仙倚有家又云不盡塵緣千劫暗無多心地一燈明直病中見道矣並有五古二章一論刻印一寄余吳門錄存以恬養智齋別集倘有憶大水行一篇紀癸未年水災舂陵道州之遺也篇長不錄聞

病亟曾手訂指鴻堂詩詞稾四卷今令子小癡已他徙無從按采矣

錢雲姑

松江錢雲姑本小家女幼習彈詞卽以爲業西涼吳生暱之歸應省試雲姑有詩送之云門巷蕭疏冷碧蘿强顏無柰按新歌巴人下里知音少漢室中郎受謫多弱質頻煩加月旦解元從古是風魔秋來好礪君家斧丹桂香濃見素娥逮吳生下第復至茸城訣別再贈詩云蕭蕭落葉病才人如此殘秋更愴神塞北王嬙空有貌江東羅隱竟無名情同畫水渾難斷文比看山最忌平

還卻明珠雙淚涌一聲長笛茸雲橫發情止禮語意溫摯出之風塵淪落中人尤爲罕覯龔丈素山與吳生同鄉里因傳誦其事且亦僑寓茸城曾與雲姑識面極道其色藝冠絕一時作此詩時年十八也

槐將軍

康郎山三十六忠臣廟在今饒州府餘干縣治庭列明初二碑文冗長無紀律然敘鄱陽湖之戰視他書較詳其略曰歲在某次帝自將伐友諒友諒傾軍迎敵陳鄱陽湖乘風縱火烈焰漲天領軍丁普郎以下三十五人突戰被焚帝窘跳岸爲敵所窺飛矢如雨得大槐蔽

身矢著於樹無算僅而免夜半反風徐常應亦至復戰友仁友貴偕斃友諒欲退保鞋山至罌子口中流矢死論功贈三十六人以韓成並列故三十六皆將軍立廟康郎山春秋祀無缺槐亦授大樹將軍號云許君伯緘爲余言廟門外累石成臺高丈許有小石屋爲神祠槐根十餘抱孫枝亦既數抱枯體二箭瘢如麻橫陳廟左右朱□爲架各長四五丈居人血祭頗著靈異其僕病禱之輒愈伯緘有詞調寄六州歌頭可備記接神者采取焉近人集中多詠之皆作樟樹將軍

跙踘書

南唐李建勛送八分書與友人詩云跙踘爲詩跙踘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見陳思書苑菁華按跙踘音罷價俗謂匍匐曰跙則八分當可稱跙踘書矣

豆盧

豆盧姓出北地辟史唐書莊宗時爲相者有豆盧革宣和御府所藏豆盧革正書行書有開講友公大德鄭長官王郎大德吾師寒食買花頂辭田園諸帖名目

丹書

黃石公所箸有素書亦有丹書葛仙翁云素書乃河上

公以授漢文帝者或曰如此不應子房墓中得之今所傳素書其爲贋本無疑豈卽張商英筆乎

諺語

中州以昨日爲夜日而呂覽有之宋俗以後三日爲外後日而唐逸史有之今無錫俗今日爲今夜昨日爲昨夜惟清晨則曰空早

宋徽宗爲李後主後身

陳禹謨說儲云宋藝祖以丙子歲受李煜降後帝㬎亦以丙子爲元人虜出爾反爾豪髮不爽趙溍養疴漫筆云徽宗卽江南後主也神祖幸祕書省閱江南李主象

見其人物儼雅再三嘆訝而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人物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眞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

讚念協律

南唐僧應之能文章工書冠江左初舉見黜投册於地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悅於庸人遂爲浮屠所書楞嚴經元宗嘆爲深得栁公權筆法應之多箸述尤喜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稍下而終歸於梵音後世讚念協律當自應之始

論古有特識

卞和刖足世皆咎楚王之不明而唐歐陽詹云玉之與石猶菽比麥雖至愚昧亦或辨之楚王盌愛玉人須臾之功不試琢磨於一石乎實將抑奇珍除奢靡欲蕢桴土鼓上復羲軒象箸玉杯下懲殷受和足之所以刖也楊綰以貞廉入相郭中令頓減坐內音樂五分之四世咸稱公權儉德之化或稱汾陽持盈之智而明陳禹謨謂君子成人美類有深意當日權傾天下而朝不忌侈窮人欲而主不罪何有於一綰綰相之日顧必首爲節約此非徒倡百僚以成公權也此二公者雖矯異而有特識

交道傾險

宋子京艸制罷晏公相盛加醜詆其前夕則與元獻飲極歡而罷人傳子京揮豪時宿醒猶未解也戈矛伏於几席大可畏哉故知飲食游讌觸處危機彼翻手覆手者世固比比在子京必以飲酒私情草制公論不敢以私徇公人且從而許之矣

梅花詩

梅之見於書詩周禮禮記大戴禮左氏傳管子淮南子山海經本草諸書者取其實也而已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臣韓子顧左右曰安有一枝梅乃遺列國

之君乎則梅以花貴自戰國始西京雜記載上林苑所獻有朱梅紫梅同心紫蔕各名目則梅以花稱自西漢始若箸之吟詠則元封三年既作柏梁臺詔羣臣能爲七言者得上坐天官令有枇杷橘栗桃李梅之句梁簡文引之爲賦知漢武時有七言詩及梅而不專主花惟陸凱折梅逢驛使斷自晉始大槩詠梅五七言至梁而大盛簡文元帝後鮑泉陰鏗庾肩吾庾信皆有傳作而何遜冣箸沿唐及宋元明殆不下數千百首一聯一句之佳者亦復不少擬彙古今詠梅之作別爲一集未知曾有此選否也

文人結習

少陵北征詩有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句可謂窮矣及賦韋偃畫松則云我有一匹好東絹云云周少隱因詠之曰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訝其不應有餘絹素畫也然作者屬一時遣興語詠者亦戲言耳果爾則雖處戹貧遇所意得便欣然求索吾人結習未除往往有此誠不獨浣花詩老也

壇山石刻

吉日癸巳四字在贊皇縣壇山傳是周穆王書墨池編引右軍言李斯見此七日興嘆患其無骨宋郊摹之經

劉莊所得李中祐又沏之壁間政和間取入內府宋景濂有繙刻本孫退谷謂其古致已亾今嘉興張叔未郎退谷所藏政和以前拓本重摹井附林吉人孫淵如翁蘇齋三跋孫跋據穆天子傳注癸巳游於井鈃之山云吉日癸巳疑注言刻石事下有缺文世所傳多贊皇壁間本及越州石氏本獨此以轉筆書有飛白處正合無骨之說翁跋據何義門說定爲越州石氏本而孫又駁之總之篆碑絕少此雖形模僅存猶可想見古法也孫九靈以嘉興拓本見贈偶記此

詩人喜言衰病

少陵有耳聾詩范石湖亦有耳鳴詩樂天有眼病詩陳簡齋亦有眼疾詩曾茶山之齒脫張文潛之病肝劉後村之髮脫皆有篇什詩人喜言衰病今古皆同

坐右聯

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未知何人詩句可謂善自排遣呂公著嘗舉此一聯書於坐右

濕灰堆

俗以飲量稱大戸者爲濕灰堆東坡已言之其荅趙郎中詩云趙子飲酒如撥灰一年三萬八千盃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東海生黃埃是也俗呼大量爲海量當亦

本此

脯掾

何敬株帥武昌日司倉彭湘傑習知膳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株檄掌公廚郡中號爲脯掾見陶穀清異錄

濕萎乾花

烏魯木齊有艸產沙中灌漑即枯俟晴燥日幾束懸之輒吐花如松花之形名曰濕萎乾花花色無定青赤碧綠視綫而變綫何色花亦作何色王光祿西沚集中有詩集枯性成百卉中之尤異者

龍城柳石刻攷

昔有貽余柳子厚龍城柳石刻拓本者相傳攜置行篋涉江海可免風濤之險是未足信且繹文義莫辨其旨吾友葉君調生有攷載所著楙花菴筆記曾錄以相質記曰予攷子厚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今拓本作出七首）福土氓（今拓本作福四民）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與許彥周詩話亦載之謂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前人謂龍城錄是宋王銍所僞託非子厚原書然許顗引此入詩話則宋人亦不盡以爲僞也）今柳州府志有右江道王錦跋謂柳侯劒銘原刻書於白石韓昌黎廟

碑亦云白石齒齒此明證也並云雍正年間掘地得此已失去龍所兩字碣尾有天啟三年龔重得此於柳井中小字兩行遂定爲縱非元和間物亦是宋人臨摹勝今廟中所刻遠甚此卽今拓本所從出也又府志載江霞龍城柳劒銘云康熙五十三年桂林東郊浚井得古劒長約二尺脊間篆銘卽此文又以石刻爲劒名所由來也然按龍城錄明云役者得白石又云不詳其理則不必執爲子厚所書且疑所書卽劒銘矣王跋江記有誤而於左首七首亦未辨竊意白石所刻當是唐以前人埋藏厭鎭之物子厚得之愛其詞可爲劒銘遂易山左首爲出匕首而鐫之劒復自書一通別刊於石歟

造琴有例

明制新君嗣位必另造琴百張每張價五百金金徽玉軫御用監司其事相沿成例思宗以有音無文欲更製琴曲中書楊崇善爲文震亨製譜以進上稱善震亨已遷州貳改授中書舍人

毀古器

明思宗以內庫歷朝諸銅器盡發寶源局鑄錢內有三代及宣德年間物製造極精商人謂宣銅下爐尙存其質至三代間物則質甚淸輕下鑪後惟有靑煙一縷且

不忍舊器之毀願每稱千斤納銅二千斤監督主事某不可以恐增上疑謂三代物不便下鑪有監督內官公同驗視罪不在我於是古器毀棄殆盡見文秉烈皇小識

小姑賢祠

小姑賢爲虎邱南地名昔有民家姑惡新婦欲羅織之其小姑悉引爲己過以悟母母悔而止鄉人祠之今院本襍劇有小姑賢一折卽演此事見宋褧燕石集小姑賢祠詩注詩云離鸞別鵠兩沈冥腸斷廬江焦仲卿不見虎邱南畔月至今常爲小姑明乃其地無人知者

楓梩

楓梩支酒甕鶴蝨落琴牀孟東野懷南嶽隱士句范希文對牀夜話指爲貫休作誤梩字當作榧廣韻十四皆梩卓皆切枯木根出聲類貫休別有楓梩白菌乾之句

欃

貫休欃漤黃狖小地熯白雲多欃字字書無攷陸魯望樵子詩生在蒼崖邊能諳白雲養自注山家謂養柴地爲養去聲然則欃卽養字後人以養柴地加木旁耳

大觀

徽宗宮詞云民間財貨雖豐富未識新頒大觀錢是當

時年號觀作去聲讀按易觀卦陸氏釋文宮煥反又大觀在上釋文王肅音觀則他家皆讀宮煥反矣又以觀天下釋文云徐惟此一字作官音則大觀字邈亦音宮煥反矣

小東坡

唐子西風流文采人號爲小東坡趙逵文章似蘇軾亦稱小東坡則蘇過明稱小坡之外又有兩小東坡

山兄

王季友贈山兄韋祕書詩見文苑英華山兄當爲住山隱者之稱貫休禪月集思匡山賈區詩云山兄寒癖甚

信

楊升庵云古謂使者曰信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餽物爲信然如廣陵妖亂志所云信物一角附致阿鼻地獄是古亦以餽物爲信矣又皮襲美明朝有物充君信榷酒三瓶寄夜航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十片火前春賈浪仙寄信船一隻皆不謂爲使者青箱襍記載王文正與楊文公爲空門友楊謫汝州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瓶聊表村信非以村物爲村信耶

月山大君

吳子魚朝鮮詩選有月山大君婷一首明詩綜載之云

是朝鮮女子蒙古博西齋明辨之云朝鮮制王兄弟封君同母弟封大君婷乃懷簡王子康靖王弟非女子也

當

今人以物質錢爲當質庫亦署其門曰當西湖志餘載蜀僧賦湖中漁翁云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是宋時語已如此後漢書劉虞傳以賞賚典當胡夷注丁浪反

陳白陽墓誌

陳白陽墓誌張寰撰言道復高尚不事家人生產先世所遺田畮爲幹僕朘削殆盡棄諸生後別居五湖田舍

城中甲第以一子守之其配張知君雅度不以婚嫁累君少房育均恩其慶咸若已出賓助成其高尙益賢婦人也而冢婦沈自道復沒後及道復子栝與樹相繼沒棺斂喪葬皆沈所營餘子貧弱沈乃損簽田供春秋之祭若干供養贍之費若干陳氏宗祀賴以不墜有司議旌其貞孝則曰先舅先姑高名盛德尙未有表章之者未亾人豈敢蒙此然亦未亾人之責也乃介其母舅趙禧求名於張亦賢婦之卓卓可傳者矣

金櫻

黃莘田侍兒名金櫻有夜來香絕句見杭大宗榕城詩

話莘田罷官後槖中僅存二千金以千金購十硯以千金買妾未知卽金櫻否

鴨餛飩

秀州城外鴨餛飩宋人句也竹垞鴛鴦湖棹歌亦有鴨餛飩小漉微鹽句客有舟過嘉興者徧求不得蓋其法於四月間鴨伏卵時取其瘕者和以香料粪熟取混沌之義非如麪作餃子形也然皆目之爲臭鴨蛋以詩人韻語詢之市人固宜無知之者

司馬相如印

高西園作吏時得相如玉印上官欲見之高肅起對曰鳳翰一身之外無物不可與友其其不可與共者山妻及此印耳此事憶紀曉嵐筆記中載之吾友蔡君春園亦藏有是印司馬長卿四字白文並列皆篆文下垂玉質剝蝕而色澤瑩粹睛江葉丈謂玉是漢物印之眞贋不可知何相如印之多耶昨歲春園家不戒於火印遂燬所最惜者多藏前人名蹟平日不輕示客至此皆歸一炬今印文拓本猶存余篋中

西學

明天啟中西洋人艾儒略作西學一卷言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如中國之

大學醫科發科教科皆其事業道科則彼法中所謂盡性至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要以明體達用爲功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詰所以爲異學耳

花之寺

羅兩峰山人聘自號前身花之寺僧分甘餘話謂沂水縣有花之寺僅以寺門多花卉徑曲如之字形也盛柚堂贈詩注兩峰每夢入花之寺未知寺在何處又見山農集始知沂州寺以女子得名花之卽女名也然亦不詳其所自　止

多暇錄卷二

佳句合成

嘉定　程庭鷺　夢盦

戴石屏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上句乃范鳴道所對見石屏續集晏元獻無可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下句乃王君玉足成見復齋漫錄

木白美

顧俠君觀西樓記傳奇云翠鈿拾得在荒園月動花梢宿夜魂今日尊前看白美眉尖一半舊啼痕自注白美木姬本名也故址在秀野園旁案今院本作穆素徽假

木之音爲穆假白美之義爲素徽耳今吳縣學署左某氏有小園相傳爲木姬舊居西樓尙存則秀野園當亦在其鄰近

緘翁三說

許緘翁有三說似書石頭記者愛其曲折而微著邑相爲易數語錄存之情說云情生文文生情情盡於文而知其情有不止是者因文而盡仍未盡也譬之畫山則共見爲山畫水則共見爲水及登於山臨於水覺山與水實有不能畫之妙而不登臨者亦可遇山水之狀於目前惟其情爾傳情之文猶夫畫而情鍾於美猶名山水也其可畫者皆情盡於文矣恨說云因世有不解之恨思之久而致生之刱一天曰補恨天夫獨不念天地之大人猶有恨乎以不弭人之恨而不尊天地世無其人今乃曰補之補之是爭天地所不能也天地之恨有離而無補回生說云回生者貧而富矣賤而貴矣君子讀書至此以富貴貧賤之故而不能無懼乎回生也凡回生者必知往往富貴今貧賤是失富貴也往貧賤今富貴貧賤傷心無已時是痛定思痛也富貴造物所吝酬之□□再世其未必一世味貧賤太苦矣久而生累不釋味美於回安在哉故可懼蘇子曰長生不可學請

學長不久妙哉言乎

李琴夫

丹徒布衣李琴夫御與王夢樓齊名沒後汪春田爲霖梓其遺集有枯樹絡秋瓜五字傳誦相傳揚州巨商娶婦以折枝畫幅請賀客分題琴夫得繡毬花有綠鬢團欒到白頭之句巨商大喜以三百金贈之

朱豆渣

平湖朱雅山布衣鍾隱居乍浦高節似李潛夫而詩格過之嘗於除夕食豆渣賦詩人因呼爲朱豆渣

卿憐

卿憐琴川民家女乾隆間某相國侍兒也仁廟親政相國籍沒卿憐流落人間爲怨詩若干首時年廿九後不知所終有載其詩續婦人集中尤稱其二句云金谷輸人傳墜粉他家夫壻是英雄不減豫讓衆人國士之論頤道師集中有卿憐曲一篇絕似梅村

論趙清常事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趙清常沒子孫粥其遺書武康山中白晝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見之不達耶余嘗與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家尙以爲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圖書器玩散落人間使賞鑑家指點摩挲曰

此某某故物是亦佳話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尙在余則消閒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娛至我已勿存其他何有任其飽蟲鼠委泥沙耳故我書無印說研無銘識政如好花朗月勝水名山偶與我逢便爲我有追雲煙過眼不復問爲誰家物矣何能鐫號題名爲後人作計哉以上語見閱微草堂筆記余同輩中多有身沒未久琴囊書篋典粥一空并爲人巧偷豪敓者未嘗不心惻旣悲逝者行復自念誠無解於不達之譏及繹董語憬然有悟然畢竟爲人子孫者當知有山中鬼哭時而不得以敏求記所載爲迂言也

瘦西湖

錢塘汪西顥紅橋秋禊詞垂楊不斷接殘蕪雁齒紅橋儼畫圖也是銷金一鍋子故應喚作瘦西湖瘦西湖三字甚新可對小秦淮矣

入末念酸

韓熙載不拘禮法常與舒雅易服燕戲猱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樂見馬令南唐書歸明傳入末念酸四字甚新而不可解當是角觝雜戲名目抑如雜劇中之科諢歟

摘片石句

余向摘存片石斷句數十聯片石不知何人近閱沈西

雝太守匏廬詩話稱片石姓江名干如皋布衣居邑之掘港場窮老苦吟聲出金石當即是人惟沈所采詩非其至者余所錄詩如貧到依人交更寡老嫌失意別尤難天下艱難唯好事古來貧賤有交情兒女愛憎才色重古今恩怨室家深有限歲時消逆旅無辜兒女落貧家天下寒儒同棄婦古來名士少佳兒清福神仙無富貴重權兒女即英雄數聯刻骨悲涼而沈詩話不載豈別一片石歟懼其淹沒又無從覓全稾爲亟存之然沈詩話所收天教飢凍老人才及破廟塵多僧亦黯孤墳

樹盡鬼尢貧等句似出一手可無疑也

山薑論詩

田山薑論詩云讀郊島皮陸詩如逢幽花異酒別有賞心元暉含英咀華一字百鍊而出如秋山清曉霏藍翕翠中時有爽氣摩詰五言恬潔精凝如天女散花幽香萬片落人巾幘閒

詩家情重伉儷

今宵始覺房櫳冷坐索添衣泥孟光樂天句也靈照只教添短褐孟光重奐腰湲盃宋藍元威句也想見紙閣蘆簾一鐙相對時情味宜高柔愛玩有終焉之志權德輿寄內詩另編一集尙隔一層

詩由天籟

近人詩如陳衡仲一絕句柳絮飛時話別離梅花開後待郎歸梅花開後無消息更待明年柳絮飛又支溪顧春江茂位一絕云梅花白白草青青春滿家山夢不醒不是不醒醒不得醒來依舊在江亭此種詩純乎天籟非人力可及

亭午

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然亭午人所常用鮮用映字惟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一句耳

官印定制

漢晉官印每隨人更鑄本官死以印爲殉前官既去則續刻以付後官故多臨時卒辦至桓元輔政孔琳之爲西閣祭酒始上疏不聽更鑄於是官去而印存遂爲歷代定制琳之別有裁減喪禮一疏亦裨益世風見南史本傳

韻字數

廣韻共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視沈韻多一萬六百七十四字惟音不及隱侯之嚴且正耳楊誠齋云無事當看韻書朱晦翁則謂是六經要務反切起魏孫炎四聲切韻起劉宋周容

以身喩國

治國如治身兵刑其手足也財賦其齒舌也禮度其耳目也人心有一日不用其手足齒舌耳目者乎六者一息不用或用不合宜必生疾蠹亦從可知矣或曰眉髮何似曰此文章也亦治國之不可少語見槎上老舌是書爲明關中陳衎所撰

名臣善畫

前代名臣善書者多鮮以畫名者三國諸葛武侯及其子瞻俱善畫已異矣明時吳中如文彭王寵俱兼善畫

猶曰並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薰染耳若劉文成基之
精於山水酷似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
觀而文端直亦工繪事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乃盤礴
之妙幾與宋元名手齊驅信賢者之不可測也亦見敝
帚餘談

孫潼

周文襄在吳有部民孫潼楷書千字文求公進上旋得
旨云孫潼書法麤俗令再習小楷潼失意歸自後每爲
人作書必署曰欽命再習小楷孫潼見都公談纂

乞汞帖

朱晦翁有乞汞帖云欲覩造化之理今藏湖之道場山
又曰玉蟾晦翁所驚爲神術而拒不授道謂朱某陰悅
吾道而陽非之是謂不誠不可傳也

韓退之不喜作書

韓退之不喜書每爲文多令友人侯喜書之及其姪阿
買能作八分亦時令書之惟自書歐陽哀辭與崔羣彭
城劉沆求公文不倦亦書一通予之遂作小記於後以
上數語見吳天章雯蓮洋尺牘

銅人

頃寓武林許氏觀畫得一小冊後有許周生駕部跋語
詳錄之以補畫林所未備跋云右畫二幅一爲千手觀
世音象一爲人牽馬象乾隆甲寅夏余至洋船互市所
見自鳴鐘一具上爲亭亭中坐銅人高約五寸支節皆
銅飾以衣肖目流轉如生前有小方銅盤置紙盤上則
自能作畫因乞觀焉市者爲發機蘸筆置銅人指間有
頃受管運筆赴紙初作一二濃筆漸就淡者稍澁輒停
腕待復蘸凡三四度成一幅始看襍亂比成則濃淡各
當儼如能者之所爲別易紙更發其機亦更作之不同
於前方作時目光或正盼或斜睨或微視筆悉與畫相
應其下則八音並奏屢易紙可得三十六幅余乃獲其

二耳是日所見別有銅人四共坐一牀高四尺許中坐
者能發音奏曲旁一人擫笛一人彈三絃一人擊鼓板
和之曲皆崑腔恆奏者亦可十餘曲價高不可售任其
攜去嘉慶戊辰春檢篋見此二紙尙在因付裝池而記
其由來如此

睡味

杜樊川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陸放翁詩相對蒲團睡
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
夕陽則是對客亦睡矣呂滎陽詩老讀文章興易闌須
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几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頃

閱倉公清話中數語更有味并錄之云日月如驚丸可謂浮生矣惟靜臥是小延年人事如飛塵可謂浮生矣惟靜臥是小自在朝魚茸肉可謂腥穢矣惟靜臥是小齋戒智戰力爭可謂除惡矣惟靜臥是小三代至於寢夢中之見聞新游歷廣無足而行不翼而飛又是小沖舉

陶元亮

陶元亮日用銅鉢煮粥爲食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又先居玉京山後居柴桑里戊□六月火始遷於栗里見闕史

梁灝非晚達

梁灝字公素雍熙二年進士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及第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任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語頗明晰乃陳正明遯齋閒覽言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引謝表有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其妄固不待攻也

秋水

宋眞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此可謂善解莊者向秀郭象應遜此女童全具南華神理

趙松雪

闕史載趙孟頫著尙書注著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祕

唱望江南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或言於當路延主一刹久之不樂題詩曰當初祇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闌閒唱望江南李內翰每稱之倦游輒曰吾欲唱望江南矣此與不暇唱渭城相似而僧

詩特佳又宋人小說記張子韶言里巷有人以賣餅爲生吹簫爲樂僅得一飽資即歸臥其家取簫而吹如此有年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欲委以財千餘初不可堅諭之乃許錢既入手遂不聞簫聲但聞籌算聲耳一日忽大悔急還富人錢於是再賣餅明日簫聲如舊今士大夫不及吹簫人多矣見帶經堂及池北偶談

宋僧企嵩

鐔津集十五卷宋僧企嵩箸嵩有非韓三十篇其詩亦多佳句夢粱錄曰姓李名仲靈嘉祐中賜號明教禪師林間錄嵩明教初至開先主者命掌書記笑曰我豈爲

汝一盃薑杏湯耶乃去之西湖坡公所云契嵩師多嗔者也

六十花開甲

嘗不解六十花開甲之義皇華紀聞言鐵樹如棕櫚幹甚奇古葉而不花在廣州提學公署按王濟雨舟云六十花甲子以鐵樹開花而名此樹遇六十年方開花昔官橫州親見此樹人言洪武十年正統九年宏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於嘉靖四十三年再花云

龍鍾冬烘

後人用龍鍾二字當作隴種音相近而譌也唐人云冬

烘疑卽東籠轉音按荀子隴種東籠而退日知錄云摧敗披靡之貌

礔礰

南史曹景宗傳拓弓弦作礔礰聲隋書長孫晟傳聞其弓聲謂爲霹靂今多書作霹靂是專用晟事未攷景宗傳也案西京賦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磕象乎天威注增響重聲也磅磕雷霆之音明上句爲轉石下句爲成雷也礔礰是石聲故從石說文震字注作劈歷

回文賦

吾鄉張詹事南華先生鵬翀天才卓犖時有謫仙之目其詩鈔有刻本六卷而文集則未之見然其家藏散襍底稾中有丙午六月上浣鋟刻文稾自序則已曾付梓豈未及竣事而散棄不傳歟頃於扇頭見自書回文賦一篇楷法精詳作于戊戌五月猶在丙午前六年錢竹汀先生跋謂生於康熙戊辰書扇時三十一歲並謂昔人但有回文詩詞若賦則始刱音節自然無生吞活剝之病眞曠代奇作因備錄之俾後之人有所攷焉序云夫物以負異招尤人以獨醒見擯誹俊疑傑自古而然矧予少被淸狂之名長無鄉曲之譽任天而動與世寡

諧畏嫌我眞恥因人熱雄鳩惡其佻巧眾女嫉予蛾眉索之成癖悠悠斯世蓋可知矣每欲游情八遐極目千仞星漢少乘槎之路浮邱無把袂之期違親遠游魯叟是誡是以養眞衡茅屛迹朝市少私自足多口何傷飄飄乎御風而行亭亭然遺世而立倚山陰之修竹餐東籬之落英古之人與吾所師也閒居孟夏嘉蔭扶疏偶依回文作賦自廣嗟乎世無知己誰喻吾志莊周有言自喻適志云爾其辭曰嗟嗟咄咄兮我生爲何姱修厲志兮讒謗滋多遐幽怨憤兮慷慨成歌華年冉冉兮靈曜飛梭氓之蚩蚩兮知我其誰珉貴玉賤兮愴惻心悲

津關緜邈兮漫漫路岐輪摧轊絕兮失之豪釐純消廉
潔兮冰容雪肌塵埃汚面兮素衣涤緇神鑒明昭兮喟
感陳詞鶉籠鳳縶兮牛皁麟羈均平地天兮旋斡傾攲
身苦煢獨兮報施何基人神阻遏兮心中透遲游曲階
兮步東廓流英盼兮騰飛光儔卿雲兮頌軒皇酬雪白
兮儷春陽逑好女兮齊芬芳憂顏華兮薄榆桑投鑿枘
兮乖員方球琳棄兮揚秕穅中庭騁兮困驪黃空懷遠
兮戀土鄉從尹詹兮卜遯飛龍爲驂兮虎爲騑風舒舒
兮雲翻旂雄豪騁兮蕩靈威東西薄兮適安歸窮北南
兮家疇依終罔悵兮中心違虹惓惓兮雲蘶蘶熊咆虎

嘯兮吟猨哀蜂壺蠆象兮彁彁駓駓躬傷鬼蜮兮人投
狠豺慵頫心兮罹殃災休乎歸兮蚴蚺萊幽幽戶庭兮
碧艸青苔悠悠歲年兮燕去鴻來流雲月澗泣露花臺
楸梧離披兮松鞠環迴謳吟爛漫兮全天才翳新醪兮
湛湊盃飈飀風兮醉容頹浮雲澹兮顏微開餐高霞兮
御泠風寒歲懍兮秀孤松肝澄雪兮冰凝胸癡予索兮
恣頑囚鸞鳳舉兮羅罻窒嗟嗟佩蘭兮索索信牙娥娥
長眉兮嫉謗騰謗歌哀切激兮世衒奇衺何爲生我兮
咄咄嗟嗟戊戌五月下浣錄奉襄翁老伯教定張鵬翀稾又按先生二十六歲
喪父家貧資館穀以養母未嘗遠離故賦序中有違親
違離魯叟是誠之語

壽器

今人預爲棺曰壽器二字本後漢梁商傳賜以東園朱
壽之器注壽器棺也又人未死先合棺曰壽器見類聚
音韻

鵲起

莊子逸篇失時則鵲起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司馬彪注起飛也
見文選注此二字後人多誤用

容齋隨筆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據几

正坐喑嗚呵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
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淸明言之方少年壯
盛晝夜出游若恐不暇鐙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
老人則不然未嘗置忻戚於胸中也覩金珠珍玩當如
小兒之弄戲劇方襍然前陳疑若可悅卽委之以去了
無繫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駡辱耳無所聞目
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右
見容齋隨筆可書一通於坐右

吳彩鸞玉篇

吳彩鸞玉篇鈔字文廷臣所藏見樓攻媿集中跋語與

今玉篇異意節文耳部居如今本皆以朱字別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字書之次序皆不與今合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吳氏三十一孃寫問之越人莫有知者楷法甚精豈亦彩鸞之苗裔耶　又老學菴筆記永康年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眞吳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然則不僅書唐韻玉篇矣放翁稱彩鸞爲女眞益當時女冠之能書者曰神仙奇其說耳

僧太常

楊懷玉名正經蜀人善鼓琴崇禎中修復雅樂召見稱旨出內府漢文帝唐太宗二琴賜之官太常丞癸未以

母喪歸奉賜琴以行次旅舍縣琴壁間鏗然有聲者三正經泣曰此亾國徵也是日李自成入潼關明年明亾正經僧服時抱賜琴出游吳越間人呼爲僧太常

張東谷

張東谷名茂蘭字德馨濟南章邱人性嗜酒在太學時友以公罪下刑部獄聞獄囚日給酒願附名其末或問之荅曰獄中誠不佳冀日可得酒耳

識貧字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逢嘗語門人曰讀有字底書要識無字底理又曰余五十年始識得一貧字嘗有詩云爲人百歲只爲子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原從貧處得蛟啼鬼嘯也成鄰

山谷與摩詰貌相似

山谷自贊云元豐閒求李伯時作右丞象此時與伯時未相識而作摩詰偶似不肖但多髯耳今觀秦少章所蓄畫象甚類而瘦豈山澤之癯故應爾哉又云登高臨水喜見淸揚豈不優孟爲孫叔敖虎賁似蔡中郎者耶今觀二公詩格不相類而脫盡世諦則一貌之相肖固宜神似非形似也

和靖有後

史言和靖不娶無子而山家淸供稱先人和靖云云又白石樵唱孤山詩耳孫今白髮持酒酹寒蕪益亦自附咸平處士之後然和靖以兄子爲子不碍有孫至可山籍隸龍城霽山籍括蒼皆與孤山無涉又所蓄一鶴一鹿鶴名鳴皋鹿名呦呦世以梅鶴並稱而呦呦不箸

白水先生

馮開之夢禎本秀水人後繼娶於杭沈氏遂附外家以居通籍後與同年生沈懋學屠隆以文章意氣相豪縱酒悲歌跌蕩俯仰聲華籍甚亦以此負狂簡名方在史館人或戒之曰翰林官婉娩靚閒如好弱女子至公卿

有傳遮耳先生曰我則不能如赤腳婢裹躄踖行數步便思解去亦欲耐事口噤肺腑槎牙送出齒頰間我亦無如之何也仕至南京祭酒誘掖奬勸士氣翕然一變南曹疾其慢已飛章劾之先生曰此代西湖移文趣我也遂移疾去官築別室於孤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盆與四方賢達相周旋凡九年而卒又喜飲茶而好親其事人或問之曰此事如美人如彝鼎如古法書名畫豈宜落他人手聞者嘆美之然對客談輒不止童子滌器以待會盛談未及煮茶時傾白水進之先生未嘗不欣然自謂得法客亦不敢不稱善也世號白水先生（見帶經堂詩話張宗柟注）

曲律

元曲之當行者無論已近如徐文長漁陽三弄木蘭從軍沈君庸之霸亭秋吳梅村之通天臺尤悔庵之黑白衛李白登科激昂慷慨自是天地間一種至文　婁江十子虹友才尤高鶴尹詩才不及而獨工金元詞曲所作籌邊樓浩氣吟等傳奇殆可謂詞曲之董狐（以上見漁洋詩說）　馬東籬王實甫皆勝國名手馬於黃粱夢岳陽樓諸劇種種妙絕而一遇麗情便傷雄勁王於西廂絲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劇多艸艸尺有所短信然　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戲曲曰荆劉拜殺益不可曉殆優人戲單語耳　臨川之與吳江故自冰炭吳江手法斤斤三尺不欲一字乖律臨川尙趣直是橫行使其約束和鸞稍閑聲律汰其賸字累句可令前無古人後鮮來哲二百年來一人而已（以上方諸生王伯良曲律）

宣德鑪

柳南隨筆明宣德時內佛殿火金銀銅象融而爲一遂命鑄鑪凡銅煉大火則露寶光上命加火一倍鍊而條之復用銅鐵爲篩格以赤火鎔條取其極淸而滴格下者爲鑪存格上者爲他器此其質也或仿宋爇其名有

廿四其欵陰印陽文眞書又有呈㨾無款者㝡爲難得妙在色黯火久則爕爛善變如哀梨入口卽化凝如魚凍呵氣便消斯爲上乘又高江村宣銅鍬耳詩注鑴款大明宣德年製六字作三行乃當時命學士沈度楷書又帶經堂集云嘉靖後之學道近之施家皆北鑄間用宣銅器改鑄寒儉無精采且施不如學道南鑄則蔡家勝甘家蔡之魚耳可方學道

製器垂名

萬歷間汴梁人昊十九者自號壺隱隱於陶所製妙極人巧嘗作卵幕碑瑩白可愛一枚才重半銖一藝之工

足以成名矣袁中郎有時尙一篇稱鑄銅如王吉姜孃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瓷器如哥窰董窰漆器如張戚楊茂彭君寶近日瓦壺如龔春時大彬錫器如趙良璧得名不虛也顧東江集稱宏正間製扇骨最貴李貽七修類稾稱倭漆則天順間楊塡池北偶談稱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鑪則張鳴岐宜興瓦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則昊十九江甯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陶南村記朱碧山製銀器及香祖筆記又載陸子剛治玉鮑天成治犀趙良璧治錫馬勛治扇周三治商嵌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與士夫抗禮又金陵瑣事載李昭李贊蔣誠三人製扇骨最精徐守素蔣徹李信修補古銅器如神

桂

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詞桂酒箘桂之類今醫藥所用取其氣味甘辛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詩詞所言今園囿所植類書未別雖白孔六帖亦然（見南園漫錄）

袈裟

李羣玉莫遣春風裏紅芳點架桬（惱僧自歎詩）从木不从衣作去聲唐人用事必有依據按袈裟本作髦㲚葛洪始改從衣

笭箵

箵有平上二讀今詩韻止收笭字廣韻集韻皆無惟康熙字典注中載蘇舜欽黃庭堅陸游秦觀詩句皆叶靑韻

畫衣

古人闈閣極重畫衣士大夫燕居亦有服之者是以南朝諸公有九華半臂之製宋赤城詞選載陳子高虞美人詞敘云曹申甫以著色山水小景作短製思極蕭散方倅襲明邀余爲詠短製卽半臂類也

活石

泰州聖果院有唐時古井闌保大中琢舊有縷迹湥入寸許後更合滿銘文亦漫滅益活石云按集古目錄李易氷縉雲三碑篆刻極細瘦亦由活石歲久漸長刻處幾合以上二說見諸記載不敢湥信惟昔在金陵湯雨生都督琴隱園中見石筍一林可十餘株雨翁指中有一筍云此活石也每年漸長亦頗疑之迨明年再往視筍已稍長越二年再往則更長尺許矣始知活石之說果有之

貲郎

人知司馬長卿由貲郎進胡廣典故曰貲者貲算也積而算之謂之貲算士人挾算律之技效於官曹及格者酬以官職謂之貲郎漢時徵辟選舉之外又有此一途若納財授官起於哀帝武帝時未聞觀卜式輸財助邊帝使人問之曰欲官乎則知原無納貲之例也世無以長卿爲藉口

古人不貴楷書

古人謂楷爲隸書言胥隸書耳梁武帝敕臣下書疏皆用行書惟署名稍謹耳唐文宗令三館諸生寫道釋諸

經以其楷正名爲經生體士大夫不爲也李竹嬾謝人索楷詩有請看貞觀寫經手品流虞褚作雲泥

莂

佛經有記莂之說在佛爲授記在俗用爲文契合同莂別也大書中央破裂之各執爲據合同之類也釋流溟涬未嘗湥攷耳

東方朔父

東方朔父名夷姓張字少平年一千二百歲毋田氏生朔三日而死漢景帝三年也以上俱見竹嬾紫桃軒雜綴中

顔魯公著述

顔魯公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讒語醉語皆不傳

王襄陽

元燕人王鐸字振之嗜古成癖慕元章爲人以賂求爲襄陽令號王襄陽

潤筆

潤筆之貽古人不卻歐陽公倩蔡君謨書集古錄敘以古銅筆格李廷珪墨澄心堂紙潤筆王岐公撰麗潁公神道碑以古書畫及杜荀鶴及第試卷潤筆辭紹彭爲米元章書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夫人誥以智永臨右軍帖

爲潤筆馬仲塗求君謨書以精婢爲潤筆而唐人已特重此昌黎猶以諛墓得金樂天與微之歡好若昆弟及銘元墓猶酬以臧獲輿馬綾帛銀鞍玉帶價直六七萬則皇甫湜責裴晉公福先寺碑多至九千縑不爲過也故宋太宗時凡敕製文字皆欽定潤筆之數又移檄督之仍唐之習也

題畫詩

宋淳熙間孫紹遠稽仲纂古今人題畫詩八卷爲聲畫集因念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盛唐如李太白輩間一爲之不盡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亦不能佳杜子美

始刱爲誥松畫廬畫山水諸大篇披奇抉奥筆補造化嗣是蘇黃極妍盡態虞伯生專工於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半題畫作也明之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及空同大復輩皆擬少陵

唐詩人以畫名

唐詩人以畫名家者首薛稷王右丞次鄭虔顧況張志和張諲劉商圖繪寶鑑云劉方平工山水樹石汧國公李勉甚重之又李林甫善畫山水類昭道昭道思訓子林甫思誨子蓋從兄弟也

汎

汎字說文引爾雅云西至汎國汎極西之水也又水相激聲韓詩獠江自澎汎與湃同杜牧逆孟遲先輩詩小溪光汎汎自注普八切宋黃仁傑夔州苦雨詩汎月不虛爲巧月今年賴得是豐年汎音怕平聲東方朔傳令壺齟老柏塗塗與汎同注云丈加切張衡南都賦作砏汎音八汎有平去入三聲又秋分後遇壬謂之入霑曰汎月見字彙補

以畫說法

梅道人一葉竹題云誰云古多福三莖四莖曲涼陰生硯池淸風滿淇澳觀者不解其語蓋出傳燈錄中僧問多福院長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曰三莖四莖曲梅沙彌引此一則公案以畫說法也

六君子圖

雲林六君子圖爲盧山甫作乃松柏樟枏槐榆行列修挺位置得宜皆在平地氣象蕭森有賢人在下之象殆有感寄非凡俗可測也

天香深處卷

世傳天香深處一卷爲王介甫作以石邊有細書王安石作四字也然諦視石字乃模餬而以筆潤補意是王

安道履所作安道作華山十二圖其靑柯坪一幀正類此況荆公生平作字草草類極忙事豈耐作此細謹筆墨耶閱松壺師畫憶中載此圖參以六研齋筆記正之

梅花題品

梅花在疏林秀石邊如王謝支許同入山陰邱壑其映綺疏香箔則道韞內庭詠絮令芬硯席摛詞在野店溪橋則陶元亮蓮社文宗銅瓶竹几則卓臨邛壚邊促膝得風則欒寇之揚裾著雨則郭林宗折角雪中高袁安之臥霞外澹樊女之妝韻格超奇秀入神骨比之人倫但取勝流不容以老少男女及方外論也

蕭尺木

蕪湖蕭尺木不獨繪事擅名常作杜律細一卷以爲杜律無拗體穿鑿可笑而援據卻甚博帶經堂詩話載數條

宣城兔毛褐

居易錄云劉公㦸畫不及其詩常使金陵畫師吳遠度宏捉刀余每索公㦸畫輒先以小柬云不煩眞作公㦸面詢其故余曰兄畫如宣城兔毛褐眞不如假耳葢唐時宣州以兔毛爲褐亞於綿綺後有染絲織者尤妙時人以爲眞不如假也見李肇國史補

光餅

乍浦市中賣餅家有光餅一種中爲孔穿如錢校大貫以紗綫可負而行相傳戚繼光行軍時所作爲三軍裹糧之用自來說餅者未見題詠錢唐吳中杜司馬延華有句云初如穿破沈郎錢還如壓匾韓嫣彈譬喻最工

告病互調之始

漢書薛宣傳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宣手自牒書封與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移書顯責游亦解印綬去此卽今勒令告病之始又奏粟邑令尹賞與平陵令薛恭換縣而兩縣皆治此卽今人地未宜互相對調之始

烏舅

淸異錄江南烈祖素儉寢殿不用脂蠟灌以烏舅油但呼烏舅此燭用柏油之始

簡

玉臺新詠梁簡文帝戲贈麗人詩羅裙宜細簡畫屧重高牆今人呼裙摺爲襇字乃唐人以後俗體六朝只用簡字

邕州集

陶弼字商翁永州祁陽人以功授陽朔縣主簿知邕州招納諸蠻四遷爲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樊榭宋詩紀事曾選其詩此邕州集詩七十二首係竹垞老人手鈔爲潛釆堂藏書八萬卷之一秀水陸費墀得之索題以册無餘紙僅署觀款朱蘭坡學士跋攷據最詳

多暇錄卷二終

讕言瑣記

蔣氏慎脩書
屋校印甲寅
如月著始丙
辰涂月吉成

諷言瑣記

金陵叢書丁集之七

江甯劉因之

鷺洲風俗之美

余廨鷺洲東近鍾阜西送三山南則牛首祖堂聳其秀北則九里諸山列爲屏長江襟帶風檣上下內河則西流委折六七里通柵洪之波焉居屋煙火數千家在前朝最爲繁盛沿河兩岸笙歌燈火有類吳門之山塘故有小蘇州之目維時龍江關初設四方商賈湊集或一時紛靡太過國初以來朝政清肅俗尚敦龐人歸儉素又婺人多築居於此婺地風氣最厚於是靡風盡洗務從渾樸居人無飾詞無夸習恥爲非禮互相砥礪尤樂行善事人無吝者急公事人各自食不用官中一錢士子能自愛閉門讀書非慶弔不一見面市中無僞物亦無二價雖童子不欺近來竟陵風起多有不避之徒而廉恥未盡亡豈無譸張而語次行次不離揖質卽今癸丑之亂南北竄徙窮餓者十九然相遇相卹絕無澆漓之行雖僕隸亦然此亦風俗之最善者矣

嘉禾公廷棟公好行善事

恬祖嘉禾公天性好善凡貧者隨力贈給至於語言關注曲折周全蓋無時無之及歿成服日不知姓氏來弔者數十人多有痛哭而去者父廷棟公謹承先志力行方便雖受人誆亦樂爲之嘉慶甲戌江南大荒時家已中落公特置小米局獨貲零升價與市同而加量以付或米中暗放塊銀二三星

不等居常於久困者接之尤加禮貌更多方代爲薦事又嘗訓恬等曰不慈幼者無後不敬老者中夭不親有道者僇及身

焦老者

江甯焦老者居南門之磨盤街吳元茂老司帳者也吳住箴街去焦宅里許翁年八十餘休於家月食其俸然日必一詣吳晨出午炊時返入門諸孫笑迎問翁嬉否嬉則堂中設一小几四圍矮椅翁中坐諸孫環侍列諸戲具笑語歌唱一時畢作飯至則與諸孫共食一日當春時午饌肉絲菜花忽思茭瓜若用拌之更佳既而笑曰太奢望不可於是口占一絕自懺曰將肉切作絲將菜切作花只此便已好何必想茭瓜教諸孫讀滿堂羣唱翁大笑此種樂境最眞率何謂眞率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上元陶某

上元陶某善人也年逼六十無子開小藥鋪凡丸散必用上料炮製必仿雷公貧者予以藥不責其價如是者三十年故人子父早喪陶贍其家子長成呼來鋪中甚愛之此子亦頗勤爲之娶一日陶病篤謂此子曰我若死店乞汝歲時杯酒紙錢一奠我足矣是夜夢故人來謝曰多君高誼欲報未能前見冥籍君名在第四昨日第三者至矣某急無策懇判官或紓時日聊盡故人意君可辨衾木十日後不可待也至十日陶病霍然疑之故人復夜來喜曰君不死矣判官語君善

於王稽君籍命無子壽合於某日終王沈吟久之忽大言曰善人當便宜從事即令伊故人爲之子復延壽二紀某來告所以報君也自是病頓愈陶時年五十有八妻四十八矣逾月有孕明年陶見故人來生一子後享年八十有二無病而逝猶見抱孫云

上元尹某

上元尹某富家也無子時憂死年既六十戚友議以姪嗣不許一日病垂絕忽起坐屏妻妾去窺之見有若與人言者夜半呼粥食三盂酣睡至明日病若失妻妾大喜問曰昨夜逐吾罣出何也曰冥役來也始拱手既徊匐何也曰匄免死而不許也出指五又豎一指何也曰役索我十萬吾允其半必

十萬乃可也言未畢忽瞪目罵曰負心賊許我十萬何在不速與鍛之去復僵臥妻妾大懼焚十萬又益五萬食頃醒向妻妾謝曰得汝等五萬今得不死矣第某日司命君奏事當僞爲死狀可訛也自是健如平昔戚友聞其異咸來問訊至某日將申刻尹言曰前役來矣妻妾亦見之狀貌不異衙前者入室呼曰舁棺來尹盛服寢于中荒殯之促妻妾速哭役隱棺側作匿笑妻輟哭聞尹棺中恚曰汝等不痛哭冀我死耶於是放聲大哭逾時役冉冉去走視之則棺中人奄然逝矣

杵異

余友如臯鄭東里先生名記室也以僑肸之才習申韓之學著有官箴摘要行于世嘗應施南利川令姒君聘有某村某姓者報于縣云父爲債家逼投坑死請驗村去縣八十里多懸崖所謂坑乃澗也絕深有十餘丈者自盡者多於此死明日官親其所投崖有死者履在焉縋其屍上驗之策馬返至大橋倏旋風起馬眯突奔橋墜下官與馬跌兩旁馬折足死官傷股舁至署漏下三商矣明日先生檢屍格額破潰腦後有重傷疑之呼書役至謂曰汝等勘驗若何皆對曰據報呈如此言先生曰死者自上投下額傷固也腦後安得有傷汝曾親其臀間否親其下部否坑石上血跡多少否自投者跡多殺而投者跡少腦後有傷謀殺無疑矣皆朦朧以對叱之去書獨留徐言曰某固疑是於旁郡吳劉氏挈得一櫝木杵

來請驗書去細親杵有淡血痕若新洗者然適客至置杵桅架下既送客出返聞房中有躑躅聲怪之房無人也掩入則杵作人行走至房中矣叱之止愈信有冤秘不與人言將詣內署官已扶杖來先生一一問如前官亦疑馬上事又錄屍格時有兩蠅交媾集紙上拂之一死一飛去愈疑之而杵異未之言也於是官大懟詰且坐穩車復驗七日始返挈吳劉氏來謂先生曰得之矣蓋吳劉氏先與某私既私張正榮者作紙錢生業而甚妒某來一日某至女家適有客不得暇誘至道旁石洞中與之合而張自肆中歸荷鑿紙錢杵遠唱而來某識張聲急逝去而張已至洞前見女作倉皇狀疑與某私從旁徑逐及之憤極椎殺之曳屍坑側解其履崖上擲之

若自投死者然驗屍背有曳痕下陰猶含餘精始悟前日蠅集之異而凶器覓不得先生笑曰作在此吾固知寃也因述其異官大駭深愧前日鹵莽之過急捕張至一訊而服於是問紋女不與謀問徒而某子報云云是日某與債家鬬出門去一夜未歸明日視崖上履以故信爲自投死洞中事雖其子亦不知也

陰律

荆門陳先生長者也忘其名任襄陽儒學適鄖東里在署先生嘗與言其鄉有無賴子肆賭博屢爲某紬一日夕陽時先生坐門外樹下遠見此子洶洶而來近視之頭欵不見則手提其頭過之大駭呼之不應不知人歟鬼歟俟之逾時踉蹌

返不似前凶險狀顧先生笑曰此間風涼好拉之坐問何往答曰某有仇將焚其家値某不在尋思某與我仇妻若女何罪而火屋之念熄矣以此敗興返先生愕然曰信乎則掣刃以示先生咋舌曰大奇大奇驚問何先生曰汝頭適見我乎曰未汝頭顱在頸乎此子駭然不解所謂述所見以告且諭曰凡起念殺人放火者陰律斬其頭此子大懼面如死灰跪而言曰先生救我於是與之談禍福報應事且語以屠刀放下立地成佛之說乃大省悟自茲改行爲鄉里善人東里曰陳先生年七十餘矍鑠如古松喜與人談因果太夫人九十六矣視先生尤健蓋人瑞也

盜事二則

安徽學憲某公回京舟抵某港天微雨有少年攜一傘一小包袱呼附船至某處舟人不許而少年已躍立船頭僕從叱之公問語之故出艙視其人秀弱書生也美丰姿皙白如玉指甲長逾寸頗愛憐之允其附少年感謝雨漸大持傘坐衣蓋溼公呼之入與語吐屬爾雅談古今乃復淹博問能弈乎曰嘗學焉與之角强兩子公大喜晚間留共酌量亦豪飲間述近作則飛卿冬郎復生問何不就舉業則太息對曰家貧父年老日間傭書無暇也、嘗讀韓文懿公文如某篇某篇海上神仙讀之輒令人仙去蓋訪知公平日酷愛有懷堂稿也公爲之傾倒比日枯坐甚閒寂得少年大慰且謂外間雨可移艙內安歇飯與共客中無偶之時初計也自是日與

談頗憐其貧謂曰以足下才將大成顧阨於貧不知能遠行否或赴京館于余寓有脩俸可以養親有餘閒可理前業倘博得一第甯久辱泥塗乎少年大感激至泣下以父老辭將十日公最好弈漏三商少年倦公猶强之笑曰會當更殺一圍也一日至某處是夕月如晝公與少年坐艙外閒話夜已半忽有小舟數十從蘆洲出如蟻集趨公舟公駭少年起欵飛身盤坐桅杪上掣短笛吹之而數十舟紛散去公大駭少年乃鳥下拜公前曰公勿懼某實大盜會此處行劫以公不以不肖視某感公德故叱孩兒們去有驚長者敢謝罪言畢攜傘與袱縱身去相違兩丈許已過前舟穩坐矣公駭極半晌始能言焉然猶惜如此人如此才乃淪爲盜可嘆也

少年某者標客也以彈弓名嘗載橐跨健騾馳山東道上有老人痡如柴坐瘦驢肩少年過少年疑飛一彈去老人仰手接旋以其彈手彈之少年亦避去老人顧笑曰孺子可教遂去少年大駭明年解莊銀出都泊某渚去岸丈許船頭置兩麻包少年踞其傍是夜朗月忽岸有女子飛至挾一包縱去坐睨笑少年怒追來女笑謂曰包在此持去少年脫之不復能縱女大笑少年慚正倉皇際有老人來窺之乃去年接彈者大驚老人罵女曰風汝請客作何伎倆既攜來自送去女笑諾提之一躍登舟置原處復躍上岸謂少年曰幸不辱命少年爲之吐舌老人曰都隨我來少年不敢不從至其家酒肴盈列延少年坐謂曰老漢無子祇此弱息十九齡矣屢擇

配無當意者去歲値足下愛足下藝歸與小女言昨訪知舟過欲結秦晉不意小妮子侮弄貴客也問少年家世子身未娶老人大喜曰今夕良期可偕花燭少年此時無一言四體若不知所措視女低頭暈生兩頰俄一姥出老人曰此拙荊也少年拜見姥亦喜笑語女曰今茲作大人不可復嬉戲郎有未諳點撥之可也少年聞此又益增媿是夕宿其家三日後送上舟更備一筵爲同舟人壓驚屬少年事竣早旋少年感謝舟行數十里猶疑昨夜夢中焉

鬼行陰德

某村有張姓者少年貧無賴匃食又最鈍不能飽憤極自縊死魂不遠去嘗往來道旁槐樹下張本良人未嘗擾行客而時逝之蹇者黃昏過此每見其異遂相傳某樹下有鬼自是行人絕跡矣越三年其友某夜夢張來欷笑如平生問所棲止愀然曰余初死甚樂以爲免人間苦徑趨土地祠神不許住時依道旁槐樹下得生人氣心覺舒泰自後路廢陰風森森遍體如刀劍刺頗苦然絕無討替想兩載餘矣土神哀余孤謂曰前村吳姓婦當死於縊汝往代之遂變爲女相詣其家婦坐燈下績牲牀頭一乳兒睡婦且績且訴憤欲死余意甚喜蓋其夫酗酒好賭博姑年七十餘賴婦績易米度活余睹此又不忍慮婦死姑不得生而此呱呱者亦必死此念一萌悵然返矣旋見一女鬼入余尾其後見女與婦言娘子大辛苦外間好月長出少憩婦從之則曳婦於大塘側婦言夜

深不到汝家蓋此女水鬼誘之出所謂家者婦視爲屋實大塘也余時氣憤樹下拔一大石猛擲水中此女驚走而婦則昏絕於地矣姑聞水聲急出覓婦呼鄰媼起救之始甦適其夫返姑語之故大悔恨是夕贏數緡歸自此作小經紀不復賭婦亦無死意余則終無討替之望矣異日土神召余謂曰冥王以汝有陰德拯三人命且生前無大過命投生某氏爲子自今衣食豐備余來別君所以詳告者爲語世人鬼猶重行陰德也

學憲某公

學憲某公校士江南武試怒諸童箭不中款奪其弓射之以爲範而三箭皆循棚而逸維時數千人咸注目有文巡捕者

急從旁解之曰大人雖不遠不中矣公投弓而笑曰下官武去不得足下文亦去不得也前輩之風度如此

丹陽趙生

丹陽趙生農家子年少美丰姿父早喪母以其潔也不使之耕稼從戚某淸江業於鋪事人與之狎笑頷之然好拳藝且爲人誠僕以故人不敢覬覦之壬子三月有濟邑嫗攜一女來鎭嫗年四十餘修潔自好女約十八九眉目如畫而隱有不可犯之色僦屋居鬻拳棒生活淸江南北通衢衆聞其異咸來觀有少年好事者下場與之角輒負生雖技癢不敢請也然女登場嫗時獨在廡生治酒肴詣嫗請受教嫗辭請愈堅日趨嫗所女歸輒避去不一顧也如是者月餘嫗察其誠

且與言吾女勁敵也必欲勝之當中其左股蓋左股有隱疾常護一銅鏡人無知者日暮女歸嫗不言明日偕女往生已巍然立稠人中有慫生與女角者欣然試之進退坐作意在其左股也乘女不備中焉女持生手熟視徐言曰孽障在此耶生低頭不言旁觀者無不喝采然女非復向時不可犯之色矣偕回廡謂嫗曰諧矣嫗與生言曰某王氏此女今年十九頗聰明與議聘不就願自擇適來所以相攸也頃與吾言以生許子矣生聞之面熱汗下跪而言曰承母錯愛此生銘骨顧某已授室數年且生一子婦甚賢淑義不忍背妹所言願誓他生女憤然曰起妾相人多矣未有如君樸誠者妾雖賤技非倚門比自恃頗賢陰求同志唯敬愛君撫君之手視同骨肉不聽從君耳妾手已污當斷此以殉君急呼刀則淚潸然下粉黛交淫矣生心大動更言曰從妹言奈何女曰側室可此妾命也女子無從二夫者君如慮貧篋中物農家子得此應不至餓死生欲先歸白母女曰可郎君有負鬼神鑒之生曰諾越十餘日來鎭於是辭戚某偕嫗及女歸至家則母與大婦歡迎門外登堂母呼之女大婦呼之妹嫗大喜住月餘別去女則椎髻布裙宛然農家婦比聞生子已數歲矣或曰女家大盜女醜父之行亟諫不從偕母出或曰女父教師女貌美有無賴子屢挑之女手刃其人挈乳母奔嫗非其母也偶因子曰此女倜儻不羈而取人以樸誠夫樸誠世之所唾而女之所取然則世所取者乃女之所唾也

寵女虐媳

娶俗婦人寵女虐媳某村娶新婦姑待之惡蓋婦家貧姑疑其有所潤時罵之至加捶楚實無有也一日詣鄰家訴新婦厚母薄姑大不孝鄰婦視姑著新襖因解曰新婦亦大好此襖非渠作乎姑仰目恨言曰渠作渠有錢給貧婆子用矣此吾女作來老身非女兒貼補凍煞矣鄰婦含笑他視曰哦而姑已逸去

皁甯兄弟

皁甯有甲乙兄弟者父母早逝無恆產販京貨數十百錢資本也頗相友愛且勤且儉甲年長大娶婦婦甚賢乙歸親鏁維謹乙每稱於人然乙甚老成聞者咸相揶揄之一日兄弟

借出人則調之曰昨夕嫂食汝甚饌乎乙若爲弗聞也者過之而甲心疑焉然視弟非佻達比置之他日其人又調之如前甲則不能無猜也晚間甲先歸呼飯婦謂待叔來甲不言既乙至婦迎謂曰今日來何暮爲屏當貨籠且言速去飯得毋餓乎甲視之不堪笑曰餓煞汝好叔叔也竊意途間語信矣飯中與弟言明日將往江南辦貨較清江利三倍需時日乃返汝出早歸汝嫂一人在家間淡也乙懽然諾明晨甲早起行則購一利刃翼夜間伺入殺婦與弟頭鳴官也甲去乙謂嫂兄此行往返當十餘日我送嫂母家兩便嫂大喜於是偕乙行至其家返身挈貨籠出晚歸閉門獨臥更餘聞門外呌賊聲急出視則鄰婦犯姦事旋掩門而鄰婦赤身闖入跪

言曰毋聲尋思與此婦居不可鍵門出過街頭銀匠鋪爲逃其事是夜宿鋪中而夥某心意之竊其鑰往啓門僞託乙者與此婦合睡熟矣約四更甲返推門入趨牀上捫兩人眠一處憤極急掣刀刃男女頭裹以舊衫黎明走婦家呼婦翁出擲其頭謂曰視汝女頭翁大駭急呼女出甲見愕然徐視兩頭女非婦男亦非弟也頓足曰大錯正倉皇間乙自門外來見兩頭血淋漓地下大驚甲因述途間戲語如此婦與弟事始白然此兩頭不辨何來乙爲述此女鄰家婦此男乃銀匠鋪夥某某也昨夜夥未歸鑰又不見疑之今早旋見牀上兩屍奔來告嫂不知兄殺之也甲曰事已至此我當出首婦與弟好人也我誤聽有罪我自承耳詣縣訴始末宰盡得其實

謂曰爾無罪罪在戲語者然此姦夫淫婦借爾手誅之造物亦可謂巧矣於是捕得戲語者重杖枷於市甲得釋自是友愛如初不數年乙已授室稱小富焉

腐儒

東里先生言某縣書記腐儒也動輒引今据古有謀殺本夫一案意起姦夫婦實不知皆問斬矣某大言曰茲以春秋之義律之姦殺其夫婦甯不知且夫緣婦死也應處淩遲官然之加一等刑日某夜見婦來渾身血汙戟手大罵曰自非叛逆律止坐斬事不甘爾掉弄文字處我極刑今且索汝命言畢撲其身上某譁醒至且遍體無完膚亦如淩遲然

遊鹽城東門記

鹽邑海隅僻壤加以旱災後愈形凋敝其地甚卑溼窮搜苦索欲强名一憑眺處不可得有鄒先生者時來齋中一日謂余曰子欲觀洋乎出東門里許耳余聞之雀躍拉麼問渠偕往登城上望指余所謂洋者則平陸荒冢纍纍怪其紿己先生曰余聞之長老前有高阜俗名救命墩土人嘗於此觀潮每至秋時潮之初來也若縷煙裊於孤際既聞聲狂飈吼則若白馬之騁于平原嬌龍之下於空際不一炊時怒濤僨張則若銀山之傾倒千軍之奔騰觀者駭爲大奇俯視足下潮所浸入不數武矣於是大駭急趨墩陟其巔潮周墩下幾爲之吞當是時蒼茫四顧生死俄頃一時有寵辱淡忘而萬念灰然者有畏怖交并而哭聲與潮聲相雜者乃半晌平陸如

故畢又訝爲夢中自是觀湖爲鹽邑奇觀余謂先生曾見乎先生曰長老言如是也維時神爲之怡心爲之曠誦友人程蒔薌山觀海中州於此成秘米浮世何人不斷篷之句蓋不啻置身無涯之津矣俄焉夕陽西下問渠欲返廩先生曰遊未竟也若聞雲臺海曙樓乎余曰然遊乎曰未也先生曰海曙樓在海州治去鹽邑三百餘里請言其勝樓踞金牛絕頂三面臨海晴空之際縱目一覽平波浩渺不知其幾萬里帆檣雲集其舟之遠者覩如黑豆近者如泛鳧睇飛鳥之翔於浮空如遊魚之泳於波際時而金光烱爍望之若列城然僧人曰此海魚曝日也時而雙檣矗天陏折若冰柱僧人曰此海蝦出遊雙檣其前兩鬚也然不及曙景之奇五夜月將

落忽晴波朗澈樓外舟楫如畫俄頃不復見則明霞起於遠空如獵火之照曜千山其零縑斷綺如鸞鳳翔如車馬馳逐如樓閣金碧參差如遠山芙蓉粉畫移時天復大闇盡失前態忽有聲殷然如雷颶濤噴起魚龍盪魄舟檣失次天光倏大明則巨浸中一大火輪躍而復沒者久之土人謂之太陽升殿而隱隱雲際又有若巍峩宮闕城邑橋市古衣冠往來者然蓋蜃氣與日氣交蒸射而作此奇狀逾時風恬浪止蒼蒼浪浪百鳥歡鳴羣樹散影蓋天已曙矣余聞之愈狂喜頓足問渠曰此亦觀洋之說耳先生笑曰余固未之見也何詳爲先生曰想當然耳夫人之心何所不想象緣想生境緣想造有一室一人忽而登天見有所謂瑤樓玉京帝天仙子者

忽而入地見有所謂閻羅夜叉水火風輪眾生相苦忽而朝衣朝冠侍天子宰百官總天下威福忽而投之四裔拋棄妻子以與魑魅者此時忽喜忽怒忽笑忽哭身不知誰屬何一不自想中來也且夫人之想莫不極富貴嗜欲聲色狗馬窮一時之豪然而不可得想之不已墮諸惡道於是憂愁恐怖流離困頓之孽隨生矣天下之境何有何無以海潮之泙湃奇肆不瞬息仍歸平陸海日之出離奇光怪及至已曙一切無有而何況人世乎今子來是邑窮搜苦索欲強名一境夫境自有其名也子何強爲且境無所謂名也子何名焉名之不可積以生想想之或窮歸於何有夫既謂之有終至於無則既謂之無即安得強爲有乎余聞是說頗悔前言之褊先

生笑曰余亦悔今茲之言贅也於是歸而記其事鄒先生名瑞岐字筱圃泰州人

八箴

貪

世人言貪謂貨財耳君子則用之學問朝積不已眈眈於暮夜計不足營營於晝少而壟斷長猶黷焉雖至耄年仍然在得所集愈廣攤如萬乘之封所擴愈多窮至秋毫之析秦祖龍囊括四海謝其搜羅漢武皇虎視八荒讓其包有則貪之用也

吝

世謂富人無不貪貪者無不吝嗟乎富人何知吝哉夫閉塞

成多造物蘊陰陽之氣嗜欲必禁君子避險易之爭是以李聃保嗇以秘神老龍藏言以遁世劉伶閉關以晦迹王戎鑽李以逃名之數子者是何度越也

刻

刻之爲字莫慘於斯然以之讀書則理愈勘而愈深以之律己則過愈繩而愈寡是以校字曰讐不許微疵之售省身曰訟不容偏曲之伸存仁三月苦卓識顏氏之心悟道九年面壁誌達摩之蹟

忍

不忍所以成忍則能忍所以全不忍也齊宣易牛以釁而百姓不見推恩梁武以麪代牲而諸子至於尋刃夫草或當門

雖蘭必刈馬如妨主雖駿弗庸是以誅羣宦而不盡輒貽履尾之凶翦諸武而不終反受噬臍之害昔唐高宗幸張公藝宅書百忍字以進撰諸時事以水濟水無乃誤用其忍歟（末數語一作則知忍之一字析斷多少爲難也）

怯

志宜猛怯則窮膽宜壯怯則靡然當赫勢熏天之日猛進必泥首以濡殃値肆威角力之場壯往必殉身以秖禍昔者范蠡乘舟不飲越王之賜劍張良進履爰膺漢祖之分茅此則日中必彗天道有然介石守貞君子終吉怯之爲用不綦大哉

懶

民生在勤懶豈可皆然嫺於俗務則讀書無暇何如屏跡之爲佳習以繁文則移性多浮何若率眞之爲得山中自有白雲卧應增蹊門外非無涤水餐可療飢嚴子陵嬾於答書高卻王侯之聘邵堯夫懶於待詔自樂周孔之思此眞善用嬾者也

頑

天地未分名曰渾沌亦古今一大頑物也盤古氏作渾沌一鑿女媧氏作渾沌再鑿蒼頡氏作於是虛空爲之粉碎矣夫人少而孩提雖怒駡都爲之喜長而知識雖嬉笑亦爲之疑程正叔一團和氣呂文惠小事糊塗固知玉未剖則猶璞木未雕則猶壽人未鑿則猶頑也

冷

陽氣發越至夏盛矣而寒伏於此陰氣堅凝至冬極矣而溫養於中是以北海牧羝能動氈裘之主西湖放鶴曾無封禪之書以龔勝之賢而有蘭膏之惜以陸機之辨而昧蓴鱸之思冷熱之場所異禍福之召有門夫焉有五月披裘而睨人間熱客者哉

漁人

或語余曰東海有物名曰水母無耳無目無首無尾大者如席小如覆釜漁人鉤取之劙其皮見腐始放之去謂其蠢蠢無知也余笑曰烏有是哉賊其生以厚吾生而誣以不知有是理乎彼視漁人蓋已敲其骨而吸其髓而漁人不知也請

以事證昔者晉獻公餂虞殘虢以璧爲綸以馬爲餌遂以獵虞謂虞不知也而驪姬投竿深宮籠食其子孫殆盡秦王爲巨鉤懸大犗朝釣乎韓魏之濱暮引乎齊楚之壑謂韓魏齊楚不知也而趙高二世鼓枻叩舷秦王之骨肉子孫盡餌沒而下然則漁人謂爲不知夫有知之者矣

人心

今人輒曰人心未革世猶難平治夫自我而外皆人也四海九洲之大爾能一一望其革乎且試問汝能先革乎天生鸞鳳不能不生蛇蝎我自不爲蛇蝎不必責人以麟鳳人各自問則舉世鸞鳳彼蛇蝎即不能化爲鸞鳳而亦相與自安爲蛇蝎矣能相安亦即麟鳳也

觀人之法

觀人之法莫妙於初見我與若兩不相識也彼無拚著我無逆億而一種眞象皆然畢現其人之忠厚險奸一覽無遺此百不失一者也又莫妙於人之閒冷處察之最見眞際又其人言語隱約或糾纏此胸中必有不可測者醇直之人靑天白日無遁詞亦無枝詞也

赤子初生

赤子初生落地便哭若笑必斥爲妖須知他未生時靈氣往來無生人之苦逍遙最樂忽一旦爲人生出許多煩惱所以落地便哭漸次長大那靈氣沒了覺得生世還好就笑起來豈知道一笑將來須弄成哭不得笑不得田地也

好收藏

好理學者必淫爲其深思也好經學者必貪謂其餖飣也好收藏者必竊爲其把持也然此亦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之說謂程朱淫可乎謂鄭尙書貪可乎至於好收藏者不竊吾未敢深信也或曰觀過知人未免太恕

古董

世人好藏古董問先生有盤古開天斧乎有媧皇五色石乎有庖犧烹飪之鼎乎僕有一古董在媧皇庖犧未生以前且盤古老人所驚而卻走者先生知之乎日月是也今夫月其盈其闕與時消息莫活於此且莫圓於此莫亮於此可以私玩可以共賞不費一錢而貧賤人得之尤多謂非宇宙間眞太古董乎

草木之長

草木之長多在昧爽而其精神則旺於晝之巳時何以見之尋思一日香氣唯於午飯前最濃以是知精神之聚也唯人亦然五更失睡終日朦睡獨於將飯時尤不可耐則知人之精神長於五更而會於巳時也老人無精神可長故五更多不寐然徐至巳時猶若有朦朧者焉蓋晝夜十二時六消六長亥子巳午之交陰陽相盪之時午以後漸入於陰消之數多至子交陽初得生機養至於寅生氣已足故長自寅以後至巳其長已足故精神會余嘗謂人能每日巳時安睡少頃亦養生之一法也

第二一六冊 102½版

虧戾

余於富貴人性不相屬凡所言又富貴人不願聞者也然每至鐘殘漏盡之時富貴人或樂與余近閒與道虧戾之故亦頗有信之者然噬臍無及矣

貧賤有味

人生之境莫妙於貧賤且最有味種種學問從此而出莫不妙於富貴且最可怕其毒殆過於砒鴆蓋砒鴆殺人止殺一身富貴則上殺祖父下殺子孫可不畏哉

取友

凡與人交便結作兄弟拜作門生者此等人品最下流心最奸險必不可與交

胥邪

蘇東坡曰五臟之性心正而胥邪雖上智之胥亦然然人之聰明才智之出全憑于此小兒胥氣未充故多忘老人胥氣已衰故神瞶試觀古來閹宦其才智造爲陰險要皆類婦人雖奸而不能雄此明驗也

道場散了

余讀西廂記最愛道場散了四字蓋天地萬物皆有此境不必帝王之長生而乞匄之速死也吾鄉秦淮燈舫海內奇觀嘗於八九月時或微雪獨權扁舟遠視鍾阜如故紅橋依然而迴視一時歌宴祇賸得衰柳幾株搖映清波此時此境心如止水甚覺適然因憶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句猶有沾滯未能解脫也

人不可無癖

人不可有癖有癖者多累亦不可無癖無癖者無情無情之人必陰必狠必不可與交

書法

書法可以觀人學褚之弊其人拗學顏之弊其人狠學歐之弊其人刻學柳之弊其人孤學米之弊其人蕩學趙之弊其人淫非諸家之弊學者之不能化之弊也然亦必其人之性情心術自拗自狠自刻自孤自蕩自淫隨所弊而入之深故不見其好而祇見其拗狠刻孤蕩淫也唯學王較好極莊嚴又極嫵媚然學之久者敝屣千乘蟬蛻其身其弊也又患在

忘

失意

今人失意輒恨人罵人嗚呼冤哉誰恨自恨自耳誰罵自罵自耳士農工商爾不自力自苦而怨人乎天下未有肯自力自苦而終於餓乏者也自力矣自苦矣而竟餓乏則必我之所行大有可訾者也無可訾矣而仍餓乏則必我受生之初賦命之薄此非人事所可轉也又將誰怨乎爲善而死善不可不爲爲不善而生不善必不可爲夫我不爲不善猶且餓乏況爲不善乎念此可以無恨無罵矣

富人

鄉里中不可無富人無幾家富人便不成市還成甚鄉里乎

是我暗中沾溉富人多矣富人所重者錢我所重者義我與之交口不言錢彼且自媿而又可恨乎罵乎且以人情言之錢富人命也凡與人交必索人命亦覺罪過

縣官

縣官治劇邑初到任如新婦來大家羣相屬目其舅姑仁善僕隸謹良者治之當如曹相國之治齊其舅姑頑嚚僕隸刁黠者治之當如武侯之治蜀粵西之變方其初發數十跳梁耳爲縣官者日事苞苴漫不經意及後任至漸不可爲則胥吏恫喝之曰毋動爲大再後任至則又曰毋爲戎首夫一任三年再任六年又再任九年矣上下其手玩狎已熟今茲縣官實膺其禍嗚呼冤哉夫上官命縣官爲狼縣官命胥吏爲

獨惡少年探丸滿市而鼓比之聲樂於絲竹爲得不激而生變乎須知潁川渤海便宜行事上有以調停長官下有以馴伏胥役非一概用柔亦非一概用猛也自非然者翁姑猜忌僕隸把持君家婦大難爲雖龔黃其如之何哉

薄仲默

余友薄仲默善人也嘗清明與其弟上冢見路有老人疾痛臥地者呼弟與之錢數百弟曰僞耳余見之數矣仲默曰子見數余見乍也子見僞余見眞也人有善念子不勸成之而反阻之乎即曰僞也然白頭如此種種而匃於路亦甚可憫矣卒與之仲默名彭齡上元人

羣飲龍斷

康誥曰羣飲者殺孟子曰龍斷者賤此兩事今日大弊也一邑之中茶坊數百洋煙館數千匪徒作奸犯科者案如山積而縣官置不問以蒙長官長官置不問以蒙天子而獨於釐捐局卡良民商估防如寇讐或有私漏如獲叛逆不盡顯其產不止比聞下河難民有帶牛過江南就食者乃復重索其賄嗚呼君等亦人也胡忍至此哉曹參自齊相入朝語後相曰願獄市無擾吳漢病篤語光武曰願陛下愼毋赦今也不然於奸宄國憲所不容者而羣有司私赦之於良民國恩所加恤者而羣有司重擾之其亦誤於所用矣

谷里村小官奇遇

窮士無聊作爲奇想然造言亦有可解頤者有寒士失館在

陳者屢矣一妻又病若蠱者然是年秋闈決無妄想之理而同人慫慂之代爲鳩金摯之去草草完場亟返家妻已病不能起兩腿盡腫秋雨連日愁苦不堪一夕妻索茶廚無寸薪擊房中爛地板代之忽見兩甕啟之則白鏹滿焉妻聞之喜急起坐屏當未了而門外撾門聲甚厲問之則送報者至云某老爺高中解元矣妻喜極下牀噭然一聲呱呱者落地視之男也即時蠱愈腫消蓋妻來數年不育孕在身而不知也俄頃耳發財中舉得子是雖戲語然否極甯無泰之一時乎援近事證之癸丑避居谷里村聞鄉老言鎭有雜貨鋪小官某者因事過某橋見眾人圍一相士亦擠入視焉相士一見驚曰大奇大奇諸君中唯此子相絕佳發財娶妻生子并在

三日內眾大笑鬨然謂發財娶妻或有之甯生子亦旦暮事乎相士曰相應如是所以爲奇也歸與同彩言則羣相揶揄之小官家去鎮百餘里久未旋時將啟行聞同人言報然止而東人笑促之歸明日清晨絜行李跨一驢徑去途中過一女子亦跨驢時先後之日暮小官欵店女子亦入店家置杯箸二小官謂別設店家笑曰焉有同行而異食者乎而女子亦隨與之食視其貌頗娟好問之含糊答既而共宿一房細詰之乃某村富家女因有私孕父欲死之母不忍與以金命逃出適見郎君雅善願訂終身焉小官大喜覩槖中約值兩千金遂成夫婦至五更女子腹痛呼店家覓蓐母未至而一男子生矣此實有其事可知凡事有命存焉不可强致未可盡非笑之也

姚棗

翰林姚二先生軀幹絕高而好詼諧同館狎之因其姓呼爲姚棗狀其形如棗字之長也而新進某者亦從而呼之姚怒亟改稱曰姚二叔先生疑焉徐悟叔束也二叔二束也仍謂我棗也大笑曰此子滑稽過我矣

人不如禽獸

禽獸得爲人最難其實人不如禽獸也饑則食倦則眠喜相依怒相攻此禽獸之天也人則饑不必得食倦不必得眠喜怒尤有不可測者蓋禽獸一心忠實渾樸之死靡他人則萬感紛馳機械百出禽獸所恥人盡爲之甯不媿死

徽

有友人餽余皮絲煙蓋露也初吸甚螫口既經爨天火色全消而味如嚼蠟余笑曰恁你狠惡幾番徽他也就萎了或問物有不怕徽者乎曰醬是也愈徽愈鮮所以稱好男子謂之醬官或笑曰先生讀別字了將官非醬也更有物乎曰醋愈徽愈酸愈酸愈鮮所以稱好秀才謂之醋大或笑曰先生又讀別字了措大非醋也

無儀

今有人勇若孟賁捷若慶忌使其裸體而走狂奔迅赴不過十里再十里未有不筋懈脈弛而止者假以罩衣雖懦夫可致千里是知人而無儀行之不遠也

鏡花

人但知鏡中之花是幻不知眼中之花皆鏡也人但知睡時之夢是假不知醒時之夢皆睡也昔人有得好夢者未夕即睡冀續前夢有得惡夢者通夕不寐恐蹈前夢嗚乎是並以睡時之夢皆眞矣謂非大愚乎

姑蘇鹽城風俗之異

余在故鄉時頗聞人言姑蘇俗尚奢淫江北鹽邑最爲淫濫寃哉以余觀之蘇女可敬而鹽女可閔也蘇女好遊誠有然者然歲有常期非如宛邱之下日婆娑於市也其按時鮮服皆女紅餘力所製而年間不過三四著而已女兒八歲習顧繡有女師如男兒入塾然其粗有成就日可得百錢優者三

之或五之其巧者可洋蚨一枚家日食蔬菜晚則冷啜不舉火慣荒功也夫人逸則淫其勞如是豈復有他思乎鹽則不然土地寒薄貿易唯海舶一事女唯織網一事夫年間行海舶有數諸網用有數一城之大不下念萬餘人安得遍女子均織更安得終歲織且日進值幾何其男子有力者日擔柴約七八十錢或販鹽每斤五七文而已不能肩者更無恆業地鹵斥并菜不可種以故貧家女子時詣淸江就食不得已也而積習成風數十船相率而去情實可憫而顧可傳爲笑柄乎至於有業者皎然淸白不聞女閭三百比戶皆然也

拳被

吾鄉有旂工梅姓者向曲人好拳藝境絕窘嚴冬破衫一領不言寒或問夜有被否則空拳以示曰在此蓋未臥先習拳令周身暖睡去或冷醒又拳以溫之雖五夜暄如春和也

驢還債

同治二年八月余表姪胡新吾自鹽邑上岡來言其寓之鄰磨麪爲業市一黑衛甚健晝夜磨不倦今年五月六日黎明主人未起窗外有呼其名者謂曰我某人也負錢若干今已償了我去矣大驚意某死數年亟起覘之則日間健衛立斃怪之驅之不行視之僵矣

櫻桃

吾里劉訥庵先生平生酷嗜櫻桃而最惡多瓜謂其形蠢而味蠟也嘗言願櫻桃長如西瓜大西瓜長如多瓜大而多瓜只許長如櫻桃大則四海九洲多瓜斷種矣

金陵羅生

金陵茂才羅生舌耕爲食性誠樸而運不偶自父喪後旋丁內艱逾年妻又病歿館穀不足以襄大事於是日登債臺而故鄉不可居矣舅氏某京師帽局也往依之時有某王府議延師者而府中車子適來車子舅之族人也舅與言諾而去明日偕一人來若總管然同辭復曰老太太聞是南邊師父甚喜卽請今日到館月俸京錢二十弔延至府歷數重屋指東偏曰此書室也讓之入迨暮不見主人少間開飯此人陪食畢則有一僕導至旁宅下榻焉羅南人不諳京俗震以王府又不敢問對燭獨坐冥思日間情狀殊太草率孑身假假

顧影淒然將就寢矣忽地板墳起一泡砉然作裂聲則一人頭現焉髮眉森動徧房中走如轆轤轉駭極遁入帳中未頃又一泡作一人頭出如前狀又頃滿地墳起則滿房人頭或老或少互搏擊其聲沸然羅戰慄幾死徐與言曰某江南寒士窮無賴甫得一館與君等無冤苦幸勿見戲歲時焚楮帛以酹兩相帖然可也祝畢人頭一一入地板如故至曉無睡始駭繼憤旋又自傷一時情不可耐而窗外昨僕至矣首問曰師父夜間安好羅恚甚答言曰安僕去移時復來報云老太太至則三十許麗人也學生隨入約七八歲眉目如畫拜謁成禮語羅曰師父南人先爺在日頗與南人好不祿早世祗此一子今年初識字頗不鈍然數月歷數師父未有如羅

師父有福者頃辭去羅問生所讀何書所識幾字甚聰慧秀穎可愛羅亦欣然夜歸房尋思有福之說含胡不解然自是無他異而長侍館務者前僕也羅待之善僕亦謹既遷榻齋中僕伴爲從容問前事僕笑曰師父初夜有見乎羅詳之曰無比來有見乎曰無曰是乃所謂有福也老太太謂我家王子必有福者爲其師父今年凡三易皆日一至卒云見怪異遁去所臥之室前明魏閹東廠私獄也其下有甃絕深蓋冤魂藪爲設榻於此欲以卜之也羅笑曰烏有是哉余胡不見自是府中咸稱爲福人重午日老太太之女姑太太歸甯知羅異詢弟書字大有進喜出見羅盛稱教誨之善且謂曰師父無外我家覺羅與同宗也今年大比某當主試我家門

生也與之言一舉何難於是爲納監得中魏科而老太太亦憐羅無室選府中婢贈之頃生一子館五年月俸所存羅無用處老太太屬司帳者潛爲假息羅不知也計子母約兩千金焉始返金陵

武昌父子

湖北武昌某父子名秀才也父年六十餘矣而名心愈熾子屢薦卷父獨不服每值鄉試䟙蹌棘院前甚於年少是年入場父子同號稿成子望父中謂父文太淡恐難售可錄己作父閱之亦頗好不能不服也然慮得雋後子衒於人置之再四請則要之立誓乃欣然書之子寫父作出場厲友見父文羣相贊賞父喜而心中怦怦或子與他人論文時必竊聽之蓋恐其證爲己作也至撤棘日父子望捷音俄而報至子中第二十九名父大恚頃親朋集賀則見父持大挺逐其子大罵怪之問何爲父怒罵曰我老人被小畜生賺渠文我作也渠教我寫他文渠今意得甚豈非設計害我乎親朋慰曰徐俟後報探至末名杳然父恨極放聲大哭親朋苦勸子亦自恨無地跪於前相與痛哭正喧嚷間而門前又報至父中亞元矣於是親朋大喜子躍起如獲再生而父則頹然喪愧面若死灰悔恨不迭頓足自怨曰我屬渠莫言而我自播揚自是天下人誰不知此文乃其子捉刀也人世之醜有過於此者乎後邑中少年有讀其文者下注其子名父見之皇然掩耳而遁

武昌鄧某

武昌鄧某遺腹子也家饒於財有誘於洋煙者癖之經年母始知焉飭之弗改一日母涕謂曰我只汝一子汝未生父已歿唯汝一綫或病或夭汝縱不自惜我何以對汝父地下乎某曰兒已知戒顧難焉譬如母食漢煙母擊煙筒截之某大慟曰甯有以子洋煙故致母漢煙不食者乎不孝莫大兒自今戒請母勿絕漢煙母曰人貴有恆話言之出非同兒戲汝肯戒與否聽之祇我不食漢煙某愧恨無地即取槍母前跪劈之既而母悔焉慮驟斷致疾緩以時日不可又浼親友私勸之且引之煙藪中絕不動念亦無他恙既逾年一日忽思吸甚亟不可耐強制之大苦宛轉牀榻若將死去母大不忍

覓煙來苦勸之至泣下某曰此回癮也兒不孝應受此厄甯死不可再犯卒不食如是三日勢少殺五日後漸就平復自是見煙如讐雖隔屋聞其氣無不嘔者嗚乎此所謂豪傑之士也歟

還金遇婦

湖北武昌壬子冬粵賊猝至貧者不及徙有陳姓夫婦逃者路遇賊各驚竄陳隱廁旁大樹後賊去出覓婦見樹空一黃袱啟視緣簿一册數碎銀大小[illegible]十大喜既思佛家物不可用待之俄有老尼至向樹望大哭陳問失物乎尼曰然此銀各施主助脩觀音閣者還之尼大感激拈一小包謝之不受問其姓氏知夫婦離散尼言可權住我庵徐訪之隨行數

里至其庵入門則其婦在焉向使挈銀以去尼必死妻必不見攘奪之物豈能持久數十日快活耳而損德喪行妻落人手尼又索命陰律且有慘刑嗚呼危哉然則人亦何取一時之快而受此無窮之禍也

寡婦奸雄

寡婦魄力奸雄膽氣兩峙也寡婦自少至老堅忍強制苟無魄力必中變焉末世之爲忠爲義其強忍最嚴其魄力獨至寡婦似之可敬者以此顧別有一種乖僻夷然若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夫以秦皇之猛鷙而巴婦樊以懷清是何魄力歟奸雄自始至終沈深刻忍苟無膽氣必中悔焉後世之爲仙爲佛其深刻最苦其膽氣獨堅奸雄似之可愛者以此顧別有一種險僻恬然若鬼神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者夫以帝堯之神聖而共驩敢爲象恭是何膽氣歟嗚呼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王東山

南鄉有王東山者與弟行九始同居父卒各分析有年矣既弟沒子數歲田無人理託伯代管始亦不惡既潛盜其券遂攘爲己有棄孀孤不顧婦攜子來索逐之去寃無所訴日號泣於夫墓村人共憤怒而無如何也一日陰雨東山檢契字忽通室冥晦旋有紅光閃入屏聯火作東山亟起救辟靂一聲而東山長跪院中手猶持弟契焉村人挈其契與婦東山徐甦視屏聯燒痕上文東魯雅言詩書執禮留東執二字未

燬下文西京明詔孝弟力田留弟田二字蓋明示東山吞執弟田也嗚乎神之靈顯若此哉

李氏癡兒

武昌李氏有癡兒目能視鬼神每有言家以其癡也然事多應焉一日謂其母曰某家有一黑衣人挿小旗屋上數家皆然某家李氏戚也母叱之某聞其異夜升屋視果有小黑旗如烏金紙然拔去置衣箱內明日火左右鄰盡焚獨某家無恙秘其事不敢言再逾年往姑蘇辦置綢緞約四千金盡背城借一之謀也貨已齊屏當行囊忽於箱內檢得黑旗某已忘之因與人述曩事羣相駭異是夕三鼓廚下火起某房一板隔急起披衣跣足走而貨已盡燬矣夫一時倖免甯不竊

喜豈知數不可遁神不可瞞一旦聚所有殲焉可不畏哉

蕪湖紙棧

余戚王廷弼上新河木業嘗五月詣蕪湖木客所酷暑夜不能寐坐船頭風焉旁泊一紙船擬明日入棧者客亦未睡月下與話見街樓屋上一長人持竿往來若丈量然疑是盜各睡去天將曙街火作紙棧焚焉客喜昨貨未上岸幸免將寄屯友棧比起貨包捆如故聞有硫黃氣怪之啟視則滿紙燒痕如指大直貫到底遍艙皆然嗚乎數之所在絲毫莫逃神明若是哉

佛姑

婺鄉地瘠民貧生子女多質富家爲奴婢而虐使者强半王

氏世好善然役婢亦嚴其先氏祖母奉佛謹有蠢婢十餘歲見主母習經亦盜學數語時誦之喜飯僧主母罵則自減食之半見僧至輒與之同輩訟之主母婢以喜誦經對問所誦則金剛經中斷句也問所奉則欣然趨竈下奉一豬脛骨至曰此菩薩也主母大怒謂其褻佛撻之不勝苦潛遁去不知所往越數年有人從黃山來每云有異人能飛跡之身輕如鳥過逐之不及遙視殆女子然有教之者山中多張獵網於是捕得之則王氏蠢婢也瘠如柴立問所異曰始逃屋後山穴中伏一日夜飢甚視洞旁草根大如芋掘食之飽日隱穴中臥或數日一食年餘或數十日一食一日爲虎逼來此不知遠近仍覓此物食久之與虎狼習不相擾問何能飛曰不知也始能橫飛年來能躍空上突至山巔然去山不能也問所食何物引捕者視之乃黃獨也王氏聞之招至家與之食不食數月聞炊飯香乃食自是主母不敢以常婢待之教之誦經頗慧侍淨室家人羣呼爲佛姑數年主母病逝是日佛姑亦跏趺端坐而去

俞憤

俞憤婺源諸生性絕迂陋雖至急者也之乎不離於口有傳其一事絕可噴飯者嘗夜被火父促其呼救生徐至人家向門輕彈語舍下有祝融之災諸君子能起而援之乎徧叩門無應者及知是火羣來救已火熾父怒來迎人曰令郎扯文誰省是火迫至火熄生從容歸視廳柱燒焦大笑向父曰自

洪荒以來有如是之大炭乎夫子之炭蓋炭祖也[illegible]時彭書袋何異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犬異牛賢

丙辰余寓句曲之後王莊五月二十三日賊來館於前王莊源源典先數日典之人盡徙獨犬守屋不去賊至美餌飼之不食餓以死此義者也又嘗由路口至湖熟中間長埂五里許兩邊深潭塹下其狹處僅容兩足猝見一牛至竟不能轉徙又不可並行心甚惴惴計無所出牛忽並足轉去尋至寬處身半垂埂外讓余過始前行此仁者也且智者也吾敬之愛之德之

句昇

松中堂督江南時尚無子轅門側有女匄攜一兒殆十歲豐頤大顙不類貧家公車中見之頗器焉一日兒獨乞問其母死矣問何依曰無公挈入衙擬爲己子家人不許爲義兒許之延師教之讀數年公陞直隸總督人見之者羣呼爲公子公大喜時已納粟得太守銜矣既調授伊犁將軍路遠不可攜眷行又恐此兒不容於室爲鳩於各憲及各府州縣得銀若干兩又各處規銀若干兩計十萬別賃宅爲娶某縣令女再選署中年老誠慤者四人經理其家政然後去不知前世何因造美至此或曰中堂初有子名麃兒早殤公慎極時大書麃字賜人江南人家有懸之堂前者以爲虎字可以鎮邪不知是麃字也

濟甯驛丞

大興朱石君先生古大臣也事君以道接下以恭平生無私恩倖進者不敢有所干謁故無人拜門下者嘗奉命有事江南出京過濟甯驛宿焉驛丞辦供張雖數籤然甚謹有所問條對詳晰公以客中無與談者此小吏乃有幹才頗假以辭色酒酣丞呼廚備自製老酒一瓶來洗爵滿斟獻公飲之酸徹脾肺再酌强酹之至三爵公攢眉辭不能矣而主人意甚篤不得已又酹焉丞不敢飲若曰此特薦上賓耳不知廚誤以醯進公頗疑是而不敢斥言恐廚得罪也事過亦忘其人然每憶强飲情狀大是笑柄既旋復命至朝房同僚備問各縣風俗公曰都無臧否獨有濟甯驛丞大奇語未終而大內傳呼朱某進陛見事畢上諭往浙江巡撫公聞命不宿於家即啓行同人競餞送而濟甯事不及問矣甚悔恨蓋諸君每欲効勤於公苦無間且公平日無稱人奇者或薦擢此人可爲媚附於是查濟甯丞姓氏提署縣事不兩月實任壽張畫理州事果精幹纔逾年坐陞兗州府來京引見朝臣以某爲石君先生所賞趨拜者旁午及見上廷對稱旨上大悅特諭兗州府不必回任即著補江西督糧道時召公內用適浙旋某亟書稟沐恩門生某投謁公見之怒曰此人無狀恩自上出某何敢恩叱之去既思此人致稱沐恩門生當有他故見之某藍頂朝珠昂然入公驚謂曰子非濟甯驛丞某乎適見同名不意足下足下何得至此某歷述遷陞事公大笑曰眞

乃造化弄人耳足下才幹自是有爲不關某事然有一疑懷之數年亟欲問足下往歲過貴驛時何迫飲三杯醋乎某愕然公言其故某大懼下堦叩頭稱門生死罪門生實不知公笑曰我知是誤然天欲成子功名何賺我食醋也某蹙然曰門生唯奉公效職以無負所知耳公大喜收置門下同僚乃悟前日公言方欲述其異而豈知造就如是耶

某尚書

乾隆初承雍正釐革以來官箴交飭雖小吏能執法常熟縣丞某不畏彊禦人也縣中某尚書朝望甚著其公子年少㞑出也淩厲鄉閭不遵家範嘗暑月裸體踞迎街茶肆中適丞過見之呼從人執之當街笞之人曰某公子也丞怒罵曰此

惡棍也焉有堂堂公子而裸於市者乎重責之公子訴於藩憲憲知丞守法者也不敢誰何因寄書尙書公欲報之公答云欲報之須讀書一丞何有哉於是奮志下帷明年入邑庠領鄉薦公聞之大懼亟召丞至京謝曰犬子不肖足下懲之某深感激第渠時有報復意必足下名位出其上乃可遏制之今爲足下捐知縣到任且爲我門生當無如何也丞感謝赴任甚有政聲迨公子得試用放某省而丞已知府矣公子時挾復讐念在官頗能謹多恐爲丞傾而丞亦敬公敬事無瑕爲公子覬覦不數年公子以積勞坐陞本省知府而丞則巍然廉訪使焉是時公已大拜公子入省親怨父不爲復讐而官階反居已上適丞已至公曰汝之功名非我之力汝有

大恩人知之乎公子駭然對曰不知公令人召丞至指曰此汝大恩人也當年若非丞激厲汝不知敢壞何極汝之功名皆丞之賜也官出汝上所以攝汝之威汝不自省不報恩而報怨乎叱令拜丞爲老師丞惶懼謝罪公子亦大悔悟於是結爲異姓兄弟云此事不難在丞難在尙書公有盛德然公子亦人傑也哉

武昌兄弟

武昌有兄弟某者其父邑中名秀才也早卒貧無以爲食兄日作寒具賣弟幼從師讀每聞其兄喚賣聲過齋前則輟讀垂泣師問故對曰我父亦諸生兄以貧廢書作小業糊口而日鳴十數錢爲我讀書資故聞聲傷心焉師爲之動容呼其兄至謂曰束脩勿辦我成汝弟兄大感激自是再過師門叫頭藏聲以去一日師見之嘆曰焉有爲兄如此而弟不成就者乎誨之愈勤弟亦肯讀不懈十六歲入邑庠逾年中鄉試又數年成進士而門前兄猶設寒具鋪不忘本也

戒字最難

人生戒字最難世能戒者太上仙佛次豪傑次奸雄次寡婦外此則禽獸能有戒性何則禽獸心不貳也

湖洲女子

湖洲海濱卑溼人多瘋癩其癡傳染害不可言女子尤毒之深凡十六歲以上須過癩賄少年男匄與之交則毒入莖中多有死者而女子得無恙否則癩發無生者鎭有煙店福州

人也其姪某生年十六七美丰姿好如女子父早歿叔以其孤也挈之出店之西巷有妓家生偶過其門一垂髫女子立焉娟秀可愛見生好之呼至前生靦然低首兩無言適女之母出見之大喜挽之入設盛饌飲以良醞留與女宿生惝恍不知置詞而女亦愛之恐無當也問從來歷言之女知孤子別無兄弟於是潸然泣下曰緣止此矣此地風俗凡女子未破瓜時必先與人合謂之過癩男子中毒者多死君孤也倘有染宗嗣非自我而斬乎妾甯死不忍禍君生大感激然淫思叢繞不可驟遏報無以自白女知良醞之故亟覓藥解之始洒然清涼深德之天未曙女促之去且言曰後無復來相向痛哭而別越日叔知之廉其實無他移之城中店去鎭三

十里而女自是不見客母怒笞之誓不害人明年疾作母棄之女丐食入城不類人形訪生店見之大不忍相持哭延入空室中日給醫藥卒不效而廚人惡之冀其死一日見缸中異蛇毿焉廚人喜日浸之用此水作饌與之食蓋毒之也而女食甚美日數泄蟲氣漸平視身癩大減更十餘日皴盡脫生見之狂喜呼水與濯滌換故衣遷於已室調息月餘居然完好娟秀如初且加腴焉初女之來也生語店人勿令叔知至是浼爲之牐合叔亦德女之始意雅善亟來店見女大喜選吉合巹焉他日生感神佑脩醮事廚人從旁竊笑詰之得其故生與女拜謝之於是傳其方湖人過癩之風少息云

鬼詩

丁巳三月余友王璞臣於碧羅墩檢得一紙書七律四首云

科文誰遞扈牛宮讕語無端惑上公宕眾鋒摧天劍白廠師魂褫地苻紅花埋淺土猩猩雨棘鎖閫扉殺殺風十二兆徐如昨夢生羈死滅恨何窮助靈孤負押衙援螳臂終難免翟樣水族雲礽悲化鯉山廚風味競嘗黿焚黃枉下申申拜瘞碧誰憐乙乙冤蝸哭蛟嗔淩細弱參思五濁覓神源神源五濁究難尋柳暈口口深復深北孕飢餐癡姥飯南荼囚聽慧歌琴千劉㻽泐青鴛矴九折宮盧白豸金伏讀口口戒頑錄蠶靈濟世復初心螺風引到翠幢邊稽首天階祝佛仙佛法有緣新戊韭仙恩無羿舊丁蓮病除方逅還圓逅時過男年口口口口乞平藩府中客口儂傳寫贖前愆四詩詞意甚新而語多未解不知仙詩歟鬼詩歟就中沈冤莫訴深怨終埋當是靈魂之作

餅師

潤州張晴舫先生云癸丑之亂有餅師者和州人陷城中乘間逅挈銀五兩錢六百枚餅二十箇出夜行猝遇賊伏道旁屍中賊過有人來屍所唱名屍皆起立應駭極知爲神點至餅師愕然曰明日午時此人當死於王二麻子手胡在此既去某意死期已至何畏賊天曙前行里許見有老者攜弱子哭於大塘側問之祖與孫也家衝散身無一錢將死焉某閔之食以餅又與以銀老者拜謝俄而曰余還是死有銀無化錢處某并錢與之老者取其錢而擲其銀以去於是專訪所

謂王二麻子者賊數過無其人飯時大隊至最後有騎馬而麻者標一鎗至前某迎謂曰大王是王二麻子否問何以識逃昨夜神語如是取銀以獻曰已死之人無用此矣賊矍然曰數也然亦劫焉我今生殺汝汝他生又殺我冤冤相報甯有已時我今不殺汝冤庶解乎某泣謝且與一氈帽曰如遇吾輩舉帽示之可免夫以一息之善遂得不死禍福轉旋俄頃之間可不謂危乎余嘗語人世愈亂心愈不可不治觀此當題余說焉

雜言

正當餓腹香聞鄰舍之炊每入醉鄉渴啜夢中之茗其神悅之味較之屠門大嚼有深焉者也

亡者東走逐者西馳亡者反而追之矣跛者日征蹻者歲坐
跛者超而遠之矣

莫稱樂戎伏閤莫浪言禍倚門

盧室生畏顧燈影而心驚大[illegible]談焚見螢光而色變

足殘心痛眞脈本自相連婦死腹悲大苦誰爲代訴

名士持杯初豈不雅漸而不知其狂醜婦照鏡始豈不驚久
而不見其惡

空山一呼而百谷皆應虛故也深[illegible]獨坐而萬感俱消靜故
也

安盛時早事預防須得好宰相培養元氣危亂時先務爲急
須得好縣官安頓窮民

待古人不可恕恕古人則今人得藏身之罅待自己不可恕
恕自己則童僕皆勍敵之逢

推恕于人則無善不爲私恕于己則無惡不作

更深月下聽經聲便是熱官場也應雪淡客次雨中談鬼錄
任他鐵羅漢自合冰消

池荷當炎夏而骨冷於冰知熱地有披裘之客山茗值隆冬
而豔紅如火知雪天有送炭之人

你算天也算這熱債暗地沖消多恐賠些利息我狠他亦狠
那冷局憑心準折問誰見箇輸贏

人有好物我不肯浪費尤不忍摧殘非討好主人也我自惜
福人有善事我代爲牖合尤亟爲稱揚非要譽主人也我自

快心

與顯者交其家必敗家有顯者其家必絕

文章無奇也奇則不文後世有羲經自命論語自爲者奇矣
此之謂文妖倫常無奇也奇則不倫後世有爲賊子諡忠姦
夫守節者奇矣此之謂人妖

亂世無進境也自非郭汾陽功成再造外此能貧能賤即進
境也老人無進境也自非衞武公耄而好學外此能含能退
即進境也

處學問取上等人自厲則終身無有餘之日處境遇取下等
人自況則隨地無不足之時

收果菜法

栗

魁栗拌桂圓同鑑風之春日剝食栗味絕甘而桂圓肉晶湛
如新摘者然且有桂香

茭瓜

八月茭瓜切作絲青蒜亦切作絲同入甕一層蒜一層茭再
用蒜塞滿甕口外用泥封頭埋地下正月拌炒肉絲香氣噴
溢全無蒜味且極脆如新出水者佳品也

莧

七月秋莧將收取時先一日澆水除其糞氣越日采之去根
及老葉不經水略晾乾浸麻油甕中封好正月炒食最鬆美

紅蘿蔔英

紅蘿蔔英或十擔或八擔堆置大院土地上灑灰拌勻再以灰覆之須滿日沃以水雪壓尤好約二十餘日撥去灰宿葉爛盡新芽怒生鹽醃三日榨去辣水曝乾再加小茴炒鹽拌好入甕須捺之極固封埋地下明年熱天食最佳

寒菜

寒菜小雪後帶霜起土不洗用新布揩淨晒去水頭大缸醃七日再入小罐每裝四把加鹽用菜邊塞極緊封口埋地下築好至五六月取出親友家各送兩罐熱中食之飫如冰雪但罐必收回以便多來用此器以陳爲佳也

馬蘭頭

馬蘭頭洗淨沸湯焯之掏起晒乾熱天麻油加薑末放鹽少

許蒸食絕佳又一法馬蘭合苜蓿用醃雪裏蕻滷煮之晒乾尤佳

蟻餘偶筆跋

蟻餘偶筆附筆調言瑣記各一卷江甯劉偶因先生著先生名因之江甯諸生家上新河即古白鷺洲也學行修飭早負盛名四十後始學詩質而文澹而永與唐儲光羲沈千運爲近其高者幾入淵明之室如高梧清露蟬曳殘聲又如霜天曉角遠渚孤鴻讀之使人絕去世俗營競一洗六朝綺靡之習白下稱詩者或爲顏光祿之鏤金錯采或爲謝康樂之初日芙蓉一遇先生皆退然自阻蓋其無意爲詩而興會所至自在流出自有不可幾者文亦簡雅有節其游鹽城東門記似枚乘七發雜說及讀史記於論古之中寓規世之意皆有爲而作也標寄齋遠丁赭寇之亂瑣尾淮表而委心任運無

戚戚皇皇之色其所養者深也調言皆抒其中之所見與近事之足備勸懲者間有他書所已載小有異同各述所聞不嫌因襲罪福之說雖近二氏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未可以迂固繩先生也鄉後學蔣國榜

貿易編

望雲仙館

自序

將欲該總經術稽式訓典探賾索隱磕大莫推精討焉班敗氍坪廣詮理抵疑逍迂怯蹈至於馳黃僊蒼偎紅倚翠之樂自悲窮子屏謝燕游格五六博意錢長行之戲不知齒名雅非玩好不可已者已矣可已者胡為而不已則以養頑蔑素斐僻嗜奇仰齊諧為談宗借睽車為枕秘裒者雖塵縱跡跋躪領糾紛花落訟庭坐有說鬼之客燈燒曲室篋有搜神之書洎乎退休塊爾獨處身閒老衲日長小年匪思經而欲眠困止酒而益困齒腐髮皺形羸力孱待盡之歲復何為哉顧念宣尼飽食之戒時切戴記偲焉之懼惟此墨緣猶復痂嗜爰以新獲續諸舊聞都為一編釐次六卷宋李伯時摹繪玩具作賢已圖又趙靜觀喜奕著賢已錄斯編署名猶前哲之志也竊思古人立言垂訓覺世牖民意主謹嚴辭黜曼衍然而聞古樂則思臥臨大祭則跛倚豈不以莊故難近諧斯易合者乎降至釋氏誠為異端究之因緣果報之說猶是惠逆吉凶之理其教攸殊其揆則一祇以圖九幽之變相牛鬼蛇神示六道之歧趨馬鳴獅吼誕

繆無鞅假詭可觀遂使迷者手捫悟者懸惕皆動風塵有由然也是編事多括異義不詭正徵人徵鬼詎盡虛無因是因非謬加品騭以諭癡之符效循路之鐸庶幾滑益名教不致波蕩後生敢云用心聊資拊髀若夫易失之鬼[illegible]旨且有微詞左病其夸說傳者尚滋遺議質之雅道當亦無譏爾矣

道光十有九年歲在己亥七月既望葵衣老人黃安濤書於小竹林園之息畊草堂時年六十有三

賢已編卷一　　　　　　　　　　　　槜李遺書

嘉善黃安濤霽青著　同里孫福清稼亭校刊

夢迎三元榜

乾隆癸酉江西鄉試天門陳公（大經）時為鄱陽令奏調入闈前夕夢迎天榜衆鼓吹送一匾至門額書三元及第初不識為何兆榜發得士七人中見戴太僕（第元）胡侍御（翹元）彭文勤（元瑞）三君之名方悟所夢一時人咸異之

詩娛夢記

予自幼多奇夢夢無不驗年十七時冬夜夢入一小屋見古衣冠人儀貌偉岸揖問姓名則曰我子貢也頃又一人至瘠陋而疏髯揖問如前則曰我子羔也寤後告沈瘦客師師曰此佳兆夢見聖門弟子儞其游庠乎次年果入泮二十七歲五月五日夜夢有所適既衣冠矣項頸間覺須一領忽見案上豕肉一盤薄片鱗疊旁一人指謂予曰此可作領即將肉片圍予頸照鏡居然領也翼日告姊夫鍾淡齋曰我其將補廩乎領音同廩為廩肉之兆豕屬亥食餼其在亥月乎是年九月科試予

名列第二果於十月初補廩丁卯鄉舉後北上夜泊清江夢腳踏兩動物似螭非螭似龍非龍同舟謝敏齋以為明年歲在戊辰當有攀鱗之徵予亦自喜既而下第至己巳恩科始得雋乃悟已屬蛇已巳二字相類夢中所踏乃兩蛇耳是科榜發後夢見十八斫木書然而解又夢化為雄雞斑斕如也此兩夢合為翰林之兆雞曰翰音斫木則一木分為兩木成林字也予出守廣信之先夢持手板謁見今兩廣總督阮雲臺先生前廣東巡撫李陞平先生及前廣西左江道周肖濂觀察時觀察需次京師時相過從告以所夢且疑得缺當在兩粵觀察謂東西省官不應兩歧當別有驗及拜信州之除觀察來賀曰子曩昔之夢驗矣此乃報廣信耳非兩粵也今補授高州適隸阮制軍屬下則又一夢而兩驗矣李中丞今為漕帥周觀察備兵川北宦轍分馳帡幪何托不可知已嘉慶己未七月三十日沈瘦客師以暴病卒於清風涇客館前一夕夢有人以斷香餉予者已而接師訃音蓋爇香斷絕之兆也其餘徵應尚多茲記其尤異者

蠢子數奇驗

蠢子數不知何人所造相傳爲明季人而數中所推年月日時則皆在　本朝乾隆間暨嘉慶初六十年中所生之人章京之銜雀翎之賜紫光圖形之典俱　本朝體制而數中皆有之凡人之貴賤貧富窮達卽以每日用錢米多寡爲準且連篇累牘者必顯榮寥寥數語則貧薄者也其紙質粗而色闇字畫草率淡墨模糊諦審推測始得之其語或四言五言七言若讖若謎其徵驗者雖蓍龜無以過也予所見如陳鍾溪侍郎造有歲逢

金馬京兆掄才之語嘉慶庚午果主順天鄉試吳山尊學士造有令過五五官遷四品用之語吳陞學士時在端午後數日令過五五之應也尤奇者吳美存侍郎造有車載異人來之句初不解所謂後續婚戴氏方悟戴字去車易異爲戴字也龔聲甫侍御造有玉人金刀之語果續婚劉氏噫人生通塞其係於五行之生尅衰旺或可以支干星緯求之至伉合姓氏能測知於百數十年以前此蓋別有異術豈可以常理論耶其數向在山西藩司庫中今聞歸太原某氏其子孫分析數處檢查不易得矣

劉長沙相國誕徵

劉長沙相國誕生時其大翁晝隱几夢見一肥胖道人入室若今八仙中所繪鍾離先生像者旋有酒車無數魚貫而來庭院塡委寤後內報太夫人誕麟矣故相國名號與鍾離仙同而飲量之宏罕有倫比仙靈再世信有徵歟

陳侍郎前生

福建某姓一女子名香姑自幼長齋繡佛踰笄而亡亡

時告其父母曰兒此去當托生江西陳善人家爲子得好處矣幸勿哀戚言訖而逝陳善人者江西新城人爲雪香侍郎祖家豐於貲好善樂施著稱鄉里某縣與新城接壤其父以女言異訪探善人家果生一子卽侍郎也誕降之時正其女怛化之頃因撫視歎息而去侍郎生手有文若香字故長號雪香焉

紀文達公異徵

紀文達公世居河間之獻縣瀕河一樓先時常有紅衣女子出入闇闥間居人目爲火仙及公生而火仙不復

見矣故相傳公爲吸烟仙托生其說近誕然公平生最嗜淡巴菰（俗謂之煙）其黑色者名黑老虎味尤烈公嘗呼吸終日不離納煙之銅頭特巨時稱公爲紀大鍋子及臨終時猶嗜之不輟然帳遺星火欻然發燄幾危幸卽撲息而公旋相化矣計公涖官協揆而兼官則禮部居多禮於五行屬火跡此數端以言火仙托生殊不爲誕矣

蔡鴻臚自記前身

蔡生甫以鴻臚之定有私印曰南橋老嫗自言前身爲南橋賣漿家嫗茹素念佛雖根氣昧重以輪迴報云先生言貌呴呴和氣迎人人每以蔡老婆婆稱之蓋居然一老嫗也

天靈酒杯

昔年同張芑堂明經過香花橋古董店見酒杯一椭而淺類三寸瓷碟象牙色而微黃時值暑月手握之輒冰蓋天靈蓋所爲者外鐫八字云一矢所殪毋忘國恥未知何代物殪者何人殪之者何人殆智伯月支之類皇可得而考也索值甚昂予謂非有冤讐几案間安用此凶穢物後聞鹽官查氏購之去

八漈龍潭

嘉慶庚辰余守廣信夏亢旱余率僚屬早晚步禱百神偏索或言郡屬地名八漈者有龍潭屢著靈異迎龍入城當致雨但有至有不至耳因手疏祝文遣經歷具香帛挈罌以往越日郊迎見有物長二尺許細如弓絃之半綠色無頭角口眼兩端如一蟠旋於罌中柳枝上人咸異之安於許眞人祠經歷因言初至潭側俯視澄泓深黑無一鱗一藻焚祝帛後物乃游泳而上浮於水面任捧置罌中不動也顧安龍旬餘禱仍無驗遂送之江流或謂龍自能歸故處耳是年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俱旱豈氣數所係雖龍之靈亦無由澤及一郡耶然其肹饗所通辭深源而就蠡勺卽不得雨而其意固已勤而其靈未可泯矣

鼈異

新建漁人獲一鼈特巨背列八卦形觀者異之勸令釋放漁蠢而狠曰猶是鼈也竟烹食之越日復漁於江則鼈羣無數繞舟浮游眾漁競前捕捉遂致爭鬥前獲巨鼈之漁幾焉而鼈羣散矣噫鼈而有文非凡介矣顧不

能避孫且之網何耶老杜義鶻詩云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漁者見報於其族類可爲妄殺者戒甚矣怨毒之所歸也此嘉慶己卯冬事新建李石溪明府言

驢異

河南某縣民家畜一驢供磨麥之用一日適郡城郎跨以往所居去郡約三百里驢行十里外忽長耳聳豎有白毛出耳寸許四蹄迅駛如風自朝啟行抵郡日未晡也民異之優加芻豢不以常驢畜之後爲鄰兒所知探耳拔毛去則蹇鈍如常矣民不勝懊喪

南康虎

江西南康府某鄉農父子二人黎明赴田工作熹微中遠望一物龎然臥隴畔息聲齁齁其父意其牛也蹴之則起而吼斑斑虎也父皇窘間遽以鋤擊其背虎一躍入田時方蒔秧陷泥淖中騰躍莫能上父與子迸力奮擊虎怒嗥散聲竟斃皮骨之利鄉農享焉時王篔山觀察督糧北上道由南康聞其事有詩紀之

乩占題目暨兆解元

嘉慶丁卯浙江鄉試有扶鸞問本科題目者乩書曰題內一大題外一大若問解元文止四百是科首題天何言哉三句題內一大應首句天字題外一大應截去末句也四百字明係時物句字面但隱約變幻其詞耳可謂神驗矣吾邑中式八人解元爲陳皐蘭農部傳均富陽令蘇公世傳所薦士也先是蘇未入闈夢有人告曰爾復中解元矣蘇爲廣西靈川解元不解復中爲何兆至農部出其門始爽然悟夢之有徵也

書記爲僧

蘇州某書記遊幕湖北稍有蓄貲歸里改業貿遷嘉慶

十八年夏將之京師至山東境薄暮抵宿下車欻然倒地如中惡狀夜半始甦神色慘沮倉皇迴車至揚州一佛寺剃髮爲僧僮僕勸沮弗聽且莫測其故也信至家其子奔視涕泗挽歸某泣曰殘喘幸留勿復多事若還俗則無死所矣因言是日於道中見二皁衣人在車前即次時爲所攝去謂有事須對簿自念不知何因姑隨之行頃至一所類官府入門則隸卒列階下猙獰可怖堂上巍坐者若冥王狀皁衣人跪稟某到始知非人間也堂上者拍案怒曰汝在某縣敢妄殺人耶辨無之擲

狀下則向所書某縣擒獲教匪審明解營正法梟也某
曰此誠某書但係刑名某所撰當時亦曾疑其冤始未
允書後因東道逼迫謂卽有罪過余自當之且稱不書
終有人書云云遂爲書之堂上顧左右擎某某來鬼卒
噭然齊應旋見捽二黑影至案前類濃煙籠罩者鬼卒
持扇扇煙約略露面目則邑令與刑名友也堂上者呵
問之聲呦呦然承伏如某所對仍命捽之去復顧左右
曰渠雖非造意但明知數十生靈無辜就戮戀館徇情
不以去就爭之亦難輕恕宜何罪左右者曰秋閒付山

東司按罪可也堂上者遂叱某出正驚悸閒見故友某
因逃被攝對簿事且求拯救曰大數難逃惟速行南旋
投空門懺悔或可免耳故友送行數十武拍肩曰歸休
遂甦則暈去已半日矣並言曩日川陝楚三省教匪滋
事牧令多有以擒賊得功者某縣令絕冀升階而無機
會一日有報難民數十人竄至城外者令以爲奇貨刑
名贊成之某强爲繕寫令遷官後與刑名相繼暴亡豈
知結此一重冥案耶言訖搥胸浩歎子吾涕而歸此段
山陰何芸生大庚爲予言不知其事果有與否存之要

可警世也
亦見民曰小醜跳梁流離之民幸避賊鋒仍落窮井彼
妄報邀功者芥視人命祗貪影纓華組服榮其身詎知
骨化形銷煙籠其面乎凡現宰官身者於民命所係每
當稿上畫行之時須念堂前對簿之會勿謂冥責可以
末減空門可以倖逃也噫

海中黑蝶

大海風波鬼神用事涉重洋者虔奉天后靈爽赫然不
可殫述余在史館見戴文端公自記一冊述任廣東學

政時按試瓊州渡海中流遇暴風浪湧如山帆檣岌岌
柁工失措公默祈神佑旋有黑蝶無數翅大倍常來篷
而飛船頓平穩風亦稍息遂獲濟

鬼風類鵬

江浙夏秋麥禾熟時每有旋風蓬勃於阡陌閒摶如羊
角轉如車輪閒旋簸盪草樹披靡俗以民食攸關遊神
巡行所致也其高者爲神風低者爲鬼風予少時於初
夏往鄉閒舟子搖櫓竊語若詫異者予坐篷窗四顧見
黑氣一團由岸赴水分風擘流中央低陷處狀如溝渠

物迅疾若馳霆霆有聲抵岸復偃草去或謂此神廟傷司船也

山中洪編修夢徵

洪稚存編修亮吉乾隆庚戌榜眼春闈前夢入一山洞為巨石所壓力掙而寤後狀元為石琢堂先生韞玉洪居其下正石壓之驗

被底火光

高州府署東偏有小屋兩間甲申夏潘壽生明經來下榻其中令奴子趙姓者伴宿一夜趙將寢揭被則火光數十點從被底出揮之散滿席上熒熒如螢頃之漸滅壽生目睹傳以為異疑鬼物焉余謂此蓋被有汗氣濕熱鬱蒸而成即海賊中所謂陰火之類陰為陽爍凝而成燄陽為陰搏迸而生火為螢為燐為電皆是也非有物憑也壽生以為然趙亦無恙

吹氣滅鬼

山東某暮投旅店因他所人多止斗室中蕪穢特甚偶步後院見瓦屋三間扃鐍甚固謂店主有此閒房何不以見處而徒閒置乎店主以屋素有異故不居人某固

言無妨堅欲移宿店主遂啟關俾其入處并囑倘有驚怖須即聲喊某笑頷之顧視棟宇修潔意殊自得於東廂閨戶置襆被焉且秉燭以覘其異二更許欻聞戶鐶振振作聲安橫劃然見一手探入某屏息以俟繼露臂肩漸及面首則一醜形女鬼也某取案頭所觀書擲之鬼猝倒徐起哆口噓燭燭黯閃閃欲息陰風射人毛髮森豎某暗念鬼能吹氣我何不亦以氣吹之因起向鬼竭力一吹則鬼胸洞穿迹縮欲退某計得復作氣連呵之氣著處如煙被風隨吹隨滅頃刻而鬼形全化矣某體俯伏枕酣睡日高店主來探見門尚扃呼之不應嘖曰殆矣某驚起出戶亦不告以所見徑就道去未數見其入宿無恙後即以此屋延客率相安居停旣廣生意向榮以某之能祛邪也恆心德之數月後某復釦馱此店店主驚喜迎拜曰自君宿此而鬼魅除家道隆矣某始述其異店主視若神人殷勤延款焉

亦史氏曰人之氣果能勝鬼之息乎哉某見異無畏其氣已壯鬼之漸滅固有懾伏於未吹之先者矣若奄奄如曹蜍李志輩雖張千百萬喙彼詭形者方將咄而唾

之矣浩然之氣養之可塞乎天地以之作刼鬼符特修羅外道耳

桐城虎

道光乙酉桐城縣去城數里有虎百餘成羣突出傷人無算居民戒嚴相率操火器鎗刀捕逐虎四散逃奔皆變爲僧再向前追之僧忽無蹤影詫爲異事修醮以禳之梅萊通判盧公殿楠安徽人家書來述其異因爲予言時茂名王竹川明府在坐笑曰苛政猛於虎氣類相感當非偶然是或地方有司之過耶善哉是言也復曰

僧當化爲驢何以變虎聞者輾然

人秩

長樂温伊初明經言其邑人家有死亡者前或數月或一月則有人秩出焉其出多於黃昏穿窗戶升檐脊迤邐而去形若流星頭巨尾小長一二尺或倍之其人而富貴多子孫則竟體燦爛若星之麗於秤其飛也速則死期近遲則遠所投之處即其人之葬所也伊初族伯祖和圃爲高要廣文年八十餘卒於任其家一夜見若流星自西方來有聲魄投於屋頁久去之西山滅焉不

一月而凶問至其族兄紹綸之歿於花縣亦然餘不勝記也并云少時夜坐見之毛髮俱豎小兒惡睡者以此嚇之畏甚於虎人秩惟長樂有之旁邑則無

亦史氏曰按史紀泰祀陳寶其夜有光飛至野雉皆雊漢武祀竹宮同此神光也人靈亦然人之死也魂歸於天化而有光則其人之精氣殆有沖霄漢薄日月者而然耶然惟長樂有之旁邑則無又不可解我邑曹慈山徵君生平養眞衞茅以著述爲事易簀時有紅光從帳中出殆即人秩之類歟人秩名甚新江浙有人死出殃

之說則人秩或當作人殃矣

旅店述異

伊初尊甫名祥采以從九品分發福建嘉慶癸亥自京適閩道經泰安之章夏鎭投宿逆旅夜方半睡尚未熟壁燈翳然欻見一鬼被髮浴血跪乞伸冤温大驚遽告之曰吾一宿客耳焉能爲汝伸冤耶即不見後於臨汀語甯化沈明府沈以爲何不詢其姓氏里貫及被冤狀雖不即爲伸理或終不至沈淪求而弗白則覆盆恐千古矣温聞言深以爲憾道光丙戌伊初因選拔北上日

戾抵涿州北關宿一店室甚陋土炕塵封一蘆席覆其上解裝橫劍於炕寢焉夜分將寐若有人推而起者危坐炕上心甚駭拔劍縱橫斫於四隅揭席而午劃之復寢又如初呼僕易寢所不告之故天明詰其有無恠異告如初遂驅車去余同年友龔西山孝廉曾述某年會試逆旅臥炕被推狀與伊初所遇畧同不知前後即一店否是當有異惜無好事者破此疑團耳

老虎屎

老虎屎者長樂西鄙人也嘗再遇虎得脫鄉人以爲名其人初遇虎於山坡虎乘高奮躍奚過丈餘若隕丸於陂弗能中止其人遂跳免又一日雨中戴大笠被棕蓑荷鍤適山田方鞠躬除草有拍其背者意同侶也笑語之曰毋相嬲耘弗輟如是者三迴視則赫然虎也乃大驚仆地虎銜置阡陌上蹲坐以爪捋鬚睨視良久徐爬蓑鞶鞶有聲或御數丈又躍而前若貓得鼠而戲焉者其人知虎飽未即食也顧阡下有谿甚深岸陋而草茂乘虎之御也卿溜而投於谿脫蓑笠置岸頭潛遁明日復過其地見笠蓑則粉碎矣溫伊初述

鬼扛人

伊初言其同邑甘某素富嘗造屋掘無主之骸無數以瘞叢塚及考室其妻妾子女無故赤體或以繩帶纏身百方祈禳無效去其家二十里許有墟焉一日方夜演劇聞有聲自空過者衆仰視赫然人也高可十餘丈衆拍手大呼即墜地四體無傷神昏昏不能言有識之者曰此甘某也走告其家其家方破門覓人相與大駭舁回竟日乃醒視所握皆草蟲田蛙之頭足臂尻焉詢之云夜中有二鬼扛之自牖出奮不能脫牖不一尺有木楄亦不覺其隘食以豕肉雞鴨餘者擕回鬼挾以騰空泠泠若御風然不自知墮他處也後竟以除夕火焚死祟亦遂息

打紅花

伊初又言其族兄茂園有養媳年十二三一日忽失去徧尋無蹤問諸巫巫曰鬼也爲打紅花告之某方獲於草間已不食三日矣詰其由則爲二黑衣鬼夾挈去所餉食皆草蟲田蛙云龍姓子年八九歲亦失所在鬼匿之池側往來者皆弗之見兒見人而不能言也亦以巫言

得之長樂巫以鬼藏人爲打紅花

李典史除淫祠

李御史仲昭之祖名瑺者爲井陘典史有惠政善岐黃術每晨病嫗羸孩雜坐堂下瑺按脉發藥多奇效由是民皆趨附之其城外有大龍山每歲三月三日民皆先期齋戒奉酒殽三步一拜男婦頂禮者以萬數計其有稍不誠潔者至山半旋風忽起捲入雲際已而毛髮頭臂紛墜歲或一二人或五七人愚者呼爲飼龍人盜神焉瑺至聞其事出示諭禁毋得朝山至期爲文祭其山有云誘之以神道實則暴過鰐魚懲之者妖魔罪當誅以龍劍欲上緑章而籲帝速遣雷司且先瀝酒以告神庶紓民命有靈㲽我無憚告君告畢設帳案坐山下止民無拜不日山崩數丈人見雲雨中有怪物飛去瑺竟無恙顏明經崇衡述

鬼知節婦

嘉應顏提督鳴漢祖母楊夫人年二十而寡守一子紡績度日足不出戸限其室北窗外有荒圃亂石堆積聞明季土弁於此爲殺人地每當天陰雨濕冷風一起石

隨以飛交擊空中砰訇可駭楊夫人出手窗外麾曰勿如此驚我孤兒寡婦石立寂然一日其表妹來值石復起擊表妹昻首窗外詈曰是何妖怪當聚糞火燒之言未已空中擲一石下傷其頰移時不能蘇楊夫人聞鬼語曰吾以爲夫人止我不知是爾村婦大膽耳速奉一千大錠來乃饒爾如數焚之乃甦夫人聞後每曰吾家當有興者矣後兩孫貴鳴皐爲台灣總兵鳴漢爲福建提督顏明經述

爐中鬼毬

顏提督鳴漢之外祖張曾生爲秀才時教讀鄉塾春夜東人於祖祠堂上設席延師飲酒半內堂喧呼曰新婦懸梁矣主人入視久救不甦曾生徘徊堂上視其神爐中炭動搜之得一物毛裹如毬腥不可聞曾生知是鬼物包以重紙懷置之旣聞新婦活及歸路中鬼隨其後或曳其裾或跪其前如泣如訴必斜睨乃見其形至齋仍哭窗外不去曾生出懷中物溺之復用亂刀斫而投諸溷鬼大哭曰老歲貢何害我汞劫不伸乎後亦無他怪曾生果以歲貢終顏明經述

爲師懈怠得報

楊御史薰在京時與一道士善道士能見鬼言午後鬼出或大而長或小而短或老或少無處不有或食煙或吸氣吸精或啜人畜所食之餘正法念經所云隨其所作而受業報者此也一日來楊館笑曰君廚下有偷食小鬼今投生矣特不知何家償其債耳楊因言近日得一子令媪抱出道士審視愕然無言楊怪之延入幄密叩再三道士歔欷曰君曾作何業偷食鬼爲爾子矣楊曰吾自信無大過但微時爲童子師稍懈怠耳道士拍其背曰妄食東人粥飯廢卻子弟歲月尚不爲大過乎

道士拂衣出後此子長日事酒色田盡則掘屋磚換酒竟不識一丁而終顏明經述

神批僞官

顏明經崇衡之伯父諱嗚皋乾隆間爲臺灣總兵官值巡海衙門事委表親楊苛苛素好詭一日署中因祝壽會飲酒醉謂衆曰吾爲大家樂可乎皆諾卽出總兵袍冠被體傳呼材官排衙鼓吹雲板一聲熯閤門啟苛將就官坐忽仆地不省人事昏臥三四日乃稍甦衆詢其故曰就坐時左右似二金甲人肅立左立者舉掌如箕向我批頰而倒後其頰終身深黑如初傷者寒梧埜錄云凡任封疆者皆有煞神直宿擁護故出而英威令人畏憚觀苛事信之矣顏明經述

乩詩奇驗

邑丁氏鸞設乩壇嘉慶癸酉吳江潘壽生明經倉於秋闈後往占科名乩書江南潘君名下士也奈限於命乎又問明年擬出游何方爲吉乩贈詩一首末有明年北上君須記道致中和暗裹藏之句壽生以既限於命下第決矣所云北上未知何指惟默識而已是科果報罷

明春應桃南同知沈燾畦聘因悟北上之驗一日與沈尚論古人及宋朝諸賢壽生謂司馬温公洵爲完人惜未讀其文集沈云寓齋固有傳家集卽令侍史檢送及觀目錄見有中和論及與某論中和書等篇感觸乩言亟繙閱之則文有云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致則　之　而動植之類蕃矣語出何篇壽生記憶未眞且於原文忘四字容當查補不覺拍案驚喜蓋沈公名植蕃也植蕃二字他書少見惟温公文暗藏之乩仙固曾讀温公文矣乃於壽生明年相依之人并其賓主談次當看是書

自然曉悟慧眼一照神於蓍蔡非仙其孰能之於此益歎人生一行一止一飲一啄一粟一絲各有定分安得前知如仙人者一一指其迷也

蝙蝠撞鐘

嘉應饒氏爲望族有李淑人卒殯歛甚厚諸事皆委家丁鍾福福垂涎其貲葬後其孫至墳覺碑有異手撼之碑仆見碑內穴開而屍倮矣立訴之官時州牧爲王公仕雲積月不得其狀乃焚表城隍廟與其子孫齋戒宿廟一夜聞鐘自響視之乃蝙蝠以頭撞鐘作聲公祝曰

果是陰靈蝠當來撞我言已蝠竟來撞王公頭公即設備刑杖在廟審鞫問其子曰有姓鍾名蝠其人乎子指在後家丁曰此即鍾福公喚前問之不刑自供隨寘之法顏明經述

賢已編卷二

嘉善黃安濤霽青著　同里孫福清稼亭校刊

東莞生

東莞某生年少美丰儀赴羊城應童試觀音山有五層樓下二層完好上則塌毀久矣而梯尚存一日生偕友登山躋二層矣欲更窮其勝咸阻之以上有異不宜登陟生不聽拾級至第四層見佛像剝落塵埃翳如倏覩一女子從龕後出生念此人跡罕到女何由來遽詰之女嫣然一笑退入龕後覓之無踪生恇怯下樓旋寓向

眾逃之眾咸啞其妄生於試館中獨居一室入夜將闔門寢則晝所見女已盈盈立燈下生駭異不敢置問女整容斂衽笑語生曰君勿疑妾與君有夙緣青城君遣了此段來啟唇流盼閒顧生几上所業若以指作圈狀生癡坐久之心動頓忘所疑睨而視之曰卿解此耶女攤卷頫頰曰君勿小覷人妾雖非鬚眉倘入舉場當不令黃崇嘏作狀頭尚堪為乳臭兒郎捉筆也生聞言色與魂授遽昵之相與燕婉遂靡夕不至生畢試問售與否曰售果遊庠歸家後盼念綦切不復聞音響矣迨鄉試剛卸馱女復來置酒敘舊歡逾伉儷問秋戰得勝否曰君第盡心力自有驗天機不便遽洩也試前一夕乞生於紅箋寫籍貫姓名生詢其由再三不答生姑書之即取而置諸懷瞥然去矣生猜疑莫定進頭場題紙下搆思苦澀忽見坐號照壁隱隱有已名頓覺思如泉湧揮灑如意場事畢生憩息寓齋盼女不至忽忽若有所失無俚復理舊游登山冀或一遇顧風景不殊大有日暮碧雲之慨淒然而歸初生與女遇同試及童僕稍聞其異詰生諱之穴窗窺則詹瓦亂擊痛絕而逃以故皆

未覩其形至是與生密昵者來視生美詎問作生且愁且厭之輒稱病謝客不及榜發急買舟歸因風雨艤泊一古廟前篷窗伏枕女踉蹌至蓬首跣足生驚問之則顰然稱賀曰君又售矣既復顰眉蹙額向生跪曰妾因君被譴今就逮當無生理嚶嚶啜泣牽生衣殊不可任生方悲駭置詰聞岸上琅璫聲甚厲若有破艙捽女去者生驚痛心傷膽戰憒然如醉懊喪尋思莫知所由歸家而病榜發竟捷始而喜則躍然起乃青桂在手彌念嫦娥雖小閒不擬作春明之夢矣親串慫慂遂扶孱北

行順道謁房師某邑令坐定令遽問曰君其有陰德耶
生茫然請問所以則令始得生卷意未愜姑置之越日
枝閱則生卷又在几上如是者再疑生有陰德也遂呈
堂及主司之取中亦如之生聞言心知其故惟唯唯遜
謝而已既就道渡河停車夜宿挑燈獨坐念女不置矜
懷宛在亟夢猶疑正悽惋間聞戶外彈指聲啟之則女
也悲喜交集相抱不能出聲徐問前因女哽咽者再始
揾淚曰妾為君辛苦盡矣君分中應鄉舉尚遲妾念君
名心熱相隨入場壁間字案上卷皆妾所為科場關防

陰陽一例妾之所以能擺布者不便與君言君掇第早
九年妾始以為無害故冒險而行後被值場神查出語
至此則淚涔涔矣旣而曰妾於去年舟夜見君談笑即
為鬼卒捽去神前撻楚至骨適聞塗山神母至號哀乞
命蒙憐情乞請寬釋今得見君何異黃泉之見白日耶
言訖嗚咽生亦不勝欷嘘燭燼將尋舊歡女笑而拒之
曰妾科場掉弄賴神母緩頰暫得偷生然別有嚴譴神
其命之矣君他日出都拯妾於陷穽之中便感大德且
妾前以一念之纏致罹塵網遵神母教行將逃空虛而

懺悔之君之愛妾又豈在區區枕席歡耶生制情促坐
覼縷未盡雞喔喔矣乃啟行欲女與偕不可握生手淚
熒熒盈背唯以他日遇阨乞拯為言叮嚀再四生心惛
漫應惝惘登車此春試下第出都門行二三程許日暮
止旅店聞門外人聲嘈嘈出視則人叢中有數獵者提
挈麕鹿獐兔等有一白狐毛血淫淫受創未絕臥於地
見生輒舉首近之以爪抓生衣異之忽憬然悟女言遂
向客解囊貫之命僕攜而寘諸坑撫摩抑搔注視默祝
頃之漸漸轉側有呻吟聲審視則已復為女駭極而喜

良久氣息纔屬若不勝苦楚者告生以八十里外有某
醫者若延之來則妾命活矣生亟籠燈往果得醫詰朝
偕至出藥敷治生為留三日創漸愈約女並轡南旋女
泫然曰天緣盡矣妾之所以奉君與君之所以為德於
妾者至矣違天必有厚禍君他日宰百里於民事毋恝
於官職毋戀妾雖逝荒唯有聽循聲而頂祝耳休矣勉
旃勿以妾為念生知女意不可回姑挽之日可以送一
程否女許之繼而曰一縷情絲牽而不斷妾其又將墮
落矣可怕可怕竟撇裾去生乃悽愴還轅後以大挑得

縣令有廉能稱符女所云

亦史氏曰僕嘗畫一圓圈作情絲圖共六字曰憐曰愛曰狎曰厭曰惡曰悶相生不斷循環無端天下鍾情人能跳出此圈子乎又有詩曰安得智慧劍斬斷纏綿絲若此女者其有慧智劍矣然唯有情乃能忘情毋忽毋戀請事斯語便當生天成佛不意於野狐禪得之

客有見僕述東莞生事者曰子其為聊齋替人耶然此特小說家言耳抑能用減字法睎班馬韓柳乎僕謝不敏姑塞其請復握管敘之曰東莞生昵狐女鄉舉陰相

之術神譴褫於獄者贖諸途創愈乃離語生民毋忽官毋戀生作宰良踐言也

章澂河自記

云道光己丑六月望後自端州返棹僑寓羊城天香街有友人邀赴品芳齋酒肆夜漏三下酩酊而歸籠燈由大石街經榕樹巷口陡聞樹間怪風颯然覺毛髮森豎因疾走數十步外彷彿一黑影如人高丈餘不辨面目縹緲有聲後有二婦隨行且行且哭聲殊悲慘予駭避屋簷下轉瞬寂然予乃由小石街出趾步間黑影者及二婦又在前緩行時手中蠟燼彷徨無措甚支更者從東來告以所見欲其偕行不允但向其買燭添炷前行則見影與二婦皆入一店戶而沒心異之適前支更者踵至詢知店係雜貨舖欲究其異隨同叩戶良久主人驚起告以故主人亦甚駭疑有盜也持燈遍覓無所覩跡至櫃檯下則所畜毋豬適產小彘二乳毛未乾殆即二婦所託胎耶相與歎詫而歸第未知二婦何孽致墮異類惜當時未及買而放之

秀芳酒肆

廣州多酒肆率稱高樓館南門外有店名秀芳者坐客闐溢生理頗旺長筵雅集置於樓上其下則點心小賣過路充饑者入焉一日午後有四人來下座取食訖數錢而去店之對門米肆中人熟覩有異呼酒保告之曰頃四人者皆無首其食饅頭則擘而吸諸項酒保回驗之桌下果有棄饅每个如瓜剖分嗅之已餿而帶血腥視筒中錢有紙灰存始信其為鬼蓋店距天字馬頭狹因之所不遠故有此異其後店業遂落亦衰氣相召耶

章澂河述

伴靈侍者

潡河紹興人述其鄉風凡喪家週頭七日於神主傍别設伴靈侍者一牌於親串中視死者生前所最契者署名相沿不爲怪也伊祖歿其伴靈牌名爲表叔祖某未幾某病沉昏中似與其祖共飲食者如是經數旬及斷七撤牌而某病愈始悟幽明之感召也今人家設牌往往不復署名殆有所忌云

韓某徒

乾隆間山陰幕客韓某者以刑名游江西贛南等府收

一徒年二十餘蓋故家子肄舉業而未成者從師讀律甚勤疑問多出新意有理致而極闢䟽韓或笑折之或河漢之而已徒性靜默日唯獨居深坐入夜輒扃戶篝燈三更後猶聞其磨墨揮筆聲以爲鈔綴所習韓亦弗之異也居數年學成而病欲爲延醫則堅卻曰我疾非藥能瘳也沉頓中若與人絮談諦聽則皆冥間事亦以爲病詬然耳一日强起盥洗畢向韓叩頭謝曰弟子作冥判去矣竟奄然長逝韓爲殮殯多遍閱將案頭書籍雜弆箱篋并及檢也閱年餘某夜夢見貴人相謁出視則其徒也袍服冠頂儼然達官謂弟子生平撰著一編現有應用處乞師焚化諄囑至再而別韓寤異之啟檢箱篋得一冊認其手筆凡有字處已蟲蛀過半尋無端緒僅就數條可辨識者鈔錄之度其大意殆陰律也一云屠者替受屠者孽以所受次論盡則生滅不滅會付應劫司司者疏失按議逃者追攝一云付應劫司視所會數分大小穀十熟報總呈察記廿云追攝不獲漏生所查呈獲夕重科一云殘毀花木無故殺百蟲以未論雜雅彙計判等語韓方知徒平日扃戶所爲者即此不

勝歎詫當焚化時欻旋風起庭樹間索索捲紙灰類蝴蝶過墻去韓瞻目久之信其司冥中事矣周瘦生秀才錫會幕游贛州話其事并示此四條囑記

亦史氏曰生人造陰律事屬罕聞如韓徒所著者不知其有所受耶抑或以意爲也所存各條在可解不可解閒其他不知更作何語蠹蝕可惜雖然今之讀律者率多愱會錯引此書若存誰復能讀之者讀之亦復安用徒增疑團耳諺云陰陽怕懵懂蠹魚真解事哉

邪術

南海鹽步鄉任姓者素挾邪術恣行鄉里有小忤輒施術治之人畏之如蠆嘗夏月偕所昵友納涼樹下遥見數婦女珊珊而來任戲謂友人無聊欲一開心目乎吾能令渠解衣自裸戚素知其術樂試之任卽遠向默呪果各紛紛卸衣相與鼓掌歡笑及近前審視則任女亦在其中急用解呪法數婦草草褁衣羞慚而逸任女歸竟雉經死懊悔莫及也又嘗道過一家值婦人沐簷下脂水悞沾其衣任去後此婦忽髮亂如結有知者告以故婦蓬頭哀懇任曰無之令歸則其髮自理又農家或

布新秧任失腳悞踏農不知曠詈之任脫所穿鞋置田畔去頃刻化爲雙鳧跰躚秧田殆盡詢知爲任往哀之令取鞋回及至田則鞋已失而秧故無恙又嘗於自家池塘網魚數尾偶他往置筐於門其媳見之知爲翁所網也攜之就烹任返失筐疑人竊去卽拔岸傍草一莖晒日中迨入室始知魚爲媳烹急出視則草已枯驚惶跌足亟入市買棺至晚其媳驟卒又嘗售豬屠戶欠價屢討未償一日屠者晨起操刀忽趕殺其夥夥驚逸追至門外適任子出買物過屠門觸刀立斃任聞子被殺往詰之屠者茫然任明知孽由自作不敢報驗祇令其棺殮埋而已一日任告妻曰某日吾當死某家尚欠錢若干倘向索無償可將火炭一枝置吾口然後殮妻素助惡任卒悉如其言某家果遭回祿鄉人知任死無所忌乃鳴於官查抄其家得邪書數十卷懼有他禍不敢焚投諸河水沸數日竟不知任從何得來跡其生平禍人者適自禍可爲愚而嗜邪者鑒

雷蠏

嘉慶某年六月間不記日矣是日雷雨交作廣州靖海

門內總督署箭道前有枯柳一株爲霹靂轟擊地上郭索橫行以千萬計近側居人聚觀逐捕一無所獲轉瞬倏無踪跡矣不知此蠏從何去來莫可詰也章澂河幼時自塾歸親見之

天誅謀害

番禺某家素豐出外貿易唯其婦獨處孕數月矣有從叔嬸異居而貧常往來其家及分娩邀嬸接生旣產嬸告婦曰育一女氣已絕不能活也婦疲乏中不及審視嬸將竹筐盛之棄諸野而歸忽家所畜犬嗥跳入房曰

牽婦衣似欲其外出者婦異之强起隨犬行里許犬忽躍田塍下以脚爬地露藍色布一嬰在筐內肉溫而動男也驗布知所自產挾口中絮抱歸鳴而拍之遂呱呱發聲陰念孀惡意不敢揚越數月孀偕叔至始入戸犬撲向叔狠囓之傷足正呼急閧忽霹靂轟然婦出視則叔孀均斃於庭各有字在背篆文不可辨遠近咍觀咸知叔夫婦謀產絕嗣倘非天誅或別將肆毒殆叵測也

全節冥報

浙江分水縣某生故富家子道光某科赴杭鄉試同舍

生爲狹邪游强拉生往生顧羣妓中無當意者見竈下執爨婦雖亂頭麤服而風神迥異心頗動衆問誰可生指應之妓笑曰是固不接客者生曰豈有脂粉場中而守節者乎妓答以非其儔侶因其夫家貧無措以婦身質白金五十兩冀得賣笑貲以償其息而渠拗執不肯從故以厨婢辱之生聞惻然謂如數還金可聽其歸乎妓曰誤攬此夯貨方苦坐食山空苟得金誰肯留之生即時回寓袖金爲婦代贖不告以姓名婦掩泣拜謝而去洎入闈文機窒塞至初九日晡三藝猶未得一內逼如廁忽於號底遇一老翁相與語謂曰子文未就吾有文三篇可以望中苦目眵不能謄眞願畀君君售但酬吾千金得爲養老計足矣生喜如約書券翁告以所居某村距會城僅數里榜後可賫金至家免踵門索償兩不便也生固諾即錄其文於卷試畢旋里揭曉果獲雋生以其事白諸父即腰金馳赴杭州比至某村問翁居址人言翁係老孝廉曾任某學教官死有年矣生異之急詣其家叩門入則見向所贖執爨婦在焉覩生驚避使夫出應生詢以某翁何人則以先人對生託辭與翁

有舊今登堂欲一展叩靈座導之至祠堂生焚香下拜閉几下有風颯然忽飛出一紙則生所手書券也生咄咄稱怪具以闈中所遇告相與動色嗟歎仍舁囊以踐宿約婦聞之亦出戸偕夫叩頭謂身受大恩翁貧冥助宜也阻夫勿受此金生强納之而歸廣信郭閬仙明經述記之以爲好義全節者勸

涂世賢

江西新城涂翁家素裕樂善好施所居近某寺寺僧有名世賢者性樸野不諳經典惟朝夕禮佛甚虔每爲衆

儕所侮短衣常不掩骭翁憫其老病時周恤之世賢常謂翁曰吾一生苦行不敢望生天成佛願來世得生翁家足矣一日翁坐堂中見世賢闖然入室叱曰爾出家人何得入人閨閫家人徧覓之無覩也未幾其媳分娩兒身已出惟一足拳曲不得下舉家遑急間有言聞世賢脩疾革或已死來投胎亦未可知急遣人往視果見世賢怛化牀上一足尚屈爲扶而伸之而家中立誕矣蓋男也後其孫即以世賢名讀書成進士

查天球

江西星子縣查天球明季諸生嘗作麻冕章儉字題文有云天下何事不可儉而獨儉於元首哉云云學使侯公評可爲忠臣烈士刻入庠音集中　國朝定鼎以不肯薙髮拒命棄市臨刑有句云身是頂天柱頭落髮不落其崛强如此雖殷頑當誅然侯公不可謂無人倫之鑒矣聞仙迹

鶴仙祠香火某

上饒北四十里白鶴山有鶴仙祠乾隆間司香火者某夜夢少婦七人色甚麗聯袂向前村行悅而尾之未半里七婦入道旁酒肆中某即隨入足及戶限而仆及覺乃夢也約略似某處心不釋次早至村中訪之見酒肆主人咄咄稱怪言夜來猪生子七皆雌惟一雄者墮地而殞某聞通身汗下念邪心一動幾化異類自是滌慮守戒越數歲山下居人潘翁一日見某荷行橐入其室倏忽無蹤未幾其婦誕一子即太學生必淵也必淵善心計少隨父經商吳越間家業日起以財雄一鄉年五十餘卒以子貴贈奉直大夫

茶山寺鬼

茶山廣敎寺在廣信城北唐時陸鴻漸居之因得名宋南渡後曾文清幾居文清居仁皆僑寓焉地多荒塚每聞啾啾聲嘉慶十二年郭閬仙秀才讀書於此六月初十夜月明如晝坐寺門納涼有同窗王姓者出如廁忽向外狂奔所攜煙筒及扇皆委於地知其有異急追之度阡越陌半里許見王癡立道旁拉之歸寺坐定忽四肢厥冷無氣息矣同人相顧眙愕頃之手足微動徐自言曰吾自有藥不服爾藥矣眾以薑茶灌之始言薄暮自前村回遇二童子招之觀劇未及應迨如廁時復招

如前且言爾失血家有藥可治不覺身隨之往亦不知
何由歸寺童又來强以藥見喂故云云也其後王鼎止
改常卒以狂悖爲尊長所首遣戍四川

周墩活鬼

上饒周墩民某卒踰年形見於室惟其孀母及所僱工
人見之言笑無異生時所遺二子皆幼妻亦少艾工人
故中表親也屬令善事老母撫育孤兒當爲娶佳婦以
報一日攜麗人至命侍枕席工人駭卻笑謂曰爾忘之
乎前二年爾過鄰家見一女子而留情者此是也工人

强從之成婚無何漸就尫羸懼以告其母母召某責之
曰逐之易易耳某日於大門外備祊餞具吾詐以火
即燃之如其教而鬼妻去自是與工人田間操作出入
必偕習以爲常人亦不之怪也一日謂其母曰吾妻必
再嫁嫁後某日而疾作某日當死母曰爾妻願守節何
爲奪其志乎某具言冥數有定是不可違母旋擇鄰近
嫁之以便歸省如期疾果作母以身老孫穉其妻不可
死命從冥中禳解某教以紙錢香燭向某處祝之可愈
妻果愈而某不復至將及月餘忽嗚咽而來曰吾以妻
事繫獄一月幾不復相見也問其故則冥主於某日檢
勾魂簿少其妻名究洩漏由則其妻與一鬼卒善冥主
升殿時隨鬼卒後竊之見其妻名隸簿中故預告而以
賄通也冥主憫其孝不加禁錮仍使帶罪歸養母握其
臂則有繩繫焉某曰是固陰間之鐵鍊也問初死時何
以不歸則云去歲此廟開設童蒙供有聖人氣燄甚大
爲陰間所敬憚吾雖歸必潛避之且云聖人非他即孔
夫子也問何以食則云家中朝饗夕飱生人未享時皆
先吸其氣唯無子孫者始爲餓鬼耳嘗謂冥中報應絲

毫不爽其父生前負鄰村某姓錢二十千曾變牛三年
以償今已轉生贛州曾氏矣語母子長必教以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尤諄諄焉會久雨屋漏母戲言爾能修否
忽見竹竿向空而行至漏處抵之漏果止或教其母伺
來時以所績麻縷繫其手晨起迹之至里許及墓而沒
麻縷則委於地或又言魂不散則屍可活勸發其塚某
急止之曰死者之有墓猶生者之有屋也發塚則吾無
屋可居矣又安得活耶母遂止此道光八年事閩仙友
王茂才克思即周墩人言之甚悉其後不知所竟

陝西藩署二異

沈珊洲云陝西藩司署中有落星石俗呼為定官石方約丈許釘頭磷磷布滿其上相傳官之清廉及人之有福澤者試以鐵釘硾之可飲而沒貪黷庸駿輩雖用大斧重擊不能入分寸此一異也又城中鼓樓梁間置石匣一西城外金勝寺石坊上一石匣亦如之詢之父老俱云唐時三藏師所留金經二部俟有緣者方能開視乾隆間有貴顯欲取鼓樓之石命工升梯而上方及頂忽霹靂一聲工墮地折其足因不敢動此二異也

洪福寺老僧

長安西城外洪福寺有一掛單僧鬚眉毛髮皆皓白寺中主僧言此僧來時已龐然一老渠師祖尚少壯渠師亦甫二十許今已閱春秋七十有二計此僧初來之日除既往之歲約略一百三四十僧臘僧無他異寒夏僅一敝衲終日惟枯坐山門外磐石上詢之禍福若不聞不視者即嬲之終絕不一言如欲啖食但以手指口司爨者知其欲食也而食之每食一頓須炊餅百枚飽啖後即月許不飢有時出外或三五日一歸寺中習慣任其自然亦不知其蹤跡所寄也此為嘉興沈珊洲秀才游陝西時所親聞見者道光九年來潮州述之今不知尚存否與予詩中所賦矮道人者略相似死灰槁木自全其天謂之枯禪也可

怕見夢字

張筱原明府大凱六合人嘉慶甲子登北榜性情溫雅兼嗜吟詠久宦粵東歷任劇邑硜硜自守處膏不潤也道光十一年於新會任被劾勒休遽抱恚自縊死聞者惜之馬琴園上舍與有舊言其生平怕見夢字所到處

若於楹壁間視之則移席背坐友人投贈詩章書箑有此字輒置不復省覽有香山令蔡公名夢麟者來晤閽者知所忌持柬入報以一指掩夢字勉強出見顏色猶慘沮也其所畏如此殆早有咎徵耶人知之莫敢置詰卒不得其故亦一異事

雙心木

孫軍門全謀任廣東水師時廠造米艇新竣閱視見一大桅係雙心者指謂將弁曰此不可用恐遭雷火出洋須更換也衆諾之而未之信姑寄碇不行未幾果遭霹

靂裂如分屍始咸服其先識子謂木火毋也心火屬也木心而雙火太旺矣以火引火其被震也宜哉抑凡物莫不有心心祇一也乃有二豈造物亦惡之耶懷貳心以事其君者我恐阿香神鎚長臨項上

犬還零債

邑東門錢某畜一黑犬向暮每泅水赴隔河孀婦沈氏家爲守夜雖風浪雨雪無閒如是者積有時矣錢惡其背主也一日唾而罵之曰孽畜食我而役於人爲用爾明當剸刃爾腹矣是夜夢一皂衣人來謂曰我欠沈氏

債今僅十七錢矣幸毋殺我若作跪乞狀錢醒憶及日閒罵犬語異之翼日伺其渡將十七錢繫於尾犬至沈婦家銜衣搖尾婦見所繫錢以爲兒戲也姑解而存之犬欻然歸自是遂不復渡河矣半耕弟述

亦史氏曰負欠之必償也化爲異物猶呈奇零然則財帛交際可苟乎哉此犬足爲乾沒侵欺者之龜鑑雖謂佛菩薩現示可也

農婦破賊

平湖一農家婦姑共居一日姑往親串家語其婦曰我今晚未即歸爾獨處不便路過阿姨家當囑前來作伴姑去有頃則一中年婦人來云姑之妹也並述姑所以見請者且有餽遺婦留之食顧向未識姨面也見其有結喉手指椎鈍疑而詢之則曰生即如是三十餘歲人尙無子息或因此且田家提挈作勞那得復葱纖耶婦半信且安之入夜與同寢室將臥見姨解鞴覆脛毛戎戎婦又訝詰姨赧然曰可醜可醜娘子非外人不妨言姨以龐蠢故失歡於丈夫十餘年不同枕席矣語未畢婦聞牀下唵唵作笑聲遽脫爾鞵以底相擊作撲塵狀

姨既就寢婦乃唶曰頃匆促入房籠雞未收倘被貍攫食婆婆歸當責罵死矣遽躧屣出悄然啟戶赴鄰婦家述所遇乞集男丁持械伏於場儲備定邀鄰婦二三人來入戶喧笑咸曰爾家阿姨我等所舊識今夜幸可相見眾方欲闖寢室一人以被蒙頭奪門逃持械者三人繼之及場伏發賊少而鄰眾稍格拒悉就執鳴之官按治如律搞鄰人而稱婦之智焉先是姑之邀姨也姨適以病辭姨之鄰素無賴聚博於門外竊聞所語知婦獨居乃謀以某無鬚妥裝而冒姨以紿婦其黨伺隙潛伏

於房將肆竊焉比縣訊而覆遂發當姑邀嫂不得至親串家擬卽晚告歸因挽留甚殷且謂一宿葳可無慮遂止不歸初不料奸人之作僞如是也而婦之智名播於遐邇矣

亦史氏曰詐則先覺驚而能安擊賊以慰賊心收難以集鄰衆倉卒惶遽閉鎮靜措置如此其於羣不遑也若馳韓盧而縛蹇兎宜哉昧然者恐蒙難湔之羞驟然者或罹不測之禍彼提兵挈旅掌權握符而闇於先幾躁於臨事及有挫衂五色無主其智葢出彼婦下矣

鼠嚙尸

張某雲南石屏州人以進士筮仕廣東由靈山令調繁揭陽頗有才氣遇事敢爲有能吏聲及予典潮州某早以丁艱卸事以控案羈留子爲之訊結乃得脫身去聞其旋里後被鬼所擾不久去世未得其詳也紹興徐君雅山於壬辰冬來游魏塘舍弟款之府閒述及某歸遷一新居爲子完婚結褵未幾一日已午閉寢門猶閉喚問不譍破門入則新郎與婦相向雉經死矣不知何因自此嘯梁闞室者晝夜攪擾家人俱驚走某亦避之省城若有鬼隨行者至寓輒病勢甚劇遂肩輿舁歸中路已瀕於危輿夫不肯前進適道旁有一戲臺扶臥其上頃之氣絶僕從僅二八其一回家報信其一守屍至夜因惟怯覓近村寄宿比曉上臺看視則見屍兩目睛及耳輪俱失去葢爲鼠子輩所嚙矣家人至始舁屍回雅山曾客惠潮嘉道龔結甫觀察幕觀察與張同鄉故知之悉而言之詳予癸巳夏歸自嶺南聞舍弟所述如此恐某宰縣日或有寃抑處耶不然胡罹此慘報也吁可畏哉

賢已編卷二終

賢已編卷三

嘉善黃安濤霽青著　同里孫福清稼亭校刊

鬼虎

嘉慶甲子閒鎮平新坊村民設虎穽於大坑口一夜虎陷落穽咆哮奮怒迄不得出至且寂然皆以爲虎倦矣因共約持械往擬就穽刺殺之然後舁出比至則見一人在穽中初意其人亦悞陷入者虎或以困故得無患耳叩以虎安在曰無之詢其人則曰平遠縣差奉牒赴某處公幹夜行誤落穽中衆不之信則出其包裹果有牒硃印儼然衆始出之既出徐徐褁其牒結束緊草鞋始別衆而去比至山巔大吼一聲復化爲虎瞬息不見

產龍

鎮平招福鄉洋蛟湖鍾姓民婦夫久外出忽腹中膨然若有娠者久而漸大懷之三年不乳忽一日陰雲自西北來風雨驟至婦方在田間霹靂一聲婦遽仆比甦則五石瓠已破矣腹上隱隱有紅絲十纏亦無痛楚自是腹消如常豈當日謫龍投胎耶此嘉慶年間事婦至今僅五十餘尚存

勇賭葬地

黃雲字懷廣鎮平縣西門外人生而有勇力能挾生牛角善啖若不能飽值母他適發甕得六升許米炊熟將食其母適歸詈而逐之雲挾甑繞屋且走且食比追至飯已盡程鄉打手朱姓以武力聞有風水善地在洋門山朱自負無敵且欲炫其技插標洋門徑口有能搏勝之者謹獻地雲聞而往約鬥死無悔朱帕首靴刀短衣結束緊鴿子鞋鞋尖復藏利刃觸其鋒無不立仆者雲故莽戇且未持械往覓梃來不可得遂於杉樹下小遺溺畢抱其樹撼之帶根拔起呼朱曰來來朱望見膽已怯急飛腳踢之雲大吼一聲朱已從半空墮崖下折其右腿伏地喪氣謹署券奉地

祟避貴人

顏惺甫制府嘉慶初元爲直隸總督以事出塞其眷屬寓京師宣武門內之白廟衚衕賜環後將至京前一夕院中月明如晝其公子魯輿住西軒東軒則蜀士館其宅者居之夜半忽聞院中哭聲甚慘穴窗窺之見一白衣婦人坐階砌掩面嚎咷年可三十許皆戰慄不敢出

戸明日詢之蜀士所見皆然疑祟本宅此以衙府歸當避之故爲此慟也家香鐵孝廉述

柴市宅狐

家在庵侍御（玉衡）在京時寓宣武門外之柴市口西其宅素有狐六日同鄉簡姓者至其寓談次簡大言曰豈有是哉是夜簡與在庵同酌主客量皆洪沽紹酒一斤飲至夜分瓶不告罄皆陶然醉矣簡玉山已頹卽於榻上鼾聲大作忽一僕至榻前推之起曰我們老爺來簡朦朧起立見一老人貂帽狐裘儀表甚偉近前語簡曰汝須看親切些不要又說豈有是哉簡瞠目視之遽不見

陰陽官議疫

江聽香（濤）錢唐名士身長玉立雙瞳如星工楷法受知於阮雲臺先生與陳曼生高爽泉齊名嘉慶戊午臥病經月瘦骨支牀神思疲倦一日恍惚間覺在吳山之上至岳廟前輿馬雜沓僕從如雲知有貴官在內逡巡不敢入已而鹵簿前導肩輿從廟門出則阮中丞也急欲迴避中丞已遊矚之因至輿前謁見中丞云杭城將有大疫今日會議造冊分別善惡在數中者無所逃命惟積善之家可免已飭陰曹呵護門戸俾祲沴不得濫及汝急歸去發願寫玉皇寶誥一百本施送亦可辟疫言畢徑去聽香欲下山而病久腳軟蹣跚殊苦忽有一人從對面急奔而來渾身火熱向聽香打一噴嚏遽爲鼻氣衝倒蹲身坐石上喘息不已又有一人來係親串之已故者顧問何坐此爲告以病憊不能行其人沉吟久之忽曰君可少待當有空輿來坐之去此輿直到東鄰回家極便也未幾見兩人舁一空棺至若有所待聽香

攀扶得上坐於棺蓋其人遂擡之走甚速下視城中往往見以竹席遮蔽門口心疑此卽陰曹所護亦有識其爲某某家者棺至東鄰直擡進中庭始歇鄰翁從屏後出攢眉顧曰總不過今晚之事若不見有聽香者聽香自棺而下回至家中先是侍疾者惟見其昏迷仰牀至是始遽然蘇先問東鄰某家有喪事否家人皆不知旋令人探聽知其家有一婢病瀕危已買棺進門矣心異之遂發願寫寶誥及病起日日焚香虔寫百本人皆寶貴之是年杭城爛喉痧症大行倉卒死者無算聽香全

家得無恙嘗見有竹席蔽門心識數家亦俱無恙後聽
香於中丞前述及之中丞云並未有此夢蓋淸明在躬
志氣如神陰陽官但以靈爽相接在人亦有不自知者
又聞敬爲玉皇寶誥於科名尤有奇驗云

鬼敬死節

乾隆間孝感夏公（扶雝）宰鎭平有司閽金姓能白日見
鬼嘗爲人言鎭平縣城內有三大鬼一在縣署前一在
桂嶺書院大巷口一在西門內皆朱衣危冠高與檐齊
終不見他適時西門外有一童子年甫十三四每入城

西門內朱衣鬼必隨行數十步始去出必送至西門外
亦數十步始返金常爲人言之而無由詢童子爲何許
人也殆嘉慶辛酉西門外中一進士僉以爲其人矣後
進士僅爲縣令在任鐫級歸僉疑朱衣鬼不應敬之若
是因悟當時童子乃西門外新坊村人任陝西白河縣
令殉難之黃補堂也補堂名衮常赴臺灣應童子試適
遇林爽文之變團練鄉勇爲義民首從嘉勇公福康安
救諸羅援大里杙入打鐵寮臺灣平敘功奉　旨賞六
品藍翎初任江西寧州州判丁艱後起爲陝西白河令

嘉慶七年在縣屬吉山廟遇賊遂死之其被難時山中
忽發轟雷一聲嚴樂園方伯（如煜）時與之同官爲述其
死時之異如此宜朱衣鬼之敬之也

溺鬼索嗣

嘉應未改州之前鎭平尙隷潮州有諸生黃茂塤偕弟
茂壎來潮赴試値大水城不沒者三版城上觀者往來
如織壎故好動正欲便遺因戲蹲堞子眼中以臀外向
而出之時久雨磚灰漸脫壎以手拔之遽仆入江中江
漲湍急不惟人莫得援卽尸亦無從撈矣壎時尙無子

自後塤夜讀輒見壎侍立如生前問之不語訶之則笑
塤悟曰是矣汝尙未有子兒以子嗣汝汝當無溷兒矣
壎笑而去自後不復見塤以子嗣之因名之曰秀嗣秀
嗣子（觀瀛）字澹溪乾隆壬戌進士官吏部員外郎

黔西州署縊鬼

陳心齋進士（大忠）貴州開泰人余丙子典試所得士弱
冠時從師黔西州署館於海棠書屋嘉慶戊辰二月望
後夜半就寢星月交輝燈光燗爍見一少婦年二十許
衣月白綢衫宮鞋半舊雲鬟鬅鬆始則隱約門外貌若

有甚戚者繼乃掀簾小立陳朦朧間疑其爲署中侍婢初不經意後陳有事他往幕客陶姓岳姓者入居之爲幻萬狀遂空其室陳事畢復返衆以鬼物告不之懼仍下榻焉一夕更闌人靜聞門外人嗚咽聲甚慘尋詢知此屋爲前任陶司馬少妾所居虐於大婦雉經而亡陳憫其枉死羈魂發願爲誦太上感應篇及大士靈感呪一月圓滿之夕并具麥飯紙錢以祭燈下草二絕句送之云局內何如局外清分明大婦太無情累卿非命埋卿骨變幻原從怨氣生蔓草荒煙白骨枯月明何地不

棲烏爲卿禮懺將卿釋莫在人間受赤符脫稿後心口吟哦聞窗外粲然一笑自此寂無聲影矣道光戊子陳來遊潮州納涼說鬼爲予述其所遇如此陳爲人有眞氣鬼不敢侮之至能解脫沈淪則又九幽銜感他日作吏推廣此心我知其爲生民造福矣

乩許頭銜

吳江袁氏乾隆晚年常設扶鸞之戲湘湄徵君之長郎彥羣尚幼偶自書塾中出立於乩左沙盤中書云官官放學了又書云將來要戴恁麼頂子彥羣云要紅頂乩書云水晶的罷越數年彥羣一衿未得猶從其師朱鐵門到杭州嚴歷亭司馬家讀書時爛喉痧症盛行死者無算彥羣亦染是症數日而斃湘湄聞病星夜馳視及到已將殮矣湘湄撫尸大慟鐵門歷亭亦爲之悲泣湘湄曰是子也才不意今日入棺竟無頂戴歷亭曰即以吾頂戴之亦何不可遂以水晶頂殮乩盤之言至是始驗然亦譎猾矣哉

狐女依居

贛州府經歷季某迎養其母在署母長齋繡佛持誦金

剛經不輟忽有二女至前萬福詢問誰家女子曰吾狐也願來依母暫資護庇辭以屋少女指一空室曰即借此一椽足矣許之雙扉靜扃惟季母得入帷榻屏几陳設華貴母時令人買鮮花供其插戴餘則百物自具遇大雷雨必驚怖投懷母以兩袖覆翼之已而季參軍微聞願得一瞻顏色母先爲道意獲許而後進一揖之頃光豔溢目請問壽曰大福分當至九十外次問前程曰君之得官皆由慈蔭百年後可勿出也參軍不敢多瀆逡巡告退二女屢爲母治鍼紉凡帉帨鞋襪所需皆

爭任之色色精巧毋每誦經則代炷沉速迭奉茶果以為常居年餘一日忽嚴裝告別云仙山福地有三十六大洞天七十二小洞天得登眞訣者各以次由小洞天升大洞天頃奉上清鶴書以吾姊妹修鍊五百年了無譴眚特許超離塵濁徑昇朱明曜眞大洞天管領羅浮仙蝶今將往矣感毋之德特來拜謝季毋錯愕欲稍挽留之忽彩雲自平地湧起瞬息間見二女已在半空雲幢羽葆飄然而去季毋壽屆期頤如其所言某失恃後亦遂不復出

兩世同命

嘉定錢氏鉅族也某公之女蘭心蕙質穠飾華整甚異琴一張撫弄不去手適某姓故便家其夫援例捐從六品銜伉儷甚篤後得瘵疾以歿時年未三十歿後月餘家人方修薦亡經懺有僕婦忽變色端坐喃喃作譫語察之知為錢氏亡魂所憑因婉與酬詰婦曰生平最愛之茜色繡裙何吝惜不以歸我家人云未知收在何箱婦以手指示云在第幾箱內家人如言檢出雜紙錢焚之因言我一生無過節可托生今將往松江張司寇家仍是女身排行第七言畢倒身昏悶半晌復常此係同人孝廉之從姑母同人幼知其事垂二十年許與松江張遠春常博相晤縱談所至偶及因果之說同人遂追述舊聞遠春沉吟久之曰有從妹行第七者計其年相符得毋是耶性愛潔能彈琴今已出嫁其夫捐從六品職銜亦便家也舉坐為之愕然歎佛氏輪迴結習諸說皆信有之前身功罪兩無則後身福命亦無增減惟年壽修促若有定數不能不再轉一胎殆猶神仙之度刼耳

劉教官異遇

盩厔劉某以歲貢生選授教官任所距家遠以貧故不能僦車馬其戚王姓者力頗壯為負裝徒步偕行登程數日後宿一旅店劉年老憊甚店主人見其狀謂遵大路恐遠不能勝此山有樵徑雖荒僻但計兩日程即出山去任所不遠可省卻許多跋涉也劉與王勉如所指而行穿榛莽中詰屈萬狀絕少行蹤日暮無止宿處瞥見一柴堆高二三丈循堆行得一洞洞深窈有砥石頗寬廣劉困憊欲息王視石面光滑似為人所熟趟者懼

不測因謂劉柴堆高止其上差勝洞中遂相與攀援而登風露淒緊猿蹲魚貫約二更許黑暗中忽聞屐聲似有人將木棓擊地銅鐶琅然怖甚伏膺屏息約略持棓者入洞臥少頃殘月出矣遠覩有若人形者不辨面目浴血糢糊來窺洞中倏跳去旋腥風撼林木葉索索墜則見血身者導一虎至振毛入洞嗷然一聲兩人已拉持惛懵不復省他異矣比廼天漸明望洞中剩一人頭衣如委蛻血濡石上知持棓者已爲虎噬相與逡巡下堆負裝覓路約行數十里山半忽見一老嫗招手姑過

之前嫗曰嘻此路久無行人爾等何膽大殆哉因指道旁土窰外令坐謂我子樵歸當爲爾安頓勿走也兩人莫測所指視嫗意不惡姑安之良久一少年至黑面而偉幹肩擔巨柴手挾一鹿問嫗客何爲者兩人以實告並述所遇少年延入室解佩刀割鹿尾以進嫗炊粗糲熟肉餉客畢別導至一石室室門層累巨石少年掇之輕如土坯兩人置襆被仍疊石攔門次早少年來撤石門開遂出謂此路非公等可行當伴送少年持扁挑先兩人隨之一路灌木蓊鬱宿莽叢雜頗艱於行至險仄

處少年卻後謂王曰爾能歌乎盍歌之以忘勞王以無腔辭少年強之正引喉發聲叢薄間躍出一虎兩人俱驚倒及掖起則虎赫然斃矣少年戟手指虎曰此獸傷人夥矣予跡之久聞予聲輒逃匿今日以公等爲餌從後擊之故得手此去皆坦途無復慮行矣遂拱手而別劉與王竟安然抵任少年斃虎之具即扁挑也鐵所爲王姓者曾舉之莫能動云許愚谷明府述許亦盩厔人也

亦史氏曰少年勇如周處孝如茅容非悍夫而有士行

者乎以殺虎之技殺敵智取術馭登壇折衝裕如矣遇之者不能振拔之能振拔之者卒莫得而遇之深山窮谷老此異材良可惜也

闈文預定

永安南嶺爲文丞相駐師地舊爲長樂琴三圖明隆慶時置永安改隸焉有丞相祠堂萬歷閒温君太和爲諸生時清明上冢南嶺醉臥溪邊夢二鬼舁之下水忽見朝衣冠人訶二鬼曰此天秩天序人綱人紀舉子也鬼遽舍去之恍然而悟後於萬歷壬子科入闈題爲故君

子名之必可言也二句中股卽用天秩天序入綱入紀分柱中式因感丞相之陰祐也遂於其地建祠至今香火甚盛此段温伊初孝廉述太和爲伊初十一世叔祖也

蘭若女

邑之蘭若庵在北門內捌於元季相傳有酒家某者與一行脚僧契好一日僧將他往以銀包寄存訂回時來取某藏弆數年而僧音跡杳然時某業漸消落且意僧已死遂與婦謀以其銀復理故業積久資本漸裕僧忽來索前所寄銀某頓眛艮彂賴僧辯白嚷鬧以無居閒

約劑卒難自明惟心喪氣而已臨行長歎謂我半身辛苦銖累付之空空只有辦一死取償他日耳遂拂衣去某故無子後取妾有孕一日某倚肆欻見僧來徑入內室急起尋覓無蹤而妾已臨盆得一男矣某心知其爲索債來也自墮地及童冠延師訂婣凡一錢之費卒皆密記於簿比完婚日新嬢已入門紅氍鋪堂鼓吹闐咽待交拜矣而子躲閃不肯成禮親朋交勸堅不承應某乃親往諭之子憫然曰爾將所記簿册來閱乃可某從之子展卷瀏覽一過狂笑作裂帛聲卒然怛化舉家惶駭無措謀所以處新嬢者新嬢泣謂翁媪我今將安歸乎爲尼姑可緩死耳某商諸其家無奈如女意送之尼庵清修終老焉女名蘭若庵之名以此今庵後園中有女墳住持於每歲春秋燒錢潰酒以爲常庵名見邑志而此段緣起則未之載

亦史氏曰若某之負心償塡夙逋終歸絕嗣不亦可爲苟得者之鑒乎如蘭若女者矢志靡他貞節固不可泯而與僧再世結此惡姻殆亦生前宿業相湊合邪勿云浮萍無根蒂也

潘三奶奶

廣州城隍廟兩廊塑地獄變相原以因果示儆虫氓也內有女像潘金蓮一軀卽演世俗所傳金瓶梅故事乃土人以潘三奶奶稱之凡有私期密約者禱之輒如願香烟頗盛錦襖繡鞵之酬丁星披掛此與閩中牛頭大王相類傷風導淫莫此爲甚除之豈必俟狄梁公乎是司牧者之責矣此袁雲谿大令所親見而述之者

石老婆婆

瓊州感恩縣西門外道旁有一石廣袤僅數尺許傑然

一頑質耳俗以石老婆婆呼之凡婦女有急難誠求之輒獲庇佑若男則否不知其何自始也袁雲谿大令宰是縣日有田婦莊姓與一樵婦爭持斧傷顖門及報驗則傷處穴如核桃然微存絲喘血濺不止無生理矣遂將兇婦監禁待詳有書院高材生符某求見云莊婦是其戚屬籲請作保暫釋袁以荒唐斥之并詰其關繫甚大何敢昧然擔承符囁嚅再四乃述石老婆婆靈應此婦若得躬禱兩命俱可保全情詞懇切符平日能守卧碑爲袁所知因念非妄語者且可拯兩命姑飭差押婦同生詣石所備物虔禱訖仍回禁越三日差稟所傷婦已出戶擔水矣亟令赴驗則傷處結痂絕無苦楚深歎異之乃爲照例申詳具保辜狀届限而釋莊婦焉雲谿述

天曹重穀食

里中有朱翁少與狐女狎狐囑其每飯慎勿遺粒於地天曹所最重者穀食也翁至老遵守弗懈嘗以之語人云道光丙申正月五日黎明大雷電嘉興王江涇斜橋南夏姓網行電光繞室若搜索者主人惶懼集其夥友

及家人等謂爾輩若有作虧心事者亟自明庶免雷殛逐一詰問一小婢言昨晚廚下有餘飯曾棄灰堆中主人急跡之果黏團纍纍以水淘淨與婢分食之而雷電旋收矣族弟名鴻者以貿絲在彼親見之夫民以食爲天褻所食便爲褻天天安得而不怒乎以鴻所見證諸朱翁所聞於狐女者志之以爲作踐五穀者戒

竹烟

我邑景德寺千佛閣極高爽深邃後圃叢竹茂密頗宜逃暑嘉慶丁卯六月下旬圃中驀爾出烟若一竹一縷者然每薄暮晨空直上約高塔之三層似有微蟲塵霧於其中觀者雲集經旬始滅咸疑駭莫測其理也嘗閱魯應龍閒窗括異志載光嚴庵正議之塋澉湖占勝爲一方冠東南皆枕湖遠峯列如筆架一塔屹於波心文峯挺立登名仕版者世有其人視他族爲最盛淳祐間忽樹間出烟一道遠近莫不驚異有細視之者見其間有蠓蚋不可計從樹中出終日不絕蓋此烟即此所成不知何異此二事極相類

太湖神燈

道光辛巳七月十四夜太湖中月色鋪練波平萬頃雲時黑風怒生白浪山立戈舡進檣而泊者纜斷杙移瓶蕩欹側漁家性命呼吸號泣籲天正惶遽間忽見神燈十百懸空照耀約略可識有[illegible]太湖水平王等字樣萬目共覩咸伏舡唇膜拜少選風定波恬漁家慶更生焉次日偕入城市遍廟即焚香申謝趙琳秀才有詩紀其事篇末云諸神在生時與民同憂喜今爲吾邑神依舊保生齒借語牧民者冥責尚如此亦可謂神道設教也

生人充勾魂役

邑之臙脂浜一田夫性頗愼密嘗入冥充勾人之役歷有年所矣後以奉牒拘其嫂違延杖革始稍洩其事於人云凡家有病人而命應絕者奉差往拘若係閑闒則逡巡於門外不敢遽入必伺本處土地神領魂而出乃就拘如其人素有官職及頂戴者則仍得乘舟輿某隨土地押至冥官署或見有欵接而入者以後作何處分不復知矣倘值白丁淺戶闖然入室徑加牽縶無復顧忌然無論巨室小家領勾時土地神必多方迴護再四遲延若不得已然始於牒尾畫押押後呈簽神無不應時允准者其人之命遂絕而魂乃可勾也鍾甥慶槐述

鬼索遺篙

邑之天水街唐氏子忽無疾顛仆譫語譊譊聽之則似城隍廟殤司舡舵工相嗔鬧者其家遽備牲醪赴廟禱之旋愈詢知其子曾於臨湖便溺有旋渦突起頓覺皮膚洒淅遂疾發也愈後越日譫語復作若索遺篙者其家訴以無有鬼謂前日持來因匆遽遺存爾房中云何無有乃掃地徧索果於几下拾得一小紙篙長半尺許其端穿一黯澹紅線末有尖類篙嘴形鬼見之作笑聲呵令速歸原處遂持入廟還之仰數舡旁十八篙兩兩相對而缺其一驗所拾紙樣與現存者悉符梯而補其空歸家則其子安謐如常矣此道光丁酉七月間事柏卧雲羽士時爲廟住持所親見者

賢已編卷三　終

賢已編卷四

嘉善黃安濤霽青書　同里孫福清稼亭校刊

紹興鬼影

紹興某甲嗜賭日與博徒遊其妻所積紡織貲屢被磬雖怨之無如何也有弟乙年十四五兄出輒隨之去一日博負囊空欲覆局躊躇無計告弟曰汝嫂牀頭尚有錢二三百文速取以來當伺間勿令嫂知也乙如言歸家時已昏暮見嫂在厨下飯罷滌器爰乘隙上樓方摸索得錢欲下聞梯有點屐聲皇遽避匿帳後見嫂擕燈

入房移杌就紡車當門而坐乙進退維谷窘甚欲聞屐聲橐橐上樓意甲急不能待故歸喜得出矣及近審之則一藍袍靑褂者八字髭頭戴雨纓手執烟筩蹲坐門限上向嫂而嬉嫂若未之見乙駭異陰念素未識此人兄日在博塲豈知嫂有外遇耶益瑟縮不敢動旋見嫂紡紗既長藍袍者以烟筩頭鉤斷嫂拾而續之恬不爲怪長則再鉤斷而復續如是者三嫂忽投紡具於地長歎一聲起向牀楞結帶作自縊狀藍袍者手舞足蹈若不勝其喜者乙始知縊鬼求替甚懼齒震震相擊方危

急間適帳後有木棍植其旁亟取棍大叫向藍袍者儘力抵戳止於衣櫃之門嫂則噭然倒地鄰家聞喊趨至則乙持棍抵櫃櫃門一鬼影衣冠鬚眉帖帖不動如水墨圖繪者乙始釋棍衆呼兄歸灌救其妻得甦問之懵然不知也鬼影磨擦不滅越日遠近聞異爭來看視因移櫃焚之則影在箸櫃之壁并撤壁影遂滅矣某甲由是戒賭此會稽潘西泉同年所述後示嘉興沈珊洲秀才（廷瑚）云里人朱平甫（聲依）遊幕至越此事曾親見之亦史氏曰或謂鬼無形安有影予謂影非鬼也乃人心

之所凝結而成也昔李廣夜望蹲石以爲虎也射之沒石飲羽復射則不入矣乙救嫂迫切非鬼死則嫂不生不得遁者鬼而所以使之不得遁者人蓋乙之視鬼猶虎也其影之不動不滅與沒石飲羽同易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遊魂也而精氣貫之斯無形者有形無影者有影矣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陳癡

嘉慶丙子予與廖鈺夫同年典貴州試長途無佴每卸馱翦燭輒拉雜縶談以資嗢噱鈺夫言其同鄉陳明經

者幼具異禀成童時便已淹博過人名卿鉅公極口歎譽以爲經神漢聖復出也顧爲文不循程度以是屢試屢詘僅以明經終平生落拓不治生產惟以書爲性命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所親嘗以婚禮速客明經與焉所親家樓多藏書素惜借閱至則徑造書所搜奇索隱閱三晝夜不少休笙歌塡咽酒肉紛陳徧覔明經不可得衆莫測其所往迨下樓方知疑其無所得食且昏夜非燭何見則餅餌火具皆自袖中攜來咸譁然目爲書癡自此陳癡之名布里巷矣他日自外歸將及家迷

其門戶徘徊路衢向鄰曲訪問鄰人故識之靳曰子問誰曰陳某博及羣書者豈不知耶鄰人復佯爲不識問陳某何狀曰冠如碟子大狀若書癡者是鄰人大笑因導之歸親友嘗爲其子歛錢以婚婚有日矣同人詣賀則雙扉扃焉由墻隙覘之見明經方據案面南坐觀書自若其妻與子旁坐皆手把一卷門庭闃如異之叩門入迎謂曰諸公何來告以賀婚索酒食者明經始爽然曰幾忘之因共相料理遂成婚又嘗借友人書篇帙散疊捧歸卽於途中讀之過橋被風紙如胡蝶四散亂飛明經皇遽投河拾之幾殆遇救乃免衣履淋漓臨流痛哭而返

亦史氏曰罕通人事亦是學者一病讀書果奚爲者耶至於家街迷途男婚忘日與古之衣冠亾失場麥漂流者亦何以異其癡固不可及也若滔滔東流欲以身殉癡而近於愚矣彼之牙籤鑿鑿若手未觸以借書爲一癡者生則蠹魚得飽其婪腸死則兒孫不知爲何物視明經之癡何如

乾隆間鄉會試命題

乾隆間　欽命鄉會試四書題多有搭截及小題者蓋
聖意遴士子揣摩熟題始得眞才也庚子會試首題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一句出朱子所補格物章我邑范刺史寶瑗入闈之夕於號中夢見其父告曰汝欲中式題目須不在四子語中方得醒而異之及題紙下始恍然文思泉湧遂成進士乙酉順天鄉試首題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二句題中乙酉二字暗藏于支則又　天縱聰明非凡近所能窺測者矣

記萬文僖公事

萬文僖公諱承風世居江西義寧州代有隱德乾隆丁酉所居室柱礎下產芝一即於是科獲雋辛丑春室東南隅地忽作淺綠色高寸許越日大如箕斗具蓮葉形公祖秋山先生喜曰新進士戴九葉荷華頂金蓮撤炬翰林故事也此其祥徵耶公果捷南宮入翰林

記完顏制軍事

彭文勤公京邸有瞽者郝姓善風鑑完顏公魁倫於稠人中試之郝爲揣骨已曰貴人也位當極品惟一事難言耳公曰試言之無妨曰公不當在坑上終公愕然則曰溫福明瑞兩將軍事獨非人傑乎公第勉之後公摠督四川因賊匪竄過潼河失機賜帛瞽者之言果驗

夢醫

明隆萬間涇縣有痘疹名醫朱應我名一麟歲貢生治痘如神回生無算嘗晝卧夢至邗上治一險症爲人延之越月有維揚鹽商賫金帛來謝者時朱先數日往旌德家人見客問其故客曰予亦徽人在揚貨鹽因家焉子染痘極危險耳先生名久矣但恨揚去涇千有餘里何由得延而救藥之無聊之思望空焚香默禱欲假兒半月命以便兼程相請正憂愁中忽覺昏睡家人走報廳上忽來一人大書涇川朱一麟至予將信將疑出見禮之不荅但書速抱兒至亟赴內抱出先生視之微笑又書云此兒爲酷暑所傷服涼膈散可愈書方甫畢轉瞬已失所在今特訪酬并帶方就證家人審之實手跡也客不勝駭異歡謝而去應我歸家人述其事始歎夢境非虛而徽揚間神醫之名益藉藉矣所著有痘科大成一書今世所傳摘星樓治痘全書蓋其族裔所彙輯者摘星爲應我所居樓名

女化男

婺源游山董珠桂之女生甫兩月西坑張泰埠家抱爲養媳乳哺長成小名友愛至十四歲時私處有物突起如豆其家以爲肉瘤不甚介意及笄聲音漸雄猶未覺其異也迨年十八爲子合婚方驚其已變爲男轟傳遠近余同年齊梅麓太守曾親至其家泰埠呼友愛再三然後出見審視項有結喉胸無菽乳下體居然男子矣惟高鬟纖趾猶是女妝因囑結辮解纏易男裝焉且以其父珠桂貧不能存活友愛仍依泰埠爲義子此道光

十六年事也梅麓為賦詩以紀其異序曰嘗考洪範五行傳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為丈夫晉書元康中安豐女子周氏以漸化為男至十七八而性氣成又武帝甯康初南郡女子唐氏漸化為丈夫南史劉宋文帝元嘉二年燕有女子化為男唐書僖宗光啓二年春鳳翔郿縣女子朱䶢化為丈夫　本朝康熙二十三年湖北景陵縣即今天門麻洋潭黃氏年十四化為男改名喜生見寄園寄所寄引羣玉山房集按隋書王劭云稽覽圖史治道得則陰物化為陽其理甚長前史所載不足論若我　朝　聖祖

仁皇帝仁育萬物義正萬民九服淸怡三靈和宴為亘古以來極盛之世而見此事其非災異可知也爰作詩四章以備輶軒之采錄云小來大往男為女陽長陰消女化男離坎乘除機莫測乾坤闔闢理難參弓鞵未改凌波步椎髻猶羞出閫談急卸釵易冠履此生宜啟不宜蠶人妖人瑞漫疑猜百變方徵造化才產自驊騮喤馬異漢末有馬生人名曰馬異見異說化為彪虎笑牛哀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見淮南子螺紋鼓角徒形塞本草綱目云五不女螺紋鼓角脉也謂得陰陽之塞巾幗須眉孰與同多少紅妝心豔羨羨他眞脫女兒胎費

盡姑嫜一片心洞房停燭始沈吟本圖畜婦供箕帚豈料添兒作稾砧蜾負螟成眞義子鵰從雞伏即家禽鴒原急難兄求弟或比鴛鴦友愛深始與秦埠之子為夫妻今則兄弟矣小名友愛豈非前定乎　雌伏雄飛易性情羽織宮鉦變音聲木蘭竟可從軍老天女居然化佛成此日詩篇聊紀實他年史冊會青名　熙朝盛事類頻見早有黃姑字喜生

亦史氏曰梅麓詩運用精能造化在手非此奇作不足以傳此異聞見索和章無能為役惟有閣筆傾諷而已

蛇寃

丁酉夏予於南園觀壘石見一螳螂飛撲奴子笠簷上雙撑怒臂若欲搏擊然奴將捉而殺之時木瀆賣花人顧姓在旁搖手戒勿殺曰物有知也安可與之結寃對耶予異而詰之顧因言數年前伊戚王姓者嘗以花木易米往來湖廣一日檥船漢陽忽來一小青蛇沿跳板舟人停泊布木板以便上下名跳板作叩頭狀王異之尋緣隙入頭艙泥中而蟄因其非毒螫者聽之後返棹至江寧之浦口剛繫纜此蛇仍緣板登岸回顧叩頭如前狀益詫異伺其所之蜿蜒半里許暫入道旁籬落間匿不復見越日聞

有人爲蛇嚙斃者心知其異往視則一少年衣冠甚都
赫然倒前蛇匿處似營縣奉差人也其僕方徬徨無措
叩之知斃者策騎過籬下鞭忽墮勒馬俯而拾之一小
青蛇突出嚙其指噭然失聲滾地呼痛頃之遂絶而蛇
跡杳然矣視其所嚙則右手食指青黑而腫似中毒甚
深者王不勝歎異歸以語顧者如此顧因所聞推以儆
奴子云

亦史氏曰小青蛇即俗所謂青篠蛇我鄉人家屋宇及
田野阡陌間所在都有非如赤練寸銀之毒也從未聞
有嚙人至死者漢陽小青不遠千里覊求附舟擇地潛
匿若早知其人之必由此路有墮鞭之事欲得而甘心
者苟非積讐宿怨曷至於此抑或有憑依者耶犬之性
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凡有知覺運動者莫不有
恩怨冤冤相報非必盡有憑依也況有憑依者耶況更
有不假憑依而性有過於牛犬者耶願世人多結善緣
勿留孽果此可與前所記新建龍異一條並觀乃或謂
此段公案適然遭逢若雷出地奮觸之者斃亦安知天
下之廣大人物之蕃庶胡爲而適然遭逢耶噫亦思其故矣

記吳中丞師事

予於嘉慶戊辰春闈後留京過夏居停鄉試座主吳荷
屋師第宅暑夜嘗納凉侍坐偶及鬼神感應之說師因
自述一事以爲君子三戒之一倘入瑣記未始非少年
節性閑情之一助也師云余有中表妹自幼起坐言笑
偶俱無猜抹牌象戲外落然也及余訂姻他姓妹屬疾
懨懨嗣於余成婚之夕奄然而逝聞親串有述其病革
時呼余小字長歎含淚情狀余爲黯然旋亦置之一日
夜臥朦朧間似有傳喚入衙署者見一官袍服據案坐

余不覺俯伏據案者顧余曰知有人控訴爾者耶余愕
然則隸卒掖一女子向案跪視之表妹也方悟其已死
第未知控告何因女若有申訴音細不可辨頃之聞官
拍案似斥女單情致夭妄訴者令捽之去謂余本無
他腸此事已明好好讀書希圖上進勉之命隸送余歸
及門而寤汗已漬衾枕矣休息尋思深以前此之落然
爲幸倘稍不自檢入冥對簿正不知作何光景可不懼耶
師談次猶不勝感喟云師嘗夢游時年已踰冠尚應童
試未幾遂入泮嘉慶戊午舉於鄉已未聯捷成進士由

詞林轉諫垣歷中外今官湖南巡撫公望在人身名俱泰祿壽正未有艾要皆從謹愼得來門下士尊所聞而執筆識之語關儆世事異搜神當亦函丈之所許也

張南珍

邑城隍廟神座傍分塑書役像皆生前肖形所爲有庫吏張南珍者亦廁其間一日以事偕友入廟友指像戲語爾尙未當差耶張曰老爺不見喚耳越日午倦就枕瞥見阜衣人來若促其趨公者起隨之行至一衙署穿石牌樓過池上平橋越廳事到後堂不知爲何地也佇

立良久阜衣人曰官升座矣則見雉身白鬚藍袍短褂而頂戴者據案坐旁一吏侍張膝地叩頭官問爾張某耶爾謂我不喚爾當差今來此何如張始悟爲城隍神以昨戲言故也意頗惶窘復叩頭稱願執役但有心事未了籲懇寬限神詰其爲何張以三世未葬訴神顏似不懌曰爾年已七十三矣此事不應早了耶張復以家寒無力訴神旁顧吏捧巨册進署一展帙遽色霽點首曰爾尙有一點好生之心合多活十年屆時來當差可也麾之出遇故隸馬丹書者謂之曰爾何不速歸耶拍

其肩遂醒則僵卧已三晝夜妻子環泣以心頭尙溫未卽棺殮耳張爲人和易充庫日有蠹吏夥造僞串冒徵事發會爲設法補苴籲求當局多方開釋卒免駢誅得從未減盡其力也神所云一點好生之心其謂是耶此事于耳之已久戊戌新春陳園看花遇於坐次張笑語余曰今葬事告竣限期已屆惟有靜俟傳呼而已予謂此十年中苟推此好生之心再有積累安知不更邀神貺耶相與軒渠而散

試卷燬名

俗傳鄉試前監臨進院有召鬼之說謂有恩報恩有寃報寃語甚無稽至歷觀小說所載棘闈以內鬼神響應之跡甚夥非盡誣也猶記嘉慶丁卯浙江鄉試點名日俱值大雨應試者渾身濡濕挨擠蹎蹌落後搶先無復魚貫而頭場尤甚錢唐張某於人叢倒地爲履齒踐踏致斃他如摩肩隨筐躡踵遺履者紛紛藉藉予第三場因失履韈而泥行坐女字四十號此舍先爲號軍堆積雜物予將考具暫置右間之三十九號出借同試之穿靴而備鞋者再入號則油帘坐褥號軍已代爲安頓呷

荼偃臥剛息餘喘聞呼三十九號者至矣予視壁間字方知越次顧疲甚倦於搬挪且念兩舍毘連共一號軍無關弊竇不如通融易坐之爲便也因告之誤且與之商再三乃允其人武康王姓談次頗自負闈藝意氣甚雄蓋驀游歸而應舉者也十四日晚予睡方熟欻見一披髮女掀簾撲壓王聞驚呼喚予覺知夢魘耳尋常置之俄頃則王亦魘啾予呼之醒詢其狀與予所見同竊陰異焉時予病目赤眵昏特甚中秋夕未瞑卽寐夜半聞王失聲喑曰誤矣起視其卷面燒一孔大如蠶眼錢

云適欲如廁剛拚卷蠟燭爆落致此因告巡綽官乞換卷監臨諭以無庸換給不干貼例也王回號仍欣然謄寫未幾聞呼噪聲更厲視之則卷面燒痕細如線香狀而姓名燬矣蓋其五策已鈔畢將收拾交卷忽遘此厄也再以換卷請監臨責其粗心屢瀆堅不之許乃頓足涕泗而出竟登藍榜意者紅蓮幕下有以召游魂之變耶受之者當自知耳予倖邀鶚薦恰是科也

蛇妖

邑之吳秋帆家於道光丙申春夏間屢患失物疑胠篋焉顧伺之無踪偶於墻隙承塵上拾得所遺婦孺輩口語詬厲以爲妖則缾盎抛擲瓦礫飛擊或穢器移置竈觚牀笫間怪異日作驅禳益甚舉家惶惑無如何也聞胥塘有看竈君術朱姓者邀之來視其術以紙匣虛其一面安置几上燒符誦咒令幼童凝神注視匣內漸次光明幻像畢現或聞語音因得其端倪而處治之召致之神以竈君爲政故名看竈君云是日朱依術設施注視者見土地竈神先後至次關聖與諸神將分位布列若有指麾搜索者朱令幼童逐室審視忽於室後破屋

地板下見申頸露面者女形也駭告朱朱復向匣符呪如前則見金甲神持戈追逐電掣風馳瞥練曳一紅衫女子至容極妖冶向諸神俯伏如有所訴神訶斥之欻倒地被髮哀號吐舌䏓睒居然人首而蛇身矣時几上先置淨缾一具見金甲神以戈挑捽入口物蟠繞久之徐徐乃没朱亟起以黃紙符朱書封之令宅主向匣叩謝而影響寂矣由是居室遂安

亦史氏曰龍虎山張眞人世襲冠帶以祈禱晴雨攝伏邪魔沐　國恩而嗣道教靈驗赫奕在人耳目其傳授

施設蓋非一端如看竈君術前未之聞而我鄉獨有擿此者若朱姓之請蛇孽其術亦神矣聞乃祖曾師正一教所貽厥者猶是上淸法乳故與左道異耶否則慮干熒惑之禁願人不習可也

故祖首逆

湖州戴氏子自幼失歡於父逐之流傭我邑積年作勞小有貲蓄踰冠能營生而娶妻矣其父窮老無依聞之來探且冀收養焉至則其子作白眼謂昔不我子而今欲我父事耶詈之不留餐宿父喪氣而歸已閱時矣

一日其子忽具舟迎父叩首悔過自是骨肉完聚奉養無稍懈始逆終順若出兩人有知其事者言其父歸後值四月四日邑人奉城隍神出游子方倚門觀蹶然倒地口譫譫作官語繼復呼痛乞恩了了可辨似其已故之祖以忤逆乃父訴諸冥與冥司邑神准移適攝魂而懲責也及甦詢之雖諱不復承然觀其卒然改行而爲父子如初者衆耳昭昭知其悔悟爲有因矣

亦史氏曰若戴氏子之忍於所生乃父不明首於官而厥祖顧代訴諸幽陰卒使其孫爲順孫不爲逆子冥冥中之貽謀燕翼非猶是生前一腔慈愛耶觀者於此可以油然生孝弟之心矣世人於親族稍疏者每謂去祖已遠視如陌路豈知由子孫觀之則枝分葉散由祖宗觀之固一本同源也後嗣之於賢不肖有異視先代於後嗣之賢不肖無異視也皆休戚之所係也痛癢之所關也人能推祖宗之心以爲心焉敢不順親事長敬宗收族者乎特陰陽相隔目不覩鬼神情狀耳新大故小左氏之說豈盡浮夸事人事鬼聖人之言何等昭揭知此者可與理幽而治明也夫

周莊名捕

凡隸役號能捕賊者類通賊者也通賊愈多線索愈廣擒縱之術亦愈神每見縣中有竊盜案出輒謂捕役無人且慮其通賊而不之用此因噎而廢食耳夫若輩之能捕賊者固鮮有其人而能使之用力而不敢玩法者官有幾人歟果能馭之以威信賞必罰以權巧行之其庶乎莫竟謂若輩無人也乾嘉間吳江周莊有褚添一者名捕也凡各屬竊盜鉅案人所束手卒能破獲有述其一事者言某年吳下來一人隻身游闤闠閒數日矣

形蹤有異捕役偵之莫得端倪商之褚褚與同輩伺諸市值其人入酒肆獨飲大啖數錢而出褚語同輩曰休矣此顯官而微行者何偵為衆未之信越日馬頭有報松江提督拜謁撫軍者審視即入肆飲啖人也因詰其先見褚謂若人每飲杯乾先置諸案角乃移人手若待人旁斟者此必素有僕從服役習慣自然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不覺隨時流露耳衆乃服其察識之神其火伴不下數百人日食米溢幾大釜每出宿所在恒屢易其處戒不虞也所居周莊煙戶稠密聚博演劇每為之宰

篷寮櫛比舟舫雲屯約束井然絕無滋事失物者居行咸稱感焉噫如添一者一瑣瑣人役耳乃其機警措置之處小用小效邁越恒流安得謂若輩中無人哉識之以告世有用人之職者

冥誅

吳江舉人周某詭譎嗜利陽施陰設噬人以塡其慾壑者不知凡幾某年冬將攬漕作入都計邑令慮其生事餽金勸駕可成行矣未幾得風癲疾縱飲歌哭舉止改常恒夜出不返家人防閑之久而漸懈一日曉起於屋後見浮屍撈視周也頸上隱隱有紅縷若刀劃然究莫知其死狀若何也先一夕有縣役於初昏時聞聽差傳呼聲意邑署比較也急往趨視廳事寂然尋聲諦聽若出自城隍廟者因即赴廟遇素識之術士於門暗中共闞見堂上燈火照耀階下鬼影叢叢神視事似各有處分茫昧不可辨繼聞呼周某名鬼卒捽一人前銀鐺殷耳神拍案大怒遽命曳出斬之覺陰風颼然冷沁毛骨顧堂上影響滅矣役與周素稔時猶知其無恙也比曉聞其淹斃方悟為冥誅而述所見於人云或言先是邑

之富家某姓正室死有疑其妾致斃者商之周周已為之謀矣與某姓素無交誼因是往弔以危言驚其坐入某姓惶懼厚饋以塞其口顧聲聞四播從而覬覦者衆卒難為繼被誣到官及檢驗無故事得白而家半破則周為之首難也或又言某氏婢死不明周為之強制其親屬致有銜忿自沉者跡其所為若此二事其被冥誅也宜哉

張氏子

邑有張氏子年少解音律素行佻達每值清明中元婦

攴野祭夜哭時輒竊伺竊聽樂此不疲竟蓋希邪緣湊
合也某歲七月望夜乘月信步入曲巷聞有哭聲達戶
外悽惋緜摯知為新孀傾聽良久魂蕩神怡亟返攜所
吹簫往則哭猶未已乃當門負墻而立鼓脣按指覺烏
烏聲入孔相應方快適間忽若有從後批其頰者所吹
簫墮地如裂遽負痛歸面色灰敗氣續如縷向其妻述
先後所遇曰吾平日以此為樂豈知今乃遘大苦耶視
所批處由紅腫而紫爛不日竟以此殞其妻每臨哭先
覘戶外闃其無人乃發聲惟恐有人竊聽似其夫者顧

不能守未終喪而醮焉顧午花茂才述
亦史氏曰寡婦不夜哭聖人制禮所防甚微固知世間
不乏張某一輩輕薄人也夫哀樂拂人之性菑必逮身
況其懷淫心佚志者乎天道好還不待規其妻之醮但
先視其妻之哭可爽然已

賢已編卷四終

嘉善黃安濤霽青著　同里孫福清稼亭校刊

鬼買書

吳江梨里東柵外某氏墓廬半就傾圮僅存破屋數間而已一日清曉薄霧有謝涂港書賈屈姓船經其地見側扉中有人向之招手若欲買書者遂泊岸則一叟面瘠而黃蹣跚傍舷問有醫書乎屈以醫宗必讀進叟略一繙展徑攜書入顧屈少待即取錢出付也良久不見出窺扉內有人隱几睡呼而詢之并述取值意其人斥

其妄曰此間除吾守舍外久無居人爾豈白日遇鬼耶屈言叟形狀其人嘿然指迤西一屋俾入視則見停棺一具適所攜書在棺蓋上書旁塵跡掌印儼然屈錯愕手書歸艙咄咄而唾遽促解維去不逾月死其火伴疑團莫釋後復由此停船叩前守舍人知停棺者生前業醫而技拙為同道所訾笑無延診者悒鬱而歿後嗣無力營葬遂寄厝於此云潘壽生明經述

亦史氏曰書賈為鬼所弄殆值時之衰也顧此鬼游魂為變結習未忘豈自知不足故泉下猶為補拙計耶其志亦可哀已彼世之泯泯昏昏有一息之存而不知自勵生為愚人歿為愚鬼視冥路求書者不更可哀也耶

趙萬年

趙萬年四川巴縣人由拔貢生授職州判分發廣東自幼知前生事頗了了漸長漸忘而大段猶能記憶自言前生為江寧人以舉人大挑補陝西某縣令缺分瘠苦家惟一妻不能帶挈之官時掛懷抱後因俸滿入都渡黃河遭風覆舟淹斃家丁二人押運行李車輛在後踵至不顧主屍浮沉遽攜貲瓜分而遁彼時自知已死見

河旁有一廟僧為之撈屍棺殮心甚德之而念惡奴卷逃憤恨莫遏魂隨之行夜則依附草木晝則躡蹤追奔相距數丈間終莫能及兩奴本川中人嗣見其行抵巴縣雙雙入城欲隨之入有門役攔阻因呼冤吵嚷雖往來憧憧若無有聞也者悶極仰視譙樓高聳倏已飛騰而上俯臨大江波濤震撼覺神魂搖搖四無依倚瞥然墮下則見身已縮小始悟託生為嬰兒矣孩抱中感舊啼哭有時啞啞漏言家人輒驚怪訶止及就傅後始稍稍述之於人屏居終日但惘惘而已迨選拔應試入都

渡河經舊溺處紺宇宛然訪廟僧昔年有無職官經過被溺之事僧言此爲沙彌時所親見棺殮者是其本師埋於廟後隙地遂導至瘞所榛莽間土堆猶存因稱與歿者爲戚屬出朱提二十餘兩付僧爲歲時祭埽之資并漬酒三巡而去趙爲人樸誠人有以此事詢者鑿鑿言之不少諱且云最苦楚者是爬沙悶絕時也又每以俗緣山重影事灰沉隔世姓名等諸冥漠一官匏繫無由至江南一訪舊眷音塵偶一道及猶若不勝悲感者道光戊戌三月常熟言寶侯大令由廣東歸過訪南園

留宿話此寶侯素識趙茲聞其所自述者

負妻果報

道光戊子科順天鄉試首場有拔貢生某入號後垂簾偃臥不飲不食詰朝題紙已下日且高舂亦無聲息號軍及鄰舍疑其病也更迭覘之見其欲起撤所臥板移矮杌向內坐始諵諵語不可辨繼而自批其頰無數號軍慮不測稟巡綽官入號看視某輒言貌如常官去仍垂簾寂然矣有頃伺之則已自絞死所縊繩兩端懸於壁釘絕無圈結僅絡項而已項間爪痕稠疊若遭痛掐者然有知其事者云生幼孤寒伶仃無依拾馬通換胡餅以延喘而質頗聰慧時於村塾間聽羣兒讀輒能依樣記誦其鄉有某翁者家小康憐而異之招至家給其飲食且束修命之就傅且以女年相若遂許字焉生成童遊庠及冠與拔萃科聲名雀起而鴛鴦社猶待闕焉生與女素不避面意得後遂乘間偷合翁不知也嗣入都久翁訊問婚期生自負才名不患無富貴良姻竟萌悔意覆書言其女不貞難怪背盟之語翁接閱恚甚詰責其女因吐實復浼媒宛轉而生堅不可回女遂銜憤

投繯此其辜恩負心之報乎我邑周容齋工部是科入北闈戊戌閏夏述於客座聞者猶不無恨色焉

碑怪

同里張漁山上舍老於幕游言昔客河南唐縣署邑令某公子好獵常帶兩韃跨怒馬山澤荒僻無所不之一日於初夜偕幕友壯丁並邀張出郊羅捉鵪鶉行十里許正於田野布網林間所繫馬忽騰躍驚嘶覺有異時月色微濛遙見對面山坳若帆影一方屍屍閃閃迤邐而來約距數十武陰氣撲人毛骨森聳莫能諦審其狀

固知其爲怪也衆踉蹌御步公子於馬上回顧從者鎗篩齊發訇地礧硠崩劃聲震駭辟易騎從心膽皆墮望城而奔抵署兩炊頃喘息始定張脚踝爲沙礫戞觸經時猶疲曳云翼日公子遣人訪夜遊處則一沒字古碑長丈餘横亘塍畔鉛丸矢鏃着面如壓方知前所値怪異即是此物也乃擊而碎之嗣亦無他昌黎詩木石生變怪又云遭逢巧丸兒二語可聯綴之以紀此一段奇也

四不像獸

于樸齋大令述昔赴永清時道經固城於荒郊曾見一獸形如牛無角尾如馬蹄如狗見人馴擾如常畜異之詢同行者士人金孝廉云此獸名四不像者是也旣不能耕又不任騎復不勝載并不可食乃無用之獸也又喟然曰非獨獸有四不像人亦有之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又不能轉移執事或飽食而嬉或浯心而遊此非人之四不像乎况馴擾更不若此獸也

硃點厭煞

俗以人死必回煞江浙巫師以煞高幾丈定回日之遲早不拘三朝七日也至期延巫持誦經咒以鐵屑等厭勝名曰斬殃他處亦有盡室出避者以煞凶遭之不利也若非命死者魂魄尤强雖逾旬時其煞猶能爲厲于樸齋大令宰石城時有淩祿司祻姓呈報兄弟被劉姓殺斃四命案往驗至廠觀者如堵中一人猝然倒地口吐涎沫幾殆矣有十數人環叩乞恩拯救詰以所求救者謂何衆稱斃死者是撞犯煞神所致若邀恩准於死者額間用硃筆一點可以立甦云于疑信間姑從所請死者遽張目起立叩謝無恙而去後權靈仙時相

驗那隆墟命案廠中觀者一人亦無故猝死親屬將舁回就殮矣于念前事有驗因如法施硃隨點而活衆稱神異焉大令曰印堂爲元神所聚硃能制邪官能鎭煞義有生尅故行之而應如響耳予以此說頗近理且事經試驗故著之以爲司牧者活人之一助云

梁國平爲城隍

梁國平廣東東安縣福隆鄉人一生忠厚正直急人之難多所矜全殁後見夢於其戚曹盈中謂蒙天監爲他省冥官死生路隔難忘故情特來作别云云曹醒疑信

叅半越歲又夢與國平晤敘如平生歡云復荷上帝加
恩遷擢甘肅靖遠縣城隍已於某月日赴任矣曹問前
任之神何以更替國平言舊神亦係同省高州府信宜
縣人姓甯名鳴邦新陞甘肅都城隍弟故得膺是選臨
別作四詩爲贈記其二云聰明正直始爲神囑爾諸昆
好敬親從古吉門多衍慶和平終屬一家春處世須成
大丈夫無驕無諂是眞儒田園世守詩書業耕讀人家
澤自腴詞雖淺近而義關勸勉此嘉慶戊寅三月二十
五日夜曹所記第二次夢也

西藏紀聞

于樸齋大令著有西藏紀聞一則足資域外之譚節錄
於此云先君宦蜀時於嘉慶三年冬于役西藏管理銀
錢局務並拉理糧務藏中相傳卽唐僧三藏取經之地
距川省九千七百餘里前藏至後藏又有四千八百餘
里其間怪怪奇奇類多荒渺方語亦非華言可悉過青
城縣有火炬山及唐三藏齊天大聖猪八戒廟因世俗
所演西遊記而裝點者出打箭爐則兩山聳立高千餘
丈峯半有石橋一道爲猿猴聯臂下飲之處由打箭爐

渡河名尖城者華夷於此分界其地無屋宇內地官府
至此與侍從兵役均住蒙古包撿牛馬矢以爲爨婦女
年少者與丁役挨聽其各自選擇中選者卽交喀達一
條入帳偶合婦女之父母爲宰烏拉牛也吽蟲羊也用長粑
卽青稞及紅牛羊奶和餅紅酒也以享之如生男聽所歡攜歸生女
其婦强負不離恐所歡東歸時不留骨血於藏囊壓以
死也由尖城十餘日至三立國其人呼天爲亮呼地爲
泥巴浪送的呼官爲破本呼跟役爲本頭呼兵爲打本
人不衣褲食青稞牛羊青稞卽長粑也由三立國十餘

日至光頭地皆童山無草木煙火嘗有夜叉出沒官兵
過此共十餘站設木城以防露宿疑卽古夜叉國也由
光頭二十餘日至里塘新添設有文職一員管理糧務
武弁數員兵三千地産五穀田畝膏腴居民殷富頗樂
土者惟多夾壩賊也爲害耳由里塘半月至丹達山上有
丹達廟相傳宋時有通判名丹達者解餉至此踏雪度
嶺騎滑墮峭救護落坑死卹封將軍此其神也其地山
重嶺復高插雲霄十餘站俱係雪山積歲不消卽夏令
亦不稍減山無恒徑華人到此每患迷失若先禱廟神

卽有一犬引路隨之便無歧悞否則跌入雪溝或凍餒於道未有能徑出者矣生其地者人及鳥獸皆純白由其乘雪性所食雪蛆故耳由丹達山三十日至珍珠國其地出珍珠故名產米無布帛多南竹竹大合抱居人截以爲飯甑或於藪澤中捉蛇數尾並蒸俟蛇口開飯亦卽熟合衆一飽卽十餘日不飢其人身無衣履穿珠蔽體恒棲石洞以避軟風也由珍珠國四十日至察木多有文職一員設立糧台武弁數人兵四千產五穀雜糧無異內地出巴巴佛號稱靈異由察木多二十餘日至

大桃地土瘠百物不生惟產桃實大如斗居者食以爲活相傳西王母經此遺實所植以度十方生靈云地恒少雨其人見線雨也卽哭理殊莫解由大桃地三十五日至拉里設粮台文官一員武官數員兵三千地無他植惟產牛羊牛羊牡者雙腎牝者重陰用大火烹煮五日方熟入口猶齟齬未爛也由拉里十八日至蛇人地無土著惟產蛇人人首蛇身食獸及樹皮爲活性畏硫黃華人經宿其地必佩一枚方保無恙由蛇人地二十八站始達西藏有城郭周約四十里活佛廟殿居中胡都

佛之丞輔也居左僧衆共三十六萬殿左有金山右有銀山殿宇金碧輝煌鉅麗莫比大衆亦極富厚廟左右有駐藏大臣部署其屬設粮台官一員鑄錢官一員銀一兩鑄錢拾箇武官十餘員兵一萬五千名物產甚饒如氆氌藏香紅花貓兒眼及各色寶石以內地大黃茶葉爲至寶狗大如牛婦女多隨華人選取其俗有四五人且七八人共一婦者當媾合時男置巳物於外餘人輒避去生育各按序齒分認焉此則羈縻所及豈復可以倫理繩之者乎

江南舉子

江南鄉試有數舉子於寓樓連夜聞鄰婦泣者聲甚幽咽視屋梁有穿漏處一人疊几上竊見小樓中設靈座孤燈熒熒一縞衣婦年穉狀妓以巾揾淚而哭其人招衆畢登倚壁摩肩塵土簌簌下婦若覺之者仰首長歎一聲顏色慘變吐舌三寸許陰風颯然捲燈滅影衆人隨若累棊有破額傷股者各驚悸蒙頭而臥翼日訪其鄰則室無居人或言數月前有某氏婦因夫死自縊以殉者衆皆懊喪並以破傷不及終試事歸潛壽生述

亦史氏曰此娘生前節烈死後猶悽戀故夫光景何等可憐乃聞聲而爲穴隙之闚覩狀而甚飛梭之擲樂因哀感懼以喜招然則貞魂三寸之舌卽謂之廣長說法可也彼子衿佻達者甞視此爲戒

藤護貞棺

道光三年秋江浙大水各郡縣低窪之鄉廬舍蕩析尸口流離蛙跳於粱鴻嗷於野慘目萬狀爲數十年來未有之災又吳俗富室或惑於風水卜葬因循貧者力不能營窀穸類多浮厝名爲棺亭實暴露也値玆滔滔洶

湧厝棺悉遭淹浸遂四散漂流出沒於驚濤駭浪中若浮萍斷梗隨波入海者旬日間不可計數雖有閭閻好義設法打撈而所獲不及所失十分之一蓋陽侯肆虐非特生民昏墊卽泉下陳人直同罹此浩劫也震澤縣某鄉有節婦某氏厝棺一具亦在水中其家固無力保衛意必漂失不知所之矣及潦退視之則巋然獨存蓋亭基四圍生鬼饅頭藤名蒙密聯絡故雖遭簸盪而藉以牢固者此也人咸以爲貞節得邀神護云先此其家因藤纏瓦落欲斵伐以免滋蔓方舉斧柯一巨蛇出作嚙人狀婦嗣子復昏仆吐涎懼而中止至是始悟得力所在早有陰相之者乃重整壞椽於藤加扶植焉

附還善鄉義冢碑記

道光三年癸未夏霪雨爲災陽侯告沴大江以南迤平兩浙延袤數千里浩無津涯民苦昏墊魏塘素爲澤國地勢窪窊西承天目苕溪之流東接吳淞申浦之浸崩騰潢漾沸潰激蕩蛙黽產乎竈觚龍蛇棲於斗栱雁戶星散鴻嗷日臆匪特生者猝罹蕩析之慘死者亦乏窀穸之安焉吳下俗多淺葬禮闕安厝崇

封之築莫問桑東一椽之覆有同露處狂瀾一鼓鬼哭遍野邑之西北隅受患尤鉅驚濤所齧則陳滲無光淺土旣崩則灰釘欲脫等梟鸞之散亂同萍梗之漂流殆將招游魂於歸墟付殘骸於鮫鱷矣於時人情洶懼綰里喧囂競爲棺巢之謀嗟來都亭之粥貧者但苟且求活富者或顧當守門目極滔滔誰爲惻惻胥塘孝廉魏君衍淇臨河喟然情均拯溺振其俠骨引厥同志挐舟蹈浪冒雨周行往來於汪洋之中施設於浩渺之境先插竹以爲界復編組以作闌出

之洪流舁之高阜計所撈榻柎之屬七千餘具除前和有題識者二千示還其家餘則不知誰何俱歸冥漠徐甲白乙旣差別之無從女丁婦王亦蒙昧而莫辨君則慮其陰陽舛迕氣類混淆非所以安幽冥而泯怨恫也由是旣窮人事庶與鬼謀擲珓以定東西拈鬮而分男女冥符聿著人心亦安遂告之邑令武進惲公鶴倖先捐鳩資並集於邑之遷善鄉收字圩買原田二十一畝有奇叢葬焉左則男棺二千八百十一具右則女棺二千二伯三十三具坎深三尺高

亦如之塚成邑令上其事大府告於　朝優免田糧俾垂永久制盡善矣澤至渥焉夫掩骼埋胔爲仁恤患救災爲義禮則男女有別智則鬼神可要至於合衆力爲一心閱經年而不懈斯又貞以幹事而信在其中矣是役也德取備於五常憾可彌乎兩大脫彼魚腹之葬予以馬鬣之封噓枯第盡其心結草豈規其報從此一邱之土長沾無稅之恩膏六尺之骸共託久安之竁壤揚茲善氣足以消疵癘而召祥和激其義風足以破幽明而通物類魏君與同里諸君子

第二一六冊 102 ½版

88

此舉固善之善者也詩歌頌美旣溢乎衢謠志乘垂徽當資乎貞石嘉歎無已樂爲紀實且冀孝子慈孫送死無憾滓水之儆恒怵於目宅兆之卜無失其時庶乎永奠佳城共懲頹俗則又世敎之扶翼非亶行義之可風也已

科名前定

常熟言寶侯大令述其曾祖諱朝栻邑庠生與同里陸明經仁虎爲文字莫逆交中年時夢有送鄉試捷報者署年姪陸某時大父諱尙焜年始幼學翼日陸來訪曾

祖告以所夢陸笑曰我已及艾郎君尙穉待執年家子禮相見其奈墓有拱木何相與軒渠而罷及乾隆甲寅陸舉江南解元大父亦登京兆榜以世交而作同年竟符夢兆惜曾祖已不及見矣於此見科名遲早自有定數非絲毫所可假借乃有謂人世功名富貴一切可以力求而營謀倖獲者其又何爲也耶

余友石門方鐵珊大令廷瑚嘉慶丁卯秋試相晤於西湖旅次忽語余曰我今科無望矣詰其故曰夜夢送捷報者視之已名也但係黃色紙今非　恩科何所冀倖

耶榜發果落第以優貢入選後於戊辰　恩科舉順天鄉試報單紙色符所夢焉此與前事相類附記之

異僧

閩中鄭某少孤其母知書督訓甚嚴雖就傅必稽課程以飾喜怒一日晚某自塾歸中途與羣兒嬉失所攜書懼歸受責彷徨路歧其母遲之久尋蹤而至見其狀訶詰之某以實對怒將加笞焉某走避茅亭中則一破衲僧白髮垂耳方席地結跏坐母踵至倉卒間遽問和尚見所遺書耶僧微笑曰方外人不考文焉知子曰書云

不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其母嘿而小立復手捽某某環僧而跳僧叱曰而戲拋所業慈訓尚安逃耶某且走且詈賊禿何與人事母恚甚謂必死此忤逆兒僧搖手止之遙指亭樹椏間此非渠書耶母往取眞是某戩手罵必賊禿所藏者母批頰稱謝僧語之曰夫人自是賢明顧郎君惡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他日恐終以此為淸門累善敎之毋忘老僧言也母挈子拜謝行數武回顧僧倏無蹤心異而識其語後某入泮首題為子曰書云四字次則不考文也以出乎爾者二句補廩以知之為知之三句中鄉舉大挑得河南某縣令因聽訟怒罵諸生被頂撞致有責斃者遂落職且獲餘譴僧言悉驗亦異矣哉侯官薩孝廉廷沛述此

凶木自鳴

予官京師曾寓順治門外八寶店口宅為李雲門侍郎師所置者屋宇四層最後三間為卧室嘉慶丁丑夏支架涼棚有匠姜姓者工料較廉因就之顧結棚後每值薄暮或微陰無風動搖而吱吱格格聲出縫際構檻間始以為偶然久而異之未暇細視也值中元夜半予睡

方熟忽聞窗前所覆空缸刀聲拍拍者三驚起意為盜急穴窗而窺則庭中月明如水呼僕周視屋面寂無影響益疑所搆木植為祟矣詰朝喚匠拆卸逐株審視凡木長七八尺者半皆痕跡糢糊作紫黝色厚者約浮半分許詢匠係何污染含混而已予心終未釋然再四訪問始知姜姓開設木廠者係劊手姜六之姪六凡遇行刑每就廠取木釘樁十八年林淸逆案剮犯較多予寓結棚之料蓋不知經幾許血漬矣此等橫死之鬼魂魄猶強宜其為厲也諺云賤值無好貨予深悔以惜費之

故致此不祥之物雖云無咎未始非有咎矣爰記之以自儆

爐灰治螞蝗蠱

湖州海陽縣鄉村有農家女年踰笄腹漸膨脝震動父母疑爲私孕顧平時作勞馴謹雖不避男子絕無戲謔嚴詰之亦不得端緒惟涕泗而已鄰舍戚屬見者往往竊笑其父母醜之議關禁餓斃焉扃錮一室空諸所有女號冤飲泣奄奄待盡渴甚見壁腳瓶蓋一甕揭之則澣衣爐灰勺水尚存抱甕磬飲陡覺腸肚攪痛洞泄崩

騰視之如掌大者螞蝗塊結而夥然之腹頓消因扣壁大呼曰兒孕下矣盍來觀乎其父母異所聞姑啟扃入見所下物及女平復狀招鄰衆集視女冤始白先是女于田饁耕歸已曛黑偶渴飲溝澮水不覺螞蝗子入口而成此蠱命合不死適遘灰漿而解至是咸釋疑也此叚予劉姬所雇邱嫗述

關帝靈籤

關帝威靈顯赫神異昭著自列祀典外普天之下大小廟食不可計數誠所感應難殫述也杭州吳山廟貌穹窿香火之盛甲全省予於乾隆乙卯始應鄉試偕友龔西山 建寅 往卜科名予得籤云萬人頭上逞英豪便欲飛騰霄漢高爭奈承流風未便青燈黃卷且勤勞味籤意有勉勵語而不免遲滯龔得籤云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語予曰今歲在卯而云玉兔重生豈得雋應閱十二年乎迨嘉慶丁卯予與龔同舉於鄉是科正考官爲江西萬文僖公始悟予籤首句萬字爲師姓三句承風二字爲師名也當問卜時師猶遲星使故云未便耶龔至是

獲售距乙卯恰十二年非玉兔重生之應乎且末句亦切師姓皆可謂奇驗矣又京師正陽門外關聖廟官民停車祈禱者恒滿予於己巳成進士闈前得一籤有今歲田疇定有秋之語知爲佳兆首場坐秋字號更符合也會榜後求示甲第得籤云知君袖裏有驪珠生不逢辰莫强圖堪歎頭顱已如許而今方得貴人扶以語宛平張纖塘明經張曰鼎甲無分矣頭顱已許其得傳臚乎 殿試果二甲一名己卯因 京察記名復求示省分遠近得籤云自南自北自西東眼底昏昏耳似聾孰

讀黃庭經一卷不論富貴與窮通是年七月授江西廣信知府以字測之庭而黃非廣乎迨丁外艱起服補官粵東亦廣字之驗此又一籤而歷官之地前後兩應者又我邑東門外羅星臺神廟素著靈異先子嘗因所居湫隘欲徙一大宅意不能決將請命於神前一夕齋沐予侍側偶語及神籤予以為聖意微妙間有不可拘泥字句以斷吉凶者若此事得世間萬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之籤則遷徙固毋庸議否則當參活句也先子頷之詰朝得籤返笑謂余曰毋庸議矣神所顯示者

即爾昨夜所舉之籤也事遂已予於甲申將服闋入都謁廟問宦途利鈍得籤云官事悠悠難辯明不如息了且歸耕旁人煽惑君休聽此事須謀親弟兄鄙意方出山而神戒歸耕且有官事難明之語後之官粵東臨政常服膺惕息慮有倪失迨被劾不無耿耿時弟若濟在署提及歸耕云云意頗豁然益深欽感茲家居小築甚裘名草堂曰息耕所以堅山心而銘神貺也其餘徵驗尚多不及備錄

韋馱神簽

嘉興府城精嚴寺山門內北向塑韋馱像簽語靈驗有不可思議者予為諸生時恒叩擲杯筊焉嘉慶丙寅科試得籤有暗室之中有一燈之句及入闈坐夜字號案發名列第一此暗室一燈之驗也

賢已編卷五終

賢已編卷六

嘉善黃安濤霽青著　同里孫福清稼亭校刊

詩娛逃異四則

予於嘉慶丁卯冬公車北上戊辰正月上旬抵都與謝樹庭明經同寓刑部後街屋爲謝氏舊宅自石農大史出京後給其老僕蔣姓居守空房多局鐍者及是卸馱啓扃後三間糊窗掃塵兩人同止宿焉僕從則棲於外廂時初九夜篝燈對酌微酣掩關而寢予睡正熟覺胸次壓重噤不得舒而仰面若舌餂鼻嗅者冷氣沁入毛骨因掙扎喊叫樹庭驚寤喚覺之以爲魘也視燄蠟已滅矣窗間雪月交輝予清醒不復成寐旋聞樹庭搥床大呼詢之曰床下若有物掀騰者語未既轟然一聲所臥棲繃翻倒人亦覆壓其下呼僕從起窗已洞開因然火四照無他異遂相與清坐達旦越日老僕言此屋素有狐一白髯老翁一約十五六女郎也時露蹤影月夕每往來庭中見慣亦不復怪前小主人偕客至恐致疑駭故不敢告魘夢翻床之異或其出而作劇耶樹庭聞以告予予謂人海中何處無容膝地曷爲與異族相逼

而處乎乃先後移寓焉後樹庭來游潮州話春明舊事予贈詩有照眼雪窗驚魘夢之句蓋紀實也

紀文達公宅在虎坊橋東予於嘉慶癸酉秋僦其半以居即公平日延賓著書之所所謂岸舟清芬室前兩層屋也閱微草堂在其後以壁界爲三間中者爲堂僅容一筵予下榻於左一奴子欹其右當初賃時茶租已付（都中凡賃屋者先付一月貲謂之茶租）尚未徙居有以此半宅閒置久矣爲狐據見阻者予顧廬舍幽深花木鬱茂雖聞言而意不能舍竟入處之居無何寵養馬卒時以怪異相驚嚇予每解說而置之甲戌三月二十三日爲先子生辰賓朋過祝款留夜飲時予未挈眷每適外所居堂必下鎖焉漏三下客散啟扃就寢見右間門口一髮辮翹出甎縫垂尾如草奴拔之若生根牢不可掇予蹴以足遽脫拾就燈下審視約長七八寸許色微黃脫髮處作月彎形一縷紅線束之其稍亦然家人咸聚觀稱異予心知物怪不欲明言檢庭際瓦片纏擲墻外而龕奠日以雞子燒酒等爇香默祝云昨晚變幻其出諸仙人伎倆欲陰使不佞遷避耶顧長安居大不易舍此何之今與仙

人約幽明各安厥所兩不相妨毋或驚恐則蒙惠多矣嗣是居兩年餘卒無他異而丙子得　京察一等暨貴州試差皆在此宅及予他徙咸以爲吉宅繼居者均優值焉

嘉慶丙子夏姊夫鍾澹齋淮以癸酉拔貢服闋補應朝考留寓閱微草堂五月晦日晡並坐納涼於庭澹齋問此間有狐狸果否予笑曰指仙人耶語次忽前層淸芬室屏門砉然洞開有黑物如犬約長三尺許尾蓬鬆曳地風馳過前入堂後廚房而滅澹齋驚詢此何物耶

予曰予頃所云者是也迨六月一日聞典試貴州之命澹齋謂仙之來也其因予之將去此耶然則非獨無惡且有喜焉不勝歎異舊例雲貴試差於五月朔　簡放是年因閏七月故遲

黔試之役偕行者爲今少司空廖鈺夫同年記裕州宿站一小園有泉石花木之勝鈺夫寢於堂予就曲室下榻是晚雷雨交作旋止予伏枕熟睡似有登床偎昵者肌理細膩香澤紛敷知爲婦人也朦朧間遽語以天打雷何可爾耶覺其驀地翻跌予驚醒半牀空矣心訝之遽呼僕篝燈起時漏踰三下擬趁涼早發顧覘何鈺夫者數次遲久未興意其小頓也至榻前詢之曰憊甚今日不能啟行矣遂決老程中途停頓不發俗謂老程至午起語予曰異哉夜夢有麗人來就者再致此疲苶予亦告以怳惚所遇去之猶不無懷疑焉差旋復宿是園僕輩傳述此間爲狐藪屢出媚人蓋得自園丁云予於嘉慶戊寅秋由八寶店移寓西甎衚衕其屋向南相連者六間東西各三東爲起居之所西則但置書架雜物恒扃閉焉其對霤數椽予留同年友朱湘帆太史國淳下榻其中已

卯七月十六日薄暮相與納涼閒話欻聞西屋內有聲若抖被單者然喝問何人不應因至東屋則妾媼輩各驚聳隔壁凝聽聲漸縱矣未幾似被單增至數十百條風捲濤驅轟轟滿室窗櫺了鳥戛戛震撼約一炊許其聲自多而寡由鉅而細漸次寂然乃呼僕秉燭啟扃入見棐塵凝積如舊莫測其何由也次日過午則除廣信之　命下焉噫此出彼入如燕鴈之背飛予何人哉乃避面若此此與丙子典試前徵兆略同而其跡更異云

徐觀保妻

邑人徐觀保者溺於賭罄其妻所蓄貲泣諫不聽無如何也妻悒鬱致疾瀕危泫然語之曰我旦夕不起甕無一錢將何以殯殮耶徐嘿無以應妻復曰親串族黨間借貸已徧又安望有周急者無已爾其求祐竈神乎未幾妻死徐計無復之停屍在床淚眼瞪視姑如所言早晩哀禱頷顱墳起響應寂然旁觀者嗤嗤誹笑徐愧憤交集遽捽神模碎而擲諸地覺有聲鏗然一金釵貫紙座中（吳下供神模每以寘錢方塊者插竹釘座）始悟妻暗藏此物爲送死貲乃貨而藉以蓋棺焉聞者咸歎婦沈機苦心而以徐得此令妻不能保其家而相與有成爲恨也朱慕陶述

殺尼姑衖

邑之北門内有殺尼姑衖莫知其所由名嘗聞宗竹田丈言衖中嚮有尼庵一尼先與屠者私復有他好屠妒姦乘夜入室殺之希滅跡支解其屍納諸叉口（吳下以麻縫袋用以乘米名叉口）負而出北門將沉之河時尚五更也門者詰之以婚家供神所宰對遂混而出至弔橋瞥覩黑而鬅者持刀立橋心懼不敢過往返躑躅數交天漸明鄉人入市者見叉口血漉漉下詢之如對門者言顧神色慌張類有異强解所負視之則一光圓女首四肢分截髮爲尼屍也執赴官一鞫吐實按律處斬而燬其庵人遂以殺尼姑名衖云按北門外柳洲亭有關聖廟黑鬅持刀者蓋周將軍之靈路截淫兇俾無漏網斯亦可見神威之顯赫矣

厝穴潛魚

同里潘溧泉孝廉（棟）悼亡後其妻厝棺於田數年矣嗣營室得子艱堪輿謂厝地不吉因決意改卜及拆棺亭（吳下浮厝者每築數椽庇藏名爲棺亭）則棺下有一坎雙鯽潑潑於中意

得地氣之靈也悔之欲仍舊顧穴已洩露雖佳無益竟徙焉溧泉美而多文齒方壯踰年亦亡同輩咸惜其才而咎地師之言之妄聽也

亦史氏曰潘孝廉修文赴召或限於時命不得專以移厝咎之況暫時渴葬終須入土爲安耶顧以艱於嗣續而欲乞靈朽骨斯未免惑耳予夙聞家笑士先生言小華殿撰與闇學諱騰達叔姪也舉擅竹林雲衢聯步依流平進鼎台亦意中事乃以青烏家言謂祖塋挪移數武遷改某向公卿可立致如其言未幾竟相繼徂謝云

近時湖北陳秋舫狀元暨大雲御史兄弟並登甲科對掌華近此人世希覯之榮也乃秋舫旋以風疾殞大雲以左官繼至說者亦謂其遷葬所致槩之陰地宜靜而不宜動者也魂安佳城神棲幽宅陳人安則生人亦安卽謂貴賤貧富壽夭衰旺係乎風水亦旣通錯顯榮則其吉可知居易俟命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乎狐埋狐搰人類訾訾之試思閒若牛眠巍然馬鬣夜臺長卧方謂安且吉兮而乃鍬钁掀泥松楸拔本抉黃泉而見白日此舉果奚爲者耶更張覬覦談者固妄而聽者實愚矣況乎奕禩先人之骸海量後昆之福是謂悖德天下焉有悖德而天降之澤地效其靈者乎噫嚱怨恫誰知方作啾啾之哭昏癡若夢猶冀欣欣之榮以順逆推之必無是理前鑒具在盍亦反而思其本矣

風水之說不盡誣而特不可泥擬著一論以質當世明理之君子俟續編

仙畫

常州楊姓母子二人母衰老子年十五六擔賣鮮果爲生孝養無闕嘗遇母疾篤侍奉不離旣之生理醫藥益艱一日持方向肆賒貨再三哀懇肆中人以所負多堅不復許憂迫無措適一襤褸道人過詢狀旋乞得肆中包裹素紙長三尺許者並索筆硯倚櫃臺（凡居肆設机遮架貿易者名櫃臺）畫柳下一老翁坐船頭手把一卷卷端書雪舟漁唱四字眉目鬚髯勾點寫意而已擲筆付其子曰若計醫藥費及經營貲當幾許耶子曰十貫錢彀矣曰若將此至某門外官塘石橋側張畫就盤陀坐有問價者如數售之可也時市人聚觀謂此草草筆墨又無裝潢誰肯出重貲以購耶率唾爲妄其子見道人意良善且計無復之姑如所指往俟良久無遇懊悵欲歸則遠遠聞鳴鑼頃三四大舸旗槍鮮明類官舫者至橋倏爾停泊一短衿袍褂儼然貴人出艙四眺覩所張畫急上岸趨視把玩如不能釋問欲售耶曰然問值以十貫對微怪其昂遽攜入艙呈一老婦婦捧卷而笑若不勝其喜者招其子詢所自來歎曰此仙筆也命僕囊錢如數送其家而去前市人咸驚異信其孝行之報也其子由是頓償藥債母病旋愈生理欣欣後竟得小康云龔聲甫閣學述

亦史氏曰雪舟漁唱殆柳下老翁所著歟官舫之賈人與老婦其畫中人之城屬歟何其相遇之殷也楊氏子蒙其惠市中人驚其異俱懵然未知其購畫之何因此固可以臆斷也我里乾隆間畫師鮑芑洲先生幼年藝尚庸後遇一舊家嫗負簏入市啓視則曾波臣畫稿數十番盡購臨摹遂爲寫眞妙手男女老少無不神肖者嘗於扇頭偶繪小景一人略具眉目微髭數莖見者咸曰此王修竹也王胥塘人名志熙老明經工八法數十年來里中號能書者無出其右與鮑爲素交因以扇贈之王自謂平生倩人圖狀神似無過於此珍如拱璧附志之以見畫之工拙不在遲速而妙手偶得興到神來即下筆亦不自知況仙人之游戲乎彼俗目又烏乎知之

屠宰孽報

邑有屠者姓張與沈兩人皆伉爽和易其肆距予家舊居近先子與往還且聯杯酒故友漁齋詩中有不妨交結到屠沽之句蓋指此也顧謂其所業惡恒勸之改沈以爲然遂罷鼓刀而設米肆數年後忽聞其無疾暴亡時臘月嚴寒赤身墮牀下狀如𢭏毛之豬人以爲猶未離孽東云張以操此久且獲利厚舍之弗能贍家不復徙業年六十時患渾身奇痒不勝搔爬以熱水沃之輒稱快旋起疱瘡皮膚潰爛家人不敢復沃顧稍停澆灌則痒不可耐竟以是呼號數月肉盡而斃宰豕必湯𢭏去毛此其示報也

亦史氏曰兩人所業同而所改異一則死無牀簀之債一則苦楚淹纏久而致殞似冥中示報稱物平施輕重無錙銖之或爽者或曰若然恐閻羅殿中計簿式盤頊屑殆難更僕予曰非也報應自然縱有主宰仍由乎其人之自造而已神道又豈慮紛煩哉

幕友滅案報

紹興有老幕陳姓者病危鬼叢於室所誦諵皆冥司譴責剖辨之語少間顧其子曰余生平佐幕尙無大過惟游吳江日地保有以一船漂來郭外中橫數無頭男屍報者主人商諸余余謂此船旣無認識莫知所自來無頭之屍何憑檢實兇犯讐盜俱未可定緝獲爲難倘一經驗報上司以多命之案咎其疏防督其緝捕將何所逃譴徒然勞慮憂心究復官參財耗所謂天下無事庸

入自擾亦何樂而爲此乎主人曰然則如何子曰乘夜密遣家丁移船蕩中沉屍而燬之誰其問水濱者乃責報者之妄斯畢矣主人悉如言行深佩子之有識焉今其鬼控諸幽冥謂海濱人爲讐所害船浮至此當時若據報查辦身首雖離而衣履尚存船具雖缺而形式有辦苟使庫貯所服官繫其舟召示而訪緝焉容有獲犯雪冤之日而存心欺飾巧事消彌但保生者之榮罔恤死者之慘某等旣遭屠戮復苦淵沉而罪尚安所逃耶余以食人之祿忠爲人謀爲訴冥官終以鬼言重而余

言輕也命休矣見輩當別圖生計愼勿作箕裘之紹也諄諄再三而逝

龍伐木

順天屬三河等縣當夏雨暴漲時水高數丈陡若山立有木直立水中以行端與水平端上恒有光夜望若燈或有鼉魚蹲其上相傳爲龍造宮取木也木取於平谷縣之深山中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輒一取歲則大水有老毋言幼時其戚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工狀暮投村中皆不留因詣戚家憐而止之宿天明不見客起穴窗以窺但見魚蟹縱橫於地驚而退乃遙呼曰日高矣頃之客出故如昨也臨行留一物置檐間爲謝囑勿移動及水發村廬盡淹此家獨無恙云道光癸未五六月間淫雨浹旬直隸州縣百餘俱被潦成災先是三月有十三人衣青鞵韈襦袴皆一色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各食饅頭數枚不茹葷告主人以取木歸前辛酉過其店食者十八人形狀相類今茲復將淹乎果驗姚伯昂編修作龍伐木歌殊怪偉足廣異聞也詩曰順天屬縣有平谷老林密箐森其麓世間怪事竟有

之山人走告龍伐木我聞海底多珍奇水晶宮殿最華煌珊瑚作柱貝作題火齊明珠綴相屬取材豈或有窮時乃向人間事斫劚昨者西門賣酒家有客還來爭果腹手斧臂鋸腰短襦十有三人一裝束酒家驚言辛酉年過者依稀見非獨埽來又遇黑衣至將毋行舟到平陸時當六月山雨傾懸流掛天亂飛瀑頃刻奔潮倒峽來小艇上山魚上屋橫流之中木豎行驚浪騰波爭擁簇鬐鬣背倒撐巨筍排雲頭遠接修竿矗木高十丈水十丈水與木平如轉轂木端更露爛爍光日黑天昏黯華

燭直使明燈下析津龍宮未興山鬼哭我友李生祖母劉行年九十間見熟嘗言有戚居北山工師六七暮投宿天明窺戶闃無人老魚巨蟹紛踏踴主人大呼曰三竿夜客出門爭拭目猶是衣冠拜謝行始知鼈鼈非人族魚鼈非人人其魚此事往往驚鄉曲吁嗟長江滚滚流巨筏縱橫斷復續千里萬里息可致取用未聞或不足東海之龍何不仁蹂踐人命等牲畜何當六丁為扑之三河不波我民福

雲姑

貴州遵義府西門外向有叢塚嘉慶十年十月二十六日有人過塚間聞呼號聲甚慘時金匱楊君德峻為經歷知之督人往視聲出薄槥中猶未已亟啟之則一女子為某家青衣名雲姑被主母捶斃掩埋已閱一晝夜矣詢以冥事憒無所知楊為醫養月餘始復人形後入某總兵署中周肖濂觀察曾見之年十五六矣為賦七言古以紀其異詩曰牧兒牧羊上邱壠有聲如牛出破塚八城火急走告官官眡前和露鑽空星眸漸啟慶更生涼風破體神冥冥閻羅世界了無覩但覺濃睡魘初

醒人奴胷膈固其分忍把煢煢委道殣返魂不藉十洲香此事今稀古亦僅雙鬟垂垂髮曼鬋髑髏髻輔漸承權誰修干寶搜神記擬續齊諧志怪篇

葬地前定

李鳳岡太守威福建龍溪人乾隆戊戌進士授刑曹郎告歸養親居鄉十有八年迨補官已踰六旬矣出守廣東調鎔首郡有小印曰五羊大夫旋因病乞休命其四子守故鄉邱壟而自隱居都門泊如也年近八十燈下猶能作蠅頭書於宛平棗林村自營生壙遇佳日輒策蹇往遊蕭然自得其自題生壙句云天地為廬有萬古神游八極歸何處歸根委蛻茫不知三年石槨徒爾為我今家在春明住久矣辭官同誓墓西山山色引我來偶然踏破土一坏了知因緣有前定此中待我雙目瞑種松幾樹生風濤化鶴歸來山月高嗚呼達矣太守言其尊甫少時詣九鯉湖仙祠乞夢夢神示以詩云彩鳳高翔止石龜側身抱卵四山圍蛇豬守戶鎖貞氣削犬一聲振翅飛不解所謂及晚年築壽藏其地從儀鳳山回折至石龜山出脈迴身反抱穴上止見前後左右四

山水口有岡阜二土人呼爲蛇子畚豬母洲太守以戌年登甲科則又聞犬振翅之驗始悟夢中詩語牛眠卜地已預兆於數十年以前異哉彼溺信地師之言桑東擇吉四出訪求更番靡定卒之繭窩未就而溘先朝露者當以此夢醒之

金文簡公逸事

吳江金文簡公少日寒苦恒隨乃翁外出讀書翁嘗館某氏至除夕始放學主人訝其遲曰明年正月下旬爲子聘婦恐稽時日故於今歲預補其不足耳又曰寒士

舉事不易納幣費尚無所出可探支明年束修乎主人如命歸屆期備禮延賓蹇修趙某舊交也飲酒歡甚齎幣至女家女家徐姓號素封見趙斥曰幾爲若誤今而知金氏赤貧吾女奈何適窶人子趙謂君業已許之食言恐不義徐堅不可回詞色俱厲趙無奈何還白翁時賓朋滿坐見事中變咸默然翁慙甚謂趙君作蹇修而事至此奈貽笑何趙俯思久之乃曰我與君舊交家有息女年與郎君若締姻何如翁喜諾即浼座客執柯以幣納趙後文簡官至大司馬妻封一品夫人徐女後適沈粗温飽而已文簡諱士松號聽濤翁德輝先生爲名諸生即觀其放學一節不欲稍曠功課平生行誼之篤實槩可見矣

鬼頭聚塔

姜度香尚書出使湖南時韓桂舲大冦爲刑部司員暨郎中福宜隨帶偕往行抵河南息縣宿站姜別一行臺韓與福合居一館甚湫隘偶覘館後有閒房令啟視則上樓下堂寬敞而華美疑館人怠於供帳詰之謂此屋素有怪異恐入處不安也福謂韓此飾詞即如所云我

輩官職雖小然奉使命來何忌之有乃攜襆被登樓而其憩焉樓三間韓居左福居中其右則梯梯上下從者所息韓伏枕後聞福於隔壁相呼與高聲論時事滾滾不止稍厭之語福且休有頃福狂叫跳出大呼怪事韓驚起詢狀福曰方就寢見帳外黑影高一二尺許者由少漸多憧憧燈下異而心怯念人聲爲陽欲以陽氣厭之故與君高譚未幾黑影少減則一人頭由門限躍入逐之來者如瓜如鐔滿地亂滾不可計數繼而頭頭湊聚累級而上若層塔然最後一頭甚巨居其頂雙目電

烱睒閃射人因怖極故奔號也韓亦駭異令僕從𢭏房審視卒無所見因知館人所告不妄翼日仍移廳故處禍旋殁於差次殆時衰鬼弄歟此叚查丙唐司馬述諸親聞之韓大冠云

長人

湖南祁陽縣鄉民廖某者年及冠有一妹適鉼矣家貧常相偕入山操作偶於荒僻叢薄中見草實兩枚紅色狀如山樝摘舐之味甘酸可口食之旣妹亦分啖其一是夜廖歸頓發壯熱詰朝起穿衣履俱覺窄小出戶見

者咸駭其暴長蓋較常高尺許矣嗣是逐日增加踰旬而倍妹亦如之鄉人呼其兄爲廖長人云時李春湖侍郎視學湖南聞其異名而見之力能舉三百斤石敎之射挽强貫革裕如也惟軀幹過偉馬無勝乘者不任馳驟耳憐其材給予一衿後侍郎僑居桂林述之於蕉園慶撫軍欲見其人招之來入轅門則磬折臨堂霤則低首賜之食則四升米飯及一豬首俱盡詢飽否稱謝云小人安得頓頓如此耶所立距撫軍座遠當叩頭頃一俯身而冠已觸華裾矣因厚犒之而去查丙唐司馬時客幕中親見之言其長準今官尺一丈有二其靴三尺製需布一丈餘其衣著可想惟首如常人與身材殊不相稱遂次往返乘露篷船日夜躺卧稍起坐慮傾側也此殆新莽時巨無霸之流歟所食草實未知何果惜無博物者證之

治喉蠶方

族兄秋坪室錢氏素患喉蠶喉蠶者喉間起疱腫痛甚者兩兩脹塞名爲雙蠶勺水不能下咽治稍稽緩呼吸氣閉往往致斃錢所患類是屢治屢發恒苦之秋坪嘗自粤東歸於江山舟次聞同舟人有譚奇証及治喉蠶方者云斷燈草數莖纒指甲就火薰灼俟黃燥將二物研細更用火逼壁虱即臭蟲十個一并擣入爲末以銀管向所患處吹之極有神效因關心而默記焉及歸錢恙復發殊劇醫者束手憶及舟次所聞之方亟依法製治數吹後雙疱忽潰嘔吐濃痰盌許旋卽平復嗣是遂不復發秋坪歎爲神效眞不啻仙方云按指甲燈草本喉症應用之品至合壁虱爲三味則古方所未有不知所述者從何得來壁虱北方及杭州多有之如我邑絕無

此物急切難以驟致惟市肆旅館中往來人雜牀蓐有帶來者求之或可得也亦救急者所不可不知

疫鬼爭溺人

邑孫姓者於水濱濯足倏有鬼物曳之落河半身已沉溺矣正危急間耳際聞呵叱聲若云此吊脚差使應我得者爾何爲妄爭耶瞥覺鬼手放鬆騰出水面遂緣岸獲生而是日旋有鄰女淹斃者因念吊脚云云恐別遭水厄時切臨深之懼未幾疫作俗有所謂吊脚痧者孫竟以是疾亡始悟鬼語之驗

亦史氏曰死生有命信矣至同一死也而于彼于此亦有數存乎其間宜溺鬼之不能與疫鬼爭衡也此與小說家所載清江貨一節相類

骷髏祟語

予家有薄田成童時先子命偕傭工張姓者往鄉運租一日至丁董浜佃頗疲賴張與之爭持不下予不耐煩信步阡陌間於壞塚旁見白骨一具孔竅透漏意枯牟頭也擬斲其凹陷處爲水盂攜懸篷底覓鑱削具榜人方偃卧未覺也及張負米下艙瞥覩驚詢物所自來啫曰此骷髏也而可玩弄耶促還原處爲揖置穴口張尙以其外露也躡而進之運租歸予恐堂上知囑張秘勿言是夜張陡患寒熱譫譫囈語曰官人尙以手送我爾何人乃敢踐以脚乎先慈聞有異切詰予度不能隱以實對乃令人尋至壞塚所燒紙錢以禳張病遂瘥而戒予弗復往鄉矣予聞鬼語匿笑其遷怒憒憒至稱官人則心竊喜輒誇於家人前先慈謂吳人呼孩子爲官人墓中人殆吳產而葬於是者汝何妄自喜耶迄今回憶覺墟墓游敖光景如在目前嚴慈久見背而予髮亦垂

垂老矣筆之以志童時跳盪之過

狐女工文

四川貢院俗呼王堂以明時益藩故基也道光某年鄉闈前修葺號舍有袁生者年未及冠其友拉之往觀生瞥見一女子貌姣好相與目成駐足留戀友覺其神氣有異詢之生以所見告友固無覩也斥以爲妄促之歸生平日塾課文師嘗訾謷其劣勒帛者多至是値課期生輒閉戶獨居每一藝呈師師特刮目獎許並誇於乃父前父謂其子比來形神怯瘦方以羸瘠爲憂豈文字

轉著精神乎師以茂陵病渴未必非擣賦用心所致而心則未免懷疑伺課日穴隙闚之見生偃臥於地絕無聲息比文成又佳默驚其異越日令而試生託以靜則心聚為辭不許强就筆塁依然阿蒙也師因述所見偃臥狀嚴詰之生不能隱具言游貢院歸女隨至家與同寢處文固女所捉刀者師告其父以為妖累延僧道驅禳無驗而生懨懨病矣有言某端工者（黔蜀師巫有法術者名端工）術神當能治之招之至端工審視廬舍及生良久曰此邪緣夙業也非可以威力制惟善遣乃可因諏吉令具

盛饌兩席供帳悉備屆日扶生坐於左席而虛其右仍設柶箸若為合巹者然扃門而作法焉有竊窺者見端工於席前贊祝如儐相儀生始而酬酢向右勸侑下箸亦然繼而呢呢相語涕綆交頤長歎良久頹然隱几而臥端工啟戶挾生出撤饌謂其家妖去矣郎君保平安也闗是生惘惘若失者累日病良愈乃厚犒端工咸信其術之神云

雙門底瞽者

粵東省城雙門底瞽者有符姓年七十餘設小肆久矣術亦如恒爾善聞鑼聲無論新舊厚薄堅脆言官之休咎輙中嘗有某撫軍涖任符曰是殆有所感耶何其聲之悽以促耶已而撫軍以憂歸又聞某方伯過曰其聲超越而和還吝其不遠耶未幾方伯擢黔撫去知者訝即曾賓谷中丞也又李陸平節相征猺之役謂恐不復返以其聲有往而無回也亦果驗其他類此者尚多儀墅農孝廉述

賢已編卷六終

孫氏望雲閣[illegible]校刊

右賢已編六卷爲吾鄉黄霽青先生晚年所著先生以二甲一名進士入詞林典試貴州出爲廣信太守奉諱後起守高涼調繁潮郡所至皆有政聲粤人至今猶能言之已而引疾旋里優游林下者十有餘年性喜獎掖後進凡少年英俊之士輙爲延譽一登龍門聲價十倍過魏唐者仰之如魯靈光焉家有園亭之勝每當春秋佳日率與諸名士觴詠其中前輩風流典型未遠福甫解拈毫備蒙刮目侍東山之杖履陪北海之琴樽迄今追溯前塵恍如隔世先生所著有詩娛室息畊草堂詩

文集若干卷久已梓行此編雖體近稗官而意存勸世殆與周公謹齊東野語紀曉嵐槐西雜誌相伯仲矣兵燹之餘原板散佚福與先生曾有杯酒之雅且先後同官粤中謹爲校訂重梓以慰九京而公同好每一展卷猶如見先生掀髯抵掌時也是爲跋

光緒己卯春三月稼亭孫福清謹識於望雲仙館

原缺校勘記

賢已編

望雲仙館

湘煙小錄

湘煙小錄

余曩時曾於友人處。得見錢唐陳小雲司馬香畹樓憶語鈔本一種。愛不忍釋。亟向假歸。手錄展玩。迨乙酉冬。武林假旋。適嘐城廣平明經寓申。晨夕過從。縱談藝事。偶及憶語一書。以未窺全豹爲憾。越日明經手出一編見示。題曰湘煙小錄。亟讀之。蓋卽向所手錄之憶語在焉。此外尙有夢玉詞百餘闋。幷諸名流題辭、證諸原序。湘烟小錄其總名也。神往十年。願償一旦。快何如之。因念原板早燬、勢將湮沒。戴祝三大令亦酷嗜此書。乃相與籌資重付手民。書既成。細加校對。悉與原板無異。至欲論作者情文之妙。題辭具在。先得我心。可不復贅。時光緒十二年丙戌仲夏海上王維鏊旣堂氏誌於月圓人壽室

湘煙小錄序

湘煙小錄者。陳孟楷司馬悼其亡姬紫湘。暨其堂上家人所撰誄傳哀詞、同人所製題詠。洎司馬自著香畹樓憶語。幷舊作夢玉詞。輯爲一編、阮芸臺宮保、取明凌忠介公所輯湘烟錄之意爲題今名。紅濂弔影。紫玉成煙。奩史金荃、未容擅美。余識司馬久矣。居忠孝心。行仁義事。深以其奉檄致親。未得一第爲恨。然審自筮仕以來、南城節使。彭城都轉。諸公激揚嘆賞。超倫軼羣、且閣部孫寄圃先生。有國士無雙之目。河帥黎襄勤公有天下奇才之譽。飛章交薦。屢荷特知。當代杜臣。不妄期許。顧皆傾心契重若此。司馬之立身行政。不于此可見哉。是編爲追悼紫姬而作、夫姬以閨中弱質。病不永年。乃其賢孝淑愼。人不間於重閨大婦之言。翰墨詠歌、斐滿央會。身後之名。直軼諸朝雲絡秀而上。苟非至性至情凝結感動。亦斷不能享此文勳。獨有千古。昔琴牧子謂非董宛君之奇女。不足以匹冒辟疆之奇男。今以余觀孟楷紫湘之事。遇奇而法。事正而葩。鄭重分明。風槩旣遠軼冒董。卽就香畹樓憶語。與夢玉詞筆墨而論。尤非雉皋所及。按湘烟錄原序。所謂隻字豔千載。單帙網四部。按之有聲。拂之有香者。精治淒豔。煕幾匹之。宮保巨眼題品。獨眞世既有藝苑之張華。余又何辭爲喤引之聲臾乎。若如入瓊逸客。賛嘆曼翁雜記、謂須用冷金箋書烏絲闌。寫洛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以蛟龍篋中。薰以沉水迷迭。于風清月白紅豆花開看之。余謂移品斯編。庶不褻彼俊語。質諸宮保。當亦以爲知言也。道光甲申七月秋槳老人馬履泰書

廣平居士以梅垞生新譜影梅庵傳奇乞雲公子題詞俾紓折玉之慼公子讀之益增悽恨時距紫妹之仙去者十日矣閏湘請於公子曰影梅庵憶語世豔稱之然以公子之才品遠過爺軍紫妹之賢孝亦踰小宛且此段因緣作合之奇名分之正堂上之慈夫人之惠皆千古所罕有前日讀君家大人慈訓有曰惜身心而報以筆墨俾與朝雲蒨桃並傳公子其有意乎公子乃坐碧梧庭院滴淚濡毫文不加點隨時授余讀之情文相生悽豔萬狀猶記紫妹未字時余嘗與黠雪翾雲韻秋贈香小燕諸人私語曰箇儂吹氣如蘭奉身如玉除是侍香金童甫能消受耳既見公子爭慶得人飲餞之夕芳非滿堂皆曰十妹此行何異登仙掛釵拂袖多有感羨泣下者迨妹今夏歸省語及公子恩誼輒嚬蹙曰薄命人惟恐消受不起嗚呼銘心刻骨之言孰料爲撒手離塵之讖哉妹之病也姊姊姨姨曾被瞯憮者皆願以百身贖之于其逝也相向而哭皆失聲況以公子憐香惜玉情之所鍾其纏綿激楚自有大難爲懷者然自有此作紫妹既在所必傳村拙如閏湘輩亦得厠名簡末此如淮南拔宅雞犬皆仙公子之心盡矣紫妹之靈慰矣題曰香畹樓憶語仍影梅庵例也世有牙曠譜入宮商烏紗鈿鬟登場學步之時吾不知此後賺人清淚又將幾許爾甲申七月扶風閏湘居士揮淚謹書

余家同懷十人惟紫妹最幼最美最才最賢而難得者爲最孝其居我生母之喪也哀毀骨立徒以老父在堂未即身殉嫡母既撫如所生妹亦曲盡恭順惟於背鐙倚枕感念亡親淚漬衾裯歷數年如一日也余剛其將有所適歸叩其詳妹曰雲公子人品學問有目共賞母侯鄙言聞其傳家孝友天性過人此尤妹所怦怦心動者耳余曰門爲族大契洽良難以吾妹淑性處之自無不宜家宜室惟是同母手足目前僅我兩人一旦睽離深縈我念今與妹約別後如不暇握管竟一花一草寄我即可知妹近狀矣妹領之臺棖渡江積旬伻返發函伸紙蛺蝶雙飛弄翠眼香栩栩欲活靈心飛動喜可知已今夏歸省痾歡然握手備述堂上之慈夫人之賢並聞稚嬿龍媼云此來舉室送行潸然出涕饋問之使不絕於道余方欣感交集以爲吾妹之賢孝既有以上契親心雖金餡馬麥定業難逃然人定勝天造化或容默挽耳不虞曇花現影落葉歸根遽折連枝使人痛絕夫就妹生平論之蕙心紈質燕寢承歡月滿花芳玉郎專寵家山重到骨月全逢既覲二老之顏復告生身之墓薤露素車之弔備極哀榮梨雲總帳之悲腑間存殁無毫髮之遺憾無父母之貽羅蘭緣既盡撒手以去也固宜惟聞父母告余云公子以老親在上力抑哀情然浹旬以來惟見以眼淚洗面逝者如斯生者如之何垂垂鶴髮感激涕零嗚呼吾妹縱脫愛緣鑒此芳情亦當似玉簫再世矣余多愁善病蕉萃中年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一燈如豆三復斯編感公子之情多惜佳人之命薄幽窗冷雨援筆泫然甲申巧月太原瑞蘭雲涕拜題

紫湘誄

紫湘秣陵王氏女年十九歸余子裴之爲側室婉嫕淑愼門無間言道光甲申七月四日以疾卒其生平言行既見於余室人所爲小傳矣余憫其有柔嘉之德而早逝也爲此誄以哀之頤道居士記

嗚呼紫湘秉德淳貞淮水之秀鍾山之英嘒彼小星以事君子大婦心怡高堂色喜吾家族大食指逾千同聲稱嫩惟爾之賢重親致歡善承色笑侍膳問安惟爾之孝佐餕調藥以事小君夙興夜寐惟爾之勤言罔愆禮行知飾性無違夫子惟爾之敬姬侍備此令德克宣允宜獲福奚不永年剪紙招魂采薌設祭我作此辭潸焉出涕

紫姬哀詞 并序

錢唐汪端允莊

紫姬碧玉韶顏綠珠慧性家近靑楊之巷門臨白鷺之洲姊妹十人姬其季也畫備十眉舊名花蕊縮來雙髻小字桃根其歸我朗玉夫子也春江打槳官閣飄鐙慧月凝輝前身定呼明月瓊花照影幾生修到梅花姬復性耽鉛華夙躭詞翰蘭叢佐餕燕寢怡顏椒頌流聲鸞臺浴德穎川之門無歧譽焉客冬余臥病殊劇姬佇苦哺糜含辛調藥中宵結帶竟月罷妝余疾既瘳姬顏始解嗚呼賢矣豈知瑤華萎雨瓊屑銷塵扶病歸省卒於母氏萱幃冒涕蘭閨招魂羌渺渺兮予懷佇珊珊之入夢瑤情玉色誰撰館陶仙子之銘秋雲軿待續寶懿夫人之傳詩成八律淚綆千絲

淚灑西風黯碧紗鈿蟬零落弔明霞雲中紫鳳長離鳥池上夭桃薄命花夜月空林呼妙子見形如平生出抱朴子曉鐘殘夢見瑤華疎星三五光初掩愁看銀河絡角斜華譚妾石瑤華殘後

蒜結同心九畹芬渡江桃葉美人雲畫眉菱鏡花雙笑記曲珠簾月二分篆玉鴛鴦猶賸字泥金蛺蝶尙留裙早梅官閣經行處蓮屧蒼苔印碧紋

月照香嬰畫閣虛謝娘新詠麗芙蕖畫花簾箔調鸚鵡芸葉窗紗辟蠹魚紅衲婦人集陸姬孟珠號道人工寫韻白雲仙子最知書紅衲道人何白雲史忠妾奩贈蘭小宛輯蘭書畢卅留遺跡奩黏重繙恨有餘

寒閒侍疾夜遲眠藥裹旁君細意煎彩勝倦簪挑菜節羅屏靜掩試燈天解歌芳草湖雲慧潔拳蘭羞絡秀賢猶記江城砧杵動春纖疊雪擘吳綿太夫人及余夫婦禦寒襦褐頻年皆姬手製

瓊肌病怯杏羅輕眉翠顰多畫未成虛幌藥烟愁擁髻小窗花影悶吹笙金猊火冷香慵炷玉馬風驕夢易驚惆悵紅冰凝別淚滿天梅雨闔閭城

皂莢橋邊間故家晚烏啼斷六朝花女墻靜夜潮初上水榭新涼月正華衙到玉魚愁豆蔻撥殘金鳳怨琵琶退紅衫子空裁製白蝶飛灰散晚霞

新月蛾眉憶晚妝淒風纏悵泣歸航哀蟬落葉秋如水早雁明河夜漸涼錦瑟驚絃懷夢草玉簫循約返生香畫簾微雨黃昏後誰念檀奴鬢欲霜

第二十六冊 102

女瓊淵冷殯宮遙舊日妝樓鎖寂寥露砌碧苔吟蟋蟀風廊翠竹網蠨蛸秋雲羅帕溫香漬明月瓊杯黯影消留得玉梅遺掛在亭亭素質帶愁描（見秋雲羅帕集）

明月杯見神仙傳

同作　管筠 靜初

秦淮烟柳石城潮問訊青溪第幾橋仙子髩眉春黛染美人衫袖落花嬌方期洛水霞長映何事嵊山雪易消惆悵罡風吹太急一株玉樹隕南朝

金燈照夜月初圓往事分明在眼前香雪梅花曉妝閣烟波桃葉渡江船相看大婦憐中婦豈料今年異去年闌語纏綿桃骨瘦憶來一度一潸然

江上青山隔翠微白門楊柳夢依稀空憐聽雨瀟瀟去不見看花緩緩歸四載玉顏成永訣全家珠淚惜分飛夜闌簾外天如墨愁絕篝鐙製殮衣

又　陳華娵 蘂仙

譜澹文窗韻字紗歸帆盼斷曲江涯虎山尋夢烟初暝鶴市招魂月正華暫寄玉棺吳苑寺待營香塚宋宮斜苟桃坏土芳鄰在天竺峰前弔落花

我弟才華小鳳皇（余舊題弟婦允莊明湖飲餞圖句）得君亦復似鴛鴦香名謝氏烏衣巷春色盧家白玉堂一樹瓊花留黯影滿庭璧月照明妝如何絕代嬋娟子零落嫣紅隕曉霜

消息傳來掩淚聽落花如雨葬傾城青山會見營新塚翠水應知理舊盟瑤瑟前塵悲曉夢玉簫後約望來生一編憶語從頭讀香畹樓頭碧漢橫

又　陳麗娵 茗仙

楊柳南朝樹芙蓉北苑妝衣裳雕玉珮樓閣鬱金堂桃葉春波穩瓊花夜月涼當年嫁張碩親見杜蘭香

隋苑通吳苑頻年數往還含香吳寸趾識曲謝雙鬟纖柳銷春黛夭桃瘦玉顏可憐扶病去淒絕汝南灣

滴淚空如水傷心欲問天魂歸殘月影夢短落花煙鶗鴂三生石鴛鴦兩度船玉簫情不斷應結再生緣

紫姬小傳

姬王氏名子蘭字紫湘一字畹君秣陵人余子裴之側室也初子婦汪端來歸生子孝如彌月殤逾年又生孝先娩後失調體羸多疾又因夫子頤道先生病劇端誓願長齋繡佛三年繼以選明代人詩初二集聚書盈屋晨書暝寫心勞神疲恆數晝夜不得寐因請於余及頤道先生曰作配高門質沐慈愛有逾顧復比得醒疾終夜不寐醫云疾在心神不加靜攝將成怔忡自問幼耽墳籍疎曠鍼黹十饋五架尤非所諳雖重親高堂矜其不逮夙夜循省心何以安且堂上膝下僅止公子一人飴含抱孫亦止孝先一人螽斯蕃衍宜求淑儷以主中饋俾端得安心優游文史以延孱弱之軀並於祖翁先奉政公祖姑查太宜人前再三言之雖未即許未嘗不鑒其心之苦情之摯也嗣夫子以公事秣陵聞姬賢歸言之端聞請曰端之前言實本肺腑即不為公子求佳偶獨不可置箋室乎且紫姬詞翰端曾一見之尤非尋常金粉可比也夫子乃稟命堂上介同歲生侯君青甫暨歐陽大令棣之為蹇修諏吉迎歸端先期營香畹樓以居之故又字畹君也初至之夕賓客雲集姻眷夾侍姬端秀靜穆神光離合若瓊花之照春而華月之白夜也余以久病辟穀十稔裴之嘗與端言苟謀置簉必得能侍余疾者姬至逾月輒屏鉛華佐治內政侍余尤盡心力朝夕不離余性畏雷每頑雲屯空驚雷掣影裴之夫婦輒在側姬既至裴之或以事他出或在家雖深夜姬必先侍余側也上年春余在揚病亟姬焚香籲天請以身代並代裴之持觀音齋冬端病頭風手不能持匕箸醫者云易傳染語甚危姬黎明起不梳洗不進飲食先為大婦敷藥餔糜撫摩抑搔恆至深夜衣不解帶者數月端疾竟賴以愈孝先自離乳哺即隨余寢食雖孩提性方執行坐有常所不多言言輒喜作模稜語婢媼不能通其意姬喜愛若所生佐余撫視余因得晏息焉余家世代寒素服食樸簡姬荊布粗糲安之若素以是尤得先奉政公歡心去春奉政公病姬發願持淡齋不食鹽豉姬生母早卒老父嫡母在堂乞於上年十月歸省並為生母掃墓嗣遭奉政公大故舉室南還不克踐約既痛奉政公之見背又感念生母每夜分輒悲泣遂成嗽疾中間侍大婦之病

已輒諱疾不言洎余知之延醫調理甫少瘥會余疾作扶病侍余坐窗前適當
風處嗽疾復作遂不可止裴之始以治文案濬河渠襄鹽筴獲巨梟受知於節
相孫公黎襄勤公愛會中丞韓公奏請以通判留江南補用已奉 特旨准行
矣嗣以部駁將赴都請分發姬謂裴之曰君之冀留江南者為近侍堂上計也
今分發則遠近不可知慈闈多病勢不能往妾當在家代君侍奉至夫人之不
能往者亦勢也君宜別求淑質代佐內政並言之余余以閨中人材難得余病
年來亦漸輕減且有姬人管筠次女麗娵侍余勸慰之屬勿萌是念裴之先蒙
聖諭更嚴緝捕勸能感効馳驅疊擒梟盜去冬今夏歷荷節相甄勞復奏又
奉 特旨以始終奮勉 敕部先選仰邀 異數舉室銜 恩孰知裴之將得
官而姬已先逝耶方病之亟也裴之馳書秣陵招翁媼至蘇存問慰藉冀見顏
色疾以漸瘳既病復作自知不起恐余之憂悴也強自支勵言翁媼雖得見而
掃墓之願未遂心恒耿耿思力疾一行以畢所懷且藉養痾泣請數四乃令裴
之送之秣陵將逾月會余以感冒攖疾姬聞信促裴之歸洎有書來輒言病少

愈以安裴之心裴之于六月二十二日至吳門為余禱于元化先生祠余病就
瘥夢中恒恍惚劫稱言見姬歸乃於七月初三日促裴之行而七夕秣陵人至
則姬已於初四戌刻逝矣其歸也若恐余之不任哀痛而故遠之其逝也若恐
裴之親視永訣之傷神也而遽先之臨終神氣泚然聞雷聲隱隱猶念余不置
裴之本以初二日行因家中人為製湖綿殮具乃先遣僕星夜馳報以慰之適
有以水蜜桃餉者余知其所嗜命齎往初五日至而姬已逝桃實無恙僅充靈
座之供裴之初六日至則一棺長掩殮具已不及用與翁媼冥楮同付焚如而
已信至太宜人以下無不痛哭失聲大婦尤哭之慟夫子與余請於太宜人命
裴之攜櫬至蘇厝虎邱禪寺奉政公靈輛側俟奉政公歸葬同至西泠卜厝焉
姬數年來不易一衣不製一釵不私蓄一錢裴之衣服玩好圖繪書籍付收掌
者輒為簽衍小字記之部別居分不失累黍性耽文翰從裴之夫婦受詩法有
寄公子揚州詩自秣陵寄大婦吳門詩二篇餘則斷楮殘編與零膏冷翠同盡
矣嗚呼姬之未至也知其美麗不知其淑慎也既至知其淑慎不知其勤儉也

久之知其勤儉不知其賢孝也乃閱數年之久而其賢孝之實蹟以自晦而愈
明覺無事不入人心脾矧余沉痾委頓十餘年需人娛侍得此賢孝之媛而復
失之每一憶及不知涕之何從也因制淚和墨作為此文俾後之覽者知其概
焉姬生于嘉慶八年癸亥七月十四日卒于道光四年甲申七月初四日生年
二十有二其卒也夫子為誄裴之為香畹樓憶語大婦端管姬筠余大女華娵
次女麗娵皆有詩
論曰古稱姬妾之賢者若脩桃朝雲皆以得侍文人獲留姓氏柔嘉之則傳者
勿詳姬家金陵六朝舊都碧玉桃葉豔蹟在焉而姬之柔嘉遠過脩桃朝雲揆
之蘭𥳑殆絡秀之流亞而惜其不永年也悲夫
道光四年歲次甲申七月中錢唐龔玉晨羽卿撰

香畹樓憶語

丁丑冬朔家大人自崇祺受代歸籌海積勞抱恙甚劇太夫人扶病侍疾自冬徂春衣不解帶參朮無靈羣醫束手余時新病甫起乃泣禱於白蓮橋華元化先生祠願減己算以益親年閨人允莊復於慈雲大士前誓願長齋繡佛並偕余日持觀音經若干卷奉行衆善乃荷元化先生賜方四十九劑服之病始夾第愈自此夫婦異處者四年允莊方還明詩復得不寐之疾左鐙右茗夜手一編每至晨雞喔喔猶未就枕自慮心耗體孱不克仰事俯育常致書其姨母爲陽太君嫂氏中山夫人爲余訪置簉室余堅郤之嗣知吳中湘雨行雲蘭語樓諸姬皆有願爲夫子妾之意屢請堂上爲余納之余固以爲不可蓋大人乞祿養親懷冰服政十年之久未得眞除相依爲命者千餘指待以舉火者數十家重親在堂年逾七秩恒有世途荆棘宦海波瀾之感余四蹋槐花輒成康了方思投筆以晳仔肩滿堂兮美人獨與余兮目成射工伺余余固不欲冒此不韙且綠珠碧玉徒侈豔情溫凊定省孰能奉吾老母者采蘭樹萱此事固未容草草也

金陵有停雲主人者紅妝之季布也珍其弱息不異掌珠譽采虛聲願言倚玉申丈白甫暨晴梁太史爲宣芳愫余復賦詩謝之曰背向天涯托掌珠含光佳俠意何如桃花扇底人如玉珍重侯生一紙書新柳雛鶯最可憐怕成薄倖杜樊川重來縱踐看花約拋擲春光已十年生平知己屬明妝爭訝吳兒木石腸孤負豔蘭年十五又傳消息到王昌催我空江打槳迎誤人從古是浮名當筵一唱琴河曲不解梅郎負玉京白門楊柳暗棲鴉別夢何嘗到謝家惆悵鬱金堂外路西風吹冷白蓮花此詩流傳爲紫姬見之激揚贊歎絜果蘭因於茲始萌矣

孟陬下澣將游淮左道出秣陵初見紫姬於綴秋水榭時停雲嬌女幼香將有所適仲瀾騎尉招與偕來余與紫姬相見之次畫燭流輝玉梅交映四目融視不發一言仲瀾回顧幼香笑述董青蓮傳中語曰主賓雙玉有光所謂月流堂戶者非耶余量不勝蕉姬偕坐碧梧庭院飲以佳茗絮絮述余家事甚悉余訝詰之低鬟微笑曰識之久矣前讀君寄幼香之作纏綿悱惻如不勝情今將遣嫁此君誤之也宜賦詩以志君過時幼香甫歌牡丹亭尋夢一齣姬獨含毫蘸墨拂楮授余余亦怦然心動援管疾書曰休問冰華舊鏡臺碧雲日暮一徘徊錦書白下傳芳訊翠袖朱家解愛才春水已催人早別桃花空怨我遲來開繙張泌妝樓記孤負驚期第幾回郤月橫雲畫未成低鬟擷鬢見分明枇杷門巷飄鐙箔楊柳簾櫳送笛聲照水花繁禁著眼臨風絮弱怕關情如何墨會靈簫侶郤遣匆匆唱渭城如花美眷水流年拍到紅牙共黯然不奈閒情酬淺盞重煩纖手語香粒墮懷明月三生夢入畫春風半面緣消受珠櫳還小坐秋潮漫寄鯉魚箋一篇孤芳豔楚雲初從香國拜湘君侍兒解捧紅絲研年少休歌白練裙桃葉微波王大令杏花疏雨杜司勳關心明鏡團欒約不信揚州月二分姬讀至末章慨然曰夙聞君家重親之慈夫人之賢君輒有否無可人或疑爲薄倖此皆非能知君者堂上閨中終年抱恙屬君鄭重之意欲得人以奉慈闈耳因即餞余詩曰煙柳空江拂畫橈石城潮接廣陵潮幾生修到人如玉同聽簫聲廿四橋月落烏啼霜濃馬滑搖鞭徑去黯然魂銷

湖陰獨游新綠如夢啜茗看花殊有春風人面之感忽從申丈處得姬芳訊倚闌循誦紀之以詩曰二月春情水不如玉人消息托雙魚眼中翠嶂三生石袖底金陵一紙書寄向江船迴棹後寫從妝閣上鐙初櫻桃花澹宵寒淺莫遣銀屏鬢影疏嗣是重親惜韓香之遇閨人契勝瓊之才舉芳結縭促踐佳約余曰一面之緣三生之諾必稟慈命而行庶免唐突西子允莊曰昨聞諸堂上云紫姬深明大義非尋常金粉可比申年丈不獲與偕遷脩之事六一令君可任也季秋八夕酒挂霜颿東陽渡江風日清美白下諸山皆整黛鬟迎楫矣

六一令君將赴之江新任聞姬父母言姬雅意屬余倩傳冰語因先訪余於丁簾水榭詫曰從來名士悅傾城今傾城亦悅名士聯珠合璧洵非偶然余滯燕臺久矣今自三千里外捧檄而歸端爲成此一段佳話爾余袖出申丈書示之令君掀髯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足爲蘼蕪媚香一輩人揚眉生色矣既以姬素性端重不欲余打槳親迎令君迺屬其夫人與姬母伴姬乘虹月舟連檣西

下小泊瓜洲重親更遺以香車畫鷁迎歸焉

姬同懷十人長歸鐵嶺方伯次歸天水司馬次歸汝南太守次歸清河觀察次歸隴西參軍次歸樂安氏次歸清河氏次未字而卒次歸鴛湖大尹姬則含苞最小枝也蕙綢居士序余夢玉詞曰聞紫姬初歸君時秦淮諸女郎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如黛青蓮故事渤海生高陽臺詞句有曰素娥青女遙相妬妬嬋娟最小福慧雙修論者皆以爲實錄姬亦語余云飲餞之期嬿姬咸集綠窗私語僉有後來居上之歎其姊歸清河氏者爲人尤放誕風流偶與其嫂氏閏湘玉眞論及身後名輒述李笠翁秦淮健兒傳中語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兩行紅粉服其詼諧吐屬之妙

吳中女郎明珠偶有相屬之說安定考功戲語申丈曰鹥生朗如玉山所謂仙露明珠者詎能方斯朗潤耶告以姬事考功笑曰十全上工庶幾相如之渴耳蕊亦知姬行十故以此相戲云

余朗玉山房瓶蘭先茁同心並蒂花一枝允莊曰此國香之徵也因爲姬營新

室署曰香畹樓字曰畹君余因賦國香詞曰悄指冰甌道綺來倩影浣盡離愁回身抱成雙笑竟體香收擁髻離騷倦讀勸搴芳人下西洲琴心逗眉語葉樓娉婷花樣溫柔比肩商略處是蘭金小篆翠墨初鉤幾番孤負羸得薄倖紅樓紫鳳嬌銜楚佩惹蓮鴻爭妬雙修雙修漫相妬織錦移春倚玉紉秋一時詞場耆雋如平陽太守延陵學士珠湖主人桐月居士皆有和作畹君極賞余詞曰君特叔夏此爲兼美余素不工詞吹花嚼蕊嗣作遂多閨人請以夢玉名詞且笑曰桃李宗師合讓掃眉才子矣

閨中之戲恒以指上螺紋驗人巧拙俗有一螺巧之說余左手食指僅有一螺紫姬歸余匝月坐綠梅窗下對鏡理妝閨人姊妹戲驗其左手食指亦僅一螺也粉痕脂印傳以爲奇重闈聞之笑曰此眞可謂巧合矣

蓮因女士雅慕姬名背撫惜花小影見貽衣退紅衫子立玉梅花下珊珊秀影髣髴似之時廣寒外史有香畹樓院本之作余因興懷本事紀之以詞曰省識春風面憶飄鐙瑣枝照夜翠禽啼倦黯雪生香花解語不負山溫水軟況密字珍珠難換同聽簫聲催打槳寄回文大婦憐才慣消盡了紫釵怨歌場豔賭桃花扇買燕支閒摹妝額更煩嬌腕拋卻鴛衾兜鳳舄髻子積雲乍縮只冰透鮫綃誰管記否吹笙蟾月底勸添衣惜向迴廊轉香影外那庭院姬讀之笑授畫冊曰君視此影頗得神似否乃馬月嬌畫蘭十二幀懷風抱月秀絕塵寰幀首題紫君小影四字則其嫂氏閏湘手筆是冊固閏湘所藏以姬歸余爲慶臨別欣然染翰納之女兒箱中者余欲壽之貞珉姬愀然曰香閨韻事恒慮爲俗口描畫余乃止

蔻香閣狂香浩態品爲花中芍藥嘗語芳波大令曰姊妹花中如紫夫人者空谷之幽芳也色香品格斷推第一天生一雲公子非紫夫人不娶而紫夫人亦非雲公子不屬奇緣仙耦鄭重分明實爲天下銀屏間人吐氣我輩飄花零葉墮於藩溷也宜哉芳波每稱其言輒爲歎息不置

捧花生撰秦淮畫舫錄以倚雲閣主人爲花首此外事多失實人咸譏之余以公羈秣陵仲瀾招訪倚雲一見輒呼余字曰此服媚國香者也仲瀾與余皆愕

然時一大僚震余名遇事頗爲所厄後歸以語姬姬笑曰大僚震君之名而擠君倚雲識君之字而企君彼錄定爲花首也固宜

余受知於彭城都轉請於閣部節使檄理眞州水利並以庫藏三十七萬貫余司其出納余固辭不可公慍曰我知子猷守兼優故以相托有所避就未免蹈取巧之習矣余曰不司出納誠蹈取巧之習苟司出納必蒙不肖之名事必於私無染而後於公有稗此固由素性之迂拘亦所以報明公知己之感也公察其無他乃止時自戟門歸已深夜閨人方與姬坐香畹樓翫月閨人詰知歸遲之故喜曰君處脂膏而不潤足以報彭城矣姬曰人濁我清必攖衆忌嚴以持已寬以容物庶免牛渚之譽乎余夫婦歎爲要言不煩

余舊撰秦淮畫舫錄序曰仲瀾屬爲捧花生秦淮畫舫錄弁言倉卒未有以應也延秋之夕蕊君招集蘭語樓焚香讀畫垂簾鼓琴相與低徊者久之蕊君叩余曰媚香往矣桃花扇樂府世豔稱之如侯生者君以爲佳偶耶抑怨偶耶余曰媚香卻聘不負侯生生之出處有愧媚香者多矣然則固非佳耦也蕊君頜

之復曰醴蕪以妹喜衣冠爲湘眞所距苟矢之曰風塵弱質見屏清流願詔姍
湖以終爾湘眞慰之或不忍其爲虞山所浼乎余曰此醴蕪之不幸亦湘眞之
不幸也楊波侍讌心識石霜後亦卒爲定山所誤坐讓葛嫩武功獨標大節彌
可悲已卿不見九畹之蘭乎湘人佩之而益芳羣蟻趨之而卽敗所遇殊也如
卿淨洗鉛華獨耽詞翰唾棄軒冕屣視金銀屈倫下材齒冷久矣然而文人無
行亦可寒心卽如虞山定山壯悔當日主持風雅名重黨魁已非涉獵詞章聊
浪花月號爲名士者可比卒至晚節頹唐負慙紅袖何如杜書記青樓薄倖尙
不致誤彼嬋媛也僕也古懷鬱結嚐與爲儔未及中年已傷哀樂悉卿懷抱贖
世秀羣竊慮知已晨星前盟散雪母嬌錢樹耶冒璧人弦絕陽春之音金迷長
夜之飲而木石吳兒且將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曰使卿有身後名不如生
前一杯酒嗟乎薰蕕合器臭味差池鷄鶩同羣蹉跎不狎語以古今能無河漢
哉蕊君沾巾擁髻殆不勝情余亦移就鐙花黯然罷酒維時仲澗索序甚殷蕊
君然脂拂楮請并記今夕之語夫白門柳枝靑谿桃葉辰樓顧曲丁簾醉花江
南佳麗絲來尙已迨至故宮禾黍舊苑滄桑名士白頭美人黃土此余澹心板
橋雜記所繇作也今捧花生際承平之盛聯裙展之游跌宕湖山甄綜花葉華
燈替月抽觴撫鐙之天實舫淩波拾翠眠香之地南朝金粉北里烟花品豔柔
鄉擷懷瑤翰澹心雜記自難專美於前竊謂輕烟澹粉間富有如蕊君其人者
兩君試以斯文示之并語以醴蕪媚香往事不知有感于蕊君之言而爲之結
屑破粉否也此一時佇興之作忽忽不甚記憶迨姬歸余後尤莊談次戲余曰
君當日以他人酒盃澆自己傀壘興酣落筆慨乎言之苟至今日敢謂秦無人
耶茗妹曰兄生平佳遇雖多然皆申禮防以自持不肯稍涉苟且輕薄之行今
得紫君天之報兄者亦至矣閨侶咸爲首肯

秋影主人中年郤埽鑪熏茗盌擁髻微吟花社靈光出塵不染後來之秀羸崇
禮焉先是香霓閣有隨鴉之舉主人苦口箴之聞姬屬余慶得所歸恒求識面
申丈介余偕相見禮笑曰十君玉骨珊珊邇應益饒豐豔耶蘊珠抱璞早審不
凡具此識英雄眼尤爲掃眉人生色矣歸宜其言姬爲莞爾

邗當要衝冠蓋雲集余自趨庭問絹日鮮暇晷堂上於奇寒深夜命姬假寐俟
余姬仍翦鐙瀹茗圍鑪端坐以待詰晨復辨色理妝次卽詣長者起居夙興夜
寐歷數年如一日焉

姬將適余偶與倚紅聽春輩評次青容院本或賞祖禮警句或賞四弦秋關目
姬獨舉雪中人可人夫壻是秦嘉風也憐他月也憐他數語吟諷不輟唐甥桂
偎侍聲改子笑曰十姑此時固應心契此語金釵四座賞爲知言余前年于役
彭城寄姬詞有曰踢冰瘦馬投荒驛負了卿憐惜累卿風雪懷天涯休說可人
夫壻是秦嘉蓉指此也嗣于下相道中寄姬詞曰霜月當頭圓復缺躍馬彎弓
邪怪常離別約了歸期今又不關山只認無啼鵑何事沾脣雙淚熱帳下悲歌
竟未生同穴忍與歸時鐙畔說五更一騎衝風雪南州朱夫人爲寫行看子晚
翠庵主卽齋原詞于上姬每一捧誦感歎彌衿淒咽之音如聽柳縣芳草矣余
幼涉韜鈐長延豪俊然如淸河君之忠義廉立者頗不易覯長白尙衣戭欲治
梟禁暴除害致書閣部謂燕趙壯士江淮異人恩威部勒非余莫任余啟閣部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雞鳴狗盜之雄爲饑所驅不知擇業鋌而走
險患莫大焉廣庇博施知有不逮然能儲一有用之材卽可弭一無形之禍閣
部深嘉是言且曰卽以禽梟而論以毒攻毒兵法亦當如是也忠信所格梟獍
孔殷姬曰鷹飛好殺龍性難馴膽大心細願味斯言且以余馭下少嚴淵魚廛
鼠察詰不祥怡詞巽語皆得韋弦之助云

淮南以濬河停運余請于堂上創爲移捆之議節使與彭城公咸慶安枕眞州
賢士歌詩以侈美之歸逼歲除頗形困損姬曰儲課父民頌聲洋溢殘年風雪
不負此行那有辜負香衾之憾

蕪城綺節慈命設讌墜月樓前姬偕閨侶香背俠拜更解緗臂憐愛縷遺鬟鬆
留鴟吻吾杭謂芻尼噣以成梁可渡星河靈匹也尋姊戲裁冰縠繪並頭蘭桂
界姬向月纖之鏤金錯采巧奪鍼神余巾箱檢翫珍逾蔡氏金梭矣

癸未仲春太夫人患病危亟姬輒焚香告天願以身代余時奉檄駐工星夜馳
歸禱于太平橋元化先生祠賜方三劑而愈姬因代余持觀音齋以報春暉至

歿不替

姬與余情愛甚摯而恥爲忮嫉之行是以香影閣贈余饕花綃帕香霏閣贈余冰紈雜佩秋雯閣贈余瓜瓤繍縷姬皆什襲藏之又香霏閣寄余雕籠蟈蟈一枚姬尤綮愛不釋曰閩壻擲果皆屬人情苟非粉郎香掾又誰過而問之者

余取次花叢屢爲摩登所攝爰賦柳梢青詞以謝之曰曳雪牽雲玉籠鸚鵡喚掩重門曲曲回闌疎疎簾影也够銷魂愁看照眼濃春添多少香痕淚痕默默尋思生生孤負無數黃昏休蹙雙蛾鬢華倩影好伴維摩嬌倚香龕話殘銀燭閒煞衾窩更無人唱回波只怕惹情多恨多葉葉花花鶼鶼鰈鰈此願難麼允莊曰風流道學不觸不背當是衆香國中無上妙法姬曰飄藩墮溷千古傷心君能現身接引亦是情天善果余曰安得金屋千萬間大庇天下美人皆歡顏耶姬亦爲之驪然

余以鳥鳥之私懼宦遠域牛馬之走歷著微勞黃屏辱國士之知 丹詔沐勤能之 諭 綸音甫逮吏議隨之絜養喘 恩未甘廢棄長途冰雪小隊弓刀急景凋年重嘗艱險維時允莊忽染奇疾淹篤積旬姬乃雞鳴而起卽詣瓊花閣褰帷問夜來安否親爲塗藥進匕後始理書沐扶持調護寢饋俱忘語余世毋謂國太君曰夫人賢孝閨中之曾閔也設有不諱必重傷堂上心而貽夫子憂稽首燕雲妾願以身先之爾余時寄蹟於東陽參軍絳雲僊館曾附書尾寄以近詞曰年來飽識江湖味今番怎添淒惋遠樹蘿煙殘鴉警雪人在黃昏孤館更長夢短便夢到紅樓也防驚轉雁唳霜空故鄉何事尺書斷書來倍縈別恨道閨人小病羅帶新緩茗火煎愁蘭煙拖影不是卿卿誰伴憐卿可慣況一口紅霞黛蛾慵展漫憶揚州斷腸人更遠姬時已得咯血症諱疾不言漸致沈篤余以定省久曠勾當犧舉醉司命夕風雪遄歸而姬已骨瘦香桃懨懨牀蓐矣

余自吏議不得留江後姬曰君此後江湖載酒宜豫留心一契合之人余詰其故曰君爲尊親所屈奉檄色喜自斷不忍遠離膝下但今既有此中沮或者改官遠省太夫人既憚長途不能就養夫人又以多病不去我何忍侍君獨行且

寒暑抑搔晨昏侍奉留我替君之職卽以攄君之憂至君之起居寒暖必得一解事者悉心護君雖千山萬水吾心慰矣此姬自上年十月以來屢屢爲余言之者孰知黃花續命之言卽爲紫玉成煙之讖哉

蓉湖施生隱於闤闠擲六木以決禍福聞有奇驗余就卜流年休咎生曰他事甚利惟不免破鏡之戚問能解否曰小星替月可解也更請其他曰嚀彼三五或免遝及之禍時平陽中瀚自淮南來爲姬推算亦如生言爰就隣覡龐西氏占之曰前身是香界司花僊史艷金玉之緣遂爲法華所轉愛緣將盡會當御風以歸爾允莊聞之亟請於堂上爲余量珠購艷以應施生之說余曰新人苟可移情輒使桃僵李代拊心自問已覺不情設令膠先續斷香不返魂長留薄倖之名莫雪向隅之恨更非我之所願又豈卿之所安哉允莊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余曰姬素懇切所生恒見望雲興歎還珠筮算此誠日者無聊之極思然其徙倚緜延屢煩懸顧每與言及涕泗不安曷以歸省之計爲伊卻病之方乎允莊頷之迺爲請於重闈整裝以定歸計焉

四月下澣五日太夫人雪涕命余曰紫姬以歸省之計爲卻病之方果如所言實爲至願惟値江風暑雨實勞我心汝可禱之於神以決行止余因禱於武帝廟其籤詩曰貴人相遇水雲鄉冷淡交情滋味長黃閣開時延故客驊騮應得騁康莊太夫人見有驊騮康莊之語以爲道路平安乃許歸省孰知三槐堂中西偏楹帖大書深刻曰康莊驥足驤青雲而姬歿後櫬停適當其處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事後追思如夢如幻神能知之而不能拯之豈蒼蒼定數竟屬萬難挽回哉

紫姬行後允莊寄以詩曰梅雨絲絲暗畫樓玉人扶病上扁舟釧鬆皓腕香桃瘦帶緩纖腰弱柳柔五月江聲流短夢六朝山色送新愁勤調藥裹刪離恨好寄平安水閣頭紫姬依韻和之並呈太夫人詩曰風雨經春怯倚樓空江如夢送歸舟綿綿遠道花箋寄黯黯臨歧絮語柔閨闈難消悲薄命慈恩未報動深愁篆雲更識耶心苦月子彎彎繫兩頭允莊又寄余詩曰問君雙槳載桃根殘月空江夢幾郵淡墨似烟書有淚遠大如水夢無痕晚風橫蓮青谿閣新柳藏

猧白下門更憶嬋嫣支病骨背鐙擁醫話黃昏余依韻和之曰情根種處即愁根紗漸青溪別有郵件影帶餘前剩眼捧心鏡浥舊啼痕江城楊柳宵聞笛水閣枇杷寶掩門回首重闌心百結合歡卿獨奉晨昏曹小琴女史讀之歎曰此二百二十四字是君家三人淚珠凝結而成者始知別賦恨賦未是傷心透骨之作

余于歸慈抱恙每禱元化先生祠輒應蓋父母之疾可以身代愚誠所結先生其許我也姬人之恙或言客感未清積勳成瘵蚤投峻補誤于凡醫之手然求方之事余又遲迴不敢行六月十三日夜姬忽堅握余手曰君素愛慈帷苟不畏此簡書從無浪蹟久羈之事今來省垣者匝月矣閣部敘勳之奏昨日已奉 恩綸指日北行亟宜歸省妾病已深難期向愈支離呻楚徒愴君心願他日一紙書來好收吾骨以歸爾余時甫得大人安報因慰之曰予之賢孝上契親心來諭命爲加意調治以期痊可偕歸明日當爲子禱於小桃源元化先生祠冀得一當以紓慈廑姬泣曰拜佛求仙累君僕僕吾未知所以報也次日禱之末荷賜藥次日又以姬之生平具疏上達願減微秩以丐餘生俾侍吾親詎先生其亦許我耶始荷賜以五色豆等味自此遂旦旦求之至十八日晚得大人急遞書知太夫人客感臥牀姬亟呼鄭李兩媪盡力扶倚隱囊喘息良久甫言曰妾病已可起坐君宜遄歸省親勿更以妾爲念言際清淚樓睫更無一言反面貼席若恐重傷余心者余時心曲已亂連泣領之晨光熹微策單騎出朝陽門傷哉此日遂爲永訣之日矣

余於二十二日抵蘇太夫人之恙幸季父治少痊惟頭目岑岑迷眩五色余急禱于西米巷元化先生祠賜服黃菊花十朵遂無所苦太夫人詢姬病狀知在死生呼吸之際命余即行余以慈恙甫愈請少留至二十六夜姬恩撫女桂生驚啼曰嬢歸矣詢之曰上香曉樓去矣太夫人疑爲離魂之徵也隕涕不止余再四勸慰太夫人曰紫姬厭棄紈綺宛然有林下風湘綿如雪則其所心愛也年來侍我學製寒衣縫紉熨貼宵分不倦我每顧而憐之因屬世母譙國太君庶母靜初夫人摹姊茗妹號爲姬僉製湖緜衣履顧余曰俗有沖喜之說汝可

攜去能如俗說留姬侍我此如天之福也至七月朔日得姬二十八日寄書股念北堂病狀並遍詢長幼起居舉室傳觀方以無恙爲慰初三製衣甫畢堂上促余遄行伏雨闌風征途迢滯初六觸炎登陸曛黑入門家人兮憧惶嫂姪兮含悲易錦茵以牀垂兮代羅幬以素帷魂飛越而足趦趄兮心震駭而肝腸摧撫玉琴之在御兮瞻遺挂之在壁慰瓊蕤之無徵兮恨朝霞之難挹萃湫風以酸滴兮涉遐想兮髣髴太原翁姥流涕告余曰兒于初四戌刻不及待公子而遽去矣嗚呼遲到兩朝緣慳一面撫棺長慟痛如之何

姬之逝也太原翁姥專僕至蘇余於中途相左至十二日僕自蘇歸賫奉大人慈諭曰七夕得三槐書知紫姬遽然化去重闈以次無不悲悼且屈指汝到相距兩日未必及視其斂尤爲傷心之事攜去衣履想已不及附棺汝母云是所心愛可焚與之汝一切料量安妥後即載其櫬回蘇暫厝虎山後院俾依汝祖靈以居今冬恭建先塋當并挈之以歸尉渠四年中賢孝盡職慕無間言去冬侍汝婦之疾尤屬不辭況瘁至其淡泊寧靜夙爲汝祖所稱賞今得首從先人於九京在渠當亦無憾汝母方爲作小傳靜初允莊等皆有哀詞汝宜愛惜身心報以筆墨俾與蒨桃朝雲並傳當亦逝者之心也嗚呼我堂上慈愛之心無微不至鬧函捧誦感激涕零畀太原舉家讀之莫不淒感萬狀余因恭錄一通并衣履焚之靈次嗚呼紫姬魂魄有知雙目其可長瞑矣

姬髮長委地光可鑑人指爪皆長數寸最自珍惜每有操作必以金彄護之彌留之際鄭媪爲理遺髮令勿輕棄更倩閨湘翦翦長爪并藏翠桃香盒中閨湘曰留以遺公子耶含淚點首者再叩其遺言曰太夫人愛我甚至起居既安必命公子復來惜我緣已盡不能少待爲恨爾

太夫人素性畏雷余與允莊紫姬每逢夏夜風雨輒急起整衣履先後至太夫人房中圍侍達旦今年七月三夕姬病臥碧梧庭院隱聞雷聲輒顧李媪等曰恨我遠離不能與主人同侍太夫人爾未及周辰遽爾化去病至綿惙而其愛戀吾親若此悲哉痛哉

允莊聞姬凶耗寄余書曰姬之撫恩女桂生已奉慈命爲持三年之服至其平

日愛撫孝先無異所生業爲持服如有弔者應報素柬亦已請命堂上可書嫡子孝先稽顙云云并寄挽聯曰四年來孝恭無忝偏敎玉碎香銷愚夫婦觸境心酸遺憾千秋豈獨佳人難再得兩月中消息雖通只恨山遙水遠慈舅姑倚閭望切芳魂一縷願偕公子蚤同歸同人歎爲情文相生面面俱到芳波大令曰素柬以嫡子署名吾家庶大母之喪先大父太守公曾一行之今君家出自堂上及大婦之意尤爲毫髮無憾

金沙延陵女史工詩善畫秀筆軼倫所得潤筆之資以贍老母幼弟尤工劍術韜晦不言人以黃皆令楊雲友一流目之不知爲紅線隱娘之亞也病中聞紫姬之耗寓書於余發函伸紙上書蕚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一聯跋曰紫湘仁妹蕙心紈質曠世秀翠余每見於蕪城官舍愛不忍去曾仿月嬌遺蹟畫蘭十二幀以作美人小影今聞彩雲化去不覺淸淚彌襟以妹之孝恭無忝具詳允莊大妹所撰挽聯人不間於高堂大婦之言無俟再下轉語爰書玉溪生句俾知蕊葉生天以攄雲弟梨雲之感此於香祖樓後又添一重公案矣

又一行曰姊以病中腕怯不得縱筆作書可覔一善書者捉刀爲幸余因倩汝南探花仿簪花妙格書之吳綾張諸座右此與昭雲夫人篆書林璧卿葬花詩以當薤露者可稱雙絕

詞壇耆雋嬴錫哀詞攄余愴惜美不勝屈至挽聯之佳者猶記扶風觀察云別夢竟千秋金屋曇花逢小劫招魂剛七夕玉簫明月認前身巢湖太守云司馬濕靑衫蓋世奇才那識恩情還獨至脩蛾歸碧落畢生寵遇從知福慧已雙脩高平都轉云玉帳佩譽符曾見潞州傳記室蘭臺拋鳳管空教司馬憶淸娛淸河觀察云倚玉奉芳記伊人瓊樹雁行花萼江東推獨秀叱鸞躍鳳送吾弟金閨鶚薦風沙冀北歎孤征渤海令君云迎來鸞扇女美前程月滿花芳奈銀屏月缺花殘憔悴煞鏡裏情耶畫中愛寵歸去鵲橋仙生別離山遙水遠賴錦字山溫水軟圓成了人間艷福天上奇緣渤海淸河兩君有蹇脩葭莩之誼撫今悼昔故所言尤爲親切及見申丈挽聯云公子固多情也爲伊四載實勞不辭拜佛求仙欲把精虔迴造化佳人眞有福堪羨爾一堂寵愛都作香憐玉惜足

將榮遇補年華僉曰離恨天中發此眞實具足語白甫此筆眞有鍊石補天之妙又鵝湖居士用余丙子年題鐵雲山人無題舊作彙花妙諦參居士香艸離騷弔美人之句書作挽聯既見會心又添詩讖釵光釧響觸撥潸然

姬疾革夜語其季嫂繆玉眞曰我仗佛力歸去當無所苦公子悼我第請以堂上爲念扶持調護宜覔替人公子必義不忘我皈向者要不乏人耳玉眞泣陳如此余方淒感欲絕鴻消鯉息洵有如姬所云者於乎紫姬來去湛然解脫愛緣逍遙極樂幸勿以鄙人爲念所悲吾親無人侍奉所喜吾兒漸已長成承重蔭之孔長冀門祚之可寄余則心芽不茁性海無波且願生生世世弗作有情之物矣

余自姬逝後仍下榻碧梧庭院翠桃香奩泣置枕函空牀長簟冀以精誠致之然睽目炯炯恒乎霤晨雖有鴻都少君之術似亦未易措置也猶憶七月四日蘭陵舟夜夢姬笑語如平昔寤後紀以詞曰喜見桃花面似年昔招涼待月竹西池館豆蔻香生新浴後茉莉釵梁暗顫恰小試玉羅衫軟照水芙蓉迷艷影

閒鴛鴦甚日雙飛慣低首弄白團扇星河欲曙天雞喚乍驚心蘭舟聽雨翠衾孤展重翦銀鐙溫昔夢夢比蓬山更遠怎醒後蓮鐸偏綏謾訝靑衫容易濕料紅綃早印嗁痕滿荒驛外五更轉時棠上屬瑯琊生偕行讀之歎曰此種筆墨無論識與不識皆知佳絕惟覺淒惋太甚耳余亦嗒然孰知蘭陵入夢之期卽秣陵離塵之夕帳中環珮是耶非耶其來也有自其去也又何歸耶腸迴目極心酸淚枯姬儻有知亦當嗚咽

姬素豢貍奴名瑤臺兒玉雪可念余初訪碧梧庭院輒依余宛轉不去姬洒半偶作諧語閏湘紀以小詞曰解事雪貍都愛你眠香嬰在耶懷裡者是也洎姬歸省閏湘猶引前事相戲姬逝後瑤臺兒繞棺悲鳴夜臥茵次癔嘻物猶如此余何以堪

姬冰雪聰明瞭不淹悟類多韜匿不言先大父奉政公夙精音律藻夏蘭宵季父恒約僚客于玉樹堂坐花觴月按譜徵歌奉政公北牕跂脚顧而樂之芙蓉小苑花影如潮一抹銀墻遂聲隱隱姬遙度爲某闋某譔按之不爽累黍邪江

樂部夙隸尙衣歲費金錢億萬計以儲鈞天之選吳伶負盛名者咸驚爲試燈風裏還客稱觴火樹星橋魚龍曼衍五音繁會芳菲滿堂余於深宵就舍詢姬今日撤演佳否姬輒微笑不言蓋太夫人素厭喧囂圍罏獨酌姬慮孤寂摻袖侍旁雖慈命往觀低徊不去以是徹夜笙歌未嘗傾耳廣日余今後聞樂搟心哀過山陽隣笛矣

姬如出水芙蓉不假雕飾當春楊柳自得風流太夫人恒太息曰韶顏穉齒素服淡妝秀矣雅矣然終非所宜也壬午初夏梦尾嬌春將侍祖太君爲紅橘之游蓴姊茗妹競爭爲開奩助妝璧月流輝朝霞麗彩朱襦玉立豔若天人隴西那侯眷屬時亦乘鈿車來游遇於篠園花際爭訝曰西池會耶南海游耶彼奇服曠世骨象應圖者當是采珠神女步蘅薄而沐芳也計姬歸余四年見其新粧炫服祇此一朝而已羅襟膩粉繡襪餘香金翠盡殘覽之隕涕

姬最愛月尤最愛雨嘗曰薰青蓮謂月之氣靜不知雨之聲尤靜籠袖熏香垂簾晏坐簷花落處萬念俱忘余因賦香畹樓坐雨詩曰翦燭聽春雨開簾照海

棠玉壺銷淺酌翠被擁餘香惻惻新寒重沉沉夜漏長宛疑臨水閣無那近斜廊淸福雖福此際消受爲多今春香畹樓坐月詞則曰蟾漪瀣玉人影天涯獨鏡檻妝成調鈿粟應減舊時蛾綠歸來夢斷關山卷簾瞑怯春寒誰信黛螺雙照一般孤負闌干又香畹樓聽雨詞曰夢回鴛瓦疎疎響鐙影明虛幌爭禁此夜客天涯細數番風況近玉梅花比肩笑向巡檐索怕見簷花落傷春人又病懨懨拚與一春風雨不開簾蕭黯之音自然流露雲搖雨散邈若山河從此雨晨月夕倚枕憑闌無非斷腸之聲傷心之色矣

余以樗散之材受知于閣部河帥節使都轉暨邗埸延陵兩觀察河渠戎旅不敢告勞然出門一步惘惘有可憐之色追過香巢翁絮別緒淒懷醞結發爲商音猶憶壬午初秋下榻碧梧庭院寄姬燕城詞曰新漲石城東雲聚花濃廻潮瓜步動寒鐘應向秋江彈別淚長偏芙蓉金翠好房櫳燕去梁空開窗偏又近梧桐葉葉聲聲聽不得錯怪西風又于紉秋水榭對月寄詞曰深閨未識家山路淒淒夜殘風曉霧濕湘鬟寒禁翠袖曾照銀屛雙笑紅樓樹杪怕隱隱迢迢

夢雲難到萬一歸來屋梁霜霽簾悄憑闌愁見雁字問青空寄恨能寄多少水驛鐙昏江城笛脆絲鬟催人先老團欒最好況冷到波心竹西秋早待寫脩蛾二分休瘦了香影閣主人讀之愴然有閒曰此時此際月滿花芳偶爾分襟愴懷如許陽關三疊河滿一聲惻惻動人聲聲入破用心良苦其如漢絕何余初出於不自覺聞此乃深悔之頻年斷梗轉眼空花影事如塵愁心欲碎玉溪句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羅執印月錦瑟凝塵斷蟲叢烟益增碎琴焚研之恨

余去秋留江姬喜動顏色曰妾積思一見老親並掃生母之墓君今晉省應官堂上命妾侍行得副夙懷雖死無憾余訝其不祥亂以他語會先大父奉政公病余侍側不忍遠離慕僚僉言既受節相河帥厚恩亟宜詣謝姬曰兩公當代大賢以君爲天下奇才登之薦牘此其儲才報國之心非欲識面槖官拜恩私室者且君以侍重親之疾遲遲吾行又何歉焉嗣奉政公以江淮昔游宜效馳驅促余挂帆溯江西上閣部審知奉政公寢疾仍允告歸姬曰吾聞聖人以孝

治天下閣部錫類之心洵非他人所及也嗣此半月姬與余隨同諸大人侍奉湯藥姬獨持齋不食鹽豉焚香禱佛奉政公卒以不起然此半月中余得隨侍湯藥稍展烏私皆閣部之所賜也八月下澣余遽被議九月中旬舉室南還而姬歸省掃墓之願知不克踐既痛奉政公之見背又復感念生母人前强爲歡笑夜分輒嗚咽不已十月中余又奉檄涉江歷淮姬獨侍大婦之疾半載以來幾于茹冰食蘖嗚呼傷心刺骨之事庸詎者尚難禁受況茲㷀㷀亭亭又何能當此煎迫哉

七月二十日與客坐紉秋水榭恭奉太夫人慈訓曰紫姬之逝使人痛絕傷心弔影汝更可知以汝素性仁孝於悲從中來之際想自能以重慈與我兩老人爲念寄去姬傳一篇據事直書不計工拙聊攄吾痛無侈無飾當之者亦無愧色也謹展另冊視之洋洋將二千言淚眼迷離不忍卒讀時玉山主人鵝湖居士在座歎曰紫君賢孝宜家不知者或疑君抱過情之痛今讀太夫人此傳始知君之待姬洵屬天經地義實姬之懿行有以致之爾蕙綢居士曰紫姬之賢

客讀香畹樓憶語。或謂過情。或疑踰禮。余憮然有閒。曰此非深知期玉之言。且弗至性至情人語也。凡人篤于一倫者。五倫皆厚。濟于一倫者。五倫皆薄。余識期玉久矣。見其髫齡承歡。重親頤養。孝友之譽。門無閒言。且覩堂上疾劇。齋心涕泣。焚香告天。誓請身代。以故每禱華元化先生祠。賜藥療疾如響。斯愿弱冠投箴。仰承仔肩。淮泗近遊。亦有嚙指心痛之感。其篤于事親者。如此淑儷允莊夫人。閨中之秀也。弦詩鼓瑟。靜好孔嘉。嗣以侍堂上之疾。長齋繡佛。與君別居。宏願既畢。編選明人詩集。復得心耗不寐之疾。屢爲君訪置遴室。君皆堅卻之。四年異處。怡悅相莊。其篤于梱內者。又如此。哲弟小英。早慧而殤。君悼之甚哀。集中哭荀弟詩及哭從弟仲華諸詩。潘芝軒尚書嘆曰。斯人性情獨摯。故其理學獨醇。顧君以同懷早世。獨抱四海蒼茫之痛。恒曰。惟朋友足以補昆弟之闕。故其友誼爲尤篤。尊人頤道先生。爲當代龍門。憐才下士。清宦廿年。室嘗屢空。而君解衣指囷。赴義若渴。憶余自己巳冬。因婁東蕭君晉卿識君。時君方從蕭丈子山遊。明年晉卿死。君念蕭丈之無嗣也。請于堂上。爲置側室。未幾生一女。

而蕭丈遽下世。遺腹復生一子。送死養生。力肩其任。呱呱遺孤。賴君成立。同時以父執而訂忘年交者。曰大興舒丈鐵雲。曰嘉興王丈仲瞿。舒丈有三子。長孟皋。次仲舒。最幼丱角者。余始不知其字。乙亥冬。舒丈居母喪。柴毀骨立。除夕漏四下。君猶手煎參湯以飲之。而丈終以哀毀卒。君爲理其喪。輯其稿。月䘏其家。迄今十年矣。其間孟皋仲舒。先後居頤道先生幕中。復先後以疾卒。君日以舒氏嗣續爲慮。凌芝泉明經者。金陵之詩人也。病廢廣陵。與君喬梓素無一面交。頤道先生宰江都。賙其家者三年。洎先生以憂去官。明經遂失志以死。適君以今秋蒞揚。阮梅叔明經語凌凶耗。君往唁其家。全家哭拜于地。君慨然曰。存歿之事在吾。無憂。購地葬芝泉于平山之麓。且爲封樹。題其碣曰清故白門詩人凌芝泉先生之墓。請命于頤道先生。挈其全家來吳。並爲舒氏營新居。即以凌氏幼女配舒氏少子侍萱。君母龔太夫人。以次各撤衣珥助妝。汪劍潭資政文中有云。憫詩人之薄祚。冰上傳言。遝壽母以同居。橋邊賃廡。佳兒佳婦。互承二老晨昏。江北江南。并作一家眷屬。讀者皆爲感嘆泣下。所謂舒子侍萱者。即余

昔見其丱角無字者也。舒于王爲中表親。仲罌丈與鐵雲丈。才既相匹。遇亦相同。丁丑新秋。仲罌丈病于吳中。趙嚴庵君日往視其疾。丈固曠逸不羈。有宇宙邈慮之意。君毅然曰。君有眷屬在杭。使君生後。猶抱羈旅天涯之慼。吾他日何以對君嗣哉。專僱飛棹送丈歸里。幷豫爲料量身後事。丈竟得遂首邱。遺孤善才。迄今提挈不少倦。距王丈之歿。蓋亦九年于玆矣。吾吳人才輩出。多與君交善。咸以所學就正于頤道先生。先生獎成後學。惟恐不及。始有吳門七子之目。繼有後七子。續七子之稱。就所見先後爲序。不以年位學問相軒輊。橋味如余。因亦得厠名其間。而此二十一人中。英年碩學。以王君幷未爲巨擘。今秋遽以疾卒。君爲籌其後事。甚至王母曹太夫人。流涕語人曰。吾兒交多賢豪長者。死友惟陳司馬一人而已。余攷范文正忠宣父子麥舟助葬。千古傳爲美談。今君喬梓助人營葬。就余所知者。舒蘅諸丈而外。余舅氏彭甘亭先生。秀州吳丈澹川。幷葬其全家五棺。王柳村徵君賦詩以記其事。此外待君舉火者有妻東桂氏。吳中許氏。秀州陳氏。金陵翁氏。蓋亦指不勝屈。君初無德色無惰容。曰吾少承庭誥。出事友生。竊視吾力之當盡。以求吾心之所安。恩怨升沉。非所計也。夫君于綱紀倫彝之際。皆出以纏緜悱惻之思。既已頑懦可立。豪傑可興。況乎紫姬之歸君也。以姬姜而備令德。賢孝淑慎。百喙同聲。積勤成瘵。猝然化去。仰事俯育。失此良佐。親悼于堂。婦痛于室。而謂君能漠然置之。匪特無是情。亦必無是理也。且聞君之褰修爲侯外翰歐陽大令。外翰年逾五旬無子。君爲置簉舉雄。外翰賦詩誌喜。今礎祿者三齡。而外翰年亦六十一歲矣。大令去冬因公事幾被吏議去官。舉室倉皇。乞援于卅年之舊雨某觀察。某置不荅。君爲借箸而籌。大令始得無恙。報褰修者如此。其待姬者可知。然苟非姬之至性至情。天欲玉女。又何以見兩美之必合哉。且夫移孝作忠。理無二致。齊家治國。教本同原。是故朗玉致親奉檄。雖屈資郎。其議駱馬湖之租地也。吳省庵觀察嘆爲能持大局。能識大體。其論淮南北之鹽筴也。錢子壽都轉稱爲公輔之器。王佐之才。其佐理眞州水利。暨捡治梟盜也。曾賓谷節使顧謂于篔山觀察曰。如陳丞者。可謂材兼文武矣。相國孫寄圃先生。既以國士無雙待之。河帥黎勤襄公又以天下奇才目之。速銜入告。屢荷恩綸。始諭緝捕勤能。繼諭始終奮勉。一介書生。傳家忠孝。而果受特知若此。聖經所謂治民必獲乎上者。非即誠身明善。順親信友之所推暨哉。書有之云。王道本乎人情。夫非人情者有二。不爲至愚陋。即爲大奸慝。彼爲過情踰禮之說者。既不樂成人之美。而其自待亦正復不厚。是非公論所在。余不欲默爾而息也。爰走筆書于簡末。以告後之讀是編者。

道光甲申孟冬吳沈秉鈺跋于吳中懷雲亭

紫湘主人哀詞即題朗玉司馬自撰香畹樓憶語夢玉詞後

儀徵 阮亨 梅叔

翠蜨檀郎苦覓才。桂旗蘭槳渡江來。可憐香畹樓前月。還照淒涼玉鏡臺。

香名賢孝說全家。贏得慈闈淚似麻。雪盌冰桃靈座供。西池開出斷腸花。

曾識羞蘭詠絮來。梨雲仙夢返瑤臺。珮環留得珊珊影。應種香墳萬樹梅。

傳家忠孝挹清芬。紫玉成煙黯紫雲。重見湘烟編小錄。楚天瑤瑟弔湘君。湘煙錄爲明凌忠介公所輯蓀孫爲喈重刊乞雲臺兄爲撰弁言今司馬以憶語小[?]覽自著夢玉詞刊成一編雲臺兄題曰湘煙小錄此于金荃奩史之間又添一重翰墨緣矣

香畹樓主人哀詞

太原女史 辛絲 瑟嬋

掃眉才子是名姝。骨應相知豔應圖。雲海仙山長恨傳。金堂蘭室莫愁湖。搗衣砧杵憐中婦。盤石箜篌憶小姑。何處瀟英少君石。餘香紫帳浥蘅蕪。

燕城新秋驚聞畹君妹金陵之訃寄此奉輓並慰朗玉弟吳中

嶺南女史 黃之淑 耕畹

記從官閣見瑤華。玉鏡新妝麗曉霞。畫出蛾眉二分月。簪來蟬鬢六朝花。蘼蕪隋苑遲春燕。楊柳蘇臺隔暮鴉。江北江南成小別。經年消息望天涯。

豈料長離逝女牀。瓊枝消息斷金堂。紫釵入夢銀鐙暗。鈿蓬回波水檻涼。翦爪心堅來世約。招魂詩熟返生香。玉簫再見尋常事。好念高堂兩鬢霜。

奉題朗玉弟香畹樓憶語後

溧陽 宋鑛 北臺

經世才名杜牧之。焚香趺坐寫烏絲。梨雲影事分明在。一卷淒涼夢玉詞。

捧檄關河雪滿裾。朝雲珍重數行書。影梅庵裏論前事。忠孝文章恐不如。

一家眷屬同偎佛。妙語都從慧業成。留得千秋佳話在。優曇小現已長生。

奉輓紫湘主人即慰朗玉兄悼懷

元和 蔣志凝 澹懷

上蒼淚天下泉壑。佳俠含光宅冥漠。神仙眷屬蘭蕙叢。一點蛾眉月吹落。瑤姬淪謫顏如霞。作媵名閥儀柔嘉。藥鑪經卷不駐影。展如之媛悲舜華。金閨夫壻才奇俊。鳳靡鸞吪畢生恨。錦瑟華年去莫追。玉簫再世緣難問。忉利光音攤妙鬘。銀河耿耿佩珊珊。嬋娟自有千秋在。可奈情天補石難。

紫湘主人仙逝金陵行館茲當歸櫬製此奉輓以慰朗玉弟愴懷

南城 陶焜午 晉泉

梁州新郎 湘波千尺。湘花一逕。摹出傷心人影。竹風梧雨。幾番淒切。曾聽兒說。歸帆催去。急騎飛來。總是無憀境。問新詞誰唱斷腸聲。吹送瑤天紫鳳笙。秋蕭瑟。人孤另。可憐宵記照花枝並。思鄭重。忒分明。

前腔 一丸螺墨。一甌新茗。博得蘭閨心肯。香君去後。幾人能飲。香名只有河東末路。小宛中年。一樣憐才症。記紅橋同聽玉簫聲。寵柳嬌花列畫屏。藍橋約。黃姑聘。笑他家錯守溫郎鏡。千載遇。一時情。

前腔換頭 伴幽蘭素影。娉婷照明蟾一天淒警。佳人不壽。天公原算多情。況有高堂愛篤。夫壻緣深。大婦生同命。趁黃楊先厄足了平生。到七夕秋河別恨成。冬郎儂。秋娘病。甚楊枝婀娜紅綃艷。調錦瑟。怨湘靈。

節節高 熒熒曙後星。夢郎醒。算他生未卜今生定。朝雲誄。絡秀名。看宜稱鸞箋。留得檀奴詠。鴛情更向蓮臺證。落葉哀蟬不須聽。紅牙代譜相思令。

尾聲 因緣不隔人天信。把一炷名香禱玉京。還指仗此去江神保護悄魂影。

讀朗玉弟湘煙小錄綴成韻語代寫哀思

吳縣 葉廷琯 苕生

紫玉西風遽化煙。霜禽情海恨離填。誰知香草靈均怨。詩讖先成十載前。

定情本事最風華。傳遍青溪姊妹家。醉倚玉梅聽俊語。可人夫壻是秦嘉。

煙江催放木蘭舟。到及蕪城正晚秋。一樹瓊花萃黯影。美人端合住揚州。

澹掃修蛾月二分。孤芳那用異香熏。篠園春讌歸來後。疊損泥金簇蝶裙。

寒衣鍼綫及秋忙。小隊弓刀送玉郎。風雪天涯能報國。幾曾翠黛怨凝妝。

問疾晨昏侍祖庭。齋心禱佛乞延齡。千秋賢孝多名媛。至性尤難是小星。

寒閨大婦病纏綿。藥裹深宵手自煎。甘作東風桃李代。心香一瓣祝瑤天。

翦蝶殷勤寄故鄉。翩翩自喜勝鴛鴦。那知易醒梨雲夢。雙宿雙飛命不長。

願佐蘭閨奉老親。報郎豈在侍征輪。綠窗記取殷勤語。要覓清娛作替人。

春來小病學維摩。骨瘦香桃冷翠蛾。蕉萃檀奴相伴處。玉簫淒咽洞仙歌。

歸省親闈強自寬。人天從此路漫漫。石頭城下無情水。送過明妝送玉棺。

玉女投壺紫電輝。房櫳永夜侍萱幃。晨憐病榻聞雷際。夢裏還思化鶴歸。
粉奩脂奩浥淚痕。妝樓深鎖月黃昏。盈盈素旐空江外。縹緲先歸倩女魂。
江國新涼雨又風。待郎來已掩殘紅。更無通替能相見。落葉哀蟬一哭中。
愁兒蘇臺拂柳絲。歌離弔夢早秋時。雙鬟掩淚瑤笙咽。怕唱淒涼夢玉詞。
妝臺愛聽雨瀟瀟。更歎涼蟾倚綺寮。此後弦秋孤館夜。翦鐙何忍種芭蕉。
昨歲吳門畫舫回。虎山清梵暮雲開。前身香界司花史。環珮還依古佛來。
香畹樓頭月自明。蕭郎孤影坐殘更。一編寫就傷心史。便抵奇香爇返生。
玉色瑤情絕妙詞。江南詞客弔蛾眉。哀言別創千秋例。二老文章大婦詩。
秋樹微波冷翠屏。歸舟重泊短長亭。銀牋拈出傷心句。遠笛哀秋可耐聽。朗玉歸舟

紀事詩云纏根銀鑑聞甃紗香魂猶幸共天涯傷心五月初三夜曾訪蘭陵孝女花又虎山卽目詩云親拓羅屏拂暗塵勞卿替我侍重親昨宵香畹樓前月恨少凭闌擁髻人荒寮誰拾紫獨香鶴淵酸風起白楊紅淚紙灰飛茜雪乞卿殘茗酹其孃哀黯淒戾不忍卒讀附記于此以補憶語之缺

奉慰朗玉弟卽題香畹樓憶語後　太倉顧曉元意秋

聞指星橋訂會期。如何小別卽長離。魂銷梨苑停雲夜。夢斷蘭陵聽雨時。遺挂珊珊人似玉。迴腸曲曲鬢將絲。蠻箋贏得傷心語。勝勒梅花墓上碑。

仲兄書來知朗玉兄有清娛之悼譜寄解連環一闋以抒哀思　長洲王嘉祿井叔

渡江桃葉。頓傷心望斷一（作去）眉殘月。料夜深水榭。新秋對明鏡無言。素娥初別。綠（作去）閃流螢。悄凝想畫羅衣褶。更紅衾浸水。翠燭（作上）飄煙。拖（去）影淒絕。　丁簾暮潮恨咽。問丁孃十（作去）索。前事休說。記倚闌同歎雙星。正竹（作去）押瓜分。露涼時節。一（作去）霎人間。但怨指銀河痕滅。定空房暗塵墜響。夢疑纖屧。

朗玉兄自京江舟次郵示近作悼香畹樓主人臺城路詞四闋縣縹往復悱惻芬芳讀之使人心骨俱當與飲水諸作並有千古紫君得此可以無憾爰依原調再題二解寄以奉慰　長洲王嘉祿井叔

板橋誰分絲絲柳。重來但牽秋怨。杜雁凋金。屏蛾墜粉。總作今生腸斷。羅幃夜短。恨瀟碧如烟。夢嗁難喚。不耐紅鵑。畫簾風悄尚催卷。　紅樓空記送別。甚樓高在望。人竟天遠。玉冷消肌。珠枯瑩睫。莫是耶歸猶盼。蘭舟又返。料怯怯香魂。

背鐙尋遍。欲認愁痕。海綃淸淚淺。

最消魂事無過別。人天況成長恨。瑣屑眠餐。殷勤冷煖。一種傷心誰問。尋思更忍。儘了夜歎闌。變歌淒緊。瞑寫羅眠。翠牋重疊（作去）怨難盡。　空江孤夢易醒。正紅閨采伴。頻寄芳訊。月瘦琴心。烟寒鏡約。莫遣華年愁損。歸帆盼準。好同話相思。夜倚秋閨。更與銘香。彩鸞傳韻本。

題朗玉司馬所撰香畹樓憶語後卽寄汪允莊女甥　錢塘張襄衮求

一夕罡風悵落花。檀奴揮淚哭天涯。香銷蘭畹吳宮月。夢冷楓林楚岫霞。碧漢殘星愁駕鵲。白門疎柳怨啼鴉。眞靈位業知誰是。翠水西頭萼綠華。
傳來憶語護靈芸。卻扇曾看月二分。南國愁過桃葉渡。西湖待築菊香墳。塵封鈿盒抛銀甲。燭暗羅幃冷畫裙。多病枕書憐謝女。斷腸新咏弔朝雲。

朗玉弟有朝雲之感自製臺城路數闋攄其愁懷以蘇辛之高亮寫姜張之幽邃覺文通別恨二賦尚有遜其淒怨處因復倚聲代寄餘意　寶山毛嶽生生甫

秦淮幽恨埋無地。垂楊半隄秋水。鏡匳霜飛。簾鉤月冷。多少明眸如此。金釭曖紫。怕消瘦郎腰。墜鬟重理。脉脉香塵。舊歡如夢更餘幾。　殘荷珠淨乍洗。記添香夜坐。鈿映花麗。寶帳寒憎。瑤梳涴怯。魂小闌昏愁倚。亭亭瘞矣。付篁綠啼禽。亂焚幽隧。暗憶猶憐。洞簫知怨起。

朗玉兄自製臺城路四哀感頑豔一往情深依調卽題香畹樓憶語後以攄愴情　吳縣戈載寶士

紫雲修到神仙眷。罡風頓教吹散。璧月凝輝。瓊花照影。合向璇閨長伴。情天夢短。想小別青溪。倩魂先斷。兩日遲來。不堪重對舊庭院。　餘香尚留素畹。墜歡收拾起。閒付斑管。金屋三年。玉（作平）簫再世。絮果蘭因都幻。瑤編細展。認字字相思。淚珠彈滿。夜雨空樓。珮環聲未遠。

又集舊玉兄澄懷堂句得七絕十六章桂枝崑玉遠勝鄙人自作也　吳縣戈載寶士

一紙書來墨未乾。（送沈式如）休文善病帶圍寬。（無題之三）繐帷彈指人何在。（參綠軒試茗）錦瑟

憂橫未有端。與仲文夜話
聞道金閨第一流。陂華堂贈許周生
珮環歸去莫山秋。與蘭雪重修寫韻樓
返生術少香難炷。哭舒鐵雲之三
石不能言佛也愁。拂水巖
滿湖秋雪不開門。西溪秋泛同馬秋樂
洗盡臙脂舊淚痕。白秋海棠之一
遙見小樓紅一角。梨雲閣題壁
東風吹墮落花魂。琴娘曲和王仲瞿
樓外湘簾卷玉鈎。江南
碧雲天遠憶靈修。簪花詩之三
捧花歸侍如來座。芳荼精舍觀荷
又作紅墜一度游。歸鶴亭詩
畫檻移牀露氣侵。玉太古齋聞笛
霜鴻嘹唳候蟲吟。聞砧
南朝舊是傷心地。題倚雲亭填詞圖
萬種秋酸一寸心。瀟湘夜雨篇
不料傷心事竟眞。哭蕭晉卿
筆雲曳雪豈無因。小除夕題王井叔
蓬山昨夜罡風到。曉山謠
贏得高歌泣鬼神。虎邱倉聖祠
花月多情杜牧之。題改七薌少年聽雨圖
清寒況味幾人知。自題供硯圖
鳳羅紙寫神傷賦。玉鈎斜之一
憶到呵花貼髻時。青溪夜雪
乘風有日到蓬萊。無題之四
消得清游第幾回。和斌觀察
記得去年花外立。題人面桃花院本後
海棠紅向鏡中開。朗玉山房即事
畫檻雕楹半夕陽。重游安瀾園
瓊窗今夜夢瀟湘。弦秋館題壁
庭前剩有青楊樹。自題胥江折柳圖
不待攀條已斷腸。江亭秋柳
瓊樓人憶小游仙。自題滄溟弄月圖
竹化啼痕玉化烟。瀟湘夜雨
夢斷湘皐風雨夕。湘皐
一花一葉一因緣。五臺山金蓮花
何處秋心逗笛家。香影閣聞笛
西窗細雨落簷花。春雨掩關
九原寂寞倚相憶。朗玉山房對月
遙指銀灣降羽車。七夕
簾局熏留昨夜香。香畹樓小病
羅衣禁得十分涼。西爽閣夜飲
曉鶯啼破游仙夢。春曉
萬樹桃花葬夕陽。孤悰薄醉之四
三十工愁鬢已華。花朝與畢子筠
畫屏銀燭譜琵琶。簪花詩之二
淚珠洗面將終日。病起柬仲文
一醆寒泉薦落花。風雨
叢鈴碎珮不逢人。閨中四時詞
酒醒天寒獨愴神。鷗隱園見梅花
勸與扶持雙白髮。病起

玉樓珍重苦吟身。題鐵雲見和無題詩後
珠玉遙天咳唾寒。寄朱環之
林烏淒咽草蟲酸。題選硯樓詩集
一編珍重千秋想。題歸珮珊詩稿
鵑血模糊未忍看。哭作華弟
笑我年來太瘦生。題香衡館吟紗
墻東誰按紫鸞笙。聽雨
銀牀墜葉邀題句。春雨長卿與孫子和
涼入松風竹雨聲。西溪秋泛之三

則玉弟有畹君之悼寄示臺城路新詞哀豔淒戾殆不自勝因和二解以寫其哀　長洲王嘉福二波

青谿最數排行小。芳名試掄纖指。翠鈿凝妝。烏衣卜宅。早壓蘭姨瓊姊。亭亭瘦紫。但手折芙蓉。怨彈湘淚。幾刼司花。種情香界證前世。秋期曾記俊賞。羨三生豔福。嚴訪丁字。碧玉能諧。黃衫許作。信有傾城名士。歸飛燕子。怎重到金堂。夢寒香蟲。未抵愁深。莫愁湖上水。

洗車重灑天孫淚。傷心竟逢秋閏。碧漢初涼。黃楊共厄。誰識人間長恨。香蘭翠隕。甚一翦同心。夢中開盡。寂寞妝樓。步虛歸聽佩聲隱。空閨魂斷月作去影。又初三下九。凝望爭忍。小扇辭螢。生衣敢韆。卻怨紅香猶潤。愁腰瘦損。怕濕偏青衫。易消詞鬢。莫倚回闌。早寒風露緊。

題香畹樓憶語調寄虞美人　長洲女史曹佩英小翠

秦淮稗柳嬌無數。第一柔條數。成陰肯向大隄邊。只有玉驄緩緩許搖鞭。秋江雙槳蘋波軟。桃葉迎如願。司花消受福三生。無奈風播偏聽落花聲。十

玉鈎望斷穿鍼夕。忍說黃楊厄。人間天上一般秋。只是生離死別兩般愁。行清淚鸞牋洗。影事從頭記。千秋水繪要同傳。祇恐影梅還遜影蘭緣。

題朗玉兄湘煙小錄調寄菩薩蠻　吳縣徐尚之仲文

簫鸞寫韻傳仙匹。蕊宮又見瑤姬謫。鴛牒話蘭因。一時三玉人。嬋娟驚豔福。國色宜金屋。桃葉渡江雲。珠簾月二分。

蘭緣何太短。藥鑪經卷檀奴瘦。傷心語怕難消受。乞護並頭蓮。慈雲大士前。翠旐秋江遠。銀漢待吹笙。乘風返玉京。

淒涼四閔臺城路。銀箋珠淚拋無數。影事淚重彈。定情菩薩蠻。香名賢更孝。

只此人傳了。福慧况雙修。語君休淚流。

斷腸贏得才人語。曼殊月上都歸去。紅雨猜桃墳。相依倩女魂。　鈿車人擲果。芳意如何可。么杜覓鸞膠。只應逢玉簫。

陳孟楷通守副室王碩人哀辭　吳縣 曹堉 稼山

年月日。吾兄陳孟楷之副室王碩人卒于秣陵。及是孟楷攜其柩歸厝于虎邱祖殯之側。重親以下。哭咸失聲。姑彰以傳。婦痛以詩。翼翼矜矜。式瞻清懿。宜孟楷之情過其分。哀逾于禮矣。今以所撰湘烟小錄示余爲辭。余讀之。哀感頑豔。情文相生。攬其經寃。鮮不優唈。按碩人姓王氏。諱子蘭。字紫湘。別字畹君。上元人也。玉英韞德。蘭性揚芬。孟楷以羊車璧人。拾衛卑翠羽。渡江畫檝。誤指神仙。郤扇新詩。豔傳吳會。雖坤靈之作合有因。亦窈窕之心神獨契也。大婦允莊夫人。夙擅閨房之秀。金釵奉贄。青綬解圍。璿閨女宗。簫鸞儷侶。碩人則維參一點。愛旁纖阿。子霞三年長。侍玉扃。太原女士辛瑟嬋聞之。歎曰。國香國士。畹君得所歸矣。藝苑侈稱。閨娥旁妬。冒董麗談。不是過也。矧以慧心能佐內政。纖悉手規。中外心服。孝恭淑慎。尤爲太夫人所鍾愛焉。大婦體羸。忽遘異疾。撤環侍藥。以身籲天。婉娩內傷。美疢外劇。然猶殗殜自諱。恐傷慈懷。省親金陵。逾月遂卒。年二十二也。嗚呼悲哉。孟楷哀紘播音。愛河溢淚。影堂二展。在東不猶。國風兩篇。召南欲廢。撰湘娛之行實。屬楚挽于吳蒙。不獲禮辭。藉抒惻愍。辭曰

江水源碧。鍾山氣青。珠毓瑄朗。玉蘊嫈嫇。變彼嫈嫇。豐容盛鬋。未勝鴉鬟。輒銜雀硯。宛宛明豔。曳曳輕容。薄彼晃朵。歸我元龍。車走六萌。星避五角。郎倚玉人。婦營金屋。高堂愉愉。愛憐婉淑。何意嬋嫂。獲此奇福。嗚房比德。在公兼師。然脂捧硯。裁紈答詩。焚篤耨香。抽排比卷。臨池花擘。論難鶯囀。妾咏半格。郎手一編。門茶覆掌。弦琴比肩。于京燭後。馬融帳前。眺豸可想。勝趣異焉。豔者既多。妬者亦衆。司化忌才。璚瑰告夢。婦適痾作。侍疾忘身。婉孌素腕。遂罹其屯。美質若金。沉痾若火。以火鑠金。如何而可。省親告墓。偶歸建康。一葉舸送。百里帆張。燕燕有句。迢迢報章。下仰嬪則。上言高堂。即其至情。允協天相。何圖沉綿。英英雕喪。入帷月白。簾帳風淒。花泣泣露。鳥號驚飛。蘭息一絲。藥烟幾縷。含淚波收。斂蛾魂舉。旃檀滿室。簫管躡虛。生有慧業。歿其仙與。嗚呼哀哉。歲鞿餘芬。郎旋未歇。通替無栢。遺挂有篋。宜我孟楷。酸瑟愴魂。所撰憶語。琅琅萬言。自非瀝思。何能極筆。彭梅瑣瑣。不足稱述。嗚呼哀哉。焚聚窟而不返兮。過姓邱而淚漣。歎陰宮之紂絕兮。忱形欽之依然。何以慰靈光于三泉兮。有伐石而勒志。播瑤華于千秋兮。尚感興而涕泗。

題湘煙小錄後　華亭女史 王燕生 凝香

共惜芳華起暮愁。月華涼照舊妝樓。靈筵吳苑冰桃供。遺恨銀河七夕秋。

西風梧葉滿庭前。鶴駕瑤臺玉化烟。賢孝蘭閨名共仰。從來不朽即神仙。

寄題小雲司馬香畹樓憶語後　汪端先 劍潭

兩代宗工世早傳。鯉庭名播仲華年。一門禮法兼詩教。中婦溫柔大婦賢。

傳來消息隕瓊枝。司馬青衫濕可知。好爇瓣香荼轉語。玉簫應有再生時。

侍宦都門驚聞姨母紫湘夫人之訃雪涕抒哀謹題香畹樓憶語後　河東女史 張儀昭 鳳卿

春色烏衣巷。幽芳最小枝。梨雲嬌粉靨。柳黛染修眉。夫子鴛鴦彥。佳人冰雪姿。

烟江桃葉槳。宜閣菊花巵。娩婧瓊枝影。團欒璧月詞。鳳樓賡雅韻。燕寢洽柔儀。

珠箔飄鐙夜。銀屏賭酒時。隨肩拜金母。携手侍風姨。閬宛承優誼。香車恨遠辭。

燕雲舜別夢。湘草寄遐思。忽返瑤清駕。傳來碧落碑。青衫人似玉。錦瑟淚如絲。

黃閣交章薦。紅塵四牡馳。京華惆話處。芳樹有餘悲。

槀城路 一闋和孟楷弟哀逝之作　震澤 趙函 艮甫

工愁洗馬吟愁句。空階絮聞蛩怨。水咽秦淮。雲迷白下。一霎疊花易散。靈香斷。恨不共郎歸。怕教郎見。撒手珠宮。幾番留語玳梁燕。　級秋重到舊館。記迎來寶檝。低擁羅扇。寶瑟流年。寒鐙待月。鏡裏輕鸞輕換。湘烟夢幻。算負了今生。玉清仙眷。欲寄相思。碧天無早雁。

題小雲司馬湘煙小錄後調寄如夢令　吳縣 石韞玉 琢堂

才子又逢才耦。不讓女君獨秀。替月是明星。誰料匆匆分手。希有。希有。問勝影梅庵否。

小雲司馬兄寄示湘烟小錄情文交摯使人不忍卒讀才華衰減勉題四絕以博破涕之笑　昭文孫原湘子瀟

打槳迎來絕代姝。六朝山色作眉圖。量珠未許論身價。只向郎君索慧珠。
匆匆小劫散鴛鴦。贏得全家爲斷腸。天遣文章新樣出。班姬史筆傳丁孃。
雙飛烏鵲獨飛回。消息驚從白下來。第一人間難得事。若蘭親哭趙陽臺。
一死爭知絡秀賢。情花淚葉滿湘烟。朝雲嫁得才人壻。誄筆何曾有老泉。

寄題小雲司馬香畹樓憶語後　昭文女史席佩蘭道華

夫壻專城坐上頭。雙鬟清影共銀甌。舊稱才子如何遜。新得佳人字莫愁。小病偶還桃葉渡。離魂先返稻香樓。影梅前夢淒迷甚。忍捲湘簾月一鉤。
開到江南陌上花。更誰緩緩度香車。雙飛烏鵲尾前誓。一曲清溪夢裡家。緣注玉簫仍省屬。愁縈錦瑟促年華。鬱金堂小尋行跡。淒淚彈紅上碧紗。

寄題朗玉弟湘煙小錄後　金壇女史吳規臣香輪

金雁樓興酥翠缸。玉蟲炖蕊黯銀釭。柳絲煙鎖愁凝水。桃葉春寒夢渡江。花落餘香猶戀樹。月沉殘影尚留窗。碧鈿琵琶無消息。惆悵青琴擁鳳雙。
瓊樹經霜隕一枝。青谿殘瀋雨絲絲。簪花小影摹雙髻。攬鏡新妝憶十眉。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谿識語分明在。記取湘煙本事詩。事見香畹樓憶語

題小雲夢玉詞後　吳江郭麐頻迦

清潤潘郎玉琢同。新詞如水氣如虹。如何才載松陵道。便對青春葬小紅。
小劫匆匆八十過。自知綺語夙生多。老來黃九風情減。未要當場鐵秀訶。余自被焚詞集遂矢不復作

奉題香畹樓憶語後　吳縣鈕樹玉匪石

空谷香方吐。瓊樓夢已非。柔嘉良不易。婉孌孰能希。竹淚迷湘浦。霜風捲素帷。一編傳憶語。足以表音徽。

題小雲司馬湘烟小錄後　仁和錢枚次軒

驚心錦瑟感長年。司馬情懷倍黯然。淑行應增賢女傳。芳魂合證大羅仙。才工吟咏詞編玉。性淡鉛華佩撤鈿。香畹樓空鸞鏡缺。難教重覓再生緣。

從來慧業種瑤瑛。那識朝華每易傾。千古詩人同此恨。一家哀誄共憐卿。花殘吳苑淒涼曲。潮落秦淮嗚咽聲。莫謂紅顏都命薄。天爲賢孝播嘉名。

題小雲司馬湘烟小錄後　永康熊方受介茲

相隨簫史住秦臺。莫道天公不愛才。三十三番圓月夜。也曾雙照玉人來。
耐得閨中子細看。杏花妍麗菊花寒。分明豔福兼清福。怪底詩人消受難。
非常賢孝更誰儔。淒絕人間香畹樓。何待偏徵名士筆。一門哀誄足千秋。
公子悲秋欲問天。情癡拚怕再生緣。此中多少傷心境。我已先嘗廿二年。

奉題朗玉司馬尊兄湘烟小錄後　太倉徐元潤少披

江芷江蘺悟夢緣。清商彈碎七條弦。麟蕪秋影靈均淚。一卷離騷欲化烟。
牙管雙花倚玉臺。秋池紅葉懸難裁。絕奇錦瑟鍾情話。郤費閨中織錦才。
兩槳秦淮送別舟。風風雨雨秣陵秋。吳兒莫道心如石。不待言愁我已愁。
佳俠香名滿色絲。江南吟徧誄花詞。翻憐海外朝雲墓。不乞晁黃本事詩。

題小雲司馬兄香畹樓憶語後　江都吳椿退旃

優曇暫現亦因緣。腸斷銀河七夕前。消得全家斑管應。朝雲才調本如仙。
文章經濟早知名。錦瑟華年悵月明。香畹樓頭兒女淚。英雄本色是多情。

奉題朗玉兄湘烟小錄後　錢塘張之杲東甫

一編記恨墨縱橫。添得秋人寄髮生。絕似當年白太傅。結之片石渤芳名。白詩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結之香山妾桃葉字也
最是高堂傳一編。爲來至性語纏綿。然脂誰續傷心史。讀向秋窗絕可憐。
蛾眉福慧比朝雲。大婦賢柔世罕聞。一自白門驚倩杳。淚痕先漬石榴裙。
返魂香少命如何。小劫情天一剎那。花上露偏難耐久。閒愁空自感宜哥。宋黃子思哭愛妾宜哥詩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

奉題小雲司馬兄湘烟小錄後　江都張鴻書開虞

石頭城畔柳絲絲。夢斷銀灣七夕期。總爲生前太賢淑。全家雪涕寫哀詞。
公子秦川對酒豪。江樓愁度可憐宵。侯嬴曾作氤氳使。應爲良緣禎玉簫。謂青甫同年

仙山難得返魂香。羽士招魂亦渺茫。只有壯懷銷綺麗。新詞疊賦買陂塘。（夢玉詞中買陂塘二闋極見纏綿懷抱）

流水泫泫喚不迴。馬蹄蹀躞上金臺。爲君惆悵占君實。韓偓香奩宰相才。

寄題朗玉兄湘烟小錄後　太倉 顧登衍 春洲

聽雨聽風萬種愁。空江淼淼秣陵舟。蒲帆影待河干卸，環珮魂先月夜游。憶舊事過還剩夢。傷心人總不宜秋。劇憐烏鵲塡橋夕。無復憑肩看女牛。

記隨徐淑伴桑嘉。同泰蘭羞詠白華。侍疾勤調瓊杵藥。繙書寒門玉鑪茶。朝雲慧業由前世。絡秀高風近大家。似此國香偏短命。神傷豈爲六朝花。

應是彈璈王子登。暫完小謫便飛昇，二分月冷雲初散。一箭蘭凋露尙凝。翠水何年逢玉女。青山終古黯金陵。弦秋孤館淒涼夜。愁絕眞眞喚未譍。

詩讖無端應楚湘。紅襟夢斷鬱金堂。何堪水國秋先到。從此天涯草不芳，姊妹花殘憐最小。海山路阻恨尤長。檀奴自寫傷心誄。可但芙蓉號斷腸。

舊題影梅庵傳奇金縷曲一詞曾爲閱玉兄所賞今用原調原韻奉題玉兄香畹樓憶語後　上元 歐陽長海 葉諳

別有傷心曲。抵多少錦裁千番。珠量十斛。葉葉瑤箋和淚寫。寒透唾壺紅玉。合早付紫軍肖鵠。香祖樓深空谷遠，賸影梅菴裡悲重續。才子恨佳人福。零星苦語何堪讀。況對此風僝雨僽，斷腸驚觸。四載璇閨賢又孝。淚灑一家尊屬。可也展修蛾翠綠。待學生綃描不盡。疊長歌聊當樽前哭。哀蟬賦。倩誰錄。

香畹主人于歸玉兄曾塡慶春澤慢一闋以紀豔緣茲與玉兄話及舊詞、類多語讖。石城橋畔重送霓旌感次前韻以當薤露　前人

畫鼓淒烟。繐帷霏雪。送伊如此歸舟。君自淒涼。無端觸我閒愁。蘭橈親見迎桃葉。到而今才幾番秋。賸些些綺讖。重提燕子空樓。　彩雲莫惜輕飛去。便花殘月闕。已算香脩。昨夜紅窗有人絮泣紗幬。春風難遣羅敷恨。況頻年羅隱狂遊。道輪伊四載銀屏。百幅銀鉤。（昨自紉秋水榭歸過賞心庭院見君卿讀香畹樓憶語背燈擁髻淒然泣下附記所言于此紫君聞之或當于金闕西箱間破涕一笑也）

奉題朗玉司馬尊兄湘烟小錄後　上元 周開麒 石生

優曇容易隕秋風。金屋銀屏昔夢空。忝得千秋憑弔處。紉秋水榭水關東。（聞遠香事）

空谷幽芳品最幽。青溪花史豔香修。橋邊紅藥誰爲主。零葉飄花我更愁。（見香畹樓憶語）

題朗玉兄香畹樓憶語後調寄一萼紅即送朗玉之江北　華亭 改琦 七薌

展雲藍。傷賸心憶語。依約彩梅菴。玉樹南朝。粉郎東閣。脩來豔福能兼。算消遣傳紅寫翠。曳湘烟蘭笑一開奩。脂盌羅紋。巾箱爪印。旁有遺簪。　愁說落花生世。竟如絲如縷。抽盡春蠶。梵筴雙提。仙裙蝶散。者番夢雨重簾。積萬點相思淸淚。向西風溼了舊靑衫。偏又客鬆鴻鴈。回首江南。

又寫同心並蒂花一幀系以此解　前人

貼梅扇底小眉靑。露折湘花曉夢醒。心力枉拋愁倚屛。畫難成。一半兒香魂一半兒影。

題朗玉兄湘烟小錄後調寄國香慢　仁和 李堂 西齋

寫韻樓深。每佩聲誤𧶊。屧響追尋。簾靜寂無人。倚畫自惜惜。曲折行穿花徑。怕枝上猶胥遺響。孤懷止多感。斷續淚過。細碎蛩吟。　昔遊渾似夢。記將殘燭影。纔逗琴心。渡江桃葉。傳唱直到如今。不道秉旬小別。早焚消香散羅衾。誰憐沈腰減。倩女魂歸，淚也難禁。

奉題朗玉兄湘煙小錄後　吳縣 曹楙堅 艮甫

銀雲墜影商絲咽。蘭露宵零桂蠟缺。香冷秋衾弔蟪蛄。一代紅顏竟長別。交枝簇蒂好韶華。長板橋東碧玉家。瑤簫吹暖鈿車路。二月垂楊三月花。花覺嬌顰迎春鬢。傾城爲想顧房櫳。密字芙蓉錦繡篇。眞靈位業神仙記。神仙豔福本三生。喚得飛瓊下玉京。小院當風羅帶結。畫樓聽雨翠釵聲。妒花風雨催花葬。藥鑪經卷添惆悵。兩槳寒波白下潮。解愁莫問金絲幌。幌掩流蘇冰簟空。人天消息太忽忽。幾時白鵠乘烟去。何處靑鸞有信通。沈沈銅漏迢迢夕。一點臙脂淚一滴。嬋娟著述並千秋。可人夫壻眞憐惜。走馬應官去薊門。哀蟬落葉總銷魂。吳王宮裏紅心草。留作人間春夢痕。

朗玉兄香畹樓憶語瓊思瑤想淒豔絕倫余既每則僭加評語意有未盡復綴此詩以慰清娛之悼　吳縣 董國琛 琢卿

東坡葬朝雲。香山遣樊素。有情悟無情。要皆在遲暮。如何少年場。乃有感逝賦。孟楷佳公子。亭亭而玉樹。禮防中自持。花叢嬾回顧。靑溪最小姑。相見眼波注。秋槳桃葉迎。春檻蕙花吐。堂上明珠珍。閨中德星聚。葡萄鏡傳神。旃檀篆添霧。一螺仙掌紋。十索錦心句。絡秀佐羹忙。小喬知曲誤。福慧信無雙。燕鶯亦旁妒。況聞賢且孝。侍疾忘寢寤。色喜動太君。眉行隨大婦。郎既小小憐。妾亦鶼鶼護。誰知歸建康。遽爾痛朝露。璧月掩圓輝。瓊枝隕寒圃。憶語千萬言。傷心事如訴。晚君倘有靈。應識郎情苦。佇續玉簫緣。再看銀河渡。

又讀臺城路詞四闋依調奉題以紓餘感　前人

人天儘有傷心境。淒淒況傳遺事。墜葉敲簾。餘香賸盒。難挽靑門書記。飛仙去矣。又舊夢零星。可憐提起。細語喁喁。問君能有幾多淚。　言愁吾亦愁絕。翦鐙消夜讀。鑪燼心字。墨碾珠塵。編凝粉印。寫盡落花身世。纏綿至此。料悔覓封侯。斷腸夫壻。曲按朝陽。玉人知也未。

奉題小雲兄湘烟小錄後調寄臺城路　吳縣 沈彥曾 蘭如

春風曾醮雙蘭笑。湘烟化成淒怨。豔豔銷金。盈盈截玉。未是相逢嫌晚。紅閨繡綫。爲替織弓衣。贈郎行遠。更揭眉匳。賭吟香語付筠管。　瓊枝容易瘦損。舊歡如墜雨。無限悲惋。別緒縈懷。驚魂入夢。消息空江先斷。重來恨滿。剩指爪嫣紅。枕函留件。傳寫朝雲。黯然凝淚眼。

讀朗玉兄湘煙小錄用上下平韻衍成絕句三十首以寫愴情　吳縣 陳彬華 小松

幾夕秋聲撼井桐。無端紫玉返瑤宮。陳思漫續黃初賦。翠羽明璫一霎空。
湘水芳枝泣露茸。鉛華淨洗薄芙蓉。六朝姽嫿今消歇。仙謫珧臺第幾重。
桃葉迎來上謁艭。配將國士本無雙。如何白下春歸去。不共秋潮再渡江。
名士傾城信有之。綠秋水榭證盟時。幾生修到人如玉。記取鸞綃本事詩。
明璫翠羽豔珠圍。瓜步重陽畫檝歸。聞道秦淮諸采伴。鬱金堂燕妒雙飛。

金屋妝成豔不如。同心花朵綺窗疏。可憐香畹樓頭月。空照流黃閣已虛。
家住靑溪最小姑。紅妝替寫惜花圖。玉梅香底芳魂杳。贏得檀郎淚眼枯。
揚州三月草萋萋。春色紅橋畫景迷。恰與瑤花描豔影。篠園環珮畫眉低。
愛月還輸雨更佳。垂簾晏坐聽空階。憮憮骨損香桃瘦。不是傷心怨紫釵。
松楸感念雨花臺。一葉凌風江上回。生怕分飛腸欲斷、教郎兩日故遲來。
玉鏡塵封寂寂春。楚湘煙雨夢前因。傷心最是瓊花閣。少箇金釵問字人。
天風吹散美人雲。瘦減蛾眉月二分。回首綠梅窗下坐。可堪重說驗螺紋。
縹緲空招倩女魂。碧梧庭院月黃昏。生憐四闋臺城路。半是啼痕半墨痕。
撫棺一慟劇辛酸。碧海靑天恨萬端。聞說隔江書遠寄。尙將好語報平安。
此日珠難合浦還。空留鈿盒憶風鬟。前身定是司花使。淸淺蓬萊水一灣。
禱疾慈雲大士前。替郎茹素祝延年。慈姑愛悼彰賢孝。小傳琅琅字二千。
祖庭白髮嘆蕭蕭。曲意承顏樂事調。難得齋心香一瓣。滿庭風露立中宵。
閨中大婦愛娥媌。詠絮聯吟翡翠巢。五月江深寒水閣。花牋重疊記傳鈔。
封侯夫壻領弓刀。問疾寒閨不憚勞。相伴藥鑪淒擁髻。曉來懶自沐蘭膏。
林下風姿謝綺羅。紅牙小拍憶秦娥。每從官閣飄鐙夜。指點霓裳一曲歌。
壁月瓊枝蔓綠華。如雲鬒髮麗盤鴉。癡情縮就來生結。翠盒同裝並蔕花。
塔影圓空弔夕陽。繐帷蕭瑟晚風涼。西泠築就蘼蕪塚。一樹棠梨傍菊香。
桂旗蘭旐返瑤京。靈鵲塡橋控馭迎。夢裏蕭郎成永訣，蘭陵舟夜珮環聲。
澹月疏星冷畫屏。爲資冥福寫金經。應思蟈蟈雕籠愛。絡緯寒蛩不忍聽。
征程回首夢觚稜。水驛山村露一鐙。此日燕臺沙撲面。出門應怕說金陵。
返魂無術憶靈脩。贏得全家珠淚流。茶熟香溫相伴處。珊珊遺挂泣弦秋。
月缺花殘感慨深。哀言都是四愁吟。纏緜夢玉詞中句。繪出傷秋一寸心。
杏花春雨夢江南。香火因緣禮佛龕。待譜琵琶傳軼事。香名原勝影梅庵。
細狀經案暮垂簾。鸞影淒涼弔鏡匳。只望玉簫來再世。風流佳話定重添。
西風葉葉挂征帆，香澤留教伴枕函。好慰高堂珍重意。休將紅淚濕靑衫。

重讀臺城路四闋蒼愁蕙怨淒豔絕倫依調奉題用屑滑眞韻

前人

淒涼譜出銷魂句。秋心況逢秋晚。楚澤孤芳。湘皋小影。可奈西風催翦。珠匳故掩。正香晚樓頭。夜長銀簟。認是魂歸。繡簾人悄間誰卷。青溪舊時打槳。指山溫水軟。金粉無限。璧月難圓。瑤華遽隕。只恨輕帆孤轉。梨雲夢遠。賸雪盌冰桃。繐幃長薦。畫裏眞眞。尚愁眉翠斂。

題則玉弟湘煙小錄後　吳縣 沈秉鈺 式如

紫鳳長離玉化煙。杜蘭香去定生天。愛緣結得全家福。第一尤難大婦憐。

淵魚廩鼠察非宜。異語時逢樂石規。情重韋皋勤禮佛。玉簫應有再來時。

奉題小雲司馬尊兄湘煙小錄後　上元 張灤 子瀾

明珠無價玉無瑕。門掩櫻桃五樹花。樂府紛傳中婦豔。橋梁側近小姑家。坤靈扇早氤氳定。忉利天聽笑語譁。何事罡風吹霎過。便營香冢葬琵琶。

一角紅樓舊襞衣。闌腰窗眼易斜暉。淑姬每告雙雙至。游女能歌緩緩歸。無復霓璈重奏曲。可憐片石獨支機。丹青不惜生綃費。翠羽明璫實宓妃。

螺北香東秀色餐。明明佳月有闌欒。刻脂銷得檀奴愛。好粉能教竹母歡。異體連心隨宛轉。雙煙一氣祝平安。吟紅閨裏同悽絕。數到花枝欠晚闌。

小劫優曇悟刹那。渡江雙楫奈公何。招魂自打開頭鼓。忍淚孤擎洗面羅。弔烏山應移建鄴。愛猫人儻値橫波。可堪老對紅心草。來與西施賦輓歌。

奉題小雲兄湘煙小錄後調寄金縷曲　上元 汪度 鄂樓

共說神仙侶。記春人眉修蔣黛。目成吳語。璧月瓊枝傳豔影。恰伴臨風玉樹。彈指散梵天花雨。悄綰情絲成百結。猛罡風吹作愁千縷。紅藥恨。問誰主。黃楊閏厄飄茵絮。怎瑤臺優曇一現。也難留住。應是寒簧眞謫降。夢繞淸虛玉宇。趁鵲駕星橋歸去。小別人天成永訣。滿青衫望斷青鸞羽。難打槳。再迎汝。

嗚咽秦淮水。料從今黯沉金粉。馥銷蘭芷。十二紅樓齊掩泣。轉羨落花身世。應也為可人夫壻。繐帳鐙飄珠箔影。認招魂舊是雙棲地。哀榮福。問誰比。雙修合惹大心忌。早翻盡斷腸公案。綠衣黃裏。解脫我為添轉語。水月鏡花如是。況本是玉清仙子。消受豔稱三載後。更消君一卷傷心史。千古後。定傳矣。

奉題小雲兄湘煙小錄後調寄臺城路　元和 朱綬 酉生

冶城一片秋楊柳。黃昏畫簾微雨。筍舫鐙圓。釵樓鏡墜。添了淒涼無數。停辛佇苦。算消受年時。翠描眉嫵。打槳歸來。暮潮不動載愁去。江郎漫成恨賦。鈿盟人世感。芳事多阻。綾踏歡裯。弦疏怨柱。寂寂瘞香荃土。哀蟬製譜。料蕭寺雲深。薜衣吟楚。璧月環花。此情堪訴與。

奉題則玉司馬湘煙小錄後　琴河女史 錢若璞 遵因

苧蘿春水浣輕紗。人道青溪勝若耶。明月吹簫曹比玉。夜船橫笛魏無瑕。纖眉翠冷初三月。寶髻紅銷第一花。愁絕彩鸞雲影散。招魂仍傍舊兒家。

錦瑟無端散舞裀。玉簫有約証蘭因。落花生世難銷劫。流水年華易感春。芳樹畫闌間聽雨。碧紗小榻黯生塵。冰綃重寫崔徽影。生恐離愁易帶顰。余曾寫婉君惜花小影今司馬更摹香畹樓坐月圖故云

奉題期玉弟湘煙小錄卽送入都　琴河女史 歸懋儀 佩珊

春帆桃葉渡江雲。官閣梅花月二分。每翫琴書怡翠黛。自安荆布薄紅裙。致歡顏解承堂上。侍疾身甘替女君。愁見弦秋孤館裏。鴛幃遺挂異香熏。

間闊全才似此難。檀奴那怪淚頻彈。雙修福慧緣偏短。四載繁華夢易殘。歸棹豈知成永訣。剪鐙曾記話長安。祇今風雪朝天去。誰與熏衣護曉寒。

題小雲兄湘煙小錄後　元和 顧千里 澗蘋

紫君萬事足。所少獨年壽。正同優曇花。不許見衰醜。昔者漆園論。寓形無暫久。殤彭理且齊。百齡其何有。況乎傳憶語。香名滿人口。詎等泥蓮記。踔越自不朽。題詩寄司馬。應更酹卮酒。魂兮儻歸來。亦許斯言否。

題小雲兄湘烟小錄後調寄臺城路　吳縣 戴延祄 竹友

人間儘有傷心史。香名幸逢才子。銀燭光中。玉梅影外。春占妝樓十四。亞枝最麗。記姊妹花開。妬伊連理。打槳迎來。宜顰宜笑舉家喜。嚴閨幾番侍疾。況封侯壻遠。常罷梳洗。扇影分鬟。釵痕蝕鳳。裙挽留仙無計。星河影底。恨天上佳期。閏逢今歲。直得思量。楚蘭吟卷裏。

題小雲司馬湘烟小錄後　宋鎔 悅研

乞得裴航玉杵來。藍橋有路即蓬萊。紅羊小刼偏成夢。翠羽聲聲喚不回。
曼陀小篆祝深宵。千里慈闈問疾遙。親算已延兒算減。香魂空向秣陵招。
林下風清禮導師。羅幃玉漏夜敲詩。祇今香畹樓頭月。曾照分牋咏絮時。
可人夫壻是秦嘉。三十工愁鬢欲華。不耐哀詞歌子夜。藥鑪經卷送生涯。

題朗玉詞丈湘烟小錄後調寄臺城路　南康 謝學崇 椒石

珠宮多少鴛鴦牒。偏教豔才天妬。蕙畹烟寒。蘭樓玉瘦。賸有淒涼詞賦。芳華細數。縱題偏鶯綃。萬千孤負。比似朝雲。髻鬟空咏散花句。　紅橋猶記舊事。星星能替月。同聽簫譜。抱影支愁。扶香續夢。早自魂銷秋語。催歸雁膓。頓望斷銀灣。縹緲仙去。怪底江潮。近來聲更苦。

奉題朗玉兄湘烟小錄後　仁和 葛景萊 蓬山

梨雲夢影柳絲輕。紫玉飛烟返太清。懺盡情根消盡恨。好從香界證前生。
水軟山溫豔六朝。渡江桃葉話紅橋。只今東閣梅花夜。愁聽珠簾按玉簫。

香豔叢書十二集卷二終

小螺菴病榻憶語

小螺菴病榻憶語序

病榻憶語一卷。孫瘦梅先生哭其女越畹女史而作也。芳蹤欲墮。秋淚不熱。一編甫竟。來徵弁言。僕也買隣千萬。幸接淸風。通徑十年。與共夜月。其時長女綺待年羅屋。問字花幨。與女史問訊時通。過從勿間。燃脂互寫。珍珠密字之牋。擘繭聯吟。金縷寶釵之句。紛兹內美。芳其彌章。繁言不聞。淑履可述。夫其珍同么鳳。慧兆翠雛。陶靖節之慰情。尙憐其弱。張安昌之愛女。頗甚於男。生長乎綺羅。出入乎保㜸。縱使性成嬌逸。嗜在麗都。以論淸閨。豈云累德。而女史則蘭心自幽。梅骨不俗。紅燈繡局。壓金線以偏勤。紫鳳春衫。屛姣服而勿御。飛花陌上。詎走鈿車。吹絮簾中。乘羅屛笏。誦南華秋水。本是綠衣之仙。錄北山移文。奚慚紫石之字。翡翠之牀在手。珠玉之唾隨風。寄書早見乎九齡。熟簡已盈夫數尺。況乃晨妝埽月。修致笑以承顏。午課吟花。摔桃箋而繞膝。叢編代檢。雲篆縹羅之廚。僻事能徵。錦舌靑瑤之乘。果然淑女。無異佳兒。如此瓊姿。合歸琳嶠。雲冉冉其扶夢。風飄飄兮吹衣。明星玉女。手白蓮以上征。靑靈羽人。卓翠蓋以早待。（女史末病先生夢其手白蓮花冉冉升雲際上有仙人招之）黑蜧之境匪幻。白鳳之召旋來。溯其示疾之初。迄乎彌留之際。玉骨支瘦。不廢嗚蟬之梳。絲喘顫涼。猶戀秋蛇之迹。先生則水量磁斗。藥屑銀船。龍宮檢方。丹九還而誰合。雁鐙警夢。夕五起而猶驚。一曇曇花。半年病葉。五絲莫續。雙淚空揮。蕭瑟珠櫳。永絕靑粒之響。叢殘粉翰。忍開黃竹之箱。徒憶其零星倚枕之言。冀抒此夜雨虛帷之感。亦足悲矣。然而悲離境也。脩短命也。綵雲之聚散何常。舜華之盛徂隨化。況乎吟傳七字。綠楊鎖景之篇。（曾文儒大令贈女史詩綠楊幨幙雨中錄一篇爲時傳誦大令蓋女史師也）決別一言。白楡天上之約。（彌留時爲先生言天上新居甚麗）容華著才媛之號。飛瓊返玉館之眞。碧落雖遙。涼蟲可數。喤簫乍引。悵睹乎桂旗。雕華勿湮。有同夫梓瑟。將見瑱函展碧。咸誦秋風楚些之辭。珠字流香。爭題明月湘君之什。

同治癸酉仲夏之月山陰王詒壽譔

越畹女史小傳

前史官山陰平步靑纂

越畹女史者。姓孫氏。名芳祖。字心蘭。越畹其號也。生而婐姬。眉目如畫。甫晬富趺坐。見者異之。時其父觀察道乾未有丈夫子。女史婉嫕敏慧。奇愛之。若忘其無兒。事母陸夫人及所生母王慈母張。咸得其驩。好讀書。十二歲師蕭山曹大令壽銘。授以唐宋人詩。輒仿爲之。旁及倚聲繪事。涉筆罔勿工。顧秘不示人。十五歲簇花鳥人物。能自出新意。並時閨閣皆斂手。謂爲不及。孫氏越中著姓。世居北郊。當是時觀察君旣倦游。避寇數遷。而從其故居。遂閉關不復出。日擁圖史。課女史以自樂。而群從子姓方以科第才技有聞於時。女史以一弱女子頡頏其間。社中讌集。徵引故事。猝不省所出。或以寸赫蹏書之。使叩女史。女史援筆爲疏本末。至則取插架書覆之。無一字譌者。其博識如此。字秦公子塤。年少有雋才。三鄰方嘖嘖歎觀察君得壻矣。未行而遘疾。逾月遽卒。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年僅十有九。先是觀察君夢女史手白夫渠。雲中仙人招之。冉冉沖舉。心惡之。臨歿數日。捧其父手。熟視強笑。若將有言。久之不語。雙淚承睫下。回面嚮壁。固問之。第曰。明日荷花生日也。又絮絮語其父天上新居甚麗。嗟乎。綺夢之說。儒者所勿道。然玉谿生纂長吉小傳云。帝召記白玉樓。而它書載長吉母夢謂天上差樂勿念。由今論之。其信然耶。時觀察君猶未有丈夫子。旣慟女史之亡。爲病榻憶語千餘言哭之。秦氏固請迎其喪。殯諸先壟。女史最嗜佳墨。隃糜劍脊。藏弆篋衍中無算。病時不喜服丸散。取諸花露啜之。其癖幽好絜。皆此類也。著有小螺菴詩詞二卷。其梅花畫人傳續衒蟬錄。皆未成。

前史氏曰。吾越閨秀。國初惟徐昭華。嘉慶中又得潘素心夫人。皆以擅詩歌韻語傳。潘尤福與慧兼。黯溢人口。令女史者不早世。異日何遽不若。惜哉。畀之殊質而抗以無年。豈造物本無心耶。抑女子有才尤不幸耶。悲夫。

越畹女史誄

會稽陶方琦紫昤

年月日。吾友寄龕以其從妹越畹女史事屬誄於方琦。方琦以爲華鬘靈秪。有瑤池函列之春。乾竺優曇。非香海長生之樹。終歸天上。豈在人間。何必假哀豔

之詞製幽馨之誄寄龕則謂人天路隔情文理通累哀駿慈君無多讓方琦不獲辭爲文以誄之女史孫氏名芳祖字心蘭一字越畹瘦梅先生之弱息也姈姿荏惠妙性莊姝通眉若仙趺坐是佛瀟湘花葉之水姑射冰雪之神宜乎鏘翠琬之逸香咀瓊鈒之清篆三生紅蘤化爲綺羅之仙百篛青麟屏夫鉛黛之飾小吹蘭語囍讀瑱嫚偷寫花規邢論粉墨月照水而同影人與花兮各香梧庭分離鳳之聲桑苗仿春蠶之字弄諸兄之筆硯珠玉在前隨老子以婆娑風月不淺鍼神穎帯畫史芬鍑櫻玉緻於內心琗珠暈於滿額斯固泉明弱女聊勝無男何必關家進士始稱不櫛哉先生則索覲脫屣姑盼徵蘭特鍾玉勝之憐並乞宧朗之照紐騷心以香艸讀兒面以桃花東山玉樹家有道韞之才晚鏡金釵世少容華之賦太傅刊紫石之字中郎訊朱絃之音而況絳帳琴聲響花頻學綠楊鐙影吹絮多才繡檻承驩華庭問字每至春鶯初雨秋螃夕波煖香成帷京黛如畫淒鏘麗句品制曼聲藉慰萸年終縣慧業詎知玉奩光減金鎖災纏黃媚磨人邱婆媢夢長爪之仙不壽素心之蕊先零憹憹湘芷之愁語讖玉蓮之兆猶復枕邊弄墨簾底分丸虞皓首以飾驩乞剛丹而乏術朝露欻散織阿竟沈老淚萑闌仙山茗邈反切利擎書之吏爲玉峯散香之遊從此金鹿悲詞彌深潘岳蜀牋殘字祇報秦嘉梅魂柳影裁爲祭程之文華露松煙寫入哀誄之記仙塵區軌悲驩轉圜册以讖言重銘芳跡其辭曰

結璘不反弄玉長仙千秋麗質多化雲煙舜華易謝玉瑩不堅彫英裂豰今昔胥然吁嗟女史悉倅珍琲鑑影媚容鍾德鬢齒蘭符姑夢芳貞竟體靈椿婉侍婍其惛嫕君徽賦茗陳媛頌椒英英才思方茲未遙慧心執黼黻能璇璣左家有女宜命曰嬌癖嗜鳥玦墨藻橫斜噙香鬪句鍊粉圖花賦擅小山學承大家前身明月彈指春華俄如示疾綿惙丹闈紓親強飯詔婢量圭蓮房顦頓桃扇分暌靈觀攜遊婉矜召歸何姿之秀而年不永何慧之耀而福不秉蘭摧玉碎天長地廻螺菴華月淒其寫影寫影兮孅孅芳非兮何年宷雲艷兮倏墮纖月佼兮不圓塵藥房兮桂楝影玉佩兮珠鈿搴夫容兮遺筌雪汍瀾而潺湲荃何短兮畫何脩女嬋媛兮靈不留渺吹笙兮飛瓊儔折芳馨兮山木嘔反仙華兮

玄闕遺若英兮中洲痛芝焚兮蕙歎迺非春而非秋多羅閟采零陵隕芳姬邱幡恨翠壙銘傷香蝨宛轉塵闢悲凉翠珉志洸亘亘千霜

小蝶菴病榻憶語題詞

臺城路　杭州 譚獻 仲儀

朱闌牋上蠶眠字零星憶盡秋語悽碧塵簾娟黃蘚砌無賴葉聲如雨左家風度想象管驚鍼綺朝羅暮一霎西風夢痕吹墮粉雲路 峭涼漸怯衫縷病來渾瘦損猶理詞譜玉篴新愁青紘舊識杳了亭亭芳步傷心誰訴只老淚揮殘墨華香沍夜色沈沈佩環明月阻

烏程 施補華 均甫

扶牀悽語記來眞老淚臨風泣夢雲合傍青溪營半畝白蓮花繞女兒墳此用卷中本事

墨雲香瘦銀牋冷一種淒清可奈何憶到紅顏春樹話蕭蕭黃葉打簾多

山陰 杜榮壽 原名思通

疏梅香暗墨雲凍小蝶菴裏清如夢病葉淒涼夜雨愁瓊花零落罡風送綽約仙人認畫圖綠楊簾幙總模糊翠絲莫繫朱顏住不獨傷心老淚枯相呼姊妹同依膝我亦堂前承愛日親見詩吟蝴蝶飛小蝶菴吟稿中有早起對雪詩云曉夢羅浮猶未醒亂飛蝴蝶落梅花還看錦繡鸞驚出欲占閨中第一流鴨鑪紅袖愛香篝挑燈摘寫全芳句妹因名芳祖嘗采宋人全芳備祖賦詠祖中尤雅者手錄之擬補叢書待少游譚子敬民部挽妹聯云頼有慧心著作留遺淮海當叢書妹字秦按孫保光秦太虛皆有叢書孫書則自宋時己散佚矣底事隔年先異兆人與蓮花同縹緲玉樓將召女修文銀甲空教護長爪神丹無計覓長生愧汝殷勤尚寄聲聞道偶臨菱鏡照明眉微減遠山青人生脩短偏難料絕筆猶留詞絕妙珍重眞妃降九華妹卒於六月二十九日相傳是日九華眞妃降天上人間雙鳳詔芝孫妹婿亭亭玉立祝孫叔父以韓桂舲尚書則之蓋尚書原聘夫人亦迎主成禮也別有痴心只自知後身會許作男兒隨園有例分明在六十添丁喚阿遲

山陰 胡壽鼎 匡伯

餐花仙子謝塵氛夢裏驚軿五色雲遺蛻年年埋露草莫疑山鬼唱秋墳

玉容消瘦病難支悽語纏綿欲絕時潘鬢蕭蕭揮老淚爲悲金鹿製哀詞

山陰 胡壽頤 耆仲

蘇門梅叟神仙骨知索元珠探月闕蓬山芝草託靈根化作人間好顏色步虛飛下戲朱塵慧業生前有夙因自從誤認賢兒女十九年來掌上珍墮地紅羊逢惡劫卜隣分隙珠藏匣修梅仙館貯雛娃風規儼具大家法生小無言解弄鍼藕中九竅比靈心綺窗學繡初聞語花樣時從阿姊尋湘湖先生五經笥絳帳攜書頻問字韻譜裝成憶彩鸞迴文巧奪天孫製羽化仙蹤付渺茫空教玉臼覓裴航拈花一笑生天去望斷華原授禁方妝臺檢點留釵股白髮雙親淚如雨一霎曇花亦可憐纏綿絲向春蠶吐春絲吐盡絕塵根斷句零篇難細論夢裏雲中虛想像芙蓉花下賦招魂

會稽 孫垓 子九

蘭心蕙質證仙根舊撫龍賓尚有存煙篆易消悲莫歇寫將悽語與招魂

追摹簾影記登樓老淚涔涔灑素秋我更遠歸傷舊雨綠楊如夢絳帷收女史學詩於曹文瑞大令三年前嘗造文瑞寓見其問字講席間今夏垓自閩旋知女史先一年歿文瑞亦謝世六年矣故云

會稽 秦樹 勉鉏

梧桐滴碎秋窗雨西風獨夜悽唫緒烏絲闌上重牋愁蠶眠字字珍珠語謝家群從才翩翩就中秀德鍾嬋娟淑質解承陔養志紅閨時誦白華篇幽花空谷徵同氣春風鄰巷吟筒遞眉叔學博令媛仲昭閨中倡和甚得有耀蟾光照戶庭無端疾草生階砌繡闥經春浣藥塵扶牀脊語劇酸辛疏燈楊柳風前影仙籙蓮花夢裏身用集中本事芳齡愁數胡笳拍人天忽忽殊悲樂黃竹江干譜乍成碧桃天上開還落空傳百兩爛盈門終踐鴛盟夙誼敦一縷香魂蘿未得微雲深護左家墳

山陰 胡元鼎 梅臣

慶春澤

巷接烏衣樓巢翠玉寶簾花影玲瓏繡譜商完閒情時遞筠筒綠楊依舊宵來雨欠微吟一點燈紅女史與內子家居比隣爲閨中友曹文瑞入今有春色兩家分占處綠楊簾幙雨中曾句怎匆匆碧落人歸環佩秋風 欹牀讀罷瑤編句悵明珠掌冷紫石塵封瑣語淒涼生憐暗月房朧香絲不縮簫聲住想秦嘉夢裏應逢閒秦芝孫杳仙蹤何處重尋縹緲芙蓉

會稽 張景齋 劍塘

本是亭亭玉女身無端小謫墮芳塵一從證得青蓮果瑤草琪花別有春

綠楊簾幕住嬋娟繡譜吟箋盡可傳恰似眞妃靈降日飛身恩拜九華僊

卷四 小蝶菴病榻憶語題詞 六 七 香艷叢書 集

老淚彈將盡。酸辛付一編。白蓮曾入夢。紫玉遽成煙。天上居何遠。人間恨莫填。彌留頻執手。或有再生緣。

山陰許秉辰又村

謝公偏愛女。白傳況無兒。枉索藍田聘。空餘點雪詩。畫匳封古墨。燈影掩虛帷。想像拈毫夜。魂歸淚暗垂。

衡山陳鍾英槐亭

蕙質冰心化作雲。病中情緒不堪聞。臨風一掬西河淚。洒向吳王愛女墳。

簫聲未倚鳳樓空。無復隋珠在掌中。明月不知人已去。徘徊猶自照簾櫳。

弱水蓬山路渺漫。翩翩青鳥隔雲端。多情最是秦淮海。零落叢書不忍看。

離亭落葉杳瓊琚。栩絮才高若箇如。一碧江天驚雁斷。不須重寄大雷書。

絳帷深護綠窗紗。寶鈿曾過問字車。惆悵垂楊疏雨外。獨留春色在鄰家。

小黛遺事落人間。笙鶴無情去不還。珍重一拳眉子硯。臨妝想見畫春山。

鳳凰臺上憶吹簫

黃巖楊晨定孚

鏤雪聰明。惜花情性。年來瘦損纖腰。記鴛鍼繡券。鳳曲譜簫。論罷一甌春露。妝臺畔。心字慵燒。吟憀悄。玉梅圓綻。粉蝶斜捎。（用女史亂撲胡蝶入梅花詩意）迢迢。碧城十二。有萬朵蓮花。催送仙軺。悵杜蘭香去。一樣魂銷。奈此白頭人在。傷金鹿。老淚珠拋。空凝憶。垂楊畫簾。夜雨瀟瀟。

山陰朱寶慈子巢

一病彌留逝水流。那堪病榻憶從頭。可憐多少聰明語。語語辛酸語語愁。

去年我已悲金鹿。今又爲君哀澤蘭。一樣傷心憐兒女。涔涔老淚不勝彈。

陽湖楊葆彝佩媛

慧心偏得謝公憐。一瞥優曇逝若煙。明月淒清環佩夜。春風惆悵綺羅天。魂歸翠水三千里。夢落紅閨十九年。象管鸞鍼都寂寞。更教遺語憶纏綿。

會稽鮑存曉寅初

天上人間果有無。曇花隱見總模糊。山川靈淑鍾閨閣。半在瀟湘半鏡湖。

自來慧業總生天。事在山陰道上傳。寄語蘇門休掉淚。須知梅種本神仙。

會稽姚嘉禾書田

芙蓉別邸踈香閣。腸斷天寥午夢堂。同此白頭揮老淚。螺菴一卷返生香。

未成書稿銜蟬錄。一瓣心香拗抱花。如此聰明如此筆。不教留與問秦嘉。

苦將病語零星記。悽絕靈椿痛不勝。簾卷綠楊人去後。雨中閒煞讀書燈。

黃巖王詠霓子裳

勸君莫漫長相憶。小謫紅塵詎等閒。悟到白蓮花一夢。可知天上勝人間。

滿庭霜 聯句

臨海周郇雨叔昀

鶺醒。霜寒。鴻飛。月冷。寂寂。秋夜。偏長。（王）忍播。黃竹。塵篤。女兒。箱。（周）縹緲。胡笳。舊曲。屏山悄。悽絕小郎。（王）凭闌憶。闌言竹笑。到耳總淒涼。（周）淒涼。銀枕角。流年椿樹。兀的。端詳。（王）儘依依執手。拊循鈿牀。（周）一樣綠楊簾幕。人去後。燈也昏黃。（王）西風裏。寒花零落。孤夢斷湘江。（周）

嘉興陸詒經小畲

定是前身吳彩鸞。不然轉世白金鑾。可憐十九年來夢。珍重明珠掌上看。

女史有綠楊燈影圖故云

曇花一現只怱怱。玉折蘭凋感謝公。想得剪燈人去後。綠楊疏雨鎖簾櫳。

山陰陳昌沂禊堂

曾眼曇花影。虛承廿載歡。嬌癡憐纖素。痛甚失金鑾。（白傳有哭女金鑾子詩）露冷蟬吟澀。香留蝶翅乾。茫茫椿舍意。默緒亦悲端。

擬誇秦樓鳳。蘭閨正待年。埸來天帝召。偏及女青蓮。蓦綠何靈匹。寒簧倚謫仙。（葉小鸞前身爲月府侍書名寒簧見午夢堂全集）成編珠玉字。和淚溼秋煙。

烏程汪日楨謝城

冰雪聰明玉雪姿。依依膝下勝男兒。淒涼夜雨空閨冷。香爐燈昏淚似絲。

前生慧業種塵緣。小謫人間十九年。手把白蓮辭舉去。知他成佛與成仙。

才福能兼自古難。險藥庸醫幾螺丸。返生香有遺詩在。絕似楓江葉小鸞。

武進沈昌宇紫臨

擲梭歲月感駸駸。早見墳頭宿草深。孝念肯因生死改。頻來入夢慰親心。

高陽臺

似雪才銷如煙夢斷瓊臺不耐春濃素袂翩歸眞手把芙蓉夜寒無復敲燈雲掩花欲墮月無蹤只淚濛瘦綠垂楊愁冒西風　泮泮老淚衰年盡歎芳襟綺恩追憶難工十斛螺丸可堪重檢遺封花鈿藥裹分明在更誰寧問字簾櫳況相逢簫史來時彩鳳樓空

會稽胡壽昌 在茲

明珠碧海渺音塵病榻秋風記尙眞十九年華成小劫萬千憫緒愴衰親庭前柳絮空無迹夢裏蓮花淨有因得似小鸞仙去否綠陰長鎖畫簾春

香山哭女猶嬌小才調今堪學士詩辟蠹奇香凝粉黛鴛鴦鍼密字組雲霞起痾媿我無靈藥著錄憑誰繼抱花痛煞九華妃降日天風一霎引鸞車

瑤草琪花信有無瓊樓玉宇總模糊侈談上界新居麗爲恐高堂老淚枯執手自傷兒負負承顏猶望弟呱呱最憐還得乘龍壻魂傍秦臺夜月孤

摩挲倦眼灑松煙無限酸辛尺楮傳長爪暗憐秋信早豐顱愁掩月華鮮紅顏一樹傷春謝白奈千花覺夢圓料得去來今不昧探環會有再生緣

菩薩蠻　秀水沈景脩 蒙叔

罡風吹散曇花影秦樓未上簫聲冷塵冒瑣窗紗夕陽芳冢斜　白雲迴望處永夜心悽苦病榻氣如絲西河腸斷時

會稽陳亮采 秋圃

羸軀依依病裏身螺菴舊事渺如塵苦留幻影空花翅果煞高堂白髮人

荷花生後女長離痛憶纏綿執手時耶自酸辛兒强笑分明多少斷腸詩

瓊閨一夢幻南柯生小聰明亦可睋影自娟娟魂冉冉柳梅都作女兒花女庶喜乃兒喚柳梅魂柳影詞遺成其讖

天上新居是也非琪花瑤草總依稀一抔黃土南湖畔斜日平蕪蛺蝶飛

會稽王英灝 景暹

樂安盛文物木彥超東中慈根鍾儀星組此錦繡胸仙毫垂月液神鍼奪天工猗與女長吉手把白芙蓉豈其赴玉樓抑或歸瑤宮湘繳富遺草一寸香塵封閣閨會徐昭華足鼎立芳徽光背彤名門多淑媛秀萼挺青松兒婿絕粒時問年還

與同可儕冰雪姿濯夢空秋風大兒繼本疾卒兒婦殉烈年亦十九己庚與女史女姪也濯夢所居樓名梅叟詩有高樓搩詩殺憶冰姿句

白傅悼金鑾潘令哀金鹿人生到中年愛憐逾蘭玉興公平鍾情老淚飄撲簌暮雨敲虛帷魂兒一燈綠枯坐憶言笑然脂寫盈牘魚緘遞郵上新詩勝千幅哀哀感逝心展卷更悵觸我亦有弱息幼字淮宗族長歸悲女孥傳經妬老伏才殊情無異同聲付一哭幼女繼樊字宗淑甫先生少子能書去冬殁於西寧宗氏迎柩歸葬先隴

鳳凰臺上憶吹簫

恨海橫波彩雲留影碧落何處瑤臺鍼殘線冷零落舊金釵明日荷花生日祗一語驚損離懷淒涼處阿兒空賸並蒂一枝開　詩牌重檢點是眞是幻總費疑猜認扶持淸夢飛到寒梅底事香魂一去渾不見環佩歸來君知否聰明不壽千古誤多才

細字緘愁柔詞織淚滿紙都是秋聲許珠詠玉何處問三生孤負秦臺舊約西風峭吹冷瑤笙應腸斷隔牆柳色和雨溼簾旌　無情嗔造物曇花小兒韓藥無[illegible]松煙一縷猶滯銀屏比似小鸞眉硯今昔事一樣分明明才媛葉小鸞年十七未于歸而下世遺有眉子硯與女史之遺墨略同空贏得雪泥鴻印脉脉證詩盟

武進莊士敏 仲求

輦衣笑語最辛酸悽碧簾櫳罷倚闌扶到梅花驚曉夢吟成柳絮墮春寒人間翠闕哀金鹿天上珠樓返玉鸞一卷留遺千載恨隨風老淚不勝彈

會稽任官熒 蕙芳

窈窕聰明一例刪老梅消瘦踏空山蛾眉亦受皇天忌畢竟才人命獨慳

閒翻憶語旅窗中拉雜零星讀未終陡憶昔年腸斷句爲揮老泪向秋風余二兒四兒俱殤友而夭大女嫁而亡傷心者屢而奔走不已故有山川離別路兒女先生餘之句自謂日長憶生

餘姚黃炳垕 亭蔚

新月光纖纖照入小螺菴中何所有粉盒雜書籤庵外何所聞吟聲出畫簾吟時誰氏女孫媛體娟娟厥名日芳祖字之以心蘭生年甫及晬趺坐似參禪四歲認點畫字義勸推研八歲晬寇難日夕親簡編十二得名師經笥腹便便

詩詞日益進。出語麗且娟。十三學翰事。恍得雲林傳。十四工書法。不慕張草顛。鉞嶄出新意。濃淡妙相兼。眉間光如月。自比洛神妍。銀甲長逾寸。自謝爲爪仙。孫氏越箸姓。群從俱聯翩。稽古有疑義。轉詢閨閣間。阿翁客保陽。家書往復還。倦遊擁圖史。婉孌承歡顏。雖無丈夫子。對此神亦恬。相攸得秦婿。隔幔紅絲牽。冰清兼玉潤。射雀信前緣。誰知繡未結。噩夢摧心肝。手執白夫渠。冉冉上青天。新居甚壯麗。天上樂且殷。佳壻猶在笥。不復磨松煙。遺詩猶在篋。不復啟花箋。灼灼寄星桃。誰與賞華鮮。果果蘋婆果。誰與品趙燕。（俱用試帖中事）病榻千餘語。語語纏綿。阿翁親纂記。記成泪如泉。縱有忘憂草。萬斛愁難剗。縱有精衛翼。百丈海難填。嗟天生殊質。胡不永其年。纔謂才女子。福壽俱難全。豈知許飛瓊。本在列仙班。倏忽十九載。偶然墮塵寰。憫翁無男子。往請上帝前。世有輪迴說。其理或信然。速化爲丈夫。早協熊羆占。棄我殘脂粉。歸我舊珠鈿。卸我巾幗衣。萊彩舞便娟。改我金蓮步。芸扃凌花甎。依舊侍膝下。慶溢麟趾篇。花落子重結。月缺光仍圓。請翁收老泪。幸勿憂心煎。

鳳凰臺上憶吹簫　鄞縣郭傳璞晚香

帶病初醒。荷花生日。分明記是明朝。甚眉痕雙鎖。對鏡慵描。覓拾黴雲佳婿。昇天去。月瑱鳳璈。氤氳使。未通碧漢。永斷藍橋。寥寥。祇有恨無言。泪湧秋潮。賸哀詞金鹿。暗與魂招。檢點舊時遺稿。蘊紅葬盡豔香銷。從頭憶。饒多少愁懷。彈破絃么。

山陰吳　講省齋

秀骨珊珊絕世姿。紫鸞可那促瑤池。安昌愛女心偏甚。爲錄金閨病裏詞。

一現曇花竟杳然。忍教老淚落尊前。九天珠玉分明在。留與人間說女僊。

傳言玉女　定海陳浚漢文植

一角螺菴。想見左家嬌小。繡餘閒課。博高堂歡笑。絲楊簾幕。料理詩牌畫稿。仙雲飛墮。墨香猶繞。（女史工詩畫性尤愛墨）苦雨酸風。驚心掌上明珠拋了。懷牙牀絮語。縹緲寫上蠻箋。吟魂縹緲。秦嘉見得。也應心槁。

用十五咸全韻　會稽姜葆初叔涵

珠璫玉佩辭塵凡。玉顏珠淚瑤華緘。翁瘦如鶴憂如惔。雪涕爲我道詀詀。闌言得集少長咸。壽以手民紛鐫劖。小子無才愧石珹。聽視未終淫我衫。翁昔幾轉牧守監。峨冠獬豸高嵒嵒。夙嚴顧畏惟民喦。行路不避有力讒。偏能與世殊酸鹹。飄然非欲脫譏讒。對牀舊約棲松巖。歸來馬疾如風颿。笑見女史鬢髟髟。天吳紫鳳繡垂紗衫。花樣翻新新色嵌。麻姑長爪眞纖摻。有時異書檢瑤函。有時名酒晉銀鹹。醉或翠袂相扶攙。果樹同看鸚啄饞。畫梁同聽燕語喃。忽動軍聲驚鼓傳。謀安絕勝三窟毚。海上先春買小蝛。謝庭回首綠未芟。乍喜兵氣消天欃。復憂慈母遘疾嚴。碧筠籃荷白木鑱。水火旣濟藥鼎鹹。不以脂旨供清饞。孝思通神感至誠。無何己病催仙帆。雲迎雉扇若出巖。一坏玉骨土作椷。綠楊燈暗月上杉。南湖淼淼峯巉巉。高堂悲淚時心銜。

鳳凰臺上憶吹簫　鄞縣張　譔北泉

素奈淒涼。青梅酸楚。幾多心血銷磨。記畫成粉蝶。吟就香螺。絕似謝家嬌小。閒絮閑綠。咏紅哦。渾無那。雲招彩鳳。月掩脩娥。無多。廿年幻夢。還燈影。寫出娥娥。歎塵封病榻。煙鎖吟窗。祇剩依依倩影。伴老子午夜悲歌。仙蹤杳。數行淚墨。展卷摩挲。

鄞縣鄭明志濟園

蕙質蘭姿比謝家。修成畫史吐詩葩。（女史著梅花畫人傳等書）可憐枉費東風力。鬬盡心花與筆花。

會稽王繼穀子詒

手把芙蓉返帝鄉。小鸞仙去月華涼。傷心白髮梅花叟。揮淚重編午夢堂。

消息　集白石道人句

織錦人歸。窺窗靜。亂蛩吟壁。玉塵談元。羅衣初索。曾賦梅屏雪。芙蓉影暗。秋風一榻。多病却無氣力。想如今。翠凋紅落。可憐情事空切。千巖月落。人歸甚處。又對西風離別。老子婆娑。哀音似訴。持向人間說。綠楊巷陌。隔籬燈影（曾寫綠楊燈影圖）惟有池塘自碧。更愁入一簾淡月。梅邊吹笛。

鄞縣鄭德璜韻堂

徐淑才調妙堪儔。壽命何煩較短修。料得千年埋骨處。蘚花香帶墨痕浮。

閒評仙露比雲霞。清浣詩腸勝點茶。未耐秋風先謝去。前身原是白蓮花。

武進馬芬 少芙

二千餘字珍珠淚。夢影追摹總杳然。知是中郎腸斷日。桃花痕漬浣花箋。

珊瑚病鶴骨離支。猶向筠牀理繡絲。尋綠仙人原舊侶。可能清夢與扶持。

秋風催駕碧鸞車。還向西池阿母家。願渡鏡湖明月去。一尊香酹白蓮花。

山陰錢稼秋 穗生

鸞閨嬌小憶平陽。金鹿詞成枉斷腸。不道侍書歸月府。人間難覓返生香。（葉天寥題小鸞遺集曰返生香）

手折蓮花上玉京。藥鐺星火亦關情。杜蘭香去飛瓊杳。早被時人識姓名。

德清俞樾 蔭甫

一現曇華本是虛。文園竟夭女相如。阿翁重檢瑯函讀。怕展全芳備祖書。

零落殘箋付侍兒。病來一月不臨池。至今粉盒脂奩外。剩得青麟髓半規。

何處瑤京十二樓。才人例不世間留。若從閨閣論濃福。輸與尋常羅綺儔。

女兒家遠碧天高。老去孫賓興尚豪。他日儻逢青鳥使。爲言無恙壽星桃。

鄱湖楊晉藩 燕隱

疏簾淡月

秦臺鳳去。想月上疏簾。夜窗情緒。硯冷冰消。尚憶碎縑零句。韶華轉眼渾無據。怨東皇。驟將風雨。荷珠易散。仙雲難返。斷腸空賦。　又何事人間幻住。向綠楊燈影。詞壇偶駐。夢醒匆匆。芳訊頓還塵土。屧廊前度尋幽徑。問春歸。惜花誰主。畫樓梅傳。飄鐙剩稿。獨留千古。

鄞縣邵丙鏞 槐臣

鬘華一瞬夢中身。福慧雙修有幾人。莫怪多才偏薄命。仙姝原不耐紅塵。

錢塘夏曾傳 薪卿

新居天上總茫茫。遺稿重尋舊錦囊。此日螺菴冰玉聚。編詩各有淚千行。

仁和溫汝超 次言

泡影曇花不自由。謝公情緒卷中收。皎綃委宛緘紅淚。蟲語零星咽素秋。剩粉殘香都斂恨。引商刻羽總含愁。一編似讀昭華集。自愧飯生腕力柔。

忽忽一霎現曇花。無限凄涼惹阿耶。造物忌才還忌福。不將徐淑配秦嘉。

白傅無兒已自傷。蘭心蕙質又摧戕。一編憶語零星記。不數隨園哭阿良。

兒女情傷憶昔年。西河痛淚灑遺箋。拔詩不繫喃喃語。悵觸余懷倍可憐。

莫將幻境當眞如。紫玉成煙付子虛。妄語寒悲君悟否。漫誇天上有新居。

餘杭孫士瀛 嘯山

菡萏深閨質。生來十九年。不堪兄弟寡。常得父師憐。脩短原隨化。推敲竟欲仙。玉樓長吉在。底事召嬋娟。

大興王長熙 平浦

小螺菴裏欲黃昏。剩字零篇總斷魂。風雨瀟瀟悲白髮。淋漓滿紙淚花痕。

雲軿縹緲歸何處。一握蓮花悟夙因。從此瑤臺推領袖。仙班添得女詩人。

錢塘吳春煊 次槎

木蘭花慢

爲曇花一現。追想處。最心酸。更莫問前因。春簾燕杳。夜院蛸殘。回首當年問字。溯慧心嬌語有多端。奪愛明珠掌上。爭隨轉燭人間。　遺芳彙稿與詩翰。不忍展來看。奈蘭草摧時。荷花生日。俄頃難延。應留纖塵不染。便藍田種玉竟無緣。買地空埋白璧。問天可惜紅顏。

小螺菴病榻憶語閨秀題詞

山陰王綺 仲昭

學書記得當年事。侍硯虛堂坐夜深。花月一庭人靜候。隔樓時聽讀書聲。

曾過妝臺寫恨詩。（去年過小螺菴曾草一律中有句云百年空惹盧家恨衆口猶傳左女賢）一編讀罷愈尋思。綠陰如夢重簾鎖。惆悵吟成少故知。

掌珠光墜晴書樓。贏得臨風感白頭。一幅烏絲千點淚。壽星桃外冷千秋。（用卷中本事）

武進趙細瓊 英媛

木蘭花慢

向春風影裏。曾飄起。碧香痕。怎秋水文情。春山娟黛。都屬氤氳。猶存玉臺殘簡。怕天風裏入萬重雲。身世無端來去。空王試問前因。　碧桃花下剩斜曛。往事不堪論。想綠萼前修。飛瓊舊侶。誤落紅塵。聲吞碧空迢遞。月明中何處覓仙魂。

夜半雲車過影雲時環佩聲沈

喝火令　　前人

鶴淚風聲杳鵑號月影寒知他色相幾重天破却一場幻夢歸去白雲邊痛惜珠還浦淒涼玉化煙春花秋月一時閒記得瓊樓記得小游仙記得曇花慧業肯戀世間緣

山陰　潘淑眞　靜娟

好語如明珠一一掌中墜誰知子細看都是辛酸淚

屋非小于螺爲愛松煙還安得返生香再來試斗硯（菴名本放翁墨試小螺看斗硯詩意）

畫眉先畫梅恨不早比翼若作鴛鴦梅但須分兩色（芝孫余外曾孫亦能畫梅故梅叟哭女詩有云可惜畫人空名傳不隨夫壻寫梅花）

蓮華證化身吐屬自殊俗巧樣翻碧筒更覺勝紅玉（小螺菴蓮房詩云人愛榴房紅僕愛蓮房綠羅鳳作房老綠珠勝紅玉）

不彈英妃箏偏慕麻姑爪想被瓊仙招仙壇花共埽

憶秦娥　　蕭山　沈淑卿

逋仙泣梅花結子青堪折青堪折可憐命薄竟同秋葉　綠楊簾幕藏春色登樓未解愁離別愁離別梨花香冷柳梢月缺

散餘霞　　前人

苧蘿村側東風緊惜芳非煙景一枝攀折關心感天涯客鬢　蘭閨更有知音寫綠窗離恨落花啼鳥無情盼夕陽殘影

山陰　單慶　楞仙

料是天仙歷劫來無緣問字到妝臺瑤編展讀頻低首不讓當年詠絮才

拈花微笑便乘眞九畹靈根了夙因涼月碧闌空掩映淩波羅韈不生塵

上清歸去太怱怱十九年華一夢中從此綠楊燈影暗白雲四面作簾櫳

金縷曲　　錢塘　沈蕙昭　季蘭

一卷傷心譜是當時螺菴病榻纏綿軟語想見綠楊簾幕裏半粟涼燈淒楚歎塵世留仙難住剩墨殘縑零落盡累阿翁老淚傾如雨憶往事寫悲緒　瑯琊

也有璇閨侶痛一般隨風玉樹生埋黃土（香師會稽王子獻先生幼妹殷林女史亦工吟咏年十四而天）自古紅顏多薄命何況才高詠絮更那得長生籙注我願從今焚筆硯算虛名身後終何補香一瓣佛前炷

鳳凰臺上憶吹簫　　陽湖　楊昭華　佩俠

玉簟寒生繡屏塵掩西風夢斷雲邊想珮環歸去月冷疏簾往事依稀猶記空淒憶別緒纏綿吟魂杳春風隔院新句誰聯　天上幾經塵劫算一霎曇花轉眼桑田悵音容邈漠蕙帳沈煙回首紅樓深鎖惟餘得剩墨殘編淒涼處傷心忍教重憶當年

綺羅香　　陽湖　屠瑞霞　碧城

月冷蟾蜍香寒螺黛芳澤飄零猶剩斷句殘篇珍重昔年鴻印想小劫偶謫塵寰向夢裏三生曾證悵怱怱花落春殘青山處盡子規恨　仙雲吹散無準空憶湘臯珮杳漢江珠冷隔院聯吟往事怕教重省悵幾度病榻秋風歎人去暗塵侵鏡剩淒涼夜雨疏窗畫簾燈影靜

高陽臺　　陽湖　楊璐華　蘊琴

半榻西風一簾疏雨畫樓舊徑雲荒鏡檻塵侵淒迷無復晨妝珠還合浦春魂杳更何時問字華堂恨無端蝶化羅浮夢冷秋霜　潘徐麗慧難爲到只零星剩墨秋淚珍藏幽月帷空寒煙衰草蒼涼瑯琊環珮歸何處對青山豔骨埋香任年年花落鵑啼憑弔斜陽

滿江紅　　陽湖　楊　繁珮玉

幾度秋風吹不斷離情千縷空想像生平婉轉病懷曾語酒醒紗窗人影悄香寒玉砌吟魂去剩零脂遺鈿掩虛帷空珍護　芳徑沒梧桐暮妝閣冷瓊樓賦聽打窗落葉亂愁如雨夢裏夫渠成舊讖掌中明月還珠浦數韶華彈指一番新春無主

會稽　胡敬嫻　順彬

病語零星榻未寒秋風回首總辛酸彌留尚恐親心痛強作歡顏淚暗彈

繡虎師傳自有眞色絲技更擅鍼神（曼志堂稿贈女史詩云君家自是擅鍼神）如何十九年華盡始

偶遊花不染塵。

拜母松嵐翠滿樓。髫齡秀色已難侔。至今猶記高堂語。生女。如斯。亦。仲謀。

問字螺菴愧未曾。綠楊春雨自青燈。畫簾依舊人何處。想在瑤臺第一層。

我正哀吟哭子詩。余長子七齡而夭次子三齡三子五齡皆不育哭子詩有三索得男空有迹半生撫汝豈無緣之句那堪代賦澤蘭詞。墨痕和淚都成血。半爲人悲半自悲。

女芳祖畧述

女名芳祖。先中議兄命取全芳備祖意也。從子念祖字心農。從女香祖字畹蘭。歸楊氏。亦能明書義。以孝女　旌。余因合字以心蘭。退叟宗兄爲東皋吟社長。贈號曰越畹。生於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妾王氏出。內子陸憫妾張氏無出。命撫爲己女。敎以女紅。四歲時。余遊保陽。女侍內子家居。先資政兄命問字於從子德祖。八歲。余挈之避難。與從孫福慶共課之。十二歲。師曹文孺大令。閨閣中有願結盟者多婉謝之。惟與通家王眉叔學博令媛仲昭女史爲文字交。十六歲字同邑秦秀才德埏。原名塄。字芝孫。號海樵。友芝太常孫。鏡珊司馬子也。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女以疾卒。年十有九。十一月二十六日。壻家迎主成禮。殯於郡城南門外雙牌樓秦氏祖塋之側。余搜集其零星草稿。爲小螺菴詩詞二卷。又爲梅花畫人傳。續衒蟫錄。皆未竟。伏冀當代名人。憐賜詩文。藉附不朽。會稽孫道乾瘦梅述畧。

哭舍妹 幷序

余之從妹芳祖字心蘭號越畹季父側室王之所出未晬便愛跌坐漸長眉目如畫姿性明淑嘗就余識文字八九歲時避難海濱寓齋有醉芙蓉花時如雲錦季父謂舊愁新病惜未能一吟賞妹即對曰此所謂年年不帶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也其穎悟類如是十二歲曾夫子自蕭山來授以唐宋大家詩詣日進余與同人集偶援古語有疑難折片楮送閨中批答立解於時王仲昭氏綺居比鄰曾夫子春色兩家分占處綠楊簾幕雨中鐙句所爲作也自余北遊瀕發妹走送余悽悒特甚今年九月家書來言妹死矣實六月小盡日也年僅十有九先是一月季父夢妹手玉蓮花冉冉沒空際驚而寤汎瀾盈枕果符噩兆悲夫方妹疾甚時進以參苓之屬輒屏去之曰此非吾飲行當餐瓊液耳又以新居有瑤草琪花之勝勸季父往觀之噫妹其有夙根者歟顧余同氣之戚不任摧傷呻吟成幅寫其痛臆而已妹字同邑秦氏將歸於秦性好佳墨纍纍鍼箱中是可殉也故詩中及之

秋梧颯颯簷雨滴。燈花冷墮蜻蜓碧。拂書甫將讀未終。涕泗狼藉縑素中。左家有妹丰姿絕。綠髮如雲膚勝雪。牛來。偏得。謝公。憐何況。封胡。與羯末。一雙明璫懸春星。宛轉案抱向阿兄。含嬌泥我解難字。點畫一一仍分明。春花秋月一年年。靜鎖紅閨鎮日閒。烏絲寫上簪眠體。博得靈椿帶笑看。綠楊簾幕深深護。白雪庭階曾詠絮。正是韋家全盛時。錦心壓倒三珠樹。已聞進士號不櫛。却送春明人就日。一別酸辛又幾時。曇花幻。傷心色。噩夢驚殘夜未闌。玉華冉冉五雲端。紅絲繞繫文鴛翼。香泪旋消翠蟬鬟。秋痕埽盡芳塵淺。芙蓉冢傍秦臺掩。十斛松烟剩未磨。好陪玉骨埋秋蘚。佛梁仙因事可疑。蓬山竺國兩難知。可憐作客三千里。爲擲新霜上鬢絲。

壬申季秋日兄德祖揮淚於汝洲官廨寓次

哭姑母

猶記兒時修梅館裡。曾隨紅袖趨庭。撫瑤軫。覆香枰。花間曲。宛轉拔廣揀釵頭。汲玉髮。誰料而今妝臺閒了。悽碧塵生。　空憐冰雪聰明。試回首人天。景忽更。依稀剩得遊仙枕。咋酸語。零星。怎奈堂前蕭蕭白髮。爲檢圖書痛不勝。無限淒涼。綠楊燈影。風雨秋聲。

右調雲仙引壬申仲冬望日姪慶曾拜填

小螺菴病榻憶語

會稽孫道乾瘦梅著

昔李杲堂先生（鄞縣）爲其愛女美蘭作小傳略云。少奇慧。善解書義。性孝。處父母側。婉婉迎人。稍長從余讀書達大義。以疾卒年十九。諸凡識蘭爲人。無不悲涕。蘭平生與余語。款款不能止。及垂死二日中。竟不發口。梵大師曰。此兒至孝。大忍情恐遺語傷父心也。嗚呼之數言何其與余兒芳祖適相合耶。所不同者。李已嫁而兒未嫁耳。余擬爲之補寫綠楊鐙影圖。因憶兒病榻語。先草錄十六則。見峴卿姪（樹組）詩序中者不贅。梁昭明太子所謂追憶跡。諸皆爲悲端也。

兒質素弱。苦欲事事求勝。女紅外頗耽吟咏。十三歲時秦秋伊提舉（樹銛）以詩詞集數種貽之。中有　本朝名媛詩餘一種。兒尤喜之。始爲倚聲之學。從孫婦傳葭仙以畫屬題。久未報。乍病向余索詞譜。勸且休。曰兒已許之矣。況此亦消遣法。遂塡似娘兒一解云。卷幔繡鍼停。嫩晴天。棐几香生。倚來翠袖撩書靜。春風人面。桃花竹外。省識卿卿。　伊喔綠陰鳴。問何如雛鳳聲清。呼兒指點兒須聽。還期他日。雞聰映雪。早作和羹。詞不能工。此乃絕筆。存之以見一斑。

兒貌無瑕。眉顴間光滿如月。見者多奇之。病後光漸減。引鏡自照。笑曰。兒其爲洛神乎。何輕雲之蔽月耶。

兒刺繡愛翻花樣。蘋仙從孫（庚授）倩繡枕。已畫梅花一枝。繡時欲分硃砂珊瑚綠萼白玉四色。嫌太疎寂。擬用一方印押角。問余曰。扶持清夢四字何如。可則病起當添篆之。又余戚譚子敬戶部（貴琛）將入都。倩繡詩囊。兒曰。記得畫幀有作二白鷺一青蓮華者。題曰路路清廉。今擬繡一白鷺。以木芙蓉代水芙蓉。取一路榮華意。不嫌俗否。余皆笑應之。惜不果作也。

春間兒讀書益勤。傍晚罷繡。猶伊吾不已。上燈則鈔詩或模帖作徑寸字。病後遂廢。一日老嫗於書架上覓紙裹藥物。兒遙見之。戒勿妄動。曰小愈仍當供臨池用耳。

小暑日。王眉叔學博（詒壽）自武林歸。以娛園主人畫團扇相贈。題一絕云。瑤階碧淨露華新。翠篠扶花報好春。依約未央前殿月。一枝紅對錦袍人。兒起坐桃笙上。愛不釋手。余曰。兒將以此作少陵詩摩詰畫讀乎。曰非特愈病。且可爲兒祓除不祥。蓋背乃眉叔試新得紫石硯臨玉板蘭亭。故云。

兒嗜畫。於閨閣中筆墨尤甚。初夏乞蘐雲女史畫扇。兩月始得。仿南田法。作藤花鮫魚。兒急索錦匣藏枕畔。曰此可與也弗女史桃花扇並珍。一以濃豔勝。一以澹雅勝也。也弗畫上有仲昭女史題憶王孫一闋。一面心農兄小楷。此當留俟峴卿兄歸賦長調耳。峴卿自刻寄龕詞四卷。有紅情綠意兩詞詠梅魂柳影。兒嘗賞讀之。曰命題選調便佳。如此描寫魂影。梅柳有知。當一齊頫首。

張姬愛兒如己出。姬病。兒侍奉湯藥。無微不至。禱天願持齋。冀速愈。已病。命以脂膏進。弗可。既滿願。或謂白鴿性稟金水。善治虛。將覓以入藥。兒堅却之。曰因求生而反戕生命。有是理乎。況諳同賓鶴。但願學張曲江。不願學韓玉汝也。

兒好墨成癖。知之者多所持贈。師曹文孺大令（壽銘）並賜以詩云。報與松烟三十笏。離毫還學衛夫人。兒頗能品其佳者。以豹皮囊貯之。適有飛絲入目者。欲乞少許。家人將辭以疾。兒聞之曰。此亦救急也。小鈿箱中有青麟髓一截。雖非方于魯手製。亦有熊胆可磨用。

兒以花露代茗。屈指計曰。已嘗五種矣。玫瑰之香膩。枇杷之香幽。兒病肺非病肝。宜枇杷。問枇杷花卽款冬花然乎。余曰。款冬卽爾雅菟奚。顆凍。疏謂藥草也。非果屬。本草生河北關中。十一二月花開如黃菊。未舒者良。世多以枇杷蕊僞爲之耳。又問盧橘究是枇杷否。琵琶何以本作枇杷。並論另編千文枇杷二字。頗難破用。余慮其殫神。止之。曰兒絮絮不絕。欲爲蠟兒作譜乎。

兒欲嘗新蓮子。市肆未登。　先資政公塋後九曲池中花頗早。覓得數房。兒手剝纖者先啖余。曰天無棄物。不特房可滌硯。因留其蒂。鑽刺之。令與柄通。納淡巴菰。勸余嗅之。曰此名碧筒。方相稱耳。兒姑陳恭人時遣人問疾。賜珍品中有蘋婆果。兒尤喜食之。曰此佳人從燕趙遣來。而色香味皆未變。勝閬苑玉女多矣。笠翁試此。以西子楊妃並論。允哉。

余庭前雜植花木。兒時時呼人澆灌。而於新得之壽星桃。尤汲汲。曰兒記群芳

譜云。樹矮而花。能結大桃。僅得活。將移置菴中作盆玩。亦足以豪也。

潤香娃 潤種有並頭蓮一。枝花正開。頗重風吹。將折遂持贈。兒并配以素心蘭數箭。兒喜甚。以膽插膽瓶。手執蓮花語余曰。花香不宜近鼻。此則亭亭淨植。想無礙。余忽記舊夢。情景宛然。且心蘭爲兒字。非佳兆也。

俗忌病人問時日。二十三日夜。忽問余曰。今夕何夕。余曰。兒試憶之。少停若有不悅色。然曰明日荷花生日也。余曰。兒問此曷故。曰雲笈七籤云。紅顏三春樹。流年一擲梭。六月不多幾日矣。蘿豈兒豫知死期乎。

兒苦熱。日汲井華水。置榻前。平日喜食美女瓜。夫人李曰。惜兒病不能浮瓜沈李也。別以盆爲沼。畜金魚數尾。朱鱗碧藻。環游自如。兒倚枕以餅餌投之。觀其往來爭啖。曰此中亦大有生趣。令人作濠濮間想。未幾疾甚。數日不復顧魚。盡先兒死矣。

兒指爪多長寸許。護以銀甲。每診脈。必先盥手。勸去之。曰兒欲效麻姑耳。至彌留時。强自卸置胸前。示不復用。嗟嗟。何欲效麻姑。偏同長吉耶。

余自端陽後三日。始爲兒稱藥量水。旦夕撫之。兒與余語多。不能縷述。垂死前二日。强笑執余手頻嗅之。似有千萬語欲說狀。雙眼注視。忽盈盈欲淚。覺不可忍。卽反側面壁。恐傷余心。實握別也。悲哉。中秋後。秦壻 壻省親江南。昨始旋里。今日以親命延其師錦湖楮君 繼曾 來。爲兒書栗主。明日是兒生日。鐙右草此。不禁淚花滿紙也。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謹識

梓成自題十二截句

結習未除摩詰室。情文曾別影梅庵。不須細錄芙蓉夢。早有哀辭寄寄龕。

十九旬非十九年。未能言尙爲呼天。書牀藥竈關心處。應比金甌倍可憐。

欲傳記憶無文錦。字字縈愁爲斷腸。儻似髯蘇偶忘郤。補遺合待付秦郎。

夢榻香殘黃菊枕。吟簾雨冷綠楊燈。 姬王氏哭兒病亡余別爲合寫一圖此自撰聯語也兒嘗爲姬製菊枕錢牧齋九日詩女指端裝菊枕博余一笑故及之 西風花瘦重陽後。嬌女相依喚不應。 姬歿於九月十日

白蓮花繞女兒墳。 錢湖雙牌濬多白蓮均甫大令題句時兒櫬尙未歸葬氏殆詩讖耶 一鏡雙分曲抱村。清句不堪和淚浣。水邊環佩月中魂。

紛棐頻年倚短檣。移家今始傍山城。翻嫌采蕺多晴翠。偏有螺鬟照眼明。

花落香吞繡尾魚。臺池舊近右軍居。 小園有方池在山麓水清石出惜兒不及於此洗硯也 傷懷欲倩仙娥影。初學空留月宛書。 近見兒手書有鬢月宛者

待描小箏第三圖。月面松紋紙有無。嫩綠枝頭紅一點。畫師更要費工夫。 兒早欲寫綠楊鐙影圖云唐人嫩綠枝頭紅一點詩畫以雨中燈影寫之似勝前人此未病時點也

誰擲明珠照茜紗。露毫曾賦紫薇花。而今別有紅鑪雪。刪得纖纖鳥爪爬。 仲昭女史家薇花紅出牆外兒有詩云聽得詩聲隔絳紗一雙燕子巧藏花玲瓏重搨胭脂雪但倩仙人鳥爪爬偶檢兒稿次韻成此時新居鴛鴦薇盛開以紅白相間得名

湘枝棖觸怨鋤蘭。短燭添澆獨自看。看到費悲有餘憶。古來知己得郊寒。

曾聞倚玉難藏拙。 倚玉難藏拙韓文公句 莫道投瓶敢望酬。 投瓶敢望酬盧允育句 從此夜航添故事。吟筒爲我代緘愁。

珠字爭題少女辭。 周眉叔序尾語 感銘生死兩心知。被開擬踵曇花例。還問何如可可詩。

小螺菴病榻憶語後序

夫娥眉易逝。騎省有金鹿之悲。鶴舞含愁。蘇臺留紫玉之迹。況越畹女史天上瓊姝。人間瑤質。以左家之嬌慧。爲安昌所最憐。綺華正春。珠光遽墜。有不覩遺衣而揮淚。憶繞膝而傷情乎。僕也絳帷問字。（女史執經於曾文藉先生 [illegible]於先生亦在門業之列）面識春風。紅葉爲媒。詩慙流水。（女史字素芝孫同硯余爲執柯）本通家之舊誼。早淑德之備聞。覩其皎皎冰姿。珊珊玉骨。是帝旁投壺之女。降謫塵寰。疑月中擣藥之娥。仙遊下界。蕙襟雅潔。匪矜羅綺之妝。瓊想幽閑。鮮結鈿釵之伴。借詩書爲膏沐。蠹食僊成。證翰墨之奇緣。驪探珠巧。翠鐫紫石。白金鑿之書文。香滿紅箋。吳彩鸞之寫韻。詩百篇而入聖。鉞三絕而稱神。織璿璣於錦圖。何如蘇蕙。繞法華於絹尺。不愧盧娘。洵所謂才藝兼優。德容並美。心珠夜炳。鬪詠絮之清芬。意蕊晨飛。娛生花之老眼。加以紅絲一縷。白璧雙珍。得坦腹之賢郎。匹掃眉之才子。將見藁砧憐重。競賭新詞。執扇情長。不書離恨。錦帳寶釵之句。書報秦君。香閨醉草之篇。吟成孫媛。而乃鵲橋欲渡。銀漢雲遮。鸞鳥孤鳴。女牀雨泣。以荷花誕生之日。爲黃楊厄閏之秋。菱鏡光寒。照紅顏而莫駐。蓉城景麗。列翠袖以爭迎。空勞瓊液玉脂。覓鼎裏丹還之藥。剩有鈿蟬金雀。鎖江干黃竹之箱。興言至斯。可悲也已。然而瑤林玉蕊。原非塵土之根。金地寶蓮。合證妙華之果。海山芳露。紫寘重尋。曾城桂旌。白雲早迓。瀾闌言於倚枕。頗記零星。供藝苑之留題。應愁湮露。一編小錄。共瑤臺鳳牒以俱傳。五夜靈風。儻續螺黛耕之早下。

光緒紀元重陽後三日山陰楮繼曾錦湖氏譔

小螺菴病榻憶語書後

余比年觀人。頗以順親二字爲的。而未嘗不歎孝行之不可多得。然於孫氏之門。幾兩失之。微病榻憶語一編。亦奚自知其微哉。孫氏越望族也。畹蘭女史名香祖。歸楊氏。戊辰歲以孝 旌於朝。異日誌傳。必有能傳其人者。越數年而有心蘭女史。心蘭瘦梅先生女。畹蘭從妹也。孝行多秘於閨閤。不得聞。先生亦略不述及。殆以孝爲庸行歟。杜奉常妹婿以是編見眎。余閱之瞿然曰。是復一孝行女也。今亡矣。忍不書。女史嘗刺繡工詩詞。旁及諸子百家。多涉覽。越人咸多其才。余以爲猶淺之乎測女史也。先生樂於聞幽。遇節烈貞孝。編之惟恐不詳。且耽吟詠。苦無子。恒懨懨焉。女史知非詩書不足以承歡。恒手一編。依依膝下。反覆問難。俾先生得以教子者教之。庶幾忘其爲無子焉。壬申五月病。先生憂之。女史覘先生之憂。慮無以解也。取畫中詩之法。以刺繡行之。女史雖敏。情實先生涵濡漸染。有以成其天性之愛者也。已而病劇。屏書史。醫者多辣手。先生憂甚。女史猶強起坐桃笙。弄執扇。製碧箭。談文史。怡情乎娛親耳。展卷至此。不禁淚涔涔。益歎其孝之觸處皆是。而用心亦良苦矣。雖然。余更悲其彌留時娛親之術窮矣。而天上新居之觀。未始非以死而不死者慰之也。是以臨終握別。強笑承顏。卒不作一懨懨語者。始終不忍貽親之憂之心耳。他如張氏病事如其母。則其平日事父母概可見矣。純孝哉。純孝哉。先生之集。是編也。將有重欷累歎。若惟恐其不傳者。然而女史傳矣。嗟乎。吾儕厠鬚眉之列。讀書數百卷。其果能行斯行耶。存是心耶。其能不對之而顏之汗。而心之怍耶。又何論文之足傳女史否耶。若夫造物畀其才而促其壽。或豐於此。嗇於彼。默司其進退予奪。未可知也。或聽其人之自生自死自夭自壽於其間。雖造物無權焉。亦未可知也。然而女史之孝傳矣。其他生平言事。奉常猶能詳述之。余特歎其孝行之卒於一門也。故書其後而并及畹蘭云。時同治甲戌夏月下澣會稽婁秉初雲舶氏書

小螺菴病榻憶語書後

夫念遺響者。時易而愁生。惜落英者。情深而文至。是以寢席伏枕。任氏之悼澤蘭。痴木枯荄。潘令之哀金鹿。觸類而伸之。引緒而長之。惟此寸編。庶乎終古。此觀察孫瘦梅先生病榻憶語所由作也。越畹女史。誕靈儒門。凝采韶歲。則心聰聲柔。顏婉和蘭。膳絜晨博安昌之愛。繡局停午。輿阿母爲歡。若乃纂組綺績之工。風雲月露之作。詣絕釵幗。譽騰閨閫。簪花一通。右軍類音。詠絮七字。謝公賞心。織詩作贊。願以曹唐爲師。射屏相攸。喜得秦嘉之壻。正謂戴良嫁女。郭瑀館甥。笙磬同音。賭吟紅之篇什。冰玉儷質。媲垂白之春秋。奈何美人無壽。仙娥補曹。薄寒中人。肺葳蕤而上逆。靈夢符讖。手芙蓉以遐升。彩雲卷空。瑤池歸去。桑

檢誰慰鬢花不常。吁其痛矣。時則暗月沈閨。淒風滿檻。道路阻脩。夢魂離合。綠楊籠幘。雨中之燈影幢幢。鈿閣縹緗。卷裏之粉痕點點。回憶牙牀礙藥。銀鐺熨丹。骨珊珊其支愁。態㑣㑣而扶瘦。故將愁絕。誰曰能堪。於是俯仰景光。追憶談緒。拾零星之剩語。寫垂露於赫蹏。秋淚漬乎行間。春魂回。夫擘。底言笑如在。丹青不渝。古人如昌黎志女挐之壙。樂天哀金鑾之辭。有此醻伊。無此悱惻也。嵘述一言。請駿三歎。世有千古。人誰百年。矧夫翰墨之華。壽於年齒。蓬閬之勝。樂於塵寰。積遺詠於玉臺。光越紐之彤史。又奚事抱碎玉以愴懷。撫凋蘭而隕泗者。此際爭題幼婦。紛聯紫石以鐫文。會當速變男兒。定覓金鐶而轉世。乙亥伏日會稽王繼香子獻氏識

小螺菴病榻憶語跋

余薄宦江左。今春次兒德埏省覲來署。携親翁孫君梅叟觀察書。並貽以小螺菴病榻憶語。蓋梅叟思其女芳祖所作也。憶同治乙丑。余奉先太常公諱里居。始識梅叟。古之篤行君子也。聞其女芳祖賢。亟聘爲德埏婦。及服闋補官。正擬爲德埏舉親迎禮。忽於壬申秋接家書。婦已於六月廿九日。以弱疾死。余思婦之賢。痛婦之亡。亟請於梅叟。命德埏以禮迎栗主歸。並其柩殯諸先壟。嗚呼。余嘗欲與梅叟握手言痛。一訴往事。而關河千里。覿面綦艱。今讀憶語。不禁淚之涔涔下也。況余嘗聞里黨間言婦幼讀詩書。明禮義。當其時。梅叟尚未舉丈夫子。婦之侍晨昏而承色笑。凡可以娛親志。解親憂者。無不委曲誠摯。以盡其孝。事嫡母諸母。咸得其歡心。故梅叟無子而若有子焉。賦體羸弱。雖有疾不使親知。迨疾革。猶强笑語。思所以慰其親者甚至。嗚呼。可謂孝矣。儻使得賦于歸。以其所以事父母者事翁姑。則宗族間詎不又嘖嘖稱賢婦歟。奈何天之遽阨其年耶。豈寒門之不幸有以致之耶。雖然。婦之賢孝。已彰彰在人耳目。又多翰墨才。得諸君子爲之題詠。足傳千古矣。梅叟其無悲矣。異日余解組歸田。與梅叟徜徉於稽山鏡水間。班荆道故。永言親戚之歡。則又余與梅叟之所樂也。

光緒丙子季夏秦曾熙小芝氏跋於三湖官舍

小螺菴病榻憶語跋

越晚女史爲予室孫宜人從妹。觀察瘦梅先生女也。初予締姻孫氏。有張姥往來兩家。言先生艱於嗣。側室王育一女矣。家慈爲擇乳媼。宜人來歸時。甫離襁褓。每予往。必出詢阿姊狀。齔歲嘗風格。成黨咸奇之。辛酉予避亂依先生。同居海上。宜人爲予綴敝裘。時來習女紅。視予如兄。越五載。予游京歸。女史同予受經於曹文孺師。性獨慧。課誦之暇。兼及詩詞。自以閨閣筆墨。多秘之。先生相攸。得同邑秦氏子。埒溫雅多雋才。字焉。惜壬申季夏。女史竟以弱死。病起即發異兆。殆所謂神仙者耶。先生憶其病中語。錄之成卷。篇中僅錄絕筆小詞。其餘吟詠。多不及載。嗚呼。十九年中事。猶如一瞬。今先生老矣。女史亡矣。張姥猶時爲予述往時携女史斂鈿求家慈修飾。家慈恒樂爲之勞。予不忍聞。而即此亦可以見女史之賢也。故附及之。

同治癸酉仲冬之月同學兄胡壽頤耆仲甫跋

11B

馬弔說

馬弔說

鄞縣李鄴嗣杲堂著

馬弔戲者起于天啟時以四人相角用俗所鬪紙牌宋江四十葉而以法行之其縱橫取舍之間形格勢禁各有深意于論罰更嚴謂之馬弔者言此戲人得二桌為本今勝家上五桌而三家適各一桌其狀如馬立而弔其一足也吳中士大夫嗜此戲者至忘寢食漸行于京師其例不同都下謂之京弔吳中謂之吳弔好事者發其妙撰為馬弔十三篇客有問余者

曰此戲取勝甚多何獨舉馬弔且于十字門最尊百老何也余未有以應之既而喟然曰嘻嗟乎此亡國之兆也福王之敗成于馬士英桂王之敗成于馬吉翔馬氏用而國亡故豫弔之也且馬弔謂之香爐腳折足之象也京弔吳弔並行言南北俱可哀也然馬士英不用阮大鋮國不亡而百老則諸盜中之阮小五也百老雖為人減尚可得籌言大鋮雖名在逆案而其餘威尚張也尊之為老者言大鋮在閹孽四百餘人中其才獨為之魁也百老冠進賢側首者言大鋮始進不以正也百老膝按一人頭者言大鋮能橫殺人也其上尚有紅萬千勝而百老獨貴言大鋮得用則其才非君相所可制也小五兒小二弟小七言大鋮兄事士英弟畜諸小為一門並進故弟七號曰聽用而其兄二稱立地太歲言日家畏太歲不可犯而及期則退舍今士英驟當國一歲而亡也小五亦曰天罪星兄天劍弟天敗言士英持太阿使諸小敗壞國家而禍俱本于大鋮罪實通于天也且其戲起自天啟時值閹黨大喪國家正氣遂釀劇盜蠭起至

國用盡耗而亡故始萬萬貫而極于空無文焉國欲不亡得乎傳曰三月無君則弔已預知有甲申三月之禍也客為愀然曰嘻誠如君言吾曹奈何習此亡國之戲乎遂相與毀其譜焚其葉戒不復角且命余著為說以傳諸吳中士大夫酷嗜此戲者

馬弔說跋

馬弔爲馬阮之讖見於尤西堂戒賭文茲更大暢其說淋漓盡致確切不移殊令讀者曠若發矇也惟阮大鋮一號百子山樵所以有百老之稱則斯文尚未之及丙辰重九日震澤楊復吉識

對山餘墨

對山餘墨

上海毛祥麟對山

石瘋

蜀郡石生名瘋。弱冠游庠。丰神秀逸。以父母蚤世。自幼隨大母依伯父履吉。吉嘗販楚。富有金而艱於嗣。以故夫婦愛瘋勝已出。尋常不令出庭戶。時屆清明。隨一僕至墳園拜掃。焚帛既畢。散步村郊。去墓二三里。得一溪。溪西有小庵。桃花出短墻。色豔殊常。遂度平橋。繞溪行百餘步。見庵門半啓。上懸硃額曰朝雲。入則惟一老僧趺坐。喃喃誦佛號。見客不欵接。庵雖小而結構頗幽潔。庵後小圃。徧植絳桃。花發正繁。周圍槿籬。籬外清潭鏡澄。柳陰蔽日。生喜幽僻。近溪小立。瞥見隔溪茅舍中板扉忽啓。一絕代女郎。欵步而出。衣裝澹雅。瞥入花叢頃。見手執梨花一枝。盈盈微笑。冉冉入門。人面花光相掩映。生不覺神搖意奪。凝

立久之。未幾日暝煙凝。雙扉復鎖。方怏怏間。僕適尋踪至。遂相與返。生歸。意戀殊切。思就蘭若下榻。冀得再覩芳顏。乃請於大母。遂假僧舍讀書。居旬餘。恰無所遇。因問僧隔溪雙扉常扃者誰氏。僧曰甘姓。問家有何人。曰夫婦力耕自給。無聞近有寄居者。不知爲誰。又問過溪有逕否。曰沿溪而西。有小橋可通。一日生晨起。復至後院。遙望隔溪有女背坐簾下浣衣。覩之正前所見麗人也。喜極竟忘顧忌。遶溪疾走。直達甘庭。女聞履聲。瞪目回顧。無羞縮狀。生睨之面麻髯禿。蠢然一物也。卽欲返步。女曰。汝來此何事。生踟躕無詞。曰。宅上非甘姓耶。女曰。我家無姓。生曰。誤矣。急趨而出。不禁自笑。卽題詩僧舍云。草色遙憐綠正肥。桃花門巷是耶非。等閒已識東風面。萬斛春愁付釣磯。遂辭僧而返。明春履吉五十初度。戚黨咸集。生有姨母適秦氏。爲里中富室。亦來拜祝。僕從如雲。至晚設席內室。燈燭輝映。女客次第坐。生入內竊探。見秦背後立一侍婢。絕美。細視之。又似昔日折花女。始悟固有其人。前所晤者殆非耳。更深人散。生潛身入謁秦。呼之入旁坐敘話。生見女俛首側立。眸矚不轉。秦覺之。笑曰。甥好此女乎。固有

眼。婢本楚產。以父死。鬻身來我家。將三載矣。今年十四五耳。其性格體態。在侍婢中固不易得。然有一短。爭揭其裙幅示生曰。惜乎底下蓮瓣如蕉葉耳。且有暗疾。衣葛時。腋臊勝蘭麝也。言罷掩口笑。生聞。乃又悵然失望。未幾川楚教匪作亂。官軍四集。徐逆就俘。先嘗履吉販楚時。曾與徐族姪同夥。歸後亦通音問。至是以案餘黨波及。庭鞫無可辯。獄成。吉坐遣配。去後。生奉大母命往探。一日薄暮。行山谷中。無宿所。心惴惴。遙望林外隱起炊煙。疾趨之。得一小村落。舍宇無多。咸依山麓。適見一媼汲水溪邊。生卽進揖。以情告。願乞一席地。得免露宿。當有薄酬。媼曰。我家無男子。未便留客。生曰。亂山合沓。絕無行人。倘非老母垂憐。懼爲虎狼所食。媼停睇熟視曰。郎君得非石家小秀才乎。生訝曰。是固然矣。不知老母何由相識。媼曰。老婦本楚人。昔以探親入川。流寓蜀郡鄉間。當郎君送學時。偶同二三村嫗入城觀看。故識之耳。然素聞郎君席豐履厚。日惟閉戶讀書。未審何由至此。生曰。伯父爲官事所涉。羈留遠地。故特親往探之。今早匆匆就道。不暇計程。以至迷竄。媼指臨水短扉曰。此卽寒舍。憐君文弱。難忍霜威。

室有短榻。可權假一宵耳。生喜。隨之入。則小庭花砌。斗室茅簷。頗覺疎雅。將升堂。見一女子從複室出。雖荊布之飾。而光豔射人。見生卽翻身入。生以媼在。不敢正視。畧一斜睇。覺其體態容華。又宛似隔溪人也。坐未定。聞內嬌聲喚母。媼入。生竊聽之。語細不甚了了。惟聞媼曰。秀才非暴客。留何害。少頃進晚餐。葵羹蔬味。食頗不惡。既畢。媼携燈導生入左廂。匡牀布被。几椅悉備。生展謝不已。問老母上姓。尊府尚有何人。媼曰。我家姓巫。先夫謝世已五載。老婦無子。室惟息女。鬟殮出十指。慚以告客耳。語次。聞低聲喚茶熟。媼起旋捧一小盤出。內置紫泥壺及一小杯。生飲之。味甚甘芳。極口稱美。媼曰。此茶名春暢。月萌芽。摘之雨前。誠爲山中貴品。出鄰家所惠。聊以供客。生又起謝。媼曰。山村無更鼓。頃見月已西斜。郎君明日長行。宜蚤寢。遂代掩扉而去。生於無意中得遇佳麗。又異其絕似意中人。反復凝思。不能成寐。天方曙。卽啟扉。頃之媼亦出。供沐進膳。意甚殷。生酬以金。堅卻不受。曰。郎君去途尚還。留以自便。後或有相見日也。生感謝辭去。越歲始抵戍所。時履吉爲披甲奴。蓬首垢面。見生泣曰。余不幸遭此奇

禍。已抃客死異鄉。念石氏惟汝一點血。子身行嚴谷。倫爲虎狼食。宗祀絕矣。此地非汝久留。宜速歸。苦志詩書。若得成名。我死無恨。乃爲乞諸士人。得附木商而返。然自大訟後。門庭蕭落。生歸時。祖母已物故。室惟伯母。日夜哭泣。雙目失明。生設蒙學。歲得數金。僅供饘粥。里有邵孝廉者。生同學友也。嘗謂生曰。君無兄弟。今年逾二十。猶未娶。非所以重宗祀。余爲君鰥之久矣。而苦無其偶。近聞鄰有母女避兵來此。女美而賢。君其有意乎。生曰。度日尚愁不足。敢言娶室耶。邵曰。已爲君訪明。女操針黹精巧絕倫。日可得百錢。足自給。無待食於君也。請弗疑。生猶未應。邵曰。實告君。已代爲納聘矣。月朔辰良。可洒掃室中。我當送新婦至。聊備喜筵爲賀。更不煩閣下。郗尉也。生遂告知伯母。如期。邵擕酒登堂曰。新婦至矣。生曰。奈無衣冠何。邵曰。故人尚有綈袍。未知稱體否。卽於袂中出衣一襲。催生速服。頃聞鼓樂聲。采輿已至。邵爲主。理內外事。禮畢。設席堂中大憘劇飲。入暮辭去。生入見婦。則甚驚異。女曰。君識妾否。妾家卽山中。假宿處也。生曰。然。則朝雲庵。後隔溪茅舍中。折梨花入板扉者。非卿耶。女曰。曾有之。君何得見。生因述前事。并言所遇之屢。非至今未釋。女笑曰。是矣。君自見妾後。凡所遇者。妾之姊與妹也。妾同懷姊妹三人。昔年從父入蜀。僑寓甘家。不幸父死異鄉。貧無以殮。遂鬻妹於秦氏。姊雖貌陋。體態頗類妾。因失愛於母。遂配甘之養子。獨妾自幼讀書。解翰墨。最得母憐。又圖攜妾回里。不意故鄉遭亂。道路梗阻。因之暫避山中。嗣聞逆黨四竄。將次入山。乃又暫回郡城。前邵孝廉來議婚。母詢家世。悉爲君故。遂欣諾耳。生聞始末。深嘆遇之奇。而緣之有前定也。生自得女爲婦。雖處貧而益不改其樂。女勤事女紅。舌耕指織。漸得溫飽。因遂迎養其母。厥後屢吉以遇赦得歸。仍事負販。卒成小康云。

雨蒼氏曰。是耶非耶。神光不定。一誤再錯。絕妙疑團。究之赤繩暗繫。雖處天涯海角。終有歡聚時。但月老如邵孝廉。其撮合處尤宜買絲繡之鑄金事之。家尸而戶祝之。敘次亦乍陰乍陽。離奇盡致。

錢鶴皋

錢鶴皋。故吳越王鏐後。累世富厚。祖文。父大倫。皆慷慨好施。鶴皋性豪邁尊禮知名士。廣結海內俠客。援人之阨。不恡千金。人以豪傑目之。世居邑西南三十餘里之王湖橋。與華亭全買二生爲契友。時元順帝不修政治。耽宮室苑囿之娛。爲與馬珠玉之玩。令四方貢珍奇運花石。天下擾亂。羣雄並起。張士誠據高郵。陷泰州。陳友諒破安慶。攻隆興。明太祖兵起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克金陵。戰爭遂無虛日。鶴皋謂二生曰。烽煙徧野。百姓死亡殆盡矣。嵩目時艱。誰能出水火而登衽席。二生曰。今封圻大吏溺於聲色。厮養都執綺。賊氛一動。如以商受斧。元祚其終於此耳。然四方之兵。或起自綠林。或裹脅成衆。皆非定亂才。論東南之衆。莫如張與陳。張保白駒塲停民。際得富貴。妄稱尊號。陳本沔陽漁人子。賊其主而收其衆。此皆李二山童之流。行當自滅。惟江左之師。號令嚴明。不嗜殺掠。今又東下婺州。或可以圖覇業。然起自寒微。恩信未立。聚散未定。新附巢湖之師。漸有逃亡。其所向克捷者。未經勁敵耳。如君好義。名聞遠近。能散財聚衆。假扶元祚。號令天下。復先業而建非常。在此時矣。錢恐其言。遂結士誠。故將韓復春施仁濟等。招集流亡得萬餘人。至正丁酉秋。士誠降於元。授太尉開府平江。保鶴皋爲行省右丞。明吳元年大將軍徐達引兵東下。松江知府王立中降。達命荀玉珍守松郡。檄各屬驗民田徵甎丸于萬甓城。一郡擾動。錢乘民心思變。豎幟起義。以全買二生爲參議。姚大章爲總兵元帥。據上海。自引兵攻府治。用羅德甫爲先鋒。德甫係錢佃戶。有膂力。七戰七捷。玉珍棄城走。追殺之。遂據府城。因華亭知縣馮榮別遣甥韓世德入嘉定。執知州張率。又令子遵義率小舟數十。走蘇州。欲與士誠合。以求援兵。適達驍騎指揮葛俊帥師勦之。遇遵義於澱湖蕩。大破之。全軍覆歿。葛遂由顧浦塘進攻鶴皋。錢軍聞礮聲。皆駭走。俊笑曰。鄉兵耳。卽麾軍入城。鶴皋從北門走。葛追及之。戰於橫瀝。鶴皋受縛檻送京師。臨刑。白血噴注。明祖異之。恐爲厲。因令天下設壇。祭鶴皋等無祀鬼魂。時上海知縣祝挺。潛起兵截殺姚大章羅德甫等。全買二生自沉於河。鶴皋有妾芸孃。女蘂馨。聞松江破。俱生瘞焉。今王湖橋北有石池灣。云係鶴皋別墅。悉以白石甃房。大涞廟前有雙井。東井謂鶴皋事敗。沉兵書戰圖於此。後嘗濬井爲祟。犯之輒死。人莫敢汲。明末廟毀。村民以佛像投入。欲壓之。而井益靈。其妾

女塚處曰肖塽墩高數尺廣五丈餘前有蕪地二三畝有石馬石亭下窯地室道光某年好事者啟穴視之無碑碣亦無陳設遂復閉蘊馨字蓮仙美而才有點紅閣詩燬於兵惟相傳其絕命詞有愁聽楚歌空有淚燒殘秦火豈憐才他年蔓草黃沙塚驛路何人問馬嵬之句斷後有於塚所遇女魂相唱和者率荒誕不足據惟全寶二生歿越四年其友某遇於郊忘其已死相與賦詩載錢牧齋列朝詩集全生詩云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魂能泣血鄧攸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詫遼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徧蒺藜沙寶生詩云漠漠荒郊鳥亂飛人民城郭嘆都非沙沉枯骨何須葬血汚游魂不得歸麥飯無人作寒食綈袍有淚哭斜暉存亡零落皆如此但恨平生壯志違

雨蒼氏曰草昧時羣雄角逐賢否既未可以成敗論而如蘊馨之負才生塚又誰不爲之惋惜其事蓋嘗見於他說而此較詳晰

伊密之

溧陽伊密之才氣豪上明季之佳公子也喜蓄聲伎嘗以三千金聘王素雲於吳中色藝爲諸姬冠一日忽有山東傅生投刺請見閽人以非素識却之不得然後見既見不及他語但曰山左傅某聞公侍姬中有素雲者艷傾宇內願一平視公其許之否乎伊逡巡謝曰勞君遠涉茲請少休徐議傅復慷慨言曰某數千里徒步而來無他瀆也公幸許我誠當少俟否則無過留伊首肯傅始就座時日已暮即命酒款之數巡後燈燭輝映環珮鏘然侍女十餘輩擁素雲出見傅起立凝睇久之歎曰名不虛也此來不負因即告別密之堅挽之傅曰得覩傾城私願已遂豈爲飲食哉不顧徑去伊怏怏如有失隱識此生非常流既而曰吾何愛一婦人而失國士即乘駿馬追及之三十里外挾以俱歸禮欵益厚一夕引之入曲室錦綺華縟供張悉備乃揖傅言曰君來雖出無心此中殆有天意今吾以素雲贈君此室即洞房今晚即七夕也傅辭以義不可且嫌奪所愛伊曰君何疑贈姬事自古有之念君力不能致佳麗以吾粉黛盈側豈少此女且以君爲丈夫故有是舉乃效書生羞澀態耶語未畢侍者已導素雲

出拜傅驚喜過望既再逾月伊又爲之治裝奩物外更資以數千金傅歸安然爲富人矣無何闖寇肆逆明社遂墟我　國家定鼎燕京有誣告十會姓蓄異謀者密之亦爲所陷繫以平昔之惠人多爲之地而久匿山澤昭雪無由時傅值　朝廷開科已由大魁歷清要十餘年間遂躋宰輔密之得間寓書起居適傅扈蹕出都素雲發書始知伊尚未死驚欸流涕如感心疾傅歸即謂之曰妾幽憂善忘不知母家安在傅曰卿豈忘諸乎若伊密之者非耶曰然則密之又安在曰痛遭冤禍家沒身亡已久矣素雲曰以君一介寒儒豈無生人之累乃得專心向學坐致通顯此恩諒不忘設密之而至今在也將何以報曰苟及其生而報之身且不惜他何計焉乃以書示傅傅閱竟方沉吟間素雲即截髮與誓曰脫不能報富貴何爲傅乃徧謀之朝士將同申奏會以告訐者多不實天子察前十姓枉傅遂乘間以請於是密之得蒙　恩返里矣方是時傅嘗跡伊所在專使邀入都密之復書峻却且言某昔日之施君今日之報前後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盡自茲以往君爲　熙朝重臣某爲山林逸士兩無所憾不在相見也傅與素雲得書後俱嘆想不置而時論亦以此益高云

雨蒼氏曰一施一報看似適得其平而於贈姬事尤奇矣具此胸襟手段直欲奴叱石崇然惟無所爲而爲故卒食報於其後此與查伊璜遇吳六奇事相亞第論所報則吳固優於傅而如伊之峻却所招其磊落處不又高出伊璜一等哉

栗毓美

栗毓美山西渾源人曾官東河總督居處出入必攜一木主一赤衣自隨主無名稱但書恩太太初栗少孤貧富室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臥起兩無間然居數年將合卺一夕盜忽殺翁子栗醒呼衆集視則室扃如故無跡可蹤羣疑栗栗既不能辨翁痛子甚鳴於官官亦不能爲栗辨論抵有日矣女固有才色同里富人王某先嘗求婚於翁翁以意屬栗弗之許至是復請婚乃始以女妻之婚數日王某意甚得因謂女曰若弟殊可惜余以前絕吾婚不能無憾乃以重資募劍客本欲殺栗不謂誤中乃爾今幸栗將死法若又因是

得歸我願已償矣奈汝弟何女聞殊自若翌日婉告歸甯則逕入縣署號陳王某語求雪栗冤官即提王鞫之某以詞繫有證不復能隱乃出栗於獄見女公堂女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爲此者以君之冤非吾不能雪也今既白矣身已他適不能復事君仍歸王則冒殺夫名何以自立於世計惟一死爲宜耳即對栗自剄栗感其義遂苦志力學致位通顯然以女故終身虛正室又以女與已分已絕而名無可正因特謂之恩太太立此木主奉之赭衣當時因服也杭州許孝廉沚綠嘗爲余言謂遣其女姓夫栗之德女不忘宜也至女以萬難代白之冤而卒能奮不顧身以伸其枉信所謂奇烈哉

雨蒼氏曰女之事奇不詭正者也栗固宜祀女矣而主僅書恩太太則非蓋女於久居甥館婚且有期之栗禮雖未行分已素定矣翁以殺子之故控栗而改妻王某卒之殺人者是王非栗則栗之婚翁固不願絕也且王以圖婚之故欲殺栗而悞殺翁子致以其所疑似者陷栗而娶女此固翁父子婿女之仇也在女雖悞委身然與盜劫何以異不謂之夫也夫固有栗在也而首仇人以雪夫冤奇在棠陷身於虎穴耳其事固甚正也然則女可無死乎曰此在斷是獄者之善爲處耳女惟未達此一間故言仍歸王則冒殺夫名栗亦有所未達故謂分已絕而名無可正我不知其所謂絕者果孰絕之在栗諒不忍矣絕自女則栗如路人既絕分於栗必將正名於王夫雪路人之冤好義者或勉爲之若致夫於法以雪此路人之冤則不特無是女也攘羊之證有亦安取乎故曰女之事奇而法者也栗之祀女則是其不書聘室而僅書恩太太則非

五通神

三吳風俗信祀淫祠康熙間湯文正公撫吳曾經奏毀久而禁弛僧人漸搭房屋香火復盛祈禱者又接踵於途矣道光乙未江蘇按察使裕謙復毀上方山五通祠獲僧傳德成鎰等嚴加懲辦并禁民間如有私奉五通太母馬公等像者以左道論由此始得稍息聞五通係明祖定鼎分封後追贈陣亡毅魄又由將士而患及兵卒因取五人爲伍意封作五通以其死無所依令逢寺廟晏神

必設下筵以享此五通神之所由防也然兵卒奸淫乃其生前故智故死猶擾及民間特於貞烈之婦仍不敢祟所謂邪不勝正也崑山某氏女年方及笄而有姿色一夕鳴機窗下五通忽至前求耦女曰妾尚處子一有玷誤詒終身西村有某婦何不求之五通曰我曾至焉奈彼心正不可犯女怒曰彼心正我獨不正耶舉坐板擲之應手而滅亦無後患云

石洞繡鞋記

石洞在終南山秦嶺下孽龍據焉東西綿亘百八十里洞口高數丈橫廣如之其中黑暗潮濕人莫敢入相傳唐天寶中某宮主於上林苑作鞦韆戲忽爲腥風捲去四覓無踪時有樵者采薪山下隱聞雲霧中有女子哭聲適當洞口似不甚高掣斧擲之撲下繡鞋一隻事聞於官據實備奏鞋即主所履也元宗遂命將將千人令樵者導至其處伺之歷數日了無形跡惟夜間若有燈二盞懸洞光射徹天將乃命軍人善射者發矢射之光忽散及旦即募死士百人明火執械爲前鋒千軍後隨入洞見一龍左目中箭臥伏不動其將徑前斬之縱火搜殺洞底餘孽而救宮主出焉事見唐說部至我朝乾隆三十年夏間有好事土人欲窮其際集勇敢士二十餘深入五六里杳無所得再進恰又見繡鞋一隻而火把已滅乃相顧惘然而返

某先達

鄉先達某公未遇時貧無升斗蓄而嗜酒落拓不事生產夫人某氏有賢德以紡織給公每食必留以待不敢自飽時或斷炊則置火酒一杯於几公歸見酒便會意乾訖即大步去以爲常公每深夜未歸夫人登樓望遙見紅燈二盞照一人冉冉來漸近數十步外則燈杳而公至矣夫人知公必貴心竊喜嘗準此以候門一夕燈未見而公已叩戶夫人大疑問公日間作何事公曰無過賭錢吃酒耳夫人曰非此之謂意君所爲或有傷於陰隲者公曰是無他惟爲相識某代寫一轉婚書既非我所說合且其事既成不書亦嫁故代書之想無害也夫人曰咄既云不書亦嫁書將安用此事攸關名節斷不可爲其速往毀還恐不及公如聞棒喝言下頓悟即馳往託言書尚有誤當改其人出書公急毀而

納諸口曰我不作此也遂返及抵家而夫人已笑候門左矣未幾時當大比夫人曰日往月來老將至矣凍餒豈長久計耶値今槐花復黃曷不藉以自奮公曰我亦思之奈貧竟至此祇求百文尚難度日何來多金作考費夫人曰同袍中或有能挈帶者試謀之倘少有所需妾當罄所有以助公因偏探交好則已俱就道繼至窗友顧某處知少一僕因未啓行公曰弟亦欲往奈無盤費君等欲覓僕從弟願稍貼舟金爲之執鞭君能帶弟一行乎顧曰是何言君本鴻才遠器衆所敬服豈敢屈爲隸人公曰此弟自願諸君能周旋弟已感甚縱不賤視弟亦何敢少怠耶顧曰如君言同人諒無不允某日兄蚤至東門碼頭喚某船戶可也是日顧即言之同伴衆皆駭曰某嗜酒好賭妻孥尚不顧肯爲人服役耶且彼雖貧亦士流也帶挈旣無此力若以隸役之反難免衆議此事萬不可如必與俱擬各他就顧曰奈已許何一友曰另伴亦難君旣約彼某日我等可先期動身彼本無資未與共事亦難深罪我等也衆然其議至期公襆被出偪覓顧舟不得徘徊間又遇試友下船公趨問始知顧與衆人已於某日動身

將出關矣公聞爽然若失自嘆爲貧所困致人厭棄至此不如投水以死繼又念囊中尚有錢二緡係細君物不知費幾許心血乃始穿就當覓相識寄回方不負遂離岸行不數步聞有相喚者乃舊識某近開糧食店於浦灘者曰先生赴試動身耶時尚蚤盍少坐時公欲以被錢相寄遂入店某奉茶而前曰今科先生必高中當預備賀儀奉擾喜酒稍頃即送先生下船不知船泊何處公聞某語不禁淚落無一言某更駭問公因述前事某曰先生有志赴考豈以此阻奈我力綿未能獨助姑在此一飯我當商之同儕倘得集資贈先生亦不枉與市井人屈交耳但不知費應幾何公曰十貫足矣飯畢某即出公獨坐以待少頃某偕短衣草履者五六人歸指公曰此即赴考某先生也衆揖公懷中各出銀錢置桌曰請收會錢公問故某曰此皆同業適爲公合一會耳公感謝某曰今日不及起行我作東道主沽酒餞先生兼請諸君是晚各歡飲盡醉散時已二鼓衆曰夜深矣我等宜送先生歸遂同進南關及過倉前水關橋前行者忽止公問故衆曰有巨人跨立橋上不得過公乘醉趨上橋迫視之其人高與城齊仰望面目黑暗中糢糊不可辨跨立橋中不言不動公以手拍其腿曰汝亦太自便矣不顧人行走耶速讓其人縮左足側立讓公公方與四人過則又跨立如故三人後至皆是跨下出焉未幾三人者俱死始知所遇乃凶神以公福大故讓之耳明日公就道是科即以高魁獲售明年連捷成進士由縣令歷任顯要有政聲或云此即喬潤齋（光烈）中丞事也

雨蒼氏曰讀至約伴覓船處觸緒牽愁正不知涕之何從也猶幸一戰而霸藉伸寒士眉頭然念古今來始終不遇受盡腌臢者何限悵望千秋一灑淚王處仲唾壺邪不一一擊碎耶至欲以二緡錢寄還細君畢竟是性情中人與尋常吃酒賭錢者自別

傳善祥

傳善祥金陵女也幼習文史年二十餘粤逆陷江甯逼取民間識字婦女納之僞宮充女簿書代賊批判善祥婉媚合賊意後遂恃寵而驕牋牒有不當輒肆批罵屢言首事諸酋狗矢滿中蓋極詆其不通也語侵東賊賊怒乃借善祥嗜

吸黃烟事枷號女館未幾善祥病乃以牋呈東賊云素蒙厚恩無以報稱代閱文書自盡心力緣欲夜遣睡魔致干禁令偶吸煙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奄奄待斃想不能復覩慈顏謹將某日承賜之金條脫一金指圈二隨表納還藉申微意幸昭鑒焉東賊閱牋遽釋其罪并令閒散養疴各女館任意游行無禁善祥因是得漸愈亦因是遂逸去大索不得噫女亦狡獪矣哉

九妹

東逆自傳善祥逸去僞簿書無當意者於是九妹特聞九妹姓朱氏湖北人年十九能詩文旣慧且艷陷賊後依僞百長廣西某女館中某與九妹意甚投且憐其柔弱屢欲不以應選初賊殺人必假名天父繫言某事以神其說至是事微洩東賊遂作天父下凡狀指出九妹即傳衆女官入僞府羅跪先問九妹曰爾識字否對曰不識何字百長藏爾否則直折之曰館中非我一人何謂藏賊怒令杖杖數折血痕過膝遂昏絕又問某百長對與九妹同遂令挖目割乳

12A

且剖其心而後梟首謂是天父意非此不足以儆衆也九妹拘僞府月餘創稍平即陰結僞王姬將以砒石毒東賊謀泄遂被殺同館九人亦與焉嗟乎賊詔十餘省所擄婦女不下數萬如九妹者能有幾哉至某女以庇九妹之故殞其軀則尤士夫之所難也悲夫

趙碧孃

余嘗於客座述九妹事有多聞見者知同時又有趙碧孃趙本良家女丰姿秀美年僅十五六惜未詳其籍初被賊擄三日不食與同伴不交一言或慰之曰我輩所以忍死者圖有完聚日耳幸無自苦可緩以求脫也碧孃領之始進食未幾選入繡館乃爲賊精製二冠而陰以穢布作襯冀以壓之卒爲同館者訐發東賊初令杖責及取冠裂視復大怒令於翌旦點天燈示衆蓋以帛裹人身漬油使透植高竿倒縛於上以火燃之也時碧孃方杖暈桂樹下夜半始醒醒乃自縊於樹得免慘焚賊怒無所洩遂殺守者及同館知情不舉之數十人夫碧孃一小女子耳然其絕意偸生蓄志殺賊是固九妹之同志若善祥之媚賊

求脫不啻霄壤哉

雨蒼氏曰三小傳鉤緒處意極自然故雖平平敍來不立間架而竟成常山蛇勢言下又自分軒輊非胸有史才諳古文體例者未易臻此

黃道婆祠

道婆生元時姓黃氏邑烏泥涇人自幼淪落厓州閩廣多種木棉亦名吉貝紡織爲布道婆處其地而得其傳元貞間附海船歸遂以是業授鄉里相仿習衣被海濱利賴及他省未幾道婆卒州里咸感其功既共殮葬且爲立祠置香火於烏泥涇鎭以時祭享後爲火燬重建者明成化間知縣劉琬也萬厤時邑人張之象改建於張家濱天啓六年方伯張所望修甯國寺復移祠於寺西偏里人遂於縣城之梅溪衖更建以祀城中紡織者咸於此報賽焉入 國朝至道光初巡撫陶公澍因公來滬擬爲重建且欲廣其址以爲園囿先是余祖母家邢氏有園在城西後爲李氏別業號吾園峰巒錯疊古木參差頗愜觀賞內有帶鋤山館紅雨樓瀟灑臨溪屋清氣軒綠波池諸勝至是遂分李園之半以爲

祠觀察陳公鑾邑侯許公乃大邀邑中紳士捐金建祠越一載而工始竣大殿三楹重堂夾室屋極華美外此供祭有庖燕享有序殿前建臺一座每歲四月值道婆誕辰酬神演劇婦女雲集自咸豐三年園毀於會匪之亂今祠宇雖存而舉目荒凉游人絕跡矣

雨蒼氏曰道婆之功不在西陵氏下如以利言則林貴棉賤衣被天下此更攸宜所願家尸戶祝百世祀之

巫覡

吳俗尙鬼病必延巫謂之看香頭其人男女皆有之或謬託雙瞳或捏稱鬼附妄論休咎武斷死生而於富室婢媼必預勾結藉之熟私親探瑣事名曰買春設偶有病或家宅不安婢媼輒揑造見聞以聳主婦之聽延巫入門必發其陰事使人驚爲前知遂妄言病者有何寃孽或云男鬼或曰陰人嫛嬰竟如目見病家倘求禳解則又揣其肥瘠以索酬勞其術如赴廟招魂名曰叫喜所招必在冷僻處又預通廟祝多方勒索必令其家禮拜太母懺謂即五通母而又非

僧道所能禮惟若輩之夥黨能之間需費若干則過僧道十倍也其所最盛行者曰宣卷有觀音卷十王卷竈王卷諸名目俚語悉如盲詞若和卷則並女巫攙入又凡宣卷必俟深更天明方散眞是鬼蜮行徑其稱女巫則曰師娘最著名者非重聘不能致出必肩輿隨多僕婦次者曰紫仙曰關亡曰游仙夢最下則終日走街頭託捉牙蟲看水碗扒龜算命爲活者要其詭詐百出殊難殫述在富家貰宅即或須費金錢亦尙無害而平等病家醫藥已屬不貲乃又質衣典產供此妖巫萬或病有起色猶之可耳倘異時孤寡因是致雖則爲朝夕謀恐長逝者魂魄亦將齎恨重泉矣世之甘受其愚而卒不悟者不誠深可憫哉

雨蒼氏曰治淫祠當如狄梁公治妖巫宜法西門豹

黑白傳

吾郡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亦如山斗徒以名士流風每疎繩檢且以身修爲庭訓致其子弟亦鮮克由禮仲子祖常性尤暴戾幹僕陳明素所信任因更倚勢作威郡諸生陸紹芬面黑身頎頗負氣口微吃而好議論

家有僕生女綠英。年尚未笄。而有殊色。仲慕之。餌以金。弗許。遂强刼之。陸憤甚。遍告通國。欲與爲難。得郡紳出解。陸始勉從。時有好事者。戲演黑白傳小說。其第一回標題白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里。蓋紹芬人呼陸黑。文敏既號思白。仲又有覇力。人嘗以小白名。所居近龍門寺。故云。其詼諧點綴處。頗堪捧腹。哄傳一時。文敏聞。怒甚。奈欲治之而無可指名。有范生者。父名廷言。曾任萬州刺史。物故已久。惟夫人尚在。嘗黑白傳事起。文敏疑范所爲。日督其過。范無如何。因詣城隍廟矢神自白。乃不數日而生竟以暴疾卒。范母謂爲董氏逼死。率女奴登門詬罵。仲郎閉門。擒諸婦。褫其衵衣。備極楚毒。由是人情多不平。范生子啓宋。廣召同類。訴之公庭。詞有剝褌搗陰語。郡守以衆怒難犯。姑受其詞。而又懸於文敏。依違瞻狥。案懸不斷。衆見事無濟。遂相率焚公宅。公於白龍潭東北隅建閣曰護珠。時挾侍姬登眺者。至此亦付一炬。凡衙宇寺院文敏所題匾額。毁擊殆盡。董遂聞之上官。時學使王公以甯殊震怒。檄司理吳公之甲嚴鞫。吳守正不撓。惟以昌言尤力之郁伯紳落籍。餘無所問。其讞詞有云。縱惡而長奸。司地方者固不敢。出殺人以媚宦。有人心者又何肯爲。遂大拂上臺意。不久即謝病歸。而郡庠掌教胡公胄塵梗慧。檄不肯蔓引諸生。因亦挂冠去。於是郡中諸先達亦不直董。張少宰鼐率諸紳致公函於學院。有不宜甘心士類。爲一家全勝之局。自是王之氣稍沮。而事亦寢矣。萬厤已末。駱公琉濯督學江蘇。案臨松郡。唱名至董祖常。遽加訶責云。即剝褌搗陰四字。死有餘辜。不以案結不深究。姑與大杖二十。一時人咸稱快云。按此事釁生牀第。禍延學校。劇於焚刦。致隕多命。或謂文敏德不勝妖。或且謂事出公意。仲承乃翁指。然如仲者。罪已浮於杖矣。所惜吳胡二公。俱以少年科第。甫入宦途。而以保全士類。以致罷斥。一官求之今人。可多得乎。

雨蒼氏曰。口筆皆能買禍。而筆尤甚。然無心與有心自別。此既有意嘲弄。則凡報復處。亦足爲文人輕薄者戒。特未知果出范手否。文敏居鄉。既乖洽比之常。復鮮義方之訓。凡以莫須有事。妄生釁端。人以是爲名德累。我直謂其不德矣。

翠芳榜

華亭石臼舖沈氏。饒於財。有沈濬者。幼孤。母甚姑息。既游庠。益聽其以厚貲出入。乃愈放蕩。時山陰王季重秉鐸我郡。濬與交甚歡。王與學使李懋芳同鄉。自恃前輩負才望。凡有言無慮不從。值濬就試遺才。王曰。吾巳爲子地矣。但於題下明書華亭沈濬四字。當無不取。沈如其言。李見甚怒。檄府提究。乃挽要人關說多方。僅免笞辱。仍除其名。越數年。改名休文。復入泮。時更狂肆。縱爲狹邪游。薄松郡無名姝。出游蘇臺。日往來平康。品諸色技。作花案。某爲狀元。某榜眼。某探花。名翠芳榜。爭前列者。率厚賄之。擇日迎狀元。一郡若狂。按君李森先廉得其實。飭差密捕。立斃杖下。沈貌寢。瞎一目。而鬚長過腹。受杖時頭著於階。宛轉支撐。幾致落盡。嘻乎。輕薄子以游蕩買禍。至於破家。甚且殞命。不可爲風流自命者鑒歟。

田叟傳

同治乙丑夏。友人以南邑雨蒼朱君所撰田叟傳一篇示余。是傳。余雖未之見。而嘗得其說於故友周子荔軒。周與朱居同里。同歲游庠。而皆寒士。歲時相見。每道愁苦。一日周語朱曰。窮愁之況。經我兩人筆舌。亦已盡矣。古稱歎愉之言難工。子固多才。其能作一既富貴又壽考之文。爲窮措大作開心符否。朱笑諾。遂有斯作。周爲評點。所謂田叟字同貝者。蓋折富貴字以言也。歲己巳。雨蒼以事來滬。過余齋。譚及是傳。云係外編三種之一。尚有怡雲吟館詩古文稿合雜俎噩塵等共若干卷。遭亂盡失。今爲沒字碑矣。時余適有墨餘錄之編。既愛斯作。又歎其舊稿之盡亡也。爰序其由而代存如左。其文雖極寫富貴。而抑塞磊落。實深顚倒賢愚之慨。此皆不平之氣。猶客嘲天問。於游戲中寓感喟者也。有識者自能賞之。毋多贅云。

有唐宏農郡王田叟。字同貝。漢武安侯蚡之後也。祖犁。元宗時領千牛衛。父驊。以勇聞。安史亂。郭令公召爲牙門將。以麻角林功。歷擢蜀川道節度使。遂家蜀。娶米氏。生叟。生時米夢神錫異貝千萬。故字同貝。叟少不慧。雖讀書。嘗以富貴我所自有。故不終帙。便棄去。然有口辨。作事敏達。析秋毫。特好游獵。馳逐狗馬

不少疲有背城山道士過之曰郎君此亦何樂余相子福甚厚願第數十年富貴耳如願棄凡穢者合得長生術子欲之乎臾自以世家子方尙豪侈數十年富貴何不樂而欲以長生易之乎乃不語道士察其意曰使郎君大富貴又登仙何如臾應曰苟如是復何求道士曰然則子自勉之斯已耳遂微笑去是時臾年及冠父以其縱初不喜母夫人特憐之乃與辟議欲爲臾婚夫人故陳倉人也時蜀亦有米氏舊家禾中白米仁者官龍武軍長史以功拜涇原道監察御史奉冊迎上皇來蜀因亦家焉夫人言氏無子生女曰珠稱國色米夫人欲之而難其辭因託宗誼時與言往來頗得乃示意仁固不欲曰是特田舍家兒耳何可配珠女言曰不然田家郎四體敦崇頭角嶄嶄他日任重致遠當無出其右倘必欲王楊盧駱其人雖才然自後言之或非俊物且彼家既爲節度矣何求全也仁於是亦首肯田遂以黃金千鎰聘焉禾中米氏故世貴積資飽天下而仁富又甲一族婚有期童隸采買四方郡縣器物者趾相錯紀綱僕千侍婢百皆衣文衣五人爲隊隊間其色奩贈計萬億箱籠多紫檀香柟雕鏤如鬼

工其妝奩翡碧玉也圓以珊瑚闌雜嵌百寶盤盂等物多金玉及期臾行親迎禮既奠雁米氏出九華雲蝶游仙錦步障施之如複道然直達田所障間悉綴珍玩火齊木難瓊枝碧樹光采四溢明珠瑟瑟懸障頂如繁星里許間一夜光明艷又如月飾沉香輦爲花輿笙簫沸天燭淚如雨道撒金錢結福緣無數輿過靜鬧香經數月不散臾於斯時如墮雲霧也臾既得米資益自營運躬親穢褻不數年陂池田園膏腴甲蜀水復得窖金萬萬家愈饒無何母夫人卒父亦繼薨臾自稱留後唐自肅宗後節度多世擅代宗八年遂詔臾實領蜀川節度使諺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書史田家舍人年未壯富貴榮華復誰抗又諸其得婦之盛曰龍宮嬌女嫁擧世四海寶珠都聚至由是中朝貴人如元載王縉魚朝恩輩皆願交臾魏博節度田承嗣亦約爲兄弟多藉臾通關節者餽遺亦日富初臾意頗嘖嘖自奉旣厚輒妄謂他人當亦爾每遇親知道恣苦淺不省作何狀及擅權利下不能欺貴游子弟道出蜀川者臾必盛供帳玉筯舉饌金鐪注香別皆有贈或多千請悉與周旋無吝諾故譽臾者日形章奏

時國初定帑藏皆虛有諷臾輸粟千舳貢於朝者遂授臾朝散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臾表謝兼獻錢百餘萬緡乃加臾中書令同三品兼權蜀道鹽鐵使知諸榷務東西川租庸大使先是蜀有碑刻曰蜀水清田氏耕蜀水濁田氏熟及臾時蜀水果濁而田氏日貴顯氣蒸蒸如釜上旣權諸榷務搜羨餘日私萬計宗族賓客充溢三舍要皆賴臾主會計不能慮際廩粟人亦因得主一事私毫末奴隸皆可致富故亦不願際之惟掌書記平倩泉臾簽奏皆出其手因以上賓待稱平先生先生嘗語所知言臾雖不讀書而遇文士頗有禮願見者皆以好語慰遺謂若輩利我財耳既不當其意復不假以顏色是取怨也人乃愈莫測其涯涘投詩文爲贊者日數千臾悉投巨篋中署以爲醋海云平倩泉者名泉以母夢濯錦色泉而誕也美姿容好讀書工詩古文辭下筆妙天下四方士以才子稱者輒曰是必平倩泉矣臾每言我視石崇王愷如奴子耳泉則曰我豈不能以屈宋作衙官耶然泉數奇連不得志於有司以是鬱鬱又貧故惟文章自娛臾迂之嘗邀與飲泉旣失意亦樂借一杯曰我豈癖於書哉使心計

稍粗其肯嘗罏唱渭城乎人以此旣惜泉之多才不偶而兼慕臾之富貴也時臾年已壯珠從夫貴亦封蜀國夫人夫人固知書工詩作簪花小楷尤妒居禾中才女名噪戚里既歸臾乃不復作韻語臾多內寵而夫人待妾媵尤和第夫人自有林下風雖富貴不屑道而臾每矜之嘗以一冊示夫人計開珊瑚、翡翠、瑪瑙、水晶、象牙等器三千餘件龍腦香五十餘兩麝臍百二十兩沉檀各數十擔空青九枚明珠五十餘斛大理石屏五十座床几各百雜嵌寶床百七十珠燈千珍鏤箏琶樂器二百餘件辰砂五百斤紫礦千餘鎰白礦三千餘鎰赤金腰帶及杯盤等刻花者千七百件素者千三百有奇羊脂玉屏風及玉帶玉山玉琴、玉人、玉斗、斝、玉樹、玉瓶二千五百餘件祖母綠佛像九通天犀帶三黑貂元狐銀鼠金雀等裘合二三百件綺羅綾錦織金朱緞合千餘束火浣布百餘尺黃金錠九十餘萬兩白金錠三千八百餘萬兩碎金銀八十櫃參蓍共九百餘斤理中丸亦四百斤廚中黃雀鮓百二十甕他物俱稱是臾每季必造一冊權出入課盈虛此新造者而夫人殊不爲意日以君爲俗誠不誣妾奩中亦有

籍君欲觀乎叟曰諾夫人逆知叟所好惟此金玉錦繡也因不與較特取一雲錦廻文邊金絲細闌白地光明絹手卷與叟閱卷則載古銅龍耳等鼎獅象寶鴨等爐大小各數件蛇紋古琴十餘張古硯二十餘方鍾王懷素褚虞等墨蹟及小李將軍吳道子等淸秘諸名畫各數十軸楷錄經史子集書八千六百三十五卷叟閱未半卽笑不止曰夫人誤矣夫人合偶乎倩泉不合與田叟字同貝者偶也夫人曰乎倩泉如何曰乎先生酷嗜此我以爲不可衣食嘗目爲駿不謂堂堂蜀國夫人乃亦爾我故戲言耳夫人微愠繼亦笑卽掩卷呼侍婢取內閣第十一房鑰至則偕叟入婢請所向夫人曰既入寶山何地非寶信手開一香楠廚內有牙牌檢視之所載若龍綃衣也紫絲帳也却塵褥也辟寒犀、游仙枕照病鏡也占雨石、鳳首木、龍角釵也靈光豆、上淸珠、香玉辟邪七寶硯鑪也杯有自煖鼎號常燃以及醒醉之草瑞華之炭迎涼之扇煖玉之鞍凡諸珍異光煥一室其物各具種種靈異或能顚倒炎涼廚側有懸璆屏風一上刻仙山樓閣古美女二十四有磬旁綴非玉非金擊之自成仙音屏上美人遂下屏歌舞也叟至是舌撟不能下夫人乃笑曰田舍人我豈妄哉令竟何如叟攝衣謝乃不輕自眩耀而叟富貴名益籍籍人口聞於天下叟有園內外各一外曰延禧花水秀擢山水淸雅亭臺軒觀位置亦妥帖陳設雖富猶不失之俚以泉嘗安硯於中時爲叟潤色叟又特以是娛賓客故不措意其內園曰滙芳者則窮極華美爲叟晏游所有水仙觀凡五楹楹三層以沉檀爲楶棟金寶爲戶牖四周有池砌以文石池中青蓮花皆異品冬夏不凋香聞數里或飾綾錦爲凫雁每亂眞觀中織珠爲簾刻玉爲几下鋪錦茵上羅繡幌四壁雕香木爲花楄梯級二十四以五色漆描花鳥人物登最上層可盡內外園勝觀築靑石爲基繚以紅闌闌外跨九曲石橋二蜿蜒如虹兩岸植梅梨桃柳之屬枝葉披拂下繫木蘭小舟四其南有聽事五與觀相對時令女優演長生殿諸劇也周翼以十二院處姬人雖參差錯列而有曲廊通往來其於水仙觀若星之拱斗觀後翠房三十六處侍婢上有閣道東西通一邐迤可達外園一近蜀國正寢園尙有温泉二其一天成其一乃坎埋硫磺爲之叟嘗與翠姬浴其中蜀故有野鴛

繭亦可爲衣叟令人織成小方幅供後房廁紙歲亦費金鉅萬其奢侈類如此然叟性特異雖好狗馬聲伎而鑒別往往出意外嘗得一馬雖駿要非絕塵物而叟愛惜過常駒又以三千金購一姬樊姓小字瑩貌亦常人特善修飾眹光眇視多媚辭藻態復解歌舞能爲靡靡音實則後房之色如是者不數也而叟獨寵之甚嘗田承嗣與薛嵩搆難欲倚叟爲援也曾餽叟名馬二曰神智驄曰如意駒皆超卓志在千里而叟殊未之奇美女二曰春燕曰秋鴻吹氣勝蘭光艷如朝霞映霽雖夫人亦以爲不及且通書史故夫人絕愛憐之賜春燕紅玉古杯一晉永和翡翠盤一秋鴻則漢五鳳年黃玉水注一蜀賓國銅龍笛一而叟待之殊落落不三年二姬繼殂其馬亦以駕鹽車過九折坂墜死人以是服叟謂有先見獨夫人尤之曰君爲節度軍府事重茲過雖細然顚倒人物盡如此卽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地乎叟唯唯蓋叟爲人雖稍愎然能別輕重言有切於利害者不敢非也德宗建中三年冬十二月李希烈叛王武俊田悅等應之悅故叟之宗也時有下舍客進曰公且赤族矣猶洋洋如平時乎叟驚屏人問故客曰公第以門蔭得官雖嘗納粟獻錢要無大功於朝今藩鎭多事而宗人悅又稱魏王公卽不登叛黨朝廷必且疑疑則殆矣又公所交元載輩皆已敗少聲援倫不乘時自結於天子公猶能以富貴自雄乎叟心動入商於夫人夫人曰固也妾亦慮之矣曰將奈何曰是非妾所知也第客旣能爲是言必有奇計然非多予之金恐其所使亦不能成事又平先生雖以文士自居其人實有經濟才君藩幾廢政頗井井者平所佐也然則君第如客教幷屈平先生副之蔑不濟矣叟意決乃先見平告之故出遂揖客而言曰客來前客能爲是言誠奇人必能濟我事然意客必非赤手可爲也吾已具金八十篋珠寶二囊任客所用吾當更請平先生副行客聞意若甚詫卽大言曰孰謂而公祿祿哉遇大利害須叟決策微特慷慨乃爾其部署又若素定雖然其言殊不似公叟不得已以夫人告客乃頓首曰夫人知我敢不爲女酉候効命趣束裝遂偕平先生疾挾多金馳去去後數月無耗明年朱泚據長安德宗奔奉天客益沓然繼西平王李晟復京師誅逆或反正或授首朝廷方錄人過失初以天下亂

臾又承客指閉關自阻故劉文報缺如至是始有所聞曰偘偘貞元二年冬朝命忽下詔曰咨爾田臾遠居蜀道時貢厥誠值國家多難爾獨不憚馳驅四年中三詣闕廷除表獻金穀數百萬外復佐西平王軍夙夜殫瘁屢成大勳如斯忠勤殆無以過使藩鎮盡如卿朕復何憂今特進爾爵爲宏農郡王加太尉賜鐵券食封萬六千戶班次於西平王妻米氏誥封宏農郡君長子芳尙瑞昌公主世襲公爵次子蔭尙安昌公主兼神策行營節度長女瑜册爲皇太子正妃以明年來國用示朕賞功酬庸之至意河山不改盟誓永新爾尙敬承朕命毋忽臾受詔極錯愕而又不可問詔使去臾方令人作謝表忽報平先生偕客至臾喜倒屣迎之各道故始悟皆二人所爲初客挾多金貿湘湖間不半年獲利甚鉅平先生則疾走京師爲臾書謁盧相杞獻金珠時朝廷果有疑臾者藉是得無恐客復求一貌似田臾者偕平先生敎之禮容及臾家世興元二年自買所假田旗幟印信輸粟六十萬斛貢行在并挾僞臾覲王上喜溫諭慰遣乃悉餽朝士之居要地者退益爲買貞元二年秋僞臾又入朝表獻錢二百萬緡征

衣二十萬件平先生復爲疏陳時政得失又爲書致考功郎陸贄贄深善之三年春客覘知逆勢已蹙則盡所有助上勞軍平又爲僞臾表請赴李晟營自効贊贊之乃特詔臾祭李晟軍不數月復長安復佐討李懷光亦半之實皆平與客能左右臾也僞臾者本無賴事既成多所要挾覬非分嘗醉後妄言客恐平乃上表請歸藩得旨疾行至半途乃搤殺僞臾其事故得終秘旋有宏農王之詔也臾至是始大喜過望乃晏二人酒半且謝且拜曰微二君家已破矣何王之有今請與二君爲兄弟富貴共之客大笑掖臾起瀝酒言曰公休矣如公言亦大佳顧念千百萬金在手脫欲富貴盡自取今事定請功吾二人固應受上賞然非君夫人贊成信而不疑則亦無能爲且吾二人處公門下久公於僕具未嘗有少恩乎日貴游何在及事急獨一書記與一下舍客出奇冒險爲君立大功者亦以世人多肉眼欲令知貧賤中固有奇士又謬承賢夫人知故不敢不効力耳猶幸不辱命自今伊始如僕等者願明公少加意則幸矣無以富貴爲也臾聞大愧悔乃不有意氣而客與平先生皆酣飲盡醉臾既肅客寢即以

客言入告夫人夫人曰信顧有客如是固非君所識也且客將行矣當盡心於平先生先生有母必不偕及旦臾送客客果逝平先生方徘徊間臾即前揖曰客與先生皆人杰臾始識矣客今雖去幸先生留僕即不敢以糞土汚君願君尙有母夫人在欲安之平憬然起握臾手曰公言何忽曲中如是乃居賓館如故臾敬禮亦益至年餘其母卒臾爲營葬極厚平乃挈一子託臾遂入青城山不知所終自是臾安富尊榮者又十年適五十初度上賜予甚渥幷詔公卿欲爲王壽者皆許詣蜀川臾子女既與天子爲姻家尙有四子其一亦爲郡馬一娶郭令公幼孫一爲西平王婿三女皆配顯僚是日麟袍條燦象笏床盈麾下將校皆錦衣執戟門建旗旄堂羅鐘鼓威儀之盛無以復加車馬之聲百里不絕及酒闌臾方秉燭檢閱諸屏軸五采焜耀間忽聞歌起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曾幾時不見至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此水調歌李嶠作明皇幸蜀時歎爲眞才子時適優人肄業及之臾聞大不愜乃頗憶青城山道士言間語夫人夫人笑曰君於此事終無分矣領現在之富貴可耳後月餘前道士

忽至容貌如舊笑曰祝壽來遲幸勿罪別來忽忽近知君頗念我大不易臾即叩問長生術道士曰晚矣乃出丹丸五十顆贈臾曰自此歲服一丸丸盡君亦百歲矣人苦不自足使人盡如君神仙亦不足慕也平先生與客皆無恙囑寄聲言訖即不見臾自得丸既富貴又壽考以功名終子孫至孟蜀時猶貴其所居因藏富久樑棟爲金銀氣所蒸皆作紺碧色云

唐史臣曰富貴之於人甚矣哉臾承門蔭席米資功業都假人手初以金穀易節旄身潤脂膏如賈三倍斯已奇矣忽膺茅土班儕郭李下人主一等是雖客之力獨非臾之福哉而尤異其得賢夫人爲內助也世不乏王侯將相要非安坐可致茲既盡富極貴矣而又兼秦皇漢武之所難佚樂百年則如臾者神仙且慕之矣臾復何慕哉平先生輩雖才然非挾多金亦難成事因慨世之賢豪者流縱飽詩書飫仁義而一無憑藉終將徒手呼負負益信勢位富厚之不可忽也有如此雖然臾嘗言富貴自有知所成就皆其本然不能有二矧凡富貴利達時至乃來耳士當伏處時不貧且賤無以厲志於以見二人之爲臾謀者

不過借以見長。而其不自取者。非倚斂屣視之也。蓋直安於義命矣。客言貧賤中有奇士。洵然哉。洵然哉。

雨蒼氏曰。是余十五年前舊稿也。自遭寇亂。篋藏楮墨。業皆蕩爲冷風。飄爲濛雨。此如死灰復然矣。原稿尙有浙友洪君子安駢體序文。及同人題評。茲皆佚去。良可惜焉。至傳所由成。已得毛丈序悉。特不意區區篇牘。而若存若亡。忽離忽合。茲竟得登梨棗。異於覆醬燒薪。是雖緣有前定。或亦由金銀氣旺。精致筆墨靈長耶。馬齒日增。豹霧未散。附誌數言。彌深慨想云。

雪兒

維揚諸生童翽華。家貧授徒。歲得館穀十餘金。炊常斷。妻蘇氏。以針黹佐升合。年五十無子。僅生一女。性極敏慧。體孜媚逸。生時天適大雪。因名雪兒。父母愛之如珍。雪兒春夏依母習刺繡。秋冬從父讀書。七歲背誦毛詩若流。常於燈下爲人寫佛經百頁。字跡秀潤。紙白如粉。墨光燦然。終篇無一點錯。父以韻語教之。輒解。嘗賦春草云。萌芽初出帶朝煙。恩受東皇轉目憐。記得枯根風雪裏。不

圖新綠有今年。父見之曰。此女必備歷艱苦而得晚成者。道光初。江南饑。斗米千錢。童衣食常不給。無何。夫婦相繼卒。雪兒號慟不食。隣里憐其孝。咸願措金爲之成殮。雪兒詣鬻身以償。時適開封王伯凱孝廉客其地。見而憫之。贈以二十金。既殮。願從爲奴。孝廉鑒其誠。遂攜以歸。雪兒侍孝廉夫婦。承順顏色。閱數年如一日。王夫婦愛如己出。勿以侍婢待也。王有妹壻姜南甫。設帳鄰邑。値中秋旋里。晨訪孝廉。入書室。檢得孝廉近作古樂府數十篇。反復默誦。忽見牕外樹枝搖動。有人攀折庭桂於上。半吊牕中。瞥見臂瑩如玉。因於牕隙窺之。見一十五六女郎。衣白羅點梅大袖衫。月藍湖縐斗紋百疊裙。丰姿綽約。眉目如畫。因思舅家無閨秀。此女爲誰。久之曰。是矣。聞伯凱曩客維揚。得一婢。才色雙絕。必此是也。南甫歸述所見於夫人。夫人曰。穴隙相窺。此豈端士之所爲哉。南甫唯唯謝過。夫人微笑曰。雖然。此女可人。我見猶憐。無怪君之不釋也。若得渠侍左右。亦大佳事。君欲之乎。南甫欣然離座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奈無投符之術何。夫人曰。兒嘗謂此兒慧由天悟。受書過目能誦。作詩雖淺近而能自在流

出。及門睹子。竟無其匹。我已收爲女弟子。他日當於一聯佳句中覓配。不羨王謝門牆。徐公雙璧也。兄言既如是。今當以詩爲介。倘憐柳下之吟。在兄當不惜一侍婢耳。乃代南甫作詩貽兄云。牕前草滿綠無垠。案有圖書點綴新。修到蛾眉稱弟子。不妨風味是清貧。名花雖艷不輕紅。宛轉吹噓仗化工。釀出人間好顏色。纔知珍惜有春風。嫩枝猶在曉煙中。莫任飄零作斷蓬。恰喜海棠梅未聘。何當移向好簾櫳。名場猶待十年爭。紅袖添香願未成。詩婢鄭家如可贈。也持尊酒拜門生。王得詩。卽以雪兒贈後生。二子皆英俊。弱冠游庠。或謂一已登賢書云。此余昔聞之孫紫軒少常者。近閱淮山棣華園主人閨秀詩評。亦輯其詩。惟春草一首。集中另載爲香山童氏女作。殆一而二者也。

雨蒼氏曰。欲於一聯詩中覓配。命題本佳。又難得彼姝工吟。且肯爲壻捉刀。是固勝緣雅事也。妬妻者方謂何物。南甫得坐享艷福如此。而不知此卽天所以報雪兒耳。倘正室有燕支虎。在雖得壻憐。庸有濟乎。

溫林氏

溫司敬。粵之龍門縣人。娶同里林貴女。結褵數月。適貴有疾。妻請歸探。司敬送行。至中途。弟司禮疾趨至。言母忽眩暈。命兒送嫂歸。後無少留。司敬曰。母患我當歸。弟可代送一程。司禮送五里許。林氏曰。妻家不數里矣。無勞叔相從也。司禮遂歸。數日後。林忽遣人來言。當日訂歸未至。故特相迎。途見女屍。衣履識爲林女。而無首可辨。溫聞亦駭。惟言婦已送歸。其人返報林。林卽以壻殺女事控縣。邑令某拘溫堂訊。則以林氏見殺於途。除司禮無可求。乃加嚴刑。司禮不勝其楚。遂以逼嫂非禮不從故殺自誣。服其首。殆爲虎狼所食。無從查覓。邑令據所供。其獄遂定。將詳憲矣。幕友某素以精細稱。閱卷大疑。親至鄉訪之。聞有無賴厰子成者。於林氏被殺日。卽不知所踪。歸告令曰。此案必獲厰子成。始能根究。人命重情。愼勿草草定擬。無論凶身漏網。死者含冤。倘於別案究出。恐君亦難保此位也。令是其言。卽差幹役四出。密拿厰子成到案。一訊而服。蓋其妻馬氏素忤戚。因欲殺之。是日薄暮。途遇林氏獨行。見其身才年歲與伊妻相若。遂拉林氏歸而殺其妻。衣以林氏之衣。匿其首而拋屍於途。卽挾林氏以遁番

明後。乃置麻於法。釋司禮而女仍歸温焉。然此。乎反。實賴。慕。友之。力。惜未詳其姓氏云。

雨蒼氏曰。苟非慕友細心。便成寃獄。乃知人命至重。坐堂皇者。必愼之又愼。聞近主刑席者。或泥好生之說。故於命案之來。雖明獲凶身。而亦從輕開脫。抑思生者救矣。其如死者乎。鄙意但使法持其平。罪擬於當。如麻子成者。彼自死於法。而無我怨也。倘願佐治者三思之。

某公子

鉅鹿某公。官總憲。有權勢。公子某。好蓄姬妾。幹僕四出覓佳麗。恆晝。見而。脅。刼。人畏其勢。不敢訟。訟亦。不。直。於是人咸相戒。凡婦女勿倚閭。聞公子出。雖中。年。婦。亦必。掩。扉。避。嘗有外來卜者。賃居尼菴。携一女。年未笄。有殊色。一日公子涉蘭若。見女悅之。謂尼曰。卜者女可使入府。當予以金。不然。毀汝菴。鞭汝。死。尼唯唯。公子去。尼以告卜者。卜者曰。我女豈爲人婢妾哉。尼曰。汝女得侍公子。即貴矣。卜者不答。尼又曰。汝身無羽翼。既來此。雖欲不從。其能脫乎。卜者厲聲曰。伊

父爲官。當知律法。敢強奪民間女子。耶。尼曰。必不欲。無遺後悔。即使人白公子。公子命健僕二十。驟。來刦女。卜者出。阻。羣僕鞭箠交下。風捲雲。馳。霎時刦。去。卜者蹶然從地起。頓足詈曰。莫謂。而。公。無。力。也。必與。我。爲。仇。定。有。以。報。遂。去。明年春。公子初度日。賓客雲集。筵宴方張。閽者進報。有髯丈。夫。自稱。湖海客。探知公子誕辰。特來祝嘏。公子即命入客。儀容。甚。偉。皂衣。廣袖。青絹。蒙首。入步至庭。後隨二童。子。年皆十五六。各負。一。劍。最後一垂髫女。姿容。絕。麗。衣棗花緊袖碧羅衫。淺紅。吳綾褲。微露紫絹履。細小若菱角。腰圍繡帶。下垂過膝。手提一筐。內盛絳桃已滿。客向上長揖曰。適從海外來。採得此桃。特爲公子上壽。時在二。月初。旬。桃尚。未。花。衆皆稱異。分食之。味甚甘美。眞異種。也。而公子見進桃女豔。又。不。禁。神。移。心。蕩。私念江湖女耳。餌以金。諒無不諧。否則俟。其去而要於途。亦几上。肉也。因問客曰。此女與汝何稱。曰小。女。子。也。問何名。曰女子。名。何。必。上。聞。貴客。問年幾。何。客亦。不。答。顧左右曰。來有時矣。何不。賜。飲。饌。公子遂命設席於庭。客南。向。坐。二童。子。東。西。女下。坐。恣意。飲。啖。旁若。無。人。食畢。復請曰。醉飽矣。尚乞一

席地。宵宿。於。此。且。即。行。也。公子令設臥榻於中門內。頃之。賓朋盡散。公子入室。將寢矣。忽焉有聲。如風。門環響。處扉已。洞。闢。二童。瞥。然。若驚燕入。室。挾公。子。疾。行。有二侍女欲隨。一童以指按其肩曰。止。則皆。呆。立不。動。公子至外廳。見燭光下。髯客高坐。目瞯公子言曰。余本越人。幼學劍於太華山。術既成。即遨游海內。專理人。間。不。平。事。今聞汝。父。子。惡。稔。已。極。特來。除。之。公子震恐。伏地乞命。不敢仰視。一童前請曰。殺耶。抑。刵。諸。客曰。伊父貪虐。不久當伏法。渠雖淫。罪猶不至是。去其。淫。具。可。矣。童應聲揮劍。矜。破。血濺滿地。公子。既。悶。絕。遂不。省。以。後事。厥明。日已。高。府內。外。猶。寂。鄰里跡見其異。以聞於官。驗。時。除救治公子外。而闔府。男。女。百。餘。人。或立。或。坐。或跪。或。臥。皆瞠。目。不。語。如木。偶。然。方駭異間。一吏見廳案上有字。大書曰。公子不法。本當殺。却。今姑從寬。去勢留命。另行。書。婢。僕。肢。體。飲。木。瓜。酒。可。療。乃如所言治之。則皆愈。檢點府中。不少。一。人。一。物。惟卜。者。女。不。知。下。落。矣。公子臥病年餘。始能步履。未幾。總憲坐行賕。免。田園皆籍沒。愧憤而死。公子。至。無。立。錐。地。棲。僧。寺。以。終。云。

雨蒼氏曰。足爲豪華子弟。逞情漁色者。鑒。而某公之縱子爲非。恰已不言自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苟非親師諭教。加倍謹嚴。鮮有不敗。髯翁自是俠客。卜者見首不見尾。其踪亦殊矯詭。而敘諸人身分處。自能曲肖。故佳。

平原聞詩記

己酉客山左歲暮南旋。便道訪蔣子廉農部於平原。蔣有別墅。去城五六里。爲堂三楹。顏曰餘野山莊。堂之陽。疊石爲山。山左有流泉。游魚可鑒。堂後爲鋤經軒。東向面圃。北牕臨溪。溪外。花。木。幽。深。尚多。隙。地。雖小。小。結。構。而精。雅。可。愛。時余下榻軒中。初未過溪一步。意山莊景物。無足觀也。一日出門。日暝返寓。適主人以佳釀來餉。試之覺色香味三者皆美。乃勉盡數斟。而玉山頹矣。遂和衣假寐。比醒。則更漏寂然。一燈欲滅。小奚。蚤入睡鄉。時見西牕涼月皓然入室。遂啟戶步月。循溪而行。覺霜寒。風峭。清光逼人。及由溪北。復折而東。則草深。沒徑。迥異恆蹊。又行百餘步。短垣。繞焉。其旁板扉。虛掩。門內。竹樹蘙疏。泉石幽淡。若別有院落。在方徘徊間。遙望林密處。隱隱有火光。如豆。姑即之。則槿籬曲水。茅屋數

聞既近復聞吟唔聲出自綠牕因遂攝衣細步於牕隙處窺見湘簾棐几室無纖塵牕前案上供白玉瓶一高尺許內插梅蕊一枝琴書筆硯位置妥貼一麗人年三十許支頤坐燈下腕白如藕旁坐一女子髮僅覆額眉目如畫謂麗人曰日間阿娟遣婢來索探梅詩姊和之否麗人曰誰耐煩爲此女子曰阿全詩妝擬飛瓊憐縞素懷如弄玉謝喧嘩儂耽鹿鞠耶沽酒君愛龍團妾點茶二姊嘗誦之悃佳耶麗人曰無雅正之音少醇和之味安得云佳女子曰阿娟咏秋海棠有綠珠淚漬傾樓日碧玉愁添未嫁時感事云釵頭風月鴛鴦夢鏡裏姻緣斷續絲其語似非佳讖姊其然否麗人曰吟咏本非閨中事脫逢花晨月夕對景一吟意惟清麗如朝煙夕霞別具一種淡蕩可人之致斯亦已耳若覃思冥想刻意經營反失閨人體度大率深閨弱質但取性靈不求學力豈如詩人刻苦將切三唐搦管咿唔終朝面壁必求至工而後已哉又見近之閨秀讀得幾首五七言詩便謂解吟又豈有風人標致果若是之易易哉昨閱芸兒所作有翻詩拋午繡對月廢宵眠買花深巷屐能釣夕陽船似此言情寫景語頗輕

倩庶幾近焉言未絕忽聞屋後啓扉聲恐有人出余即取徑歸寢及曉農部已爲余覓得南歸伴命輿來接匆匆入城不暇理宵來事及因談次余詢主人莊東籬垣外通誰氏宅主人曰莊本有墻墻外居民僅二三家皆務農業子何問爲余乃述所見主人訝曰豈有是哉山莊荒僻從未聞有能詩女子君所見非鬼即狐不爲所祟幸矣余聞言不禁肌爲之栗因迫於行程未及與主人一探踪跡懷疑至今猶爲悵悵

雨蒼氏曰兒女子小牕瑣語其情景煞已可會矧是娓娓譚詩是無論非鬼即狐而我聞如是正可作是觀耳敘次歷歷入情漸留僊不能專美

北窗藝語

蘇盦題署

光緒癸巳冬月

觀自得齋校刊

北窗囈語

不亢盦埽夢頭陀

少時讀經其功專也中年讀史其識廣也晚歲讀釋典
其神靜也至若冣無聊時讀莊列諸子不得已時讀屈
宋騷經風雨時讀李杜歌行愁苦時讀宋元詞曲醉中
讀齊諧志怪病中讀内景黃庭各隨其宜互得其趣人
生安有一日可廢書哉
志不在溫飽自是聖賢刻勵語且祗云不在溫飽究非
不欲溫飽也苟非聖賢而終身飢寒竊恐敗節墮名不
一而足矣

未發爲性已發爲情情之一字本從性根中來故爲學
無情不能成聖賢修道無情不能成仙佛太上忘情非
忘情也用情之深而不自知其爲情也昆蟲草木無處
無情情感而生情盡而死人而無情物之不若行尸走
肉烏用此爲
耽色慾溺賭博衣食華侈數者皆足破家不如好名之
人其敗家與若輩同人一好名則訪求師友購買書籍
徵逐聲氣馳騖名場卒之生產不事東餕相隨蕩覆祖
基潦倒沒世比比然也是以守錢之虜不願有識字之
兒

名之一字冣爲造物所忌故積德之家功名仕宦可數
傳不絕獨名重之士每致繼起無人往往生前著述重
若璆琳身後子孫棄如草芥其甚者輿嗟伯道暱後星
孤總緣享盡清名以致折盡庸福吾友程序伯嘗有句
云自古才人如棄婦從來名士少佳兒蓋慨乎言之也
每遇優伶演勮金鼓振天竝坐之人不通一語於時靜
以聽之不片刻昏然睡去蓋心無旁騖耳無旁聽神思
專一愈熱鬧則愈沈靜也故用志不紛乃凝於神
芭蕉開花世俗以爲不祥然有不盡然者余家後圃種
蕉數株已七八年辛亥五月忽然著花大如二斗盎開

兩月餘家人切切慮之而余以是秋領鄕薦迄今八年
從未吐蘂今夏五月又復作花較辛亥歲不及三分之
一月餘卽謝不知又作何徵家中人謂余來歲甲科之
兆噫避亂杜門窮愁衰耗名心已澹竊恐負此花神也
明熹宗時茄花委鬼之謠委鬼之指魏奄拆字法也至
茄花之指客氏向所不解壬子癸丑余留　京師纔復
幕游遼東近輔一帶皆得悉其土音彼處茄字皆讀若
奎字而客字亦讀若奎兩音相同故以爲讖設不明其
土音則茄與客有何關涉乎因食茄子憶及附書
以風雅人入富貴場雖徇俗隨時總有名流氣象以市

井人登詩書坐越拘文牽義倍形村野心腸

文章者心之聲也性情人品學問識力悉於此見焉制義則不然時而假聖賢面目侃侃爲道學之談時而摹胥小心腸娓娓作奸邪之語窮形盡相愈肖愈工與傀儡之登場何異故曰制義行而文品壞此言似非刻論

諺云三世仕宦才曉得穿衣喫飯曉得二字應作會字解非知其艱難之謂也蓋仕宦之家威儀有序規矩秩然賓主之獻酬雍雍合度衣宴之位置濟濟可觀若草野之夫登之於稠人廣坐有舉動失措者矣村俗之子被之以華帽鮮衣有局促不安者矣故衣食二字必仕

宦而後會也若作得知物力艱難解竊恐仕宦三世愈不曉得矣

曲洧舊聞載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命其殿中草詔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今殿廷考試皆用矮桌試者席地而坐即此類也平面子二字名色頗新

元豐間三韓人奏到詩序有慚非白雪之詞輒效青唇之唱之句神宗問青唇事趙元考對在某小說中容臣寫本上進本入上覽之止是夫婦相酬答言語舊聞所載止此青唇二字頗覺鮮豔究不知是何出處屢欲用之終不敢彊不知以爲知也

劉道原過淮南晁美叔呼諸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爲訞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於世道原所謂訞學指安石也愚謂訞學二字可與佛經作對

豐北未漫口時河工實係美缺衣鮮食肥囊橐充牣凡客官過境與河員少有相知無不藉其噓潤略爲吹拂必滿所欲嘗聞有一殿撰與同知金公本屬親戚館選給假道出袁江進謁金公懇其設法金公亦係翰林改官由部曹發往河工者一見殿撰極欲爲之道地先出

極聯索書意欲張示坐客藉作介紹也殿撰隨意揮灑即時送進展閱之則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兩句金公憤然曰渠自恃狀元以我爲少讀詩書不知事務耶由是大恚僅送行資數金而別可見爲人作書擇語不可不愼我輩日日爲人作嫁尤宜留心

余嘗雪後行三河道中地近遼東萬山環拱天開新霽積雪未融返照斜陽皆作淡粉紅色又半山之中人皆櫛比而居約數十閒自遠望之絕似江干停泊漁舟鱗次不亂此種光景皆畫所不到因得句云晴雲壓地泥痕碧落照銜山雪色紅又云老樹著花都是玉遠山排

屋看如船當此酷暑熏蒸時偶憶及之猶有車中寒冽景象勝挂一幅北風圖也

釋氏明心見性卽聖賢誠意工夫道家七返九還卽聖賢養氣工夫釋道與吾儒無二致也自後人狃於罪福因果之說惑於飛昇沖舉之言遂致斥爲異端轉相攻闢是釋道之誤人乎亦學釋道者之自爲誤也

京師地高土裂每遇天晴風燥黃埃蔽空偶涉通衢則七竅之中皆爲灰土充塞臭穢不堪故居此土者無不厭苦惟夏夜絕無一蚊儘可高捲帘幃恬然酣臥際此雷市喧闐時回想長安眞覺輭紅塵中自有清涼世界

也

魚得水則生人溺水則死非魚勝人習使然也海濱有善泅水者能伏水七日又能於水底行數百里詢之係幼時熟習水性之故是人或有時可以入水魚則斷不能暫時離水人之靈於物卽此可悟

人在天地之中有大小有老少有妍媸有彊弱辨別甚明釐豪難混設以人視羽毛鱗介則混而同之曰羽毛鱗介耳無所謂大小老少妍媸彊弱也然以羽毛鱗介視羽毛鱗介彼固自有其大小老少妍媸彊弱也彼亦以爲辨別甚明釐豪難混也由是推之以天視人亦與人視羽毛鱗介等耳無所謂大小老少妍媸彊弱也旣無所謂大小老少妍媸彊弱則其閒之窮通壽夭貧富貴賤亦其氣機之自然耳今人見善者不祿惡者令終動曰天道無知天亦何能任咎哉

水滸一書有天罡地煞之目後人仿之以評品人物不一而足其最著者爲東林點將錄近大興舒鐵雲山人又有乾嘉詩壇點將之錄分配罡煞頗極精當參以贊語亦極名儁雖未付梓而鈔錄流傳幾於家置一編矣其以託塔天王屬沈宗伯允無異議而以及時雨屬袁簡齋蓋亦當時習尙使然愚謂以袁配宋竊所未愜

宋雖羣盜之魁而假仁假義頗能折服人心至闊略大度處時有霸主氣象袁則一味逢迎惟以阿諛爲聲名之藉無論體格卑靡不足壯詩壇之色卽品流汙下亦有宋所不屑爲者宋而有知定當羞與噲伍

廣坐遇不相識人切不可自衒已長切不可議論人短酒場遇不讀書人所行觴政斷不可咬文嚼字兼以詩詞困人凡人以詩文相質雖極不合意必覆閱兩三過且記其一二佳句閱畢後背誦而偁道之以上三事雖屬淺近然閱歷不深不能知也

文人守道同於女子守身稍不自持畢生莫贖持躬植

品敬事愼言無論已即所作詩文與不知甘苦者漫焉相質是何異女子之倚門賣笑弛體自媒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愼勿輕與俗人言也

朝鮮乃箕子之遺人物秀雅風俗樸醕允爲諸藩之冠余嘗識其陪使李以堂茂才倜儻爲濡船樞密倘迪之弟與之相習因得悉其國俗惟言語不通談必以筆殊不便耳彼處秀才殊不易得鄉會兩試亦襲中國之名而試士三場惟用詩賦策論蓋猶沿唐制也

以堂來京在癸丑三月惟時賊氛甚熾逼近江南都下人情亦頗洶洶以堂問云以本朝兵力之强小醜跳梁

何以不能速滅一時坐客皆難措詞陳梁叔孝廉克家振筆書曰治寇之法如治病然急則恐有後患緩則可絕根株故觀變沈機深謀遠慮王道不貴近功也一時服其應對之敏

軍興三年度支告竭部臣無款可籌惟請汰除正項卽賞賜外藩亦在裁減之例以堂之來適當其時熟悉情形不無稍有觖望於其歸國余送以律詩二章其首章結語云握手河梁憑寄語　聖朝雨露總平分黃樹齋先生陶鳧鄉閣學皆賞余言爲得體

日影卓午綠樹陰濃葉底哀蟬淒然送響始則一蟬朗吟漸而羣蟬競和閒以小鳥之聲如樂器中之綽板自然節奏靜以聽之此身如在深山窮谷中有萬籟俱空一塵不染光景乃知蟬噪林逾靜五字非深於領會者不能出此

塡詞莫盛於趙宋而宋人之詞往往嚴於律而寬於韻　國初諸老猶沿其習乾嘉之閒倘奉學宋齋爲圭臬自戈氏詞林正韻出而講求宮譜者始不致眞文庚青襍用然戈氏墨守韻學未免爲法所拘其自爲詞絕無生動之趣當時有泥美人之誚求其韻嚴律細句麗辭淸如聽簫韶盡善盡美者其惟嗣雅堂乎

畫家宗派不一究所成就惟大家名家兩者而已名家純任天姿大家全乎學力余心知中得二人焉一爲嘉定程序伯庭鷺氣韻高雅丰神秀逸是名家也一爲無錫秦誼亭丙文蒼潤溫厚氣度從容是大家也序伯作畫甚敏每有所求不吝揮灑惜戊冬遽歸道山水墨煙雲頓成絕筆誼亭秉鐸松陵性情疏嬾屢以縑素相寄閱二三年無一報者余嘗戲謂曰少陵詩曰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論君之畫須五年一水十年一石矣相與大噱

山中七日世上千年言神仙者每豔稱之然則蓬島光

陰較短於紅塵歲月卽得人間萬年之壽其爲仙祗七十日耳人亦何樂乎爲仙耶邯鄲一夢仕宦富貴數十年及其醒也一炊粱頃耳是夢中日月之長不可道里計也人生世上此夢能得數十回卽已壽並岡陵且同於仙家之歷劫幾次也故吾謂求仙不如做夢

人生一大夢耳父母妻妾子孫夢中人也宮室衣服飲食夢中物也往來紛擾夢中事也喜怒愛樂夢中情也功名富貴好夢也貧窮困苦惡夢也生必有死夢必有醒生而死不過如由夢而醒同一嗒然若喪耳然吾究不知數十年來所歷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

究竟實有此境否抑卽係夢中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否夢中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必非醒時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也必另有一番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也吾又不知人死之後亦能如夢醒之後另有一番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否人以死爲夢吾以死爲醒爲夢爲醒迄無能定之者吾惟常爲夢中人常說夢中話而已

人有妄想則睡臥不安人有奇想則起坐不定人有貪想則聞見皆非人有奇想則疑慮必大

天下極有情人皆天下極忍心人蓋惟忍能持其情也情之不持流蕩何底狎暱褻其情立窮惟忍以持之則我之情可百年不盡彼之情可畢世不褻設彼人亦能以忍用情則無形之情歷劫不解矣此種人當並生忉利天中

佛家首戒貪嗔癡再戒淫殺盜究之貪嗔癡卽淫殺盜之根實則孔子之所謂三戒早已盡之戒之在色戒癡卽戒淫也戒之在鬭戒嗔卽戒殺也戒之在得戒貪卽戒盜也彼教顚倒說來似有至理實則竊聖人之餘論一經道破覺彼法何等支離聖人何等正大

跋

辛酉十月六日借宿李小瀛太守寓齋雝弟康民以北窗囈語見示曰此君同年友寶山朱杏孫孝廉燾没前數月信筆雜箸也亟袖之歸展讀數過其論道不腐涉筆不苟處已可想見其生平內記蕉花重開竝論夢一則若善自解脫也者謂非慧業文人夙根不昧耶今大江南北干戈徧地名流箸作幸存者什不獲一卽吉光片羽亦無復有寶貴之者康民眞有心人哉古禾周榮椿跋於春申浦之聽秋樓

徐氏校刊

夏閨晚景瑣說

夏閨晚景瑣說　湯春生

長夏斜陽欲暮。蟬噪柳陰。麗人新浴初罷。小酌玫瑰芳醞數甌。以菱藕諸鮮果佐之。飯餘。出坐中庭斑竹榻上。維時爐爇沉水。清風徐來。或花間撲螢爲戲。或隨意鼓琴一二曲。頃之月色出廊。而度疊欄。過閒階。漸至窗下。麗人薄醉未醒，頰暈微赬。眼波半溜，似有倦態。乃起步歸闥。掀湘簾入。傍妝台。對芙蓉鏡。卸髮邊雙鳳。重綰雲髻，抽瑤簪。堆茉莉，翹解冰綃。襯衣全露。皓腕滑膩如脂。橫遮猩紅抹胸。酥乳掩映。次解淡黃百褶裙。下曳皂色紈褲。斜倚牀頭。脫素羅紈襪。褪鴛鴦繡履。見三寸許軟底睡鞋。旋喚小鬟。捧涼茗飲畢，緩步近檯几前。剔起銀燈。徐手携碧紗團扇。迎眸一笑。先入香幃。金鈎戛響，細若碎玉。此時此境。爲之郎者何如也。

世無周昉傳誰描，金屋何從覓阿嬌。幸有才人五色筆。寫成好景上輕綃。黃曉峯

活色生香，寫生妙筆。雖令高年叟淨行僧讀之。亦必有眼醉魂凝。神酥情癢。而不自禁者。於此歎才人心手。信是絕奇。女史槑雙鳳

蚓菴瑣語

陸蓁贊語

古檇李王逋胘枕甫著

余八歲入里塾聞記一日學舍館師沈明臺與館主人戚生相語間忽主人之僕入報曰郡鼓樓銅鐘無故自鳴郡守偶從外歸疑鼓手戲擊即于毬場責治俄聞樓上復鳴數聲乃知鐘怪

余髫年時見東中館街起虹一道環至十間樓下約長百餘步況知是何處縈東西跨駕近視如烟霧遠則虹也陵谷後辛卯夏偶閱稗乘載蒼梧香明過朝錄載啟有范雲公雜錄記周世宗攻征忠正軍壽城下中夜白虹自淝水起下貫城中及劉仁贍以城降壽州事下卷其城遂無歲又湖南李環爲兵攻建州主追攻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爇殆盡二條因追想我郡兵燹虹貫之處廬舍悉燬但昔時白虹下貫不久即應余里所見乃青綠間色且垂十餘年之久爲小異耳

崇禎辛巳年上有湖廣人持白毛獸百來售毛色如雪眼赤如大閃爍有光識者曰此頂毛獸見則天下將亂

崇禎甲申正月十四日秀水周瑞水窰中忽作響如婦鳴或如人作急息聲攜置門外里人聚聽聲愈高有藏人陳姓者以扇擊之聲內大鳴數聲三日而止按搜神記載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無故甕器自發匈匈聲若有人擊皆主亡國

崇禎甲申三月十四日晨刻偏城內外民家門上忽有紅白圈或又或點或無雖極幽僻處無不皆然初不知其何兆後罹兵火凡有圈之家必遭屠戮又點者火焚其居無者人房俱免此必有神主之非偶然也

余弱冠時一日同友人湯敬輿出遊三塔寺遇一丐者年約三十餘貌甚點淨身着破衲手攜竹籃于中乞食一器行至仁文寺院前持石至河濱敲冰以破布撚塞鼻孔自沉波底一飯頃意甚舒適徐起登岸身氣若蒸如浴沸湯中衆無異意已而出籃中飯飽餐而臥余怪欲叩之遂游人同進者多擬于詰朝至則丐已遁去莫可蹤跡矣又順治年間有丐二者亦效前丐後死之日地方好事者奉之若仙至有鄉紳搭地安葬持香送殯者殆數百人似是實非故并記之

予至松江上海縣六團地方見魚骨臥水濱大可合抱長約二丈餘布溼作梁問之土人云此海鰌脇骨也漁家有取其脊骨削平代杌者亦有鑿空作桶盛米者一骨若此其巨可知矣

崇禎癸未秋十月忽聞城上秋啼如羣哭聲乎明方止識者曰此城然也必有房殺之禍後果驗

明萬曆末年有都督使者奇公莅臨我郡試士公應嚴敏不少假借公籍一日諸生嘲之爲獨木橋蓋況其難履也詩謀云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惡挨考生吟哦搖首衾紙封其隱中于几或坐柱傍即封于柱封紙若斷巡役攫其中去紙奏請再首者另置一束大雜佳下一

等一縣生初冠失巾將染網巾改作朱冠緻卷而出見無識者後一生猶若在位

明吟云冀上宗師大人一簡養蠅在身上飛來飛去癢嬉嬉不敢撲勤乞恣鳥赦

蠅逐開去待生員肝做文字諸生聞之烘堂大笑封紙甚脫不能與治止黜是生

至今老衙役尚能言之者

秀水鄉民張姓者號祈發張邑之巨族也子孫貧落祖遺大房售與郡宦盛姓諱萬年拆卸時樑下得銀錢四枚上鐫萬曆萬年字蓋張氏之祖建房時特鑄是錢鎮壓柱礎欲其萬歲久遠之吉語耳詎知已符盛宦之名矣數之前定若此

鄉紳吳昌時官吏部大昌明朝後被北謫曾生基地以築垣曾生往爭之昌時漫云垣在爾地即爾垣矣何必爭竟不讓還後吳罹法籍市房亦毋遭回曹家業廢替而是垣今與端富氏

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十文值銀一錢外省錢

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自崇禎六七年後其價漸墮至亡國時京錢百文值銀五分皮錢百文值銀四分甚至崇禎通寶民間絕不行使　本朝順治四五年間崇禎錢百文止值銀一分每錢重一觔值銀二分五釐（崇禎末錢有馬形者識者謂為馬亂天下後亡于馬士英）

烟葉出自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烟一觔崇禎癸未下禁烟之令民間私種者問徒法輕利重民不奉詔尋令犯者斬然不久因邊軍病寒無治遂停是禁予

以上（原書闕）據筆記小說大觀補入

兒時尚不識烟為何物崇禎末我地徧處栽種雖二尺童子莫不食烟風俗頓改

網巾之制創自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道士以繭絲結小網問以何為對曰用以約髮其式略似魚網網口以帛作邊名邊子邊子兩幅稍後綴二小圈用金玉或銅錫為之邊子兩頭各繫小繩交貫于二圈之內頂束于首邊與眉齊網顛統加一繩名曰網帶收約頂髮取一網立而萬法齊之義前高後低形似虎坐故總名虎坐網巾太祖聞之喜立命道士官結數十頂頒行天下俾官民各帶網巾然後加冠至萬曆末民間始以落髮馬鬃代絲舊制府縣禁因有司不時點閘天故中因苦倉卒間除網不及削去網帶止束下網名懶收網

便除頂也民或效之然縉紳端士不屑也予冠時猶目懶收網為囘巾仍用網帶十餘年來天下皆帶懶收網網帶之製遂絕又男子蓄髮未冠之先未有網巾先用邊子自前至後緊束首髮名曰邊子勒頭予兒時猶及見之後除矣

明朝南京孝陵內蓄鹿數千頭懸銀牌人有盜宰者抵死崇禎末年余解糧到京往游陵上猶見銀牌鹿往來林木中始信唐世芙蓉園獲漢時宜春苑銅牌白鹿為不誣也

兵道聽事吏陳荊山暴戾嗜賭家奉一觀音木像出博勝則焚香禮拜或少失釆則詬罵百般嘗負囬忿甚舉木像投入溷廁中以溺桶蓋置家祠神廟內崇禎十七年四月廿七夜降人失火延及山家山竄出已而復入端坐廟中焚死

北地之麥日中吐花江南麥花夜放崇禎末南麥花多日開那老夫聞洛陽鷓鴣啼以為地氣自南而北識其將亂今地氣自北而南天下亦亂

去西郭一十里分香舖塘南有大香樟樹高可數尋里民張氏居其下崇禎十七年七月十六午刻忽樹顛現一大紅龍紋旋轉不息一食頃望西北冉冉而去遠近咸覩里人胡少山為予言者後樹亦凋落

周延儒再入相驕恣放縱每入相輒興門客所獻四美女入內閣後為同僚陳演所劾漠不悛改遂至敗亡

明朝正后長子俱不獲令終懿文先太祖薨建文出亡永樂而下惟崇禎周后長子已立為太子卒受闖賊之禍

明萬曆中天寧寺富僧物故凡往弔者厚有贈貽名曰程儀同時鄉紳鍾姓者效之有諸生在某者形體侏儒人稱之為在的篤與死者素不相識利其贈金備禮往弔旬日數往喪主詰而問曰先人存日未嘗見公往來在曰死的肚裏自知聞者絕倒自後民家婚喪必往賀弔出俟于門遣僕入促甚至索添錙銖往返數次廉恥掃地丐者不如在死而傳其衣鉢者皆故家子弟潦倒無聊之徒猶以斯文自居至今此風不熄民間遇見此輩概稱之為在的篤云崑山有喪主亦此類

郡廟道士沈永漢與予素善其容貌衆止男子也順治癸巳年二十六歲被仇首是女子拘至縣庭令穩婆探其私其男女兩體乃拘得素所通姦道士數人俱責于法其師削配遂萊驛時人稱為雌道士令回父家不嫁仍為火居道士

郡南五環洞塘西里民鍾益妻年少姿美一日婦饁于田遇一少年男子以語調婦婦悅之隨至家婬焉自茲日來家人不覩也或時婦向爐竈有火處則舉室發起家人救息器無焦灼處或家內熟食器皿忽被攝去有時鄰家攝來人或道之室中擲磚片片中人夫懼遣歸母家祟亦隨去如是三四載初婦秘不肯洩後少年勒婦役縱婦懼語其姑曰汝來時口銜火炭一塊吐我握之自覺快甚不知火從室起噴我與夫同臥索我自盡姑曰我聞妖邪懼穢汝俟其來以左手執之推入溺桶中我同族丁伏于門外救應他日少年復至婦依計推入少年連聲叫曰坑坑坑坑外伏擁入少年漸漸縮小

號以蓋覆之久之聲息移至空處傾出乃農具枯槔中一塊燒焦柘木鶴膝也以斧砍破中有鮮血舉火焚之祟遂絕

東辰坊里人胡廷與同里王姓為友廷疾久不起王往視之適胡于街着白布短衫衣左右盼望相揖慰問良久別去王歸遂遇廷父胡念槐云兒辰刻氣絕亭午復甦自言欲往見王忽着外衣遇王于街劇談片餉已別去矣初憶其病中囈語今果乃爾越三日竟死此崇禎九年三月十五日事也

人諸生濮道水順治己亥八月十三日卒廿九日魂遊城外僱船往濮院在舟自言往南門內南宮後渡今往旋從濮稟而家人到岸道水先入舟于待久不出往詢乃知迷其服式巾履俱入棺時所服者

任子明者郡南石佛寺里人也俗而無為教明亦與焉一日集
村翁家設供遇一丐食道人與語甚洽傳以運氣之法曰子
但不拘晝夜掃却塵情靜坐瞑目吸氣一口自喉至腹抑入
丹田轉入湧泉却從脊裏透出泥丸徐徐呼吸不令聲出工
夫到日打過玄關道即成矣遂明來偶在嗣止一草廬日夕
行持其中五六月後息長數刹年餘可息一香三載後添至
三香然不能有吸而不呼也一日坐背簷下閉目運氣忽聞
天地崩裂散過身火熱見山河大地俱成五色神光恍惚如
醉日晡始定此即前道人所謂過關之候也自是而後氣從
週身旋轉不呼于外冬可浴水暑能錐火恒坐而睡屹然不
欹里少年疑其虛閉之指甲沉之波底良久出之如故年九

說鈴　明春閣集　七

十餘偏別親友瞑目而逝鄰人候其樂于家太羅至時值夫
暑屍停七日無歛不腐異尸解云予明好遊佛寺出城必居
停予家與予甚契友人湯欽崇嘗受其法至順治六年預知
死期沐浴坐化此又後驗也袁太羅是予義僕故得其詳恐
久而泯因書其事以傳焉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廿六日破城廿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
至南湖天尚未明見隣火青青散漫米叛踊千百萬衆懼亟
繫船叛捍之不去豈兵死生魂頑遊波上耶不廿三日城外
見城內天星散落如雨

有一夫婦廿六日逃出東門登宣公橋妻出懷中嬰孩授夫曰
事急矣我足小不能前必欲相攜兩不可保我願投河備可
急走揮泪投橋下死

乙酉歲予避兵于里仁鄉隣有咸姓房寓一泰興朱姓應其僕
其腎上生一尾約長三寸扁闊三指尾顛生毛秀水壕古里
丘仁宇次男亦生尾二寸許日剔

昔友人嚴姓之婦有孕偶有所索一猴來視之婦後產一猴令
予所守中戶魏在宇住書禾廟後庭蓄一龜重可七觔其妻
每以食喂之呼之而至婦後有娠產一白龜仿書禾廟龜相
顏鶴鶴相喚皆能識之蓋由情愛相感神氣交發故耳令猴
龜與婦亦岂情愛相接神氣交感耶

順治九年三月間里張如九妻羅氏早亡生二女一男遺有衣
飾數篋如九續娶呂氏取羅故衣服衣飾焚祭上忽碎裂如

說鈴　明春閣集　八

劉呂疑于女類壞焉言不已忽聞羅氏空中作聲曰汝奪我
衣故劉破何與兒女事汝夫婦平日凌我而內痛楚不甘故
復五聖堂來報言耳如九懼哀求問忽聞教感謂羅曰我
等彼汝從未算帛俱無不如仍去羅應將再四向呂索飛鑰
不與即開箧發簏自開衣飾盡出分作三股貴兒女卧榻
呂與羅索贈羅云有些小物在汝炕下往見果有金耳環一
雙白銀八分在焉自是隣家男女無一不至內外姻戚聞其
事往與叙平生與生人無異如是將半載一日以子女托乳
媼並訓兒女後事且曰今當與如九同去不復留矣九月十
三日如九死鬼亦絕響如九與予家僅隔半里如九之父九
霄羅氏之伯及梅與予至交咸目見耳聞歷歷

杭城藩司前百獅池順治年間一日衙役忽見池中一蟹其大如箕擊之不去以鐵鈎鈎之浮入水底鈎着米囊盛物甚重啟之乃一丈解死屍聞之司主張公紹彥訪獲近司民婦吳氏與姦夫方二謀殺親夫郡皮匠也婦擬凌遲押赴市曹處決時有一少年見婦靚麗可愛嘆息云可惜可惜恨不以身代之婦聞之熟視少年良久決訖至次年歲朝少年乘輿過決婦所忽見一婦躍入輿中隨聞少年被婦所憑云兒臨刑時蒙郎見憐心不忘見之久今幸相會請同去抵家氣絕好事者至撰歌曲演戲劇始信傳奇中閻婆惜活捉張文遠敫桂英活捉王魁判事未必寓言宋儒程明道曾曰鬼神如聞嘆息之聲不曾聞道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何形狀漢武帝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設使實所見聞或是心病或是目病亦未足信果如程子之說則前婦人非形狀乎止少年獨見或是想出今與夫共覩豈心病目病耶予思張如九之妻魂語經年馬云臺之家鬼語旬日此亦非言語耶程子目不曾覩遂謂無鬼若在今日親見前事彼必遂毀前論矣

順治丁亥四月廿三日郡鎮將李公勦盜四兵丁擄一母豕隨產一豚四目八足不久即斃

我郡每歲必有江南鳳陽丐者余嘗問一老丐云洪武中命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户以實鳳陽逃歸者有禁是以托丐潛回省墓探親習以成風至今不廢

新安程孝廉名光禋字爽先奉吕祖甚虔忽有黑氣入帳中似覺婦女之陰一接而精大泄符藥不愈一日遇一道人教其佩麝香可愈初佩不多未驗後佩兩餘其祟遂絕予友盛鶴江親聞爽先自述如此

繆生後明行六石鼎里繆孝廉子也年甫十九聰敏韶秀已聘鄰城王一菴之女尚未合巹一日往外遥見桑林中一絶色少女向地若有所覓者生往問女云失金寶耳簪生代為覓得之草中女笑謂生曰與郎有緣願即以是簪贈遂攜生手行未數步見大第一區入門見女僕数輩迎入即于其家合巹焉女自述云姓李名月英許配鄰豪之子村陋誓死不嫁與郎雖不成伉儷有妹小英尚未適人可遣媒求娶兒可藉此與郎永奉歡笑自此生每夜一往塾師疑白其父遣僕潛尾生後見入一坟林中與女偶坐僕前不見女惟生獨卧新壙上負歸詰之生不能隱隨訪坟隣云此前邵郭家有女未嫁而歿新壙即所厝也生妻父聞之懼贅生于家数日後女買舟詣生泣云兒委身于郎誓同衾穴何負心至此耶生亦泣王氏男女及隣人盡見王怒謀縛之女出金銀環鈿數種遺生慟哭登舟別去生在外家既久一日歸道經前坟見此女呼生生亦力欲上岸舟子挽生登底急棹而過抵家生已氣絶矣所贈金釧至今猶在此康熙八年春間事也塾師劉生者余外甥為述不妄

順治丁酉七八月之交民間傳有妖人叫攝生魂白日呼人姓

名即隨妖八去賣與遠地一時蘇常之人貿易市物以筆代
口事露處以極刑未幾哄傳妖魔來起自鎮江自北而南果
有妖在晚間來必先有怪風作腥膻氣屋瓦皆鳴初如數斗
瓮轉盼間變為黑兔長與屋齊或如雞而嘴長盈尺或雙目
如星或作雞狀大馬之屬變幻不一入人卧內撲壓人身至
有死者或破指爪刲傷出血淋漓驚病數日人以刀劍砍之
反傷家人惟雁鑼鼓衆哄撥每夜民間鳴金伐鼓達旦不息
或擊銅器或擎木板作撥驅之約七日又徙一方時有方士
寓一醫生周姓家自言能以符水收妖實無他能惟圖騙小
賄賂而已市井惡少哄誣是人即剪紙放妖者擒送有司拷
斃囹圄余檢郡誌及西園雜錄成化甲辰八月嘉靖己丑七

月隆慶六年四月萬曆丁酉六月俱有是變至今故老尚能
言之此非人為明甚余始亦不信是月十一晚目擊一妖雙
目如鏡迸出火光炯炯射人急誦天蓬咒忽躍而逝后十一
月終擾至武林而息

順治己亥歲三月廿六日丁巳申時東方有星大如斗移至東
南隆隆有聲而隕其光數丈白如匹練傍有小星散落無數
移時而滅亦報征閩明達將軍陣亡是其應也

世俗祭祀必焚紙錢甲馬雲鶴稍有識見者必謂無益頃年余
至亭蘇山目覩玩煉師招呂溫帥下附童體臨去索馬速燒
焚紙不退師云獻馬已多帥云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取未化
馬紙視之模板朽壞馬足斷而不連訛筆續之帥即退蓋天
地生物不出五行造化人身皆具一天地五藏各配一行意
配脾脾屬土土為生物之根人無脾胃脉不能生天地無土
則不成立金木水火皆不離于土故意想所注物即成焉無
暇遠論世有最平易而甚驗者如民間畜養母雞生卵無雄
取卵向竈內咒之云與竈雞打雄即與抱伏日滿出雛羽毛
必黑此非意向所成耶是知紙錢衣帛可作冥資畫馬鶴龍
可供騎御木偶芻靈可為奴婢水火祭煉可使飽食變質而
上非意想所化理固然也

康熙二年五月廿六湖州雙林鎮雨雪

康熙甲辰歲閏六月初二初三兩日湖州雨雪我郡飄颻數陣
而止是後湖州有橫山賊擾害連年水荒流離死亡者半

康熙六年七月禮部題為遵 旨議奏事禮科抄出禮部等衙
門題前事奉
旨依議欽此隨經行文各該巡撫造報去後各該巡撫陸續報部
該臣等計算直隸各省巡撫造送冊內勅建大寺廟共六千
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
百五十八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
一萬二百九十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姑
共八千六百一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
二處僧道尼姑共一十四萬一百九十三名奉
旨依議

康熙七年七月禮部題為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覆左都

王熙疏內閣一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

康熙三年遵奉

上諭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女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箇月責四十板該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疎忽失于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為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受害亦未可知相應免禁止可也一康熙元年以前考取鄉會試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內因

上諭八股文章實于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為國為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欽此自甲辰改制科歷丁未至康熙八年己酉禮部題定嗣後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試俱奉

旨依議

康熙八年四月廿九日淮安府沭陽縣雨血塊大者如拳小者如含錢

康熙八年十月中旬天氣大熱二十日巨雷震霆大雨夜忽雨氷雹大至數十斤打傷人畜至有死者

康熙九年正月廿八日亥時大雪有大星如瓮頭尾長有光自東南隆西北隆隆有聲

康熙庚戌五月廿三大雨低田頗沒府救漸出至六月初十大風拔木三日不止十二日凌晨大雨如注巳刻河水陡漲三尺餘高低田禾盡沒傾圮民房墻垣不紀其數壓死居民米價騰貴奸民倡亂搶米有司捕治始息蘇松杭嘉湖紹六七府方五百里內同日被災故老云前朝萬曆三十六年大水數月而去今比昔年多漲尺餘經月不退明年災民俱駕小舟流集我郡三塔寺前沿門乞食船約三千餘撫軍范公委官施粥全活無算

釋有南北二宗道亦有二宗自東華帝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呂巖巖分為二宗一授遼陽進士劉操號海蟾于明悟弘道真人操授宋張伯端號紫陽伯端授石泰號杏林泰授薛道光號紫賢又名道淵嘗為僧自號毘陵禪師光授陳柟柟授白玉蟾蟾授彭耜此南宗也一授金之王嚞嚞授七弟子曰丘處機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鈺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跡皆在東海勞山而丘處機為元祖所聘弟子十八人居燕之長春宮化為長春宮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王嚞咸陽人餘皆登州人

庾信鄭龍如所著文集中載明劉大將軍綎門客名鐵布衫者有異術與人角戲其身挺立不動加以矢石拳棍畧無所傷予友傳一法亦名鐵布衫又名金鐘罩試果如龍如所述同時里人徐姓者亦受是術偕數人飲娼館潛與友約佯醉角力友持斧斫徐累無所傷娼驚駭成疾徐後恃術作逆剮封

各樣永死有狐傳異香令人聞之皆願歸附人有坐香運氣存想捻訣不數日聞空中現一景象或見祥雲瑞靄天樂騰空金殿瑤山仙童玉女種種奇異愚人信為得道死心歸向

明時有虛其者妄撰偽經名曰五部六冊近世尊稱為濮祖山東西則有奘香白蓮江南則有長生聖母無為糍團圓果等號約數十餘派各立門戶以相傳授俱不知起自何時謁讀宋葉石林先生避暑錄乃知出自漢天師張真君道陵真君始行教時凡受道者出米五斗故云五斗米道孫魯嗣行即得流家所傳齋醮祈禳符水祛禳法也魯為劉焉督義司馬雖據巴蜀垂三十年曹操征破之後有紅巾張角等亂遂為時君所禁其徒之高者仍嗣正派有不肖者志圖衣食藉

說鈴　蚓菴瑣語　十六

世尚佛且僧家所入優婆塞附麗釋氏事魔吃菜而誦金剛經謂之金剛禪其所挾幻術大約道家緒餘其傳道之時必與歃盟密室懼以地獄果報即夫婦同受秘不相洩余甞親友在彼教者雖不詳言其所以然其畧道運氣坐功拜表齋天俱道教科儀孟姪葉語之不妄彼所謂聖母者即斗母也撫閣者虛靜天師所嵛令龍虎山祭必以牒也究其立意亦不過勸人茹齋戒殺化暴徵愚不可謂之偽第其中師長匪人藉此作奸所以不齒于端人見懼于國法也

杭城皷樓前星士方進字化之祿命奇中順治三年巡撫張存仁與朋兵夾江對壘部下兵丁張榮者叩進推算判榮以二月初二應死于兵榮懼逃焉而逃歸獲者所獲存仁勒之宗述方進推命之故速進至問曰汝推張榮令月應死汝推自命若何進曰我命不死但責三十板枷三箇月耳存仁笑曰我偏不打汝竟將榮斬訖方進枷號三箇月偏示合城云方令正在將士用命之秋術士方進妄談禍福煽惑軍心以致張榮逸馬欲逃除將張榮正法外方進枷號三箇月以儆將來夫方進之術可與郭棠純頡頏矣但祿命書中榮枯得失理或有之豈責三十板枷三箇月亦載于書耶蓋必別有異術假祿命以神其說耳

康熙丙午泰壽司來陽宋公琬字荔裳被論謝事駐節禾中郡守王公鑛司李湯公學尹謁公于司李廳公有門客来主者亦與焉衆知生有異術酒半欲試生取席間二酒盃對合口

說鈴　蚓菴瑣語　十七

徵念呪少頃開視美醞盈盃遍飲在座下及衙役共數十人而酒不竭湯公欲其捋饌果物魚酒生起易服揭其衣袖向空招呪俄頃傾出圓眼斗許橘四十八顆剖之真福產也旋取水一器以被覆之書一符投其中須臾獲魚一尾重三斤酒一大罎黃泥封口泥印姑蘇某坊造萬目共覩予友陳履虞家與生寓近云生嘗赴友席于逵閣抱一少女靚麗異常明燭之下客揖女亦荅飲酒起居與真無異第隔一座不近人不開言耳飲畢冉冉而沒術亦奇矣

崇禎十三年四月十八水傷稼六七月間米價石饒一兩六錢饑民如沸亡命成群迫官府判價一兩二錢米反不出奸民愈橫向某鳴鑼碼撿積米之家兵巡道宋公繼登新任嚴捕

亂魁數十人造木欄縛投于市杖斃之亂遂息十四年大旱
六月杪忽有飛蝗自北來颺如風雨苗禾樹葉蘆葦草根一
下便盡棲集人家庭房至秋于百倍渡水不懼米價騰踊石
至四兩餓殍盈道十五十六經年亢旱樹皮草根剝掘殆盡
有饑民于西城上剮人肉以充食市人潛有以人肉裹麵包
為市者或驗之僞為騾馬肉有數人於城下縛一生人殺而
食之又有一婦人日遊街市放棄小兒假名收養引歸殺食
時聞山東一帶民間公然開肆屠賣人肉每觔價八分名曰
米肉恬不為怪過往客商非數百成群必為餓民攫食體若
肥胖非節食數旬俟其骨立則不易過余里有人為漕艘水
手回過山東市逢土民牽妻出賣止索價銀三錢回舟持銀

稍遲至則此婦也賣與屠肆宰而登之几矣水手遂別買一
婦而歸其婦云彼鄉有一民家幼女嫁與隣人為童媳女體
肥翁姑欲殺而食女知逃歸訴其故父視女曰有此肥兒焉
可與別人充饑耶乃自烹而食之自庚辰至壬午通國奇荒
良民皆為流寇張獻忠李自成輩紛紛起矣
江南馬士英題稱據劉澤清揭前事內稱六月初六日據北來
難民嚴太沈紹祖潘章張敬山等報稱
大清兵五月初一日追賊至京出示云　大清國攝政王令旨諭
南朝官紳軍民人等知道曩者我國欲與爾明和好永享太
平屢致書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爾朝悔悟耳豈意堅執不
從今被流寇所滅事屬既往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

天下有德者居之軍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德者主之我今
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賊不滅誓不返轍所
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
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盡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幹功
名立業之秋如有失信將何服天下乎特諭
順治乙酉張公有仁屯師錢塘江上南北相持者經年不能渡
將有土人某鬻鹽為業忽見江沙暴漲水止及腰其人荷鹽
徒涉過江售賣哨兵緝獲帥府鞫知江漲可涉張公調兵千
餘頭纏白布偽扮明兵尾隨其人涉江至岸明兵驚潰我兵
盡渡而浙東郡邑望風瓦解昔宋社將屋元兵屯集江沙忽
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其人先涉大軍隨後無一不濟我

世祖開闢聖主其事畧同且二事俱在錢塘豈非天乎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初九日　大清兵抵嘉興將馬士英在杭
命都督陳洪範與　大清議和過嘉興舟旗書奉使　清朝
兵巡道吳克孝挾水左右救通同知朱議滂推官孫昌祖知
縣其等棄職逃知府鍾鳴臣以城降居民爭粘順民字于門
貝勒王札營演武場先遣數騎進城揭安民榜士民有到營
獻策者即承制給劄授銜隨征遇缺委補謂之南選任三日
拔營進北門出南門騎兵由草蕩陸行步兵舟從漕河行軍
秋毫不犯市肆安堵明潞王常淓同世子官民開門迎降隨
委縣官薦舉秀水縣胡之臣先會在天寧寺前賣膏藥人素
輕蔑因藉軍需嚴威脅民民怨切骨更委投降總兵陳梧至

郡鎮守時各官尚服明朝冠帶閏六月初五日下令剃頭百姓聞至陳梧署梧云剃頭小事但剃後汝等妻子俱不保民遂沸然時有外邑鄉紳屠象美與梧歃盟共事初七日聚軍民于大察院象美袖出僞詔開府道署示諭城内外二十四坊居民每家出兵一人民有遷避不出者衆兵抄搶其資書逃民于其房入官數日間聚衆三萬餘無將領隊伍亦無軍令約束鑿木揭竿或以寸鐵縛竹杪葛衣裸體足躡草履烏合喧呶竟同兒戲日給兵餉悉派本坊鄉紳巨族質庫是日衆擁委署知縣胡之臣至梧署亂兵攢刺磔屍毬場十二日曉東關外盤獲沙船一隻詢稱鹽寇謀為内應于是急閉四門搜斬黨羽市郭鄉村一時傳徧搜殺甚多各坊居民不容

往來通界者即親識立時擒殺鄉村之民亦各歃盟團結群不逞藉稱盤詰遇逃難男女經過或身帶銀貲一槩殺刦平昔豪横並流毒閭里者盡為仇家報復殺人放火隨地皆然旬日之間自相殘殺屍横徧野矣十三日大兵次陡門梧遣標營陸中軍肖領陸兵先鋒朱大定等部水師又率民兵總後救應迎戰于鎮西兩軍相接大兵數百忽繞出郡兵後前後夾擊郡兵大敗欲殺赴水死者大半殘兵退保入城水軍返棹鼠竄初象美與梧起兵時梧輕象美書生且權非獨握陰有微隙流言屢有異志至是象美見各縣調兵出戰不利太湖吊王蜚兵又不至廿五日新安水師敗于麻雀墩總而民兵沉坑于姚油車殲于石灰橋知事漸危聚集家將懷寶

開北門欲遁隨被亂兵所殺郡兵恐　大兵登真如浮屠窺城中虛實縱火燒之　貝勒在杭發披甲三千廿五晚抵嘉興四鼓進薄西門外鋤頭墩作浮橋達城脚下火礮連發聲如霹靂守城兵紛紛逃下廿六日天未明梧開東門口稱親出禦兵率家丁同朱大定逃走平湖城門隨閉黎明傳大兵踰城已入郡千户開東門百姓喧擠出逃殘踏倒死號哭震天接踵而行首尾數十里不絕大兵知陳梧東走分兵追趕至朝陽廟不及而還時城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七八有削髮為僧避于佛寺者有自繫獄詭稱罪囚者僅二百餘人其餘盡行殺戮血滿溝渠屍積里巷烟燄漲天結成赤雲障蔽日月數日不散郡守鍾鳴臣自縊嘉興平時群盜蜂

起白布纏頭號曰白頭兵臨平山則有陳萬良永昌寺則有吳茂環太湖有沈泮栢相甫吳江有吳日生周天含等少者千人多者數萬惟吳日生通欵于明魯王封長興侯製旗鑄印設官部署屯兵于舡札營澱山等湖分掠鄉村白晝搶刦名曰打糧所到之處燒擄一空被刦之民無以為生亦投為盜衆至萬餘縱橫數百里官兵屢勦不盡至庚寅辛卯間各處劇盜輸金投降給劄授銜聽其歸里名曰安插錦衣頂帽群盜隨從公然與府縣官抗禮陽為投順陰仍行刦因鄉野民貲寄頓在城盜無以刦乃擇縉紳富人并其愛子擄匿盜穴勒千金萬金取贖愆期不至有水牢河泥糞窖烟薰眼等刑數日一比往往戕命不取贖彼稍當後碎磔示衆出城親自

辦剌拜謁巨家口稱貸餉稍不允諾夜必燒刦流毒我十年

後漸次勦滅

翛簡討象美在京邸時有婢紅葉因内妬箠死或曰以不謹死痊之郊忽甦呼救聞於外發視則活錦衣衛勒象美賄不得奏聞畢冠帶閒住送歸里

看花述異記

看花述異記

武林王晫丹麓著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素愛花。自號花遯。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燦發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卉。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翁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略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艷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良久。花姑曰。此鶴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欸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于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左曰太師府。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瘠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爲花太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孺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彊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蔕。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愁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偶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窃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曰。汝且陪君子。我二人俟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鬓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過。既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値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佩。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艷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人乎。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眞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言。冷冷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歎曰。三分中。一分筝。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眞奏琵琶。予聞呼太眞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悽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撥筝。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詞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筝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砑絲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即筝也。頃乃調宮商于促柱。轉妙音于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

音韻瀏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予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最善此。予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箜篌。爲明妃出塞之歌。聽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誇丹鳳至。諸女號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淸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鳴鳴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號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歿。遂嫁郗曇。不以汗顏。斷以送微技。是女益憤。無一言。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嚦喉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撩人。

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盍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夫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叶翻落如秋。予但嘆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尚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予。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于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殆恐臨風吹去。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愼自愛。乃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翩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然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袁籜菴曰。具三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眞。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戲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艷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于李夫人。臨邛道士之于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草。可補虞初志艷異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略定饒逸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艷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于文士有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神往矣。

快說續紀

快說續記小引

舉天下之人無不期于快意而快意者千百人之中曾不得一二焉則甚矣快之難言也夫快之爲類亦不一矣貧者以富爲快病者以愈爲快仕者以得官爲快赴試者以入彀爲快艱于嗣者以得子爲快嗜酒者以痛飲爲快好色者以縱慾爲快假使造物各如其人之所欲而與之豈不成一極樂世界乎哉雖然快亦何常之有熱中者固以得官爲快矣不有所謂高尚者又以休官爲快耶好酒者以醉爲快矣病

酒者安知其不又以解酲爲快耶譬之于天止此一風舟行者或喜其順或怨其逆爲之天者亦甚難矣然天雖不能快我于其事而我未嘗不可自快于其心于是不妨出其狡獪神通幻作空中樓閣所欲者與之聚之所惡者與之去之不亦可乎金聖歎與王斲山賭說快事王子丹麓續而記之世有拂意者于煩惱場中展讀一過不啻如醍醐之灌頂甘露之灑心是不獨丹麓一人之快並可爲凡有同心者之所共快者也心齋張潮譔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快說續紀

仁和王晫丹麓著

兀坐雨窗愁懷如結天不可寄地不可埋謀之於客求所以釋之客曰愁者快之反能快則愁自釋矣因約舉聖歎所說快事數則予便欣然客曰未也請爲予續廣引博喻錯襍

無端說未竟已不覺砉軒而快聳客更欲窮其說予曰止止樂不可極願留有餘以俟後人之欲釋愁者

夜半初醒捫心偶無一事靜聽鐘聲冉冉從雲間來不亦快哉

數人在座獨兩人好爲鬼陣爭劫叫囂喧不可耐一人遽起撤其枰擄其子納奩中不亦快哉

遠方之友不見且數年矣有傳其已死者忽叩門聲急出視正其友也欣然把臂痛飲高談不亦快哉

高樓月色苦爲鄰家樹陰所遮一日忽聞折裂聲鄰家樹已爲大風所折矣少焉月出清輝四映不亦快哉

繞砌尋詩忽得佳句不亦快哉

盛暑鬱蒸數月夜不能成寢忽然風清雨過几簟生凉一枕黑甜酣有餘適不亦快哉

避暑山中科頭赤脚憩松陰下聽石澗流泉時與松濤相激發不亦快哉

故人遠别羈棲爲勞一旦忽接千里音書不亦快哉

看人倚馬作數千言不亦快哉

達官家多畜女伎聞某伎有殊色漫作詩懷之不料爲達官所覺忽折柬相召命殊色出拜曰君欲是乎便與偕去不亦快哉

願從坊間盡收爛臭時文不論新舊一槩焚却不亦快哉

市兒負逋歷年多已忘之矣一日忽登堂致謝盡還所負不亦快哉

七八歲弟子能周旋中禮問故事應對如流不亦快哉

適欲留賓囊內無錢正躊躕無策婦能善解人意翦韭烹葵佐以旨酒亦不暇問其脫簪與截髮也但得佳客盡歡而去不亦快哉

席中遇苛底糾纏不休正難擺脫忽令盆告完不亦快哉

紈袴子弟怙勢橫行鄉里莫可誰何一旦忽聞其父兄罷官死矣不亦快哉

連日積雨重雲蔽天一夕已臥忽見月光射窗隙急

起推窗視之萬里無翳長天如洗月照樹林都成瓊玉不亦快哉

獻歲以來風雨不輟閉門讀陶徵士詩不知戶外有酬酢事不亦快哉

長日欲眠蟬聲正沸心煩意亂莫知所適忽有一鳥不知何處飛來尋聲而捕不遺餘種空林寂寂遂得穩臥匡牀不亦快哉

秋風新冽木葉始落振衣登千仞岡一望無際迴視此身幾欲仙去不亦快哉

天氣極寒擁爐斗室觀書小倦飲以醇酒數杯便醉通身怡然試問途人亦復苦寒否也不亦快哉

秀才應歲試謄卷已畢展讀數過頗自得意不亦快哉

自刺小船入藕花深處手劈蓮房啖之綠映鬚眉香侵衣袂不亦快哉

春日看花郊行一二里許足力小疲口亦少渴忽逢解事僧邀至精舍未通姓名便進佳茗踞竹牀連啜數甌然後言別不亦快哉

覓得山莊錯種桂樹可四五十本彈琴而作招隱之歌不亦快哉

入市偶見生魚一筐可十數斤有長尺許者有七八寸五六寸者命童子易以青蚨臨流放之圉圉洋洋眞悠然得其所也不亦快哉

正欲出門一二十里訪一好友而好友適至不亦快哉

二三知已在座忽聞褦襶子至俱顰蹙無奈旁有解意童子疾趨而出婉言謝去不亦快哉

枕上聞霹靂聲正未曉其所擊何物早呼家人訊之始知向之所爲肆其惡者已死于震雷之下也不亦快哉

著述滿家苦不得問世忽有人起任其事不數月都告成功晴窗展卷心目俱開不亦快哉

嘗考一事不獲思廢寢食一旦考得之如映冰壺對明鏡頓令心地豁然不亦快哉

跋

我輩有我輩之快傖父有傖父之快二者互相矛盾

丹黄我輩中人所說快事祇宜與我輩共之未可爲

傖父道也心齋居士題

小脚文

小脚文

曠望生

脚以小傳昭其美也夫脚非盡人能小也自有纏之講究者其小遂盛傳於人
口耳且自窅娘作俑而纏脚之風遂遍於古今天下矣然傳其風者或未必能
共得其法而大小之見出焉於是婦女苦矣而取法乎下者訴驚亦從此起矣
今夫物之以小為貴者非婦人之脚乎哉脚之小者其形必尖尖而瘦焉斯愈
形娬媚矣脚之小者其氣必鬱鬱而臭焉則別饒風味矣其為初纏之脚歟一
缸之淚嗟其苦三角與拐肖其形側目而過之可也其為半攔之脚歟穿條焉
而笑其軋傷木磩焉而憐其受累談笑而去之可也或謂簸波之脚不過一拳
然而裙底評量恍若猪蹄之擁腫取其短而損其美其亦何以饜閱者之心或
謂廣東之脚不盈三寸然而燈前玩覩儼同雞距之零丁强而致亦勉而行其
亦何足娛游人之目故夫脚之纖者以小為歸而脚之小者以纖為度是蓋俗
尚之所趨焉夫唐虞之世不聞英皇二女裂帛而束雙趺蠻貊之邦不聞閨閣
羣娃製履而成一握迄於今中原弱質偏欲爭奇競勝於跬步而別妍媸襪之

細也裹以輕雲弓之纖也彎以新月無大家亦無小戶寖成風會雖迫以有司
禁令而難裁落落寰區殆於梳頭穿耳之餘尤為注意者爾是又人工之所致
焉夫閨媛驕縱性成或以慈母愛憐反致蓮船之盈尺村女寠貧自守或以宣
親懈惰遂令鴉襪之生塵及夫覩繡閫離姬莫不茹苦含辛甘束縛以成婉麗
蹤之平也分重臺之擲趾之銳也若解結之錐短合度而纖得中穩其步趨雖
例以掌上之輕盈而無愧娟娟此豸其惟鍾阜邗溝之地則有傾心者爾

冬夜箋記

第二三六冊 102 ½版

冬夜箋記

予不能飲酒冬夜篝燈翻閱卷籍日有課程猶然老書生也每當漏深兒輩侍坐間有談說兒或箋記之久而成帙人錄一册藏之姑為識其歲時康熙四年乙巳之冬月也鄒人王崇簡識

尹和靖嘗曰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人

朱子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又云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程子曰聖人責己處多責人處少

楊龜山曰觀程正叔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能說這樣話

或問朱子曰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人安能知耶

胡文定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

朱子嘗言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若今世教子弟大率以取科第為上能及此者鮮矣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

或問朱子曰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朱子云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

天資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

修身以寡過為功行己以恭儉為先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朱子嘗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而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

張子論鬼神為二氣之良能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有不能自已者焉

皇極內篇以堯舜為父子之衰湯武為君臣之缺

先儒言日月交食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朱子言陰陽播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其清者有得其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程子嘗言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太宗獨不罰武后耶此語誠足破人之惑

人之魄強者所記必多

先儒論祭祀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說得甚切實

物雖無情亦有理如舟只可行於水車只可行於陸

程子論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朱子以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
皇極經世言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夏之時不可為冬之令也
木之枝幹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葉花水火之所成故變而易也
以物喜物以物怒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極是今人皆以帝王言之豈有孔子以弟子可為帝王者乎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隋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議論孔穎達為冠年最少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之得免
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是為七子竹林七賢則嵇康阮籍山濤向秀籍兄子咸王戎劉伶
王維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
鄭康成云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財帛乎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饑而子飽者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之患庸有極乎

朱子說遷善改過是脩德要緊事
聖人教人詩書執禮獨不及易古先王造士亦只是詩書禮樂亦不及易
太極二字朱子云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說得直捷
有問朱子云即吾心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
朱子又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
朱子說顏子不改其樂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喉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齒者不利於喉
祫有二時祫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大祫三年而祫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於始祖之廟也
論古人當觀其大節處如范華以苟殘有殺身成仁之美蘇子瞻謂其才似子房道似伯夷皆不可解
曹彬方大冬不修葺言墻壁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梁松帝壻來候馬援獨拜床下援以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不答松由是恨之
唐文宗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既有皇子皆官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中

人非權古今所無
漢宣特爲夏侯勝以尚書授太后勝卒太后為服五日以報師傅之
恩
班固著漢書二十餘年乃成
蘇子瞻自汝轉常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南至揚州常人
為之買田書至子瞻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聞諱而喜乞
加深譴幸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遂之
法秀禪師嘗戒黃魯直作艷詞魯直以空中語非殺非偷不至墮
惡道秀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踰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
已魯直由此不作
晉皇甫謐依果必進所後叔母

說鈴　冬夜箋記　五

劉靜修元至元十九年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
以母疾歸嘗上書宰相云知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凡吾人之
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
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
焉此勢理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者也
史思明叛時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
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
皇甫士安論葬送之制曰如令魂有知則人鬼異制如其無知則
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人
子宜省此

唐司空圖自稱耐辱居士
元朱震亨嘗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
北齊杜弼嘗與邢卲共論名理卲以為人死還生恐是蛇足弼曰
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為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
後唐郭崇韜欲盡去宦官至扇馬亦不可騎
元郝經使宋被留十六年始還往之歲汴中射雁金明池得繫帛
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
海纍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
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漢蘇子卿雁帛書乃託言此卻
是實事
李抱真好方士悞信孫季真治丹服之當仙去喜曰秦漢君不遇

說鈴　冬夜箋記　六

此我乃得之餌丹二萬丸不能食益服三十丸卒
陳後主年號正德明武宗亦號正德宋盜方臘年號永樂明成祖
亦號永樂
宋制駙馬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出紀事本末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胎氏父曰
初字子朝此出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王莽時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
著毛通引環鈕飛數百步墮
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葬未窆有大蛇自榛
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
頃而去

石崇為荊州刺史劫掠使客商致富不貲

唐穆宗時內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稹以此取相位

高力士嶺南酋長馮盎曾孫嶺南討擊使上二閹曰金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

宋時稱蔡京為公相因稱童貫為媼相

晉賈充妻郭槐性妬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嗣

虞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為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

李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位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

有比丘尼負道術於別室浴桓溫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手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若作天子當如是

王僧虔以善書見忌於宋武帝乃以禿筆自免

賈似道嗜寶玩群輩爭獻寶玉至於尼事似道之玉工以求進

李昇篡吳吳世子璉昇婿也宋齊丘請絕其婚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世傳以為笑

北魏姓拓拔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

慕容其先名慕護跋者見燕步搖冠好之諸部因呼為步搖後訛為慕容

元仁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程明道為鄠縣主簿南山僧舍傳有石佛首放光男女聚觀因語其僧曰光見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伊川衣雖綃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

伊川寓僧舍命移坐勿背塑像或問之答曰但具人形便不當慢

宋謝顯道嘗言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及第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甚不宜草草看抑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

司馬君實於獨樂園則依禮記衣深衣嘗謂邵堯夫可依此答曰某為今人當服今人之衣君實歎其言合理

人告堯夫以修福答曰未嘗為不善告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

胡康侯為學官京師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遽寢其議

昔吾友張受先釆崇禎戊辰舉進士時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曰改箇號娶箇小時有勸受先娶妾者愉然曰甫釋褐而即背糟糠吾不忍為也

陸九淵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朱子言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

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開看忽然覺得意思平了終身無恙
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許仲平嘗暑中過河陽喝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而獨危坐或言世
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甲申流寇警迫士大夫多有憂色余同年孟進士章明獨怡然曰
天地送我以死又何憂既而城破遂夫婦同縊言猶在耳而其人
已千古矣
昔大人偹兵靖邊盡瘁而卒治棺無從得佳木於王府獲二板勅
有兵道道王四字若前定然
太夫人於大人亡後即食蔬衣縞命服亦不服
室令梁夫人終身不以己衣加吾衣於椸架上

舊聞晉中一宦族戒子孫不得放債歷世以良善聞放債取利固
非士大夫所為況取償必致招怨良可為戒
論語緯子畏於匡非因貌類陽虎以陽虎家臣顏高者去為孔子
弟子適令御車而前故匡人疑之耳
黄粱傳奇託言盧生其事乃鍾離雲房點化吕洞賓洞賓遇雲房
於長安酒肆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遂假
寐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翰苑
歷諸清要升黜不一兩娶富貴家女婚嫁早畢孫甥振振簪笏滿
門如此我四十年前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流於嶺表
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嘆恍然夢覺雲房在傍
炊尚未熟笑曰黄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

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變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洞賓
感悟慨歎願求度世法
陳希夷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水濱有青衣媼置懷中乳之始
能言
希夷嘗應士大夫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
真處機語元太祖曰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
金易鐵久之金盡所有者鐵耳夫何益哉
或問文益禪師十二時中何如行履即得與道相應答曰取捨之
心成巧偽
地獄之說如洞賓所說最切人之性合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
輕清此天堂之階也合於惡則屬陰濁其性入於昏暗此地獄之

路也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化成耳
左傳以晉趙莊姬為成公之女史記以莊姬為成公之姊
趙宣子驟諫晉靈公使賊之左氏曰鉏麑觸槐而死公羊曰勇士
刎頸而死
歐陽永叔言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
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
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準以
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
九年可畢昔友人宋大玉少司空為給諫時嘗於十三經分為段
落日讀幾行一年除歲時曠去以一人計之自十二三歲讀起至

十八九歲可讀畢皆其邑經兵燹遺書無存矣

管東溟著易論云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為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為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能亢然聖人固有喪亡時謂亢非龍而聖人[illegible]無亢非此後世闇然媚世之學術而非龍德也

東漢李郃[illegible]尚書禋於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

梁蕭子顯著古今同姓名錄有九張良五韓信四王敦二王莽三董卓其在隱顯間者無算自彼至今不知又增幾何矣

李君實太僕雜綴云周興嗣千文女慕貞絜絜字乃推誠之謂即大學絜矩之絜秦會稽立石文云男女絜誠興嗣蓋取諸此

黄子久姓陸依常熟之黄遂易姓

河圖之如星點者為諸圖形之祖洛書之如字畫者為六書文字之宗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冀州獨無冀即今之山西

今世女子初笄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云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如今娶新婦到門以氈藉地人轉接之使行其上白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氈褥錦繡一條斜古亦然矣

詩人多用遮莫字蓋俚語猶言儘教也

朱子云事至於過當便是偽

許魯齋云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君[illegible]郝白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張[illegible]許司易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已

[illegible]張年甫三十而寡居生二女一適人俱夭歿于不能存[illegible]資[illegible]志操不易迨及五十遭寇變凍餒而死典例應建坊以[illegible]由上聞遂湮沒世之孤寡而湮滅者不知幾何

昔太人於萬曆三十年間督餉遼左三年節省餉銀二十七萬兩撫[illegible]御[illegible]閣辭遂加二級以希政脩兵靖遼當時旨云量加二級以[illegible]後[illegible]為史官時預纂明實錄萬曆實錄中載此

外舅梁[illegible]穀先生任山東濟長八月遷撫治鄖陽瀕行吏白庫有餘銀八千兩應取先生不應吏復曰不取徒盍後人答曰寧為後

人取吾不取也

吾家舊住阜城關外一夕大盜暴至仲兄化之業踰垣以避矣轉念恐生他變遂挺身見盜而五弟果為盜所窘遂指所積令之攘取弟始得免

外舅梁公應澤撫治鄖陽當逆閹魏忠賢擅權天下巡撫鮮不具疏建祠者鄖撫獨無

昔人為親求作誌銘必於能文而言可傳者初不論官之崇卑也如韓歐曾王及明之宋景濂歸震川王遵巖唐荊川諸集中其人以文傳者比比而世人寡識但藉顯貴不論其言足傳與否或假他人為之職此任宦尊者以炫赫世俗不知轉眸而已無聞矣

程子云大夫以上無再娶禮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

繼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自有嬪妾可以供祀禮所以不云再娶也

又云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朱子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從其多者言之

尹和靖曰呂獻公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

晦庵嘗云道理妙處卻多在平易處

又嘗以讀書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又云讀書須見得有耽不得處方是長進

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

呂東萊曰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許魯齋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朱子有言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

又云人家子弟若先看得一部稽古錄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又云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朱子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

文字好用經語亦是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說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

程子云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之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朱子曰楚些沈存中以些為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此聲此卻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

許魯齋曰凡事排得着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

宋王文正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富厚徒使爭財為不義爾

大正初無姬侍上命其家直省官二人責限為之置妾仍賜銀三千兩公雅不樂以難違旨遂聽之自是始衰

韋貫之為右丞時有僧及門曰君且相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今士大夫喜人稱己往往引納此輩為其所愚甚有罷官以後輒向此輩求賜環之信業不可笑何異乃上官三台是者乎

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李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溫嶠鎮武昌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群下命削去之

西山碧雲寺[illegible]之碧雲庵元耶阿利吉所建明正德中內璫于經
拓之為[illegible]墳域於後土人呼為于公寺嘉靖初于下獄死天
啟[illegible]乃魏忠賢重修亦立塚域其後崇禎初魏亦戮屍二璫
皆[illegible]不得其終豈名山有靈不為奸竪藏魄耶
康熙[illegible]神門張靜齋特疏請毀魏忠賢碑墓千古快
[illegible]分
[illegible]城外南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臣張瑗謹
[illegible]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竪之碑豈宜傳留於後世
[illegible]
乾[illegible]以垂鑒戒事竊惟建祠立廟刊碑題額乃
朝[illegible]報功[illegible]開我

皇上前歲
翠華南幸
勑修岳飛之墓
賜題于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扶山河恐其歲月浸
久埋荒烟而沒衰草也故特表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凡天下
之抱負志節者無不感激涕零共仰我
皇上之彰善于前代如此其崇隆也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
癉臣奉
命巡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逕見香山碧雲禪院俗呼于公寺寺
後峻宇繚墻覆壓數里鬱葱綿亘金碧煇煌疑是前代王侯
之寢宮詢之土人知為故明罪惡滔天戮屍身後逆璫魏忠

[illegible]之姿臣不勝駭異廷而視之見有穹碑二座屹然並立合
[illegible]提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
[illegible]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葬
[illegible]之頌敕為[illegible]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啟
[illegible]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群小皆出其門德碑
[illegible]神人共憤直至崇禎初年罪惡發露潛行自
[illegible]于河間丟伏人心迄今公論在人尚恨戮尸
[illegible]人何可
[illegible]之遺僭越之制以貽壓山靈玷污勝境且
[illegible]年詐朋黨以為身輝遺頌我于生前墓
[illegible]世何以儆臣愍昭大法哉尤可異者碑後刻
有孝官孝孫等六七十人姓名並不填寫年號使其造于故
明之日豈有顯違正法之逆璫敢于僭橫乃爾若造于我
朝則定之後則不書
昭代之年號尤屬狂悖不法在竪碑者皆喪心無知之徒不足深
罪其如駭遠通士庶之見聞何況當今
旨勑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為之立傳表揚以
彰公道皦皦
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黨羽大膽淆天目無三尺一至于此
伏乞
皇上天威乾斷即
勑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剗平其墓俾天下後世曉然知兇惡之徒

并不能保全墳塋于身後其于
聖明癉惡之義不甚炳如日星嚴于斧鉞矣緣係條陳事理字多
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四十年五月十三日題二十二日奉
旨魏忠賢碑墓着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剗平該部知道

正統八年征也先陝西呂尼叩馬諫而死及英宗復辟乃建順天保明寺祀尼肉身於中俗稱為皇姑寺

明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大夫鄭不諳刑名改為工科給事中又改江西道御史任俊民為刑科給事中

奏疏揭其要書於後謂之貼黃外封所書事目日月謂之引黃明崇禎元年從輔臣李文敏公國楷請章奏倣古人貼黃之法撮節要粘原本以進

考工記虞書所謂共工也但冬官之一屬事耳以入冬官則可以補冬官則不可

蘭亭序石刻也在國子監者明初得於天師庵土中宋刻本存世者當以此為第一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在陝西一為李秀范陽人唐明皇以功拜雲麾將軍封遼西郡公范陽福祿鄉碑刻於天寶元載此碑舊貯良鄉庫中不知何時入都城明宛平令李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古墨齋以覆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俱為萬曆末王京兆惟儉移去汴中

或以鄭浩極諫得罪疑其責直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王荊公素行節儉恬退朱子謂其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竟務減裂

許魯齋曰夫月陰魄也月體本黑借日之光故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於君遠則敢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故月星皆借日為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或問冠婚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婚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冠婚之禮古之所行固有不可行於今者如柳子厚所云孫昌胤為子冠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士大夫家當從其禮之可行者至計財與務俗皆不可尚

喪葬之儀人子不忍儉其親如非禮之舉不獨耗財亦且傷化如都下俗尚延僧盛作佛事及送葬用扒竿走馬高橋烟火之類何關於孝徒為有識者所笑

送終大事棺殮衣衾取其朽骸而已何至數百兩治一棺甚有至千兩者徒為售木者所快使死者有知未必不恨

自黃鍾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事由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揆時時之風氣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如觀傳奇撮敘前賢父母妻妾爲其涸亂如玉茗王梅溪十朋之女孫汝權梅溪之友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贊發之浩所切齒遂妄作荊釵傳奇故謬其事以蔑之如王曾少孤鞠於叔氏無子以弟之子繹爲後而傳奇則載其與慶生子事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傳奇乃以蒙正妻爲其父所逐更爲涸亂

鷄口牛後古本乃鷄尸牛從國策音義曰尸鷄中之主牛從牛子也俗寫誤耳

李晟於正歲崔氏女歸寧謖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待賓客却之不得進

傳奇艷稱尉遲敬德救唐太宗於單雄信之危正史所載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當建成元吉之變太宗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是敬德救太宗於瀕危者不止刺雄信也

淮南子云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孔明以淡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二語著稱豈非言以人重耶

嘗求鎮論詩鴛鴦章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直注云鴛鴦於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若謂不取義之興既不取義矣人何與乎夫鴛鴦之罹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所論甚覈可補朱注之闕

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復命大臣作序

群大紳言治曆用方向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不經但宜中民事之宜不必用建除之名所論甚正

元至正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立春二月二日驚蟄三月三日清明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種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明萬曆甲午歲中氣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

蔡邕薦太尉董卓一表何異莽大夫美新

漢有兩張禹成帝時張禹字子文丞相安昌侯安帝時張禹字伯達太傅安鄉侯漢獻帝遣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李傕為大司馬是又一李固

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顏洞賓非純陽也今人稱鍾離

雲房為漢鍾離不知鍾離為姓嘗自稱為天下都散漢鍾離權誤以漢字屬下關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本亭名漢壽今人稱壽亭侯誤以漢字屬上康熙年間呂祖嘗於黃鶴樓降乩曰世傳飛劍斬黃龍乃宋散仙顏洞賓也豈有上真而嗔怒不除者乎可証白牡丹事

李君實太僕云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以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嗜慾又得超昇捴之天理人情恐無此大便宜事

嚴君平本姓莊避漢顯帝諱改曰嚴京房本姓李推律應姓京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牛牛駝陰類起則先後

牛牢字君直為光武布衣交即位稱疾不至下詔州郡就家存問不答當時光武故交不獨子陵也

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作敘字

邵康節居洛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即中戶名王不知何名亦元祐間人

漢虔妣之作清思賦人不知貴甚以相如所作遂見重於世

呂新吾坤三年之喪解喪者親始死之日也十三月再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小祥尚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三見親死之日矣謂之大祥始變凶而從吉是月也有餘哀人一月為中月乃行禫自二十五月已屬餘哀二十六月已無餘哀先王制禮雖聖人不敢過也世有執喪三十六個月者是不明喪之一字也或問不計閏何曰計閏則短一月不成三年之喪矣故不計閏非謂以厚為道也

顧起元論期功之喪曰前輩士大夫有期之喪猶著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為怪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其時陳壽居喪使婢丸藥坐廢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

宣德癸丑會試值致仕大學士黃淮謝恩至京即用為主考

林鞀撥鐙之法按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者馬鐙也筆管直則虎口間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

石鼓在太學列廟門廡下其文為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摸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音訓一碑

刻書列叅評校定姓氏無論曾否與知並未相識之人凡海內紳士知名者盡行開列云藉以通聲氣妄為攀援可恥實甚近且以名桂其中而汚衊者恬不知省須嘗痛絕

王敬臣字少陽嘗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為獘滋大

馮于咸字受甫號駒人或問為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為敬檢束非敬也問廣曰靜則廣閑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

昔凡先輩往來名刺覲戚寫眷世交寫通家同年子弟寫年家無濫用者自明末尚積寅達在千里曾無半面稱社稱盟相沿可笑今則改而為同學近且無論曾有無科第槩寫年家眷不知慚

侯景以夏侯譎為長史譎去夏稱侯託為族子

東漢以宦官竊權柄爲太師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求進者

宋仁宗以天書殉葬真宗山陵千古恰當事

漢哀欲重董賢遂升大司馬於大司徒司空之上

宋世系禮相禍至秦檜之時尚有一陳宜中可慨也夫

詩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作新廟耳而班固謂魯頌爲奚斯所作何其謬哉

蘇武子元以與上官安有謀坐死後宣帝問左右武出使久豈有子乎武因白前發時曾產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帝許焉

司馬光入相薦劉安世爲秘書省正字謂之曰知所以相薦乎安世曰獲從公游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

蘇子瞻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不復翻動

王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釣餌已悟而盡食之仁宗以其不情遂非惡之

范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忤修意修乘間爲帝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是出知陳州

崔與之父嘗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

范忠宣嘗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范忠宣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以其事合言何爲不言如是數四忠宣但稱謝他日伊川偶見宣忠劉子一篋凡伊川所力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罪耳

范忠宣嘗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又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張侍讀瓌曰杜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祁公家居出入從者十許人或勸爲居士服答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祁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當則近乎僞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事不合文正拂衣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許異同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魏公知歐陽文忠公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

吳澄云周後漢初儒流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之六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

明朱通參廷益嘗曰問學之功祇在人事上體貼磨煉又曰天下事有不常吾心常有不變

近見永年申處士涵光荊園小語多可銘戒如云每怪世人極贊金瓶梅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家有幼學尤不

第二一六冊 102 5版

慎

又云賭博乃市井事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南之馬弔北之混江牌窮日累夜若癡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其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昏昏然目昏體倦不知其趣安在也

鉛山費堯年字熙之官僕卿罷近溪講學都門招致對曰吾志在實行不願多言

杜偉明萬曆時仕工部郎嘗言有志為道德道德亦名利無心於名利名利皆道德學者尊為靜臺先生吳松人字道升

蘇子瞻與李方叔書云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說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

封典有再醮不受封之典制蓋為妻非為母也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姦盜除名等罪及例所封妻不是以禮娶到正室或係再醮倡婢妾並不許申請其招然如此乃有以母係再醮不請封者殊失考

明頒曆舊例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冬至改於十月朔後隨因之

朱梅庵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大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今人於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為古將一代制度雜字皆淆亂不可曉亦是一弊

世言寇萊公裔修殘後子孫行丐海上考之史公實無子

安祿山平隔賊官六等定罪祿山所署河南張萬頃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

明張庭常謝曰寇準奏米能天書得授交懷大賢易慮不學無術此其大者恐當年先為瘦笑矣

王奐澤為人後田廬俾盡有之澤曰夫為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

錢塘洪有恒初名洪武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帝曰此朕與之非耳御書有恒易之其孫襄愍公鍾官至宮保刑部尚書兼都御史

陽明云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思之何益

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此說方是

學者問陽明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

陽明先生云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

聖之方歟

左丘明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史卻著作名世姓氏書

唐許公蘇瓌卒制起復其子頲為工部侍郎頲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能發言乃聽其終制

徐中山第三女名妙秀當靖難時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駕崩女憤痛曰當御正殿以俟之奈何出此數日不食迨其姊仁孝后殁永樂聞其美而賢具玉帛聘之佯病而壁臥不起

香蓮品藻

香艷叢書　八集卷一

香蓮品藻

評花御史方　絢陶采（又號訝盦）稿　南陵徐氏隨菴鈔本

宋張功父著梅品一帙。疏花之宜稱憎疾榮寵屈辱凡五十八事。閒思蓮足纖妍。花堪解語。更無凡卉得與追踪。至有歷百折而不回。貫四時而不改。則惟寒梅翠竹蒼松差堪接武。乃或遇人不淑。有女仳離。空谷幽蘭。不知凡幾。在女子以纏足爲容。譬之君子修身俟命。詎有怨尤。然讀采葑采菲無遺下體之詩。能無三歎。因倣其意。纂香蓮宜稱憎疾榮寵屈辱。亦得五十八條。別疏香閨韻事。及步蓮三昧所未及者。凡二十餘類。總彙一卷。籤曰品藻。願因風寄語金屋主人。倘阿嬌步步生蓮。幸加意護持。萬勿敝屣視之。庶幾享香蓮清福于無旣也。

香蓮宜稱二十六事

爲對新月行纏。爲芙蓉鞋襪。爲明珠鳳串。爲湘裙半展。爲鴛被幻春。爲伴着嬌踢。爲蹴足傳情。爲就裙底畫字。爲指點坐臥閒器物。爲女伴並足比較短長。爲幻絲紗綫。爲空廊響屧。爲掌上舞。爲蹴踘。爲蹋燈。爲踏歌點拍。爲銀爐藉火。爲紅錦地衣。爲秋千畫板。爲錦襪銀鐙。爲屐齒銜紅。爲莎痕襯綠。爲床上屑香。爲看梅踏雪。爲女冠步斗。爲妙伎蹋繩。

香蓮憎疾十四事

爲鷄頭。（脚背穹隆江以南稱之鷄頭脚）爲雞眼。爲行纏綴接。爲不裙不襪。爲放慢跟。（履尾不縫合別用線絆綴之謂之慢跟）爲鞋頭綴圓月。爲高底。爲彩畫膝衣。爲結襪垂絲穗。爲以足小取名金蓮。爲以草帶剪鞋樣。爲薰履襪用芸香棗核。爲著屐登床。爲惡詩組織襪淺鞋弓等字。

香蓮榮寵六事

爲怯纏病足。檀郎着意摩挲。爲欲濯滄浪。庭花齊放。爲寒夜香消。逢倩懷中取暖。爲佳句品題。爲插履飛觴。爲以弓樣夾入宋槧書籍中辟蠹。

香蓮屈辱十一事

爲耶君不解憐惜。爲蠢婢誤踏。爲用麁布行纏。爲履襪破碎。爲行不擇路踐踏汗穢。爲經年不洗。爲泥塗跋涉。爲人海追踪墮鞋。徒跣爲半路出家。爲伏侍大脚夫人。爲芒屩。爲瓦盆冷水濯足。

香蓮五式

家家踏月。戶戶凌波。然踐規判矩。毀方瓦合。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約略蓮式。總不越此五等。

蓮瓣。　新月。　和弓。　竹萌。　菱角。

香蓮三貴

瘦則寒。强哉嬌。俗遂無藥可醫矣。故肥乃腴潤。軟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軟不在纏。秀不在履。且肥軟或可以形求。秀但當以神遇。愚論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不以三隅反。吾不復也。

肥　軟　秀

香蓮十八名

蓮之品類。種種不同。婦足之長短飲分。情僞錯出。亦有人心如面之異。乃審厥象。肇錫佳名。

四照蓮。（鞵鞵正正窄窄弓弓在三寸四寸之間者）錦邊蓮。（四寸以上至五寸雖綑束端正而非勁瓜不見稜角者）斂頭蓮。（瘦而過長所謂竹萌式也）單葉蓮。（窄脈平跗所謂和弓式也）佛頭蓮。（豐跗隆然如佛頭挽髻所謂菱角式江南之鵝頭脚也）穿心蓮。（幫裏高底者）碧台蓮。（在外高底者）並頭蓮。（背指鈎捉俗謂之裏八字）並蒂蓮。（兒將外揚俗謂之外八字）同心蓮。（側胼謙指俗謂之裏拐）分香蓮。（歎指謙胼俗謂之外拐）合影蓮。（如佰坐歆器俗稱一順拐）纏枝蓮。（全體紆過者）倒垂蓮。（決蹺蹺底俗稱坐踵）朝日蓮。（翹指上向全以踵行）千葉蓮。（五寸以上雖略鞴組綁面翹之可堪拱把者）玉井蓮。（銳是鞋尖非關纏裹昌黎詩所謂花開十丈藕如船者也）西番蓮。（半路出家解纏謝縛者較之玉井蓮反似有妁娉之致焉）

香蓮十友

伊人在水。澹如君子之交。似蘭斯馨。臭合同心之味。此賦不以一貴一賤乃見交態。一富一貧乃見交情者洵爲好合良朋。奚止香蓮益友。別有圖銘載在蓮府。

益友。（羅紈）　艷友。（弓鞋）　摯友。（伴奴）　執友。（綉舄）　淨友。（錦襪）

直友。弁履　殊友。彩華　香友。蓮漏　清友。焚粉　媚友。高底

香蓮五容

嚶其鳴矣。小雅歌求友之章。縶之維之。周頌賡有客之什。蓋晨夕過從。固曰每有良朋。信宿招邀。則亦于焉嘉客也。易曰不速。其是之謂需乎。

佳客。鳳舄　冷客。鶯靴　野客。蟚屐　韵客。叢履　隱客。錦袜

香蓮九品

刻玉纏香。裁雲鏤月。群分類聚。品物流形。世尊趺坐九品蓮台。指青葉蓮花迦葉所以呵呵微笑也。

神品上上

穠纖得中。修短合度。如捧心西子。顰笑天然。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妙品上中

弱不勝羞。瘦堪入畫。如倚風垂柳。嬌欲人扶。雖尺璧粟瑕。寸珠壓纇。然希世寶也。

仙品上下

骨直以立。忿執以奔。如深山學道人。餐松茹柏。雖不免郊寒島瘦。而已無烟火氣。

珍品中上

纖體放尾。微本濃末。如屏開孔雀。非不絢爛炫目。然終覺尾後拖沓。

清品中中

專而長。皙而瘠。如飛鳧延頸。鶴唳引吭。非不厭其太長。差覺瘦能免俗。

艷品中下

豐肉而短。寬綏以茶。如玉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臨風獨立。終不免爾則任吹多少之誚。

逸品下上

窄亦稜稜。纖非甚銳。如米家研山。雖一拳石。而有崩雲墜崖之勢。

凡品下中

纖似有尖。肥而近俗。如秋水紅菱。春山遙翠。頗覺政施蒙。璆寶之雞群。居然鶴立。

贗品下下

尖非瘦影。踵則猱升。如羊欣書所謂大家婢學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

香蓮三十六格

既別洪纖。易形好醜。然而平奇濃淡。姿態迥殊。蓮府中正。不得不廣爲懸格。以待閨革也。

平　胝若懸衡　跗如植矩

纖　骨清神秀　瘦中有力

安　雍容大雅　毖不矜持

弱　庭花露柳　怯驚倚風

柔　脈脈綿綿　有若無骨

正　測衺影走　無反無側

銳　以側鉤援　自求率驚

閑　肆蹤輕翼　鏡我馳鶻

瘦　鵲立寒松　長而不短

勁　千釣之弩　引而不發

圓　東指削肝　腐寵淺滿

穠　桔捧平正　學趾揣祥

妍　新月初生　名花欲吐

腴　氣足神充　香溫玉軟

文　含英咀華　珠圓玉潤

直　引繩就墨　如矢如弦

稱　骨肉停勻　穠纖合度

媚　芙蕖含露　輕燕受風

潤　精神調逸　肌理細膩

武　迴戈挽戟　肆戟乘人

曲　規旋矩立　碧偃鉤蹊

輕　踏月有痕　試香無迹

艷　翠繞珠圍　雅俗共賞

尚　丰采煥發　骨氣無塵

爽　步躁俊快　如蹈真翱

智　細骨柔肌　稜角備利

薄　片玉浮香　舞蓮帖地

韵　刷羅紫婦　意態天然

整　閒合審緻　無懈可擊

雅　神如秋水　不染俗氛

超　氣度高妙　卓爾不群

逸　丰致瀟灑　姿態橫生

潔　秋水春山　露珠冰鏡

靜　淵月沉珠　湛然澄澈

樸　周尊秦彝　古致盎然

巧　規矩從　手造化　心在

香蓮九錫

甕弓偃革。厥有成績。念茲巢功。車服以庸。余則有春妍君九錫文。見本集。

紅羅纏。　鴛鴦鳥。翦以鳳銜珠組　生香臥履。　芙蓉鞋襪。　菊花襪勾。

紅藕裸襪。翦以錦帶　錦文湘靴。　湘筠展。　金蓮花盆。蓮香散。金剪銀針。

香蓮十六景

妙人對妙景。已是二難。不若妙景中妙人。斯爲合璧。然尤未若妙人生妙景。則右丞畫。工部詩。彙而有之矣。顧此景家家中懸之。湯臨川牡丹亭云。錦屏人忒看得這韶光賤。謂之何哉。

纏足。　濯足。　製履。　試履。　挑燈剝繭。　倚檻兜鞋。　花陰蹴踘。　閒庭踢毽。　對月看花。　憑闌胡跳。　觀書拋卷。　抱膝微吟。　鳳鞋泥汙。　偎人強剝。　纏春韞玉。　顧步徘徊。　誤踏春弓。　含嗔欵捻。

戲拈綉履作意打人。　歛枕屏調白玉搗兒。　丁香階結鴛央襪系。

附見　夏閨六景

夏閨六景及後花鄉四景見夏侯審香閨韵事。本擬作雜咏題。然亦天然妙景也。因爲纂入。

浴竟。　慰風。　掩膝，　抱膝。　易纏。　初俊。

附見　花鄉四景

翹足。　足顛，　拳足。　蹺足。

香蓮三影

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一切有爲法。皆作如是觀。

花間蹴踘苔上影。　臨流浣濯水中影。　春宵一刻燈前影。

香蓮四印

泡影波流。踪痕風掃。唯有情癡。可以悟道。

香屑。　苔階。　沙堤。　雪徑。

香蓮四宜賞

玉溪生云。霧夕咏芙蕖。何郞得意初。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尙書。宻宻弓弓。豈必夢入巫山。始是賞心樂事。然以此時誰最賞質之金屋阿嬌，當必啞然日阿誰。

對名花宜賞其豔。　對新月宜賞其姸。　對雪宜賞其幽靜。　對酒宜賞其譎魴。

蓮香四合

綉鳳眠鞋。博山睡鴨。荀令風流。與凌波君氣味相投。然溫柔主人。當審所宜。幸勿爲范蔚宗所笑。

纏足宜焚𧃵檀。　濯足宜燒沉水。　薰履襪宜爇龍涎。　貯履襪宜和椒蘭。

香蓮三上三中三下

太平老人袖中錦言婦人三上三中三下。皆易爲人。余于香蓮亦復云爾。三上者墻上馬上樓上三中者旅中醉中日中三下者花下燈下月下也

掌上。　肩上。　秋千板上。　被中。　鐙中。　雪中。　簾下。

屏下。　籬下，

香蓮五觀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蓮有術。必觀其步。然小人閒居工于揜著。操此五術。攻其無備。乃得刖裁僞體畢露端倪。

臨風。　踏梯。　下階。　上轎。　過橋。

選蓮三勝地

宻宻春弓。只將貼地。纖纖缺月。何自生天。而余游踪所至。有三勝地。月痕弓影。皆可仰窺。無須俯察。天下名山福地。裙展蝟集。自必別有勝區。請俟他年蠟展所經。再當選勝。

蘇州虎邱三山門前。　金壇茅山王天君殿後。　揚州平山堂桂花樹庭。

香蓮二幸

石勒臥聽人讀漢書。至高祖立六國後。𢙣然曰。是法當失。及聞留侯借箸。乃笑曰。賴有此耳。

醜婦幸足小。邀旁人賞。　猥妓幸足小。得衆人憐。

香蓮不幸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實命不猶。曷其有極。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不幸嫁逐村郞。終身延俗手把握。　不幸墮落風塵。終夜受醉漢肩架。

不幸俗尙高底。終朝踹蹺。　不幸生長北地。終歲褻褻。　不幸身爲侍婢。終日奔馳。　不幸貧爲匄婦。終年踵決。

香蓮四忌

美玉有瑕，不在大也。白圭之玷。尙可磨也。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旨哉言也。

行忌翹指。　立忌企踵。　坐忌蕩裙。　臥忌顚足。

香蓮三反

翻其反矣。小大由之。胡不懦焉。自反而縮。

巨足纏迫則痛。而弱足纏緩反痛。　巨足行多盤辟。而弱足行反便捷。

巨足行必鞔旋。而弱足立反卓爾。

附纏足濯足時候

晴晝。　燈下。　薄醉。　出浴。　夢醒。　欲睡。　倦行。　試履。

花前。　月下。

纏足濯足十二宜

宜枕屏前。　宜芙蓉帳底。　花前宜曲欄。　宜小山石上。　月下宜近水樓台。　宜臨砌。　迎涼宜竹院。　宜松陰。　聽雨宜荷亭。

宜水榭。　辟寒宜煖閣地爐。　驚颸宜重簾繡幕。

纏足濯足三不可無

不可無名香炷鼎。　不可無好花侑座。　不可無知心青衣趨承左右。

纏足濯足四不可言之妙

屏間私覷。　暗裏偷香。　水中看影。　鏡中見態。

濯足三適

和血適纏。　柔肌適履。　去繭適步。

右品藻一帙。晴牕無事。戲墨偶成。未免刻劃春弓。殊不雅香蓮雅趣。引伸觸類。踵事增華。跂予望之溫柔鄉主人矣。旂蒙大淵獻小春既望方絢紀。

金匱雜纂

金園雜纂

評花御史方絢荔裳別號丹谷稿　南陵徐氏隨菴鈔本

唐李義山創雜纂一卷。續之者。宋有王君玉蘇子瞻。明有黃允交雖日游戲筆墨。善讀者未始不謂是東方謠諫也。旅處無聊。偶思香閨蓮足。與諸君所輯頗類都有因各拈一二語志之。殊愧唐突香蓮。不僅畫足可堪拊掌也。金屋中人。恕其善謔。幸甚感甚。端陽月女日識

必不來
拾得墜蓮待人尋認。　請名手描畫鞋頭花樣。

不相稱
巨足著紅鞋。

羞不出
新婚初夕新郎贊好大脚。

怕人知
意中人隨足傳情。

不嫌
拾人舊弓鞋穿。　村郎娶得大脚婦。

遲滯（原有孕婦行步一條然以孕故遲滯非關弱足也）
初纏試步。

不得已
新人粧小脚。

相似
纖足似銀錢人人都愛。　巨足著高底。似蝦蟆叫。

不如不解
解唱曲則隨地頓足。　解蹴踘則到處翹足。

惡不久
慈母爲愛女行纏。

惱人
新製弓鞋被鼠嚙。

失本體
高著底尖香蓮體。　走路便捷失大脚體。

隔壁聞語
說某家女娘是半截觀音。必是脚大。

富貴相
鞋尖綴明珠。

謾人語
巨足說刻意行纏。

酸寒
紅繡鞋套蘇州草履。

不快意
巨足著宮履遊春。　新試弓鞋誤踏狗矢。

惶愧
廣坐趨蹌鬆脫高底。

殺風景
踏月看燈弓鞋躧落。

不忍聞
初纏嬌女病足呻吟。

虛度
幼時不勤事行纏。　爲貧家婦芒鞋布襪終身。

不可過
雞眼痛。　解纏卒聞足氣。

難容
大脚嘲人足小是愛俏。

意想

道邊弓鞋印、

惡模樣

燈籠膝褲。

不達時宜

在巨足人前。呵斷女婢不長進。不肯裹脚。

悶損人

作客。爲他家婢撇脫履珠、

癡頑

倚門騎驢。賣弄雙彎。

愚昧

巨履倩人刺花。 巨足故作蹁跚。

時人漸顛狂

怯纏行滿洲粧束。

非禮

不裙不襪見客、 拈鞋片當街刺繡。

枉屈

醜婦弱足。

不祥

無故解纏跣足。 房屋上曬弓鞋。

須貧

整帛剪裁作履片。 脚跟點地。震動四鄰。

必富

鞋幇雖破。花色新鮮。 行必擇地。恐汙損履襪。

有智能

製履襪能時出新雅式樣。

數子

守身如纏足。

敎女

閑足以閑心。

失去就

洗面盆中濯足。

强會

就人足上繡鞋花。譏彈針線平常。 拈人手中繡鞋片。評論花樣不好。

無見識

看他人着好鞋好膝褲。不住口贊齊整。 見他人脚小。却道你是怎麽裹來。

右四十一類依義山原目

奴婢相

履襪不點檢。人前拋擲。

易圖謀

敝鞋。

難奈何

携巨足上陽台。

不得人憐

巨足閃腳、

無憑據

上荷鞋、 着高底人鞋樣。

趁不得

馬上看賓解婦人弓足。

冷淡

布裙草履。

惡行戶

發寶高底。

少思算

既著高底省鞋面。

自做得

曳拔。　綴鞋帶。

好笑

屐齒伶仃當街大步。　故矜足弱，蹴倚示人。

阻興

相約踏青忽然病足。　正欲濯足解纏，卒然有遠客至。

不可託人

香鞋繡帶致贈新歡。　詎意中人索弓鞋作證盟。

可惜

美人足巨。

重難

著高底下峻坂。　雞眼痛著窄鞋。

沒用處

尼姑檢得舊時弓鞋。

又愛又怕

初纏女兒試花鞋。

不識羞

綽板脚跟着象棋。

不濟事

將嫁纏足。　爲履小減纏。

暗歡喜

自製過床鞋。

不自量

試他人弓鞋說只嫌略小。

愛便宜

舊衣花袖改作膝褲。

難理會

雪徑沙堤尋弓鞋去來蹤跡。

不識疾徐

客到換鞋脚。　賊發火起尋膝褲帶子。

不識好惡

纏足不洗手取飲食。　聽人說大脚夫人心中暗喜。

輕不得

行纏未竟。

少道理

尊客前頻褰裳裝履。

難忍耐

脚指縫癢。　初纏不許啼泣。

沒意頭

訪秧歌脚妓。　苦雨繡踏青鞋。

右二十九類。依王銍續目原本，有不相稱一條。與義山本重出。其過不得一條，即義山本中不可過也。余刪之。

叵耐

巨足蹬蹋物件。　大脚村姑譏嫌足小不勝奔走。

自羞恥

聞人背地評已足大。

强陪奉

小婢爲閨娘捻摩蓮趾。　妓女忍雞眼痛侍貴人遊山。

伴不會

令新婦爲小姑行纏。　倩尼姑製裹脚。

旁不忿

驅使弱足操作井臼。

未足信

蘇州頭。揚州脚。

陡頓歡喜

娶婦知是絕色。撤帳時先握得纖弓。

這回得自在

睃女偷解足紈。

不圖好

亘足拖破鞋。

說不得

挑雞眼爲針戳傷。　人攢失履。　僧道藏密好繡鞋被人窃去。　令妓脫鞋行酒。

饞不得

賣草鞋人前尺寸。

諱不得

裹高底

改不得

拐。　坐跟。　裹入字。

得人惜

跳踔足弱。

學不得

裙風倜儻行來入畫。

忘不得

美妓弱足。　著鞋緊帶。

留不得

洗纏及濯足水。　雞眼。

勸不得

母爲纏足賣幼女。

悔不得

足小不利跋涉。

怕不得

小兒初纏。

省不得（即王本中難理會也今故易作減省說）

行纏布。　鞋曳拔。

右二十一類依東坡二續原目。其不快活。即不快意。與怕人知皆重出。故不復列。

快意

濯足易新纏新履。

必不得

亘足望人贊小。

右二類依黃君三續原目。其難忘。即忘不得。難久留。即留不得。得人憐。即得人惜。並皆重出。悉從删創。比物連類。尙堪多製。特恐管城爲娘子軍蹋倒。是以絕筆。計九十三目。得一百三十言。書竟不覺大笑。

諺說

昭代叢書丙集卷三十五

歙縣 張潮山來 漸進也 同輯

吳江 沈楙悳翠嶺 校

諺說

錢塘毛先舒稚黃著

禮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後世史傳亦多引鄙諺明道理乃周書曰乃諺既誕諺爲戒也雖然言有蕘好諺亦有之或可訓或不可訓諺不可訓斯足戒矣近世里語益多相傳

道者人亡不恃爲口實溺其所聞而風爲之移如不可訓其爲害滋大姑撮一二而爲之說

諺云破人親九世貧夫昏姻者人事之至重者也家風門第配偶有宜不可不愼也設有二姓甚宜孔嘉贊而成之未以爲好誰云不然其或輿隸奴子竊幸方幅移地諱族妄思攀艮又若門有隱慝家政罔立奢蕩狎放酔飽不時勃谿成風搖㦺唇舌與適昏姻必見漸流至于倪㞮之男頑嚚之女遂除不殄鴞音無改凡兹之類不能連悉如或知交戚族艱于剌的慮受媒紿舉而見咨便當直諒陳示使無詿誤此之爲德豈不多哉若復隱情遷避告不以誠或加贊說以成其過遂使門素奪倫昏姻道苦使神果降罰必丁其躬矣故云破親而得貧謂相攸既得而我挾私衷尼之也非槩罣滛渭于無辨苟取曲成自爲徼福利也

諺云婦大三歲寵屋塀廢子嘗騐之多無徵更有婦長三歲而貴盛壽且多男者或以理宜使妻年小減

於夫則可耳

諺云先來新婦不怕晚來婆夫婦畏姑畏名分也唯分生敬唯敬生畏人倫相敎胥于是立豈以先後爲制畏也

諺云若要好大作小斯語益誖冠履倒置反常之道豈得爲好

諺云婦有偏房子無嫡庶然古人于嫡重矣諸庶子不得望之載之經訓而以云無嫡庶何歟

諺云戸婚土田無長幼卑尊殆爲必不獲已已甚之

辭也非所論于常者也葢婚禮一成不改固無長幼相爭之道若門戸土田競斯爲薄芮田邸宅古今美之設使父祖遺分派有鈞厲而伯欲多姪半畝兄欲過弟一椽卽物自已創父兄通假假不反者其將攘袂爭之因服交訟耶抑退讓不形顏色爲得道也通是長者于幼卑道亦宜然然而爲是言者誖道甚也賈誼所云借耰鉏德色者必萌于玆矣是俗薄之甚者也

諺云儒冠多誤身又云文章不療饑每嘗論之讀書

而窮乏者固有之然謀什一而得貧耕而更餒者亦多不必皆儒人也且儒而遂窮至無復之者必其徒儒冠未嘗果讀書或有遺行戾于時耳未有飭身端飭又讀書能文章至于溝壑不救者也在右文時遭逢亡論歸經大亂東南富貴擁高貲被殺掠轉徙窮餓者何限而雅流善士有文章者餬穀慕記猶所至見禮或他托迹亦多有方豈必持籌决操勝文章畧無救也

諺云捉盜須贓捉姦須雙斯言亦第爲决獄而設若廉士貞女律身不當恃此爲藩也葢遠嫌別微禮之所貴君子制行無爲可疑故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何待于贓又曰男女授受不親七歲不同席不共食何待于雙雖伯夷共姬不可槩物而自律之嚴愼宜何去而何從其必曰贓與雙者則士之頑貪與女之蕩者苟僥不至見贓見雙將無不可爲兒多巧黠而善避者乎其便恣肆可復道哉或取諺所云以斷大法當麗刑誅者若有事儒林與閭敎者皆必奉古訓之別嫌明微者相繩爲賢否進退庶刑禮交維

而廉恥立

湯遊小鈔

望雲仙館

第二二六冊 102號

序

余少時躭嗜說部書蓋以經史之外別標疎散之致不啻九奏中新聲八珍中雋味也繼遊京輦與水村丈秉燭夜談異見異聞娓娓不惓恍然置我楓窓春渚間竊指目以爲行秘書又無藉陶南村褏中生活矣數年以來名流凋謝水村逝矣竹垞西溟研谿諸前輩相繼物故囘首曩時麈尾交揮牛心獨進已爲前塵昔夢今年夏栖霍持水村漫遊小鈔見示則夜談情事顯顯然盡在目中人徒知其筆墨之工余并憶其笑談之雅方今裙屐少年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無論水村諸君子風流爾雅杳不可覩即欲如中郎之虎賁髣髴形似又豈可得耶余是以潦倒頹醒欷歔而不自禁也同里柯煜識於澹和軒

漫遊小鈔

嘉善魏 坤禹平譔　同里孫福清校刊

壺中言

冡陰陳先生名王直未第時讀書山中性豪善飲日挂一壺於壁間讀聲歇便傾酌壺中酒一日取飲壺忽罄已而連日失酒疑僕盜飲切責之又一日讀罷揭壺忽見壺中有物白毛徧體拳首臥亟掩蓋以紙封之且塞壺口壺中忽大言曰我蹔醉臥誰塞我徑使不得出陳曰爾何恠敢盜我酒今將煑壺於釜立麋爛汝壺中應曰陳公何苦我我止分公一酌初無害於公兄我豈易至此公功名中人也能釋我我將助公不公負陳笑諾揭視寂然越旦有老人飄然徑入長揖曰昨蒙公厚意今來謝於是坐語懽洽所言皆古遺事凡在千年中者歷歷如目陳瞿然曰君誠得道無乃千歲乎其屬何等曰然我老狐也生已千餘年矣我輩性本最靈特易墮邪淫不犯則證果較易我生未染淫障故至此陳因問曰我將赴試何如曰未也姑俟之後或月再至或三五月一至至則劇談暨三年爲萬歷丙午忽來語陳曰今

年可賀明年更可賀祖出白金二餅曰佐君公車從此辭矣遂去陳是秋舉於鄉丁未果聯第

杜壓州

明天啟閒泰安有民閒婦杜姓行二好作奸猾鄉里畏之漸結豪惡持官府短長言出則利害立應每入州治呼召吏役囑某事令某人從者翕然鄉之縉紳有事必造請稱爲杜姑杜亦儼然登縉紳之堂相酬酢他郡邑趨勢利者不遠數百里州人王得武先爲大猾杜惡之欲令出已下得武始猶樹敵繼不能勝毋事之乃止州

人諺云徂徠山前兩隻虎先數杜二數得武於是號杜曰杜壓州謂一州皆所壓制也崇禎初有直指按州廉得實立杖殺之

老神仙

河內內鄉人楊姓幼遇一道士呼曰好骨法忽攜之行疾於風至一山觀宇壯麗出書一冊授之比歸僅俄頃而家中索已三日矣楊父怒且疑攫書投火中楊亟探餘燼書僅存冊尾數方乃潛習之張獻忠之亂楊爲賊黨陳某掠充廝養獻賊好殺軍令甚嚴其下每獲婦女必盡殺之陳獲一婦絕麗忽被搜殺痛而瘞諸郊嘆恨不絕楊乘閒進曰有法可再生無悶陳驚喜急叩之曰婦死已兩日須三日乃活藥具備尙需舊木扁所堊灰則濟如其言果再生陳德且異之遂極尊禮獻賊每坐帳中置鏡几上握刀橫膝見背後人影卽斫有婢曰老腳黑而醜爲獻賊腹心極寵愛之一夕老腳候久潛往帳中獻賊疑他人突揮刀斷爲兩截及知爲老腳甚悔陳因以楊告亟召藥之夜半遂復活獻賊大喜授以將軍僞職卻之餽以金寶復不受乃累桌爲臺高數丈扶楊

坐其巔率賊數萬羅拜其下稱爲老神仙云後遁入滇老神仙名最著其術終不傳

犼提龍

余執友錢塘徐蘭生先生明季嘗游台州台城枕海時值深秋晴爽遙見海中電光閃爍波如赤雲疊湧日正午而雹忽飛心疑之因訪諸居者有老人曰犼提龍也徐曰何如曰海中有奇獸名犼狀如白馬今塑北海觀音像下騎者是也海中龍獨畏犼遇之卽走犼怒相提逐口中出火噴燒海水皆熱龍懼且急吸雹擊之雹力

不敢龍被燒力盡及涯則死此數十年或一二見今日之雷犼口中火也恐有敗龍徐問之且驚且疑因於雷光所止處尋之至海岸果有一龍死岸側

鄒二水

鄒二水吉水鄒忠介公孫也當明季任俠與晉陵陳生爲通明友因往訪之會陳他出乃登堂拜其母約曰現寓南郊某寺還當相候陳歸已暮晨往寺門有兩青衣延之入最後門闔洞啟見一艷婦方對鏡妝羣女環侍華美異常陳逡巡欲還婦傳語曰通家無相避請入室坐暨妝畢儼然以賓主禮對且曰二水即來料君未飯命侍婢布席陳跼蹐甚又不敢辭將即席呼一婢耳語婢忽攜鑰啟左一門一大僧長身從內出昂然南向坐命陳西向婦東向列饌陳益坐不安僧及婦意氣自若頃之二水至與陳畧道故即坐婦肩下意似有欲語者覺陳局促若失所期竟不語及別二水曰明年中秋可至越之某海濱再相見無失陳終不敢問至明年陳如約往將抵約所晨起見高檣大艑泊者五六船上人一見問狀即布筏招之登至中一艘既入見兩旁皆艷女

倚擁被臥臥悉錦茵陳訝欲退忽聞內呼曰陳君來邪舉視則內若洞房牙牀繡幔有女臥而言且曰君第入二水即來陳不得已鞠躬入命坐牀前即向寺中所見婦也問陳曰君能待二水無妨久坐陳怦怦不自安曰且辭請待諸岸婦遂從牀頭出一囊授之曰此中珠貝以奉太君陳受將出而二水至曰君信人也特察君狀殊惴惴何乃無丈夫氣乎且休矣我今將赴某國請從此辭遂送登岸陳且行且望諸船揚帆迅入烟霧後竟不知所終

袁胖子

曹縣諸生袁姓忘其名身長可七尺以肉勝腰大二十餘圍初年猶少差學試者臨試唱名袁應而前學使者突見肉山擁至驚曰此秀才好胖袁見使者色變急應曰不敢胖時傳爲美談家極饒明季山寇肆掠里中人俱竄避袁既不能行其妻軀大又與袁等事迫乃設二大座於堂中夫婦盛服南向坐兩旁列長几取白金數十錠陳之寇來則聽俄而寇入仰視大驚又見兩旁列金賊私相語曰此財神也皆羅拜各取几上一金而去

家獨全後胖日益增行數武須三四人扶其腹猶張口喘噓夜欲睡身不能倒或立或坐而哚口最潤每食餅如盂大者可數十餘肩可一二飯可數升或思飲則以果碟三四置腹上安坐酌之或出必坐一車體恰滿載畧無餘隙一股之大幾如腰其他稱是袁有女體胖更踰於袁嘗歸寧一日有事急欲還夫家袁素畜一壯騾能馱袁五里許袁乃命牽騾送女女距家僅三里到則騾腰已壓傷騾竟廢袁重五百四十斤女加重四十斤濟寃之間袁胖子名至今在人口

一鳳兩角

新泰南二十五里爲南山山後一莊曰黃山莊莊之中有邱一鳳者曾爲武弁後家居年五十餘歲覺頭上兩尖作癢終日爬搔不可冠且漸高按之則堅忽皮破堅者日起約高二寸竟成兩角角如鹿茸其形作高布巾者之遠近來觀者訝且笑閱四載角忽解再期無疾而終

于清端公

于清端公成龍初任粵西羅城令主僕三人赴任邑署僅平屋一間前半爲堂治事案桌以土爲之後半與二僕同居適一僕大病公晚據土案閱文書忽見一婦人在旁問汝人耶鬼耶曰鬼也汝有寃乎曰否然則汝何爲而來曰某乃無常鬼也酆都遣我來句公之僕公正人故一見耳公曰人言鬼使皆異形汝乃婦人豈亦充此役婦曰世稱牛頭馬面皆幻像耳公不信請審視我公再視之則變爲異形矣公曰我來此只主僕三人耳若去其一則我無人役使必不許汝句去婦曰奉命而來豈敢自主公若不允何不同我往彼求之或可得也公

以爲然不覺昏然如睡隨其行一路茫昧昏暗比至一處見城闕巍峩府署雄壯婦先入囑公竢於門外公閒步見旁有一廟二僧坐於門見公不爲禮公意不懌少頃見一行童出云大和尚相請公隨之入見一老僧上坐公拜之亦不爲禮且不交言未幾又見一童至老僧坐右耳語老僧命童子麾公出公不解其故及至前所竢門外則此婦已在云公可去矣尊僕之事頃地藏菩薩命活之婦復導公歸因語公我爲汝跋涉往來當厚有以賚我公曰我清官焉能有錢唯存一舊葛袍贈汝

耳比囘如夢醒已聞壁後呻吟聲索粥湯矣清端公親與侍御蘘蘅圃言

酆都記異

海寗進士王廷獻令酆都初上任即齋宿廟中盡誠致敬忽一夕夢至廟中有吏傳諭邀之入王進後殿覺非平日境界行兩山間如入深洞一路昏暗幾數里豁然徹明見門闕壯麗正徘徊間有一緋袍官人肅迎之審視乃已故同年某也因問年兄何由在此緋袍者曰上帝以我公直無私命在此効職頃殿上有旨相請門啟

即可奉引同入矣迨啟門王入至殿前跪堦墀下殿上傳語曰論王知縣邑中有弑父一案前令依律擬淩遲今旨將下行刑在即矣但此人之父二十年前爲峽江船戶其子前世爲商挾貲入峽爲船戶謀死取其財帛今弑父者即商也若受淩遲寃必不散來生寃報未已可斃諸獄以結此案王出門頓甦查獄中果有其人乃密諭獄吏斃之以病死聞後王行取升部曹未幾卒王有刻本貽人始信因果報應歷歷不爽云

會榜易名

第一一六册 102 ½版

甲辰科有四川孝廉一人赴公車行至棧道遇雨難行不及旅店遂與車夫宿一古廟夜將半忽見燈燭輿從入廟二孝廉起窺之乃文昌關聖也傍坐城隍神有一婦告其子忤逆繼母乃其同鄉趙姓舉人也方張獻忠破城時母子同避入山子下山探賊消息後竟不來致母餓死城隍即拘其父問之父曰母子入山子出探信爲賊阻隔不能復進山非有心棄之也又問其嫡母語與父同嫡母遂起毆其繼母言我子當中進士汝奈何訟之關聖云據此則趙生非忤逆於前程固無礙也文

昌曰有此一番公案竟易一人可也命吏檢冊以袁貫星代之僉憲王子重親見袁自述之惜忘趙生名

三周夢兆

嘉善周端臣宸藻順治乙未進士是科會試首題詩可以興七句周於闈中七藝俱完亟欲交卷忽聞同號一友論此題應重君父不得與興觀群怨並列方合命題之意周聽其言不覺爽然自失深恨謄清不能再改以爲徒費三年辛苦矣出闈之後甚不愜意即欲南歸時有族弟周振瑗同寓洋洋自喜曰望捷音端臣問其有佳

兆平答云數夕前曾得一夢謁見房考說兄的尊卷十三日上堂十四日就中了二十卷內止中得兄的一卷當時同寓者莫不預爲稱賀及揭曉振瓊下第而宸藻中式深訝前夢無憑迨端臣謁房師悉如夢中之語始悟中兄一卷者乃兄弟之兄也夢兆之幻如此後振瓊亦中甲辰進士

長人小人

康熙二十七年有瀚海之西北數十人長二丈餘涉海而至黑龍江傷損流徙之人兵矢莫能禦力拔大樹行步如飛將軍以火器殺數人餘皆遁去見小報杭州敖織造福合差人往東海得二小人長九寸造二尺高小屋三進居之衣服食物器具畢備有往觀者擊銅磬則一小人出坐於前進屋中一小人侍立授以諸物不食有擘石榴與之者乃取食之餘皆不異於人唯齒與爪黑色耳後不久俱死

奇猫異鼠

海甯石花菴有大鼠爲祟僧人呼爲大王每日午時設飯一盂於佛座鼠下食之或稍怠輒將經卷法器盡行損壞若見猫即時嚙死庚辰四月間有一鄉人囊負一猫其聲甚異僧索觀之非常猫也鄉人云此猫重十斤我不能供其食大而無用故鬻之僧曰我菴有大鼠諸猫不能制若汝猫能捕奉米一石五斗若被嚙死兩無悔也鄉人許之持猫入菴俟鼠午間下食遂縱其猫鼠見猫直視不敢遽食猫亦怒見鼠未敢遽前少頃鼠回身欲遁猫乘勢撲之互鬬於地鼠竟死秤之重十一斤

買耳報鬼

康熙丙寅石門城隍廟道士姚漢冲與一陝西遊道同往富陽縣宋殿學術初到詢其里人皆曰宋大房住隨問至大房相見欵留夜膳席有魚主人曰試一小術侑酒可乎遂取魚脊骨覆於椀下啟碗一蜈蚣飛走主人取而投之地仍一魚骨也因問欲學何法曰懇賜耳報曰要報幾日者曰愈遠愈妙曰時有遠近價有低昂若報本日事者每歲六兩三日者十兩三日者十二兩再遠無此鬼矣蓋鬼有靈蠢故知有遠近也二道願買三日者次日交銀傳一咒語使各歸以俟數日無驗共疑宋殿之誑也至二十一日兩道同卧忽聞窓上撒泥聲

遊道耳中如蜂鳴細聽之聞說師父我來矣遊道問何人答云我是處州龍泉縣令死後魂歸河南道經富陽被宋殿收去囑來伏侍師父而漢沖竟不之聞疑其一驗一否唯遊道耳中巨細必報反覺瑣碎遲旬日漢沖耳中亦鳴矣但語音係本邑鄉談漢沖問汝是何人答云我是本縣大麻村陳友生相公也死後魂遊塘口依草而息甚樂忽被宋殿攝去遂賣在此漢沖曰陳相公我平日相與甚是敬重豈敢有勞靈爽只此請回可也鬼曰師父永不持此咒則我便能遠去矣漢沖諾之鬼

再三辭謝而去

人畜異形

德州有山西人攜一足之女四足之雞鴨及六足之犬凡往看者索錢十文其女約十餘歲語言怪異似苗獞人其一足正生於臀之中前陰物而後穀道飲食如常人其犬前二足相抱而坐後四足蟠踞而蹲石門候選二尹陳仲唯目擊之時甲申三月二十九日也

老尼變豬

巳巳四月間海甯郭店許姓者家養三豬呼李屠宰之是夜屠夢一老尼曰明日許家喚汝宰豬相煩一刀而決感恩深矣屠問是那一豬曰白花者我也屠問汝生前作何孽而乃變豬尼曰我是北門外草菴淨空是也生前每以因果爲由徧歷人家內室誆騙錢銀私自買肉食之故有此報次早適有許姓喚宰三豬其一白花屠驚異往草菴問之果有老尼淨空去歲死矣

秦檜拋屍

餘杭狗葬村地方相傳爲秦檜之墓從來不知其處康熙戊辰有宋義士施全之裔孫善堪輿爲一巨姓覓地

尋至狗葬村見一美地可以爲墳是夜施夢一峩冠者告之曰汝能保吾墓當佑汝以奇福否則必遭奇禍夢中問其姓名曰我宋秦丞相也施覺而怒曰此我祖先之仇人也次日指一穴掘之得巨棺破之檜儼如生指甲繞身施乘夜竊其屍負以石而投諸淵嗚呼檜豈不知施全之子孫而告之亦愚矣哉

木有光

石門胡姓者於辛丑七月間黃昏見竈門中光出如月視之得木柴長尺餘家人以其濕而烘於竈也取向暗

第二一六册 102 ½版

處視之光照數步明如燈火至天明光滅晚復明亮因珍藏之旬餘有友人見之求分其半遂斧斷爲兩其光漸微數日而絕

木介

石門鍾靜遠定宇陳留巳巳冬日之晨似霧非霧署中庭樹枝柯盡白結成冰雪紛絮茫茫遍樹皆然此木介也古語云木生介達官怕是年鍾署被論次年即死丁丑十月末杭州諸山中亦然已而撫軍王𡺸谷卒

霧淞

山東冬月寒甚時夜氣輒成濃霧凝於木上旦起視之如雪日出飄滿堦除尤爲可愛土人語云霧淞又霧淞窮漢置飯甕以爲豐年之兆此又與木介相似而災祥不同也

鴉食人

四川保甯山中極多白頸老鴉人或早晚獨行羣鴉飛集或啑其目或啄其面弱者不能驅遣受傷仆地食其肉立盡驢馬單放者時或被啄無人驅逐鴉來愈多皮肉肺腸不盡不已人畜止存白骨耳必結伴持械乃免

近保甯處深山中亦有之

三雷報

松江某兄妹二人幼失怙恃父在日已爲兄聯姻某姓父歿家實甚破屋數間兄妹同處兄之妻父謂其兄曰爾兄妹年已長成同處一室未便盍速圖娶財禮無庸也兄歸商之妹妹曰即草草完姻亦須數金安所措乎兄計無所出妹曰何不以我身質四五金聊畢姻事聞嫂甚賢必有以處此兄不得已同妹至亭林典中告以其情司典者難之主母某孺人者聞之甚爲歎息乃以五金質其妹兄得金完娶合卺後新婦聞有小姑請見兄紿以探親婦不信再三詰之始吐實婦蹙然曰吾與爾圖完聚使姑鬻身豈人之所爲乎即以所儲六金使夫往贖姑是夕夫求歡弗獲曰姑不歸誓不講夫婦之好也詰旦夫持金往亭林典中孺人心服新婦之賢亟還其契且留食宿是夕有鄰惡少知其事乃更餘入室假冒其夫謂新婦曰贖妹已允尚少數星歸家取之明日早往婦暗中未能深辨如數與之遂同止宿百計求歡婦堅執前說拒之迨曉始去日中夫與妹同歸婦詫

只來速夫詢所以婦述昨夜之事始知爲惡少所騙也雖未失身然無以自明入室自經死夫見之一慟亦飲滷而死鄰佑知之將執其妹報官正擾攘間忽雷雨大作一雷而婦甦再雷而夫起三雷而惡少殛死於庭下既捧所騙數星背書朱字人莫能辨蓋圖奸騙財之報云於是夫婦始成伉儷則依然處子也遠近驚傳亭林典孺人聞之備禮親至其家拜且賀曰汝妹頗賢吾有弱子敢求爲媳不日娶婦歸并邀其兄嫂至亭林使司典事數年之後漸至豐裕吳門相士孫斌如言

鬼緣

宜興張渚鎮東柵門外有客投牙儈人定後柵扃呼久未啟徘徊門外月明如晝忽見二美人淡粧艷雅前進曰郎君何來夜已深矣敝居去此不遠倘不鄙棄盍止宿焉客正維谷且見二女妖豔動人遂偕往草舍數椽清幽無比談諧茶話三人共相繾綣歡娛達曙倦極而寐天曉未醒行人過之見其臥荒塋草茵之上呼覺詢之始知昨晚爲鬼所魅也康熙四十三年事友曹序皇言

無頭人

三逆之變海濱殺戮甚慘粵東有一無頭人爲人賃舂食從頸入亦能傳化宜興有呂姓者自粵歸目擊之始信小說中無頭婦人績麻事未必虛也

忠義蛇

山西洪洞縣西山最深康熙甲寅吳逆之叛邑有無賴子張某者兄弟三人有膂力思爲亂於西山招集亡命千餘人刻日刦城以應午夜率衆出山有蛇長百尺大如斗張牙吐舌當其前路張令衆引弓射之蛇曲踊距

躍勢殊兇猛與鬬三日夜乃斃張遂烹以享衆然事因此泄邑令城守先率兵拒戰山下盡殲其黨若非此蛇與鬬三日則合城遭其害矣邑人德之號爲忠義蛇

林屋洞玉像

近歲有西洞庭村民金姓者闖入林屋洞深處見清水一泓中有玉大士像及銅龍數枚攜之歸復有如盆盎對合者六七堅不可開持斧鑿復入則一無所有但見蟲蛇諸惡物亟走出纔而大病白日見祟入有分取銅龍者無不病仍送還故處乃已見潘稼堂集

騾食人

錢牧齋書沈伯和逸事中有云伯和武進孝廉有絶力重然諾以豪傑自負嘗赴公車飯河間旅舍有騾食人圍觀如堵牆伯和怒曰奈何縱獸食人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而往騾舍人而撲伯和二撲三避之從而刺其目鐵簡陷入尺許騾仆不能起盡力擊之乃斃下第還其人迎拜道左面目鐫其半如混沌焉蓋騾所嚙殘者沈後成進士爲駕部郎

龍異

武進少司空周蓉湖清原童子時隨父之任道經參滸黎媿會署父往拜黎蓉湖乘閒釣船頭久之得一小魚未及脫其鉤而父至連鉤絲捲竿上少焉黎至深談留酌命蓉湖面屬文久之魚暴列日中已三閱時矣黎去取下置之艙後小盆中夜發異光舟中人俱驚怪父起見光自盆出視之一小魚也舉盆擲水中俄頃烟霧蔽天水波騰湧一大魚長數丈盤旋空中雷擊電飛乘雨而去

人混爲豕

近有吳江人販豬一船將至杭州販賣行近塘棲鎮天尚黑遇盜上船殺其船上三人連船并豬刧去初販豬人攜有幼子年十餘歲當殺人時懼而竄身豬圈與豬同臥盜得而數之廿一豬也載至塘棲投牙發賣牙人亦見爲廿一豬也須臾提豬上岸則其中儼然一兒大驚問之兒備言其故盜者正欲兌價未去不覺股栗詰之不能言送官一訊而服官命役送兒至吳江還其家

鼈人

康熙十一年夏蘇州顧小謝家烹一鼈剖之中有人長二寸許五官畢具首如裹綿

鼈異

嚴陵明經朱鎬號勁峯平時質直尙義留心內典一日同館友何玉藻購一鼈重五斤攜至勁峯家曰此巨鼈不易得爲我烹庖約數友來同饗可乎勁峯見而異之畜水缸中次日何果同數友來索鼈食之勁峯曰物似有異吾不忍殺別治具觴友人盡歡而去勁峯送之時値夏末秋初勁峯帶醉遠送踏月而歸遂冒風露中夜疾作次日寒慄特甚延醫診之云此中暑未發爲風露

所遏故冷厥神昏也家人炷燈環視窗外月色皎然見一大蛇入戶逕奔病所蟠床下仰首注視勁峯家人驚駭辟易東方微白蛇始偃仰盤旋乃丈餘赤練也久之失蛇所在勁峯瘖其病若失視床下水盈寸餘寒冷如冰眾咸異之啟釘視鼈無有也蓋蛇乃鼈化勁峯釋鼈鼈因化蛇致涼水於牀下而愈其暑病也此康熙乙亥六月初九日事

鬬虎奇驢

明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日行千里又能與

虎鬬上取虎城牝虎與鬬一蹄而虎斃又鬬牡虎三蹄而斃蓋龍種也此可與黔之驢復仇矣康熙年間山東德州人有一驢日行五百里京師往還只三日偶騎入都為盜驢者偷去矣日偏訪得之則已賣入湯鍋矣其驢通身之筋黃如金色蓋湯鍋所買盜來牲口到即殺之恐失主追尋生事也

婦人四乳

傳記文王四乳心竊疑之謂胸前如何布置近聞一鄉婦亦生四乳上兩房畧小下兩房畧大乳子用下兩房

亦無他異為村婦終其身止生一子亦殀

餌丹至斃

寶應勞靜民者副憲勞介巖拼之姪也家頗饒裕篤嗜爐火之術康熙年間任廣東惠州守備告歸終日以燒煉為事介巖內陞入都過訪之出一物如桃色黝如鐵吝告曰此九轉丹砂也可以開黠人服之白日飛昇我將餌之不可以獨不死當分少許相奉亦可以壽百歲矣介巖以未達辭之靜民笑曰真乃無緣耳後數年復過之則其病已篤兩眼之上各長一赤瘤大如鴨卵壓雙

眉痛楚異常煩懣躁擾不堪其苦詢之則服此丹將甚矣別未幾而訃至介巖每舉此為戒

朱涇道人

朱涇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年約三十餘於痘神廟前空地蓋一蓆棚居焉不言不食被髮似頭陀冬夏一衲坐亂草中風雨不蔽時出市肆人或食之不辭即歷數十家未嘗見其飽也或經旬絕食亦無饑色暑中不浴亦不汗除夕必於萬安橋下湍水中浴焉兒童戲以瓦礫擲之微笑而已出水則被衲而歸癸酉春日尚在後不

知所之

產龍

是年夏河南沈邱槐店竇四之婦將逼娩期夢黑丈夫頎而髯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產一龍蜿蜒踰尺鱗甲俱備項間有黃鬃如馬鬣婦驚欲殺之忽飛蟠屋梁因憶昨夢而止數日驟長數丈夭矯游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沈邱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天開眼

餘干廣文姚桐壽蚤行至嘉興時曉星猶在樹杪忽然西南角天裂數丈光燄如猛火閃爍原野間一時村犬皆吠宿鳥驚飛諦觀其裂處有如數萬精金入鑪冶鑄融融欲瀉者逾時乃合問舟人曰此天開眼也見者必大富貴然姚終一廣文竟不驗

產怪

順治五年蘇州崇明縣有孕婦腹甚大既產兒僅五六寸連產不止皆宛轉能啼至第五兒忽作細語曰勿驚予弟兄共十三人偶來相托將福汝家乳不繼可飼以糕糜產竟數果十三怪而投諸海後亦無恙

俠商贖女

武林卞思皇名國楨俠而隱於商往來燕趙間一日入都過沂州時有某客投伴城宿店挾貨數十馱同主人檢點分明及旦視之失其一馱客欲鳴之官店主張漢平窮蹙無可抵辨因將長女貴姐年十三次女鸞姐年十二作價五十兩償之客挾女揚鞭而去卞聞之亟馳往青駝寺旅店解囊贖二女還其家女父母感恩日夕焚香頂祝一時閭里咸稱頌不置嗚呼可以媿今之重財輕義刻薄寡情者矣禹城令許香谷定升素善卞載之香谷集中

豆異

康熙十四年五月於潛少溪黃塘雨黃豆其大者有似蓮子入泥水中即化為土取以炒食磨腐甚香甜五十一年河南豆荒彰德府收豆甚薄粒粒皆成人面眉目口鼻如畫浙中往河南販豆者載歸數千石炒食與常豆無異

銀蛇

江南旌德縣田夫見白蛇張口而鳴怪之揮鋤擊之蛇化爲銀攜歸每夜重四兩聞於縣縣令程某用硃筆標封儲庫遂不加重

海鷹畏燕

海東青鷹之至猛者也然燕子屎一點其身即徧體腐爛而死故常於三月燕來之時此鳥必避之不出獵者持鷹不敢放物之以小制大有如此宋歐陽元有詞云鷹房持獵冝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也

人變異物

建昌衞以南其俗人病將死輒移至山林中往往變爲虎地與雲南武定州相接雲南賓川州瘴氣甚濃四五月間雞足山道絕人行更有變鬼者婦女居多或變貓變羊變雞鴨變象馬遇單客過則殺而奪其貨財村落中或有此人左右鄰必鳴官擒治否則連坐其人面黃眼赤精神恍惚容易識認

隕星之異

康熙乙巳四月十七日巳刻天色晦暝空中有聲如雷富陽太平村有石墮地碎而爲二其色外如頑石內如

鉛鏞重千餘斤上有篆書數行人莫能識解省貯杭州府庫二十一年壬戌十月廿七夜京師見一星自西南來形如火毬流光若電移過東北約四五十里轟然作聲次日懷柔縣報降一石人耳目口鼻皆具徧身星斗文章此從來隕星所未有也又是年廣東潮州黃岡地方隕一星爲二石大者百餘斤小者二十餘斤墜於魚池復躍出墜田內陷入土二尺許石色黑而徧體有金星並貯潮州府庫

景陽鐘碎

建康景陽樓晉華林園地宋元嘉中更修廣之鑿天泉池鑄鐘其上君臣效柏梁體賦詩爲樂迄今千餘年矣康熙辛亥四月鐘無故自碎零星作數十片此地自晉宋以來歷遭兵火此鐘無恙一旦忽然碎裂然則成毀亦有數歟

埋兒復活

康熙三十七年八月初六日杭城北關外枯樹灣有鍾姓者婢産一女即身死其家以無人乳育并女納棺中權厝郊外至十二日農人鋤地其旁忽聞啼聲初疑爲

鬼紳聽之知出棺中趨告其家衆共啟棺出之其嬰猶生乃送至城中育嬰堂

宰豬復活

蘇州盤門外西園寺寺本官宅捨園所建內有放生豬一口曾經屠宰下沸湯燖刮其毛已盡比將吹氣剖腹豬忽從湯躍出行走衆大駭惻醵錢付屠放生此寺啖食運動不異常豬但無毛耳此從來所未見人生對此口腹之欲亦可淡矣

空中墮女

四十二年湖廣布政司署一日天大風雨空中墮婦女二人婦人自言山西武舉某妻指女子曰吾女也並爲黑面者驅之而來官詢其家鄉遠逾千里遣役遞送還之

能知三世

山東一進士姓張出家杭州昭慶寺自言已身前一世曾爲蛇蛇最苦熱北地草木稀少無所依庇偶憩車下爲車軸擊死再世爲豬豬最苦明亮目不能開壯大被宰肉懸市中猶惻惻知痛及人買歸煑熟乃不痛耳最後又爲狗狗最苦飢縱食亦常不飽無時不耽耽覓食今乃爲人得有科名恐昧此性靈故終身茹素棄官出家倘爲官作孽復入畜道耳

能知前世

吳興潘宗玉言其父昭度爲河南督學取一士曰李蔚陽封邱人自知前世姓劉居邑東門讀書苦志年六十餘不第一日偶上城散步恍惚見西門李友來邀隨至庭中突有一人將劉推倒以紅袋罩之覺悶極難過須臾而出心雖朗然而口不能言蓋已託生其家矣及二

歲能語便道前生劉家事訪其妻子猶在後舉進士官副使爲浙江溫處道頗有惠政

老儒後身

宗玉又言其父以江西巡撫致仕家居有族人年七十餘尚就童子試求其薦一府取昭度云薦即與薦但取後貨之可得二十金聊供甘脆高年進道雖取亦無益也族人大怒以爲若教我賣不薦可也拂衣而出憤憤至家未幾卒後二十餘年德清有士人張鋐少年登進士第一日夢老者謂云我即爾之前身也姓潘名某住

爲程毛家潭棺尙暴露可爲壟之張遂訪至其地果如所言爲之入土後張未及授官而卒且無子蓋前生根器淺薄天亦不過酬其苦志耳

信邪被辱

世有幻術能騎草龍上天使鶴下降乘之飛行且能攝取遠方之物及非時果品燒丹煉汞無所不能明末有卜馬盜者官後府經歷好道術　國初家居有一道人詣之能淩雲飛步黃白點化卜奉之甚謹出妻女拜之道人善咒能取婦女之髮持咒七遍雖貞者未有不爲

所淫夜從門隙趨其臥內滛之殆徧婦人初悅其能後苦其轉戰不休身體疲困涕泣告卜伺得縛之送官立斃杖下而卜之家已久爲其外室矣

猫怪

有人家畜一黑猫重十斤能飲酒淫惑婦人猫每登牀婦人輙眩瞀迷惑以爲美男子也又能集樹葉以與婦人婦人見之以爲美衣拾土塊以與婦人婦人見之以爲美食其父伺得而殺之肝有七葉陽具與人畧等蓋此猫之母必與狐交而生故能爲怪嘗考方書有治婦

人猫鬼病然則古良醫早知有此病已立禁治之法矣

閨女赴試

康熙己卯張學院科試嘉興有一幼童赴試以帽覆額唱名時廩保識認令其擡頭帽落乃一女子學院詰其故云童生姓金父名某自十四歲赴童子試今四十餘歲矣雖蒙府取不幸病不能赴院童生欲成就父志望乞收考學院謂向無此例女又稟云童生詩詞歌賦悉聽命題學院終以爲不便令役送至其家一時傳以爲異

長生邪教

從來草澤倡亂必假狐鳴鳳角黃巾白蓮鮮不借鬼神以逞奸謀星星不滅烈焰滔天近日長生邪教可見矣其教主不知何來其術以爲人睡則昏必晝夜端坐可以上入天門愚民信之夫婦皈依聽其夜坐婦女坐至數晩未有不熟睡乘其酣寢而淫亂之婦女魂夢快樂即醒來亦任其狂肆而已其夫習睹不以爲恥又能勸諸富人使不吝所有分惠貧人故樂從者衆大約縱淫之計曰某女誤配當改正勸富之說曰天下將亂有財

何用人人受其愚惑以致人人皆不愛其妻不惜其財身家一無顧忌有不爲亡命之徒乎康熙初年京師殺紅陽老母即此類也

天榜更名

建德士人馬天選原名某康熙癸卯科浙場監臨朱撫軍點名畢封門假寐夢神告曰天榜有馬天選尚未到朱謂門已封矣奈何及天明忽有馬生以卷損求換朱憶所夢以卷與之命其改名天選榜發中式塲內改名學道潘司皆莫之知朱言所自衆咸歎異

二百歲人

杭州艮山門外覓橋有一老人孫姓者餘姚縣人生明嘉靖初年少時在京都被掠至邊外後隨　本朝兵進關返浙住此自云屢瀕大厄有異人教之誦咒持齋并導引之術遂能知未來事浙省制閫撫軍以下來者必訪之贈之金帛不受叩之禍福不應問以導養引年者但以靜慈樂儉四字示之都無異旨性畏見人貴客往謁不送迎但供一佛龕食淡衣布藹然一身

虎識字

武康山中有虎一日書賈攜書入山遇虎無走避處會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書本與虎看虎便去

黑龍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天目採薪人積柴溪中獲一物似犬非犬似狸非狸小兒以繩繫之牽弄竟日莫有識者喂以物一切不食試飲以水其物即跳入盆中發水丈餘風雷交作漂没田禾廬舍遠近咸見一黑龍長十餘丈夭矯雲中雨三日夜方止

樹有佛像

順治辛丑夏金陵造海船下令諸郡縣伐大木如皋縣有柏樹大數十圍既伐以其堅重難舉鋸而析之中有觀音大士像極莊嚴崖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影纖悉備具儼如圖畫兩面皆同當事聞其異乃止弗用以一面嵌置縣西門僧寺殿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以下二條載錢塘王丹麓得閒錄

關聖現

曲江縣城門西樓上忽發異光照耀白日關聖披金甲藍紗巾立樓窗面北少頃面轉西而退時生員黃思德

遊芙蓉山歸在渡船中親見之兩岸居民見者且驚且拜順治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未時示現至二十一日二十四二十五日三十日每日依時而現次年七月初十日二十四日又依時復現或張黃蓋或二將隨後見者不啻千萬人

側夫人墓

石門吳蓮菴因事至分宜見縣城下有白石橋長數十丈闊數丈十一洞左右石欄有石獅百枚橋之南上山二三里嚴嵩讀書處也巖前有側夫人墓相傳嵩讀書

時遇絕色女子每夜至書館中伴宿兩情甚篤而嚴體稍尪有一老者曰此山有老狐時出魅人子不亟絕必斃子身矣嵩因懷疑伺其熟睡口吐白光嵩遂吸而吞之此女驚覺泣曰吾以宿緣就子本將有裨益於子也今吸吾之寶數百年修煉一旦喪於子身子他時當位極人臣幸念半載恩情埋吾淺土異日得志至墓一奠稱我為側夫人足矣掩面而去次日果見一狐死於巖下遂藁葬之後貴造小塋刻石表為側夫人之墓蓮菴親見言之

閩中淫祀

閩中多淫祀福州城中有五帝廟名為五澗東澗西澗南澗北澗中澗而各鄉又不計其數其神即五聖之類湯撫軍潛菴題毀淫祠奉旨拆毀而未及去者也上一層像中坐三目傍四像俱青面鳥喙第二層俱奇鬼形第三層俱奇獸形觀者白日寒慄合城崇奉少有不虔其禍立至每劇金建醮演戲設宴又以廣緞寧綢綳木為五船中儲金帛銀錢珠寶衣飾弓矢器具飲食無一不備送之於海其神時附言於人跳踉索取歲費數萬

金康熙戊寅夏福州知府遲維城通詳毀拆六月間督撫遣侯官令譚逐盡行拆毀土像投諸水木像焚之其風遂戢又福州通祀孫行者為家堂香火又立齊天大聖廟甚壯麗四五月間迎旱龍舟裝飾寶玩鼓樂喧闐市人奔走若狂視其上坐一裝金小猢猻耳無論西遊記為子虛烏有即水簾洞豈在閩嶠哉又有央天保者乃司龍陽之神其龕低小土人或求契弟未獲者供以雙燭許愿遂心之後以數寸熟猪大腸及餳糖抹其口不遂則手挖其臀故褪以下若空穴然又求淫女者必

許梅花娘子之神亦有小廟甚華麗盛設往祀之其愿必遂是歲亦併毀之

西北陋俗

德清蔡君典三宦蜀中郡守言保寧於一帶俗以澡浴為不祥自墮地一浴直至蓋棺再浴盛暑不見水也左右胥役往來趨事臭不可堪嚴諭之弗改也又男女隨地出恭總無便器以瓦石草土揩之並無廁籌不知草紙為何物因偶記明胡應麟甲乙剩言曰有客謂余曰嘗客安平其俗如廁男女皆用瓦礫代紙殊可嘔噦余笑曰安平晉唐皆為博陵縣鶯鶯縣人也可奈何不得不為鶯鶯要處掩鼻客噴飯滿案錢唐汪君玉杓為宣府西城別駕言其俗男女亦然大約西北數省如此者不以為怪

慢神受譴

錢唐毛稚黃先舒著一書名小匡中載一事云蔡可宗隨父仲敷司李衡州過鄱陽湖可宗題小姑廟詩有狎侮語其夜岸上無柝聲詰朝官召巡役詢之答曰昨夜見有冠帔者立船頭謂是夫人玩月故不敢出耳官疑其情而詆亦置不問開船風陡發合家沉溺豈非小姑作祟歟尤悔菴侗艮齋雜說亦載之

甘將軍

江北有甘將軍廟即三國吳甘興霸也廟食一方靈爽甚著順治間浙孝廉楊鵬公車不第歸過其處入廟仰見扁額誚之曰此何小卒而乃神耶言未訖身忽撲地口作甘將軍語數其悖慢之罪即欲殺之時同行數人咸為叩頭求免神云既爾眾人懇請當令其首邱耳楊暫甦至家便卒

滅蠶奇報

癸亥初夏三吳桑葉大貴民有育蠶若干筐夫婦私計蠶成得繭不過每筐千錢今賣每筐所食之葉可得二千錢乃舉蠶悉埋地坎中採葉出賣議價交錢葉簍中忽傾出人腿一隻鮮血淋漓如初殺者眾疑其殺人割棄共擒送官極刑考訊此人茫然不能對官飭地方將腿暫寘棺中候得全屍抵罪再三鞫之云實不殺人止有滅蠶一事官命就瘞處發之則赫然一屍但少右腿取棺中腿合之良是其人無以辨遂禁之獄候爰書成

招其人既失葉錢又遭屈打冤抑莫伸次日死於獄矣妻來領屍啟視棺中乃爛蠶耳妻言其故始知滅蠶之報奇幻如此又有一人亦以葉少蠶多力不能買將蠶埋之鄰家梓樹下夜間蠶忽上樹食梓葉作繭甚多兩家爭上樹取繭埋蠶者墮樹下越宿而死

修塔異僧

康熙戊辰杭州寶叔塔久壞有異僧至募修之率其徒二人運木上下塔頂如飛鳥施者雲集當時疑爲飛盜逐之後在儀眞三汊河寶塔院內募修此塔於第七層頂上窓外施二木橫夾塔尖用索纏於兩輪出塔二丈餘又橫短木於二木之杪鋪板其上置一桌安經卷木魚銅尺布一蒲團此僧辰午平步而登直趨木杪如履平地擊魚誦經誦畢禮拜雖盛暑烈日迅雷疾風其木搖動僧若不知也施者叩其道力答云僧係淮南船戶偶遊外方遇一異人授以修塔之法遍歷各省凡遇壞塔卽募修整人見其矯絕如飛遂共神之布施甚衆然是事亦有疑之者撥一把總帶汛兵看守之塔工完此僧亦去後數年奉　旨修建塔復增飾未幾添設行宮

廣造殿宇圍亭以待巡幸康熙四十二年　聖駕臨閱河南幸賜名高旻寺逮回鑾復遣內大臣同侍郎高士奇送金像三尊及諸香花供物至寺此僧若預知而先募修云

地產珠

康熙丁亥九月海鹽兒童遊戲北門城頭掘促織於磚縫草根中得細珠數顆羣兒競掘之得珠無數自北門至東門遍城上有之海寧城頭亦然兩邑濱海及乍浦澉浦近海之處悉有此珠沿海兒童婦女滿頭皆珠飾也但大者絕少其色澤形狀與新珠無異所異者入水不沈質脆中虛穿孔甚易此事古今所無次年浙西大水禾苗盡淹人民飢死流離載道

夜明珠

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十七日福建署漳州城守營遊擊陳勇稟稱龍溪縣二十五都鄉民鄒天瑞蔡育二人入山砍柴見有異光跡之乃大蜈蚣一條濶如草鞋長五六尺口吐明珠徑寸二人卽回家煮雞蛋油引蜈蚣吐珠二人攫得之卽將此珠剖開腿皮藏之回家卽報地

方官及官取珠而珠或隱或現或夜放光剖藏之處竟不可得遂連人解赴總督衙門見小報

借屍還魂

石門林起貞素患弱症於三月初九日黃昏身故次日寅刻忽甦起坐下牀作山東口音其妻見其復活走就看之林云嫂子請開其母驚問之稱其母爲嬸嬸且云我是山東張起龍跟隨張老爺到此已二十年矣來時我僅十歲問張老爺何人曰卽本縣城隍是也你家林哥老爺叫他管庫移文河城廟拘他他說我有老母無人侍養張老爺着我來與他料理後事故此來的鄰里驚傳觀者如堵中有謝大者起貞之寄父前問認得我否曰不認得曰我是林二哥寄父也鬼起立拱手云請坐卽是我父輩一般至二十日晚鬼云煩雜已極如何住得我去也伸腰而逝

秀水陶越記夢

辛丑七月初一夜余夢于梅花館中乘轎向東空壁而出前後左右隨從約三四十人亦不循由街路忽停轎于故人朱宁臣廳堂南面坐旋卽傍坐見廳東泥一堆

堆積甚高心以不打掃爲嫌衆役旣散宁臣出晤曰兄此來想新近喜事必已得報矣余曰有何喜事朱曰江東刑臺副使保舉兄爲清紀官天庭下章浙江道查議不日議復吾郡在城諸方皆兄管轄此地卽衙門也余曰清紀何官向日不聞有此朱曰此官目下剏設每縣各六司城內一城外一東西南北四鄉各一名曰清紀司清紀使皆選本地人爲之專主刑獄之事唯城外城內兩司事情繁雜恐難做耳兄爲人慈明實副此職余笑曰慈則有之明則未也隨呼人打掃泥堆自此或坐語或立談眞若平日之忘形骸者朱指廳柱對聯曰此對何如蓋徐敬翁所作梅里老相筆也余傍柱誦之乃飾僞行以文奸一身顯戮逞陰謀以肆毒三世奇殃二十字余曰恐不如舊對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二句朱曰自今上天以世人心術壞極尤惡虛僞陰險一流人蓋將以正人心爲急也因舉郡中二十餘人曰某之陰某之僞某某父子濟惡某某性如豺狼行同梟獍某某自少至老詐人賴人此輩不惟殃禍及身并其子孫誅盡若能急急改惡從善庶幾轉禍爲福某某眞心行

善其後嗣必大發某某雖勤勤行善但有祈福之心所以福報亦未擬及余曰放生惜字陰功何如朱曰二者固是善事但惜字乃讀書人本分惟農工商賈存心惜字陰司乃爲紀錄耳若論第一功德莫如某某所行同善會專養鰥寡孤獨之人富而不吝天必佑之貧而不吝必大佑之蓋者助者福報正未艾也余曰看見氣局似非有職位者朱曰曾爲三年陪府判官被怨家發一陽間私事今罷職矣余將作別復問朱曰清紀之官可是土地一流否朱曰在土地之上蓋風憲官也衆役至

仍即升輪從中口吟一詩曰福善禍淫天之道陰間事理顯于陽善勸鄉人莫作惡我來清紀在城坊遂醒此辛丑七月艾村寢疾之夜所感夢也數日後適余往候艾村爲余言將不食新因縷陳其說指數善惡俱姓氏鑿鑿所云刑臺副使則沈元衡先生也迄首春艾村果逝可知其朕兆之有自矣夫惠吉逆凶餘慶餘殃六籍所垂理不可易而銓除冥職如張孝基司嵩山石曼卿王芙蓉城亦史傳之足徵者上帝鑒觀毫髮不爽閱是記者倘其知所戒勉壬寅春日雪

耕錢球跋

考試奇聞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一月十五日冬至嘉興郡守吳永芳科考童生未曾封門先出題目隨往天甯寺萬壽宮朝賀至晚諸童尚未交卷即開門許諸色人等進府護月雍正元年癸卯正月學院馬豫科考嘉興忽于場中招本郡諸生進署閱卷一時科舉與入泮者俱多倖此二事亘古未聞至三月間馬學院特旨革職科試不終而去是年九月吳太尊亦被糾參

此吾鄉魏禹平孝廉雜箸也孝廉善畫工詩晚年自號水邨與同稆朱竹垞大史曹顧庵學士柯岸初通政諸名士相唱和其詩詞時見曝書亭集中此編所述雖禮近稗官亦虞初九百之支流也觀其筆意雅飭想見前輩風流兹從廉仲沈司馬處借鈔謬為點定一二爰付剞劂以廣流傳水邨有知或當首肯時

光緒紀元歲次乙亥小春之月同里孫福清拙修居士識於粵東新州官廨之望雲仙館

孫氏望雲僊館校刊

選學膠言

揚州舊有文選樓以祀梁昭明太子論者謂昭明身居儲貳不應過江置館唐書江都人曹憲實傳文選之學李氏其弟子也故樓特爲曹李而起然則選學之繫於揚也久矣是書爲總集初祖肇自周秦因時編次而後世顧指爲詞章之學浮華雕繪一似不知有先秦西漢諸家詩文而但就齊梁言之斯亦好議論而不審其實者矣杜詩有熟精文選理語宋子京手自鈔錄數過古人之勤於其學可知也宋世帖括嗣興趨義疏之空疎失辭賦之奧博學者每憚其繁富而莫之究雖有高明才智之士窮搜博考又以功

令所不及而不能盡昌其業無惑乎其學之浸微也世所傳五臣之注猥陋不足道善注遂别出單行其所徵引諸書俱係李唐以前撰述斷璧碎金寶光溢目近時何義門汪韓門兩太史並從事此書校謬采誤又先後雜見於諸家之論次遞有發明龎可尋究然皆未能盡其旨也錢唐同年張子仲雅僑寓揚州者二十年生平著述卓然成家以其讀書所得取是書而勾稽考核之於前人所論者略之誤者辨之未盡者伸之條分件繫薈萃成編共得如千卷名曰選學膠言予得受而卒讀焉夫百仭之臺非一木之良也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斷港絕潢不可以語渤海之觀甕牖繩樞不可以論廊廟之邃是故辨山經而疏地志則踵嚾務纖餘之核也箋草木而訓蟲魚則斥日及蟛蜞之譌也闡音韻而通方俗則沈約之四聲可正才老之韻補可廢也縱橫穿漏摘奧發幽信乎其集選學之大成者歟然回憶此二十年來風颸月榭過從最數方且以烏衣鈒鏤之華棲遲羈旅以著作承明之業淹蹇公車揚眉奮翼退讓後生正使獵臘不分芋羊莫辨亦復何礙雲霄顧乃息影於綺羅花月之區一編兀兀寂寞寒颸姑先爲異日然

藜之券將毋選學之興必有待於揚而成之耶而余幸得以束緼之請供朝夕之取攜其爲師資也大矣

嘉慶二年臘月寶山年愚弟李保泰拜序

唐以詩賦取士文選一書猶今帖括沿及宋代精選理者不一其人周明辨之彙類蘇易簡之菁英及雙聲類要黃簡之韻粹王若之選腴可謂爬羅剔抉而於善注無集矢焉自李善注文選而選學興開元間呂延祚以善注解徵引載籍陷於末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本再爲集注然重複善注至居十七辭札兩費猶顏師古黜服虔應劭晉灼張揖諸家之說自成漢書注而不知三劉之掎其後也難哉難哉今所行仍善注也張君仲雅積歲月之勤成選學膠言昔張淏引漢武故

事而證玉樹青葱李冶據沈存中筆譚而斥善注五湖之非仲雅能竟其學分門別類援据精博善注疑誤昭若發蒙洵崇賢之功臣藝林之寶筏也已予謂仲雅意不掊擊前人其所徵引無限古今借選學之筌蹄通格致之理要與絺章繪句殊科投醴於河千人胥享厥功偉矣膠言云乎哉而仲雅欿然如不足也嘉慶三年六月同里姻愚弟應澧

選學之名見於舊唐書儒林傳其後門分類別人各爲書有詞章家者采拾菁華抉摘藻異如周明辨之彙類王若之選腴此爲饋貧之糧者也有評論家者標舉義理甄別瑕瑜如方回之詩評閔齊華之瀹注此爲童蒙之告者也至於究古今別同異摭虛蹈實務得指歸則考據爲最難而注之考据爲尤難往時何義門汪韓門諸先輩亦既疏瀹結轖開闢門戶爲之導師矣若夫索冥窮幽按流而求源循枝而及幹則離朱或窮于目而謝公之屐齒有未到也吾友張君仲雅能爲選學者也能精熟文選理者也嘗以所著選學膠言示余則自經說史評山圖水注以及名

物象數之解聲音訓詁之傳莫不吐納出新詮貫有敘簡而不陋繁而不奢徵徵乎抽瀹擿潛以發皇其耳目後學因之爲津逮前賢藉之以補苴余讀之但見如環之轉如輠之炙且日引而不窮也而佝何膠之足疑者哉夫六臣注之並行也久矣然五臣剽竊淺陋識者共譏獨李注徵引浩博多世所未見近時采掇成書者如任子田之于字林王懷祖之于廣雅孫淵如之于倉頡篇孫鳳卿之于桓子新篇典論諸書但有取資莫不如入寶船各饜其所欲而去亦可

見其富且備矣而況寢食於中以剖析其繁疑而彌縫其闕失則左右采獲衆讞而儲宜乎自李氏以來至此而始有以集其成也大抵選學莫重於唐至宋初猶踵其盛故宋子京曾手鈔三過而張佖亦以士子天雞二問爲恥所謂文選爛秀才半者信有徵也自熙豐以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及後帖括盛行而選學益廢若我

朝文治之隆超越千古則仲雅者宜膺侍從之選入

承明著作之庭研都練京以昌其學乃以三十年名孝廉羈旅維揚惟對文選樓頭夕陽一角日矻矻著

書以將老也豈時與命之相左歟抑

天子欲得人如相如者而後奉筆札以從事也時嘉慶甲子夏五同里愚弟吳錫麒拜撰

選學向無專書所有者前人評騭而已如孫月峰俞犀月李安溪何義門諸先輩字櫛句比不遺餘蘊足爲辭章之圭臬藝苑之津梁矣然大都於行文之法綦詳撫實之義多略一二訂正如寸珠尺璧令人覼爲希世之寶其中惟義門先生考覈較多最稱該洽視諸家尤長故學者宗之具在讀書記中近金壇于氏晴川復總括纂注評林瀹注賦彙疏解諸書及張伯起陸雨侯並孫俞李何之說擷其菁華而刪訂之名曰集評盛行於世所謂無千金之腋而有千金之裘何其善也雲璈讀文選久矣凡詩賦之源流文章

之體格得其解心領而神會之不得其解則有諸家之說在一展卷可以瞭然誠無所置喙顧文義不無舛誤注家尙多異同與夫名物典故字句音釋間出於諸說所備之外者不能無疑隨疑隨檢隨檢隨記簡眉牘尾間久而漸滿繙之如黑螘相雜於白蟫趍趯之中幾不復辨乃取而件繫條錄凡諸說未及者補之諸說已有者刪之諸說未盡者詳之諸說未安者辨之且因此以見彼有不必爲文選設者觸類而引伸最後得鄱陽胡中丞克家據尤延之貴池鋟本及袁本茶陵本詳加讐校更爲考異十卷刻之吳中

尤稱周密書中多采取之而間糾其失共存二十卷魏都賦曰牽膠言而踰侈注引李克書云言語辨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取以顏其書蓋誌媿也夫文選有李善猶詩禮有康成沈博絶麗後人莫由窺其堂奧今欲於尋行數墨中効愚者之得不惟不値李氏一哂直恐爲當世嗤鄙然而芻蕘之言聖人所詢且祗備遺忘非關著述故既毀而復存至五臣之注乖疏誠有如貧暇錄兼明書所云者乃後人反以李注爲繁迂莫不崇尚五臣唐宋以來名家所引往往皆五臣之注其實多竊李注而人不知此最

不可解之一事故所輯專據李氏於五臣偶及之誠不足辨也家貧無書且流寓江都交遊絶少多從郡博李嗇生同年借貲尋閱并就正焉所得於良友之教益者深矣雲璈既雅好是書而又適客崇賢之鄉里卽此以附仰止之心亦後學者之大幸已是編嘉慶二年丁巳錄於揚州寓館中間從宦十餘年不復省覽己卯歸田後復錄於千步廊新屋道光辛巳冬移居柴荆橋明年二月始得卒業從事幾三十年而後成亦匪易哉心力所在良不忍棄雖覆瓿不計也壬午春分前四日簡松山人張雲璈跋於三影閣時年七十有六

選學膠言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總目

第一卷
昭明序 李善表 賦
第二卷
賦
第三卷
賦
第四卷

賦
第五卷
賦
第六卷
賦
第七卷
賦
第八卷
賦
第九卷
賦
第十卷
詩
第十一卷
詩
第十二卷
詩
第十三卷
騷
第十四卷

騷
第十五卷
七
第十六卷
冊 令 教 文 表
第十七卷
上書 啟 彈事 牋 書
第十八卷
移 檄 對問 設論 辭 序
第十九卷

頌 贊 符命 史論
第二十卷
論 連珠 銘 誄 碑文 墓誌
行狀 弔文
補遺一卷
金陵劉貢九鐫

第二十六册 102 版

選學膠言目錄

卷一

荀子賦　　三言四言五言九言
稷下卽棘下　　葛與葢通
正始　　崇山卽嵩山
六十卷　　李善注有數本
注例說　　兩都賦作於明帝時
樂府不始於漢武　　虞丘
掌固　　諷諭
魯頌非奚斯作　　雒邑

上都　　唯唯
橫被卽光被　　五星聚東井
霸字不當从水　　度或爲慶
十二子　　九市
七相五公　　御史大夫將軍稱公
然字單用　　范子計然
渭渠　　三十六所
左城右平　　乘茵
釭音工　　釦砌
珊瑚碧樹　　後宮十四位
廉孝　　明光宮
鳳闕　　觚稜
金爵卽銅鳳　　唐中
荆梁多鳥獸　　乘輿法駕
拗　　許少
長楊當作萯陽　　車騎行酒食
澹淡　　白鶂

姪男襄校字

選學膠言卷一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昭明序

荀子賦

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謂荀卿宋玉賈誼司馬相如也按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漢志載孫卿子三十二篇孫卿即荀卿又載孫卿賦十篇今荀子書賦篇第二十六有禮知雲蠶箴五賦又二篇無題是作賦莫先於荀子也或云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惟此皇甫士安三都

賦序亦云荀卿屈原之屬屈原賦離騷漢書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

三言四言五言九言

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三百篇中四言爲多雜以二三五六七八按詩正義云詩之見句少不減二郎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偏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是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洽之言未可據也昭明此言亦本摯氏之論然顧亭林引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九言之始案昔者先生受命二句今詩所無此脫者字

稷下郎棘下

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五臣翰注云狙丘稷下皆齊地之丘山也田巴置館於稷下以延遊談之士按困學紀聞鄭志張逸問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

愚謂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閻徵君百詩校本云魯亦有棘下爲城內地名見左傳定八年水經注以爲亦儒者之所萃恐誤吳郡余蕭客文選音義云稷下齊稷城門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善注

李善表

葛與蓋通

飛葛天之浩唱按路史注葛天之葛音蓋葛與蓋古音通故蓋亦音葛孟子蓋大夫王驩漢書曹參傳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又蓋寬饒皆古沓切

第二一六冊 102 頁版

正始

虛玄流正始之音顧亭林日知錄曰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尙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顚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之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淸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

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緖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尙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尙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淸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何爲開晉之始以至國亡於上敎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崇山即嵩山

汾河委筴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未議澄心何氏讀書記云書孔傳曰崇山南裔大酉小酉二山在武陵亦南裔也以崇山代之不直使事徐庾法也上句用張安世事亦以河汾代河東雲璈按崇山當是嵩山晉書束晳傳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兩行科斗書莫有知者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冊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墜簡即指此恐非讀書記所言二酉且上文已有撮壤崇山句亦不應重複又按字書嵩字古文正作崇韋昭國語注通用則此爲嵩山無

疑

六十卷

合成六十卷按昭明序云都爲三十卷李氏析爲六十卷故卷首目錄題曰賦甲注云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具見前人之重於變古如此何氏讀書記云宋本各卷皆無目錄

李善注有數本

舊唐書儒學傳李善揚州江都人崇賢館直學士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

藏於秘閣新唐書文藝傳云善淹貫古今而不能屬文人號爲書簏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示子邕邕嘿然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注不可易故兩書竝行又李邕傳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爲賀蘭敏之所薦引爲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又李濟翁資暇錄云李氏文選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據此則李注有數本今惟顯慶所上之本此外絕不可見卽邕書亦不傳反畱乖謬之五臣與

李注並傳不朽亦有幸有不幸也又李氏於選注之外又撰漢書辨惑三十卷必有與選注互相發明者其書竟不傳惜哉

黃士珣按李注中如劉孝標廣絕交論王簡栖頭陀寺碑皆先釋意而後疏典其體例特異於它篇此外如北征東征西征天台歎逝諸賦及顏延年陶徵士誄陸士衡弔魏武文閒亦附事見議其諸邕之所補益者乎

雲璈又按舊唐書以李善爲揚州江都人而新唐書則以爲江夏攷北海邕之先自高陽侯就至六世孫武仕晉爲侍中皆居江夏其後孫元哲乃徙居廣陵元哲生善善生邕邕之再居江夏不可知矣然李白題江夏修靜寺詩云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留青草琴堂羃素塵平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注云此寺是李北海舊宅是邕蓋復歸江夏故江都江夏得兩稱也

注例說

李氏之注文選自有其例不明其例則李注之次第不可得而知也凡五臣注之闌入李氏者不可得而

知也且非五臣注而闌入李氏者更不可得而知也例者何如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或引後以明前示不敢專也又如同卷再見者則云已見上文其他卷再見者云已見某篇務從省也舊注並於篇首題其姓名有乖謬乃具釋必稱善以別之不攘人以爲已有也其引詩如自引則稱毛詩若舊注所引則止云詩蓋劉淵林張孟陽諸人之注所引詩未必是毛詩觀魏都賦牒牒坰野注可見也引漢書如太子報桓榮書之在榮傳谷永與王譚書之在永傳之類初不稱班范二史也音釋多

在注末而不在正文下凡音之在正文下者皆非李氏舊也稱然則必單用然字此通注中悉如此其有則字者後人誤增也凡此皆李氏注一定之例其後轉輾合并遞相羼雜往往舛錯幾不可讀顯慶奏上之本無復廬山眞面矣何義門陳少章據袁本茶陵本雖句櫛字比僅得十之四五近鄱陽胡果泉中丞據宋淳熙尤延之貴池重鋟本參以袁茶之校而互訂之成攷異十卷反覆詳論李氏之舊雖未能盡復然已思過半矣胡氏言文選之異起於五臣然有五臣而不與善注合并即合并矣而未經合并者具在

即任其異而弗攷無不可也今世所存僅袁茶及尤延之本或沿前而有譌或改舊而成誤割裂刪削殊非崇賢舊觀是李氏之注一厄於五臣之合并再厄於尤氏之增刪故五臣而闌入李氏者猶可攷有非五臣而闌入李氏者無從攷正也惟一準乎注例尋流而溯源或不致迷途之難返云爾

賦

兩都賦作於明帝時 班孟堅兩都賦序

序題下注云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何義門陳少章皆以爲攷本傳賦作於明帝之世而云和帝未詳此注所據雲璈按今胡中丞校本謂此一節非善注也善下引後漢書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乃上兩都賦不得有此注甚明即五臣銑注亦言明帝然則并非五臣注也且此卷所列子目其下本不應有注決是後來竄入據此則所云非五臣而闌入李注者此類是也

樂府不起於漢武

外與樂府協律之事按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

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詩賦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師古曰始置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賦序以爲武宣之世與漢書合然鄭夾漈之言曰樂府雖有其官惟采詩入樂自武帝始似樂府之名不起於武帝又按漢書禮樂志前云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足知樂府之立早在武帝之先矣

虞丘

虞丘壽王漢書作吾丘按虞與吾通困學紀聞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卽詩騶虞耶水經注亦

作虞丘

掌固

御史大夫兒寬注引漢書兒寬修尙書以郡選詣博士孔安國對策爲掌固按固與故通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作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掌固卽掌故也衞宏古文尙書序濟南伏生老不能行遣太常掌固晁錯往讀之鮑明遠集論國制啟云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宜令掌固刊而撰之唐六典尙書有掌固十四人此注猶作掌固後來刊六臣注者皆改爲故矣

諷諭

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按後漢書云時京師修宮室濬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因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注云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士大夫論壽王以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故作士大夫論稱武帝之德曰士問於大夫云云及驃騎將軍頌東方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爲主也

魯頌非奚斯作

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困學紀聞云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葢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咏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原注薛漢世習韓詩是詩公子奚斯

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雲璈按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閟宮卒章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傳云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云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是史克作頌奚斯作廟且韓詩亦但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並未明言作詩言奚斯作詩者誤自薛君始李注仍承薛君之誤

雒邑

李涪刊誤云漢以火德王後漢都洛陽字旁有水以水尅火故就隹雲璈按三國志文帝紀黃初元年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注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為洛此刊誤所本然賦中洛字不从隹者甚多且左傳中洛字已多作雒豈皆後漢所改耶金壇段玉裁云豫州之雒从隹雍州之洛从水本是兩字後人混而一之耳

上都 西都

作我上都李氏於上都無注李濟翁資暇錄云五臣注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君上所居人所都會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

唯唯

賓曰唯唯注引禮記父召無諾唯而起竊謂不然按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故單一唯字如論語曾子曰唯是也唯唯者將欲有言而暫應之如范雎之於秦王是也當引戰國策不當引曲禮

橫被即光被

橫被六合注引漢書音義文穎曰關西為橫按後漢書馮異傳橫被四表昭假上下錢辛楣宮詹考異云橫被即書光被也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無以加之王褒傳化溢四表橫被無窮西都賦亦曰橫被六合葢堯典光被字漢儒傳授本作橫矣釋言桄穎充也桄即橫字古文光為炗與黃相似故橫或為桄孔傳出於魏晉之間堯典橫已作光而訓光為充猶存古義後世因作光煇解失漢之本旨矣

五星聚東井

仰悟東井之精注引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又曰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蜀志先主傳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金壇于光華惺介集評後附海昌朱超之云分野之次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秦之分野高允以金水常附日十月日在箕尾五星不當聚井議史漢之失東坡志林云漢元年十月乃今之八月八月而得七月節日猶在翼軫間金水聚井豈遠耶八月當是七月七月當是六月恐字之誤今按漢紀元年冬十月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則是十月乃夏正之十月蘇氏謂今之八月誤矣竊謂是

時沛公至霸上眞人所在星象應之猶之雲氣在芒碭閒耳況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古今歲之遲疾或難以一律論也雲璈按超之此說猶惑於春秋胡氏傳不改時月之說故以十月爲夏正之十月也胡氏云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其說未可以訓三代時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甚明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也卽正月色尚黑以平

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蓋正卽正月周以十一月爲正卽名十一月爲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爲正卽名十二月爲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爲正卽名十三月爲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漢旣同秦建亥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則所謂元年十月者正當夏正之七月坡公固未嘗誤也胡氏引伊訓十有二月之文以爲商不改月之證亦與孔傳不合其以秦用亥爲正以證

不改時月顧亭林日知錄云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它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賀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又自注云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

當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夫以七月誤爲十月正足以爲秦人改月之證顧氏此說發明胡傳之失正可據以證朱所引高說之謬而李注於此竟無辨正亦疏

霸字不當从水

挾灃灞據龍首何氏讀書記曰水經注霸水古曰茲水秦穆霸世更名茲水曰霸以顯霸功然則霸水不當加水旁也道元此語本之漢書地理志故霸陵霸橋皆不加水雲璈按後南望杜霸亦不加水足知水旁爲後人所增胡中丞本云此五臣加水而亂善非

善舊也今茲水茲字亦从水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
里頭入渭尾達樊川在旁曰挾在首曰據

度或爲慶

度宏規而大起注小雅曰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
度或爲慶也按慶音爲羌經典中甚多未可枚舉然
此度字自當作法度之度正與上圖皇基于億載句
文義貫串無緣更作發語辭也後漢書作度又注中
小雅曰至末亦倒似當云度或爲慶小雅曰云云爲
是度與羌之度字當是慶字

按注中所引小雅處甚多卽小爾雅凡五經正義

皆如此省文也方言注亦然注中往往有誤作爾
雅者蓋不知者所改也小雅載漢藝文志卽孔叢
子之第十一也

十二子

立十二之通門注引周禮鄭康成注天子十二門通
十二子也雲璈按考工記匠人疏十日爲母子丑寅
卯等十二辰爲子故王城面各三門以通十二子也
葉氏樹藩曰十二門三輔黃圖云東則第一霸城門
亦曰青門第二淸明門內有藉田倉亦曰藉田門第
三宣平門亦曰東都門南則第一杜門亦曰覆盎門
第二安門亦曰鼎路門第三西安門亦曰便門西則
第一章城門亦曰光華門第二直城門第三雍門亦
曰西城門北則第一洛城門第二厨城門第三橫門
亦曰光門凡十二門

九市

九市開場貨別隧分注引漢宮闕疏長安立九市其
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按玉海十六云各方二百
六十六步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凡四里爲一市

七相五公

七相李注引漢書止數其五韋賢車千秋黃霸平當

魏相其不數者並以罪國除故也後漢書注尙有王
商王嘉商爲張匡所誣嘉以薦梁相皆免死五公後
漢書與李注全不合李注謂張湯杜周蕭望之馮奉
世史丹皆以其爲御史大夫將軍也後漢書注則謂
田蚡爲太尉張世安爲大司馬朱博爲司空平晏爲
司徒韋賢爲大司馬然七相中後漢注已列韋賢不
應又於五公數之自當以李注爲長惟賦意原是羅
列域中紱冕若合兩注所數除韋賢外西都之公實
有其九不止於五也

御史大夫將軍稱公

注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雲璈按漢代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然丞相即大司徒太尉即大司馬御史大夫即大司空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省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又於三公及三師之下即次之以前後左右將軍蓋古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是三公六卿將軍一也故將軍亦稱公

史記鼂錯傳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錯父呼錯爲公蓋以官稱之雲璈按此徐特以證御史大夫之稱

公耳錯父之呼必無是理自當有誤

然字單用

選注中然後然則每單用然字如七相五公注云然其餘不在七相之數者並以罪國除故也當是然則也蓋當時體如韓昌黎論淮西事宜狀云事至不惑然可圖功亦是如此前大漢受命而都之也注然則成功在西云云西京九戸開闢注然則九室云云長笛丸梃彫琢注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王仲宣贈士孫文始鬱彼唐林注然則此三縣連延相接凡此則字皆不知者所增

范子計然

藍田美玉下注引范子計然云云按通考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爲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之字尤不可考信唐書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也

渭渠

困學紀聞歷代漕運考於漢渭渠云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汭至長

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傍南山至河中間隔霸滻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跡西都賦通溝大漕潰渭洞河雲璈按此說指史記河渠書而疑其不實者也引此賦蓋亦以班氏爲不然

三十六所

離宮別館三十六所余蕭客音義曰三輔黃圖上林有建章等宮一十一平樂等觀二十五凡三十六所

左城右平

按三輔黃圖注殿階九級中分左右左有齒人行之

右則平之又按鶴林玉露云四方以西爲尊今朝廷之上羣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爲尊也西都賦左墄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墄若世所謂澀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則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墄也五臣注右乘車上故使平左人上故爲級恐未然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

乘茵

乘茵步輦惟所息宴注引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敬齋古今黈云劉良以

爲後宮或行於茵或載於輦如艮所說乘茵謂行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於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屬詩文茵暢轂漢書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馮茵蓋車之物或因以取名也應廣文叔雅云王莽傳下云自此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注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輿之行也師古曰謂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應劉之說未若服顏爲明顯元李冶亦似未見王莽傳注者雲璈按服注有疾執茵乃就文爲說若漢儀所云不必有疾也故賦云惟所息晏似未可以王莽傳注爲解西征賦端策拂茵注茵車中蓐也可以爲證

釭音工

金釭銜璧注釭古雙切雲璈按漢書趙昭儀居昭儀舍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師古曰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此師古但知釭之音工而不知江古音亦本爲工也釭江皆从工得音初無别異釋名江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字典云今滇人呼江爲公江魚曰公魚）可見江以公爲音楚辭九章云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古韻本然非叶也沈約以江居東冬鍾之後其音尚未盡變故轉而爲古

雙至後世直作似艮切矣

釦砌

王氏學林云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寵少衰而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師古注切門限也千結反沓冒其頭以金塗其上後漢班固傳兩都賦曰於是釦墀釦切玉階彤庭章懷注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銅沓黃金塗按字書釦金飾器也所謂黃金塗乃以金飾之而文選以爲釦砌且旣有白玉階矣豈又金塗砌者砌亦不可以銅冒文選改切爲

砌非矣雲璈按學林是李注既以釦砌爲玉飾而又引說文釦金飾器其說殊鶻突

珊瑚碧樹

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注廣雅云珊瑚珠也雲璈按珊瑚如樹有枝柯故司馬相如傳珊瑚叢生注云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華廣雅謂之珠未詳考本草言珊瑚有黑色碧色者碧色者良據此則賦以珊瑚碧樹連言或碧樹即指珊瑚之碧色者耳注引淮南子崑崙碧樹高誘以爲青石恐未必然

後宮十四位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猶言十四等西京賦所謂列爵十四是也據注其名號實有十九蓋昭儀爲一位婕妤爲一位娙娥爲一位容華爲一位美人爲一位八子爲一位充衣爲一位容華之容充衣之衣尤延之校改作傛依七子爲一位良人爲一位長使爲一位少使爲一位五官爲一位順常爲一位而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則共爲一位殆猶子男之同一位也

廉孝

羣百郡之廉孝注與廉舉孝也雲璈按孝廉之舉始於西都孝與廉實分爲二科元朔詔書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皆察廉爲長丞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獨舉孝廉爲郎故謂之孝廉亦謂之廉孝至東都則合爲一科矣

明光宮

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亙長樂按漢有兩明光宮三輔黃圖一屬北宮一屬甘泉屬北宮者成都侯商避暑之處屬甘泉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又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古注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此師古之謬也說見宋王楙野客叢書則此明光乃北宮之明光也

鳳闕

設璧門之鳳闕楊震古語俗謂鳳皇闕爲玉女樓

觚稜

馬永卿嬾眞子曰今之闕角謂之觚稜蓋取其有四稜也僕友柴愼微云觚酒器也可容二升腹與足皆有四稜漢宮闕取其制以爲角隅安獸處也故西都賦曰上觚稜而棲金爵爵觚皆酒器名其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漢書曰破觚爲圓

金爵卽銅鳳

注引三輔故事云建章宮闕上有銅鳳皇然金爵卽銅鳳也雲璈按古人例以鳳皇爲爵漢宣帝以鳳皇降改元神爵魏武之銅爵亦銅鳳也

唐中

前唐中而後太液注引漢書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池數十里如淳曰唐庭也雲璈按郊祀志作商中商庭也商於序爲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葢以其在建章之西也西京賦史記封禪書皆作唐中案此則衍池字

荆梁多鳥獸

命荆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按禹貢荆州之貢羽毛齒革梁州之貢熊羆狐狸織皮而周禮職方亦云荆州其畜宜鳥獸此二地多鳥獸故命之也

乘輿法駕

於是乘鑾輿備法駕胡中丞云鑾字衍注引獨斷以解乘輿中間不得有鑾字甚明後漢書章懷注引獨斷與此同亦不得有鑾字上林賦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甘泉賦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句例相似孟堅之所出也又東京賦乘輿乃出注云乘輿已見上文指此可以借證雲璈按此於是乘輿七字爲一句余蕭客音義胡廣漢制度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東都賦注漢書音義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

拗

乃拗怒而少息注拗猶抑也於六切按今屋韻不載拗字惟見於十八巧十九效巧韻乃拗折之拗效韻乃違拗之拗無於六之音

許少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注許少秦成未詳錢宮詹云漢書人表有許幼許少豈卽許幼乎

長楊當作萯陽

歷長楊之榭注引漢書宣紀行幸長楊宮屬玉館胡中丞云長當作萯此陳校最是長楊別注在下各本皆誤此所引在甘露二年雲璈按下引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此解正文歷長楊之榭也上引漢書宣紀乃解屬玉館而違及萯陽宮而誤萯作長亦因下長楊而譌也

車騎行酒食

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按古人多有車騎行酒食之事嘯堂集古錄載周叔邦父簠云叔邦父作簠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又叔夜鼎云叔夜鑄其饙鼎以征以行用饙用羹皆以備車騎之用馬融廣成頌云清醪車湊燔炙騎將左傳哀十五年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衞侯輒來奔亦此義

澹淡

靡微風澹淡浮注澹達濫切淡徒敢切雲璈按廣韻澹水搖動貌淡水味則知二字音義不同今混而為

一者非矣此猶粗之與觕飢之與饑皆未可混飢與饑尙可通但有飢饉無饑渴

白鷳

招白鷳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何氏讀書記云鷳後漢書作閒注云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今以文竿句例之當以後漢書爲正雲璈按此說已見困學紀聞云御覽引風俗通言白鷳古弓名文選以閒爲鷳非禽名也竊謂古賦行文非必如後人聲偶以鷳爲閒究屬牽強招之訓舉別無所見揄胡中丞云注中當有揄與投同四字

選學膠言卷一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二
婁敬當作田肯　李注不避廟諱
三五　盤庚無復湯故都之說
大子　狩牧也
梁鄒　騶虞
時龍　岑
天官　震本平聲
三軍　三驅
范氏　太牢

八佾　傑休兜離
淵字不避　秦惠王當作孟嘗君
明堂五篇　薛綜注
太一即太白　讖緯起于春秋戰國之際
碁
八字爲句　雄虹
王逸楚辭注　福
積當作簀　八屯
晝與虔叶　敝
嗟當作羌　魯般即公輸子

李注倒　辨即斑
趙鬼讀西京賦　轢當作櫟
廣漾當作洸漾　三輔三代舊事
劉逵魏都賦注　昬同暋
臧否之否音鄙　梱
兩善曰　芃
懷羊　柞
曲鉤　元弋招搖
小說九百　揘畢撞抋
舉觜　多祇同音

飛龍　琴道
莨　相貝經
鼃字音　都盧
跳劍　度曲
曼延之戲　者音渚
前八後五　居相圮耿

男　韶武校字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賦

婁敬當作田肯 東都

注漢婁敬曰秦帶河阻山胡中丞曰此婁敬本作田肯袁茶二本作婁敬非也此所引高帝紀文非婁敬傳之秦地被山帶河也下注所云婁敬巳見上文者謂見西都奉春建策注二本葢因下注致誤何陳校皆據之改爲婁敬失之矣

李注不避廟諱

由數朞而創萬代讀書記云代後漢書作世葢李善避諱改雲璈按下文計有功而順民民字又何以不改李濟翁資暇錄云李氏依舊本不避本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氏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故犯國諱豈惟自相矛盾而已哉據此則避諱改字乃五臣非李善也近日刻本以五臣羼入李氏者此類甚多

三五

事勤乎三五注引史記述三五之法李喬生云今孔子世家作述三王之法恐注誤王爲五雲璈按李氏注此賦及劉越石勸進表王元長曲水詩序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李蕭遠運命論皆引史記作三五葢今史記誤也

盤庚無復湯故都之說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注史記云盤庚之時殷巳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都雲璈按此乃史公之謬說也湯都南亳盤庚都西亳兩地判然不同南亳在穀熟西亳卽偃師孔仲達書正義引皇甫謐之辨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今梁國寗陵之葛鄉湯地七十里耳若湯居偃師計寗陵去偃

師八百餘里豈當使亳衆爲之耕乎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盤庚遷偃師然則殷有三亳穀熟爲南亳卽湯都蒙爲北亳卽景亳湯所受命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其說甚明閻徵君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云南亳是湯所都皇甫謐據孟子以正之史記注謂湯於後徙西亳子卽如謐言以正之曰放太甲於桐桐在今虞城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旣以身當國於偃師又焉能時時于桐訓太甲乎仍屬穀熟方近自史云復居故都注遂謂湯亦會都偃師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

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本泛言先王徙都山險之處如上文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湯曾有意亳殷山險往視之如武王告周公營洛邑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日三亳鼎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徙西亳也凡此皆商有天下規模形勝之大者不可不論雲璈更考書序盤庚將治亳殷疏引束晳據孔壁中尙書作將始宅殷夫謂之始宅則非復故可知足補前賢所未及班氏承史公之譌故於地理志河南偃師縣注云殷湯所都於是鄭氏注經因之魏

王泰括地志因之而李氏此注亦因之皆誤也

大予

正雅樂按困學紀聞謂當作予樂今李注亦引作大予困學紀聞云葢五臣本改爲雅樂耳漢書明帝紀注引漢官儀云大予樂令一人秩六百石顏延之曲水詩序大予協樂注引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樂官

狩牧也

省方巡狩注引禮記逸禮曰王者以巡狩之禮尊天重人也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雲璈按巡狩者何以下白虎通語盧抱經學士白虎通校本云此與通典所引合初學記作王者爲天循行以牧人也自書舜典禮記王制禮器正義及御覽皆作狩者收也下句又各不同今按牧字是牧與狩古音正叶屋韻中如祝音呪宿音秀六音溜以及覆讀等字之兩載者不可枚舉足明牧狩二字之本通牧字又作坶尤爲明證書禮正義並改爲收義不及牧字之長李氏此注正可爲牧字非收之證

梁鄒

制同乎梁鄒注引毛詩傳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

田也雲璈按魏都賦作梁騶張孟陽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李氏此注作毛詩恐誤後漢書鄒亦作騶

騶虞

歷騶虞注引毛詩序云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歐陽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毛鄭未出之前說者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聞以爲言是初無此義野客叢書云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又曰般

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于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東京賦云囿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景福殿賦云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亦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爲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黿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何物也

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爲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歐公是未考六韜封禪書耳雲璈按叢書之辨甚是歐公特泥於新書一言遂據以爲說然安知文王之以騶名囿者不卽有取于仁獸之義乎騶虞又作騶吾又作騶牙一物也聲近而字異

時龍

登玉輅乘時龍注引易曰時乘六龍讀書記後漢書注馬八尺以上爲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以李注引易爲非雲璈按東京賦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蓋卽用東都語則此以時龍爲時乘六龍亦無不可且李氏於東京賦注固明言各隨其時而乘之何之譏李卽用其說耳

棽

鳳蓋棽麗注說文曰棽大枝條棽音林麗音離胡中丞云袁茶二本大枝條下有棽灑也三字雲璈按今說文棽字注云木枝條棽儷皃二本亦誤

天官

天官景從注引蔡邕獨斷百官小吏曰天官雲璈按史記自敘云學天官於唐都注星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又周禮天官冢宰鄭目錄云象天

所列之官釋曰周天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三百六十官故云象天也賦蓋言帝王之行百官扈從必有天星爲之拱衞與下文山靈雨師風伯一例賦言景從舉天官而百司庶尹皆在其中似勝獨斷

震本平聲

丘陵爲之搖震注震協韻音眞雲璈按字本此音而改從彼音者爲協今震本有平聲在眞韻則眞亦其本音不必協也如上文霆擊昆陽憑怒雷震亦作平何以又不言協

三軍

勒三軍誓將帥此天子之事似不當言三軍按周禮大司馬中軍以鼙令鼓鄭注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正義曰此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也據此舉一偏而言故曰三軍

三驅

申令三驅注引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雲璈按馬融周易注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

范氏

由基發射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今本文選作行經南方據困學紀聞改）

盧學士云范氏古善御者孟子吾爲之範我馳驅古本作范氏馳驅宋書樂志四君馬篇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鑾豈效詭遇孑馳騁趨危機正用此孫宣公孟子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困學紀聞云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非禹也（何氏校本云豈特非禹晉主夏盟始爲范氏）

太牢

野客叢書云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嘉祐雜志載掌禹錫判太僕供祫享太牢祇供特牛不供羊豕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如此謬已久雲璈按李注牛曰太牢乃引大戴禮則誤非始自唐人且太牢言牛少牢言羊葢舉其重者而言未爲不可後人自誤用之非注書者之過也

八佾

舞八佾注引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八人爲列八八

六十四人按左傳八佾杜服說各異服說與扶風同杜預則以爲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是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傳隆以杜注爲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降殺以兩減其二列杜以爲一佾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雲璈按傳說是杜注亦本之何休左傳明云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而下可見八音不可缺一第減其行列以示降殺耳故曰八人爲列乃一定不易之數猶之小胥正樂縣之位宮軒判特但減其所縣之方位而於每縣鐘磬之屬則如故也且既降以佾數又降以人數降

而又降揆之於禮似非其例

僸佅兜離

汪韓門太史文選質疑云僸佅兜離罔不具集注中闕兜字未釋兜即任也見白虎通此注之疏也雲璈按李注明云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音有輕重也正以南夷之任釋兜未可爲疏但未明引白虎通耳

淵字不避

爲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何氏讀書記云宋本淵作泉下有建章甘泉則淵爲是五臣亦作泉

避唐諱改雲璈按前呀周池而成淵又淵雲之所頌歎及藏珠于淵又何以不諱則知李氏因舊本不避廟諱當如李濟翁所說也

秦惠王當作孟嘗君

險阻四塞注蘇秦說秦惠王云云胡中丞云秦惠王三字何校改此何誤也章懷注所引作孟嘗君此齊策孟嘗君將入秦章文今本高注具存姚宏跋戰國策本指此條爲今本所無其失檢與何正同雲璈按跋乃宏弟寬非宏也案此則當在淵字不避則前

明堂五篇

讀書記曰以賦本古詩之流故以五詩系之雲璈按此即騷賦之亂與誶耳賦體宏鉅故累章以申言之何說似迂

薛綜注 張平子西京

薛綜注何氏以爲假託以其引用王肅易注然吳志本傳明云綜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所謂二京解非即此注而何又李氏云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則此注實李氏以爲是者未可遽以爲僞也孫侍御志祖曰薛綜注張衡二京賦二卷見隋經籍志雲璈按亦承綜傳而言之耳自當以

傳爲據胡中丞云何氏所云不當引用王肅易注者蓋指旅束帛戔戔下注周易曰六五賁於丘園云云也是已因而疑綜注假託則非蓋何未悟此是善注耳演連珠注亦引此王肅注當是脫去善曰二字雲璈按中丞歸此注於李氏可謂不煩言而解惜不令何氏聞之

雲璈又按文心雕龍指瑕篇云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儔而薛綜注謂之奄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今文選薛注並無奄尹之說未審彥和何據豈當日薛注有未是者李氏亦從而去之耶

又按汪韓門太史云凡作舊注者二十四人及不知名者所注賦十四詩十七楚辭十七設論符命各一連珠五十李氏皆標明某注不似後人之攘爲己有也若藉田西征則雖有舊注不取亦有無注者二篇則尚書左傳之序是也雲璈按魏志又有衛權者作吳都賦注衛臻傳注云衛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麤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筆墨不合傳寫則權之注在當時已不爲人重至李氏時已無傳非不取也

太一即太白

閻百詩潛丘劄記云太白山在乾州武功縣西南九十里亦謂之太一山五經要義武功有太一山一名終南蓋終南南山之總名也西京賦曰終南太一是非一山矣太白山接郿縣及盩厔縣界北去長安三百里故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太白柳宗元云其地寒冰雪積之未嘗已又南十里爲武功山杜彥達云太白南連武功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故云太白也軍行山下不得鳴鼓角鳴則風雨暴至又山中有横雲如瀑布則澍雨諺云南山瀑布非朝即暮是也雲璈按此則薛注終南太一爲二山名非矣觀李注自明

讖緯起於春秋戰國之際

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李注引史記趙簡子疾事雲璈按此即緯書之說也緯書必萌芽於春秋戰國之間觀此可見至始皇時遂有圖籙如亡秦者胡之類說者謂出于漢哀平以後者恐未然如卦氣圖本於易緯而孟喜用之簡狄吞卵本於尚書中候孖偓而司馬遷用之詩傳所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云云本於尚書帝命驗而大毛公用之尚書大

傳言主春者鳥主夏者火云云本於尚書考靈曜夏以十三月爲正云云本於樂緯稽耀嘉而伏生用之詩有五際本於詩緯汜歷樞而翼奉元帝初上封事用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易通卦驗文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皆引之是秦漢以來迄於昭宣已有其書豈始於哀平哉

德清徐養原曰緯之於讖微有別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論語孝經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皆易也若讖之依附六經者惟論語有讖八卷餘皆別自爲書與緯體迥別以附經籍志考之孔老讖

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又有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皆讖之類也

惎

人惎之謀薛注惎教也雲璈按左傳宣十二年楚人惎之脫扃杜注惎教也薛注不引左傳疏矣後旗不脫扃左傳正義引薛綜西京賦注扃所以止旗也今選注無此文

八字爲句

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葉氏樹藩云此八字爲一句讀楊用修以四字作句謂可嗣響三百篇懷字爲句猶可截虔字爲句終恐難通雲璈按讀薛氏注自不應四字爲句

雄虹

亘雄虹之長梁按京房易傳蜺四時有之惟雄虹見藏有月蔡邕月令章句云雄曰虹雌曰蜺

王逸楚辭注

靑瑣丹墀李注引漢書曰赤壁靑瑣又引王逸楚辭注曰文如連瑣何校云班張相去未遠如何引以爲注況王叔師更在班後耶雲璈按李氏於兩都序中說例云諸釋義或引後以明前示臣之不敢專他皆類此則此以叔師語證平子文正此例離騷欲少畱此靈瑣兮王逸注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正叔師發明瑣字義故李氏用之

福

讀書記云匡謬正俗曰副貳之字本爲福从衣畐聲西京賦仰福帝居傳寫譌謬轉衣爲示讀者便呼福祿之福失之遠矣雲璈按徐鍇說文繫傳於福字下辨云西京賦仰福帝居彼福字從衣非此字亦同顔

說也盧學士云荀悅申鑒政體篇云好惡毀譽賞罰相福也亦是福字之誤當訓爲副

積當作簀

芳草如積李注引韓詩曰綠籌如簀簀積也薛君曰簀綠蕁盛如積也蕁音竹據此皆以積解簀則賦中積字正當作簀葢緣注中如積字而誤耳簀字亦誤從竹

八屯

衞尉八屯何氏讀書記以長水中壘屯騎武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爲八屯考後漢書長水等校尉屬北

軍中候不屬衞尉何氏說誤葉星衞駁之是矣葢校尉北軍衞尉南軍校尉主城門衞尉主宿衞也葉引後漢百官志云衞尉所屬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北屯司馬主北屯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又云中興省旅賁令衞士一人丞據此西京時於七司馬外復設旅賁令是爲八屯雲璈按漢元帝紀初元五年顏師古注云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衞尉有八屯衞候司馬主衞士徼巡宿衞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據此則宮門四面每面各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似不定如葉說矣孫侍御補正曰七門司馬已屬東京制度且旅賁是令丞不與諸屯之列葉說非是

晝與虞叶

衞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瓝用戒不虞與上署附皆爲一韻日知錄云易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一言晝一言誅取其音協耳晝古音注易林及西京賦並同雲璈按虞亦音豫詩大雅抑云質爾侯度用戒不虞又雲漢云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又太玄經嘻嘻自懼亡彼愆虞古音如是正與晝音注叶

瓝

瓝李注引方言曰盾或謂之瓝音伐按此卽秦風蒙伐有苑之伐注伐中干也盾之別名玉篇引詩作瓝

嗟當作羌

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胡中丞云嗟當作羌注同李氏引小雅廣言羌發聲爲注其本作羌甚明袁本茶陵本所載五臣良注嗟歎聲是其本作嗟亦甚明各本以五臣亂善又并注中字改爲嗟益不可通

魯般卽公輸子

命般爾之巧匠薛注般魯般一云公輸之子魯哀公時巧人按孟子公輸子之巧趙岐注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正義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作爲雲梯之械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于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郤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公輸卽魯般也又禮記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注

公輸若匠師般若之族多伎巧者按若不聞亦有巧名是公輸之巧的指魯般故或稱班輸見列子漢書敘傳曹植七啟又稱輸班見易林又稱公班見潛夫論皆是一人今薛注似是二人又以公輸子爲公輸之子恐誤然李氏注七啟卽引檀弓注以若與般分當之則明以爲二人矣郭茂倩樂府古豔歌行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般顧亭林譏其不通後唐上官昭容遊長寧公主流杯池詩公輸與班爾從此遂韜聲亦承此謬

梁玉繩云檀弓稱般請以機封李康子母國策諸

子稱班輸墨翟攻守事墨翟在孔子後不與康子並時般何以如此長年是則可疑者

李注倒

既新作于迎風增露寒與儲胥李注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雲璈按武帝句當在元封二年下注倒

辬卽斑

上辬華以交紛李注辬音班按廣韻辬與斑同云見說文雲璈按說文有辬無斑是辬卽斑字廣韻爲重收矣

趙鬼讀西京賦

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李注漢書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大用勝服之于是作建章宮雲璈按自越巫爲此說齊東昏時後宮災有趙鬼者時謟佞之人皆謂之鬼能讀西京賦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經齊主遂大起芳樂玉壽諸殿窮極綺麗以至于亡小人一言遂貽數世之禍可畏哉又按魏志高堂隆傳靑龍中崇華殿災詔問漢武帝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乃夷越之所爲非

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此語惜不令漢武聞之漢書武紀注文穎曰越巫名勇

轢當作櫟

轢輻輕鶩容於一扉注駁車欲馬疾以箠櫟於輻欲有聲也注作櫟字則正文轢字當是櫟字之誤檢字書木部櫟字音歷引詩周頌鞉磬柷圉疏圉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又廣韻魯刀切音勞史記楚元王世家嫂詳爲羹盡櫟釜漢書作轑皆欲有聲之義車部轢字亦音歷說文車所踐也漢

書灌夫傳轢宗室注踐踏也以二義參校此當爲轢無疑胡中丞校本云轢字尤延之誤改而注中之轢未改也

廣潒當作洸潒

前開唐中彌望廣潒薛綜於廣潒無注李氏但引字林曰潒水潒瀁也按下文顧臨太液滄池漭沆薛注漭沆猶洸潒亦寬大也則上正文廣潒本是洸潒廣葢洸字之誤耳黃士珣云據此則薛注彌遠也下似脫洸潒寬大也五字

三輔三代舊事

鯨魚失流而蹉跎注引三輔舊事曰清淵北有鯨魚刻石爲之長三丈胡中丞校本云袁本茶陵本三輔作三代按此當三輔三代重有三輔三代舊事屢引尤延之校增而又脫三代耳

劉逵魏都賦注

武庫禁兵設在蘭錡李氏引劉逵魏都賦注曰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錡胡中丞曰劉逵云云有誤吳都有蘭錡內設魏都有附以蘭錡李氏於兩都中舊注皆不更見此所引無以決其爲劉逵吳都賦注曰或爲張載魏都賦注曰也凡善各篇所留舊注均非全文

昬同暋

何必昬於作勞邪嬴優而足恃李注引尙書曰不昬作勞雲璈按盤庚孔傳昬强也正義鄭康成讀昬爲暋訓爲勉與孔不同今此賦薛注亦訓爲勉當依康成讀爲暋爾雅昬與暋皆訓爲强故釋文兩存之

臧否之否音鄙

街談巷議彈射臧否按否音鄙故與下理字痏字叶易遯卦九四君子吉小人否王弼注音臧否之否書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陸德明音義音鄙抑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昭五年左傳一臧一否其誰能

當之孔明出師表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嵇叔夜幽憤詩民之多僻政不由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皆當音鄙今人多讀爲可否之否誤矣可否之否音缶凡臧否連用者似未可與缶音混也古人於音釋雖存數音而文義總歸一例

槅

商旅聯槅隱隱展展按槅與軛通又同果核之核吳都肴槅四陳

兩善曰

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按此條注

中有兩善曰前釋繚垣二句後釋植物二句何校塗其前以屬薛注然繞了連蔓云云薛已釋其義不應重複葢本屬兩條每條列薛注而以善曰別之刻本誤通爲一耳胡中丞云當以正文植物斯生二句別爲節而係以注植物草木八字及下善曰云云是

苀

薇蕨荔苀李注引爾雅苀東蠡郭璞曰未詳翟教授灝補郭曰釋文苀本亦作芫苀音戶剛反張平子西京賦草則薇蕨荔苀集韻謂苀葉似蒲叢生苀見說文訓魚毒也急就章注亦云苀華一名魚毒漁者煮

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其音愚袁反兩文未定孰是釋木篇杬魚毒杬亦別作杬又或作芫杬與苀同可毒魚其字宜得通借苀之改文無因當以从亢讀戶剛爲正雲璈按翟氏此條雖補郭而仍未詳且不解東蠡何義也至釋木杬魚毒郭注大木生南方皮厚汁赤堪藏卵果按此別是一種杬木乃吳都賦所云緜杬杶櫨之杬非毒魚之杬郭說亦誤

懷羊

戎葵懷羊李注引爾雅曰蘾懷羊郭璞曰未詳按李氏引郭而承其未詳終不知懷羊爲何物翟氏補郭云釋木篇魁瘣注云根節磈磊也司馬溫公類篇謂芋之惡者曰瘣葢得之矣漢書稱芋曰芋魁魁與瘣語輕重差耳或謂懷羊之羊疑卽芋字羊本作芊形與芋似而譌亦近情實

柞

柞木翦棘李引賈逵國語注槎邪斫也柞與槎同仕雅切金宗伯甡云周頌載芟載柞注除木曰柞周禮秋官柞氏掌攻草木何必借槎字作解

曲鉤

倚金較李注引說文曰較車輢上曲鉤也雲璈按今

說文作曲銅疑曲鉤是

元弋招搖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北斗第七星雲璈按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云近北斗者招搖一爲天矛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元戈卽天鋒也又曰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卽搖光也薛注元弋北斗

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幽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蓋北斗原有九星之稱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在北斗杓所謂招搖在上也何氏校本云杜牧詩已見元戈收相土應迴翠帽過離宮疑卽用此今刻皆作元弋當求善本校之雲璈按後漢書載馬融廣成頌云棲招搖與元弋注枉矢于天狼注招搖元弋天狼並星名蓋當時本作弋也

小說九百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小說二字出于此薛注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明胡元瑞筆叢云小說卷帙繁重者太平廣記之五百夷堅志之四百極矣而不及虞初之九百也秦漢之篇卽唐宋之卷太史公書一百三十卷漢志作百三十篇然則三代之書至繁不過百卷不應虞初卷多乃爾恐虞初之篇卽尚書百篇之篇則九百篇不過九百事計以後世之卷亦數十餘耳今其說一不存漢志言初武帝時方士號黃車使者蓋七略所稱小說惟此當與後世同方士務爲迂怪以惑主心神異十洲之祖襲有自來矣

揘畢撞抋

竿殳之所揘畢(畢一作蹕)又徒搏之所撞抋薛注前云揘畢謂撞抋也後云撞抋猶揘畢也竟不知何解李氏亦無佐證處五臣注揘畢猶擊刺也亦想當然耳孫侍御補正曰說文撞丮(音戟)搏也方言南楚凡相推搏曰抋

舉胔

收禽舉胔數課衆寡金宗伯云詩助我舉柴柴說文作⿱此手謂積禽也舉胔本此

多祇同音

汪韓門太史綴學云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邢疏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西京賦炙炰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爲適也李注文選改多爲⿰多支而云廣雅曰⿰多支多也廣雅釋詁有⿰多追⿰多農⿰多果⿰多委⿰多亥⿰多吉⿰多冊⿰多辛⿰多予⿰多支⿰多尤等十一字(今字書惟收⿰多果音禍⿰多亥音該⿰多吉音亟⿰多冊音那⿰多尤音⿰女尤餘皆缺)並訓爲多其偏旁皆从多張揖魏人在西京賦後李注似據魏人以改漢文矣邢氏豈不見文選者必所見別有善本不然何遽援以說經耶至如詩魯

頌閟宮云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多與犧宜爲韻多之音支經固有之易復之初九云无祇悔九家作无多此卽不貳過之義後人以不抵於悔爲解遂不知多祇之同音矣

飛龍

挂白鵠聯飛龍薛注飛龍鳥名雲璈按飛龍謂馬也古人以馬爲龍南都賦云駟飛龍兮騤騤聯蓋聯騎之義言鳥者恐非

琴道

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李注引琴道云云孫侍御曰琴

道卽新論篇名見後漢書桓譚傳

葭

校鳴葭按葭應从竹卽笳也宋書樂志葭李伯陽入西戎所造卽笳也

相貝經

摭紫貝李注引相貝經赤電黑雲謂之紫貝孫侍御曰相貝經嚴助撰見初學記

𪓰字音

搏耆𪓰與下牛秋爲韻按漢書地理志上郡𪓰茲縣應劭注𪓰茲音邱慈而字書𪓰又有居求切音鳩故此賦得與牛秋叶也

都盧

都盧尋橦按前已言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此似復見然前乃比擬之辭此則廣場妙戲之一也都盧自來作國名解惟五臣注以爲山名未識所據

跳劍

跳丸劍之揮霍葉氏樹藩云戰國時有蘭子者以伎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

度曲

野客叢書曰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西京賦度曲未終之語爲證師古曰應說是也太谷切僕觀西京賦注復引元帝自度曲爲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豈元贊之義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爲證而不知其義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卻可爲證而又在元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雌黃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未推原宋玉

之語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云祖元贊非也雲璈按度曲與自度曲有別今塡詞家不由舊譜而刱爲一調謂之自度曲自是出於元贊惟但知音杜而不知音鐸耳

曼延之戲

巨獸百尋是爲曼延漢官典職云正旦天子行𨜺德殿作九賓樂舍利從東來戲于庭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化成黃龍高八十丈出水戲于庭以兩大絲繩繫兩頭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道逢切肩不傾又蹋踘屈身藏于斗中鐘磬晉唱樂畢遂作魚龍曼延黃門吹三而又未央庭中設角觝戲享外國三百里內觀雲雨雷電無異于眞畫地成川聚石成山雲璈按此特夸飾之辭焉能人功僞作三百里內雲雨雷電如眞也哉曼延又作曼衍故注延去聲

者音渚

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李注者之與切蓋與下睹五土苦等爲韻雲璈按詩綢繆云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又采綠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九歌湘夫人搴汀

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易林鄰不我顧而望玉女身多癩疾誰肯歸者又當年少寡獨與孤處雞鳴犬吠無敢誰者是古音無不作渚李氏時尚存古音也陳第毛詩古音考古文者字故从旅聲後人加水作渚別此爲者也之者然古音則仍舊也（五臣本作口）

前八後五

此何與于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李注引尚書曰自契至成湯八遷尚書序曰盤庚五遷雲璈按盤庚正義云上文言自契至於成湯八遷幷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幷數湯爲五一人再數其實止十二也

居相圯耿

居相圯耿不常厥土困學紀聞云書序祖乙圯于耿孔傳圯于相遷于耿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圯于耿徙居邢蓋從史記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圯于耿爲圯于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原注祖乙曾孫）立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圯不應如是之久

當闕所疑雲璈按平子之言亦不從孔氏爲說梁氏
史記志疑云史記耿作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作
耿考御覽八十三卷引史記作耿則知邢字傳寫之
譌而皇極經世及通志三王紀謂祖乙圮耿徙邢誤
分爲二地顧祖禹方輿紀要實指耿爲山西河津縣
邢爲直隸邢臺縣本於通志恐未可信

選學膠言卷二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三

由余悝繆公　章華臺
宮鄰金虎　推當作椎
項嬰句倒　西匠
旬始　德陽
蜻　李注誤薛
謻門　九龍殿
半漢　芟芟
琟　闘戟

五營　嘈囐
饕餮　協韻
非熊非羆　巫覡
侲子　剛癉
方良卽罔兩　畢方
鬼畏桃　游豫分屬春秋
倒句叶韻　豫且
怵惕當作惕戒　車中內顧無不字
裁字不必叶　帝魁
鄭交甫事　啄子于切

杻卽檍　菰譌蒲
注引本人文　薀
蟠　芍藥
菁　舞態歌聲
舊宅　南音
剌音辣　帝亂其政
鼎足　桑梓作鄉里用

男礽校字

選學膠言卷三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賦

由余悝繆公 東京

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繆公於宮室李注引史記曰由余本晉人亡入西戎相戎王使來聘秦觀秦之强弱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淫此臺若鬼爲之則神勞矣使人爲之則人亦勞矣於是穆公大慙今考史記秦本紀言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云云視李所引詳略迥異不知李氏據何本抑意爲增減耶金宗伯以爲別有出處雲璈又按後賦云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李引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饗客于章華之臺楚王曰翟亦有臺乎使者曰翟王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猶以作者太勞居者太逸也見新書卷七與前注略同葢李氏牽合諸書而誤爲史記耳

章華臺

渚宮舊事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而爲章華之臺翟人來朝王誇之與客登章華之臺三休乃至太平寰宇記章華臺在江陵東三十三里臺形三角名勝志云楚離宮也又謂之豫章臺水經注江水又東得豫章之口是也沈括筆談辨證門云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攷信如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卽今之監利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氏之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於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注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原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靈王八年許遷于夷乃此地十二年公子比爲亂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衆潰靈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卽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訃以乾谿靈王實縊于芋尹申亥氏它年申亥以王柩告

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伐陳王師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谿則後世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宮鄰金虎

始於宮鄰卒於金虎李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爲鄰貪求之德堅若金讒謗之言惡若虎也葉樹藩云石氏星經昴者西方白虎之宿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用脩

楊氏謂李善不知引星經而謬自爲說如楊氏解則金虎當指戰國合上宮鄰之指襃氏始卒纔見確實而下文嬴氏搏翼云云脈絡亦貫善於陸士衡答賈長淵詩中金虎習質句曾引星經此何以獨援應劭之說耶至王融曲水詩序宮鄰昭泰善注仍贅應說於義更屬未安案此則當在章華臺則前

推當作椎

所推必亡所存必固薛注言高祖所椎擊者使之亡據注意則賦中推當爲椎

項嬰句倒

埽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按二句使事顛倒若乙轉則下字正可與上固字下庫字爲韻陸德明謂毛詩一十有七下皆當讀如戶

西匠

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薛注西匠秦之舊匠也雲璈按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梧齊侯下云以軍匠從後張景陽七命云營匠斵其樸而李注以爲未詳當是用此蓋謂經營之匠也

旬始

方氏通雅云格澤音鶴鐸旬始皆妖氣也相如大人賦

建格澤之修竿張揖曰格澤氣如火狀黃白色起地至天下大上銳天文志曰旬始出入斗旁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鼈李奇曰怒當作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則色青宋均云怒則芒角刺出河圖稽耀鉤曰填星散爲旬始王招橫春秋合誠圖曰旬始主兵爭春秋考異郵曰旬始照其下必有滅主楚辭造旬始而觀淸都注者又謂之皇天名東京賦欃槍旬始羣凶靡餘明以爲妖星妖氣而召茲羣慝也張伯起乃謂欃槍見浹旬始退卓徵甫注藻林又以旬始爲皇天之居此又謬矣近術家之云旬始者乃謂一旬

之首見也

德陽

乃新崇德遂作德陽按東觀漢記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蟰

淵游龜蠵野客叢書云蠵郭璞謂靈蠵能鳴尒雅靈龜注則此龜屬能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忱字林云大龜以猬不知似猬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傍耳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胷鳴者有以

胃鳴者蠵葢胃鳴之蟲雲璈按字林云云今爾雅本無之案今釋文引之不得謂爾雅新舊本

李注誤薛

鶬鴰秋棲鶻鳩春鳴下注爾雅曰云云睢鳩麗黃關關嚶鳴下注爾雅云云胡中丞校本云兩節注爾雅上皆當有善曰二字此何校最是袁茶本皆誤以爲薛注善引書有薛所不及見如爾雅郭注之類較然易辨雲璈按如下聘丘園之耿潔旅束帛之戔戔注引周易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云云綜以赤烏六年卒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亦脫去善曰二字誤以爲薛注與此同耳下煢煢之心注引廣雅亦然

謻門

謻門曲榭按字訓謻別也沈存中謂別門故以對曲榭無定處也又同謻說文周景王作洛陽謻臺即漢書所謂周有逃責之臺爾雅釋宮連謂之簃注堂樓閣邊小屋然則謻者即爾雅之簃乎小屋連於大屋其體正別與字訓合薛注謂冰室門者似泥

九龍殿

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薛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雲璈按

歐公集古錄跋漢袁良碑帝御九龍殿引對宴飲謂九龍之名始於此是未睹此注者也詳見困學紀聞卷十

半漢

龍雀蟠蜿天馬半漢薛注龍雀飛廉也天馬銅馬也蟠蜿半漢皆形容也半漢二字殊不可曉據注形容之語葢言天馬之高其勢似可半霄漢耳方氏通雅謂半漢當讀盤桓按漢字與上示遠之觀下粲爛炳煥韻正相叶似不當讀平聲且未詳所據不可從

戔戔

聘上圜之耿潔旅束帛之戔戔薛注戔戔委積之貌雲璈按王輔嗣注賁之六五云爲飾之主飾之盛者而孔穎達亦謂戔戔衆多也是古皆以戔戔爲多今則訓爲少矣

琿

琿弩重旃李注說文云琿車蘭間皮篋以安其弩也徐廣車服志曰輕車置弩於軾上載以屬車然置弩于琿曰琿弩雲璈按琿與服箙同周禮夏官仲秋獻矢箙詩小雅象弭魚服國語檿弧箕服皆是然今說文玨部琿字注云車笭間皮篋古者使奉玉以藏之

與選注異

闟戟

方氏通雅云史記秦趙良曰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索隱曰亦作鈒史炤音楫三省非之當依唐韻音翕智謂古通二音說文鈒音蘇合切細簇金銀爲文鈒戟無掌有小横木鈒插也本插車旁小戟也考工記冶氏注戈今之句孑戟或曰雞鳴曰擁頸疏据漢法而言胡似雞鳴以其胡曲或曰擁頸也方言戟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漢書賜單于戲戟十張張敞晉東宮舊事（此別一張敞）門各羌楯雞鳴戟十張東京賦闟戟轇轕張協有手戟銘皆是也

五營

摠輕武於後陳薛注後陳者謂北軍五營兵在後陳列雲璈按五營蓋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營校尉也見後漢書順帝紀注劉攽云檢百官志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當改胡作屯車作越

嘈囋

奏嚴鼓之嘈囋薛注嘈囋鼓聲（囋才達反）雲璈按陸士衡文賦務嘈囋而妖冶注引埤蒼曰嘈啈聲貌啈與囋同按集韻又作嘈哳或作嘈啐是囋囋啈哳啐並

一字也

饕餮

滌饕餮之貪慾注解饕餮引射義云云金海住宗伯云解本文自明但於射義未切困學紀聞云儀禮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湎酒荷罌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賦所云滌貪慾者或取諸此

協韻

東京賦多言叶韻世以爲薛綜注遂謂叶韻始此雲

敪按協韻之說前此未有自北周沈重於毛詩燕燕于飛南字曰協乃林反陸德明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叶韻必權輿於此時豈有薛綜吳人遂有叶韻之說又豈獨反切之不當遽行於吳爲何氏義門所疑也哉當仍是李氏注刻書者便於尋覽即注于本字之下後人以其在前遂相沿以爲薛注耳葢李氏音釋本皆在注末也叶韻之說向疑其不然自顏師古之於漢書李善之於文選各言合韻叶韻流而至於吳才老遂言無不可叶之韻雖考亭大儒亦不能不沿其說殊不知音有南北聲有古今古今之聲繫於時猶南北之音繫于地欲比而同之有不形其扞格者乎如三百篇風字多在侵韻今山右方言呼風倘作方愔反不作方戎反皆是此類明乎古人韻緩之旨則知韻不必叶亦不可叶也讀焦氏筆乘陳氏毛詩古音考顧寗人音學五書而益信

附錄筆乘一則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於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爲之音曰此叶也某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豝又音五紅反而叶蓬與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

與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豈理也哉如下今在馬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緜至于岐下上韻爲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候人云不稱其服上韻爲不濡其翼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禮孝昭冠辭加昭明之元服下韻爲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毋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音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傅會良可嘆也子兒朗生五歲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子

日葭與豝爲一韻蓬與豵爲一韻于嗟乎騶虞一句自有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爲韻麟之定定與姓爲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靁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得此論始可與讀古賦）

非熊非羆

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李注引史記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今史記本正作非虎非羆然李注於班固荅賓戲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李康運命論劉越石重贈盧諶詩各注（東方以下皆引六韜）皆作非熊非羆此

注蓋緣史記而誤也梁玉繩云章懷崔駰達旨注鹽鐵論刺復篇起蟠溪熊羆之士沈約王太尉碑卜非熊非羆惟人是與唐人如李瀚蒙求呂望非熊魏知古獵渭川詩非熊從渭水杜工部贈哥舒翰詩畋獵舊非熊蔓府秋日書懷詩熊羆載呂望李商隱復獻杜僕射詩入兆渭川熊白樂天六帖於熊部卜部皆作非熊唐書世系表有孫非熊酷吏傳有趙非熊又顧況子非熊如此者不及偏舉則知今本史記作非虎非羆誤也惟容齋五筆據六韜第一篇文韜作非虎非羆與史記合以達旨所引史記爲疑不知六韜是後人僞作未可爲憑况沈約竹書注及宋書符瑞志藝文類聚所引六韜再證李善各注足見容齋所見六韜當是僞本且可見史記之誤自宋已然宋初猶未誤也故唐人無能子文王說西伯筮之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遣爾師御覽八百三十一卷引史尙作非熊非羆至皇王大紀則云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據梁說則此注承誤無疑然賓戲注引史記作非龍非虎非熊非羆與章懷達旨注亦小有不同而非有論運命論引六韜又作非熊非羆非虎非狼亦與劉越石詩注異

巫覡

巫覡操苅李注引國語在男謂之覡在女謂之巫按此外如說文漢書郊祀注鄭康成周禮禮記注皆言男覡女巫而玉篇廣韻乃謂在男曰巫在女曰覡然歷攷書傳言巫者多屬之女檀弓曰歲旱穆公欲暴巫縣子以爲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僖公二十一年左傳曰公欲焚巫尫杜注巫尫女巫也史記西門豹傳其巫老女子也封禪書高帝於長安置祠祝官女巫有梁巫晉巫秦巫荊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皆女巫漢書地理志齊襄公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

名曰巫兒女既爲巫男自爲覡玉篇廣韻之說非矣

侲子

侲子萬童丹首元製薛注侲子童男童女也何氏讀書記云劉昭補注引薛綜云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疑此賦薛本亦有增損雲玻按何說誤也劉昭所引乃西京賦侲童程材下注非此注有增損也

剛癉

飛礫雨散剛癉必斃雲玻按說文訓癉爲病蓋言鬼之剛强而疲病者無不盡斃于飛礫之下也薛注謂剛而難難字何解王莽剛卯文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卽此意

方良卽罔兩

腦方良薛注方良草澤之神也方氏通雅謂卽罔兩孔子世家夔罔閬魯語作蝄蜽郝京山以罔象方相皆通

畢方

山海經章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見則其邑有譌火薛注謂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與山海經異不詳何據畢又作必白澤圖火之精曰必方以其名呼之則去

鬼畏桃

度索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李注引毛詩傳曰梗病也謂爲人作梗病者王觀國學林云戰國策言土人與桃梗語桃梗卽木偶人也謂之梗者削桃爲人以其麤有人形大略而已故謂之梗若所謂梗槩者亦言其大略耳度索作梗言以度朔山桃木爲符梗也以梗爲病非矣柔桑詩之言梗與桃梗之梗異後漢禮儀志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櫑葦茭然則桃梗之用久矣李又引風俗通曰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二人常簡閱百鬼鬼無

道者持以葦索執以飼虎雲玻按古人祓除不祥必先以桃茢葢有所自今人動言鬼畏桃或出于此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棓注棓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則知畏桃之說舊矣然淮南說山又云羿死於桃部注云地名與左傳死窮門異而兩注亦各不同梁玉繩云當是高許二家之別而後人合併之以桃杖之說爲是又風俗通鬱壘作鬱律陸法言集韻壘音律神荼者神舒也鬱律者苑結也周代以荼爲舒夏后荼公子荼是也沈休文曰鬱律屈律也又爲鬱雞王充曰鬱壘嵔壘之類說見

丹鉛錄

游豫分屬春秋

旣春游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以游屬春以豫屬秋薛注春游謂仲春巡行岱岳是時蟄蟲皆開戶帝乃東巡助宣氣也秋行日豫謂秋行禮高祖廟此時萬物始成李氏復引晏子以明之雲璈按晏子文與孟子同則游與豫明是兩事而趙岐孟子注但云豫亦游也游亦豫也殊混孫奭之疏亦云統而言之則游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游者有所縱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至於樂

也故於游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游也亦甚鶻突不及選注之精

倒句叶韻

狹三王之趍趄軼五帝之長驅按三王五帝文義倒置且趍趄句在下正可與上下燭屬韻叶吳郡余蕭客音義亦云爾于惺介集評謂韻補驅叶逐驅字亦可爲韻雲璈按區古讀丘曲禮禮不諱嫌名注謂若禹與宇丘與區禹字今音叶丘區則古音叶也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漕古音鄒足證驅可音丘而不與逐叶也

豫且

困學紀聞云豫且事有二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也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三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于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雲璈按神物何以偏屢獲於豫且或一事而傳之者有異同耳或云豫且即漁之二合聲

怵惕當作惕戒

謂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胡中丞云怵惕當作惕戒善引尚書以注惕怵惕惟厲引方言以注戒戒備也引過秦論以注一夫一夫作難循其次序有戒字在惕下一夫上甚明又其下惕驚也三字乃薛注若如今本不容去怵注惕可見正文無怵字但有惕字亦甚明不知何人誤認善注中怵惕以爲正文如此而改之其實與注轉不相應各本皆誤惕驚也當在善曰上凡薛注與善注舛錯失舊皆此類也

車中內顧無不字

盧學士鍾山札記云東京賦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無不字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習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夫張賦之車中內顧與黈纊塞耳皆四字爲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勑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愼玆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卽正立古位立通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

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包亦依魯論語爲說也雲璈按陸氏釋文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陸氏似以有不字者爲古矣近來東洋市舶所得皇侃論語疏亦作不內顧

裁字不必叶

服者焉能改裁注裁去聲叶韻雲璈按裁字本有平去二音不必叶也穀梁傳序準裁靡定注在代反

帝魁

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薛注炎帝神農後也帝魁神農名按路史後紀四十六謂炎帝後有帝魁黃帝後有帝魁以選注魁神農名爲妄然李注固以帝魁爲黃帝子孫

鄭交甫事 南都

游女弄珠于漢皋之曲注引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雲璈按今外傳無此文又江賦注引韓詩內傳云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

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卽亡矣迴顧二女亦卽亡矣其事較詳內傳散佚不可得而知也又琴賦注引列女傳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皋見之聘之橘柚今列女傳亦無此文粱孝廉履繩云此出列仙傳選注誤以爲列女也又水經卷二十八沔水又東逕萬山北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也故南都賦曰游女弄珠于漢皋之曲漢皋卽萬山之異名也

陬子于切

天封大狐列僊之陬按上狐下與嶇紆隅踰爲韻而

第二一六册 102 版

注音陬子侯切王氏學林云字書陬子侯反又子于切平子賦與崎嶇同韻當作子于切也東晳補亡詩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湼而不渝與渝同韻亦當作子于

杻橿檍

前云楔枏杻橿後云枎柘檍檀按爾雅釋木云杻檍郭注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爲杻子一名土橿疏云杻一名檍詩唐風云隰有杻陸璣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楝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

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謝元暉詩風動萬年枝蓋卽指此其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是杻檍一木而賦誤分爲二故重見注但引爾雅而不言賦之失亦疏

菰譌蒲

蔣蒲蒹葭注音蒲爲菰而無所解檢字書無蒲與菰通借者按六臣本載李注有菰蔣也句而下有菰音孤三字疑賦中蒲字乃是菰字而諸本皆譌耳

注引本人文

其鳥則有鴛鴦鵠鷺鴻鶤駕鵝注引西京賦鶬鴰鴇鵠鴰駕鵝鴻鶤卽用本人之文以爲注又非事實可取以互證者其說似贅

蘴

則有蓼蕺蘘荷注引風土記蕊香菜根似茆根蜀人所謂葅香蕊與蕺同胡中丞云蕊當作蘴下同各本皆譌集韻廿六緝云蘴香菜卽本此

𧄼

諸蔗薑𧄼注云𧄼小蒜葢依說文爲說也玉篇廣韻皆云百合蒜爾疋翼百合蒜小者如蒜大者如椀味極甘非葷辛物也據此則有蒜名而實非蒜也與說

文選注異

芍藥

癸辛雜識韓昌黎詩兩廂鋪氍毹五鼎烹芍藥注引上林賦注云芍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雁鳴鵽香稻鱻魚以爲芍藥服虔文穎文儼等解芍藥或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莫良于芍藥故獨得

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邪荅曰芍藥一名可離故以此贈之此又一說也江淹別賦下有芍藥之詩正用此義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酌略廣韻中亦有二音又西溪叢語言芍藥者乃以魚肉等物爲醢食也韓退之郾城聯句云五鼎調芍藥又難祈卻老藥二韻重用上藥旅酌切下藥以酌切二藥不同音據此當如子虛賦李注引晉氏說以勺藥爲調和之解爲得故此注亦芍音張略藥音略似不當以草中芍藥爲訓也

菁

通雅云蔓菁四時皆有書曰包匭菁茅孔安國云菁以爲菹周官菁菹鹿臡鄭氏曰蔓菁又名冥精南都賦秋韭冬菁注曰韭之華謂之菁則又一菁也雲璈按此菁似當從周禮菁菹不當如注引廣雅韭華之說賦言春卵夏筍秋韭冬菁明列四物何獨於韭又舉其華也

舞態歌聲

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鵠飛兮繭曳緒注白鵠飛繭曳緒皆舞人之容潘氏耒曰白鶴飛舞態繭曳緒歌聲注誤雲璈按潘說最是上句明言歌舞下句雙承言之其義甚明

舊宅

玉海云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二里有白水

南音

詠南音以顧懷注引左氏傳楚鍾儀囚于晉與之琴操南音孫侍御曰此當引呂子音初篇禹始制爲南音此於帝王下決不用鍾儀囚晉事也

剌音䓫

通雅云南都賦方今天地之睢剌太史公書私心剌

謬劉向傳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此數剌字皆讀如謚法之剌從束從刀音力達切與刺字不同剌繡刺面刺船皆七迹切謁人名刺則音次以刺剌別之雲璈按刺探之刺亦七迹切如漢書燕王旦傳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候朝廷事今人多讀爲次又刺刺多言之義亦七迹切如管子心術篇焉能去刺刺爲咢咢乎昌黎送殷員外序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人多讀爲辣蓋此字之混久矣

帝亂其政

葉氏樹藩曰孫月峰云帝是上帝亂是紊亂朱超之

日方今天地之睢剌四句本一氣貫下葢漢自建始以來黃霧四塞青蠅集殿星貫紫宮鐵飛沛郡以及地震山崩江竭河溢史不絕書正天地睢剌之時是時趙氏亂內外家擅朝所謂帝亂其政實指成帝而言降及哀平新莽肆虐遂爲眞人革命之秋文義本如此明順而善注乃誤解方今二字以上二句貼高祖下二句貼光武便多轇轕矣何義門謂此處有脫誤豈亦未翫賦之本文耶

鼎足

周召之儔據鼎足焉方氏集成云鼎足謂西都東都

與南都並建形如鼎足注訓爲三公之位未是雲璈按上云周召之儔下云以庀王職是時鄧禹等爲三公故以周召爲比若以爲三都則上下文義如何貫集成之說非也

桑梓作鄉里用

顧氏日知錄云容齋隨筆言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並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愚攷之南都賦云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睹舊里焉陳琳爲袁紹檄云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漢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原注胡三省通鑑注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後鍾會與蔣斌書桑梓之敬古今所敦左思魏都賦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陸機贈弟詩繼其桑梓肆力丘墓贈顧彥先詩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潘尼贈陸機詩祈祈大邦惟桑與梓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陸雲答張士然詩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袁宏三國名臣贊撫翼桑梓息肩江表謝靈運會吟行東方就旅逝梁鴻去桑梓劉峻辨命論居先王之桑梓江淹擬陸平原詩明發眷桑梓則又從南都之文而承用之矣

選學膠言卷三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四

三國疆域　劉淵林注
海若　二江
翠微　龍目
金馬四句爲蜀都未定之本
火井　琥珀江珠
石門　大魏諸州記
黃環　潛沫
雲門陸澤　甲宅

蒟蒻　候雁銜蘆
白黿命鼈　議殿
諸葛亮姜維皆無治第事
鏹當作繈　鈲摫
抵　桓譚當作桓驎
金隄　三峽
揭來　杜宇
劉宗　陽九
儷著　潘水
鯸鮐即河豚　朱稱

爾雅曰嵯　食葛
東風菜　平仲君遷
於菟　餘甘
比景當是北景　八蠶
長洲　吳無宗廟
拚　擇音
麋　比目魚
虪賁　館娃宮
揮麈二義　抑吳蜀申魏
膠欺也　儉與險通

神鉦　鹽池
[illegible]　鉤繩
作爲楚宮　齊物論
牟首　漳水灌鄴
天井堰　人臣之堂稱殿
關石和鈞　三屬之甲
洗兵刷馬　遂通渠
餘糧栖畝　石室方言誤石渠
立位同字　房子縣
句脫顯字　千木

權　吳會
𥌒䁀　廣倉
王弼易注

孫男之杲校字

選學膠言卷四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賦

三國疆域　左太沖三都賦

王西沚先生十七史商榷云杜佑通典雖言魏有十二州十二州謂司隸荊河兗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二州荊河者禹貢荊河惟豫州本是豫州杜佑避唐諱改稱而荊揚正吳地魏不得而有之特緣邊有鎮戍聊立此名耳杜恕於太和中言有十州蔣濟於景初中言有十二州二者不同大都一數荊揚一不數荊揚耳除此二州餘有十州又除自置秦州不數外大約魏得漢之司隸豫州冀州兗州青州并州六全州此外三州徐州但得西境涼州但得其東西及北幽州但得其西南境不全得也蜀得益州一全境及涼州之南境又自置梁州吳得荊州揚州交州三全州及徐州之東境又自置廣州其杜佑所言郢州未詳吳志孫皓降晉後注引晉陽秋云王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按領州四者漢舊有之荊揚交三州及吳自置之廣州是也據此則吳無郢州且文紀黃初三年以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旋復故然則此州乃魏所立且旋廢矣不知杜佑何以云云若幽州之東北境則公孫氏據之直至景初二年始為司馬懿所滅

劉淵林注

左思别傳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何輿並早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海若

賦序云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海若雲璈按西京賦海若遊於元渚乃極言淸淵之大將使海若亦來遊於此也上文神山瀛洲方丈蓬萊皆屬形容之辭非謂遊於海也太沖譏之似過要之賦不厭侈如吳都之巨鼇大鵬魏都之遷善罔匱卽太沖亦不免虛誇揚

馬之盧橘玉樹或有所喻非全屬漫然涉筆若必一一核實恐乏風人之致

二江 蜀都

帶二江之雙流按水經注卷三十三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寰宇記云今謂之內江外江

翠微

鬱蓊薆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雲璈按翠微不引爾雅釋山未及上翠微之文此淵林之疎也

龍目

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按宋張世南遊宦紀聞云世南游蜀道徧歷四路數十郡周旋凡二十餘年風俗方物靡不質究所謂龍目未嘗見之間有自南中攜到者蜀人皆以爲奇果此外如荔枝橄欖餘甘榕木蜀皆有之但無龍目榧實楊梅三者耳據此則左氏自言驗之方志者亦未爲精核抑或昔有而今無耶

金馬四句爲蜀都未定之本

葉樹藩云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儵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於天垂左思别傳云思疾病

尙改蜀都賦曰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以赫曦與此異想搆思十年稾經數易玆四句尙是未定本耳雲璈按鬼彈火井偶對較勝卽上二句使事亦勝今本若如今本火井二句亦止一事耳

火井

劉昭後漢補注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得四五斗鹽家火煮之不過二三斗耳

琥珀江珠

其間則有琥珀丹青江珠瑕英李注引博物志琥珀

一名江珠何氏讀書記云琥珀江珠似非一物江珠之名於義亦無所取也雲璈按賦文琥珀江珠爲對其非一物何疑余蕭客云玉策經松脂千年爲茯苓茯苓千年爲琥珀琥珀千年爲石膽石膽千年爲威喜

石門

水經注沔水下云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厥之所開逮桓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平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爲石牛道來敏本蜀論

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厥蓋因而廣之矣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其斯之謂也

大魏諸州記

交讓所植劉淵林注交讓木名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縣雲璈按御覽引此謂見大魏諸州記

黃環

青珠黃環劉注但云黃環出蜀郡不明黃環是何物沈存中補筆談云黃鐶卽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其葉如槐其花如穗懸紫色如葛花可食京師人家園圃中作大架種之謂紫藤花者是也實如皁莢蜀都賦所謂青珠黃鐶者黃鐶卽此花之根也雲璈按上文云百藥灌叢下云碧砮芒消皆羅列藥名卽青珠恐亦是藥類無緣中間雜出一朱藤殊非類從之義且旣言天下皆有注何以止言出蜀郡疑沈說未確後讀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三藥類有黃環引本草經黃環一名陵泉一名大就味苦生山谷主治蠱毒鬼魅邪氣欬逆寒熱生蜀郡又引吳氏本草經曰蜀黃

環一名生葛一名韭根神農黃帝岐伯桐君扁鵲辛一經云味苦有毒二月生初出正赤高二尺葉黃員端大莖葉有汁黃白五月實員三月採根根黃縱理如車輻解治蠱毒然則黃環果藥名與沈說全不合足以證朱藤之非矣沈以環爲鐶亦小異

潛沫

胡東樵禹貢錐指云左思蜀都賦演以潛沫劉逵注潛水與郭璞注爾雅同其於沫水則曰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嘉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斯言

可證滑之爲伏流其出龍門石穴與沫水出蒙山下
之狀相似二水原委秩然劉昭於犍爲武陽下引蜀
都賦注以爲潛水從縣南流漢嘉縣入大穴中大謬

雲門陸澤

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漉池而爲陸澤李注引康成周
禮注曰黃帝樂曰雲門言黃帝之樂如雲之出門也
然此惟取雲門之名不取樂也雲璈按此用雲門即
史記白渠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之意如詩之斷章
故李氏以爲不取樂也杜少陵詩白帝城中雲出門
亦用此注意非周禮注之雲出門也陸澤劉注引蔡

邕曰凝雨曰陸雲璈按廣韻溎凝雨澤也則賦及注
中陸字皆當从水作溎今諸本皆誤而五臣注解爲
陸地之潤澤大謬南都賦之爲漑爲陸陸字亦當从
水

甲宅

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李注引易曰百果草木皆甲坼
康成云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
甲根曰宅雲璈按釋文馬陸亦坼作宅惠定宇九經
古義云古文宅字作垞與坼相近故誤作坼馬鄭皆
從古文非改坼爲宅也王氏經義述聞云宅爲乇之

假借說文乇艸葉從垂穗上貫下有根象形字乇宅
坼古坴同聲胡中丞校本云注中後皆字複之解當
作解之一字 案說文作上貫一此脫一字 選註皆字不複

蒟蒻

據李注蒟緣樹而生子如桑椹蒻草也其根名蒻頭
大者如斗自是二物雲璈按酉陽雜俎蒟蒻根大如
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又爾雅翼云本草蒻頭生
吳蜀一名蒟蒻是蒟蒻爲一物又考劉德漢書注蒟
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與注
生子如桑椹之說合然則蒟是蒟蒻是蒻未可合而

爲一如段成式羅願之說也

候雁銜蘆

劉注淮南子曰雁銜蘆而翔以備繒繳雲璈按推篷
寤語云 未詳何人所著曾記其語而忘其名 雁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
之淮南子以爲雁愛氣力銜蘆以避繒繳俗傳以爲
過海投蘆爲桴以息氣力或云輸蘆以供稅然供稅
之說誕矣若過海爲桴何秋來獨無而春始蘆耶且
銜蘆避繳去或然之不知來時何以爲避倘使上林
射鴈蘆安能避耶蓋雁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
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在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

風力塞北風高則無事此故投之於雁門耳此說近理故錄之

白黿命鼉

埤雅鼉以黿為雄黿以鼉為雌黿鳴而鼉應所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者也易林云黿鳴岐野鼉應于泉

議殿

內則議殿爵堂劉注以為殿堂之名雲璈按蔡邕獨斷云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駮議駮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

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駮議不言議異其合于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此當時議政典制如是則議殿者卽所謂會議之殿耳爵堂蓋亦言頒爵之堂也

諸葛亮姜維皆無治第事

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叩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何氏云匪葛匪姜一語强奏當時孔明何嘗治第雲璈按蜀志姜維傳郤正著論稱其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據此則姜維當日亦何嘗治第豈獨亮也賦正言孔明伯約乃心王室不暇以居處為懷諸高門納駟者安能如葛姜之是念乎非謂二公有治第之事也何說似迂

鏾當作糤

藏鏾巨萬胡中丞校本云鏾當作糤廣韻云糤俗作鏾太沖時未必有此俗字也

鈲摫

鈲摫兼呈鈲浦覓切摫音規劉注引方言曰鈲摫裁也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鈲裂帛為衣曰摫方氏通雅云鈲今作鈲此二字他無合用者太沖取其梁益方言耳

升庵作脈脈爪是韓道昭所收從𠂢者聲從爪者意

抵

劇談戲論扼腕抵掌注鬼谷先生有抵戲篇胡中丞云抵當作扺注同袁本善注末有扺音紙最是茶陵割裂紙字入正文下非尤延之又改紙作紙益非廣韻四紙扺扺掌說文曰側手擊聲與十一薺之抵迥然有別西征賦為蕭揚州作薦士表廣絕交論用扺掌者放此今皆作抵蓋誤由五臣而各本亂之集韻扺下重文有扺云或作扺可見其不分久矣其羣書此字之誤不悉數

第二一六冊 102 ½版 22B

桓譚當作桓麟

注又引桓譚七說胡中丞云譚當作麟後漢書本傳章懷注案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七說一首云云後七命注祭屈原文注皆引桓麟七說可證

金隄

水經注三十三卷云江水又歷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水入郫江檢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

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郵在堰上俗謂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謂之金堤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堤者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

三峽

經三峽之崢嶸郝郊入蜀記巫峽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迤七百里略無斷處自非亭午不見日月又曰瞿塘乃三峽之門兩崖芯峙中貫一江灩澦當其口眞天險也雲璈按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廣谿峽斯乃三峽首也又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又江水又東逕西陵峽所謂三峽此其一也據此則三峽乃廣谿峽巫峽西陵峽矣廣谿即瞿塘峽歸峽之說不知何據水經注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縣故歸鄉地宋忠曰歸即夔則歸峽似即夔峽矣然由秭歸至西陵其間有狗峽空泠峽亦不聞有夔峽之目入蜀記想有所本俟再考又峽程記三峽謂廣谿峽明月峽仙人峽亦非是

朅來

殆而朅來相與第如滇池方氏通雅曰朅來猶聿來也楚辭車既駕兮朅而來舊注朅去也又呂覽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朅去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升庵曰朅猶盍也以盍而來為更勝鄺氏曰朅忽也忽與朅同韻不惟其義通其音亦近矣朅而歸與膠鬲之言朅去皆以訓忽為順文選注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此五臣注顏延年秋胡詩朅來空復辭亦作忽解考朅從何來何轉入聲是矣得其原又奚爭盍與忽

杜宇

西溪叢語云華陽國志蜀記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嵋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以除水患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啼蜀人悲之故聞子鵑之鳴卽云望帝也蜀都賦鳥生杜宇之魄注引蜀記云有王曰杜宇號望帝俗說曰化為子規子規鳥名故鮑照杜甫皆云是古帝魂其實非

變化也雲璈按思玄賦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李注引蜀王本紀云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荊地有一死人名鼈令其尸亡隨江水上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鼈令為相以德薄不及鼈令乃委國授之而去所引事相類而開明鼈令不同

劉宗

劉宗下華而自王李注備漢後故稱宗王西沚先生十七史商榷云綱目改通鑑斥魏帝蜀誠為定論第此論習鑿齒已爭之見晉書本傳不始于朱子也漢絕而復續則黜新莽魏滅蜀後禪晉前尚有二年寻晉則已早不寻晉則無所繫此通鑑不奪魏之意耶又温公與劉道原書云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天下傳祚後世子孫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今全用天子法統臨諸國其餘蜀魏吳宋齊梁陳魏齊周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相一名號匹敵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國法至如劉備雖曰承漢然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字亦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李昇自稱吳王恪後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例為比載章俊卿考索前集十六卷此論甚允通鑑尚如此況三國乎據此則賦稱宗而不言

漢者亦自有意

陽九 吳都

世濟陽九劉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陽阨故云百六之會何氏云此所引頗勝諸本未知何據雲璈按宋永亨搜採異聞錄云史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歷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

云經歲者常歲也此說似較明爽但其說全襲容齋續筆第六卷語

儷著

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胡中丞校本云儷當作麗著當作奢劉注引麗王公也麗字之證李注奢靡也尚書周公曰弊化奢麗奢字之證雲璈按奢靡也十二字注各本多脫

潘水

或涌川而開瀆注會稽餘姚縣蕭山濮水所出錢唐縣武林龍川所出何校濮改潘胡中丞校云劉昭注

續漢書郡國志引此注今本作潛考師古注潘音甫元反然則濮潛皆非

鯸鮐即河豚

王鮪鯸鮐劉注鯸鮐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餤之蒸煮餤之肥美豫章人珍之尤延之據此注以為河豚無明顯於此者吳志伊山海經廣注敦薨之水其中多赤鮭即鯸鮐也日華子謂之鯸魚今謂之河豚漢書貨殖傳鮐鮆千斤桓寬鹽鐵論萊黃之鮐皆此也當塗徐位山管城碩記貨殖傳師古注鮐海魚也音胎又音落而說者妄讀鮐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又張景陽七命萊黃之鮐注東萊有黃縣鮐海魚也音待來切吳氏以為即鯸鮐音夷能不為小顏所誚乎雲璈按觀淵林注所言狀確是河豘故當時楊廷秀以尤延之為書廚徐氏但辨鮐之非音夷或者單言鮐如萊黃之鮐者為海之大魚而音待來不能言鯸鮐之非河豚古人大小不嫌同名也

朱稱

丹桂灌叢李注引朱稱鬱金賦云丹桂橁其東按魯靈光殿賦注引作朱穆

爾雅曰嗟

嗟難得而覼縷劉注引爾雅曰嗟楚人發語辭也按今爾雅無此文胡中丞云爾疑作小即西京賦善注所引之小雅曰羌其聲也耳袁本作羌注同

食葛

食葛香茅注食葛蔓生與山葛同根特大美於芋也何義門疑食葛即今番薯孫侍御曰食葛理麤如首烏其大者若小兒形亦名乳葛余在嶺南惠潮之間常食之非番薯也

東風菜

東風扶留雲璈按廣韻引廣州記云東風菜陸地生根赤和肉作羹味如酪香似蘭亦引此賦爲證

平仲君遷

方氏通雅云平仲卽銀杏也注引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故劉無功決之雲璈按平仲卽上林賦之枰上林云華楓枰櫨注引郭璞曰枰平仲君遷方氏以爲卽梬栗云子虛賦有梬栗注梬梬棗也東璧梗棗條亦載廣志梬棗則梬棗卽梬栗也西京雜記列梬棗於棗類非也雲璈按子虛櫨梨梬栗四物並列上林梬棗楊梅二物對舉則梬是梬棗方氏謂卽梬栗以梬棗梬栗爲一物誤矣李注子虛賦云梬棗似柹而小名曰梗考齊民要術柹有小者栽之無則取枝于梗棗根上插之蓋梗本棗名非脯之而後名梗也司馬温公名苑又云君遷形如馬嬭俗名牛嬭柹何氏讀書記解羊棗云羊棗非棗也乃柹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卽成柹矣予乙亥客授臨沂始睹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嬭柹一名梗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梗棗此尤可證柹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若邵武士人僞作正義以羊棗爲樲棘之屬則甚謬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自出山石間色赤味酸據此別君遷卽梬棗梬棗卽孟子羊棗也孫侍御云牛嬭柹今造扇用此柹油

於菟

於菟之族劉注於菟虎也江淮間謂虎爲於菟按唐石經左傳云楚人謂虎爲於菟說文作烏䖘漢書又作於檡方言注音䖘爲狗竇也胡中丞校云菟當作塗善本塗今作菟者乃五臣注也

餘甘

其果則丹橘餘甘劉注引薛瑩荆揚巴南異物志曰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雲璈按山谷詩注餘甘一名味諫今稱諫果據此則以橄欖爲諫果者誤矣

比景當是北景

結根比景之陰李注引漢書音義如淳曰比景日中於頭上景在已下故名之比景比方利切一作北景漢武時日南郡置北景縣言在日之南向北看日故名雲璈按比景自當作北景比北二字相似周禮大司徒土圭正日景有南景北景之說當時或取以名縣卽下賦云開北戸以向日之義唐萬年尉段公路

文昌孫作北戸錄義出于此胡中丞校云注中一作北
景云云二十六字無之

八蠶

鄉貢八蠶之緜李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一歲八蠶繭
出日南按一歲八蠶以其地氣暖故耳猶之稻有再
熟也或言周禮禁原蠶安得有八按林邑記九眞郡
蠶一年八熟永嘉郡有八輩蠶蚖珍三月績柘蠶四
月初績蚖蠶四月績愛珍蠶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
寒珍蠶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實
實有此八種古今異宜不可同日語也又海物異名

記八蠶綿八蠶共成一繭西溪叢語言蠶養至第八
次不中爲絲只可作緜故云八蠶之綿恐未必然丹鉛錄云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

長洲

困學紀聞云予仕於吳郡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
葢取吳都賦佩長洲之茂苑予告之曰長洲非此地
也問其故予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
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
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爲吳苑韋昭以爲
長洲在東吳葢廣陵之吳也曰他有所据乎隋
虞綽撰長洲玉鏡葢煬帝在江都所作也長洲之名
縣始於唐武后時原注又云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
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閻氏百詩云
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葢取越絕書吳越春
秋走犬長洲之文以名縣亦非鑿空又漢書王莽傳
臨淮瓜田儀等爲盜依阻會稽長洲此與元和志所
云長洲苑同指在在蘇州者而言非東陽縣也果屬
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元和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
里吳王闔廬游獵處又一長洲苑矣

吳無宗廟

起寢廟於武昌雲璈按宋書五行志權稱帝三十年
竟不於建業剏七廟但有父堅廟遠在長沙據此則
武昌起廟事不知賦何所據故何氏亦云無考也權
不但不立宗廟且未嘗郊祀五行志又言其末年僅
一南北郊後遂無聞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之望
亦未見秩祀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裴松之注三
國志於吳嘉禾元年采江表傳亦有孫權不郊祀事
惟陸機辨亡論有告類上帝語

拚

拚射壺博李注引漢書贊曰哀帝時覽拚射孟康曰

手搏爲拚雲璈按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試弁爲期門孟康注弁手搏弁與拚通

擇音

獸不擇音按左傳文十七年鹿死不擇音杜氏讀音作蔭謂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炫據服說以難杜雲璈按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注云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卽服虔說傳意甚明實無庸改音爲蔭也今此賦舊注卽引傳文而賦中與林陰岑爲韻足證當時皆未嘗讀音爲蔭後魏都賦維者擇音與沈陰箴禽爲韻注亦引鹿死不擇音可以互證

麖

頳麖麖劉注麖大麃也雲璈按爾雅釋獸麠大麃牛尾一角注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麃卽麠釋文麠音京或作麖依此正當作麠而注中大麖當作大麃

比目魚

罩兩魪通雅云爾雅比目魚曰鰈吳都賦曰魪上林賦曰魼劉淵林以此爲王餘誤矣魼卽魪魪卽鰈也

雲璈按劉注魪左右魪一目所謂比目魚也須兩魚並合乃能遊若單行落魄著物爲人所得故云兩魪無卽以爲王餘之說考爾雅比目魚郭注云江東又呼爲王餘魚方氏葢誤記郭璞爲淵林也又此賦上文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劉注比目魚東海所出王餘魚其身半也以比目爲王餘亦未嘗誤

亄費

通雅云吳都賦簡其華質則亄費錦繢按方言貪而不施曰亄或謂之嗇亄音意漢書不足以壹費讀爲亄方言臆造而左思采獲之耳雲璈按方氏云云殊非此賦文義自不如李注錦文爲得

館娃宮

幸乎館娃之宮張安樂而娛羣臣方氏集成云此言回建業而幸離宮非姑蘇之館娃宮述異記吳王有別館在句容楸梧成林故名梧宮或云館娃宮有梧桐園夫差時童謠云梧宮秋吳王愁雲璈按越絕書吳人於研石山置館娃宮吳郡續圖經研石山在吳縣西二十里自當以越絕書爲正

揮麾二義

魯陽揮戈而高麾何氏曰揮當作援揮麾二字無取

見之理雲璈按揮有振動之義麾有指示之義似亦不妨重用然注明云援戈則賦中揮字傳寫之誤無疑

抑吳蜀申魏 魏都

王西沚先生十七史商榷云左思於西晉初吳蜀初平之後作三都賦抑吳蜀而申魏以晉承魏統故耳

膠欺也

牽膠言而踰侈張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辨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李注膠廣雅云膠欺也雲璈按揚子方言膠譎詐也涼州西南之間曰膠自關而

東西曰譎此張稚讓所本也李注不引方言而引廣雅似疎李克漢書藝文志云子夏弟子而釋文又云子夏傳詩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則李克是子夏之門人魏世家又作里克里李古通呂覽舉難又作李充蓋形近而譌

儉與險通

吳札聽歌而美其風張注引左傳云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爲之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雲璈按史記吳太伯世家亦作儉而易行而左傳作險杜注險當爲儉字之誤也陸粲左傳附注據世家賈逵注以爲當從險難之意非字之誤疑後人以杜說追改史記不知二字古實通用易否卦儉德李鼎祚易解虞翻曰儉或作險荀子富國篇下疑俗儉楊倞注儉當爲險隸釋劉修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故宋賈昌朝羣經音辨云險約也音儉

神鉦

神鉦迢遞於高巒張注冀州圖經鄴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時自鳴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雲璈按太平御覽四十五卷云齊末此鼓鳴未幾鄴城有兵而齊滅隋文季年又鳴聲聞數百里

鹽池

鹽井鹽池按唐博士崔敖云鹽池乃黃河陰潛之功浸潞中條融爲巨浸又夢溪筆談云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惟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堯梢音消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中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惟巫咸水入則鹽不能結故人謂之無鹽河爲鹽澤之患築大隄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無鹽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滷脈鹽遂不成非有他

異也

㑣

㑣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李注引說文曰㑣具也雲璈按㑣卽僝字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孔傳僝見也全模袁校作令模

鉤繩

闖鉤繩之筌緒按莊子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李注不引此反引甘泉賦王爾投其鉤繩疎矣

作爲楚宮

揆日晷考星曜張注引詩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揆之以日作爲楚室李氏注謝脁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引詩與孟陽同今詩爲皆作于張李所見本皆作爲正義亦云定星昏正四方視之以正楚丘之宮度之以日影以作爲楚丘之室不作于字

齊物論

萬物可齊于一朝張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汪韓門太史曰齊物論乃謂物類之不齊者可以齊之也物論二字相連見義注誤雲璈按如汪說則論字當作倫類之倫然劉越石答盧諶書遠慕老莊之齊物夏侯湛莊周贊齊物絕尤文心雕龍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皆不以物論連用

牟首

長途牟首張注牟首閣道有室者也霍光傳昌邑王輦道牟首歌舞雲璈按漢書本傳注孟康曰牟首地名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師古曰瓚說是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左思魏都賦長途牟首劉逵當云張載以爲牟首閣道有室者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逵據此輦道牟首便誤用之乎諸注各

執一說未知孰是然如漢書注所言地名池名則自有專屬不當用之魏都劉攽云牟者岑牟也鼓角士冑謂是輦人之牟首按下文有禁兵司衛之語劉說近是

漳水灌鄴

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雲璈按史記河渠書作西門豹引漳水灌鄴漢書溝洫志據呂氏春秋樂成篇以爲史起有史起譏豹不知漳水灌田語考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水經注十亦云魏文侯以西門豹爲鄴

令引漳水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至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又堰漳以溉鄴田與此賦合是二人皆爲鄴令皆引漳水也李氏注似未明晰

天井堰

墱流十二張注今鄴下有十二墱天井堰在城西南分爲十二墱雲璈按水經注濁漳下云魏武王堨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爲十二流皆懸水門陸氏鄴中記云水所溉之處名曰堰陵澤故左思之賦魏都謂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者也

人臣之堂稱殿

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此都護張注謂將軍曹淵雲璈按是人臣之堂而亦稱殿矣考漢書霍光傳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天子宮中黃霸傳丞相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三國志張遼傳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宮殿之名蓋當時上下通得稱之金宗伯曰夏侯淵曾作都護曹氏本姓夏侯然惇淵之輩不蒙曹姓此外無所謂都護曹淵者惟曹洪曾作都護見陳琳爲洪與魏文書題下注淵殆洪字之誤也

關石和鈞

關石之所和鈞淪注云言石與鈞欲關通而和平也石爲斛鈞爲稱此賦誤用雲璈按困學紀聞云國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愼蓋亦用韋說據此則太沖不爲誤淪注但知書蔡傳而不知國語疏矣若孔傳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

官民足用則其說又異此注亦引夏書云云謂之逸書孟陽晉初人亦未見古文故也

三屬之甲

張注引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雲璈按服虔云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沈約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超乘盡三屬李注亦引此

洗兵刷馬

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李注引魏武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雲璈按說苑武王伐紂風霾而

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妖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是又在接要之前（接要卽節要曹氏諱節故曰接見三國志注）刷張注小
嘗也司馬相如棃賦曰唰嗽其漿李注刷猶飲也按
爾雅釋詁刷淸也注埽刷所以爲潔淸周禮天官凌
人夏頒冰掌事秋刷注正引爾雅謂秋涼冰不用可
以淸除其室賦蓋言埽刷馬之塵垢與洗兵一例注
皆未明允金宗伯云刷卽洗刷之謂休兵振旅故刷
治其馬也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注引說文刷刮也解
最得理作飲漱解迂曲孫侍御曰志祖按說文又部
㕞字注拭也徐鍇繫傳引此賦㕞馬江洲徐氏鉉云

張孟陽注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棃賦刷嗽其漿考集
韻唰小嘗也意張所見本是唰字故引相如棃賦爲
證善本雖改作刷而乃作唰字解以古字通用也若
當爲刮字義則上吳都賦刷盪漪瀾注善已引說文
矣奈何於此有異辭耶雲璈按如孫說小嘗之解於
馬何關李釋爲飲馬是必得作唰字似不若洗刷之
義爲直捷且李氏於赭白馬賦引說文仍以此賦爲
證則其說已兩岐不獨注吳都爲異辭也

遽通渠

其夜未遽庭燎晣晣李注引毛詩曰夜未央鄭今曰
未渠央也據注遽當作渠雲璈按史記陸賈傳尉佗
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
漢注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遽字是遽與渠古字通

餘糧棲畝

餘糧棲畝而弗收注引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
糧於畝首孫侍御曰周嬰卮林云初學記帝王部引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餘糧宿
諸畝首又在鴻烈之先

石室方言誤石渠

闕玉策于金滕案圖籙于石室張注引揚雄遺劉歆

書曰得觀書於石室雲璈按今本方言皆作石渠盧
學士據此注以改方言

立位同字

陟中壇卽帝位何氏讀書記云帝位當作帝立古文
卽位皆曰卽立春秋元年公卽立商頌帝立子生商
雲璈按困學紀聞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卽立
按古器物銘凡言卽立或言中立庭皆當讀爲位蓋
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
愚考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爲立鄭司
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

爲公卽立㕘古字通用何氏之說卽本深寧

房子縣

困學紀聞云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縣百斤文苑誤爲官錦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緜纊房子晋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縣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緜

句脫顯字

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李注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據注則隱下疑脫顯字而判字爲衍今作判殊隱文義未明

干木

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雲璈按史記老子傳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于段干注段干魏邑魏世家段干木之外尙有段干子田完世家亦有段干朋抱朴子亦言伯陽有子名宗封於段干後㕘以邑爲氏者則單稱干木者非水經注乃云干木晉之賢者而風俗通氏姓注抱朴子嘉遁逸民欽士譏惑博喻等卷劉晝新論薦賢文武遇不遇諸篇又三國志衛臻傳高士傳皆稱干木南史徐羨之以干木爲小字皆誤也古人稱人姓名往往去其一字如左傳晉重莒展晉語先君叔振之類賦稱干木或是此意唐書世系表竟云李宗封于段爲干木大夫甚謬周密齊東野語亦辨之幽通賦木偃息以蕃魏是舉其名也張注引呂氏春秋云云皆止云干木日知錄以爲翦截名字之始其實不然今本呂子皆有段字鄭夾漈通志引三輔決錄云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亦爲段故廣韻云段姓又引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而謝靈運述祖德詩亦云段生蕃魏可稱段而名斷不可稱干木也又張注引呂氏春秋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按今呂覽作司馬唐

權

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李注權苟且也孫侍御云權孫權也何義門云四句以吳後亡言雖假日餘榮終于黍離麥秀也雲璈按主客辨難之時無緣直斥其主名之理雖假託之辭於文體非是似當依注作苟且解

吳會

日知錄云宋施宿會稽志云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

云分丹楊吳會三郡險地為東安郡是也前輩讀為都會之會殆未是錢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今史記漢書並作患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云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晉文王與孫皓書云惠矜吳會施及中土魏晉文王九錫文曰埽平區宇信威吳會阮籍為鄭沖勸晉王牋曰朝服濟江埽除吳會陳壽上諸葛亮集云身使孫權求援吳會羊祜上疏云

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荀勗食舉樂東西廂歌曰既禽庸蜀吳會是賓左思魏都賦可作謠于吳會武帝問劉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僭逆幾於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晉祚淪夷遠播吳會慕容廆謂高瞻曰豁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丁琪諫張祚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此不得以為會稽之會也葢漢初原有此名如吳都云爾若孫賁朱桓傳則後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證吳王濞傳也雲璈按西漢時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耳如朱買臣本吳人出為會稽太守卽其鄉郡是西漢時已讀會為會稽之會不當盡作都會也

矆𥉌

吳蜀二客矆焉相顧𥉌焉失所胡中丞校云張注㒔懼也左傳曰駟氏㒔今各本作駟氏㒔懼誤甚李注張以㒔先隴反今本並為矆矆大視呼縛反雲璈按今左傳昭十九年作駟氏聳惟說文引左作駟氏㒔張葢據說文為說或當日所見本如是耳集韻二腫載㒔㒔悚三形㒔字卽本此𥉌注云說文曰𥉌失意視胡中丞云𥉌當作䁎所引說文目部文依此五臣

向注作𥉌茶陵延之因正文之誤并數此注甚非

廣倉

兼重悂以貤繆李注引廣倉曰悂用心并誤也何氏義門云廣疑作埤否或廣雅之誤葉樹藩云隋經籍志注云梁有廣倉樊恭譔是實有其書何氏疑其誤豈未深考耶雲璈按隋經籍志明云廣倉已亡則隋時已無其書不知李氏何從據而引之此何氏所以疑之也余蕭客云李氏或從諸書散見引出或私有其本亦揣度之辭耳

王弼易注

匪同憂於有聖李注引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云云雲璈按今本周易注無此文當是王肅注

選學膠言卷四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五

卒字有誤　甘泉宮
揚子雲　客薦揚雄
鉤陳　堪輿
猗狂　隔句用韻
迅當作訊　霧當作雺
帥爾　新雉
摧嗺　翠
玉樹　仿佛卽恍惚

皐搖泰一　迡泥
舊注　甸帥
牛耕非古　釋名脫字
玉輦　闟車軷戟
千千　三推
總髻當從晉書　吉字疑誤
茅字疑誤　子虛賦一首
別本同史記　廣倉
麟　雲夢非二澤
方言稱河　射干二字不當有

諸柘巴苴　燕麥
東蘠　觚盧
菴閭　蛟與鮫異
烏號之弓　孅阿
谻極同義　鄧曼
紆徐委曲　戌削卽卹削
駕字从馬　怠而後發游於淸池
今月令　將卽鑾字
暗用秦皇事　不夜
邪讀爲左　相如賦非一日能就

听卽哂　粤
桂林　太湖
鰅鰫鰬魠　鮭鰨
屬玉非鸑　旋目
専古布字　射干香草
苧當作芧　甪端
驢　盧橘非枇杷
胥邪　仁頻幷閭
欃檀木蘭　仅數不同
扶於　考工記注

𦍵卽𦪈　蜩
娛當作娭　蚪
孫叔𧗳公　𡵸從
推𩋙廉　郭璞老子經注
陰康氏　葛天氏歌
巴渝　于遮
鞾𡡉　羣雅
囷居九百　㾓

姪孫之慎校字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選學膠言卷五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賦

卒字有誤　揚子雲甘泉

注引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何校駮之謂甘泉作於成帝時安得腸出遂卒之事子雲君山同時人不應作此語然則爲妄人附益者多矣非新論本然也胡中丞校云卒字有誤文賦注引新論作及覺病喘悸少氣疑卒字當作病字

甘泉宮

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秦始皇作在雲陽縣甘泉山漢武增廣之周十九里乃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故武帝以後皆於此郊祀焉雲璈按程大昌雍錄云甘泉宮有三秦在渭南漢在雲陽磨石嶺上隋在鄠縣則漢之甘泉宮非卽秦之甘泉宮與黃圖增廣之說異矣

揚子雲

海昌朱子培云孝成時昭陽姊妹禍水方滋子雲甘泉賦乃以屏玉女卻宓妃爲言微辭諷諫其不屑脂

韋取容於斯可見何至有爲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乎漢書揚雄傳贊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召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又云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按雄奏甘泉賦在永始四年正月至新莽天鳳五年計三十一年而王音卒於永始二年正月旣召爲門下史又薦之待詔其間應亦稍稽歲月是雄至京師在永始之前明矣永始之前年已四十餘何以年七十一卒於天鳳五年乎今以法言考之莽於平帝元始元年稱安漢公法言稱漢公並未及新莽篡位後事然則雄年

七十一卒當在孺子嬰居攝時雄仕歷成哀平故云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則合子嬰爲五世矣且以莽之篡竊而雄甘心醜顏爲之臣則前此董賢寵幸時何以不奔走權要耶又前此莽居攝時何以不言符命以博三公耶可見雄固未嘗仕莽元后誄及劇秦美新或亦劉歆甄豐輩假託以取媚耳桓譚新論旣不足信班史又多舛誤昭明復以劇秦美新入選遂使一代名儒蒙失身黨惡之罪可哀也巳雲璈按子培此論欲洗才人千古之冤特爲翻案自是奇快然自莽居攝至投閣之時凡十三年子雲之失節實無可解免以比楚國龔勝能無汗顏但竟下同於劉歆甄豐輩則眞冤矣讀班史一贊持論最爲平允可以得子雲之眞故錄子培之說而平情論之至美新之作或以爲谷永或以爲劉歆考谷永死於王音之時亦未可厚誣也

客薦揚雄

賦序曰孝成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王楙野客叢書云考方言雄答劉歆書云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堣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遂以得見乃知客者楊莊薦雄文者縣邸銘等以爲似相如者帝

鶩之語非客所薦之辭也雲璈按此說甚明賦序微有不合然雄與歆書人多疑其僞作又漢書雄傳贊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史薦雄待詔考成帝紀永始二年春正月王音薨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諸祠則雄雖爲王音門下史而未及薦其待詔薦之者盍別一人故序但言客而召雄待詔亦在郊祀甘泉之後也班史似微誤

鉤陳

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雲璈按鉤陳六星在紫微宮中故天子殿前亦有鉤陳所以法天也見隋書天文志又水經注卷五河水下云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尙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鬥訟兵陳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決禽敵

堪輿

屬堪輿以壁壘兮注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善曰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雲璈按孟康漢書注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

獝狂

捎夔魖而抶獝狂孟康注獝狂亦惡鬼也孫侍御曰宋景文筆記引蕭該漢書音義云獝狂無頭鬼見字林

隔句用韻

汪氏韓門云甘泉賦云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䀢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粲以成章此段裝梁攘䀢章五字爲韻而每句兮字之上又以蹕蹙二字合爲一韻轕沓爲一韻乃隔句用韻法雲璈按此亦偶然非必有意若如汪說上文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魖而抶獝狂陰與壘並不成韻又將何說

迅當作訊

猋駭雲迅漢書本傳作猋駭雲訊雲璈按禮樂記訊疾以雅注奮訊也李注正引此而仍作迅字則傳寫之誤也陸氏釋文訊本又作迅或當時李氏所見之本是迅字耳

霧當作雺

霧集而蒙合兮李注引爾雅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霧霧與蒙同按爾雅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疑李誤引然何義門以宋本校之本是雺字後人誤刻霧字也是賦中蒙字當卽雺字之譌

帥爾

帥爾陰閉雲然陽開雲璈按帥爾卽率爾帥與率古字通注晉灼曰帥聚也雲散也恐未然

新雉

列新雉於林薄注服云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李注新雉辛夷也雲璈按本草別錄辛雉木味苦香溫可作浴藥實如桃似木中自有一種新雉並非草類不必讀雉爲夷也今世所謂辛夷卽木筆花恐又未必卽此辛夷

摧嗺

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通雅以爲摧嗺卽崔嵬雲璈按李注言大厦之高而成觀闕也正是言崔嵬之意而摧音子罪嗺音子水義同而音別不必如方說卽崔嵬二字也

翠

翠玉樹之青葱兮注於翠字無解雲璈按老學庵筆記云東坡牡丹詩一朶妖紅翠欲流初不解翠欲流爲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士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雲璈按此賦翠字當亦如是解言玉樹之鮮翠也子雲亦蜀人或當時已有此語可以補方言所未及又困學紀聞云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云翠粲鮮色也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班倢伃賦紛綷縩兮紈索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爲翠葢古語

玉樹

通雅云槐不妨名玉樹而甘泉所賦則寶樹也國史纂異言雲陽界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太沖譏子雲矣三輔黃圖言甘泉谷北岸有槐今謂玉樹楊震關輔古語云相傳此樹卽子雲所賦長安記云宋人多是此說惟程大昌曰漢武故事得欒大卽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葺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故師古注玉樹武帝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雲璈按李注亦引漢武故事云云則亦以爲寶樹然據野客叢書云考漢武故事玉樹在神宮中非甘泉事則太沖之譏或由於此賦序所謂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者也注概以爲西京所有誤矣

彷彿卽恍惚

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通雅曰虛呼其聲爲恍惚以輕脣出之爲彷彿實一聲也

皐摇泰一

注如淳曰皐挈皐也積柴於挈皐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皆神名胡中

丞云皐當作招茶陵本作皐云五臣作招今考漢書作招善與之同故如淳解讀作皐張晏解招如字而兩引之不知者但據如解改作皋而張解不可通矣袁本作招不著校語二本如淳曰下有招作皋三字有者是尤延之因所見賦誤招爲皐遂刪此注以就正文失之矣

迟遟

靈迟遟兮胡中丞云茶陵本迟遟作棲遲云善作迟遟袁本云棲遲善作犀遟其載善音則曰犀音棲漢書作遲遟注遟音栖考集韻十二齊有犀遲別無迟字重出其下然則傳寫誤耳當依袁本訂正陳云遟當作遟从漢書校

舊注 潘安仁藉田

李氏云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雲璈按西京賦薛綜注下李氏云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繆臣乃具釋考舊作注者二京賦之薛綜蜀都吳都之劉逵（吳都注內或稱張載）魏都之張載（標題亦云劉逵）曹毗子虛之張揖司馬彪晉灼郭璞上林之司馬彪張揖韋昭郭璞甘泉之服虔晉灼張晏孟康射雉之徐爰魯靈光殿之張載幽通之曹大家項岱詠懷詩之顏延之沈約楚辭之王逸典引之蔡邕演連珠之劉峻及不知名之思玄賦注（文章流別集以爲平子自作李氏辨其非）李氏皆標明某某其不取者則不著姓氏可謂得隱揚之義矣

甸帥

甸帥清畿注引周禮甸師又云師而言帥者避晉景帝諱雲璈按晉書潘岳傳注云諸本俱作師周作帥是（按原注周字衍）

牛耕非古

晉書稱武帝泰始四年御木輅以耕卽賦所云繐犗

服于縹軛紺轅綴於黛耜是也又云儼儲駕于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此葢指百僚之從駕而注以爲駕牛儼然在于廛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畜故曰儲駕遂以上文繐犗爲帝耕之牛且言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晉時剏制不沿于古其說誤矣如李氏說則上文黛耜何指後三推而舍云云注知其說不可通因又云旣以牛而又言推者葢沿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義也更屬迂曲汪韓門太史云晉泰始四年御木輅以耕卽安仁所賦之歲所云木輅卽周禮之田路漢制之耕車禮所謂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

參保介之御間者蓋因親耕而特御此輅以出未嘗言及牛耕也周禮疏謂周時未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困學紀聞云今考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犂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犂費省而功倍耳竊意牛耕自古有之而耕耤用牛則或自晉始雲璈按古時牛耕之說於經實無所證周禮大司徒言任地者甚備獨不及牛耕卽鄭康成前後所注閒師里宰皆屬想像之辭並無確見趙過以

人挽犂始見於班書食貨志後遂以為牛耕之肇始而宋之學者多不信之困學紀聞引山海經云云似可為據矣獨不思山經出于伯翳與后稷並時焉知其孫叔均之事乎其為後人所加可知孔子弟子之有字所據非史遷之列傳卽文翁之學堂圖而家語一書又出於王肅之所增卽賈書新序之語亦掇拾舊聞出秦火之後異人為說皆不可為據且春秋以來計功謀利之臣靡所不講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三傳之文未一言及此卽戰國時盡地力開阡陌析及豪釐而未及耕犂之用則古無牛耕可斷然矣賈公彥疏考工記二耜為耦云用牛耕種故有兩腳耜語亦鶻突杭堇浦太史云牛耕之說蓋自秦刱之平原君云秦以牛田之水通糧其明證也呂不韋作月令云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亦因其國之所利而言之也當時六國艷其利遊說之徒轉相傳說至趙過以人輓犂遂為常法亦非其特刱也是牛耕起自秦而非晉之刱制至于耕耤用牛更無明文賦中總犗二語亦特指載耒耜之車用牛未必卽耕田之牛惟隋唐以後耕耤用牛明載史冊亦不得謂自晉始

釋名脫字

徵風生於輕幰注引釋名曰車幰所以御熱也按今釋名脫所以二字文義未明當據此注以補釋名之闕

玉輦

晉書明言御木輅則賦中御玉輦蔭華蓋及金根龍驥諸語皆賦家鋪張之辭非實錄也

闟車載戟

雲罕晻藹注臧榮緒晉書曰雲罕車駕駟戟車載闟胡中丞云當云闟車載戟晉書輿服志闟戟車長戟邪偃向後是其義

千千

碧色肅其芊芊尤本作千千是高唐賦肅何千千安仁用其語作芊芊者五臣向注也

三推

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注引國語號文公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又言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雜用之雲璈按陳氏禮書云王必三推即所謂一墢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即所謂班三之也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然則國語禮記未嘗不同又何嫌雜用哉

總髻當從晉書

垂髻總髮晉書作總髻雲璈按髻字與上下文韻協當從晉書胡中丞校本云髮字去聲協霽祭諸韻之字魏都云䰄鬗髮或鏤膚而鑽髮兩見皆然以髻爲不知韻者所改雲璈按以髮作去何如髻字之本協爲得以本協爲不知韻豈反以改韻爲知韻耶其說牽强未可從

吉字疑誤

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何氏云吉字妄改以叶韻不知福字未嘗不叶也雲璈按福本古逼字漢書賈誼傳云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顔師古注福古逼字故毛詩中凡福字爲韻者皆讀如偪此何云未嘗不叶是也然此注但引左氏傳云云並無福當作吉之說則賦中吉字或是傳寫之譌西征及夏侯常侍誄皆改吉李注引左氏俱仍作福字葢不取吉字也

茅字疑誤

思樂甸畿薄采其茅大君戾止言藉其農茅安得與農叶恐茅字誤晉書作薄采其芳更不可解應叔雅云茅字恐蒙字之譌周禮甸師供蕭茅茅菅也藉田

在正月丁亥初春茅未成故變茅作蒙於義自明於韻自叶雲璈按甸師供茅自當預儲不應臨時始采以爲用俟再考何校音蒙胡校云凡茅聲之叶東韻甚多

子虛賦一首司馬相如子虛

何氏讀書記引祝氏云子虛上林雖兩篇實則一篇其源自卜居漁父來厥後宋玉輩述之至漢而盛此兩賦及兩都兩京三都等作皆然雲璈按史記漢書皆言帝先見子虛後奏上林故分爲二文選目錄兩賦並不同卷而各題曰賦一首也顧氏日知錄云子虛之賦乃遊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爲言

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閻徵君潛丘劄記云子虛賦久不傳文選所載乃天子遊獵賦昭明誤分之而標名耳至滹南集文辨疑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也復合之恐未然西都賦引郭璞上林賦注珉玉名也張揖上林賦注珉石次玉也又引張揖上林賦注翡翠大小如爵云云皆子虛而曰上林意唐時別本此二賦尚作一篇而統曰上林也

別本同史記

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李注云本或云境內之事備車騎之衆非也雲璈按此乃史記文賦後段亦有之別本正與史記同而李氏以爲非豈未檢史記耶或謂不當與後重複耳

廣倉

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李注引廣雅僕謂附著於人自卑之稱也胡中丞校本云廣雅當作廣倉樊恭廣倉見隋經籍志上林賦注引若蹈足貌茶陵本亦譌廣倉爲廣雅

麟

射麋腳麟方氏集成引陸璣詩疏云今并州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相如賦腳麟謂此雲璈按平子東京賦解罘放麟薛注大鹿曰麟是也凡經傳皆作麟字爾雅公羊京房易傳皆作麐說文麐牝麒也麟大牝鹿也據此則麐與麟有別今則通用耳腳漢書作格師古曰格字或作腳然當作格麟也

雲夢非二澤

方氏通雅云郭景純注爾雅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非也沈括筆談曰舊尙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唐太宗得古本尙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按孔

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雲中遂奔鄖則今之安陸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于江南之夢杜預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於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言信江南則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長沙監利景陵等縣乃

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也存中說是然因同爲湖浸或亦通稱如子虛之雲夢必謂一澤也雲璈按方氏既以存中之說爲然又以子虛之雲夢爲一澤猶屬未定之辭要之雲夢自是一澤方氏通雅之說爲得德淸胡氏禹貢錐指云雲夢經傳諸書有合稱有單稱周禮荆州藪澤曰雲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呂覽淮南子同戰國策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雲夢者方八九百里今賦無八字此合稱雲夢

者也左傳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此單稱雲者也宣四年邔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宋玉招魂曰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此單稱夢者也單稱特省文耳雲可該夢夢亦可該雲故杜元凱注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則夢在江北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南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南雲北夢單稱合稱無所不可絕無江北爲雲江南爲夢之說自唐太宗詔改此經爲雲土夢作乂而潁達引左傳以爲之說曰此澤亦有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近或合稱雲夢宋沈括羅泌易祓郭思鄭樵洪邁洪興祖等襲其說而爲之辨曰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而古注棄若塵羹矣胡氏之辨甚晰明乎單稱省文之語則雲夢之是一是二不煩言而自解

方言稱河

罷池陂陀下屬江河文潁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雲璈按後世俗呼水無大小皆爲河非獨冀州也

射干二字不當有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李注芷若下或有射干非也雲璈按子虛上林射干凡三見漢書芷若下亦無射干字惟史記有之又如史記赤猨蠷蝚犀象野牛窮奇獌狿之句文選及漢書皆無之不知二書脫誤耶抑屬後人妄增耶學林以史記有射干爲是謂此段皆四字一句於文則順於韻則叶漢書去之遂不成句法射干草也後射干獸也實兩物奚嫌焉此說亦未的下文槀本射干又是何物以文義考之此處無此二字爲是

第二一六冊 102 下版

諸柘巴苴

方氏通雅云曹子建有都蔗詩六帖曰張協有都蔗賦吳氏林下偶談云甘蔗亦謂之諸蔗以智按說文藷諸蔗也箋曰甘蔗一名甘藷古無麻韻蔗與庶音近故後人合諸蔗稱之相如賦諸柘即蔗也東方朔說南方有苷𤮊林皆假作者臆造也史記載子虛賦作諸柘猼且漢書作巴苴注蒪且蘘荷也東壁曰蘘荷一名覆且引說文作蓄苴上林賦作猼且大招曰醢豚若狗膾苴蒪王逸注云苴蒪音搏蘘荷也孫愐作蒪音粕曰蒪苴大蘘荷名韻會删之是也崔豹曰白曰蘘荷紫曰蓄蒩葉似蕉根似薑丹鉛錄曰急就章注蘘荷即今甘露以智按二者迥別蘘荷高五尺幹葉似大高粱黍闊二三寸長尺餘巴蕉葉闊二尺長五六尺本高數丈豈相類乎蘘荷插心紅紫略似紅蕉之蓓蕾吾每笑古人說物未工大都此類此子虛語而東壁引作上林亦誤班固改為巴且即是芭蕉確證且相如既用諸蔗猼苴又用茈薑蘘荷一手所成上呈天子豈有重出者乎此又一確證也雲璈按方氏不當重出之辨更可證上文衡蘭芷若之下必不當有射干二字矣

燕麥

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張揖曰葴馬藍也菥似燕麥也苞藨也荔馬荔也方氏通雅云燕麥野稷也爾雅蘥雀麥郭注似葵葉小如蔾雀麥即燕麥以智按稷似麥細尾毛大於莠荒年采食之似稗稍長即燕麥也北方有種之者五臺僧食之云形長於麥穆天子傳爰有野麥即燕麥也內經名曰阿師

東蘠

地理志東蘠色青黑實如穄子十月熟出幽涼烏丸地一名登庯孟康史記注引河西記云貸我東蘠償我白粱

觚盧

蓮藕觚盧張晏曰觚盧扈魯也通雅云觚盧即菰蘆今史記作菰蘆言菰茭蘆筍皆可食者也孔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言菰蒲蘆葦間也扈魯則壺盧矣古人壺匏瓠皆通南史文伯酉瓠𤬫扁雝鏡經瓠𤬫瓢也陶隱居作瓠𤬫

菴閭

菴閭軒于張揖曰菴閭蒿也軒于蕕草也通雅云魏博士周元明以摧為菴閭韓詩及三蒼悉云摧為充

蔚充蔚益母草也又蔄茹苗似大戟花淡黃淺紅無子根似萊菔斷之汁出乾則凝黑又謂之漆頭本草漆頭與菴閭兩載之

蛟與鮫異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注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雲璈按說文蛟龍之屬也池魚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飛置笱水中卽去埤雅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故謂之蛟山海經蛟大者十數圍卵如一二石甕能吞人又山海經漳水中多鮫魚皮可飾刀劍口注皮有珠文而

堅尾長三四尺據此則稚讓所說乃鮫魚非蛟龍之蛟矣後漢輿服志皆以白珠鮫爲鏢口之飾通雅鮫魚海鯊之最大者

烏號之弓

左烏號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雲璈按韓詩外傳曰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江魚之膠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據此則烏號乃柘樹名抱弓而號之說妄矣且號則是矣烏字何義

孅阿

陽子驂乘孅阿爲御何氏云孅阿史記作纖阿索隱服虔云纖阿爲月御又樂彥曰纖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巖度躍入月中因名月御也雲璈按此說不經賦旣以陽子爲對不若從郭注古之善御者爲正

觙極同義

徼觙受詘郭璞曰觙疲極也雲璈按觙與極音義正同世說顧和謂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

鄧曼

於是鄭女曼姬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也雲璈按楚武王夫人乃賢智之婦豈可與不祥人並列曼爲鄧姓凡女皆得謂鄧曼何必武王夫人當如淪注泛言爲是鄭女亦不必指定夏姬也

紆徐委曲

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胡中丞云何校無紆徐委曲四字按無者是善注引張揖曰襞積簡齰也褰縮也縐戟也其縐中文理茀鬱有似於谿谷也以此詳之自無此四字今史記有而集解引漢書音義索隱引小顏孟康似二家史記亦與漢書同並不當

有惟五臣向注云紆徐委曲裙下垂貌蓋五臣校多四字而亂之也

戌削卽衈削

揚衪戌削張揖曰衪衣袖也戌削裁制貌按上林賦眇閻易以衈削郭璞曰閻易衣長大貌衈削言如刻畫作之也是戌削衈削正同

駕字从馬

弋白鵠連駕鵝胡中丞云茶陵本駕作駕史漢亦作駕考駕者鳴之假借左傳榮駕鵝唐石經宋槧本皆从馬古今人表所載亦然相如用字古矣惟中山經

是多駕鳥郭璞注未詳或曰駕宜爲駕鵝也然則駕字晉代不復行用之

怠而後發游於淸池

漢書無發字作一句是

今月令

榜人歌唱流喝張揖注引月令曰命榜人雲璈按今禮記季夏之月命漁師鄭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所謂今月令卽呂氏春秋也

胏卽𦡱字

盧學士云呂氏春秋察今篇嘗一胏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今本胏作脟誤也胏卽𦡱字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云胏割輪焠集解引郭璞云胏音𦡱顏師古注漢書相如傳云胏字與𦡱同李善注文選亦音𦡱竊謂胏乃從𠕁省其下與寸篆文又相近故可讀𦡱意林卽作𦡱字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引呂氏作嘗一𦡱肉淮南說山說林訓及史傳作一𦡱者多知一胏之卽一𦡱者少矣又淮南繆稱訓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高誘注厚膊厚切肉也膊亦疑是胏字雲璈按楚辭劉向九歎寵卬胏圈繚戾宛轉阻相薄兮注胏音𦡱徐鍇說文繫傳胏下引此

賦云當是借作𦡱字

暗用秦皇事

閻百詩四書釋地云始皇二十八年竝讀曰傍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南留琅琊三月三十七年自琅琊北至榮成山卽成山射巨魚之罘遂竝海西至平原津子虛賦云齊東陼鉅海南有琅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正暗用秦皇之事黃今黃縣遂萊縣腄今福山縣棲霞縣成山在文登縣封禪書成山斗入海之罘在福山

不夜

觀乎成山注張揖曰成山在東萊掖縣按漢書注引
掖作不夜史記集解徐廣亦曰在東萊不夜縣考史
記封禪書漢書武帝紀郊祀志地理志不夜是各本
皆譌掖

邪讀爲左

邪與肅慎爲鄰師古曰邪讀爲左按古左與邪通禮
記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盧植云左道謂邪道

相如賦非一日能就上林

野客叢書云孫向書仲益謂相如上林賦葢令尚書
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

囿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
通尋繹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
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
及是召見因以發攄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謂爲天
子遊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就而非一日倉猝
所能爲者西京雜記謂上林子虛賦百日而後成其
言似可信雲璈按西京雜記又云枚臯文章敏疾長
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
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據此則長卿夙號淹
遲此賦自非成於一日也文心雕龍亦云相如含筆

而腐毫

听卽哂

亡是公听然而笑通雅云呂安謂嵇康我輩稍有菜
色反爲肉食者所哂通作听上林賦注作齗李注無齗字听
音牛隱切齒本也又通吲晉書王猛辭司徒疏田千秋一
言致相匈奴吲之又通作矧曲禮笑不至矧注齒本
也大笑則見宋書王弘傳叔孫未進優孟見弞又通
作齞莊子桓公齞然而笑左思賦東吳王孫齞然而
咍並與哂通此字當從說文之弞爲正笑不壞面也
通作矤別作哂吲听齞楚人謂相笑爲咍楚辭曰衆

兆所咍舊音胎予謂卽哂字古台音怡觀今治怡之
音則可想矣

粤

而適足以粤君自損也注晉灼曰粤古貶字胡中丞
云粤當作甹其字上曰下寸在說文巢部今漢書作
粤亦誤也史記作貶與五臣同

桂林

經乎桂林之中張揖曰南海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
雲璈按山海經郭注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太平御
覽引此作賁隅云賁隅今番禺也

太湖

東注太湖謂上八川分流而言也雲㪚按注引潘岳關中記涇渭霸產酆鎬潦潏凡八川又按賦云終始霸產出入涇渭張揖曰霸產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賦又云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内張揖曰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潦即澇水出鄠縣北入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沇水自南山黃子陂西北流至昆明池入渭郭璞曰經營其内周旋苑中也陳少章云沇水當作沈水詳漢書顏注胡中丞云陳說非當作泬水史記索隱引姚氏云今名泬水善注全取彼文

與顏注此即今所謂沈水迥異是八川皆不越苑中之地所注僅入大河與東吳之太湖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又安能越江淮而東注哉恐賦言太湖當別一太湖非如今震澤耳郭璞注直云太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殊非闕疑之義史記正義亦言太湖在蘇州西南是亦循郭之說也沈存中筆談辨證二已言之孫侍御云齊侍郎召南漢書考證此太湖指關中巨澤言之漢書本作太湖凡巨澤俱可稱太湖不必震澤

鰅鰫鰬魠

通雅云郭璞注鰫似鰱而黑則鱮類也海魚肉如鼠曰鱅今沿海人多捕之其陶隱居所謂鮑乎鰅允鍾切徐廣音娛說文曰魚皮有文出樂浪東暆神雀四年捕輸考工鰬音虔博雅大鱓謂之鰬魠他各切說文云哆口魚也

魼鰨

禺禺魼鰨史記作禺禺鱋魶注禺禺魚牛也通雅云說文魶似鼈無介有尾無足口在腹下與鮀相類鮀水毋目鰕之物今名折頭鰨即福州之銅盆魚也唐韻鰨似鮎四足則單據郭說也

屬玉非鷺

鴐鵝屬玉世以屬玉爲鷺之別名按吳都賦與鷺並舉此賦郭注又以爲長頸赤目紫紺色則非鷺矣黃山谷詩水遠山長雙屬玉身閒心苦一舂鉏爾雅鷺舂鉏黃詩與屬玉爲對自不得以鷺爲屬玉蓋別是一種

旋目

交精旋目孫侍御曰旋目即運目說文鴋運目也旋運義向淮南繆稱訓作暉目暉字从軍得聲亦即運目耳今說文淮南俗本俱改目作日非是廣韻引廣志不誤

專古布字

布結縷史記布作專徐廣曰古布字

射干香草

槀本射干注但以射干爲香草按荀子勸學篇云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楊倞注云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宏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卽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又生西方也射音夜盧學士云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翣廣雅云烏萐射干萐翣同所夾反二字皆可通

苧當作芧

蔣苧青薠胡中丞云苧當作芧史漢皆作芧各本及注俱譌五臣作芧云句切大誤又按玉篇芧苧同與此賦之芧迥別彼乃說文所云草可以爲繩者此張揖解爲三稜三稜類詳見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宋唐慎微撰有宋金兩刻刻于宋者名大觀本草刻於金者名政和本草實異名同不可援以相證決爲譌字無疑雲璈按此芧似卽莊子徐無鬼所云先生居山林食芧栗齊物論所云狙公賦芧者是李軌讀作羊諸切音余

角端

郭璞曰角端似貊角在鼻上中作弓雲璈按史記注所謂李陵以十張遺蘇武者也癸辛雜識云成吉思皇帝西征度流沙萬餘里其地皆荒寂無人之境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能人語曰此非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恐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獡能日馳萬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爲之回馭按此乃神獸不經見之物非賦所云獡原注音端

驢

日知錄云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逸周書伊尹爲獻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騊駼駃騠爲獻驢父馬母曰嬴馬父驢母曰駃騠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駃騠鄒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是以貴重難得之物也上林賦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嬴王褒僮約調治馬驢兼落三重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弔屈原賦騰罷牛兮驂蹇驢日者列傳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則又賤之爲不堪用也嘗考驢之爲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見後

漢書五行志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
後漸資中國之用

盧橘非枇杷

亡是公雖言上林所敍品物乃罔羅四海晉氏所云
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是也後人以盧橘等議之
拘矣盧橘之辨何氏以注中伊尹書爲正雲璈按注
所引伊尹書亦但言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
熟仍未明言其狀後世遂多以爲枇杷東坡詩盧橘
是鄉人又盧橘楊梅尚帶酸唐子西李氏山園記言
有一物而爲二物者如上林賦盧橘夏熟是也以枇

杷當之豈竟忘下文尚有枇杷橪柿之句乎李白宮
中行盧橘爲秦樹許渾送表兄使南海詩盧橘花香
拂釣磯若以爲枇杷何必專指爲秦中南海之有耶
且盧是黑色若枇杷熟則黃不當言盧惟按史記索
隱引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
正赤明年二月反青黑又張勃吳錄云建安有橘冬
月於樹上覆裹之春夏色變青黑味甘美二說足以
證枇杷之謬太平御覽魏王花木志言蜀土有給客
橙冬夏花實相繼亦云盧橘似今之金柑與盧橘無
涉義山九成宮詩荔枝盧橘沾恩幸言其夏熟故得
避暑而貢之唐三體詩注以爲枇杷陋矣

胥邪

畱落胥邪郭璞云畱未詳落穫也中作器胥邪似并
閭皮可作索孫侍御曰畱落卽吳都賦扶畱也藤每
絡石而生故扶畱亦名畱落耳落卽絡字通雅云胥
邪卽椰子嵇含所謂越王頭也南都賦作楈枒

仁頻并閭

注孟康云仁頻椶也雲璈按南都賦注引張揖上林
賦注并閭椶也如孟說則二物爲重出矣李氏引仙
藥錄曰檳榔一名椶然仁頻卽檳榔也或檳榔并閭

皆有毛故通得椶名通雅謂檳榔一名椶然據此則
孟康注椶下脫一然字矣但選注中然則字往往單
用然字說已見前李注然仁頻云云然卽然則直恐
方氏誤讀李注而以然字屬上遂以爲名椶然耳此
方之疏也酉溪叢語云頻音賓吳普本草一名賓門
尖長而紫文者爲檳圓而矮者爲榔又名大腹又名
螺果

欃檀木蘭

注孟康云欃檀檀別名雲璈按玉篇欃字下直云木
蘭也是以欃檀木蘭爲一樹矣

仞數不同

長千仞大連抱注司馬彪曰七尺曰仞漢書相如傳師古曰八尺曰仞雲璈按仞數七尺八尺往往不同論語夫子之牆數仞孟子掘井九仞堂高數仞宋玉招魂長人千仞莊子垂水三十仞又以十仞之臺又築十仞之城注皆云七尺曰仞凡儀禮中仞鄭康成皆注曰七尺尚書旅獒爲山九仞賈誼弔屈原曰鳳皇翔於千仞賈山傳曰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千仞注皆以爲八尺王觀國學林云周禮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

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八尺爲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豈又以八尺爲仞耶然則仞非八尺明矣廣二尋深二仞當以七尺爲仞則廣一丈六尺而深一丈四尺爲宜也溝與洫深廣之數等至澮則大矣其深少殺於廣理之當然也應劭注食貨志則又以五尺六寸爲仞

扶於

垂條扶疏雲璈按史記相如傳作扶於注猶扶疏也今文選諸本皆作扶疏後人殆不復知有扶於之字矣

考工記注

日知錄云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掣讀如紛容掣參之掣正義云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考上林賦紛溶蔚參猗狔從風字作蔚音蕭而上文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注鄭司農云迤讀爲猗移從風之移正義則引司馬相如上林賦疏其下句忘其上句蓋諸儒義疏不出一人之手也雲璈按卽鄭司農注亦可見此賦古本之不同

芔卽欻

藰莅芔歙葉星衛附注云藰莅卽流麗芔歙卽欻吸

欻古作㬜見石鼓文省作芔注以爲古卉字非雲璈按葉說是後芔然與道而遷義漢書注猶欻然也

蜩

蛭蜩玃猱注司馬彪曰蜩蟬也雲璈按上下文皆言獸無緣中間忽入蟲名余蕭客音義云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爲蜩或當是此

娛當作娭

娛遊往來胡中丞云娛當作娭注同注引說文許其切則非娛甚明史記作嬉娭嬉同字也今本漢書及

注亦誤雲璈按羽獵賦羣娛乎其中漢書亦作娭彼賦之誤與此同

蚪

六玉蚪注張揖曰蚪龍也無角曰蚪胡中丞云何校引徐曰無誤也據漢書注校按漢書無作有說文蚪龍有角稚讓所本故其廣雅亦云有角曰䖤龍䖤即蚪上小者角也此注決不當自爲兩解王逸注離騷云有角曰龍無角曰蚪

孫叔衞公

孫叔奉轡衞公參乘注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

叔衞公大將軍衞青也孫侍御云兩漢刊誤補遺云此兩人蓋指古之善御者耳孫叔卽楚辭所謂驥躊躇於弊輦遇孫陽而得代者是也衞公卽國語所謂衞莊公爲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者是也校獵賦蚩尤並轂蒙公先驅東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祇用古人至長楊賦云乃命票衞此則指言青去病也又孫叔奉轡注李善曰云云袁茶二本李善二字作鄭元胡中丞云鄭元亦非當作鄭氏漢書注作氏最是鄭氏見顏師古敘例臣瓚云鄭德是也羽獵賦抾靈蠵注鄭元曰抾音袪又餉屈原與彭胥注鄭元曰彭彭咸也元皆當作氏

扈從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野客叢書云扈駕謂之扈從始自相如上林賦晉灼以扈爲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案鹵簿也顏師古因之亦以爲跋扈恣從而行果爾從當作平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語自何時也四校者文穎謂凡五校今言四者中一校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注四校闌校之四面以文說爲非

推蜚廉

椎蜚廉史記作推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从手今流俗作椎聲之椎失其義矣雲璈按卽作椎亦未爲失師古以爲推者欲與下弄獬豸爲配皆徒手爲之然以拳擊有似乎椎正以見其勇也

郭璞老子經注

乘虛無與神俱張揖引郭璞老子經注曰虛無寥廓與天通靈胡中丞云陳校云張氏曹魏時人不當引郭語且老子又無郭注

陰康氏

奏陶唐氏之舞顏師古漢書注云陶唐當爲陰康古

今人表有葛天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閼筋骨縮栗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按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雲璈按章懷注後漢書馬融傳引作陰康則呂本之誤可知然師古以辨高誘注則是若以相如之賦亦誤未見其確賦非用呂氏安在其不可作陶唐也故史漢舊注皆作堯解而李氏亦無異說

葛天氏歌

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按文心雕龍事類篇云陳思王報孔璋書曰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濫侈葛天推三成萬信賦妄書致斯謬也梁玉繩云千唱萬和此賦乃揔承上文非專葛天謬在陳思不在相如又張揖引呂氏春秋曰葛天其樂三人持牛尾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揔禽獸之極李氏注葛天八闋一曰載民三曰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闋爲曲以民爲氏以遂爲育以建爲徹皆誤雲璈按今呂覽建帝功作達帝功明是字誤當據李注以正呂本漢書注作畜草木徹帝功又與選注不同

巴渝

巴渝宋蔡注郭璞以爲舞名錢辛楣宮詹史記考異據說文引此作嘐喻不作巴渝舞解謂歌聲嘐喻也

干遮

干遮曲名史漢干並作于胡中丞云善及小司馬皆引張揖漢書注不應有異文今各本作干竝譌耳

韡嬛

便嬛綽約漢書作韡約按綽即韡字之省師古漢書注云韡音綽者古人每以同字爲音也卽如下文柔橈嬛嬛卽娟字徐廣音娟史記小司馬引廣雅嬛嬛容也今索隱作嫚大誤

羣雅

揜羣雅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雲璈按困學紀聞云張揖二雅之材未知所出閻百詩云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

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未知是否

圍居九百

孫奭孟子正義云傳云天子之圍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王之國百里之國也或者謂七十里爲苑囿是如何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是其始封時之制也七十里之圍乃文王作西伯時之有也周制上公封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豈七十里之圍特止山川不可食之地哉彼子虛者謂齊楚地方千里而圍居其九是可食之地亦鞠爲遊畋之所是安知周制之法歟雲璈按賦家鋪張之辭豈可爲據使如其言所餘僅百里則宮室宗廟民廛田畝將何所容可知必無是理矣卽如文王之圍七十里明見孟子而羽獵賦引之又謂百里豈有定論乎

廗

逡巡避廗李注廗與席古字通雲璈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云五經字體乖替者多至如黿鼉从黽亂辭从舌席下爲帶惡上安西析旁著片離邊作禹云云郭忠恕佩觿引此亦以爲俗訛有如此者是廗字在唐初已稱俗書而李氏以爲古字何也

選學膠言卷五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六

拔　廣開上林不宜有東字
湖胡通用　漸臺泰液
郭舍人爾雅注　路與洛通
熒惑司命　杜業奏事
連卷　珍池
撕　停信
唲　蛾古蟻字
拮隔　瑯琊射雉

雉媒　葯
鷩當从鷩　如皐射雉
征有二義　行葦爲公劉之詩
尉卬　家音姑
祭古八墓　嗛與謙同
崔浩注　歲夾
重耳單稱重本左氏　孝水
千秋亭　叔疑殺字之譌
三敗　曲崤
柏谷事異說　桃園
潼關　明年祖龍死
况于卿士乎五字　朝
宴燕同　子長
賜盡也　束蒲爲脯
山陵　錯字音
毛傳鄭箋李注不分　戾有劣音
仲宣樓　中謝
交　陽林當作陽木
王喬　飛錫
三幡義　四言

鮑昭　廣陵故城
三墳　澤葵
𧌒

姪孫之惠校字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選學膠言卷六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賦

拔 揚子雲羽獵

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李注引呂氏春秋曰湯見網置四面湯拔其三面雲璈按此見呂氏春秋異用篇作收其三面而東京賦慕天乙之弛罟下注引呂氏亦作拔字是當時所見如是恐今本呂氏誤也

廣開上林不宜有東字

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云云胡中丞云據

史文此下云西至又下云北繞又下云頗割其三垂故何云卽指上林之三垂而言是也其東濱渭則曰濱渭而東而已無所開廣亦無所割此句不得有東字但李氏解三垂謂武帝使西南東三方以置郡豈所見漢書有東字與下濱渭而東相接連以上林不僅有三垂耶然所解實未安

湖胡通用

鼎湖宮名在藍田漢書揚雄傳湖作胡史記封禪書天子病鼎湖甚亦作湖日知錄二十七據揚雄傳以湖爲誤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內史界索隱以湖縣在今之閿鄉絕遠且無行宮據顧此說賦中鼎湖當從漢書作胡東南之東字宜衍漢書無東字也梁氏史記志疑云史記及黃圖水經注皆作湖葢古字通用如湖陵縣史漢多作胡陵風湖子吳越春秋作風胡可證又漢志京兆湖縣注云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通典曰鼎湖卽此

漸臺泰液

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于惶介集評云漸臺二字連上爲句泰液二字連下爲句雲璈按李注引漢書云云則漸臺卽太液池中之臺

漸臺泰液相連不宜分屬上下于讀未是

郭舍人爾雅注

儲積共偫李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偫具事也今郭注作供偫共具也胡中丞云陳云爾雅郭注與所引不同則知非景純矣下文移珍來享句又引犍爲舍人爾雅注其說是也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注二卷見陸氏釋文敘例必犍爲二字各本誤改作郭雲璈按郭舍人犍爲舍人自是一人

路與洛通

虎路晉灼曰路音落落藥也雲璈按路本有洛音古

與洛通如穀梁閔元年經洛姑釋文一作路姑史記王子侯者年表洛陵漢表作路陵

熒惑司命

張晏曰熒惑法使司命不祥雲璈按漢書天文志熒惑天子理也故曰法使斗魁戴匡六星四曰司命胡中丞云法上當有執字熒惑或謂之執法見廣雅命字不當有

杜業奏事

六白虎載靈輿李注引杜業奏事曰輀車駕白虎四白虎馬名胡中丞云袁茶二本無奏事二字今此文

在漢書霍光傳注中云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輀車云云非杜業也宋孝武宣貴妃誄晨輀解鳳注所引云云亦在霍光傳然則當作杜延年奏曰耳各本皆誤也雲璈按近汪韓門太史文選理學權輿以杜業奏事列爲引用書目恐又誤中之誤也

連卷

騰虛空距連卷雲璈按上林賦欑立叢倚連卷欐佹又淮南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故張晏注以爲木也然此本言獸之騰躍距卽足距騰虛空而足有連卷之勢也恐未如張說李氏引尙書孔傳以距爲至亦不確連卷與蹥蹄蓋同

珍池

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池雲璈按山下自當有池亦想像爲說耳甘泉賦珍臺閒館臺曰珍臺池曰珍池其義一也皆言其貴重耳猶之乎靈臺靈沼不必指定山下

撕長楊

所過麾城撕邑注引顏監曰撕云云胡中丞云按顏漢書正文撕字作搟上引李奇音車幰之幰而解曰搟舉手擬之也蓋其字音義與左傳掀公之掀相近

善於此賦正文作撕與顏不同別引禮記注釋義字林釋音乃所以改顏也傳寫者并顏注亦爲撕矣又蒼頡篇曰撕拍取也八字非漢書注乃善引以證顏者雲璈按八字當在善曰下

惇信

迺展人之所詘李注引方言曰展申也雲璈按今方言作展惇信也東齊海岱之閒曰展燕曰惇注惇亦誠信貌戴東原太史云信兼屈伸誠信兩義故注言亦以別之李注引之卽此義信伸古通

啖

咬鋋瘷者胡中丞云五臣作吮雲璈按作吮是考字
書無咬字

蛾古蟻字

扶服蛾伏李注蛾服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雲璈按
蛾之爲蟻見禮記學記其曰記曰者葢古書有此語
其字固由來舊矣書史以蟻爲蛾者亦多春秋僖十
五年左傳曰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釋文曰蛾魚綺
切後漢書皇甫規傳張角等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
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注卽蟻字若前漢文帝紀建
昭元年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此則當如顏注若今

蠶蛾者張友棠孝廉以爲亦白蟻太泥

拮隔

拮隔鳴球韋昭曰古文隔爲擊雲璈按荀子禮論篇
注引此作拮膈鳴球

琅邪䠶雉　潘安仁射雉

李注引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善射聊以
講肄之餘暇而習爲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雲璈按
西京雜記茂陵文固陽本琅邪人善馴野雉爲媒用
以射雉是射雉之風盛於琅邪亦舊俗也案其俗下脫實字

雉媒

徐注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曰媒
雲璈按說文云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囮讀若
譌此卽所謂媒是也

葯

首葯綠素身拕黼繪注引方言曰葯纏也猶纏裹也
雲璈按方言作葯薄也郭璞曰謂薄裹物也葯猶纏
也是徐所引乃方言之注葯音的注作烏角切者亦
誤

鷩當从鷖

靡聞而驚無見自鷩注鷩音脈字亦从脈方言云俗

謂黠爲鬼脈雲璈按鬼脈亦見方言注方言卷一自
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郭氏云言鬼脈
也脈舊作眎誤又卷十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謫或
謂之䫀䫀又慧也郭氏云今名黠鬼脈徐所引正是
此詳方言或謂之鬼或謂之脈則鬼與脈隨地異名
耳謂黠爲鬼今吳越語猶然胡中丞云鷩當从鷖注
同徐音鷖爲脈字亦从鷩者謂鷖之或體字从鷩也
云方言脈者謂此賦之鷖卽方言之脈也云俗語黠
爲鬼脈者方言注云然也此必五臣用徐注改正文
作鷩後遂以亂善於是賦及注各本皆不見鷖字而

徐注所云絕不可通矣惟集韻二十麥載鷙字从脉二十三錫載鷖字从脈皆云鳥鷩視其所據此賦未誤

如皋射雉

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於一笑雲璈按水經注汾水下云賈辛貌醜妻不爲言與之如皋射雉雙中之則笑也考左氏傳止言射雉獲之不聞雙中之說亦止言賈大夫注賈國之大夫也而水經注則以爲賈辛又野客叢書云前輩謂東坡詩不向如皋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左傳如訓往也非地名東坡誤用之

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皋爲地名用知此誤不始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且來如皋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皋路能將巧笑回皆作地名解

征有二義 班叔皮北征

野客叢書云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征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續南征賦班彪北征賦皆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

行葦爲公劉之詩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何氏讀書記云以行葦爲公劉之遺德必出於齊魯之經師注家不能詳矣雲璈按惠氏九經古義云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云云又冦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

長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雲璈又考會孫維主傳曰會孫成王也則毛鄭於此不以爲公劉之詩然小序云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鄭箋言草木方茂盛以其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人乎則行葦之不傷未嘗不就先王說後又曰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又曰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言先王者不一雖不明言公劉總是追遡言之卽所謂遺德也卽以是爲公劉亦無不可也賦意當如是故注無明文

尉卬

弔尉卬於朝那注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姚察曰姓段李氏兩引之而不言誰是孫侍御曰顏師古曰功臣表缾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也

家音姑 曹大家東征

錢宮詹云曹大家相傳此家字讀如姑考古書家室之家亦讀爲姑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以家協帑左氏傳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以家協姑逋今皆轉爲古牙切獨此大家字尚存古音雲璈按古家字無不讀如姑者如詩鴟鴞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我行其野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雨無正謂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繇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左傳引虞箴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離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易林解衣毛羽飛入大都晨門戒守鄭忽失家是古家音無古牙切也惟桃夭之詩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萇楚詩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似與今之音加者協不知華古本

音敷也爾雅釋言華荂也郭注今江東呼華音荂陸氏音義荂音況于芳于二反故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出車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而易大過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是仍與姑協也自後漸轉而爲歌如雉朝飛操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陸機前緩聲歌亦以與歌波爲韻因姑轉歌因歌轉加皆聲之遞變也案雨無正謂下脫爾字

祭古人墓

日知錄云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庶民而祭古賢之墓者矣曹大家東征賦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雲璈按文選作尚水經注引此作饗

嗛與謙同

敬慎無怠思嗛約兮注嗛與謙音義同封禪書上猶嗛讓而未愈也按漢書本作謙藝文志易之嗛嗛師古曰嗛與謙同又尹翁歸傳温良嗛退莊子齊物論大廉不嗛注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是嗛謙古字通

崔浩注 潘安仁西征

按水經注十五洛水又東北逕三王陵東北出焉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公崔浩注西經賦云定當爲敬子朝作難西周政弱人荒悼敬二王與景王俱葬于此故世以三王名陵朱謀瑋箋云西經當作西征（今武英殿本作西征）潘岳賦云咨景悼以迄匄政凌遲而彌季崔時所傳或作定悼故云定當作景傳寫者又誤以景爲敬耳敬王名匄安有疊言之理乎據此則崔浩注此賦而李氏所不取者也孫侍御云崔浩注蓋本云丏當爲敬景悼皆舉謚不應丏獨稱名（案三王陵下脫穀水二字）

歲次

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注云岳傷弱子序云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何氏云至今言歲次者誤自安仁此文始然困敦乃歲名非十二辰也亦不容目之爲次雲璈按歲星與太歲自各不同歲星言次太歲言在癸辛雜識引王莽銅權銘云歲在大梁龍集戊辰以歲爲歲星龍爲太歲魏文昌殿鍾虡銘云歲在丙申龍集大火則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蓋木爲蒼龍而歲星以龍名而青龍又爲天之貴神即太歲異名詳見於左氏傳淮南子義得兩通據此太歲言在亦言集集即次義歲星言次亦言在古人已通用不始自安仁

重耳單稱重本左氏

重瓚帶以定襄注重晉文侯重耳雲璈按重耳單稱重蓋本之左氏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云晉重幽通賦重醉行而自耦亦此義

孝水

水經注十六云穀水又東俞隨之水注之山海經云平逢山四十里廆山其陽多㻬琈之玉俞隨之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美嘉名之在玆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呂忱曰孝水在河南而戴延之言在函谷關西劉澄之又云出擅山（武英殿本作檀山）擅山在宜陽縣西在穀水南無南入之理（武英殿本校云按上所引不言南入當有脫文）考尋其說當承緣生述征謬誌耳緣生從戎行旅征塗訊訪既非舊土故無所究今川瀔北注澄映泥滓何

得言枯涸也武英殿本校云按上所引無枯涸之語疑有脫文皆爲疏僻矣
又注澡水經注作濟按今刻皆作澡

千秋亭

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注傷弱子序云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於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天乙巳瘞于亭東雲璈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千秋亭南其亭累石爲垣世謂之千秋城也

叔疑殺字之譌

値庸主之矜愎殆肆叔于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注言若値庸主矜而愎諫殆戮三帥陳之

市朝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己如注言肆之市朝爲戮三帥而叔當何指五臣注作蹇叔何氏亦謂蹇叔爲是雲璈按後世袁紹之殺田豐原未嘗無其事然上文明云三帥似不當復言蹇叔疑此叔字或是殺字之譌

三敗

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注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殽及彭衙言三未詳雲璈按秦師之出專爲襲鄭無功而還反致晉師是一敗也故云三敗黃士珣曰文二年傳晉先且居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在孟明封殽尸之前經雖不書敗然言取汪及彭衙其敗可知傳雖不言孟明而此師即在秦伯猶用孟明之後則爲孟明之敗可知是亦一敗故云三敗也此說孫侍御亦云

曲嶠

降曲嶠而憐虢胡中丞云按注引劉澄之地理書肴有純石或謂石肴今正文未見當引此注之處疑曲嶠善作石肴雲璈按注中嶠皆當作肴

柏谷事異說

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注引漢武故事帝微行宿逆旅後還宮賜嫗千金擢其夫爲羽林郎云云雲璈按水經注河水四云說者咸云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旣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竇津是也據此但有賜津之事並無賜嫗千金及官其夫之說與漢武故事異以二說較之水經注爲近理案是賜嫗金千斤誤作千金

桃園

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于桃園注引東征記曰全節

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據注則賦中園當作原字按水經注河水四引此亦作桃原感作咸然漢書地理志云全鳩里其西名桃園卽古之桃林不作原

潼關

水經注四云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坂旁絕澗陟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矣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也雲璈按古函谷關在陝州靈寶縣西南潼關在華州華陰縣自潼關至函谷歷陜華二州之地俱謂之桃林塞春秋傳

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又水經注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據此則潼當音衝潼固有衝音也黃巷詳見顏師古匡繆正俗或作黃卷者非葉星衢附注辨之

明年祖龍死

憶江使之返璧告亡期於祖龍注引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璧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今史記本皆作今年閻氏潛丘劄記嘗論之曰今字必明字之譌證有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于沙丘平臺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譏其伎倆僅知今年若所云明年之事彼豈能預知乎幸其言之不驗可謂妙解而苦無文字可據今日讀李白古風云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時所見史記本尚無譌云云雲璈按選注明云明年何以閻氏反不之及初學記引史記亦作明年

況于卿士乎五字

牽土且弗遺而況于鄰里乎況于卿士乎胡中丞云李善本無況于卿士乎五字尤延之取五臣本以亂善非是雲璈按詳上下文義亦不應有此

朝

日知錄云漢人有以郡守而稱爲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亦謂之郡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建市獄是也亦有以縣令而稱朝者晉潘岳作長安令其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也雲璈按古大夫

之家皆曰私朝此猶有古稱自唐以後法禁漸密不敢爲此而古意亦寖遠矣

宴燕同

陸賈之優游宴喜胡中丞云何校宴改燕以注引毛詩也其實宴燕同字廣絕交論陸大夫宴喜西都注正引此雲璈按既引詩自當從燕

子長

子長攷駮之史注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按史記敘傳漢書本傳皆不書其字故史通雜說篇譏敘傳不書其字爲大忘班固仍其本傳爲守株正不知李氏

何所據而直謂出於史記也戹林謂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而李善以爲史遷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云漢書曰字子長安矣戹林蓋未見李氏此注耳其妄固同於呂向也戹林又謂張衡應閒子長諜之章懷注遷字亦不言出何書因舉論衡變動須頌二篇及漢紀司馬子長遭李陵之禍句作先出之證雲璈按揚子法言寡見君子二篇屢稱子長更在張衡王充荀悅之前卽論衡之稱子長亦不止兩見子長之爲遷字見于諸書者既多無可疑論特不可謂出於史漢耳梁玉繩云史漢中名而不字者甚衆不獨子長孟堅仍史以示不敢改易之意他如後漢書蔡邕傳論追怨子長方術傳敘子長亦云晉書干寶傳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魏書魏收十志啟子長命世偉才劉峻辨命論子長闡其惑抱朴子論仙云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水經注四河水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自西漢以迄六朝豈盡不足憑而必直書乃信乎

賜盡也

盧學士云古咄唶歌棗下何纂纂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北海

馮氏古詩紀本於賜下注一疑字按李善注西征賦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引方言云鋌賜撲澌皆盡也澌亦作斯詩大雅皇矣篇王赫斯怒鄭箋云盡也釋文斯毛如字鄭音賜盡也又新唐書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今本作儩則賜乃正字斯與澌訓盡者皆當讀爲賜案李注但引方言曰賜盡也無鋌賜撲澌之文

東蒲爲脯

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注引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東蒲爲脯雲璈按野客叢書云史記但聞以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雜說臧榮緒

晉書常引以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說誤也又按陸賈新語辨惑篇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亦與史言獻鹿謂馬異又高欲作亂以靑爲黑以黑爲黃見鄭康成禮器注

山陵

造長山而慷慨注引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何氏曰長山當是山之本名因以爲陵耳如三秦記之說自霸陵以下將何取耶雲璈按高帝紀葬長陵注臣瓚曰長陵在長安北四十

里不聞有長山之名史記集解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似山以長陵得名亦不聞其本名長山也何說似曲賦中敍諸陵但言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元帝渭陵哀帝義陵平帝康陵而不及文之霸武之茂昭之平宣之杜者或以爲非縣境所及也後又獨及宣帝樂游之廟而不及諸廟當亦就所經者言之

錯字音

隕吳嗣於局下葢發怒于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注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野客叢書云鼂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敘傳曰故安執節責通誅錯蹇蹇帝臣非躬之故作措音讀而西征賦叶入聲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考之文字之間言驚愕不定爲錯愕二字多讀爲入聲而東漢錯愕不能對乃音措互寒朗傳知二字葢通用雲璈按錯字古書實具兩音如書禹貢厥賦惟上上錯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大雅簟茀錯衡中庸辟如四時之錯行及漢書食貨志錯刀之類皆七各反如易繫辭苟錯諸地而可矣楚辭九章萬民之生各有所錯

兮史記周本紀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皆七故反詳李氏注意似以七故爲正音而以七各者爲協亦未然

毛傳鄭箋李注不分

紅鮮紛其初載注引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胡中丞云此鄭箋文也但善引毛鄭每不甚分別葢其時傳箋久并故止此耳陳校悉以爲誤而改之當仍其舊

戾有劣音

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注戾下或

有劣字非雲璈按或增劣字者葢以戾不與哲協耳不知捩又在屑韻戾與捩同音正與劣相近未嘗不協也劉向九歎云悲余心之悁悁兮目眇眇而遺泣風騷屑以搖木兮雲吸吸以湫戾且與泣叶矣

仲宣樓 王仲宣登樓

注引盛宏之荆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福山王凝齋大令械秋燈叢話云王仲宣樓有謂在襄陽有謂在荆州及當陽者迄無定論予宰當陽時考之於當陽爲的登樓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按邑志漳水出于南漳沮水出於房

陵而當陽適在漳沮之會又云西接昭丘昭丘即楚昭王墓康熙初土人曾掘得之有碣可考距昭丘二十里有山名玉陽一名仲宣臺即當年登臨處也俯瞰平原歷歷如繪漳沮二水左右縈拂遙睇昭丘隱然可指挨諸賦中曰挾曰倚曰接實爲脗合其在當陽無疑矣至荆州仲宣樓乃五代高季興所建名玉沙樓又名望江宋陳堯咨始易此名若襄陽止有漢水與漳沮昭丘渺不相及杜詩春風回首仲宣樓及彷彿識昭丘句注皆指當陽其訓昭丘並引盛注登樓即見之語據此而論亦確切不易但當陽漢初爲南郡地景帝析江陵置當陽縣仍屬南郡三國時蜀以編郡地荆州領當陽而孫吳領荆州又於襄陽置南荆州當時有三荆州以故荆襄之閒借仲宣遺蹟以彰名勝而注疏家言人人殊皆未親歷其地而詳考也若林西仲謂爲江陵城樓且以浸淫訓曲沮則更失之鑿矣雲璈按水經注三十二沮水下注云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正與賦西接昭丘合

中謝

莊舄顯而越吟注引史記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云云何校對曰上有中謝二字各本皆脫雲璈按此陳軫傳文注脫也

中謝索隱謂侍御之官

交

氣交憤於胸臆注引左氏傳注交戾也孫侍御曰左傳亂氣狡憤注狡戾也不應改狡爲交以注賦之交憤且交亦不得訓戾豈李氏誤記耶

陽林當作陽木 孫興公遊天台山

惠風佇芳於陽林注引鄭氐周禮注曰陽林生於山南胡中丞云陽林當作陽木此地官山虞注也善以陽木注陽林不知者依正文改注而不悟其誤也

王喬

王喬控鶴以沖天葉星衛附注云考周靈王三十三年穀洛鬥太子晉諫壅川是亦一賢王子也汲冢書云王子晉謂師曠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據此則非仙去明矣焦竑曰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昔王僑爲柏人令於此登仙世遂以王僑爲王子喬耳後漢書王喬傳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并載飛舄事蔡中郎碑云王子喬者上世之眞人也諸說不同列仙中何多王喬耶雲璈按列仙傳之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名晉非姓王

也左傳及史記不言太子晉字喬然喬必晉字劉向得於他書耳後漢書之王喬姓王名喬也二人絕不相蒙王喬既曰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則其年代爵里灼然可考而本傳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其誣罔不待辨而明矣王子喬既非王喬而葉令之王喬亦非古仙人之王喬蓋古仙人自有王喬已無可考證後人以名字偶同既牽合于周太子復淆混于漢葉令并飛舄之說又從而傅會之李注引列仙傳直以王喬爲子晉亦承一時之謬說非列仙中偏多王喬也喬又作僑前漢王襃傳呼吸如僑松師古注僑王僑松赤松皆仙人聖主得賢臣頌仍作喬

飛錫

應眞飛錫以躡虛葉氏附注云釋氏要覽比丘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故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挂錫

三幡義

消一無於三幡注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又引郤敬輿與謝慶緒書論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爲長然敬輿之意以色空及觀爲三幡識空及

觀亦爲三旛如注所釋究於幡字義何著方氏集成引釋典云有高僧樹旛門外問徒子曰門外何物動一曰幡動又問他徒曰風動又問他徒曰風幡俱不動遂證上乘三幡之義此爲近之後又引莊子有無之說則贅矣

四言 鮑明遠蕪城

蕪城賦題下注四言集云胡中丞云凡四言五言皆詩題下注賦不應有或連下集云讀更誤集者鮑明遠集茶陵本於集上隔以善曰二字則四言二字雖衍未嘗以爲四言集也今鮑集止有所云亦可證袁

本無四言二字

鮑昭

宋子京筆記今人多誤鮑照作昭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潘子眞詩話云武后諱曌唐人因以昭名之

廣陵故城

注引集云登廣陵故城作何氏讀書記云宋孝武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沈慶之討平之命悉誅城內男丁以女口爲軍賞昭蓋感事而作雲璈按方氏集成謂宋武帝時臨海王子頊鎭荆州鮑昭爲參

隨至廣陵子頊有逆謀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以叛逆被滅昭因賦其事以諷子頊方氏此說是廣陵城爲吳王濞所築賦中如版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又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頳壤以飛文等句皆於城郭有深慨焉所賦者城故後段宮館略而不詳其一則曰圖修世以休命再則曰將萬祀而一君深惜吳濞之不能長有其國而出入三代五百餘載云云蓋直泝自吳王濞以至于今見逆天者亡終必歸於無也集成之論視何說爲長

三墳

廣三墳注三墳未詳或云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雲璈按如或所云三墳亦與蕪城之衰廣二字不切孫侍御曰田藝蘅云兗州土黑墳青州土白墳徐州土赤埴墳此三州與揚州接案藝蘅云之上疑脫田字

澤葵

澤葵依井通雅云澤葵莓苔也苔本作菭有臺蓮二音總名莓苔今附土如小松葉者澤葵類也其稍大曰長松

嚇

寒鴟嚇雛按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賦意用此注引毛詩鄭箋曰口拒人曰嚇恐未的

選學膠言卷六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七

王文考　靈光殿
踟躕卽移廚　夏屋
窅窱　陽榭外望高樓飛觀
景福故址　譙表
銅人　負荷之荷亦作乎
注補列女傳　大戴記
東京賦薛注　岩嶺卽岩嶅
巽風當作巽氣　天墟

凱風　陰火
李尤翰林論　江公也
淮泗不入江　應劭漢書地理志有脫
文　九江卽洞庭
五湖非太湖　三江不必引禹貢
六目龜　架田
赮與霞同　洞庭地穴
陵陽子明經　入風
潎　啞
荆飛　注引釋名

景差　土囊之口
雄風雌風　嘍唶
晉十四年　四慼
省字非重韻　兎園
俄　瓊
白鷳　假設之辭
朒　遡遡同
羞璧注引韓詩

曾孫上尊校字

臺北國學圖書

選學膠言卷七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賦

王文考王文考魯靈光殿

注引後漢書云王逸子延壽字文考雲璈按文考又字子山見後漢書注引博物志云王子山與父叔師至泰山從鮑子眞學算賦所云觀藝於魯也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水經注黃水又西流入於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山得惡夢溺死於湘浦卽斯川矣則湘潭周伯孔云按地志湘陰縣北四十里有

黃陵山卽舜二妃葬處有黃陵廟黃水從山下西流三十里入江子山溺處應在黃陵廟之下汨羅江之上所謂湘浦亦舉其大概而言也

靈光殿

水經注二十五泗水下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卽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洛池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臺之基岸悉石也遺基尙整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

踟躕卽移廚

西廂踟躕胡中丞云爾雅進謂之簃郭注今呼之簃廚簃卽移也此賦蓋本是移廚又爲踟廚故張注以爲連閣旁小室也善曰相連貌五臣不解妄云緩步不進然則廚字之有足旁乃今善本爲五臣所亂耳

夏屋

困學紀聞云詩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魯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云殷

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惟兩下而已如漢之門廡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

窋咤

通雅云咄唶音窋咤晉書咄嗟而辦集韻作咋唶古雅樂府作咄唶孫權見呂蒙病中咄唶魯靈光賦綠房紫菂窋咤垂珠潘岳芙蓉賦窋咤星羅韓信傳意烏猝嗟卽喑啞叱咤也嗟從差本可差去聲而人忘之因所習深耳劉貢父以司空圖咄嗟而辦斷石崇之咄嗟而辦爲誤則又拘泥可笑雲璈按方氏之意特借窋咤以爲咄嗟之音耳以言乎義則全非矣窋

窀蓋狀蓮子之在房者故字皆從穴

陽榭外望高樓飛觀

胡中丞云袁本校語云善無陽榭外望二句今茶陵本有改校語小字而升之爲正文耳其初亦無也注二十二字二本皆無按善魏都賦引此賦注曰榭而高大謂之陽然則正文當有陽榭云云似無者傳寫失也其注大殿至宣榭災未審尤本何出

景福故址何平叔景福殿

西溪叢語云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

華表

故其華表則鎬鎬鑠鑠孫月峯云後世墓上華表之稱或借名於此雲璈按漢書酷吏尹賞傳注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版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據此則華表本和表之轉音而和表又桓表之轉音耳魏景初元年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後來亦借爲墓上之物

銅人

爰有遐狄鐐質輪菌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注言爲金狄坐於高門之中王光祿十七史商榷云魏志景初元年注引魏畧云是歲徙長安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引漢晉春秋云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又引董尋諫曰作無益之費黃龍鳳皇九龍承露攻古來鑄金人者三主其一秦始皇鑄銅人十二見史記本紀其二漢武帝築通天臺去地百餘丈雲雨悉在其下上有承露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見三輔黃圖第五其三則魏明帝也秦所鑄銅人已爲董卓椎破見後漢

及三國志本傳則似景初所毀當爲漢武帝之金人然李長吉金銅仙人辭漢歌自序以明帝徙盤爲青龍元年八月事年月與魏畧不合故西泉吳正子注長吉詩辨之據黃圖言始皇所造爲董卓所銷尚餘二人未毀明帝欲徙洛陽重不可致留霸城仙不可言狄知長吉未可非青龍元年所徙是漢武銅仙景初元年所徙是始皇銅人也吳說如此然則魏畧言景初所徙不當有承露盤此微悞又云魏人造凌雲臺見文紀黃初二年又見高堂隆傳成時使韋仲將題牓見世說新語方正篇劉孝標注所引文章志何平

叔景福殿賦云建凌雲之層盤李注凌雲盤名又衛覬傳明帝時役務方殷覬上疏云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聖慮所宜裁制也據諸文與魏畧參觀則知魏人於靑龍既徙秦銅人不可致至景初又徙漢銅仙又不可致憤怒遂又大發銅自鑄仙人掌承露盤名曰凌雲盤而又造凌雲臺置於其上焉淩雲即通天意也其侈如此翁仲製名與仙人絕不同且既言列坐司

馬門外則非臺上之仙人可知又曰秦金狄爲董卓所毁魏徙留霸城者蒯子訓摩挱嘆息見後漢書方術傳後苻堅又毁其二爲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見李石續博物志第七其餘漢武魏明所鑄竟無下落史籍載紀從未一及又金狄留霸城者胸有銘見陶宏景眞誥十七古今談金石文字者亦從未及雲璈按始皇之銅人名金狄漢武之金人名銅仙魏明之金人名翁仲三者不同後人淆混者多矣漢晉春秋既悞以銅仙爲金狄宋錢顗又悞以翁仲爲銅仙顏師古又悞以翁仲爲金翟程大昌據華嶠後漢書復悞以徙銅人爲漢明帝吳正子李長吉詩箋引長安記又以徙銅盤爲魏文帝博物志言金狄十二董卓毁其九爲錢其二爲苻堅所毁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是董卓未毁者三與黃圖尚餘二人之說亦不合案坐於高門之中門字下注有側堂二字

負荷之荷亦作平

飛柳鳥踊雙轅是荷注雙轅任承檐以荷衆材則此荷乃負荷之荷宜上聲乃賦與加爲韻仍作平注無音釋按嵇叔夜詩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嬾寢跡此山阿潘安仁詩位同單父邑媿無子賤

歌豈能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負荷之荷亦可作平

注補列女傳

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佞臣注引列女傳曰齊虞姬者名損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毁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按今列女傳無諸侯並侵之句孫侍御云當據此注以補列女傳之闕與下

文遂起兵收故使地何相照應

大戴記

欲此禮之不咎注大戴禮記云禮義之不咎何恤人言孫侍御云左傳子產引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亦見荀子不知李氏何獨引大戴記今大戴記無此語

東京賦薛注

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注引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胡中丞云何云東京賦無此語不知注何所據訓賦文既無高昌建城則薛注自不得有矣其說最是凡尤延之校專主增多往往并他本衍文而取之案薛注有揭猶表也句此或引以注碣字今本脫故無解

岩嶺卽岩嶅本条盧海

敞龍門之岩嶺注岩嶺高貌雲璈按南都賦岩嶅嵬鬼巘巇屹巘注引埤蒼曰岩嶅山不齊也竊謂岩嶅卽岩嶺而李注不同

巽風當作巽氣

影沙碧石云云注引通卦驗云巽風不至則大風發屋揚沙胡中丞云巽風當作巽氣舞鶴賦引此正作氣字

天墟

北灑天墟注引爾雅曰北陸天墟也雲璈按爾雅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郭注虛星之名凡四疏虛星又謂之北陸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無天墟之名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亦謂其盡處耳天墟猶云天邊或悞引爾雅胡中丞云天字善或因是釋天文而增如下引析木謂之天津天字亦今文所本無

凱風

颸凱風而南逝注引呂氏春秋南方曰凱風雲璈按

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南方曰巨風一作凱風李氏於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皆引作凱

陰火

陽冰不冶陰火潛然按陰火詳見王子年拾遺記又嶺表錄異云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卽不復見又見元微之詩自注

李尤翰林論

賦末注引李尤翰林論云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亦將由未成而然也胡中丞云陳云李尤當作李充見晉書文苑傳其東漢之李尤時

代夐殊所校是李光遠在木前亦不著翰林論各本皆譌

江公也　郭景純江

注引劉熙釋名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今釋名作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與注不同雲璈按古人引書往往多同異即以釋名此條言之水經注引作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北堂書鈔引作江者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出物不私所以公共也太平御覽引作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又皆與選注不同不知所見本各異耶抑古人以意爲增損耶今人但據一二字以校古本恐亦未能盡確

淮泗不入江

日知錄云江賦總括漢泗并包淮湘淮泗並不入江豈因孟子而悞耶雲璈按閻氏四書釋地云淮水入江自是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夾漈已曲爲之說曰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跡而忘却禹貢不知亦非然也杜注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江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嘗謂孟子說錯了淮入江後九百餘年隋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豫爲之兆者亦屬異事

按朱子偶讀漫記云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爾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於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既專入海故得列於四瀆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於江不應言東入於海而淮亦不得爲瀆矣且習之沿泝二字似亦未嘗詳考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牐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爲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爲泝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迤江湖而出

故有似於泝而察之不審致斯謬悞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悞而益悞也

又按胡氏禹貢錐指云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自廣陵至山陽入淮是其水乃自南入北非自北入南也即以邗溝既開時言之孟子言淮注江亦悞然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別撰水經者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遂以爲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邗溝

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由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

應劭漢書地理志有脫文

並吞沅灃注引應劭漢書地理志云云胡中丞云何校地理志下添注字今按此下所引皆班志文蓋善本作應劭漢書地理志注沅水出牂柯漢書地理志云云今各本脫注下十三字而不可通矣引應沅水出牂柯與上引山海經出象郡異說正下文入沅水經注云入江之例

九江即洞庭

源二分於崏嶓流九派乎潯陽書孔傳云江至荊而爲九以爲即大江所分班氏漢志言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張僧監尋陽記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九水之名相同孔穎達書正義羅泌路史同尋陽記而小異張須元九江圖同異參半賈耽四番志則全異而九派之義則同蔡敬齋云九江若即大江則上文既云江漢朝宗于海不應下文又復出九江且導江之文不曰播爲九江而曰過九江則九江非即大江所分其源委各別而大江特過之可見矣若如張僧

監張須元賈耽所數沿江枝浦愈出愈有不難累加而至千百何但九派八洲耶如專指尋陽說則尋陽乃揚境而非荊地故曾鞏以爲東陵即巴陵九江當在灃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尋陽也雲璈按此即本之朱子九江辨桑欽水經張勃吳錄並云九江在岳之巴陵賦言尋陽者尚循舊說耳山海經洞庭之山在九江中胡旦晁說之朱子並以九江爲洞庭蔡傳宗之而九水之名則用曾說一沅二漸三潕（或作無）四辰五敘六酉七灃八湘九資所謂九水合洞庭也朱子攷定去灃潕增瀟蒸曾氏所取自沅湘而外皆

取入沅之水朱子所增兼取入湘之水此皆下合洞庭而江過之者也又按劉淵林注吳都賦云九江經廬山而東王光祿尚書後案云此當與汲郡紀年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史記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皆當爲湖漢九水與禹貢荆州之九江無涉

程大昌禹貢論云孔穎達謂江南人呼水大小皆曰江此特後世語耳古何嘗有是經自岷江以外無得名江者漢水之大幾與江埒其未入江也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尋陽間九小流者方趨江

未至而肯以江命之乎不獨江也淮河濟三名者其正派得之外此無混言者濟之於河猶不得附借其名而江漢分枝僅得目爲沱潛其嚴於稱名大抵如此

五湖非太湖

注五湖以漫漭注引張勃吳錄曰五湖考太湖之别名方氏集成云五湖太湖丹陽洞庭青草彭蠡也舊注單指具區似隘雲敖按以太湖爲五湖見於載籍者甚多史記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正義韋昭曰其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又謂游莫貢蔆胥並在

太湖東岸五灣後漢書馮衍傳沈孫武於五湖今斬白起於長平注虞翻云太湖有滆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水經注二十九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五湖者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滆湖也楊泉五湖賦頭首無錫足蹶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太吳以當胸是皆以太湖爲五湖今按太湖在大江以南浙水以北襟帶蘇常湖三郡之地本不與大江通其源亦遠遜洞庭鄱陽以地勢窪下爲諸流所滙遂成東南巨浸下流從松江入海古稱三江

今東江已湮其大者曰吳淞次曰婁江又小者爲諸浦凡松江及太倉常熟之支渠東入海北入大江者皆其委也具區似不得獨擅五湖之名集成嫌其隘是矣第五湖之稱亦正不一史記索隱謂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小學紺珠謂湖州太湖楚州射陽岳州青草潤州丹陽洪州宮亭即彭蠡集成亦約畧兩家之說耳竊謂此賦所言五湖不惟不當單指太湖且不當并數太湖書孔傳言江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此臆說也太湖在今蘇常湖之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湖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郎景純時亦

未可言通江也太湖旣不通江則賦中注之一字何所指楊升庵說三江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此是以後世江湖之道爲大禹之跡其謬甚矣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又曰其浸五湖具區五湖分言之則五湖不當數具區也又注引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之處以利荆楚於越之民此豈可以震澤當之哉此五湖自當如索隱紺珠所數而去太湖爲是謚注以五湖爲洞庭亦未確

方氏通雅亦以五湖爲太湖引國語越伐吳戰於五湖范蠡返至五湖而辭越爲證當塗徐檢討文靖管城碩記駁之曰吳越春秋范蠡旣滅吳乃乘扁舟出三江以入五湖夫出三江而始入五湖豈可以太湖爲五湖乎應劭曰范蠡乘扁舟於五湖今廬州臨丹陽蕪湖縣是也此說爲得其實江賦注五湖以漫渀後人疑郭賦爲悞不知此五湖蓋蕪湖也漢地志丹陽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郭賦之所據也若范蠡乘扁舟於太湖尙可謂辭越乎據此則檢討亦不以此賦五湖爲太湖矣然景純賦江決不僅舉一偶以蕪湖爲五湖猶

之以太湖爲五湖之義未可以爲訓也且吳越戰於五湖卽所謂笠澤未聞蕪湖之說

三江不必引禹貢

灌三江而漰沛注引尙書三江旣入震澤厎定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雲璈按此說最謬江漢之水會於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是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三江之入乃入海非入震澤鄭氏之說不可易也注引尙書則以此賦所言之三江爲禹貢之三江而其實不然昔之言禹貢三江者人自爲說孔傳而外班孟堅地理志則以松江爲南江永陽江荆谿諸水爲中江大江爲北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水經注沔水下篇引郭景純謂岷江松江浙江盛宏之荆州記謂江出岷山至楚州爲南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北江虞喜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爲三道韋曜又謂吳淞江浙江浦陽江吳越春秋則謂浙江浦江剡江凡此以論禹貢三江已多不合而以論此賦之三江尤不合賦所言三江蓋卽在大江之中而其源有三

第二十六冊 102 ½版 26A

玩灌之一字自見又非一江而強分其目如康成書注荊州記虞氏志林所云也攷山海經中山經岷山江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海郭注以爲大江東北百四十里崍山江水出焉東流注大江郭注以爲南江又東百五十里崌山江水出焉東流注大江郭注以爲北江卽賦上文所云源二分於崌崍者是也不必求合於禹貢之三江而適爲三江之發源此郭賦所本且景純之賦卽證以景純之注較爲確切禹貢職方山海經三江本各不同安在此賦三江必主禹貢哉又安在禹貢之三江不卽如是哉于氏集評謂三江

爲岷江澧江湘江雲璈按上文已明云兼包淮湘并吞沅澧矣豈容複述于說殊謬

六目龜

有鼊三足有龜六眸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黑與眞目排比正正不偏細認方知非眞目也雲璈按南齊書祥瑞志昇明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歡字並有卦兆當卽此類然龜又有三足六足四翼十尾者安知不眞有六目乎物理固有不可以常情測者也

架田

丹鉛續錄云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得其解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著上刈去其蔓便可畊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然王氏謂葑田卽周禮澤草未有據後讀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曰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周禮之說因此可解

赮與霞同

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注言草木之華藻流耀潛映波瀾景色外發炎於赮火赮與霞同據注賦中霞字當作赮按赮本赤色故與霞通漢書天文志雷電赮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卽霞字近本并注悉改作霞字甚非

洞庭地穴

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旁通幽岫窈窕注引郭璞山海經注云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吳縣南太湖中有苞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脈雲璈按水經注二十九云太湖有苞山春

秋謂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瑯琊東武縣俗謂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潛通洞庭山上有石鼓長丈餘鳴則有兵據此則洞庭山以通洞庭得名也

陵陽子明經

吸翠霞而夭矯注引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雲璈按舊唐志陵陽子祕訣一卷明月公撰其即是歟

八風

八風不翔注引淮南子天有八風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雲璈按呂氏春

秋有始覽云八風東北融風東南景風南薰風西南巨風西飂風西北厲風北寒風此即淮南所本通雅云八風所引多不同陳侍中王叔齋籟紀云條風一曰炎風起自變天方土之蒼門從東北來明庶風一曰谷風起自界天開明之門從東方來清明風起自陽天波母之門從東南來景風一曰凱風又曰薰風亦曰巨風起自赤天之暑門從南方來涼風起自朱天編駒之白門從西南來閶闔一曰肓風又曰飂風亦曰泰風起自成天之閶闔門從西方來不周風一曰麗風起自幽天幽都之門從西北來廣莫風一曰寒風又曰涼風起自玄天之寒門從北方來閶闔一作閶壓谷風一作穀風王莽傳其夕穀風迅疾即谷風

澱

杼澱爲涔夾潨羅筌注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淀如淵而淺澱與淀古字通陳大令文述云爾雅釋器澱謂之垽注云澱滓澱也今江東呼垽一切經音義云澱古文顯說文無淀字有澱字注云滓垽也從水殿聲堂練切廣韻淀泊屬淀之訓泊訓淺與製器者澄泥於水相似則淀也澱也垽也義皆相通

嘔

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注嘔與謳同雲璈按漢書朱買臣傳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然五臣本作軀疑五臣是

荆飛

壯荆飛之擒蛟注引呂氏春秋荆有佽飛者得寶劍於干遂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拔寶劍曰此江中腐肉朽骨也赴江刺蛟殺之雲璈按博物志云荆軻字次非渡江鮫夾船次非不走斷其頭而風波靜除注周日用曰余嘗行經荆將軍墓墓

與羊角哀冢鄰昔安伯施云爲荆將軍所伐乃在此也其地在苑陵之原求見其墓碑將軍名軻次非字也據呂氏春秋則荆飛與荆卿爲二人博物志之言非矣通雅謂荆軻慕次非以爲字或當然也飛與非古字通

注引釋名 宋玉風

注引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爲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今按釋名云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又云風放也氣放散也與李注所引小異

景差

宋玉景差侍按史記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徐廣曰差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梁氏史記志疑云攷今本法言吾子篇與史同而師古於人表云瑳子何反蓋隨字爲音也李商隱宋玉詩何事荆臺百萬家惟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黃山谷集答任仲微詩綃項魚肥炊稻飯扶頭酒熟卧蘆花吳兒何敢當倫比或有離騷似景差讀差初牙切又熊忠韻會紀要音景差倉何反則不定如字讀矣雲璈按古無麻韻凡今之在麻韻者古皆與歌虞叶差之音子何反乃其本音在今爲初牙在古爲子何皆得謂如字讀也其實當依師古注爲正徐廣作慶非

土囊之口

盛怒於土囊之口注引盛宏之荆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爲風井土囊當此之類雲璈按此類甚多武陵記風門山有石門去地百餘丈將欲風起此門隱隱有黑氣上須臾有黑風竟天水經注屈縣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不止當其

衝所暑無生草蓋冢風之門也邢子勵趙記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仙傳拾遺五臺山有風穴遊人稍或喧呼及投物擊觸卽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爲物害三水小牘汝南臨汝縣南廣城陂西有小山崆峒其巓穴如蓋將大風則白犬自出人以爲候是皆土囊之義也方氏集成謂土囊暗指函谷時楚懷王見拘於秦以盛怒二字隱示其意其說迂曲可笑又按賦口字與下文下怒迕爲韻陳第屈宋古音義口音苦毛詩古音攷詩正月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

是以有侮正考父鼎銘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漢白渠歌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糸同契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巨勝尙延年還丹少入口易林坤之臨白龍赤虎戰鬬俱怒蚩尤敗走死於魚口下古音虎詳見離騷

雄風雌風

風言雌雄似起於宋玉之微辭後遂推廣之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音音不大霹靂者雌雷水氣也是雷有雄雌也虹亦有雄雌毛詩疏虹雙出色鮮者爲雄雄曰虹闇

者爲雌雌曰蜺是也

嚄唶

唂齰嗽獲死生不卒注唂齰嗽獲中風口動之貌獲與嚄古字通雲璈按史記信陵君傳晉鄙嚄唶索隱曰多辭句也嚄屋虢切唶側伯士革二切聲煩雜也唂齰嗽獲卽嚄唶之聲而痛言之所以形容中風促口嚼齒之聲狀也齰卽唶獲卽嚄

晉十四年　潘安仁秋興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注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余蕭客音義云晉武紀太始十一年改元咸寧太始無十四年雲璈按此注誠誤然則安仁何以言十四年蓋安仁自晉興數至此正得十四年其實乃咸寧四年耳注未明晰安仁固未嘗誤也猶之曹元首六代論言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安仁似用其例

四慼

憀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流以嘆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慼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藝苑雌黃云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送歸爲四慼頃年校

進士於上饒有同官張扶云曾見人言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爲七件事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嘗攷之詩之燕燕篇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亦用送將歸三字然則楚辭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慼蓋畧而言之雲璈按詩鄭箋將亦送也毛傳則曰將行也蓋指歸者之行而言固與送字有別第遠卽由行而來送自因將歸而起有何深義如此分析其說勉強

省字非重韻

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歲時之遒盡兮

慨俛首而自省運用二省字顧氏亭林以爲古人不忌重韻雲璈按廣韻二十八梗省字所景切解曰省署四十靜省字息井切解曰察也審也是省字實有二音二義賦中文義甚明並非重韻今佩文韻二十三梗亦兩收凡字有如此者直是兩字幷非異讀也

兎園 謝惠連雪

梁王不悅遊於兎園葉氏附注云西京雜記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使各爲賦枚乘柳賦路喬如鶴賦公孫俛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賦羊勝屛風賦時惠連遊梁園而作此賦故借以發端

俄

俄而微霰零注引王肅家語注俄有頃也雲璈按俄亦有作蛾者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

瓊

困學紀聞云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爲誤閻百詩校本云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玉名皆不與說文同胡中丞攷異云注有瓊亦玉也瓊樹恐誤也九字按亦當作赤說文玉部文也瓊赤雪白故善以正惠連之誤此從袁茶二本校今本注失此九字

白鷴

桐鄉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於書鷴白羽黑文胸頸皆靑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鷴失素是未識鷴也西京雜記南越王獻高帝黑鷴是鷴又有黑者以白者多故止云白鷴

假設之辭 謝希逸月

日知錄云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年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掎摭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雲璈按顧氏謂假設應劉是矣若以喪應劉之後復有命仲宣之語謂賦不合亦未盡然仲宣雖與應劉同一年亡而未必在一時故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獨未及仲宣必其亡稍後於諸人則初喪應劉之時或仲宣尙在固無礙於假設也惟後委照而吳業昌句何義門云旣假託於仲宣不應用吳事亦失於點勘此說良是

朒

第二一六册 102 版 26A

朒朓警闕注引說文云朒朔而月見東方縮朒然李保泰云說文朒作肭從內不從肉雲璈按今字典云从內非聲當从肉乃得聲玉篇作朒今本說文作肭葢傳寫之譌

愬遡同

愬皓月而長歌注引毛詩曰如彼愬風毛萇曰愬向之也據此則愬猶遡洄從之之遡遡愬古字通西征賦愬黃巷以濟潼注愬遡同國策衛君跣行告遡於魏是以愬作遡蓋互通也

羞璧注引韓詩

廼命執事獻壽羞璧注引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雲璈按今韓詩外傳無此語注又引左傳原成叔云云原當作厚所引襄十四年傳文幽憤詩注引作居九錫文注作厚厚卽后也

選學膠言卷七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八

鵩非鴞　詛舍
長沙卑溼　單閼之歲
災讀緇　斡音筦
鶡冠子　胥靡
每生　窘攌僒
一賦兩載　兩當作雨
孫子兵法　宋文帝十七年
相馬經　塞門

西王母　鶴舞寒夜
曹大家注賦　名字單稱
鄧展　逌郎攸
塞上公　葩
三趾卽三時　耦
以宅爲擇　纗
騕褭當作要裊　琱琭
飛遯　二妃
頫　子非叶韻
子姪　倖作悻
湯旱七年五年無定說
慭　豐隆或言雷或言雲
懲作徵　拔刺
夕惕若厲　當引論語
張衡仕不得志　伏
孝乎惟孝　劬勂
拋車　安猛革
烏椑柹　朱仲李　三桃
石榴蒲陶　版輿
萬壽　陳皇后復幸

眞不通侵　金鋪
棣　太平引
山陽舊居　慭當作憖
叔夜死非其罪　陸士衡用子華子語
半平聲　小說
王檣　孺人
跌宕　聲價
程大人　陳娀
謂文爲筆

曾孫上林校字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選學膠言卷八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賦

鵩非鴞 賈誼鵩鳥

按史記楚人命鴞曰服史記作服諸書皆言鴞鵩是一物然周禮哲蔟氏疏曰鴞之與鵩二鳥俱夜爲惡聲者則確是二鳥此賦言似鴞益信

誼舍

庾穆之湘州記賈誼宅今爲陶侃廟時種甘猶有存者殷芸小說湘州有南寺東有賈誼宅

長沙卑溼

顧亭林郡國利病書云長沙乃衡岳之麓洞庭鄂渚上流而古稱卑溼葢其地皆黃土黏膩不漏故溼氣凝聚謂卑而溼者臆說耳雲璈按此溼則是矣卑字何義豈賦亦循舊說耶竊謂就洞庭鄂渚言之則長沙固爲上流從衡岳而上觀之長沙實爲湖南之最下安得不謂之卑也卑則未有不溼黃土黏膩正由卑溼而然

單閼之歲

序曰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賦云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雲璈按史記歷書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爲昭陽單閼卽賦所云也注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不合賈生以孝文元年爲博士歲中超遷大中大夫旋出爲長沙王傅至是適得三年本傳梁王勝墜馬死誼後歲餘亦死梁王之死在文十一年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文帝初立廷尉吳公薦誼爲博士傳云年二十餘計其死僅三十餘耳

災讀緇

野客叢書鵩賦云請問於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岑彭傳輿人歌曰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以災字叶時字音則災字合讀緇漢人書災爲菑正此音也

斡音筦

日知錄云賈生傳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斡音筦筦轉也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義同而音異說文斡蠡柄也从斗倝聲雲璈按斡字古案切鵩鳥賦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大儀斡運皆爲轉也楚辭云筦焉縶此義與斡同字

卽爲莞故知斡莞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活切者非也

鶡冠子

鵩賦注多引鶡冠子胡元瑞筆叢云鵩賦所云初非出鶡冠子後世僞鶡冠子者剽誼賦中語以文飾其陋唐人不能辨以鶡冠在誼前遂指爲誼所引河東之說極得之昌黎嚴於二氏而恕於百家凡子書若荀揚皆極褒美之猶之可也甚而墨翟之邪鶡冠之瑣亦標顯其所長蓋其衷寬然長者若抉邪摘僞判別妄眞子厚之裁鑒良不可誣所論國語列禦寇晏

嬰鬼谷鶡冠皆洞見肝膈厥功斯文亦不細矣雲璈按鶡冠子漢藝文志列在道家稱一篇而隋經籍志云三卷昌黎所讀有十九篇宋四庫書目乃三十六篇晁氏讀書志則稱八卷皆與漢志不合晁氏又謂其多引漢以後事其爲後人所附託者可知文獻通攷謂其世兵篇與鵩賦相亂

胥靡

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注引孔書傳云傳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則胥靡乃服役之刑也漢書儒林傳胥靡申公師古注胥靡相繫而作役楚元王傳晉灼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而徐廣注史記儒林傳及賈誼傳皆言腐刑非矣又野客叢書曰西齋詩話云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當時有胥靡築道而傳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貲是爲胥靡傭貲也僕謂此說是矣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而已自荀卿以來蓋失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指傳說也鵩鳥賦亦曰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爲相

師古注不辨其非但曰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爲刑人矣且傳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呂溫作傳巖銘亦嘗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衮之服又曰說始胥靡後相武丁蓋已如此言矣雲璈按旣代胥靡卽謂之刑人也可苟賈之言亦未爲失又安知傳說之必非胥靡耶且書但言說築傳巖之野並無胥靡之說蓋後世傳聞耳至若史記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令傳險姓之號曰傳說及皇甫謐言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姓傳名說云云所說愈歧未可以訓

每生

品庶每生孟康注每貪也通雅曰班固敘傳每生有禍又後漢書孔融贊云豈有圓刓委曲可以每其生哉史記賈誼傳作品庶馮生馮有憑河之憑一往憑恃之意也方言憑齘苛怒楚曰憑天問曰康回憑怒蓋憑恃卽有怒意淮南子帽憑而爲義言冒昧憑恃而爲之則每生有冒生昧生之義古尚書昧昧與梅梅媒媒每每通聲古人以聲狀義多半如此

窘攌僒

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雲璈按史記作攌若囚拘漢

書作僒若囚拘徐廣注攌華版反李奇注僒音塊蘇林注僒欺全反字與音皆不同而義則一

一賦兩載 禰正平鸚鵡

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見酉陽雜俎語資門按史稱衡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全與賦中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之語相反或未必爲衡作也

兩當作雨

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胡中丞云兩當作雨玫贈蔡子篤一別如雨注云鸚鵡賦云何今日之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於天然當時同有此言未詳其始善自作雨明甚此及陳檄皆無注者以其注在贈蔡詩也袁茶本載五臣良注云何今日兩相隔絕各在一方是五臣作兩以之亂善耳

孫子兵法 張茂先鷦鷯

翳薈蒙龍注引孫子兵法云云雲璈按孫子有二吳孫武齊孫臏此孫子兵法蓋孫武也

宋文帝十七年 顏延年赭白馬

維宋二十有二載注宋文帝十七年也雲璈按宋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太子義符卽位明年改元景平是爲少帝又明年五月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帝爲營陽

王六月弑之八月文帝義隆立卽爲元嘉元年自高祖數至二十二載當是元嘉十八年今云十七者注微誤

相馬經

徒觀其附筋樹骨葉氏附注云相馬經蘭筋豎者千里注一筋從元中出謂之蘭筋元中目上陷如井字處也雲璈按隋唐志相馬經有四諸葛穎撰者其一也

塞門

簡偉塞門注塞紫塞也有關故曰門塞或爲寒非也

雲璈按馬生北地卽作寒門亦可楚辭曰踔絶垠於寒門思玄賦云望寒門之絶垠安見作寒爲非

西王母

覲王母於崑墟注引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駬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雲璈按李氏葢約略秦本紀之言其實史記並無見王母語王母之說最古而最不經梁玉繩曰西王母實乃西國名也如周書王會篇東方有姑妹國後漢桓帝紀羌勒姐西羌傳彡姐之類其名見爾雅釋地大戴禮少閒篇云舜時獻白玉

琯竹書紀年云舜時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賈子修政語上云堯西見王母卽穆天子傳敘西王母事與曹奴巨蒐諸人無異竹書亦但言西征見西王母其年來朝賓於昭宮而已山海經西山經撰爲豹尾虎齒蓬髮戴勝之說而世遂以爲神母故相如大人賦謂王母皬然白首長生不死淮南覽冥訓謂西老折勝至漢武內傳又有天姿絶世之語嗣後神仙家遞相附會詭設姓名何足述哉吳越春秋大夫種九術第一東郊祭東皇公西郊祭西王母國不被災疑世俗所事本此黃士珣曰爾雅釋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則西王母乃西荒之國名不得割去西字但稱王母山海經豹尾虎齒蓬髮戴勝之說正謂其國俗如王制之言雕題交趾被髮衣皮是也本無足異自後人割去西字但稱王母遂有誤爲女人者至漢武內傳踵其說而衍之直以爲神仙中人而於是西王母之事爲不經矣其實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所言西王母不過如越裳肅愼之類一荒夷之遠服耳雲璈又按注引列仙傳西王母在崑崙山今列仙傳亦無此語

鶴舞寒夜　鮑明遠舞鶴

鶴舞多在寒夜故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及星翻漢迴曉月將落等語

曹大家注賦　班孟堅幽通

幽通賦注中多引曹大家解是大家又爲其兄注賦可於續漢書外增一故實又引項岱曹項二注皆顔師古漢書注所無

名字單稱

古人於前人名字單稱一字如此賦巨滔天而泯夏兮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云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百里奚止用一百字厥後潘岳

關中詩云紛紛齊萬亦孔之醜稱齊萬年爲齊萬皆
此類也其實此體椒於左氏昭二年莒展輿出奔吳
傳曰莒展之不立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爲先君
叔振又不獨重耳之單稱重也今世俗相呼亦多舉
其字之一豈其遺意歟

鄧展

昒所寤而仰思兮注引韋昭曰昒音昧又音忽胡中
丞云韋昭袁本作鄧展

逌即攸

栗取弔於逌吉兮王膺慶於所蹷注逌所也音由雲

璈按史記趙世家烈侯逌然正義曰逌音由與攸同
又張衡靈憲經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
逌稽也逌卽古攸字耳故訓爲所漢書五行志彝倫
逌敘地理志酆水逌同直作逌字胡中丞云荼陵本
作孔安國尚書傳曰逌所也在注末

塞上公

北突頗識其倚伏曹大家注引淮南子塞上之人失
馬事雲璈按唐高允塞上公亭詩序云元和二年予
赴京師發石門北行失道夜寓宿代之快馬亭卽俗
云古塞上公遺邑也公有良馬因以命之代人云塞
上公姓李代之李氏皆其後也

葩

安滔滔而不葩兮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注葩避也
雲璈按漢書敘傳本注作腓其音同又漢書安字屬
上句

三趾卽三時

姜本支乎三趾應劭注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爲
虞舜典天地人鬼之禮雲璈按說文畤下注云天地
五帝所基址祭地右扶風有五畤好畤鄜畤皆黃帝
時祭或曰秦文公立據此則三趾宜作三畤畤趾本

同韻

耦

重醉行而自耦注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孫侍御曰
耦謂齊姜注未是

以宅爲擇　張平子思玄

困學紀聞七云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
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
居也石林曰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
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
當以古文爲正雲璈按今刻李氏注但引論語曰里

仁爲美而無宅不處仁以下之語

纗

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李注纗音攜何氏云後漢注纗音租綏反字書亦纂字也纂係也諸家並戶珪反誤也錢宮詹大昕曰說文纗維綱中繩也讀若畫或讀若維諸家讀爲戶珪反者是也章懷讀爲纂則文當从雋攷說文有纗無纗章懷之旨晦矣雲璈按玉篇有纗音子綏反云組類也或賦文本纗而傳寫譌爲纗耳

腰褭當作要褭

縶騕褭以服箱後漢書作羇要褭劉攽曰要褭古良馬當作褭从馬錢宮詹云要褭之名本取疊韻劉必改从馬則要亦从作騕所謂泥俗而不通於古也據此則賦中騕褭亦後人所改當作要褭爲正

瑚琭

昭綵藻與瑚琭兮胡中丞曰瑚琭范書作雕琢按瑚卽雕字善不注恐傳寫誤雲璈按琭恐瑑字之譌說文云圭璧上起兆瑑也徐曰瑑謂起爲攏若篆文之形周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注瑑有圻鄂瑑起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瑑注瑑謂琢刻爲文也若琭廣韻云玉名老子所謂不欲琭琭如玉似非雕刻之義

飛遯

何氏讀書記云文君爲我端蓍兮利肥遯以保名後漢書肥作飛乃合象辭無所疑之意肥字不知者妄加雌黃以七啟校之自審然不讀姚令威西溪叢語未有不反疑古人善本爲誤也雲璈按後漢書引九師云遯而能飛西溪叢語云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𩇯與古蜚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然正義引子夏易傳曰肥饒裕也四五雖在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爲外極無

應於內心無疑顧是遯之最優故曰肥遯據此則肥字正合象辭无所疑之義且子夏傳在前不得援九師道訓之言遂謂古本皆作飛也

二妃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李注引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據此注足證今禮記三妃乃別本之譌周禮天官九嬪疏史記五帝紀集解後漢書李賢注皆引禮記作二妃

顝

顝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注顝獨也苦骨切

錢宮詹云頟與垷同聲相近說文顪讀若魁

予非協韻

櫂龍舟以濟予與渚佇爲韻注云予協韻夷渚切雲璈按予乃本音羊汝反並非協也胡中丞校本云善本無予協韻六字

子姪

深窔患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剚刄注引呂氏春秋云梁國之北地名黎邱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雲璈按後世子姪之稱葢始於呂氏

倖作涬

毋緜攣以倖已兮注倖引也何校倖改涬胡中丞云後漢書作涬章懷引衡集注云涬引也與此舊注正合此倖字或傳寫誤耳

湯旱七年五年無定說

湯鋼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注引淮南子及呂氏春秋皆言湯時大旱七年而應休璉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注引說苑亦作七年及引呂氏又作五年今呂氏本順民篇正作五年又論衡感虛篇云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知自來無定說也

憖

戴勝憖其旣惟兮又誚余之行遲雲璈按後漢書注杜預注左傳憖發語之音也臣賢按張揖字詁憖笑貌也鳴之別體音許近反與此義合

豐隆或言雷或言雲

豐隆軯其震霆兮舊注豐隆雷公也下文雲師䨴以交集兮舊注雲師雨師也李注云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爲雷也雲璈按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許愼注雷師楚辭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注以爲雲師其說固無定也

豐隆或作靊霳水經注作封隆

憿作激

憿潏泬而爲淸舊注憿騰也雲璈按漢書憿作激潏泬乃垢濁之名當依漢書作激

拔剌

彎威弧之拔剌兮注拔剌彎弓貌翟教授灝曰拔剌乃發矢際弓翕之聲非貌也

夕惕若厲

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敕雲璈按王[illegible]注云至夕惕猶若厲也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王莽傳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

蜀志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曰寤寐永歎夕惕若厲漢人皆以厲字屬上無異讀者故輔嗣因之自必田楊以來句法如是觀此賦亦然其後晉傳咸叩頭蟲賦无咎生於惕厲後周定保三年詔惟斯不安夕惕若厲宋隆興元年九月馬騏講乾夕惕若厲上曰當讀爲若厲皆如此讀言夕惕若厲雖處危地而无咎非卽以厲爲危也自朱子更定始以若字爲句

當引論語

天不可階仙夫稀注引周髀曰天不可階而升金宗伯曰論語炳然何乃僻引

張衡仕不得志　張平子歸田

後漢書本傳稱安帝時遷爲太史令順帝初再轉爲太史令郎應間所云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是也又云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云云郎注所云仕不得志也歸田之賦意在斯時

伏　潘安仁閑居

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注引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何氏讀書記曰伏者藏也陰氣以盛金已潛伏於火中庚爲金可以見自微而著舊說似未盡其理雲璈按何此說甚精三時皆以所生代而金獨受尅不知土本寄旺於四時各十八日常居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金火閒又居一歲之中故禮經特揭中央土於季夏之後是土雖四時皆旺而此際又爲當令則金雖受火尅而已受土生矣猶之夏至陽極而一陰生冬至陰極而一陽生也論其漸生宜謂之藏以其在克故謂之伏庚爲金特於此日著之出伏而金已盛矣

孝乎惟孝

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云書有句讀本宜如是而一旦爲晚出古文所割裂遂改以從之者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也何晏集解引漢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是以書云爲一句孝乎惟孝爲一句友于兄弟爲一句晉書夏侯昆弟誥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閑居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是其證也僞作君陳篇竟將孝乎二字讀屬上爲孔子之言歷觀載籍所引詩書之文從無此等句法又云虞山家藏淳熙

九經本點斷句讀號稱精審亦以孝乎惟孝四字爲句先是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張齊賢承眞宗命撰弟子贊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太平御覽引論語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曰孝乎惟孝惠爲令德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曰孝乎惟孝與武陵王書曰友于兄弟則知改從君陳篇讀者自朱子始雲璈按惠氏九經古義云釋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同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之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于爲乎以惟孝屬

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注亦安從而是正耶雲璈按以于爲乎其來已久皇侃義疏尙作于字所引包咸注亦作于足知古本作于不作乎後來句讀實緣此一字誤之

勮䚯

浮梁勮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注爾雅曰地謂之勮說文曰勮微靑黑色於糾切胡中丞云袁茶二本無爾雅云至於糾切十八字有勮長貌三字按二本是勮者勮之同字也玉篇有勮云於皎切勮䚯長不勁貌廣韻二十九篠同故善曰長貌安仁以之與下文傑字偶句勮言梁之長猶傑言臺之高與地之幽負乎無涉不知何人誤認輒記於旁尤延之不察取而改之讀者莫辨矣勮䚯音杳裊

拋車

礮石雷駭注云礮石今之拋石也雲璈按後漢書袁紹傳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爲霹靂車章懷注卽今之拋車也又通典攻城戰具篇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陛閒橫栝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

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著地其旋風四䑺亦隨事而用謂之拋車

安革猛

祁祁生徒注引安革猛詩云云胡中丞云安字衍革猛當作韋孟各本皆誤依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載海寗陳仲魚鱣說訂正

烏椑柹

梁侯烏椑之柹雲璈按本草椑柹柹之小而卑者他柹熟則黃赤惟此雖熟亦靑黑色

朱仲李

房陵朱仲之李西溪叢語云李善云朱仲李未詳按述異記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魏太祖挾令遷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郎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枝賦云房陵縹李雲璈按今選李注亦引王逸賦云云又引荆州記云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並無朱仲李未詳之說未審姚氏何據豈所見李氏未定之本耶抑今本李注爲後人羼入耶（案袁本有周文朱仲未詳六字又代所希有句脫有字）

三桃

三桃表櫻胡之別注爾雅曰荆桃今櫻桃也冬桃子冬熟也褫桃山桃也實似桃而小不解核胡中丞云爾雅至不解核二十八字袁茶本無之安仁自以桃櫻桃胡桃爲三桃善注但有櫻胡者以桃無須注耳不知者乃記爾雅於旁尤取之最誤若善果引此是荆冬山胡而四并桃成五與正文乖戾甚矣雲璈按此校殊泥桃類甚廣冬桃山桃皆桃類而統於桃者也櫻桃胡桃本非桃故不統於桃以有桃名故合稱三桃非桃有三而與櫻胡爲五也爾雅以下云云注似不可刪

石榴蒲陶

石榴蒲陶之珍注引博物志云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按今博物志無此文（案太平御覽兩引博物志皆作張騫事與選注小異）

版輿

太夫人乃御版輿野客叢書云世率以版輿爲奉母事如樂天詩朱幡四從板輿行取安仁閑居賦意不知當日三公告老亦許以版輿上殿如傅祗者是則版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章鉅以版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版輿不止一事

萬壽

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懽而一喜人臣而稱萬壽古人無忌諱也古人此類甚多如法駕見於漢書鮑宣傳鹵簿見於南史顏延之及王僧孺傳宗室見於魏書胡叟北齊書邢邵張雕後周書裴俠薛端杜叔毗諸傳及徐陵集諒闇見於晉書山濤傳萬壽見於後漢書韓棱馬援馮魴諸傳上下通稱無嫌唐以後不敢矣

陳皇后復幸（司馬長卿長門）

史傳無陳皇后復幸之事日知錄云陳皇后復幸之

說皆假設之辭正如長笛賦所云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藝文類聚引漢書陳后爲妬別在長門司馬相如爲賦皇帝頗親幸黃滔因賦陳皇后復寵賦葢唐人以爲實有此事雲璈按明張伯起談輅云以武帝之明察能讀子虛而稱美則非不知文者倘讀長門獨不能辨其非后筆耶究所從來死有餘罪相如何利百金取酒而冒爲之哉當是相如知后失寵擬作此賦一時好事增爲此說耳此論甚是

眞不通侵

登蘭臺而遙望兮至鸞鳳飛而北南凡十四句韻雜眞侵于氏集評云襜與侵韻相通閻在眞韻不能通侵當照韻補襜叶瞋與閻另爲一韻非與上下侵韻通轉也此係古韻所關不可不辨雲璈按此說是新安汪立名今韻箋略云時本十一眞作通庚靑蒸侵轉文元按眞文元寒刪先六韻相通轉見鄭庠本杜韓白柳諸詩皆然從無通庚靑等韻者毛氏通韻同此可證也

金鋪

擠玉戶以撼金鋪葉氏附注云名義考京師人謂門鐶曰曲須當是屈膝葢門鐶雙曰金鋪單曰屈膝古

烏棲曲作屈戌山堂肆考云今人家牎戶設鉸其名鐶鈕卽古金鋪遺意

槺

委參差以槺梁注引方言曰𥨐虛也𥨐與槺同音康雲璈按方言作漮虛也郭注漮窟空貌漮或作𣢾爾雅釋文引此作𥨐然則𥨐漮槺𣢾㝩五字並同

太平引　向子期思舊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注引文士傳及康別傳太平引廣陵散互異雲璈按異苑載嵇康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正妙都不遺忘又劉潛琴議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言嵇康者自來皆云廣陵散從無言太平引未知文士傳何據豈廣陵散別名太平引耶又按困學紀聞據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散猶引也竊謂廣陵散或係總名不止一曲嵇叔夜傳元琴賦或雙舉廣陵止息或單舉止息似止息是廣陵散之一曲太平引得毋類是譜在唐時想已不全郎顧況記亦不見其詳不可得聞矣

山陽舊居

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雲璈按水經注九淸水下云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琅琊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向子期所云山陽舊居後人立廟於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於長泉水郭緣生述征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

慜當作愍

歎黍離之慜周兮雲璈按廣韻慜訓聰此當是愍之

譌今人多以慜愍閔三字相通非也陸士衡歎逝賦慜城闕之丘荒潘安仁寡婦賦左右凄其相慜亦同此誤

叔夜死非其罪

悼嵇生之永辭兮雲璈按嵇呂並言而末復單悼嵇生以叔夜義證呂安而死更非其罪故尤深感耳古今不平之事無如嵇呂一案典午刑政如此安得為英雄此阮公所以有廣武之歎也

陸士衡用子華子語 陸士衡歎逝

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按子華曰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以為世河之下龍門疾於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士衡全用其語而李注不引及之子華子一書後人僞託也 四庫目錄云子華子舊本題晉程本撰

半平聲

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雲璈按上下文皆元寒山先平韻此半字當依韻補叶鞭引道藏歌遊雲落太陽飈景凌三天千秋似淸旦萬歲猶日半

小說 潘安仁懷舊

前瞻太室傍眺嵩丘注引小說傅亮北征云云孫侍

御云小說當是殷芸小說

王嬙 江文通恨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注漢書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應劭曰王嬙王氏之女名嬙字昭君雲璈按左傳曰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又宿有妃嬙嬪御焉注妃嬙貴者楊皇后傳正位於內實在嬪嬙阿房宮賦妃嬪媵嬙是嬙乃婦官之稱不應以為名卽古有毛嬙亦舉其官未必是名而昭君待詔掖庭又非遂居此職考元帝紀王嬙實作王檣从木不从女以是知世稱王嬙者

皆誤也葢緣字似音同而譌耳

孺人

左對孺人注大夫妻曰孺人雲璈按後漢書馮衍傳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此所對孺人其卽任氏女與

跌宕

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注引揚雄自敘曰雄爲人跌宕雲璈按漢書揚雄傳作爲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讜方言曰佚惕緩也晉灼注漢書亦曰佚蕩緩也正用此又蕭該云蕩亦作傷韋昭音佚爲替傷

爲蕩廣韻又作劮婸姪也姪或緩字之譌然則跌宕佚蕩佚傷劮婸佚惕一也

聲價 江文通別

方衒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注言衒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壤之中也雲璈按價聲價也後漢書姜肱傳徵爲太常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又邊讓傳蔡邕薦邊讓於何進曰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南史張敷傳敷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少文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買價之價卽此義言感恩致死非傳名譽於身後也注未明晰黃士珣云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買價買名聲二語可互相發明

程大人

雁山參雲注引謝承後漢書程夫人富貴象雲胡中丞云夫人當作大人范書蔡邕傳中程大人卽此

陳娥

桑中衞女上宮陳娥雲璈按上宮當屬衞女而綴以陳娥恐是牽率誤用注乃以燕燕之戴嬀當之竟與

淫女並舉殊謬

謂文爲筆

嚴樂之筆精老學庵筆記云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沈約傳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脁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亦有沈詩任筆之語雲璈又按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三謂孝儀六謂孝威也北史邢昕傳雜筆三十餘篇邢臧傳文筆九百餘篇劉逖傳文筆三十餘篇是以文爲筆也然雖統言曰筆而其間

亦略有別文心雕龍所云無韻者筆有韻者文是也

選學膠言卷八終

卷九
韻字不始於文賦　岨峿
注中妙當作眇　觚
策　防露即房露
纏子董無心　吹
洞簫　剟
謚即號　㩴即麾
醻　黎收
泆當作溢　笛
箭槀　碭突
十二簫當作十二箾　程表朱裹
曲允　句投
叔字誤　笛從羌起
裁笛當適　椅桐
威夷　鍾山之玉
琴無間聲　廣陵曲
牧聲　十三徽
後世八音無匏　熟簧
散字平聲　樂厚樂薄引呂氏異

嘯旨　說文脫冽字
甯戚歌　賦序
楚懷王夢神女　暉晼
儀即擬　會音係　碣石
芊芊當作䅻䅻　烏蓮
夭誤音以　巢音稠
諧音奚　精神察滯無滯字
改定王玉字誤之說實本筆談
盻眄不同　瞑即眠
登徒　冰雪
愚亂之邪臣　感甄賦
三年字誤　曆

曾孫上達校字

第一一六冊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選學膠言卷九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賦

韻字不始於文賦 陸士衡文

閻氏尚書古文疏證云顧氏音學五書云文人言韻莫先於陸機文賦子謂文心雕龍云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貿代晉書律歷志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二書雖一撰於梁一撰於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韻字知此學之興葢在漢建安中不待張華論韻何況士衡故止可云古無韻

字不得如顧氏謂起宋以下也雲璈按古無韻字李氏嘯賦注均古韻字也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則韻字之義亦久繁休伯與文帝牋曲美常均亦是韻字皆在士衡之前

岨峿

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通雅云本齒相差著也故有三十六齟齬因作鉏鋙專爲不相當之意文賦岨峿則又因山立義說文本作鉏鋤考工記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注射其外鉏牙疏言其外八角鋒也鉏牙卽鉏鋙古吾與牙聲通也都俞古文字考作鉏鋙雲璈按岨峿象山之崎嶇故有不安之義似與齟齬字微別

注中妙當作眇

眇衆慮而爲言注引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王肅易本作眇萬物音妙董遇曰眇成也惠氏九經古義云妙字近老莊語後儒遂有眞精妙合之說當從王子雍本作眇陸賦正用說卦不作妙字此其證也是此注妙字亦當作眇

觚

或操觚以率爾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

之簡也雲璈按論語觚不觚注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賦所謂觚卽木簡猶今以粉版作書急就章謂之奇觚是也酒器之觚則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宣和博古圖觚之製有十六種皆商之製形如今之花瓶上圓下方細腰大口窄而長通身作雲雷饕餮之文自足至腰間皆四稜隱起謂之觚觚卽稜也別有上下俱圓之式二此卽周末之觚不觚矣葢人情樂於簡易削四稜取其圓滑易持耳若木簡方則易書圓則不便人無削者故論語之觚只是酒器與木簡無

涉漢書破觚爲圜亦是酒器

策

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注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又引左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雲璈按文十三年傳繞朝贈士會以策服虔以爲策書杜預以爲馬撾前人多依杜注李氏此注亦因杜爲說也惟文心雕龍書記篇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云云用服說也韓非子曰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是繞朝因贈策之言而戮也左氏

不載似韓非據秦史而言見惠氏左傳補注

防露郎房露

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何氏讀書記云防露指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桑間不可與之並論故戒妖冶也雲璈按防露郎古房露曲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云防露蓋古曲房與防古字通則何氏之說臆矣李氏於月賦明言房露古曲并引此賦云云而此注又言未詳亦疎案防露即房露楊升庵已言之

纆子董無心

練世情之常尤注引纆子董無心云云何氏云陳少章曰纆疑墨漢藝文志有董子一篇注云無心難墨子或此纆乃董字之誤耶少章又云纆音墨或古字通雲璈按陶詩秋菊有佳色注亦引纆子董無心語是纆正當作纆又按胡元瑞筆叢云馬總意林引纆子云纆子修墨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纆子纆子云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皆纆子中語蓋二人同時纆乃墨者茇董自尊其教者也董無心歷朝諸志咸有其目宋吳秘嘗爲注釋見文獻通

考中晁氏所紀蓋南渡時尙存漢志列董無心於儒家謂其難墨而鄭漁仲以爲墨氏弟子謬矣

欥

或受欥於抴目胡中丞云欥當作欸說文欸戲笑貌从欠出聲注中脫說文曰三字

洞簫 王子淵洞簫

方氏通雅云洞簫本是筒簫說文筒通簫也徒弄切簫本編排而成形象鳳尾曰鳳簫爾雅所謂言也後加竹作筩筒乃單竹故曰通簫後乃通作洞簫雲璈按古簫之製無不編竹而成有有底無底兩種爾雅

第二一六冊 102 ½版
27A

大籥謂之言郭注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謂之筊郭注十六管長尺二寸陳氏禮書謂言當二十四管筊當十二管以陳氏爲誤疏引風俗通云舜作籥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博雅云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其管數長短雖異要是編小竹管爲之耳據此則洞簫者正爾雅所謂言也通雅單竹之說臆矣詳賦中帶以象牙捉其會合鋑鏤離灑絳脣錯雜隣菌繚糾羅鱗捷獵膠緻理比挹抐擫擪八句顯然是比竹之簫不得謂之單竹今之所謂簫一管六孔不審起於何時爾雅大管謂籥注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

氏以爲如篪六孔今簫仿佛相似豈其遺意歟然非古製也又馬端臨云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無洞簫矣雲敷按以蠟實其底正見其本無底矣安得謂邕時無洞簫耶馬氏說亦未確然洞簫之義賦明云洞條暢而罕節以江南此等之幹爲簫故謂之洞簫亦不必如漢書音義如淳之說以無底爲名也

翺

春禽羣嬉翺翔乎其顛茶陵本翺作翱袁校云善作翶胡中丞云翶乃翺之誤皐別體作睪故翺之別體作翱耳雲敷按廣雅云翺俗翱字干祿字書亦云

謚卽號

幸得謚爲洞簫兮注謚號也日知錄云孟嘗君傳嬰卒謚爲靖郭君以號爲謚猶之以氏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謚爲帝太后與此同雲敷按司馬長卿巴蜀檄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注謚猶號也史記李斯上二世書曰死有賢明之謚金石錄侯君碑曰謚安國君皆此類也

擫卽擪

挹抐擫擪注擫於頰切雲敷按墨莊漫錄引連昌宮辭李謩擪笛傍宮牆以爲擪字見玉篇指按於笛而曰擪此字之妙也考玉篇亏部無擪字而手部有擪字云烏協切指按也亦作擫然則張子賢所引乃擪字之誤耳

⿰酉昜　傅武仲舞

寡人欲觴羣臣胡中丞云茶陵本觴作⿰酉昜雲敷按禮記投壺行觴釋文觴作⿰酉昜

黎收

黎收而拜注引倉頡篇云邌徐也邌與黎同按集韻

遻卽古遻字五臣作蹘瞅上音戾下居虬反何云今檢玉篇無此二字雲敫檢今字典亦有蹘無瞅

泆當作溢

樂而不泆注引孝經曰滿而不溢則泆當爲溢字之譌

笛 馬季長長笛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製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羌笛或云漢武帝時邱仲始又云起於羌人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曰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空竹篴以融所記論之則古篴不應有五孔子春之說亦未爲確今三禮圖畫篴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雲敫按逼攷有橫笛有豎笛大抵古時之笛皆豎後世之笛多橫漢時恐未必卽有橫笛季長所賦確是今之所謂簫非今之笛古今之製每變不同今簫止有單竹而並無比竹

笛止有橫吹而無豎吹亦其漸然也

箾槀

特箾槀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注箾槀二竹名胡中丞云善以箾槀爲一竹二竹并聆風數之尤延之增多大誤雲敫按注明云或生而莖立釋箾槀也或生於極危釋聆風也安得以箾槀爲二竹其爲誤增無疑

碭突

野客叢書云漫錄律有唐突之罪長笛賦犇遯碭突注碭徒郎切以唐爲碭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跡劉禹錫鏡詩瓦礫來唐突此唐突字曹子建牛鬬詩行彼土山頭欻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碭搪唐三字不同皆一義耳

十二簫當作十二箾

十二畢具注引呂氏春秋云伶倫制十二簫胡中丞云簫當作箾下同此陳校最是各本皆誤所引仲夏紀古樂文也今作筩卽箾字

程表朱裏

李注無明文五臣翰注云程表謂外不加飾但見其竹也朱裏以朱漆塗內程當爲呈字之誤此說近似

然以程表爲外不加飾而以程爲呈亦未確雲敷謂程乃程度蓋其製有一定之尺寸故曰程表也朱裏或如翰說亦謂漆其口耳今人笛亦間有之

曲肩

詳觀夫曲肩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注肩亦曲也字或爲引通雅云引與肩通（按下聆曲引者作引）又轉爲豔又轉爲鹽鹽卽曲之豔也

句投

察度於句投注投與逗古字通梁山舟學士云句讀法華經作句逗又可作句度唐摭言切磋一條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於此可知度曲度字之義卽俗所云板眼也

叔字誤

叔之離磬注世本曰叔舜時人胡中丞云袁茶二本於世本七字作叔未聞三字最是此鄭明堂位注若世本有此鄭何得云未聞孔疏何得不申言之此尤改大誤

笛從羌起

近世雙笛從羌起宋史繩祖云史記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世矣借曰史未足據周禮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以教祴樂杜子春謂讀篴爲滌蕩之滌卽笛之古字也經言如此融之妄可嗤矣雲敷按陳氏樂書云周官掌教吹籥簫篪篴管五者並出於笙師所教無非竹音之雅樂也杜子春謂如今五空竹篴非矣漢部所用雅笛七竅不知去二變以全五聲之正也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底有穴今亡據此則後之笛非復周時之笛季長特言雙笛從羌起耳故云近世未可以周禮之篴爲馬氏所賦也惟注引風俗通云笛武帝時丘仲所作則非西京雜記載漢高祖初入咸陽得

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名曰昭華之琯在武帝前

裁笛當簻

裁以當簻便易持注粗者曰檛細者曰枚言裁笛以當檛故便而易持也簻馬策也沈存中筆談曰馬檛之說謬笛安可爲馬策乎簻管也故潘岳笙賦修檛內辟（注長管也）餘簫外逶裁以當檛者餘器多裁衆簻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簻五音皆具掌簻之工不假煩猥所以易持也通雅云升菴引此胡元瑞譏其全鈔西溪叢語云當作檛不當作簻以智按簻檛音義皆同

因有方言而後造此字馬鞭名之笛管亦名之何礙乎必欲改檛字以別之又可笑矣雲璈按注中正作檛可見二字音義同也

椅桐 嵇叔夜琴

通雅云陶貞白云白桐即椅桐按詩椅桐梓漆古詩云椅桐傾高鳳琴賦惟椅桐之所生古人以椅爲高大疏理之稱故曰椅梓曰椅桐雲璈按詩傳椅梓屬正義云釋木曰椅梓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梓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别而釋木椅梓爲一者

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同而小別方氏椅爲高大疏理之說未必然矣

威夷

詩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毛詩作倭遲韓詩作威夷雲璈按李氏注文選十又二十又二十一又五十六引韓詩皆作威夷惟琴賦引韓詩作倭夷然正文臨迴江之威夷仍是威字注作倭者順毛詩所改或字之誤也地里志又作郁夷與韓毛各異藝文志謂三家魯爲近之則郁夷乃魯詩顏師古見與毛傳不同便以爲韓詩不知韓詩有薛君章句及選注可證也

鍾山之玉

弦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雲璈按山海經黄帝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又郭璞圖贊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暎氣如紅霞又論衡鍾山之上以玉抵鵲是鍾山出美玉也鍾亦作春郭璞穆天子傳注山海經春字作鍾音同耳

琴無閒聲

及其初調則角羽初起宮徵相證沈存中補筆談云律呂宮商角聲各相間一律至徵聲頓間二律所謂

變聲也琴中宮商角皆用纓絃至徵則改用平絃隔一絃鼓之皆用九徽應獨徵聲與十徽應此皆隔兩律法也古法惟有五音琴雖增少宮少角然其用絲各半本律乃律呂清倍法也故鼓之六與一應七與二應皆不失本律之聲後世有變宮變徵者蓋自羽聲隔八相生再起宮而宮生徵雖謂之宮徵而實非宮徵聲也變宮在宮羽之間變徵在角徵之間皆非正聲故其聲庞雜破碎不入本均流以爲鄭衛但愛其清焦而不復古人純正之音惟琴獨爲正聲者以其無間聲以雜之也雲璈按下文云間聲錯糅則又

何說

廣陵曲

廣陵止息注廣陵等曲今並存未詳所起雲敷按叔夜臨終日袁左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今注云並存是未嘗絕也何遠春渚紀聞云政和五年二月十五日烏戍小隱聽照曠道人彈廣陵散音節殊妙豈宋時尚存耶當是襲其名而非其本曲耳鄭夾漈亦云後人本舊名而別出新聲也案今並存句今下脫猶字

敔聲

間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東坡志林云庳者猶俗云敔聲也兩手之間則有敔故曰間遼音庳徽鳴者卽今泛聲絃虛而不接乃可按故曰弦長徽鳴王氏學林云琴之有敔聲以琴面不平或焦尾與嶽高低不相應則阻弦而其聲敔此琴之病聲叔夜賦云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此四句曰逸曰清曰庳曰鳴皆美聲也葢琴操弄中自有庳下聲非病聲也非病聲則非敔聲矣間音去聲謂徽間也間遼徽之遠處若十三徽外近焦尾處以手取之自然庳下

十三徽

沈存中云絃之有十三泛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絃其節亦十三盈尺之弦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爲十三徽

孫侍御曰朱超之云考古人琴式有所謂一弦者孫登當魏末時居白鹿蘇門二山彈一弦琴善嘯每感風雷又王太眞者西王母小女彈一絃琴時乘白龍周遊四海雲敷按唐書南蠻驃國傳驃國貢樂凡曲名十有二六日龍首獨琴驃云彌思彌此一弦而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畜萬邦也所謂一

弦琴卽此類

後世八音無匏 潘安仁笙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爾雅郭注列管匏中施簧管端邢疏云以匏爲底故八音謂笙爲匏通典云今之笙以木代匏而漆之殊愈於匏王觀國學林謂後世不復用匏以木爲之八音自有木於器爲柷敔以木爲匏匏遂爲木音而匏音廢矣雲敷按八音有竹而笙亦有竹所云汶陽之篠也是笙亦可謂之竹音矣然以匏爲主故曰無匏

孰簧

剮生簳裁熟簧雲敔按辟寒錄趙元父祖母徐氏言其母吳郡王家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薰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薰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靘以綠蠟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其卽古熟簧之說歟又笙簧之數多言十三按周禮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爾雅笙小者謂之和郭注十三簧者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三禮圖笙有雅簧十三上六下七又爾雅大者謂之巢郭注大者十九簧事物原始交阯人多取無柄之匏爲笙安十二簧吹音律淸響宋書樂志

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笙是不定十三簧矣

散字平聲

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天天歌棗下之纂纂注引古咄唶歌曰棗下何攢攢云攢聚貌纂與攢古字通詳注意則散字亦當讀平按史記平原君傳民有躄者槃散行汲索隱曰散音先寒反亦作盤跚是散字原有平音也但此處上文韻曰管曰滿曰緩則散與纂正叶似不當作平聲

樂厚樂薄引呂氏異

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注引呂氏春秋曰其治厚者其樂厚其治薄者其樂薄雲敔按今呂覽制樂篇作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與選注小異

嘯旨 成公子安嘯

方氏通雅云嘯旨有十五章權輿正畢十二法曰外激曰內激曰含曰藏曰散曰越曰大沈曰小沈曰疋曰叱曰五太曰五少內激大小沈終以疋叱則劉根命鬼之聲備矣流雲之鱗轣十二閒無約束不散越則阮氏之逸韻備矣先發五太五少沈激內外一十二法得蘇門之法矣權輿章第一流雲二深谿虎三

高柳蟬四空林夜鬼五巫峽猿六下鴻鵠七古木鳶八龍吟九動地十蘇門十一劉公命鬼十二阮氏逸韻十三正章十四畢章十五此見異苑及炙轂子後人別刻之容有附會

說文脫冽字

臧氏玉林云詩大東有冽氿泉傳冽寒意也正義七月云二之日栗冽今七月誤作栗烈當從此所引是冽爲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冫今說文仌部無冽字有瀨字云寒也从仌賴聲據孔氏所引知唐初說文本有冽字古冽瀨聲同說文蓋以冽爲正瀨爲重文今本脫落

合始得之李善注文選嘯賦列飄眇而清昶引字林寒貌本說文也高唐賦注作冽寒風也風字誤

甯戚歌

甯子歛手而歎息注引淮南子載甯戚之歌又引應劭所載一篇應劭說史記集解引之見於三齊記今按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穀布單衣纔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三歌不同呂氏春秋曰疾歌自不止一歌然注中所引複雜已甚此等皆後人增多非李氏原文也

賦序　宋玉高唐

何氏讀書記東坡謂高唐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此謂之序大可笑考相如賦有亡是公三人論難豈亦賦耶是未悉古人之體製也劉彥和云既履端於唱敘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則是一篇之中引端曰序歸餘曰亂猶人身之耳目手足各異其名蘇子乃曰莫非身也是大可笑得乎雲璈按何說是王氏學林亦闢其非序蓋惑於東坡之言也他如舞賦及神女登徒子好色賦皆有序惟甘泉服鳥鸚鵡長門及解嘲秋風辭諸篇實乃史辭而以爲序此則昭明之誤

楚懷王夢神女

後人皆以高唐爲楚襄王事雲璈按賦首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又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云云注云懷王是此篇夢神女者懷王後篇夢神女者宋玉與襄王無涉詳見神女賦

曋[日崙]

[日尌]兮若松榯注[日尌]茂貌如曋[日崙]也陳校曋[日崙]二字疑胡中丞云字書不見曋[日崙]考五臣云如松栽也或誤入但亦非曋[日崙]雲璈按今字典有曋字引管子五行篇貨曋神廬注曰所次曰曋音未詳然亦非其義[日崙]則並無其字

儀郎擬

通雅云心儀郎心擬也切。儗猶比擬也漢外戚傳皆心儀霍將軍女儀音螘郎心儗也高唐賦殊無物類之可儀與互折層累句叶下文臨大阺之稽水亦叶則亦音擬擬議有揣度準擬之意故有比儗借儗通作比擬舞賦經營切擬記曰儗人必于其倫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顔注疑讀曰擬蘇秦傳疑於王者從

擬轉疑疑故儀禮疑立禮記疑丞卽疑丞雲璈按儀之音擬陳第屈宋古音義詳辨之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而復始是謂弟子之紀亦是

會音係　碣石

勢薄岍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陳氏屈宋古音義謂古石音試而音會爲係以相叶吳才老云今聲濁叶泰古聲清叶祭列子窈然無際天道自會蔡邕漢律賦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觀朝宗之形兆看洞庭之交會魏文帝雜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

安能久留滯此篇後有三會字皆此音又碣石句胡中丞云當以碣字斷句會碣磕厲及以下皆相協無容失其一韻石字宜屬下句之首石磔磔二句言小石也巨石溺溺二句言大石也善注言碣石者以碣石解正文碣字非讀正文於石爲句也必五臣不察乃誤分節如此後善注爲所亂而各本不著校語也雲璈按此校似牽强如李氏以石字屬下句不應注引碣石注明云望之如碣石何由知其以碣字爲句且碣石係一山名亦不應單舉一碣字而碣與上會下磕厲亦未能爲韻也

芊芊當作谸谸

仰視山巔肅何芊芊注說文曰俗望山谷芊芊青也胡中丞曰俗當作谸所引谷部文各本皆譌下文芊字亦谸字之誤芊芊袁茶二本作千千說文作谸谸

烏蓮

青荃射干注射干江東呼爲烏蓮胡中丞云蓮當作萐廣雅烏萐射干也曹憲所夾切今本亦誤作蓮

夭誤音以

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夭平聲正與嗷號爲韻陳氏古音義讀夭爲以謂與靡叶恐誤

巢音稠

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陳氏古音義巢音稠易林隨之无妄茆如木居與類相投願慕羣旅不離其巢

諧音奚

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陳氏古音義諧音奚後漢書五行志更始時童謠云諧不諧在赤眉又周澤傳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三百

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王儉褚淵碑如風之
偃如樂之諧先我帝典緝我遺黎雲璈按諧音本從
皆來皆古亦音箕漢書孟喜傳箕子者萬物方荄茲
也師古注荄音皆古皆荄與箕音同故喈亦音基詩
風雨云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何不夷又
出車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階
亦音基詩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
亂階又瞻卬云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
之階西都賦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
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

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又應瑒詩良遇不可
值伸眉路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皆與支齊
韻通

精神察滯無滯字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胡中丞云袁
本云善無滯字詳注意似不應有其察字韻與上逮
下歲自叶以七字爲一句傳寫者誤因注中鬱滯不
通句妄增滯字於下也雲璈按察滯二字本不可解
去之是察字當叶子例切音穧方與上逮下歲爲韻
幽通賦攬葛藟而授子兮眷峻谷曰勿墜吻昕寤而

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亦同此叶也

宋玉神女 改定王玉字誤之說實本筆談

張氏纂注神女賦中王字皆當作玉玉字皆當作王
何氏讀書記云張鳳翼改定爲玉夢於文義自當不
可以其少學而非之又云西溪叢語云楚襄王與宋
玉游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
游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
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
女賦後人遂謂襄王夢神女非也今文選本王玉字
差誤然則張氏特攘令威言矜爲獨得耳雲璈按何

說是已不知叢語所載又襲沈存中補筆談而非令
威獨得也且筆談之說較詳云自古言楚襄王夢與
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
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
爲高唐之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立廟爲朝雲其
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又神
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
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王
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憙
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

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義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勝讚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嘆之可也不可卻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於其臣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睹玉覽其狀望予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云他人莫睹玉覽其狀旣稱玉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又不知稱予者爲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見補第四卷後雲璈按就他人莫睹玉覽其狀二語則通身之誤已見固不待詳辨也胡中丞云王玉互譌始於五臣

盼眄不同

目略微眄按當作盼盼攀去聲目動貌作眄者非好色賦竊視流盼盼當作眄流眄轉眼貌作盼者非

瞑卽眠

闇然而瞑忽不知處雲璈按瞑與眠同莊子德充符據槁梧而瞑南都賦靑冥肝瞑注瞑音眠芊眠與肝

瞑音義同正字通云古無眠字瞑卽眠今通用眠正譌從瞑廢眠泥矣

登徒 宋玉登徒子好色

何氏讀書記云以戰國策參考登徒蓋以官爲氏郢之登徒雲璈按姓氏急就篇有少施登徒

氷雪

肌如白雪注引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氷雪雲璈按爾雅釋器氷脂也郭注亦引莊子注云氷雪脂膏也惠氏九經古義孫炎爾雅本作凝脂云脂凝曰膏詩云膚如凝脂卽氷脂也據此則肌如白雪亦此義非僅以色言也

愚亂之邪臣

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何氏云舊讀以邪臣爲句注昏鈍邪僻之臣邪與耶本一字古只有邪字當以邪字絕句雲璈按如何說愚亂之邪文義殊晦當如舊讀蓋此五字章華大夫自謂也

感甄賦 曹子建洛神

注云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黃初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

枕植見之泣帝尋悟因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止洛水上忽見女來云云遂作感甄賦明帝改爲洛神何氏云按魏志后三歲失父後袁紹納爲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納之於鄴安得有子建嘗求爲妻之事不過因賦中願誠素之先達句而附會之耳示枕賚枕里老所不爲況帝又猜忌方深諸弟留宴從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賦其爲不恭豈特酗酒悖慢劫脅使者之可比耶又云按離騷我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植既不得於君因濟洛川作爲此賦託辭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自好事者扳爲感甄無稽之說蕭統遂類分入於情賦於是植幾爲名教罪人而後世大儒如朱子亦不加察於衆惡之餘以附楚人辭之後爲尤可悲也已又云蕭粹可注太白詩云高唐神女之賦宋玉寓言洛神則子建擬之而作惟太白知其託辭而譏其不雅可謂識見高遠者矣雲璈按何氏此解甚得其旨然賦中子建自序本只說是洛神何由見其爲甄后既託辭洛神決不明言感甄其附會之謬可不辨自明總是當日媒孽其短者衆欲以誣入其罪耳亦賴序文甚明帝亦無由罪植也胡中丞據袁茶本校之題下云云實非善

注因世傳小說有感甄記或以載於簡中而尤延之誤取增多也後注微感甄后之情句當亦有誤

三年字誤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注云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一月朝此云三年誤何氏按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二十九日禪代即改元黃初陳思實以四年朝雒陽而賦云三年者不欲亟奪漢年猶之發喪悲哭之志也雲璈按何說迂曲植爲本朝臣子固不應出此且漢之爲魏既數年矣自非春秋書踰年改元之例并非後世陶淵明詩但書甲子之意無論三年四年總與漢無涉安見其不奪漢年耶明是字之誤耳

靨

惠氏九經古義咸上六咸其輔頰舌虞翻本作酺云耳目之間說文酺頰也玉篇引左氏傳酺車相依是酺與輔同輔近口在頰前淮南子云靨輔在頰前則好耳目之間爲權權在輔上故洛神云靨輔承權夬九三壯于頄是也（頄是王弼俗字从鄭氏當作頯說文無頄字）頯所以含物輔所以持口孔穎達云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爲一物明輔近頰而非頰虞以權爲輔許以輔爲頰皆失之雲璈按李注權兩頰是兼用虞許爲說也（案故洛神）

下當有賦字

選學膠言卷九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

補亡　南陔
引孟子誤　東庚
注中曰時二字當去　達人
暗鵶晉　七州
豕韋　養由
曹植來朝　詩表注引詩
西館　官號單稱
注引韓詩　聖心

痱腓互易　徐州
道當作連　三命
北京　舊知明牧
三艮　秋胡妻
三陟　竹林名士傳
竹林七賢　閉關
一麾　百一
遊仙詩删　列女傳有脫文
纏牽當作纆牽　首陽
北固　曾是

帆字音　淸和不必二月
天雞有二　劉楨京口記
蒜山　東田
修篁　顏沈注詩
趙李之李非李夫人　謚與諡同
沈休文有媿注語　重韻
阮籍附司馬氏　一人兩用
禍福　太行之行不音杭
絶交書　后郈省文
貧而樂道　七哀

期喪解官　王夫人
趙岐卒歌　井幹
袁子正書

外孫金長齡校字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選學膠言卷十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詩

補亡 束廣微補亡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集傳曰此笙詩也有聲無詩徐檢討管城碩記云儀禮燕禮鄉飲酒禮具有是詩之名所謂升歌三終者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笙入三終者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也間歌三終者歌魚麗則笙吹由庚間之歌南有嘉魚則笙吹崇邱間之歌南山有臺則笙

吹由儀間之也合樂三終者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也如以為笙吹由庚由儀有聲無辭則笙吹采蘩采蘋亦可謂之無辭如以為笙奏南陔華黍有聲無辭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周禮鐘師注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金奏與笙奏同一詩也豈金奏有辭而笙奏獨無辭乎且南陔一詩在鹿鳴之什而蓼蕭湛露諸詩又在白華之什設使有聲無辭尚可並謂之什乎禮記經解下而象管示事也孔氏疏曰周頌維清奏象武也注云武王制焉則象武用管有詩明矣鄭夾漈曰若笙詩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則管詩有辭矣管詩與笙詩無異豈笙詩獨無辭乎是則笙詩之亡亦猶管詩之亡耳世以斯干為新宮未必然也即以斯干為新宮可見其有辭矣故舊說謂亡其辭亦如商頌十二篇而卒亡其七也雲璈按觀補之一字則其亡失可見亡則可補無則何補束氏當日固不以為本無其辭也朱子云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

之節而亡之耳考投壺之節半於射禮而其為歌只限貍首一詩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其半字以前皆射禮之節半字以下則投壺之節○者擊鼓口者擊鼙其節未亡似不得以此為例

德清徐養灝曰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或併笙詩數之以為三百十一篇非也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絃歌之堂下之詩則曰笙曰管今之詩皆堂上之詩用絃歌而不用笙管史記曰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此其明證也言笙詩或曰有辭或曰無辭即使有辭不得與三百

篇並列鄉飲酒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此篤論也

南陔

困學紀聞云束晳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辨曰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太學罷以鼓陔為節全氏謝山云相戒以養之說精矣然以云南戒則其義難通恐束氏別有所據

引孟子誤

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注引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雲璈按詩意正用子游問孝章語當引論語不當引孟子

夷庚

蕩蕩夷庚注毛萇詩傳夷常也孫侍御曰困學紀聞云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此注誤辨亡論旋皇輿於夷庚同

注中曰時二字當去

五緯不逆注引尚書云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胡中丞云章懷注後漢書李雲傳所引史記如此蓋尚書亦然也今以東晉古文添曰時二字而誤去曰寒何校增曰寒而仍衍曰時未是

達人 謝靈運述祖德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按左傳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蓋謂其祖父也方氏集成謂指下段生等殊謬

暗譌晉

弦高犒晉師晉當依注據呂氏春秋作暗蓋當日傳

寫偶譌五臣直以謝生之誤舊本呂覽亦作晉注亦譌但云晉一作暗盧抱經學士據選注以校呂氏本

七州

高揖七州外注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時晉有七故云七州也孫侍御曰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曰此指謝父所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都督耳謂晉有七州而高揖其外則不復居晉土耶雲璈按高揖即謂解七州而置身於七州之事外亦無不可非謂居七州之外也不居晉土云云說微曲

豕韋 韋孟諷諫

余蕭客云鄭語及杜預左傳注孔穎達春秋正義豕韋有二一彭姓祝融後與大彭爲商伯商武丁滅之一劉姓堯後彭姓豕韋滅劉姓承其國爲豕韋殷末封於唐周武王滅唐遷之杜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氏孟詩云迭彼大彭勳績惟光孟五世孫元成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於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則孟之先爲武丁所滅彭姓之豕韋矣孟詩又曰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元成詩又曰宗周至漢羣后歷世蓋西京内外傳未行故孟與元成詩得肆其鋪張合二

姓豕韋並爲其祖誕妄以欺世也雲璈按王赧聽譖二語容齋四筆云周至赧王僅存七邑豈能絕侯邦乎容齋葢謂其誤以武王爲赧王耳

養由　張茂先勵志

養由矯矢獸號於林雲璈按水經汝水下云汝水又右迤爲湖俗謂之東長湖湖水下入汝古養水也出魯陽縣北將孤山北長岡下數泉俱發東歷永仁三堆南又東逕沙川世謂之沙水歷山符壘北又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後漢書郡國志襄有養陰里是養乃地名由基葢以邑爲氏者其後有養由氏故通志略云養由基之後在由基固止可單稱養也襄十三年左傳但稱養叔而幽通賦止云養遊睇而猨號此云養由似以二字爲複姓而廣韻邑字注直謂楚大夫養由氏皆誤也

曹植來朝　曹子建責躬應詔

注引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師上疏并獻詩二首雲璈按植本傳裴注引魏略云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

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涕泣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此與漢梁孝王事無異然植之罪戾未如梁孝而丕之忌猜有甚漢景其得沒者幸耳

詩表注引詩

困學紀聞云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李注引毛詩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亦無之

西館

僻處西館未奉闕庭按本傳文帝責之置西館未許

朝時雖許其來猶未遽見之蓋猜心未忘也黃初六
年帝東征過雍邱遂幸植宮爲兄弟如初
官號單稱 潘安仁關中
桓桓梁征注引干寶晉紀云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
雲璈按昔人於人名字兩字者單稱一字謚法兩字
三字亦單稱一字此類甚多官號單稱僅見於此
注引韓詩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
天垂其象地曜其文注引韓詩外傳云天見其象地
見其形聖人則之雲璈按今外傳無此文
聖心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聖心眷嘉節宋公而言聖其諛甚矣靈運作亦云良
辰感聖心晉主尚存而晉之世臣已諂媚至此靈運
後又有句云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又何前佞而
後忠也
痱腓互易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淒淒陽卉腓胡中丞云痱腓二字當互易詳文義謝
詩作痱善引韓及毛皆作腓而訂之曰今本作痱字
非考鮑明遠苦熱行渡瀘寧具腓注引毛詩百卉具
腓毛萇曰腓病也則此不得爲痱病也明甚蓋五臣
因之改正文爲腓後以亂善遂復倒此二字使相就
不知其不可通也雲璈按痱病也爾雅釋詁文
徐州 邱希範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
注劉璠梁典曰張諓字公喬齊明帝時爲北徐州刺
史何義門云此徐字从人與郗同乃魯國薛縣與南
北兩徐州無涉雲璈按集韻徐香居切音書緣徐與
郗皆有徐音故誤以爲南北徐耳郗本音徒
道當作連 沈休文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
待此未抽簪注幘道曰簪胡中丞云道當作連謂連
幘於髮也釋名有其證各本皆譌
三命 孫子荊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

困學紀聞云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
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
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
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荊詩三命皆有極
本援神契也全謝山太史曰行善得惡豈可曰遭命
乎當有誤文
北京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
祗召旋北京按宋都建業不當言北故題云還東或
者取譬於北辰之義故云北京歟何氏亦云未詳
雋知明牧

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注舊知庾也明牧王撫軍也雲璈按撫軍不當言牧庾爲西陽太守則明牧當指庾舊知或指王也五臣以明牧王庾兼言淪注以舊知明牧俱指庾皆非

三良 王仲宣曹子建皆有三良詩

曹子建詩三臣皆自殘此與鄭箋從死之說同又漢書匡衡傳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云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皆許諾及公薨皆从死是漢末人多爲此說後來東坡鳳翔詩亦本此立論然以黃鳥詩意推之則其說皆非

又葛立方韻語陽秋云三良以身殉葬黃鳥之詩哀之則咎在秦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至李德裕則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以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而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欲不死得乎此所以臨其穴而惴惴也柳子厚詩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意謂康公能如魏顆之不用亂命則何至陷父於不義哉此論極正東坡和陶亦與子厚之論合而與八觀所云相反亦是後來所見進耳

秋胡妻 顏延年秋胡

葉氏附注謂劉子元云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其夫投川而死輕身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實凶險之頑人强梁之悍婦顏氏賦詩過於稱述殆未察其所以死耳雲璈按劉說謬甚秋胡不顧其母何有於妻觀其拒胡之挑何等嚴冷責胡之言何等正大賦性貞烈非常婦可比秋胡蕩子之性無論已且別經五載安知其無所疑

納雖五日未必其不相識特以金試之待人以不肖之心所云凶險莫凶險於此設其婦稍有不謹之語豈非陷於大罪婦之明智早經窺破有夫如此尚足與偕老乎又安得不怨懟乎此所以一死而不復顧也秋胡不孝不義不可僅被以薄倖之名劉不罪其夫而反罪其婦可謂變亂黑白矣顏詩詳述秋胡之宦遊而於拒金事反略亦乖體製又何嘗過爲稱述亦以其中優劣可不辨自明故但敘其事不贅一辭萬不料後人之故爲出入也又楊升菴謂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水而死名妒婦津事

與秋胡妻相類胡妻可謂貞烈當祀於妬婦津以伯玉妻配享云云楊說亦謬伯玉妻聞夫譽洛神之美遽恚忿自沈此眞強梁之悍婦矣豈可以秋胡潔婦並論且其情事迥異亦安得謂之相類哉胡元瑞尙以秋胡妻不足配享劉妻欲名所沈川爲悍婦川是三君者皆不足與辨者也

三陟

嗟予怨行役三陟窮晨昏注引陟彼崔嵬云云孫侍御云三陟謂陟岵陟屺陟岡也不當引卷耳雲璈按此但言其行役耳卽引卷耳亦無不可且列女傳一

則曰以金遺母再則曰忘母不孝又安見秋胡之有父與兄也孫說未的

竹林名士傳顏延之五君詠

阮步兵下注引袁宏竹林名士傳按舊唐志名士傳二卷袁宏撰又竹林七賢論二卷戴逵撰

竹林七賢

阮籍山濤嵇康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世謂竹林七賢注引朱書延年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雲璈按葉少藴避暑錄話云晉人貴竹林七賢竹林在今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世遠禍者然反以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終不免也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爲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與天下豪傑無一人全者孔北海雖不在其間而不容於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顯隱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耳七人中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無足道特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於世王戎尙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延之槪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爲人而設也惟叔夜似眞不屈於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壻安得保其

身惜其不能深嘿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矣雲璈按嵇康旣不屈於晉又死於景元中則晉書之列康傳爲無識矣 阮籍不肯爲東平相而爲晉文帝從事中郞後卒爲公卿作勸進表若論於嵇康前自宜杖死延之不論此而論濤戎可見其陋而王深寧亦同少藴之說竊謂嗣宗勸進不過出於畏禍之心代人操筆似應末減

閉關

劉靈善閉關按中說溫彥博問劉靈何如人文中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本此

一麾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注麾指麾也言爲勛所指麾何氏云後人作旌麾之麾用非夢溪筆談云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之句誤用一麾二字後遂爲牧守故事雲璈按以上句例之自作指麾爲是然牧守旌麾謂自牧之始亦未的沈休文齊安陸王碑建麾作牧在牧之前久矣且牧之詩適有一麾二字遂謂誤用顏詩耳安知其不但用建麾故事不必麾字定出顏詩也又野客叢書曰延年賦此詩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

百一　應休璉百一

注引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方賢之意以百有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又孫盛晉陽秋云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又云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雲璈按序說是以百一爲一詩也詳詩中大概皆飭躬自勵之意並未見譏切時事困學紀聞云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又魏志文帝紀注引百一詩樽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又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七引百一詩曰大魏承衰弊復欲密其羅蚍蜉猶見得何云鰌與鰕狴犴既已備欻復置黃沙今百一詩皆未見是不止一篇也又鍾伯敬云休璉詩不多見惟文選載此一篇雲璈按休璉又有三叟詩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鉏禾莠停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室內嫗粗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得長久知其詩之遺佚者不少矣

三叟詩見野客叢書引類要

遊仙詩刪　郭景純遊仙

野客叢書云鍾嶸詩品謂郭景純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乎度而云奈何虎豹姿又曰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考今選載郭遊仙七章無奈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之句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選耳

列女傳有脫文

萊氏有逸妻注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

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而去按列女傳爲人所制句上無居亂世三字劉夫人墓志注亦有此三字是知列女傳有脫文投其畚而去傳作投其畚萊孫侍御云萊字衍梁氏玉繩嘗據此注以補列女傳之闕

纏牽當作纆牽 左太沖招隱

結綬生纏牽按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

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據此則纏牽當作纆牽爲是對下彈冠塵埃皆實字也張茂先詩纆牽之長實累千里顏延之詩取累非纆牽皆此義注言或結綬以生纆牽之憂引說文曰纏繞也非矣

首陽 王康琚反招隱

伯夷竄首陽首陽山所在各說不同曹大家幽通賦注在隴西馬融論語注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說文在遼西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去首陽山二十里山上有伯夷叔齊祠史記正義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寰宇記首陽卽雷首之南阜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反有首山祠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卽此李氏無明文亦以其說莫定也雲璈按閻氏四書釋地云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考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余謂莫徵信於酈注然已兩說互存旣云河北縣雷首山今在蒲州有夷齊廟闞駰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偃師縣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蓋莫能

定耳總之認爲失國而餓兩地皆可遯跡認餓爲恥食周粟則寧死乎唐虞揖讓之區不知恥食周粟者必無之事也

北固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

南史梁蕭正義爲南徐州刺史帝幸朱方正義修廨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頂有小亭上幸登望之敕曰此嶺不足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改曰北顧雲璈按京城卽京口建安十四年孫權謀拒曹操始於吳遷京口謂之京城又南徐志京口舊名須口

郇西浦也

曾是

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注毛詩曰曾是在位何云以曾是爲在位亦當時語雲璈按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亦云曾是反昔園又任彥昇彈曹景宗云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謝玄暉八公山詩微管寄明牧取論語微管仲之義皆當時語也

帆字音　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

楊升菴云帆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汎切使風也舟

幔則平聲使風則去聲蓋動靜之異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注去聲廣韻張布障風曰帆音與梵同左傳宣十三年注拔旆投衡使不帆風謂車旆之受風若舟帆之帆風也舟帆之帆平聲帆風之帆去聲疏云帆是扇物之名南史因風帆土前後連煙荆州記云宮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晉湛方生有帆入南湖詩又有還都帆詩劉孝威有帆吉陽州詩徐陵南荊大麓北帆清湘劉珊詩回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張曲江詩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陲張燕公詩離魂似征帆常往帝鄉飛趙冬曦詩帝城馳夢想歸帆滿風颷杜詩浦帆晨初發韓退之詩無因帆江水包何詩錦帆隨風轉金裝照地新孟浩然詩嶺北回征帆巴東問故人徐安貞詩暮雨衣猶溼春風帆正開近蘇州刻孟浩然詩改征帆爲征櫂何仲默笑曰征帆改征櫂錦帆亦改錦櫂可乎益淺學妄改雲璈按帆音平去之異乃虛實爲别所以分體用也舟幔是體體則實當平聲使風是用用則虛當去聲凡體用字皆如此此帆海之帆自當去聲古人所用亦有未確處如所引征帆舉帆歸帆錦帆浦帆及帆開等皆體而非用作去聲者實前人一時偶誤

孟詩征櫂刻者亦見未安而改之未爲妄也楊氏援引甚博而於應平應去之處仍不免於矛盾是尚未精審乎虛實之義也

清和不必二月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沈歸愚宗伯說詩晬語云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明指二月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言時令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遂有四月清和雨乍晴之句相沿至今賢者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雲璈按此說殊泥二月之清和與四月之清和皆以

言當時之天氣耳非清和二字必屬之二月四月也如宗伯言蘭亭記天朗氣清豈清朗二字必專屬之莫春乎且四月而言清和前人已有之矣如魏文帝槐賦天清和而温潤氣恬淡以安治賦槐而言清和正當四月又謝朓詩麥候始清和涼雨銷炎燠固明指首夏矣謝詩云猶者以首夏猶如此正見天氣之佳非謂其猶二月也今人稱四月爲清和月者固非然尚有所承矯其說者稱二月爲清和月此卽宗伯之說未可以爲訓也

天雞有二 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余蕭客音義引楊文公譚苑云淮南張佖知舉試天雞弄和風詩佖但以文選中詩句出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蟲有螒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釋鳥有鶾天雞赤羽江東士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雲璈按李氏注明引釋鳥曰鶾天雞則此進士似但熟爾雅而未熟文選且小蟲亦安能弄和風也惜佖當日竟未舉此注以答之佖眞不學矣

劉楨京口記 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題下引劉楨京口記胡中丞云楨當作損隋經籍志曰京口記二卷宋太常卿劉損撰卽此

蒜山

元和郡縣志蒜山在丹徒縣西臨江壁絕晉安帝時海賊孫恩率衆登山宋武帝擊破之卽此太平寰宇記以爲馬蒜山曹旼潤州類集蒜山在江上說者曰山多澤蒜故名一說周瑜諸葛亮會此拒曹操當作計算之算又五臣銑注云延年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雲璈按詩中有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萌之句自比於太史公之不得從行登封銑說是也題中侍字當衍

東田 謝玄暉東田

何氏讀書記云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見南史齊鬱陵王紀雲璈按梁書范雲傳齊文惠太子常出東田觀穫南史沈約傳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卽此

修篁 徐敬業古意詶到長史溉登琅邪城

修篁壯下屬何校篁作隍胡中丞云何校是善不注此字而以下屬江河注下屬然則隍之爲城池可知也偶句云危樓峻上干危則峻修則壯隍在城下樓在城上於義甚協五臣銑注云竹叢曰篁云云合并

六家遂以亂善

顏沈注詩阮嗣宗詠懷

詠懷詩李氏標題云顏延年沈約等注雲璈按標題雖有等字而注中所引惟此二人又此止十七首而籍傳云籍作詠懷詩八十首爲世所重

趙李之李非李夫人

趙李相經過延年注趙趙飛燕李李夫人何氏讀書記云漢書外戚傳鴻嘉後隆於內寵班倢伃侍者李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衞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衞所謂衞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起踰

制越禮寖盛於前趙李並稱當指此序傳有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之語注誤也雲璈按此說顧氏日知錄亦辨之如此則相經過三字方有著若如顏注一武帝一成帝安得相經過乎後來駱賓王帝京篇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亦此義丹鉛錄云漢書谷永傳成帝數微行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趙李字正出此

溢與鎰同

黃金百溢盡五臣本改作鎰雲璈按溢與鎰通漢書食貨志黃金以溢爲名荀子儒效篇千溢之寶韓非子五蠹篇鑠金百溢皆是禮喪大記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注溢與鎰同

沈休文有媿注語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沈注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雲璈按休文注此不能無媿

重韻

灼灼西隤日一首第八句磬折忘所歸末句又言中路將安歸二歸字重然古人往往有重韻卽選中如

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三情字沈約鍾山詩二足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爲夫婦一首二時字張協雜詩黑蜧躍重淵一首二生字此外甚多卽唐律最稱嚴整而李杜亦間有之詳見日知錄

阮籍附司馬氏

何氏讀書記於阮籍詠懷深相稱許至言其歿身下位不附司馬氏以取尊顯雲璈按阮籍旣爲大將軍從事聞兵廚酒美復爲校尉此陽欲遠昭而心實附之乃其用心詭譎之處史稱籍雖去職常遊府內朝宴必豫概可見矣故當時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賴

大將軍保持之昭不能容一嵇叔夜而獨於籍加厚以是知其於司馬深相結納有不待勸進之牋而始識其情僞者也十七首中以爲恐羅禍患常懷憂思此固籍之心事以爲絕不附司馬吾未能信

困學紀聞云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逭春秋之誅

一人兩用 謝惠連秋懷

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一人兩用之以爲對按劉

琨重贈盧諶詩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亦如是疑六朝人原有此格然不特此也古人文已有之如易林隨之履云申公顛倒巫臣亂國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獨行傳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宋書恩倖傳序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皆此類後東坡獨樂園詩見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倣之也竊謂此等並非古人佳處雖有之可不必學

禍福 歐陽堅石臨終

日知錄曰愛慍慍也得失失也利害害也成敗敗也同異異也贏縮縮也古人之辭寬緩不迫又如禍福禍也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搆成此禍福端

太行之行不音杭

不陟太行險誰知此路難太行行字皆作戶剛反雲璈按淮南氾論作五行之山原不音杭自經典釋文於太行兩列其音云戶剛反又如字讀者惟取前音唐人詩賦皆押入陽韻相沿遂不復知有如字讀矣觀列子湯問篇作太形山可見古未嘗作杭音也

絕交書 嵇叔夜幽憤

注引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爲詩自責雲璈按康有與呂子昭絕交書曰阿都明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我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令都獲罪爲負之我之負都由足下之負我也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陽諾其和而陰致其罪也呂巽可謂狗彘不若矣篇中深以義直自悔故不更及呂事

后郈省文

越在縲緤注引左傳后成叔云云雲璈按后本作郈

見昭二十五年定十年左傳及魯語上又作郈成子見呂覽觀表孔叢陳士義又曰厚孫名瘠見襄十四年左傳漢書人表亦作厚成子梁孝廉履繩左通云說文厗古文厚集韻或作郈故郈作后作厚皆省文胡中丞云檀弓后木注曰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按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春秋名號歸一圖曰厚成叔後改爲郈皆可證冊魏公九錫文引作厚

貧而樂道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雲璈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知古本論語有道字故李氏引之今注脫此一字則所引爲無謂矣陸士衡高祖功臣頌平陽樂道注引論語亦脫道字近西洋海舶所得皇侃論語義疏本作貧而樂道

七哀 曹子建王仲宣張景陽皆有七哀

七哀之義李氏無注或謂七情之哀也呂向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聞目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夫痛義感怨已不甚分明至耳聞目見口歎鼻酸凡哀何莫不然強爲分晰殊屬無謂

期喪解官 潘安仁悼亡

何氏讀書記安仁悼亡之作蓋在終制之後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是一期已周也大功去琴瑟古人未有喪而賦詩者又云首言僶俛恭朝命後言改服行朝政又投心遵朝命謂釋服而復出也當晉時禮教已衰然期喪猶解官行服雲璈按古人於期功之喪去官持服者甚多如漢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馬融以兄子喪自劾歸度尚以

從父喪去官風俗通范滂父字叔矩徵博士以兄憂不行陳重傳當遷會稽太守遭姊喪去官晉陶潛以妹喪去官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然獨無以妻喪去官者晉劉隗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隗奏請免龕官據此亦但不許宴會未有去官之制顧亭林謂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以安仁此詩爲期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竊意當時亦隨人自行未必著爲功令耳然晉書鄭袤之子默傳武帝時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陳懇至久而後許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表

之子廙傳武帝時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忤旨是晉時且不行三年之喪而獨致詳於期功之制正孟子所謂不知務者也

王夫人

獨無李氏靈髣髴睹爾容注引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云云雲璈按史記封禪書作王夫人少君作少翁故徐廣以趙之王夫人爲證見外戚世家及漢外戚傳注而郊祀志及外戚傳仰作李夫人樂天有新樂府李夫人篇本

漢書也梁玉繩云李夫人卒時少翁之死已久必漢書誤王子年拾遺記陳鴻長恨歌傳皆作李少君亦誤以李少翁爲少君然裴駰於補紀索隱於外戚世家並引新論作王夫人與選注不合

趙岐卒歌

命也可奈何注引魚豢典略趙岐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雲璈按後漢書本傳岐年三十餘有重病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一人姓趙名嘉初名嘉後避難改名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至九十餘乃終是既非卒亦非歌也

井幹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

繐帷飄井幹注引淮南子大構架興宮室有雞栖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雲璈按史記始皇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又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漢書郊祀志亦云漢武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是秦爲井幹闕漢爲井幹樓西都賦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注亦以爲武帝井幹樓是井幹之名自有專屬

詩蓋以井幹比雀臺耳李注以爲臺之通稱恐未必然五臣直云銅爵臺一名井幹謬甚又毛西河云古人詩題有所謂遥同者卽遥和也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詩唐盧照鄰同紀明孤雁詩皆是和詩非同遊也

袁子正書　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王佐佚民英注引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孫侍御曰袁袁準也與袁子正論異

選學膠言卷十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一

晉百官名　江行
三輔決錄注　死歸泰山
王仲宣亡不在徐陳應劉後
丁儀丁廙　白馬王詩當六段
六月誤七月　廣武壯武不同
斥巳　丁敬禮寡婦賦
全彥先　重贈
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二句
改黃爲皇　洗當作洒
贈婦詩誤　劉盧贈答
二族三孽　黨讐
荃　謝康樂
西陵　曹娥江郎浦陽
始寧墅　張邴之張非張良
王太常　淮讀惟
西府疑即西州　温麗
司字爪聲　陸機入洛之年
陶詩止書甲子　辛丑
紫當爲營　孤嶼
崩波　丹陽
澄江如練　上遲非新安太守
仲宣從軍非一時所作
相公　饗軍
從軍詩脫句　引羽獵賦有脫字

外孫嵇佩校字

選學膠言　卷十一目錄　二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選學膠言卷十一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詩

晉百官名　王仲宣贈蔡子篤

題下注引晉百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爲尚書胡中丞云晉上當有魏字隋經籍志魏晉百官名五卷晉百官名三十卷並載皆無撰人姓名晉書蔡謨傳曾祖睦魏尚書可見此所引乃魏晉百官名非晉百官名也各本皆譌脫

江行

濟岱江行邈焉異處胡中丞云江行之行當作衡各

本并注皆譌爲行絕不可通何校云藝文類聚作衡亦是一證

三輔決錄注　王仲宣贈士孫文始

題下注引三輔決錄趙岐注胡中丞云陳校趙岐二字衍三輔決錄晉摯虞注下云於今詩猶存卽虞自謂作注之時耳

死歸泰山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

日知錄云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病篤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管輅傳輅謂其弟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雲璈按注引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緯書出於哀平以前已有此說是不僅東京之世矣百一詩云云今無之未知顧氏何據

王仲宣亡不在徐陳應劉後　曹子建又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注引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何氏曰魏志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此其事也征魯未嘗至長安自陳倉以出散關注誤李氏以爲征張魯時作者葢以魏志王粲傳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若二十三年西征爲粲已亡故也考文帝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獨不言粲則粲之亡在二十二年後矣雲璈按傳既明言二十二年粲道病卒似不當在後王粲傳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並見友

善所謂建安七子也瑪以十七年卒琳瑒楨二十二年卒五人俱逝雖不數粲但後云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以起其文又諸子雖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既言存者不逮則作書之時粲與應劉輩俱亡槩可知矣或少後耳

丁儀丁廙 丁廙文選作丁翼魏志作廙

丁儀丁廙魏志無傳附見於王粲傳中雲璈按陳壽豈但不爲二丁立傳其於陳思王傳中云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於衛臻傳云太祖久不立太子方奇異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又

毛玠徐奕何夔桓階之流皆鯁臣碩輔儀等交搆其衆疏斥之審是安得爲立傳乎

白馬王詩當六段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

贈白馬王詩注分爲七引領情內傷以上注曰其一雲璈按此篇體格逐段蟬聯而下如我馬元以黃下卽云玄黃猶能進攬轡止踟躕下卽云踟躕亦何留撫心長太息下卽云太息將何爲咄喈令心悲下卽云心悲動我神能不懷苦辛下卽云苦辛何慮思且每段換韻謝靈運酬從弟惠連亦是此體若引領句下接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既不蟬聯又不換韻與通篇之體格戾矣宜以發端謁帝承明廬至我馬玄以黃爲其一當共分六段不當云七也

黃士珣曰藝苑卮言云陳思王贈白馬王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體以故首二章不相承後人不知合而爲一可笑也考大雅文王篇亦分七章章章蟬聯其次章首句亹亹文王與首章末句不相屬故卮言有此論其實亹亹文王句是承上章文王陟降句來中間偶隔在帝左右一句耳首二章非竟不相承也詩七章章八句而每章之腰復用蟬聯而下其體與陳思小異

六月誤七月

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注引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雲璈按志是六月言七者注誤也詩中所言乃實事何氏謂不直言有司禁其同塗而託之淫潦改轍恐傷國家親親之恩也其解亦迂詩中已明言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又言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何必多此委曲

廣武壯武不同 何敬祖贈張華

周旋我陋圖西瞻廣武廬注引臧榮緒晉書吳滅封

第一一六冊 102 ½版

張華廣武侯雲敹按今晉書作壯武故庾子山傷心賦云張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壯武本漢宋昌所封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詩作廣武與史異按晉書本傳先封廣武侯繼封壯武郡公

斥丘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按水經注洹水又北逕斥丘縣故城西縣南角有斥丘蓋因丘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傳公如晉次於乾侯漢高六年封唐厲為侯國王莽之利丘矣汪韓門先生云注引晉百官名云外兵郎馮文羆集云文羆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也又贈馮文羆五言云佇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注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此與四言陟彼朔垂語正同府志作馮羆不詳其字又譌作肥鄉而成安縣志無考歷代皆為斥丘高齊始改為成安

丁敬禮寡婦賦 陸士衡答賈長淵

如彼墜景句注引丁敬禮寡婦賦曰日亹亹以西墜胡中丞云潘安仁寡婦賦注屢引丁儀妻寡婦賦其日杳杳而西匿句注引此文然則禮下脫一妻字各本皆脫儀字正禮疑一字德禮奏彈王源注引丁德禮勵志賦蓋儀作也又赴洛道中作詩注引丁儀寡婦賦亦脫妻字雲敹按丁儀字正禮翼字敬禮儀之弟也魏志作廙注引丁敬禮寡婦賦而脫妻字尤誤中之誤

全彥先 陸士衡為顧彥先贈婦

注云五言集云為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雲敹按三國志吳有全琮字子璜彥先或其後裔後士龍詩亦誤玉臺新詠亦作顧彥先

重贈 陸士衡贈馮文羆

前有贈馮文羆遷斥丘令又贈之五臣注重贈也雲敹按前是馮將去而贈其行此蓋不見而贈以寄懷也與劉越石贈盧諶不同

苟無淩風翮徘徊守故林二句

胡中丞云袁茶二本無此二句及注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巔巢折淩風而起十六字故林謂吳必作於出補吳王郎中令時故云爾潘安仁為賈長淵贈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左宦淸塗攸失亦即此意有者是

改黃為皇 潘安仁為賈謐作贈陸機

神農更黃軒轅承紀注引史記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雲敹按文義甚明不知何氏義門何

以必欲改黃爲皇謂五帝更三皇又云古人黃皇通用未詳所據

洗當作洒

吾子洗然胡中丞云洗當作洒注兩引皆作洒今禮記玉藻莊子庚桑楚皆本作洒字陸氏釋文可證也

贈婦詩誤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乃一贈一答而俱云贈婦此二篇並是婦答而云贈婦皆誤也李氏呂向並云爾此二篇之所以誤者按玉堂新詠作陸雲爲顧彥先贈婦往反四首第一首是贈婦第二首婦答第三首是贈婦第四首是婦答故題曰往反今昭明但選婦答二首而刪去題中往反字遂致此誤今補錄其贈婦二首讀選者可恍然於其故矣其一曰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譬彼飛與沈目想清惠姿耳存淑媚音獨寐多遠念寤言撫空襟彼美同懷子非爾誰爲心其二曰翩翩飛蓬征郁郁寒木榮遊止固殊性浮沈豈一情隆愛結在昔信誓貫三靈秉心金石固豈從時俗傾美目逝不顧纖腰徒盈盈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又婦答詩中雅步擢纖腰玉臺新詠擢作嫋佳麗良可美玉臺新詠作可羨顧當

爲全見前卷士衡詩胡中丞云此題下注亦者卽亦彼也不知者謂亦此題而改之耳二陸同作不得歧異明甚今世行二陸合集又將士龍題一例盡改成顧字更誤中之誤也

劉盧贈答 劉越石答盧諶

野客叢書云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諶贈答詩一二首而琨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諶詩有云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今文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諶所答雲璈按琨集中有諶答曰誰言日向莫桑榆猶啟晨誰言繁英落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又琨集先是盧子諒謹牋詣劉司空再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

二族三孽

二族偕覆三孽並根注引王隱晉書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爲鄉導琨來救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聰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鞍馬步擔不免爲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諶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按三孽有此二

第二二六冊 102 ½版

28A

說乃其詩又云長慙舊孤永負冤魂注云舊孤謂三孽也冤魂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兗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廩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悉爲所虜也據後注則李氏固不以三孽爲三劉矣 案高嶠反應聽此驗應字

黨讐 劉越石重贈盧諶

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雲璈按僖九年左傳郤芮對秦伯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

荃 盧子諒贈劉琨 書中作頁詩

不見得魚亦忘厥餌注餌猶荃也莊子曰荃者所以

得魚也得魚而忘荃何氏讀書記云注以餌爲荃則當從荃如司馬紹統之訓然自宋本已誤從竹雲璈按今莊子本皆作荃說文雖有荃而無筌然荃訓曰芥脃也玉篇荃香草皆非餌魚之物江賦夾漈羅筌注筌捕魚之器以竹爲之蓋魚笱之屬則知李氏不以爲從草也

謝康樂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

題注引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雲璈按南史本傳初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受命始降公爲侯沈書言襲封爲侯者微誤

西陵

水經注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會稽志西陵在蕭山縣十二里吳越改曰西興

曹娥江卽浦陽

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宋施宿嘉泰會稽志云按上虞縣志曹娥江始實名浦陽其源自東小江亦由浦江來十道志婺州浦江江之導源出此是浦江一

源而分二派一北由諸暨直下至山陰蕭山間爲錢清江酈道元所謂逕諸暨與洩溪合餘暨之南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合者皆是也一則紆而東至嵊縣出始寧乃折而北至上虞會稽間爲曹娥江道元所謂東迴北轉逕剡縣始寧虞賓餘姚西北皆是也謝康樂山居目擊爲賦又自爲記不應有誤惠連謂昨發今宿若錢清似不須隔宿餘暨乃蕭山舊名非諸暨曹娥未溺之前江固當有名且今曹娥廟當運河渡口故其名特著若稍南稍北又自不以曹娥名竊謂當時曹娥江名未著亦名浦陽

始寧墅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雲璈按南史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此言舊園卽始寧墅也

張邴之張非張良

偶與張邴合注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爲帝王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雲璈按姜氏宸英湛園札記云張長公仕不過五百石故云辭滿豈多秩豈張良

乎張長公名摯張釋之之子漢書附釋之傳

王太常 顏延年贈王太常

題注引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雲璈按僧達除太常在宋代孝建二年注似當引沈約宋書

淮讀惟 顏延年和謝監靈運

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何氏讀書記淮從濰省惟唯維皆可讀陳第以爲當作熙非是雲璈按何此說謂支齊佳爲韻故也昭十二年左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亦是支佳爲韻正義云古韻緩淮坻本叶劉炫以爲淮作濰濰齊地水名穆子晉人何以舉齊水乎據此則淮並不必作惟音讀也

西府疑卽西州 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按張敦頤六朝事跡宮殿門云西有臺城宮省之所寓也曰東府宰相之所居也曰西州諸王之所宅也時朓爲隨王子隆文學以王府爲西府疑卽因西州而名西州初不名府然又按南史宋諸子傳劭入弒之日始興王濬在西州府云云則所謂西府者正指西州之府西州不越都城之內時子隆在荊州非西州之地蓋以爲諸王之通稱故謂之西府耳

溫麗 陸韓卿答內兄希叔

相如恧溫麗注引西京雜記云枚皐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何氏讀書記云西京雜記梁時書不當以注齊詩蓋爲溫麗二字無考耳雲璈按後漢書周榮傳榮子興少有名譽尙書陳忠上疏薦興曰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宏雅辭必溫麗是可以證二字所出但此尙汎言非專指長卿又按張茂先答何劭詩云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注漢書曰揚雄傳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不得謂二字無考矣李氏注張詩知引漢書而此引西京雜記者李氏

第二十六册 102 ½版

嘗自言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示作者必有所祖述又或引後以明前示不敢專也李氏作注之意如此此正所謂舉後以明前者安在梁時書不可以注齊詩哉詳見卷一注例說

司字仄聲　潘安仁在懷縣作

祗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與事志等叶按此則司字用仄不自白香山始矣漢書叙傳氏具爾瞻困於二司師古注司合韻音先寺反

陸機入洛之年　陸士衡赴洛

按南史宋彭城王義康傳康素無學術待文義者甚

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無爲作才語相向初不知士衡入洛時年幾何考後漢書鄧禹拜大司徒年二十四以拜袞之語例之則入洛之年亦當二十四又按晉書陸機本傳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入洛其後與雲同被害年四十二吳滅在太康元年時機年二十太康終於十年計入洛在太康末則年二十九矣與袁淑所言不合雲少機一歲

陶詩止書甲子　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注引沈約宋書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雲敬按淵明集思悅云思悅宋僧見陶詩序五臣注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書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考淵明之詩有以甲子題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前溪作此年秋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卽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蕭德施

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也思悅此辨甚精然以爲其說出於五臣不知李氏已先信沈約宋書之誤矣其後秦少游亦惑於其說黃山谷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何氏讀書記云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亦未的至後人如嬾眞子所載云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爲恥碑文但書甲子又宋史趙俊僞齊劉豫

時卻聘不仕凡家書文字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此
葢倣淵明而行之者其實淵明之意不在此也
閻氏百詩云王深寧曰無忝乃祖一淵明而已兒
子詠有辨一篇云自昭明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
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
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
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
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仕
爲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實不爾此詩第一章原
陶姓出身唐昌於周二章隱於戰國顯於漢初功

臣陶舍三章舍之子青爲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支
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實言長沙勳德
六章方挽到自已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沙
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
既遠已爲路人經過尋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
右司馬卽漢高時功臣陶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
大司馬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爲淵
明曾祖果眞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爲吾從祖昆
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哉詩云同源
分流人世易疏慨然寤嘆念茲厥初初正指在漢

初而言且侃廬江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
址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岱爲淵明祖按晉
書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千里之語合
岱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
家譜多不足信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
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賢於王謝後人子
必苦辨之與近日傳占衡永初甲子辨謂陶十題
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
古今傳陶二段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予曰占衡有
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隨意

書年何必藉此爲佳話乎予亦謂淵明自有祖何
必藉侃而後重哉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
嘉娶大司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哉
雲敷按淵明命子及贈長沙公詩俱不入選閻氏
此辨正可發明不書甲子及先世宰輔之說故附
錄之蓋約之書又爲昭明作傳所本也又按東坡
書陶淡傳後云淡字處靜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
被廢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
有淡曾孫中有潛淡高遠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
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蓋亦深疑之

梁玉繩曰考陶集除桃花源詩序祭程氏妹文二篇外無標晉年號者晉書隱逸傳及昭明撰淵明傳皆無此語集中有祭從弟敬遠文正當義熙之七年何以不稱義熙年號但曰歲在辛亥而已哉

辛丑

昭明作淵明傳及宋書本傳皆云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卒則淵明之生當在晉興寧三年乙丑至辛丑年三十七然淵明又有辛丑歲遊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若以斜川詩爲正則二傳有誤而此辛丑當是五十然不應題有赴假江陵之說若以二傳爲正

則斜川詩有誤而此辛丑當是三十七然又不應詩有閑居三十載之句此豈三十七歲人語兩者未詳孰誤顏延年與淵明同時而其爲誄止言春秋若干不詳其數無由引證王西沚先生十七史商榷云曾見宋板陶集遊斜川詩自敘云辛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云云詩云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而丑字下注一作酉十字下注一作日據此自當依二傳先生亦力辨斜川辛丑之誤則此辛丑爲三十七無疑矣而此閑居之語終屬未明

紫當爲營

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何校改縈作榮胡中丞云何依今本陶集校改五臣銑注作榮華解以義求之似當作營應劭注漢書敘傳不營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引易不可營以祿虞翻本正如此今本漢書改引易作榮又隸釋載婁壽碑不可營以祿新刻亦改榮是後人多知榮少知營故耳本集作榮未可爲據其詠貧士第四首好爵吾不縈仍作縈可見縈未必非又榮之誤者也

孤嶼　謝靈運登江中孤嶼

按寰宇記孤嶼在溫州南四里永嘉江中喦長三百

丈闊七十步嶼有二峰靈運所登後人建亭其上李白詩所云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者是也

崩波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

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注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崩波卽奔波謂客行之勞也注似未的

黃士珣云崩波不可留似卽以借喻日月言日月之去如波之崩不可留挽上文昨夜今旦下文侵星畢景夕雲曉風日復一日正極形其日月之速

如扇波故可惜耳二語一氣相生

丹陽 謝玄暉休沐重還道中

重還還丹陽也丹陽宋都按野客叢書云今潤州丹陽郡書从木其屬縣丹陽書从自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今建康也至晉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州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

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也後楚靈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方氏通雅謂輿地遷徙不常考證或疏至有巳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於今之郢州而非也秦師入滑近於今之滑州而非也楚人滅舒近於唐宋之舒州而非也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瓜州而非也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有東楚西楚南楚而非宋之楚州也古之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古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據此則不獨一丹陽矣周處以太湖之大小雷山爲舜漁之雷澤張晏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爲子胥之胥山此類不勝指屈又不獨西漢志丹陽之誤也

澄江如練 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李義山泊池州城下詩云正是澄江如練處玄暉應喜見詩人池州之去三山

尙遠或有以此爲義山病者雲璈按舊唐書池州屬江南西道本隋宣城郡之秋浦縣玄暉曾爲宣城內史義山泊池州先寄李使君以謝比李因舉其澄江佳句非謂在池而言三山也至藝苑雌黃載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云云雲璈按謝明云登三山何嘗是在宣城作宜乎爲胡元任所誚也

邱遲非新安太守 邱希範旦發漁浦潭

謝靈運詩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注引吳郡記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五臣劉良注遲爲新安太守經此宿中流作雲璈按梁書南史皆云邱遲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非新安也劉良誤

仲宣從軍非一時所作　王仲宣從軍

注引魏志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何氏讀書記云詩所言亦不止二十年當是二十一年從征吳時作雲璈按詩非一時事亦非一時作首篇言征魯是二十年事次篇以下言征吳是二十

一年事首篇相公征關右注曹操爲丞相故曰相公按此注亦未盡考魏武紀建安十三年爲丞相十九年爲魏公二十一年爲王此云相公蓋以其丞相魏公知其爲二十年所作非征吳時并溯上年事也編詩者以其同是從軍故類次之耳魏志裴松之注止載首篇可證　裴注所載至所願獲無違而止

相公

相公二字始見於王仲宣詩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司馬文王進爵爲王荀顗曰相王尊重是也晉簡文帝及會稽王道子亦稱相王說見日知錄雲璈按漢制丞相但稱相君

饗軍

陳賞越巨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

雲璈按魏志裴松之注引魏書云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詩蓋指此

從軍詩脫句

不能效沮溺上胡中丞云袁茶二本有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云善無此二句何校云五臣本多此二句按此恐善本脫寫正文一節并注耳下節注仲宣

欲厲節而求仕指此

引羽獵賦有脫字　顏延年宋郊祀歌

星驅扶輪注引羽獵賦云風詡詡其扶輪賦上脫撰人姓名此非揚子雲羽獵賦也

選學膠言卷十一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二

樂府　飲馬長城窟
知猶豈知　結素成魚
長短歌　甯頓
征高幹　苦哉行
月支　寒鼈
請婚　琵琶非昭君事
抗旌　昭君失節
君子行是曹子建作　侯瑾

羅敷豔　甄皇后作
滄浪是水色　吳會未分之會稽
會稽非以大禹得名　按劍怒
茵草　伏波
永寧詔　九轉丹
飡玉　挽歌
詩誤前後　宋如意
五言絕句所始　發鞍
十九首有僞　杞梁妻
傅毅辭　蟾當作詹詹當作占

第二一六冊 102 ½版

裳衣　蘇李五言
盈字諱　蘇武歸後年
參辰　舜崩蒼梧
二思韻錯　龐阪
加貂附蟬　案卽椀字
吳會　子建詩注引呂氏
食不充虛　子建不忘漢
棗據詩引高誘注　黃花
下節　引呂氏春秋有異
雜詩二首　宋康王

萬年枝非冬青　平楚
孫權故城　譙起誤用
忽字當引左傳　八公
許京　官度烏林
射石飲羽事不可信　兩說
三十載　甪里
注引呂覽

外孫金聯齡校字

選學膠言卷十二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詩

樂府

日知錄云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京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

采之詩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又原注云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哀帝卽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卽名之曰樂府也雲璈按采於十五國者卽繫之以十五國采於樂府者後人卽云樂府者正謂擬其音節耳樂府之稱未爲謬也顧氏說亦微泥

飲馬長城窟

古辭三首 飲馬長城窟傷歌行長歌行 注云不知作者姓名雲璈按玉臺新詠以飲馬長城窟爲蔡邕作

知猶豈知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注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雲璈按五臣翰注知猶言豈知也枯桑無枝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消息也此解殊勝李氏此猶豈不之言不勿如之言如不敢之言敢古人語往往如是書弗愼厥德雖悔可追正言不可追也孟子雖褐寬博吾不惴焉正言豈不惴也

結素成魚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葉氏樹藩云丹鉛錄言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古人尺素結爲魚形卽緘也遺我雙鯉魚卽此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罩魚倡禍事以證之殊爲乖謬雲璈按魚腹寄書相傳有是言原無足信然結素成魚之說亦無可證且詩中烹字何解升菴語亦未可以爲訓

長短歌 古辭長歌行

注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安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

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長傳予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據此則歌行長短非謂篇幅今人誤解久矣鄭夾漈云長短歌行皆言其歌聲發越自有長短崔豹言長歌乃續命之長哭說亦如是說謬哉又詩云焜黃華葉衰雲璈按焜玉篇訓光左傳釋文訓明蓋華葉黃則色明故曰焜黃注混(案燕歌行下當有曰字)

南頓 魏武帝短歌行

魏武帝下注引魏志舉孝廉爲郎遷南頓令胡中丞云南頓當作頓邱武帝紀及裴注可證蓋東郡之頓

邱也雲璈按所校是若南頓屬汝南郡漢書注故頓子國迫於陳其後南徙故曰南頓又魏紀裴注武帝舉孝廉爲郎除北部尉造五色棓縣門左右各數十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棓殺之後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爲頓邱令據此非舉孝廉即爲頓邱也李氏節引之似未明晰

征高幹 魏武帝苦寒行

何氏以爲征高幹時作雲璈按魏志漢建安十年高幹以并州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明年公征幹幹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幹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口捕斬之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故詩有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之句(案魏志三月拔下有之字)

苦哉行 魏文帝善哉行

李氏本作善哉行注云歌錄曰善哉行古辭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雲璈按五臣本作苦哉行謂山林之人節行危

苦詳詩意並無歎美之辭自似五臣爲正然考樂府無苦哉行而善哉行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脣乾鄭夾漈云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長生之術與王喬八公遊也據此亦不必盡屬歎美之辭矣善哉行又曰日苦短故詩有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之語

月支 曹子建白馬篇

右發摧月支雲璈按月支即顏延年赭白馬賦所云素支也即射帖詳見賦注

寒鼈 曹子建名都篇

膾鯉臇胎鰕寒鼈炙熊蹯按七啟寒芳苓之巢龜注謂今之胚寒也此注引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爲韓與寒古字通也七啟注亦同何義門謂韓卽今三韓之韓釋名尙有韓兎雲璈按廣韻煮魚煎肉曰胚或作鯖音義同醬也醯也醢也鬻也菹也齏也鯖也鮓也大略相類據注疏有骨曰醢無骨曰醢醢肉醬也雜骨肉曰鬻大曰菹小曰齏菹菜肉通也蜀人以蒟葉爲醬鮓稱爲珍味醬鮓通也禮有魚醢而龜鼈不以授醢人是亦魚類七啟注言胚寒是醬鮓也禮醬齊視秋時注醬宜涼疏公食大夫公親設

醬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諸豆食四時皆須涼此寒鼈寒龜寒字所自來引釋名云云似未確且寒鼈炙熊正以爲對若作三韓之韓則炙字何說

請婚　石季倫王明君辭

序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何氏讀書記云時陳湯斬郅支傳首呼韓邪單于復入朝非薦女和親也强盛請婚殊乖本事後世作者多謬矣雲璈按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則請婚之說未爲謬且序言盛者亦非彊盛之謂乃盛意請婚也何說微曲

琵琶非昭君事

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據此則琵琶之說特因烏孫公主出於石季倫想像之辭非實有琵琶亦不必當日昭君自彈也後世詠昭君者動言琵琶承譌襲謬忘厥由來雖少陵亦有琵琶胡語之句固知詞人之言不必盡實耳

抗旌

前驅已抗旌注曹子建應詔詩前驅舉燧後乘抗旌

金宗伯云應詔詩注旣引漢書終軍白麟奇木對驃騎抗旌此不當又以曹詩爲祖雲璈按此不過取曹詩二句前驅及抗旌現成爲注耳非必祖曹詩也

昭君失節

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注引漢書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皐立爲復株絫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雲璈按事見匈奴傳則世傳昭君不肯從國俗自殺及青塚之說皆未可信末段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英蓋深惜其不自安於漢宮而向掖庭令請行以致失身異域也案今爲糞土英土或曰當作上然玉臺新詠及毛本文選皆作土

君子行是曹子建作古辭君子行

宋荆溪吳氏林下偶譚云文選樂府四首稱古辭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善本無之此篇載於曹子建集意卽子建作也

侯瑾 陸士衡猛虎行

急絃無懦響注引侯璞箏賦云云胡中丞云璞當爲瑾侯瑾范書文苑有傳隋志云集二卷箏賦今在藝文類聚初學記皆可證

羅敷豔 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

題又云或曰羅敷豔雲璈按通志略云陌上桑亦曰

豔歌羅敷行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亦曰采桑曲曹魏改曰望雲曲又曰古辭陌上桑有二其辭有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之句故亦曰日出東南隅亦曰日出行（別有秋胡行亦曰陌上桑與此不同）李氏注引崔豹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爲邑人千乘王仁爲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詳此詩中但美容色無自明之意題於篇亦無所取特因首句扶桑升朝暉爲名耳是既與日出東南隅無涉并無關羅敷之事何氏云玉臺新詠只題作豔歌行良是（案或曰羅敷豔下當有歌字）

甄皇后作 陸士衡塘上行

注歌錄云或曰甄皇后造或曰魏文帝或曰武帝鄭夾漈云觀陸機二篇之作皆言婦人見棄於君之情舊云甄后被讒見棄而作必是也雲璈按玉臺新詠正作甄皇后

滄浪是水色

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盧學士鍾山札記云倉浪青色在竹曰蒼筤在水曰滄浪古辭東門行上用倉

浪天天之色正青也豔歌何嘗行上慙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亦言其青色蒼倉滄三字並通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況也文選塘上行注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宋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避暑錄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不當以名亭葢失於不考

吳會未分之會稽 謝靈運會吟行

何氏讀書記云會會稽也此詩當考地理今所吟止於越似吳會所分之會稽矣然詩中梅福梁鴻則又吳地事雲璈按後漢順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

梅福梁鴻在明帝世則此會稽正吳會未分之會稽

會稽非以大禹得名

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始何氏云會稽以大禹得名雲璈按太史公夏本紀論云或言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然禹至會稽之說起於春秋後之雜記不可信論衡書虛篇巳辨之云堯典舜巡狩至四岳四方之中諸侯來會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出巡卽會計是四方之山皆會稽也獨爲會稽立輿巡狩考正法

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稽如何充之駮甚精虞夏之世會稽並非中國故禹貢不載而揚域止於震澤也梁玉繩云禹在位八年不再巡惟塗山一會而巳竹書紀年五年會塗山八年會會稽竹書之言更不可信任昉述異記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可與左傳證國語會稽之誣禹都安邑葬必相近而絕無可考豈非儉葬之故哉劉向尙未識殷湯葬處至漢安帝時按行水災始知湯墓在徵陌而水經注二十三疑之路史前紀八辨之更何論禹也越絕書吳越春秋言塗山在會稽唐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以濠州爲是在今安徽鳳陽府杜注左傳謂塗山在壽春東北壽春卽濠州山有鯀禹兩廟又有禹會村柳州集塗山銘東坡集塗山詩俱在濠州確然可信烏知禹墓不卽在濠州之塗山耶梁此辨正足證會稽不以大禹得名

按劍怒 鮑明遠出自薊北門行

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雲璈按史記大宛傳貳師將軍請罷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輒斬之詩意用此注引說苑及漢書云云疏

莔草 鮑明遠苦熱行

莔露夜沾衣注莔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卽潰爛雲璈按宋羅願爾雅翼云莔米可以爲飯生水田中爾雅所謂皇守田也莔實既可食則不應如李注所言如是之毒恐别是一莔草

伏波

伏波賞亦微注後漢書曰交阯女子徵側反拜馬援爲伏波將軍擊交阯斬徵側振軍旅還京師位次九卿金宗伯云史記元鼎元年討南越路博德爲伏波將軍伏波南征不自馬援始也後漢馬援傳援謂孟冀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戸詩

所云賞微者指此

永寧詔 鮑明遠放歌行

鐘鳴猶未歸注引崔元始正論曰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困學紀聞云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語

九轉丹 鮑明遠升天行

九籥隱丹經注引抱朴子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雲璈按抱朴子金丹篇第一轉名丹華第二名神符第三名神丹第四名還丹第五名餌丹第六名煉丹第七名柔丹第八名伏丹

第九名寒丹

飡玉

解玉飲椒庭何氏曰解玉謂服玉屑雲璈按周禮天官玉府云王齋則共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齋當食玉屑據此則服玉屑古本有之其後遂爲長生服食之法魏書李預傳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

挽歌

注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尸鄉自殺從者五百人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音焉何氏讀書記云五百人不難自殺乃至不敢哭耶周奈何以小人之腹量君子又云風俗通義云漢末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又後漢書周舉傳陽嘉六年三月上巳日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讌於洛水酣飲極歡及酒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蓋漢末尤尚之故魏武父子皆有此作謂始於田横賓客恐亦不然纂文云薤露今之挽歌也宋玉對問已有陽阿薤露矣推而上之左傳哀十一年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注云送

葬歌曲莊子亦有紼挽之文司馬紹統注紼引柩索也挽哀歌也雲璈按何氏此說亦本世說注挽歌之製由來雖久要非聖人所取禮云望柩不歌又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見哀樂之不能同時也昔人喪炙助哭尙譏不能淳至豈有廣柳在前可抗音頓足哉在當日令挽柩者歌以助力而後世遂羣相吟詠矣至歡會之間以此爲樂尤屬無謂其後如袁山松出遊每令左右作挽歌非人情不可近矣考田横門人作辭云薤上朝露何易晞薤露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蒿里誰家

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今乃不得少
踟躕鄭夾漈云本一詩而有二章漢武時李延年分
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當其
時聲調亦自有別所以爲二曲後人通謂之挽歌以
其無異也故不復存其名薤露亦謂之泰山吟行言
人死則精爽歸於泰山

詩誤前後 陸士衡挽歌

士衡挽歌三章胡中丞云第三章當在二章之前以
文義訂之在前爲是且第三章首句與第一章末句
相承接

宋如意 荆軻歌

易水歌序云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按水
經注易水下注亦云荆軻歌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
之爲壯聲士髮皆衝冠爲哀聲士皆流涕淮南子泰
族訓云高漸離宋如意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新論
辨樂云荆軻入秦宋意擊筑陶靖節詠荆卿詩云宋
意唱高聲宋意即宋如意也而史漢中皆不及宋如
意

五言絕句所始 劉越石扶風歌

注集云扶風歌九首以兩韻爲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雲璈按此似後世五言絕句所始

發鞍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何氏云發鞍之義未詳雲
璈按晉書袁瓌傳瓌言魏武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
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此發鞍或亦作廢鞍與上繫
馬句合集成云發去也亦未的

十九首有僞 古詩十九首

蔡寬夫詩話曰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
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遊戲宛與洛之句
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新詠分西北有浮雲以下

九首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
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
陵或得其實雲璈按玉臺新詠所載枚乘雜詩九首
乃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
蓉青青河畔草蘭谷生春風庭前有奇樹迢迢牽牛
星明月何皎皎共九首而蘭谷生春風一首並不在
十九首之列然則所分僅八首耳即其篇次前後亦
與文選不合而蔡寬夫概以爲分西北有浮雲以下
九篇且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而誤以爲西北有
浮雲可謂疏矣朱竹垞太史書玉臺新詠後云昭明

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旣而略其蕪穢集其淸英存三十卷可謂擇之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爲樂當及時何能生愁怫鬱當復來兹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兹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

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翦長短句而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概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於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雲璈按十九首非一時之詩顯然可見如玉衡指孟冬李氏注引淮南子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果爾則後之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明是用月令寒氣總至之語其爲夏之孟冬無疑李氏乃不復辨之且忽而曰迢迢牽牛星忽而曰凜凜歲云暮忽而曰東風搖百草忽而曰涉江采芙蓉物候錯雜豈一時之詩哉旣非一時之詩自非一人之作可知矣

杞梁妻

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注引琴操曰杞梁妻歎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雲璈按崔豹古今注云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殖戰死妻曰

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梁殖字也據此則作歌者乃杞梁妻妹非梁妻也與琴操不同觀其命名當以崔說爲是

傅毅辭

冉冉孤生竹劉彥和以此篇爲傅毅之辭雲璈按玉臺分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別列於古詩八首中

蟾當作詹詹當作占

四五蟾兎鈌胡中丞云詹當作占注然詹與占同古字通善意謂元命苞之詹與此之占而古字通也其作占明甚後七命所引正是占字各本所見善作詹皆誤用元命苞詹改正文占而注語不可通矣重刻茶陵本并改占爲蟾而善之占字幾亡幸袁尤二本注尚未誤得以考正又詹諸字說文及淮南子說林訓皆如此與元命苞正同五臣乃必改爲蟾字甚矣其不通乎古也

裳衣

淚下沾衣裳雲璈按玉臺新詠作裳衣與通篇叶然

魏文燕歌行注引此作衣裳蓋其本文如是與上句引領還入房爲韻也

蘇李五言

蔡寛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視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考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雲璈按子卿答李陵之說李注亦無明文未必遂以爲在匈奴時作也蘇李之眞僞姑勿論若云五言始於二人實謬劉彥和亦以蘇李爲後人所擬故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五言久矣是不以五言起於蘇李也古詩十九首旣以爲枚乘作則五言自始於枚乘然史記項羽本紀注引楚漢春秋載虞姬和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已作五言又在枚叔前又朱竹垞書玉臺新詠

後云劉知幾疑李陵答蘇武書爲齊梁文士擬作蘇子瞻疑陵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非不能辨也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僞今文選盛行作僞者心不徒勞也已或者以爲文選闕玉臺實之以人非是當其時昭明聚書三萬卷大集羣儒討論豈不知五言始自枚乘而序所云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有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注文選者遂謂河梁之別五言始此鍾嶸詩品亦云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抑何謬哉

盈字諱 李少卿與蘇武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容齋隨筆云盈字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東坡謂後人所擬似或可信雲璈又按野客叢書云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淸酒玉臺新詠載枚乘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韜書茅君碑謂太元眞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盡諱者然又怪之當日文字間用此字或出於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蘇武歸後年 蘇子卿古詩

注引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十九年歸拜典屬國病卒

雲璈按子卿以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以昭帝始元六年歸拜典屬國至宣帝神爵二年卒年八十餘計沒時距歸已二十二年非歸拜官即卒也注未明晰

參辰

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注引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也雲璈按昭元年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杜注辰大火也參商之不見專爲高辛氏不相能之事故舉以爲說不然星宿之不並見者多矣何獨此二星哉注自當引此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李氏彼注知引左傳而此文又引大傳法言未免說歧又第三首參辰皆已沒注參辰已沒言將曉也據末章寒冬十二月則其時參見在昏中以後至氏中天巳旦矣辰尚未得見安得言沒此辰但言星辰之辰非大火之辰也

舜崩蒼梧 張平子四愁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從之湘水深注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雲璈按舜死蒼梧之說見於經史若可確信然前人皆力辨其妄論衡書虛篇云舜與堯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堯典舜巡狩至四嶽四方之中諸侯來會遠近無不見聖人舉事求其適宜蒼梧非其實也史通疑古篇云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臨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嫿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塗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精華既竭形神告勞舍玆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沒之年更踐不

毛之地平路史發揮舜冢篇曰孟子舜卒於鳴條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信矣言舜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蒼梧非五服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豈巡狩所至耶舜已耄期倦勤釋負而付禹則巡狩之事禹爲之矣復躬巡狩於要荒之地哉然虞舜之墳在在有之蓋古聖王久於其位恩沾㮹隅澤及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路無不爲墳土以致其敬哀顓嚳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郡國皆起園廟亦若是也以上諸說足以祛疑解惑矣抑更有考者蒼梧即洞庭之地後爲楚境無論唐虞之世不入版圖即以楚地考之

楚始封在丹陽在今歸州東南七里爲最南境武文遷都於郢爲今荊州府治江陵縣昭王徙郢於鄀爲襄陽府之宜城縣頃襄王二十八年秦白起拔郢楚東北保郢陳今河南陳州府治明年又遷壽春爲江南壽州歷世皆南而北其所呑滅諸國未嘗越洞庭以南一步故詩書職方爾雅諸書並無及蒼梧洞庭者惟見之於屈原之文蓋直至戰國時始爲楚荒遠邊地亦不過羣蠻百濮所居楚尙如此又何論三代以上哉說見顧氏春秋大事表并知以九江爲洞庭實爲蔡氏之誤 案欲往從之湘水深此脫往字

二思韻錯

四愁詩每章七句上三下四下四句換韻皆一句一韻惟二思下四句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既不一韻末二句并不成韻與三首迥異疑有錯誤王臺新詠亦然惟傷作怏似與悵字叶金琅玕作琴琅玕

隴阪

水經注渭水下云汧水有二源一出汧縣西山謂之小隴山巖嶂高險不通軌轍故張衡四愁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

加貂附蟬

美人贈我貂襜褕注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蟬雲璈按魏都賦金蜩齊光張孟陽注引此作加貂附蟬獨斷後云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飾之則有附字爲是當依魏都賦注又太平御覽七百八氍毹門引四愁詩作美人贈我氍毹今四愁詩無此句或貂襜褕一本作氈氍毹然考毹字玉篇疏鳩切音㨄於下韻不叶恐非

案即褕字

曾鞏耳目志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衞

語林云案乃古椀字故舉與眉齊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椀也據此則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史記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萬石君對案不食皆是方氏通雅謂案猶棜禁曾用梡嶡椀即椋以厄舟杯盤思之可見案自持案進食今史記張敖傳無此文侯攷

吳會　魏文帝雜詩

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注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何氏讀書記云既云至黎陽作則非自謂征吳而至廣陵也陸放翁以爲吳郡會稽按秦置會稽郡治吳故謂之吳會吳志朱桓

傳除餘姚長遷盪寇校尉使部伍吳會二郡此吳會爲吳與會稽之明徵又按范成大吳郡志云世多稱吳門爲吳會自唐已然此殊未穩天下都會處多矣未有以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吳會稽爲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莊子釋文淛江注云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其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隱居剡山齊太祖手詔云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隨王誕爲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

日知錄又歷辨吳會不當爲會稽之會并此詩亦作吳郡解雲璈按此詩上言適與飄風會又云至吳會豈有連用兩韻若此重複之理會合之會黃外切會稽之會古外切廣韻於泰韻兩收之其注甚明則此吳會爲會稽之會不待言矣顧氏之說似未確至放翁謂是吳與會稽考晉書地理志吳與郡吳置似又未可以概東漢之吳郡梁氏史記志疑云漢書高帝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又功臣表傳陽侯周聚以定吳郡封灌嬰傳破吳郡長吳下遂定吳豫章章當作鄣會稽郡是會稽之外

有吳郡矣蓋楚漢之際諸侯分王其地各自立郡非秦之舊漢初猶仍其故名稱之又南行袁茶二本作行行胡中丞云上句既云東南行則下不得單言南

子建詩注引呂氏　曹子建雜詩

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注引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雲璈按今呂氏無此文

食不充虛

薇藿常不充注引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按列女傳作食不充口張景陽雜詩注亦作虛梁玉繩曰虛字是抱朴子自敘篇

食不充虛蓋用此又顏延年陶徵士誄注引高士傳作食不充膚恐即虛字之譌

子建不忘漢

汪韓門太史云曹植雜詩云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注太山接吳之境西喻蜀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按此注尙未允當魏志蘇則傳陳思王初封臨淄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又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臨淄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後帝出遊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則以爲爲巳欲下馬謝侍中傳巽目之乃悟今觀植詩文其於吳蜀兩國蓋有微旨焉雜詩五章云遠行欲何之吳國爲我讎明不以蜀爲讎也六章云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太山吳境責躬詩云建旗東岳又曰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凡皆讎吳而不讎蜀惟求自試表中有禽權馘亮之語亮指武侯而不斥言蜀主之名且吳曰不臣蜀曰違命語意自有別耳雲璈按不讎蜀不欲遽忘漢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劉公幹詩云昔我從

元后整駕至南鄉是時漢尙帝而其下尊崇魏武巳至於此獨子建贈丁儀王粲詩云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注皇佐謂太祖其立言固自有體後情詩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亦是此意

棗據詩引高誘注 棗彥道雜詩

玉帛聘賢良注引呂氏春秋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今呂氏高注無此四字盧抱經學士據此注以補高誘

黃花 張季鷹雜詩

黃花如散金按唐人以此句命題試士士多以黃花爲菊合式者不滿數考起句暮春和氣應非菊可知但終不知黃花何指而當時所云合式者究何謂也

下節 張景陽雜詩

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注引楚辭云攬騑轡而下節殊未明晰雲璈按下節蓋言節奏之最下者也玩上下文義自明何氏以下節爲擊節向所未見恐未必然

引呂氏春秋有異

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注引呂氏春秋曰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按今呂氏召類篇作西家之潦徑

其宮而不止

雜詩二首 陶淵明

孫侍御曰按本集此二首乃飲酒二十首之第五第七也別有雜詩二十首此二詩不在其中

宋康王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蹀足循廣除注引呂氏春秋曰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雲璈按國策呂覽新序諸書俱以宋王偃諡康王而荀子王霸篇稱爲宋獻楊倞注曰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諡故不同呂覽舊本又譌作宋康公而謂足聲速今盧學士校本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此注改正

萬年枝非冬青 謝玄暉直中書省

風動萬年枝注引晉宮闕名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而不言何木何氏讀書記曰萬年枝卽詩山有杻疏中所謂萬年樹蓋檍也雲璈按詩疏取名億萬之說則何氏以爲檍者良是方勺泊宅篇唐三體詩注皆謂是冬青恐非

平楚 謝玄暉郡內登望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唐庚語錄云平楚猶平野呂延濟乃引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雲璈按李注已如此非五臣之說也楊氏用修云叢木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曰平楚猶詩云誕寘之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玄暉而衍之也楊此解頗精子西直以楚字作野字未確

孫權故城 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按吳志漢建安十六年孫權徙治秣陵爲建業魏黃初二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吳黃龍元年還都建業至孫皓甘露元年復徙武昌次年寶鼎元年還都建業當皓徙武昌時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

苦見陸凱傳而劉淵林注吳都賦誤以爲孫權

䧿起誤用

䧿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注引莊子曰䧿上城之垝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時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䧿起雲璈按此所引是逸篇見困學紀聞䧿起本是失時之謂今詩與鳳翔爲對反作得時解顏氏家訓云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䧿起登吳臺吾有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䧿亦往共塡河知昔人誤用久矣後之言䧿起者皆承謝詩之謬又吳山家訓引作吳臺謂蘇臺也

按李氏注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業故云吳山楚甸自當以吳山爲正顏氏誤也至注謂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亦誤孫氏實初基建鄴後都武昌後還建鄴耳故詩先吳山而後楚甸也

忽字當引左傳

參差世祀忽注忽謂忽忽然而去也雲璈按文五年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謂蓼與六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也似當引此注未明

八公 謝玄暉和王著作八公山

注引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才八

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爲八公雲璈按高誘淮南子序非作飛上作尙陳作田蓋古字通水經注言八公名目又與此異

許京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

劉楨一首云淪飄薄許京雲璈按漢獻帝遷於許故稱許京猶詩言鎬京也後人稱鄴京洛京燕京雍京汴京灤京皆此例

官度烏林

應瑒一首官度厠一卒烏林預蕃阻按官度城開封府中牟縣閻氏潛邱劄記云河渠書禹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文穎曰即官度水也蓋爲二流一南經陽武爲官度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致屆官度大殲醜類注引魏志建安五年公軍官度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雲璈按度字加水後人所爲度與渡同漢書賈誼傳猶度江河亡舟楫烏林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於此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於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方氏通雅云公瑾破

曹在烏林非坡公之赤壁也韓子蒼知黃州訪棲鶻之危巢不復存矣詢赤壁乃赤嶋磯也顧起元曰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江夏惟嘉魚西南八十里江濱烏林南岸赤壁是也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詩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此則是矣或云謝疊山猶於嘉魚南岸石厓間見赤壁二字

射石飲羽事不可信 鮑明遠擬古

石梁有餘勁注引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

臺援弓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益勁猶飲羽於石梁雲璈按射石飲羽事如史記之李廣呂氏春秋之養由基韓詩外傳及新序之楚熊渠子皆有之恐是因闕子語遂取善射之人以實之耳周書載李遠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皆未可信

兩說

兩說窮舌端注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孫侍御曰顯仲恭云兩說指定魯連恐非五臣本末之解亦無謂愚謂兩說當以縱横解之莊子縱說則以

詩書禮樂横說則以金版六韜

三十載江文通雜體

王侍中懷德首云去鄉三十載袁茶二本三作二胡中丞云考仲宣以初平西遷後之荆州至建安十三年劉琮以荆州降垂二十年故云爾至注所引去鄉三十載但取語意相同爲證亦在二三互異也或因此改正文作三遂與仲宣去鄉之年不合

角里

孫廷尉雜述首云南山有綺皓注引漢書角里先生胡中丞云角里作甪里者非也廣韻一屋云角里先生漢書四皓又音覺可見宋時尚無甪字袁本作甪後人所改耳前入華子岡詩注載山居圖作祿史記索隱引孔安國祕記亦作祿祿角古字通今漢書索隱以及法言等每爲人改成甪而王震澤刻史記未譌隸釋四皓神祚机字影宋本作角極其明晝近亦改甪恐讀者習見誤本故附訂於此雲璈按李濟翁資暇錄云漢四皓其一角里音祿今多以覺音呼謬矣至於讀角爲覺而角里之音祿者輒改爲甪則益沿韻角音祿又音覺音雖兩而字則一佩觽韻會正韻分角甪爲二亦誤

呂覽

雜述首云敘動荀有源注引呂氏春秋云一者□也雲璈按今呂子圜道篇作一也齊至貴

案此則當在角里則之前

選學膠言卷十二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三

離騷稱經　離騷作於頃襄之世
王逸注　上官大夫非靳尚
攝提星與攝提格不同
降音洪　正則靈均
䵷音泥佩音皮　江離
吡　莽音姥
美人自喻　在音止
菌桂　隘同阨

荃　舍音暑
化音訛　蘭蕙
畹數不同　穢音意
索音素　落英
蘂音里　胡繩結縷
服音逼　彭咸遺則
䫵與替叶　訴
時音是態音刺　薜茝
芙蓉爲裳　女嬃不必屈原姊
九辯九歌是禹樂　巷卽衖
五子非太康弟　無平不頗
須臾卽逍遙　屬音注
御當音迓　馬音姥
巧音竅　美惡之惡亦音汚
巫咸　迎疑遲字之譌
媒音迷　茅音侔
沬沫不同　流沙
待音持　亂

孫壻仇瑛校字

臺灣大學圖書

選學膠言卷十三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騷

離騷稱經 屈平離騷

何氏讀書記云賈生曰屈原放逐作離騷賦若用此言去經之名則無吳楚僭王之嫌矣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祖述其辭尊之爲經耳非屈子之意也雲璈按經之名出於王叔師然叔師章句序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別離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據此則與經典之解

異漢藝文志亦止云屈原賦二十五篇

離騷作於頃襄之世

古史云太史公言離騷作自懷王之世原始見疏而作雲璈按文中直斥子蘭當在懷王之末年頃襄王時也

附離騷說

明湘潭周聖楷著楚寶一書其說離騷云屈原作離騷爲詞賦之祖何取乎離騷也離明也騷擾也何取乎明而擾也離爲火火在天則明風則擾矣屈子之於君同姓也患自內生風自火出有家人之象焉故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且屈子自念楚材也木入離火而致烹飪又有鼎之象焉奈何衆口鑠金雉膏不食故曰朝飮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而屈子戴君如戴天也天在上而火炎上將安逃乎庶幾同人于郊以待君心之悔悟故曰步余馬于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而屈子之心於是乎苦矣求爲地上之火不可得晉如愁如其卜居乎求爲山下之火不可得我心不快其行吟澤畔乎求爲地中之火亦不可得三日不食其赴汨羅乎汨羅有屈子澤中有

火天地革矣革則變矣變則通矣大人何以不虎君子何以不豹文明以悅其終食報於楚乎故思美人曰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忘憂司馬遷謂其志可與日月爭光以此見離火文明之象忠君愛國之誠惟離騷爲能兼之爲其通身是易與聖人同其憂患而非僅以文士自命哀怨自許也千餘年來讀騷者均未窺測至此特爲拈出

王逸注

後漢書文苑傳王逸南郡宜城人順帝時爲侍中著

楚辭章句行於世文獻通考晁氏云王叔師自以南陽人與屈原同土悼傷之作章句又續爲九思也雲璈按李氏於叔師注亦節錄不全載

上官大夫非靳尚

王逸序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原雲璈按史記上官爲令尹子蘭所使當頃襄之世而楚策載靳尚爲張旄所殺在懷王時是此上官大夫非靳尚故漢書人表列上官大夫於五等而別列靳尚在七等足知此上官大夫別是一人

攝提星與攝提格不同

攝提貞于孟陬兮注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按史記歷書漢書天文志所言攝提皆是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爾雅曰正月爲陬太歲在寅曰攝提格王氏學林云攝提歲名也攝提格但主太歲居寅一位而已若攝提星則隨斗杓徧歷十二辰以正歲時苟攝提無紀則閏餘乖錯而歷數差矣離騷蓋言攝提順乎斗杓而不失正朔之紀孟陬者正朔之紀始於此也言斗杓順序正朔不乖而我之生也陰陽和平初無謬戾故曰皇考錫我以嘉名而字我以靈均我之美善如此而不爲人所知此作騷之意王逸以攝提爲太歲則非矣雲璈按朱子云孟謂孟月陬謂陬訾攝提指之則日躔析木係孟冬十月非正月也是朱子亦不以攝提爲太歲矣孟陬之陬與娵訾之娵本未可混自康成注周禮哲蔟氏云月謂從娵至荼遂與爾雅異

降音洪

維庚寅吾以降陳第屈宋古音義云降音洪九歌雲中君靈皇皇兮既降宋玉風賦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皆然又按毛詩古音考凡草蟲出車旱麓鳧鷖皆與忡中等叶謂降音洪宜屬東韻沈約入江韻

如今讀然東方朔七諫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音之變有自來矣

正則靈均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陳氏屈宋古音義云舊注以平爲正則爲名以原爲靈均爲字張鳳翼以正則爲原名以靈均爲平字皆無的據可以稱名亦可以稱字是蓋覆設謎使人射猜之豈理也哉名正則字靈均皆少時之名如司馬相如少名犬子及封胡羯末之類見其父鍾愛之意何必强以原平當之乎

劉向九嘆靈懷篇一作離世云兆出名曰正則卦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注生有形兆伯庸名我爲正則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我靈均以法地幼少有大節度以應天地長大修行而彌純固其意得之矣雲璈按九嘆亦叔師注與離騷異

能音泥佩音皮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兮爲佩陳氏屈宋古音義云能古音泥佩古音皮九章思美人曰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

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毛詩古音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雲璈按陸士衡挽歌殉沒身易亡殺子非所能通篇皆支韻亦能音泥之一證也陳氏說亦本韻補

江離

王伯厚云史記索隱引吳錄云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謂赤葉紅花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花又不同藥對以爲蘼蕪一名江離芎藭藁本江離蘼蕪並相似非一物淮南子曰亂人者若芎藭與藁本顏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蘼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鈌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草云可離江離然則芍藥江離也雲璈按江離以江得名恐終屬江中之物諸說皆無確見芍藥之說尤不可信故叔師但言香草據師古言郭璞已云無識之者安可臆斷是以上林賦亦無明文又江離俗皆作蘺史記漢書子虛賦江離皆不從草楚辭章句亦然

阰

朝搴阰之木蘭兮注旦升山采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雲璈按玉篇廣韻皆云阰山名在楚南恐亦是因此注而爲之說耳案旦起升山采木蘭此脫起字木字

莽音姥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屈宋古音義云莽音姥古馬亦音姥二字義異而音同漢有馬何羅者明德皇后惡其先有叛以莽易馬改字不改音介之推龍蛇歌二蛇入國厚蒙爵土餘有一蛇棄于草莽何仲言詩霜洲渡旅雁胡颸吹宿莽夜淚坐淫淫是節偏吾土凡九章懷沙草木莽莽宋玉風賦梢殺林莽皆同此音

美人自喻

恐美人之遲暮注美人謂懷王也洪興祖云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以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土是也雲璈按此美人亦是自喻葢睹草木之零落而自傷遲莫因欲撫壯棄穢以改此度也觀上下文義自明若作指君謂其年老而功不成如注所云恐無此立言之體

在音止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及後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屈宋古音義云在音止毛詩古音考小弁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東方七諫曰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雲璈按茝字廣韻亦音昌紿反則此處在字如今所讀未嘗不叶不必音止

菌桂

注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詳注意似菌桂卽蕙考本草菌桂花白蘂黃正圓如竹注殊未明了

隘同阸

惟黨人之媮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屈宋古音義隘音益荀卿知賦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耶修潔之爲親而雜汚之爲狄者耶雲璈按隘本與阸同據玉篇卽是阸字陌錫職古通與績正叶不必作益音案豈余身之憚殃此脫身字

荃

荃不察余之忠情兮注荃香草也洪興祖補注荃與蓀同遯齋閒覽云蓀卽今之石菖蒲雲璈按韻會引陶隱居曰溪蓀絕似石昌蒲而葉無脊據此則與石昌蒲相似非卽石菖蒲也

舍音暑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屈宋古音義舍音暑魏了翁云六經凡下皆音虎舍皆音暑易乾象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化音訛

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何氏謂化卽訛屢訛其路也雲璈按屈宋古音義云易繫辭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宜音俄詩棫樸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哀時命子胥死而感

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
化是化正音訛也九辨化字亦此音案初既與余有成言兮行有字

蘭蕙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畞王伯厚云鄭夾漈草木略以蘭蕙爲一物皆今之零陵香然離騷云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汎蘭是爲二草不可合爲一黃山谷云一幹一花爲蘭一幹五七花爲蕙遯齋閒覽云楚騷之蘭或以爲都梁香或以爲澤蘭或以爲猗蘭當以澤蘭爲正今人所種如麥䕷冬葉者爲幽蘭非眞蘭也故陳止齋作盜蘭說以譏之朱文公離騷

辨正云古之香草必花葉皆香燥溼不變故可佩今之蘭蕙但花香而葉乃無氣質弱易萎必非古人所指甚明古之蘭似澤蘭而蕙則今之零陵香今之似茅而花有二種者不知何時始誤也吳草庭蘭說蘭爲醫經上品草之植者也今所謂蘭乃無枝無莖因山谷稱之世遂謬指離騷之蘭雲璈按蘭之說既不一蘭之類亦正多即今之所謂春蘭秋蕙其名目已不可悉數加以似蘭非蘭而得蘭之名者實難臆斷總之不可以混離騷之蘭今之蘭蕙大都產自山谷安能種之至於九畹百畞哉自當以朱子之辨爲的至以都梁澤蘭零陵當離騷之蘭蕙亦意爲說耳終不識是何香草也

畹數不同

注十二畞爲畹雲璈按說文田三十畞爲畹魏都賦張孟陽注引班固曰畹三十畞此說文所本而玉篇云秦孝公二百二十步爲畮三十步爲畹是計七畹餘成一畞也多寡懸殊不一宋張淏雲谷雜記云玉篇訛舛畞字作步字耳山谷遂以多少分貴賤正玉篇謬本有以誤之

薉音意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薉屈宋古音義薉音意九辨招魂皆如此讀賈誼旱雲賦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刺而並逝廓蕩蕩其各滌兮日炤炤而無薉張衡溫泉賦六氣淫錯有疾癘兮溫泉汨焉以流薉兮

索音素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屈宋古音義云索音素釋名索素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音素阜魚引古詩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雲璈按此中庸素隱行怪亦因

第二二六冊 102 ½版

音同而誤也鄭康成改爲攻城攻其所傃之傃鑿矣攻城云云司馬法文見正義

落英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西溪叢語云王逸云英華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英言英華之英洪興祖楚辭補注云秋花無自落者讀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此言爲是今秋花亦有落者但菊蘂不落耳宋符瑞志沈約云英蘂也言食秋菊之蘂據神農本草菊服之輕身耐老三月采葉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

菊三月上寅采名曰玉英是英謂之葉也史正志菊譜序荊公詩黃菊飄零滿地金歐陽公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仗詩人仔細看荊公笑曰歐九不學故也不見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云云噫荊公蓋拗性自文耳詩之訪落訓落爲始蓋謂花始敷也草之精秀者爲英以其精華所聚而餐之不然殘芳賸馥豈堪咀嚼乎雲璈按菊譜之說是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慊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始古人多如此又野客叢書云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原蓋借以自喻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隕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作賦弔原有鏌鋣爲鈍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荊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譏之荊公以爲不學後人遂謂歐公之誤不知歐公意固有在歐公學傳一世楚辭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蓋深譏荊公用落英事耳以爲荊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

比落英反理之喻似不應用欲荊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雲璈按王氏此論於舊說之外別爲一解可補叔師所未及然足以叅義理而未足以資考覈也英音央

蘂音里

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屈宋古音義蘂音里沈約撰譜蘂在紙韻見六朝猶有古音也

胡繩結縷

方氏通雅云上林賦云布結縷爾雅傅橫目注一名

結縷俗曰鼓箏草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離騷索胡繩之纚纚蓋結縷也雲璈按方氏此說亦想像之辭叔師注胡繩香草若結縷橫目皆不聞其有香也

服音逼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屈宋古音義服音逼詩易及古辭無不讀逼者故儀禮載冠辭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德讀的與服為韻此其當世之音毫無假借者賈公彥疏儀禮云服叶蒲北反失

之矣豈古人命冠數語不能以正韻而必待於叶耶以此見唐人之不知古音也下退將復脩吾初服及九章九辯皆如此讀

彭咸遺則

注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洪興祖曰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怨懟而自沈也反離騷云棄由聃之所珍蹠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雲璈按此論未允太史公稱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如此豈先有致死之心哉迨懷王不反頃襄復聽上官之讒怒而遷之然後作懷沙之賦以沈於汨羅彭咸云者止自傷諫君不聽與之相同其後投水而死適符其跡非志先定也至林應辰龍岡楚辭謂屈平不死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其說雖新而實臆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未有異說漢去戰國未遠必非虛語

艱與替叶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屈宋古音義云艱音斤替音侵

詩北門終窶且貧莫知我艱何人斯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崔駰大理箴昔在仲尼哀矜罪人子罕禮刑衛人釋艱說文替象簪也古讀侵崔琦外戚箴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按說文簪字注俗从竹从先若替字則在日部音才感切與此不同雲璈按此說則古無替字音剃也替說文作普他計切爾雅釋詁止也與暜異安得云古無剃音若從今讀則齊東野語所云移太息句在人生句下涕與替正叶不勞牽强其說甚是何氏謂以涕替相叶亦曲

詠

謠諑謂余兮善淫雲璈按方言楚南謂愬爲諑

時音是態音刺

忳鬱邑余侘傺兮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屈宋古音義時音是古時是通音書時日曷喪時是也播時百穀王肅作播是斂時五福馬融作斂是態音刺戰國策蘇秦語曰科條既備民多僞態司馬相如封禪書曰黑質白章其儀可喜昭昭穆穆君子之態劉向九嘆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圓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異態

薜荔

馬永卿嬾眞子云離騷曰製芰荷以爲衣兮王逸注芰蔆也秦人曰薜荔僕仕于關陝之間不聞此呼正恐王逸別有義耳後讀爾雅薜荔芙茈注云芙明或曰蔆也關西謂之薜荔以僕所見芙茈者卽今之草芙明也其葉初出可以爲茹其子可以治目疾蓋謂可以解去垢穢或恐以此得名又爾雅云蔆厥攗注蔆今水中芰然則蔆自有正名不謂之薜荔明矣雲璈按楊升菴以屈到嗜芰爲決明之菜非水中之芰竊謂蔆名薜荔蓋秦時方言芙明別名薜荔非秦人所謂蔆芰楊氏誤以爾雅之薜荔謂卽秦人所呼之薜荔也今李善本王逸注秦人曰薜荔無此一句楊氏又云芰乃今之雞頭楚辭製芰荷以爲衣若是蔆何可爲衣雲璈按楚辭隨物寓言不必實有其事卽如楊說蔆誠不可爲衣雞頭與荷又可爲衣耶芙蓉又眞可集以爲裳耶其說泥甚

芙蓉爲裳

集芙蓉以爲裳注芙蓉蓮華也雲璈按上言芰荷爲衣此又言芙蓉爲裳不應重複乃爾此芙蓉恐是木芙蓉離騷之意雖不必眞以爲裳然木芙蓉實可績其皮以爲絺綌至今有之世以搴芙蓉兮木末爲木

芙蓉之證則大謬

女嬃不必屈原姊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以女嬃爲原姊瀹注云據水經注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諭令自寬今以舭爲比非知原者非原姊明矣集解云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賈逵章句云楚人謂女曰嬃雲璈按漢書高帝紀呂后過其姑呂嬃師古曰嬃呂后妹呂嬃樊噲妻也陳平傳帝命平斬噲道中計曰噲呂后女弟女嬃夫是妹亦可稱嬃則知嬃乃女之通稱不必專屬姊妹瀹注集解之說良是

九辨九歌是禹樂

啟九辨與九歌今雲璈按九辨九歌自應如注作禹樂爲是于氏集評引山海經大荒南經云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以下郭注又以爲登天而竊之其說荒誕不可訓

巷郇衖

五子用失乎家巷朱子注衖音巷他本竟刻作家巷是朱子所見楚辭本作衖今皆作巷雲璈按玉篇衖字下注云胡絳切爾雅云衖門謂之閎亦作巷陸氏爾雅音義衖戶絳反聲類猶以爲巷字是衖與巷本

一字今人衖字皆作弄音無有知其郇爲巷字者矣然上文啟九辨與九歌今夏康娛以自縱巷與縱爲叶則巷正作弄音不必如集評之叶爲閧也毛詩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當以弄音爲叶亦不必如屈宋古音義之音諷也

五子非太康弟

五子書序作太康昆弟其誤由於史記夏紀漢書人表而僞孔傳襲之改曰太康五弟欲與厥弟五人一語相合孔疏申之云五人自有長幼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五弟梁氏史記志疑謂如以爲太康之昆弟則連太康在內不得言五人如以爲太康之弟則仲康又在內奈何篇名不曰五弟之歌而題曰五子何哉馮山公解春集曰子者有親之稱五子者太康之子離騷啟九辨與九歌今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今五子用失乎家巷五子明是太康子故曰圖後後果太康之弟仲康立五子用失家巷確然可證又云或問書有御母之語安知子者非對母言之歟曰否此晚出僞古文不足信無論太康出畋不合其母從子盤遊而太康在位時固已無復母存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辨之甚明

無平不頗

修繩墨而不頗注引易無平不頗按唐明皇以書洪範無偏無頗與遵王之義不叶據周易泰卦无平不陂改頗爲陂字事見新唐書今觀此注則易原作不頗不得以今本之易改古本之書也陸氏釋文亦言陂音祕舊本作頗釋文成於貞觀選注上於顯慶釋文在選注之前已有陂字足見李氏之守舊爲可貴也頗平聲與上周論道而莫差叶差音磋屈宋古音義云今之蹉跎古作差沱文子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哀時命云志怦怦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

頗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雲璈按古無麻韻凡今之在麻韻者古皆與歌叶如易離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詩東門之楊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舜南風操有黃龍兮出自河按圖觀讖兮閔天嗟嗟潘岳河陽詩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阮籍詠懷詩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而得仁豈復歎咨嗟此類甚多

須臾卽逍遙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須臾五臣作逍遙考王叔師舊本亦作逍搖雲璈按漢書禮樂志神奄留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臾也搖蓋臾之轉聲須亦轉而為逍須臾逍遙不同其義則一故注皆曰遊也

屬音注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屈宋古音義屬音注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康成云屬讀如灌注之注雲璈按屬字古多作注音儀禮士昏禮酌玄酒之屬于尊注屬注也又晉語若先則恐國人屬耳目於我也注屬注也皆讀若注是屬本有注音與具為韻可不必叶今本多言叶注者非或謂具當叶入聲者

更非

御當音迓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毛詩古音考夜音裕在御韻沈約入禡韻今之所讀也行露云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東方未明云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振鷺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屈宋古音義以下音虎蓋以三字相叶與下予佇妬為韻也雲璈按注御迎也則御當讀如百兩御之之御音迓則夜與下皆可如字讀不煩更叶經傳中御作迓者甚多陳氏反不之及必欲強夜與下以就古音失之拘矣

馬音姥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屈宋古音義馬音姥上林賦跨埜馬七發狀如奔馬及九歌國殤皆如此讀雲璈按毛詩古音考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大叔于田云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東山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四牡云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吉日云吉日庚午既差我馬㮤高云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有客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可以互證又詩擊鼓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漢郊祀歌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皆是此音

巧音竅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屈宋古音義巧音竅舊說善功曰巧上聲禮記辭欲巧是也僞功曰巧去聲論語巧言令色是也魏都賦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闕鉤

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雲璈按與好字爲韻正宜上聲不應作去恐不如陳氏所說也

美惡之惡亦音汚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屈宋古音義古讀美惡之惡如好惡之惡音汚趙王友幽歌云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易林比之既濟精神消落形骸醜惡齟齬頓挫枯槁腐蠹雲璈按此既固寤古爲韻下文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尤可證也

巫咸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朱子云此引巫咸只在一巫字聊借生發自史遷附會入封禪書而巫咸之爲神巫千年不白矣雲璈按列子莊子皆言鄭有神巫曰季咸以巫而咸名故謂之巫咸非必以商賢相爲巫也

迎疑逆字之譌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雲璈按迎與故叶不可解陳氏古音義亦無他證惟引吳才老讀爲寤則仍屬叶韻牽强之

說矣或云恐是逆字之誤考逆訓遇訓逢有迎字之義其說似可從

媒音迷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屈宋古音義媒音迷雲璈按毛詩古音考氓云匪我愆期子無良媒九章抽思云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參同契蘇秦通言張儀結媒發辨利口奮舌美辭

茅音侔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爲茅屈宋古音義茅音侔雲璈按毛詩古音考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邶鄘淳曹娥碑亦云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吳都賦食葛香茅亦如此音

沫沬不同

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注沬已也招䰟云朕幼淸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注亦云沬已也王氏學林云易豐其沛日中見沬王弼注沬微昧之明也音莫貝切葢屈平自謂我之芬芳未至於晦昧也宋玉自謂身服義而未至於晦昧也以沬爲已誤矣

漢書王商引易曰日中見昧折其右肱葢沬與昧義同故通用之玉篇水部曰沬亡活莫葢二切雲璈按亡活切者旁从本末之末所謂避浮沫之害是也莫葢切者旁从午未之未卽易所謂日中見沬詩所云沬之鄉矣是也二字偏旁不同玉篇同爲一字而分二切以訓之誤也廣韻於去聲收沬字莫貝切與昧同音皆从午未之未於入聲收沫字莫撥切與秣同音皆从本末之末二字不同也曹子建應詔詩元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審如此則當用入聲沫字子建借用去聲沬字非口中沫也舞賦云良駿逸足愴悼淩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此用入聲不誤矣

流沙

忽吾行此流沙兮注流沙沙流如水也雲璈按沈存中筆談云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駝以百千數無子遺者或云此卽流沙也

待音持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屈宋古音義待音持易蹇初二小象

曰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尤古音怡待後稍轉而爲底東方朔七諫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魏文帝浮淮賦衆帆張羣櫂起爭先逐進莫適相待

亂

亂曰注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行要也雲璈按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从乙乙治之也理卽治義故曰理也方氏通雅云屈原用亂曰賈生用誶曰史記用訊曰劉向用歎曰此猶章句論解之家在漢曰故曰林曰微曰箋曰注曰疏曰解曰通然後人各以意

名書千百其變而楚辭尙守此數法歷至今日二李楊王無别𢿱者其曰永言之道近於性情乎國語指那頌卒章爲亂辭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左傳所引數章之末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一句謂之一言一字亦謂之一言古人不拘也

言卷十三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四

九歌　太一
靈　壽宮
冀州卽中國之稱　湘君湘夫人
來音釐　播古作[illegible]
洞庭　上平聲
屈子用琴歌　帶音蔕
河伯章錯簡　池音沱
艾非美好之稱　以人比君

蕭音颼　顧音古
南夷　欸
風孚金切　邸當作低
滯音帶　醢音以
誅茅　突梯滑稽
明音芒迺音湯　甲氏
逃古語　溫蠖
離斷　九辯
注中叶韻　恢台卽恢炱
駒跳　招魂三閭自作
巫當爲筮　些
久音几　九天
千音親　九約
修門　絡音路
衆音宗　羨有郎岡二音
糖霜始於唐大歷　爽平聲
揚荷　陳田通音
六簙五白　廢
先故　古人韻綏

孫壻陳鶱校字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選學膠言卷十四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騷

九歌 屈平九歌

瀹注云舊注謂楚俗信鬼其祝辭鄙陋故更作九歌王逸謂屈子特修祭以宴天神二說皆非此是楚祀典而屈子更定之如後世樂府之類或稱享神禮樂之盛或道神自相贈答之辭或直道自已意興其意與君臣諷諫之說全不相關注家多以致意楚王言之不免支離矣雲璈按瀹注卽舊注祝辭鄙陋更作之意其說近似有理陳季立謂東皇太一篇有玉瑱瓊芳肴烝桂酒之文而東君篇亦有鳴鱵吹竽展詩會武之語頗似享神其餘絕不見祭祀之意亦泥又西溪叢語云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者何也曰九以數名如七啟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淵林注魏都賦當云張孟陽引九章之辭曰部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此句信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

雲璈按卜居首尾完善未見其闕魏都賦注引九章部也必獨立乃引橘頌蘇世獨立以注賦之非蘇世而居正句蘇世二字譌爲部也又衍一必字非九章有闕文也觀注下文又引王逸注蘇寤也自明或橫江潭而漁揚子解嘲中有之孟陽魏都注實是誤記子雲之文爲屈子之語似未可據此以疑楚辭也

太一 東皇太一

封禪書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神之最尊者故曰東皇太一亦作太壹漢書藝文志太壹兵法一篇又作太乙庾信遊仙詩玉京傳相鶴太乙授飛龜又作泰壹甘泉賦配帝居之懸圃兮象泰壹之威神

靈

靈偃蹇兮姣服注以靈爲巫并下雲中君靈連蜷兮既留之靈亦指爲巫曰楚人名巫爲靈子雲璈按此靈字指巫猶可雲中君之靈謂巫則不可通且下文靈皇皇兮既降又指爲神忽而稱巫忽而稱神豈理也哉當如于氏集評皆指神爲是

壽宮 雲中君

蹇將憺兮壽宮注壽宮供神之處于氏集評以爲卽

雲中未愜然其言亦本之楚詞燈漢書郊祀志武帝置壽宮神君本此

冀州即中國之稱

覽冀州兮有餘日知錄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覽冀州淮南子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雲璈按此猶今時呼京師為長安之意叔師必指定兩河間泥矣屈子所謂遠舉雲中豈僅覽冀州而已哉猶云覽中國而有餘耳或云冀州為九州之首有餘則九州皆在一覽之中矣良是

湘君湘夫人　湘君

湘君湘夫人或傳堯二女娥皇女英從舜死於湘江因為其神娥皇為正妃稱君女英為次妃降稱夫人已屬不經或云二女死於湘有神奇相配焉湘君謂奇相湘夫人謂二女誣瀆尤甚淪注謂汎言湘水之神曰君曰夫人皆當時之稱不必求其人以實之最是日知錄云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為二即用屈子之文以相證尤為確切

來音釐　湘君

望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誰思屈宋古音義來音釐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為釐見少牢饋食禮劉向傳貽我來牟作飴我釐麰毛詩中來多作釐音漢武帝柏梁詩日月星辰和四時驂駕駟馬從梁來叅同契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陸機挽歌友朋自遠來亦此音

播古作𦐇　湘夫人

播芳椒兮成堂今本作播舊本作𦐇洪興祖云𦐇古播字本作𦐇盧學士云按字書不見有𦐇字似當作番从丑象舉手之形四點米之象也漢幽州刺史朱

君碑番嶶馨魏橫海將軍呂君碑遂番聲方表皆即播字見說文莿鞠等字從之裴松之注魏志劉廙傳引廙謝劉表牋稱考𦐇過家分遇榮授之顯又云考𦐇之愛已衰此𦐇疑是廙父名未審當作何音若與楚辭同作播讀字亦別也若匋字必出於傳寫之譌耳案遂番聲于方表此脫于字見說文見字下或有洪氏隸釋四字

洞庭

洞庭波兮木葉下雲璈按洞庭之名經傳無考爾雅釋地十藪但言楚有雲夢言洞庭者始見於靈均此文然詳玩辭意似屬微波淺瀨可以眺玩故有秋風

娟娟木葉下之語當是洞庭山下小水因山得名非如今日浩渺之狀故但言洞庭而未有湖稱當日言水道者皆不之及迨雲夢涸而水悉歸於洞庭湖遂成巨浸矣詳見顧氏春秋大事表

上平聲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屈宋古音義云上字平聲詩大明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雲敬按如陳氏說則望字亦當作平但張字本有去聲廣韻知亮切云張施周禮天官掌次云掌凡邦之張事漢書王尊傳供張如法而辨秕叔夜琴賦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繆亮皆如此讀且與帳通史記高帝紀復留止張飲三日注張幃帳也今此注言修設祭具夕早灑埽張施幃帳與夫人期歆饗之則正當作去聲與上下句皆叶似不必強上字作平以就張字之韻也案前洞庭則及此則皆當在播古作剃則前

屈子用琴歌 少司命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洪興祖曰樂府有生別離出此雲敬按水經注引琴操云杞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于新相知悲莫悲于生別離然則此二句乃杞梁妻琴歌而屈子用之

帶音蒂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屈宋古音義帶音蒂史記平準書祿帶劉伯莊音帶釋名帶帶也著於衣如物之繫帶也漢封功臣丹書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河伯章錯簡

與汝遊兮九河衝飈起兮水揚波洪興祖曰此二句河伯章中語也雲敬按叔師此二句無注則自河伯章錯簡無疑陳季立亦以此二句爲誤入

池音沱

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屈宋古音義池音沱徐鉉曰池沼之池古通作沱今別作池非是周禮職方氏虖池禮記有事于惡池皆通沱山海經大戲之山滹池出焉詩白華滮池北流說文作滮沱漸漸俾滂沱矣史記作滂池惟其音也說文繫傳今之蹉跎古作差池毛詩無羊或降于阿或飲于池皇矣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東方朔七諫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鳧鴽鶬雞鶩滿堂壇兮鼃黽游乎華池要褭奔亡

乎騰駕橐駞鉛刀進御兮遥棄太阿揚子雲羽獵賦以臨珍池皆同音沱雲敬按推此而音故馳亦音沱詩卷阿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施亦音沱天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漢高祖楚歌横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艾非美好之稱

竦長劒兮擁幼艾注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劒以誅絶凶惡擁護萬民長少各使得其所也雲敬按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趙岐注艾美好也孫奭疏

云說文艾老長也又禮記曰五十日艾是則艾誠長老之稱謂之少艾安可乎是云艾美也者又不知何據之誤也據此則世以少女爲少艾由來雖久而不得其訓觀此注亦不以艾爲美好也或云麗姬艾封人之子故美色謂之艾此亦如姬姜之說亦未的確又古人呼男色爲艾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國語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今爲天下之工而王不予工乃與幼艾蓋指建信君而言皆言男色孟子所言少艾或即是歟

以人比君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朱子集注鬼陰而賤不可比君故以人比君以鬼喻已媚人之辭也雲敬按九歌本祭神之辭並無指斥君臣之義集注似泥王注於此句有人謂山鬼後山中人又言屈原自謂亦未確

蕭音颼

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屈宋古音義蕭音颼毛詩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九嘆白露紛紛以塗塗兮秋風瀏瀏以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長愁雲敬按文苑蕭蕭本作颼颼毛詩采葛亦云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

兮是知蕭有颼音

顧音古　九章涉江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屈宋古音義顧音古毛詩日月云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碩鼠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雲漢云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雲敬按書微子我不顧行遯顧音古本徐邈讀然圖亦有布音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於縣圃欲少畱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此篇上文被明月兮佩

賚璐則圃字當作去聲顧字不必作古音也圃字或作囿亦是音布之證

南夷

困學紀聞云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雲璈按屈子豈肯以楚爲夷蓋指其所放之地而言近於今湖南之苗疆故曰夷且深寧曾以離騷之稱哲王謂楚君之闇而猶曰哲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禹湯之祗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審是則更無以夷稱其

本國之理深寧之言自相矛盾矣

欸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注欸嘆也楚辭五臣皆作欸楊升菴云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皇孟詩勤唉厥生說文欸譍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方言曰南楚謂然曰唉說文唉譍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歎欬與咳嘯與歗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閒語柳詩舊本作靄襖上字正叶亞改之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

欸欸二字其說與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皆寫作欵則誤益甚矣雲璈按苕溪漁隱叢話元次山集欵乃曲欵音襖乃音靄櫂船之聲洪駒父詩話謂欵音靄乃音襖遂反其音是不看次山集而妄爲之說據此則升菴之說蓋承洪誤耳

風孚金切

緒風之風屈宋古音義孚金切與下林字爲韻云古風字多與心林音淫爲叶似在今之侵韻今則賓之東韻雲璈按古風讀若分者甚多至今太行之西汾

晉之閒方言風如分尙存古音東韻收風而侵韻遺之蓋不知古有分音也長門賦七發風字皆讀如分楚辭惜誓涉水月而馳騁兮有大夏之遺風鴻鵠之一舉兮睹天地之圜方又以叶陽韻未詳

邸當作低

邸余車兮方林注邸舍也胡中丞云袁本茶陵本邸作低按楚辭作低洪興祖本作邸云一作低補注以爲低無舍義非也廣雅釋詁四宿次低弛舍也洪失之未考耳善注引逸亦低字尤延之改邸

滯音帶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

淹回水而凝滯屈宋古音義滯音帶杜篤論都賦一
夫皐礌干夫沈滯一人奮戟三軍沮敗高唐賦滯字
亦如是讀

醢音以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屈宋
古音義醢音以招魂以其骨爲醢此與里字叶亦同
此

誅茅卜居

西溪叢語云李君翁詩話曰卜居寧誅鉏草茅以力
耕乎詩人皆以爲宋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

耶庾信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據而言雲
敗按子山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
宅故哀江南賦云然後杜少陵詩曾聞宋玉宅每欲
到荊州李義山詩可憐留著臨江宅異代應教庾信
居是也誅茅二字偶用卜居之文非卽以爲宋玉事

突梯滑稽

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注轉隨俗也朱子
云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之義雲𣪌按史記
測議滑稽傳引崔浩云滑音骨流酒器轉注吐酒終
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辭不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
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
注若今陽燧尊似與此滑稽之義異突梯未詳或云
無隅角者謂之突梯

明音芒通音湯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
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屈宋古音義明音芒古純是此
音通音湯易緯煌煌之耀乾爲之岡合凝之類坤爲
之方雄雌呿吟六節搖通東方朔七諫身寢疾而日
愁兮情沈抑而不揚衆人莫可與論道悲精神之不
通

甲氏漁父

困學紀聞云王逸曰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
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敘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
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彊幹弱支則三姓
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
非一也注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姓甲氏其卽屈氏
與

述古語

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困學紀聞云荀子曰新浴者

必整其衣新沐者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雲璈按何氏義門以爲述古語

溫蠖

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史記塵埃作溫蠖朱子曰白音薄與蠖叶韻然或漢時楚人改之必當時解溫蠖爲塵埃也方氏通雅謂北人讀白爲薄該切正與埃叶不必以此正史記之是也雲璈按方說非是溫蠖爲塵埃必是當時楚語安可以北人方

言證南人乎且古人之文不必逐句有韻必處處求叶失之鑿矣日知錄云詩以義爲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它字易雖無韻無害漢以上往往有之此說最確詩尚如此何況於文用此意以讀楚騷及馬揚諸賦自無窒礙之患矣郝京山以溫蠖之合音爲汙

離斷

漁父莞爾而笑注笑難斷也胡中丞云袁茶二本難斷二字作離斷然斷字與上韻叶

雲璈按王叔師注騷其卜居漁父等篇則仿爾雅釋訓體成文首尾用韻宜連本文讀之其九辯招隱士等篇則又仿郭璞注釋訓之體自成結構今刻文選者於五字九字爲文之處皆去也字以就整齊失之矣

九辯 宋玉

屈宋古音義云九辯從古相傳皆謂宋玉所作王逸章句具在可考也宋洪興祖得離騷釋文古本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離騷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七諫九歎哀時命

惜誓大招九思故王逸於九章哀郢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儒者因是謂九辯亦屈原所作不知古本所次不依作者之先後故置招隱士於招魂之前又置王褒九懷於東方朔七諫之前而置大招於最後陳說之以爲篇第淆混乃考其人之先後定爲今本厥有由矣儒者又謂啟九辯與九歌乃原所自序啟開也非指禹子下文夏康五子直以古事爲今事不敢質言如上就重華而陳辭亦非眞有重華可就也此最爲確論然天問有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注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言啟既能修

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似又指啟矣愚讀九辯久竊怪其過於含蓄意謂其懼不密之禍也近弱侯謂予九辯非宋玉作反覆九首之中並無哀師之一言可見矣夫自悲與悲人語自迥別不可誣也於是熟復之內云有美一人兮心不懌頗似指師然離騷九章中原所自負者不少以是而信弱侯之見卓絕今古也雲璈按陳氏此論始則信九辯之非屈子作繼又依附焦說而遷就之終無確見據序言宋玉閔惜其師忠而見放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既云述其志則篇中自屬代屈之辭是文爲宋文語爲屈語有何不可有美一人正指屈子叔師謂懷王亦非案言啟既能備修明禹業一本無備字

注中叶韻

登山臨水兮注升高遠望視江河也江河二字當乙與上注心自傷也之他方也叶下文愴悽增欷兮注嘆息也嘆上脫累字下坎廩兮身困窮也窮字作極下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注意未明也明作服與上下韻方叶皆依楚辭增改案身困窮也上當有注字

恢台卽恢炱

山谷跋希圓禹廟詩云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

楚辭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胎也爾雅云夏爲長贏卽恢台也高閣無長贏可乎雲璈按傅武仲舞賦舒恢炱之廣度李氏注恢炱廣大之貌并引此收恢台之孟夏炱與台古字通是恢台卽恢炱也暑氣之說既謬而山谷訓大與胎亦未的

駒跳

見執轡者非其人故駒跳而遠去駒跳楚辭作跼跳據朱子云作駒跳者非應澧云駒係跔字之譌跔音拘戰國策跿跔科頭注偏舉一足曰跿跔史記張儀傳注跳躍也跔或作跼音劬跼本音局兩字正解一作天寒足跔一作踡跼不伸義同而跔兼有跳躍之訓與跔字無關楚辭各本作駒跳者非作駶跳者亦非也雲璈按集韻跼字注又音權俱切與跔同跔字注或作跼音拘因跔譌跼因跼譌駒總以音聲字畫而亂耳又跔跼趨三字集韻又音踽訓爲行貌與跳躍義遠總之古時字少一字而通數音今之字多一音而具數字輾轉訓釋反多差謬案首句脫兮字

招魂三閭自作宋玉招魂

楚辭燈謂招魂屈平自作也太史公屈原傳贊云予讀招魂悲其志是悲屈原之志非悲宋玉之志也後

世沿爲玉作因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無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則原放逐之後愁苦無所宣洩借題寄意亦不嫌其自招也雲璈按大招王逸本以爲屈原所作則此招魂亦安見其非原之辭玩起六句尤信不必以宋玉代原爲解况時原尚未死宋玉爲其弟子而遽以復衣升屋之禮事其師恐非古人所敢出也不若以原自作爲長洪興祖曰李善以招魂爲小招魂以有大招故也按大小之說卽禮三招之義小招魂見魏都賦注是張孟陽非李氏也洪亦微誤

巫當爲筮

帝告巫陽曰注女曰巫陽其名也雲璈按下文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則巫當爲筮陽乃筮人之名也葢傳寫之譌考周禮春官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鄭注云此九巫皆當爲筮之誤此筮誤巫亦與之同或者古字通也

些

些娑去聲按夢溪筆談云今夔峽湖湘間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嚩訶三字合而言之卽些字也朱子嘗然其說謂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久音几

層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屈宋古音義久音几毛詩古音考或曰孔子傳易方有糾音不可久也叶天德不可爲首也并謂雜卦是孔子以前書愚謂久字恐有兩音不然何楚辭秦刻皆讀如几耶又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從玉久聲讀若芑貽我佩玖報之以瓊玖皆此音也莊子引古語美

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改音已

九天

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方氏通雅云天問曰圜則九重王逸注招魂九關卽九重崔駰達旨用九乾王褒九懷與魏張揖賦用九靈揚雄用九閡相如用上暢九垓樂志逝九閡垓閡皆階也靈顯言天有九位道書言九霄大霄瓊書亦分九天之名九天之名分析於太玄詳論於吳草廬覈實於利西江太玄經九天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晬天六廓天七咸

天八沈天九成天此虛立九名耳吳草廬始論天之體實有九層至利西江入中國而暢言之自地而上爲月天水天金天日天火天木天土天恒星天至第一層爲宗動天去地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地心至月天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餘里地球周九萬里日輪大於地球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大於月輪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五分之一而地球大於月者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諸曜各以例推之此九層相包如葱頭日月星辰定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因天而動而天體本通透如琉璃

毫無隔限也恒星分爲六等其第一等大於地球一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次者漸減此以自然之數推之雲璈按淮南子亦有九天之名曰東方皞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此亦與太玄之九天相似非吳利之所謂九天也又按山海經崑崙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虎身人面云云郎注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主啄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之說所本

干音覲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屈宋古音義千音親按毛詩古音考定之方中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甫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盍淵古音因田古音陳也易林恒之鼎云騋牝龍身曰取三千南上蒼梧與福爲婚漢靈帝時孔廟碑周流應聘歎鳳不臻自衛返魯養徒三千

九約

土伯九約注約屈也盧學士曰九屈難解屈字疑屬字之譌玉篇云短尾也雲璈按說文屬訓無尾既云無尾則不得言九譌屬之說未的注中明云其身九

約盍九屈者言土伯長身如龍蛇可以盤屈處有九耳其身爲龍蛇之形故又言其角觺觺也

修門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注修門郢城門也按盛宏之荊州記郢南門二門一名龍門一名修門

絡音路

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呼去聲屈宋古音義絡音路淮南子黃雲絡前高誘讀作道路之路

衆音宗

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屈宋古音義衆音宗三略引威自與動違乎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易解卦彖辭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雲璈按廣韻衆字本在東韻故仙人韓衆亦作韓終

羹有郎岡二音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屈宋古音義羹音郎毛詩古音考音岡雲璈按左傳陳蔡不羹正義音郎今吳下人羹臛之羹皆作岡音是羹字實具郎岡二音也

糖霜始於唐大歷

洪邁云自古食蔗但爲柘漿柘即蔗招魂所云濡鼈炰羔有柘漿些是也孫亮時交州獻甘蔗餳南中八郡志笮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美于西域然只是今之沙糖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亦未言之惟東坡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于崔崔一作雀子水精鹽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爲冣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歷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繖山教民以造霜之法繖山在縣北二十里前後爲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者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云荻蔗是也曰紅蔗本草之崑崙蔗也惟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惟疊如山者爲上圖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砂腳爲下紫爲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淺白爲下遂寧王灼作糖霜譜七篇雲璈按如洪說則蔗霜始於唐大歷而

入詠於宋之蘇黃非謂蔗作糖盡出於唐以後也何義門評三國志據吳志甘蔗餳以駁王灼之說誤矣但宋時糖霜貴紫與今不同又老學菴筆記謂唐以前書傳凡言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雲璈按餳本音唐與餳不同方言餳謂之餹是也餳餹即糖字自古有之豈必皆指糟耶放翁說恐未確

爽平聲

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屈宋古音義爽平聲毛詩古音考氓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蓼蕭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太玄法首準繩不爽其

用爽也準繩規矩由身行也又太伞永首不替不爽長子之常老子五味令人口爽左傳唐公有兩肅爽皆作平聲又注云楚人名羮曰爽按楚辭注作羮敗曰爽當是此注羮下脫敗字

揚荷

涉江采菱發揚荷些注采取菱芰發揚荷葉按注語不甚明晰似不若五臣作陽阿爲曲名爲是

陳田通音

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屆宋古音義陳音田古陳田通音故陳敬仲奔齊後改爲田氏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注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爲田氏 漢雷陳諺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易林咸之未濟秋粱未成無以至陳水深難涉使我不前雲璈按田亦可音陳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釋文田音與陳同昌黎越裳操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是陳與田古通音之證葢眞元之韻古本通故有同一字而眞先皆見者如純在眞韻又在先韻音全投壺二算爲純是也塡在先韻而在眞韻音陳詩大雅孔塡不寍又倉兒塡兮是也陶甄之甄九方歅之歅皆兩韻並收卽此義也

六簙五白

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葉氏附注云古博經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分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銳其頭四面刻眼亦名齒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卽豎之名爲梟棊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二籌鮑宏博經所擲瓊有五采刻一畫者謂之塞刻兩畫者謂之白刻三畫者謂之黑一面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

廢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言飮酒晝夜不輟也古樂府廢禮送客出亦當作止字用注謂飮酒不廢政事又以廢爲發引明發不寐並非說見施愚山蠖齋詩話

先故

酎飮既盡歡樂先故些注謂先祖及故人按朱子云陳嬰母曰汝家先故未曾貴是也瀹注言歡樂爲故時所無謬解

古人韻緩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

哀江南屈宋古音義南音寧古與音心爲韻沈約屬之覃矣雲璈按詩燕燕以南叶心沈重讀尼心切陸德明所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者也嘗聽今常熟人呼東西南北爲東西能北恍然於陸氏韻緩之說能蓋南之轉音也惟轉故緩寧之與能俱因緩而相近今人呼寧可往往作能可則知韻緩之說可以論古人之音故馬貴與指爲確論又哀江南三字洪興祖以爲庾子山賦名本此後劉安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洪氏亦謂樂府有王孫遊出此

選學膠言卷十四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五
雜文之祖　佁儷
扁鵲鄭人　琴摯
師堂卽師襄　山膚
臑　薄耆
芳苓非蓮　徵舒陽文
相如竊枚叔句　大宅
廣陵曲江非今之江都
文裘　斥尺古字通

賜夷當作睗夷　插當作捷
搖肕卽搖抗　韓詩無歸昌之文
彫當作彤　爾雅尺蠖注脫
二翼注疑誤　甗
薛蜀　秦青非一人
烏程酒　元石千日酒
投醪
姪男龔校字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選學膠言卷十五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七

雜文之祖　枚叔七發

何氏讀書記云劉彥和以宋玉對問枚叔七發揚雄連珠爲雜文之祖雲璈按文心雕龍云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

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譚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豔辭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惟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按此於七發以下得其源流矣李氏以爲七諫之流考東方朔在枚叔之後何得擬之且七諫自屬騷體與此不類故劉氏不數之也崔瑗七厲按後漢書子玉本傳但有七蘇無七厲傅休奕七謨序云昔枚乘作七

發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據此則七厲乃融作耳彥和誤也又五臣注枚乘事梁孝王恐王反故作七發以諫雲璈按漢書孝王本傳載其出入警蹕擬於天子及陰使人刺殺袁盎事則當日王心跡誠有不可問者又任用羊勝公孫詭等故末章及於方術之士要言妙道謂其所用非人也厥後王謝罪歸國鬱鬱而死盎終未能涊然汗出霍然病已耳五臣之言斯爲得之

佁蹷

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注引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蹷之機枚乘引佁蹷爲蹷痿未詳乘之謬爲好奇而改之也汪韓門太史云據下文洞房淸宮命曰寒熱之媒注引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蹷逆寒疾也痿蹷不能行也是亦呂氏之文何李氏未悟及此耶雲璈按今呂覽作招蹷之機李注作佁畢尙書刻呂覽校本以李注爲孤文無證不可從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集韻亦云佁至也呂氏春秋佁蹷之機高誘讀據李善丁度所引知呂覽本作佁蹷今作招反誤也乃形近之譌

扁鵲鄭人

扁鵲治內注引史記扁鵲渤海鄭人也雲璈按史記本傳作鄚人徐廣謂鄭當爲鄚是唐書地理志開元十三年以鄚類鄭改爲莫也但鄚屬涿郡此云渤海豈鄚舊屬渤海與魏書邢巒傳北史邢峙權會黎景熙傳並誤鄚爲鄭北周書黎景熙傳亦誤可援此注以正之李注又引史記曰姓秦氏名越人按周禮天官疾醫釋文引史記云姓秦名少齊越人則今本史記脫少齊二字蓋有二名或越人是字未可知也

琴摯

使琴摯斫斬以爲琴注師摯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師摯工琴未見他出未知李氏何據按廣韻有琴姓或師摯姓琴故當時有琴摯之稱

師堂郎師襄

使師堂操暢注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按師堂郎師襄也堂襄音近子京其字也梁氏人表考云師襄子是衛樂師非論語之擊磬襄故表判列兩人自王肅僞撰家語其辨樂篇襲外傳而妄增擊磬爲官之言遂合二襄爲一史記索隱朱子集注並仍其誤高誘注淮南云魯樂太師尤

屬舛駁不但師襄非魯伶官而魯襄職司擊磬豈得稱太師乎

山膚

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注山膚未詳通雅云和菜謂之冒山膚五臣注卽七啟乃熊素膚之膚隋志山膚水豢雜俎載伊尹干湯具三羣之蟲又云五味三材九沸九變三鸏七菹具酸楚酪楚苗挫糟山膚大苦或曰山膚石耳之類雲璈按石耳之說近是

臑

熊蹯之臑胡中丞云茶陵本臑作臑注同按臑卽胹之別體字廣韻七所載從需之字凡四臑其一也云臑煮熟下重文但有胹洏㶥三形集韻於廣韻偏旁用需之字皆從需此注音而其所引左傳方言彼皆作胹是自作臑不作臑茶陵本尙存善舊也

薄耆

薄耆之炙注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爲炙也耆今人謂之耆頭按耆頭之義亦難曉盧學士云耆疑卽鰭之省文公食大夫禮有牛鮨鄭注內則謂鮨爲膾然則膾用鮨今文鮨作鰭據此則耆當亦謂牛鰭注但云獸耆不知是何等獸其所云薄切義則是也雲璈謂薄耆亦卽獸耆之薄者取其易炙耳未必是薄切也

芳苓非蓮

朱竹垞與顧寧人書曰采苓之詩采苓采苓首陽之顚釋者謂苓蘦也今甘草是也枚乘云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古蓮字僕因悟向者箋釋之誤葢苓爲蓮猶夫茄之爲荷耳蓮水花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雲璈按此說閻百詩亦辨之謂下章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苦菜正生山田及澤中然則人言不又足信歟徐檢討管城碩記云爾雅卷耳苓耳郭注云廣雅云枲耳也或云苓耳形似鼠耳陸璣曰白華細莖可煮爲茹枚乘所謂芳苓葢指此耳博物志龜三千歲遊于蓮葉卷耳之上宋書符瑞志龜三百歲遊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遊於卷耳之上曹植七啟寒芳苓之巢龜卬遲謝青毛神龜啟翱翔卷耳之陰浮遊蓮葉之上苓非卽蓮可知矣注者但言據龜筴傳有神龜在嘉林之中嘗遊芳蓮之上曹植神龜賦赴芳蓮以巢居遂謂芳苓卽芳蓮殊不思蔓草芳蓮旣殊水陸而芳苓

31B

之巢龜實爲苓耳也今字書皆承襲誤用而不知菤

千年矣

徵舒陽文

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注皆美女也又云徵舒段干傅予皆未詳又引左傳云楚莊王欲納夏姬按徵舒乃夏姬之子不得卽以夏姬爲徵舒陽文注引淮南許愼注謂楚之好人但曰好人亦未見卽是美女故劉孝標辨命論云陽文之與敦洽注陳有惡人曰敦洽以好惡爲對耳竊謂此七人中必是雜舉男女之美者以侈陳游宴之樂淳于髡

所云男女雜坐是也注槩以爲美女殊混又莊子厲與先施司馬彪注以先施爲夏姬不詳何據豈夏姬亦名西施耶

相如竊枚叔句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按子虛賦有此二句而顚倒其辭王氏學林云枚叔在相如前當是相如竊其句

大宅

侵淫而上幾滿大宅通雅云內經言面王面部也黃庭經曰靈宅旣淸玉帝遊梁丘子注面爲靈宅一曰

大宅大洞經曰面爲尺宅或作赤澤枚乘在漢已見道書而李善不詳所出孫侍御曰此大宅當引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游精神於大宅章懷注大宅謂天地雲璈按上下文義詳之當如方氏所引黃庭經注爲是

廣陵曲江非今之江都

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朱太史曝書亭集與江戹六書云七發廣陵之曲江卽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辭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注以胥母胥母之譌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

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唐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尙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唐爲曲江遂聞于時號曲江居士載紀歷歷可記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已雲璈

按此先生見江戹六越闔牓門書廣陵濤字故書以辨之極爲詳核今稱揚州曰廣陵而枚叔所謂廣陵乃晉字氏非晉揚州以吳寇於曲江則非揚州明矣揚州濤既不可見而江亦不曲又閻百詩潛丘劄記云廣陵之曲江近解者多知曲江爲浙江八月之望郎俗所云潮生日今云十八日濤最迅猛闔郡往觀之然終無以爲廣陵二字解李善曰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孝王薨于景帝中六年丁酉則此七作於丁酉前考爾時會稽郡省并入江都國是江都之所統不獨至錢唐江且遠至建寧福州古

名冶縣者其疆域如此作者本欲云江都之曲江但以二江字相犯易古地名曰廣陵唐代尙辭章兼嫻地志故李善據文勢已云赤岸當在遠方非指廣陵太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云濤白雪山來又云八月枚乘筆孟浩然初下浙江舟中口號云八月觀潮罷僧皎然送劉司法之越州云八月欲觀濤至昌黎謂李翺觀濤江李翺亦自言暮宿濤江皆錢唐江也其疑似而誤翻在南齊書州郡志山謙之南徐州記耳因讀班氏自注地理志會稽郡注云景帝四年屬江都屬揚州發寤于中又因竹垞書辨僅得其半故特爲補之雲瑕按徵君說則地是江都江是錢唐其辨更明今揚州汪庸夫有廣陵曲江證一篇駮竹垞之說力辨曲江觀濤實在江都而非錢唐幾二千言說如懸河然揚子之濤皆暗長縱極宏遠安能有素車白馬帷蓋壁壘之狀枚叔所云確似浙濤此得之目驗可一言而決古今地名可以遷就影射獨此天地自有之奇觀亙古不易又何必紛如聚訟而不憚辭費哉顧其說繁博姑附于後以待明證云

汪中廣陵曲江證

廣陵漢縣今爲甘泉及天長之南竟江北江也本

篇李善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輙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迅猛南齊書地理志南兗州廣陵郡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江對岸江之壯闊處也二文並明覈可據本篇凌赤岸篲扶桑李善因扶桑之文並赤岸疑在遠方然郭璞江賦鼓洪濤于赤岸淪餘波于柴桑正承用七發文則七發扶桑當作柴桑之誤也今潮猶至湖口之小孤山而回目驗可知江賦注赤岸在廣陵輿縣寰宇記赤岸在六合東三十里高十二丈周四里土色皆赤因名

顧祖禹方輿紀要引南兖州記潮水自海門入衡
激六七百里至此其勢始衰郭璞江賦所謂鼓洪
濤于赤岸也今按此山府縣志所載土俗所稱均
無異議故曲江之爲北江非孤證矣往者吾鄉江
巨六以廣陵濤牓其齋朱檢討與書爭之以爲七
發所云在錢唐其言實謬檢討所據者本篇弭節
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依注以胥母爲胥母之
譌而不言二地所在又節酈氏水經浙江篇注以
爲證不知越之北竟至今之石門浙江非吳地故
越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韋昭注今嘉興語兒鄉

也吳語大夫種謀伐吳曰吾用禦兒臨之韋昭注
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是也爾雅釋地吳越之間
有具區其言審矣於時戰地竝在今蘇州嘉興二
府之境故春秋定十四年於越敗吳師於檇李杜
預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傳吳伐越越子句踐
禦之陳於檇李又闔廬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哀
元年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注吳郡吳縣西南
太湖中椒山越語句踐卽位三年與師伐吳戰於
五湖不勝是也吳越交兵凡三十二年內外傳所
謂江竝吳江也故春秋傳哀十七年越子伐吳吳

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吳語越王句踐乃率中軍
泝江以襲吳入其郭韋昭注江吳江也又吳王起
師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韋昭注江松江去吳五
十里是也吳殺子胥投其尸于江亦吳江也七發
注引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于江
上因名胥母山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取子胥尸
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
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
正義引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又又
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

乾盡後立廟于此江上吳太伯世家正義引吳俗
傳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
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卽
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
越乃開渠子胥作濤蕩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號
曰示浦門曰鱛鮮是也吳投子胥之尸豈有舍其
本國南竟五十里之吳江乃入隣國三百餘里投
之浙江哉然則伍子之山胥母之場固與浙江無
涉不得引以爲證吳越春秋句踐殺大夫種葬於
國之西山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脇而持種去

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揚波者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也其言固誕但言海潮而不言浙江也論衡書虛篇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怒濤也二江並祭子胥乃在東漢之世水經淮水篇注引應劭風俗記江都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岳同子胥之配食大江是惟命祀漸江篇吳越春秋以七發所云專屬之浙江則誤矣檢討又云曾鞏序鑑湖圖有所云廣陵斗門

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今以其地準之實在浙江之東自吳至浙不經其地且係堰牐小名何取于是而以之冠曲江之上哉是時吳王濞都廣陵北江在國門之外故強太子往觀之若踰江湖千二百里以至浙江則病未能也檢討又云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則乘已卒不應先見於文則尤謬史記五宗世家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據漢書諸侯王表地理志並在元狩二年其時所更名者廣陵郡也而廣陵郡自有廣陵縣爲郡治爲吳江都廣陵三國

都其名則在楚在秦在荆在吳在江都皆有之故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項羽本紀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樊酈滕灌列傳灌嬰渡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吳王濞列傳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不得謂元狩三年之前無廣陵之名也漢所置郡國若宏農陳留平原千乘丹陽桂林零陵武都安定朔方皆取縣名名郡廣平眞定信都廣陽高密皆取縣名名國此例甚多故江都之爲國廣陵之爲郡爲國皆以縣也檢討不根持論雖越俗好鬼錢唐廣陵侯之濫祀

舉子所業錢惟善之試卷皆備舉之而於經史正文反屏而不觀及一引漢書而其謬若是亦後學者之大戒已至廣陵城本在蜀岡上邗溝環其東南江即在其外故水經淮水篇注云昔吳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今自廣陵驛而北爲舊城之市河北至堡城折而東至黃金壩會於運河是其故址自此入淮一名中瀆水故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是也晉以後江益徙而南故沔水篇云毘陵縣丹徒北二百步有故城舊去江

三里岸稍毀遂至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是也今揚州城外運河唐王播所開事見播傳其時江猶至於揚子橋而東關以外在漢則江許也然則城東小水之稱廣陵濤固非無據凡檢討所云惟水經注承酈氏之誤其餘無是者恐後人習謬而不知故爲正之

雲璈按汪說雖辨然止於一二地名逞其快論而於江之名曲絕無詮釋濤之形狀亦不置喙殆自知其說之不可以究竟也古今地理最爲紛沓有名是而實非者有實是而名非者有互相假借者亦有無從考訂者不可枚舉州郡間尚多駁雜況隅地小名哉如但以地言即本文所云或圍之津涯及青篾檀桓與夫藉藉之口注僅曰地名而已何由實之豈獨赤岸扶桑又安辨其江都錢唐也汪氏改扶桑爲柴桑以就江賦亦屬武斷惟廣陵之在江都在錢唐自不可不辨則莫如閻徵君所謂會稽郡并入江都所統不獨錢唐云云爲不煩言而解李氏注江賦云赤岸在廣陵輿縣今本作興縣何校改而言或曰以疑之注七發直以爲在遠方非廣陵甚早不以南徐州記爲然矣

文裘曹子建七啟

被文裘注文狐之裘雲璈按禮記玉藻惟君有黼裘以誓省省當作獮注君諸侯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文裘似即此與上皮弁對注未甚明晰五臣翰注以爲鹿裘

斥尺古字通

山鵶斥鷃注引許慎淮南注鷃雀飛不過一尺斥與尺古字通雲璈按考工記弓人麋筋斥蠖濶注斥蠖屈蟲也正義引易斥蠖之屈今本易作尺蠖是斥與尺通

賜夷當作睗夷

步光之劒華藻繁縟注引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步光之劒胡中丞校云賜當作睗吳都賦睗夷音以艮切劉淵林所引正作睗今越絕書作賜與此皆形似之譌

插當作捷

插志歸之矢注引儀禮司射搢三挾一箇鄭元曰搢插也胡中丞云插當作捷宋潭州本儀禮鄉射釋文捷初給反又士冠禮捷梱初洽反本又作插此正文作捷善所引儀禮注亦作捷不知者誤依今本作插

改之亦如通志堂刻釋文捷改爲插陳亦云捷當作插皆據注之誤字

摇刖即摇扤 張景陽七命

摇刖峻挺茗邈苕嶢注摇刖危貌通雅云摇刖即摇扤也蓋兀者即刖者馬融賦槷刖即臬兀可證雲璈按刖足爲兀見莊子德充符

韓詩無歸昌之文

宋奇律于歸昌注引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雲璈按今外傳無此文

彫當作彤

彫閣霞連胡中丞云彫當作彤晉書不誤彤赤也故曰霞連與上句翠觀岑青正爲一例此亦如侍遊曲阿後湖之誤彤雲爲彫雲皆失文義

爾雅尺蠖注脫

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注引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雲璈按爾雅釋蟲曰蠖蚇蠖郭注今蝍蝛也方言曰蠀蝛音即蠋謂之蚇蠖郭注又呼步屈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引郭注云尺蠖有疑又字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木葉上今蜾蠃所負爲子者此二十字今爾雅郭注無之盧學士方言校本謂是脫去

按其色青以下見毛詩小宛正義引陸璣疏

三翼注疑誤

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注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雲璈按此三翼乃大戰艦非可以戲中沚者且釣遊之時亦無乘此數丈戰艦之理三翼恐只是鷁舟雀舫之屬故言翼即下文乘鳧舟兮爲水嬉是也不當如注所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之說

鼿

鼿林蹶石注鼿以鼻摇動也胡中丞云鼿當作鼿善

音五忽切此字从兀明甚集韻十一沒云鼿獸以鼻摇動取可證晉書亦誤鼿音義云音瓦瓦即兀字之譌

薛蜀

形震薛蜀注越絕書爲燭吳越春秋爲蜀蓋一人也雲璈按抱朴子又作薛灼

秦青非一人

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壇不能睹其若滅注引呂氏春秋古有善相馬者管青相脣吻秦牙相前後雲璈按此則五臣注秦青方壇二人名是誤以秦青爲一

人矣列子別有善謳之秦青云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響遏行雲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此則姓秦名青五臣豈緣是而誤耶

烏程酒

荆南烏程豫北竹葉雲璈按太平御覽引輿地志曰南岸曰上若北岸曰下若乃村名也村人取下若水以釀酒醇美勝於雲陽

元石千日酒

元石嘗其味注引博物志元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

家與之千日之酒孫侍御云今博物志無此文雲璈按此說在今本博物志第十

投醪

簞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注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云云雲璈按此事出呂覽順民篇列女傳水經漸江水注皆言越王寰宇記會稽縣西三里有投醪河

選學膠言卷十五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六

九錫　獨斷脫制詔文
魏公加九錫　制詔之式
託辭宣德　九星
代馬謂代郡之馬　昴七星
綱紀　九京
貪夫廉　法改呂覽
乖戾字誤　文無害
淮汴崩離　莊子文改新序
青蒲事誤　薦表稱年稱字
掌伎　宮府
孔明渡瀘非今四川之瀘州
若無興德之言六字　文選不載後出師表
升平　求試非爲弭患
秦趙同祖　二叔
附馬非倚主之號　崩城事不可信
休沐　李密去官
僞朝　內史與太守同
表上惠帝非成都　版部

袁爰一姓　冀州字誤
禮記武王封杞史記成王封宋之誤
甄本音堅　梁當作雍
密勿卽黽勉　三讓
驃騎將軍位不在三公上
一日九遷　表辭不稱名
王暕七葉　鹵簿上下通稱
精廬卽精舍

男韶武校字

選學膠言卷十六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冊

九錫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

困學紀聞云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亦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此言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

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始見於此遂爲篡臣竊國之資自王莽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間飾經文以覆邦家漢儒之罪大矣雲璈按莊元年公羊王使榮叔錫桓公命傳何休注卽引禮緯之文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漢書武紀注應劭記同此文次第亦如之李氏注引韓詩外傳云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與緯書微異韓嬰在文景之世已著九錫之說深寧謂始于元朔奏議亦未確也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脫來字

獨斷脫制詔文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注引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雲璈按今獨斷無此文獨斷卷首爲綱下皆依以列敘今卷首有其言曰制詔一句在陛下與上之間獨缺制詔一條注所引正與相應是今本獨斷脫也盧學士獨斷校本據此注及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三補入

魏公加九錫

後漢書荀彧傳建安十七年董昭等欲共進操爵公九錫備物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權用表彧參軍後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於是飲藥而卒明年操遂稱魏公雲璈按魏志是時新破馬超十七年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癭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至征孫權還遂爲魏公加九錫蓋關中

第二二六冊 102 ½版
33A

既定而後操得肆志非緣文若之言而寢其事亦不因文若之死而行其意也至文若之仰藥乃其見幾而然一死以示不臣之意略如龔勝之於王莽此又文若之志而於操無與耳彧傳之言未得其實

制詔之式

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下選本有令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凡二十二字魏志無之雲璈按此是制詔之式其後操爲魏王獻帝詔亦有其上魏公璽綬符策之語蓋當時體制應爾魏志偶脫也

令

託辭宣德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

王西沚先生十七史商榷云南史廢帝東昏侯紀直後張齊斬其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宣德太后者文安皇后齊世祖武帝之子文惠太子妃也文惠未立而卒武帝崩孫文惠之子鬱林王昭業即位尊文惠爲世宗妃爲皇太后稱宣德宮蕭鸞廢鬱林王而弒之假立海陵王昭文又廢弒之而自立皆託宣德太后令以行簒逆是爲明帝崩子東昏立無道彼弒蕭衍迎后入宮稱制又假宣德皇后令以行簒事一婦人也而兩朝簒奪皆託其名以欺人眞如兒戲文選宣德皇后令一篇即是進衍爲國公封十郡爲梁公僞讓不受而假爲后令勸令受者也

九星

困學紀聞云周書小開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

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即九紀也雲璈按此九星當指北斗九星不必漫引周書

代馬謂代郡之馬

代馬不敢南牧雲璈按史記蘇秦傳秦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注謂代郡馬邑乃地名今此代馬直謂代郡之馬耳故後來如太白詩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元微之詩斷風悲代馬喘月伴吳牛皆是又注引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今本韓詩外傳無此句趙郡丞懷玉亦有生齋校本據此注以補韓詩亦以爲代郡

之馬

昴七星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注引論語比考讖曰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爲流星上入昴又引彼注云入昴宿則復爲星是漢以前相傳昴爲五星故有降精五老之說然詩正義言昴不止五星王氏經義述聞云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斿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爲六矣營室二星而考工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則合東壁二星爲四矣此古多於今也

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昴七星而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弧九星而天官書以爲四星此又古少於今也

敎

綱紀傳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敎

修張良廟及楚元王墓敎首皆有綱紀之文注謂主簿之司也敎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雲璈按後漢書張升傳仕郡爲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即此五臣作紀綱蓋因左氏傳紀綱之僕而誤

九京

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注引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言京當爲原雲璈按禮檀弓晉獻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於九京也鄭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原之誤當爲原是原之誤京久矣正字通別出京字云俗原字者非又按爾雅絕高爲之京又廣平曰原二者絕不相同是未可以强通也于氏集評云檀弓注九京山名在今絳州晉大夫墓地按檀弓注無山名之說考水經六汾水注云西逕京陵縣故城北王莽更名曰致城矣于春秋爲九原之地也漢志太原郡京陵師

古曰即九京日知錄云此因記文或作九京而附會之耳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而葬于今之平遙也志以爲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貪夫廉傳季友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敎

奮乎百世注引孟子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雲璈按李氏注三國名臣贊郭有道碑文皆作貪夫廉今孟子作頑夫趙注亦作頑然韓詩外傳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後漢書王龔傳丁鴻傳論列女傳注俱作貪夫撓下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言之則

作貪爲是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必非無本臧氏玉林云孟子在漢有劉熙注梁有綦毋邃注作貪者或見於二家之本與

文

注改呂覽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清畎浍風迷遵無廢注引呂氏春秋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畎欲小以深今呂覽辨土篇作畎欲小以深雲璈按清字似是李氏特欲以釋清畎二字而改之而不知其義之難通矣當從呂覽深字爲是

乖戾字誤

紛諍空軫疑論無歸注引方言軫戾謂相乖戾也雲璈按今方言注作了戾盧學士以善注爲誤云軫與抮紾竝同考工記老牛之角紾而昔了有繆曲之義作了戾方與紾義尤切酉陽雜俎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了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據此正與考工記之紾義合又導引經又手項上左右相了戾不息復三此亦繆轉之意雲璈按了戾即繚戾詩魏風葛屨毛傳云糾糾猶繚繚朱子謂爲繚戾寒涼劉向九嘆繚戾宛轉皆是

文無害 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野客叢書云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趙禹爲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爲甯氏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曰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書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策文亦曰文而無害此意正與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言異雲璈按李氏注

正引漢書音義云云良注亦音義之說也

淮汴崩離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注無明解孫侍御補云音義曰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十月以郢州刺史沈攸之爲中領軍與張永俱北討十二月大敗於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安地

莊子文改新序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朕傾心駿骨非懼眞龍注引莊子葉公好龍云云胡中丞云此文今新序有莊子無故尤延之據改新序但考藝文類聚鱗介部亦引爲莊子困學紀聞莊子

逸篇釆之仍當作莊子爲是拖尾紀聞作施

青蒲事誤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注引漢書史丹傳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雲璈按應劭云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直入臥內故得頓首青蒲非可施於尋常殿陛間也故何氏以伏蒲事謬用始此後來宋書袁淑傳躡青蒲而揚諫及白樂天詩諫切伏青蒲皆承其謬而用之

表

薦表稱年稱字 孔文舉薦禰衡

野客叢書云孔文舉薦禰衡表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應詹薦韋泓曰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祕書丞瑯琊臣王暕年三十一字思晦古之薦人皆言幾歲及稱其字今之薦章罕有此體豈當時以其字素著故耶此體至唐尚在觀令狐楚薦齊孝若亦曰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孝叔年二十四云云范雲讓封侯表曰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此稱年而不稱字而唐韋處厚薦皇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此體

掌伎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胡中丞云掌伎范書作臺牧章懷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堂牧汪文盛刻范書從融集其實堂牧卽掌伎字之譌耳

宮府 諸葛孔明出師

王西沚先生十七史商榷四十一云亮率軍北駐漢中上疏云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按府者卽三公之府見前漢書宮中者黄門常侍也宏恭石顯排擊蕭望之周堪曹節王甫輩反噬陳蕃

竇武此宮府不一之禍也時雖以攸之禕允分治宮中政令猶恐後主柔暗或有所暱故首以爲言其後董允既卒黄皓專政而國亡矣當檢允傳同觀又三十七云仲長統昌言云光武忿强臣竊命矯枉過直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備員而已權移外戚近豎怪異數至水旱爲災皆戚宦所致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李賢注云臺閣謂尚書也李注甚確漢世官府不見臺閣之稱所云臺閣者猶言宮掖中祕云爾蔡邕傳邕上封事云司隸校尉諸州刺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黙然以公府與臺閣

並稱所謂宮中府中也蓋尚書令尚書僕射與尚書皆宦者與士人迭爲之權歸於此有事可直達上前故三公無權有事反藉尚書以達於上自成帝以災異令丞相翟方進自殺終漢世三公以災異免死者至不可枚舉皆散見諸傳中最爲可笑雲璈按漢之典事尚書中書者號爲天子私人厥後姦雄之謀篡奪者皆用其私人居是官而所謂三公率以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者爲之東漢之末曹操爲丞相而三公則楊彪趙溫尚書令中書監則二荀華歆劉放孫資之徒也魏之末司馬師昭爲丞相而三公則王

祥鄭沖尚書令中書監則賈充荀勗鍾會之徒也丞相久廢建安特置之以居曹正始特置之以居司馬由是三公之權判若天壤矣周禮閽人寺人九嬪世婦皆屬於冢宰故無女子小人之患三公之佐王不惟治國兼以齊家前代之權如此之重後世之權如此其輕此治亂之所以分也董允既任宮省兼統宿衛處事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孔明蓋用周公立政之言治內也故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愛宦人黃皓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

皓位不過黃門丞攸之之和文偉之敏休昭之直三者相濟雖以愚柔之主猶能維持歷久宮府一體之言于是乎明效大驗矣

孔明渡瀘非今四川之瀘州

朱國禎湧幢小品云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卽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耳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蠻南琵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

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也琵琶一名蠡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雲璈按齊侍郎水道提綱八云鴉龍江卽古若水又名打沖河打沖河卽古瀘水其北卽西番界番人名黑惠江一名納夷江既入鴉龍又名鴉龍江金沙江自西南來會其會處在會川衛西百十里南岸雲南大姚縣東北界此江源遠不及金沙流盛相似亦大江一源也據此則瀘水特與金沙江會耳未可以瀘爲金沙朱氏亦小誤水經若水注云益州記云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岸有殺氣暑

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難

若無興德之言六字

十七史商榷云蜀志亮疏云討賊興復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按文選李善注謂責攸之之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蜀志本有文選脫今蜀志諸葛傳反脫而文選反有之者考此六字董允傳中亦具載李注所云蜀志有者蓋指允傳之文其亮傳蓋本脫而文選則後人因李注增入雲璈按後人因李注增入六字而仍存其注遂使讀者不可通矣蓋亦尤延之所爲也

文選不載後出師表

或言東坡以孔明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今文選意爲去取是何異明李于鱗選唐詩妄刪秋興八首爲五耶雲璈按後出師表蜀志本無此文裴松之據漢晉春秋云亮聞孫權破曹休覯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云云以此文出張儼默記審是則不載後表非昭明之有意刪之也二表誠不可缺一故安溪李文貞相國亦以諸葛傳不收此表爲陳壽之疎袁簡齋太史有後出師表辨云後出師表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拊馬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者也若果爲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云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云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何其衰也當日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後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遽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又稱難愚者事以預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亮

之賢而爲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敗以歸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爲此言無謂已不解而欲後主解之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此表上於建興六年亮此時年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於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獨知漢之必亡且知已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安關口則艾不能入縱入後其守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爲乞師東國徵兵南中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

石然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當亮出師時乃先云坐而待亡者何耶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雲璈按先生此論誠快然實未取當日之情勢而詳核之自街亭戰後魏之視蜀也必輕而備蜀也必至益州一隅之地勞費不貲實有不能與中原持久之勢散關復出當日人心豈無疑懼篇中六未解皆爲議者以爲非計而發非武侯之貿貿出師也戰則或可以奮志圖王守則未免於東手待斃亦當日一定之勢武侯早見及此觀隆

中之對明知孫曹之不可與爭而不得不爲此舉者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而其實立不立安不安皆未可必之數也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此武侯之志也蜀初亡時所存米僅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二十萬匹窮匱若此蜀之難支自非一朝夕之故矣聖人云臨事而懼武侯安得不懼且表中才弱敵彊民窮兵疲諸語蓋對後主而言所以內警君也非明諭士衆也何懈軍心之有因此遂疑此表非孔明作恐未確

升平　曹子建求自試

正値陛下升平之際注引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孫侍御云漢書梅福傳民有三年之蓄曰升平

求試非爲弭患

使得西屬大將軍云云安溪李相國云人皆謂陳王此時尚欲見才立功不能自晦豈知丕叡猜忌之際雖安坐緘嘿猶懼以怨望相搆彼之嘐嘐欲立功報國者殆亦自明而弭後患耳不然才藻足以自通後世植固自知之矣雲璈按人言固淺之爲丈夫而相國之說亦未得陳思之心也魏雖據有中原然承喪

亂之餘人民稀少陳羣蔣濟疏所云不過比漢一大郡而東西强敵覬覦爲憂若屢喪敗將不能久支陳思自料才武尚不後於眞休故懇懇求試誠有分形同氣憂患共之之意不忍爲秦越之視也豈僅爲弭患哉且主方猜嫌而孤臣孽子反欲假兵柄以羽翼自傳是正蹈其所忌更何足以言弭患也乃言之縷縷若此冀以自結於忠誠有不遑他顧者此陳思區區之志也

秦趙同祖

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盜馬注引呂氏春

秋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事云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以其同祖故曰趙焉雲璈按史漢謂秦爲趙者甚多史記陸賈傳云秦任法不變卒滅趙氏楚世家及越絕書淮南子皆稱始皇爲趙政南粤傳稱蒼梧王趙光爲秦王漢書武五子傳曰趙氏無欿然焉左太沖魏都賦云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注謂秦趙同姓故曰二嬴由此推之趙亦謂之秦故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注引韓子董閼于爲趙上地守事云趙與秦共祖雖趙亦號曰秦何氏讀書記云

秦本紀蜚廉子季勝之後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由此爲趙氏蜚廉子惡來之後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以其伯翳之後邑之於秦爲附庸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然則秦固嘗爲趙矣不特爲其同祖也梁氏史記志疑曰言造父封于趙城由此爲趙氏是也謂非子蒙趙城則非本紀論曰秦爲趙氏始皇本紀又云姓趙氏夫秦趙同祖後人追溯所出秦趙可以互稱若專言姓氏豈容混冒通志云凡諸侯無氏以國爵爲氏秦自非子得邑則以秦邑爲氏及襄公得國則以

秦國爲氏相傳至於始皇若趙氏者自造父獲封趙城爲趙氏其後微弱而邑於晉則以趙氏爲氏及三分晉國則以趙國爲氏豈有秦國之君而以趙國爲氏者乎此說甚核又日知錄云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爲越者吳爲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雲璈按避字之說亦本於裴松之陳思王傳注至謝詩改秦爲晉考本詩李注引呂氏春秋實作晉乃秦邊候

之道高誘注晉國名也音晉今爲晉字之誤也據此則靈運詩實作晉非改爲晉矣顧氏未詳考耳又此注引呂氏春秋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云云按今呂氏春秋愛士篇無繆公自往求之句有之爲是故盧學士呂覽校本據此注補入

二叔　曹子建求通親親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雲璈按僖二十四年左傳作二叔之不咸杜注以爲夏殷之叔世李氏注引馬融曰二叔管蔡也于愷介集評

第二一六冊 102 ½版

34A

謂誤自融始雲璈按鄭衆賈逵皆以爲管蔡知漢時多如此訓未必踵扶風之誤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此卽廣封懿親之說作管蔡爲是叔世而單言叔亦費解

駙馬非尚主之號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按漢書金日磾傳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入侍左右出則驂乘駙馬猶云車駕之副耳非爲尚主之名也自魏何晏尚金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世遂惟尚主者始拜此官直

稱駙馬茶陵本駙作附

崩城事不可信

崩城隕霜臣初信之崩城注引列女傳杞梁妻事日知錄云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是而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既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尸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

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貫休乃據以作詩云秦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長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雲璈按崩城之說誠不足信但陳思所言亦未必卽指此事又隕霜注引淮南子云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亦然今淮南子無此文初學記亦引之

休沐羊叔子讓開府

臣昨出伏聞恩詔注昨出在外雲璈按謂休沐也初學記漢律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

洗沐也

李密去官 李令伯陳情

注引華陽國志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爲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雲璈按晉書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言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此去官之故也注引華陽志未明

僞朝

少仕僞朝歷職郎署雲璈按僞朝對晉而言立言之體應爾楊氏升庵謂嘗見佛書引此文作荒朝蓋密之初文晉史改作僞朝耳其說無所證明不必從孫侍御云荒朝亦不可解佛書亦不知是何書

內史與太守同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

文獻通考云漢制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雲璈按此則內史與太守名異而實同故晉時郡置太守王國內史行太守事循漢制也晉書宣帝穆皇后生平原王幹士衡蓋爲其內史惟其行事同故名稱往往相亂如桓彝成帝紀及本傳稱宣城內史而桓溫傳稱宣城太守蘇峻傳稱歷陽內史而成帝紀稱歷陽太守孫默元帝紀稱琅邪太守而石勒載紀稱琅邪內史邵續傳邵在稱武邑內史亦稱太守周廣元帝紀稱豫章內史而華軼傳稱豫章太守王曠陳敏傳稱丹陽太守而顧榮傳稱丹陽內史

表上惠帝非成都

注引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爲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蓋謂成都王穎攝政表謝成都也何氏讀書記此表自上惠帝觀表首稱陪臣可見雲璈按豈但此也後重蒙陛下愷悌之宥云云明指惠帝而

注云陛下指成都其謬尤甚且是時士衡從成都在鄴下惠帝在金墉詔書下郡守遣丞掾之故表末有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之語郎注所引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便道之官無問是也若成都自得面辭何作此語其誤更可不辨自明矣又陪臣下注引獨斷云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爲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獨斷無此文

版詔

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版詔書印綬注凡王封拜謂之版官時成都攝政故稱版詔雲璈按版詔郎所

謂尺一之詔耳後漢書陳蕃傳尺一選舉注尺一謂
版長尺一以寫詔書也恐李注非

袁爰一姓

散騎侍郎袁瑜胡中丞云袁荼二本袁作爰爰姓見
廣韻爰字下雲璈按袁與爰皆舜裔胡公之後實一
姓也特郡望不同耳亦詳廣韻袁盎史記作袁漢書
作爰

冀州字誤 劉越石勸進

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
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雲璈按晉書元帝紀作幽

州段匹磾傳先言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又
言自務勿塵以後値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
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東據此明是幽州表作冀州者
誤又錢宮詹晉書考異云匹磾傳不言封渤海公

禮記武王封杞史記成王封宋之誤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

成湯革夏而封杞按大戴禮少間篇成湯放移夏桀
遷姒姓於杞漢書酈侯傳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
于杞士然蓋據此爲說則知禮樂記及史記夏本紀
世家皆言武王封杞非矣蓋武王因其舊封而命之
耳故漢書梅福傳紹夏于杞呂覽亦謂武王所封又武王入殷
而建宋雲璈按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
子啓代殷後蓋謂成王命微子爲上公非謂成王始
封之於宋也歷觀樂記韓詩外傳荀子成相篇漢書
梅福傳潛夫姓氏論呂氏春秋愼大篇及證之此表
皆言武王封微子而呂覽廉誠篇載武王使召公盟
微子曰世爲長侯則知初封宋爲侯爵孔穎達言微
子初封不知何爵者蓋未檢呂覽也太史公作殷本
紀言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
誅之而立微子於宋魯宋管蔡世家及自序傳皆如

是直是誤讀書序耳然酈侯世家載酈生之言及陳
杞世家又以爲武王封之一何自相矛盾乎

甄本音堅

濟神器于甄井注甄音眞葉星衛附注云說文甄陶
也從瓦垔居延切李注音眞誤也陳與郊云惟甄堅
音叶故孫堅以甄井神器爲受命之符權既君吳尊
堅爲帝江左遂爲吳諱厥後秦緣苻避隋爲楊更沿
襲以來至忘堅讀及宋甄徹登進士林攄唱名讀爲
堅上稱眞韻攄以爭辨落職一字之誤人如此雲璈
按葉說甚核甄音雖有兩自當以先韻爲本音荘李

第二一六册 102 ½版 348

裕雞肋編引吳志孫堅事可見三國以前無作之人切者自張華女史箴以甄叶人後遂押入眞韻矣今陶甄甄別先眞二韻通押至姓則獨入眞韻李長吉詩屈膝銅鋪鎖阿甄致多後來之誤宋大觀二年又有甄陶者唱名爲堅不應自言之人切又石林燕語大觀三年賈安宅牓林彥振爲中書侍郎有甄好古者彥振初以眞呼鄭達夫時爲同知樞密在旁曰此爲堅音林卽以堅呼三呼不出始以眞呼卽出彥振意不平有忿語達夫摘以爲不恭林坐貶此皆與林攄事相類而姓之爲之人切無復知有堅音矣

梁當作雍　傳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

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注引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爲雍州胡中丞云梁當作雍晉書地理志司州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可證各本皆誤作梁

密勿卽黽勉　傳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

密勿軍國注引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僶勉也雲璈按漢書劉向傳引詩十月之交黽勉從事亦作密勿師古曰密勿猶黽勉是密勿黽勉古音義皆通

三讓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

古人授官例有讓表文心雕龍云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操著令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云云今按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范尙書讓吏部封侯選載其第一表是晉世以來仍爲三讓也至魏孝文愛馮延祚除官日親爲作三讓表又爲作謝表其作僞彌甚沿至唐宋益襲爲故事惟宋書王華傳言華與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似於國體爲宜

驃騎將軍位不在三公上

驃騎上將之元勳注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孫侍御云音義云漢書百官表霍去病傳不言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續漢志曰明帝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三公上言以王故非驃騎將軍本在三公上東觀漢記曰驃騎將軍位次公蔡質漢官儀沈約宋書竝云位次丞相韋昭辨釋名曰秩本二千石晉志曰位次公齊志曰驃騎將軍加大字位從公徧檢衆書知李氏注誤引非漢書古今本有異也五臣銑注云在

三司上

一日九遷 任彥昇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

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爽之十旬遠至注引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野客叢書云考漢書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冤武帝立拜為大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謂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遷九列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為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為丞相又案漢書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為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十月也豈一月九遷為丞相哉蓋善引東觀記之誤耳雲璈按叢書謂旬月為十月亦泥上已明言數月矣則此旬月亦不過浹旬踰月之謂蓋約略之辭也後漢書楊賜傳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于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閒並各拔擢北史趙修傳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旬

月之閒頻有轉授論衡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此類甚多豈必皆十月哉案衛太子上書訟句下當脫之字

表辭不稱名 任彥昇為蕭揚州作薦士

臣王言按王始安王遙光也為揚州刺史表辭理合稱名今但云王者日知錄云亦其臣下之辭

王暕七葉

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野客叢書云劉良注七葉謂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而妄為之說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良以為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為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良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考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褒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藹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閒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此之盛者

鹵簿上下通稱

甘泉遺儀注引胡廣漢官制廣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雲敕按鹵簿古不盡屬之天子故杜氏通典有羣臣鹵簿曰知錄云人臣亦稱鹵簿石林燕語鹵簿之名始見於蔡邕獨斷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制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之通稱或云乘輿將出先以鹽汁灑地以清塵鹵字義或出于此

精盧卽精舍　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

精盧妄啟必窮鐫勒之盛困學紀聞云精盧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卽劉淑包咸檀敷所云精舍是也任昉表用精盧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以爲寺觀謬矣雲敕按後漢書儒林傳論云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注精廬講讀之舍魏書平恒傳恒別搆精廬并置經籍于其中言精舍者更不一而足如魏武曰譙東五十里築精舍阮孝緒以一鹿牀爲精舍明僧紹住弇榆山栖雲精舍之類皆見於史五臣曾未深考耳然寺觀之說亦非獨五臣晉書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魏書馮熙傳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七十二處水經贛水注散原山疊嶂四周杳邃有趣晉隆安末沙門竺曇顯建精舍於山南僧從自遠而至者相繼焉皆作佛舍解韋應物詩亦云吳興老釋子雪野盎精廬佛法亦講習之義故得謂所居爲精舍

選學膠言卷十六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七

秦無攻韓宜陽降之之事
鷙鳥一鶚　壤
西楚　白頭如新
荆軻湛七族　賁育
不存之地　銜槩
垂堂二義　滄字不當从水
下官　九宮
三祖　奪禮

家集諱名　三闕
主臣非史漢之主臣二字不當連讀
列傳　查
中正　王滿連姻入奏之非
不宣　緐音婆
黃門注有脫誤　姐
青蓱　女工
榆中以西　注引韓詩楚王亡履
任儳注引韓詩　足下
孤負　執事
李陵前書不傳　五將
二子　蘇武在匈奴之苦
太史公　任少卿抱罪
臨文避諱之道　履貂卽寺人披
半字衍　揖
李注無次比二字　不遜
楊惲告霍氏　南山詩注
論孝章書誤前　子勝
劉繇　令長
不十之兆　鍾繇之繇音遙

玉部論　舍弟
此魏　子游二字衍
善本無歎字　山父
嵇叔夜書題無絕交二字
向子平非尚子平　黃門之類有五
五字有韻未可刪　陳伯之
答死者書

男礿校字

選學膠言卷十七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上書

秦無攻韓宜陽降之之事 李斯上秦始皇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注引史記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又曰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胡中丞云此必非善注不知何人竄入攻張儀復相秦後八年也秦本紀六國表韓世家皆無攻韓宜陽降之之事善何由爲此言況下方引甘茂伐宜陽而疑書誤若果有此語便是無誤彌乖剌難通矣孝公十年云云依史記當作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八年張儀復相秦伐蜀滅之此注全爲人所改各本皆同絕非善舊孝公納上郡攻魏納上郡在惠文君十年秦本紀六國表魏世家明文鑿鑿了無異說善何由爲此言其謬已久亟宜訂正注云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疑此誤也雲璈按注說是索隱言儀先請伐韓下兵三川故以爲儀計彌縫其誤不免曲說

鷙鳥一鶚 鄒陽上吳王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注如淳曰鷙鳥比諸侯一鶚比天子孫侍御云鷙鳥即下文武力死士鶚吳王同黨一鶚自喻如說非

壤

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注引方言曰瑋其肥盛晉灼以瑋爲諱雲璈按今方言作偉其肥晠謂之壤又與李注不同禹貢厥土惟白壤孔傳無塊曰壤釋文引馬云天性和美也即肥盛之義

西楚

東馳函谷西楚大破雲璈按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見史記貨殖傳

白頭如新 鄒陽獄中自明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引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雲璈按音義疑有脫誤漢書注改爲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語意稍明此句世人多作至老交好之解殊失本旨當合下傾蓋句觀之自明下注引家語孔子之郯（按家語致思篇之郯作之鄭今選本皆誤）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家語悅作親）蓋言新交多不深知乃白頭而猶如初遇傾蓋偶然相逅乃

乍見而已同故人正兩相反今一例釋爲新舊之交謬矣如國語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韋昭注如登喻難如崩喻易今多解爲上達下達之義其誤正與此同

荊軻湛七族

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雲璈按鄒陽傳但言軻湛七族無荊字李氏注引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沈沒也然師古注漢書言此謂湛七族無荊字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軻者何人也野客叢書云湛之爲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荊軻

親屬皆竄跡隱遯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史記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王氏此解最得正不必以無其事并脫其姓遂疑爲非荊軻也

賁育 司馬長卿諫獵

勇期賁育注引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睢曰賁育之勇焉而死汪韓門太史云育夏育也注雖引范睢之言而不詳其姓困學紀聞曰廣韻言姓氏甚詳然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爲姓云古有勇士賁育謬矣雲璈按何

義門困學紀聞校本注云言姓者當讀音肥今考廣韻於魂韻賁字音奔謂姓引賁育於微韻又收賁字音肥亦謂姓云出姓苑鄭夾漈氏族略云賁氏縣賁父之後風俗通魯有賁浦賁音奔又音肥漢功臣表賁赫是肥賁通音實一姓而廣韻分之誤矣以賁育爲一人尤誤

不存之地

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不存二字李氏無注師古漢書注云不存不可得安存也雲璈按不存心志所不存畱之地謂出於意外即下文內無存變之

意之存字也顏注似未明

銜橜

猶時有銜橜之變注引張揖曰銜馬勒銜橜騑馬口長銜也雲璈按師古漢書注橜謂車之鉤心也銜橜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顏說是若如張注則二者皆屬馬銜無大分別矣

垂堂二義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注張揖曰畏櫚瓦墮中人也雲璈按漢書顏師古駁之云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櫚瓦也孫頤谷侍御取顏說雲璈謂二義

皆得兼之又漢以一斤爲一金千金當作千斤解

滄字不當从水 枚叔諫吳王

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注引漢書音義云滄寒也雲璈按滄應从冫楚亮切逸周書天地之間有滄熱列子湯問篇日初出滄滄涼涼今刻从水非也漢書作滄

下官 江文通上建平王

書中自稱下官注引沈約宋書郡縣爲封國者內史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爲下官雲璈按下官之名已見漢書賈誼傳曰大臣罷

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然非其自稱晉書庾亮與郗鑒書公與下官並荷託付又晉載記靳準對劉粲日下官急欲有所言安帝時劉敬宣答諸葛長民書曰下官常慮福過災生王誕說盧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王鎮惡乘利趨潼關之食欲還沈林子怒曰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爲將軍辦之又世說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是皆時仕宦無不自稱下官非始於宋孝建也大抵王國之僚屬改稱則自宋武始耳猶今時郡佐以下於上官稱卑職也

九宮

豫三五歲伎之末注引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避五五爲死三爲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後漢書張衡傳重之卜筮雜之以九宮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康成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自此而從於震宮自此而從

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舊唐書禮儀志言九宮者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中央六乾七兌八艮九離其神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其星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其方白黑碧綠黃白赤白紫其地冀荆青徐豫雍梁揚兗皆依一坎至九離之次序土飛于中數轉于極合河圖從橫十五之數雲璈按太一天之

貴神舊傳其所臨分野則爲福然考屈平九歌已有東皇太一漢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祀泰一方特未明言九宮則知其來已久相傳肇自黃帝又名三白圖今時憲書首列一歲之九宮又每月各有九宮其法以白爲吉黃爲凶卽所云就三避五之說也選注各本多作居五蓋字之誤孫侍御以軍術之說與賤伎不合疑格五之譌亦未的

啟

三祖 任彥昇奉答敕示七夕詩

魏稱三祖注三祖謂武文明也考魏志明帝紀景初

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孫盛譏其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雲璈按盛但知其生爲廟號之非而不知其自居不祧之謬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丕尙不能稱祖何況于叡李唐始代無不宗曹魏且廟連稱祖皆前代所無陳壽止於武紀稱太祖文明二紀皆書皇帝而沒其高烈之名可謂卓識彥升此啟及鍾嶸詩品文心雕龍皆云魏三祖蓋承景初之謬耳史言操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丕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叡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洵爲江左文辭之倡故彥升言風什之工以三祖並稱良有以也

奪禮 任彥升上蕭太傳固辭奪禮

注引劉璠梁典曰昉爲尙書殿中郎父憂去職齊明帝作相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雲璈按奪禮卽奪情亦謂之起復南史蕭坦之遭母喪起復爲領軍將軍是也此事漢時已有行之者後漢書耿恭傳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

服又趙憙傳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蓋間有之唐以後指不勝屈矣

家集諱名

昉啟五臣本作君啟呂延濟曰昉家集諱其名因而錄之何氏讀書記云六朝諸集書啟多作君啟君白之語呂說得之下文君於品庶之君同雲璈按果爾則昉往從末宦之昉字亦當改君矣家集諱名已失古人臨文之義況錄人之文而亦從其諱更屬無謂似宜悉改君作昉爲是君於品庶之君乃改之未盡者胡中丞以改昉爲非以其失善舊耳殊泥

彈事

三關任彥升奏曹景宗

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雲璈按郡縣志中州古申國魏文帝分置義陽縣有三關之塞故平靖關城在縣南七十六里武陽黃峴二關在安州應山縣界又按喬氏使粵日記云義陽縣唐改申州宋改信陽縣元陞爲州信陽三關春秋時曰太隧曰直轅曰冥阨後名太隧曰黃峴直轅曰武陽冥阨曰平靖後又名黃峴曰九里關武陽曰大寨嶺平靖曰行者坡宋南渡時論者謂堅守三關則安陸以南可以無虞信陽今隸河南省三關皆在州境下關乃入楚省應山縣治也

主臣非史漢之主臣二字不當連讀

景宗卽主臣謹按云云注主謂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卽主臣謹案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爲句臣當下讀也葉氏附注云陳與郊言主臣之見文史者二陳平謝曰主臣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釋主臣者三張晏曰若今人曰惶恐文穎曰猶言死罪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擊服惶恐之辭今李善置史漢不引而引晉書至

截主爲句訓主爲首不知卽主何義愚謂下彈劉整謹案至卽主云云係李氏補入則知昭明原本已刪至主字截住臣字連下讀矣以此例推自應截主爲句雲璈按容齋四筆亦據史漢謂當主臣連讀以譏李注之誤趙耘菘觀察陔餘叢考云某卽主者乃總結前案以明罪有所歸而下復出己意以斷之主字之義猶言魁首耳考魏書于忠傳御史尉元匡奏曰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傷禮敗德臣忠卽主謹案臣忠云云又閹宦傳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卽攝鞫問皆與風聞無異犯禮傷化老壽等卽主謹案石榮云云此兩篇體例相同主字之下謹案之上俱不用臣字益知李善讀法別有此例葉趙二說竝是而觀察所引尤爲切證第何以解于史漢二字之義及諸家所注乎竊謂史漢所言主臣自屬當時之語宜如舊說而文選之主臣並非引用史漢後人見二字相連一處適與史漢相合遂強以史漢之主臣釋之致令句讀不分文義相近不知其與史漢固絕不相

蒙也故李氏並不一引而詆李注者反援以相難試卽如其說以主臣連讀取張晏等所釋釋之乃曰某人卽惶恐某人卽死罪某人卽擊服又復成何文理乎足知李氏讀法確不可易卽主謹案自是當時彈章一定舊式而謹案之上或稱臣或不稱臣則固可不拘也方氏通雅謂是發語敬謝之辭猶主在上臣在下自然敬恐亦非方列其人之罪於已何與有何敬謝皆不顧上下文義而強爲之解者至趙凡夫云當是草書惶恐二字譌爲主臣此更是說文長箋鑿空之故智不足辨矣又按孟康云主臣主羣臣也此陳輿郊所失引若以解此主臣亦復是何語

列稱 任彥升奏劉整

篇中供詞多言列稱按文心雕龍曰列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如見也

查

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雲璈按說文手部抯字注讀如樝梨之樝徐傳引昉此文又部⿸虘又字傳亦引昉此文皆側巴反是抯⿸虘又二字可通也其作查者非矣

中正 沈休文奏王源

新唐書儒學柳沖傳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族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眞僞云云雲璈按此則中正之說專以門第定人才高下沈休文奏彈王源此風蓋自魏晉至六朝皆然然以魏志夏侯泰初傳之言參之其始本論品行後乃專重門第耳三國本無官志可考晉宋南齊北魏諸書於中正之官絕不之及惟雜見於各史列傳中或稱某州大中正或稱某郡大中

正或單稱中正而不言大大都以他官兼攝之無專員休文此奏所列官名蓋以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攝吳興邑中正也又或以致仕者爲之至唐始廢

王滿連姻入奏之非

雲璈按宋大明五年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當時與工商爲婚蓋有明禁然亦祇毋許雜婚而已非并禁寒素也若滿氏旣云寵奮允胄何由知其虛託且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閤主簿父子同仕王朝縱出寒門已非流伍可比安在不可爲婚不

問其人之賢否而槩以門第爲高在擇配之家如此
爲之上者尙當革其澆風何反以白簡相聞助浮華
而崇勢利乎至聘餘買妾更屬周內卽有之亦何嫌
而何疑國家之事豈無大於此者何至以區區上瀆
休文于是乎失立言之體矣總緣六朝專重氏族如
王球止宏興之坐王僧達焚路瓊之之牀惡陋之習
積重難返雖天子亦無如何厥後革易之際高門世
族絕少完人一二殉國之臣皆出於寒賤氏族亦何
關于國家重輕而軒輕若此哉趙邑寵貴欲與范陽
盧氏爲婚盧氏母不肯至攜女藏避孫搴寒賤神武

賜以韋氏士人女爲妻時人榮之郭瓊以罪死其子
婦爲范陽盧道虔女沒官神武以賜陳元康元康寒
地人以爲殊賞當日南北風氣皆然牢不可破休文
亦囿於一時積習耳　案吳郡正閤主簿此脫正字

牋

不宣　楊德祖答臨淄侯

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于氏集評引吳曾漫錄云書尾
用不宣語起此雲璈按野客叢書云漢高祖定天下
諸侯王上疏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
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

繁音婆　繁休伯與魏文帝

繁欽之繁三國志音婆玉篇姓也音婆廣韻收入八
戈亦云姓也左傳殷人七族有繁氏漢有御史大夫
繁延壽

黃門注有脫誤

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注引漢書曰鄭聲尤
集黃門集樂之所胡中丞云此注有脫誤所引必禮
樂志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云云以注
黃門也今誤甚爲集黃門下失去全非其舊集樂之
所上當更有黃門二字

妲

自左驥史妠謈妲名倡注魏志文帝令杜夔與左驥
等于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其史妠謈妲盍亦當時之
樂人妲子也切雲璈按謈妲似是當日女伎後世猶
有此稱如東坡趙成伯席上贈所出伎川人楊姐詩
之類

青蓱　陳孔璋答東阿王

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蓱干將之器注引呂氏春秋
謂青蓱豫讓之友又引張升反論曰青蓱砥礪於鋒
鍔庖丁割犧于用刀今按牋義與干將並稱爲器則

注所引似未合黃士珣云呂以靑蓱爲人名張以靑蓱與庖丁對舉似皆指人言㦸云秉靑蓱干將之器猶言秉二人所製之器云爾非指靑蓱干將爲器名也至太白上韓荆州書庶幾靑蓱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則直以靑蓱爲劒名未知所本

女工 吳季重在元城與魏太子

女工吟詠于機杼胡中丞云女工當作工女與上農夫偶句也酈食其傳紅女與景帝紀女紅迥乎不同觀注舍紀引傳較可知矣各本皆倒

楡中以西 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

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楡中以西望風震服雲璈按水經注二河水又東過楡中縣北注云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楡中之地地理志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史記音義曰楡中在金城卽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楡中以西者也

注引韓詩楚王亡履 謝叔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注引韓詩外傳曰楚昭王亡其踦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弃者李保泰云今外傳無此文故趙舍人懷玉韓詩外傳校本取此注以補遺雲璈按賈誼新書七諭誠篇云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眥盧學士云背履臣也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于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思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無相棄者正載此事而加詳李注蓋誤以賈子爲韓詩外傳也趙舍人亦未深考

任㦸注引韓詩 任彥升到大司馬記室

惟此魚目唐突璵璠注引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李保泰云今外傳亦無此文

書

足下 李少卿答蘇武

子卿足下按御覽引異苑云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將起于此

孤負

今人孤負孤恩多作辜誤也按說文辜辠也絕非此意此書孤負陵心及陵雖孤恩皆作孤字少陵詩孤負滄洲願昌黎詩孤負平生志義山詩映書孤志業是唐以前尚未有用辜字者也又陵雖孤恩下李注

引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隣與孤恩義何涉新唐書言李氏注或釋事而忘意大率類此

執事

而執事者云云注謂漢朝執事之人也孫侍御曰執事卽謂蘇武也注非雲璈按此書通篇皆稱足下或稱子卿無緣又稱執事宜從原注爲是

李陵前書不傳

前書倉卒未盡所懷又云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注引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

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雲璈按前書不傳惟見此注又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謂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杜詩自平篇云自平中宮呂太一收珠南海十餘日葢用此）班孟堅燕然山銘注亦引李陵與蘇武書云雷鼓動天朱旗翳日不知卽此書否其書似唐時尚在故李氏得引之不知昭明當日何以不入選

五將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注引漢書武帝紀云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河西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汪太史文選質疑云步卒五千卽當有五將未必指李廣利公孫敖諸人雲璈按五將失道陵獨遇戰之語自指別軍之將非陵所領步卒五千之將也太史說恐泥

二子

彼二子之遐舉注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

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雪恥報功也容齋續筆云二子謂上文賈誼亞夫遐舉猶往事雲璈按上歷舉蕭樊韓彭鼂錯周魏賈誼亞夫皆才能而被囚戮者不應但承賈周說且遐舉卽遠舉未有作往事解似當從注指范曹爲是

蘇武在匈奴之苦

流離辛苦幾死塞北之野雲璈按野客叢書云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

盛暑以旃衣并東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但知武在匈奴齧寒中被如此之虐不知齧暑亦受如是之苦也

太史公司馬子長報任少卿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注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雲璈按司馬稱太史公例正不一如史記自序一篇自談爲太史公以下一段敘其父談事凡六稱太史公皆指談也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云云以下既述父談之言又與上大夫壺遂相往復又自述遭李陵

之禍作史記事凡四稱太史公皆自謂至其下文云漢興文學彬彬稍進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此則又屬其父其下又云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則標明其父子相繼爲太史令故皆得稱太史公其下又序作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書序略此稱父子共之末又總括之云太史公曰余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此太史公則又自稱若本紀列傳等篇之贊所云太史公曰者則亦皆自稱說見王西沚先生十七史商榷是此書之太史公亦當爲自稱與父談無涉注誤也

應灃曰史記世表云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葢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其先掌天官而遷改天歷建于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

己所論載也總之爲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其本論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復出余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葢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竝增太史公三字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爲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旨晻昧不可別白此方靈皋先生書太史公自序後也王光祿用其說而刪節之不若方文之暢

任少卿抱罪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雲璈按漢書劉屈氂傳有北軍使者任安坐受戾太子節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事

臨文避諱之道

同子參乘袁絲變色注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名故曰同子雲璈按史記於張孟談作張孟同亦此義此臨文避諱之始後世有以他人名犯諱而但稱其字者如北齊高歡先世有名泰者於宇文泰稱其小字黑獺有名隱者于趙隱稱其字彥深唐諱虎稱石

虎曰季龍諱淵稱劉淵曰元海是也有因而改用文義之字如漢明帝諱莊而東漢悉改莊爲嚴是也又有以音相同而義可通者代之如東坡其先世諱序凡爲人作序皆用敘字是也此類甚多而竟未有援太史公改同字以爲例者然不若今人於所諱之字缺筆爲明且簡也

履貂郎寺人披

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傑哉注引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雲璈按范蔚宗宦者論李氏注引左傳寺人勃鞮杜預注勃鞮披也史記以勃

第一一六冊 102 版

鞮爲履貂據此則履貂郎寺人披也亦曰勃貂見宦者傳序梁玉繩云晉語云伯楚文公爲勃鞮宋庠補音云官名然則披其名伯楚其字而所謂勃鞮勃貂履貂者皆官號之異蓋主履之官若周禮之鞮鞻氏鞮是革履貂是皮履勃乃排比之義說文勃者排也

半字衍

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注顧野王決曰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孫侍御云圓沙本從漢書刪去半字顏師古注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曰過當雲璈按無半字文理較順或又以爲半字屬上字

當字屬下句亦通

搑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注如淳曰佴次也今諸本作茸字顏監云茸推也雲璈按王氏學林云漢書作茸班固作司馬遷傳去遷未遠必據司馬氏原文用茸字其意如師古注文意通也字書搑人勇切推也當是搑字班固省其偏旁故用茸字耳自班固作漢書後又歷四百餘年昭明始集文選既不依司馬遷作茸字而變爲佴字是必得於他書他書所傳司馬氏文歷年既久豈無譌謬茸佴二字

義雖均通當以漢書爲正又蠶室注蘇林云景紀作密室廣大如蠶室雲璈按後漢光武紀注云宮刑獄名刑者畏風須暖蓄火如蠶室因名似較此注明晰

李注無次比二字

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注與如也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雲璈按漢書無次字言不得與死節者比耳語意較明何校以李注爲迂謬孫侍御云五臣本有次比二字李善本無之故以與字作如字解若果有此二字李氏何至迂謬乃爾汲古閣止載李注一家而正文又間從五臣往

往歧誤

不遜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按不遜猶言不自謙遜也注引論語近之則不遜一何迂謬孫侍御謂不遜猶不敏謙辭也亦未的

楊惲告霍氏　楊子幼報孫會宗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注引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爲平通侯王嵩伯曰據漢書楊敞傳敞以給事霍光幕府爲光所厚愛致位宰相而敞子惲即以告霍氏反封侯可謂傾危之士卒以晢召禍亦天道之好還也雲璈按此論亦未允豈有謀反大逆知之而匿不以聞懷私恩而廢公義如君父何史稱惲妄引亡國無人臣禮且性刻害好發人陰私又以能自高多怨於朝廷其禍有由豈以霍氏事爲報復哉

南山詩注

葉氏附注云楊惲書辭憤怨自足賈禍至君父送終數語尤爲悖慢得罪處初不在南山一詩也張晏臣瓚兩解語言晻昧後代文人詩獄未必非此輩拘牽之說導之耳雲璈按豈惟晻昧直是周內所謂欲加

之罪何患無辭

論孝章書誤前　孔文舉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今選本在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之前胡中丞云以季漢之文越居建武之上必非善舊甚明各本皆同卷首子目亦然未知誤始何時

子勝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

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困學紀聞云勝蓋告子之

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與全謝山太史云古注以浩生不害當之固謬然告子名勝亦別無所見雲璈按趙注告姓也名不害於浩生不害注云浩生姓不害名葢未嘗合爲一人至選注所云告子與墨子同時恐又非孟子之告子也故朱子只從古注

劉繇 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

豫章距命注吳志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爲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孫侍御曰按劉繇據豫章不久旋卽病卒孫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見吳志繇傳此書之作在孫策薨後孫權

據江東時劉繇之死久矣豫章距命之言恐涉虛飾

令長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

注引典略質爲朝歌長雲璈按令長之不同漢書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爲令萬戶以下爲長後漢書續志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其次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亦如之據此則令長之名以縣之大小爲稱若今州縣之有煩簡也故長遷始得令漢書馮野王傳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然應劭漢官儀又云三邊武帝所開縣戶數百或爲令荆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耳

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爲長桓帝以江南陽安爲女公主邑改號爲令是又不定如漢表志所云矣注又引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雲璈按漢書地理志朝歌屬河內郡而魏郡之縣十八竝無朝歌後漢書郡國志魏郡注引魏志云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衞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癭陶曲陽南和廣平之廣平任城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魏志曲陽作曲周無廣平）據此則朝歌之屬魏在漢之末年注引漢書誤也

不十之兆 魏文帝與吳質

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又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雲璈按吳志闞澤傳注魏文帝卽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卽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何氏讀書記云丕與丕不同書傳多作丕字）文帝果七年而崩考文帝於漢建安二十五年禪位七年而崩年四十此書作於建安二十二年計其年才三十一而嘆老嗟衰已至於此昔晉趙孟年未五十諄諄然如八九十者穆叔謂其將

死今丕又有甚焉不十之兆早見於此矣

鍾繇之繇音遙 魏文帝與鍾大理

鍾大理注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通雅云皋陶一作咎繇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翼謂鍾會曰何以遙遙不至蓋戲其父諱也今人讀音由者非雲璈按方氏說是但世說係晉文帝與陳騫陳泰共車喚會同載駛車委去因以嘲之故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劉孝標注云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實故以此酬之方氏謂庾翼者徵誤世說又載鍾毓爲黃門侍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元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元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與此正同足可證繇之音遙不音由也

玉部論

竊見玉書云云注引王逸玉部論原作正部何校改爲玉胡中丞云按隋志子儒子家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亡何改似非雲璈按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引王子靈符應曰赤如雞冠四語與此玉書所稱正同粟

字似當作粟方與漆叶作栗者恐誤

舍弟

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雲璈按舍弟之稱蓋出於此後來稱家弟者亦此義荀仲茂注引荀氏家傳荀宏字仲茂爲太子文學雲璈按魏志荀彧傳作荀閎文學下脫掾字鍾繇傳無因荀仲茂四字

此魏 曹子建與楊德祖

汪韓門太史云德璉發跡於此魏注德璉南頓人近許都故曰此魏以此爲近恐未當雲璈按文選諸刻皆作北魏注亦作北典略乃作此耳恐先生誤記也魏志本傳載此文作大魏

子游二字衍

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注引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於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雲璈按今孔子世家無子游二字困學紀聞曾辨之矣考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云春秋之成莫能損益李注亦引史記但作子夏之徒則知此注子游二字爲衍也

善本無嘆字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嘆息乎何氏讀書記云善本無嘆字五臣妄加非雲璈按注引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但釋息字足知其本無嘆字也然魏志本傳載此書有嘆字陳思王本集亦有之似非五臣妄加

山父 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冑

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注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史考云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云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雲璈按此注是似以巢父許由爲一人陸士衡衍連珠劉孝標及李氏注稱引繁博未嘗遽定巢許爲一爲二然

自來以巢許並稱漢書人表列爲二皇甫謐高士傳各有傳自不得合爲一人而此更以山父爲巢父者又未審何據也高士傳云許繇葬箕山堯就其墓號曰箕山公據此或因山爲稱而後人遂名之爲山父與則山父似屬之許由爲近至路史以巢父爲古帝王有巢氏之後其說太鑿

嵇叔夜書題無絕交二字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

王志堅古文瀾編作與山巨源書後題曰此書舊題作與山巨源絕交書叔夜簡傲其言傷於峻則有之非有惡於山公也臨終謂子紹曰巨源在子不孤矣此豈絕交者乎書題本出自後人今去之雲璈按篇中並無絕交之語去之良是野客叢書云叔夜有與呂長悌絕交書今選不載見嵇集中或因此絕交二字而誤與

向子平非尚子平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注引英雄記向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又引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胡中丞云英雄記出於王粲皆記漢末羣雄事向子平名長者乃建武中

隱士不應闌入疑是英賢譜之文雲璈按注所引兩子平事雖彷彿相類終以范史爲正觀書中尚字及注尚向不同一語則注中上向子平當作尚下尚子平當作向今後漢書逸民傳正作向于氏集評但錄所引英雄記刪去後漢書又作尚誤甚又後漢書注引高士傳向字作尚今檢高士傳亦作向

黃門之類有五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雲璈按癸辛雜識云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則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又

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搋（丑皆切）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擇迦總名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言妬謂見他行欲卽發不見卽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義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擇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

五字有韻未可删（趙景眞與嵇茂齊）

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嘆

息也注云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嘆息者非也據此則五字衍陳少章校亦云但詳按上下文此一段皆用韻按轡而嘆息息字正與上數韻叶此五字似不當從删

陳伯之（丘希範與陳伯之）

梁書陳伯之傳河南褚緭都下之薄行者頻造尙書范雲雲拒之遂投伯之大見親狎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險說伯之謀反于是集府佐吏於廳事前爲壇殺牲以盟武帝遣王茂討之敗走間道與緭皆入魏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邱遲私與伯之書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降久之卒於家雲璈按此校注所引加詳又云伯之不識字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子奪決於主者審是則此書亦何能動之得書卽降之說亦史家粉飾耳

答死者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

梁書劉峻以不得志著辨命論沼致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自行書往返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峻峻乃作書答之雲璈按此是答死者書亦猶見晉孔坦臨終與庾亮書亮報書致

祭亦此意已先峻有之惟書中止言得書之由不言所答之事何氏以此爲答書之序理或有之則是別有答書蓋昭明節去惟存此以備一故實耳梁玉繩云今其書載張天如所刻孝標集中恐是僞託

選學膠言卷十七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八

絳灌　漢文帝置博士
賈生爲左氏傳訓故　周彦倫無隱而復出之
事　棘下無犍字
遠引趙高　贅閹
如律令　日子
小惠當引左傳　相如多迎合
郢中　下里巴人
萬字協韻　數十餘萬言

東南一尉　雀烏漢書字異
傳　孔子干七十餘君
卷舌同聲　豐卦義
頷當作領　坻當作坻
割炙　孔墨事顛倒
鑽字義　浩然之氣當作皓然
淵當作潛　淵明以妹喪去官
趣當作趨　扶老
西疇卽先疇　毛詩
畢公無作關雎之說　厚當作序
鄭箋無文王字　呂向注襲鄭箋
書序僞託　孔安國時科斗書不應
廢　傳春秋之左丘明非論
語之左丘明　春秋不始於隱公
求人作序　思歸引
古上巳非三月三日　夏后兩龍
靈臺候氣　嫖姚
侮食　兩引呂氏不同
七萃之士　挂服
王儉年誤　班叙

璞當作樸　祭橋公文
秩

孫男之杲校字

第二一六册 102 b版

選學膠言卷十八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移

絳灌 劉子駿書讓太常博士

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注引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雲璈按師古於漢書禮樂志及陳平傳云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然則師古

已不信之今無此書不可考核但史漢屢稱絳灌卽陳平傳之絳灌世家正作絳侯灌嬰一人之說恐未可從

漢文帝置博士

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已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雲璈按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而文帝紀無立博士之文今據此書可補文紀之闕更證之以楚元王傳云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目爲博士又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又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五經而已是兩漢人之言無不以爲文帝置博士不獨劉氏一書也

賈生爲左氏傳訓故

在朝之臣唯賈生而已雲璈按漢書儒林傳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故獨稱之爲建立古學勸也

周彥倫無隱而復出之事 孔德璋北山移文

五臣向注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彥倫隱此山後應詔出爲海鹽令欲卻過此山稚圭乃假山靈意移之使不得至雲璈按南齊書周彥倫傳解褐海陵國侍郎出爲剡令草堂乃在官國子博士著作郎時於鍾山築隱舍休沐則歸之未嘗有隱而復出之事

檄

僰下無犍字 司馬長卿喻巴蜀

南夷之君西僰犍之長注文穎曰犍爲縣胡中丞曰犍字五臣妄添也史記漢書皆無之注引文穎曰犍爲縣者謂地理志犍爲郡之僰道縣也說文僰下亦

云楗爲蠻夷也以楗爲縣注楗非正文別有犍字袁
本校語云善脫楗字更誤中之誤

遠引趙高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

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雲璈按不從董卓起乃遠
引趙高者以操爲贅閹遺醜故以爲喻也

贅閹

贅閹遺醜注贅謂假相連屬也雲璈按漢書嚴助傳
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注淮南俗
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
操父嵩本夏侯氏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故云贅也與

淳于髡爲秦之贅壻義同後漢書袁紹傳作姦閹似
不若贅字之紀實

如律令

陳琳檄豫州檄吳將校部曲其末皆有如律令語李
濟翁資暇錄曰令音平聲律令者雷部中鬼名能疾
行故符呪者以爲言王觀國學林云漢以來朝廷行
詔敕約束之文末必曰餘如律令蓋約束該載不盡
餘事自有律令常法但言如律令則庶事舉矣巫覡
符呪之語其告誡鬼神亦猶朝廷之告誡臣民故符
呪亦有如律令之稱朝廷約束之文末有勑字符呪
如律令之下亦用勑字豈有朝廷約束之文引雷部
鬼名以喻其疾速者乎濟翁誤矣雲璈按王氏之說
是如律令者符呪學詔勑之文非詔勅用符呪之語
也三字多見於史漢文穎曰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
上者爲令史記三王世家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
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漢書
儒林傳敘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師古曰功令篇名若
今選舉令此外並如舊律令蓋當時律例法令皆有
一定成規遵而行之故曰如也雷鬼之說誠荒誕不
足辨

日子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

年月朔日子尙書令或曰知錄云今人謂日曰日子
日者初一初二之類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
職內注云若言某日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云子
發檄時漢人未有稱夜半爲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
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
支故曰朔日子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
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
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

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夯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書則有兼日而書者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此下古文移之式陳琳檄但省一甲字耳雲敷按漢書五行志巳言日加辰巳時加未翼奉傳亦言日加申時加卯矣是亦未嘗不以子爲夜半也何校云子疑守字之譌孫侍御志祖以爲非今據注引魏志太祖進彧侍中守尚書令則守字或當如何說然荀彧卒在

建安十七年檄中舉韓約馬超宋建張魯諸事考魏志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在十八年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抱罕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屠抱罕斬建在十九年公西征張魯至陳倉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恃險不服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十一月張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在二十年皆彧卒之後檄首列彧名未詳

小惠當引左傳

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注引論語好行小惠按此當引左傳小惠未徧不當引論語今論語惠亦作慧

相如多迎合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按史記漢書皆言相如使時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似非旣通之後所作也然篇首敘事言朝冉從駹東鄉將報中段言關沫若徼牂牁等語又似略定西夷還至蜀都而作不然方使之時何以知將來必有是事而預言之乎蓋旣通

之後往來勞費正未有已而蜀當其衝故父老始以卒業爲憂終以身先爲請未必非善後之計也是文謂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則可若謂以風天子其事已成不便中絕且辭中勸百諷一又不如其已矣長卿以詞賦得幸多迎合上意如上好遊獵則爲上林賦上好神仙則爲大人賦至死猶言封禪遺札以奏則此篇亦未必非迎合也說本林西仲

對問

郢中 宋玉對楚王

夢溪筆談云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

雪樓此乃因宋玉對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未考其義曰客有歌于郢中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和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不大謬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

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困學紀聞云陽春白雪集作陵陽白雪見琴賦注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尙在亦不然此鄢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鬥宜申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於夏口然後泝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武王遷鄀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城郡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古之郢都又謂之南郢雲璈按江陵今荊州府治也郢之爲名最不一楚徙壽春亦命曰郢其爲郢州者竟陵古鄖國郡縣志云在今郢州長春界竟陵大城是也今安陸府明嘉靖十年改安陸府爲承天府今復爲安陸府三國魏曰郢州晉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後周以其地置郢復二州劉宋時武昌府亦曰郢州宋孝武分荊湘江三州之八縣爲郢州鎭夏口此武昌府也隋平陳改爲鄂州東晉王忱督荊州始於江陵營城府曾南豐言襄州韓公井卽昭王井有楚故城謂之故牆卽郢也

下里巴人

通雅云漢田延年傳陰積貯葦炭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其曰下里巴人之歌卽蒿里薤露之類也古人好挽歌以爲適桓伊善歌挽歌袁山松道上行殯亦謂好此聲也雲璈按下文復有陽阿薤露此不得以蒿里爲下里方氏所引未的下里巴人自是鄙俗之曲有此二種故文賦綴下里於白雪長笛賦下宋制於延露巴人可以分用而方氏概以爲薤露之挽歌尤謬

設論

荅字協韻 東方曼倩答客難

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君子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胡中丞曰袁茶二本害下有菑字按菑字韻與下才字叶蓋善本當是天下無菑也陳云傳曰以下七句漢書無

數十餘萬言 揚子雲解嘲

顧默而作太𤣥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王西沚先生云數字衍十餘萬言當指法言非指太𤣥然今法言具在按其正文大約不過萬言云十餘萬亦不可解

東南一尉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如淳曰尉在會稽雲璈按文獻通考秦始皇攻取陸梁地遂平南粵置南海桂林象郡復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據此則非在會稽之說矣

雀鳥漢書字異

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雲璈按漢書作江湖之雀渤海之鳥師古曰雀或作厓鳥或作島島海中山也其義兩通今選正作崖島是漢書誤也且作雀鳥則下文乘鴈集雙鳧飛豈不重複乎

臧氏玉林云說文山部島海中往往有山可依上曰島从山鳥聲若詩曰蔦與女蘿又釋名釋水云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按說文島从山鳥聲釋名亦言鳥可知二字同聲矣故禹貢冀州鳥夷皮服揚州鳥夷卉服孔傳皆讀鳥爲島

傳

或釋褐而傳據上文解縛而相以文義例之則傳字當爲保傳之傳非如注中傳說庸築傳巖之傳也然義自通

孔子干七十餘君

或七十說而不遇注應劭曰孔丘也雲璈按史記三代世表言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漢書儒林傳序亦稱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東方答客難注引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此蓋戰國時之誣說故王充論衡儒增篇曰孔子所至不能十國史記索隱亦謂後之記者失辭孔子歷聘無七十餘君也子雲此文遂承其謬但其原亦出於莊子天運篇以干七十二君爲孔子謂老聃語呂氏春秋遇合篇稱孔子周流海內所見八十餘君數又過之其謬妄更何足

辨

卷舌同聲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雲璈按漢書作宛舌而固聲師古注宛屈也固閉也方言又作含聲而宛舌

豐卦義

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安溪相國云此段全釋豐卦義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爲盈且實矣然豐卦雷居上則是天收其聲火居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盛不可久而滅且絕之徵

也豐之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即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是變易爵象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故此卦之義至今不白雲璈按先生此義精絕子雲當成帝之末五侯擅政盛極將危之際故取象於豐屋蔀家以示戒後金張許史即指王氏也

頷當作顉

頷頤折頞按頷漢書作顉師古曰顉曲頤也音欽李注引韋昭曰曲上曰頷欺甚切胡中丞云疑正文及注二頷字皆當作顉顉頷同字故顏音欽韋音欺甚也袁茶二本正文下音綺險乃五臣作頷之證各本以亂善其實依韋讀當从金不作頷諸字書多頷顉顉頷並收蓋漢書別有作頷之本五臣用以改善耳

坻當作坁

響若坻隤胡中丞云坻當作坁應劭本漢書作坻音丁里反韋昭本漢書作坁音氏善意從韋故又引字書巴蜀名山堆落曰坁也各本正文從應注中亦一概作坻皆誤當訂正顏注漢書作阺音氏巴蜀人名山旁堆欲落曰阺應劭以爲天水隴氏失之矣氏言

丁里反更顯然易知說文氏下云云即字書所本此作氏韋昭本與之合吳都賦劉淵林注引此作坻與應劭本合彼此不可互證實讀古書之通例也

割炙

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胡中丞云割炙炙當作名注割名割損其名今二名字亦誤炙漢書作名顏師古注云割損也言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蓋惟朔傳言割肉而雄謂之割名故須此注若今本作割炙而注云割損其炙殊非注體雲璈按曼倩滑稽何嘗以此損名恐只是炙字之譌耳顏注亦強爲說

孔墨事顛倒 班孟堅答賓戲

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按淮南修務篇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氏用其事而顛倒之耳

鑽字義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雲璈按鑽者取其必入至今人口語尙有之宋時王安石秉政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姧一時擢用士大夫遂有十鑽之目卽本此義與顏子彌堅之理異矣三術野客叢書云帝道王道霸道見本傳

浩然之氣當作皓然

孟子養浩然之氣胡中丞曰浩當作皓善引項岱注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是善作皓不作浩甚明所引孟子浩字亦作皓乃與項注相應葢孟子別本如是故雪賦縱心皓然亦引孟子爲注

淵當作潛

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茶陵本作淵云五臣作潛袁本云善作淵胡中丞云漢書作耽雲璈按潛字是與孔終篇終字爲對漢書作耽亦是此義作淵者非上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伯柳二字衍此四句句法一例也

辭

淵明以妹喪去官 陶淵明歸去來

漁隱叢話引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爲彭澤令遂棄官歸是歲乙巳凡爲吏者六年故云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三月尙爲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序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予觀此士旣以違已交病又媿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葢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

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趣當作趨

胡中丞云園日涉以成趣趣當作趨善引爾雅門下謂之趨爲注又云趨避聲也七喻切是其本作趨明甚倘作趣此一節注全無附麗矣五臣良注云自成於趣乃作趣各本皆以五臣亂善

扶老

策扶老以流憩注引易林曰鳩杖扶老困學紀聞云

扶老藤名以爲杖見蔡順傳注雲璈按扶老之名藤竹木三者皆有之山海經龜山多扶竹郭璞曰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名扶老竹詩其檉其椐毛傳曰椐樻痤璣草木疏曰節中腫似扶老竹卽今靈壽也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西京雜記上林苑扶老木十株李注旣疏而深孚但以爲藤名亦未深考又太平御覽引廣志云扶老華黃如金名金草是扶老又屬草名矣

西疇卽先疇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何氏讀書記云西當讀作先卽農服先疇之畎畒也西與先古字通雲璈按漢書郊祀志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後漢書趙壹傳窮鳥賦云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皆讀先然皆是叶韻非竟作先字用也通先之說當再考

序

毛詩卜子夏毛詩

漢書河間獻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故號曰毛詩今選本於詩序旣定爲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失檢甚矣然韓昌黎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爲漢儒附託至朱子則據西漢儒林傳斷爲衛宏作

畢公無作關雎之說

惠氏九經古義云王伯厚云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棟按藝文類聚三十五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爲篇首按其文云康王晏起與魯詩同深思古道又同韓詩超漢末人范書有傳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辭淫張子並故作此規之邕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

厚當作序

厚人倫胡中丞云袁本校語云厚善作序按求通親親表敘人倫卽引此當亦是序字今作厚非

鄭箋無文王字

先王之所以敎注引鄭箋云先王指太王王季文王也按今箋無文王也三字胡中丞云詳義亦不當有蓋傳寫衍

呂向注襲鄭箋

哀窈窕思賢才楊升菴云文選呂向注哀蓋字之誤

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之也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雲璈按改哀爲衷乃鄭箋也呂葢襲之升菴直以爲呂解豈未見注疏耶又按鄭注論語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此哀字之所本是仍以哀爲義也又鄭志答劉掞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哀與衷鄭義固兩兼也

書序僞託 孔安國尙書

朱檢討云安國書序文選錄之世皆篤信惟朱子謂其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託而魯齋王氏仁山金

氏亦疑之考之漢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葢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然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沒久矣班固敘藝文志於古文尙書云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耳而僞託安國序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荀悅漢紀於漢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尙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文選錢本流傳脫去家字耳按其本末孔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矣雲璈按檢討此論葉星衛附注中取之然其說又見於閻徵君尙書古文疏證葢同時互證之論所見符合各載著述故不嫌其同也疏證又云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早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煞有可疑者兒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考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尙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

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爲之師者年又長于弟子安國爲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卽甫獻書而卽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六十矣安得謂之早卒乎殊不可解

孔安國時科斗書不應廢

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又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正義云隸古定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閻氏百詩云說文解字序曰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興以八體試學僮新莽居攝時有六書曰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古文者卽孔子壁中書若以自秦以後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前無所爲古文也者不知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

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豈得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字參考而後可識也

傳春秋之左丘明非論語之左丘明杜預春秋左氏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雲璈按文獻通考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爲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也而其末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此又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嘗酎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是一人爲史官者又按正義云丘明爲經作傳故言受經于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則孔穎達已不信其說然親受之說雖無明證若但以年少後亡疑之若左氏以弱冠之年在孔門從遊者又二十年孔子沒時亦不過四十許人又二十八年亦尙未逾七十安在不可親受經于聖人及智伯之事哉劉子駿所云左氏親見夫子理或有之

雲璈又按或云春秋絕筆於獲麟記者欲記孔子之卒復續經二年左氏依經作傳故至哀二十七年公孫于邾而止以經終于哀而傳亦終于哀也使別一丘明何難自悼公以下如前記載而遽止於此哉以是知受經于聖人者不欲於他公更詳也是又一說也

春秋不始於隱公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允也若平王能祈天

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云云按征南此說亦未確春秋始隱公前人多論之莫善於顧氏亭林之言日知錄四云春秋不始于隱公晉韓宣子聘魯（昭二年）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原注孟子雖云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三百五十年全無紀載）自隱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傳也此論二千年來無人見及但隱公以下亦只是原本詳略失當聖人因而正之是作仍是述也

求入作序 皇甫士安三都賦

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也何氏讀書記云世說注此序及劉注卽太沖所自爲蓋託之勝流以重其價也今讀太沖賦序其卒章云聊舉一隅攝其體統歸之訓詁則注明是太沖所爲雲璈按注既假託序自可知世言求人作序與爲人作序爲始自此文者未必然矣

思歸引 石季倫思歸引

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注氏質疑曰選所錄是序其引不入選今考其引曰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鵠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望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魚彷徨鴈驚泝波羣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華池酌玉觴雲璈按通志樂略云思歸引亦曰辭拘操舊說衞賢女之所作也邵王聞其賢而聘之未至而王死太子留之不聽拘于深宮思歸不得援琴而歌曲終乃縊初但有聲至石崇始作辭但述其思歸河陽所居而已劉孝威胡地憑良馬亦只言思歸之狀

古上巳非三月三日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

注引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雲璈按上巳蓋用三月中第一巳日如上辛上丁之類後漢書禮儀志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則猶用巳日後乃但以三月三日爲上

巳誤也沈約宋書以爲自魏始此猶之古時端午亦止用五月中第一午日論衡云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時鑄陽燧是午節宜用午日後世專用五日亦誤以午爲五也

夏后兩龍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

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注引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雲璈按東都賦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又博物志曰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承光御之以行兩龍本大禹所御啟既嗣位亦得乘之

靈臺候氣

挈壺宜夜辨氣朔于靈臺注左氏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孫侍御曰續漢志候氣之法殿中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律與左傳不合

嫖姚

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注引漢書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嫖姚校尉胡中丞云注中嫖姚疑有誤正文作影搖與注未相應考史記作剽姚漢書作票姚服虔音飄搖師古曰荀悅漢紀作票鷂字皆不作嫖姚疑此注善引漢書自作票姚其下或并引服音且有影搖與票姚異同之注而不全雲璈按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作嫖姚注未嘗誤

侮食

侮食來王注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胡中丞云袁本侮作海按海食是詳注意上句當云古本作海食而引周書以解之今上作海下作侮不相應皆譌字惟袁本此一字未誤也今本周書亦作侮食又非善所見之本困學紀聞譏元長用之皆就今本文選今本周書而言似未得其理

兩引呂氏不同

殷殷均乎姚澤注引呂氏春秋曰舜爲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又云呂氏春秋曰舜爲天子輒輒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爲啟啟故兩引之雲璈按呂覽愼人篇又作振振殷殷無不戴悅李氏兩引此而皆與呂氏本不同未詳所引何本又按說文欠部有啟字云指而笑也然則啟字亦當从欠又啟字字書無之或是啟字之譌而李氏又音仕勒切則又非啟字矣亦未詳所本案尤本毛本均作仕勒切惟明本有譌作仕勒切者

七萃之士

七萃連鑣注周穆王傳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通雅云周之七萃猶漢之八校也漢初爲五營五校武帝增置八校尉表有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游騎射聲虎賁而游騎不常置故刑法志內增七校外有樓船建武初改爲五營其曰青巾卽越騎也靈帝西園八校尉則上中下典助佐軍左右凡八而五校之稱自魏晉建左皆因之雲璈按周禮春官車僕掌戎車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萃萃猶副也與倅同

挂服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

挂服捐駒注引王隱晉書王遜爲上洛太守畱私駒私犢事以注捐駒而云挂服未詳孫侍御取李周翰注引魏志裴潛爲兖州刺史畱榻事以補之謂凡所用物皆呼爲服

王儉年誤

春秋三十有八雲璈按南史云永明七年儉薨年四十八齊書及此序皆云三十八王西沚先生云南史蓋誤以褚淵之年爲王儉之年也

班劒

增班劒六十人按唐開元禮漢制帶劒晉代以來謂之班劒宋齊謂之象劒今據此注則齊亦謂之班劒與注稱虎皮飾之者不同

璞當作樸

鄭璞逾於周寶胡中丞云璞當作樸注所引戰國策亦必全爲樸字物之質謂之樸玉樸亦然說文玉部竝無璞字而鼠樸得與之同名異實也後人習見璞字輒有所改今本戰國策樸璞錯出此注全爲璞字皆非也又樸誤爲璞聖主得賢臣頌有其證

祭橋公文

士感知己懷此何極注引曹植祭橋公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忘何氏云此乃魏武祭橋公文而李注以爲子建此事在建安七年子建時十歲當是注誤雲璈按魏志陳思王傳年十餘歲已善屬文則十歲或已能文當日命其代作亦未可定惟魏志本集皆不載故何氏以爲疑耳

秩

爲如干秩何校改秩作帙胡中丞云當作袟雲璈按袟亦當作袠說文書衣也後漢書楊厚傳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蓋今所云書函也與袟亦同帙說

文亦云書衣韻會帙次序也書卷編次中丞不从何
校帙而作袟者嫌與下如干卷混故耳其實帙袟袠
一也

選學膠言卷十八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九

頌無韻　寒哀

庭燎爲士　遳鐘

王子淵祀金馬碧雞　鬼方

漢高祖功臣　蕭相國封邑在鄼不在

鄼　畱侯之畱在沛縣非陳

畱　韓王信之信音新

駮民當作俊民　京索

紀信無後　漢高祖後母

東方畫贊碑　厭次

涅而不緇互異　袁渙之名當作煥

荀攸不如荀彧　世語近誣

都長　封禪之謬

相如未嘗制封禪禮　昭夏

成王非襁褓　導官

獲鼎放龜　翠黃

偏之二字誤　劇秦美新是後人誣筆

諸吏　甘露醴泉非一物

元聖　農頊

曹爽無謀反事　長沙王非敗死

皇后稱紀　坐論

紫綬　雲臺無來君叔

奄人亦近女色

曾孫上尊校字

第一一六冊 102 頁　36B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頌

頌無韻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汪韓門先生詩學纂聞云頌者詩之一體而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韓文公伯夷頌皆不用韻因思周頌之文多有求其韻而不得者後儒強爲叶之恐是本無韻也雲璈按此義古人未曾言及顧氏日知錄雖謂詩有無韻之句亦但指一句非謂全篇且不專指頌也

寒哀

韓哀附輿按韓哀亦作寒哀見呂覽勿躬篇蓋韓與寒通曹子建名都篇注寒韓古通寒泥漢書人表作韓泥游俠傳寒孺史記作韓孺

庭燎爲士

齊桓設庭燎之禮注引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雲璈按今本外傳作爲便人或作使人欲造見者據下文朞年而士不至之語當以選注爲長又云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此九字外傳無之趙氏亦有生齋校本據此注以補外傳又按漢書梅福傳齊桓之世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注九九算術困學紀聞云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歷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也

簴鐘

伯牙操簴鐘注晉灼曰簴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瓚以爲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號鐘琴名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且漢書多假借或以簴爲號不得便以迭

遞判其音也雲璈按注意卽以簴鐘爲號鐘通雅云簴鐘卽編鐘也隋盧賁曰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加應鐘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康成注周禮以二八爲十六簴諸儒泥八音加倍非也智按十二律正倍合二十四聲後以不能盡用存十二律加四淸聲合爲十六今宮譜北曲亦十六調可證也編磬亦如之按方說全與注異

王子淵祀金馬碧雞

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至末一段班史言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可謂得託諷之意矣然後

來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宣帝使襃往祀於道病卒初不聞有所進諫其與作頌之旨又何戾也

鬼方 揚子雲趙充國頌

鬼方賓服李氏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解鬼方爲西羌似在今涼州惠氏定宇云商之鬼方周荆楚之地商頌殷武卽伐鬼方詩也雲璈按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氏娶於鬼方氏史記楚世家陸終氏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楚爲芈姓之後則鬼方自當在荆楚之地李氏以頌爲充國擊西羌故引世本以先零當之不知頌乃借以爲喻如下文有方

有虎亦以贊充國耳似不得以鬼方卽先零也

漢高祖功臣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頌列功臣三十一人一蕭何二曹參三張良四陳平五韓信六彭越七黥布八張耳九韓王信十盧綰十一吳芮十二劉賈十三王陵十四周勃十五樊噲十六酈商十七夏侯嬰十八灌嬰十九傅寬二十靳歙二十一酈食其二十二劉敬二十三陸賈二十四叔孫通二十五魏無知二十六隨何二十七董公二十八轅生二十九紀信三十周苛三十一侯公攷在史漢功臣表中者止蕭何曹參張良陳平韓信王陵周勃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十三人而已以表所載皆侯凡封而除與不及封者皆不在其列但旣以功臣爲表則凡有定天下之功者皆當彙而載之使開卷暸如不當但限以侯籍并初封之年如盧綰雖燕王而其初封長安侯表以功臣之定在高帝六年綰已先一年爲王故不載又然新城三老董公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遂封成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京兆王氏下云魏無知封高梁侯而表皆無之劉敬傳爲建信侯水經注五云建信縣漢高帝七年封婁敬爲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

有建信城此在六年以後今表亦不載何也且建元侯表有周子南君以此例之則如廣野稷嗣平國俱可載入而表亦闕如則其體例亦未盡畫一矣至功臣甚多而高祖僅作十八位次亦不知何所取義日知錄云高祖功臣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四十七良列六十二史記載高祖功臣一百三十七人兼外戚王子凡百四十三人漢書載高祖功臣一百四十七人兼外戚王子凡百五十三人今士衡所頌止三十一盖取其事蹟彰著其他固不

及其錄然有縱公者與周苛同守滎陽同爲項王所殺乃頌周而不及縱亦未爲允當也

蕭相國封邑在鄼不在酇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通雅云蕭何南陽之酇在今襄陽之光化此何封邑也沛縣之酇本作鄼音嵯今亦不在沛縣在歸德府考城縣之鄉間尙有酇城橋古今分畫境界學者一時未攷宜其隨聲聽譌耳嘗論之曰漢地志載南陽酇縣侯國不言沛之鄼爲侯國非明驗乎沛鄼之爲酇誤於班固之碑王莽之改水經注之引班固泗水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于酇合溪曰孟堅必知封地則南陽之酇有嵯音尋直謂古時韻粗班氏亂叶耳江統徂淮賦言何封于沛矣水經注濄水逕酇縣故城南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於鄼王莽之贊治矣朱謀㙔云鄼字誤三傳皆作會于柤古文柤通鄼應劭曰作嵯漢地志沛郡酇縣注本作鄼王莽曰贊治故遂以鄼爲酇古人讀書已浮何怪今人耶又沔水通酇縣謂之酇頭高帝五年封蕭何薛瓚曰今南鄉酇頭茂陵書曰在南陽王莽更名南庾沔水又過筑陽東師古曰南陽蕭何封邑音贊本春秋陰國唐爲襄州

陰城縣有蕭何廟何薨高后封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陽侯文帝罷同封延元時爲光化軍今則爲縣屬襄陽府酇字本義百家爲酇音贊寒韻存此則聲轉而廣韻收之歌韻有酇注曰封邑則謬矣升庵弱侯定以沛鄼爲何封邑而云師古無據者大謬也一統志載永城縣有酇侯城爲何食邑以譌傳譌亦猶承天府之陽春亭以宋玉生此郢州耳揔之漢志分侯國延爲筑陽侯二證最確而班固之韻乃古通轉之口齒猶攢之從贊難之讀那也恕先云江淮以韓爲何京山云間介之轉爲个此可推矣雲璈按南陽沛地不同聚訟者紛紛揔以古借酇爲鄼二字音韻淆混致有諸家之議攷周禮天官酒正盎齊注如今酇白矣疏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酇音義云酇白卽今醝酒也宜作醝作酇假借也是以南陽之酇音爲嵯矣襄元年左傳鄭子然侵宋取犬丘注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音義酇才何反又子旦反師古旣辨南陽之酇音贊而于蕭何傳又言酇字別有鄼音沛之鄼史漢皆作酇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又地理志南陽酇音贊而沛郡酇注此縣本爲鄼中古以來借酇字

爲之耳讀爲鄖而莽呼爲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是以酇鄖爲兼得兩音矣如此歧說後人那得不誤故唐人楊巨源詩云麒麟閣上識酇侯賈島詩往歲酇侯鎮皆以酇爲鄖究之蕭相國之封南陽酇而非鄖史漢具在實無可疑方氏之辨是也

留侯之留在沛縣非陳留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通雅云張良封留侯留在徐州沛縣之留城鎭有留侯廟存焉或以陳留爲子房封處廟貌巍然誤也王洙曰宋武北征過陳留下教修復其失久矣按傅亮爲劉裕修張良廟教曰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本謂沛縣之留城一統志已載之矣王洙語誤雲璈按修張良廟教注李氏本以爲沛縣之留

韓王信之信音新

韓王韓信正韻韓王信本與淮陰同名嫌誤讀作新雲璈按漢書叙傳述霍光金日磾傳云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奕世載德貽于子孫師古注信合韻音新是可讀音新也葉星衛附注云劉知幾猶及見陸賈書謂韓王本名信都司馬去都留信遂與淮陰混未審何據

駿民當作俊民

駿民效足胡中丞云善引俊民用章爲注是其本作俊也袁茶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乃云羣賢如駿馬足是五臣作駿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攷士衡長安有狹斜行云馮軾皆俊民左太沖擬士衡云長纓皆俊人可見陸自用俊字與此同彼二注善皆引尙書亦與此同决不作駿明甚或言駿字與足生義不當云俊更大不然上句萬邦宅心萬字豈與心生義五臣之意正緣足字改俊爲駿而不知非陸旨也又尙書本作畯善屢引爲俊者畯與俊同已具奉答內兄希叔詩無妨其引作俊也凡善引書有如此者不能

以畫一求之爲附舉其例云

京索

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注引漢書曰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榮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雲璈按漢書高帝紀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云索音柵師古注云索音求索之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距京索間師古亦注索山客反今皆讀音蘇各切者非矣其字亦應從索

紀信無後

帝疇爾庸後嗣是膺注漢書周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爲高景侯又襄平侯紀通尙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雲璈按頌文紀信周苛合爲一贊以一燒一烹其死相似故也後云貞軌偕沒亮節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乃承上捴言之特未明言紀信之無後耳李氏因以爲誤其實士衡固未嘗誤也

漢高祖後母

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注引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何氏讀書記云高紀但云歸太公呂后無歸媼之文善注未詳何據惟項羽傳中有歸漢王父母語皇媼句殆本之耶然高祖之母實已先亡無留楚及來歸事高紀十年太上皇后崩一條下如晉二說辨之甚核羽傳本不足據也晉氏既定高紀中載太上皇后崩一事於文爲長則羽傳中母字其誤無疑雲璈按歸媼之說豈獨漢書羽傳史記項羽紀已云卽歸漢王父母妻子高祖紀中亦云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馬班以漢人紀漢事且不知帝母之姓而但云劉媼（索隱云溫）氏似帝母之卒已久誠有如漢儀注所云者不特此也卽孝惠亦未爲楚虜歸子之說不確則歸媼之說亦未的（日知錄云今人稱妻爲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袴令如故袴杜子美詩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據此所言妻子或亦當時之稱單指呂后）故月表及王陵傳仍止稱太公呂后然竊謂此中煞有可疑者李奇以太上皇后爲高祖後母其說似屬臆造師古已不信之攷漢書楚元王傳云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注言同父明其異母（史記作同母）既言異母是太公實有繼娶之事矣師古

旣知辨太上皇后之非而於此復不詳注未免骨突如或太公之妾所生則於高祖當云庶弟不當云同父弟也羽及高紀中一則曰父母再則曰父母使其果無又何爲屢連言之而士衡此頌又何所據而公然引其事豈盡屬誤文耶恐歸者此母崩者亦此母也李奇後母之說未爲無因李氏注或亦據此

贊

東方畫贊碑（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

郞氏七修類稾云顏魯公書畫贊其文與文選所載有二字不同選本弃俗登仙碑曰弃世選本曰神交

造化碑曰神友子意木版易於雕刻因而多譌石則堅久攷訂必正就使重刻亦不差也當以碑爲是雲璈按碑書處論罔憂作處儉亦與文選不同然是五臣本耳非碑異也

厭次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雲璈按曰知錄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恭王分魯西寗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趙廣漢傳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

漢書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安國後別屬博陵并東方朔畫贊云云此郡國改名之例又按顏魯公書碑陰云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二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廿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揑素爲之并二細君侍焉郡當爲德州

湼而不緇互異

湼而無滓既濁能清用論語也臧玉林經義雜記云古論作湼而不緇魯論作泥而不滓史記屈賈傳後漢書隗囂傳引之又隸釋費鳳別碑作涅而不滓隸續廷尉仲定碑作泥而不宰此見婁機漢隸字源隸續今有錄無書當時所見者異也

袁渙之名當作煥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胡中丞云茶陵本作袁渙袁本作煥又袁本後贊注首一字作渙餘皆作煥按今魏志作渙茶陵渙煥錯出此本注盡作煥似當以渙爲是雲璈按蜀志許靖傳靖與東萊袁煥親善字亦作煥詳其字曰曜卿自當從火爲合且渙父名滂不應渙名亦從水是作渙者誤也

荀攸不如荀彧

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亦定處之彌泰注引魏志云荀攸謀殺董卓繫獄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雲璈按公達終于臣曹去文若遠甚如彼時竟死於董卓之手豈不成完士耶且操與之周旋二十餘年雖以操之忌猜會無纖毫之怨而文若末路動輒得咎卽此可以識二荀之優劣

世語近誣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注引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攷魏志裴松之注引世語正直不出之下有因沈業申意之語

第二一六冊 102 號 35A

又云王業之出不由經意以及難李保泰云既因沈業申意安得謂之正直世語近誣雲璈按正直當是正當入直之謂觀以字可見

都長

子瑜都長注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雲璈按下云體性純懿則此長字不當作長厚解葢言貌都閑而身長大耳

符命

封禪之謬 司馬長卿封禪文

葉氏附注云梁書許懋云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

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泰山攷績燔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曲說七十二君疑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此言足闢封禪之謬漢武侈心相如不能諷諫於生前反爲諛導於身後班孟堅謂其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適於用是已又謂封禪文爲忠賢於司馬遷之微文刺譏所言何矛盾乃爾

相如未嘗制封禪禮

注引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據此則相如封禪文臨没乃成初未與諸儒共定其禮蜀志秦宓傳與王商書所云仲尼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者葢謬說也又孫侍御云相如所著乃封禪書不曰文也豈後人因有史記封禪書嫌其名同而改之耶林君復詩茂陵他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可證李氏注中凡徵引此文竝作封禪書

昭夏

繼韶夏胡中丞曰韶當作昭注同漢書作昭顏引文穎注亦作昭詳注云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不

當作韶字可知

成王非襁褓

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注孟康曰襁褓謂成王按成王竝非襁褓乃此文及史記魯世家蒙恬傳皆有襁褓之說梁氏史記志疑於魯世家辨之最詳云金縢言周公以詩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則成王非孩稚矣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成王已冠矣故康成謂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王肅謂年十三其詳見書洛誥詩豳風禮明堂位穀梁文十二年諸正義及家語冠頌賈誼新書修政篇又言成王年六歲即位路

史發揮主襁褓之說謂武王崩成王年才一二歲羅苹注引眞源賦謂武王之崩成王始生皆不根之論也若武王崩成王尙襁褓則成王母弟尙有唐叔應侯亦武王弟其時未晬耶抑遺腹耶更有疑者武王之子成王及邘晉應韓五人五人中邘韓無攷晉應並爲成王弟左傳富辰叙韓于晉應下當是最少何以武王壯盛之年藉于嗣息迨衰老而連舉數子乎疑一 武王年不可知竹書作五十四載文王世子九十三爲近實卽依竹書武王四十外生子原不甚遲獨怪太公晚遇文王必不在武王未娶之先奚待太

公歸周後武王始娶邑姜乎疑二 謂武王娶于太公者止緣左傳稱呂伋王舅一語耳然禮天子稱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則舅亦稱謂之常豈足依據故詩文王疏云武王不應此時方娶室文王未應便爲武王娶太公女不知是武之前后没而娶邑姜爲繼室抑邑姜非太公女乎疑三 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晉應韓三子旣幼於成王則封於邘者定比成王爲長而必立邑姜所育之成王得毋邘屬庶出而厥德不類乎疑四

導官

導一莖六穗于庖注鄭氏曰鄭氏當作鄭德索隱云鄭德導擇也通雅曰漢少府有導官主導擇米穀屬大司農張湯治他獄導官谷永請省導官費用唐因之志作𨕥官从禾說文𨕥瑞禾也引封禪文𨕥一莖六穗故字林因之誤矣雲璈按導一莖六穗于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犧猶言犧牲之也與導皆爲虛字若以𨕥爲瑞禾則何以對犧字乎自當从導訓擇爲是

獲鼎放龜

獲周餘珍放龜于岐于氏集評謂獲周餘珍得周鼎也與放龜爲二事雲璈按漢書無珍字作一句讀謂漢得周放畜餘龜於岐山以上下文句例之當從漢書且李氏但引舊注絕無獲鼎之解則珍字本衍五臣亦無 然漢之獲龜事無所見史記作收龜之

翠黃

招翠黃乘龍于沼注漢書音義云翠黃乘黃也雲璈按漢書揚雄河東賦乘翠龍而超河兮涉西岳之嶢嶢師古注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據此則翠黃葢謂翠龍與乘黃也音義以爲一恐非

偏之二字誤

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偏之我氾布護之胡中丞

曰偏當作偏之字不當有讀以四字為句漢書正如是也史記索隱引胡廣云言雨澤非偏於我最為明晰是史記亦作偏我與漢書同今選本有誤當據索隱訂正

劇秦美新是後人誣筆 揚子雲劇秦美新

徐檢討管城碩記云班固謂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則知轉為大夫者以久次得非以劇秦美新而得也王荆公曰子雲之劇秦美新蓋後人誣筆洪容齋曰雄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

與高位者同其死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之作也夫廼誦新莽之德止能善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雲璈按此曲意回護未足為子雲澡雪檢討又云後漢書桓譚傳譚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當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嘿然無言又譚於世祖時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章懷注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又雄本傳云劉歆子棻嘗從雄作奇字棻復獻符命莽投之四裔雄恐不能自免迺從

閣上自投下莽聞之曰雄素不預事何故在此假令劇秦美新則譚亦必非毀之乃見其太玄曰是書可與大易準假令雄為符命則莽亦必并投之乃曰雄素不預事則偽作符命劇秦美新者豈非皆後人之誣筆哉此段足與前朱子培說相發明故錄焉然焦弱侯已言之

諸吏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云云注引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雲璈按漢書楊惲傳惲為中郎將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又張禹

傳成帝即位徵禹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

甘露醴泉非一物

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注嘉醴醴泉也雲璈按禮運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自是二物乃王充據爾雅以醴泉即甘露其說誤也攷爾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郭注云所以出醴泉蓋言甘露既降則醴泉自出上下固相應也上文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郭注所以致景風其說甚精兩注自爲一例若以醴泉即甘露則景風如何解故疏引援神契云德

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深泉黃龍見醴泉涌是言王者修德以召和平則致景風醴泉也史記大宛傳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東觀漢紀光武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者痼疾皆愈此尤充本朝近事豈無所聞是地中實實有此一種非虛言也特不能常出故爾雅不載之釋水而題曰祥明不與凡水同虞仲翔所謂醴泉無源也自來甘露醴泉竝言此文亦然豈可混而爲一史稱充好論說乃其讀爾雅反不若後人之精確

元聖 班孟堅典引

故先命𠫓聖使綴學立制李注𠫓聖孔子也葉氏附注云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𠫓聖

史論

農瑣 干令升晉紀總論

爾乃取鄧艾於農隙注引魏志艾典農綱紀胡中丞曰按晉書懷愍帝紀所載隙作瑣各本傳寫譌隙

曹爽無謀反事

內夷曹爽注引干寶晉紀曰高祖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今晉書曰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黃門張當密謀圖危社稷云云雲璈按爽擅權有之安有謀反之事曹馬之搆衅久矣觀魏志裴松之注所引漢晉春秋丁謐畢軌之言自是當時實錄爽即有謀亦欲危司馬非危社稷也反狀明是文致承祚之志令升之紀皆晉臣載晉事安得不云爾在唐修晉史者似不當仍其曲筆

長沙王非敗死

長沙之權注王隱晉書曰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乂叱左右斬之

河間王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乂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孫侍御曰長沙之死由東海王越收送別省爲張方所殺竝非敗死注誤

皇后稱紀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

錢宮詹後漢書考異云世譏范蔚宗搬爲皇后紀非也晉書稱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傳外戚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改皇后紀次帝紀之下然則皇后之稱紀乃嶠自出新意蔚宗特因之不改耳雲璈按前漢書帝紀中有高后雖以其稱制一時故特記其事

實然巳是皇后稱紀之濫觴竊謂皇后自不可以稱紀諸史矯枉過正下儕于列傳亦有所未安應於各紀之後附以所配之后似於體例稍合當以質之良史又按後漢書此篇是卷首序體非論也下宦者逸民傳論沈約宋書恩倖傳論竝同此誤

坐論

夫人坐論婦禮孫侍御曰周禮序官九嬪注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紫綬

貴人金印紫綬胡中丞云考輿服志天子貴人赤綬

同諸侯王與此不合或光武時紫綬以後乃赤綬也

雲臺無來君叔　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後漢書二十八將曰太傅高密侯鄧禹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左將軍膠東侯賈復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執金吾雍奴侯寇恂大將軍舞陽侯岑彭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衛尉安成侯銚期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捕虜將軍陽虛侯馬武驃騎將軍慎侯劉隆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河南尹阜成侯王梁瑯琊太守祝阿侯陳俊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左曹合肥侯堅鐔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右將軍槐里侯萬修太常靈壽侯邳彤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其外又有橫海大將軍山桑侯王常大司空固始侯李通大司空安豐侯竇融太傅宣德侯卓茂共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雲敖按光武功臣尚有郎中將征羌侯來歙帝方以隴蜀爲憂歙自請使隴往復說隗囂囂遂遣子入質及囂叛又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悉

兵數萬人圍之歙固死堅守自春至秋士卒疲弊光武自將兵上隴圍始解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上詔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又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降其屬縣及隗囂支黨又擊羌于金城大破之又擊襄武賊傅栗卿等隴西雖平而饑流者相望歙轉運諸縣以賑贍之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後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遣刺客刺之而死光武縞素臨喪以歙有平羌功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歙之忠勳如此帝之信任又如此而雲臺之圖畫不及實爲千古闕

事豈以顯宗追述前世而未能盡悉其實耶抑以歙

爲光武外兄亦如伏波之例而不與耶

奄人亦近女色 范蔚宗宦者論

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據此則當日宦

者亦有姬侍考後漢書劉瑜傳常侍黃門亦廣妻娶

周舉傳豎宦之人亦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

至於白首沒無配偶單超傳四侯轉橫多取良人美

女以爲姬妾則知東漢此風盛行故蔚宗言之

選學膠言卷十九終

選學膠言目錄

卷二十

過秦非論　敘函
取西河　四公子封號
最音聚　翟景
遁逃當作逡遁　滅二周非始皇事
七百里　鍉
誰何　非有先生非傳
箕子名　史扁
中和樂職宣布　嫽

白虎通闕文　王繆字誤
官田　秬鬯白狼
燋齒　鬻
夢與神遇　文人相輕
六代論非子建託名　以秦比魏
四十字誤　人本作歲
養生論不止一篇　斛字誤
氾勝之田農書　經方小品
閭閻史記注誤　周瑜陸遜皆用火攻
莞當作莧　皇祖注非李氏

馮唐事與顏駟同　引淮南有誤
鵲鵠似非一鳥　磨當作磨
折枝　班固贊
劉孝標當作劉孝綽　連珠體昉於韓非
匐息薦百里奚　叟當作史
離卽螭　悠悠注脫
札　銅雀辭
李注誤并入五臣　刁斗
浚儀王氏　淄緇同字
承華　陶淵明

毋當作父　彭澤
淵明卒月　殷淑儀
伯喈文不能無媿辭　仲躬
郭陳會葬人數　沈濫
餘姚公主　班劍人數
大漸　期頤之壽
巨里　法身
佛生日　注引高僧傳有誤
禮記當作禮書　行事
心競　喉脣

衡巫　注引韓詩
秋儲　棠陰
夏侯稚權　去誌選銘
行狀所始　昭音韶
千戶非如干　鄧通諂賈誼
莊蹻有二　瓠壺同
嗟苦　訊當作誶
賈生憤懣之言　螻字叶韻
漢高魏武同轍
曾孫上林校字

選學膠言卷二十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論

過秦非論 賈誼過秦論

過秦三篇賈子新書題下無論字陳涉項籍傳引此應劭曰賈誼書之首篇也足明篇之非論矣吳志闞澤傳始目為論左太沖詠史詩因之而昭明之選亦因之

殽函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注韋昭曰殽謂二崤函函谷關

也困學紀聞云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雲璈按伯厚此言蓋以賈生為誤顧氏春秋大事表其列國山川表云桃林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南十一里隋置桃林縣唐天寶初得寶符于關旁改名靈寶關在谷中絕岸壁立深險如函因名潼關自魏武西征馬超始見於史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四十里蓋自華而虢而陝而河南中間千里古立關塞有三在華陰者潼關也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陝州靈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東三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王氏曰自靈寶以西潼關以東

皆曰桃林自崤山以西潼津以東通稱函谷然則桃林函谷同實異名新安漢關與桃林無與自秦關以西皆詹父所守見文十三年左傳 秦孝公始於其地置關以前則但謂之桃林據此則桃林雖爲晉塞實是西陲門戸亦秦所以固吾圉之地故亦得而言之考秦繆公立五年而晉獻滅虞滅虢虢滅而桃林之塞已舉秦之門戸在晉肘腋之間秦雖志在東向而屢爲晉所遏故不能越河以東一步者幾二百年至孝公發憤出兵東地渡洛厥後魏人連納陰晉上郡之地而河西悉屬於秦是孝公時殽函已非復晉有矣賈生

之言固未嘗誤也況孝公亦非春秋時

取西河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雲璈按秦本紀惠文王八年魏納西河地孝公時似不得言取西河然商君傳已有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之語梁氏史記志疑亦以爲誤

四公子封號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按四公子之封號前人多不詳注史記志疑云正義於春申傳云四君封邑檢皆不獲惟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謚索隱於魏公子傳云地理志無信陵或是鄉邑名兩注疏漏之甚魯頌箋云嘗在薛之旁裴駰司馬貞已引之田文襲父封薛而兼食嘗邑故號孟嘗孟乃其字猶稱薛文然也趙勝封於東武城黃歇初封淮北後徙吳墟俱明載本傳而謂之平原春申者是號而非地故韓子和氏篇言楚莊王有弟春申君漢朱建及孝景皇后母臧兒皆號平原君也若魏公子無忌則封於陳留郡之寧陵縣而號之爲信陵君者也寧陵爲古葛地水經注廿三汳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葛於六國屬魏魏以封公子無忌號信

陵此乃確證

最音聚

周最注字林曰最才句切胡中丞曰周本紀索隱云最詞喻反與才句正同皆讀最爲聚

翟景

注云翟景未詳梁玉繩云翟景疑是趙策翟章

遁逃當作逡遁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雲璈按新書作逡遁史記始皇本紀作逡巡遁逃漢書作遁巡皆誤也蓋遁卽巡字因遁與循同後人傳寫旣誤

遁爲巡又以逃配遁遂致文義複沓其實逡遁爲逡巡之異文當如新書作逡遁不當云遁逃也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游俠萬章傳逡遁甚懼皆與逡巡同師古漢書注之辨甚詳野客叢書闢之非也胡中丞以賈子下篇云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謂作遁逃亦無不可終屬遷就之說又九國之師注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衞中山也按上云兼韓魏燕趙宋衞中山之衆蓋脫齊楚二字耳史記有之漢書及賈子皆脫

滅二周非始皇事

吞二周而亡諸侯注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州郡

孫侍御曰宋吳枋宜齋野乘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二年莊襄王滅東周則吞二周乃始皇之祖與父非始皇也

七百里

卻匈奴七百餘里李氏無注金宗伯云史記劉敬曰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又匈奴傳曰始皇帝使蒙恬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凌稺隆云河南地今河套也廣七百里號新秦中蒙恬所取者

鍉

鋗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注如淳曰鍉箭足也雲璈按鍉卽鏑釋名鏑敵也齊謂之鏃關西謂之釘鋑

誰何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雲璈按通雅云何音苛苛細詰問也漢有大誰卒師古曰大誰主問非常之人有大誰長黃圖曰王褒帶劒入北司馬門此別一王褒非子淵至非常室中乃公車大誰也集韻或作噍亦作譙史記衞綰傳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注譙音誰呵音何以譙呵爲怒讓此言不誰何但不問之而已漢書作不孰何武帝冊曰孰之復之應劭以

誰何爲掌譙呵者後學輒改此書誰爲譙違本文矣又野客叢書云漢書袁種告盎曰飲亡何史記曰飲亡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通用實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作大苛可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譌舛而認以爲正文者如衞綰傳不孰何而史記作不譙呵疑史記謂不誰何而綰傳誤以爲譙呵也

非有先生非傳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日知錄云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

而為之傳也雲璈按文選作非有先生論編入論體並不云傳豈彥升誤歟抑後人所改與

箕子名

箕子披髮佯狂注引尸子云箕子胥餘蓋箕子名也雲璈按箕子名胥餘又見于莊子大宗師釋文當是據此而釋文又以為比干名

史扁

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注引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云云而李康運命論及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六韜又作史編漢書人表師古注扁音編蓋二

字通也宋書符瑞志又作徧又卜辭云非虎非狼狼當作貔重贈盧諶引作非龍非彲句在非熊非羆上今六韜同胡中丞云彲蓋即貔字與羆師叶韻運命論亦引作狼皆誤

中和樂職宣布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野客叢書云今以中和樂職詩為太守事用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修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似不考當時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者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者謂德化周洽徧于四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有詩云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四子講德論亦云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咏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褒作甘泉頌有云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

非郡守所當用者雲璈按既是宣揚德化亦職所當為即以此為牧守事用亦無不可王氏說微泥漢書云襃為刺史作頌按言頌者指三篇之詩此則序所謂傳也自當仍歸入頌類不當云云論

嫘

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注引孫卿子曰閭嫘子奢莫之媒也嫫姆力父是之喜也胡中丞云嫘當作娵今荀子賦及七發注引皆是娵字雲璈按字書中亦有娵無嫘

白虎通闕文

第二一六冊 102 5 版

乘輅而歌注引白虎通曰名車爲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雲璈按今本白虎通無此二句盧學士校本據此注補入

王繆字誤

秦穆有王由五羖注引韓詩外傳曰繆公告內史王廖雲璈按今外傳作王繆蓋因繆公而譌耳當依此注史記秦本紀說苑反質篇皆作內史廖

官田

省田官損諸苑何校田官二字乙依文義是也胡中丞云考宣紀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三年詔曰前

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公田卽官田疑此句當有善注今失去

秬鬯白狼

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秬鬯注周公受秬鬯事未詳金宗伯云書洛誥周公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論衡儒增篇曰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白狼注引史記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徐檢討管城碩記云瑞應圖曰王者仁德則白狼見周宣時白狼見西國滅後魏書靈徵志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見於太平郡議者曰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犬戎服

燋齒

燋齒梟瞯注燋齒未詳金宗伯云燋齒恐卽是黑齒

鬵 班叔皮王命論

覆公餗注說文曰鬵鼎實也鬵與餗同音速雲璈按說文鬵又作鬻陳留謂鍵爲鬻桑谷切考鍵粥也胡中丞校本亦云當作鬻

夢與神遇

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漢書顏注曰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王西沚先生云考毛詩草蟲亦旣覯止傳覯遇也鄭箋引易男女覯精夢與神遇蓋謂此也師古注非雲璈按此解遇字甚精但其事甚妄論衡嘗辨之

文人相輕 魏文帝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云云此習由來已久厥後北史魏收傳收與邢卲俱以才名互相訾毀卲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云伊常於沈約集

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邢邵傳袁翻以文章位望稱先達嘗有貴人初授官大宴客翻與邵俱在座翻意主人必託已爲讓表主人竟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謂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皆此類也

六代論非子建託名 曹元首六代論

何氏讀書記曰段成式語資篇載元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按元首不以文章名亦安得宏偉至此意者陳王感愴孤立嘗著論欲上以身屬親藩嫌爲已地至身後而元首以貽曹爽與又云

晉書曹志傳武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檢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對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後世是以假託帝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可無復疑按允恭最稱好學豈有先王所作必待尋按目錄乃定是非且素知元首假託何不卽相證明待帝再問耶或緣此論於司馬氏後事有若燭照方身立其庭恐以先王遺訓致招猜忌故遜辭詭對耳觀其累更郡職不以政事爲意游獵聲色自娛示無當世之用可知其晦跡遠禍非一事矣至異日爭齊王攸不當出藩則又依然淵源此論爲晉効忠者也雲璈按何氏此說緣段成式所載而致疑然三國志注引晉書此注引魏氏春秋既皆言元首作如果爲陳思託名豈有不載此事二書無庸亦爲陳王諱也且論云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考其時正當齊王芳正始四年子建卒於明帝太和六年至此已及十年又六年爲嘉平元年曹爽被誅與魏氏春秋所載冏冀以此論感悟爽不能納之說正合允恭卽欲爲其先王諱當晉武問時何不直言目錄所無而必待歸檢及按錄無之

而後還奏可知允恭亦非有意爲詭對矣陳思當文明猜忌之時安敢肆言直論如子弟王空虛之地云云以是識其必非陳思作也據允恭言族父冏以先王文高名著是以假託之語是明爲元首託之子建矣語資所載緣此而誤耳

以秦比魏

按宗室太盛則爲周之積弱太衰則爲秦之忽亡秦魏一轍一姦雄得而取之故篇中以秦比魏竊謂開國之初授之封地而以郡縣牙錯其間盛可以共治衰可以相扶西漢與明初似得之而又封地太廣遂

致亂源後稍削弱之幾於不振盜賊已起而乘其舋矣自宜隆其名而少與其地有股肱相扶之益而無尾大不掉之虞卽異姓諸侯亦如其法所謂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其說不可易也然國祚實由於德澤之厚薄何關乎子弟封建元首亦斆於一時之言耳

四十字誤

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何校改四爲三注同是也雲璈按諸侯王表云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師古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初亡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莊襄王立四年而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并天下自號始皇帝是爲三十五年無主也

人本作歲

封功臣子弟千有餘人胡中丞云人本作歲何校改城陳同今魏志注作城誤也元首此文出于史記秦始皇本紀彼作歲可證又孝文本紀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漢書作皆且千歲然則當時語自如此魏志注必不知者所改何陳誤據之也雲璈按所校是彼不知者以爲古無千餘歲治安之事故改不知此極言其久長所謂當時語如此也若功臣子弟又安有千餘人哉

養生論不止一篇 嵇叔夜養生論

何氏讀書記云晉書阮种傳云弱冠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今此文無之殆不止一篇雲璈按隋經籍志注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譔亡言三卷是不止一篇矣惟直言亡竟不及文選所載豈李注未上之時當日竟未見此文耶野客叢書亦云康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雲璈見太平御覽七百二十引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虛精散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夭其年也五者無一於胷中則信順日深玄德日全不祈喜而自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所歸也此一百九字今篇亦無之浦江周倬雲云答難養生論四千餘言今載張天如刻中散集中御覽所引卽答難養生論也惟字句小異

斛字誤

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

知區種可百餘斛野客叢書曰安有一畝收百斛米之理漢書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寡也僕嘗以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秭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爲升絕似升字漢史書斗爲㪷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誤

氾勝之田農書

注引氾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汪韓門太史曰氾勝

之書後人稱爲種植書而選注稱曰田農書月令草木萌動鄭注引農書疏云先師以爲氾勝之書也漢書藝文志農家有氾勝之十八篇注云成帝時爲議郎顏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徒爲御史太平御覽氾勝之奏曰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凡此皆其言行可見者其書本未有名故注稱田農後人直稱種植書不知何所據也又按晉書儒林傳氾毓字稚春濟北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氾勝之當卽氾毓之先人計自成帝至晉二百數十年正可七世也雲璈按王儉褚淵碑注引王隱晉書曰氾勝之敦睦九族與今唐修晉書所稱氾毓正同褚碑注所引氾勝之當是氾毓譌爲勝之耳漢書注云氾音凡又音敷劍反蓋氾濫音汎人姓音凡說文止氾濫一解故無平聲廣韻始有之氾姓蓋得諸水名也

經方小品

豆令人重榆令人瞑注引經方小品云云雲璈按經方小品陳延之撰舊唐志作小品方

閭閻史記注誤 李蕭遠運命論

閭閻於洙泗之上注引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上閭閻如也雲璈按史記魯周公世家作齗齗如也索隱音誾作相讓解極是徐廣以爭辨釋之誤也惟其音同故字亦通用此注正可證徐注之非

周瑜陸遜皆用火攻 陸士衡辨亡論

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檝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

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絶命永安雲璈按二事實孫吳一生快舉而其得力皆在火攻赤壁之火人知之矣陸遜傳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伐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遜乃令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通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備大敗走此乃遜襲瑜故智然赤壁尙藉羣策西陵則遜一人之計其上書於權及告諸將略不宣洩豈非胷有成算乎亦由連營七百里更險於千里之舳艫故易爲功也

莞當作莧

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注引論語莞爾而笑胡中丞云茶陵本莞作莧注同校語云五臣作莞袁本校語云善作莧其注中亦皆作莧考論語釋文莧爾字如此尤延之以今論語作莞校改遂以五臣亂善非晉書作莞也吳志注作藐蓋即莧字之誤

皇祖注非李氏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

皇祖夷于黥徒注史記曰荊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爲荊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劉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爲皇祖蓋別有所見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尙未足黥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爲黔金宗伯曰高祖征黥布被創行道病甚而崩所謂皇祖夷於黥徒者此也注又牽入被殺之劉賈遂以稱兄稱皇祖爲疑自生枝節無謂之甚黥當爲黔亦不可解想選本誤作黔布故注云黔當爲黥後人校正本文黔字而注中黔黥二字反顚倒誤刻耳雲璈按此注誠舛謬然非李氏注也史記荊王云云至別有所見五十九字袁本茶陵本皆無之胡中丞謂此不知何人駁善注之語別本有記於旁者而尤延之誤取以增多耳黥當爲黔黥

黔二字自當互易

馮唐事與顏駟同　劉孝標辨命論

馮都尉皓髮於郎署注引漢書曰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郎按平子思玄賦尉尨眉而郎潛兮注引漢武故事曰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尨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老於郎署上感

其言擢拜會稽都尉是馮顏皆白首爲郎然人但知爲馮唐而往往用顏事故左太冲詩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白樂天詩重文疏卜式尙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至白氏六帖云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臣三朝不遇云云竟以顏駟之言出之馮唐之口尤爲謬誤野客叢書詳辨之

引淮南子有誤

哆噅顣頞注引淮南子云云胡中丞云此所引修務訓文哆上有啳睽二字高誘注啳睽哆噅籧篨戚施皆醜貌也

鵠鶴似非一鳥

通雅云鵠鶴一聲之轉古書互用詩從子于鵠音鶴叶白石皓皓淳于髡獻鵠於楚舊注卽鶴後漢書吳良傳贊大儀鵠髮注白髮卽鶴髮應休璉與岑文瑜書泥人鵠立于闕里曹植表實懷鵠立企佇之心卽鶴立劉孝標辨命論龜鵠千歲卽龜鶴法書要錄鶴頭書一作鵠頭書嵇康琴賦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音鵠與曲叶漢書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作歌名黃鶴又別鶴操云雄鵠雌鵠則知鵠卽鶴矣庚桑楚篇伏鵠古鶴字今武昌樓下黃鵠磯此確證也古稱鴻鵠言其大者顏師古曰鵠水鳥其聲鵠鵠康成解正鵠之鵠爲小鳥難中此皆臆說蓋鵠能遠舉射者視小如大耳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漢李傕晉食貨志作李㒌揚摧或作揚擢則知寉霍通矣郝楚望引藝文志鶡冠子注以鶴羽爲冠楊修彪對鶡而辭卽鶴此乃字譌鶡鬥死之鳥取爲武冠與鶴豈可混乎雲璈按淮南子覽冥訓鴻鵠鶬鶴莫不驚憚伏竄班固西都賦乎鶴白鷺黃鵠鵁鶄左思吳都賦鳥則鵾鵠鸛鶴皆分明鶴與鵠爲二

說文以鴻鵠並稱師古曰鵠水鳥其聲鵠鵠本草鵠大于雁羽毛白澤其翔極高而善步一名天鵝據此則爲鴻雁之屬無疑故至今俗呼雁爲天鵝古人鵠鶴偶可通用似不得竟泥鶴鵠爲一鳥也

磨當作磿

殷帝自翦千里來雲注引呂氏春秋曰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儀按今呂氏春秋順民篇作鄜其手然李氏應休璉與岑廣川書注亦作鄜而音爲酈則此注誤當是磿字蜀志郤正傳作攦其手論衡又作麗其手胡中丞云磨當作

第二一六冊・02 ½版

磨鄜磨同字磨譌而爲磨猶顏氏家訓所謂容成造磨爲碓磨之磨耳故鄜今亦爲鄜也

折枝 劉孝標廣絶交論

折枝舐痔注引孟子曰爲長者折枝趙岐曰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此論與舐痔爲類正用趙解益信古注之不可易

班固贊

同鄭莊之好賢注引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胡中丞曰袁茶二本作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此引本傳贊尤延之校改甚非

劉孝標當作劉孝綽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注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云云胡中丞云標當作綽本傳云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荊雍乃與書共論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云云所引即其一事也孝綽彭城人故下稱孝標曰平原劉峻不知者妄改絕無可通

連珠

連珠體昉於韓非

葉氏附注云楊用修云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卽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昉於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自揚雄非矣

禽息薦百里奚 陸士衡演連珠

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李注引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奚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

友雲璈按後漢朱穆傳注以百里奚爲禽息所薦（朱穆傳注與選注小異孟嘗君傳注亦引之與朱穆傳同然如選注穆公已用百里奚禽息似可無死自當以章懷注爲是）然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呂氏春秋愼人篇言公孫枝以五羊皮買之而獻諸繆公說苑臣術篇言賈人買以五羖羊皮使將鹽車孟子萬章言自鬻於秦商鞅傳同萬章說言人人殊韓子難言篇尙稱傳說轉鬻況百里奚乎戰國時造辭以誣聖賢何所不有也然所引外傳今韓詩亦無之

晙當作史

簪瞍淸耳而無佮倫之察雲璈按瞍當作史簪史與上輪匠對也瞍字疑誤

銘

離卽螭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螭虎之士注引泰誓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胡中丞曰當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不知者改之耳各本皆誤後漢書章懷注引亦可證雲璈按離卽螭故下注云此離音訓與螭同足證注引有離字

悠悠注脫　崔子玉座右銘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胡中丞云袁茶二本於注

中行行剛强貌下有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三十四字此尤延之誤刪雲璈按此校是注引以解悠悠故難量句今注但有行行之解而於悠悠無注自不可刪

札　陸佐公石闕銘

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注引六韜云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胡中丞云茶陵本禮作礼按當作札雲璈按札字未詳考左傳成十六年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牛爲札或以牛革爲甲也

銅雀辭

銅雀鐵鳳之工注引魏文帝歌云云葉氏附注云古歌銅雀辭曰長安城西雙圓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讀且諸樂府但云古辭而注獨繫之魏文豈以銅雀臺而誤耶

李注誤并入五臣

前賓四會卻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胡中丞云注中卻返也下當有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

五方雜錯然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凡二十六字今并入五臣向注

刁斗　陸佐公新刻漏銘

擊刁弁炎聚木乖方注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衞胡中丞曰刁字本作刀後人作刁以別之蓋已久矣其錯出作刀者轉因譌而偶合於古耳

誄

浚儀王氏　曹子建王仲宣誄

流裔畢萬勳績維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

第二二六冊 102 ½版

野客叢書云五臣向注秦有王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按仲宣係畢公高之後畢封于魏後十代文侯始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原不相干而引離翦五侯爲畢氏裔條分葉散誤也故新莽姚之子孫以姚嬀陳田王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自娶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沈女不以爲嫌庾信作宇文傑墓誌亦有是誤雲璈按注引陳留風俗記曰風俗記乃漢圖稱誤後避難改姓卷浚儀魏之都也然則仲宣乃浚儀之王也

淄緇同字　潘安仁夏常侍誄

莫涅匪緇注引論語涅而不淄胡中丞云當作淄後漢書皇后紀論遂忘淄蠹章懷注淄黑也座右銘在涅貴不淄注亦引涅而不淄淄緇同字耳不知者誤改也

承華

奉轡承華注漢舊儀有承華廄金宗伯云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中有承華門見贈馮文熊遷斥丘令詩注

陶淵明　顏延年陶徵士誄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王西沚先生十七史商榷云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此南史文乃校書者所改其謬不可勝言宋書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其上周續之傳云續之入廬山時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然則本字淵明後以字行故又字元亮甚顯白李延壽避諱改深明并續之傳亦改深明後之校南史者既改爲字淵明矣此下兩句延壽原本必是或云深明字元亮乃又妄改如右輾轉惑人校書之謬如此雲璈按山谷詩明云晚歲以字行更始號元亮又按南

史於宋有淵明傳王伯厚云顏延年誄淵明云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何義門謂卒於宋代南史何嫌立傳管幼安不以魏志有傳貶其高何說是然當如宋史之傳韓通以周三臣別之似於體例尤合錢宮詹大昕曰淵明卒於宋時晉中興書必未立傳宋書入之隱逸著其不仕之節深得微顯闡幽之意若依後儒議論前史既未有傳新史又不可傳必終於湮沒豈通論乎若嵇康未嘗一日事晉又死於晉未篡之先而晉書有傳是叔夜所羞也宜如深寧言列於魏書

毋當作父

毋老子幼孫侍御云毋字當作父靖節年十二喪母三十七乃喪父也

彭澤

方氏通雅云彭澤縣在今湖口縣東三十里漢置晉隋因之凡左蠡而北大孤而東皆其地也唐武德五年改彭澤爲浩州還於浩山下至今湖口九都號五柳鄉八都號彭澤鄉有三學寺祀淵明有洗墨池玩月臺吳草廬爲記南唐始析五柳彭澤二鄉爲湖口縣見九江志若以小孤江之彭澤爲淵明解綬之地則非矣

淵明卒月

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雲璈按朱子綱目書卒於十一月

殷淑儀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

按南史淑儀南郡王義宣女麗色巧笑義宣敗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其所出考義宣與文帝嫡兄弟孝武文帝之子與義宣女爲從兄妹南史竟陵王誕傳孝武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自申于國無貭并言帝宮闈之醜卽指此事誄中毓德素里之語葢諱之也厥後前廢帝納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則其親姑也可謂家法相承矣

碑文

伯喈文不能無媿辭 蔡伯喈郭有道碑文

困學紀聞云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爲郭有道碑獨無媿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雲璈按無媿之說亦伯喈推尊林宗耳豈陳仲弓尚有媿乎

仲躬 蔡伯喈陳太丘碑文

先生諱寔字仲弓按隸釋所載碑文作仲躬

郭陳會葬人數

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遠近會葬千人已上雲璈按後漢書陳寔死海內赴者至三萬餘人郭泰死門人製錫衰者以千數注引謝承書曰郭泰死後自宏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葢有萬數來迎今據碑文則史言過其實矣使竟如史言亦徒見東漢尚名隨聲附和未爲風俗之美

氿濫王仲寶褚淵碑文

可謂澄之不淸撓之不濁注引後漢書譬諸汎濫雖淸而易挹胡中丞云汎濫之汎當作氿氿濫氿泉濫泉也答賓戲云懷氿濫何陳校改氿作氿亦非

餘姚公主

選尙餘姚公主孫侍御云南齊書褚淵傳尙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後又云淵妻故巴西主與此文互異按南郡巴西皆郡名餘姚則縣名蓋初封也

班劒人數

進爵爲侯兼授尙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劒二十人雲璈按竟陵王行狀引晉公卿禮秩云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劒是班劒二十乃定例或隨時而加故後又云增給班劒三十人及薨給節羽葆鼓吹班劒爲六十人及竟陵之虎賁班劒百人蓋飾終之典有殊禮也故御覽引徐邈奏議曰公卿故事給虎賁二十人持劒安平獻王加靑蓋九旒前後鼓吹虎賁亦二十人依準此數東宮班劒當不過二十 案竟陵王行狀句下脫注字

大漸

大漸彌留以人臣而稱大漸古人尙不以此專屬君上故任彥昇竟陵王行狀沈休文安陸王碑皆稱大漸蔡伯喈陳太邱碑臨沒顧命亦猶是也

期頤之壽

春秋四十有八雲璈按淵弟彥宣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以四十八爲期頤甚奇

丘里

餐輿誦於丘里孫侍御云莊子曰是丘里之言

法身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

法身圓對孫侍御云佛有三身一法身二報身三應身雲璈按翻譯名義十力超悟證三身以圓通三諦一境合名法身此彰一性也三智一心合名報身三脫一體合名應身此顯二修也

佛生日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引顧微吳縣記曰魯莊公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困學紀聞云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考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矣蓋陋儒之傍佛者附會爲此說雲璈按魏書釋

老志曰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庾肩吾詠同泰寺浮圖詩云周星疑更落漢夢似今通皆以是為釋迦之瑞又傳燈錄曰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剎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論衡曰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恒星不見五星貫於太微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人生卻後千年其教法來此矣佛運統紀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中天竺淨梵王妃摩耶夫人生太子悉達多葢欲附會昭王時恒星不見之異以為佛生於是時據竹書紀年周昭王元年庚子則甲寅是十五年烏在其為二十四年也十四年癸丑夏四月恒星不見十九年伐楚喪六師於漢王陟明年己未為穆王元年烏在其有二十四年也春秋莊公之七年恒星不見當周莊王之十年歲在甲午上距昭王甲寅凡三百四十一年其佛生之年何至懸遠若此

注引高僧傳有誤

林遠肩隨乎江左注引高僧傳支道林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苻丕又惠遠傳亦云出家師釋道安苻丕胡中丞云劉孝標世說新語言語注引高逸沙門傳云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恐此本與彼大意相同並不云出家師釋道安苻丕葢涉下惠遠傳而誤也何陳校皆云苻丕下有脫文亦未是

禮記當作禮書

步中雅頌騶合韶濩注引禮記曰步中武象騶中韶濩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濩湯樂也胡中丞云禮記當作禮書各本皆誤此引史記禮書也下鄭氏云云即裴駰集解何校以為今禮記之逸文大謬

行事

江夏內使行事注行事者謂王年幼內使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胡中丞曰行事之名後漢已有之如西域長史索班稱行事是也見西域傳

心競

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注引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雲按襄二十六年左傳師曠曰臣不心競而力爭此心競二字所出注兩引書而不及左氏疏矣

喉脣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獻替帷扆實掌喉脣野客叢書曰或謂尚書為喉舌而此云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

也如宋趙伯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宋孝武曲水聯句臣偃曰喉脣廢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平南荆曲曰多選忠義士爲喉脣喉脣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獨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脣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覩崔駰尙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脣又有喉吻之說矣是以胡宗愈敕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雲璈按李注引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脣則明在休文

前久矣叢書能繁稱而不復按注亦是務遠而忽近

衡巫

南接衡巫注衡巫三江名按似當依五臣良注二山名爲是

注引韓詩

南陽葦杖注引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蒲爲葦願無怪之今檢韓詩外傳無此語

秋儲

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困學紀聞云弈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弈之人注謂弈秋儲蓄精思非是雲璈按下對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謂養由基也以文義例之似當依注儲蓄爲解未必是人名

棠陰

痛棠陰之不留注引淮南子云日朝發扶桑入於落棠高誘注云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據此今人動用棠陰蓋未讀此注者也

夏侯稚權

升降文陛下注引夏侯稚景福殿賦云云胡中丞云稚下脫權字魏夏侯稚權以才學稱見荀勗文章敘錄

墓誌

去誌選銘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

陳與郊云張伯起以劉先生夫人墓誌文皆韻語而無家世生死歲月定爲去誌而但選其銘疑稱誌誤不知志墓之體俗謂散文曰誌韻語曰銘此謬說也考說文誌記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別蓋散文是誌銘前序耳江淹之於孫緬單舉韻言亦云墓誌王融之於豫章王謝朓之於海陵王沈約之於長沙王都無散序並曰墓誌謝朓范雲其墓誌皆不載爵里又何疑去取也

行狀

行狀所始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野客叢書曰吳曾漫錄謂自唐以來爲墓誌必先有行狀葢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淹之作是也僕觀吳志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所由始也雲璈按何氏謂漢書高紀十一年求賢詔書云諸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云行狀年紀也此卽行狀之始故竟陵行狀首書年三十五葢其遺意

昭音韶

公以高昭武穆注昭音韶雲璈按昭之音韶葢晉時

避諱耳此何以避而亦音韶耶

千戶非如千

食邑加千戶袁茶二本作如千胡中丞云南齊書云二千戶上文云食邑千戶故此云加千戶卽二千戶也善無注者不須注也五臣濟注云如干猶若干無定戶故也可謂謬說

弔文

鄧通譖賈誼　賈誼弔屈原文

誼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注應劭風俗通云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佞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所愬也汪韓門太史云漢書賈誼傳曰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不及鄧通考通自黃頭郎至上大夫漢書不載其年月其寄死人家在景帝時則其尊顯應在文帝末年若賈生自文帝初立便因廷尉吳公之言召爲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考食貨志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生有退七福行博禍之諫其明年賈生已在長沙矣服鳥賦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單閼乃文帝六

年丁卯歲也誼在長沙三年又歲餘有宣室之召遂爲梁王太傅至文帝十一年梁王勝薨十二年而誼死何以知之傳言誼死後四歲帝思賈生之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賈生死時年三十三葢生於高帝三年而死於文帝十二年又十一年而文帝始崩鄧通之尊顯必在此十一年中矣或云志於誼諫放鑄疏後卽云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疑誼所稱法錢不立者是指鄧通輩而言然志於敘吳鄧錢後卽

按入武帝時事則其所言是時者爲時正廣豈得牽連合併耶雲璈按太史此說直以賈鄧爲不同位然謂鄧貴在十二年後亦無確證漢史雖未明及鄧通但言之屬亦未必無通在其中也應仲遠以漢人紀漢事當別有所據困學紀聞引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以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事謂宋爲誤蓋未詳考風俗通及此注也

莊蹻有二

謂跖蹻爲廉注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蹻楚之莊蹻困學紀聞云蹻蓋莊王時漢書西南夷傳莊蹻楚莊王

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蹻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瓠壺同

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雲璈按爾雅釋木壺棗注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瓠也又釋器康瓠謂之甈注瓠壺也互相訓釋則壺瓠一物矣禹貢壺口史記作瓠口襄元年左傳晉討宋五大夫寘諸瓠丘杜注垣縣東南有壺丘亭是壺瓠古字通用而廣韻亦音爲胡招魂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些陳氏屈宋古音義壺音瓠引邯鄲淳于投壺賦敬不可失禮成于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注壺乾瓠也又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蓋以瓠爲腰舟以浮水也是壺卽瓠故有瓠音

嗟苦

嗟苦先生胡中丞曰嗟苦當作嗟若何陳依漢書校改是也更有顏延年祭屈原文可以互證今史記亦誤苦注嗟苦嗟杏當云嗟杏嗟也

訊當作誶

按漢書弔屈文亂辭用誶史記作訊楊升庵以史漢異同以爲誶卽訊字今選亦作訊考注張晏曰訊離

騷下章亂辭也漢書賈誼傳注亦同張晏曰誶離騷亂辭也可見選本亦是誶字後人改選文因并注俱改耳方氏通雅云列子讒極凌誶好陵辱責罵人也張湛音碎字林及殷敬音萃公紹收昨律切長沙弔屈亂辭用誶正謂狂憤無聊之至也

賈生憤懣之言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雲璈按宗臣無去國之理此賈生憤懣之言未可以訓

螻字叶韻

末句固將制於螻蟻胡中丞云單行史記索隱其正

文作蟻螻螻字與上魚字較叶雲𤅢爾雅釋蟲螱天螻集韻音龍珠切是可與魚叶也案爾雅上脫按字

漢高魏武同轍陸士衡弔魏武文

持姬女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葉氏附注云漢高祖手勑太子曰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喁喁兒女之情漢高尚不免何論阿瞞案持姬女而指季豹句當脫而字

選學膠言卷二十終

憶嘉慶壬戌癸亥間皋以年家子謁錢唐
張丈仲雅先生於邗江寓邸　先生若以爲可與言
者知皋方治文選即出所著選學膠言初稿兩大冊
相示皋受而讀之其中考證精審論議詳核發前人
所未發者退即錄於簡端既而　先生作宰湘南僅
通音問至道光癸未皋客武林始復謁　先生於紫
荆橋之里第相見之下即語皋以選學膠言已於宦
歸後編有成書惜皋匆促他往未及卒讀丁亥冬
先生書來謂詩集之外未刻者有文集十二卷選學
膠言二十卷四寸學六卷雖不足問世亦自以心血

所在頁不忍棄又謂皋相隔較遠未能一一商榷恐
爲蟫蠹之蝕言辭鄭重讀之黯然時　先生年八十
又一矣意懸懸若有後死之托者明年　先生歸道
山欲往哭之未果庚寅秋　先生文孫東甫明府來
權縣事適皋歸自虞山即舉選學膠言屬爲校定付
梓辛卯正月工竣明府又屬誌數語於後皋因歎文
字之緣非偶然也三十年前已獲親聞緒論今復得
先生所手定者循繹之而明府之克揚先烈藏諸
名山者遂以傳之千古是鄭小同之纘承陸平原之
誦述也他日奉一書以焚之墓上皋且藉手以告成
於　先生也時道光辛卯華亭姜皋拜手謹誌

選學膠言目錄

補遺

薛君　激音吉躍反

樅　等字叶韻

莊子逸文　潘岳恃才譏訕

窮允闕與　隸畄

逸莊子　儼雅

汳當作沃　莊子逸文

張泉　李奇注

善注誤記　南風歌

甯子歌　胡顏之譏

元天　丹青之信

謝承後漢書　擊壤

李騫期　莊子逸篇注引小異

文子　豹文鼠

莊子逸文　放踵致踵異

盜鐘　闔苞受

浙右　獎臧

莊子逸文　減五

尹儒學御　蜡

播糈　御覽引莊子

履鞮　蘘

文選注有遺闕

曾孫上達校字

選學膠言補遺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薛君 兩都賦序

注引薛君困學紀聞謂薛漢按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惠氏九經古義曰薛君爲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爲薛夫子也薛夫子名方邱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按范蔚宗不著漢父名字後漢書注文選注或引薛夫子或引薛君蓋稱薛君者皆漢稱薛夫子者則方

邱也

激音吉躍反 西京賦

匡謬正俗呼激水箭音吉躍反西京賦翔鶤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檽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郭景純江賦虎牙嵥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此則激字有吉躍反也雲璈按李氏無注

樅 蜀都賦

櫻枒楔樅劉注樅柏葉松身按爾雅釋木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今劉注與爾雅異

等字叶韻 吳都賦

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異等按玉篇等字有都肯都怠二切此等字當作都怠切以叶韻

莊子逸文

亦猶帝之懸解注引莊子曰有繫謂之懸無謂之解按二語乃逸文困學紀聞亦未采入

潘岳恃才譏訕 藉田賦

潘岳晉武帝時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藉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爲衆所嫉遂棲

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促刺不得休然則岳之取禍蓋恃才不遜所致縱使孫秀不銜之亦何能自免哉說見明姜叔明南牛村野人閒譚

窮允闕與 羽獵賦

三軍芒然窮允閼與注孟康曰允行也閼止也言三軍之盛窮閼禽獸使不得逸漏也李氏謂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漏如淳曰窮音穹允者懈怠也

晉灼曰闟與容貌也如晉之意言三軍芒然僋俙容貌闟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之說雲璈按下文尙有亶觀夫剽禽之紲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淩遽等十二句正言其窮闟禽獸故又言妄發期中進退履獲言雖妄發而必中進退踐履而皆獲也以下然後言禽殫中衰相與集于靖冥之館云云文氣如是不應中間忽夾入三軍僋俙之語則下文爲不可接矣自當從孟說不當從如晉二說李氏反是不當於理矣自來允字亦無僋俙之訓

隸𪗋 西征賦

匡謬正俗云懷夫蕭曹邴魏之相辛李衞霍之將自此已下歷道漢之名臣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皆美其立功於朝著名當時音鳳顯恭之任勢也乃薫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𪗋此言王音王鳳宏恭石顯之徒無德而祿有穢彝倫身沒之後考其名行乃不與蕭曹終賈之卒徒奴隸𪗋潘生所以深鄙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餘公之屬爲𪗋乃謂隸𪗋爲齊等之義謝朓宣郡詩云羣龍難隸𪗋豈非僻謬按李氏注不甚明了然無隸𪗋二字連讀之解蓋師古時有此讀法耳宜其匡正也

逸 莊子

宏大體以高貴注引莊子曰襄公之廳司馬目夷知大體者也乃逸文困學紀聞亦失於采取者也

儼雅 魯靈光殿賦

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按雅常也言所刻畫胡人儼然常跽而相對也注儼雅跽貌以儼雅二字連讀恐未是

汥當作沃 海賦

決陂潢而相汥按汥當作沃各本或作汥或作湲皆

誤胡中丞云沃與下句鑿韻叶汥字譌而失其韻

莊子逸文 風賦

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穴來風桐乳致巢按困學紀聞莊子逸篇作空閬來風賦作空穴注同賦潘岳悼亡注引莊子亦作空穴

張泉 月賦

引元兔於帝臺注引張泉觀象賦曰漸臺可升自注曰漸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按張泉即張淵魏書藝術傳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嘗著觀象賦注作泉者避高祖諱也

李奇注 鵩鳥賦

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注閒暇不驚恐也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注萃集也此二條皆李奇注皆當有李奇曰三字尤本誤也胡中丞考異說

善注誤記 鷦鷯賦

背距足以自衛注西京賦曰背距爲刀鈹此在吳都賦李或誤記

南風歌 琴賦

注引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按家語聖證論引尸子解慍下尚

有南風之時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今尸子無之胡中丞云此節注并是舜歌也共四十九字袁茶本無之

甯子歌 嘯賦

困學紀聞云呂氏春秋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不知何據按今畢氏呂氏春秋校本梁仲子云說苑善觀篇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碩鼠疑顧見之誤

胡顏之譏 上責躬詩表 詳卷十

翁太常元圻曰李善注云卽上胡不遄死之義明非別有胡顏之句也又云毛詩謂何顏而不速死也蓋釋毛詩胡不遄死之意非毛詩有此文也善注引毛詩經傳甚多引經則有詩曰有毛詩曰引傳則有毛萇曰毛萇詩傳曰今此獨作毛詩謂謂者釋其意也言詩人之意無禮而不速死則有靦面目耳按太常此解甚精亦以見李注之例如是非此者皆後人妄改也

元天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

元天高北列注引莊子曰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困學紀聞云莊子逸文後又云

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卽見胡中丞考異云此十二字非善注蓋五臣語羼入也

丹青之信 詠懷詩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李氏注引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云云此詔後漢書不載 案云云二字衍

謝承後漢書 答賈長淵詩

升降祕閣我服載暉注引謝承後漢書云云困學紀聞引之閻徵君百詩云謝承後漢一百二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均不載錢氏曰有見方少師於

史館擕出者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
之曰吾家卽有之永樂間揚州琹本初邻陽大全碑
出會以謝書考證多所裨益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
惜哉全太史謝山曰傅青主非妄言者卽有之亦是
僞書案謝承後漢句下脫書字

擊壤 初去郡詩

卽是羲唐化獲我擊壤情注引周處風土記曰擊壤
者以木作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按太平
御覽引土風記作尺三四寸張淏雲谷雜記云選注
長四尺三寸恐是傳寫之誤葢其形如履使長四尺

三寸不復成履形矣御覽所載爲是案以木作句脫之字

李騫期 扶風歌

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明郞仁寶七修類稾云李騫期陵耶字耶官耶雲璈
按注無它解但云騫與愆通豈以爲愆師期耶

莊子逸篇注引小異 雜體詩稽中散

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注引莊子云老子嘆曰吾
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
居上天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
琅爲實按困學紀聞莊子逸篇云老子嘆曰吾聞南
方有鳥名爲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
皇居上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仞以球琳琅玕
寶天又生離珠一人三頭遞頭起以伺琅玕鳳鳥之
文戴聖嬰仁右賢左智與注引小異

文子 求通親親表

臣聞文子曰注以爲計然范蠡師事之晁氏曰其書
一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口唐志農家范
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則與文子了不
同

豹文鼠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宋王楙野客叢書曰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鼮鼠終軍
知之其後崔偓佺劉士元皆從其說僕考前漢書不
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氏家傳光武宴百寮于雲
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鼮鼠也
詔問所出曰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疋詔公卿子弟
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作啟曰雖賈逵之頌神名竇
攸之對鼮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此事而誤以
爲終軍乎雲璈按李注蕭揚州薦士表亦作竇攸傳
誤實由郭氏玉篇亦承其譌又說文鼠部鼨豹文鼠
也則以豹文屬鼨鼠與爾雅異又爾雅作鼮郭音徒

形反又大佞反葢音延及挺也文選作鋋李氏音延亦異

莊子逸文　上書諫吳王

手可擢而抓注引莊子豫章初生可抓而絕見困學紀聞逸篇

放踵致踵異　奏彈曹景宗

困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何氏義門云孫宣公作音義時所見之本已作放踵翁太常云文選任彥昇彈曹景宗文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

曰放至也正與孟子作放踵合又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作致于踵劉熙曰致至也隋志儒家有劉熙孟子注七卷王氏此條若據任彥昇文注則致至也與原注不合若據江文通書注則注作劉熙而非趙岐或王氏所見之本互異歟劉孝標廣絕交論曰摩頂至踵李善無注

盜鐘　百辟勸進今上牋

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注引呂氏春秋曰范氏有得其鐘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怳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據掩其耳云云按淮南說山亦有之葢本呂覽也案范氏亡有得其鐘者脫亡者二字

閭苞受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注引河圖閭苞受曰帝感苗裔出應期按閭苞受是河圖篇名後漢天文志作閻苞受誤閭爲門耳而王深寧以爲人名

浙右　北山移文

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注引字書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胡中丞曰考說文水部浙字下與善所引字書文同右作江字此作右必涉正文而誤也雲璈按文中浙右云云指海鹽令

奬蹴　爲袁紹檄豫州

奬蹴威柄注魏志作奬蹴蹴成也陳少章云魏志既與文選同似不必贅引當云後漢書作奬就就成也文義爲安胡中丞曰按魏志無此文惟裴注引魏氏春秋耳

莊子逸文　難蜀父老

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注引莊子曰兩祖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柰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凍烈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按此莊子逸篇困學紀聞亦未采入

減五

上減五五下登三注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爲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按今人習用咸五不知減字之義

尹儒學御曲水詩序

懷御弃於秋駕注引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此莊子逸文也翁太常云魏都賦理秋御李注引此尹儒作尹需而文亦增多二十二字益曲水序注有節文也當以魏都賦爲正

螬 酒德頌

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注引劉熙孟子注日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胡中丞曰注中槽者之槽當作螬此所引乃螬食實之注但取下文之酒槽與此螬字不相涉不知者并改爲槽誤之甚矣

播糈 東方朔畫贊

困學紀聞支離疏鼓筴播精人間世文選注作播糈按翁太常困學紀聞注引萬氏集證云莊子釋文播精如字一音所字當作數精司馬云簡米曰精崔云播糈卜卦占兆也鼓筴播糈言賣卜釋文數字必糈字之誤山海經云糈用稌米注糈祀神之米離騷懷椒糈而要之注糈米所以享神也說文齋財卜問曰䝼从貝从疋聲讀若所然則播糈當作播䝼雲璈按李氏注糈音所

御覽引莊子

其道猶龍注引莊子孔子遇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噌予有何規於老聃哉按太平御覽六百一十七引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于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鈞繳

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而不能嗋舌出而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見困學紀聞按李注所引與今本同

履䩡 宦者傳論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注史記以勃䩡爲履䩡胡中丞曰史記作履貂答任少卿書引史記履貂曰可證范書亦作貂章懷注勃貂卽寺人披也一名勃䩡字伯楚是蔚宗自作貂注中䩡字何校所改并改正文貂字更非下注豎刁亦當作貂所引僖二年齊寺人貂之注也

羆 石闕銘

荆酷然炭何校然字改爇胡中丞曰所改非也廣韻一仙爇下引此荆酷爇炭故何氏據改廣韻所引十姥之抱土舍虒二十陌之嗼嗼不得語之類與今選本迥異皆别有所出未容相證

文選注有遺缺　楊荆州誄

困學紀聞云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荆州誄謂督勳勞注引說文督察也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注引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引執友稱其仁

選學膠言補遺終

餘墨偶談節錄

餘墨偶談節錄

燕山孫　樗詩樵編

八卦轎

粵西地瘠民貧。鄉村婦女。率多大足。肩挑負販。與男無異。柳州來賓一帶。時有舁肩輿爲生者。如坐客爲男。二女肩輿爲坎。坐客爲女。前女後男肩輿爲震也。餘倣此。

蘭花姑

昔六祖講經於仁化山中。附近處所。多產南華菰。粵西賀縣亦有之。俗名蘭花姑。某大令宰彼時。中丞按部過縣。詢其地有土娼否。某誤以爲土產。遽答曰。有。詢何名。曰蘭花菇。中丞正色曰。曷勿逐之。某始悟。座客爲之胡盧。中丞亦笑。蓋三字實似妓之美名也。

考婿

一日於陳雨亭座中。談及伊在永明。見有姑蘇被擄才女某某。以自作月下即景二詩考婿。其詩云。水清橋影一弓圓。橋下垂楊繫短船。釣罷漁翁深睡着。游魚逐水戲荷錢。又流螢錯落不成紅。花影橫街語暗蟲。獨坐似嫌宵寂寞。月明隔水一聲鐘。後聞某司馬以成句猶話寒山半夜鐘詩賺去。惜哉。

食言古意

姑姑惡。姑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此前人食言詩也。滿洲宜少耕進士亦有古意云。作婦難。作姑易。姑常怒。婦當泣。寄語阿姑。無太癡。今日當思作婦時。二詩異曲同工。不能爲之軒輊。

秋閨怨

仲兄翰卿最喜余童時所作秋閨怨一絕。詩云。秋閨夜搗鳳仙花。要染纖纖玉笋牙。爭奈小姑無意緒。覷儂私製守宮砂。謂古今來忠臣義士。嫌疑不謹。蒙此曖昧者豈少。

妓詩

明湖韻事載妓郭韻樓贈別詩云。裊裊湖邊柳。春絲不盈把。殷勤折贈郎。好策來時馬。雖本於山谷之折柳當馬策。然四語精神注一來字。

題壁詩

曩於清風店旅壁。見某書一絕云。片刻歡娛景易窮。清流竟付濁流中。他時重到迷香洞。應有阿嬌認乃翁。語雖涉於激。然非此棒喝。安能喚醒沉迷耶。某落魄時。亦有句云。昔年裘馬御肥輕。曾向迷香洞裏迎。不信黃金揮盡後。居然當得閉門羹。讀此則又可破涕爲笑矣。

花憐水

花憐水。粵西猺山中江名也。三字頗雅。古滕蘇孝舫舍人游猺日記。有詩紀之。

鴛鴦餅

山右澤郡市中。有名鴛鴦餅者。形似荷葉雙折。微翹。乾脆耐嚼。傳以爲當日雙文餉張生者。徒負佳名。殊鮮眞味。

舊凡女史題壁

曩過滹沱旅店。見壁上有舊凡女史詩四絕。悽惋動人。後僅記其秦淮一片臙脂水。都是風流醞釀來之句。其他不復記憶矣。辛未夏。五楊劍潭刺史以四詩郵示。特亟錄之。詩云。十九年華正好春。飄零無奈落風塵。夢中猶認金閨質。低捲珠簾怕見人。生憐薄命向誰論。風月當場淚有痕。笑語溫柔心宛轉。屈身猶是受人恩。斷梗飄蓬劇可憐。鏡中眉意晚春前。玉堂夫婿神仙眷。多少金閨美少年。手把菱花漫自哀。箇中淪落幾仙才。秦淮一片臙脂水。都是風流醞釀來。

背面美人詩

曩在鳳台時。袁禱庭少尉鴻慶。曾誦某題背面美人一絕云。不堪回首應憐汝。果是何心懶對儂。詞意新穎。未經前人道過。

玉台新詠

陳徐陵編玉台新咏。已作亦列其間。髫年誦讀。心常疑之。後閱其書。知南宋時已有兩本。明人重刻。竄亂彌多。張嗣修茅國縉本更非其舊。惟南宋永嘉陳玉

父本差可依據。近時馮舒所校。多以爲憑。然舒亦不免於臆改云云。由此觀之。徐陵之詩。當是後人竄入。不然復成何體例耶。國朝紀容舒所撰玉台新詠考異十卷。詳列諸本。一一證其是非。引據頗爲博洽。讀之可以了然。

古別離

余曩作古別離曲云。但願舟無帆。但願車無輪。使我同心侶。不爲遠行人。後隨家君之粵。山東道上。見手車順風皆使布帆。長江中洋船皆有火輪。日可千里。又戲成云。但願車有帆。但願舟有輪。願我同心侶。歸來老鄉鄰。

宜少耕詩

宜少耕名綬。壬戌進士。有古意云。夫壻去隨卬。繡閣空春色。妾貌不如人。敢怨郎情薄。得詩人忠厚之旨。其贈倫兒云。無他長物堪言贈。若擅殘書子亦迂。妙語解頤。令人軒渠不已。

心字香

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半開者。著淨器。薄劈沉香。層層相間。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蔫。花過香成。蔣捷詞云。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廣東新語。屈大均詩。多燒心字是心香。茉莉黃沈共作芳。香是番禺心字好。紫烟一縷結鴛鴦。即謂此也。

小孤山題壁

小孤山在大江之中。危峰峭拔。屹立中流。與彭浪磯相對。故東坡詩中有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往來詞人題咏夥矣。而寫景者多。寄情者少。惟尙鎔一絕云。煙波萬頃盡模糊。壁立誰知有小姑。絕妙淩雲一枝筆。可憐淪落在江湖。情景兼到。當爲此題絕唱。又咸豐中洪秀全之亂。小孤山淪爲賊砦。楚南彭雪琴侍郎玉麟。統師江右。克復小姑。有詩紀事云。書生揮指戰船來。江上旌旗一色開。十萬雄師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亦巧合也。

閨怨詩

人之境遇不同。其愛惜亦異。石門吳菊裳閨怨云。春色一庭老。閑簾對落花。生憎雙燕子。絮語傍窗紗。陳嫊霖亦有閨怨云。獨臥繡窗靜。月明宿鳥啼。不嫌驚

妾夢。羨汝是雙棲。一怨得直。一怨得婉。

贈雛妓詩

直北道上題壁。每有游戲詩詞。作者不署姓氏。曾見某題如夢令一闋。贈雛妓云。越女生來窈窕。懷抱琵琶輕巧。且莫聽琵琶。先把雙鈎看飽。眞好。眞好。傀愛通身都小。又某斷句云。可憐人似琵琶大。也抱琵琶笑向人。均一悽惻動人。此生公眼前說法法也。正未可以游戲目之。

仲初詩

王仲初之當窗却羨靑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句。本列女傳引古語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之意。船中養犬多食肉句。乃翻諺語寧爲貧家兒不作富家犬之意。然不善取材。於詩品終不無少損。無怪後人嘖嘖也。

雪樵詩

誰家兒哭欲腸斷。阿母酣眠正未醒。此庭雪樵昨夜詩也。村愁情狀。讀之令人笑。

楊柳枝

昔年待試都門。讀書法華禪林。有錫公綸未詳其爵字。投詩數章。其題余集者。愛忘其醜。多諛少規。故未錄。楊柳枝二首。輕輕着筆。是此體正格。詩云。秦淮雨後潤無塵。拂面和風柳色新。最是水晶簾捲處。綠陰罨映倚樓人。又東風吹綠短長條。婀娜輕盈未易描。他日灞陵橋上過。也應不似舊時腰。錄之以報賞音。

調笑詩

父母爲兒女聯婚。相攸則易。窺婦則甚難也。每有趁未納采以前。强其母率女往壻家答拜者。女兒幼小。似知似不知也。戚某初議婚時。某友戲成絕句調之云。女兒嬌小貌如花。妝罷隨娘往壻家。拜罷姑嫜拜姊妹。不知誰是阿奴他。他字叶韻。頗得女郎口吻。

老舉

粵中呼妓女爲老舉。隨園以爲即舉舉師師之意。余在梧郡游永春花園。壁上見有某書集漁陽絕句一首云。南湖新漲水連天。花氣薰人又破禪。少日題詩

無恙否。此中曾泊孝廉船。詩有別趣。故錄之。以備一說。或以爲舉輿妓粵音相近。老舉即老妓之訛。其說近是。

山靜主人詩

曾文正公賜第在京師南半截胡同。余於乙丑冬安硯其家。曾孫二人。年皆童稚。架上書不下萬卷。蠹飽蟫魚。一日偶檢續鴛湖棹歌一卷。中夾小箋書一詩云。弓鞋小試下珠樓。翠鎖重門一院愁。燕子似憐人寂寞。雙棲絮語話溫柔。末署山靜主人。楮葉猶新。知非舊物。詢於劉念堂世兄。始知爲孫文定公孫婦某作也。孫夫婦時占脫輻。故詩若寄意。然言爲心聲。讀其詩可知其遇矣。

癡語入詩

余戚某童時喜讀書。而性最癡。侍官任所。時署中人均呼爲書呆子。一日早起謂某婢曰。爾昨夜夢見我否。答曰未。大斥曰。我昨夜夢中分明見爾。爾何以未見我。怒扑之。往訴於母曰。癡婢該打。我昨夜夢見他。他堅說未夢見我。豈有此理耶。人咸笑之。髫年時聽長者述說。因不去懷。余之古意詩云。少女牽郎衣。欲言低俯首。昨夜夢歡來。歡曾夢儂否。即祖此意。

嵌字楹帖

京師伶居妓館。筆墨多有可觀。楹帖一端。尤以嵌字工巧爲尚。前之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無論矣。後之繼者。如如意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太平云。過眼烟花成太息。當頭風月賞平章。玉琴云。花覆茅檐。可人如玉。月明華屋。伴客彈琴。大姑云。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采珠云。欲采不采。隔秋水。大珠小珠落玉盤。素卿云。樊素情鍾白太傅。長卿意注卓文君。某人代友贈穉青云。徐穉果然名下士。小青原是意中人。數聯皆工整可玩。

斷句

千古美人全福少。六朝才子至尊多。不知誰人句也。何鐵琴司馬爲余誦之。

女兒紅

揚州土人謂蘿蔔紅而小者。爲女兒紅。自初冬賣至晚春。其色嬌豔可愛。錢塘韓就之日華揚州畫舫詞有句云。一種柔情人不覺。春心浸透女兒紅。即謂此也。

女訓

曾蘭巖將軍陀保送女聯珠有句云。出嫁自應遵婦道。居家不似在官時。二句可補入女訓。爲挾貴驕夫者戒。將軍又有春草詩三十首。郭蔭香司馬和而刊之。常自佩戎馬書生小印。其風流儒雅如此。

紅花埠題壁

曩在春明於友人處。見有謝韻芳女史絕命書一紙。詞甚委曲。不甚記憶。大致韻芳爲王公子詩婢。自受春風一度。蚌竟含珠。大婦從而媒孽之。遁歸廝養。謝致書乞歸。爲鄰兒誤落中。有三日不來。以阿芙蓉從事之語。書爲宣南坊某會館人檢拾抄貼各巷。尋其居址。都人士率能言之。嗣在山東紅花埠逆旅見有天壤王郎題壁五絕詩。意與書詞吻合。殆即薄情之王公子。詩云。漫將容貌擬朝雲。才調原堪敵左芬。記得斷腸詞句好。陶然亭畔一孤墳。果然天壤有王郎。此語回思却亦當。我是負卿復何語。不應飛語聽妻房。華牋尺幅意千重。絮語叨叨說憫儂。卿事雖教廝養誤。至今遺恨阿芙蓉。傷心悔恨忽交加。一誤何堪又再差。死後春蠶猶有子。不知今去落誰家。倏然墓地淚濡生。倉卒驅車出鳳城。劉媼不來卿不死。疑團終古不分明。按詩意謝已飲藥死。王郎始悟。似此負心人。顧安得虬髯公攫之爲下酒物哉。

雙飛燕

舟楫之目。雅俗不同。粵西謂兩人四槳者。曰蜻蜓艇。言如四翼鼓動也。一人兩槳者。曰雙飛燕。其名尤雅。然未見前人入詠。詩人彭星丞光輔有池南曲云。朝來折楊柳。折柳織筠籃。採荷花。荷花滿池南。池南儂家住。門前垂柳樹。願藉雙飛燕。櫂入花深去。其運用典雅如此。又爲後來添一詩料。

調某廣文賦小星啓

香河陳砥堂先生。官天津學博。時有同事某廣文。履任未久。輒遣奉倩之傷。以衾裯獨抱。思賦小星。陳爲物色之。事既諧。而廣文教之讀書習字。鍾愛逾恆。陳戲爲小啓調之。其詞云。司鐸新膺。鼓盆旋賦。重謀鸞續。頻倩蜂媒。詎物色之難

經。竟低昂而莫就。爾乃尋香妝閣。空懷袭花。因而問渡津門。寄懷桃叶。恰值綠珠有贈。用聯締足之緣。未免紅袖關情。借蹤畫眉之寵。如花美貌。睠言顧之。(一廣文姓)詠絮才高。何慚白也。(姬姓)具此靈心慧質。雅宜茹古含今。用將帳底芙蓉。移移作門中桃李。鴛幃悄寂。女博士進而受經。馬帳深沉。莽先生今將傳火。案頭燈影。拂花影之迷離。盒底脂香。雜墨香而馥郁。向枕邊而問字。雖舌香含。坐牀下以學書。兎毫磨禿。消受春風。一度彌添。滿座之風。沾濡化雨。多番强半。巫峰之雨。探取枕中之秘。講解從頭。隄防胯下之錐。殷勤刺股。多以爲富。俾緩饋乎大家。引之入深。得胚胎乎諸子。有時輕攏粉項。面命兼及耳提。有時略接櫻唇。指畫自須口授。有時低垂鴛頸。妙議應有會心。有時尖聳鳳翹。弟子居然高足。倘眞精之未得。尚須卿自事鑽研。如一間之可通。問是誰爲開茅。塞閒曹無事。鄭康成何嫌往懃之頻。清興既闌。邊孝先又作欲眠之態。此則可、補入文章游戲。

子重詩

劉子重秋曹銓福。別號白雲吟客。嗜金石。善畫梅蘭。終日緼袍敝屣。晏如也。在京與余爲石交。遊田盤歸。以紀程詩見示。中有和段甲嶺題壁一首。序云。壁有某女子題詩。以段甲爲斷家。和者甚衆。有斷甲何如作斷家。祇因飄泊在天涯之句。因戲和云。斷得儂家不斷心。兩情嶺上白雲深。儂家未斷腸先斷。惹得相思直到今。詩在有無間。如庾獸意賦。

新語

百花詩內欵冬一首云。僧房相遇兩心淸。此際無情勝有情。我設一言卿試答。是卿逢我我逢卿。主人以逢卿者我。逢我者卿。答。余謂此語乃慧心解理。東晉清談。

贈何蘭初名妓詩

女錄事何蘭初者。京師名妓也。解詩善畫。字亦秀潤。本姓濮。以大家女諱稱今姓。涇縣吳蘭石孝廉挈之。花晨月夕。避暑消寒。恒與蘭石俱。性尤好靜。閉門謝客時多。故詩畫益進。蘭石爲作遣愁詩三十韻。隸綠莊書。蘭初爲裝玫瑰龕奉之。入其室者知非俗物也。友人曾作蠅頭楷手錄其詩見示。詩云。花發長安望眼空。五年腸斷鳳城東。美人遲暮寧芳杜。遊子飄零例斷蓬。欲把秋心託明月。須將春恨語東風。玉釵消息全無準。嗚咽空復唱惱公。楚雲縹渺隔巫峰。路杳人間幾萬重。花底離愁三月雨。樓頭殘夢五更鐘。清歌宛轉頻憐子。舊曲依稀最懊儂。日暮西風秋瑟瑟。涉江愁殺采芙蓉。鐵板銅琶唱大江。肉兼絲竹遏吟腔。最難好月常三五。未必鶯鶯定一雙。往事渾疑花對鏡。閒愁辜負酒盈缸。綠陰幽草空階滿。鬧對春風獨倚窗。黃絹新裁絕妙詞。墨花和淚寫烏絲。難尋舊渡迎桃葉。獨倚東風唱柳枝。蝴蝶閒愁芳草覺。杜鵑春怨夕陽知。英雄兒女憐同病。走馬章台有所思。綠陰如水送春歸。江草江花怨夕暉。繞院寒深蝴蝶瘦。畫梁夢穩燕雛肥。蓬萊音信沉靑鳥。京洛風塵感素衣。昨夜月明今夜雨。伯勞東去燕西飛。十斛珍珠聘尙虛。買鄰且喜近仙居。痴心自誓同明燭。病髮殊難戀曉梳。短筑凄涼燕市月。瑤箋鄭重漢陽書。折花親見門前劇。回憶東風識面初。夜闌涼意撼庭梧。新月溶溶沒欲無。燕館張燈飛蝙蝠。畫檐結網羨蜘蛛。

倩來燕剪愁難破。擁到鴛衾夢亦孤。十二闌干都倚遍。滴殘清淚到蘼蕪。小院春晴夕照低。畫簾不捲燕雙棲。林花著雨紅先褪。岸草當風綠易齊。好事多磨姑惡喚。佳期屢誤子規啼。暮春天氣東風虐。怪煞垂楊盡向西。星辰昨夜麗天街。西角東張事莫諧。捫腹早知心匪石。消愁那得酒如淮。雙鈎作畫眉相並。七巧成圖手自排。三五年來如醉夢。相逢何事得開懷。一寸相思一寸灰。玉樓春盡獨徘徊。月中舊約寒攀桂。笛裡新聲怨落梅。任我靑衫添酒債。憑君紅葉作詩媒。剪刀縱道并州快。祇恐情絲剪不開。準擬桃源好問津。芒鞋重踏軟紅塵。煙雲幻境看頻誤。風雨迷樓認不眞。明月有知應墮淚。好花無恙暗傷春。多情祇有燕台柳。猶自垂靑向舊人。空堂涼雨酒初醺。冰簟銀床夜漏分。飛鳥何依應似我。錦屏無主最憐君。天邊那有常圓月。嶺上從無不散雲。休道十年成薄倖。揚州夢醒杜司勳。馬纓樹下掩重門。合共西施住一村。楊柳曉風催別騎。桃花春水送吟魂。人間變態看雲影。客裏閒愁驗酒痕。臨別贈言須記憶。莫將芳草怨王孫。曉閣清尊興未闌。滿簾風絮逼人寒。黎雲淡白愁同夢。羅月昏黃怯

倚闌。野馬縱橫儂短景。流鶯婉轉惜春殘。富筵莫唱梅村曲。腸斷東風憶畫蘭。流水光陰去不還。年來事事恨緣慳。秋深病翮傷黃鵠。春鎖雕籠惜白鷴。敗葉何心辭故樹。癡雲無賴滿秋山。勞勞塵網羈朝暮。頗羨沙鷗野鶴閒。信是三生石上緣。去來今裏恨纏綿。芭蕉愁重舒還卷。老藕絲長斷復連。韋曲池台春似海。蕭齋風雨夜如年。花開花謝尋常事。簾溷沾污絕可憐。客窗孤影坐涼宵。鈴索無風自動搖。畫檻秋多紅豆冷。博山香燼綠烟銷。每從無事尋煩惱。賴有行吟慰寂寥。鎮日爲誰苦惆悵。幾分瘦減沈郎腰。石榴消息幻如泡。怕見三星掛柳梢。叫月樓烏寒繞樹。驚秋孤燕病辭巢。漸防愁思催人老。聊借詼諧解客嘲。我不卿卿誰復爾。莫將心力等閒拋。洛水神珠解漢皋。空江悵望意徒勞。蕊宮環珮風聲寂。桂府樓台月影高。莊叟寓言賦秋水。靈均幽怨託離騷。半生總被情魔誤。不信元龍意氣豪。紫陌春歸唱踏莎。落紅啼鴃奈愁何。橋邊新柳迎人慣。江上春帆送客多。對鏡有時愁獨影。通辭何處託微波。攤門無復[illegible]閒意。惆悵當年子夜歌。傷心第一是無家。鍊石空勞補女媧。好借梅花成眷屬。莫隨桃李誤芳華。鶯兒喚夢春歸醒。燕子尋巢日易斜。去歲潯陽江上過。月明蘆荻泣琵琶。頻年兵火感滄桑。淚倒詩場與酒場。太瘦餘生雙鬢槁。無多私語一燈涼。寒林葉落驚秋早。孤枕更殘怨夜長。不解近來緣底事。朝朝吟斷九迴腸。暮城畫角太淒清。靜掩虛堂萬感并。魂夢忽驚雙影隻。去留不信一身輕。並無歧路堪傷別。明是年華却怨生。雨雨風風天不管。傷心太半是秋聲。玉搔頭上鞞蜻蜓。彩影燈光蕩畫屏。珠絡今宵閒好月。銀河幾日渡雙星。鴛鴦好夢愁驚鴨。蝶蠆勞身痒貫[illegible]。風露滿天人悄立。隔窗怨語不堪聽。寂寥心事冷如冰。祗有情根斷未能。兒女多情原是佛。英雄末路半爲僧。中年到處多哀樂。世故從今少愛憎。一卷楞嚴經讀罷。清齋勤禮梵王燈。紉佩湘皋待搴修。肯拋傾國覓封侯。識愁秋漢勞無補。畫香春絲死不休。酒入愁腸都化淚。寒催病骨易驚秋。問卿知否蓮心苦。莫向西風怨並頭。溫柔鄉裡畫兼吟。低首妝台有鑄金。春雨白魚書底事。秋風紅豆曲中心。鸚哥畫舞防私語。蟢子朝飛盼好音。檢點征衫驚歲月。酒痕爭與淚痕深。舉杯邀月影成三。半是詩狂半酒憨。我是愁心偏耐苦。君

同蕉味必回甘。因緣早信前生定。空色都從舍利參。寄語春光須護惜。楊花容易滿江南。連篇別恨賦江淹。禁得新愁逐日添。鹿夢覆蕉終屬幻。蜂房釀蜜爲誰甜。枕邊蛺蝶驚風雨。山上蘼蕪感素縑。萬種牢騷人不識。鄉愁客思一時兼。海邊精衛石頻銜。此恨綿綿口獨緘。修竹倚寒憐翠袖。飛花和淚點青衫。新詩拉雜愁千疊。舊事分明月一函。情海蒼茫風浪險。早尋崖岸好收帆。

鹹水妹

上海蛋戶之爲海娼者。人呼之爲鹹水妹。石龕詩卷中之別有因緣鹹水妹。絕無滋味淡巴菰句。卽上海作也。吾恐今之見金夫不有躬而別締因緣者。尚不僅若輩已也。可歎。

半截美人

可笑畫工無見識。動人情處不曾描。某題半截美人句也。措直少含蓄。不如李某之丹青不是無完筆。寫到纖腰已斷魂。如初寫黃庭到恰好處。正可與前詩作一轉語。

假槎女史詩

國朝閨秀能詩者多。正始二集。所選不下數千家。後正雅集續刻又數百家。而及身親見者則甚屬寥寥。茲得芸獅閣詩草。讀其序乃知爲海觀察某女公子也。年未及笄。著作盈寸。多有可觀。余最愛其鳳定殘荷尚有聲七字。謂得靜中趣。

香塚詩

香塚前樹短碣。詩云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又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其銘曰。浩浩愁。茫茫刦。短詞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烟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都人士題詠甚多。樊文卿大令詩云。長埋玉骨恨難消。惆悵城南路一條。蘆荻蕭蕭聲作雨。奐娘樓上憶殘宵。又草沒荒邱劇可傷。白楊零落不成行。年年多少游春客。偏向孤亭吊女郎。門前車馬往來稀。回首平康舊夢非。不見臨風雙蝶化。殘紅滿地落花飛。彩雲散去渺無痕。小字流傳短碣捫。我輩鍾情還自笑。擬持杯酒酹芳

魂散詩工於取神且妙在不說破

小舫寄遠曲

延小舫秀滿洲人布衣丙寅秋晤於寶竹坡太史齋中談詩移晷而別嗣竹坡以小舫詩見示余最愛其寄遠曲末句云儂心不怨儂不歸只恐日久郎心非雖因舊而益妍

臂花

宣大在北口外士人生子每針腕臂作字或花形涅以藍靛蓋恐有離異可爲誌也其意甚古

看月詞

詩人彭星丞嘗述趙芴君爲夢白先生之兄古樂府有看月極佳云郎住溪南屋妾居溪北樓隔溪同看月月在樓上頭郎見月不見妾妾見郎不見月吁嗟看月同一時妾獨見郎郎不知從今不恨郎情薄郎情自薄妾自癡不然天上無私光何爲有月專照郎盈盈一水不得語相思大抵皆如此此章新聲古意全得張王神理無怪彭子之津津樂道實不去口也

對鏡詞

梁詩拔有對鏡詞云所恨太分明不諱妾顏色語頗含蓄余因之有悟云中庭有華月皎皎含清輝明能燭萬物不言人是非即反用其意

陰妓詩

曾華卿秀林明湖瓶花詩社陰妓也有代某寄人二絕極佳云鈿雀銀蟬玉蕊冠妝成不出怕人看如何最是堪憐處獨立空廊小襪寒又酒闌歌散太無聊算定花時訪翠翹再說相逢說相憶自從去歲到今朝末語尤非思索可到是深於情者

課婢圖

一日在廊房頭巷見畫室懸一課婢圖筆墨不甚高超旁題一絕頗瀟灑可愛其詩云日日抄書懶出門小窗弄筆到黃昏丫頭婢子忙勻粉不管先生硯水渾按書畫皆俗工不記何人詩也

段甲樹題壁

段甲樹店壁有詩二律署欵漫滅人傳誦之詩云玉環誰識再來人客裡年華夢裏身故劍翻勞今日問嫁衣爭似舊時新傳將佳語皆成讖種就浮生未了因空谷楊花飄上下任地落溷與沾茵又輾轉春宵夢不成舊時女伴總關情眉痕曲似初三月心事懸來第四更空自效顰爲畫餅憑誰洗手試調羹癡懷莫笑東鄰婦徹夜金錢問卜聲

紅玉墓

紅玉浙人失其姓桂撫陳文簡公詩婢也工詩善畫喜棲霞山年十七卒葬於山麓文簡爲建青蘿閣種桃萬株春游士女到者無不以酒奠之書備李少谷有句云萬樹桃花繞墓門青蘿閣廢舊花村賣餳天氣香成海一片盈盈倩女魂墓側產香茗人呼爲紅玉茶云

全史宮詞

全史宮詞爲樂亭史香崖夢蘭著共詩千餘首上自軒轅下至勝國凡有繫於宮壼者悉採輯之洵爲宮詞之大備詩亦清新典雅可步仲初花蕊後塵此集刊於丙辰年故偏遠處尚未周至鄴侯架上此種亦不可無

雁門雪

淮陽賀生曉霞者故大同令某公子也年少美丰姿妙詞翰幼聘同里謝氏女中表姻親也中間兵燹流離兩失音耗賀以父虧帑無償羈留雲中者近十稔矣性疏脫不視家生產貧益甚因依雁門山僧爲居停一日快雪初霽有輿從多乘至關秣馬絆輪喧閧於外賀詢之知爲陝右李鎮軍也俄一武士引官眷入寺禪案茶敘侍婢數輩中有一喚雪鴻者年可十五六尤端雅娟秀少頃奉主命詣殿然香賀心醉之於其足蹟過處以華畫地吟哦不已鎮軍見而異之逼視則書斷句云纖纖滿地弓鞋印好似飛鴻踏雪泥鎮軍雖武夫雅好文字深憐其才立談半晌議論風生益奇之因呼婢出拜舉以爲贈曰此十四字媒也遂命戒後車約赴幕府賀遜謝不可強之乃同行定情夕各敘里居家世始悉女即所聘謝氏子也悲喜交集不覺慟哭失聲鎮軍聞之大喜另爲諏吉合

疊。同僚各製詞爲賀。近聞賀已薦升太守矣。鎮軍者無子。賀夫婦事之甚謹。友人唐菊階。與賀姻婭也。詳其事爲譜雁門雪傳奇以張之。余嘗謂牛渚月馬宮風。皆爲武夫生色。併此可爲三矣。

木蘭從征圖

徐擬靑來書。箋幅甚闊。玩之爲從征圖。有詩云。十年征戍斷河流。脫甲歸來拜殿頭。笑煞人間兒女子。祇教夫壻覓封侯。不署作者姓氏。後示槐生云爲近人邵廷烈詩。

老少年詩

年華逝水悵如斯。老大焉能勝少時。縱使紅顏眞箇好。旁人也說是臙脂。此滄州劉秋舫詠老少年詩也。秋舫以選拔入都。鬱鬱久居。顆於一第。故詩若寄慨然。

可憐詞

綠兒者。梨園伶人也。色藝俱絕。華陰袁聽濤爲作可憐詞四律。人多和之。詩云。傾城花底喚秦宮。水上鴛鴦雪上鴻。楊柳偶隨燕市綠。櫻桃不數鄭家紅。聲如越女愁俱好。曲顧周郎誤亦工。儂說可憐憐未得。如卿眞個可憐虫。又茜紗裙束沈郎腰。不是柔腸骨亦銷。弱貌漫矜張鈞寵。戎粧也學霍嫖姚。歌翻楊柳聲聲慢。香印蓮花步步嬌。一曲回波人似海。靑燈紅燭可憐宵。又牙根微轉幾聲鶯。低唱無聲勝有聲。一縷情隨眉語度。四條絃和指音淸。香分金鈿增長恨。花墮珠樓認小名。吟遍洛神都不稱。只應喚作可憐生。又紫雲魂斷豔陽晨。解識司勳顧每頻。似此情深眞欲醉。縱非見慣也相親。二分春好花爭笑。百囀聲柔鳥共嚬。忙殺旗亭眉樣柳。含顰齊效可憐顰。

補錄平頭對

錢塘何必尋蘇小。寶樹居然依謝家。金谷名流饒粉黛。香山詩興到琵琶。河誰擅若蘭詩。湘蘭畫。愼毋忘香君扇。文君琴。秋江月浸冰壺影。蘅院風敲玉珮聲。蓮花比君子。淸風來故人。輕燕受風。衆仙同日。喜喜歡歡。天天地地。雲雲雨雨。暮暮朝朝。眉痕淺淺春三月。仙骨珊珊第一花。花香能醉蝶。鶴夢不離雲。

冥配

山右土俗。凡男女納采後。若有夭殤。則行冥配之禮。女死歸於壻塋。男死女改字者。另尋殤女結爲婚姻。諏吉合葬。冥衣楮飾。備極經營。若婚嫁。後家君宰曲沃時。曾有邑紳三姓。因爭冥配興訟者。習俗錮人。不可解也。

女貞子

詩人姚伯颺者。貴陽庠生也。咸豐中卒於滇。詩多散佚。友人邵君松笙常述其女貞子一章云。女貞子。子離離。妾夫親手折。贈妾初嫁時。妾心之死死靡他。妾夫一去不還家。女貞離離在妾手。妾夫還家妾骨朽。詩爲某節婦作也。短音促節。餘韻遐然。與王仲初望夫石一篇。可相頡頏。

芙娉女史詩

搭連店旅壁有芙娉女史題詩云。四千里路還家日。廿一年華絕命時。入戶羞稱新媳婦。懸梁誰惜女孩兒。身如秋燕都成客。死到春蠶尚有絲。來往詞人應墮淚。讀儂題壁幾行詩。嗣其兄過此。又題數語於壁云。芙娉妹子亡後。搜其遺篋。其頷聯已易爲金玦已成千古恨。玉環重訂再生期矣。

馬嵬詩

林文忠公則徐。有馬嵬十詠。余未之覩。惟費盡金錢買禍胎。嬰龍誰遣入宮來。九原聽罷漁陽鼓。可有胡兒哭母哀。一首。爲人傳誦。急錄之。

徐宗海輓妓長聯

李篔仙農部壽蓉。述其友人徐宗海茂才輓韓林妓長聯云。試問十九年磨折。郤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羅網橫加。曾語郎云。子固憐薄命者。何惜一援手耶。嗚呼。可以悲矣。憶昔芙蓉露下。楊柳風前。舌妙吳歌。腰輕楚舞。每看酡顏之醉。頻勞玉腕之攜。天台無此游。廣寒無此遇。會眞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拚他憔悴。尚恁地談心遙夜。數盡雞籌。況平時裊裊婷婷。齊齊楚楚。對云豈圖兩三月。歡娛便拋儂去。望魚長杳。望雁長空。料不定琵琶別抱。私爲渠計。卿豈昧夙根哉。而肯再失身也。噫嘻。殆其死矣。迄今荳蔻香銷。蘼蕪路斷。門猶崔認。樓已秦封。雖招紅粉之魂。枉墮青衫之淚。女媧弗能補。精衛弗能塡。少君

弗能禱。尙冀降神示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懇禱。乞還鸞帖合有箇夫夫婦婦。世世生生。此聯膾炙人口。或以爲蕭史樓作。楚南某改其詞嘲某童云。試問數十天磨折。却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學使按臨。曾語人云。我固非。枵腹者。不作。第二人。想也。嗚呼。可以。雄矣。憶昔至公堂上。明遠樓前。飯夾蒲包。袋攜茶蛋。每遇題牌之下。常勞刻板之謄。昌黎無此文。羲之無此字。太白無此詩。縱教運蹇時乖。拚他滾跌。猶妄想完塲酒飯。得列前茅。況自家點點圈圈删删改改。豈圖兩三次。簸翻竟拋儂去。望魚常杳。望肉常空。料不定科房寫落爰爲官。計彼自有衡文者。豈將後幾排剧耶。噫嘻。殆其截歟。迄今照壁緣懂轅門路斷。羞貽婢僕。賀鮮親朋。愁聞更鼓之聲。怕聽報羅之響。廩生勿能保。禮房勿能求。膾手勿能殺。或者祖功宗德。尙有留貽。且錄將長案姓名。進觀後效。合有箇袍袍帽帽。頂頂靴靴。此聯詼諧入妙。然鄰於刻矣。

至性詩

棠古香丈有病亟口號一絕云。病亟呼親本至情。夢魂顚倒語分明。此身安得常如病。時向膝前呼幾聲。此與哭一聲叫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同一至性至情所流露也。

秋海棠詩

秋海棠爲淚所化。詠是題者多拈此字。陳陳相因。殊令人厭。銅陵章完白穗芬有詩云。紅粉粧成對夕曛。半偎籬落半牆根。娟娟笑靨西風裡。不見當年舊淚痕。翻得新而不腐。

楊烈女

貴州鎭遠縣秀冲村。有女楊氏。幼失怙恃。依兄嫂居。年甫十四。適苗匪滋擾。其姊嫁鄭村。恐妹受汚。強暴往迎之。至途。次遇差役數輩。藉口盤結留難。久之。就中一年少者握其腕。出言調笑。女不自堪。乘間墜橋下死。次日長官詣驗。見受握處筋骨俱靑。皮肉脫如刀削。適符其跡。當事者異之。旋拘一差囚殺之。後戎馬倉皇。亦寢其事。謝遂生少宰目擊。爲余詳言。囑紀其事。枕上成句云。肯教白璧玷微瑕。粉骨會身也不辭。橋下一弓淸淨地。伊誰爲建女貞祠。是夜夢有女冠一人。向余肅拜。問其名不答而去。嗚呼。女果有靈耶。當兆夢於當事。或爲建祠。願安得有心人易橋名爲女貞以慰幽魂云。

女兒亭

秀水朱梧巢麟應。爲竹垞先生侄孫。著有續鴛鴦湖歌百首。拾遺補闕。可稱嗣音。其一云。斷橋曲水古桐涇。一棹猶夷破綠萍。不及皂林塘上路。抽帆直過女陽亭。按女陽亭一名女兒亭。嗣見山陰吳覺先尊尹題竹垞櫂歌一絕云。曝書亭子題詩句。不減徐熙寫畫屏。賸水殘山都入拍。如何脫却女兒亭。使正續櫂歌合刊。當無此遺議矣。

梧州竹枝

馬少蓮茂才。粵西人。性風雅。工詩。暇時喜作狹邪游。每遇妓女。褒之則聲價忽增。貶之則杯盤失措。大有崔涯狂士風。嘗作梧州竹枝數十首。極嬉笑怒罵之致。中有一首云。六寸圓膚軟似綿。拋將羅襪坐床前。高翹脚指多靈動。夾住煤頭好吃烟。讀之不禁失笑。後聞箇中人習以爲常。非此款客不爲親眞。惡作劇矣。

閨閣詩

女兒出嫁新婦歸甯。雖屬韵事。而絕少佳詩。惟隨園有句云。要看崔盧好奩贈。十三經歷女兒箱。又某閨媛句云。匆匆小住又歸家。行李無多一擔賒。添得描金紅盒子。半盛詩草半盛花。閱此覺羅帳香車。黯然無色矣。

馮彩珍

馮氏彩珍者。浙人。父游粵館。書記。歿後貧不能歸。氏幼精女紅。善繪事。家數口賴以存活。尤妙解音律。性躭吟咏。風流倜儻。有名士風。後所適非人。綠衣興怨。鬱鬱以終。其詩不多見。偶於吳月農處。得其自傷一律云。疎雨逼窗涼。秋燈夜漏長。狂歌聊當哭。多病厭熏香。短髮悲臨鏡。羞顏懶下堂。非關郎薄倖。妾自減紅妝。末二句含蓄無盡。使人得言外意。

綠珠井

綠珠井在粵西博白縣城外。人至其地。多留題焉。居瑞徵女史。有五律一章云。

荆棘銅駝泣。名園野鶴愁。江山餘一井。兒女亦千秋。夢已分香斷。踪猶濯錦留。芳名誰與共。盼盼有高樓。筆力挺健。自是女郎之秀。

花神記

粤西藩署園中花神記。某方伯作也。王綬庵少尉。向余言之。記云。余闢園於署之東。鑿池於亭之側。土工得骨一具。以告。埋香無主。葬玉有方。命別爲掩之。不知何代。亦不知何人也。已而有登紫姑壇來致謝者。曰妾姓阮氏。字鳳凰。本女校書也。生長安中。流寓粤右。値滇藩吳三桂之變。睢陽人少。人肉無多。㲼博兵危。鬼雄有幾。妾與民間寒士王玉峰定情有約。王旣血刃。妾亦投繯。時則康熙初年也。趙氏一塊肉。昔屬民家。滕王三尺墳。今託官宇。余聞而悲之。因爲傳之曰。昔小玉之於君虞。雙文之於微之。女之致情於男。古誠有之。玆殆過矣。嗚呼。太白高歌。猶憐飛燕。小青飲泣。傷感孤鸞。惟其能以情死。故能以魄生。拾碎玉於池中。築錢塘蘇小之墓。倣乞文於地下。作同州清娛之銘。鳳生於順治初年。歿於康熙初年。生年十九。歿將二百秋矣。生也不辰。烟花零落。死而不朽。殘骨繽紛。余不敢冒掩骼之仁。亦不能不作葬花之誌。故書其事。且肖其像。使於園中爲司花使云。又詩曰。名園珍重出牆枝。小傳曾刊倚壁碑。葬玉埋香多韵事。有人親志郭公姬。亦韵事也。

校書答客

陽少南孝廉。初游某縣幕。與女校書某識。時女方雛年。越數載重至。陽已于思。女亦頎而長矣。一日與舊侶秦壽芝同訪之。秦訝其長曰。三年不見。何長之速也。陽戲調之曰。女兒家日近男子。故易長耳。女輾然前捋其鬚曰。虬髯公殆亦日近女兒而易老耶。三人相視而笑。語雖詼諧。實足發人深省。

宮詞

宮詞之體。宜美不宜刺。言之可無罪也。然專寫宮闈嬉戲。服御奢華。亦殊失言詩之旨。王仲初花蕊夫人二詩。爲此體之祖。其後作者代有其人。惟非當時臣妾。則易着筆矣。仲初百首中。余尤愛其新秋白兎大於拳。紅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殺。玉鞭遮到馬蹄前。其聖主仁民愛物之意。隱然言表。頌中寓諷。斯爲此體當行。

六如亭詩

東坡有妾曰朝雲。姓王氏。隨侍惠州。年三十二歿。葬於惠州小西湖竹橋之西。東坡自額曰六如亭。因姬生前愛誦六如偈也。過客題詩。不下什伯。佳者絕少。惟喻少白一絕云。花田寂寞草青青。麥飯誰來吊素馨。修得儂家好夫壻。至今人拜六如亭。洵不愧名作。

不肯紅 無心綠

紹興縑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謂之不肯紅。亦退紅之類。見老學庵筆記。厲太鴻南宋紀事詩云。舞兒二八腰身小。染就春衫不肯紅。即此也。俗稱淡青色爲無心綠。以之作對。洵稱佳偶。

張秀士

鬼神之事不可遽信其無。尋常果報。見於書中者多矣。湖南某科秋試。一瀏陽士子入闈後。夜半忽於卷首大書八絕句。題畢自經死。其詩叙事甚顯。惜僅記其七。詩云。蓦地姻緣已結成。嗚呼一別十三春。而今場屋重相會。郎面依稀認得眞。君携奴手入羅幃。奴道親言不可違。郎說還家遣媒妁。隨行六禮聘奴歸。誰料君心異妾心。妾心無日不思君。君歸一載方三月。遣妾何殊陌路人。樓台鼓樂鬧喧嘩。問婢誰家嫁小娃。婢道前年張秀士。而今娶得郭三家。傷心腸斷如刀割。一段閒愁睡不成。今夜月明人靜後。青綾一幅了殘生。今歲神巡赫更威。五更纔許入秋闈。來時尋遍東西廡。誓與郎君結伴歸。一片癡心死未灰。憐儂有約子無媒。滔天罪惡由君作。孽鏡台前訊一回。觀此則輕薄子可思自反矣。

詩女子墓

貴州省城東門外。棲霞山下。有詩女子墓。不詳其名。碑陰刻集唐七絕二首云。閒同姊妹到山家。雲滿風微日已斜。補襄天香三百斛。隨風散作白蓮花。遙指紅樓是妾家。烏衣巷口夕陽斜。自恨身輕不如燕。銜取香泥葬落花。

玉如女史

布衣陳梅臣之母王玉如女史山陰人通經史工詩書于歸後中年從夫游幕榕城適寇至避地江鄉望外不至曾口占絕句云瀟瀟風雨過橫塘添得書屏一味涼衆鳥投林棲已定如何飛燕未歸堂離懷愁思悄見乎詞有詩三冊惜兵燹之後都爲灰燼矣

芷香女史詩

桃花馬上髣吟箋回首家山路幾千消受軟紅塵十丈易陽門外月如烟又朔風吹到滿城雞鈴柝聲中月向低記得去年今夜夢梅花香裡在遼西此錢芷香女史題壁詩也于易陽旅店見之

老妓行

朱子艮太守山陰人名爾輔喜吟咏著有履冰臥雪詩三冊曾以見示佳句甚多余尤愛其老妓行一篇云春風層層吹簾幕流鶯無情燕子惡青樓老大感歲華含羞無語淚珠落憶昔少年歌舞場裙繡芙蓉響芍藥旗亭擅名爭纏頭白玉爲梁金爲屋秋風春月絲竹聲朝朝暮暮金尊樂潯陽江頭度等閒燕子樓中守舊約楊花零落桃花飛萍自無根蓬自弱舊時巧樣妝而今名盛傳長安舊宅琵琶譜而今絃索家家撫君不見舊時教坊諸姊妹十年前已隨軼貫字擬句摹極似長慶集中得意之作可謂唐臨晉帖幾於亂眞

夜來香

花中之夜來香直北頗貴在都時曾以當十錢百文買花數朵及至粵西人多取以入饌雖黃鶴變桐大殺風景然風味亦頗清美余謂於餐菊之外又添一故事一日與秦壽芝諸君子酒樓小飲適有此品壽芝言此三字對難其偶余戲拈盡中春不老示之一時同人頗以爲工蓋因其本地風光耳

桃花扇題辭

榮吉甫茂才題桃花扇三絕云高嶺寒梅鎖寂寥白門疎柳賸蕭條行人到此休回首一瞥繁華抵六朝桃花零亂不成春賴有冰紈代寫眞血染幾枝紅灼灼勝他楚國不言人激成黨禍國隨淪如此清流亦未純看到末流能赴義讀書人愧說書人此老滿腔幽憤慨乎言之

雁字長短句

方玉坤女史順天人聰慧工詩長字丁筱舸部郎丁南旋久無耗女士有若閨之感偶賦雁字長短句見意余於所親處讀焉其辭曰丁甯囑付南飛雁到衡陽與儂代筆行些方便不倩你報平安不倩你訴飢寒寥寥數筆莫辭難祇寫箇一人兩字碧雲端高叫客心酸高叫客心酸萬一阿郎出見要齊齊整整仔細讓他看游戲爲之初無深意後聞女史錄辭寄丁丁即日北上此與竹影詞人同一用意

孟秋蝶

余中表兄津門孟小帆茂才繼坤應院試咏秋蝶有多情何忍別黃花之句宗師擊節賞之人多呼爲孟秋蝶

詩尼

蜀中袁稻坡別駕云在上海時遇一詩尼法名慧空年四十許清修梵行恒擊小銅鉢乞施於市其緣簿二面一乞檀越施鏹一乞檀越捨詩就中多有佳作題詩者尼亦和焉暫亦賣詩每首索錢百文一日雪後某閨媛喚其咏冬閨怨限八齊韻尼口號云昨夜雪初落寒梅花滿蹊甫吟二句某又指押尼字韻因續云鄰家何所喜破曉叫芻尼蓋釋家呼喜鵲爲芻尼也聞尼爲某宦家婦患難相失以此物色其家人云

閨房燈

張廷禧浙人詠閨房燈有十分喜事花先報一點芳心草未灰之句人嘆其工雅稱題

倒坐觀音

人游禪寺聞木魚鐵馬聲心跡雙清有觸斯悟故琳宮文字以能啟發人心爲至空談說偈無益也京都永定門外有倒坐觀音庵其聯云問大士緣何倒坐恨世人不肯回頭淺淺語何異當頭棒喝也

漢口叢談

烏程范白舫鍇著漢口叢談一書雜紀鄂江瑣事詩多有可觀內載仁和陸筱

飲飛昔館於漢上胡氏。居近狹邪。嘗有漢臯夜市詩云。江頭夜市散初更。醉帽欹斜白袷輕。茉莉芝蘭香滿路。一街燈火賣花聲。夢醒猶聞隔院歌。香銷酒冷奈愁何。高歌夜半凉如水。嘁煞簷前紡綫婆。後一首與謝疊山先生寡婦吟同一用意。

茗香女士

臨川李茗香女士。韋廬先生女曾孫。工詩善繪。長字大興邵筠生二尹。詩脫稿多不示人。余偶於其弟一鶴少尉處見之。半焚餘不全之稿。有對鏡一絕云。清曉臨粧次。相將畫黛眉。看來如欲語。笑問汝為誰。寫得癡憨情狀跳躍帋上。邇來詩律尤細。斷句如竹聲敲月碎。桐影礙雲流。飛蟲衆落葉。宿鳥擇高枝。諸句。均除淨脂粉氣習。洵為女郎詩之健者。

瓶鞍

京都娶婦家新婦入門。則以五穀實瓶授之。使其抱以出轎。又備小鞍以紅氈覆之。令新人跨過。意取步步平安之兆。蘇氏演義謂國初婚姻。坐於馬鞍之側。此塞外乘鞍馬之義也。酉陽雜俎。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馬鞍。鄭餘慶書儀亦有跨鞍之說。是五代前已然矣。惟抱瓶則未見於他書。

綺羅脂粉

姚壽門明經。詩多酸餡氣。在山右時。蔡楚香舍人編玉台新話。姚袖詩來謁蔡。閱數首。卽獎許歸之。姚殊不樂。一日語蔡友人曰。舍人選詩須潤筆金乎。某曰。不須金。但以綺羅脂粉斯可矣。逾日姚竟如其言。購四事餽之。時以為笑柄焉。

七夕寄內詩

鎮安歸順州為粵西極邊之境。黎崧山孝廉申產。邑中名宿也。與家君為丙午同年。癸酉秋見先生於桂林官廨。以白雲親舍圖見示。中多名人題詠。又碧珊瑚村館詩若干册待梓。集中佳作林立。余尤愛其客中七夕一絕云。雙星今夕渡銀河。儂尚飄零可奈何。寄語閨人休乞巧。巧妻天上別離多。

明妃曲

梅梅莊先生明妃曲。有自從紙上求傾國。不媚君王媚畫師之句。慨乎其言。彼

蓋自有所以傷心之故。與無金贈延壽妾自誤平生同一用意。然非使人媚畫師也。

龍舟竹枝

黔西何名三振新。有龍舟竹枝詞云。一回打槳一聲歌。歌意何曾吊汨羅。似說沿隄多野草。鴛鴦眠向此中多。旖旎風情。頗為時所傳誦。蕉花軒主亦懸以示人。

子鸞女史

浦子鸞女史。金陵人。隨其尊甫淑和大令。宦游粵西。工書善詩。大令無子。愛之如掌上珍。歷任衙要。凡一切家政。悉委之。皆井井有條。可異者。於牙籌叢脞中。仍吟咏不輟。年甫及笄。著作已盈寸矣。女史與詩史周愼之德配申夫人有金蘭契。故得其詳。其返金陵。以詩留別申某云。數載金蘭意氣投。一朝各別話離愁。暮雲春樹相思際。惆悵關山獨倚樓。別緒環生月欲斜。燈前分袂淚交加。還期異日相逢處。携手同看姊妹花。情到癡時語亦癡。淚淸和墨寫新詩。歸舟時至金陵地。隴上梅花寄一枝。數詩矮箋莊書。筆致秀潤。詩稿不多示人。云此實非傑作也。

結緣豆

京都浴佛日。內城廟宇。及滿洲宅第。多煑雜色豆。微攙鹽豉。以巨籮列於戶外。往來人撮食之。名結緣豆。

銀釧獄

石琴詩鈔。為宜賓李香雪映棻都轉所著。都轉以名進士。服官楚北。當戎馬倉皇之際。枕戈磨盾。恒吟咏不衰。集中新樂府諸篇。激越蒼涼。尤有裨於風化。其銀釧獄一篇。序為棗陽富室吳姓女。年十七。幼字史氏。史子長無賴。為其家所擯逐。女父母憐之。贈以衣裹。女暗脫腕上雙銀釧納裹中。其父母不知。其壻更不知也。以衣質典庫。庫人疑之。鳴於官。官以為眞盜也。不致詳詰。斃於杖下。越日女聞之。大哭。投繯死。事在咸豐二年。今棗陽官數易。而烈女旌典無聞。棗人每道之。有泣下者。都轉哀其志。為賦銀釧獄一篇紀其實。詩云。郎無行。妾薄命。

父母誠耶。耶不應。妾身未嫁淚流盡。堂前父母贈耶衣。暗脫銀釧爲衣賸。妾心苦。耶心癡。釧藏衣中耶不知。以衣質庫庫疑之。官惡盜賊不容置辭。血肉狼藉千杖施。不愁打折鴛鴦枝。耶尸僵。妾眉鎖。父母慰兒兒計果。我不殺伯仁。伯仁死由我。斷送梁間花一朶。生不同衾死同穴。可吁嗟乎。女之生。心何深。牛衣風冷愁蘗砧。女之死。氣何烈。鏡台慘淡鵑啼血。化石磨笄風並古。塋後徒明奈何語。地下逢耶却羞耶。哭說銀釧儂誤汝。當時縣官伊何人。噫嘻爾亦有兒女。羣陽三年天不雨。嗚呼。此人此詩。雖欲勿傳。安得而不傳也。錄之以俟采風者。

薄荷油

古者妓女送行。含辛爲泣。事常有之。不然。終日送行。那有此副急淚也。兩髯間多以薄荷油藏帕內。揾目。立致潸然。故張修齋刖駕梧州竹枝有云。一株樹下繫行舟。對燭相看雙淚流。儂把鮫綃拭耶面。要知不是薄荷油。卽此也。

昭君詩

昔人謂絕唱之後。不應再作。此固然矣。然各有心得。亦不必盡如是也。貴筑楊秀峰封翁集中。有詠昭君云。不把黃金買畫工。進身羞與自媒同。始知絕代佳人。意。卽有千秋國士風。環珮幾曾歸夜月。琵琶惟許託賓鴻。天心特爲留青塚。春草年年似漢宮。淸詞麗句。安見今人卽多遜古人也。

癡語

明知無益。未免有情。詩人多癡。往往如是。余友宗子美肇政。有怨情云。昨宵夢耶回。繫馬門前樹。也識夢非眞。聊尋繫馬處。不癡之癡。甚於癡矣。

陳杏姑

陳心香廣文鑑。粵西名宿也。女杏姑。性孝友。喜吟咏。廣文嘗述其斷句。有竹喧風過處。燈暗月明時。日色初沉岫。江光欲上船。沙盤孤嶼白。霞染半江紅。數聯均韶秀絕倫。無拈脂弄粉之習。廣文衰年。僅一子。名魯青。卽女之兄。女史因其病亟。恐媪僕言。自縊乞代兄死。幸救甦。復閱數載卒。以父衰無嗣。憂慮而終。至今廣文言之。猶淚涔涔下也。

晚愛姬春燕

沉某達官有愛姬春燕。于立夏前一日卒。自書輓聯云。未免有情。此日竟同春去。了似曾相識。何時重見燕歸來。情詞兼至。嵌字又不着迹。人以爲工。

玉環

在都門日。燈夕猜隱語。有一條云。圓轉其形。溫潤其質。一人一花一物一地。采贈玉連環二枚。數夕未有人揭。偶讀娜嬛記。蓮花一名玉環。出三餘帖。余次夕卽以二字揭之。蓋一楊妃名。一睿宗琵琶名。一四川地名。一花別名也。贈采已明言之矣。一時皆未悟耳。

重諧花燭

楊子樓白元。爲麓生太守封翁。喜吟咏。曾見其自作重諧花燭詩數絕。其一最趣云。老女忙來掃洞房。諸兒捧鏡婦催妝。牙牙學語離孫笑。爭索同心栢子嘗。可謂極伉儷天倫之樂矣。

碧仙女史

碧仙女史。浙卜臣觀察蔭枚之姑。母性聰穎。自幼好讀書。手不釋卷。尤愛吟哦。著有鏡花樓詩稿。咸豐間兵燹頻年。詩稿亦多散失。觀察嘗誦其咏走馬燈尾句云。若教滅却心頭火。定息干戈見太平。讀兄遺稿云。强記未能拋未忍。三更燈下手抄忙。思歸甯一絕云。使回攜到故園葩。恰値閨人正憶家。同是離根來此地。花應憐我我憐花。思意淸新。是純以性靈爲主。

肉名姬妾

開天遺事。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風。謂之肉障。又楊國忠冬月設妓圍以取暖。號曰肉屏風。又名肉陣。醒心集。杭州別駕杜馴亦有肉屏風。天寶遺事。唐申王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曰妓圍。又唐岐王每冬月。于美婢懷中暖手。謂之肉手爐。又楊國忠每食。使衆妾分執肴饌。名肉台盤。耳新嚴世蕃以美女受吐。方咳嗽。美女以口受。謂之肉吐壺。又王天華媚世蕃。織成地衣。令美女三十二人。紅素各半。鬨擲點。應移某位則趨位待。謂之肉雙陸。則愈出愈奇矣。

趙景淑女史

合肥女史趙景淑。字筠沼。少有夙慧。嘗讀書。嘗集古今名媛四百餘人。各爲小傳。題曰壺史。乃著香匳雜考一卷。徵引詳博。至于韻語。特餘事耳。其論本朝詩。則取王阮亭李丹壑一派。沒時纔廿四。尚未字人。惜哉。

公子行

京洛少年。鬬華相競。或樗蒲一擲。避債高台。或狎昵雛伶。廣求美宅。多營多辱。比比皆然矣。沈起鳳公子行云。入門甲第五侯如。一擲樗蒲百萬餘。門客莫教紓薛債。雷家尙有內尙書。雛伶會奏鬱輪袍。喚去尊前伴酒曹。何處通家舊遺第。將來買與鄭櫻桃。二詩切中時弊。乃有爲言之也。

麪娃娃

余在宜府時。每中元節。見士人小兒女。各自外家携歸蒸食。肖人形。大者一二尺。不等。呼爲麪娃娃。或云取宜男兆。或云用以饗神。亦諸葛蠻頭之意。究未知人作俑。何所取意也。

嬉婦

粵西納婦。每邀同輩鬧房。其間調笑。雅俗不同。友人王君某報登孝廉科。其德配爲臨川某氏女。頗嫺文字。合巹夕。陳象九秦響芝吳月農諸人。邀余同往。各有謔詞。次及余。余戲拈瓶花一枝遞伴婆曰。新郎今歲登科。來年瓊林宴中。何可不簪花一枝耶。伴婆以花授之新娘。遂欣然爲郎插于帽簷。同人又欲覩裙下。堅不允。正窘甚。余曰。他日翰林供奉。仿東坡歧公故事。撤金蓮炬。送歸翰苑。亦佳兆也。新郎狂喜。秉燭促移蓮步。露纖指焉。按今鬧房。卽抱朴子之所謂嬉婦也。究傷雅道。不足爲訓。

送轎

鄉俗嫁女。兄弟有送至壻家。既宴而後歸者。謂之送轎。按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父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境。非禮也。

掃晴娘

今每苦雨。閨中兒女剪帋作婦人狀。手持竹帚。懸于簷際。以祈晴。俗云掃晴娘。王伯文有賀新郎詞詠之。按元初澤州李俊民詠掃晴娘詩云。卷袖褰裳手持帚。挂向陰堂便搖手。則此名亦不自今日始也。

詠明妃

里人張夢九少尉。官山西朔平威遠堡巡檢。鬱鬱下僚。非初志也。有出塞詠明妃詩起句云。美人之貌。畫工手。祇借黃金定好醜。無金難買本來顏。琵琶彈出雁門關。四語自爲寫照。其志遇亦可悲矣。

錢塘難婦

錢塘難婦朱宜氏。于己未夏過梧郡。以詩乞食。看斷句云。羞看鏡裡三分瘦。愧作人前半點癡。又千里關山三寸管。半江風雨一番愁。又已破繡鞋經雨滑。半垂羅帕障風微。余尤喜其對鏡云。舊歡如夢事如塵。飄泊天涯抱病身。誰是與儂同下淚。相憐祇有鏡中人。時年甫廿四。人極端莊。其同鄉諸人擬爲作集腋之舉。數日後卽去梧。不能詳其爲何如人也。

桃花醋

看花阻雨。最是惱人。某友扇頭有王芰舫看桃花爲陰雨所阻。調寄蝶戀花詞

一闋云。天到花時難作主。纔得春晴。剛要春陰護。商酌輕雲兼薄霧。積來又怕成風雨。雨雨風風愁不住。流水無情。斷却尋芳路。自古妖嬈人易妬。天公也吃桃花醋。詞語令人解頤。

女史題壁

泉郡客店有女史題壁詩三首云。肩輿待得走天涯。一路狂風撲面沙。盼得夕陽投逆旅。銀紅衫汗換輕紗。晚粧試罷鏡匳昏。眉暈初三月一痕。行到中庭防客見。敎鬟先自掩重門。楊花薄命怨前生。飄泊無端又化萍。聽絕雞聲侵曉發。高樓獨有夢甜人。細味詩意。似有風塵之感。而含意未申。尤令人耐味。

邱女史

詠牛女嫦娥詩。率言離別。多衰颯之音。翻案殊難制勝。張劭亦大令七夕詩云。修到神仙好夫壻。也愁無奈別離何。尋常語也。其夫人邱女史和句云。年年此夕會銀河。相見偏愁離別多。笑問人間乞巧。團圓兒女待如何。又詠嫦娥斷句云。翻較女牛歡會密。一年一十二團圓。二意均爲他人所未道。雖立意翻新。

卻與無理取鬧者迥別。于此尤覘醞釋焉。

美人名將

陳眉公書姚平仲小傳後云。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作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後佟氏姬艷雪有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語雖出於此。而簡括勝之。

奴婢

陸放翁之父少師公贈晁以道聯。有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句。顯秋水詩。倫臨譏本奴癡箏。貪看斜陽婢倚樓。此奴此婢。無獨有偶。洵是可兒。

挑花線

閨中小兒女以采縷迴結。雙手枝撐。一人用將食四指。變幻翻挑。奇巧百出。俗謂之挑花線。亦乞巧遺意。黃瘦芬女史。有沁園春詞詠之。宋時婦女作劇。有所爲依經馬者。殆卽此耶。

蘭閨十樂

劉小眉女史。金陵人。髫年卽富才情。桐絲柳絮。彈詠兼長。常集女史年相若者閨中結社。日課一詩。女史有蘭閨十樂。同人均有詩分詠之。其目云。曉鏡理粧。晴窗臨帖。晝長讀畫。晚霽澆花。巡簷覓句。隱几觀棊。月下撫琴。燈前問字。夜涼攤卷。午倦烹茶。

花品

桂林高兼侯秀才上聽。沈靜寡言。性耽吟詠。常擇名花爲二十四友。分品賦之。其目梅爲仙品。（見宣和畫譜）水仙爲名品。（見梁書齊武陵王傳）桃爲華品。（見宋書樂志）杏爲貴品。（見酒譜）梨爲素品。（見上官儀請致仕表）牡丹爲榮品。（見易林）虞美人爲生品。（見沈約均聖論）海棠爲佳品。（見劉克莊題跋）芍藥爲選品。（見梁書徐勉傳）常棣爲教品。（見新序）鳳仙爲新品。（見宋書顏畯傳）夜合爲異品。（見江淹山中楚詞）茉莉爲妙品。（見宋史文苑傳）蓮爲靜品。（見秦鎬榮藩邸觀蓮花詩）蘭爲高品。（見宋書羊元保傳）菊爲逸品。（見梁武帝本紀書）秋海棠爲情品。（見後漢書無錮傳羣芳譜有女懷人不至淚灑階前化爲此花）桂爲靈品。（見江淹草蒲贊）棉花爲奇品。（見癸辛雜志）蘆花爲幽品。（見宋書明帝本紀）雞冠爲朋品。（見皮日休酒鍾詩）芙蓉爲尤品。（見宋尤蓄擂觀感瓊花詩）老少年爲畫品。（見唐書藝文志）山茶爲寒品。（見梁書武帝本紀）詩多佳搆。錄存洽秋集中。此與西溪叢話之三十客。三柳軒雜識之二十客。同一雅韻。彼尚無詩以賦之耳。

題桃源圖

商城黃楓庭先生解組後。林下課孫。親執家務。常讀書有悟。題桃源圖示諸子云。五柳先生別有家。門前萬樹碧桃花。武陵漁父曾來往。指引旁人路便差。

碧雲闕

都門女兒初蓄額髮。翦鬆下垂。不便作事。每以彩繩作結。勒于額端。名碧雲闕。或卽昔人角妓雙螺之遺製歟。

當窗織

吳少白孝廉長庚有當窗織一篇云。霜稜稜。風獵獵。寒燈焰縮紙窗裂。車聲軋軋指流血。不辭指痛攝心肝。但願織成輸縣官。織成一寸輸累匹。那得餘綿暖姑膝。

古別離

甘子飛秀才。常寄其細君繡窗偶存詩一冊見示。其古別離云。不唱陽關曲。不折灞橋柳。贈君青銅鏡。此意君知否。願君得意歸。來日當年面目仍勿失。臨江送別指江水。富貴相忘有如此。聞其伉儷琴瑟甚諧。此遠游時所贈。蓋恐其有臨邛之遇耳。用意甚篤。

祭小星

在都時有同寓某姓小婢焚帋爐中。余撥灰視之。有紙團未盡焦。展視朕斷句云。夜深姊妹陳瓜果。牛女河邊拜小星。署題夏至夜同瘦雲姊作數字。初不解

所謂藏之匳笥有年矣偶讀臙脂紀事云女星旁有小星名始影婦女夏至夜候祭之得好顏色始知前詩之寄意矣

女兒香

東筦以女兒香爲絕品蓋土人撿香皆用小女每藏佳者出易脂粉阮嘯霞秀才腰下荷囊脂粉好背人偷換女兒香即謂此也

蘇淑文女史

蘇淑文女史有對鏡愛看背後山之句張幼亦大令時向余誦之

七夕

黎沛田以貧逋羈絷其友黎蔭棠和其七夕詩有修到神仙仍負債算來有巧不爲多之句

花橋詩

桂林花橋風景極雅朱靜媛女史鎭有樹影分樵路山光壓酒旗之句所的是在實境女史爲況雨人廉訪太夫人著有瀞如軒詩一卷

風雨懷人圖

許月樵司馬有風雨懷人圖詩帙當代名流題詠殆遍司馬尤愛蔣霞舫先生滿江紅詞一闋時爲人書扇其詞云落落晨星銷魂處難逢易別況又是風風雨雨淒淒切切宵夢吹殘楊柳絮新愁滴碎梧桐葉這丹青滿幅畫相思心如結訪不到山陰雪望不見峨眉月坐深宵挑盡孤燈明滅七尺軀爲若箇許一腔血向何人熱歎成連海上未歸來情淒絕

黃素素名妓

京師名妓黃素素聰慧多才雅愛吟詠嘗有所歡尤爲脫籍及出都久無耗素素以瓜仁排字爲詩黏帕寄之其詞云浮雲出遠岫隨風有還期郎心似箏柱游戲無定時所歡在中州得書遂遣使迎之余最喜誦其句友人楊劍潭以爲此詩乃馬健三子夜歌二首之一特附記之

留人石

粵西横州伶俐口在江之南岸上有石狀如女子號留人石粵諺曰廣西有一留人石廣東有一望夫山是也廣東商賈多贅于西不返其婦女輒以此石能留人西望詛祝嶺南屈大均曾代爲之詞詛曰留人石莫留人風吹石代爲壓祝曰留人石既爲壓望夫石復爲人

風流帖子

蒼梧爲兩粵通衢三江總匯士商蠭集佳麗雲屯邑令簿尉及丞參下車之始皆出硃票嚴查名曰十禁俗則誤爲十錦矣禁票之外則有免單數十張獲此者乃無查點之擾然不過百妓中僅能免一姊妹行得此者爲光榮焉美其名曰風流帖子某少尉涖任府幕賓某戲作乞風流帖子詩云風月尋歡有醉鄉又逢甘雨潤群芳千金擲去春無價片羽分來喜欲狂不信沙鷗隨水沒可憐粉蝶爲花忙青蚨贖得還相贈莫笑人情紙半張一聲檀板易銷魂贏得樽前笑語溫珍重恍如書鐵券護持休羨擁銀旛錦標得路誰先奪紅袖多情敢憚煩寄語東君須着意天涯芳草戀王孫曾聞伐桂有吳剛未許名花暖向陽玉管聲銷金粉地戈船棹入水雲鄉何堪白簡霜威振休問紅燈酒興長一片黑

風吹未落橫塘鷩散野鴛鴦桃園風景尙清華小牒頒來競欲誇莫遣美人思贈縞從知仙吏喜栽花新猷好是行春令往事何當問水涯我亦靑衫曾顧曲乞將金箭付名娃

行路難

吳祭酒行路難之第十七首余最喜讀之其詩云結帶理流蘇流蘇紛亂不能理當時羅幃鑑明月皎皎容華若桃李一自君出門深閨厭羅綺有人附書還君到長干里名都鶯花多皓齒知君眷眷嬋娟子太行之山黃河水君心不測竟如此寄君翡翠之鵝釵傳璣之墮珥勸君歸來且歡喜臥疾空牀爲君起此詩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裊裊不絕如縷眞可泣孤舟之嫠婦矣讀者如此作者其何以堪

題洛神

大令所書洛神賦存者僅十三行揚州女子胡蕊珊曾自繡洛神小像于扇併詩云不因風浪減容光佩玉明珠事渺茫只愛莊書王大令至今留得十三行

余於其中裘汪菊護行篋見之。畫之中神。字之波磔。纖毫畢肖。可稱針神矣。

許靈芬女史

曩于山左道上。李家店旅壁。抄錄吳縣女史。許靈芬原唱。及諸和作。刋于初編。余實未知其何如人。及壬申冬返桂林。周畇叔觀察。以詩函見示。述及端委。始知女史爲觀察如夫人也。其賦詩誌感云。當代風騷重品題。空山蕭艾亦無遺。難成蘇氏機中錦。敢示孫耶幌下兒。銀筆自羞同剡楮。玉台應笑困然脂。牽蘿汲井貧居久。那有吟情似曩時。女史雅擅詩詞。兼工繪事。觀察曾以所畫墨牡丹扇見遺。云在都時丹青酬酢。悉委女史捉刀。嗣又錄其舊作。如秋夜即事諸作。均情詞婉約。風調嫻雅。無愧作家。

題扇

曩在都門。曾見某校書便面書數語。頗新穎有趣。其詞曰。老僧釀酒。名伎談經。書生踐戎馬之場。將帥掌文章之府。所致雖非本色。而風雅頗耐人觀云云。

馬湘蘭

史孝廉某工畫蘭。偶題摹馬湘蘭筆意。誤脫湘字。人賦詩調之。有而今有客開生面。專用工夫仿馬蘭句。蓋北地馬蘭花與葉。略似土人蓄以縛物。實賤草也。

輓歌伶聯

京師歌伶名翠琴者。隸春台部。艷絕一時。倏染時疫歿。士夫惜之。嘉興陸眉生輓以聯云。生占百花先。（伶於花朝前一日生）萬卉千芳齊俛首。春歸三月暮。（伶卒於三月杪）人間天上兩銷魂。

女工雕板

廣東順德縣剞劂手民。多係十餘歲稚女捉刀。余之初集。友人寄刋。以其價廉而工速也。惟訛誤之字。殊不少耳。

香艷叢書五集卷四終

檀几叢書餘集

武林　王晫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潮　山來

山林經濟策　　陸次雲　雲士

問士人志高不仕隱處山林尚矣然渴不可以無飲飢不可以無食交不可以無友居不可以無室內不可以無益於巳外不可以無功於世徵辟若至何去何從均不可無策處此毋日焉用文之不我以對

愚對愚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處山林者獨無所爭既無所爭又何所策然無策之策未嘗無以處此也請陳其槩承問渴不可以無飲飢不可以無食飲食何足累人哉如思止渴不須鑿井也若欲療飢無事耕田也斷竹續竹引石髓可以烹茶上山下山采黃精可以作餌況乎仙核千林無人作主飛泉百道任我來觀也哉承問交不可以無友居不可以無室隱處之室何室山林之交何交哉有巢氏之民不可爲也老死不相往來之俗無庸效也就樹爲門可容膝寵結茅爲屋足棲藤牀白雲入戶來爲不速之賓明月穿牕去作忘機之友離索可無悲矣承問內不可以無益於巳外不可以無功於世徵辟若至何去何從則亦有無益之益無功之功去從素所定矣又何復計哉參同契於性情之內何殊道授崆峒留詩卷於天地之間足當書傳關尹至於外臣可作堯許巢由逋客能爲漢容黃綺若迫之再四則南山之南滚潛文豹北山之北高舉冥鴻仙人猶易見隱士更難尋矣豈致貽澗媿林慚猿[illegible]鶴訝哉抑更有策焉市朝山谷皆形迹之分也能不去松風之夢則天子轂下可以隱居抱長策者正不予人以易測也

張山來曰先生吏隱蓉江日以著書爲事末段長策正是自爲寫照

讀書法

魏際瑞

予見今之閱書者。或手按而汗濡之。或爪傷而碎績之。或反捲而把持之。或塵埃而頓置之。又或批評謬妄。點次糊塗。夫讀理學之書。則與聖人君子相對。觀奇崛之迹。則與英雄豪傑爲期。或清曠而遇高達之文。或逍遙而見仙佛之傳。或風流都雅。而寄美人韻士之篇。或經濟文章。而著名公鉅卿之筆。夫安得苟然而暴殄耶。予極傷之。標爲俚語。而飾以韻曰

若欲翻書。勿以爪搯。若欲看書。勿以手壓。搯則痕多。壓則汗塌。不可摩擦。擦則糢糊。不可捲折。折則病瘦。不可亂點。不可狂塗。識者所笑。馬牛襟裾。書貴齊整。不宜散亂。部正行勻。秩然可玩。書貴齊修。不宜齷齪。潔淨精良。人生一樂。即不常讀。亦可嘗翻。讀之養心。翻者怡顏。書有廉隅。書有文飾。彼讀書者。自宜愛惜。不讀書者。亦宜惜書。舖無他習。即此非愚。予亦有書。百千萬卷。不汗不塵。不折不捲。若欲讀書。恭聆此法。予言或然。幸亟笑納。

張山來曰。先君嘗言。昔人謂積書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我不望其能讀。但望其能護耳。不肖所藏書。皆遺蟲蝕。每一思及先訓。輒無以自容。今讀此。益增予媿也。

根心堂學規　　繁木宋瑾修著

紀功格

學優　蚤起　勤讀　能解書　能疑問　能默識

能觸悟　書熟　能完課　作文佳　字端楷

文熟

行優　時求放心（學者常以此為主然心不可見但看以下諸條紀功）　變化氣質

容貌端凝　整肅書籍　力體聖言　恪尊師訓

曲承親志　友于兄弟　思齊內省　表裏如一

克己自反　直陳己過　聞義能徙　改過勿憚

避嫌遠疑　義嚴取與　珍惜衣食　敬惜字紙

步趨有節　進退不貳

紀過格

學劣　宴起　懶讀　不求解　無疑問　不完課

勉強質疑無文理　書生　文生　文荒謬

字潦草

行劣　心不守舍（但看以下諸條紀過）　氣質粗浮　坐立傾欹

褻越書籍　背馳聖訓　詆毀師長　違逆父母

手足參商　相聚閒談　心口相違　恕己責人

強辯飾非　聞善不遷　知過不改　不修邊幅

取與不明　不惜艱難　作賤字紙　舉止輕跳

出入無常

張山來曰豫菴授徒不僅以文而兼以行空其

至于是邦必為人所延也

家塾座右銘　　宋 趙鳳 粲庭

病因口入。禍因口出。節食省身。愼予出入。

勤則百興。惰則百墜。勤惰之關。戒爾肆意。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勿曰無知。叩之者如撞鐘。

毋狃爾身。毋逸爾心。年少蒙昧。中歲浮沉。

日升月沉。昕夕西東。念玆駒隙。捷不爾容。昭昭哲王。

寸陰是崇。

友尚益予。毋事狎予。苟利狎予。胡勿獨處。

傲滋貧。驕滋禍。仁人藹如。君子淡若。是以寡過。

勿謂友雁。中伏干戈。勿謂友懃。瑕瑜琢磨。管鮑邈矣。

寧擇毋多。

企其貴也。顧爾才。企其富也。顧爾學。謂有命焉。胡不

俟焉。

愼爾羣居。戒爾自如。積寸成尺。日居月諸。苟或怠棄。

鴆毒是與。

飲食動止。曲禮與焉。左右遜畔。食後箸前。由童而耄。

毋或敢先。習矣不察。禽獸同然。

謙養德。儉滋福。靜永年。躁乃蹙。嗜旨甘。鮮厚祿。寡見

階安多貪介名器爲善速席晏安終碌碌

王丹麓曰味之如飽菽粟被之如煖布帛較之

崔銘更爲古雅

洗塵法　　馬文燦

聽啼鳥數聲。溪流幾曲。松風漁唱。任其去來。以洗耳。觀幽巖竹木。菁蔭澄潭。荇藻橫亂。或披臨美石名帖。古人詩文數首。不令其煩。以洗目。目洗。併看端亦不掛煩惱矣。鼻之洗也。不必問博山火候。林石間旦夕皆有空香。此況更佳。口之受累更甚。當摘山蔬野笋作羹。與至歌咏得意詩文數過。然後汲泉烹茗啜至兩腋風舉。則口洗。併腑臟間結習皆去。靜坐觀空。除念調息。以洗心養神。不禪不玄。政有淵致。足履塵囂亦當洗。食後散步落紅細草徑上。再加一分愛惜。更有楚楚依人之況。

王丹麓曰。六根六塵亦佛家常語耳。用如此洗法。風趣俱在現前。得未曾有。

香雪齋樂事　　江之蘭含徵

以座有博雅知己。娓娓而談前言往行為樂。

以得奇石法帖名畫文房舊物。摩挲不置為樂。

以聞善言見善行為樂。　以不談勢利為樂。

以不言人過為樂。　以寵辱不驚為樂。

以無愧衾影為樂。　以焚香煮茗為樂。

以救得一命或活一昆蟲草木為樂。

以與靜友相對忘言。莫逆于心為樂。

以與逸友山肴野蔌。尊酒相聚為樂。

以與俠友悲歌慷慨為樂。　以栽花種竹為樂。

以受欺為樂。　以惜費為樂。　以閒為樂。

以討論性理為樂。　以不尚虛禮為樂。

以榮為樂。　以養生為樂。

張山來曰。吾人日坐愁城中。苟非自尋樂境。其苦將有不可勝言者。然樂境不能自主。所能自主者。惟心境而已。心以為樂。則亦安往而非樂事乎哉。

客齋使令反

程羽文撰

吳寧野作客齋使令何仙郎補之鞭撻古今不減踢渼書生鵝籠中作幻然癡人說夢不無微評唐突妨我素業請以山林共足者略反其說

長鬚奴把釣收綸蘆中鼓枻

赤脚婢石火瓦鐺煮茗炊麥飯藜羹

花奴隨時栞束名園廣榭中獻傾城笑

崔子玄裳縞衣舞庭堦候賓客

封家姨皋止輕率專拂掃應門夏則北窗下扇枕

蝶使剪綵衣錦帶紫縛報春信執板聽鶯歌

麴生當爐理盃斝襲風味破煩悶

石丈峨冠穿袖百結衣拱立掌松竹

蜂媒黃衲襖以針工出入香閨賛鼓春心致撩亂

月姊霓裳羽衣司燈火伴孤另

張山來曰使令如此不媿為風雅主人

一歲芳華

程羽文撰

光天化日烟景何限梁昭明作錦帶啓吳寧野作連珠演復以麗句繪此麗情遂覺十二月中時時堪人欣賞因補數語以誌芳華

正月燭焰熏天月中掩桂香塵撲地曲裏落梅

二月飄香墮萃擔風添宿蝶之花徙影流衣握月臥聽鸝之酒

三月綠肥紅瘦相映踏青之鞋燕蹴鶯翻亂織市蠶之月

四月羣新釋解拾錦裸之屑屑櫻薦盤登探驪珠之顆顆

五月舟競渡龍輓忠魂于楚水艾偏懸虎禳妖魅于高門

六月粧飾紅影池慶蓮生色滿綠香座酣瓜戰蓮焰

七月巧遺仙縷綺窗亂乞蛛絲慧接佛燈碧水紛燃

八月廣庭素練影飄天上之華大樹霓裳譜絕人間之曲

九月題糕吟苦瘦同籬菊之黃把酒興酣醉似囊萸之紫

十月簷前日暖曝可獻君嶺上梅開春堪贈友

十一月望氣書雲儀修亞歲貢襪獻履義取迎長競添繡之五紋綿胸出線鼓飛灰之六管玄竅吹葭

十二月臘方云伏蜡巳罷觀換板板之桃符驅殘窮鬼聽辟辟之竹爆驚碎病魔

王丹麓曰眼前好景一經道破行樂貴在及時於斯益信

芸窗雅事

錢塘施清澂侯

碌碌車塵莫若枕流漱石勞勞案牘何如弄月吟風漫言麟閣浮名且效山人逸致偶以自解亦訂同心

溪下探渠 聽松濤鳥韻 法名人畫片 調鶴 臨十七帖數行 磯頭把釣 水邊林下得佳句 與英雄評較古今人物 試泉茶 泛舟梅竹嶼 臥聽鐘磬聲 注黃庭楞嚴參同契 焚香著書 栽蘭菊蒲芝參苓數本 醉穿花月影 坐子午 嘯奕 載酒問奇字 放生 同佳客理管絃 試騎射劍術

張山來曰此等清福惟不做官者始能有之

菊社約　狄億

一山椒俎豆應奉淵明先生中庭設繪像一詩集一瓣香清供客至三揖然後入座信意拈詩一章吟咀往復情暢旨遠彷彿此中真意庶東籬風致去人未遠

一分曹選友不拘爵里為先後亦不必泛邀帮襯務在真率忘形集分甲乙詩成各體

一歡場韻事不妨鬬奇爭勝是集人出杖頭錢買菊數種種必佳先時昇至主人訂客在三日前客赴約寧蚤毋遲不辭風雨

一柬用素牋不襲尋常稱謂或草八行亦可

一升堂一揖之外盡除苛禮

一花前雅集言論務宗簡遠若議評時事臧否人物皆非所宜至一切委瑣語及戲（戢）唰側弁之風尤當深戒

一為具不過五簋十二小楪以明儉也騶從亦勿多各隨一小豎

一觴行無算佐以法法不苛令必取新或摭經史中許事及有關於是集者

一清茗兼設不能飲者以茗代之

一集必竟日飲必盡歡主人投轄賓無故不得遽退

化者別出菊數本再訂後期

一每會各攜法書名畫及尊彝古器以佐清賞或別設琴枰棋奩各從所好

一詩不擊鉢惟必成不成者罰飲以醇酒

張山來曰菊花之隱逸者也惟隱居者宜入此社狄君以貴人而躭此樂其高致誠足尚矣

豆腐戒　　尤侗

君子有三戒。言其大略而已。佛家有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戒律甚多。而吾黨獨無戒乎。因與會中諸子立大戒三。小戒五。總名爲豆腐戒。言非喫豆腐人不能持此戒也。

味戒

古之飲食。玄酒大羹。今人反是。萬錢鼎烹。暴殄天物。戕及衆生。宜歸淡泊。以戒庖丁。

聲戒

古之聲音。鼓瑟鼓琴。今人反是。歌舞傾城。靡靡盈耳。蕩蕩搖精。宜守寂莫。以戒優伶。

色戒

古之家室。夫婦如賓。今人反是。後房橫陳。揮金買笑。滅燭留髡。宜還淸淨。以戒妓人。

賭戒

不肖之行。莫甚于賭。錢財是爭。市井爲伍。勝則害人。敗亦喪我。博弈猶賢。然且不可。

酒戒

賢者之過。多傷于酒。既溺于口。必濡其首。太白三杯。淳于一斗。適可而止。庶幾无咎。

足戒

人而無禮。先失于足。昏夜乞憐。白日匍伏。何不憚煩。東奔西逐。予有脚疾。安知非福。

口戒

天下禍門。皆由于口。誰毀誰譽。或臧或否。搖唇鼓舌。何所不有。古有金人。以銘座右。

筆戒

文人之孽。每生于筆。笑駡固非。歌哭亦失。賀壽者諂。訣墓者竊。告爾毛生。不如藏拙。

張山來曰。世有願持此戒者。吾當作證盟人。

清戒　　石崇階 天基

不說淫艷事。不親近小人。不談仕宦陞降。
不限韻做詩。不折花傷樹。不習六壬奇門。
不醉後多言。不褻珍天物。不評他人物價。
不恭禮。不寵畜禽鳥。不說與富貴往還。
不畜惡犬。不妄評詩文。不開人盤盒書啓。
不作嬌態。不犯人忌諱。不妄低昂人字畫。
不撫長調琴。不薦賈客。不共愚人爭是非。
不戲取人物。不妄自逞能。不強披覽人文籍。
不迂傲。不久借人書。不亂翻人書畫。
不強人酒。不妄議建置。不擲筆墨。
不問人妙談。不大醉。不亂塗壁。
不傾茶舞酒。

王丹麓曰能持此戒便是清流

友約　　顧有孝 茂倫

箋取通名奚尚溢幅。僉吝副啓槩可從省。崇儉也。
習俗侈靡挽在吾輩。優觴妓席素不願赴。紅紫艷服
同人戒諸。
速客不踰五簋。不速之客止三豆。便聚情也。
榮任喬遷弄璋遊庠新婚等分不與并不作諸項詩
文。嫉諂也。
不作醫卜星相琴工弈師薦札。絕妄兼杜損也。
金錢往還。誓不關說。乞憐作會。塞耳不聞。省累也。
友朋惠臨。原取切磋道德。商榷文義。今乃游譚無根。
徒費白日。惡謔穢言肆出無忌。甚至捏撰歌辭。詆
毀同類。識者方為之痛心。茲人竟以為快意。具是
肺腸。幸勿過吾門。

張山來曰如此求友方可久要

灌園十二師　　徐沁埜公

城南老屋數間。迎山面郭。地殊幽曠。婦翁陳
天若先生。輒許結鄰。余倦游而歸。請學爲圃。
先生舉古人以相師。余將掔古遺集。與斯人
爲徒。用志棲隱之樂云。

種桑。師諸葛武侯。　種瓜。師邵平。
種菜。師葛稚川。　種[illegible]。師張子韶。
種楡。師李叔平。　種[illegible]。師王子猷。
種蘭。師王摩詰。　種蕉。師釋懷素。
種菊。師陶淵明。　種柳。師韋維。
種梅。師林和靖。　種荷。師周濂溪。

張山來曰予嘗謂隱居必有同心之友今埜公尚
友古人亦是一法

約言　　張適

薄有餘習。偶被世知。疲心竭腕。以給所求。既無以
自益。人亦以易致勿德。乃一思念。是誠大愚。然遽
欲絕絃。又恐失于心賞。或間能取酒。庶藉慰愁。至
有種種尤稱不情者。列言如左。後復不諒。誓無委
從

轉託

我交易盡。人交難窮。乞鄰行惠。何不憚煩。

餽送

費我心手。作爾人情。門戶差徭。急思寬免。

代欵

所重在彼。我何受勞。作嫁衣裳。實曰不可。

廹促

興會有特。冗閒無定。刻期坐逼。豈受羈牽。

口惠

籠鵝載酒。曾未云賒。求市虛言。已知贏詐。

張山來曰本買文爲活翻令室倒懸古有之矣

詩本事　　　　程羽文蓋臣

昔孟啓作本事詩。雖未淡羅括。已名著騷壇。今家工吟咏。人傒推敲。因事有詩。則亦因詩有事。搜其頊屑。附以箋注。展卷之餘。庶或有裨風雅也。

詩史。杜工部

詩聖。朱子曰李太白聖于詩者

詩豪。劉禹錫○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

詩癖。梁簡文帝自序七歲有詩癖

詩狂。[redacted]詩云酒渴思吞海詩狂欲上天

詩祖。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推豫章黃山谷爲詩祖

詩兄。湯休謂吳邁曰吾詩可爲汝詩之父謝光祿曰不然湯詩可爲庶兄

詩虎。羅鄴時人目爲詩虎

詩律。杜子美晚節漸于詩律細又[redacted]詩李侯詩律闕清嚴

詩城。權德輿曰劉長卿自謂五言長城

詩眼。唐人五言工在一字謂之句眼

詩骨。[redacted]詩長髯張郎三十一天遣裁詩花作骨

詩魔。白樂天詩云惟有詩魔降不得每逢風月一閒吟

詩思。孟浩然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

詩脾。貫休詩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

詩筒。白樂天元微之唱和以筒著詩往來

詩囊。李賀

詩窖。高仁裕著詩萬首號詩窖

詩窟。李陟日夏搜得詩窟

詩壇。蘇東坡與歐公子詩曰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

詩斑。東坡詩云尚嫌剃髮有詩斑

詩盟。蘇東坡詩千里詩盟忽重尋

詩瓢。唐山人事

詩籌。東坡詩云詩律輸君一百籌

詩帳。東坡詩云未怕供詩帳自註云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留詩數百首謂之詩帳

詩料。古詩野色供詩料

詩債。林和靖云遞去權應急封回債已還

詩瘦。唐崔顥病起人戲之曰子非病因苦吟而瘦也又李白云爲問緣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

詩窮。歐陽公云詩能窮人

詩妖。六帖術士李遐周題玄都觀

張山來曰近日詩人滿天下此等典故不可不知

然倘有不盡于此者隨補數條于後

詩傳　子貢作

詩序　子夏作

詩說　申培著

詩宗　陶詩寫其胸中之妙隱隱爲詩人之宗

詩腸　戴顒柑酒聽黃鸝云是詩腸鼓吹

詩興　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

詩情　東坡荔枝詩云詩情真合與君嘗

詩派　呂居仁作江西詩派

詩奴　東坡贈詩僧道通云從今島可是詩奴

詩話　宋元人多有詩話

詩膽　劉叉詩云詩膽大于天

詩格　蘇東坡詩云二公詩格老彌新

詩信　東坡詩云巧將詩信渡江湖

詩天　八月初一妓從士人會飲臨風舉酒屬諸公曰如此雲物高爽可稱詩天即日其妓聲名頓起　見宋漫堂中丞筠廊偶筆

詩虬　龔端毅以總憲守制家居時人士投詩日以什伯計閽者往往應接不暇一日有士人投詩閽者置几上士促之閽者擲其詩叱曰去人汝這詩虬也來獻詩士大慚拾詩掩面走

詩牛　臨宵有崔某昝業負販能詩頗多佳句然其人惷惷焉如牛人謂其爲牛則沒其爲詩如稱其詩則又不似其爲人因戲稱爲詩牛人皆曰善　以上條俱見王丹麓檳東雜鈔

詩社　詩社何妨載酒從

詩紀　馮惟訥輯詩紀

詩選　李于鱗唐詩選

詩乘　梅禹金選詩乘

詩歸　鍾伯敬譚友夏共選詩歸

詩觀　鄧孝威選　詩戍　宗定九選　詩快　黃九烟選　詩持　王仔園選　詩品　鄧孝威選

詩援　王泉州選　詩持　詩正　朱古愚選　詩最　倪永清選

劍氣　　程羽文纂

毛錐不利。遂覺紙光無色。皆成懊腐。賴此腰下芙蓉。時時作氣。差可慰不平耳。

倚劍之氣雄。　玩劍之氣遠。　擊劍之氣憤。
彈劍之氣悲。　贈劍之氣俠　按劍之氣險
掛劍之氣達　說劍之氣烈。　鑄劍之氣曠。
帶劍之氣豪　拭劍之氣肅　賣劍之氣傷
舞劍之氣橫。　學劍之氣壯。　試劍之氣悍
奪劍之氣激　請劍之氣忠　拜劍之氣恭
飛劍之氣幻。

張山來曰。胸中有長劍一日三摩挲。究不能洩其不平之氣。讀此益增吾憤也

石交　　程羽文纂

三生石。黥頭石。以禪交。
馬肝石。織女支機石。穀城黃石。叱石成羊。以仙交。
補天石。仙鏡石。蕭餘石眼弘成子文石。以奇交。
鬱林石。越石。以德交。
鵲石印。燕石璽。以貴交。
廬山飛雁石。零陵石燕。昆明池刻石鯨魚。陰陽石。以識交
石矢。昆吾石冶之成鐵。虎化石。以氣交。
望夫石。化女五色石。馬湖乞子石。以情交。
雞鳴石。靈鵲石。神鉦石。泗濱浮磬。大食國松風石。以聲交
猫睛石。到公石。五如石。平泉石。大秦國九色石。齋中九峰石。崔玄亮黑潤石。吳郡石鼓。東坡仇池石。醒酒石。奇章石。樹米顛袖中石。寵仙石。圓光石。空青府石。醉石。以狎交。
燃石。煮白石。鹽石。以利交。

張山來曰。得石如此。敢不下拜耶

燈謎……　毛際可

美玉無瑕輯瑞同岐豐佳氣慶雲中從天陸下鱗蟲長兩道祥光一色紅　聖瑞圖

虎旅歸來已罷兵關梁無禁任遨征九重天子稱仁聖異獸趨朝負輦行　太平樂

節屆陽和萬彙蘇降藩歸化效前驅北門鎖鑰推良佐絕域從今按版圖　王會圖

滿院棋聲暑氣收乃翁矜敗少機謀君家季父還猶豫為語兒童且自休　嘲一家低棋

綠柳陰中點絳紅良材勝任棟方隆少年意氣真堪托一諾何妨縞紵通　金蘭會

垂楊枝上漏春光歸去來詞獨擅場聖主南山容霧隱素絲良馬為誰忙　高隱

絃管聲調豹袖裁長男濟困散家財更傳遲暮添丁好疑是錢鏗改姓來　家慶

春日問花花解語良緣欲就轉橫波東鄰相對憐嬌小爭比椒房絕艷何　宮詞

名甍西獄接西京天際冥鴻物外清莫道逶迤頻頓

僕衰年負荷歎勞生　山行

身長九尺皓鬚眉俯首長如持滿時村塾全然無約束任兒攜幼浴清池　嘲村學究

夜永雞鳴漏未收宮家清豫自無憂蛾眉一色誰相讓南院光輝對院幽　宮怨

中男驅犢向前村萬事全拋靜掩門更與諸兒相共語年來齒落復生根　老農

聖瑞圖　白圭　別青　龍子　丹朱

太平樂　畢戰　許行　王良　象

王會圖　景春　王順　司城貞子　豹攡

嘲一家低棋　奕秋　公輸子　子叔疑　子莫

金蘭會　楊朱　杞梁　季任　然友

高隱　泄柳　晉文　王豹　綿駒

家慶　樂正裘　孟施舍　晏子　彭更

宮詞　桃應　成覸　西子　宮之奇

山行　華周　舟秦　百里奚　戴不勝

嘲村學究　高叟　戴盈之　師曠　子濯孺子

宮怨　景丑　王驩　頎般　北宮黝

老農　牧仲　長息　告子　易牙

張山來曰即作絕句觀亦是佳構矧屬燈謎乎

昔顏魯公隨所守郡立放生池張無盡曾作
監司必禁殺業雖仁民固先於愛物而惜福
乃所以推慈湯火魂飛處處應行菩薩道力
砧活命時時宜發大慈悲因知宦海苦𣲖始
信回頭是岸略陳
五則勿哂迂言

一燕會

盃酒以敘寒暄獻酬以洽賓主二簋亦足用享三酌亦可稱歡止期適口安用侈爲兇物味滋繁多一味則多戕一物之命殺緣最重殺百命則成百世之冤究竟尊俎雜陳何曾一一下箸回念鑊湯慘切須知

物物堪憐燕笑滿堂不問釜中悲泣歡呼浮白誰聞砧上哀號繼自今或五或三定餚核之有數有蔬有肉約腥素之可參至於海錯來自遐方熏臘未親屠戮儘足供夫食用庶無傷於遠庖行見慈航普濟咸登九品蓮臺宦海清涼不墮三途惡趣

二餽遺

交遊不以饈饍爲恭贄見恆以羔鴈爲禮以至鵝羣鶩隊聲聲叫徹樊籠赤尾魴魚圉圉乞憐涸轍將以爲好適足傷生是以尼山著畜生之恩東里有校人

之命繼自今施與自我而主固當擇物而輸餽遺自外而來亦宜再拜而謝雖禮尚往來何必以擊鮮爲獻而命懸呼吸惟當以濟活爲心所冀儉以行慈成享者先絕魚鳧之贈庶幾廉以廣愛拜嘉者長謝烹宰之緣生物無窮福海無算

三祭祀

以德爲馨歆享誠爲至理無故不殺禮意已自可思雖大饗必重省牲祀典具載而椎牛不如禴祭易訓昭然口腹貪饕已是生前業障清虛境界何須更著

腥羶繼自今家廟薦新蘋蘩亦足用享神祠祈報黍稷亦足將誠總之時時存不忍之心處處以好生爲念共祈福果大是勝因

四禁約

竭澤焚林古制有禁傷胎破卵戒約惟嚴勸化固可以隨緣而禁止必由於官長苟上令之未飭縱恣殺以何知耕牛不得私宰罪嚴徒杖火藥不以打鳥律有明條至於蛙可食蝗孳生即所以保稼漁能毆盜解網乃所以弭災繼自今申明約束不聽至再而至

三推廣仁慈勿論孰大而孰小總之禁在一物爲一物之恩施禁在一方爲一方之利普

五供應

使節臨星每費行廚之釜膳傳餐候館恆繁肥腯之羞嘉致膾玉庖霜傷哉物命而肉山酒海慘矣犧生祇應滋繁殺生亦甚繼自今凡當戒途先須傳檄諭無枉殺致費盤餐尊官片言生全不少壽常供億惜福彌多

張山來曰從此善推所爲功德更自無量

病約三章 尤侗

僕病未能顛倒賓客雖居城市僻如山澤親友臨門擁彗弗及久廢拜跽時弛巾櫛四方高軒遠頓蓬蓽報謁每遲舟車稀出鄙性健忘賀問疎失更畏弔喪白衣匍匐嵇康懶癖先生無責

僕病未能盤游酒食吾鄉好奢萬錢一席庖鬴雖佳暴殄可惜兼之卜夜優伶作劇豈不愛之而乏精力家鮮旨蓄鮭菜不給中饋無人難自修飾每食四簋風詩有則倘能來往不嫌真率

僕病未能獻酬筆墨東塗西抹少作狼藉老至頹唐勉強塞白典到偶爲不受促迫索贈紛紛面目不識最苦壽章卷軸堆積素拙臨池塗鴉亦厄身隱焉文心勞何益不如靜坐自適其適

張山來曰泰山北斗人願登龍先生欲以病辭雖傳語本官恐未必即能斷屠也

艮堂十戒　　　　　　方象瑛譔

僕自緇攺史傳一病六年自汗怔忡榮衛耗損患苦常在夜半受累實非一端於是舍見在之遷除延山中之性命然參藥無貲綿延日甚病中閱歷事事最真書此自規并告親友語不能文期於砭疾惟知己亮之

妄思

憧憧往來害心最酷何以息之返於幽獨一念不興死灰槁木

多譚

口開氣散言豈在多肆爾出話搖搖奈何維靜惟默以葆天和

作文

詩文之樂有求必應鏤腎鉥肝心乃益病戒之戒之毋以身殉

觀書

十年讀書手不釋卷目動心煩所傷不淺嗟嗟吾生去古益遠

應客

論交四方寸心杯酒擾擾應酬杜門已久情話無由媿茲良友

憂貧

貧也非病病實因貧咨嗟仰屋誰恤艱辛知命守約我思古人

久立

坎離不交病延筋骨勿謂斯須中於所忽坐倚黎牀窮年兀兀

強步

山水陶心濟勝無具咫尺之遙賚輿代步匪曰自尊畏此行路

拜起

交際有道拜跪周旋一俯一興筋力憊焉愛身廢禮幸恕衰年

觸怒

惡聞人聲偶忤則怒病且日增千人何與塞耳息心勿改其度

張山來曰此蓋先生因病而戒也若無病人肯守此戒更與蔣生相去但苦不得自由耳

婦德四箴

徐士俊野君

德

爲婦之道在女已見幽閑貞靜古人所羨柔順溫恭周旋室中能和能肅齊家睦族二南風始禮法備矣

言

男唯女俞禮分內外長舌階厲雅詩深戒林下風清厥惟應對不踰閫閾毋警士咻

容

閨房之秀貴惟容儀非尚妍華無俾俗嗤凝粧儼然可對明鏡周身雅度必中以正豈無膏沐勿過修飾豈無衣裳勿傷輕逸所貴人重無取人憐以此爲容宜家罔諐

功

春蠶秋績纖手勿惜縫裳綴綻兼議酒食錦繡纂組害于女紅勤則生善儉則致豐用做四德以勉三從

王丹麓曰先生晚年授經閨閣倣視聽言動之義作爲德言容功四條箴而警之直堪羽翼聖賢傳諸久遠彤管生輝

半菴笑政　　陳皐謨獻可

笑品

利齒　工模倣　入隊　善復　默會

翻腐爲新　勿作意　一語解紛

笑候

淋雨惱人　炎伏　客舟　無宿處夜坐

月下　久旅將歸　乍失意　偷閒

笑資

口吃人相罵　鄉下人着新衣進城拜年

聽醉語　啞子比勢　癡人聽因果垂淚

對客泄氣　長人着短衣　村夫掉書袋

學官話　和尚發怒　幫閒客作足恭狀

鬍子飲食不利便

笑友

名姬　知己　韻小人　酒肉頭陀

屬意人　脫套道學　名優　羽流

笑忌

刺人隱事　笑中刀　不理會　涉鬬政

侮聖賢　分左右袒　令人難堪　牽强

先笑不已　寓炎涼

張山來曰笑話陳陳相因聽之幾不復發笑予嘗欲就耳目所見聞者作新笑話一編因循未果倘世有好事名流副余之意以供我軒渠是所望也

書齋快事

沈元琨

緩步廻廊曲檻。怪石夾空。松陰夾道。開門見遠山。小橋流水。觀碧藻遊魚。溪邊有白鷺翻羽。池塘橫小艇。亭圃修竹。聽鶯啼。僻徑幽花。默坐對明窗淨几。窗外芭蕉分綠。調鶴約二三知己探梅。桃李爭妍。値艷妝過其下。柳岸風來。牡丹盛開。演名劇佐飲。古樹下納涼。坐小檻觀荷作碧筩勸。梧桐落葉。天香裏衣袂。芙蓉逞豔。登樓眺遠。清夜聞鐘聲。斜月入窗。擊枝頭殘雪。瀹瓶插新花數枝。宜爐焚異香。如意指揮小婢。看鏡中山水。舊燕來巢。酌玉巵。陳古瓷器。讀得意書。竹榻小憩。試古墨。筆硯精良。摹帖。撫琴。展名人字畫。護蘭。訪菊。好友臨門。賓主眞率。品泉。若戰。拂塵。手談不出一語。夕陽映新綠。拈題得佳句。新筍晚花時候。薄醉。數天邊雁字。

張山來曰觸景怡情何必圓嶠蓬壺始稱仙境

王丹麓曰消受人生清福眞堪領袖風流

負卦

尤侗 艮齋

火上
水下

負。喪心凶。匪我負人。人負我。有初鮮終。悔之終吉。

彖曰負賴也。奸賴艮也。其人存其心喪也。我負人身之殃也。人負我世之傷也。有初鮮終賴不可長也。悔之終吉反災爲祥也。

象曰火與水違行負。君子以德報德。

初六負債吝小有言還无咎

象曰還債无咎信可復也。

九二君子不負恩。一飯必酬之。

象曰一飯必酬自求福也。

六三負負多反覆貪小利中有大害征凶。

象曰見利忘義害所伏也。

九四賣友婚媾變爲讐絕交凶。

象曰賣友絕交亦可痛也。

六五大人包荒小人背本勿較天祐無不利。

象曰大人包荒實有容也。小人背本不祥也。

上九或錫之莫盜之反擊之以怨報德是爲中山狼

終亦必亡。

象曰以怨報德。蓄及其躬也

張山來曰予嘗遇負恩反噬者。惟日望天之報之。未識能副予望否也。

古今外國名考

孫蘭滋九

越裳氏 漢林邑今占城

伊吾廬氏 今哈密

條支 今蘇門答剌

大食 今天方

龜茲 今亦力把力

身毒 今天竺

大宛 今哈烈

大夏 今佉法兒

大秦 今佛菻

疏勒 今覽邦

車師 今高昌

罽賓 今撒馬兒罕

月氏 今赤斤蒙古

默德那 即回回

張山來曰此等國名其地名耶其代名耶

廣東月令　　鈕　琇玉樵

天之節候見於地之物產故月令一篇載自禮經後人遂著於授時之曆余宦遊所至其風土大各相同唯粵中則不特與朔方絕異卽較之江淮亦甚懸殊爰採耳目見聞戲爲廣東月令廼知炎陬譎詭固不止於再稻八蠶已也

正月　蜃氣成樓　水仙來賓　荷錢浮於水
二麥黃　木葉微脫

二月　蕨拳輸粉　蜆降於霧　木棉吐英
蕉初芽　魚苗生

三月　杜若芳　石蜐揚葩　孔雀之尾開金
江鷗避風　檳榔包拆

四月　佛桑紅綻　高榕蔭日　樹蘭綴珠
仙掌立　鯊入山麓化爲虎

五月　荔支丹　菩提舒葉　羣蟻朔其祖
柳含漿　鈎輈鳴年

六月　白雨足　芭蕉子垂　苦瓜入饌
西潦至　早禾乃登

七月　秧針重碧　蝴蝶營繭　素馨結爲燈
龍眼熟　蕹田浮

八月　颶母息影　紙鳶翻風　茶徙蝠於樹
黃柑分指　河魨乘潮而上

九月　紅薯登　南燭迎社　嘉魚出於峽
白欖落　香門開

十月　耕牛放閒　嶺梅芳　八蠶之功畢
橘柚錫貢　銀河夜見

十一月　桃李花　鷓鴣薇葉　黃雀復爲魚
巖蜂聚糧　瑞香霏雪

十二月　蚊不絕吟　風蘭賀春　蟄雷有聲
池塘竭　稚筍出

張山來曰世人于春秋春王正月往往以所記物產爲證殊不知東西南北氣候不同卽楚中兩熟之稻亦不過二三郡而已非通省皆然也一省尚有與同況天下乎可見物產之不足以證四時今觀于此而益信

黔西古跡考

錢霦 懷白

八里荒邊入版圖未久雖有古跡祇憑土人故老相傳無籍可考訛以傳訛終屬未的余奉命考訂輿圖問俗採風以補千萬年之史闕固不敢以不敏謝也其間恐有未合惟博雅君子有以教之云爾

馬蹄石

距州城西二十里黔輿里地名楊家海路傍有大方石石上馬蹄痕跡宛然

距州城南三十里安德里地名黃家洞洞口有石下敞如簾中有石田數畝土人常見白衣人引犬出入石上有履跡存焉

石虎關

距州城東南四十里坡頂有石似虎當路而臥故名

扣鐘山

距州城三十里崇善里地名扣鐘山山形如鐘頂懸一石扣之則鳴

擡石嘶

距州城北六十里西成里有一方石濶厚各尺許形如半馬上勒天合二字世傳潁川侯所遺人不言語擡之即起上行則上四里豐下行則下四里歉里人以卜豐稔

石羊

距州城東北百里永豐里山有石羊廻轉無定尾轉則豐鳴則兵亂村人惡之搥碎其吻今雖不轉不鳴其形猶存

金雞山

距州城東北八十里敦義里地名金雞山上有石雞獨立相傳夜啼自蕩平後聲息寂然

白塔峰

距州城西百餘里新民里林麓週圍皆土惟頂矗石峰瑩如白塔傍有清泉沁人肌骨

明制女官考

黃百家

女官六局、尚宮局、尚宮二人正五品六尚並同尚宮掌導引中宮凡六局出納文籍皆印署之若徵辦于外則爲之請旨牒付內官監監受牒行移于外領司四司記司記二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掌宮內諸司簿書出入錄目審署加印然後授行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凡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品秩並同司言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二人掌宣傳啓奏凡令節外命婦朝賀中宮司言傳旨司簿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宮人名籍及廩賜之事司闈司闈六人典闈六人掌闈六人女史四人掌宮闈管鑰之事尚儀局、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事領司四司籍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經籍圖書筆札几案之事司樂司樂二人典樂二人掌樂二人女史二人掌音樂之事

五年定六局品秩二十二年授宮官勅服勞多者或五載六載得歸於父母聽婚嫁年高者許歸願留者聽見授職者家給與祿蓋與妃嬪判然不同也二十七年鑄六局印二十八年重定品秩永樂以後職移宦官惟存尚寶數司而已

張山來曰此等女官不知以何等閨秀爲之

武林 王 晫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韓則愈 秋巖

五嶽約

東嶽泰山盤道屈曲凡五十餘盤自下至古封禪處高四十里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之府爲五嶽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南嶽衡山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中嶽嵩山獨加高宇者以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西嶽華山名太華石壁削成四方峻絕高五千仞其廣十里上有三峰上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翠靄施於幽草懷蘊金玉蓄藏風雷爲大帝之別宮神仙之窟宅北嶽恒山高三千七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迴三千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以度世此五嶽之大概也若夫泰山之日觀秦觀吳觀周觀衡山之七十二峰巖洞溪澗泉石之勝交錯其中嵩山之太室少室巖穴幽邃嘗有仙人往來華山之落雁峰李太白至謂呼吸之氣可通帝座恒山之草有神護蛇有牽然皆奇絕之事且嵩山亦在鄭封泰山恒山華山或千里或不及千里惟衡山稍遠然舟車可通亦非難到奈何使向子平獨擅高風於千古然則人一生所著不下幾百緉屐僕僕紅塵中果何爲耶因括此以與五嶽約苟踰斯盟當令子平輩共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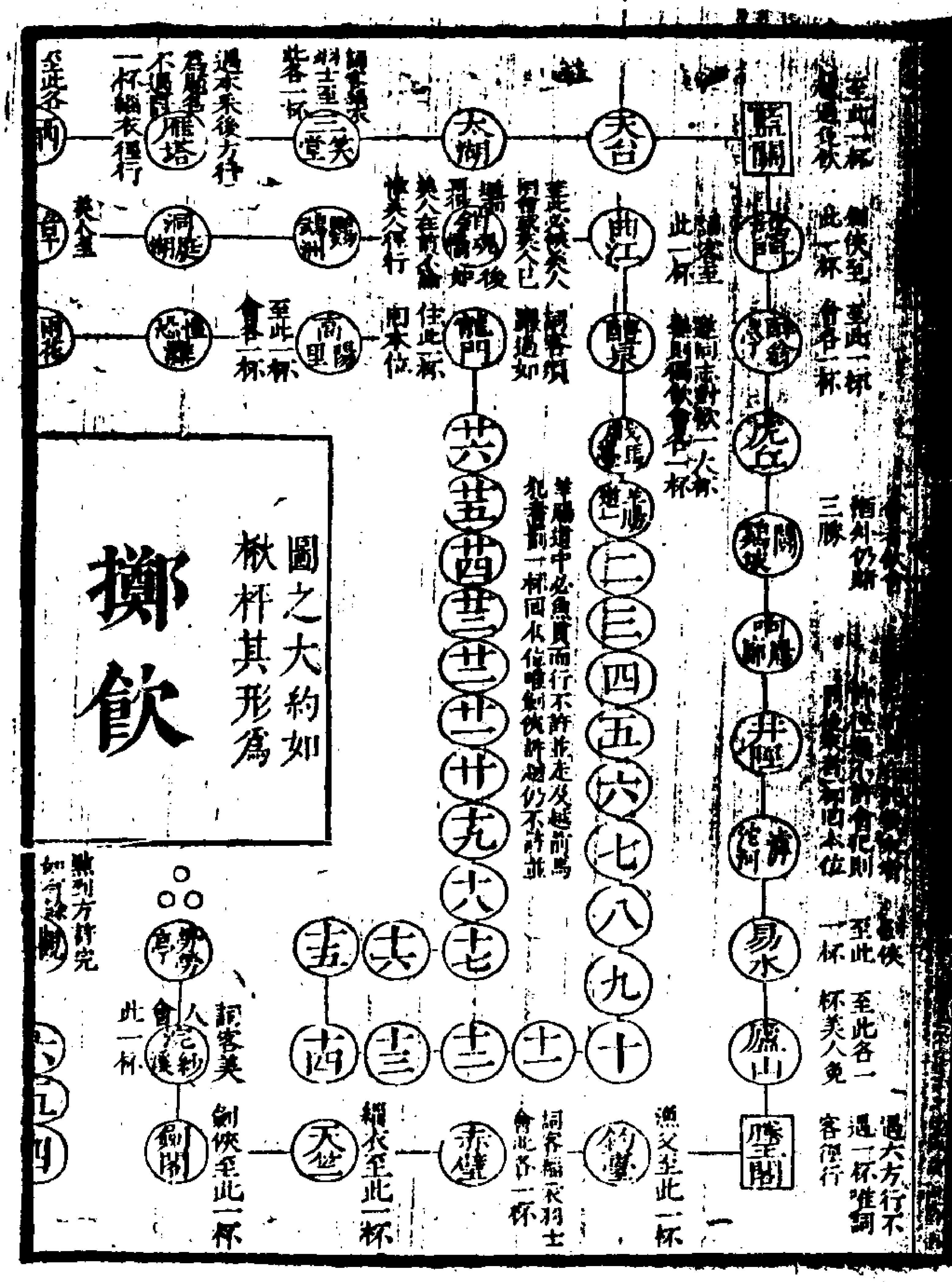
張山來曰凡欲遊五嶽者當先立程限然後可刻期而到否則徒虛語耳姑即江南論如自江南而岱由岱而恒由恒而華由華而嵩由嵩而衡由衡復歸江南道途之間截長補短每一行役作十有五日凡九十日而足山中之遊每山作十日共五十日而足統而計之不半載而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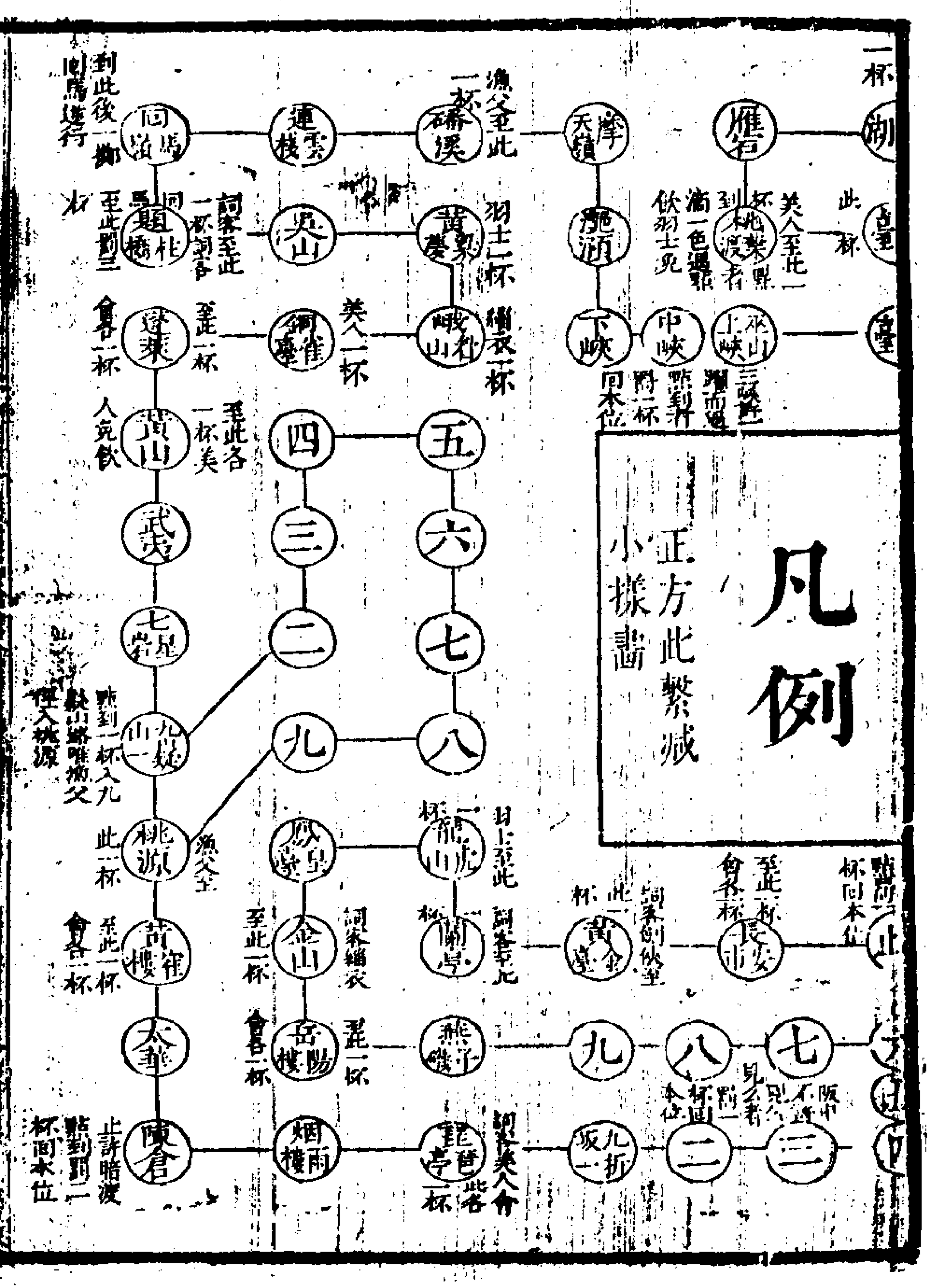
攬勝圖　　　　　　　　　　　　吳陳琰寶崖

凡例

用一骰子各擲定馬：幺為漁父，二羽士，三劍俠，四美人，五緇衣，六詞客。如漁父再擲幺，羽士再擲二，為得本采，賞免酒籌一，餘彷此。籌凡四賞，若後擲本采者無賞。馬既定，齊集勞勞山亭，統飲餞酒一杯，然後挨次擲數點前行。兩人同至一處，為會行。至觀止，飲洗塵酒一杯，先到者為第一，主收局觴政，最後到者另罰一巨觥，餘俱照圖中所載而行。

此段原本書于圖之中心，今減小樣圖不能載，姑列于此





王丹麓曰：以遊山行酒，極盡才人之致，且位置各有妙理，可以為豪飲之助，可以為臥遊之資，咄咄奇絕。

張山來曰：具此勝情，可不煩濟勝之具矣。

南極諸星考據曆書及儀象志　梅文鼏爾素

鳥喙古無西七星　鶴古無西十二星

孔雀古無西十八星　異雀古無西十二星

三角形古無西三星外增二星　蜜蜂古無西四星

十字架古無西四星　小斗古無西九星

南船古無西五星　海石古無西五星

海山古無西六星　夾白古無西三星

附白古無西一星外增一星　金魚古無西五星

飛魚古無西七星　蛇首古無西四星

蛇腹古無西四星　蛇尾古無西七星

補歌曰

南極諸星中未誌。壁奎之下鳥喙是。

鳥喙朗明七星明。其上即是鶴十二。

喙東十八孔雀星。異雀十二南極次

孔雀之上即波斯　三角形上房心厠

蜜蜂四星三角東　軫翼盡頭架十字

小斗九星南船南　南船五星海州識

南船左右十一星　海石五星山六置

附白夾白黃極邊　夾白三星附一位

金魚五尾七飛魚　蛇首蛇腹星各四

欲知蛇尾又七星　上即婁奎壁星類

凡此原非見界星。述自太西惟利氏

經天該中亦未言。今據曆書儀象志

補作南極諸星歌　步天歌後堪相繼

張山來曰此第南極下一段耳聞西域中有曾遊大地一周者其星之繁當與中土所見者相等也

引勝小約

張陛 登子

吾輩寄暢山水詩酒之外不復與世事相關賴此齊物養生自號醉侯麴部王衛軍云引人入勝良知音也因訂四約永矢弗諼

訂人

飲酒無偶寡及三騶但少開人念誰與樂聯我素心勿孤勿博

訂地

情隨年少酒因境多春濶秋豁足供幽賞花辰月夕聽其所如

訂品

晚菘早韭足了一生珍錯瑤觴曲終則撤延歡不于靡也盞不用二爵勿限三

訂文

韻就擊銅詩成畫燭撫時際景少敘中懷否則罰用梨園討同蘭禊

張山來曰人地相宜文品俱勝

酒警

程弘毅 湘可

予生有麴蘖之嗜雖未敢如王孝伯所云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亦或如阮嗣宗胷中塊壘政須以酒澆之故喜與客飲酒然恐俗物來敗人意故列爲酒警以告同人

酒以爲人合歡使酒罵座則晏元獻公所云合鬬非合歡也警罵座

王衛軍云酒政引人著勝地酒糾苛令機辨鋒起仰座有車公亦不樂矣警苛令

麴生風味故自蕭疎淡遠若遇位高金多之輩輒咸施傴僂諂色盈眸使人欲嘔不如謝幾卿與車前三騶對飲也警趨附

劉伯倫頌酒德孟萬年知酒趣乃有儈父惡賓甫一登席非講議時事即誇張貴遊甚至爭論是非叢談猥褻歡場竟成聚訟於德趣乎何有警諠談

梨園侑觴名花佐飲原以娛心志悅耳目也爰有俗人高聲度曲離席折花嘔穢花茵姍媯座上此眞所謂惟公榮可不與飲者也警煞風景

張山來曰擇人而飲便可無慮

酒政六則

吳 彬 緝園

飲人

高雅　豪俠　眞率　忘機　知己

故交　玉人　可兒

飲地

花下　竹林　高閣　畫舫　幽館

曲磵　平疇　荷亭

飲候

春郊　花時　清秋　新綠　雨霽

積雪　新月　晚凉

飲趣

清談　妙令　聯吟　焚香　傳花

度曲　返棹　圍爐

飲禁

華筵　連宵　苦勸　爭執　避酒

惡謔　噴㘖　佯醉

飲闌

散步　欹枕　踞石　分韻　垂釣

第二一六冊 102 版 42A

斫巾　煮泉　投壺

張山來曰名人未有不好飲者然必如此方與俗
父有別

酒約　吳肅公街南

陰陽載判飲食平分𥠖稭作甘秫秔竝種況主賓相洽所貴爲懽而肴酺競將那容偏劣乃者朱門豪士白首名流好客則投轄情深肆筵卽傾囊色喜山珍海錯不難日食萬錢栢葉椒花都付泉流一歃蘇子之雞毛筆價賤罔堪沽梁代之鵞眼錢銖薄難爲擬縱既飽以德總是公瑾醇醪奈有酒如澠奚啻王濛水厄心乎愛矣君子之交淡如酌言酹之醉翁之意不在妙理未諳乎子美徒侈濁醪高操莫逮夫遺民

曾無淸旨沿流有日相習成風維彼情性倏焉居然酩酊無奈肺腸喜燥曷任露濡折腐相招班荆屢酌豈命宮磨蝎將辰星卽是酒星迨腹疾河魚有麥麴而無蘖麴中焦汎濫張子和一吐難療下膈彭亨廉將軍三遺不免敬遵約法惟損嘉肴務縮彼以羸玆庶停澆而轉厚二簋可用享庾郎之鮭菜非貧三爵矧敢多左相之鯨吞徒費芙蓉香露故自難逢竹葉老春將毋易賤禮從寧儉道取還淳瓦缶金罍祇取竹根共臥瓊筵綺席何如花下頻來觴政有寬嚴或

更拈題限韻飲戸憑高下也需跋燭籌燈白苧詞人
俱是絲尊嘉客青州從事莫作烏有先生
張山來曰此當是主人不善飲耳請以一言蔽之
曰薄乎云爾烏得無罪

衍園酒評

張蓋 晉嵩

酒德

觴政精明寛嚴並濟　隨機雅謔滿座風生
酒不狼藉几淨杯乾　形迹相忘解衣盤礴
酒能克已政不苛求　偶發趣談一座絶倒
觥籌錯落各適其適　培植紅裙不令其苦
量小隨意勿強所難　一請即至無煩再邀
不諱名利惟論盃中　對月飛觴口占窮巧
客各盡歡不必主勸　席有醉客曲爲周旋
語言眞率不事虛華　短歌悅耳無致人厭
尊年發興鼓舞少年　酒前暢談酒後木訥
大量豪飲並不驕人　即席唱酬句無淡刻
已不能飲却不厭人　輸酒與人雖散必乾
座有顯者濟然視之　酒後有約次日不忘
主人量微頻爲之代　妓能歌者以簫和之
有關風化絶口不談　隨泉行酒無執己見
因人發底各盡所長　主情未盡援止而止

酒戒

好做身分屢邀不至　初飲推託將散不休
當坐不坐人坐又嗔　明知量淺故爲苛罰
掐酒不飲不掐又乾　要人遵令人令不遵
自巳興盡輒促起身　說巳心事人皆不知
嘆餚不盡復置俎中　行令不聽令到方問
不學無術妄參議論　餘酒不乾傾入壺內
一言不合辯論到底　酒後借端發洩宿忿
放飯流歠四座生厭　聽人密語窮究不已
挑撥醉客以取巳歡　坐席未煖便欲喝拳

逞圖機鋒此倡彼和　嫌餚粗糲筯不沾唇
頻譚貴顯炫耀矜誇　對語未竟又顧左右
不知音律妄加褒貶　酒政糊塗反欲罰人
對妓忘形醜態畢露　坐侵鄰席只顧巳安
每逢會飲必打瞌睡　道聽途說宛如親見
強作知音亂敲檀板　語言無忌發人陰私

飲酒八味

夫飲酒之道。豈易言哉。人但知酒中之味。而不知飲酒之味也。戲拈八則。聯作品題。

臨風寄調。對月高歌。窮巧搜奇。銜杯雅謔。是曰清酒。

親朋雜集。雅俗無分。四座喧呼。言多市井。是曰濁酒。

珍饈羅列。燈火輝煌。措落觥籌。笙歌雜遝。是曰濃酒。

尊殘燭冷。僮僕蕭然。聚盞長談。不飲不散。是曰淡酒。

肆筵設席。侍從如雲。博帶峩冠。恭而多詐。是曰苦酒。

紅袖偎歌。青衣進爵。軟玉溫香。淺斟低唱。是曰甜酒。

勉強開尊。主多吝色。欲留無味。欲去不能。是曰酸酒。

苛政森嚴。五官並用。驚心注目。草木皆兵。是曰辣酒。

張山來曰。子嘗飲于彷園。清者濃者皆曾領略。但未遇紅袖偎歌。溫香軟玉耳。未審何時補此缺陷

也。

簋貳約

尤侗　艮齋

伐木之詩曰陳饋八簋以速諸舅也今饗禮宜用之權輿之詩曰每食四簋以御賓客也今宴禮宜用之若吾輩平時同里往來祗宜二簋易之坎曰樽酒簋貳用缶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此其故也岐公每食一爵一肉有客則三之亦得此意如此者簡而雅易而安可以數可以久若世俗所謂五簋者器大而無當物多而有餘古未聞也吾何取焉作簋貳約

凡二簋一肉一魚或參雞鳴加一湯鰕蛉之類可以下飯他如燕窩海參難得之物不必設也

更坐蔬果九碟雜以小鮮再加湯點可以說餅酒無算爵及量而止

席不過二客不過八過從不拘日期凡素一邀辰集酉散不卜其夜

酒杯食器皆以陶瓦勿用金銀犀玉之物

從者一人給以腐飯或用便輿犒以酒錢

張山來曰鄉先達家居者須識此法

小半斤謠

黃周星 九烟

有某公善治生開市肉不得踰四兩名爲小半斤人遂以小半斤呼之道人聞而歎曰此盛德事也不可不傳因爲長謠恭紀之

市肉市肉震驚神人乃公終身不飲酒窮年不茹葷今朝胡爲忽市肉咄咄怪事嗁可比倫一解 市肉市肉爰聚童僕左手提衡右手落檟有銅如金有錢如珠把撥童僕不覺掩淚酸心二解 童僕受錢愕眙相覷長跪請命市肉幾何童曰一斤公怒欲捶僕曰半斤怒[illegible]僕惶恐莫惻公有三解 匍匐再請聽公何云徐伸四指曰小半斤小半斤者半斤之半半而又半祿已踰算四解 僕乃前行公尾其後側身躡足潛伏闇右僕請肉肆錢付屠手屠方鼓刀公突而前曰此我之肉爾無我腹屠曰公肉敢不腆焉一埒再埒肉重於權名小半斤不啻六兩公挾僕歸大喜過望五解 肉已至家僕欲持去公曰無遽談何容易此肉我當細區分安得脊皂懸殄等兒戲爲我呼糞婦來前此肉謹付汝汝其善煎烹一爲乾豆薦祖考二爲賓客例師生三爲君庖饜我口飫我腹吾與妻妾子女共皿晧下及汝曹俱彭亨貓鼠不得窺犬豕不得爭餘瀝涓注瓶罍釜須令戛戛鳴珍重小半斤此肉良匪輕六解 市肉市肉震驚神人咄咄怪事嗁可比倫我聞東海有麒麟麻姑擘脯世莫陳公之啖肉毋乃啖麒麟吁嗟乎小半斤七解 我聞古有豢龍人飂叔潛醢饗夏后公之啖肉毋乃膾龍肝批龍鱗吁嗟乎小半斤八解 又聞天廚之內有熊蹯豹胎猩猩唇惟碎玉食羅八珍公之啖肉毋乃啖彼熊蹯豹胎猩猩唇吁嗟乎小半斤九解

錢燭臣曰昔張與一飯肉常十觔若惠此公便可作四十日盛饌矣然較之爛蒸去毛之盧丞相一食十八種之李尚書則此公不猶爲窮奢極欲乎

張山來曰予性不茹葷與其肥也一生不食肉見肉食者輒羨之若遇此公必延我爲上客矣

四十張紙牌說　　李式玉　東琪

紙牌四十頁始乎錢繼以索再繼以貫蓋散錢就緡始可以貫計而極乎數之盛也然則曷始乎空沒文此如高祖微時貧不能辦一錢也錢無以半計者而今有半錢何也蓋葉權子母者雖半不遺而後可以累萬也自此由一錢至九錢而止竟不滿十蓋盈數天地所忌即十文錢亦難驟致也繼之一索至九索而止一貫至九貫而止一萬貫至九萬貫而止俱不滿十義蓋同之耳然何以至萬貫始作人形前此錢索盈萬歲不得比於人數今纍纍然具萬矣皂隸升爲衣冠銅臭立致公卿必然之勢無足怪也自二十萬以至萬萬數極矣有其資者勢擬乎封君而事可以帝制故尊之以宋江也或曰大萬不易致此其人必有狙詐之謀而參以殘刻之行盜固有道焉富人類然矣乃錢索二十頁內獨空沒文亦具人狀何也蓋能紛極有者固人萬萬貫是也能爲極無者亦人空沒文是也頟安知萬萬貫之不即爲空沒文如鄧通錢布天下而其後不能名一錢空沒文之不可爲萬萬貫如魯頓貧不免負餓寒而其後富雄猗氏乎聚散倚伏之道於數紙內誕告焉而特微其旨耳獨是三十年來馬弔風馳幾徧天下吾不知其法創自誰何然循其名角其實抑亦世變風會使然有識者懼之已

王丹麓曰至理名言確不可磨

張山來曰吳梅村先生作葉公傳極盡形容今此文復能道其所以然且寓儆戒之旨不得僅作小文字觀

選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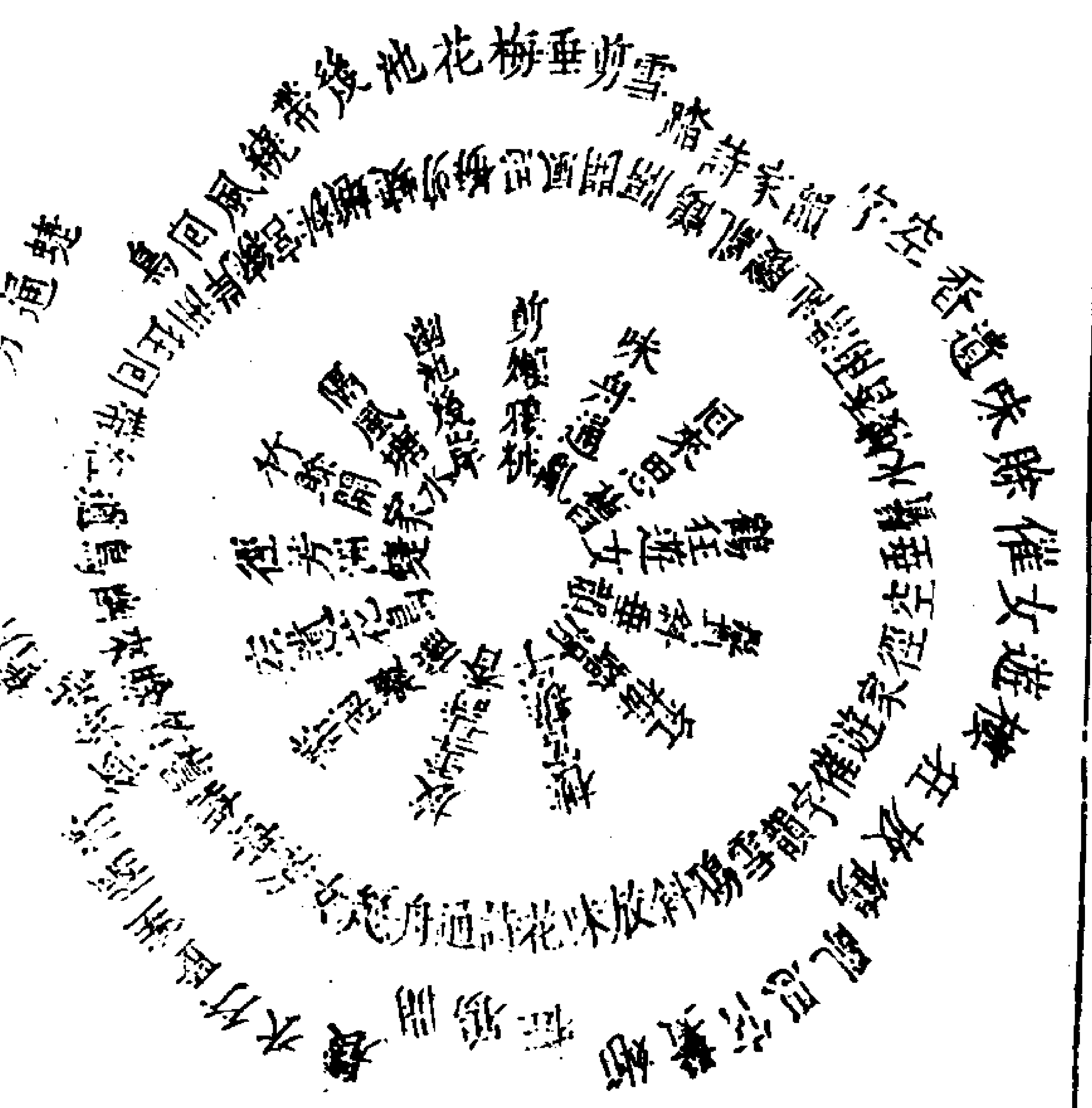
成性撰

甲午之冬奉命西蜀由燕而晉而秦歷棧道之險路一線馬不得並而馳雖善走者疲焉入棧八百里山高尋雲溪淺見底石粼粼諸色可辨予車休之暇或拾一二塊置水盆中飯來佐飯酒來佐酒若相鼓也然石多中少如村舍野嫗雞膚鶴髮形具而鄙過陽平而西舟行日三舍虎牖林淺人稀烟絕凡爲大灘數十處每于灘之最險者必舍舟而徒步有石子層層而積一望如棋置予隨步隨拾手盈把則銜之口口不容則扱襟于帶帶重腰爲之不伸于是從者牽者以兵衛者數十人皆桀子痺而大索乎石獲者得奇而匿餘則若覬以待射而聽選于予予甲之乙之首體式次文理次顏色最下則仍藉于河自取者十之四五餘以上等進者酬以銀數錢奉酒數觥以次等進者銀少殺酒有無有砕如磁者有玄豹文者有淡紅者名曰西子妝有質圓細紋如繡閙者名曰錦蒲團有形如螺而色紅者有似箬葉者有白地青翠如松竹株莖者有枯竹枝者有質圓色古淡合諸色而成文者名曰舊袈裟有一質之內如錢如刀如尺不一色者名曰八寶聚有爲積浪齧若鋸齒者名曰鋸浪有質紅而梅樣者名曰朱梅有體圓色古置水竟如活蝦蟆者名曰雨蝦蟆係蜀倫贈予酬詩者有如青葡萄者有龍文紅白色淡淺相間如袞服者名曰龍章有如龍鬭參差者名曰雲樓影有微小而紅葉如天竹者有體似鏤刻小而黃如玉樞丹者有如碧玉片者美不一族各有其長乙未春沿漢而下過黃金峽峽以險惡聞予負詒登岸遂割愛而置石于舟舟爲巨石破石俱沒于河其撈而復獲者十僅二三焉予時慘淡倉皇稱曰救石及査閱舊囊部伍散失予不勝其悲名曰弔石其僅存者則載與俱歸而旣沒者猶時時在夢魂間也雖然石已沉矣而予復存其藉者何政如漢武致李夫人之魂黃魯直設東坡之像于不能忘處見淡情耳夏日無事因追作選石記

王丹麓曰五色錦卽百和香耶使米顛見此記不知如何繫想矣

美人採碎梅花廻文圖　　沈士瑛虛谷

時惟王月杖履山蹊廣植繁枝間以梅藥青女横吹於蓼岸簇簇珠翻封姨見妒于蘆沙霏霏玉屑紅鋪碧地綠染金泥有女如花路青步窄豈無吉士貽芍情傷悵一枝之莫寄寂寂江南痛百職之未魁萋萋冀北值君未嫁認錯雲英待我成名魂銷昭諫誰知十年鶴遞夢久破夫羅浮雖然半榻詩魔心目摧於管笛借美人以若訴雖比秦川非王孫之見知當憐朱子詩成三十腸斷九廻矣



禹航沈士瑛虛谷製

於圖順而逆前而後參互讀之都成韻語中間讀法畢備一流水讀二回風讀三連環讀四脫蝉讀五穿花讀六夾蝶讀七斷雲讀八腰蜂讀九旋帆讀十歸鴈讀像名取義神與口傳計圖內藏七言律詩六首絶句二十四首共得梅花詩三十首自此縱横反覆衍而伸之雖千百萬首亦可得于五十六字之內將不僅三十咏止也予今先以三十見端看梅花兩字時離時合時散時分猶採碎然予因名之曰美人採碎梅花圖韻人百出定有知音一片香心因風亂落

徐野君曰玉玲瓏金絡索與將花採碎擲郎前者不同

王丹麓曰巧手慧心幽懷曠致

張山來曰向讀蘇若蘭織錦廻文圖歎其奇巧今又得此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西湖六橋桃評　曹之璜中玉

桃花雖六橋稱最友人陳子賞其陰晴朝暮極山萬態遂著六則寄予予笑曰茲固以花與乎與者特其地耳因更以六則廣之

一　時之勝

蓮定馨近於趨炎似乞士菊定霜近於炫節似狷者梅定雪近於耐寒似苦衲桃則不然不欲與凡卉同馨（香杕無）亦恥與花王競艷賢者樂之聖人取焉浴乎沂風乎舞雩疑賞桃也

一　地之勝

秦人源上跡絕於漁郎仙女天台緣消于劉阮固物之不幸已六橋以烟月之迷津吐繽紛之藻麗如瑤娥艷質滿歷十閬苑瑤宮恩之以土室荊扉弗稱矣

三　遇之勝

有秀色必負奇觀蓋絳仙與幽蘭其性也莫俗於河陽莫辱於玄都觀東六橋稱勝遇矣然浣紗人絕代艷姿不遇吳宮終亭蘿一老婦耳花神有知應生感欸

四　友之勝

桃李同稱猶梅與竹松共友耳獨西子湖濱紅衣人蓋與柳絲縈繫者也絳雨綠雲爛然如石家錦幛豈白公蠻素統婢子千羣耶何盛哉

五　韻之勝

嵒谷花亂于樵客禁苑花累于嬖人孤館花泣落于薄命之婦幾不韻矣六橋花不然映帶則袖翠唇丹撩亂則凝雲吐雪清冷則激羽流觴正如金谷筵開不啻汶村郎擱入者也韻矣哉

六　俊之勝

花耳六橋花能泣能笑能言其烟雨繽紛柔脂零落能泣其水淨霞明紅妝綽約能笑其雲停風霽芳顏欲醉能言至若以妙妓爽鶯代泣以簫管絃索代笑以韻人筆舌代言尤俊事矣

張山來曰桃在花中正如王謝子弟雖翩翩裘馬究與尋常膏粱紈袴不同

竹連珠

鍾陵秀撰

余舍後有竹盈畝剸之爲之壅之扶之琴書其中泠然之色移人矣假于物取于身仰古俯今而詹詹之言集歌以永之情不張賦以體之思不博爰爲連珠以矢弗諼知我者其此君乎

蓋聞神與爲親有忘言之對志所獨諧有離俗之求是以王子猷過訪鄰家何須問主蘇子瞻留題別業不可無君

蓋聞榮甚而媚人之所易撓泰甚而驕天之所必棄是以其節勁故卒成凌雲之材其心虛故卒成耐寒之器

蓋聞處不失其所依則階庭標譽出不審其所受則山岳獻嘲是以同此貞蕤美曹家君子之樹無其奇節啖秦國大夫之松

蓋聞內有可發欲瘠而不能自藏外有可加欲樸而不能自拒是以斷之嶰谷爰成鸞鳳之音搗作楮生忽走龍蛇之影

蓋聞久要不忘者不輕一諾之微大閑不踰者不倚一朝之謹是以無改柯而易葉獨標節于四時能固本而虛中豈寒盟于三友

蓋聞窮達係乎命惟其所遭顯晦因乎時切與爲執是以可竿可籞非無山水之情爲篚爲筐自有廟廊之用

王丹麓曰珠玉爲心琅玕長價

張山來曰以連珠咏物妙極體裁

征南射法

黃百家 主一

王征南先生有絕技曰射余聞先生名因裹糧至寶幢學焉先生亦自絕憐其技授受甚難其人亦樂得余而傳之其射法一曰利器調弓審矢弓必視乎己力之强弱矢又視乎弓力之重輕（寧手強於弓毋弓强於手如手有四力五力寧挽三力四力之弓古者以石量弓今以力一個力重九斤四兩三力四力之弓箭長十把重四錢五分五六力之弓箭長九把半重五錢五分○大約射的者弓貴窄箭貴輕禦敵者弓寧寬箭寧重）二曰審鵠鵠有遠近欲定鏃之所至則以前手高下準之（箭不知所落處是名野矢欲知落處則以前手之高下分遠近如把子八十步前手與肩對一

百步則與眼對一百三四十步則與眉對（敢遠一百七八十步則與幘頂相對矣）三曰正體（射雖在手實本）蓋身有身法手有手法足有足法眼有眼法（身忌腆胸假背須亦如拳法蹐跬連枝步則身不動臂不顯肩肘腰腿力萃於一處手法務要平直必左拳與左肘左肩及右肩右肘節節相對如引繩發前時左手不知巧方盡用之右手左足尖右足跟與上肩手相應眼不可單看把子蓋眼在把子則手與把子反不相對矣只立定時將左足尖恰對垛心身體既正則手足自相應引滿時以右眼覷左手無不中矣）然此雖精詳纖悉得專家之秘授者猶或聞之而唯是先生之所注意獨喜自負迥絕乎凡技之上者則於斗室之中張弦白矢出而注鏃百發無失（恭席作垛以凳仰置桌上將席閣之使極平正以矢鏃對席心離一尺滿數正體射之矢著席看其矢鏃偏向或左或右即時救正之上下亦然必使其矢從席勢無礙而過則𦛙而射鏃但以左右尖對之信手而發自然無失）此則先生熟久智生剏爲心開而獨創者也

張山來曰本朝射法不專以命中爲奇兼考架勢所以尤難

黃熟香考　　　　　　　　安

粵東稱衆香國而馬牙黃熟出于莞地自莞二十里外皆山鄉民以爲業其樹有子可種經年長可如臂伐去復生二三載輒伐之愈發俟數尺其根株形類指掌繫于掌內卽爲馬牙留外之皮以存不朽百年之外始爲老格取地瘠多石者爲最遠人未嘗見疑用糞溺澆之殊爲不然香貴木堅取其辛也地方百餘里皆產惟馬岡牛眠見重以秋冬鑿佳春水旺木雖馬岡氣薄其形有數無過似英山小石者以其鑿

痕久化細理而瘠質也色有數槩紋透膚者有純黃者有一線鐵面者皆爲上選精賞者謂其奇過于沈水以一觔中具百寸枚而氣各自異具有山林雲霞之氣無鬪闕之濃識之待同好者一笑

張山來曰吾不知凡木皆可作香乎抑止有數種香樹乎惜篇中尚未明言也

紀草堂十六宜　　　　　　　　王晫丹麓

予素無書屋庚申之春售產取值始得闢地牆東小搆數椽落成顏曰牆東草堂荆溪徐竹逸使君顏而樂之手爲之記予偃仰此中亦已浹歲凡有所觸爲紀其宜

自堂而南有樓翼然窗几明淨筆札具存宜登樓作賦　迴廊之外綠上平堦興至分題想來亥外宜繞砌尋詩　小山層叠叢桂生香苟無絲綺何以宣情宜坐樹彈琴　花氣當軒侵衣沾袂引人清勝此處難忘宜

當花飲酒　東牆生白樹影頻移徙倚雕欄正堪延佇宜憑欄待月　面北極望雲海蒼茫奇峰妙變無常態宜倚檻看雲　天氣驟寒六花飛布起視樹林都成瓊玉宜圍爐賞雪　陽烏肆後溽暑鬱蒸洞窗乍開清風徐至宜拂簟迎涼　杜門無事不與客山巳却塵氛頓除妄想宜揮麈談禪　疎雨忽過草木皆新偶有會心初不在遠宜焚香讀易　堂前舊壘久絕烏衣下上于飛似憐故主宜開簾引燕　山下出泉清瑩秀澈游魚可數荇藻依然宜撫石觀魚　火樹星橋良宵勝事

洒遺曲曲大為興藏空徹詹旋壓酒後工熬燈光熒
熒毋說不平便欲斫地空踞牀說劍春睡初醒日映
窗紗枝上好音睍睆恍耳空曉窗聽鳥天街人靜萬
籟無聲百歲桀枯等閒驚覺空靜夜聞鐘

林西仲曰隨事點染色色爭奇語云清風明月閒
者便是主人此等文字非真于忘世者不能道隻
字泰太虛以輞川圖愈疾予謂今世患熱病者多
矣何不以此篇懸之座右當一服清凉散耶

張山來曰霞舉堂中僕曾一過惜匆匆買棹未能
與草堂主人共領略之也

課婢約　　王晫

有婢初來方年十四指揮未諳約法數章輸墨圖書
只此是吾長物牙籤玉軸從今隸汝所司切使蠹穴
行間及乎鼠殘側理閉門讀易撥爐時起沉烟遶徑
尋詩屐齒先除落葉烹茶有候細驗松濤洗硯臨流
防使石眼三春早起何妨汲水澆花五夜眠遲勿厭
開簾引月煮蘭湯而侍浴少小無猜爇艾納以熏衣
經時不散勸調粉餌親喂金魚背誦經文私教鸚鵡
畫圖常令拂拭窗几莫不淨明與至留賓餚核不
而其倦來謝客枕簟惟命是從藥裹關心向日頻
樹影絲桐在壁憑絃漸解琴聲傚鄭氏之通經我當
憐爾羨石家之擅愛汝其勉之

顧粲汾曰風流文雅何減晉人

張山來曰有婢如此主人寵眷可知設閨中生妒
其奈之何

垂老善病筋力就衰新歲往還豈敢遽廢但不能遍報謁其例有五特書于左以質同心

一人不到門而飛帖者

此種名紙何堪拭穢幸藏袖底毋勞遠投

一命家奴代書名字或用木印者

果能操筆禮當親書奈何假手自儕僕隸

一有一人而牽連書數人者

事非公檄安用連名奉答來者惟斯字跡

一腰纏字號者

習用姓名已難記憶乍改字號摸索尤艱

一新遷不書居址及遠客不詳寓所者

客問居停家求里巷不知其處欲報何從

寒士家無應門秖憑簡閱客單以爲往來之禮

近有惡少醉後捏寫詭名或至不飭童僕妄肆塗抹人家門簿者驕矜氣習長此安窮并告同人願共鑒戒

張山來曰僕亦嘗受報謝之累讀此稍划

諂亨利有攸往不利君子貞

彖曰諂天下大而其情同也故亨利有攸往其義不困窮也不利君子貞直無所容也

象曰位高多金諂君子以違俗秉禮

初一執其隨利貞

象曰志在隨人以順爲正也

六二巧言令色足恭吝

象曰巧言令色不足敬也足恭亦何佞也

[illegible]笑病于夏畦凶

象曰笑乃脅肩不自知其病也

六四見金不有躬或承之羞

象曰羞或承之衆難之也

六五有盛餽富與貴无悔

象曰盛餽无悔中心稱也

上六諂以賄利見大人

象曰利見大人上下應也

描摹諂字之義如燃犀照水情狀畢見　原評

張山來曰昔屠[illegible]作[illegible]諸四卦然上三卦世間不乏其人終不若酒之酒酒皆是宜升菴獨設一卦也

書本草 附政

張潮 山來

四書有四種曰大學曰中庸曰論語曰孟子俱性平味甘無毒服之清心益智寡嗜慾久服令人睟面盎背心廣體胖

五經有五種曰易曰詩曰書曰春秋曰禮記俱性平味甘無毒服之與四書同功

諸史種類不一其性大抵相同內惟史記漢書二種味甘餘俱帶苦服之增長見識有時令人怒不可泣下不止當暫停復緩緩服之但此藥價昂[illegible]往往不能得即服亦不易須[illegible]經再服此藥方妙必窮年累月方可服盡非旦夕所能奏功也官料為上野者多僞不堪用服時得酒為佳

諸子性寒帶燥味有甘者辛者淡者有大毒服之令人狂易

諸集性味不一有微毒服之助氣亦能增長見識須擇其佳者方可用否且殺人

釋藏道藏性大熱味淡有毒不可服服之令人身心

俱冷唯熱中者宜用胸有痞塊者服之亦能消導

忌酒與茶相宜

小說傳奇味甘性燥有大毒不可服服之令人狂易惟暑月神氣疲倦或飽悶後風雨作惡及有外感者服之能解煩消鬱釋滯寬胸然不宜久服也

費此度曰藥亦顧所用何如耳用之而當雖蛇蝎亦足以奏功韓信之背水陣岳飛之不學古兵法是也用之而不當即茯苓亦足以隕命趙括之徒讀父書王安石之信用周禮是也此又

用藥[illegible]

貧卦

張潮山來

分上、下八爲初陰中曰爲貝下 四陽上分爲上陰

貧无咎利君子貞不利有攸往

彖曰貧无財也人莫之覬故无咎 利君子貞君子固窮也不利有攸往往无功也

象曰无所有貧君子以不改其樂

初六貧于財不貧于學 象曰不貧于學貧尚可救也

九二不技不求何用不臧 象曰不技不求自天祈也

九三貧于囊不貧于外人莫之知有悔 象曰貧于囊非僞也人莫之知世之憒憒也

廷菴曰貧乃士之常本無足異所可怪者家貧而人不以爲貧求索者有之陷害者有之誣謗者有之侵蝕者有之乃先生僅以爲世之憒憒足徵忠厚之風

九四貧而无譽无咎无譽 象曰既貧矣无咎宜也

无諂於人譽何來也

九五貧而樂吉亨 象曰貧而樂必有以也其吉亨有喜也

上六。貧止富來。富于其家。以及于其宗。吉。无不利。

象曰。貧止富來。大有慶也。及于其宗。尤可敬也。

評晉人曰。昔觀音大士。以大悲心普度一切。應以種種身得度者。即現種種身而爲說法。今心齋此卦。亦可謂現貧士身說法者矣。

花鳥春秋附政

張潮　[illegible]來

春王正月。梅放其英於赊。與百卉爭先。遂䔮其魁。

蕙蘭至自幽谷。　鴻雁復歸於北。　月季放其花。自[illegible]月至於冬月。

二月。芍遷其茁於畦。　桃李棠杏楊柳會於囿。　蜂王使衆蜂來侵入其郛。　烏衣國使其子弟遊於林。

三月。花王牡丹即位於洛。時遊於姚氏魏氏。　金蓮寶相薔薇及七姊妹盟於籬。　彩蝶粉蝶黃蝶來朝。[illegible]之。金衣公子歷聘於柳。　封氏十八姨來伐。雀子救之。　[illegible]靈逐其君杜宇。

夏四月。柳絮大去其國。　竹遂其籜於外。　花貝如雨。　木香遊於棚。　靡草死。

五月。閩人粵人使建蘭茉莉來聘。　鸜鵒來。或剪其舌。　石榴火不成災。　楚美人虞氏孫於野。　李子生。王戎侵其核。

六月。芰荷及蒲蓼會於池。　蘭人居於[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食[illegible]木葉。

秋七月桐使葉墜於地　甘露降於蕉　蒼鷹戈烏獲之

八月貓逐其子於外　葵朝於日

九月菊放其英於東籬遂入居於堂　霜及百卉戰於閫殺之菊至帥而歸　伐茱萸以其英歸　鴻雁來朝

冬十月蘭及茉莉入於溫室

十一月柑下橘子來朝

十二月秣陵人使水仙聘於列國

花史記飛雲曰䔥經作于宣尼月令成于呂氏其筆削次第皆具旋乾轉坤之手茲乃取其凡例移而品題花鳥和神當春清節爲秋盡尺幅之中而四時之氣已備

補花底拾遺附攷　張潮山來

嶺南黎美周先生著花底拾遺百五十餘則約束芬芳平章佳麗現美人身而說法入名花隊以藏身眞令人艷動心魂香生齒頰竊效顰于西子同避世之東方補其缺略空慚狗欲續貂彷厥體裁或者蠅能附驥云爾

百花生日約鄰姬共祝　藏花瓣裝繡枕　紉蘿製小簾倩郎書字　戲以松針柳線爲郎製荷衣

附酒籌論得𠶷爲花張蓋　選佳花彩樣入繡譜

夏月以蕉葉代簟臥　席草坐　晨起吸花梢露

選古人詠花詩　自繡梅花帳　收柳絮作茵褥

數花鬚　刻蓮房作茗椀　山巧思作花下朱欄

共郎考訂花譜　戲學鳥語　採百花可入藥者

蓮瓣書佛偈　纖指剝蓮房送郎口內　製花箋

握蓮子教郎射覆　製小詞鐫竹上　散花供佛

調丹青諸彩色染菊蕊　薛濤箋自寫藝蘭月令

梧葉落取製爐灰　搗花汁染詩箋　桐葉學書

嗔鳥啄含桃　剪桐葉作弓鞋樣　約鄰姬鬬草

花露和粉傅面　中秋夜艷裝種鶯粟　製花謎
倩郎簪花　荷葉貯水盥纖指　屑香瓣實錦囊
爲郎製踏青鞋　摘花釀酒　折垂柳作同心結
洗桐　紉五色紗囊貯花種　製菊苗柳芽作茗
坐桐陰待月　囑郎命奚奴採紅葉　課婢灌花
花下晚粧　教鸚鵡頌百花詩　拜花神囑郎攀桂
花露與兒洗面　浣花　搗鳳仙花汁和粉傅面
噴水潤莓苔　擲花蕊喂金魚　燈下位置花影
納花毬

王丹麓曰柔鄉韻事一一括出乎前修之下才覩
女士都應繕寫一通置之座右以爲日課

玩月約陳政　　張　潮山來

一之人
韻人　高僧　羽流　美人　劍客
善歌者

二之地
高臺　曲廊　樓上　舟中　山館
蕭寺　道院　平岡

三之物
酒具　茶竈　竹几取其輕便易于移放　寒衣須有須者

炕棹　僧帽　宣爐　詩韻　筆硯
虎丘席　枕　隱囊　蒲團　洞簫
檀板　琴　秋蟲籠

四之事
聯吟　射覆　微事　猜字　度曲
吹簫　彈琴　參禪　說劍　談心
舞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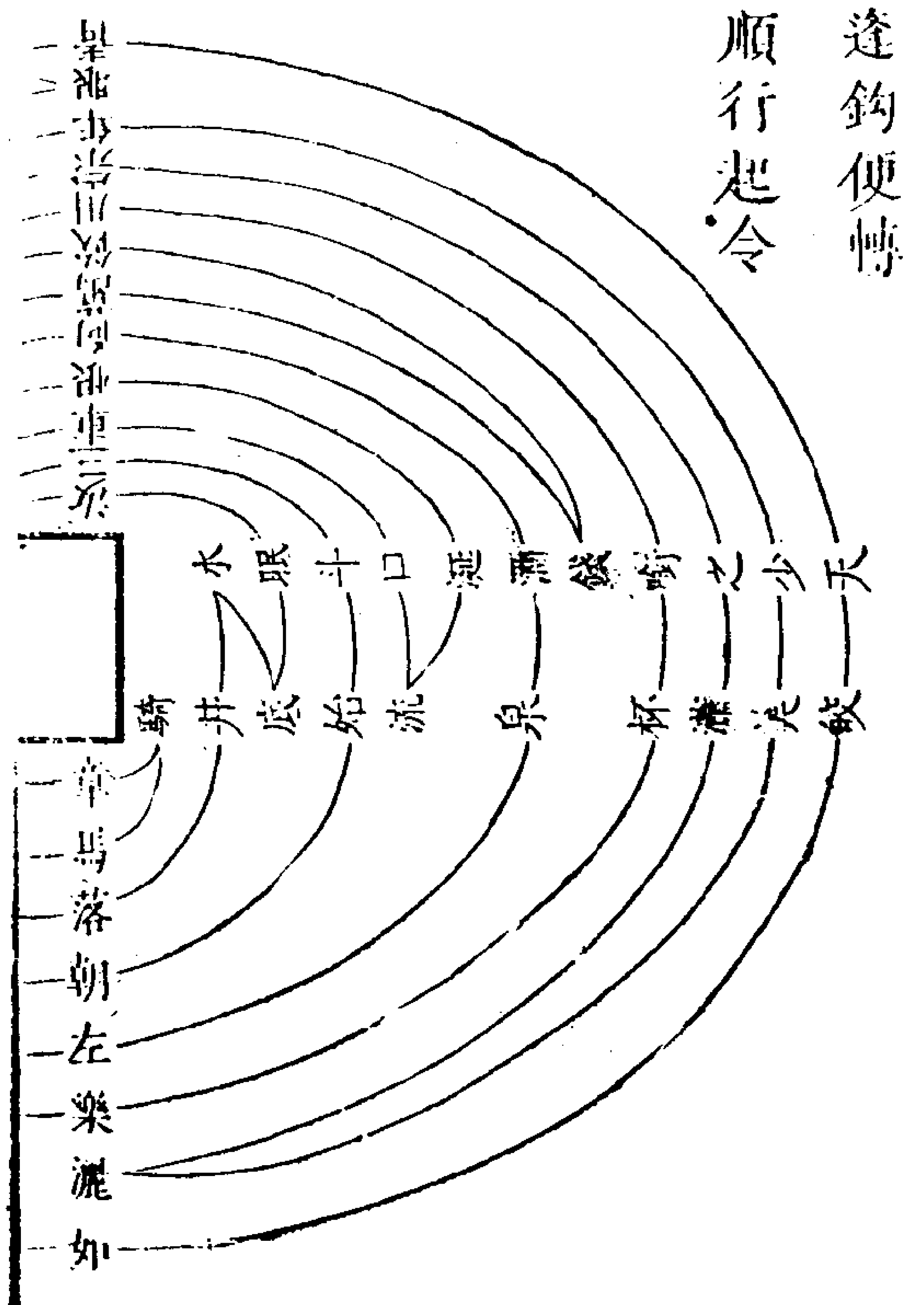
飲中八仙令附攷　張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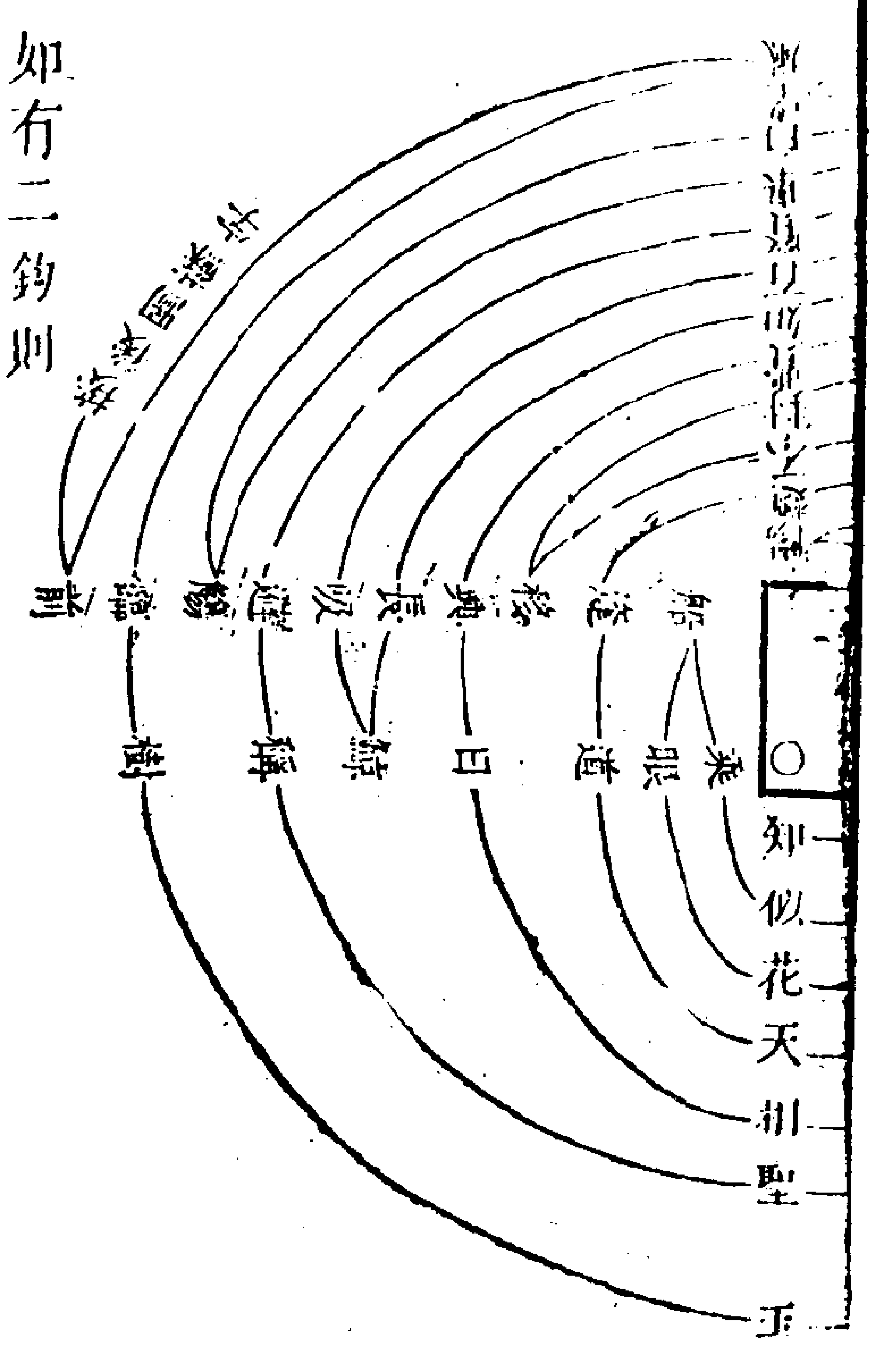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逢口則飲　口穿破者不算

逢鈎便轉

順行起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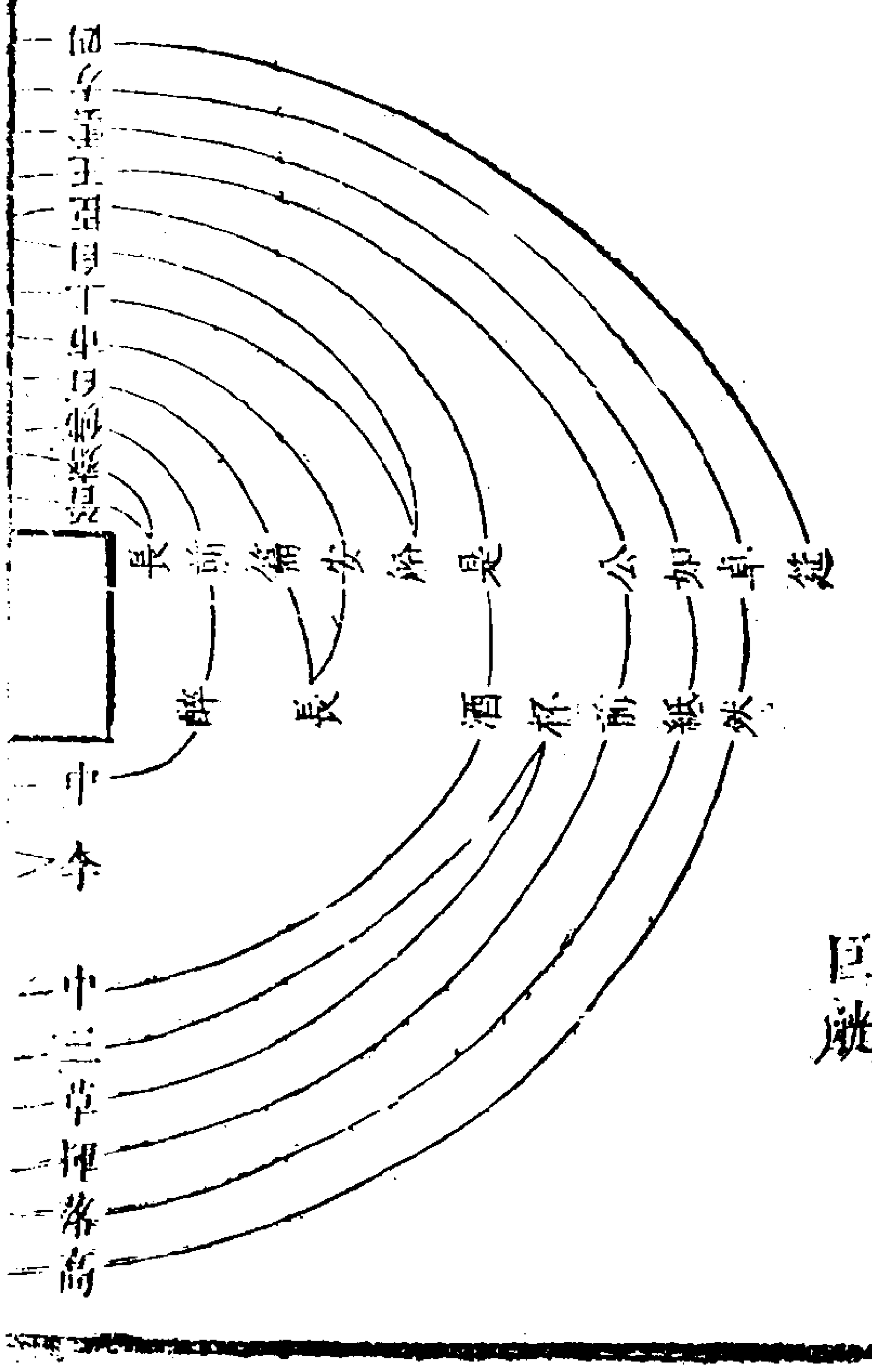
如有二鈎則以後鈎爲主凡可鈎者俱從俗用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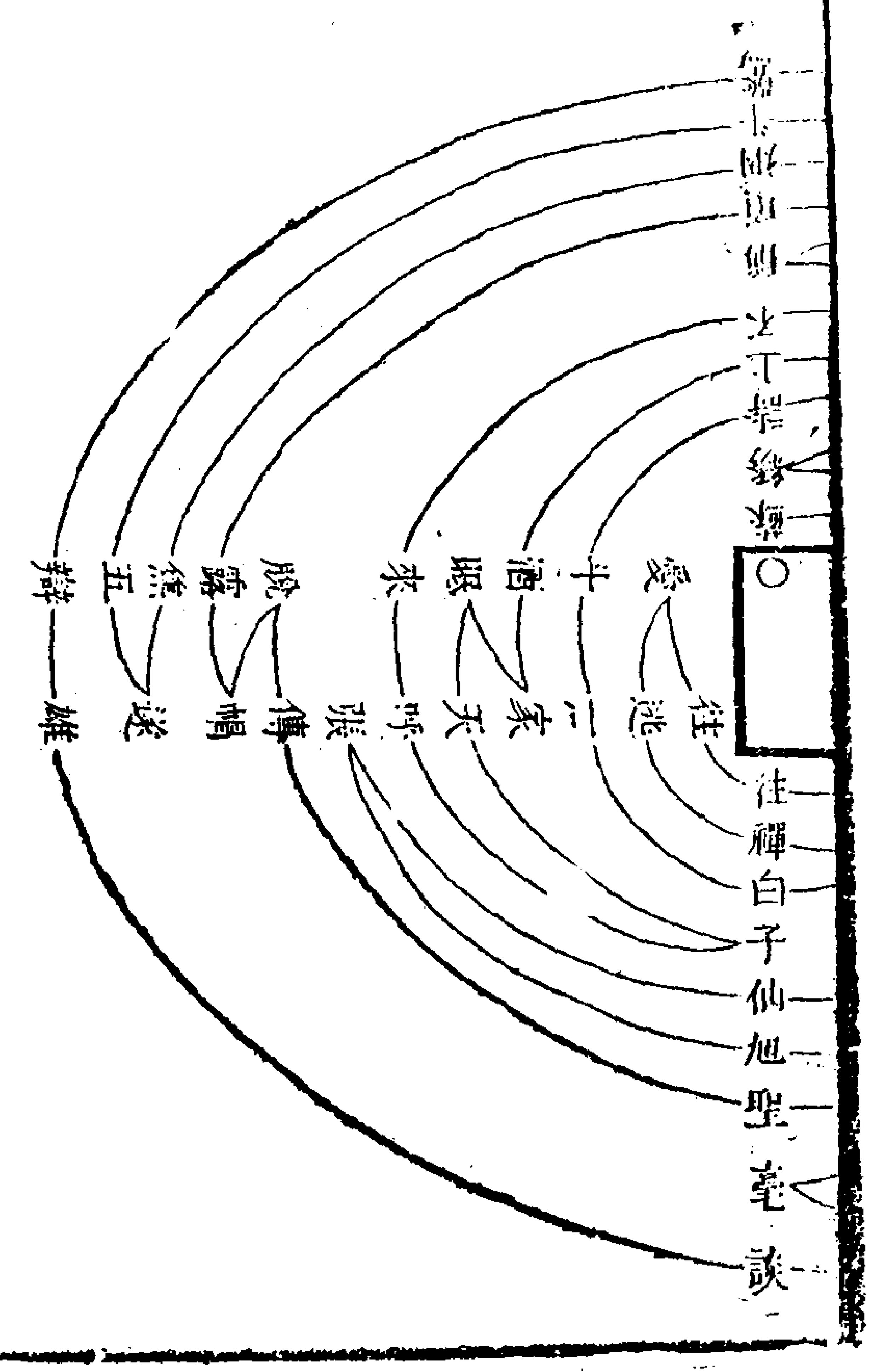
銜從俗作啣

欲滬多也

遇酒字者

巨觥





凡二十二句　正酒共三十七杯又三大杯

在座賓朋未必盡記此詩不妨以片紙寫每句首一字共二十二字存監令處以免錯誤

埃及碑釋

埃及古王特勒枚立約碑譯略

歸安陳其驤駿生譯錄

西歷一千七百七十九年法人在陸塞他海口（埃及地）得此碑鐫字三段上段埃及古文中段埃及近文下段則希臘文也考古之士遞加究證歷四十餘年至我朝嘉慶間始繙譯成篇盛行西土惟其年代尚不可得蓋埃俗子因父名有數世不易者故碑中雖見王名無從編訂約其時亦在中國秦漢之際而其文義樸陋譯茲大略於後以見彼族是時風俗亦可為攷古之一助耳

埃王特勒枚以幼沖踐祚克承先志受命之九年擇於堪薩克月第四日（希臘歷）美希爾月第十八日（埃及歷）集其國人大申誥誡歷數前王武功政績得以共此樂土茲以生息日繁更宜力求上理爰定條約數則以期永守

又先王之聖德神功不可不記因塑歷代王像於各神廟之前并塑本廟神像侍立捧戰勝報捷之器所以示武即將所定條約刻石立碑各置一統此碑即其一耳

約中首重廟祀亦埃俗也天神曰采斯日神曰黑力育斯火神曰黑法斯徒斯又有神牛神羊曰阿比斯曰乃非斯奉之尤謹其他神名極夥莫知所指各廟中發帑資助并以金寶飾偶像所費無算又有行像以木為之置金龕中以時迎會惟特勒枚王之像獨異加十冠於頂使人一見即知為王冠飾以蛇文以埃地有毒蛇出必殺人而取王亦有殺人之權也藏冠之所有十金條封誌上書王歷辦大事美索里月第二十日為王誕辰美希爾月第十七日（皆埃及歷）為王禪位之辰皆為聖節應得迎神賽會其餘每月一次行禮奠酒上神物懸挂鮮花彩帛之類與他項神同儀永免廟中地租并葡萄園菜園稞稅百姓公款稅務均酌輕減各屬邦納款亦多

裁汰百姓應貢廟中及王庫之必索斯（即麻布）一律豁免輸於軍前者免三分之二舊欠并蠲又免查位座費（即驛馬）又民人因事逃避他國茲欲復籍或滋事而曾在戰場者均准授以產業又牢禁之人均邀發放又平布鴻力特城叛黨設防立堡又修築尼爾河子口大費國帑云云凡茲各條已盡碑中大意其各神名各人名無甚可考皆從略焉

絳雲樓俊遇

餓船娘張潤金疏

冶遊自餓文

絳雲樓俊遇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晚而自號蒙叟。亦自稱東澗老人。萬曆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殿試第一甲第三人。入翰林。授編修。尋丁父憂。天啟辛酉補原官。主試浙江。以失察錢千秋關節事。坐罰俸告病歸。甲子起為諭德。進少詹事。時魏忠賢羅織東林諸人。謙益以東林黨削籍旋里。崇禎改元。召為正詹事。轉禮部侍郎。適會推閣員。廷臣列謙益名。而溫體仁周延儒不得與。遂為兩人所忌。溫借浙闈節事訐訟於上前。周從旁助之。復坐杖論贖。削籍竟廢不用。家居九年。又為同邑奸民張漢儒訐奏。逮至京。事白得釋。弘光僭號。晉階宮保。兼禮部尚書。大兵定江南。謙益投誠。命以禮部侍郎。管內院學士事。尋以老病乞歸。順治四年。又以江陰黃毓旗事牽連。被逮下金陵獄。事白。釋還。謙益詩古文詞冠絕近代。入仕途。自詞詩臺閣文章無出其右者。大拜乃意中事。而屢起屢踣。常快

快於中年。遂不惜名節。晚年益放情於聲色。柳姬如是。故娼也。性慧善詩。晨夕酬唱。倚以娛老。嘗修明史。屬稿未就。悉燼於火。乃歸心佛乘以自遣云。所著有初學集。列朝詩集。開國羣雄事略。楞嚴金剛心經蒙鈔。至康熙三年甲辰卒。年八十有三。

牧齋殿試後。小璫宮報謂狀頭已定錢公。司禮諸監俱飛帖致賀。傳臚前夕。所知投刺者絡繹戶外。牧齋亦過自喜。極比曉榜發。則狀頭乃吳興韓敬。韓敬通且璫。藉其潛易也。錢恨甚。後韓以京察見黜。疑錢擠之。亦恨甚。牧齋與浙人水火。自奪狀頭始。

吾炙集。投筆集。皆牧齋晚年所撰。觸忌諱。藏此書者多秘。投筆集為族子曾王注。吾炙集裒曾王詩為首。曾王博學好古。注初學有學兩集。牧齋深器之。謂能紹其緒云。

牧齋極經史淹貫之能。其讀書法。每種各有副本。凡遇字句新奇者。即從副本抉取。粘於正本上格。以便尋覽。供采擷。蓋正本或宋元精刻。則不欲輕用丹黃也。

一門生貝腆儀。走幹僕。自遠省奉緘於牧齋。內列古書中僻事數十條。懇師剖晰。牧翁逐條裁答。復出己見。詳加論定。中有惜惜鹽三字。尚待凝思。柳姬如是從旁笑曰。太史公腹中書乃告窘耶。是出古樂府。惜惜鹽乃歌行體之一耳。鹽宜讀行。想俗音沿訛也。牧翁亦笑曰。吾老健忘。若子之年。何藉起予。

初吳江盛澤鎮有名妓曰徐佛。善畫蘭。能琴。四方名流。連鑣過訪。其養女曰楊愛。色美於徐。而綺淡雅淨。亦復過之。崇禎丙子春。婁東有張庶常溥告假歸溥固復社主盟。名噪海內者。過吳江。艤舟垂虹亭。訪佛於盛澤之歸家院。值佛他適。愛出迎溥。一見傾意。攜至垂虹亭。繾綣而別。愛自是竊自負。誓擇博學好古為曠代逸才者從之。聞虞山有錢學士謙益者。實為當今李杜。欲一見其丰裁。乃駕扁舟來虞。為士人粧。坐肩輿。造錢投謁。易楊以柳。易愛以是。刺入。錢辭以他往。蓋目之為俗士也。柳於詩內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詩。大驚。詰閽者曰。昨投者士人乎。閽者曰。士人也。牧翁愈疑。急登輿。訪柳於舟中。則嫣然一美姝也。因

出其七言近體就正。錢心賞焉。視其書法。得虞褚兩家遺意。又心賞焉。相與絮語者終日。臨別。錢語柳曰。此後即柳姓是名相往復。吾且字子以如。為今日証盟。柳諾。此錢、柳、作、合、之、始也。

柳嘗之松江。以刺投陳臥子。陳性嚴厲。且視其名帖自稱女弟。意滋不悅。遂不之答。柳恚。登門詈陳曰。風塵中不辨物色。何足為天下名士。洎遇牧翁。歸乃昌言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錢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乎。我亦非如柳者不娶。時牧翁適喪偶。因倣元稹會眞詩體。作有美生南國百韻以貽之。藻詞麗句。窮極工巧。遂作金屋。住。阿嬌。想。矣。庚辰冬月。柳歸於錢。牧翁築一室居之。顏其室曰我聞。取金經如是我聞之義。以合柳字也。除夜促席圍爐。相與餞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泪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裡。向來煙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幕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欄。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臨裾之恨方殷。解佩之情愈切。

辛巳初夏。牧翁以柳才色無雙。小星不足以相辱。乃行結褵禮於芙蓉舫中。簫鼓遏雲。蘭麝襲岸。齊牢合巹。九十其儀。於是琴川紳士。沸焉騰議。至有輕薄子擲磚彩鷁。投礫香車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若。稱之曰河東君。家人稱之曰柳夫人。

當丁丑之獄。牧翁侘傺失志。遂絕意時事。既得竟臺。欣然有終老溫柔鄉之願。然年已六十矣。黝顏鮐背。髮已皤然。柳則盛鬋堆鴉。凝脂竟體。燕爾之夕。錢戲柳曰。吾甚愛卿髮黑而膚白也。柳亦戲錢曰。吾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作詩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雪裏山應想白頭之句。牧翁於虞山北麓構樓五楹。匾曰絳雲。取眞誥絳雲仙老下降。仙好樓居。以況柳。以媚柳也。牙籤萬軸。充牣其中。置綉帷瓊榻。與柳日夕晤對。錢集中所云爭光石鼎聯名句。薄暮銀燈算劫棋。蓋紀實也。牧翁披吟之好。晚而益篤。國史校讐。唯河東君是職。臨文或有。待探討。柳輒上樓番閱。雖縹緗盈棟。而某書某卷。隨手抽拈。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訛。旋爲辨正。牧翁悅其慧解。益加憐重。

國朝錄用前朝耆舊。牧翁赴召。旋罷吏議。放還。由此益專意吟咏。河東君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客有挾著述願登龍門者。雜沓而至。幾無虛日。錢或倦見客。柳即與酬應。時或貂冠錦靴。時或羽衣霞帔。清辨泉流。雄談蜂起。座客爲之傾倒。客當答拜者。則肩筠輿。隨女奴代主人過訪於逆旅。即事拈題。共相唱和。竟日盤桓。牧翁殊不芥蔕。嘗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戲稱爲柳儒士。

庚寅絳雲災。錢移柳居于紅豆山莊。其邨有紅豆樹一株。故名。良辰勝節。錢偕柳移舟湖山佳處。其中秋日携內出遊詩曰。綠浪紅闌不帶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鬢影。窺簾蛺蝶上釵頭。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曰。秋水春山淡暮愁。船窗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棹。無藉浮雲傍綵舟。月幌歌闌尋麈尾。風床書亂覓搔頭。五湖烟水常如此。願逐鴟夷泛急流。其餘篇什。多附見牧翁有學集。不盡載也。

大江以南。藏書之富。無過於錢。自絳雲災。其宋元精刻。皆成刼灰。世傳牧齋絳

雲樓書目。仍牧齋暇日想念其書。追錄紀之。尙遺十之二三。惟故第在東城。其中書籍無恙。北宋板前後漢書幸存焉。初牧翁得此書。出三百餘金。以後漢缺二本。售之者故減價。僅獲金三百餘。牧翁寶之如拱璧。遍囑書賈。欲補其缺。一書賈停舟於烏鎭。買麵爲晚飡。見鋪主人於敗簏中取舊書一頁。作包裹具。諦視。則宋板後漢書也。賈驚竊喜。因出數金買之。而首頁已缺。買問主人。求之。主人曰。頃爲對鄰包麵去。索之可也。乃并首頁獲全。星夜來常。錢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以廿金。是書遂爲完璧。其紙質黑色。炯然奪目。眞藏書家不世寶也。入本朝。爲居要津者取去。

牧翁一日赴親朋家。晏肩輿歸。過迎恩橋。輿夫蹉跌。致主人亦受倒仆之驚。忽得奇疾。立則目欲上視。頭欲翻拄於地。臥則否。屢延醫診視。不效。時邑有良醫俞嘉言。適往他郡治疾。亟遣僕往邀。越數日。俞始至。問致疾之由。遽曰。疾易治無恐。因問掌家曰。府中輿夫强有力善走者。命數人來。於是呼數人至。俞命飲以酒飯。謂數人曰。汝輩須盡量飽飡。且可嬉戲爲樂也。乃令分列於庭四角。先用兩人夾持其主。併力疾趨。自東至西。自南至北。互相更換。無一息之停。主人殊苦顚播。俞不顧。益促之驟。少頃令息。則病已霍然矣。他醫在旁。未曉其故。俞曰。是疾乃下橋倒仆。左邊第幾葉肝。搐摺而然。今扶掖之疾走。抖擻經絡。則肝葉可舒。既復其位。則木氣舒暢。而頭目安適矣。此非藥餌之所能爲也。牧翁益神其術。稱爲聖醫。

附俞嘉言

嘉言本姓朱。江西人。明之宗室也。鼎革後。諱其姓。加朱以捺爲余。後又易朱以則爲俞。向往來於牧齋之門。結草廬北城之山麓。嘉言少遇異人。授以秘方。秉善黄白之術。弟子有祈得其術者。輒語曰。吾誓以濟世。不以私。故先師强以授我。然尙不免大譴。二一天殛一無後。汝願天殛乎。無後乎。二者必於設誓時。願受其一。乃可。弟子聞而懼。不復請。人或疑其託辭以拒。然嘉言無後。

嘉言治疾。尤加意貧人。藥籠中預貯白金。或三星。或四五星。育貧人來就醫

者則量其病之輕重爲多寡雜白金於藥中予之臨去則語之曰歸須自檢點乃可炙也其人如言得金喜若天賜藥未進而病已去其半其金其黃白之術成之也聞其煉時掌火者皆隔於穴中運扇不令一人見然亦不常煉也煉亦不過十金多則廿金而已

嘉言往鄉舟過一村落見一少女於沙際搗衣注視良久忽呼停棹命一壯僕曰汝登岸潛近此女身亟從後抱之非我命無釋手僕如其言女怒且罵僕抱之益力女益怒罵大呼其父母其父母出欲毆之嘉言徐諭曰我喻某適見此女將攖危症故相救非惡意也女父母素聞其名乃止喻問曰此女未豆乎曰然喻曰數日將發悶豆萬無可救吾所以令僕激其怒者乘其未發先洩其肝火使勢稍衰後日藥力可施也至期可於北城外某處來取藥無遲越數日忽有夜叩喻廬者則向所遇村中小女之父也細言女得熱疾煩燥不寧狀喻問膚間有豆影否曰不但現影且現形喻慰之曰汝女得生矣乃畀以托裏之劑此女漸致發透其痘獲無恙

北城多敗屋居民多停柩其中嘉言偶見一棺似新厝者而底縫中流血若滴驚問傍鄰則曰頃間某鄰婦死厝柩於此嘉言急見其人爲語之曰汝婦未死凡人死者血黯生者血鮮吾見汝婦棺底血流出甚鮮可啟棺速救也蓋其婦實以臨產昏迷一日夜夫以爲死故殯焉聞喻言遂啟棺診婦脈未絕於心胸間針之未起而下已呱呱作聲兒產婦亦甦矣夫乃負婦抱兒而歸

邑有大老某致仕家居其夫人年已五十忽嘔吐不欲飲食諸醫羣集投劑俱不效邀嘉言視脈側首沈思遲久而出乃拍大老之肩曰高年人猶有童心耶是娠非病吾所以沈思者欲一辨其男女耳以脈決之其象爲陰裹陽定是男也已而果驗嘉言以醫名世奇效甚多不勝載

己酉豫王兵渡江南在京諸臣相率迎降致禮幣有至萬金者牧齋獨致禮甚薄蓋表己之廉潔也東端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拜叩首謹啟上貢計開鎏金銀壺一具法琅銀壺一具蟠龍玉盃一進宋製

玉盃一進天鹿犀盃一進夔龍犀杯一進葵花犀杯一進芙蓉犀杯一進法琅鼎杯一進文玉鼎杯一進法琅鶴杯一對銀鑲鶴盃一對宣德宮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陽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白子宮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啟上貢又署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時郡人張混與豫王記室諸暨曾王佐習因得見牧翁送禮帖子而紀之以歸又語混云是日錢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詞王前王爲色動接禮甚歡云

乙酉五月之變柳夫人勸牧翁曰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牧翁有難色柳奮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時長洲沈明倫館于牧齋家其親見歸說如此後牧齋偕柳游拂水山庄見石㵎流泉潔清可愛牧翁欲濯足其中而不勝前卻柳笑而戲語曰此溝渠水豈秦淮河耶牧翁有恧容

拂水山庄在西郭錦峰之麓牧翁先塋在焉依丙舍爲別業曰耦耕堂曰秋水閣曰小蘇隄曰梅圃谿堂曰酒樓時絜河東君游息其中每於早春時梅花將綻則坐鷄首輕颺而來令僮繫鼓舟中音節清越謂之催花信

芙蓉庄即紅豆村在吾邑小東門外去城三十里白茆顧氏之別業也牧齋爲顧氏之甥故其地後歸於錢紅豆樹大合抱數十年一花其色白結實如皂莢子赤如櫻桃順治十八年辛丑牧翁八十壽誕而是花適開叢距前此時已二十年矣遂與諸名士賦詩以誌其瑞見有學集至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再結實數斗村人競取之時庄已久毀惟樹存野田中耳今樹亦半枯每歲發一枝枝無定向土人云其枝所向之處稻輒歉收亦可怪也

弘光僭立牧翁應召柳夫人從之道出丹陽同車攜手或令柳策蹇驢而隨之私語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圖也邑中遂傳錢令柳扮昭君妝炫煌道路吁眾口固可畏也

牧翁仕本朝亦不得志以禮部侍郎內弘文院學士還鄉里丁亥歲忽爲蜚語所傷被急徵河東君實爲職橐饘長君孫愛性暗懦一籌莫展牧翁于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句蓋紀實

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託翁所知百計請改孝子二字。今集中刻壯子。是求改後更定者。牧翁游虎邱。衣一小領大袖之服。士前揖問此何式。牧翁對曰。小領者。遵時王之制。大袖乃不忘先朝耳。士謬爲改容曰。公眞可爲兩朝領袖矣。又有題詩寺壁者曰、入洛紛紜意太濃。蓴鱸此日又相逢。黑頭早已羞江總。靑史何曾惜蔡邕。（弘光時牧翁奏補在家修史不許）昔去尙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可憐北蠹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或云是雲間陳臥子所作。

牧齋欲延師教令嗣孫愛。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吾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名淳耀。足當此席。但其耿介。未可輕致。惟渠同里侯某素爲親信。囑之轉懇。乃可。牧翁如其言。以囑侯。侯致錢旨。力爲勸駕。黃意不悅。不得已於侯而應錢聘焉。牧翁相得恨晚。一日程出海棠小箋示黃。黃曰。唱者爲誰。程曰。牧老如君柳夫人作也。子帖括之暇。試點筆可乎。黃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先生耆年碩德。主人爲老友。固可無嫌。若淳耀則斷不可。後孟陽語牧翁。牧翁益加驚。

一鄕人入城。聞異香濃郁。隨風而來。俄見婦女數十人。皆靚粧簇擁綵輿。至一大第。居鄰各呼伴入第往觀。鄕人雜於衆中。亦立於階下觀之。綵輿停置中堂。若有所俟。而旁女肅佇。久之。俄而中門啓。白鬚老人烏巾紅履。翔步而出。女從揭輿簾。扶一麗姝登氍毹。得環佩璆然。珠襦綉帔。燿燦奪目。俛首下拜。老人抗顏受之。拜已。携麗姝手。歡然笑語而入。鄕人怪之。問於衆人之同觀者。始知某官女從師學詩。白鬚老人則學士牧翁也。

牧齋長君名孫愛。性暗懦。亦頗迂闊。其居在東城。與海防公署鄰。比防署火。延及內衙。防尊倉猝而出。暫借錢廳事一憩。孫愛出迎。始亦無失禮。及坐定。便問老父臺何科舉人。第幾甲進士。防尊係是滿州。非由科甲。囁嚅未有以應。一吏從旁微語。係某旗下某堡人。孫愛默然。未及待茶。便拂衣進內。弗出。防尊大窘而去。

田雄執宏光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禮監韓贊周第。令諸舊臣一一上謁。王鐸獨直立。戟手數其罪惡。且曰。余非爾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曾王佐目擊其事。是日獨錢宗伯見故主。伏地慟哭。不能起。王佐爲扶出之。

柳夫人生一女。嫁無錫趙編修玉森之子。柳以愛女故。招婿至虞。同居於紅豆村。後。柳沒。其婿攜柳小照至錫。趙之姻戚咸得式瞻焉。其容瘦小而意態幽嫻。丰神秀媚。幀幅間幾呼之欲活矣。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執編。牙籤縹軸。浮積几榻。自跋數語於幅端。知寫照時適牧翁選列朝詩。其中閨秀一集。柳爲勘定。故即景爲圖也。

康熙初。長君孫愛已與鄕薦。迎牧翁同居。柳與女及婿仍居紅豆村。踰二年。牧翁病。柳自鄕奔候。未幾牧翁卒。柳留城守喪。不及歸也。初牧翁與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牧翁舊有所負。聚百人交訟於堂。柳泣而前曰。家有長嫡。義不受凌削。未亡人奩有薄資。留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凶而抒難。立出千金授之。詰朝羣凶喧集如故。宗人聞風來求沾惠者益多。柳遣人問曰。今將奚爲。族人曰。昨所頒者。夫人之長物耳。未足以贍族。長君華館連雲。腴田錯綉。獨不可分其半以給貧族耶。斯時孫愛聞而懼甚。匿不敢出。柳念若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

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牧齋懿親及門人之素厚者。復料家僕數輩。部署已定。立與之誓曰。苟念舊德。無踰此言。咸應曰。諾。柳乃出語族人曰。妾資已盡。不足爲贈。府君之業。故在。期以明日。盃酒合歡。所須惟命。衆始解散。是夕。柳果執豕刲羊。肆筵以待。申旦而羣宗麕至。柳與列坐喪次。潛令僕鐍前扉。乃入室登榮木樓。似將持物以出者。久之不出。家人心訝。入視則已投繯矣。大書於壁曰。并力縛凶黨。然後報之官。孫愛哭之慟。家人急出盡縛族人。門閉無一脫者。而維繫之具。柳於前一日預備一室。故數十人頃刻就縛。柳之女鳴之官。邑令某鞫治得實。繫羣凶於獄。以其事上聞。悉置之法。牧翁之不致身死而家毀者。柳之力也。於是邑中之能詩者。作殉節詩以輓之。而長洲顧荃作河東君傳。

予友震澤徐奎伯孝廉有詠河東君詩云。一死何關青史事。九原羞殺老尙書。蒙叟有知。難乎其爲夫壻矣。　庚戌正月上浣一日皞皞子附識

懺船娘張潤金疏　失名

伏以空空塵世曇花之隱現何常渺渺梵天甘雨之霑濡彌廣人多夙業亟賴懺除佛本慈悲允垂解脫洪惟大覺世尊西方設教東土傳經久超最上之乘用闡真如之諦花拈信手法相莊嚴石點頭頑靈感悟洵迷津之寶筏亦苦海之慈航茲者張姑潤金生小蘇臺沈淪花國數芳齡而屈指纔踰二九年華抱愁緒以縈心獨異三千佳麗雖緣遲婚媾原非南陌羅敷詎禍起狂且自遺東鄰朱玉何來惡諢本失雅觀旁人之幻戳無憑鸞鏡舌鼓當局則真持有定鳩毒心甘玉容頓化浮烟三更夢冷珠佩忽埋荒塚四大皆空鳴呼返魂無香銀海茫無所際招魂有賦瑤池渺不可期爰集緇流宏宣法事開天宮之妙理手繙貝葉之經引地府之芳魂頂禮蓮花之座彌空法雨我佛如來永庇慈雲伊人必喜庶幾七心靈悟從今覺路之宏開二諦俱融自此轉輪而不滯矣謹疏

冶遊自懺文

失名

金閶韻事。香國新談。孤塚荒郊。盡變繁華之地。層樓高閣。大開歌舞之場。於是有女皆慶館娃宮漿。鶯鶯燕燕。鬪時世新妝。翠翠紅紅。現諸天色相。袖袖迎風。盡低飲綠波興驟海黠萃齋盜則有五陵豪客三河少年選色徵歌尋花問柳始逢場而作戲繼久假而不歸雀自投羅魚來吞餌不惜千金擲去聊作纏頭那知中而逢時已經失足鏡中索笑幻蝶方痴枕外知音聞鵑漸卯每有雕欄倚玉含笑相將能無翠被薰香銷魂真個芙蓉花底臥雨雨之鴛鴦豆蔻梢頭巢雙雙之翡翠春宵苦短好夢難長白眼頻逢春彩易濕或鶺鴒之饒舌或鸚鵡之嗔人或言比鋒尖或面如冰冷絕似鏡河秋早團扇先捐饑致貨䢕香溫伊人不見枉說情深如許一旦都拋凭憑此地重來半文不值移宮換徵任彈別調琵琶送舊迎新又作誰家眷屬贏得心神俱瘁漢子名傳可憐婁妾交推家人卦變總成鴉片衣作鶉懸露北誰空江東難返嗚呼往事已隨流水逝此心惟有落花知君不見真娘墓側烟館荒齋蘇小坟邊風凄古樹一覺揚州之夢雲散風流千年杜宇之魂香銷粉歇花真解語難招浩蕩之魂命也何如悟徹非關之旨情禪勘破管他臨去秋波色界參空幸我已醒春夢理宜自省言盡於斯從此琴心挑處休誇同調以求凰遂腳收來好趁中流而轉舵

戊辰二月

蕉廊脞錄

貴陽陳夔龍署

南林劉氏求恕齋刊

蕉廊脞錄序

昭代學術遠軼前禩說者謂經小學之盛步武漢唐而史學則遜於宋明故志有淸藝文者於乙部之雜史丙部之雜家可著錄者甚尠其愼如阮氏石渠隨筆法氏槐廳載筆胡氏西淸劄記阮氏茶餘客話姚氏竹葉亭雜記戴氏藤陰雜記梁氏樞垣紀略王氏石渠餘記唐氏天咫偶聞先後作者此爲鉅子錢唐吳仲雲制府所著有養吉齋叢錄凡朝章國故民生利病罔不考鏡得失鉤索源流文孫子脩丈蚤歲入洛擘究掌故中年足跡半天下居鄉廿載兩修志乘洎登淸要益網羅舊聞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周旋抽湣掇幽風世厲俗晚歲表彰遺逸慨然有黍離麥漸之思承幹追隨日久心折尤深甲子之春丈捐館鄉里公子絅齋侍讀手編遺稿分類彙緝爲蕉廊脞錄八卷曰國聞曰里乘曰人物曰經籍曰金石曰書畫曰嘉言而以雜記附焉蓋與制府叢錄之作大體略同而寄託微異也承幹受而讀之亟錄副墨次諸叢刊竊以爲紀事纂言乃古者柱下之職周秦以還如王史氏靑史氏具有專書後世官司失職私家撰述日益衰歇欲如宋明人之飫聞國政博洽閎通二百八十年中雖可縷舭若上泝六藝九流之源則古義寖微矣丈三世史官縆百餘載當茲禮崩樂墜之時求野則獲古不云乎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非於君家得其員粽又將誰與歸乎戊辰孟冬吳興劉承幹序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乾隆嘉慶兩朝皆於甲子之歲　臨幸翰林院賜宴賦詩　頒賞文綺實　本朝優禮詞臣盛事嘉慶甲子吾鄉龔文恭實與　賜宴之列有詩紀事詩注云其時除現任翰詹及曾任編檢諸臣凡一百七十餘人外儀親王成親王慶郡王定親王特命與宴兵部尚書長麟曾任掌院學士太常寺卿趙秉沖主事南書房行走黃鉞供一體與宴（黃鉞詞改贊善）又云　純廟臨幸後閱六十年無

復舊臣祇餘院中老隸年已八十曾覩盛儀　御座設後堂南向戲臺在敬一門外開院署東西夾道爲左右兩翼入宴進路皆此隸所傳述也又承應演十八學士登瀛洲故事以東方朔爲翰林前輩乾隆九年尚有上官昭容選詩一齣此雖瑣事亦當紀述以志昔日之盛

我　朝祀典有祭　堂子典禮載在會典所祀何神不得其緣起　先大父養吉齋叢錄亦謂傳聞異辭嘗聞之羅質庵郎中文彬云　堂子在御河橋西屋三楹不甚閎敞中無神位無陳設祭之日無祭品但有香爐一事元旦　皇上親詣行禮焚香於爐而已（其香與外間常用香異俗呼達子香）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迎神於宮中送入　堂子正月初二日送還宮中亦但向空行禮無神位也四月八日佛浴之期則於宮中迎銅佛至　堂子以香水浴之浴畢復送還宮中浴佛之事則　內派滿洲覺羅之妻室二人爲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則排日王公貝勒貝子等皆入　堂子掛紙錢又每月朔望　皇上皇后均有詣　堂子拈香之禮往往遣員不親行禮也

欽定滿洲祀天祀神典禮所載亦未詳

雍和宮內左旁佛殿有塑成熊羆各一皆當日　高宗純皇帝秋獮木蘭所得者有牙牌二各繫於其上書云

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上巡幸熱河於額德口麋射得熊一重九百斤又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上巡幸熱河於察爾射得羆一重一千斤守者云當日肖形雕木爲之空腹中置其骨齒其皮刖以木僞盛之又佛龕兩旁陳設　純廟當日御用鎗一所衣之甲亦謹藏一巨篋中最後樓高三層供七丈大佛至第一層始見佛之頭面云碑亭內有四面碑一刻御製喇嘛說滿洲字蒙古字漢字梵字各一面

宣廟嘗作九九消寒圖凡九字每字皆九畫曰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　懋勤殿雙鉤成幅題管城春滿四字

南齋翰林按日填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緻絕倫每歲相沿遂爲故事見祁文端複飢亭詩集

咸豐初湘鄉曾文正公官禮部侍郎疏請復日講舊例并擬日講章程繪圖具說以進　特命禮部議奏時執政鶴舫相國穆彰阿心非之授意於大宗伯孫公瑞珍駁議以上旣而　文宗仍命舉行每月翰林院掌院學士進名單　上圈出十員於每員下　御筆註某月某日進講某書某節屆期恭進講義　召見陳對　上從容聽之行之朞年後以東南兵事日棘　宵旰憂勞遂輟講

同治初廷臣亦請舉行日講故事奉　兩宮諭　弘德殿行走徐桐李鴻藻每日講經史數事毋庸另派進講人員　弘德殿講書及至　穀廟親政猶未停止十三年秋方有重修圓明園之議一日徐公桐進講易節卦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語頗切直　上有怒意翌日　上謁　東陵歸　聖躬不豫比冬卽有　鼎湖之痛

同治初元　兩宮簾聽孜孜求治恭讀壬戌三月十五日　上諭前奉　慈安皇太后　慈禧皇太后懿旨命南書房上書房翰林等將歷代帝王善政及前史垂簾

事跡擇其可爲法戒者據事直書簡明註釋彙冊進呈茲據侍郎張之萬等彙纂成書繕寫呈進法戒昭然足資攷鏡著賜名治平寶鑑禮部侍郎張之萬太常寺卿許彭壽光祿寺卿潘祖蔭翰林院編修鮑源深修撰章鋆編修楊泗孫李鴻藻呂朝瑞黃鈺各賞給大卷緞一匹大卷江綢一匹欽此當成書進呈時潘文勤師草奏略云默思聖道上體　慈懷克基億載之承平尤賴　兩宮之訓迪　衡鑒並治誠亘古而爲昭　堯舜同居實斯民所仰望維日孜孜於　祖訓旣祇對夫講筵及時汲汲於治功更取裁乎前史顧滂義軒以迄明代數紀傳以及編年充棟爲繁焚膏莫究欲裨　聖治貴舉大綱下略又云竊思尙書斷自唐虞而專史則起於漢世范紀並尊帝后而垂簾則著於宋廷撮舉政治之興衰兼列宮闈之事跡存史官之美刺按時代之後先蘧系箋詞贅參論案下略謹按此　垂簾以後釐精圖治以古爲鑑之盛軌所以成中興之業者非偶然也

同治四年二月初四日　兩宮皇太后懿旨命翰林院檢討徐桐在　弘德殿行走授　皇帝讀三月二十二日　命翰林院檢討徐桐爲翰林院侍講與數也後

來入直者皆以官秩較崇者任之
咸豐戊午彗星見欽天監按占驗書奏陳中有云光掃貫索宰相當之又云貫威大臣有誅僇者又有云羽林衛士徙散又云大風損物其年大學士柏葰以順天鄉試主考關節伏法越三年辛酉　乘輿出獮木蘭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大學士肅順皆以罪誅廣東香港颶風壞民居數千家皆其驗也族伯父筠軒觀察方直軍機處見此奏
筠翁又云咸豐四五年間宮中屢見黑眚圓明園殿脊上每夕有惡鳥號聲　文宗親命侍衛以鳥槍擊之不

可得
咸豐辛酉八月丁巳朔卯刻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天文家言六曜均會於張金星在軫張是爲　今上命宮而六曜並會休徵符合論者皆頌禱中興不數年而金陵克復髮捻以次蕩平矣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辰刻日暈黃綠色帶青白色有抱珥紅色二月二十七日日冠抱珥一時方散見朱大理學勤日記
同治己巳六月二十日　武英殿災自亥刻起至次日辰刻止延燒他屋至三十餘閒所藏書悉燼焉至午刻

而軍機處收各衙門交辦救火職名單者絡繹不絕有議者爲之寒心亦見朱大理日記
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申刻　天壇　祈年殿災延燒　齋宮凡七十餘閒聞雷震而火作旋大雨火益甚自申至寅始滅奉　上諭本月二十四日雷雨交作　天壇祈年殿雷火延燒經官兵等救護撲滅本日據太常寺步軍統領衙門各奏火起情形相同太常寺奉祀劉世印職司典守疏於防範實屬咎無可辭著交部議處太常寺堂官一併交部議處壇戶孫榮德等均交順天府嚴刑審訊有無別項情弊按律定擬具奏五城

水會紳董等救護出力著該巡城御史傳旨嘉獎火災示警朕心寅畏實深惟有益加兢惕宵旰孜孜勵精圖治爾內外大小臣工其各肅共自矢精白乃心力戒因循修明職業用副君臣交儆之意
康熙五十年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八十五萬四千一百六十九兩乾隆十年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九十四萬四百兩三十年同四十二年二千七百五十九萬兩有奇五十五年二千七百七十餘萬兩六十年二千七百六十四萬一千九百餘兩　高宗朝海望爲戶部尚書上屢問戶部存儲之數海不對上促之海奏曰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掌邦計盈虛之數臣當主之
不煩 聖慮也蓋是時 高宗富於春秋海恐知府庫
有羸偶萌侈心故不以告其後 高宗思之見於 諭
旨想見老成謀國用意深遠見朱大理學勤文集
光緒十九年奉 懿旨飭戶部將常年入款核計若干
計各省關每歲徵洋稅銀一千五百餘萬兩各省地丁
每歲銀一千餘萬兩各省鹽課等計銀一千二百餘萬
兩各省常關稅課銀三百餘萬兩各省釐金計銀一千
三百餘萬兩各省茶稅當稅鹽商捐輸計銀三百五十
餘萬兩各省雜稅銀一千五百餘萬兩裁撤長夫等項

計銀五十三萬餘兩加以洋藥釐稅併徵每歲約銀七
百餘萬兩共八千數百萬兩已繕具清單由司農入告
矣
各省州縣編查戶口例應年終具奏光緒十五年浙江
省滋生民數統計男女大小一千一百七十五萬四千
四百六十六丁口見浙江巡撫崧駿奏報吾浙兩遭寇
亂人民凋瘵休養生息逾二十年漸見繁盛而杭湖二
府客籍居十之三是年秋九月霪雨爲災徧及十郡杭
嘉湖尤甚疆吏循例奏報所據者編查保甲時挨戶冊
子其塙實與否未可知蓋遵循舊章而已

光緒十六年正月浙江巡撫崧駿奏請將續訪杭州府
屬未得請旌之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共二千一十
六口照例旌表疏略云據在籍紳士前兵部侍郎朱智
等呈稱浙江省杭州府志自乾隆四十七年修輯後迄
今七十餘載復罹兵燹文獻無徵光緒六年開局重修
蒐羅採訪隨時纂輯辛巳編成惟查有貞孝節烈婦女
一門尙須補請 褒揚方足表章潛德前於光緒十年
三月曾將採訪貞孝節烈婦女李韓氏等三千四百五
口呈請前撫臣劉秉璋具奏五月初四日奉 旨李韓
氏等均著准其旌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行知纂入志

乘截至光緒十四年十二月止續又採訪得未經請
旌之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共二千一十六口其中
或屢遭寇難子孫大半無人或僻在鄉隅親友莫爲舉
報姓氏僅存于家乘事跡祇見諸遺編查例載節烈婦
女其實係阨窮堪憫或因世遠年湮未經呈報向有府
縣志蹟可憑者准其補請 旌表等語今紳等採訪畢
邵氏等事關閭郡志載歷時百十年之久數至千百名
之多尤宜闡發幽光昭垂簡冊則前之李韓氏等已沐
恩綸該畢邵氏等事同一律未便任其終湮造具冊
結呈請專案具奏等情由杭州府核明加結具詳前來

奴才查該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或侍奉高堂克兼子職或撫存弱息得續宗祧或未婚而堅不字之貞或捐軀而矢靡他之志均屬阨窮堪憫孝義兼全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飭部照例補行 旌表以闡幽光而維風化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奉 硃批著照所請禮部知道欽此按前數年禮部議准御史劉恩溥條陳凡尋常旌表婦女仍照例彙題不得率行具奏志局採訪二千一十六口前中丞慮格於部章未及入告至是始得專疏請旌上邀 俞允蓋 朝廷激厲風教故 特允疆臣之請也採訪之事徐杭孫和叔孝廉樹禮獨任之

光緒十六年六月初五日 上以京師久雨禾稼受傷親詣 大高殿拈香祈晴時應宮 昭顯廟 宣仁廟凝和廟均派貝勒載瀅載漪貝子奕謨輔國公載澤同日分詣拈香十一日再詣 大高殿及 宣仁廟拈香六月初八日 諭步軍統領衙門奏京城內外因雨後倒塌房屋傷斃人口大概情形所有現經查報之左右翼長及中營等處傷斃之十六名口著該衙門酌給賞卹此外如有續行查出者即照此次賞卹一律奏明辦理

十三日 諭前因京師雨水過多民居禾稼受傷迭經諭令順天府府尹等查明各屬被水情形迅速具奏茲據潘祖蔭等奏稱近畿一帶東西南三隅被災最鉅現據宛平固安良鄉房山通州順義等州縣及南路廳同知查報所屬地方或田廬漂沒或全村被淹傷斃人口甚多業經分派委員廣延紳士設法賑濟並擬添設粥廠請撥銀米等語小民猝遭水患蕩析離居覽奏殊深憫惻著照所請先在六門外酌添粥廠並於孫河定福莊采育鎮黃村龐各莊蘆溝橋六處一律添設加恩賞給京倉米一萬五千石即行分領煮散以資急賑著派志顏李端遇胡聘之胡隆洵景灃徐承煜分往孫河等

六處稽查彈壓妥為監放其各鎮開廠所需經費銀二千兩著戶部照數撥給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畿輔水災甚重深宮軫念彌殷著發去宮中節省內帑銀五萬兩作為賑撫之需即著潘祖蔭等遴派妥員分投散放以拯災黎欽此該府尹等務當仰體 聖懷認眞辦理俾 慈恩徧及窮檐勿任吏胥侵剋滋弊其密雲懷來及未經呈報之各州縣並著迅即查勘覆奏另片奏東安武清等處已派員攜銀前往辦賑右安永定門外借用通惠河運米船隻並紮筏濟渡等語即著督飭各員切實經理勿令災

民失所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胡隆洵旋因病出缺改派李鴻逵前往

六月十九日　諭前因天津等處被水成災業准李鴻章所請撥銀六萬兩先就被水極重之區辦理急撫惟念此次雨水過多災區過廣飢民嗷嗷待哺爲日方長尚恐不敷散放加恩著將奉天運京粟米一萬二千七百餘石並於本年江北河運漕米內截留三萬六千石撥給備賑其隨漕輕齎等項銀兩並著查照成案核解直隸作爲津貼運米之需李鴻章務當遴委妥員分別被災輕重核實散放不准吏胥稍有弊混用副朝廷軫念災區有加無已至意

光緒十六年祿米倉虧短之案　欽派大臣盤查查出實在虧短米十五萬五千五百三十五石七斗六升六合花戶郭啟泰已獲張增祿王得海馬德山倉書陶斌何桂林嚴拏交刑部倉監督容恩孟守箴革職倉場侍郎興廉游百川革職留任十七年御史洪良品復疏陳倉場積弊太深請　飭嚴究尋有　旨興廉游百川均革職

十月初七日　上諭詹事府右庶子崇文片奏參劾大學士張之萬接納外官各節當派福錕潘祖蔭查奏茲據查明覆奏該大學士接見外官或因面詢公務或係素有交往不得指爲結納營私北河灘廟宇外官來京者往往寓居非自今始不得因與張之萬寓所相近遂指爲夤緣奔競該大學士住居湫隘並無另設款客堂專談機密之事至所參僧人靜洲最爲親密傳訊該僧據稱與張之萬同鄉認識素有往來並未干預別事各等語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從不稍持偏見張之萬老成穩練朝廷素所深知惟此次若不將參款確查虛實轉無以得是非之真現經福錕等逐一查明均無實據所參各節即著毋庸置議前因臣工挾私參劾疊經明降諭旨申誡再三以杜攻訐之漸該庶子豈無聞知乃輒以無據之詞誣謗大臣復敢附會災祥希圖聳聽至另摺附片所陳天文時務各節諸多謬妄若不加以懲處無以爲逞臆亂言者戒崇文著交部議處原摺片均著擲還張之萬宣力有年受恩深重不得因被人奏參遇事引嫌迴避惟當小心謹慎益加奮勉力圖報稱用副朝廷委任至意

神機營之設始於咸豐初年以僧親王領之（僧格林沁）至同治初醇親王管理規模益大舊設健銳火器諸營悉併隸焉其後講求海防購備外洋火器光緒初年北

洋大臣進克虜伯礮於是推廣購備新式槍礮命各營演習設立槍礮廠專派司員經理分捷勝精銳健利六營總名曰威遠六營步隊每營八十人而別設馬隊輔之又有八漢礮隊者挑八旗漢軍爲之也中營礮隊者則王自領之親兵也比年以來聞演練精良頗有材武之選廠中司員並有能通泰西語言文字者滿人在同文館肄習而成者庚寅醇邸薨逝漸懈弛矣

光緒四年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請閩海關榷稅改歸總督經理時香山何小宋丈璟方督閩浙疏陳體察情形未便更張略言閩海關監督始於康熙二十三年其

時僅將南台廈門兩處口岸報部雍正七年始將南台等二十處口岸報部其初或由巡撫兼管或由監督專管本無一定乾隆元年歸福建總督管理三年總督兼轄閩浙始以關務改歸將軍七年由督撫臣題定徵稅口岸共十九處　列聖於此幾經詳慎比較而後垂爲定制率由罔愆督臣任兼兩省案牘紛繁加以臺防緊要既不能躬親瑣務仍須揄委平時可信之員前往句稽與派協佐領等官亦復何異若派大員分駐總口誠恐收數未增耗費轉鉅倘章程不能畫一稽查偶有未周或初年竭澤而漁而來歲難乎爲繼或一時損下益上而日久百弊叢生喜事紛更效略可覩更而滋擾抑又何裨疏上遂不果行海關監督人人視爲利藪何公生平清介自矢讓而弗居立言尤得體要余在史館見此疏因亟錄於此

曩見朱子涵家藏書札一冊簽署端肅遺事密札書凡十一通中多廋辭蓋樞垣章京某寄脩伯大理者署名曰樵客又曰守愚道人茲摘錄其有關繫者　千里草上書初十日未下此處叫人上去要仍留看夸蘭達下來說西邊留閱心台冷笑一聲十一日叫見面說寫旨下來叫寫明發痛駁夫差擬稿尙平和麻翁另作有是誠何心尤不

可行等句原底無之諸君大讚遂繕真遞上良久未發下並原件亦留中再叫起耳君怒形於色上去見面約二刻許下來仍未發下云留著明日再說十二日上去未叫起發下早事等件心台不開視云不定是誰來看日將中上不得已將摺及擬旨發下照鈔始照常辦事言笑如初二四者可謂渾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簾可以遠禍可以求安必欲獨攬其權是誠何心按御史董元醇上摺請兩宮太后垂簾聽政　又一通云召見時諸人等皆大爭老杜尤肆言無忌有若聽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語　太后怒甚至手戰不已迨次日發下則笑聲徹遠

近矣按心台指怡親王載垣耳君指鄭親王端華麻翁指焦祐瀛二四者謂顧命王大臣八人也老杜指杜翰　又一通云恭邸八月初一日至熱河値殷奠叩謁梓宮伏地大慟聲徹殿陛聞者無不下淚祭畢　太后召見恭邸請與內廷偕見不許遂獨對一時許方出宮燈輩頗有思心見恭未嘗不肅然改容連日頗爲斂戢又云自十七以後八位見面不過二三次時亦甚暫今則見面一時許足見自有主宰按宮燈指肅順當時隱語肅字象形也　又一通云克帥密雲馬遞一報不知何事未發下十三日克到叩謁梓宮未叫起亦不請見恐致疑也十四晚到此夜往深談言伊等罪狀未著似未可驚拳兵諫致蹈惡名某以八人者頗畏其虛聲勸其持重留虎豹在山且勿驚他恐伊等欲剚其權隨後事更難辦也又云元聖在此當爲盡心區畫隨時保護如仗廟社之靈得有轉關當勉爲元祐正人此閒先患內外患二今釋其一但連日再面必遭奇妬弟與竹翁言能將斧柯收回爲上策否則早回爲宜以上皆樵客守愚書元聖謂恭邸克帥即勝保竹翁則曹公毓瑛也　又一通云十六日午後暈厥囑內中緩散至晚甦轉始定大計子初三刻見時傳諭清楚王大臣請丹毫諭以不能執筆著寫來述旨故有承寫字樣此蓋述　文宗疾大漸時事凡應用硃筆者以印代之　毋

后用御賞印印起　上用同道堂印印訖二印　大行皇帝所賜也按此八月十七以後事此冊今爲張菊生元濟所得

咸豐十一年內閣奉　上諭御史董元醇奏敬陳管見一摺據稱　皇太后權理朝政應請明降諭旨并贊襄政務王大臣外再簡派親王一二人同心輔弼及請擇師傅以培德業嚴飭督撫將帥以資整頓等語我朝聖聖相承向無　皇太后垂簾聽政之禮朕以沖齡仰受　皇考大行皇帝付託之重御極之初何敢更易祖宗舊制且　皇考特派怡親王載垣等贊襄政務一切事件應行降旨者經該王大臣等繕擬進呈必經朕鈐用圖章始行頒發係屬中外咸知其臣工章奏應行批答者亦必擬旨呈覽再行發還該御史奏請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甚屬非是又據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聽其輔弼一切事務伏念　皇考於七月十六日子刻特召載垣等八人令其盡心輔弼朕仰體聖心自有深意又何敢顯違　遺訓輕議增添該王大臣等受　皇考顧命輔弼朕躬如有蒙蔽專擅之弊在廷諸臣無難指實參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該御史必欲於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兩端關係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議至朝夕納誨一節　皇

考業經派編修李鴻藻充朕師傅該御史請於大臣中
擇一二人俾充師傅之處亦毋庸議其各直省督撫及
各路統兵大臣業經朕明降諭旨令其共矢公忠嚴申
軍律諒內外文武臣工必能不負委任以仰副　皇考
在天之靈應無俟朕諄諄訓誡也欽此
董御史條奏請　兩宮垂簾聽政端肅諸人擬　旨
駁斥時勝保以欽差大臣兵部右侍郎統兵畿輔獨抗
章論之余在秦中讀此疏備錄之　奏爲政柄下移無
以服眾應請　皇太后親理大政並　另簡近支親王
輔政以正國體而順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朝
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專我　朝君臣之分
極嚴尤非前朝可比自　文宗顯皇帝龍馭上升
皇上嗣位聰明天亶尙在沖齡全在輔政得人同民好
惡方足以資佐理如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非不
宣力有年然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竟以之當秉政
鉅任攬　君國大權以臣僕而代　綸音挾　至尊以
令天下實無以副寄託之重而饜四海之心在該王等
不過以承寫　硃諭爲詞居之不疑不知我　皇上以
宗子纘承大統天與人歸原不必以　硃諭之有無爲
定至贊襄政務一節則當以親親尊賢爲斷不得專以

承寫爲憑何也　先皇帝彌留之際近支親王多不在
側仰窺　顧命苦衷所以未留　親筆硃諭者未必非
以輔政難得其人以待我　皇上自擇而任之以成未
竟之志也今　嗣聖旣未親政　皇太后又不臨朝是
政柄盡付之該王等數人而出擬　諭旨又非盡出自
宸衷其託諸擊簽鈐放請鈐用符信圖章在該王等
原欲以此取信於人無如人皆不能相信民嵒可畏天
下難欺縱可勉强一時安能行諸日久近如御史董元
醕條奏四事極有關係應准應駁惟當斷自　聖裁廣
集廷議以定行止該王等果知以國事爲重亦當推賢
虛己免蹈危疑乃竟行擬　旨駁斥已開矯竊之端大
失臣民之望　命下之日中外譁然自古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統兵將帥暨各省疆臣
皆受　先皇帝特簡雖當勢處萬難無不思極力圖報
者亦皆統於所尊故皆一誠不貳今一旦政柄下移羣
疑莫釋道路之人見　詔旨皆曰此非吾　君之言也
此非　母后　聖母之意也一切發號施令眞僞難分
眾情洶洶咸懷不服不獨天下人心日形解體且恐外
國聞知亦覺於理不順又將從而生心所關甚大夫天
下者　宣宗成皇帝之天下傳之　文宗顯皇帝

以付之我　皇上踐祚者也昔周之世武王崩成王幼
周公相之本朝攝政王之輔　世祖亦猶周公之相
成王疏不閒親典策具在以周公之元聖尚不免管蔡
流言逮風雷示警於金縢而忠悃益見現在近支諸王
中能持大體邁於載垣端華者尚不乏人一口口之言
應請毋庸過慮又如垂簾聽政之制宋宣仁太后稱爲
女中堯舜羣情歡洽國本無傷我　文皇后當開國
初年雖無垂簾明文而有聽政實用因時制宜惟期允
當不易爲今之計非　皇太后親理萬幾召對羣臣
無以通下情而正　國體非　另簡近支親王佐理庶

務盡心匡弼不足以振綱紀而順人心惟有籲懇　皇
上俯納芻蕘即奉　皇太后權宜聽政　二聖並
崇而於近支親王中擇賢而任仍秉　命而行以待我
皇上親政以前一切用人行政大端不致變更紊亂
以承郅治於無窮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如此庶於
親親尊賢之大經既不相悖且於該王等亦可保全終
始受福良多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發者奴才先
爲言之奴才忝爲大臣受　國厚恩屢奉　先皇帝
手詔嘉勉云朕所望於該大臣者至大至遠又奉有忠
勇性成赤心報國等諭每誦　天語感激涕零今外

第二一六冊 102 5版

患固宜亟平而內憂尤當早慮奴才天良所迫何忍不
言何敢不言伏願　皇上乾綱獨斷迅賜施行並請將
此摺發交惠親王惇親王恭親王醇郡王公同閱看如
有尚未盡善之處應令大學士九卿科道集議以　聞
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謹不揣冒昧披瀝上陳無任
激切待　命之至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鍾佩
賢給事中孫楫奏請將載垣等造作之諭旨銷除各摺
片載垣等假傳諭旨造作贊襄政務名目並於御史董
元醇條奏一摺擬旨時擅自改寫各情形業經疊次降

旨明白宣示矣茲據該給事中等奏載垣等造作擅改
之件不應載之　實錄儼同　顧命亦不應登之冊籍
假託綸音擬請降旨銷除以期信今傳後等語朕奉
母后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懿旨所奏不爲無見
載垣等種種悖逆欺蒙之罪中外臣民皆已備悉所有
造作贊襄政務諭旨確係矯傳自不應纂入　實錄中
惟遽將其銷毀又恐無以示將來而徵罪案至董元醇
所奏一摺當日發交載垣等擬旨原令其將所請垂簾
暫理朝政飭令廷臣會議其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
輔弼開具空名諭旨祇候簡派並於大臣中擇其可充

師傅之任者公同保舉乃載垣奏對時即已嘵嘵置辯
及擬諭旨遂敢陽奉陰違擅自改寫一切駁斥追述旨
時未即允照所擬宣發而載垣等膽敢於次日發交擱
件壓擱不辦竟將所擬諭旨堅請發下又以未用玉印
不足爲憑再行瀆請斯時駐蹕木蘭遠距京師未能即
日回鑾若不暫允所請載垣等跋扈情形其勢將有不
可問者是以隱忍姑從將所擅擬諭旨鈐蓋御印實出
於不得已言念及此能無痛恨所有載垣等矯傳贊襄
名目及擅擬駁斥董元醇諭旨著即銷除惟此案係王
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等於內閣會同刑部議定罪名

伊等造作之諭旨二道即著內閣刑部隨同本案檔冊
錄存以著信讞並著軍機處即隨此次諭旨照錄一分
存檔另錄一分交南書房收存均著低二格寫以示區
別庶使姦邪逆蹤不得溷載方策以重綸音而昭炯戒
欽此

同治四年春二月講官編修蔡壽祺疏劾議政王攬權
納賄議政王欲逮問壽祺　兩宮震怒初五日　召見
大學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書朱鳳標戶部侍郎吳廷
棟刑部侍郎王發桂內閣學士桑春榮殷兆鏞　諭以
王植黨擅政漸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諸臣莫敢對　太
后屢諭諸臣當念　先帝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議
祖培頓首言此惟　兩宮乾斷非臣等所敢知　太后
曰若然何用汝曹爲異日　皇帝長成汝等獨無咎乎
祖培奏言此事須有實據容臣等退後詳察以　聞且
言請與倭仁公同查明具奏　太后始命退初六日倭
仁等八人會議於內閣召蔡壽祺質證其事蔡惟指出
薛煥劉蓉二人餘不能指實初七日諸大臣覆奏上
太后出硃諭示諸臣且　諭曰　詔旨多有別字及詞
句不通者汝等爲潤飾之祖培奏請添恭親王議政之
初尚屬勤慎二語　太后又諭曰此旨即下內閣速行

之不必由軍機遂下　詔略云本月初五日據蔡壽祺
奏恭親王事查辦雖無實據自出有因恭親王議政之
初尚屬勤慎迨後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倚仗爵高權重
目無君上視朕沖齡諸多挾制往往暗使離間不可細
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諸多取巧妄陳凡此
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
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以示朕曲爲保全之意以
後召見引見等項著派惇親王醇親王鍾郡王孚郡王
四人輪流帶領特諭倭仁等受　詔出始　召見樞臣
文祥等三人初八日惇親王上疏言恭親王事屬曖昧

徒以語言小失驟予罪懲情狀未明無以昭示天下
皇太后遂諭孚郡王及樞臣文祥等傳諭王公大學士
九卿翰詹科道明日於內閣會議以惇親王疏及蔡壽
祺原疏並發閱視且令文祥等述所受　旨是日　詔
奉　兩宮皇太后懿旨宣示恭親王過失斥退軍機處
議政盡奪一切差使初九日　兩宮召見大學士倭仁
周祖培瑞常朱鳳標尚書萬青藜侍郎基溥吳廷棟王
發桂殷兆鏞及軍機大臣等　太后諭倭公等九人曰
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復用又曰即如載齡人才豈任
尚書者而王必予之又曰惇王今爲疏爭前年在熱河

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爲我平決之　諭軍機
大臣等則曰若等固謂國家非王不治但與外廷共議
之合疏請復任王我聽許可也諸臣至內閣各述所受
旨則大異是日押班者爲鍾郡王乃各引王爲證王
言固皆聞之諸公相顧色然不成議而退十四日醇郡
王及降調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皆上疏爲恭邸陳
請　詔以各奏摺命王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彙同
前日惇親王摺一併議奏十六日　詔曰朕奉　慈安
皇太后　慈禧皇太后懿旨前據惇親王醇郡王降調
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先後陳奏恭親王雖經獲咎

尚可錄用當交王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會同詳議
具奏茲據禮親王世鐸等大學士倭仁等會議覆奏並
據內閣學士殷兆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蔭內閣
侍讀學士王維珍給事中廣誠及各科道等聯銜各摺
均以恭親王咎由自取惟係懿親重臣應否任用予以
自新候旨定奪等語所見大略相同惟給事中廣誠等
摺內所稱廟堂之上先啟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
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等語持論固屬正大而於
朝廷辦理此事苦心究未領會雖前日面諭軍機大臣
等隨同孚郡王赴內閣傳諭諸臣而科道仍有此語實

有不能不再行宣示者恭親王誼屬懿親職兼輔弼在
親王中倚任最隆恩眷最渥特因其信任親戚不能破
除情面平時於內廷召對多有不檢之處朝廷杜漸防
微若復隱忍含容恐因小節之不慎致誤軍國之重事
所關實非淺鮮且歷觀史冊所載往往親貴重臣有因
遇事優容不加責備卒至驕盈矜誇鮮克有終者可爲
前鑒日前將恭親王過失嚴旨宣示原冀其經此懲儆
之後自必痛自斂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懲大誡曲
爲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則惇親王等摺均可留中
又何必交廷臣會議耶茲覽王公大學士等所奏僉以

恭親王咎雖自取尚可錄用與朝廷之意正相脗合現
旣明白宣示恭親王著郎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
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此後惟當益矢慎勤力圖報稱
用副訓誨成全至意至在廷臣工均爲國家倚任惟當
同矢忠赤共濟時艱毋得因此稍存疑慮畏難苟安致
蹈因循積習將此宣諭在廷臣工知之　李越縵先生
日記載此事頗詳余嘗借觀節錄之蓋是時先生方主
文勤家授其子讀也
文文忠祥在政府最久知大體有廉操恭邸初與相得
其後以　大婚保舉之事意不合自是事無巨細顯

與文相齟齬文相不能堪癸酉隨扈上陵歸郎欲請假
恭邸賢王其待六臣猶不能無稍褊處
癸酉二月十三日醇親王奏請將山東所獲戕害僧邸
之張淩雲致祭該親王園寢摺中有云去年係軍機大
臣擬　旨現在乃　天子當陽迥不相侔等語恭邸
閱之不懌令章京辦奏稿辯明其事朱修伯丈勸阻不
可李文正鴻藻又力言之而恭邸意未解卒奏之蓋兩
邸意見之深始此
勝克齋保統兵皖中頗自縱恣軍士飢寒不加體恤十
一月尚有露體者他省解到棉衣適勝欲作棉地毯辦

差者郎以棉衣之棉爲之軍餉解到先以開支私用月
需二十萬所至雞鴨海菜綢緞諸物皆預儲攜帶以聽
供求索蔣壩坐船內有女子二有待我五年之約營中
頑童極多大都皆賊中生擒之小長髮也此袁篤甫在
皖親見之者宜乎其敗也見朱大理筆記
光緒初元醇親王上懇賜矜全一疏奉　皇太后懿旨
前據醇親王奏舊疾復發懇賜矜全當諭令王公大臣
大學士六部九卿妥議具奏茲據奏稱該王因傷痛過
甚觸發舊疾哀懇出於至誠自不得不量爲體恤擬請
將該王所管各項差使均予開除惟每年　東陵　西

陵應行致祭時仍請飭宗人府酌開該王銜咨行太常
寺擬定于向章改遣行禮之處題請遵行每月朔望及
元旦各節及　列聖　列后忌辰誕辰應詣奉先殿行
禮恭懸恭收　聖容應詣壽皇殿行禮並大　殿拜表
仍照向例輪流行禮嗣後恭遇皇帝升殿及皇帝萬壽
均擬請毋庸隨班行禮如遇朝廷大政仍宜時備顧問
倘有條奏事件亦可於兩宮前呈遞等語均著照所請
行至每年七月十月萬壽及元旦令節皇帝行禮時毋
庸隨班慶賀均著詣壽康宮行禮該王公忠體國懋著
賢勞自應量予恩施著以親王世襲罔替用示優异另

片奏普陀峪工程重大請仍飭該王照料等語即著該
王隨時前往妥爲照料該王所管神機營本日已降旨
改派伯彥訥謨祜景壽管理惟該王辦理多年經武整
軍著有成效深堪嘉尚仍著將應辦一切事宜隨時與
伯彥訥謨祜等悉心會商妥議籌辦以昭慎重欽此
光緒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懿旨醇親王奕譞奏懇
裁撤差使家居養疾一摺醇親王奕譞舊疾未痊即著
安心調理所有神機營一切事宜著毋庸會同商辦以
示體恤一俟病體稍愈即行具摺請安欽此
光緒十二年六月初十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

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因　皇帝沖齡踐祚一切用人
行政王大臣等不能無所禀承允准廷臣之請垂簾聽
政並諭俟　皇帝典學有成即行親政十餘年來　皇
帝孜孜念典德業日新近來披閱章奏論斷古今亦能
剖決是非權衡允當本日召見醇親王奕譞及軍機大
臣禮親王世鐸等諭以自本年冬至大祀　圜丘
爲始　皇帝親詣行禮並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
舉行親政典禮　皇帝聞諭後當即長跪懇辭醇親王
及軍機大臣亦以時事多艱萬幾鉅繁　皇帝日就月
將學無止境如蒙從緩將來躬親庶務必更能貫徹無

遺益臻上理實爲天下臣民之幸再三籲懇情詞亦出
至誠惟念垂簾之舉本屬一時權宜　皇帝繼統御極
仰承　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當此典學有成正宜
與內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濟艱難自應欽遵同治十三
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即行親政以慰深宮期望之意
壇廟大祀均應親詣行禮以昭誠敬即於本年冬至大
祀　圜丘爲始躬親致祭並著欽天監於明年正
月內選擇吉期舉行親政典禮所有應行事宜及應復
舊制之處著各該衙門敬謹查照成案奏明辦理將此
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
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奏籲請體念時艱俯
允訓政禮親王世鐸等奏合詞籲懇訓政數年伯彥訥
謨祜等奏籲請從緩歸政以懋聖學各一摺覽奏均悉
垂簾之舉出於萬不得已十餘年來深宮訓導欣見
皇帝典學有成特命於明年正月內舉行親政典禮審
愼宜綸權衡至當不容再有游移天下之事至繁至頤
皇帝親政之始容有未及周知全在各大臣共矢公
忠盡心輔助內而樞臣外而疆吏均係股肱心膂之臣
弼此丕基責無旁貸其各殫竭血誠力圖振作於應辦

事宜任勞任怨毋得稍涉因循推諉致負委任 皇帝幾餘念典本無止境一切經史之功繙譯之事尤在毓慶宮行走諸臣朝夕講求不憚煩勞俾臻至善總之帝德王道互相表裏 皇帝親政後正可以平日所學見諸措施用慰天下臣民之望當亦爾諸臣所至願也該王大臣等所請訓政數年及暫緩歸政之處均毋庸議至醇親王摺內所稱宮廷政治內外並重歸政後當永照現在規制凡宮內一切事宜先請懿旨再於 皇帝前奏聞俾 皇帝專心大政等語念自 皇帝沖齡嗣統撫育教誨深宮十餘年如一日即親政後亦必隨時

調護遇事提撕此責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釋即著照所請行本日欽天監奏遵旨選擇吉期一摺 皇帝親政典禮於明年正月十五日舉行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欽此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奏重申愚悃籲請勉允訓政禮親王世鐸等奏再行瀝誠籲懇訓政數年錫珍等奏揆時度勢親政尙宜稍緩貴賢奏舉行親政關繫綦重各一摺覽奏均悉垂簾聽政歷稽往代皆出權宜之舉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冊昭垂可為殷鑒前因

第二二六冊 102 ½版

45A

皇帝典學有成特降懿旨及時歸政此深宮十餘年來殷殷盼望之苦衷天下臣民自應共諒故於十四日王大臣等合詞籲陳均未允准數日以來 皇帝宮中定省時時以多聆慈訓俾有稟承再四籲求情詞肫摯玆復披覽該王大臣等章奏瀝陳時事艱難軍國重要醇親王摺內兼以念及宗社仰慰 先靈等詞諄諄籲請迴環循覽悚惕實深國家際此時艱飭紀整綱百廢待舉 皇帝初親大政決疑定策實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據該王大臣等再三瀝懇何敢固持一己守經之義致違天下眾論之公也勉允所請於 皇

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爾中外大小臣工務當各抒忠赤盡力勛勷以期力振委靡共臻郅治於諸臣有厚望焉至錫珍等及貴賢摺內請飭廷臣會議等語 皇帝親政係國家及時應舉之盛典業經特降懿旨通諭遵行豈如臣下條陳事涉疑似者尙須集議況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兩次陳奏眾議僉同豈必待添入翰詹科道乃為定論耶所奏殊屬非是著毋庸議醇親王前次片奏內有親政前期交卸神機營印鑰等語現既允准訓政醇親王亦當以國事為重略小節而顧大局所管事宜仍著照常經理俟數年後斟酌情形再行降旨

欽此
光緒十五年正月十八日　上諭朕叔惇親王薨逝已
降旨派貝勒載瀅前往奠醊朕於本日恭奉　慈禧
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親臨府邸賜奠用示篤念
親親至意欽此
二十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
旨御史屠仁守奏歸政屆期直陳管見一摺據稱歸政
伊邇時事方殷請明降懿旨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書
皇太后聖鑒恩披覽然後施行等語覽奏殊深駭異
垂簾聽政本屬萬不得已之舉深宮遠鑒前代流弊特

飭及時歸政上符　列聖成憲下杜來世口實主持
堅定用意甚深況早經降旨宣示中外天下臣民翕然
共遵今若於舉行伊始又降懿旨飭令仍書聖鑒披覽
章奏是出令未幾旋即反汗使天下後世視予為何如
人耶況垂簾權宜之舉與　高宗純皇帝大廷授受
訓政之典迥不相侔何得妄為比擬至歸政後只醇親
王單銜奏件暫須徑達深宮醇親王密陳數條亦為
皇帝初裁大政軍國重要事件宮中定省可以隨時稟
承並非著為典常使訓政之事永無底止該御史此奏
既與前旨顯然相背且開後世妄測訾議之端所見甚

屬乖謬此事關繫甚大若不予以懲處無以為逞臆妄
言紊亂成法者戒屠仁守著開去御史交部議處原摺
著擲還欽此
二十三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
懿旨御史林紹年奏督撫報效有關政體民生請旨飭
禁一摺海軍為經國要圖自光緒十一年創辦以來規
模略具需款浩繁前據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准由兩
江等省於正雜諸款內騰挪巨款分年撥解天津交李
鴻章發商生息各省籌解之銀專備海軍不時之需其
每年息銀則以補海軍衙門放項之不足並無令各省

督撫報效之事該御史此奏乃以朝廷責進獻督撫肆
誅求等語任意揣測危詞聳聽實屬謬妄林紹年著傳
旨嚴行申飭欽此
二月初二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
后懿旨本日據吳大澂奏請飭議尊崇醇親王典禮一
摺　皇帝入嗣　文宗顯皇帝寅承大統醇親王奕
譞謙卑謹慎翼翼小心十餘年來深宮派辦事宜靡不
殫竭心力恪共盡職每遇優加異數皆再四涕泣懇辭
前賞杏黃轎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非
徒深宮知之最深實天下臣民所共諒自光緒元年正

月初八日醇親王即有豫杜妄論一奏內稱歷代繼統
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
爲至當慮　皇帝親政後僉壬倖進援引治平嘉靖之
說肆其姦邪豫具封章請俟親政時宣示天下俾千秋
萬載勿再更張其披瀝之誠自古純臣居心何以過此
深宮不能不嘉許感歎勉從所請者也茲當歸政伊始
吳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將醇親王原奏及時宣示則後
此邪說並進妄希議禮梯榮其患何堪設想用特明白
曉諭並將醇親王原奏發鈔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
規超越古今即賢王心事亦從此可以其白嗣後闞名

希寵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覦乎爲此通諭中外知之醇
親王原奏云臣奕譞跪　奏爲披瀝愚見豫杜僉壬妄
論恭摺具奏仰祈　慈鑒事臣嘗見歷代繼承大統之
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備載史書其中有適得至當者爲
宋孝宗之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亂之道焉宋
英宗之濮議明世宗之議禮是也張璁桂萼之儔無足
論矣忠如韓琦乃與司馬光議論牴牾其故何歟蓋非
常之事出立論者勢必紛杳擾攘雖乃心王室不無其
人而以此爲梯榮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視爲莊論者
正復不少恭惟　皇清受　天之命　列聖

相承　十朝一脈至隆極盛曠古罕覯詎　穆宗毅
皇帝春秋正盛遽棄臣民　皇太后以　宗廟社
稷爲重　特命　皇帝入承大統復　推恩及臣
以親王世襲罔替渥叨　異數感懼難名原不須更
生過慮惟思此時　垂簾聽政　簡用賢良廷議既
屬執中邪說自必潛匿倘將來親政後或有草茅新進
之徒趨六年拜相捷徑以危言故事聳動　宸聽不幸
稍一夷猶則　朝廷徒滋多事矣合無仰懇　皇太
后將臣此摺留之　宮中俟　皇帝親政時宣示廷臣
世賞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萬歲勿再更張如有以

治平嘉靖等朝之說進者務目之爲姦邪小人立加屏
斥果蒙　慈命嚴切　皇帝敢不欽遵是不但微臣名
節得以保全而關乎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者實爲至大
且要所有微臣披瀝愚見豫杜僉壬妄論緣由謹恭摺
具　奏伏乞　皇太后聖明洞鑒光緒元年正月初
八日奏上留中
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朕欽
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
旨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必推本於所生而禮有經權
尤必折衷至當方足以昭示來茲恭讀　高宗純皇

帝御製濮議辨援引禮經垂為定論稱所生曰皇帝本
生父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於其邸第為不祧之廟祀以
天子之禮合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
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　聖
訓煌煌昭垂萬世洵為協於天理人情之至皇帝入嗣
文宗顯皇帝誕承大統光緒元年正月醇親王奕
譞密陳豫杜妄論一疏內稱歷代繼統之君推崇本生
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為至當將來如
有以治平嘉靖之說進者務目之為姦邪小人立加屏
斥等語持論正大敬徵　高宗純皇帝御論正相脗

合其志慮之忠誠防維之深切方之古純臣何以加茲
上年二月初二日因吳大澂之奏特降懿旨將王之密
疏宣示中外俾天下臣民咸知我朝隆軌超軼前代而
醇親王寅畏之本心從此昭然若揭詎意天不假年遽
然長逝痛惜之極悲感彌深醇親王著定稱號曰皇帝
本生考所有一切飾終喪祭典禮自宜恪遵　祖
訓詳定彝章用遂皇帝恩義交盡之忱兼表賢王終始
不渝之志著派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翁同龢孫家鼐會
同禮部妥議以聞欽此
醇賢親王薨逝一切典禮皆創行　皇上詣府行祭奠

禮祭文由翰林院恭撰其文起首曰維年月日　皇帝
謹致祭於本生考醇賢親王之靈云云常熟翁檢討斌
孫撰擬文內有云誦戒勉二詩已括周孔傳心之要讀
防微一箴足杜宋明議禮之爭此一聯最為警切蓋
王嘗進戒勉二詩於　上又有杜漸防微之疏也

蕉廊脞錄卷一終

蕉廊脞錄卷二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奉　上諭戶部尚書倭仁奏請將軍需報銷變通辦理一摺據稱軍需報銷向來必以例爲斷然其閒制變因時亦有未能悉遵之處各省軍需歷年已久承辦既非一人轉戰動經數省則例所載征調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半資勇力兵與勇本不相同例與案遂致歧出在部臣引例核案往返駁查不過求其造報如例而各處書吏藉此需索糧臺委員借以

招搖費無所出則浮銷苛斂等弊由此而起請將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未經報銷各案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案并請飭禁勸捐歸補名目等語所奏係爲因時杜弊起見軍需報銷一事本有例定章程惟近來用兵十餘年蔓延十數省報銷款目所在多有若責令照例辦理不獨虛糜帑項徒爲委員書吏開需索之門而且支應稍有不符於例卽難核准不得不著落賠償將帥宣力行閒甫邀恩錫旋迫追呼甚非國家厚待勳臣之意著照所請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處辦理軍務未經報銷之案惟將收支款目總數分年分起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案免其造冊報銷此係朝廷破格恩施各路統兵大臣各省督撫具有天良務須督飭糧臺委員核實開報不得因有此旨任意影射浮冒並著嚴禁勸捐歸補名目及私設釐卡等弊如有不肖委員仍以前項情弊巧爲嘗試別經發覺除將承辦各員嚴辦外必將各該統兵大臣及各該督撫等從重治罪部中書吏如有在各處招搖撞騙朦混包攬者并著嚴行拏辦以懲奸蠹其自本年七月起一應軍需凡有例可循者務當遵例支發力求撙節其例所不及有應酌量變通者亦須先行奏咨備案事竣之日一體造冊報銷不得以此

次特恩妄生希冀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謹按軍需報銷自乾隆朝刊頒則例准銷各款有條不紊然蕆事之後造冊請銷一收一支不能針孔相符於是部吏得以持其短長嚴加駁詰而所謂部費一款每百幾釐幾毫者數遂不貲自帥臣以逮末僚凡厠身行閒勻攤追賠無一漏脫存者及身死者子孫久追追呼非呈報家產盡絕由地方官驗明加結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其有前經帥臣奏咨後難結算者則歸用兵省分州縣流攤名爲軍需挪墊兵差挪缺等款亦動經數十年始得歸補而州縣又不勝其累是以部費一說視爲固然萬

口同聲略無隱諱蓋自停遣督餉大員後每遇征伐帥
臣兵餉兼操內而戶部外而藩司支數可稽用數無考
而軍中大小將吏得以多立名目肆為侵冒皆恃部費
為護符貪狡成風寔堪痛恨然猶全用旗綠官兵調發
若干死亡若干人數尚有可核而浮冒侵漁弊已如是
若此次廣西髮逆倡亂捻匪繼之島夷又繼之回匪又
繼之越時至十四年行師至十餘省召募之勇十居七
八經制之兵十纔一二某路某帥召募若干撤換若干
某路某戰傷亡若干更補若干其立營補額均未隨時
奏咨備案其隨營執事文武員弁條入條出亦不報部

存查為薪為糧扣曠扣建紛紜轇轕無從清釐各路統
兵大臣肆意專擅非不知事後報銷無憑核算必成不
了之局亦惟賴別籌部費耳乃荷　聖主如天之仁不
以擅行召募浮冒滋多逐年參稽水落石出行專制之
嚴譴追濫費之帑金轉蒙　大賚宏頒錄功宥罪既往
不咎咸與維新凡在事之獲保身家者不下數千萬人
而州縣得免於流攤部書失望於需索　湛恩汪濊開
國二百二十年所未有也當癸亥甲子之交江南官軍
嚴圍復合百道環攻收復之機端倪可覩戶部書吏知
復城之不遠也報銷之難緩也約同兵工兩部蠹吏密

遣親信分赴髮逆被擾各省城潛與各該省佐雜微員
中狙詐狡黠向與部書串通又能為筦庫大吏關說者
商議報銷部費某省每百幾釐幾毫粗有成約一面遣
派工寫算之清書攜帶冊式就地坐辦蓋各省藩糧鹽
關四庫款目及捐輸釐金等項存庫舊籍報部清冊其
名目省各不同不得不就地查核以求符合此輩資斧
紙筆皆由部書墊給統歸分年准銷部費內增扣歸款
合計所墊在數萬金而其時王夔石中丞方官戶部郎
中灼知將來報銷萬無了局因創請免冊報私議堂司
同僚中多有聞而善之者至是江南報捷中丞適以京

察授湖北安襄鄖荊道將出都矣倭大司農約同堂上
官密取中丞議稿參閱酌定七月十二日齊赴戶部內
署召司員中工楷書者數人扃內堂門某錄稿某用印
某繕摺至漏三下辦畢乃偕各堂官隨議政恭親王詣
宮門遞摺　兩宮皇太后召問稱善　命即頒諭宣示
中外　詔書既降都人士歡聲如雷各部書吏聞而大
駭有相向泣者茲事詳見李黼堂中丞寶韋齋類稿此
同治朝曠典也不可以無記
家荔裳侍郎嘗語人曰林文忠辦事必替人設想故人
感之入骨此可為用人之法自其為知府以至總督凡

所辦之件皆鈔有副本凡二十六馱目錄四篋以二僕專司之其明察非由耳目於人蓋過事好問開誠以待故人亦樂於傾吐也

益陽胡文忠公薨於軍羅少村觀察祜從文忠久哭之慟將斂少村以手按文忠胸間雖微冷而與肢體異久之若翕翕動力持勿遽斂猶冀其復蘇也至三日摺弁回文忠疾亟時奏請開缺之摺奉 硃批湖北巡撫著李續宜暫行署理接統各軍少村乃附文忠耳大聲讀之文忠平日兩目光如電至是忽大張若微頷之者侍者駴走旋一瞑不復視少村再按心間則方寸寒於冰

鐵矣文忠血誠謀國耿耿寸丹死而不死必待親聞俞旨付託有人而後瞑也

胡文忠公在黔日先大父與吳文節公合疏保之其後往來書牘甚夥親筆數通在晉陽日爲陸紫英攜去今檢得二通爲文忠集中所遺者錄之如左文云仲昀老伯大人閣下奉手諭感誦不能去手敬想鈞候萬福勳望日隆至以爲慰制置全蜀其地吏治民情殆不如黍地之濟美黔中之禍迄無定局邊防虛糜殊少良將竊謂近年大局自以求將才爲先務大寇未平民且狡起戎心一盜夜呼千人駭辟篝火狐鳴所在皆是求將於已亂之國是所謂亡羊而補牢也求將於未亂之國是所謂未雨綢繆也蜀人多聰明伶俐之士頗少負固不拔之槩以全省之大必有奇才老伯之慧眼求之必有應召而至者矣椎魯質直不愛錢不怕死庶幾得之至吏治之積實兵禍之所由起老伯大人明於天人之際卓識遠猷曲成不遺在外近四十年封疆老臣中外一人而已殆如裴晉公之於唐韓忠獻之於宋肅邃如姪不必贅詞楚邊不必設防徒糜餉糈與其設防於邊而日久懈生終不可戰不如物色良將於督標另置選鋒嚴立課程日夜訓練（城市之人卻不可恃南塘選兵必取鄉僻之人樸而耐勞也）一

旦有警隨機應變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計無有切於此者矣時局所慮在無將無餉而實則兩患仍在當事之非才譬之草木均可爲藥惜無嘗百草之人詳其性辨其味而因病處方耳又嘗試之始必猝然遇毒因而自悔其初心則視天下無可爲之事聖賢豪傑睿知過於常人然古無不受欺不喫虧之豪傑也仙佛尚有魔劫況以身任天下者哉軍興六年矣凡天下之財如鹽課釐金牙帖捐輸均可濟餉有人經理以開其生財之道行間諸將能尚廉恥敦氣節力戰制賊以節其流則數年內浪費之財豈尚不足耶

湖北兵政吏治人才殆難言狀而兵勇之怯懦將備之虛憍亦一時無兩月下城賊之食將絕倘無他變或可俘成秦餉爲襄陽土匪猝起久不到營隆覝至厚無如匪不滿千府縣自潰秀帥發兵又潰昨以南岸千二百人援剿或有濟乎駱從入蜀必先求者姪之餉耳迪庵與姪之水師敢戰人能言之老伯亦素信任而不疑姪之立志必使營哨之官盡廉潔不私一錢其章程所定薪水又實足以養其廉而兼有愛士之餘力擴充此義楚軍可以大強亦可以久而不弱然此時積欠近三十萬強兵與弱兵廉將與貪將混而同之或且軒輊而偏

私之是則天時人事之不可以理解者矣幼讀李忠定傳輒憤不能食今則曉然於命之所在乃轉坦然矣武漢若復肅清境內尚有所待姪意欲泛舟以載陸師如杜征南王龍驤之蹟古人以舟兼陸如平淮夷而賦江漢之詩及漢之樓船橫海下瀨句踐之習流夫差之餘皇呂蒙之伏精兵冒白衣皆未嘗不登岸也若得水師之專水戰者八千人分爲兩翼得陸師之習陸戰者萬二千人分爲兩部各以一留後以一東征陸軍亦載於舟中水師先導陸師突起擊之出不意而攻不備吳會之地必可速勝舟中攜三月米錢薪煤則陸師可三月

不匱水師所攜亦如此惟三月之火藥藥子各須三十萬觔而陸師之坐船必須另造大不易易耳其必分兩班者凡戰久必多傷必疲兩班則力不疲而戰守胥有賴耳且深入與賊戰可俘大勝賊必堅守不出以老我師以遲其故智我仍登舟以歸賊知班師矣必他計而改途後之留守者改爲征兵飄忽千里豈非將軍從天而下耶多方亟疲之法莫捷於此即使無功亦使賊多備而虞我力爭上游則於吳越之事必紓水師舢板十六人長龍廿人其大者或倍之再倍之必不能舍舟而陸此非另備一軍不可　水師易強在哨官得人頭工柁工得人則一船之人不能退亦不能逃逃則自溺耳陸師束伍難於水師亦異於水師故陸師難強非另以陸師改水師

不可　其陸師之長夫每十人須三人又必另覓人以駕舟是又於長夫之外添一枝水手經費頗繁其設計爲此者特取其神速出入變化莫測耳又陸師藉舟以運其神奇而長夫又必不可少蓋深入之時或江岸以內一百二百里須安營壘故費不可省耳如此計不可爲則非節節打通不可竊料賊之堅守已成慣技非三五年所能蕆事而天下之財力竭矣東南之賊黨多矣吳越之禍端又必日亟惟姪之從事除黔中外從戎已三年絕無三日之餘糧足以從吾所志上年欠餉太久一潰了事本年又欠至數十萬軍心尚堅軍政尚行律然心彌苦矣安得專西始事之時之餉假我三四十萬金得以添船添勇爲此大舉亦不過空言無補耳以老伯知己之感故敢發

其狂愚以備異日之采擇姪師久無功心跡不能自見即欲自陳惴惴然恐其不情中朝大老自黔中作守後音驛不時不惟不敢亦不暇伸紙作書意緒萬端詞不能擇倘乞鑒恕愚姪胡林翼頓首又一通云仲昀老伯大人鈞座時局艱難一年之中禍變若此讀手諭如讀劉子政屈靈均文字抑塞悲憤憂思悱惻皖南北軍情已另疏前函中金陵蘇常及分犯嚴州之賊均已竝力西犯若知瘣潰之兵不足顧忌而鎭江揚州之兵固守尙自恐不贍故得悉數西犯而無復忌憚矣鄂餉自蜀吳阻兵商賈不通積欠甚鉅近年疆臣非復大公無我

仁愛鄂民如老伯之在秦在蜀時也且各省亦均爲京餉迫切自顧不暇忽不及鄰時實然也固不足責惟水陸亦萬人欠餉三百萬以飢軍禦強寇如履春冰臨白日一生危殆固在意中天末孤臣一身不足惜獨惜以僨事被惡聲而東南七省均將同流合汚爲賊所淪胥而鎔成一片耳刻下援賊眈眈日伺吾釁軍出雜沓批答甚煩前月大病尙不得死活亦賸耳手此載請鈞安

林翼頓首

沈文定在樞廷最久兼管譯署値外交艱棘之秋日本侵我琉球之案俄羅斯還我伊犂之案臺臣譁官交章

論列咸咎總理衙門之失機文定承文文忠寶文靖後一意持重　東朝憚於發難　德宗正在沖齡不得已之苦衷固不能歸罪文定一人也其持躬清介爲同朝所無外吏餽贐多卻而不受所居東廠胡同邸第門外不容旋馬入朝從未乘坐大轎與後來風氣迥不侔矣然其官戶部時以持正幾爲榮文忠祿所傾厥後文忠入政府　孝欽顯皇后恩禮有加後亦稍稍惡之嘗因病請假比疾亟　孝欽一日語善化曰榮祿用心太過有時有偏處我從前幾受伊欺蒙善化因從容請　太后詳言之　太后曰榮祿在內務府時屢言沈桂芬之

壞處且言不將沈桂芬調開不好辦事吾亦疑沈桂芬太迂謹一日貴州巡撫出缺適沈桂芬未入直我有旨放沈桂芬爲貴州巡撫而寶鋆李鴻藻堅不承旨謂本朝從無以軍機大臣尙書出任巡撫者沈桂芬在軍機多年並無壞處臣等皆深知之如　太后不收回成命臣等萬不能下去碰頭者再我乃允許之此事實爲榮祿欺我也善化嘗與榮泛論舊日樞臣榮頗詆吳江甚矣大臣之忮刻也

崇公綺謝病不出者二十餘年己亥有　旨將召用日與靜海相國密謀廢立事一日相約至榮相宅榮直樞

廷未歸二公坐以竢榮相歸二公袖一稿以 東朝有
廢立意告榮且援漢霍光事相證冀榮贊助之榮曰此
何等事而兩君鹵莽爲之乎且不慮外人干涉乎二公
意未已榮遽拂衣入內二公乃踉蹌去其後慶親王以
李文忠詢各國公使語上聞此議始寢
今上宣統之初以醇親王載灃爲監國攝政王所有攝
政王禮節經廷臣會議奏請奉 旨准行凡十六條
府第定於西苑中海劃出集靈囿一帶並於三所卽阿哥所
作爲平日休息之地 命鑄金章鈐於 諭旨
自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卽在 養心殿 召見樞臣賜

坐惟梁敦彥不賜坐 召見畢卽看書至懋勤殿選用
書籍
隆裕皇太后移居長春宮東暖閣・上居西暖閣便於
照料俟 召見事竣 上仍至 養心殿傳膳休息
兩宮甚爲親愛
景廟上仙之前數日忽 命匠人將瀛臺舊設之杌櫈
鋸其足若干寸語侍臣云將爲若輩之用頃 召見禮
節例需用矮櫈一時未備惟內務府大臣知前日之事
猛憶及之遂取以應用亦奇兆矣
孝欽顯皇后訓政時凡臣工密奏留中者扃鐍數篋其

鑰匙自帶嗣於病中付 隆裕皇太后收藏頃已由
攝政王請鑰匙下將於暇時一一披閱另備二篋存儲
近日要件其鑰匙亦自行佩帶云
順德李文誠公於光緒二十年七月順天學政任滿還
直 南齋時邊事日亟公與同直陸公潤庠張公百熙
陸公寶忠聯銜奏請起用恭忠親王略曰倭患之貽誤
於前日者不足言矣此際前茅失利藩籬全潰疆臣無
囊底之智當軸窮發蹤之方上無以酬浩蕩之施外無
以塞臺諫之劾推原其故毋亦當國者處疏遠之地而
懷疑畏之罪也夫同一李鴻章何以前時所向有功今

日一籌莫展同一倭國何以往時犯臺灣而不利今日
戰高麗而無前外朝諸臣皆病政府非才不知以今日
事勢揆之固然其無足怪也夫以禮親王世鐸之才思
平庸其不足以駕馭李鴻章亦明矣領袖如此餘人之
退聽者可知政府之執政權者如此總署之稟承政府
者又可知一旦事會艱危計維仰稟 宸謨規避擔荷
救過不暇何論立功此次軍務遂至仰煩 宸廑添派
大臣會議夫既增派則政府安用政府尚不足恃會議
又安有權無惑乎其無功也疆臣視政府爲避趨政府
又聽疆臣爲進退兩相推諉卽互相貽誤究其用意避

處分焉而已一歸　宸斷庶隱然自立於無過之地縱
有降謫爲罪亦輕此其爲計甚工而不知　國家已陰
受其病也然而勢使之然也夫事勢至今日無人不知
恭親王之當棄瑕錄用矣然而政府不敢言前日不言
而今言是自求禍也外廷不敢言以爲言之未必用且
罪在不測也夫時事至艱危而猶避不測之罪是　國
家養士終無食報之日也養士又安用哉夫恭親王之
過失自在　皇太后　皇上洞鑒之中臣等亦無勞
多瀆矣特念咸豐末年時事之難有逾今日計其才具
在當日實收指臂之助揆以當日之成効責以今日之

時艱或冀一番振作若慮不堪任使再有負乘則以
皇太后之聖明臣知其不敢再負　聖恩自速官謗
臣愚以爲今日者允宜開張　聖聽豁除瑕纇庶收其
識途之效以贖其往日之愆如得請於　皇太后則
國家之福實式憑之語曰君子不施其親又曰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其於今日事理若合符節詩曰發言盈
廷誰敢執其咎今樞廷無執咎之人而築室有道謀之
患豈發言盈廷無一人能決是非足以啟　聖心而贊
廟謨者臣實恥之臣實痛之計　皇太后　皇
上聖慮崇深未必不曾紆　宸眷但早收一日之用或

早成一日之功宇內生靈免於塗炭其有繫於　億萬
年丕基之遠者實非淺鮮若遲久後用無論挽回匪易
一經敗壞方議拯救縱使及事所傷實多疏且上公慮
天威不測願獨受其咎摺末有臣文田主稿語陸張
諸公固不許乃刪之書御稱　旨由是廷僚交章奏
請者踵相接九月初一日恭親王遂以管理海軍大臣
督辦軍務節制前敵諸將帥逾月復入軍機
光緒季年創行立憲議改官制樞臣頗主其說張文襄
駁之電文四千餘言中間無事自擾數語意蓋有所指
乃未幾而九年籌備章程出文襄入樞府年餘尋以疾

薨於位而世變已不可究矣讀此文有餘恫焉　議改
外官制事敝處昨電復京師錄稿奉覽其文曰效電悉
愚繹　諭旨以定官制爲立憲預備則此次官制之應
如何改定自以有關於立憲之利害爲主其無關憲法
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張轉致財力竭蹶政事叢脞人心
惶擾攷各國立憲本指不外乎達民情采公論兩義此
二事乃中國聖經賢傳立政之本原唐虞三代神聖帝
王馭世之正軌心同理同中外豈有殊异　聖諭剴切
深厚自應切實籌議推行謹分條奉復如左一設四鄉
讞局議事員董事員詳讀尊電各條惟設鄉官設議事

會董事會兩法有關立憲本意竊惟中國風俗鄉紳自愛者以不管公事爲有品或遇有關利害安危大端偶一任之或必須地方官敦請始來與議其平日自願管地方事者及好管地方瑣細事者多非端廉之士若桀名爲官必不免徇私作威包攬利權嚇詐鄉愚抗擾政令諸弊故四鄉分理細故詞訟之鄉紳不宜名之爲官只可同爲鄉長若當日團長團總之例亦不宜襲日本分區之制名爲區官查咸豐同治年間髮捻爲亂皖豫山東及直隸南數府處處辦團流弊滋多除黔團通賊謀逆如苗沛霖之類不計外卽不爲匪之團亦多有抗

糧抗案擅殺尋仇諸弊幸官軍剿平髮捻諸團或懲或散始漸敉平今豈可導之使亂至議事董事兩會未嘗不可設立但一須正其名義二須定其權限名義者只可名局不可名會查各省府縣多有紳局或主捕盜清匪如廣東之安良局沙田局之類或主籌費濟公如四川之三費局夫馬局陝西河南之車馬局之類此外隄工善舉各局所在多有名沿其舊則不僭不驕屏去會名使不至爲江湖會聯莊會三合會哥老會各種作亂之會匪所影射此名義也權限者議事之員但許有議事之責不予以決斷之權其議決之可否悉由官定以

審度其可行與否至董事之員只可供地方官之委任調度不宜直加以輔助地方官辦事之名若權限逾分必致官爲董制事事掣肘雖有地方監督之說徒存虛文而已其爲害殆不可思議故議事之員能議而不能決董事之員宜聽官令而不宜聽紳令此權限也尊電因擬裁知府故未言及府城之議事董事各員茲鄙意擬請仍留知府則府城亦應照州縣辦法層遞設立議事局董事員其權限亦與州縣之紳董同以總達各縣之民情供知府之委任惟分理各鄉藏局之鄉長及議事董事之員須由本縣人公同推舉其推舉此各項紳

董者必須家有中人產業而又素行端謹者方許列名爲推舉人由官選定派充稟報如公派不公准其赴省控告民舉不公准本縣官停議另舉如此則民情可上達公論可上聞而紀綱等級尙未廢棄破除紳謀官斷互相補救似與　朝廷勤求民瘼之意相合俟行之十年以後學校日增士民智識日開道德日進設有囂張惡習狂悖言行隨時訓導儆戒俾其道德之效不致爲犯上作亂之行其智識之效能諳習一鄉之情形明曉全國之大勢並能通知中外交涉之大端國家政事兵事之梗槩究其要歸必其智識不離于道德尙武不越

務甚為有益惟員少不足濟用祿少不足養廉員多俸厚經費太鉅今日州縣之俸大率因處分被罰其養廉亦多司庫因公款扣抵不能全領安有餘力鉅款為新設之州縣佐治官籌俸廉哉似宜聽州縣量力延訪委員較為可行一議改省城院司各官之制第一層辦法諸多不便院司合為一署同畫一稿定時入署一節晷刻有限必致草率敷衍一也京城每一部皆一類之事然且每司各自有印各自有稿若一省督撫及各司道則兼有各部之事若併為一署無此廣大廨舍能容許多官吏能存許多案牘二也近因患責任不專故督撫

只留其一今設兩丞豈不又添兩巡撫乎定多牽掣推諉三也院司局各有等級各有責成各有印信能自行文牘其間交駁異同亦可收匡助之益即有謬誤責有攸歸倘併為一稿必仍是一人作主若督撫驕矜則兩司徒畫黑稿若兩司跋扈則督撫祗如贅瘤六部堂官雖多仍是一人主稿先行東三省事務較簡豈能以例內地外省衙參之期司道公見不過略譚大指並不能立時籌定辦法大率有重要事必須與司局著重之一二員或二三員便坐燕見或至日晡或至夜分縱談深慮反復籌思乃能籌定一議即京部堂司商推要政亦

乎法律範圍方為合格居時體察果能臻如此之程度再議立憲之大舉自然有利無弊若十年以後人民道德未能盡純智識未能盡充則尚須從緩僅照以上所言各府縣分設鄉長分設議事董事各員官紳互相維持策勉亦足以破壅蔽杜偏徇察窮簷之疾苦釆巖穴之良謀尚不至大有流弊也一議改州縣之制　本朝沿明制州縣分三等曰繁曰中曰簡本有等差與漢唐縣官之制大同小異今欲重其品秩而又分為三等則大縣稱州中縣稱廳小縣稱縣可也蓋外間同知稱廳理民通判理苗分防州同州判民間亦稱廳似體制

較州為稍遜云廢去知府而令大縣稱府則似有未安各省幅員遼闊輪船罕通每一府所轄少則四五縣多者至十縣各縣距省遥遠極遠者至二三千里賴有知府猶可分寄耳目民冤可伸理災荒可復勘盜匪可覺察飭緝若盡歸省城攷察豈能偏及待該縣稟報至省禍亂已成控告到院司民命已斃矣故裁去知府一說萬分窒礙勢有難行稱府而無屬縣名義亦難解似不必蹈襲日本之故套以東京西京大阪三處專名府也既有屬縣則事繁體尊附郭之首縣不宜裁矣至每州縣各設佐治官分掌財賦巡警教育監獄農工商及庶

都是司官泄宅內詳陳密談乾隆以前名臣皆是如此若到署片刻不查案不思索恐未能遽籌得至當不易之辦法四也至於府縣文牘直達於省由省徑行州縣一節查照例公牘无論上行下行乃是層層遞轉若緊要事體州縣一面徑稟督撫一面分稟司道局府謂之通稟通詳督撫亦徑批札州縣軍興以來此類甚多至今猶然不患不能直達也至每省設高等審判廳行政司法各有專職一節尤所未喻一省之中臬司即是高等審判廳矣另設一廳何為若謂臬司是行政之員須另有司法之官則臬司問案擬罪仍須督撫核批達部

者須督撫核轉總須俟部覆始定然則臬司及督撫即是司法之行政刑部即是司法矣何必剿襲東語多此紛歧哉傳聞獻議者並有擬由高等審判廳以直達法部督撫但司檢察不司裁判之說不勝駭异想貴大臣未必允行假使萬一采用其言則以後州縣不親獄訟疆臣不問刑名昔孔聖知本專論聽訟魯莊勝齊惟恃斷獄若州縣不審判則愛民治民之實政皆無所施以此求治未見其可且外州縣距省或數百里以至二三千里若裁去知府則冤獄偏斷何處申理小民尋常訟案亦必將賣產為資赴省上控即使省控而督撫臬司

亦不能審判仍須取決於法部理院夫老弱窮嫠安能奔馳數千里而京控乎京師部院能日訊全國數千萬起之訟案乎假如文武官吏有犯而督撫不能審判何以號令屬官乎第二層辦法似尤多窒礙之處民政以警察為大端乃臬司分內事何以不屬臬司而屬藩司理財乃藩司分內事何以不屬藩司而又別立財政司且通省財政關係極重而秩視運司轉較學臬為小即如現在藩學臬運糧鹽關河權限本自分明不相淆混乃亦議改變則尤可不必矣若知府一官鄙見必須留之不宜裁撤因其去民較近轄屬較小可為院司分任

攷察既留知府則巡道似可裁撤惟各省設巡道之本意大率以兵備為主前三十年軍務近二十年教案等事則道員之責較重取其官階較崇調遣武營較易按地理學家之要訣須先將一省各道之疆域分清則一省之形勢脈絡瞭然於胸此可知前人建設巡道之有深意有關係矣至知府職司如所屬州縣錢糧奏銷災荒蠲緩秋讞審轉州縣倉庫交代盤查出結代賠之款皆知府考成州縣出缺由知府委員代理均不由巡道轉詳議者或慮司之下府之上添一道員徒多層折重複此未知外官例章職守道府各有取義也至如湖北

之襄陽道則有關三省邊防教案湖北新設之施鶴道
亦專爲教案邊防均甚有關係似不應在裁撤之列此
外卽如湖南鎭筸江南徐州河南南汝光四川建昌甘
肅寧夏安徽廬鳳潁此數處皆非糧鹽關河然豈可無
道台鎭守然則各省道員似以不裁爲尤妥在省之官
除藩學臬三司仍舊不改三司之外尊電擬留糧鹽關
河四項道員惟既不分巡則道字之名義不協此四項
擬改名爲參政秩從三品此外緊要各局所視該省必
需者留之不必各省一律該局總辦擬名爲參議秩正
四品以裁缺道員及候補道充之蓋前明官制外省本

有參政參議副使僉事之屬正是兩司副貳今設此以
爲知府升轉三司之階庶免過于躐等若不裁巡道則
一切名目可仍其舊矣抑更有進者旣設議事董事之
紳又增佐治之官則州縣應議應辦之事日多各種治
理皆賴財用學校警察農商工業河隄水利凡一切厚
民生捍民患之事非財不濟各國制度皆分國家稅地
方稅兩端斷宜劃分酌留不致竭澤而漁庶教養諸政
可以實行此方是立憲要義愛民眞際應請貴大臣於
此項一併議及是所感幸總之今日預備立憲只須合
立憲之用意不必求合于海外立憲國之官制大抵中

國疆域廣大數倍于東西各國而輪船火車電線通者
什一不通者什九且立國之本原歷代政體相沿之成
局國民性情之利病目前國家之實力中外各自不同
豈能事事强合況君主立憲之國惟日本與德爲然故
論者謂中國立憲宜仿此兩國法德與日之官制曷嘗
相同哉請檢攷之可悉也竊惟今日國事多艱　宵旰
焦勞貴大臣公忠體國故求治之心不自覺其過亟特
是度德量力善俗以漸經典明訓用法宜得法外意史
冊垂規方今天災迭乘民窮財匱亂匪四起士氣浮囂
外省之學堂無不思干預公事攘取利權海外之學生

尤爲狂妄動輒上書政府干預　朝政淩辱監督橫索
錢財電致本省督撫詆斥地方官及加查核十無一眞
其悖謬情形罄牘難書而待舉之新政甚多州縣外受
督責內憂賠累疲于奔命無米爲炊督撫支左絀右捄
過不遑但能撫綏鎭遏平靜无事已自不易若改變太
驟全翻成局需費太多課虛責有不惟官吏耳目眩惑
无從措手權力改變呼應不靈竊恐民心惶惑以爲今
日卽是官民平權刁民地棍藉端鼓眾抗糧不完釐稅
不納緝盜匪則抗匿不服籌賠款則抗欠不交傳訊不
到斷案不遵一切紀綱法度立卽散亂踰越國紀一失

而難收民氣一縱而難靖恐眉睫之禍將有不忍言者矣昔唐賢有云天下本無事乃庸人自擾之耳洞竊以爲不然无事自擾尙无大害若方今四海有事之日再加之以擾則不可支矣且庸人安能擾天下惟才敏氣盛急于立功名之人察理不眞審勢不明貿然大舉乃能擾天下耳宋王安石豈庸人哉洞近年以來於各種新學新政提倡甚力倡辦頗多豈不願中華政治煥然一新立刻轉弱爲强懾服萬國第揆之民心衡之物力實不宜多有紛更官制各條以洞愚見論之似不盡與立憲關涉竊謂宜就現有各衙門認眞攷核從容整理

舊制暫勿多改目下先從設四鄉讞局選議紳董事入手以爲將來立憲之始基如能實力奉行此尙是遠民情采公論之實際亦可稍慰環海望治之心至目前民生困窮動輒思亂欲求養民生感民心之術則以少取於民爲先多興實業次之練兵雖要尙不如安民得民之尤亟憲法精意總不外好惡同民耳總之立憲本義在于補救專制之偏日本立憲之要語曰萬事決于公論果能事事虛衷諮訪好惡同民雖官制仍舊無害其爲立憲政體如不能集思廣聽事事皆爲國民公益計則雖盡改照日德官制名目仍無解于上下之暌隔民

情之困苦怨咨也貴大臣所議似宜愼重圖維博采周諮然後奏請施行方于立憲體裁有合洞衰病迂庸媿无奇謀速化聳動四方之策承問奉復曷勝惶悚幸惟裁察如有管見容當續陳之洞肅洽等語祈賜教洞嘯張文襄公遺摺爲陳仁先侍御曾壽屬草陳弢庵閣學貴琛潤色而公於枕上改定之中有云臣平生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自勵他無所戀惟時局艱虞未能補救累朝知遇未能仰酬將死鳴哀不敢不攄其愚泣陳於聖主之前當此國步艱難外患日棘民窮財盡百廢待興朝廷方宵旰憂勤預備立憲但能自强不息終可轉

危爲安伏願我　皇上親師典學發憤日新所有因革損益之端務審先後緩急之序滿漢視爲一體內外必須兼營理財以養民爲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教戰以明恥爲先毋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養才尤爲國家根本至計務使明於尊親大義則急公奉上自然日見其多方今世道陵夷人心放恣奔競賄賂相習成風尤願我　皇上登進正直廉潔之士凡貪婪好利者概從屛除舉直錯枉雖無赫赫之功而默化潛移國家實受無窮之福正氣日伸國本自固凡此愚誠之過計皆爲聖德所優爲倘荷聖明採擇則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下略　先一日已擬定　特謚文忠或文正比道疏上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二語觸某邸之忌臨時忽易前議改謚文襄云

京師貢院聚奎堂壁間石刻明萬厤庚戌取士詩七律一章耀州王圖作王字則之官侍郎萬厤三十八年主會試見明貢舉考略天啟四年其子淑卞亦主試和原韻附刻于石閱三百年片石無恙自來主鄉會試者多用原韻賦詩相贈答光緒辛卯鄉試余充同考官副主考徐壽蘅侍郎樹銘有詩余和詩四章越九年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城其後借河南省城舉行鄉會試又至

丙午而科舉廢貢院鞠為茂草矣

本朝以一甲第一人位至大學士者聊城傅以漸武進呂宮崑山徐元文金壇于文襄敏中會稽梁文定國治韓城王文端杰大庚戴文端衢亨吳縣潘文恭世恩至光緒間南皮張文達之萬常熟翁同龢壽州孫文正家鼐嘉定徐郙元和陸潤庠凡十三人

道光間東閣大學士王公鼎病卒遂不復開東閣至光緒初年左公宗棠授東閣大學士蓋相距幾四十年矣

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自江蘇學政告歸即不出著書滿家不與外事新學盛行獨持正論致遭時忌宣統二年春省城米價騰貴羣情洶洶當事者措置弗善巡警道賴承裕出南門彈壓被眾攢毆營官楊明遠救之入城城內外痞徒麕集鬨於巡撫署岑撫懼不敢出眾益驕聚者益多乃斫旗杆毀轅門以洋油潑大門縱火焚大堂衛隊發槍傷人各大街皆罷市各官吏及紳士皆集于撫署布政使莊賡良等步行勸開市眾稍散巡撫上疏自劾遂以巡撫關防授莊布政布政不詧輒用關防鈐告示而自稱護理巡撫時並未奉　旨也總督瑞澂惡湘中三司之不先電聞也按察周儒臣已與莊布政擬電馳告總督而莊年老回署後志之又中讒遷怒於湘紳湘紳黃自元等電總督請以莊布政為巡撫總

督怒遂疏劾官紳若干人而王祭酒以電文中首列名遂遭嚴譴奉　旨降五級調用孔憲教葉德輝楊鞏皆革職永不敘用德輝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巡撫岑春蓂布政莊賡良巡警道賴承裕皆革職按察周儒臣革職留任長沙府知府長沙善化二知縣並革職留任方事之起一面安撫一面查拏肇事之人尚易結束曾不意釀茲大獄也

巴陵謝君維藩字麐伯壬戌翰林伉㤃尚志節官編修時值畿輔水災兩上疏諫　大婚繁費請節用以振飢民語切直　上優詔答之官山西學政復屢疏言邊事

戊寅歲飢集同志設廠爲粥以食餓者日徒步驕陽中懐胡餅數枚自啖遘疾遽殁順天府尹上其事 詔以生平善行載本籍志乘蓋異數也其友丹徒陸襄鉞刻其詩日雪青閣詩集南皮張尚書薌濤先生將輯其詩與臯蘭吳柳堂仁和家子儁兩先生詩合之爲三艮集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吳兆泰字星階湖北麻城人皆由翰林官御史屠以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上疏請
皇太后收回成命仍前聽政 懿旨嚴責交部議革職吳於十六年九月疏請停頤和園工程奉 旨交部嚴議亦革職兩御史皆湖北人又先後居虎坊橋東阡

兒胡同又十七年二月御史高燮曾請行日講奉 旨駁斥高亦湖北人

法源寺僧靜涵自畫小影徧乞公卿名流題詠常熟翁尚書吳縣潘文勤南皮張尚書豐潤張幼樵副都貴筑黃再同編修等皆有詩再同詩中一聯云白憐僧鬢垂垂短紅妬花顏歲歲妍頗寓伊鬱之感未幾奔其尊人子壽先生之喪於武昌遽以毀卒訃至京師同人於法源寺爲位而哭之余亦與焉重展舊題可勝悵惘編修嘗讀書寺中其西偏室三楹榜曰書龕再同手書也

舊例 殿試收卷官在 保和殿左門外收卷試日京朝官有朋好與試者得衣冠入於收卷官案頭請觀試卷名曰接場相沿久矣光緒癸未榜發山東陳冠生冕書名重一時宗室意園祭酒最器之以大魁相期許陳亦自負不作第二人想接場日祭酒偕志伯愚張延秋梁節庵諸人往觀陳卷衆皆稱賞祭酒忽嘗曰誤矣策中詔字何單擡耶陳婦翁廖侍郎趨觀大駭遣人覓陳已出矣祭酒乃奮筆於詔上添特字侍郎揖之而出比傳臚陳卷果第一而其事頗喧傳臺官有上言 殿試關防不密者於是奉 旨自後由監試王大臣於 殿上收卷丙戌余應 殿試即在殿上交卷見監試王大

臣於卷尾畫押始退出自是接場之風息矣

是科 殿試讀卷大臣覆 命拆彌封第二名宗室壽耆 慈聖諭諸臣曰宗室曾得鼎甲否副都張佩綸對蒙古崇綺得狀元漢軍楊霽得探花今宗室得榜眼可謂熙朝盛事 諭曰既如此即定壽耆第二可也時副都 眷倚方隆奏對尤敏意園祭酒盛稱于梁節庵節庵曰不然倘我得奏對壽子年必不得矣道光戊戌宗室靈桂列一甲三名 成廟諭曰我家子弟不必與寒士爭此一名乃改爲第四節庵熟於掌故好詼諧嘗以之語余云

光緒庚子鄉試各省　簡放正副考官尋以拳亂停止考試者十一省考官多中途折回或赴　行在或留止他省迨十月　行在簡放學政其前放考官折回者得十一人子子士鑑先充湖北考官未出京隨扈赴　行在所亦同時拜命明年辛丑六月補行鄉試者五省則甘肅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也

陸吾山觀察襄鉞以副貢生入貲官于汴累擢至開歸道以廉直名于時丁憂起復到京向例丁憂實缺道服闋吏部奏聞遇有道員缺即蒙　簡放會有人言吳清卿中丞請尊崇醇親王典禮疏出觀察手樞廷諸公知之東朝亦有所聞越年餘屢有道缺而　簡放未及乃歸陝西迨庚子　兩宮西幸駐蹕西安觀察以在籍道員隨同迎　駕姓名得達　天聽而觀察自官牧令至河道有賢能聲辛丑夏　簡浙江糧儲道一日有內監某至其家以僕某薦觀察謂內監不當與官僚接以義折之內監乃奪氣去亦持正之一端也

崇文門內裱褙胡同舊有于忠肅公祠初名忠節祠即公故宅爲之者見人海記歲久祠廢淪爲民居小屋數椽俗呼爲土地祠宗室伯希祭酒盛昱居第在裱褙胡同稔知其事同里金忠甫濮紫泉兩前輩商之祭酒清釐故址凡民居佔住者量給貲令遷讓於是祠址復完鳩工庀材重建祠宇奉忠肅神位以歲二月設祭合郡人咸涖別建屋二十餘楹爲杭郡人應鄉會試者棲止之所其地距貢院近也

土地廟斜街全浙會館舊爲吾鄉趙天羽先生吉士故宅康熙間捐作會館雍正十二年重修有李敏達衛陳文簡元龍二碑（李碑周景柱書　陳碑許王猷書）碑云趙公歸里後爲豪强者據踞爲己物先生之孫鶴皐走京師訟之官不得白乃捐白金三千贖還其後一被火厄一爲地震修葺畫棟蕩爲榛墟少詹姚君聖湖孝廉潘君荆山有志修

改値敏達入覲捐奉爲倡兩浙搢紳共輸金成之其旁闢室數楹俾僧靜山居之更百餘年屋舍傾圮公車來者不復就居光緒十六年鄉人於南首隙地重構屋宇最後一層曰景賢祠仍舊額也中祀趙先生及李敏達陳文簡清恪四公其新構之屋曰拄笏軒綠天深處紫藤精舍皆趙先生舊題按杭郡詩輯趙先生小傳云其地即月張園故址先生築寄園以居北游者吾師瑞安黃漱蘭通政撰聯云枌鄉萃吳越英華各勵脩名敢道人文甲天下槐市繼朱查觴詠重新別業恰逢春聞似當年昔竹垞移居下斜街初白贈詩有最愛今年春帶

閏句是年亦閏三月故云青田端木國瑚嘗居藤舍注易見太鶴山人詩稿

京師武林會館在長巷二條衚衕創自前明康熙六年重修有碑記其事有扁額四一日德音堂黃文僖公題一爲　御製千叟宴詩乾隆五十年正月　賜州同加一級溫世爵刑部司獄范紹慶一探花沈清藻一會魁諸以謙其初聞爲綱業公所其後館役孫玉私售器具並出賃收其租金歷年久幾無過問者同治二年京官呈請中城御史查拏清釐仍歸入會館光緒四年以其地僻遠乃售去得白金二千兩別購市屋收租息以

佐會館之用越數年復於崇文門西城根購阿克丹侍郎舊宅爲仁錢試館光緒庚寅會元夏曾佑壬辰榜眼吳士鑑皆寓試館聞捷音者也

京師楊梅竹斜街蘊和店舊爲梁文莊公故宅中有藤花廳昔日文莊游讌地讀海昌祝止堂侍御威賦長古有主翁一旦騎箕去折券千緡他姓據之句似文莊薨後即已易主可想見文莊清節矣又汪文端公第藤花最盛今則時晴齋故址無從指識惟朱竹垞檢討海波寺街古藤書屋二百年來屢易主人而藤花老本故猶存也

京師陶然亭在黑窰廠南慈悲庵內康熙閒江郎中藻所建取白香山詩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之句以名之又名江亭士大夫讌集勝地也曹習庵學士詩穿荻小車如泛艇出林高閣當登山情景最合庵內有遼壽昌五年金天會九年石幢各一

蕉廊脞錄卷二終

蕉廊脞錄卷三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吾鄉丁飛濤先生澎又號藥園與仲弟景鴻季弟瀠皆以詩名世號三丁先生成進士官禮部郎中時方册立西宮念無嫻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郎古典屬國也貢使至必譯問主客爲誰廉知先生能詩以豹皮美玉賂吏人吏人竊藥園詩賸之歸國長安搢紳以爲榮以事牽累謫居塞外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後車妾亦喜曰得非聞 中朝賜環詔耶曰

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渡遼海望長白諸山土人以魚爲飯糧盡輒苦飢河冰合常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爨無煙取蘆粟小米和雪齧之日晡山鬼遙嘑夜聞扣門聲童子從隙窺之虎方以尾擊戶先生危坐自若歲盡無錢磨墨市上書春聯兒童婦女爭以錢易書去居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暇輒爲詩溫厚無遷謫態國子藩公聞其名禮爲上客凡五載始得歸見林璐所撰外傳先生詩名人人知之此其謫居軼事也

周西坪修撰未第時大司寇勵公廷儀延之入幕以石門逆書案屬爲勘核修撰得迹涉株連者二十四人力請除名勵公意不謂然修撰曰 聖主好生豈嗜多殺烈風雷雨必不終朝因擬爲奏對而二十四人者竟得免後督學陝西有妄思貪祿私謁家奴通款者修撰既懲其奴而憫考生之愚思曲宥而明儆之覆試諸生日設瓷盌公案上注水滿之召其人捧而擲諸堂下其人愕然乃語之曰爾惜之乎爾身之弗惜而惜此區區者乎卒使擲之復語之曰一經敗壞能復全乎吾與爾猶是也忘身徇賄其可乎其人免冠謝涕泣悔罪遂宥之

王禮堂樹隱居北郭有米南宮癖收藏奇石甚富因自

號曰石交選其尤者七十有二梁山舟侍講書七十二峯閣額以貽之後又得倪文貞公石交圖喜其與己字合懸之閣中復摹鐫之今石歸余家庋之峭蒨廊以廊外有巨石上鐫峭蒨二字不知何人題也

龔衡圃侍御翔麟罷歸清貧居張駝圃自號田居王石谷爲作田居圖其先居橫河沈氏庾園園有玉玲瓏石宋宣和花石綱之遺也道光間園歸沈蓮叔拱宸同治間歸周琳粟家勳石故無恙余嘗徘徊其下旁有白皮松亦百年物也

南潯莊氏私史之獄錢塘陸麗京仁和范文白海寧查

伊璜皆牽連被逮麗京弟梯霞脫身北走投其從舅氏裘信甫謀申救信甫長安大俠也歎曰酷哉此禍顧前者投牒訴誣沈閣不上奈何麗京至都復解浙候鞫而捕梯霞嚴梯霞間道歸自詣獄父子兄弟僕從婦女百餘口相向哭而裘信甫已陰以實情別白黑輸要路內外無一人知者比錄囚呼名共二十一家長刀邀遮顒跕入市陸范查三家竟獲免及信甫死梯霞為制服三年泣語子弟曰微舅氏爾曹皆黃沙白骨也世盛稱吳六奇脫伊璜於難而裘信甫事罕有知者

吾杭藏書家若趙氏小山堂吳氏繡谷亭孫氏壽松堂

汪氏振綺堂海內無不知者至如乾嘉之間舊家遺俗率好儲書而名不顯著者尙多如東城郁氏禮字佩宣號潛亭錢塘諸生家素封藏書充牣潛亭又增益所未備時小山堂書已星散所餘殘帙尙多異本潛亭悉力購之所居駱駝橋去厲徵君樊榭山房一里而近傳鈔祕冊尤夥徵君歿後其家出所著遼史拾遺手稿要索厚價久之不售潛亭以四十金購得之中間尙闕五十葉百計求之不得鮑廷博以文偶步至青雲街見拾字傖肩廢紙兩巨簏檢視之皆厲氏所棄徵君手錄遼史拾遺稿本在焉亟市歸授佩宣移如亂絲一一為之整理閉戶兩月綴輯成編適符所闕之數藏書之室曰東嘯軒軒額為董香光書庭中古桂二株相傳明萬歷間所植交柯接葉清陰覆檐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潛亭晨夕校錄於其間百年以來滄桑幾易東城郁氏子姓寂寥里中故老無復有知潛亭其人者吳中葉鞠裳侍講藏書記事詩載佩宣事頗詳

雍乾間錢塘梁氏勳閥既顯門才極盛而以文莊公孫履繩玉繩弟兄為尤著履繩字處素號夬庵於諸經中尤精左氏傳嘗鐫小印文曰臣有左傳癖撰左通若干卷析為六類曰廣傳曰攷異曰補釋曰駁證曰古音曰

臆說錢竹汀詹事見之歎服中年徂謝未及成書補釋一門三十二卷采摭繁富其子祖恩刊行之玉繩字曜北號諫庵著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元號略四卷古今人表攷九卷誌銘廣例二卷呂子校補二卷瞥記七卷蛻稿四卷總題為清白士集蓋諫庵分居塔兒巷山舟先生書清白堂額畀之因以自號每一書成輒就錢竹汀盧召弓孫頤谷諸先生商榷故踳駁絕少諫庵寄弟處素書云從漢襄陽樊氏顯重當時其子孫雖無名德盛位世世作書生門戶吾仰之慕之願與弟共勉之其風尙可想矣

顧涑園太守光乾隆戊午舉人以大挑知縣宰清豐有
惠政累擢廣州知府粵督某嫉之遽引疾歸後五十餘
年其邑人有禮天竺大士至杭州者知公里居無恙相
率三十餘人登堂羅拜而去昔時人情之厚如此仁和
湯典三禮祥爲詩紀其事詩云山雞愛毛羽志士重修
名況乃爲民牧毀譽尤易成清豐有賢宰吾鄉推耆英
憶昔漳衛水一決連魏城哀哉城下骨尙帶蛟龍腥賑
恤招流亡溝壑餘零丁三上河渠書議格終不行紀災
淚盈紙鴻鴈同哀鳴距今五十載父老來西陵自言清
豐民我曹皆侯生侯今喜健在侯昔何賢能中有少年

子傳聞自父兄今幸睹侯面恨未竹馬迎或長跽不起
或稽首階庭或起焚爐香或笑或涕零何以獻我侯紫
棗雜黃橙何以頌我侯壽考而康寧我公前致問小惠
何足稱無端念衰朽而我媿益增願爾爲良民願不負
太平手摩父老頂歡愛如孩嬰出門尙回顧觀者塡柴
荆允矣古遺愛亦足驗民情民情有如此願共惜賢聲
太守所居在東城河側敝屋數楹顏曰河干墨自稱河
干先生

于忠肅不諫易儲事後人爭疑之相傳齊次風侍郎嘗
宿祠中夢忠肅告曰當日諫易儲疏留中不發外人無
知者子異日入史館當爲我表章之旣而侍郎果直
禁廷與修明史遍檢前明檔案無之餘姚邵二雲先生
習聞其語入館後留意蒐訪最後于通政使署得當時
舊册有大司馬于某爲太子事一摺具載月日數百年
疑案至是始定惜疏稿卒不可得見按此事又見阮文
達揅經室集及　先大父養吉齋餘錄

厲徵君東城雜記原名城東雜錄見抱經堂文集跋云
吾祖居在東里坊其北則艮山門其東南則慶春門于
東園最相近桑弢甫先生之居在焉先君子從幼往來
里人有雙先生之稱後之人有續錄者亦可以爲東里

重矣吾祖居卽所謂數間草堂者也

武林卓珂月人月崇禎初作千字大人頌錯綜成章甚
有思理開章云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興諸夏
利高文起家建景閏帝二百餘年我皇陟位河澄寶出
鳳舉毛從虞雲雨旦漢日再中羣黎作乂列州攸同可
謂高文典册篇中摭伯分佐歲星可招貢珠盈寸舍矢
五扶投淵渫耳何傷盛朝帳染墨蹟帷集書囊武功稱
甲吉運始丁誠推韓轂令賞終纓語皆警策枇字云鬱
尊黃金膳枇素木枇音匕義取祭用素枇也杷字云姑
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按卓氏爲塘棲望族明季

國初門才極盛珂月詩有刊本他文罕見漁洋池北偶談載此一節亟錄之吾鄉羅鏡泉以智嘗集自來重次千文者凡數十家珂月作亦列其中張仲甫先生嘗爲之跋兵火以後不可復覯

家小穀太守清皋西穀府丞清鵬爲穀人祭酒孿生子幼時聲貌無異家人幾不能辨以鬌角左右別之祭酒封翁晚年目雙瞽兩孫至前則摸鬌角呼之曰爾皋皋耶爾鵬鵬耶年十七同入縣學後隨祭酒於揚州安定書院命小穀與兄小西作鰣魚詩小西句云安得萬錢供箸下卻逢四月住江南小穀詩云人情爭染脂韋易

世味能消骨鯁難祭酒笑曰大兒不脫寒儉氣要亦名士風流八兒乃欲爲强項吏耶一時傳爲美談

張仲甫舍人應昌嘉慶庚午舉人以恭繕實錄議敘中書舍人中歲苦羸疾不復應禮部試惟以箸述自娛所箸有春秋屬辭辨例編八十卷補正南北史識小錄國朝詩鐸彝壽軒詩鈔煙波漁唱同治九年詹事府詹事夏同善通政司副使朱智鴻臚寺卿許庚身　奏進春秋屬辭辨例編特賞耆年好學甚屬可嘉之諭老年子姓彫落招嗣子嗣孫賃屋菜市橋東榜其門曰家傳孝友里近忠清巷所居近忠清里距吾家僅百武耳晚通禪悅腰腳輕健年七十餘猶步登韜光爲詩紀之

舍人清貧而性孤介杭州東城講舍薛慰農太守創制義外兼課經解詩賦太守去官卽主講席繼之者爲海鹽張銘齋先生先生歿里人有言于郡守欲延舍人主講者舍人辭不就自言年衰耄經義詞章皆荒落豈足勝講授之任顧家無儋石儲其嗣子雲齋俛余勸阿翁勉就此席余知不可而雲齋固以請一日從容諷舍人語此事舍人厲聲曰兒輩不曉事卽長官延聘我必堅辭必强我當以死拒之余斂容歎服時又有薦會稽李蓴客來主講者李亦辭不就後見越縵堂日記言杭

州張舍人謀此席甚力不欲與爭此則傳聞失實舍人介節余固親見其事親聞其語者不可不爲辨之也

龔闇齋觀察以部曹直樞廷屏絕華侈退直輒閉戶讀書時人有熱官冷做之誚外簡徽州知府調安慶時奉特旨搜捕教匪餘黨皆有眞姓名安徽州縣有緝獲解省者皆令首府親鞫之公察知纍纍桎梏者皆非眞教黨也謂諸囚曰予當爲若輩申救之乃寓書大司寇戴簡恪公陳所獲逆黨冤誣狀戴公答書曰此十數人者皆　上書名指拏之人未可輕縱於是諸囚皆棄市制府百文敏公以獲匪案　上章臚薦列公名居首公

馳謁文敏辭官文敏曰爾之來吾知其爲辭保也然安徽一省官半登薦剡豈可獨遺首府若以此去官尤不可公曰不去官猶可若一條血翎子則斷斷不敢受也文敏曰諾遂刪公名而心益器公明年具疏密保尋擢授蘇松太道同官中以此案升擢賞翎枝者三年內皆病死公旋乞歸六十一歲時患脾泄幾瀕于危恍惚見前囚十餘人至呼冤不置公曰爾等之死由某某貪邀功也何仇我爲曰某某等均就冥誅矣公許救我而不救豈得無憾公曰余上刑部尙書牘稿故在余無力救爾等固吾之憾也命家人檢原稿焚之囚遂散去疾遂

瘳壽七十五歲而終公子寶琦述其事且言公七十生朝兒孫奉觴爲壽公猶舉前事爲戒云

魏春松御史成憲官臺諫以清介聞嘗　召見垂問家世　上曰汝讀書人家也御史因倩人繪圖顏曰讀書人家以誌　恩遇晚年主講紫陽書院課文字外時時以讀書立品爲諸生勖先大父贈詩有曰平生但識忠孝字爲報門生休問奇

仁和曹柳橋丈籀初名金籀字葛民少工詞章三十後一意治經嘗言治經宜先通小學生平覃精許書於羣經尤致力春秋篤好穀梁家言年五十成春秋鑽燧一

書多用穀梁義著說文訂譌稿燬于兵所存惟古文原始一卷晚年裒前所已刻書及亂後所作文字彙爲一編名曰籀書道咸間居城東地饒水竹近南宋紅亭醋庫遺址與里中諸老結紅亭詩社久之移居皋園之西偏顏其室曰市隱草堂同治初徙居鹽橋之東賀衙巷於宅東隙地闢小園榜曰臥霞先大父戊辰歸里丈與張仲甫高古民兩先生時相過從余撰杖侍談嘗呼余爲小友年七十矣高睨大譚意氣如少年惟喜嫚罵人多疾之歲丁丑與族姪舉人曹鴻藻搆訟不勝著三世聞見錄臚列巡撫布按道府仁和知縣場大使諸人姓

名分爲陽類陰類加以評騭蓋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也書詞拉雜頗類風狂於是布政衛公榮光言于撫軍梅公啟照請窮治撫軍以屬按使升泰升泰飭仁錢二縣逮之時丈已病疽發于背金丈曰修出爲緩頰翌日而丈遂殁乃逮刻字匠燬其版撫軍奏聞褫候選訓導職以原書咨軍機處備案余時在里中竊歎諸當事以褊衷而摧抑一文儒殊無謂又歎丈以經生耄年晚而不能以道自守卒用文字賈禍爲里黨所訾可深惜也譚復堂日記嘗痛詆之稱爲曹老人謂其實不知學此又文人相輕之習丈嘗入京師年五十時與縣潘文勤

師壽以聯曰代推小學有達人天假大儒以長日語極推重蓋說經治小學文勤固深佩之也

富陽董文恪文恭父子為一代名臣文恭既正揆席嘗圖形紫光閣川陝平　賜騎都尉世職年七十九薨於位　睿廟臨奠御製輓詩中一聯云但有詩書貽子姪絕無貨幣置莊田並　命刻詩墓次以示後人數傳而後子姓乏絕文恭孫婦邱安人煢煢居京邸同治己巳南歸謁祠墓稽譜牒以族孫瑾承殤子繼呂後瑾有末疾不能備宿衞其子長齡是為文恭五世孫當襲世職

先大父與許信臣中丞高辛才濮少霞兩觀察請於巡撫楊公疏聞於朝先臣之門絕而復續而邱安人力振宗祧動合禮意亦可謂賢矣

族伯父鶴軒先生自江西告歸與里中諸老結鐵華吟社起戊寅訖乙酉湖山踼宕余亦常侍末坐社集以湖上為多因於永賴祠側遺安室榜曰鐵華吟社先生自為跋云昔童參政創西湖八社凡南北山勝處悉麗壇坫吾社乃僻在一隅隘矣然柔艣輕輿惟意所適舉湖山之寥廓幽邃以供吾儕之嘯詠有日貢其奇而不竭者是八社廣而吾社未嘗隘也同社諸君抗懷往事有內史今昔之感謂宜署榜以詔來茲於是乎書光緒十

年上巳

仁和王文勤公入樞府由吳江汲引頗為清流所抨擊尋乞養親歸以滇案降官服除即家拜湘撫擢滇督再蒙特召又出督直隸未幾復召入軍機庚子之亂　兩宮西狩　文勤懷軍機處印單車追及至懷來扈從入秦自是　東朝眷倚益隆　恩禮優渥年七十八告歸　命馳傳歸戊申家居聞　兩宮升遐隨班哭臨遂疾篤薨於里第生平相業無可稱述然當己庚之間　東朝意主廢立嘗示意文勤文勤力陳不可庚子拳匪之訌亦頗諫諍幾為端王諸人所誣陷徵榮文忠力保全之亦與袁許諸公同棄柴市矣余嘗得文勤日記數十巨冊皆其官京師及鄂湘時所紀論人論事皆有識在鄂臬湘藩湘撫任公餘無日不觀書者老輩固不可及又辛未三月某日日記一則云郭子美軍門來晤近以省親不先請　旨飭部議處語次頗自儆捉因以　君父之恩臣子之分迎機而善道之並為言到此地位惟以忠君敬上虛己下人乃為人所不可及若以勛業日多兀界自喜便使人一覽無餘矣渠聽之悚然感佩之情溢於言表因知其天資過人本屬一時奇傑再能斂才就範尤為不世之才國家禦侮需人所貴有以善全

之也讀此數語可想見其愛才之篤待友之誠
余從祖姑母歸山陰徐公業鈞字鴻冶以名孝廉出宰山左所至多善政平生篤學嗜古尤長於詩從祖姑母字月蕖善度曲兼工詩詞閨中酬唱爲樂公試京兆從祖姑自蜀寄五古一章公既和之並以長箋合寫寄歸公屢困場屋嘗有下第過臨邛題壁二絕句曰云云一自諷一自解胸次卓然吐棄塵俗宜其卒爲良吏也
葉貞甫丈答友人辭絕勝營諸軍書云新雨乍晴忻奉手教得與諸君子賜書並讀一過竊以爲愛之太深知之轉淺期之太厚待之轉薄古來士大夫行止去就觀

所向之枉直邪正以爲斷柳下惠不易介介之推不言祿各行其志良非得已孟氏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此言可說之大人也若不可說則直藐之并不必有巍巍之見存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言不可事之王侯也若可事則無損吾志又何必有高尚之見存觀人觀己惟慎所從見理欲圓立品欲方成心不可有定識不可無持躬處世俛仰乃適今使孤雲出岫託足便非小草向榮屈節以就斤斤于趙孟之貴賤卽頂上轉丹腰閒佩紫不過朝華夕落身世浮漚已耳是何足爲榮辱哉至所言不能忘情得無告者過乎夫以觀面不識之人有雲泥相隔之分何情之有何不能忘之有此中推挽固自有人然而聖門亦仕季氏何以費宰獨辭不强以同聲之應宰我欲窮仁者畢竟從井不可難罔以非道之端區區一官位誠卑矣而不可卑者氣節職誠小矣而不可小者器識彼可以勢燄熏灼威力制馭者無他人惟心目中時時有烏紗在患得患失傍徨於瘖聵畏首畏尾固結其功名斯可以受風雲之叱咤而以是爲雷雨之經綸僕則不能也生長儒家稍知廉恥硜硜之見決不可移以故鄧檄七至封泥在完慚不知其所言何事邀伽婦縱窮魔技而來信天翁自有

知命之學彼而劾我我不怨之彼不劾我我亦不德之前則句留淇右禰衡之刺遲遲今將長嘯蘇門淵明之腰不折青氈一片待賈而沽未始不可娛菽水況貧乃士之常年來抗塵容走俗狀欲捧毛生之檄依然范叔之寒則卽屠刀放下寶山空回尚可立錐何愁餓莩行素居易此衷夷然蒙書來殷殷俯教此皆愛我期我而勸我者敢不逕遂披瀝暢其所欲言若汎汎者交則惟謝之曰某不敏負明公教自知暴棄行當待罪臯麓而已蛙蚓微吭鳴不驚人鷗鷺閒心伸于知己統惟鑒察不具百一丈有才名時勝克齋保方督師河北欲羅致

幕下勝驕蹇慢士丈逆知其必敗故堅不就召也

陳扶雅先生善嘉慶辛酉舉人治經學爲古文辭十應禮部試卒以大挑官教諭晚入汪氏東軒吟社與先大父相酬唱其殁也莊芝階舍人爲之傳先生孫學繩字硯傳工駢文爲人掌書記咸豐辛酉客浙布政使幕遭寇亂轉徙江北嘗著兩浙庚辛紀略言賊陷浙事與平浙紀略及談浙諸書小有異同然當時在幕中見聞固較眞也後有自述駢文一首注云先曾大父諱祖蕃字古歡著傳信閣詩稿先大父諱善字扶雅著研經日記四書古義晉書校勘記兩晉疆域考福建通志列傳稿

損齋文集先大母汪諱玢字孟文著古韻軒詩稿竹閒書訣先君子諱錫字子諒著省圖詩文集又藏書五千餘卷金石碑拓書畫數百種武進張皋文編修虞氏易等稿本十三種城破皆燬于火先生嘗從皋文游以所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畀先生皋文卒言於太傅儀徵相國爲刊行之而先生及其先人著述今悉不傳良可痛惜

嘉善查禮齋先生奕照又號丙塘自號龍山老樵初白老人曾孫少壯奔走四方爲人司章奏阿敬敏公百文敏公尤敬禮之以薦得淮安府同知棄官歸里以詩酒自娛年八十九卒著東望閣詩鈔二十卷媵琴館詞鈔一卷別有敬業堂詩集註惜未刊行詞鈔中有慶春宮一闋題云余年二十六客京師始從高慕陶習琴嘉慶初遇武林李玉峯手授十二曲玉峯爲海內第二手曲盡指法之妙葢於今四十年矣吾鄉人今殆無知有李玉峯其人者

先大父官黔久嘗著黔語二卷可繼田山薑張介侯兩黔語之後慶坻刊於京師在蜀以貽陳衡山大令刻入叢書光緒癸卯使滇往來經黔郡縣周覽巖洞諮訪人物證之舊聞往往而合顧兵火之後文獻無徵往時鄭

莫兩家流風餘韻無復存者可爲喟息楊大見心以其尊人雪漁編修手書黔陽雜詠五十首卷子示余讀之如理故緒如賡昔游詩中所紀黔中掌故有出於田張二書之外者足爲後來志乘取資憶余滇行兩經安順府假館試院見雪漁所書啟秀堂楄概帖嘗有詩云山城日莫暫投裝墨妙重瞻啟秀堂羨煞故人歸隱早十年清譽滿蠻鄉今讀此卷而雪漁墓有宿草矣

楊雪漁編修家遭粵匪之亂盡室自燔子身跳免轉徙至漢口始得以教授自給嘗館大冶縣易培初大令所値縣試居期忽一魏姓介易之司會計者求見雪漁謝

第二一六册 102

之越日又至延入書室則縣署所與交易之錢肆主人也既而促坐密語曰縣試在卽某有子某某前官縣試曾列案首不得入泮今又將試矣君爲官閱試卷幸提挈之縣官清正不敢干故敢以私請雪漁拍案起曰汝視楊某何如人官清正我乃不清正耶某惶愧走出君遽告大令大令立傳其人痛斥之監禁至試畢始釋

雪漁生有自來其告終之前數日寢疾作譫語言有僧徒多人來相迓頻作拱手狀又言前身爲某寺僧名實光號普慧又時時沈吟數語曰曲罷當筵人生一世鶴來華表瞬息千年若自挽若偈語殆所謂去來了了者歟

庚子袁太常之喪歸杭州雪漁撰聯語挽之曰時局艱哉讀三疏洋洋禍福不可知盡犬馬愚誠而已男兒死耳歎孤忠耿耿是非終有定問春秋直筆何如此事弔挽措辭最難此聯可謂得體

歸安沈義民先生偉田道光丙午舉人咸豐庚申官吳縣知縣有惠政粵匪陷蘇州先生守死不去賊至痛斫之身受十七創暈絕一老人救之而甦掖之出自投於河者再蘇人多德先生者又救之護持至滬與母夫人重相見先生精于醫懸壺市中以供甘旨自號曰醫隱又曰再生子其見母詩云有母六十九視我傷遍身痛不在我體乃在我母心其書憤詩曰此仇不能報此罪何從贖搔首問蒼天浩劫何太酷其後李文忠公知先生有循聲且以抗賊受刃傷當時以知縣不知下落入告文忠乃專疏據實以聞請復原官補江陰知縣光緒初母夫人壽九十四先生六十一矣母九十七而卒先生服除不復出壽亦逾八十先生鄉舉後僑寓杭州花園巷與先君子訂交余垂髫時常見之光緒丙子謁先生於江陰見額際項間創痕猶在云

良山門外百步塘有水月庵水月老人故居也老人孫

姓名文字文石號水月會稽諸生隱于杭榜所居爲梅園性恬靜一介不取間爲長短歌詞問其年嘗稱九十髮盡秃人多以僧呼之瀋陽范忠貞公撫浙嘗訪之老人昔從忠貞大父游時忠貞尚幼老人撫其頂曰是兒當建節吾土吾猶見之至是忠貞太夫人以告忠貞遂物色焉屏騶從往數與縱談捐俸爲建百步塘勒石紀之時西溪多虎患老人語忠貞曰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忠貞遽閩督老人又言曰耳後火發時須要有主意其後忠貞竟死耿難老人素不喜與世事及是人以爲前知爭就之老人益厭惡避去不知所終士人

改其居為水月庵肖老人若僧象召其徒奉之為香火院王文貞池北偶談稱之為水月和尚蓋當時固誤傳為僧也家穀人祭酒嘗與黃相圃姚春漪至其地皆有詩逮今百年無復有知者也

樊榭徵君墓在西谿法華山下王家隝嘉慶十四年里中諸老葺之為置墓田付交蘆庵僧常源為納糧供祭之用歲以春秋酹酒澆墓家祭酒穀人先生撰記山舟學士書之蔣蔣村請阮文達公書墓碑文達有詩記事徵君無嗣其栗主不知何時供奉於湖墅黃文節祠道光九年趙雩門鉞蔡木龕焜李西齋堂與同里諸老以

徵君墓在西谿宜近祔乃移奉交蘆庵以姬人朱氏月上祔祀其側月上主蓋徵君手書也時胡書農學士有文記之今諸文詩碑石尚存而栗主經亂燬失同治間道州何子貞丈來游交蘆庵乃補書徵君及月上二木主里人奉祀于寺之東偏松生丁丈乃以奚鐵生畫西溪圖卷子及高邁菴錢松壺戴文節諸畫卷付與僧藏之光緒間里人增設徵君夫人蔣木主同祀龕中又增一龕祀杭堇浦先生及其夫人二妾杭厲同時又皆無後溪山勝地神靈往來重賴後賢香火不墜亦禮所宜也惟杭先生墓相傳在大馬山汪子用丈求之累年竟不可得

桑孝子祠在杭城觀橋街有石坊一祠祀錢塘孝子桑天顯天顯字文侯居大樹巷鬻餅為業性至孝父病膈天顯合羊脂和粥以進及父卒乃抱鐺日夜泣人為繪桑孝子抱鐺圖歿後里人私謚曰孝勇弢甫先生孝子子也雍正間召試通知性理賜進士官工部屯田司主事薦試博學鴻詞弢甫子繩球字夔石諸生有青桐書屋學語弢甫之經營建祠立坊也集貲未成繩球節嗇修脯積鏹盈千將以成父志未幾病亡遭胠篋其後里人乃為成之咸豐間寇亂祠燬坊存同治間里人醵

貲重修歲時奉祀用資觀感余居里中每經行坊下輒肅然起敬世風日敝倫紀蕩然亟書之以詔來者

弢甫先生幼嘗受業於勞餘山及壯益究心宋儒之書性孤潔方官水曹歸寓輒反扃其戶以杜雜賓乞養歸闢餘山書屋於東皋別業著有論語躬行實踐錄歷主大梁道山濂溪講席執業者咸稱桑門弟子好山水遊日能步行百里徧陟五嶽自署獨往生又號五岳詩人所至吟詠成帙洞庭嵩山華山泰山衡山恒山閩嶠諸集皆紀游之作也

西谿花隝在開化涼亭之左地極幽邃修篁古木不漏

日色中多梵氏居其可資游憩者曰六齋曰在澗庵曰眠雲室曰九松精舍曰休庵曰梅溪庵曰溪飲庵曰怡雲庵曰肯庵曰飲犖庵曰樹雪林曰白雲堆凡十二處

報恩寺唐元貞間建在萬松嶺下咸淳臨安志報恩院紹定間御前承應者也元至正間築城移建大井巷洪人海會寺成化間仍徙故址有舞鳳軒萬菊軒銅井諸勝宏治十年叅政周木改寺為萬松書院僧寂源于萬歷壬子改建南山楊梅嶺下名報恩庵見西湖志及武林梵志今則問報恩寺已無知之者惟鳳山門外有庵一屋宇湫隘繚以土垣其中地頗平曠多植桃樹花時

絳雪彌望嘗與丹徒戴壺翁攜茗具往游焉

黃文節公祠在杭城迤北湖墅舊名青莎里有村社曰蘇家廟相傳其神為山谷何徵君春渚書黃文節公祠額榜于門建清風閣于祠後按公宦跡未嘗至浙而吾鄉社而祀之故老相傳未知何据兵火而後祠亦廢矣

永賴祠祀明浙江巡撫龐公在鳳林寺右祠久廢光緒初烏程龐芸皐雲鏳捐貲重修祠側有還安堂飲渌軒雲抱水邊樓鐵華吟社即附設還安堂之後龐公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治浙行一條鞭法民德之為建祠祠有萬歷十六年立侍御龐公遺愛碑陳善書

左文襄公祠為竹素園故址　世宗憲皇帝嘗御書竹素園扁及七言聯以賜中多亭館其題額曰湖山春社亦舊題雍正九年總督李衛創建以祀湖山之神曰香泉室曰最景樓曰臨花舫曰水月亭曰桃溪深處曰流觴亭曰觀瀑軒皆舊名也辛亥以後祠廢

丁家山下　先塋之左舊有履泰將軍廟問其緣起罕有知者後閱武林舊事西湖三堤路有履泰將軍廟注云有天澤井葛仙翁所植古松將軍錢唐人姓孫名顯忠仕吳越時嘉熙中趙與懽尹京禱雨有驗奏聞因勅封天澤侯

香祖筆記云杭州臬署本宋岳忠武王宅東偏有王祠祠後又有一祠並祀文信國及元伯顏養濟院則祠嚴嵩為土地皆不知起於何時按岳王祠今尚存文信國祠後移于西湖三台山見兩浙防護錄養濟院已廢杭州府署土地神相傳為蘇文忠公集公詩語為靈籤事涉傅會然實公甚矣京師翰林院衙門以韓文公為土地神其不經正相類　先大父詩云生前遭遠斥死後辱卑棲如何磨蝎恨生死似昌黎

葵巷南宋時名葵巷不知何時訛作葵地鄰東城有吳氏舊廬沈輔之太映銘自嶺南歸得此屋葺而新之名

日間園粲室三楹顏曰退一步想庭植牡丹數百本花時讌客極觴詠之盛丈歿後售于官改爲敷文講廬時吳左泉工部主講敷文書院以萬松嶺僻遠于此別設講廬爲諸生撍叠負笈就學之所書院廢胡氏得此屋改建安定學堂

金衙莊爲前明金中丞學曾別業　國初歸餘杭少司農嚴公顥亭司農孝友以祿不逮養題所居曰皐園用志皐魚之痛地傍城隈水木明瑟爲城東冠中有梧月樓滄浪書屋蹄溪小太湖罨琴堂綠雪軒夫容城怡雲亭諸勝乾嘉諸老恒于此游賞道光初歸章文簡相國

後又爲嚴小農河督烺所居咸豐兵火園圮樹石無恙吳梅村書滄浪書屋榻倘存同治初吳曉帆濮少霞陸存齋萬篪軒四君購得榜曰四間別墅未幾鬻于官改八旗會館既改建浙江忠義祠設采訪忠義局祠側餘地建前學政張文貞前布政繆武壯二公祠又別建張文節公祠文節直　上書房以寇亂假歸省親圍城中賦絕命詩自經死

忠清里舊名旱平巷萬歷府志坊巷門有旱平坊即此北爲褚家塘明正德十五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唐鳳儀建忠清里坊時胡世甯起徒中拜湖廣按察之命鳳儀欲爲建坊世甯謝曰賴主上寬仁得免罪戾幸矣何以坊爲唐有僕射褚公里人也當時諫易后忠莫大焉我明四川按察僉事王琦兵部郎中項麒皆與同里淸望重一時世甯願爲之執鞭者也若移樹坊之工爲三公表世敎民所益良厚鳳儀感其義遂爲樹忠淸里坊於塘南巷口云見萬歷杭州府志姚靖西湖志

揚淸祠嘉靖間提學孔光奏建祀王公琦項公麟琦以四川按察僉事告歸淸介絕俗枵腹以歿諸孫貧至爲傭麟官兵部郎中文學孝友以疾歸四十餘年閉戶以終一子貧贅依人胡端敏言舉世尙通達而賤方介以

致二公泯沒無聞乃請於官立坊以表章之而二公之名遂與褚公並傳逮今數百年屢圮屢建過其祠者咸景仰流風不置云祠有夏壽嵩重建祠碑同治初仁和知縣姚光宇重修祠碑

余家居岳官巷攷巷名所自不得其說後讀汪槐塘沆文集殳贈君家傳云殳氏於宋建炎間自汴徙家鹽官不知何代復徙省城相傳前明中葉有孝廉寔僑與從弟龍山並官司訓居貢院東今所稱學官巷是其舊址乃知岳官爲學官之譌殳氏後遷居大方伯里贈君名璉字十波子基乾隆己卯舉人官盧氏知縣考嘉靖仁

和縣志此巷舊名打鐵小巷

志清里有趙松谷殿成目耕園具泉石花木之勝後歸沈氏沈名清藻字研香乾隆乙未一甲三名進士里人皆稱爲沈探花家光緒初歸永康應敏齋寶時疏泉疊石多蒔名花榜曰適園中有懋鴛花館豆花疏雨山房諸勝劍州李榕爲之記

承平時士大夫於湖上築別業供游賞者不可殫紀如徐文穆清風草廬翁蘿軒白雲山房孫景高寶石山莊陶篁村泊鷗山莊錢叔美野鷗莊朱彥甫長豐山館黃霽青小竹林潘紅蕖怡綠莊汪小米水北樓錢秋嶼綠

楊村舍王安伯小輞川其最著者興廢不常至咸豐庚辛之亂蕩然無一存者光緒間高白叔舍人築紅櫟山莊地爲明戴大有讀書處有且住軒小仇池室藏山閣鷗渡（此可通舟處）田田樹聽雪犖确亭諸額室宇精絜樸素無華騷人墨客每樂讌游於此

吾杭自明季張右民與龍門諸子創登樓社而西湖八社西泠十子繼之其後有孤山五老會則汪然明李太虛馮雲將張卿子顧林調也北門四子則陸藎思王仲昭陸升黌王丹麓也鷲山盟十六子則徐元文毛馳黃諸人也南屏吟社則杭厲諸人也湖南詩社會者凡二

第二二六冊 102 ½版

47A

十人茲爲最盛嘉道間屠琴隖應叔雅馬秋藥陳樹堂張仲雅諸人有潛園吟社而汪氏東軒吟社創于海甯吳子律小米舍人繼之前後百集舍人刊社詩爲清尊集戴簡恪寓杭州天后宮有秋鴻館詩社亦驂靳焉潛園東軒皆有圖東軒吟社圖費曉樓畫今尚存汪氏潛園圖則不可得見咸同以後雅集無聞光緒戊寅族伯父鈎軒先生創鐵華吟社首尾九年先生歿而湖山歗詠風流闃寂矣

國朝浙江重宴鹿鳴者康熙丁卯周天相丙子吳大煒甲午萬承式附癸巳恩科錢家塈丁酉趙世玉雍正癸

卯陳克鎬己酉吳嗣富乾隆乙卯附丙辰恩科馮浩戊午顧光范崇棨袁枚丁卯梁同書乾隆壬午余集乾隆丙午汪農嘉慶庚午張應昌張先生以同治庚午重宴鹿鳴是科考官爲順德李公文田李公鄉試舉主張惕齋興仁先生從子也以門下門生禮來謁先生有紀恩詩裝作冊子李公署其冊首曰國朝浙榜重宴鹿鳴第十五人并繫以詩一時和者甚眾亦鄉邦故事也

西湖山水甲天下鼎革之際勝國遺老隱姓名遯跡湖上者尤多　先高祖杭郡詩輯無名氏一卷據夏基西湖覽勝詩選所載得二十四人曰閉戶先生曰河渚生

曰花間散人曰靠天翁曰墨憨曰覓友曰柏菴曰漱石翁曰粹菴曰渡船翁曰焦梧生曰龍井山樵曰烟水客曰天容子曰小林逋曰竹逸曰心菴嬾叟曰松脂書史曰饘菴曰蘇石曰山澤臞叟曰拙存生曰藝園遺老曰長嘯客是殆月泉吟社之流不僅膏肓泉石也

蕉廊脞錄卷三終

蕉廊脞錄卷四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方正學先生被難時有魏典史澤者匿先生幼子于罰中以出適外家陸氏時籍禁方甚不可留乃變姓名居江陰缺方字之末筆而爲六幼子名朗避難時才四歲至本朝嘉慶間十四傳矣六承知字賡九爲李申耆先生箸錄弟子明史惟云先生二子皆自經不云更有幼子六氏譜云朗尚有兒曰德宗避松江更姓俞申耆先生爲賡九題正學讀書箴詳識顛末必有依据今浙江

候補知縣六某亦其裔也有小印曰正學後人

姚湘字夢峽餘杭人明季諸生明亡不肯翦髮隨金堡飄泊楚粵堡以事繫獄出獄後爲僧夢峽不知所終船山年譜云湘附永歷實錄金堡傳船山有荅姚夢峽秀才見柬之作兼呈道隱黃門此詩編入順治七年庚寅明桂王永歷五年也

先曾王父小羅浮山館詩有哭毛海客七言長歌一章蓋知簡州殉土寇之難者海客名大瀛寶山諸生善爲文工詩試輒不利五十外以薦舉得官教匪起湖北蹂躪河南陝西四川大府奏毛隨營以功擢知縣辛知簡州土賊復發城守踰時援不至城陷罵賊不屈死著有戲鷗居叢話洪北江嘗記其客山東巡撫國泰幕事則海客固振奇人也其孫嶽生有文名

張古虞司馬中寅大興人道光十五年舉人咸豐初以同知候補蜀中善書學顏魯公筆意　先大父嘗乞司馬書楹帖余頗珍異之近得司馬之子林所爲行述及順天府志先賢傳知司馬官松潘直隸廳同知咸豐庚申番夷叛城破死之事聞　贈道銜給世職於陣亡地方暨原籍建專祠入　國史忠義傳書學平原忠亦似之昔人言心畫可以見人之性情氣節諒哉

朱光緒字侶喬浙江錢塘人以府同知需次蘇州咸豐十年春蘇垣告警前署布政使蔡映斗督兵防堵平望光緒爲之副及賊至或勸之走光緒曰此固不足以守然大吏勉吾死守義不可不死且城已破吾母度必死母死不能救又不忠於所事是重吾罪也乃率勇丁逆戰一晝夜死者相枕藉遂揮佩刀剚賊目因被害母吳氏妻戴氏妾楊氏等城陷日皆投池死

成都浙江會館中祀浙人宦蜀有政蹟者而以死勤事則立一龕中有倪公霖死金川之難吾邑人知之者罕謹錄之倪霖字雨蒼仁和人偉姿容好騎射性落拓不

糴納貲爲縣丞分發四川署巴縣丞木洞巡檢補西昌
丞權簡州州判金川軍興檄調軍中爲登春營巡捕官
霖探知降番欺飾狀請移師就大營以壯聲威毋爲敵
誘木果木之變又請由美卧溝間道出攻賊衆謂其卒
官好紛呶狂誕幾至詈辱霖憤歎不已迨登春營出戰
霖荷戈從戰死事具西昌縣志
仁和曹燮坤官廣西全州知州咸豐二年夏洪秀全大
股北竄犯全州燮坤誓死守半月賊盡銳來攻援絕城
陷死之見沈映鈐退庵隨筆
沈燿章字鳳臺錢塘監生咸豐十年署雲南永川知縣

賊攻永川縣無兵燿章齕指血書速救永川四字遣人
疾馳詣四川重慶鎮總兵某乞援兵久不至城陷遇害
沈壽榕玉笙樓集有弔沈君詩
華學本字惺子仁和諸生與餘杭令某善招入幕中軍
事起餘杭當賊衝縣城防守頗倚之咸豐辛酉杭州再
陷學本方里居挈其妾楊投井賊猝至妾先入井死學
本被戕
陸文烈公官湖南按察使與余善喜劇談嘗言其官撫
寍縣學教諭時江蘭生太守槐序方知撫寍縣事議修
城招學官紳士集議是夕公夢一人來謁名刺書王臺

二字既入見曰今日議修城之江大令即吾後身也吾
於明季官此李自成寇邊撫寍城圮不可守乃具牛酒
犒師去自成一片石敗退復過此則吾城守已完力御
之即甲申歲事也今江令來踵修吾意良慰因書一長
聯畀公末有補前身未了因緣語且曰吾修城有碑記
事在南門甕城中又有生祠在城隍廟側翌日公以語
江江色變良久乃能言公歸檢縣志明末縣令有王臺
訪南門碑故在訪祠已傾圮而故址猶存因爲葺祠字
書楹聯云補前身未了因緣是幻是眞吾不信也考我
公當年政蹟以享以祀禮亦宜之次日又夢其人復至

曰子疑我晚節之不終乎我以不從薙髮之令削迹歸
山陰原籍終身不復出公醒而識之謂王固抗節完貞
者故歷久而神靈不昧如此也
庚子京師之變宗室伯茀太史壽富殉節臨死作三絕
句爲書以寄華瑞安太史學瀾明年瑞安典試貴州瀕
行以此函歸其家入閩卓觀察孝復以付石印傳於世
書云大事已去侍國破家亡萬無生理老前輩如能奔
赴行在敢祈力爲表明侍於此地此時雖講西學並不
降敵家人有不願死者向祈量力照拂如死亦聽之外
有先人奏疏年譜及平生著作並以奉瀆亦祈量力保

全之敢百拜以請匆匆不及走別是爲至憾詩云哀哀
咁公膽氣粗竟將血氣丧鴻圖請看國破家亡後到底
書生是丈夫曾蒙殊寵對承明報國無能愧此生惟有
孤魂凝不散九原夜夜祝中興薰蕕相雜東林黨黨禍
牽連竟陸沈今日海枯看白石二年重謗不傷心
番禺汪兆鏞己丑舉人東塾弟子也頃寄示所作辛亥
三秀才行曰辛亥之變湘潭何性存秀才承鑫方客粤
東某提督所亂作遂自經香山李郇雨秀才澤霖居邑
城南爲童子師聞變閉門絕粒五日死江陰趙煥文秀
才彝鼎遘難痛憤不食三日未殊手書絕命辭大旨以

朝廷養士三百年豈容謬倡排滿之說書畢至三賢
廟自經死之皆一介諸生耳大節凛凛如此爲賦辛亥
三秀才行油幙老記室白屋村夫子藐然青青一衿耳
臨難誰能責以死偉哉乃有三義士何生橐筆細柳營
妖氛忽犯循州城城亡義不圖苟生碧燐夜照豊湖清
同時李趙二文學徒聞賊民之興大詫愕蔑棄禮教舄
爲國志士豈忘在溝壑畢命辭成萬夫卻絕粒投繯神
自若得此殉抛芹藻不寂寞嗚呼興亡自古何代無痛
絕晌息海水枯長白山隸漢版圖東孰耆說微班書妄
辨種族欺朁愚大盜移國罪當誅茫茫天意何爲乎九

域從此流毒痛三子一瞑翔霄衢蟬蛻不受滓濁汙愧
死印纍綬若卿大夫　聖清三百年養士之澤敎區區
同治乙丑丙寅間余隨侍太原治舉業從永清劉西樓
先生仲箎講授先生癸亥進士即用知縣發山西方嚴
耿介不諧於俗　先大父重其學行命師事之先生于
論文外尤以窮理盡性相敦勉越二年先生權某縣事
余亦侍　先大父南歸先生卒以淸貧殁于太原迨余
官京師得見先生後人恂謹有家法後閱光緒順天府
志先賢傳乃知先生父諱毓崑字賁林號壽山諸生天
性孝友母嘗得驚悸症惡聞聲崑每省視必解屨戶外

徐步搦前有女弟適張氏壻爲父兄所凌虐乃析居賁
林爲購田宅與己居無異嘗曰吾終鮮兄弟何必異視
吾妹嘗於中夜起涕泗不止人問之則曰吾夢二親承
歡如平時醒則杳矣時年已六十其孺慕如此道光十
二年大旱請于知縣萬侯勸捐賑邮並首倡捐貲全活
甚眾子伯壎道光乙巳進士仲箎亦以孝聞有父風按
府志據永淸縣志采錄度修縣志時在癸亥前故未載
先生科目也
夏子松侍郎事繼母孝其女兄弟之同母異母者凡九
人友愛之如一其已嫁而家貧乏者皆招使同居并其

姊妹之夫與其戚屬皆與焉家屢空而食指恒數十人戚友有就謀者無少卻急人之急或輾轉稱貸以周之官屢遷而清貧如寒士往往日止一飯丁卯簡江蘇學政未行丁繼母憂奉喪歸又其女兄子婦及二殤女一老僕之棺由潞河南下而戚友及鄉人之櫬託附其艘同歸者凡六家會賊擾東昌河路梗乃改道天津附番舶而南船價巨前託之者所出貲皆不足或勸以婉告其人使自歸其櫬侍郎不可各為之益價而同歸焉侍郎立朝大節具見復堂所撰碑銘此盛德事當別書之為鄉里後生勸

侍郎封翁敎子嚴居恒稍不當必訶斥侍郎少有羸疾官京師時疾幾殆夢封翁詔之曰爾福薄食天家祿幾許應即死勿貪戀也既而疾稍瘳又數年計所入俸與夢中封翁所告已越其數竟無恙後復夢如前且盛責之曰勿貪戀若官至一二品即死矣官宮詹以史館保案掌院將以加閣學銜請于　朝力辭乃免其後擢侍郎直　毓慶宮以勞悴薨于江蘇學政任所夢中言果驗

富陽龍門村孫步蟾家貧服田奉母不少懈年十七父卒號慟絕而復蘇者三鄰里喻以母在何遽死乃力營殯葬奉母如初後數歲母疾劇醫藥無效步蟾奉香北面拜禱於神刲臂肉和藥以進其夕母夢白衣老人予藥丸一食之覺而藥香猶在口頰病尋愈又七年母卒廬墓三載哀慕之思至老猶然同治十年卒年六十二

巴陵謝麐伯前輩事親孝母太夫人持家儉麐伯每出得新物美饌必市歸以獻太夫人輒不悅後得甘旨付其所暱之友使轉奉于太夫人為若其友所餉者然母怒必跪母前娓娓作小兒態且持母兩手批己頰母笑乃已太夫人待婢媼至仁厚曰彼猶是人也吾有何德而使若輩執卑下之役於我麐伯乙卯舉于鄉公車北

上過保定逆旅有客哭甚哀問之則黔人訪其戚不遇餓且死謝憫之解橐贈以金又謀諸同行者集貲助焉麐伯自記前生為衡山某寺僧嘗道經其地入寺信宿乃去寺僧贈以念珠朝夕不去手雖倉卒酬酢未嘗輟也

餘姚翁瀛字大環康熙壬申游廣西道湖湘喜為詩舟中日以作詩為事遇山水佳處輒登覽徘徊不欲去時或上船頂吟嘯終夕露立舟子知其癖也亦不為禁一日舟次新塘得句云霜濃古寺鐘聞處一點空明透佛燈明日手書鏤之篋是夕竟失所在其家聞信孀妻稚

子痛哭招魂同行者亦莫知其何繇也至雍正癸卯子運標成進士痛不得父遺骸偕兄運槐操小舟溯洞衡永問風號雨泣行路哀之爭相傳說丁未八月過一老人鄭海寰者述其弟海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七日從敗葦中得一屍身佩小鑰遂同擇地瘞於白沙洲收鑰封識以待其家人運標兄弟嗷然而哭遺善走者馳至家出鑰證之而合乃廬其父墓旁三月啟壙扶櫬歸仍留形蛻處加以封樹乾隆初運標官武陵知縣命兄子會典營祠墓前額曰永思顏其庭曰啟鑰買田以畀守者丁卯運標擢道州知州過展祠墓依戀數日乃去至祁陽延見父老縋綣如故舊祁陽人莫不稱爲劉孝子云嘉慶間族孫元圻爲湖南布政使復修祠宇云湖南通志載其事而前祁陽知縣覺羅卓爾布撰啟鑰庭記宗滌樓永州志稿寓賢傳載其事尤詳

錢塘許默齋先生承基仍世孝友父序賓遭親喪廬墓終身默齋弟仲昭侍母疾刲股和藥創甚而殤年才十餘歲也默齋思弟不已乃繪爲連枝圖作並肩坐石上喁喁對語狀同時名流題詩者數百家

桑弢甫先生之弟字東愚隱居東郭足跡不出國門指爪長尺餘人呼爲長甲處士東愚有採藥畫卷陳句山先生爲題七律一章弢甫先生之父以孝名世所傳抱鑄圖者也

翁同龢等奏爲已故儒臣孝行可風籲請列入 國史孝友傳以彰至行摺稱惟 朝廷制治以孝爲先人臣致身資於事父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伏見故國子監司業治麟生有至性其學術以宋儒尹焞爲宗律己教人鞭辟近裏同治初年該員之父景廉任伊犁參贊旋統兵剿賊其時該員年僅二十匹馬出關往來省覲比長承侍左右色養無違景廉之疾篤也不欲人侍該故員屏息戶外聽于無聲有呼則敬唯有所苦則抑搔扶持終夕徘徊風露中履跡重沓倦則倚檐柱以息四十餘日用是成憂勞羸困之疾其父既沒該故員病已深矣既葬越小祥鹽酪不入于口醫者以豕肉汁進謂得此可脂膏五臟該故員屏而不飲臣等見其瘦骨柴立亦援古人居喪有疾之禮諄諄勸諭該員閔默涕泣而已苫塊之中編次其父遺稿一字之誤反覆審訂至於嘔血數碗死之夕遺書猶在旁也臣等以爲魯襄亡而子野毀不見絕于春秋此聖人教孝之微意然則卽死於毀歷代史冊猶且褒揚之況該故員蒸蒸之孝徵於平時孚于輿論衆著于宗族師友之間者乎

我　朝功令孝子有　旌閭之典　國史列傳特立孝
友一門光緒四年蘇松太道馮焌光以孝行可嘉　准
予立傳臣等竊惟太學爲教化所出之地該故員事親
盡孝無愧人師臣等誼屬同官見聞確實合無仰懇天
恩　特降諭旨准將前國子監司業治麟列入國史孝
友傳仍由館臣咨行該旗查取事實淸冊以備纂輯用
以風勵天下疏上奏　諭旨俞允
齊占魁直隸東安縣留犢郡民寄居於涿事祖母孝祖
母疾亟醫巫告凶占魁禱於涿州之北塔求以身代祖
母疾果瘳占魁乃躋塔巔自投而下賓於地死之光緒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也年二十九州上其事請　旌禮
部議駁兼順天府尹潘祖蔭順天府尹高萬鵬奏援光
緒六年浙江會稽縣附生王繼穀母疾請代自沈鄞之
月湖得　旌例以請　詔俞之潘公爲文記其事而順
德李侍郎文田書之爲立石於北塔之側余至涿親至
塔下徘徊久之
羅江縣金山鎭西有明季義烈貞女王氏墓碑云明崇
禎末有官四川布政使王某到蜀惟一女從行聞京師
之變某欲興師勤王女力贊之懼已爲父累乃自殺遂
葬於此後人爲立石記其事惜傳聞未詳布政名字里

貫均無可攷
寶山縣朱詒烈繼室張於癸丑六月滬兵譁變時潰軍
將至倉黃自溺于井急拯得蘇既蘇復溺謚曰避于先
人墓廬旋自經檢遺篋得黃絹緘一枚方廣才寸餘而
緘縫甚密外纏紅繩二中用油紙三層裹一咫尺長寸
寬之素紙有手書端楷二行其文曰大淸江蘇寶山芝
坊朱君印詒烈之正室淸河氏悟音大難
烈婦馮氏貴州人年十九爲湖州趙翰卿遷室翰卿爲
忠節公第六子以通判官廣西擢柳州知府以道員升
用爲粵督岑劾能薦知其寃江督爲奏請開復原官調
江南辛亥國變失職貧甚奔走浙東溫台之間置眷屬
于杭州癸丑夏七月之金陵遘疾還滬臥逆旅其戚姚
某迎之歸疾亟馮氏從杭州馳至日侍湯藥翰卿卒無
子嗣子在蘇州不至姚某經紀其喪馮氏哭之哀既送
殯歸向姚某稽顙謝屬其孤女夜服阿夫容膏舁入醫
院治之不效遂殁年三十九
硤石之卜家埸有陸氏婦夫死子才五齡女一未周晬
也孤苦無以存活夫弟勸改適不從願乞食撫孤誓不
負死者於是攜子女丐于路辛酉賊至僅齧草以活賊
平爲人傭稍稍能自贍子亦長矣賃破屋以居每歲飼

蠶必獲利天將以報其苦節矣
應先生撝謙字嗣寅號潛齋自稱無悶先生仁和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稍長以斯道為己任侍母疾數年不懈母為娶婦終不入私室母卒終喪始行合巹禮大科之徵李公天馥項公景襄交章薦輿狀以辭范公承謨又欲薦之乃稱廢疾所箸說經言性理諸書凡十二種河陽趙公士麟刻其性理大中儀封張清恪刻其潛齋文集乾隆府志入儒林傳
潛齋門弟子甚眾而篤信師說敦行不怠者以凌文衡沈志可為最著文衡名嘉印錢塘人少為杭郡司李吏

好讀書匿書直舍案下夜伺他吏熟睡然燈默誦四十後棄為吏受業于潛齋盡得其傳六十後往禮書日幾葉謄寫日幾葉皆有課程嘗言學問須到造次顛沛必於是方有得力處志可名士則仁和諸生嗣母周性嚴厲常加譴責長跽待罪雖勞不怨學禮于潛齋居家授徒端坐整肅盛暑不去冠襪嘗定宗祠祭規而尤詳於古飲禮葬禮
錢朝彥字殷求號定林錢塘人明崇禎丁丑進士官句容知縣丁父憂去明社既屋閉門卻軌自比于棄妻髮婦匿影牆壁同年故人官浙中者概不與見亦不報謁家貧所居皆僦人老屋危榱析棟不蔽風雨己亥江上之變有言定林將為內應者提督田雄下章捕之囚獄中十日偵者告曰錢公儒者非坐囹圄者無所畏苦田意解乃放歸定林嘗師事漳浦黃忠端其詩與書法皆效之見吳農祥所撰傳吳允嘉武林耆舊集
陸圻字麗京一字景宣號講山錢唐人崇禎年選貢與弟培堦高文巽采號為三陸乙酉培以行人殉國縊死桐塢講山奉母隱居河渚而賣藥於若雲間月一歸省莊鑨私史獄起无妄被收久之得釋故居被燼乃攜一老僕採藥名山老僕歸講山不返或云在嶺南為僧名今

龍或云入武當為道士竟不知所終少時詩名藉甚漁洋山人推為西泠十子之冠有威鳳堂集黃書厓武林先雅載其軼事尤詳
汪汝謙字然明號松溪道人錢唐人明季由歙徙杭延納名流文采照映有湖山主人之目迨陵谷淪移遂入閩為福廬武夷之遊比歸隱居東城與李太虛馮雲將張卿子顧林調訂孤山五老之會年七十九彌留待盡神明湛然猶要雲將諸公品畫談詩吹簫摘阮視蔭既移抗手告別而卒
張遂辰字相期號卿子又號西農仁和人高懷卷迹似

嚴君平鄭子眞一流人好譚易精於醫學歲輒活數百人所居在城東至今名爲張卿子巷蓋當時婦孺皆震其名委巷流傳竟成故實西農每于歲闌輒勉誡子息云家足過年之用坐無寒士之求不惟有愧本心抑且無別流俗又嘗述其祖龍墩公貧止一布袍除日逢急卽解贈之樊榭東城雜記稱濤門世德可以激薄停澆先正風流不徒以高隱名矣

張右民字用霖號東皋錢唐人用霖爲葛寅亮高弟窮究經籍天崇間與龍門諸子創登樓社明鼎既革棲隱東城己未鴻博之徵撫臣欲以用霖應堅辭不就年八

十三乃卒四方會弔者八百餘家學者稱爲東皋先生著有史論史略竹窗語錄東皋詩文集

丁文策字叔范號固庵錢唐人貌瘦削而面黑人目爲黑丁少爲諸生有聲甲乙後遂棄去偕母妻避居駱家莊巡撫張存仁聞其才迹所在而說之黑不應承之以威不動曰鐵石人也幅巾單衣蹩躠風雪中既哭二人痛不能盡養鞠育兩弟周郵有無家貧授徒以給朝夕學者稱爲江樵先生

虞鈖字畯民號兼山又號白蒼錢唐人明季諸生少孤侍祖母疾嘗戡胸肉療母氏王病篤戒之曰吾茹素四十年愼毋以褻事相累母歿終身不御酒肉廬墓側三年有事而出雖風雨泥淖夜必趨至墓所人稱爲虞孝子云易代後荷鋤自給不入城市其學以朱子爲宗明經修行耆年益篤其卒也門弟子及其兄子私謚曰貞孝先生

柴先生紹炳字虎臣號省軒又號翼望山人仁和人少奇敏爲文宏博典麗父應權官莆田教諭故事學官子弟許隨任赴試因試補莆田諸生移牒本籍浙學使不可復歸應試自縣府以至學道三試皆第一宏光時馬士英欲引進之以翰林官誥命中使馳召先生不爲動

馬怒曰渺小丈夫矜高乃爾耶先生歎曰吾深恨夫七尺軀以敗乃國事者蓋先生素羸弱軀短且瘠也其後布衣幅巾鍵戶南屏一以著述爲事凡天文地理禮樂田賦水利兵制莫不窮竟原委勒爲一書康熙己酉詔舉隱逸巡撫范忠貞公以先生應力辭乃已家城東老屋數楹厠于壞垣廢圃間枯桑敗竹三徑荒寂一夕夢黃公道周劉公宗周倪公元璐吳公麟徵合一剌召先生遂歿歿有傳其爲冥官者

沈先生昀字朗思初名蘭先字甸華仁和人年十六入郡庠甲申後棄去與弟蘭彧自相師友以考究性命爲

堡徐繼恩陸圻應撝謙沈捷汪渢輩或挂衲空談或磬
坏遁迹人皆服其先見與陸鯤庭有性命之契鯤庭殉
國難留書與別以書籍盡遺之際叔奔赴爲書以報地
下羙其得死所後教其子繁弨學旣成舉其父所遺書
返焉
孫治字宇台號甊庵仁和人幼與毛稚黃游聞子將之
門子將稱爲二俊乙酉後不應試自稱武林西山樵者
篤于友誼有魏姓友逮繫以愛女爲託及友被法卒娶
爲子婦陸驤武死亦以一女託之爲擇吳檢討任臣妻
之又爲立嗣以己甥女嫁焉吳百朋令南和卒于官囊

無遺貲爲經紀其喪以歸旣老貧甚以父殯未有葬地
不得已出游遂歿于澤州所著有孫宇台集四十卷
張丹原名綱孫字祖望號秦亭錢唐布衣張氏在前明
凡世簪纓號甲族祖望爲都御史濂之元孫舊時第宅
國初圈入駐防營城播遷無定後徙居西馬塍有從
野堂又居秦亭山村因以爲號年三十二喪妻不再娶
晚夢神人更名丹講服氣導引之術詩名在十子之列
及門著籍甚衆少時游京師嘗冒大風雪從老宮監至
天壽徧歷明代諸陵識其道里遠近寢隧規制而詳爲
之記亦振奇之士也

務賓執經劉蕺山之門事父博山與母氏秦至孝以束
脯爲養誨子毅中純中勿令干祿室無容榻桁無懸衣
披帙覽書疑坐終日嘗絕粒采階前馬藍食之或餽米
數斗不受其人固請則固辭方宛轉避謝間遂餓仆于
地其人惶駭去良久始蘇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
子耳卒無以爲斂應潛齋經紀其喪潛齋門人姚宏任
篤行君子請斂先生潛齋許之詳鮚埼亭集所爲墓誌
銘
顧圤字竺公亦曰琢公號山臣錢唐人美須髯善詠諸
家貧歿一足鐺於慶忌塔晚年移入城是時婁東虞山

以舊臣赴闕號于人曰吾輩起以紓禱旒禍也山臣曰
泣人能衛貞女耶吳中允太沖幽囚十年門生故吏搖
手不敢一問山臣獨冒死相對周旋患難君子賢之善
大小篆語人曰若爲我治良田十畝我爲若篆我死其
價可當秦十五城同時有施萬字大千號汗漫子亦以
詩名工篆隸摹印尤在何震陳士衡上惜皆不傳
陳廷會字際叔號瞻雲錢唐人六歲始能言九歲作寇
萊公枯竹生筍賦人爭奇之補諸生崇禎癸未郡東門
有海大鳥集焉人面獸身六翼四足際叔歎曰此鵋也
所見之國其下多放士因自號鵋客作鵋客問未幾金

沈謙字去矜六歲能辨四聲既長補諸生才名爲西泠
十字之一鼎革後隱於醫其先人遇眞先生善岐俞之
術故吳百朋贈詩有乃公術過長桑君之句先大父輯
杭郡詩時得里中金氏所藏去矜手書詩卷其自跋云
庚寅四月二十三日四鼓過寒山曉月映塔流屍觸船
披衣起視悲愴欲絕離亂之苦大略可見天明因錄本
年五言律四十四首聊以當哭詩中如鼓鼙孤客淚書
札故人心孤冢兒啼苦空庭馬跡深白髮悲行役靑山
厭亂離苦霧沈荊棘肉燐見髑髏多悽婉之音
施相字賚伯號石農郡諸生性高潔不樂塵市屏居河

渚張村名曰幽居與徐介狷炎交契爲築室于叢竹間
名曰竹廡狷炎居其中十六年其後遣妻子返湖墅故
居獨與狷炎嘯傲煙霞往返無定狷炎卒會石農他出
其子雲蒸遠遊而雲蒸婦命穉子傳語諸門生曰徐先
生大故嘗聞翁言矣請以中堂奉棺含斂比石農歸撫
棺慟哭旋摩穉孫頂曰汝能代母傳言眞吾孫也其篤
友誼如此
徐介初名孝直字孝先後改今名字堅石號狷菴又名
曠號滐溪仁和人明季諸生陸圻之甥也家貧棲落瓜
堰乙酉年二十棄諸生易其名曰介妻死不娶子死不

嗣去田園壟墓白衣冠垂五十年轉徙無定所後入河
渚愛浦瀲陂塘之勝遂寄棲施石農廡下巖毅疾惡狹
中鮮容非分之餉錙黍不受性豪于飲大醉取詩箋寸
寸碎之投水中曰世安有能讀徐生書者又善哭醉益
甚春晚聞杜鵑聲則抆淚擊掞發聲礚礚而不可止見
者以爲狂生曰我非狂乃狷也因號狷菴旣以爲狷不
敢希復易爲狷炎云
姚文虞字德善亦仁和人工詩甲乙之後潤鎣自安蹤
跡與徐狷炎相似善書狂草所作詩皆燬于火
徐宏道字景行仁和人明季福王建國南都景行爲督

工官入　本朝遂寄迹湖山以終
陳麗字貞倩號正菴錢唐人嘗從兄元倩治軍大梁爲
總兵官所規畫陰與孫吳兵法合當其時諸營纍纍如
兒戲獨貞倩軍屹不可動迨滄桑改易乃韜晦恣意爲
詩孫宇台亟稱之貞倩弟晉明亦隱居不出
胡介初名士登字彥遠號旅堂錢唐諸生故居在河渚
人迹罕至及江上兵起入城僦居一畝田遂更其名以
示蠶上屨二之志嘗一游京師梅村芝麓諸公皆折節
納交而彥遠意氣貧兀亦莫能籠絆之也
張兢光字又兢號覺庵長自名閥於祖望昆弟爲大父

行絕意仕進束修砥厲如後門寒素性峭獨自憙不妄交一人所撰述稿藏笥中雖宗族子姪不得一讀柴虎臣與為鄰比始得窺之因呼毛馳黃諸公共訪之于是覺庵之名始著

傅齡文字長質錢唐人父巖字野倩明崇禎甲戌進士官歙縣知縣從朱閣部大典駐師金華　王師下浙江被執死之子三齡發齡熙抱父尸以殉齡文遷父柩歸葬藜藿不充者十年而卒見武林耆舊集

吳本泰字美子號藥師又號樀菴仁和人崇禎甲戌進士除行人授吏部主事改南京禮部歷郎中甲申後隱居不出西溪有蒹葭里歲丁亥樀菴自海上遷避卜居于是其地近秋雪曲水諸菴與僧智一寂瑞闍僧道援輩往還參叩園居饒篁竹而乏梅智一移贈古梅數本劚地種之因自號西溪種梅道者著西溪梵隱志四卷

徐之瑞字蘭生錢唐人崇禎丙子舉人甲申後棄孝廉遯居北烏山與汪魏美萬履安巢端明齊名浙中謂之四先生當時將欲推邐蘭生不行或劫之以法則舉所佩帨示之曰此我磬懸之具也嘗為西湖竹枝詞以寓變衰之怨

汪渢字魏美錢唐人崇禎己卯舉人欽奇歷落寡言笑時人目為汪冷甲乙之後奉母渡三江辟括蒼崎嶇山澤間者有年母老欲就養于兄澄魏美念母不忍遠離而又矢志不入城市藏身北郭每閒月與母至相與抑搔色笑為樂是時湖上有三高士魏美其一也當事重其名或割俸金為壽不受監司盧公遽心相值于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方在此今已去矣盧公悵然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朱竹垞嘗訪之大佛寺僧寮竹榻蘆簾不蔽風雪瓦鐺火死不能具盃茗又嘗偕魏處士允枬過朱時已初冬共宿樓上所攜布被猶未裝緜年四十九歿於寶石僧舍時康熙乙巳也

關鍵字六鈐號蕉鹿錢唐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除丹徒令南中擁立六鈐請設沿江木柵諸客將之劫商舶者又以計禽劇賊鄧七不半年遽棄官歸歸隱四十四年絕口不言世事向書宛平王公相國眞定梁公皆同年交契欲推挽之卒不答兩公語督撫曰君部中有吾故人梅子眞嚴君平之流也為我善視之六鈐謝病不一謁卒年七十有九

李南字逸度號遂初錢唐人相傳為徐中山後人官右班鼎革後棄家遠遁因挾昆山李氏子同竄以伯季相呼故姓李以來南故名南疾革時子嘉錫跪請宗姓所

自及名與字曠目吡之終不言故其子孫懵不知為何氏也所居曰沙河塘賣藥自給不妄與人交惟施相徐介諸隱君相往來而已卒年八十五

馮軾字士式錢唐人自言鼎革後不閱題名墨藝嘗與沈去矜諸公結平泉詩社而毛稚黃稱其有抱石焚山之節蓋高隱士也

沈齊賢字𤰞伊錢唐諸生性峭直常以濟時為己任時流寇充斥江浙騷動𤰞伊上書略謂餉不知措兵不知用地不知屯民不知恤束於具文畫界而保以聽流寇之蹂躪可乎不省甲申思陵殉社稷隨郡搢紳後哭臨

三日不食絰旬復私立木主於里社朝拜畢伏地哭社故祀雷神猙獰可怖𤰞伊怒目吡曰汝亦當為國捍禦徒赤髮金睛嚇里嫗乎閭巷小兒環視而笑則起逐之市人皆以為癡會山陰劉公宗周至杭急往謁抠擊論時事聲淚俱下諸儒皆白冠環坐一生忽私語曰黃巢朱温恐亦天命𤰞伊直前奮拳毆之南都既立歎曰江左敬仲安在欲獻策闕下恥以口舌得官遂遁跡臯亭山下乙酉寢疾執弟手曰吾孔孟一綫尚在語不及他卒後林璐為之傳

周介隱莫知其名字人私謚之曰介隱云錢唐人學問賅博為同人推重萬歷丙辰歲忽棄去舉子業結廬父墓之旁請於母曰有弟鄉舉可養母矣兒將守父墓遂居廬中慶弔問遺皆絕母念之或月一至他人莫得見也在廬四十七年惟以母喪一入城年八十二而歿臨歿吐氣滿室如煙雲者久之或曰介隱善天文得祕授知天下將有變不然何獨于丙辰而忽為是耶介隱事罕見紀載鄞周容春酒堂集有介隱傳

蕉廊脞錄卷四終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卷邵位西先生所記同凡一萬二千冊冊數與明史異向貯乾清宮其副本在皇史宬後因蔡藏聖祖仁皇帝實錄乃移貯翰林院李穆堂侍郎始借觀而副本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擬奏請發宮中正本鈔補之未果嘉慶丁巳乾清宮災正本焜其存儲翰林院者庋敬一亭無人過問咸豐庚申之變書漸亡失光緒元年重修翰林院庋置此書不及五千冊矣明年丙子繆小珊入詞館詢之清秘堂云尚存三千餘冊求借觀不可得丙戌志文貞銳官侍讀入清秘堂辦事小珊始得借鈔人間稀有之本癸巳小珊重入京師詢之館人則僅六百餘冊矣庚子巨劫翰林院牙門闌入使館藏書星散大典僅存三百餘冊宣統元年學部請以歸圖書館藝風堂文集言之最詳按全謝山入詞館與穆堂共借永樂大典讀之大典共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見鮚埼亭集卷數小異

余家藏笠澤叢書為後至元五年十一世孫惪原刊於書院不分卷以甲乙丙丁為次後一卷補遺書法類趙松雪紙墨精良有輔國公如篙印怡情書室圖書素心人怡情書室珍藏書畫圖章信郡王恬齋素心人珍藏信邸珍藏諸小印據邵位西先生書目云此書有宋蜀刻本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又明李如楨校刊本碧筠草堂仿元刊本吳人王岐所爲不無訛字嘉慶間許槤仿元刊本七卷又云錢遵王云宋刊本祇上下二卷又補遺一卷元刊乃分四卷余家所藏至元刊本正分為四卷與讀書敏求記合惟邵目云書院本有三山王益祥跋而此本無之

司馬温公年譜近所見者桂林陳文恭公刻本己酉三

月在長沙從劉笏雲借閱所藏明刊温公年譜六卷嘉靖壬辰涑水馬巒編輯温公十八世孫露校刻馬巒序闕前半首露跋云公曾孫吏部侍郎伋扈蹕南遷子孫因家浙之紹興山陰露王父按察使相巴陵尹初皆起家進士堅有還夏之志而賫志而歿露父解元晰來夏奉祀云云是温公後人固嘗居浙復乃復歸夏邑也

仁和邵位西先生博極羣書嘗就所見諸家藏書記錄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冊端蠅頭細書上下皆徧咸豐間為瑞安項几山傅霖借鈔辛酉先生殉節書存項氏同治己巳先生之子子俊順年在江盃介孫中頌言於

項氏得案歸別寫副本流傳都下祥符周季貺星詒吳縣王茀卿頌蔚武進董綬金康山陰胡石階念修皆有迻鈔之本光緒癸卯先生之孫伯絅章游吳門見胡氏鈔本乃更貽書中頌商定體例繕校付刊壬子之春蟄居海上從伯絅借觀復為校勘新鈔之本匝月而後卒業茫茫浩刼古籍將湮抱此遺編如游宛委蕭寒寂寞中亦假以送日耳

宋李壁撰王荆公詩注五十卷有劉辰翁評點者乾隆辛酉海鹽張宗松清綺齋校刻本最精邵位西先生藏元刊本即張氏所仿刻者中闕第三十第十卷末頁刼

後為錢塘丁氏所得復以歸邵余與伯絅同寓滬北得見此本前有位西先生長跋詳述是書流傳端緒適清綺後人張菊生得元大德辛丑刊本前有詹太和撰荆公年譜及劉歸孫序王常題識皆乾隆重刻本所無全帙完好古香可挹書中有季滄葦印記後輾轉歸豐潤張氏者菊生先後得乾隆刻本至五六冊今復得此誠奇緣也位西先生跋一通坿錄于後　謹按乾隆間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元板類云王荆文公詩二函二十冊宋王安石撰李壁注劉辰翁批點壁字季章號雁湖登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謚文懿事具宋史本傳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少舉進士宋末不仕書五十卷前有劉歸孫序即辰翁之子也又詹太和所著王荆文公年譜目錄後有墨記僕頃問詩於須溪先生及半山則恨李注本極少於是先生出示善本併得其評點茲不敢私命刻之梓期與四方學者共之門人王常謹題常字士吉安成人蓋大德辛丑所刻而歸孫序之太和字甄老桐廬人每冊首有白文謙牧堂藏書記末有朱文謙牧堂書畫記俱橫長印又按乾隆六年辛酉武原張宗松重刊王荆文公詩序云十年前購得華山馬氏所藏元刻本間取通行臨

川集勘之篇目既多寡不同題字亦增損互異乃歎是書之善不獨援据該洽可號王氏功臣也史稱季章嗜學如飢渴今雁湖集不存他著錄亦盡逸惟是書見稱藝林而流傳絕少因重鋟以廣其傳又曰李氏之注王詩猶施氏之注蘇詩任氏之注黃陳二家詩也山谷後山詩注尚有前明雕板東坡詩注則宋漫堂先生獲宋槧不全本補綴刊行今遂家有其書矣獨是書絕無僅有近代藏書家若絳雲若傳是俱不列其目華山馬氏至晚始得之故道古樓書目亦未之載衎齋沒後復隨雲煙飄蕩流轉數姓歸予插架又曰是書首尾完好惟

卷端失去魏鶴山序一篇第三十卷第五十卷失去兩末頁又曰須溪評點雜亂注中觀者目眩今芟去使李注孤行更覺心目開朗又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張載華識云先兄青在每以失去鶴山序爲恨訪求不得宗人芭堂好古士也客冬於武林鮑氏知不足齋録以貽予爰屬延一姪補刻卷端又張燕昌識云乾隆乙未冬十一月二十三日余於杭城好友鮑以文知不足齋鐙下得觀李雁湖注王荊文公詩宋槧不全本一卷之三卷十五之十八卷二十三之二十六卷二十七之二十九卷四十之四十七凡十七卷目分上中下每卷尾有庚

寅增注前後有晉府書畫之印及李氏德圭諸印吾宗青在先生曾得馬氏藏本付梓以不得魏序爲恨今鮑氏宋本有之亟錄以俟補入并詳所見卷帙冀好古者廣其傳焉今按張青在刻本所自出即此本也第三十卷五十卷尾缺頁正同而書中間有夾籤乃刪薙須溪評點而設所云得之華山馬氏此書印記乃吾鄉沈椒園先生所藏歷流轉數姓而馬氏晚始得之不復加圖印歟道光己酉余得之琉璃廠文華堂書肆先有張若東刻本重鄉先輩椒園先生故物且須溪評點亦自有意致乃以八金易置案頭暇讀天祿琳瑯後目知　內

府尙有完全元槧本前有詹太和王荊文公年譜張青在重刻序例恨荊公獨無年譜姑取宋史本傳刻附卷首不知原書自附年譜也又有劉歸孫序及王常題識刻書年月張君但據陳直齋解題恨不得魏鶴山序文不知魏序作於嘉定七年季章門人李西美醇儒初刻是書之時宋本有之元本未必重載也謙牧堂乃大學士揆敘家印記揆敘乃明珠之子刻通志堂經解之成德其兄也咸豐元年六月二十日辰記

漳浦黃忠端公書孝經卷册各一忠端夫人蔡氏所書孝經卷一漢陽葉氏所藏忠端自跋一爲辛巳秋一爲

辛巳八月皆請室中筆墨也（册舊藏亳州何氏忠端自題曰第二十九本有跋語五條卷舊藏元和毛氏有忠端自跋一彭紹升所作頌一）按忠端公孝經別本自跋云獨在西庫寫此經一百二十本其七本有補豳風（庶人章末引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餘八十本俱依石臺原本又三十三本以聿修厥德移於天子之首西庫無佳筆俱用禿筆書之云云葉氏所臧殆即其時所書蔡夫人善臨池代公作行草幾奪眞孝經卷題崇禎甲申秋望日偶錄蓋臨忠端書葉氏又云夫人書孝經別一卷末題明忠烈文明伯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妻蔡氏玉卿書於石養山中之齋室凡二十九字（先生嘗爲）

夫人易名孝徽不著年月忠烈諡隆武所賜此卷當是丙戌後
作忠端嘗進孝經大傳其序云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
義十二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
蓋深痛于楊嗣昌陳新甲皆奪情而起無父無君之言滿
天下乃退述是經以補講筵之闕崇禎庚辰被逮白雲
庫下諸獄卒不敢有望于公惟日奉楮札丐書時公拷
掠備至血肉淋漓日據敗几書孝經以當役錢而已忠
端孝經定本善化賀耦庚先生嘗刊於黔中余家有是
本幼童入塾即以是本課之

忠端屢上疏言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
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又云自古外患未弭則
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
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
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數
語自來亡國之臣皆蹈此轍可勝歎哉

倪文正公元璐手稿四冊前二冊皆疏稿大氐爲戶部
尚書時事論兵餉漕糧開採鈔幣鹽務車戶凡九首格
式與本朝奏摺略同書牘三通詩文一百十首中多涂
乙舊藏紹興陳氏留古齋今爲日本長尾甲雨山所得
余從張菊生轉假讀之忠貞遺墨留天地間二百七十

年乃爲東人所獲惜哉按四庫書目倪文正集十七卷
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四卷文淵閣著
錄其詩又收入乾坤正氣集別有鴻寶應本十七卷今
有傳本又公門人唐九經嘗梓公遺詩未見

甲申傳信錄鈔本四冊當湖稚農錢䎗撰凡十卷每卷
以四字標目卷一曰睿謨留憾癸未八月至甲申三月卷二曰疆
場裹革秦晉燕死難諸臣卷三曰大行驂乘甲申三月在京殉難諸臣卷四
曰跖餔餘饕李闖拷掠諸臣卷五曰槐國衣冠李闖除授京省僞官卷六
曰赤眉寇略李闖始末卷七曰董狐剩笑甲申前後楚豫燕齊事略卷八
曰桑郭餘鈴吳三桂借兵復仇始末卷九曰戾園疑跡僞太子始末卷
十曰使臣碧血左懋第北使殉節始末自敘云一時人士所紀述
者有國變錄甲申紀聞國難紀聞見聞紀略國難睹記
變難確傳燕都日記陳生再生錄孤臣紀哭陳方策揭
凡十餘家今諸書傳本不恆見蓋遺佚者多矣

魯春秋不著撰人姓名記魯王監國時事其監國紀有
云宏光元年乙酉夏五月南京不守江南及浙西郡咸
望風下杭諸紳奉皇太后命敦請潞王翊鏐監國甫三
日因原任都督陳洪範籍士馬錢糧北款錢塘知縣顧
咸建不從棄去諸生沈乘延守城之策百姓瞻王慈立
殺乘原任兵部主事王道焜行人司行人陸培不應召

自殺云云按王陛二公死節見於紀載綦詳獨沈乘被殺知之者鮮杭州府志忠義亦不載其人稱字孚中仁和諸生武林月款乘獨大言誰主降議可斬請留方鄭二總兵合守空武林門外民應宿師猝死論者追惜之爲春秋祇傳鈔本特表而出之以補志傳之闕

劉翰怡京卿得海寧查伊璜所箸罪惟錄凡一百冊分紀志傳三門其書崇禎曰毅宗烈皇帝紀宏光曰安宗簡皇帝紀後列魯監國唐王桂王則書曰附志其目二十七曰天文曰五行曰冠服曰藝文專錄較撰書及賜碑曰輿圖曰禮曰樂曰土地曰貢賦曰屯田曰河渠曰班爵曰陵

志曰科舉曰直閣曰銓部曰典牧曰茶法曰錦衣曰學校曰職官曰外戚缺曰將帥曰鹽曰數曰封爵曰屬夷傳凡三十五曰皇祖禰列傳曰皇后傳曰太子傳曰諸王列傳曰翼運王國列傳徐壽輝等曰翼運外臣傳蔡伯顏等曰啟運諸臣傳功臣曰抗運諸臣傳靖難曰理學諸臣傳曰經濟諸臣傳曰口口二字破損諸臣傳內有三楊諸臣曰致命諸臣傳曰諫議諸臣傳曰諷諭諸臣傳曰清介諸臣傳曰秉時諸臣傳曰循謹諸臣傳曰文史諸臣傳曰武略諸臣傳曰播匿諸臣傳曰隱逸傳曰俠烈傳曰獨行傳曰庸誤諸臣傳曰方外曰藝術曰回誤兩傳三人張沈論之曰悔高明天淵李微臣論之曰僞曰閨懿分目子曰宦寺曰奸王諸臣傳曰叛逆曰西番曰蠻苗曰勝國列傳曰外國別有列朝帝紀逸篇列朝逸傳則紀傳刪餘也紀前序一首爲全書之敘志前序一首則專論志列者二序草書學晉人藝風定爲伊璜自書伊璜於莊氏史案牽連罹戚而不知其閉戶著書乃有此巨帙爲弘光作紀大書廟諡雍乾間書禁至嚴此書幸存二百餘年沉薶祕籍復出人間奇已書中於　本朝未入關前則書曰東師入關以後書曰北師並無胡虜字樣每卷首眉間有大清順治三年編大清順治四年編等字疑爲後來人所增亦不知何所據也

按伊璜原箸本名明書爲百二十卷後改名罪惟錄其自敘署名左尹字臣非人有他時復原名之日即此書亦復舊明之日語伊璜名繼佐以應試時吏誤書作佐遂名繼佐入粵後乃隱名曰左尹云

爝火錄三十二卷江陰雲墟散人李本天根撰記甲申以後福潞唐桂魯諸王事起順治元年三月十九日莊烈帝殉社稷至康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晉王薨于金門止凡十有九年後有附記一卷則康熙二年至二十九年臺灣鄭氏始末三藩叛後之事有乾隆十三年六月自序名爝火者深慨夫三王臣庶以明末餘竊不

自照燭妄思西升東墜遂取滅亡爲可哀也卷首有論略一卷持論極有識又有紀元續表一卷引用羣書一百十七種又采各省通志及諸家文集年譜三十七種其書用編年體排日紀事前數卷紀李自成破燕京及南都立國事最繁重後數卷紀永明王事稍簡略書中多載奏疏文檄書牘爲他書所未見者今亦爲劉氏嘉業堂所藏引用書目坿錄于左御撰資治通鑑通鑑明紀綱目三編明史通鑑紀事本末三藩紀事本末續編略輯大事紀沈甲乙事案明末五小史明季遺聞南北略小腆紀年隱怪異雜記求野錄道人核真略也是錄

光東明聞見錄甲乙略國難錄名臣忠賢錄甲申吉士忠義行遺事兩朝數獻末紀詩紀廷記守記海甬亂志中謀國變錄崇禎紀忠逆定案運方始錄甲乙史貞平亂寇末記傳流寇始末三宮報忠錄表三朝詞略新紀讀書略粵遊記南疆逸史江陰城守紀海上閩記華夷詩人傳遺聞北行日譜遺民錄南渡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江陰守城記黔南記聞雜記金谷萬花虹集談往遺事筆記

紀略太白劍懷秋集遺愁集快心傳桂園夜話憶記園雜志一席紀鮚埼亭集錄異板橋雜記余懷史錄實報錄成仁錄扁大均報耕錄野士義史杞史沈圓元殺史寄園寄所寄吉王岳半主人偶編節大有奇書西外集盛京賦拾烽餘聞列事錄參攷諸書畿輔通志江南通志山東通志山西通志河南通志四川通志湖廣通志內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廣東通志廣西通志雲南通志貴州通志常州府志蘇州府志無錫縣志取裁諸書洪士魏叔子集李忠毅公事略錢牧齋集梅村集陳眉公集吳梅村集朱彝尊集翰林集業道齋集隱集陳沈汪孝堵鳳文趙蘇威戴琬歸愚名世文鈔陸邵長錢朝承笥錫雲宗莊衛陸集

流寇長編二十卷吳江戴笠耘野崑山吳喬修齡同輯紀明季流賊始末起崇禎元年戊辰終康熙三年甲辰前十七卷以一年爲一卷排比月日紀載甚詳卷十八下增甲申剩事四字其敍闖獻事兼載弘光隆武永厤三王事至桂王爲吳三桂戕害而止末有流寇長編始終錄一卷補遺一卷前有自敍二首痛言思宗好察好佞好小人好速效好自大好自用廷臣善私善結黨善逢迎善蒙蔽善守資格善因循善大言虛氣煤山之禍衆力所成闖賊獨受其名耳其後論列國事敗壞所由凡四十八事於天崇兩朝朝政之獄兵機之失言之痛

第二一六冊 102 ½版

切是書僅鈔本爲禮邸舊藏有宗室文慤公家世藏禮
邸珍貺檀尊藏本禮府藏書四印伯羲祭酒藏書之一
書面有王文敏公題字　近爲張菊生所得藏涵芬樓余借觀記其
大略如此

閱流寇長編卷十七紀甲申三月甲辰日一事云京官
凡有公事必長班傳單以一紙列銜姓單到寫知字兵
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識長班亟行叩其故於
袖出所傳單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約開門迎賊皆有
知字首名中官則曹化淳大臣則張縉彥此事萬斯同
面問魏提塘所說按京師用長班傳送知單三百年來

尚沿此習特此事絕奇思宗孤立之勢已成至中官宰
相倡率開門迎賊可爲痛哭者矣

上虞羅叔藴振玉喜藏書耽翫古籍攷訂宋元版本尤
精塙辛亥京師變亂避地日本西京乃以所得敦煌石
室影照本原本爲法人伯希和親至石室所得伯以影照本轉餉叔藴影印十八種
皆中土久佚之珍祕石室遺書之精華蓋原卷既歸歐
洲東方學者無從窺見叔藴節縮衣食爲之傳布俾千
年祕笈復顯於世彌可寶貴叔藴於每書後皆有考訂
精博無倫士鑑購得之茲列其目如左　東山學舍精
印鳴沙石室佚書總目　隸古定尚書夏商周書　麋
信春秋穀梁傳解釋　論語鄭氏注　六朝寫本晉紀
春秋後國語　閫外春秋　水部式　沙州圖經附
西州圖經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　十道志　張延綬
別傳　太公家教　陰陽書　星占　修文殿御覽附
兔園策府　唐人選唐詩　右十八種用玻璃版上等
宣紙精印大小悉照原卷尺寸與原迹絲豪不爽誠奇
觀也前十七種均爲原卷舊題惟唐詩一種殘闕無標
題叔藴以所寫皆唐人詩又塙爲唐人寫乃以唐人選
唐詩名之云爾

日本平安福井氏崇蘭館多藏宋元板本舊籍中有宋

槧劉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爲東山建仁寺舊藏相
傳千光國師入宋時齎歸後歸福井陽湖董授經康收
藏考訂與叔藴相伯仲壬子之春相將東渡僑居西京
崇蘭館藏書遂得徧覽劉集首尾完善乃假歸以珂羅
板影摹佳紙精印集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中縫有刻
工姓名書體遒麗純仿開成石經眞海內奇寶也授經
自跋謂際此流離轉徙牽於結轖投擲鉅貲以印此書
殊不自量然獲此百部行世不啻貽傳百部眞本舉凡
舊鈔明刻訛謬相繩藝林禰奉爲珍祕者可槩供覆瓿
於中山是編功能湊鮮讀是跋爲是書幸又爲董君慨

矣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三杭字部有西湖老人繁勝錄一卷向無傳本甲寅冬繆筱山得於京師後歸菊生刊入涵芬樓叢書惜魚豕滿目余輒爲校正之其書雜記臨安故事自歲節朝賀孟夏詣景靈宮佛生日端午節六月六日崔府君生辰暑月納涼孟秋行幸中秋觀潮冬孟駕詣景靈宮孟宗聖節一陽節預賞元宵以及春教秋教殿司諸軍水教次第鋪敘上自朝儀下至市易僧尼瓦子勾欄戲劇凡器用飲饌之屬纖悉畢具亦武林舊事之亞也

永憲錄六卷江都蕭奭撰卷首紀　祖宗創造制度卷一紀康熙六十一年事卷二紀雍正元年事卷三紀雍正二年事卷四紀雍正三年事卷五紀雍正四年事卷六紀雍正五年至六年二月以前事鈔本每葉中縫有唫梔僊館四字惟一卷書周氏小嫏嬛館蓋兩家合鈔本也此鈔本　先大父舊藏同治七年自太原南歸行河洛間時積潦數百里車行至艱載書之車屢覆往往墮泥淖中夏抵杭州發匧則書爲水浥多朽腐不可收拾此本文字亦太半殘闕其可辨識者十之六七耳余嘗摘錄其自敘文曰恭惟　聖祖仁皇帝聰明□□□□文武享國六十有一年深仁厚澤淪浹萬方我　世宗憲皇帝繼□□統峻德豐功殊恩異惠不崇朝而徧海宇重熙累洽□□□□小臣伏處草茅生逢　聖世每思歌詠□□皇史實錄所未得見歲壬寅□□□恭載□□□授受之時適閱邸鈔因略記大端既伏讀登極詔引孔子三年無改之義且有永遵成憲不敢更張之　旨故復蒐集甲辰及戊申二月以前事備諒陰後三年而實見我　世宗憲皇帝宜人敷治事事必推本於　先帝成模大烈善則歸君之美孝思所至蟠際上下日月合璧五星連珠而天昭其瑞河清五省穀秀九

歧而地啟其祥百歲駢登三男並育而人臻其慶千古未有之事萃於千古未見之時且草野遺賢盡蒐羅而在列積賦浮租悉蠲除以更始明良喜起物阜民安何其至哉若夫放流誅殛聖代豈廢兵刑彼天潢覬覦之萌由十年儲位之虛愚氓浮議□□□一二奸頑造作無稽以汚人　聖德惑衆聞究之霧□□□　世宗憲皇帝之光明正大昭然億萬臣民之心目亦諸人之自絕於天耳□□□因時變易罔非監于　先世舊章　今上皇帝復加裁酌必曰率　祖攸行此　聖祖仁皇帝所以垂法萬世也集既成其中殘失頁多以俟多聞者

績之或曰不愼其以僭妄取戾歟小臣曰然然否否生太平之世飲和食德皆當不忘　累朝之盛美況丁未秋有一切詔旨許官吏紀載刊刻其曉之令遂竊取以有斯編奉揚　詔意名爲永憲云其凡例附後乾隆十七年歲在壬申嘉平上浣江都草澤臣蕭奭拜手恭紀

按是書世尠傳本繆藝風前輩得殘本一卷刻入叢書欲得余家殘本補之時客海上未暇歸檢藏籍後數年而藝風歿矣鈔本闕字太多今掇拾記此以存槩略云

杭州古志北宋圖經無考至南宋而有臨安三志乾道志十五卷惟壽松堂孫氏藏宋槧殘本三卷采入　四

庫全書其後凡三刻仁和丁氏武林掌故叢編本仁和孫氏影宋本會稽章氏四川刻本淳祐志存者僅六卷見阮文達　四庫未收書目胡書農學士從永樂大典錄出釐爲十六卷於寺觀獨詳見學士崇雅堂詩集自注丁氏武林掌故叢編本八卷題曰淳祐臨安志輯逸蓋原稿經亂又佚其半矣咸淳志百卷傳鈔本得九十六卷則錢塘汪氏振綺堂景宋刻本也

順德李仲約侍郎藏松月堂目下舊見六冊鈔本不著編輯人侍郎據書中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三十日隨
上親征及先考皇八子云云定爲廉親王允禩之子允禵於雍正四年命圈禁高牆改名阿其那者也書中紀載首國初創業主帥次天聰年主帥次順治年主帥以及議政大臣參贊大臣隨征明大臣次康熙年議政大臣參贊大臣雍正年議政大臣參贊大臣軍機大臣七年六月初十日以西北兩路軍興欽派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密爲辦理軍機事務授軍機大臣之設於雍正初年人人知之而未詳年月東華錄內省公餘錄養吉齋叢錄皆云雍正初此則年月日皆具亦故事所當知者　乾隆年議政大臣參贊大臣軍機大臣次宗人府次領侍衛內大臣次散秩內大臣次內閣分滿漢　次翰林院皆詳著爵秩姓名及任事年月議政參贊以下幷詳其升授署調降革甍卒漢人或注其籍貫以上僅就所見第一冊言

之天潢貴冑能秉筆紀述至爲難能而其書不傳可嘆也

目下舊見首葉載詩一首云可喟當年一念差因何流落帝王家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卻紫袈裟蓋　世祖之作舊時傳　世祖棄臣民實遁跡爲僧疑爲齊東野人語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相傳詠　世祖端敬皇后董鄂氏事有指目下舊見所載詩爲證者細繹詞意疑是　世祖未升遐之前所作語若禪悟不可肊斷也

吳尺鳧繡谷亭熏習錄稿本舊藏瞿氏清吟閣庚辛劫後丁松生得集部稿本二冊起楚辭終明人別集凡二

百一十餘種惟闕總集清吟閣書目亦爲丁氏所得據書目繡谷亭熏習錄八冊此當是原書第六七冊近歲丁氏書散出湘潭袁伯夔得之仁和家印臣昌綬又得經部易類一冊乃與集部并爲校刊易類凡一百五種原冊內有坿記一紙備載子目易一百二十九書三十詩三十一春秋五十九周禮十三儀禮十禮記二十三三禮六樂八是易類尙闕二十餘種似爲未成之稿同里先正遺書放紛斷璧殘珪彌可珍惜印臣好古勤學尤有足多者

湘潭葉奐彬吏部藏杭堇浦先生訂譌類編六卷其目

曰義譌事譌字譌句譌書譌人譌天文譌地理譌歲時譌世代譌鬼神譌禮制譌稱名譌服食譌動物譌植物譌雜物譌凡十七類自序言丙寅春海寧門人范鳴遠鶴年邀予作觀海之游因寄其聽濤樓者幾半載爰出是編與老友俞正之楷共相訂質暇時遂次而編輯之按是書無刊本舊藏漢陽葉氏平安館奐彬將梓行之長沙變亂之餘此事遂廢

全謝山句餘土音三卷嘉慶間廣州有刻本癸丑吳興劉翰怡京卿得鈔本八冊分爲三十二卷鄞人陳銘海星涯汪銘海諸生性嗜書手鈔鄉先輩詩文集盈篋卒

年七十七著鷗雨山莊詩草見光緒鄞縣志藝文七注文極繁富不免博而不精之弊卷一至卷二十八皆甬上故事及詠四明土物卷二十九爲擬薤露詞凡七十五首卷三十之三十二爲甬上雜歌皆爲明季忠義而作江東風節炤灼千古甬上一隅遺聞軼事可傳者如此之眾以今絜古當何如耶

杭州駐防旗人郝遜字青門號飯山自號石甑山樵著說餅齋吟草丁氏杭郡詩三輯采其詩誤作錢塘人近烏程劉翰怡得其所選國朝人詩凡五十六冊蓋從朱氏結一廬散出者與華陽王雪岑所藏二十冊紙墨一

色皆精鈔本蒐采極博余從兩家借觀綜其所采諸書凡三十八種皆總集也編次體例尙未盡善竊其選錄之恉實主闡幽卷首以亭林爲之冠明季遺老甄錄最夥或系小傳遺聞軼事往往而在起國初訖乾嘉間詳於山澤而略於臺閣以詩存人用意良厚每卷尾間自記校讀歲月始于庚寅訖于乙未用力可謂勤矣翰怡欲爲劍龍之合余謀諸雪岑慨然諸之亦文字中一重公案也

余記此後兩月復得三六橋都護所刊柳營詩傳云青門善畫耽吟終身不娶蓄書數萬卷著西湖竹枝

詞説併齋集嘉慶初浙江布政南昌劉鉽爲刊詩一
卷
郝氏詩選中有朱彬儒龔藍田張元麒三人詩皆杭人爲詩輯續輯三輯所未經搜及者亟錄存之　朱彬儒字錢湖錢塘人　冬日同郝青門俞葦香游龍門嶺　探奇須絕頂雙屐躡層雲木落山逾瘦磵深泉不聞偶逢樵牧侶暫與鹿麋羣日極蒼茫際前峯正夕曛　仲春作　鳴櫪驚曉夢新水溢方塘日暖花如醉春晴草亦香湘簾籠翡翠芳砌睡鴛鴦無事研書坐鶯啼晝漸長　龔藍田字是璋號半龔錢塘布衣精篆刻送別吳子偘思歸里　寒風欺瘦骨悵望白雲留縱有千尊酒難銷萬斛愁覆巢危已甚結隱念應休料得高堂在相憐戒遠遊　送劉子小山　千山連抱水環闤聽唱驪歌送客歸惆悵別情誰得似江南江北鴈分飛　張元麒字孔書號樸庵錢塘人喜吟詠善飲酒憶三十年前朝夕過從嗣出各爲饑驅而樸庵兩遭回祿四喪其妻年五十甫得子居室又遭煨燼於是席卷一空僭居江口旋聞病歿余與葦香往訪盡日不得其居址蓋其耿介之性恥于干人寄居外家隣里不知其姓其後屢詢居人言其外家亦已遷移不識又在何處不特其詩稿不可得卽其子亦不可知然茲于舊篋中得其寄懷詩一首錄後　秋日寄懷諸友　憶自論交久憐予兒日疏豈因鴻鴈少不寄一行書別後秋將晚相思月落餘問君重九日把酒意何如　右三人皆窮巷攏儒姓名不出里閈郝氏以故舊之交錄其數什幸而獲存不可聽其湮沒也又續輯卷三十二有陶鼇錢塘人字兩峯郝選作鼇錢塘布衣字淨禱有兩峯草堂詩鈔三輯卷十九有陸涸字文水錢塘人郝選作錢塘舉人有蠑峰草堂集

陳松山給事田輯明詩紀事百餘卷所收明人別集五百餘種總集二百餘種國變後貧不能出都乃以此七百餘種之書全售於日本人先是張菊生聞陳書至滬將籌二千金購之未及議值而先爲東人所得惜哉

莊芝階舍人家藏寶祐四年登科錄榜首爲文信國而陸秀夫謝枋得並列二甲天水將亡而是科人才獨盛黃薌泉先生嘗爲長歌詠之按錄中凡六百一人其最著者二甲第三人羅掎廬陵人饒雙峰高弟四甲第四十一人柴隨亨與其兄弟隱於櫸林九際之間人稱柴氏四隱四甲第八十一人陸夢發官太府寺丞有烏衣集四甲一百五人黃震四甲第一百十七人舒岳祥學

者稱閎風先生五甲第三十八人薛嵎有雲泉集五甲第一百二十一人胡三省五甲第一百七十八人陳著有本堂集是科覆考檢點試卷官爲王應麟錄首載六月一日准敕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文小錄錢五百貫文七月一日准省劄爲期集所支用不敷再給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文並見詩注刼火以後此錄不知尙在人間否

堇浦先生著武林覽勝記四十二卷無刻本友石山房高氏藏鈔本題仁和杭世駿大宗輯東里盧文弨召弓校其目爲水利隄塘橋梁園亭寺觀祠宇古蹟名賢方

外物產冢墓碑碣卷帙書畫藝文志餘外紀體例與西湖志相近志餘外紀各卷采摭尤備舊爲何春船元偉藏又有何夢華元錫印春船錄兩浙經籍志一則于卷前云賜書堂孫氏嘗以此書進呈外間稿本流傳絕少

寒夜叢談三卷仁和沈梅村赤然撰蠹錄入杭州藝文志未見刊本比得新陽趙氏光緒乙酉刊本第一卷談理取前哲之美言寓言有關於持身接物者蓋刺取諸史諸子精言而發明之體類連珠而不作駢儷語二卷談禮自敍謂邇來吾鄉喪葬婚嫁諸禮多不合于禮因舉古禮而以今俗類舉之以示砭俗之義三卷談瑣多述宦直隸時所聞見頗關掌故末附論作文作詩及學書凡數則蓋爲其子弟輩道也先輩隨筆纂錄皆不虛設如此

吳星叟徵君農祥譔箸宏富見於乾隆杭州府志藝文者凡三百四十二卷而世間傳本絕尠相傳徵君遺稿藏蕭山王小穀太史家丁氏八千卷樓藏徵君手稿二十九冊其後丁氏書歸江南圖書館此本乃復出于金陵市上孫康侯峻得之余又見楊見心家有流鉛集十六卷有章藻功序方文輈棨如選定徵君子裕僧彌校字嘉慶丁卯泰州宮節溪增祜藏跋云游京師時王徵

君平圃所贈平圃則得諸浙人云

儀徵鄭楓人澐官杭州知府日嘗刊杜集曰玉句草堂本其自敍謂杜集槧本不下數十百家箋釋注解言人人殊乃取舊本之善者刊爲袖珍版勞人僕僕舟輿便行匧也箋注概從刪削以少陵一生不爲鈎章棘句以意逆志論世知人聚訟紛加蓋無取焉余舊藏此本行役萬里必以自隨楓人有玉句草堂詩集未見楊芷姓雪橋詩話中載其一詩又有詞三卷爲其壻竹友所刻楓人以召試得中書官杭州修府志體例頗善

張船山日記二冊自題爲己庚雜記二卷首葉五行云

此乾隆己酉庚戌冬春之際從棧道北上紀程之書也僕戊申春北上己酉夏西還己庚之際又北上辛亥夏又西還遊雲棧四此其一也惜前後三次皆無日記聊存此以為談助嘉慶丁巳正月元夜重訂于京師末一葉自序云武陵漁父入桃花源及歸處處誌之蓋桃源人自忘情而漁父固有情人也余北馬南船足跡半天下然煙雲過眼情隨事遷每於燈窗默坐之餘偶一追念舊游往往皆如隔世以今視昔感慨深矣近自己酉閏夏以來訂散記一編一身之動靜喜怒逐日記之家居從略出遊則瑣屑必書日積月增濫如市儈閒酒肉

帳簿東坡詩云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余亦恐歲月易遷浮跡難定聊藉此以留之而已遂州張問陶夢名麟青書于鳳縣客舍時乾隆五十四年除夕前一日燈下造冊中所記纖悉必詳每雜以詼諧之詞排日有詩以詠史事者為最勝其夢名麟青他書所未見也舊為姚伯昂所藏伯昂船山門下士道光乙酉得於廠肆今在張紹原元普家

山陰王樂山某在阮文達滇督幕府與修雲南通志與文達持議不合辭去箸雲南備徵志若干卷以示師荔扉荔扉同時箸滇繫一書亦與通志有異同也滇繫既刊行樂山所箸世尠知之前乎樂山者有倪某在鄂文端幕府箸滇雲歷年傳滇中有刊本倪氏後人流寓昆明版尚存而印本絕少樂山備徵志藁柏梘提學滇中嘗以稿本寄上海商務館印行之惜尚缺五卷無可蒐尋矣倪君佚其名字性兀奡居文端幕每晨起即收拾臥具中弆白金百以備資斧至夕始啟之日以為常蓋示偶不合即襆被去也時人目為倪惟云

煙海紀聞鈔本八巨冊不箸撰人姓名自署曰閒園散人紀道光間禁煙事首錄黃鴻臚摺子次廷臣會議摺及　諭旨次林文忠擬議章程摺二片奏二附戒煙藥

方次林文忠為欽差大臣諭各國夷人文一道此後記載不分門類略次年月凡　上諭十六道浙撫閩督浙提督江督廣督直督前後奏摺十八奏片三四省督撫會奏摺一欽差伊里布奏摺一楊提督奏摺一廣督撫咨浙撫藩咨欽差伊咨文各一漳州知府乍浦同知稟各一裕撫致甪督書一林文忠家書一粵人致閩人書一（無姓名）又英國人呈　皇帝文照會閩提督文僞示文致定海地方官書各一又白夷供詞一又雜采粵東日報各州縣探報全粵義士公檄三元里義民告白小說目錄感事詩日記書札謠文（駢體）之屬最後則夷人照

會及要求款目奏定籾約摺子附錄情　而以廷臣議覆收
稅事宜摺子終焉揣其詞意似是粵東人所爲雖編次
湯無條理而於此案本末大略已具亦足資後來考鏡
矣
先工部兄手鈔朝鮮詩錄凡四冊蓋從洪洞董研秋檢
討文渙借鈔第一冊自僕遜鄭夢周以下至女道士許
景樊各詩皆全錄明詩綜自王徽以下至高麗妓德介
氏止凡十家似是入國朝後詩人其後又錄鄭夢周詩
幾盈二冊繁簡失當又自柳得恭至李豐翼二十九家
中如申錫愚有與馮魯川王霞舉黃翔雲倡和之作朴

珪壽有贈沈仲復董研樵研秋郎之作趙雲周徐衡淯申
轍求宗源李迪徵林均有和仲復研樵霞舉翔雲之作
徐相雨有懷倪豹岑方小東李芋仙之作俞致崇有同
許海秋黃翔雲王顧齋董研樵謁顧亭林祠之作則皆
同治初來游京師者二百年來朝鮮詩人奚止此數董
君采輯未博以其爲先兄遺墨且首尾精整無一率筆
乃裝治而謹弆之
阮文達石經儀禮攷文書面有一木記曰濂溪周氏書
屋刊在蘇揚發兌奉憲諭不許兌入浙江此語殊不可
解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三杭字部有西湖老人繁勝錄
似從大典本迻鈔非原本也　繆藝風前輩得于京師以貽張菊生刊
入涵芬樓祕笈是錄紀南渡臨安繁盛之狀自來未見
著錄鈔本不精譌敓滿紙菊生屬爲校勘客舍無書僅
爲校正譌字疑者闕之西湖老人不詳其姓名錄稱寧
宗聖節又言慶元間油錢云云似作追溯語當是理度
兩朝時人所紀起歲節聖駕登殿奏賀訖於守歲飲酒
霄夜散絮胎紙被假貼子諸事皆按歲時月日次第記
事其大者若郊壇祠祀禁中大宴春秋教場登門放赦
其細者市易倡尼戲劇瓦子勾闌凡器用飲饌之屬纖

悉畢具間以市井俚語如操土風凡有標題不復提行
遠不逮夢粱錄武林舊事體例之善大氏信筆記述與
吳自牧周密有意著作者殊科然如所言金國奉使賀
生辰一節及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及四山四海諸名目
多出於二書之外當日行都富庶朝野酣嬉之象殆可
于言外見之涵芬樓刊成後原本不知何緣復出孫康
侯于滬上書攤得之自秣陵寄示乃重識其緣起如此
鄞人陳僅字餘山又號漁珊道光間官陝西歷延長紫
陽安康諸縣有惠政所箸濟荒必備一卷捕蝗彙編四
卷南山保甲書一卷竹林答問一卷讀選意箋一卷文

吳齋屋脅稿言二卷櫳雅堂詩集二十卷其王深寧先生年譜一卷訂錢竹汀王譜之譌尤四明文獻所繫也

仁和胡珽字心耘官太常寺博士僑居吳下好收宋元舊本書手自校勘有得即記與吳葉廷琯調生友善咸豐庚申冬避亂滬瀆辛酉四月歿於旅舍年四十藏書散亡所著石林燕語集辨蘭真子錄集證二書皆未刊余輯杭州藝文志錄其目以存其人蓋里中無復有知其人者矣調生吹網錄卷五附載其所記校勘語十二條則亂後追憶病中以屬調生者卷六載心耘輯宇文紹奕事實六條尤吉光之片羽矣

吾郡丁葯園禮部澎與仲弟景鴻弋雲季弟瀠素涵並有詩名時號鹽橋三丁先高祖暨先大父兩輯杭郡詩葯園素涵詩皆入選求弋雲詩不得一字先大父嘗以爲恨後四十餘年丁丈松生踵前例爲三輯得弋雲詩數首劫火之餘獲此零璣碎玉殆所謂曠世相感者歟又前輯求周介石禹吉詩亦不可得僅于葯園傳後附載名字丁丈又得之拾遺之力可謂勤矣

青浦王蘭泉先生主講敷文書院嘗以西湖柳枝詞課士時阮文達公爲巡撫謂自鐵厓沒後五百餘年無繼聲者而鈍翁姑蘇柳枝詞和者亦尠因徧徵吳越士大夫同作者凡數百人文達序而行之今此詩刊本不可復得矣湖海詩傳僅載山陰吳傑分水章桂歸安邵保和三家

楊靜岩景仁嘉慶乙丑進士官刑部著式敬編皆當官爲政之要舉前代善行分類記述中有恤囚一門道光間張仲甫舍人刺取刊行蘭渚侍郎署司獄法戒四字以貽各省府州縣司獄吏目典史各官用意良厚今廢按察使改設法官新法待獄囚主寬仁然未若此書所述寬嚴得中無流失也

桐城蕭敬孚穆記章實齋先生事略及遺書本末鄉邦文獻後生小子罕知之者今全錄之　實齋先生姓章氏世居浙江會稽之道墟其祖父以上嘗客遊北方遂入大興籍父鑣曾登乾隆元年丙辰　恩科順天舉人官湖北應城縣知縣先生幼讀書而資極魯鈍其父頗以不能世其家爲慮顧先生資雖魯而好深湛之思隆冬盛夏讀書恆至午夜不倦每有所得輒筆之于書年十六其父官湖北某縣時彼地有柯先生善教學其父延入官齋督之學先生自經柯先生指授學乃大進尤好讀乙部之書常有論說年四十應乾隆四十二年丁酉順天鄉試乃改歸會稽原籍中式舉人戊戌成進士

歸班銓選後官國子監典籍又改知縣不到省主講直隸蓮池書院及永平府河南歸德府各處書院中間又應安徽之和州直隸之永清湖北之天門石首安徽之亳州各州縣聘修志書至乾隆五十六七年兩湖總督鎮洋畢秋帆制軍創修湖北通志特請先生爲總纂又延一時英俊數人爲分纂先生乃別出心裁發凡起例推陳出新爲同事諸人所駭先生于諸分纂中除其老友桐城胡雒君徵士虔外一概以奴隸視之諸分纂積不能平因先生爲制軍所重無敢誰何一時不敢不唯唯聽命逾年

高宗純皇帝特命畢公入覲別委他人署湖督而先生勢孤畢公回任尙遙遙無期一時分纂諸人各於當道讒言蠭起且指摘先生所纂于例不合籤條百出而諸當道均于修志事不甚了了乃以諸人批駁各條令先生一一覆答先生乃爲駁議一冊以復之且力詆分纂諸人一無所知妄肆譏評知勢不能爲乃作書以謝畢公即以已所總纂各類席捲而去又以年已六旬精力漸衰遂不復應當代名公之聘嘗一訪舊交左良宇胡雒君于桐城居數月縱覯龍眠之山水顧而樂之將有終焉之志遂回紹興卜居于塔山之下牙籤萬卷明窗

淨几乃取笥中逐年所著分冊命鈔胥繕爲清本凡三四十巨冊特造蕭山王晚聞太史宗炎家託爲細加編訂王公應命精心鈎稽逾年乃就時在嘉慶六年辛酉書成而先生歸道山享年六十有四王太史乃將所訂本仍歸先生長子華紱數年後華紱力不能刊乃求華亭姚春木徵君椿只就文史通義一種選刻內外篇五六冊刊本行世最後章氏子孫于全編力不能守乃歸之鄉人沈霞西沈氏家有四萬金藏書至咸同之間沈氏家亦漸落乃將四萬金之書悉售之於揚州書賈而章氏之書又爲紹興水澄巷某書坊得之又數年先生

蕉廊脞錄卷五　吾求恕齋

族人章小雅以重貲向某書坊購出遂挾此書回道墟中途遇大風波舟覆小雅力抱此書躍水而出此書遂一逃于水阨也至光緒甲午年小雅病歿書又歸諸乃兄壽康穆均得時時假閱之王太史將書分三十卷前爲文史通義內外篇凡十二冊中爲文集內外篇凡十冊末爲湖北通志稿凡八冊文史通義係論修史各條與唐人劉知幾分道揚鑣劉氏所論爲史法先生所論爲史意劉氏乃論官局纂修先生所論爲一家著述體大思精遠過劉氏文集多當代名人碑傳及熙朝掌故文筆與文史通義不同即以古文而論亦不媿爲一代

作者竹垞西溟諸公所不及也湖北通志雖未成書而所纂各類及其序例均出前人意表實在阮文達謝蘊山二公兩廣志之上先生之書大旨如是光緒戊戌章壽康以貧故託穆將此書作押于歸安吳申甫出三百金得之未幾吳氏書坊失火吳君狂奔將此書自火出之乃歸周萊仙此書又一逃于火阨也周萊仙封翁平日素服膺章氏之學將募人照王太史所編分卷繕寫欲爲付梓乃鈔甫完工周君物故其鄉人言周氏子孫欲力要穆代贖日再三催之穆念此書兩遭水火之阨非章先生默自呵護不得兩全擬籌資且將此書代贖募資付梓不欲此書自我而亡焉沈子培先生命書原委穆舊有記載及所爲章先生別傳兩文鈔入文集未及攜出乃將兩文大意節錄一篇以應先生之命云癸卯九月二十四日桐城蕭穆草于南昌府署西室之寄舫

焦里堂道聽錄手稿凡二十巨冊中似分類蓋讀書隨手紀述者老輩勤學精力過人有如此其中所記多國初雍乾間人文集中語然如全謝山集當里堂時人間尚無刊本故據以爲異聞今則人人知讀鮚埼亭矣

仁和王正功字莪山又號拙餘箸中書典故八卷書分六門曰官制曰職掌曰儀式曰恩遇曰建置曰題名末卷爲雜錄前有杭堇浦序後有乾隆五十七年錢塘趙輯寧素門跋又乾隆三十年自敘一首言官內閣二十年由中書舍人升典籍出爲襄陽同知告歸乃成是書首葉有字數行言刻板字不必大每葉幾行幾字云云蓋將付梓而未成者乾隆杭州府志藝文列此書目今乃得觀鈔本杭郡詩三輯有王正功詩二首僅書錢塘人無小傳并不知其仕履得此帙可以補丁氏之闕矣素門爲次閑先生之琛父杭郡詩續輯作趙箕或以避寧字故改名耳按葉名灃橋西雜記云嘗欲撰輯中書舊事攷後見仁和王正功中書典故八卷甄錄考證至爲詳核遂棄其稿

海寧俞浩撰西域考古錄十八卷一蘭州府二西寧府三涼州府四甘州府五肅州直隸州六安西直隸州七鎭西府八廸化直隸州九伊犂惠遠城十塔爾巴哈臺十一喀喇阿爾十二庫車十三烏什阿克蘇十四葉爾羌和闐十五喀什噶爾十六西藏十七蒙古源流書後十八記魚通各土司俄羅斯攷略有東昌知府海鹽朱錦琮序稱其徧采緗素實事求是邊塞之險要疆域之沿革今昔之形勢攻守之難易縷析條分瞭如指掌其時　欽定新疆識略尚未進呈頒行四香以其見聞編

纂成帙粗具梗槪圖說皆略要亦大略之椎輪矣浩字湛持號四香嘗游山左客先大父幕中花宜館詩中有窮愁一意著奇書之句爲四香作也

項蓮生孝廉鴻祚善塡詞有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四卷行於世許邁孫丈重刊譚復堂撰傳謂其詩不多作今崔磐石方伯得其小叢林詩鈔小叢林䕶箸手稿凡四冊詩曰焦尾琴以其家不戒於火詩稿盡焜追憶得之者曰枯蘭集則以喪其姬人多幽憶怨斷之音䕶箸爲駢散文及箴銘之屬卷耑有許文恪勞季言小印刦火所遺惜無好事爲之刊行也

儒門法語長洲彭南畇先生集先賢語錄以訓士者蕭山湯文端公重刻之道光己酉徐梅橋制府澤醇又刻于蜀咸豐初元　先大父寄示先君子冊首書云辛亥九月自成都寄彥偉收讀書之暇取而覽之便知終日擾擾有多少可媿處隨處檢點琢磨卽是聖賢教人改過工夫於身心自有益處修齡老人識慶坻珍弆此冊時時展誦文端跋語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所望於躬行實踐之儒讀之彌懍懍焉

先曾王父夔州府君博極羣書仕不廢學嘗撰酒志二十八卷爲目十二曰原始荈性述義備注詳品稽典列事紀言考器徵今錄異識餘徵引書目多至千數百種稿本存道福堂書樓比寇亂羣書散亡同治初余歸自晉陽檢拾殘編斸得卷十三稽典五卷十四列事一卷十五列事二凡一冊至可痛惜爰裝治成帙俾後人永寶之冊面字爲公遺墨卷中黏簽增補者凡數十事蓋槀成後續增者

歡梧司馬宗山姓魯氏博學彊識與鄧笏臣俞小甫邊竺潭吳晉壬合刻所爲詞爲侯鯖詞其詩曰寬生鐵齋集又希晦堂雜箸若千卷

杭州駐防三多字六橋撰柳營詩傳四卷蓋裒集杭州

滿洲駐防營中諸老輩之詩自巴泰乾隆壬午舉人官光祿寺丞以下至玉昌故江蘇糧儲道咸豐庚申在浙守營有功辛酉全家殉難赫特赫納之從子凡三十人又閨秀二人末附爲詩餘者三人篇什雖不甚多而百數十年間滿營文物之盛約略可見其書刊于光緒庚寅辛卯間二十年後遂有黍離之歎是書之存不可謂非幸矣前有俞曲園師序六橋自言采錄各家專集其無專集者采諸廷澐巖武林城西古蹟考澐巖姓巴爾達氏廩貢生工畫能詩箸蒼雪齋詩湖山勝蹟補遺武林城西古蹟考八卷今亂後不知其書猶存否又盛愷庭丈元嘗箸杭防小志亦未刊行亂離之後其家

子姓彫落此書遂不可問

灌縣彭洵字古香爲陝西知縣有循聲歸田後撰灌記四卷卷一輿地記言古繩橋俗名索橋宋名評事橋國初橋已久廢惟設義渡以濟嘉慶八年邑知縣吳君仿舊制重建始更名安瀾云謹案先曾大父官灌縣知縣實成此橋小羅浮山館集有詩紀其事先大父花宜館詩鈔中亦有詩道光間東軒吟社嘗以命題胡書農學士諸公詩見清尊集

家筠軒先生鐵華山館詩稿八卷分水石吟覃懷紀行詩江臯集初衣集初衣續集詩多憂時感事之作其初衣集自識有云偶有所觸輒增感愴劃然而嘯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初衣續集自識云劍南詩心游萬里關河外身卧一窗風雨中語極惻楚平生所學爲何事後世有人知此心則頗激昂自負年來括胷謝惻楚而喜作激昂語亦豈知激昂之無非惻楚哉蓋先生官戶部郎直軍機處咸豐庚申之變先生隨恭邸留京抗阻和議請殺巴夏里時不能用爲同列所擠辭樞廷差以道員候選授江西鹽道告歸創鐵華吟社首尾凡九年年八十一而卒其詩如讀宋史六首江城懷古四首皆隱痛於宗社蒙恥外侮日深如聞雍門之琴漸離之筑矣

蕉廊脞錄卷五終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涿州馮俊甫孝廉貽我遼刻石經柱拓本八紙柱凡八面俗稱爲八棱碑沙門惟和書首行文曰大遼涿州涿鹿山雲居寺續祕藏石經塔記又得房山西峪寺石經拓本凡一百二十三紙則俗所稱小西天寫經是也涿州城東北隅有雙塔俗呼爲南塔北塔者塔前有金天會十年智度寺供養塔燈記又明嘉靖十三年重修智度寺鐘鼓樓碑又嘉靖十四年新建智度寺天王殿

記碑頤説撰　國朝順治二年重修智度寺碑馮銓時爲禮部尙書宏文院內院學士按二塔皆唐時建智度寺在南塔下雲居寺在北塔下寺久圮二塔皆完好塔四周刻佛像累石圍之石上書護塔之石四字下書晉人某某造或一二人或十餘人無年月北塔下有遼碑一（乾統元年）元碑一（至元十二年王𡵖撰）明碑三（嘉靖十二年王道撰萬歷壬寅馮時行撰崇禎十六年唐誠撰）天會碑前列鄉人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李端謀撰同奉寺沙門法謂書後列邑長彰信軍節度使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保知涿州軍州事清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張元徵中散大夫起居郎同知涿州軍州事都騎尉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宣撫涿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吳□編□元徵見金史張汝弼傳碑所結銜與史合惟崇祿大夫乃遼避太宗諱光改崇見遼史百官志意金初沿襲未改歟祕書省据志當作祕書監

雅州府城東二十里（一作十五里）姚橋鎮有高孝廉祠祀漢高君貫方貫光兄弟中爲景賢堂堂之側高君碑在焉完好微有剝損昔韓小亭觀察泰華始訪獲此碑于野扶而植之咸豐六年丙辰何子貞編修視學來訪碑碑在榛莽中屬雅州知府張君雅安知縣王君建祠移碑

祠中碑側觀察編修皆有題識余於已亥三月按試宣遠先經雅州謁祠讀碑尋訪高君闕問土人無知之者一縴夫獨能識其處因紆道行田塍間望見石闕下與仰瞻一闕文曰漢故益州太守武陰令上計史舉孝廉諸部從事高頤字貫方（隸書二十四字）一闕文曰漢故益州太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君字貫光（隸書二十四字）右闕下層一柱壞上層橫列隸書二十四字與闕文同闕前後上下及左側刻畫人物車馬之屬約百餘種徘徊久之按洪氏隸釋以爲高頤一人之闕王氏輿地紀勝碑目以爲高君兄弟二人之闕顧南原隸辨是洪

而非王海昌錢鉄江大令保塏清風室文鈔漢高君二闕跋定爲高君兄弟二人之闕隸辨云兩闕一有高君名字一不稱名而字缺其一予所見六十年前石刻貫字之旁刻云缺一字近世所見乃有以光字補之者慶坻屬雅安令唐君椎拓昕之光字明㬎旁刻三字蓋已磨去矣

涪州江中雙石魚　先曾大父小羅浮山館詩鈔有鑑湖石魚篇云石刻雙魚一銜芝草一銜蓮花官是邦者有循良績則見明吳江陳良謨知涪州江中石魚出者三江中有宋元明人題名姚彥侍方伯爲川東道時得

石魚題名百餘種北宋二十三南宋六十三元十一明以來不錄石魚在江心非冬春水涸不得見椎拓者少故大半完善而蜀中金石諸書卒未箸錄物之㬎晦固有時耶余入蜀晚不獲覩方伯拓本聞王詠齋丈所述如此

德陽縣黃許鎭道左有石刻上庸長三字光緒九年知縣吳鼎蓁刊旁有跋云鎭北有漢上庸長司馬君孟臺神道見顧南原隸辨碑久薶晦學使南皮張公時得之今殘石倘存字多剝落惟餘三字可辨因以原碑甃甎封護之而別刻三字於此余因紆道訪原碑上庸長三字摩抄可識字體峭拔碑陰存上半螭首完好無損按隸辨引字原云在漢川今爲漢川州屬成都府實則碑所在已隸德陽縣境德陽距漢州四十里明代德陽縣故屬漢也

梓潼縣武連驛覺苑寺有顏魯公書逍遙樓三字碑款識二行前一行口口十年十月六日宿武連縣尉郭凡十五字以下剝落不可辨後一行大歷五年正月一日顏眞卿書按山西金石記蒲州府逍遙樓有顏魯公大字石刻又廣西臨桂亦有摹刻每字徑二尺七八寸後署大歷五年正月一日顏眞卿書則此碑亦後人所摹

刻耳

梁天監十三年吅名石刻在雲陽縣磨厓椎拓者少字極完整文曰天監十三年十二月鄱陽王任益州軍府五萬人從此過故記之後有宋人題字四行曰嘉定九季花朝前七日同郡鄭子思爲拂塵於六百九十八年之後口口二字模黏上一字似是王字下一字似是屯字其下有巽趙錦夫侍行德顯天麟十字最後小字二行云元祐八年十二月廿七日因打碑遊此記之按梁書鄱陽忠烈王恢文帝第九子天監十三年以荆州刺史遷益州武帝本紀及恢傳同是蓋其入益州時題名

也先伯祖燮雲公硯壽堂詩鈔有雲陽山中觀梁天監
十三年鄱陽王題名詩
杭州陸軍協司令部築營於饅頭山上山舊名吳家山
其地多塋墓內有面東一穴壙堅固逾常力破而入棺
木完好棺上紅帛銘旌金書敕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
御史晉封奉政大夫諱且□按此字已模糊顧公之柩
凡二十五字塚內有傳刻銘一文曰康熙三十一年歲
次壬申癸丑月二十七日寅時先侍御易簀自銘銘曰
物必趨於盡兮理必然也旦含故而就新兮吾未能掉
臂而入也唯委順而遷化兮斯古今才不才之所共習

也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十二月丙子日不孝男之
珽泣血百拜敬書藏於吳家山之塋域按顧且菴名豹
文杭州府志有傳先高祖杭郡詩輯錄其詩之珽字月
田亦有詩後嗣式微無人守墓亦可悲已
浙江巡撫署之東偏有鎮東樓在保安橋側明萬歷癸
未建樓下有碑首行曰浙江開府鎮東樓記碑文爲資
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
命總督薊遼保定諸軍事前巡撫浙江賜飛魚蟒龍服
食從一品俸餉梁張佳胤撰按明史萬歷十年春杭州
兵變浙撫吳善言不能治命佳胤代善言一月而亂遂

定文敘平亂事頗略似惑於形家言以省城舊有鎮海
樓（今存即俗稱鼓樓者是）乃建玆樓以配之佳胤去浙代者爲蕭
廩（字可發已丑進士江西萬安人）乃伐石補刊張文則甲申四月也佳
胤字肖甫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自薊遼召還理部事尋爲御史彈劾謝病歸卒贈
少保謚襄敏工詩有崌崍山房集陳臥子稱其莊雅爲
李王後勁余修郡志蒐訪明以前石刻得之杭人殆無
知是樓緣起者
咸淳臨安志載宋理宗御製伏羲以下迄於孟子贊各
一首暨詔諭刊碑十六賜國子監即玉海所謂道統十

三贊是也明正德間移立杭州府學碑石尚完備 國
朝倪濤山友武林石刻記闕文王一石阮文達兩浙金
石志錄潛志舊文補之光緒元年乙亥丁竹洲丈摘取
十五碑中字摹寫成文不足者更配合上下偏旁集刻
補之築廊屋以護之顏曰道統石室十八年壬辰修治
府學尊經閣於後圃得原刻文王贊一石閟六百年神
物重還可謂奇矣
壽松堂孫氏藏淳化閣帖宋刻原石爲孫景高先生仰
曾藏皮遺寶石峰下寶石山莊莊久廢今石存孫仁甫
炳奎家略有斷缺帖後梁山舟學士跋云往余於先叔

祖深父先生齊頭見舊拓閣帖石本也而上有銀錠[illegible]紋相傳宋時貢相門客從賜本摹出故仍棠梨之舊今春孫君景高以西吳舊家購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蘚椎拓一本示余精采煥發絕類宿覯覓前帖校一過凡字迹波磔石片剝蝕之處無毫髮差殆宋刻原石無疑惟失去鍾繇及謝萬書數百字耳辛丑臘日景高自跋云余素嗜石刻每見傳搨舊本輒愛翫不釋手欲仿賈晉停雲之韻事刻以供墨林清賞而未逮也張君芑堂爲余購得閣帖舊石若干枚於禾中故家剜剔苔蘚聯綴斷裂椎拓一本取佗本十餘種參校無有同者汪

君天潛出示粲氏所貽深父先生鑒定藏本校之纖毫無不脗合蓋即此石原拓也委弃有年摹拓絕少故豐神完美就中與諸本尤異者卷三瓌之頓首下有秋字卷七朱處仁帖後增服食帖三行皆可補諸家釋文所未備初購得時缺魏鍾繇宣示帖及謝萬書三行閱數月芑堂復於原所藏處搜訪得之遂成完璧壬寅九月

谿州銅柱在辰州府五代馬希範據南楚谿州峒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遣將劉勍討之士愁遣子師暠以五州降附希範慰賚之令仍守其地希範自謂漢伏波將軍援之苗裔乃鑄銅柱銘戰功以踵故事學士李宏臯爲之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下有石蓮花臺四面刻字余在湘得拓本文中引伏波銅柱銘有曰金人汗出鐵馬蹶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其語不類漢代文字疑爲臆造惟歐陽公五代溪州刺史彭士然柱文實作彭士愁可以證前史之誤

湖南學政衙門其先爲長沙府知府署相傳後漢時長沙太守韓玄城破死難其墓即在今大堂煖閣下凡知府履任者多不利或謂學政爲　欽差官當可鎭壓於是兩署互易故學政署規制不逮府署之廣大署中大堂西有老樹一其高參天相傳爲韓公手植至今時有

神異又大門內庭左有大鐵鑊一亦韓公時故物壽陽祁文端公寯藻爲學政時有神木鐵鬴二詩刻石壁間神木詩云神木神木堂西廂槐身楮葉相抱藏中有赤心通朝陽朱衣導從倏來去云是韓公神所據三年借爾蔭清風下無蒼鼠上無蟲鐵鬴詩云鐵鬴鐵鬴門兩旁腹奄脣厚徑五尺雨痕沈綠土花赤伊誰鎔鑄誰轉移云是韓公飮馬池三年借爾鑑容止此中只貯湘江水

光緒甲午正月黃仲弢前輩得于忠肅公塡河鐵犀銘拓本凡八行第一行塡河鐵犀銘五字銘六行文曰百

煉玄金鎔爲眞液變幻靈犀雄威赫奕填禦隄防波濤
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潛形馮夷斂迹城府堅
完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百神効職
億萬閭閻措之袵席惟天之佑惟四字提行高一格 帝之力
帝字以下提行高一格 爾亦有庸傳之無極銘凡六行銘前一行
頊河鐵犀銘五字末一行正統十一年歲在丙寅五月
吉旦浙人于謙識十八字後有道光戊申七月旣望劉
師陸跋云黃叔璥中州金石攷引闓與邦鐵犀鎭河廟
碑記云出大梁之安遠門東北隅四里許有回龍廟後
有鐵犀一狰獰蹲踞半出土上背鑿銘乃正統丙寅巡

撫于忠肅所鑄以鎭水患者闖賊圍汴曾用萬夫移犀
他所千鎚百煅聲聞十里挾旬不能損其金軀僅於左
脇下穿一穴壬子埋沒土中後人斸地而得之視其銘
詞隱隱隆起若商周彝鼎銀鉤無損良有神呵護矣其
銘曰云云文不重錄道光癸巳歲余客大梁嘗訪其地親至
所謂回龍廟者殿宇數楹梁柱締構頗新惟周垣未葺
問之土人謂數年前有議重修者庀材未竟而止中祀
神座神牌尙存乃明季泊 國朝有功於民祉宣防者
殿外亭基上鐵犀宛然在焉銘文及前後題識分別犀
背左右各四行鎭河鎭犁並作土旁百神効職黃攷作

百辟蓋誤余摩抄文字確是鑄成非鑿出者流駛龜[illegible]
經旬卒未能損其全體迄用狡謀灌城而犀終以土[illegible]
完迨二百餘年之後猶若新發於硎及余訪得時四百
餘年矣聞癸卯乙巳兩歲大梁再經水患環城皆水回
龍廟者諒已同在波流犀縱尙存當亦沈埋沙礫中未
知其出又在何時今日曝書拾得紙本不勝慨然時正
荆江盛漲之時因取裝池贈防江諸同事且存金石舊
話云按明史職官志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兼管河道提
督軍務一員宣德五年遣兵部侍郎于謙巡撫山西河
南又本傳宣德初增設各部右侍郎爲直省巡撫忠肅

由御史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在官九年遷
左侍郎時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謙
入朝薦王來孫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
遷怨望擅舉人自代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得釋左
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
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改命謙巡撫前後在任十九
年正統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遂有土木之
變此鐵犀蓋忠肅再撫河南時所鑄巡撫兼管河道而
宣德元年以後河屢溢開封正統二年決濮州范縣三
年決陽武及邳州越數年又決金龍口陽穀隄及張家

黑龍廟口河患無歲無之宜忠肅之懃懃於此也潘氏
乾坤正氣集所錄有誤字可藉以正之拓本破損余爲
重裝丙申三月朔祭忠肅祠敬奉歸祠中永永珍守並
要同郡諸子題識焉

江干徐村俗所稱九龍頭者美國教士設之江學堂丙
辰春拓地建築掘得一古墓有二棺又銅像一作壽星
騎鹿狀瓷盃二磚刻地劵文一文凡十五行首行順刻
次行逆刻以後各行皆然顛倒讀之文近俚而語絕詭
異謬託於仙鬼之說蓋全仿南漢馬十二娘地劵之文
王定叔拓以見示錄之以廣異聞文曰惟大明國大明

提行浙江杭州府仁和縣義同坊二圖土地苑明大王
大王以下爲第二行卽倒寫祠下居仕信士郎斗金奎金壁金有父
親郎兆玉別號明懷賜賜字提行進士第奉政大夫直
隸淮安府同知於天啟六年六月十四日戌時往九仙
山採藥忽遇大仙賜酒三杯酩酊一夢不還就憑白鶴
仙指引用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文買到皇天后土
王眞龍福地一穴坐落錢塘縣定北五圖徐村上名顯
聖隖三位夫人祠下東至青龍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
至玄武上至青天下至黃泉今具六至明白給付與瑞
懷翁爲萬年陰宅倘有邪神野鬼魑魅魍魎侵僭攻穴

者將劵投至東嶽聖帝案前以法驅遣自安葬之後福
蔭科甲聯芳位登台鼎子孫榮盛永保千秋此劵天啟
天啟以下提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申時立劵人皇天
后土王押
下列三行牙人張堅固押
李廷貴押
代書人白鶴仙押
四押字作篆文曰榮華富貴

地劵二大字作篆文

按天啟七年至今丙辰二百九十六年乃爲外人所發
掘可謂奇劫郎兆玉字完白別字明懷萬歷癸丑進士

著無類生詩集西湖金沙港先覺祠列名入祀子璧金
字公是工詩嘗刊五雅固杭州舊族也

癸丑之歲湖州烏程縣某鄉新出宋故十進士衞公壙
記文凡十行語頗簡質衞君諱毅夫字子剛世居嘉興
爲華亭縣淯祐改元八月葬於安吉州烏程縣澄靜鄉
宋鳴之原是年八月孤子闓寶國卿書末行小字曰雲
邑宋春刊宋時華亭縣屬嘉興府理宗寶慶二年改湖
州爲安吉州皆與志合惟十進士之名未詳石爲王鷹
處生所藏余得拓本亟付顧輔卿俾補入通志金石云
至張卿藏吳越金塗塔拓本爲吾鄉魏稼孫手拓全塔

具備聶聞楊見心復言所見拓本甚多謂當日造塔時以保安人民四字分鑄其陰按金石契撫刻金雲莊藏者是人字陳默齋藏者是保字此拓本陰十九字同下一字似是保字而不甚明晰又余子士鑑京師得一拓本乃是金字疑八萬四千之塔分字標題殆不止如見心所云者自來著錄家皆無攷證不敢㞰說塔爲周世宗顯德乙卯造實俶嗣爵之八年至明歲乙卯蓋十六甲子矣山河幻影宮殿荒蕪騰虎封刳人天慘澹讀吾宗聖徵祭酒題句不禁爲之一回腸一盪氣云

雲泉山風水洞唐人題名 左列凡七行

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武儒衡元和二年二月□日題

吳興沈岫元 此下脫和字 二年正月三十日題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鄭敦禮元和二年五月七日赴新 下似尚有二三字不可識

□ 似是睦字 州刺史李幼□元和元年十一月廿九日題

饒州刺史李夷簡上□遊元和二年四月十二日題

范陽盧縝元和四年 年字全翻以文義定之 十月廿五日□□富陽令鄭暐□□後到 凡四行此獨右行

監察御史李埒舉杭州刺史賈全大理司直王□□□□□□□ 凡四行第四行字不可辨石亦斜泐

吳越國投太湖水府銀簡拓本一玉簡拓本二劉蔥石參議藏銀簡拓本舊藏嘉興鮑少筠吳江翁海村玉簡拓本則上虞羅叔韞以贈劉者海村跋云順治元年夏吳中大旱太湖龜坼簡村居民於湖底得錢武肅王龍簡蓋投水府之告文也其文一百七十九字其質白金重四十兩長五寸四分廣三寸七分翁之外祖沈拙齋欲以銀四十易之不可乃假拓數十紙藏之後聞其家卒鎔燬之幸有拓本流傳人間今錄其文曰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帥尚父守中書令吳越國王錢鏐年七十七歲二月十六日生自統制山河主臨吳越民安俗阜道

泰時康市物平和遐爾清晏仰自蒼昊降祐大道垂恩今則特詣洞府名山遍投龍簡恭陳醮謝上答玄恩伏願合具告祈兼乞鏐壬申行年四時履歷壽齡遐遠眼目光明家國興隆子孫繁盛志祈玄祝允協投誠謹詣太湖水府金龍驛傳於吳越國蘇州府吳縣洞庭鄉東皋里太湖水府告文

寶正二年歲在戊子三月丁未二十六日壬申投　玉簡長三寸五分廣二寸八分文略同惟伏願下多年年無水旱之卅 釋者謂是災字 歲歲有農桑之樂二語少合具告祈四字楷法略似麻姑仙壇記拓本極精

雲山朱文公題名 左行

紹興甲寅閏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歸重游鄭君次山園亭周覽岩壑之勝裴回久之林擇之余方叔朱耀卿吳宣之趙誠父王伯紀陳秀彦李良仲喻可中俱來字秀拔無一筆漫漶者

唐故徐處士故朱氏夫人墓誌銘 并序一行 文十六行 銘四行

夫人姓朱義陽人也系本陸終第五子安仁之後先封安仁爲曹姓食菜於周佐武王伐紂於邾後爲楚滅去邑爲朱氏吳標四族周隱七賢繼廿英豪布在方策由漢朝錦衣太守公處於會稽自斯一家遂爲越人也

夫人稟性淑順幼閑女儀望族移天疋於東海徐氏雍雍著代蕭蕭承宗長若琴瑟之和不替女賓之敬賓八倫之軌範亦閨梱之徽猷年幾甲子一周懿夫先殞夫人在疾樂業資生德長家豐鄉閭益敬冢男邱女婚娉並周稚女童兒冠笄未備母能慈訓子等白眉天假夫人之奇姿不假夫人之永壽以開成五年二月二日遘疾不愈全而歸之勳于私寢享年六十有七育子十有二人伯曰沛曰澤叔曰慶曰政季曰鼎曰遇長女娉余氏次適於王仲女未疋先 夫人而□次納王氏禮有請期季女二人幼而可喜以其年九月廿四日窆于下曰浦首北去海塘一百餘步去懿夫墳西三步墳作丙向之原禮也嗣孝楚毒悲感無時號□□□泣枯其淚內外霣涕日慘風悲龜筮既從□□宅兆慮邱阜改彭彭字士鑑於敦煌石室經典釋文唐卷子殘本見倚書於變字正作彭下注古變乃定爲變字勒石載辭嗚呼哀哉迺爲銘曰

有美一人　性善若水　其德貞順
其容端美　年周甲子　良人已喪
帷殯晝哭　情同敬姜　平沙之垠
潋瀨之陽　夫人新墳　馬鬣封方

列生之行　刊石爲銘　萬古千秋
永□幽塋

右唐徐處士朱夫人墓誌銘在餘姚縣某鄉光緒某年出土翁又尊教授得此石以貽其戚西湖塲魏君今藏魏氏 文內勳字義未知所本

壬子八月梁節庵謁曲阜 孔子廟復徧謁周公顏子之廟於顏子廟得至元殘石一 命工拓歸見貽石上截已斷缺下截存字七行第一行僅一銘字二三行行八字曰雲篆其中玉壽其德帝翊斯文子孫千億四行至七行行五字曰稷埜遺民爲洙泗主人銘至正乙酉仲

第二二六册 102½版
488

冬吉日謹誌惜其人姓氏翳如要是朱之遺老山東郡縣久淪於金絲歷至元而猶不忘宋室自號遺民其志亦可哀矣

樊樊山辟地滬上鋭意爲詩憂時感事一寄於篇什問亦塡詞其題士鑑九鐘精舍圖詞云第一鐘魯邍遺篆刻蟠龍萬年永寶雲仍用筋頭垂玉土花繡綠曲阜古城東第二鐘翰林得寶似宏農南齋書畫勤供奉花甎散直墨池洗硯辛苦校魚蟲第三鐘翰林攷据阮兼翁高齋彝鼎多清供榮猨製作蒲牢款識聲采滿寰中第四鐘吉金摹入剣藤中蒼然萬竹瀟湘夢國香九畹靈

文九曜看畫卷簾櫳第五鐘如庭簨簴不成龍鼓鼙北嚮山陵動湘靈鼓瑟漸離擊筑非復舊笙鏞第六鐘液池鵁鶄散秋風天津橋畔聞鵑痛雁門蹻矣（君病足居天津）西山傾矣聲應洛陽銅第七鐘老萊衣綵返江東白華詩好吹笙送臣忠子孝華鯨一吼棒喝震聾聾第八鐘回思長樂一一林楓閙鐘醒了春婆夢玉堂天上黃冠海角開卷意何窮第九鐘紀羣閒著不才融東南耆舊如星鳳休休亭裏打鐘掃地莫唱白鳧翁跋云九鐘出於已酉閲作於庚戌余題辭在壬子三四年間天崩地坼九廟龍簨震號不啻黃浦相逢同悲彼黍以九張機舊調寫之其聲哀以思矣右詞九章自第五章以下假物抒懷撫今追昔蓋不勝故君亡國漂搖風雨之悲水雲揮琴臯羽碎竹同玆激楚益復纏緜我讀之淚涔涔下也

九鐘者余子士鑑在京師所得宣統己酉始出土在曲阜縣西南十里鐘大小各不相侔銘文同而行數多寡字數疏密篆體變化均不相襲文曰魯遵作龢鐘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言士鑑爲攷證一篇定爲魯卿大夫名原者卿大夫得用欒縣一肆此編鐘當十六枚今僅得其九耳長沙王祭酒師稱其引据經傳頗爲精覈閩縣林畏廬紓爲繪九鐘精舍圖並精拓九鐘於後將

徧徵題詠以張之

李忠毅公以勦海寇蔡牽力戰死天下惜之一時弔挽詩至夥余讀宋芷灣湘一首最奇崛寫忠肝毅魄颯爽如生其詩曰入海斬蛟登山射虎壯士出門寸心報主生也臣不敢知死也臣不敢辭臣知殺賊而已焉知生歸死歸汝賊蔡牽汝何么麽海水四髮無風皷波汝賊蔡牽汝何多狗猜猜血入千里牙口汝賊蔡牽我來將軍將軍飛來汝閩不閩汝賊蔡牽汝何不柁上天入地將軍殺我汝賊蔡牽汝何不弓出日入月將軍如風汝賊蔡牽汝何不死北大海小將軍守此迷迷離離將軍

之旗歌歌舞舞將軍之鼓將軍曰刀蒼天晝高將軍曰矢怒潮夜死吁嗟乎臣不滅賊臣甘死賊臣且滅賊臣竟死賊海水無情天風盡羣臣北面稽首謝天子聖德天子無悼臣臣死臣之職大海蕩蕩天所圍雲車風馬神靈來上帝許我梟厥魁明年蔡牽死戰士休徘徊龍宮開靈風回

么妹黔中土司龍躍之妹也其祖爲黔苗長方吳三桂據滇時檄諸苗策應獨與抗滇平論功賞總兵官四世至躍秩遞降爲千總嘉慶初南籠狆苗滋事督軍檄躍赴軍躍疾作遣么妹統所部三百人詣營聽指揮戰屢

捷是年八月十五夜破南籠賊巢擒其渠王囊仙韋七綹鬚所遣八路軍么妹其一也督軍錄躍功而重賚么妹遣之歸大興舒鐵雲位在軍中目擊其事震澤趙艮甫西作么妹歌艮甫少負才氣十四試不得售嘗從楊蓉裳芳燦游與顧兼塘蘭厓徐廉峰楊伯夔齊名有同岑五家詩之刻所著有樂潛堂詩集八卷菊潛菴剩稿三卷飛鴻閣琴意詞二卷又當時有平艮仄艮之目平艮者曹按察秫堅亦工詩以兩人皆字艮甫而曹趙音相近也

如皋冒鶴亭廣生刊瑞安黃叔頌仲弢昆仲之詩曰二黃先生集余獨慨吾師漱蘭先生詩無可蒐輯先生不以詩名而敦崇氣節時流露篇什間嘗見先生題丁氏雙烈圖七絕三章亟錄之亦吉光之片羽也詩云宏光殘局最傷神椎布能將正氣伸愧煞急裝諸婦女苦隨馬上窄衫人（明南京之變馬士英窄衫小帽躍馬出城隨行婦女皆急裝）　婦節臣忠等可哀更從九死別奇侅當時淺水西洋港一躍何曾了念臺（蕺山先生扁舟辭墓躍西洋港水淺不死絕勺水十三日然後正命）　哦詩握窮紹先芬二百年來雙節闡此幀君家猶木像永維忠孝到仍雲又於袁忠節永明樓集得附刊先生詩四章幷錄之感事云邊將空吹月夜笳使臣枉泛海天槎世無士

雅雞聲惡廷少文貞豸角邪榭畔他人鼾我室域中今日算誰家處堂別有怡然趣燈火笙歌度歲華　青蠅俟我海東隅敢道餘年強自娛運値奇窮拓鬼侮病甘坐廢厭人扶心眞寒極腸猶熱愁到濃時淚轉枯生不嫌遲嫌死晚眼看淨土素痕軀　喜聞壺公奉　召入都云龕拯端須仗異材時屯陽九鬱雲雷推枰從古諳長算乘傳親承赦外臺度實贅予淮蔡定光留作相洛師來武昌柳亦知攀戀一一陶公手自栽　弱崙強張局勢艱機神無滯在心閑國工始辦刀圭用羣策方收履屐閒括地象圖形便在通天犀帶內臣敢披忱入對天

章閣一豁籌邊　聖主顧李燮伯先生詩歸掌故者多先生歿後無爲之續刻者余嘗錄四君詠四章不獨存先生詩也先生詩文稿多在日記中越縵堂日記起咸豐閒迄光緒己丑凡四十餘册今石印本闕最後一函蓋己丑以後之六年此詩作于壬辰先生詩佚者多矣惜哉勤果鄉先正未接音塵文恪則累世交親余與兒子士鑑又同出公門飫聞緒論閣文介鄧鴻臚奏疏皆夙所心折十年以來風流頓渺蓋不禁人亡國瘁之感云　四君詠并序云四君者故兵部尚書山東巡撫大興張勤果公曜故東閣大學士朝邑閻文介公敬銘故鴻臚寺卿歸善鄧君承修故工部尚書壽陽祁文恪公世長也余與鄧君雅故同官於朝朝夕相聚蓋十餘年勤果則自西域入朝始相見甫半載別去而書問殷殷踰於故交文介來長戶部僅以公事相見曹署三年中不過四五也然折節於余肯受余之盡言有故交執友所難者文恪久官京師撫塵曠絕三十餘年中嘗兩遇於廣坐及同官臺中甫數月亦惟公事旅見二三次而相期甚至以古人見待四君皆一時偉人其所建樹或已顯於世或不能自見而守正嫉邪孜孜爲　國鴻臚年少余十餘歲事余在師友閒伉槩奮迅風采照天下卒以此爲要人所忌鉏鋙去官乞歸養親又爲大吏所齮齕鬱鬱以死尤爲可悲中丞以儒家子納秩從軍二十餘已立功河朔及從左文襄出師關外萬餘里掃穴犂庭疏勒烏孫復歸版籍奇績軒天地至填撫齊魯治河尤有勞然其歿也以東三省邊界多事欲整率舊部效命黑山白水閒嘗詒書於余慺慺以身將老諸帥多死思盡力爲國捍邊余未及報而訃至所謂殁而猶視者相國以治賦儕嘗司胡文忠曾文正軍餉人比之劉晏清操絕俗其入掌邦計倣國計簿綜括天下財賦句稽出入世頗以聚斂目之然爲　國家計久遠竭盡心力追劾戶部三貪吏逮捕浙人大猾胡某尤快人心黜去曹郎不職者十餘人不顧嫌怨及入政府卒以剛勁爲纖人所扼沮孽萬端主眷遂衰憂危去　國身後　賵典猶從減削司空承其家法廉靜自持晚際時艱懃懃懃憂　國雖不自表異而遇事守正比長冬官時同事者巧宦取容曹司承風諂媚競利習爲故然深痛疾之而不能勝居常邑邑至歿之日家無餘貲嗚呼四君皆躋通顯而其既也皆不得意於世中丞遭際爲最亨然歿後負累鉅萬聞其病甚時至斥距醫藥求速死是皆可悲也余窮於世交游

幾絕而如中丞鴻臚之傾心投分相國之折節司空之引重有踰於尋常萬萬者自昔年歲在辛卯中丞薨於歷城年甫六十今年歲在壬辰相國薨於虞鄉年七十六閏六月鴻臚卒於家八月司空薨於位年六十八感哲人之繼逝傷吾生之僅存夫傷鄧歎張文期恒有若文介文恪未嘗有杯酒之歡從容之雅然而袁宏之賦士行豈爲胡奴孫綽之誄庾長何干季野蓋燥濕之應不以高下殊膠漆之投不以久暫判銅山崩而洛鐘應桑葉落而長年悲豈特郢斤輟操牙絃絕響蓋彌有林焚鳥棲川竭魚枯之痛爲逝者不作後世難誣徐孺奠

雞或生芻之未具林宗慟野知大厦之難支傚紫陽之續騷我有兼痛較昌黎之哀董彼止私情小雅能誹長歌當哭各爲一詩以弔之後之覽者可以悲焉

向昔奮孤童束髮事戎纛一戰摧黃巾氣已無河朔積伐開汴藩方伯少年獨（用晉書荀羨傳語）誰何彈章來吹毛恣遨起　文宗惜將才　特詔付軍幄橫行雖回戍專征賓蓋督拜　命益感厲殺賊日馳逐遂成嵩武軍千里掃氛濁中原既滌蕩長驅出秦蜀河湟聚花門妖彗亙地軸金城照組練玉門塞戈鋋孤軍轉戰前所至無悍旗天山木幾裘雪夜萬騎蹴堅壘悉蹋平西域國卅

六直抵伊列河犁庭獮禽鹿偏師拓疏勒屯鎮溫宿（公駐阿克蘇最久）丁零亦請吏回紇胥受束漸次興耕桑逍蔡知誦讀稍暇歌投壺禮士若不足我友施士丐蒙氣備視俗謫宦依幕府軍諮力推轂論功歸飲至入　覲天顏穆　詔落長安渠萬指瘁脊揭　帝命還左班寵以入坐祿旌節撫青齊晃藻滿川陸陽侯忽遘災淮濟并窮瀆一身塡橫流長隄斬山谷瓠子幸告成衮衣去何速公家本於甯我生共鄉曲遠道無一面同聲致選京華喜相見深談屢敗燭傾吐罄肝膈商佐勝骨肖冬貽我書憂　國淚可掬海寓多伏莽宿將半墓木拱

本東三省強虜正耽目欲及身未老盡瘁捍邊牧我書未友報公訃已來告齋志視肓冥百身竟莫贖豈止海岱間涙河萬家哭　右張勤果公

文介起科第浮湛戶曹郎烈烈胡文忠一疏揚明堂清節比廉范心許如孔桑出司鄂軍餉千里無見糧忠義相激發士馬日騰驤用其治賦功遂落欃槍芒積漸受　主知三遷專齊驕強力故不怠所至蘇疲甿　內召副司空堅臥謝虞鄉　今上元二災三晉尤凋傷赤地無遺黎存者爲鵠糧公時投袂起曾袁相扶將（謂晉撫曾忠襄公侍郎袁文誠公）內骨還秦豫畿輔賫屏障平　詔拜大司

徒國計倚以强遂綜會計籌扶弊先持綱墨敗刻貪吏
巨蠹鋤奸商　帝心益眷注密勿參嚴廊遂正中書席
　主聖知臣良孤立無黨與衆沸成蜩螗屢疏爭不勝
去　國心徬徨養老乞之上尊優秩無月羊余時居曹署
散拙守故常朝謁屢移病不識金與倉公意獨延佇音
問時琅琅屢欲强之起羣力期勗勉頗病公刻覈束溼
無舒長引義與公爭氣亢詞過剛公顧听然聽直諒無
它腸公既不安位我亦辭周行同官有袁宏謂爽秋問訊
公在牀猶傳太息言殷勤詢行藏公今歸帝所我忝司
臺章緘默取充位月日常憂傷寢門泣公訃桼樹雲蒼

茫　右閻文介公
鴻臚嶺南秀忼慨人中英少年取鄉賦入營繫華纓存
湛白雲署錄錄不自名一朝擢諫官建樹何諍諍　至
尊初御極親賢秉鈞衡　東朝再莅政堯舜有　孝貞
納諫如不及上書日有程延英立召對朝奏夕已令羣
少厲鋒氣危言忞彈抨有失不爾罪微善必予旌宦豎
皆側目出入莫敢攖漸致召朋黨報復仇黃君時婁拜
疏所言皆至誠亂始務防漸倖門先塞庚事或關國體
雖小必力爭　兩宮婁嘉歎手疏示公卿讀者爲流汗
邪佞相驚憂門庭日羅雀圖史無觴觥時時過子語大

厦期其堂私憂八關輩水火滋軋傾鬼蜮恐壞事有累
　朝廷明世事易翻覆朝局如楸枰自謝稷契輩摧落
同枯莖羣犢破轅出一牛負重耕晉秩大鴻臚銜　詔
事遐征單騎出絕域拂林方縱橫交南已吞噬嶺表方
寢偵荊國主棄地扶風欲逃盟君獨苦揩柱犁軒大呼
訇黟黟鬼門關毒霧天爲赬巨礮上樹立飛鳥盡不攖
醜夷更肆毒絕食陳鬼兵刀戟積雪列礮火殿雷轟從
官半瘴沒　廷議戒僨成君獨以死誓終得持輸平還
歸見　天子造鄰陳哀鳴臣力此已竭戎心猶未盈幸
不辱　國命乞骸終餘生　長樂爲感動溫旨固留

行君復過余言進退心怦怦已中要人忌留去何重輕
臣哀況親老白華猶可賡誠知　聖恩厚庶幾全葉嬰
歸臥白鶴峰足不來羊城奈何鵩鳥災玉棺遽下迎老
母猶在堂長夜目不瞑平生膠漆感事子猶事兄一朝
訃音至視予老淚并婚媾竟未就稚子良孤惸君最愛第四子
常攜以見余爲求佳對余欲以從孫女議昏
適君告養歸而余孫女在里門遂輟議云爲君賦大
招魂車還　帝京搔首白髮短日莫傷我情持此問彌
老瓊海咕悲鯨謂播孺初時歸瓊州　右鴻臚鄧君
文恪席華貫黃羊承遠裔儒學守素風三晉首門第相
國佐　宣宗益以大其世公幼稟庭誥淡泊自約制相

國致政歸徒步赴上計系躐登承明廉靜忘貴勢回翔
臺閣間所職祗辭藝儀傷皇華榮黼黻卿雲麗廉泉不
自潤車服日以敝　國是正多艱退食常泣涕馴至九
列崇志欲四海濟危言激同僚清節率羣吏拍拜大司
空壹志釐夙弊故事分六官戶工職金幣利藪害所叢
蠅蚋競喁噆營繕今將作都虞莞水利慕羶尤紛貽逐
臭類狂猘不問職所守祗爭骨可噬妄言效禽行脅肩
更脅睇旁觀爲泚汗一家得甘毳公本嫉惡嚴力欲振
頹滯屹然中流間左右苦牽曳眾濁慴獨清孤掌支羣
擠奈何不慭遺居位甫踰歲易簀餘空籯給歛無複製

中蔵出賜金償家已門逮公壈美瓌須煦嫗在辭氣
其中秉剛強匪石不可礪我生與公疏性分有神契我
晚始入臺公聞喜投袂庶幾鳴鳳來一旦豁氛彗逡遁
未即發公憂道我噫不謂遲騎賁九京得無情鉛刀遲
一割日中必熭餘生一息存此心千古口蕭然穗帷
寒沈疴不能詣公在殯時余以病足不能往弔心常歷然終期芹曝獻當公
絜雞祭三歎四君詠豈止哀已逝　右祁文恪公
梁文忠病中寄贈鄧鐵香鴻臚奏議刻本文忠書中言
鴻臚晝界受癥病未三日即棄毋而死吾輩無不痛惜
其孤搜集遺稿刻成寄京今以一部分贈此公所欲看
之書也忠直清諫中無他腸同時言官未有其比今已
矣覽其遺書恍如在宏衍庵旁書窗對論時也世亂思
賢吾輩當何如哉余輯讜言錄采鴻臚奏摺數首今得
讀此集多昔所未見者忠鯁切直如見其人
長沙王癸園師詩學杜陵平生不輕作投贈余兩至湘
其後皆以疾告歸甲辰去湘師以詩贈行云廿年不踏
長安地夢想朋游醉文字鬭君持節渡湘來喜入燈花
照無睡知君慧眼湘月明信君澄懷湘水清賢名一日
播萬口邦人引領神先傾甄文拔弊不遑恤遠接朱張
肯甫燮鈞兩學使近無匹乘軺崔浩時共榮奏賦相如自稱疾

王程三載甫經年何意告別無留連君身豈藉官職重
所惜多士無良緣明廷袞袞登英傑不信扶危少施設
育才堂館高切雲勸學文書紛似雪樹人敢謂非嘉謀
城社狐鼠難可搜狂夫橫議懼民散相忍得非根本憂
我今伏處成衰暮箝口藏身眞自悞君雖暫歸行人
朝莫忘青蒲陳諫疏己酉余感時局泯棼有去志師見
余和金甸丞太守句惜余之將去也有七言古一章見
示云自修學使見示和甸丞詩有山中故人昨有書灰
底荷衣行料檢之句再次韻奉柬憶昔學館誇同年費
雲舫編修吳筌雲祭酒聯步先歸田蘇臺攜手難嘲笑我亦行謝

區中綠平生體性慤質直捷足甘輸當世特徇喜時多貧頽流堯天不改蒼蒼色翻思袁許死建白我時倖作懸輿客苟免偷生直到今賊贼空爲元化役羨君湛露晞朝陽天庭騰上肎問黃清標學業有繼起珂里似是高陽鄉教思爲澤文爲江千里春風綠楚茳荷衣漫續靈均製虎氣龍身安可降長君一日吾誠忝李翰枯澀羊欣倫乞書枉贈瑤華篇更啟金壺五龍檢王子余辟地海上以詩寄師平江師有和作云中土餘殘局當年仗一流嗟傷楚柳晚登憐及瓜秋雷電生千嶂江湖吐百洲與君睽隔意兩地感羇囚夢寐乾坤窄風塵歲月

徂直愁廿年後無復一人儕浮海君先將傳經子作徒和詩聊自壯鄭德不嫌孤錄之以見吾師相愛之意

湘潭趙芷生提學啟霖官御史性剛直以言事得罪去余電趣還湘請監督高等學堂比過武昌張文襄留主存古學堂講席文襄內召芷生謝歸余堅請主高等學堂未幾詔復原官尋　簡四川提學使先後有贈余詩數章芷生學行在湘中士大夫當首屈一指余所最心折者一別十稔世變頻洞乃至於此錄其詩益不勝今昔之感云詩凡五章其一曰千年道術何曾固一代宗風匪易任稍見斲輪成大輅𥢶從鑪冶鑄祥金柔坯剛賑艱難日聖伏神徂繼絕心獨愧支離疏督效滄州回首又春陰其二曰天涯何處識春歸盡日輕陰對掩扉澗草漸生還漸長山禽時止亦時飛流年坐覺成新故薄醉何容著是非冉冉春光堪悵望湖波添漲上苔磯其三曰不將春事細平章誰信郊居氣味長海燕歸來爭解語園蜂簇處但憐香清明風日銷詩句爛漫江山寄草堂三尺漁竿吾道在濯纓猶自有滄浪其四曰三年已感離羣久萬里何堪別路長邛蚷偎依成小聚鷹鸇寥闊不同行軒昂謨議隨青瑣牢落心情撫阜囊獨有韋弦珍重意鳴雞風雨道難忘其五曰巫陽雲雨自朝

昏何處登樓望九門夢寐從君心莫逆蹉跎憐我舌徒存橫流祇爲斯文懼方枘知非末俗尊目盡天涯春色晚湘濱回首長荃蓀余去湘芷生以述別五古一章見貽詩云三古重教學大旨明人倫陶化既有具遂使風俗純誕章逮乖離斯文賴彌綸百世其可知損益相環循斷斷濟時策變通謂宜民興學議初起捫然語更新道器本該貫往訓故未湮云何事勦說鹵莽爲一鈞牛莅湘浦上氣驕不馴公謂詖邪詞譁躁乃無垠從容薰其絅驥拓賓苦辛持剛而劑柔誠勉抑何諄不動聲與

色庠序還莘莘三年畏壘居輿情始歸仁若非鎮羣嵬
債張爲禍鄰湖外今謠如此功難具陳逝將理歸鞅誰
歟嗣清塵猗彼子衿徒朝夕視北辰風采所範圍隱紓
國步頻洶洶九州間飄搖禽粲屯吾道要有託貴矣休
天均賦分愧窳揣寸立少伎因長者不退棄垂眷意益
朊側身望橫流欲濟苦無津離心浩難裁緒言若爲親
惟祝松筠姿後彫在自珍

華陽縣城東宋文憲公祠墓咸豐元年　先大父官蜀
藩嘗捐奉重修越五十年廢坻重至蜀謁祠芬椽剝陊
榛莽塞路乃與同鄉同官醵金補葺復還舊觀祠中有

清風亭明月池青蘿山房浯溪別墅落成而祭爲文勒
石以記其事並補刻先大父昔日記事詩於石同里王
詠齋文詩人也成六絕句云儵留飛光五十春疏鐘細
磬滿流塵空餘犹穽雜塒地零落弦歌雅誦人石馬金
鳧委斷莖蕭騷落盡古青楓可憐華表無歸鶴誰薦寒
泉酌殯宮使者風流冠世賢溫溫祖德述當年金邀玉
豆重綢絜一曲迎神咽素絃披榛乍見石龜趺蘚碣苔
碑手自摹生恐牧童更敲損遺邱分付禁樵蘇點綴煙
螺一簣山歸思縈繞故鄉關清風明月曾無恙合補青
蘿宿翠鬟[illegible]剩難喚息同狂瀾誰障白川東登堂二

擷靈觶鼓髣髴驂蜺下太空

蕉廊脞錄卷六終

蕉廊脞錄卷七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余門人范鵬叔侗系出范文正公嘗攜文正所書伯夷頌長卷來杭州出覽示乾隆中此卷上邀　乙覽首行　御題范仲淹書伯夷頌高義園墨寶十一字又　御書聖之清三大字朝臣奉　命題詩者尹繼善莊有恭于敏中也文正自署款曰皇祐三年十一月戊申高平范仲淹書元祐三年范純仁跋云先公書此以寄京西轉運使蘇公諡蘇舜欽也宋人題跋者自文潞公以下

凡二十九人其末一人爲秦檜元人自趙孟頫以下凡三十三人明人自夏原吉以下凡十七人　國朝自范承勳以下凡十三人後有翰林院編修二十四世孫范來宗跋工部左侍郎兼鑲紅旗副都統二十一世孫范時紀謝　恩摺卷中有江寗開國秦氏藏書二小印秋壑珍玩賈似道印秋壑三小印蓋南渡後爲秦賈二相遞藏故虞道園題有潞韓並識何春應秦賈爭藏寶點汙句不知何年歸范氏祠堂叔侗假得迻寫全卷先賢名蹟　先朝宸翰永鎮祠宇垂輝億齡范氏子孫宜世守之

乾隆二十二年　純廟二次南巡梁文莊告養在籍與沈文慤被　命同修西湖志纂時趙意林信進側理於行在拜宮錦四端之賜意林因以賜錦名其堂文慤爲撰賜錦堂記意林賦詩爲謝復用元韻乞文莊書之曩在京師嘗從濮梓泉前輩許見此冊蓋文莊既爲意林書之而別爲副墨尋奉　詔還朝攜以自隨故得留傳都下也意林與文莊以詩相往復有同林倡和集之刻文莊號薌林故云

明永樂十二年榜葛剌國貢麒麟命學士沈度繪圖作頌事見明史圖舊藏海昌陳梅亭所嘉慶壬申歸學士

十世孫觀成觀成識語謂是當日進呈副本先曾大父夔州府君先伯祖曼雲府君皆有詩同時題者有楊芳燦嚴學淦陳廷璧馬若虛諸人光緒乙巳養痾里門得此圖圖上方書瑞應麒麟頌并序下方之右書麒麟圖三字爲一行永樂十二年歲次甲午秋九月榜葛剌國進貢臣沈度寫爲一行絹本色黝黯微剝而文字並完好頌文乃應制之作不具錄結銜曰翰林院侍講學士奉訓大夫臣沈度謹譔按明史大小沈學士受知成祖逮事宣廟並賜織金衣鏤姓名於象簡泥之以金學士書不多見畫則尤爲難得吾家兩世遺墨獲之意表後

之人宜永守之
王文成公燕居授書小像幕客蔡少鑿畫文成弟子張子蓋藏王龍溪爲之贊亦文成弟子也有高鶴望梅朱南雍子肅山陰人朱賡少欽諡文懿趙錦元朴諡端肅餘姚人葛曉雲岳諸跋雲岳詩先生像爲蔡世新所傳者極多惟以多故隨手輒肖然至小者亦徑尺今如此小者不爽毫髮令觀者肅然畏敬云云卷爲黃再同前輩藏光緒己卯得之秀水金爾珍者卷中明人數跋外
本朝惟嘉慶壬申山陰茅豫觀款二行最後有李越縵先生長跋攷證既詳兼之感喟越縵於金石書畫題

跋皆經意爲之多在日記中沒後日記數十巨冊若存若亡不可蹤跡無人理董遂至亡佚可爲霣歎因錄此跋以存千百之一云吾友貴筑黃再同編修以此卷見眎整襟再拜文成公像越中舊家多有傳者皆袞冕大幅里中西光坊東光坊之間有公祠相傳其塐像出公家瘞面虬絲上上有七痣氣象凜凜望之竦畏張陶庵逸民所輯有明三不朽圖像亦相同閒見小幅則清癯顧秀頗若不類宋人傳歐陽文忠蘇文忠朱子像肥瘦及須絲多寡亦往往不同蓋冠紳與道服各有所稱也此像幞冠深衣秀眉疏鬚目光炯炯雖容色怡恨而神

采穆然道範德輝千古猶可想見後有王龍溪朱金庭趙麟陽諸公題贊先正筆蹟經亂日稀心畫儼然典刑彌仰朱越崢以績事名其字見者絕少府縣志雖有傳而事跡不詳此贊語重氣醕字亦遒古自稱後學蓋亦私淑文成足裨志乘之遺金庭著述僅見朱文懿公奏議爲吾家舊笈亂後已燬幸存此卷兩贊皆吉光片羽也再同由黔家湘南竺學劭文收藏極富又承其尊公子壽先生之學兼綜漢宋無門戶主奴之見平生服膺陽明搜采遺書已十餘種其爲王學者如彭南昀王門釋非錄等書亦無不備此卷將持歸黔陽勸其勒之公

祠壁閒庶俾黔人瞻仰遺像如見當日龍場講授有泗水西河氣象非鵞湖鹿洞暖暖姝姝守一先生言者比也近日湘中如羅羅山孫芝房等一孔之見詆訾陽明拾當湖之唾至不可道亦自形其浮游而已所媿慈銘生公之鄉早讀公之書而衰老多病一無建樹性天至道嘗乎未聞徒於南雷鮚埼文獻職志稍窺一二而怠於輯錄粵寇之禍楹書盡焚今老矣十九不能記憶家居西郭近鹽倉橋爲公與公考龍山先生歌哭之地今無一椽存者祠亦娓於兵火近歲有人營復之而市儈不學堂廡庳陋禮器非秩士大夫無過問者安得好事

勤力如再同者使先賢桑梓蔚然重秀俎豆管弦日新
有功乎此卷賓於吾浙學派所系至重再同以重價得
之京師而余鄉里末學限於貲力不能購以還之越祠
展卷摩挲能無歎息然公之教澤遠被天南黔士謳思
轉有過於越人者此卷既得所主又以永貴陽之思知
公之靈爽在天亦當忻然以笑也謹爲跋而歸之編修
光緒十有七年正月會稽李慈銘識
四忠遺墨合裝一冊亦再同前輩藏一爲楊忠愍公爲
饑民請錢粟書子壽先生前後兩題一爲趙忠毅公詩
稿自題曰雜感十二首子壽先生跋云詩當作於削籍

追贓時一爲黃忠節公（淳耀）眞書羊祜讓開府表題者
最夥如何蝯叟張石舟鄭子尹莫郘亭何願船鄧昭伯
顧幼畊何鐵孫或詩或跋皆精妙而唐鄂生一跋在刑
部獄中書尤奇崛最後則瑞安黃漱蘭師宗室寶竹坡
侍郎皆僅書觀款一爲陳忠裕公（子龍）草書詩稿子壽
先生一詩一跋四忠翰墨萃於一冊眞瓌寶也
杭大宗先生畫山水冊凡十二幀每幀有題記第一幀
第六幀各七絕句一首亦道古堂集外詩文也錄之
歷綠苔馬諒成盧結習雕蟲尚未除願得乞身長埽地
秋風黃葉勝傭書西隱禪房　歐冶池環棟牆之外廣

袤數畝居人占其漁利露桃呈頳風柳誇腰凡所以邀
客心而悽游子之魄者以是爲覽勝之奧區焉　三品
石何竦特兄嵬峩弟岌嶪仰若跂俯猶挈砦雜神各分
裂荆樹花互榮瘠詎若茲儼成列支中分尻相接羞䄏
辭永無極銘詞古奧當置飛梯百尺鐫勒山背仁和杭
世駿　過口嶺有廿八都兒郵舍壁上題記一官已脫
鼯鼪穴九度空過虎豹關末署西湖十九松居士堇浦
世駿　建寧亦有淨慈寺瀕溪結宇前爲放生池僧
房蜂綴林木窈窕亦一大選佛場也　上水艱難千里
多柴枝米粒易消磨今朝到岸多歡喜小武當山一笑

過　崔殿生十三能詩自號西竺村童相傳有渡頭扶
傘一僧歸句雅近長吉眞可傳也大宗并記　青衣鄭
蘭子以月明黃葉路花隱赤欄橋句得名堇浦　艚逢
船狂蜒人呼爲鴨母櫟園閩茶曲鴨母船開朱口（[illegible]）到
是也　青湖臨江有小江郎祠在石厓上林木蔚蔽下
導江水過客多染翰牆壁間堇浦　張德南爲南大理
署中有奇竹竹產簷下已乃屈曲循簷出德南援筆爲
瑞竹賦諸郎競傳詠之　五顯嶺祠山僧施茶結客多
吾鄉人操土音慰勞一路密樹深篁綠上衣帶詩家唯
大小二謝堪以圖狀按此幀當是應聘分校閩闈時作

沈乙庵比部藏余嘗爲題二絕句
湘陰李黼堂桓藏周忠介公伯子手佩先生血疏貼黃有彭允初紹升跋見二林居集忠介以閹禍被逮坐贓三千金其友朱完天從之京師奔走吳橋定興乞貸諸公間冀如數輸金得不死已而金雖集而忠介瘐死獄中矣又二林居集有朱德升告周忠介公文攷蓋閹黨欲羅織吳中士夫以德升尤與公密指爲渠魁將更起大獄賴徐公會陽言之而止兩朱君者於忠介可謂不負完天名祖文縣學生德升名陛宣吳縣人與忠介同舉於鄉居父喪以毀卒

黃伯雨以霖藏明遺老尺牘爲嘉興馮硯祥文昌物凡七冊都一百一札惜札尾署名多不著姓或不能確定爲何人中可辨識者劉念臺先生三通陳老蓮一通楊龍友二通陸鯤庭十七通又陸札內有六人聯名者爲汪渢闕鍵丁澎吳百朋皆杭人惟繼恩一人不可攷硯祥嘉興諸生有吳越野民集明祭酒開孫後徙居塘棲晚年復居河渚以守祭酒之墓冊中多讖語有吳越野民小印

湘陰李幼梅輔燿藏史忠正公上薛韓城書牘卷子題跋者皆指爲眞蹟余嘗見俞曲園師與吳又樂書辯論此牘略言忠正以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累官分守池州太平安慶監江北諸軍自是以後皆居封疆之任未嘗一日讀書東觀而牘中云濫廁東觀事繫職掌不能忍默不言則與公歷官不合韓城於崇禎十年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是年公已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不在朝中安得如牘中所云約同諸詞臣面爲剖陳乎書中又云此牘卽不出史公亦是明季人遺墨味其詞意亦必出於端人正士云云按此牘尾文義未完無署名沈雲伯跋謂舊藏禾中錢文端家有王艮常翁覃谿諸公跋今王翁跋均不存余諦

審之此牘當爲劉公理順手筆公杞縣人崇禎七年廷對帝親擢第一拜修撰歷南京司業左中允右諭德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楊嗣昌奪情理順昌言於朝嗣昌奪其講官嗣昌薛國觀周延儒迭用事理順一無所附出溫體仁門而言論不少徇賊犯京師亟捐家貲犒守城卒城破投繯死羣盜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羅拜號泣而去後贈詹事諡文正乾隆朝賜諡文烈觀牘中濫廁東觀及僕嵩潁一鄙人耳語其爲劉公無疑劉公官侍從與韓城同在朝列風骨峻厲不附權要牘中語似爲韓城作爭友者可貴也

太倉王西廬家書卷子葉奐彬吏部藏書凡十通密行細字絮絮道家常時年已七十五思慮縝密乃如此勝國遺老戢景家巷有子八人並名在志乘海內無不知太倉王氏者書中言當日有司苛虐狀幾無人理蓋順康之間伐亂甫定綱紀尙弛江南官吏踵明季餘習催科嚴迫淫刑以逞迨 仁廟親政後吏治澄肅政崇寬大務休養生息以馴致百數十年太平之盛軌也今世變日亟國用匱乏外人且獻加賦之策以熒我政府之聽脫用其說奉行之吏其不至敲骨吸髓如書中所云者幾希

黃棃洲先生小象古裝風帽束帶貌奇古畫象者新安吳旭補松者宋暐字逸子補石者猶子深也先生自題曰初錮之爲黨人繼指之爲游俠終廁之於儒林其爲人也蓋三變而至今豈其時爲之耶抑夫人之有遐心題贊者朱嘉徵止谿陸嘉淑冰修陳令升之問陳奕培子厚陳奕昌子燊陳謙廷益楊中訥言揚楊中垣季直陳奕禧子文楊沖默陸駒朱爾邁人遠陳齊允大陳熹允文自陳奕培以下皆稱門人且多海昌人疑是像乃先生講學海昌時所繪也余避地滬上從張讓三美翊得見此像謹記之

王船山先生及夫人陶遺象用西法攝影先生象紗帽方韡蟒衣束帶上方篆書八字曰孝思恬品霞燦松堅中間書玉音二字陶夫人象高冠補服上方有先生自書贊曰孝而殉國人所聞弗待余云慈以鞠不究其粥奚以相暴靜好爾音函之於心有言孰諶借隱之思陸沈已而焉用文之夭或假而以後昆昔髮鬅不迷唯斯焉之爲儀重光大淵獻玄月望日夕堂老人題光緒丙午過武昌梁節庵攜贈

船山先生于永歷元年十一月遭父喪既葬留守瞿公式耜疏薦之先生疏請終喪得旨云具見孝思足徵恬

品著服闋另議比服除就行人司行人見先生之子敔所爲行狀遺像上方題孝思恬品四字蓋卽用永歷旨中語也 先生自題畫象小詞曰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薑齋龜于朽後隨人卜夢未圓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閒愁輸汝兩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埋

倪文正公小象莆田曾鯨畫左方爲董文敏題曰玉汝學士四十小象右方陳眉公題曰叉手而坐凝目而思壇坫英雄玉汝我師爲趙味辛懷玉所藏有味辛及翁方綱蔣士銓周肇赬朱方藹方薰周有聲張塡諸公題

詩
諸暨陳悔遲洪綬詩詞手稾四巨冊裔孫蓉曙同年得之先生在崇禎間嘗召入爲供奉不拜監國中待詔南都南都破固山額眞慕其名優禮之後卒亡歸冊中如乙酉春雪六首大都故君亡國之感又有丙戌夏逃命山谷多猿鳥處借僧爲活語詩中往往自稱老僧其夢見先帝泣賦三絕句有云老僧幸得覲先皇八彩重瞳永不忘嘗呼頓喚彌陀佛淚滿袈裟荷葉裳題畫詩云國破筆端傳恨處水仙須學趙王孫老學東坡栽樹法祇栽苦竹滿溪頭他如少時讀史感孤臣不謂今朝及

老身想到蒙羞忍死處後人眞不若前人始覺人無忠義志不須去讀古人書山河舉目非無感詩酒當前又自如直可爲一般無心肝人痛下鍼石國亡家破之恨時時見之篇什蓋不勝錄卷首有康熙癸丑春先生自書題記歷一百七十餘年完好無恙國變後蓉曙隱居楓橋珍弆此冊彌當鄭重矣

禮烈親王爲　太祖第二子嘗開國時凡征葉赫烏拉諸部及薩爾滸之戰王功最多所乘克勒馬姿狀偉異腹下有旋毛如鱗甲然蓋龍種也常時不受羈勒聞鼓鼙聲輒奮迅欲往惟閹人命王甚愛之戰陣中多藉其力王薨馬亦死汪編修琬嘗爲之傳王裔孫汲修主人屬張檢討問陶仿唐本昭陵六馬中特勒驃者爲之圖克勒馬者猶漢言棗騮馬也

李南礀書札卷子官嶺南時與周書倉者大率論刻貸園叢書事兼討商搉往復不勌然南礀嘗循吏不獨經生也書中述鄺定恩平民婦陳氏之獄新安黃文二氏世仇十一案互毆之獄可稱明允其曰過於爲民而不爲官尤良吏之用心矣

順治辛卯亭林先生以行賈至淮上訪萬年少於隰西草堂自稱名曰書年自謂從原字再轉注而成此音蓋

寓逃名意也年少方變服爲緇流名曰慧壽臨別繪秋江別思圖贈亭林各題詩卷中圖後爲程易疇所藏易疇有跋後又歸蔡友石道光間張石州屬江陰吳儁重摹手錄顧萬詩及程跋又自題一詩於上寶之顧祠原圖轉入葉潤臣所重摹之圖展轉復出厰肆歸武清朱九丹光緒之季士鑑乃得之又何子貞年丈亦嘗摹此圖蓋從友石之子小石所借摹者東洲草堂詩鈔於創建顧祠及歲時祀事皆有詩獨繪圖事無一字及之而胡光伯焯跋吳畫卷有云月齋子貞各摹其畫祁文端詩亦有石翁仙去蛾翁老之句楊芷姓雪橋詩話載之

頗詳今失畫幸存何畫不知尚在人間否
杭州艮山門外辯利院（又名井亭庵）舊藏歷代名人觀音大士畫相相傳有一百數十餘軸失道子畫僅石刻拓本其餘或水墨或丹青皆眞蹟以趙松雪爲最古宋明及
國朝諸名家不可勝記張仲甫舍人炳壽軒詩有二月十七日詣艮山門外辯利院瞻禮大士畫相七古一篇云臨江鄉人百八幅於今更益六十餘又云唐刻宋繪世罔罕陳（老蓮）徐（青藤）金（壽門）禹（之鼎）今亦無是其時祇百七十餘幀也每歲春仲夏仲秋季三月寺僧出諸幀張壁縱人瞻禮庚辛兵後多散佚櫃儲菰舍里冠九加山夙耽禪悅嘗詣寺中出貲搜集丁松生徵君助之乃還舊觀辛亥之變主僧竊售蕩然無存矣又無量寺有呂廣六畫十八羅漢湖鳴寺有戴文進功德畫象張樗寮書華嚴經殘本亂後皆不可問

道光間海昌吳子律衡照創吟社於杭州始道光甲申訖癸巳凡十年爲集百入社者七十餘人時振綺堂汪氏擅池館之勝藏書甲一郡汪氏有靜寄東軒社集在東軒爲多費山人曉樓爲作東軒吟社圖庚辛之亂汪子用丈留唯攜之武昌未遭兵火圖作於道光壬辰先大父居燚里中亦與槃敦之會圖中狀貌與花宜館輯詩圖同藏同出山人手也光緒丁丑余游武昌子用丈出以見示越三十年由京師還丈亦謝病歸再見之辛亥避地上海三見之則圖已歸頌閣社耆兄弟收藏矣

戴文節爲汪碧垞先生畫山水卷長丈許題識謂碧垞贈書數種畫此爲報盡晚年最經意之作後爲族姪錫侯所得攜至長沙一觀名蹟庚戌冬錫侯權宜章縣事明年秋亂作僅以身免此卷不知流落何所

文待詔拙政園圖冊子嘉靖十二年癸巳五月畫圖中諸景凡三十有一曰若墅堂夢隱樓繁香塢倚玉軒小飛虹芙蓉隈小滄浪志清處意遠臺釣碧水華池深淨亭待霜亭聽松風處怡顏處來禽囿玫瑰柴珍李坂得眞亭薔薇徑桃花沜湘筠塢槐幄槐雨亭爾耳軒芭蕉檻竹澗瑤圃嘉實亭玉泉每一景繫以一詩詩有小引述命名意詩後拙政園記一首亦待詔作園主人王敬止字槐雨又字獻臣以御史忤權貴逮繫赦歸卷首有林庭㭿小泉題識（署款曰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恩賜廩馳驛致仕）云文子有聲遺無聲詩兩臻其妙又云槐雨在詔獄禍且不測先文安官南銓宰抗奏論救始獲從輕文安論救事見明史本傳小泉諡康懿此圖舊藏吳門蔣氏後歸海甯胡豫波道光間歸朱仲青中翰有吳槎客騫錢楳溪泳

王仲堪人俠殷雲樓樹柏文後山鼎程邗伯慶華蘇厚
子惇元項芝生廷綬顧蘭厓翊錢叔美杜黃霽青安濤
徐子勉楙陳登之延恩張叔未廷濟諸人詩跋何子貞
張子祥吳平齋諸公題識最後子貞丈一詩并跋云此
冊歸鄞縣蔣君芝朸則同治乙丑春也冊面錢梅溪書
衡山先生三絕冊文待詔拙政園圖七字為俞曲園師
題錢題之前別有戴文節畫拙政園圖一幀丙申七月自題
云余平生所見文畫無如拙政園之多者可謂極文之
大觀又云予於文畫愛之入骨此偶爾興發為之自忘
其陋近時松壺後山兩先生皆深於文者仲青倘能為

予就正則予於文或可得進步爾末署文衡山私淑弟
子戴熙則文節他畫所未有也此圖二百年來興廢無
常雲煙變幻尤足為東吳掌故書矣今為南林蔣孟蘋
以重直得之光緒中游吳門曾訪茲園時已為八旗會
館屋宇敞陋而水石林木之勝金閶諸園皆不逮也園
在明嘉靖間王御史獻臣築侵大宏寺基以闢之其子
與里中徐氏子博一夕失之歸於徐氏　國初歸海甯
陳相國之遴陳敗時方添設駐防兵改將軍府駐防兵
撤又為兵備道行館既而吳三桂婿王永康一作永甯
居之尋籍沒入官康熙十八年改蘇松常鎮道官署旋

裁園散入民居郡人蔣太守棨得之名曰復園嘉慶中
查僧餘孝廉人俊購得之道光中家蕺園相國又得之
至今雖屢易主而談者尚呼為吳園云

壽陽祁文端公在政府日於海淀之東賃居僧舍數楹
以去圓明園近也其地曰雙橋自書榜曰雙橋精舍屬
戴文節繪雙橋精舍圖文節有五言古詩題其上時道
光乙巳正月也先大父道光癸卯入都嘗至所謂精舍
者與文端談讌累日見花宜館詩鈔光緒壬辰余從文
端孫君肩段觀因為一詩紀之

文節又嘗為文端作憶松圖跋云春浦祁大前輩籍隸

壽陽自號鍚釟亭長地近方山山有龍池雲洞諸勝多
松濤谿瀰谷曠望無際嘗月夜行萬松中遇要氏兄弟
結茆讀書其下賦詩贈答慨然有卜鄰之志後來京師
每值風和月霽輒追憶之屬寫憶松圖落落五稔未有
以報丁未早春僑寓都下頗憶故山松徑遂假酒盃一
澆壘塊云文端自題二絕於後云五十年來影荅形眼
中山色夢中青萬松園住三間屋可是鍚釟第二亭鹿
脉居士謫仙才借我離愁付酒杯十載孤山鶴飛去孔
賓何事不歸來跋云此錢塘戴侍郎道光二十七年為
余作憶松圖也侍郎高隱已及十年而余仍以老病留

沸都門展卷慨然題二絕句記之時咸豐七年歲在丁巳正月廿又八日此卷余亦假觀雄深蒼古大似麓臺蓋文節生平最經意之作

道光戊申暢月平定張石舟穆屬文節畫小栖雲亭圖旋爲倫兒攫去復以詩索畫第二圖圖成道州何子貞紹基題其耑石州自有小栖雲亭記及索圖詩皆書其後文節及祁文端用石翁原韻各一詩又有代州馮魯川志沂一詩追咸豐辛酉八月文端復見此卷重爲之跋時石翁已殁文節已殉難文端方謝病歸老山中矣最後有上元端木子疇埰一詩亦用石翁原韻者

文節山水爲　國朝大家殉節後畫以人重獲眞蹟者尤不惜重金購之余讀孫琴西太僕題文節山水畫軸有曰畫之佳惡余不能知然聞文節直南齋時貴王某索畫公不與也王頗以爲恨公遂引疾歸有此胸次筆下安得復有塵俗耶此數語今日贊公畫者能道之否

黃小松嵩洛訪碑圖凡二十四幀藏武進費屺懷所舊爲李竹朋物小松有自記一首茲節錄如左

開元寺鄆州城西等慈寺汜水東關二里許轘轅關一名㠯嶺口在少室北登嵩境始於此少林寺少室五乳峯下少室石闕邢家鋪西荒原嵩陽書院太室南麓門下有漢柏一株啓母石闕崇福宮東數十步闕此啓母石高三丈廣如之疑星隕也中嶽廟嵩山黃蓋峯之陽廟前太室神道雙闕石淙城西四十里平洛澗於此間想見盧鴻草堂之勝會善寺積翠峯下門前銀杏翠柏甚古嵩嶽寺嵩陽觀右維山維氏山在偃師城南一峯隆然嵩少諸峯三面環列蔽仙境也武后昇仙太子碑題目一行碑陰上半胥薛稷書小石山房偃師武虛谷得晉征東將軍劉韜碣因構小石山房平等寺寺址在義井鋪北洛陽界荒原白馬寺洛陽寺有方塔大覺寺東魏大覺寺碑韓毅書武虛谷得於洛陽城在四眼井傳存冢額龍門山洛陽城東三十里老君洞龍門有伊闕洞壁刻經明人蔡伊闕二大字歷其上奉先寺老君洞北香山伊水之東自龍門舟渡沿山而登寺有白樂天栗主邙山嵩洛歸途過此及巔見黃河如帶南瞻嵩嶽北眺太行輿人指宋八陵隱隱可見太行秋色渡河至孟縣出城東返無日不見太行山色秋樹丹黃眞畫境也晉碑晉太康十年太公呂望表盧無忌文嘉慶元年九月自興封至嵩洛十月經懷慶衛輝南還往返四

十日得碑四百餘種遊屐所經成此廿四圖以志快幸錢唐黃易圖中皆記某地得某碑而翁正三學士每圖各爲之記書作小行楷精妙無匹眞名蹟也

覃谿得榷場本大觀帖名其堂曰晉觀作歌紀之冊首自題云大觀帖第六卷榷場殘本凡十一葉九百二十三字除題目年月九十三行北平翁方綱鑒藏後歸壽陽相國乃題其齋額曰觀齋作觀齋歌長古一章以志忻幸余於甲午歲從相國孫景沂借觀今屢更喪亂聞已兩易主吾友王子展百計求之以直過昂卒不可得

符樂林魯竹里勘書圖卷子王無我畫吾鄉諸老題者

甚夥又藥林自寫詩冊藏閩人李某家沈子培云十年
前在廠肆見之凡十冊李得其九餘冊不知檄歸何許
此冊前有松逸程士械畫山水一葉署辛酉孟冬壹乾
隆六年也詩凡三十九首中有六月五日早朝　太和
殿雨中謝　恩一律　恩賜官紗上幣恭謝　上賜白
金各一律
岳襄勤鍾琪公武功彪炳爲　國朝名將顧好爲詩所
著有蛩吟叢園復榮諸集公歿後王廷松校刊王蓋與
公同被逮繫後復同起辦金川軍事者光緒戊子公元
孫維垚官粵東復刻之公又有手書詩草維垚裝池成

卷丏名流題詠維垚之子世傑攜來京師余得觀之字
頗雄健詩凡五首武侯祠懷古一首音節抗厲山居二
首又復沖夸澹遠相傳公落職後居成都百花洲閉門
種菜有遺榮之志余在蜀聞父老言如此
余秋室學士畫二喬觀書圖爲盧氏莫待郎贍菉作莫
自題識同時老輩題者甚夥貴筑花曉亭方伯杰有七
絕二首方伯爲余婦之大父有寶硯齋詩鈔方伯嘉慶
戊寅科鄉舉第二名時解元爲黃焱人謂之黃花榜云
先高祖退庵府君手臨趙文敏千字文跋云趙文敏臨
智永禪師千字文本眞草二體延祐中被旨與其子雝

所書有至元危素至正元明善二跋茲但臨其眞書以
便初學字多破體未盡改正也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春
退庵氏書于嘉興縣齋按乾隆甲寅府君年六十五書
法勻整首尾一律仰見老輩好學之篤而精神彊固逾
越常人此冊庚子歲得于蜀中世世子孫當永寶之
先大父舊藏陸日爲鴨　棧道圖卷予故爲婁姚公一如
方伯家物壽陽祁文端公題七古一章云天以山水作
圖畫赤縣一紙鋪塵界叢叢魚鳧闢奇格鬼斧神工逞
狡獪畫工巧奪造物忌縋鑿幽險驚脫械猱斜鳥道矗
千里石棧天梯天亦隘大江奔流去不還古火燒痕今

尙壞裏磴行人小於蝨插崖亂木紛如薑捫參歷井仰
長歎猿叫鵑啼吁可誠空堂暑雨鳴簷鈴展卷秋毫認
烽砦近代丹青推陸凝當時筆墨歷巖怪驢背詩人劍
門客年少遠遊氣豪邁歸來意境頓超奕收取雲巒入
聲欬更從何處得此本覓句呼朋同一快雪峯舊圖搜
宋譜縹緲妙繪分唐派坐中王褒亦蜀人便思翦燭從
君話謂王蓮洲
牛山種樹圖少白山人張宜尊爲舒蘇橋觀察作道光
已亥　先大父與蘇橋同官於皖嘗爲題句圖中有梅
伯言記黃樹齋湯海秋陳雲伯諸公詩余在長沙葉奐

彬吏部舉以見貽距題圖時葢七十年矣蘇橋名夢齡潋浦人由庶吉士散館官巢縣有惠政牛山在縣城內嘗於其地建書院與邑諸生講學於山中種樹無算亦循吏也後官廬鳳穎道

丁龍泓隱君手書貝葉經歌與經同弆靈隱寺借秋閣此歌凡七易稾張芑堂全得之嘗以贈魏春松侍御侍御裝池爲長卷並藏閣中爲山中故事云

明楊忠烈公手札五通皆與姚現聞者現聞爲文文肅甥札中言令母舅文起是也李申耆跋考據頗詳第一札天啟元年冬因賈繼春黨詆公公乞去時也二札天啟二年起太常少卿時現聞已假歸三札當在三年中言汪文言之獄也四札乃四年正月八日公三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四年春進左副都御史札中有上不能保其妃與子語則三年七月問事四年夏即有劾忠賢二十四罪之疏　其曰接數次手教孰非爲世道人心先事遠慮夫使當事諸君子盡有此心此識無事豫有照理疏事妙有劑量已不受焦頭爛額之功而世自享清流太平之福睥睨氣象自是如此而惜乎君子亦未必能也諸札有憂有憤如聞嗷泣如聞長歎讀之懍然起敬

左忠毅公手札五通亦皆與姚現聞者一札乃公出督畿輔學政時作天啟元年二札同三札賀文文肅大魁二年四札現聞假時作五札同中有云年來世道清明正人尙在似覺門面可觀而小人不得志于清議者往往鋌而走險投身中璫以求奇勝如南昌景陵晉陵吉水長安萬城益都婺源安邑潼關皆以中旨去其法專用于內而以外合之近又兼用挑激之法使外之人離心異志譸譸詆詆千態萬狀乘閒而發而以內收之諸札繫心君國與忠烈同而詞氣稍异忠烈縝密忠毅豪邁書跡亦如之有李申耆同日跋

先大父舊藏張卿子隱君像一幀天啟壬戌閩人曾鯨波臣畫上有丁敬身杭大宗厲樊榭梁薌林設林周穆門柳潔夫沈塙士彭芝庭諸先生詩汪氏東軒吟社嘗以此命題先大父及汪小米胡書農黃薌泉皆有詩見清尊集隱君詩分湖上白下蓬宅衰晚四編先生手定歿後刊板散亡康熙戊辰外孫金張重爲補刊丁松生丈藏有抱經堂手鈔校本

光緒丙午冬於武昌之勸業場書肆見吾鄉吳石倉先生小象新羅山人畫題詠多鄉先輩以索直昂議未諧後爲同年桂陽陳復心所得戊申歲復心來主嶽麓學

堂余語前事曰此吾鄉先輩也吾將爲仇池之易可乎辛亥春余謝病歸過武昌復心置酒話別酒酣出此圖贈行余深感之其年秋武昌亂作復心還湘又二年鬱鬱以死每展此幀泫然流涕

劉念臺先生海天旭日硯其十一世族孫瀚以墨拓徵題硯長方形中圓如日四面作波濤洶涌狀上方刻海天旭日四字硯背刻山島形在海中水面作日象左側有崇禎壬申宗周珍賞八字瀚自記云此硯藏家廟子孫世守之先大父西桓公出孝廉官楚北道光甲辰奉諱回里修葺宗祠捐置祭器宗老嘉之乃貽此硯咸豐

癸丑任漢陽縣賊由豫章侵江漢嬰城固守力竭身殉當烽煙告急公誓與城存亡遺孥出走持硯告曰此祖宗遺澤二百餘年宜保護之先考星六公以襲職棄筆軍中積勞以卒此硯幸存爲累葉忠貞之氣所默寄謹摹錄諸木紀其崖略西桓名鴻庚道光元年舉人大挑知縣官湖北沔陽州蘄州遠安天門黃岡等縣咸豐三年移署漢陽九月粵匪陷漢陽死之大吏疏聞　優詔褒䘏星六名憲官湖北枝江長樂知縣

吾浙多詩僧而以西湖諸名刹爲尤盛如南屏淨慈寺自亦諳巽虛讓山主雲惠巠樾堂小顚人各有集儀徵

阮文達所爲書南屏七代詩僧之室扁額者也巽虛上眞皆善畫山水余嘗見主雲淡墨山水畫册爲竹雪亭主人所藏今不可再覯矣日本高洲太助來長沙得寶陰和尙山水畫卷寶蔭亦巽虛法嗣巽虛於乾隆六年主　聖因寺二十二年移住淨慈　南巡　賜紫三次三十三年退院命寶蔭代其事寶蔭工詩善畫山水見杭大宗道古堂集其後寶陰乃移主乾峰寺終焉此册署款無年月而自稱西湖南屏寶陰則正當繼席巽虛之年畫法純用枯毫而蒼莽之氣溢乎毫楮之外洵足珍也余又嘗見歸安金丈彥翹獲掌大册子爲主雲眞

蹟蕭淡中得蒼秀之致謂日夕對此可抵一服淸涼散也丈善畫性孤潔自號竹雪亭主

蕉廊脞錄卷七終

蕉廊脞錄卷八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讀閻懷庭先生循觀困勉齋私記曰居敬窮理是一事靜坐覺有閒念即是不敬正念相發即是窮理又曰存心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又曰譽有益於名無益於實毀有損於名無損於實故君子務實而已不以毀譽動於中也又曰有人待我以橫逆便當思聖賢處橫逆是如何有人愛我敬我便當思聖賢處人愛敬是如何其引林退之言如勉强爲善勝於因

循爲惡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語人之短不爲直濟人之惡不爲義皆名言也其文士詆程朱論曰予觀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傅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或者尋瘢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言即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見其理之一而本末之無殊致矣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辭也六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引据增文章之光悅故雖棄其實而猶取其華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

雜以方言無雕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其言又顯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爲而大有所不利則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已治人之理皆燦著于經詆之則爲詆經詆經則犯眾誅故不敢乃摭其訓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辨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詆之爲愚爲愎嗚呼六經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子之經修已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實而已則古之善是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

棄於聖人何也況其所據以攻程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誦先生此篇深切著明可爲詆宋儒者痛下鍼砭

滇處西南邊徼而文章氣節代不乏人昆明李復齋先生文耕尤能以宋儒之學服官治民非空言道學者比先生嘉慶壬戌進士由山東知縣累官至貴州按察使其官鄒平冠縣膠州皆有惠政民呼之爲李青天著有喜聞過齋全集二十三卷山左文移黔中文移亦在其中多至誠惻怛之言余在滇省假諸吳肅棠學使得讀之中有云近日功利之習偏天塞地徹骨透心勿論富

貴貧賤高明沈潛之人舉凡交際往來倫常日用之事非利不動非利不行直以趁便求益鍊成人心鑄成世界一舉足而不忘利一涉念而不忘利其正人君子倡爲義舉者則子立無與孤掌難鳴除貼心貼力任勞任怨外仍須以利脂秣以利灌溉然後各得其欲爲我所用而隄防少疏仍恐爲所掣制其旁觀之忌者惡者阻難之中傷之又無論矣嗟嗟一舉事而傷仁人孝子之心短英雄豪傑之氣殆無過于今日之世局世態世味世情者矣先生生當盛時而其言若此殆亦有所激有所指然以今日之世局世態世味世情殆又過之安得

如先生所謂滌垢穢之肝腸剔腥羶之骨髓澌復本心知有廉恥者乎

江陰楊文定公教子孫語　取人以剛明爲最次則取其刻苦者爲其終有成也若浮游淺薄則爲廢材　寒花耐冬春夏之花則不然故生於憂苦亂離之人多堅實風霜之威天之殺物正以成物禍患之降天之困人正以成人遇之而摧者乃凡卉庸流耳　陽善陰惡驗之一身即可見神氣陽也體質陰也人之惡端皆起於耳目口鼻四股之欲非陰惡而何陽之有惡亦爲陰所累耳天之生人使各有身乃與以爲善之具也誠知此

而使神氣常靜一爲身之主而百體從令焉所以矯氣質之累而復天命之原也

漳浦蔡文勤公二希堂集云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强毅之概有儆懼之心無公清之操則不免有寵利之疚矣無愷惻之懷則不能有納溝之恥矣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强毅之概則雖知其然發之不勇守之不固矣無儆懼之心則自信太過禍且隨之矣讀此因歎　國初至乾嘉間中外大臣能兼是數語者尚可用事實言論而想見其人近百年來學術日卑人才日乏自林文忠胡文

忠曾文正數公外殆未足語於此治術無本原國家將何所倚賴乎

讀錢警石先生曝書雜記學識精博直接乾嘉老輩之緒其開示後學垂訓孫子尤多見道之言節錄數則如左　湯文正公家書云家下書籍用心收著一本不可遺失有人借當定限取來書冊愈舊者愈當珍之不可忽也我國家賴此延年此要務也文正以書籍爲延年眞萬金良藥　余初至海昌意有所語輒覺心悸蓋家居時父兄朋友相與無猜乃竹垞翁曹文學墓誌所謂田居往還者寥寥數子相見肝膽畢露妄謂天下無不

可交之人無不可言之言也及病甚始自悔因讀近思
錄於存養克己諸條再三涵泳宿疾頓瘳文端公每教
人讀小學近思錄悔不早讀是書以變化氣質也　孫
徵君孝友堂家訓語示興姪孫曰吾家沭陽公以廉吏
起家爾祖能繩其武我輩俱爲清白吏子孫較以金帛
田宅遺後人者榮多矣爾祖常語余曰沭陽公一任止
受新生公宴綢一匹弟今日仍覺於先德有愧也惟自
覺有愧始無愧耳留餘忌盡天之道也常處其不足以
爲可增可加之地若增無可增加無可加立刻索然矣
謹按坻先世婁州公亦以廉吏起家今孫延已七世矣敬念舊德昕夕皇懍　錢文端行略

劄記中一條云大凡人家興旺每一二世必衰從此後
或遲一二世又興者亦有之總未有赫弈不衰者譬諸
花木果實連年燦爛稠繁間一二年必稀俗名歇枝蓋
亦盛衰循環之道易繫辭曰剝窮上反下又易窮則變
變則通陰陽消長理所必然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
斬人家子弟常須自思身當斬澤之時何可無培養之
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念念積累事事積累一世培養
世世培養自然連綿不斷續其衰而振家聲亦所謂君
子存之者也
才力智慮之人不可無慈祥之氣以養其福富貴聲望
之家不可無渾樸之子弟以存其元氣　甘樵齋語
處逆境難處人倫盤錯之逆境尤難天地鬼神以此試
其人而鍊之也宜憂勤惕厲喜怒啼笑總勿輕用而此
中一主於正無稍詭移也　毛稚黃語
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及不疑人
以不肖不輕出詩文示人制毒性以化殺機養喜神以
延壽脉教兒童放生不拈蟲弄雀留心教女爲人家造
奕世之福　沈大臣語
王文莊公封翁文山先生雲廷嘗輯國子監志卷帙繁
富惜佚不傳　先高祖退庵公嘗稱先生所著寶言堂

家戒云人家出一斲削元氣進士不如出一培植元氣
秀才又嘗寓書文莊云詞章之學祇求文理無疵刻意
求工則害道進取之途須知得失有命稍事馳騖則喪
品悠悠忽忽便虛度一日便虛度一年便虛度一世戰
戰兢兢始不負所事始不負所生始不負所學此可書
作座右銘也
汪文端公雍正甲辰二甲一名進士官至吏尚協辦大
學士太子太傅　贈太子太師乾隆間直南齋入樞府
御書松泉二字以賜因以自號有松泉詩文集性謹
厚嘗謂爲大家子弟倍難面諛多則無從聞過屬耳目

則不能藏拙故須謹之又謹誠至言也
趙横山先生大鯨由進士歷官左副都御史相國承貴其門下士也初撫浙詣辭問曰此去政當奚先曰勿貪先生笑曰貪吏贓入已者不必劾也相國愕然先生曰贓入已而不分潤上官上官早劾之矣不待君也今之巧宦全取諸民而半致之上或且全致之以貢媚而營私上下固結牢不可破譬如獲盜胠篋百萬有所恃焉則無敢蹤跡之其所禽者皆竊鐵攘雞輩耳相國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也
海寗梁伊澗履祥篤信朱子之學案頭置考亭全集正襟循覽日有程課及門問曰學幾時纔到悅地答曰即學即悅無兩候也畏難不悅俗學不悅外此雖學佛老者亦有得心之時況吾道之精微廣大乎君之不悅正坐不學反于學外求悅不亦左乎聞者歎為至言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眾之維持　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處此時世負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為妙一則平日免於覬覦倉卒免於搶掠二則子弟略見窘態不至一味奢侈　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
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為首戒惰以不晏起為首　以養生六事勖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腳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習射有常時一曰黎明喫白飯一碗不沾點菜皆聞諸老人累試毫無流弊者　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福不多享總以儉字為主少用僕婢少花銀錢自然惜福矣勢不多使少

管閒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亦無怕者自然悠久矣曾文正公家訓
曾文正公家書垂訓子弟精理名言殆不勝記獨其將赴天津示二子書中不忮不求二書當書之當座右銘詩曰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逼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騖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

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
乖氣相迴互重者災汝身輕亦滅汝祚我今告後生悚
然大覺悟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
失尺布消除嫉妬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
恐怖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資多欲為
患害在約毎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
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太岱
求榮不知默志亢神愈忲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
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
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

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毋遽慨君看十人
中八九無依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途
奚事生嗟愾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看終古曾
不願乎外

左子巽方伯寄贈文襄公家書印本錄其最切要語
既讀聖賢書必先求識字所謂識字者非僅如近世漢
學云云也識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學終日讀書而
所行不逮一鄉農野夫乃能言之鸚鵡耳縱能擬巍科
躋通顯於世何益於家何益非惟無益且有害也馮鈍
吟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長者得一貴仕不如得
一良農文人得一時之浮名長者培數世之元氣貴仕
不及三世良農可及百年務實學之君子必敦實行此
等字識得數箇足矣科名亦有定數能文章者得之不
能文章者亦得之有道德者得之無行誼者亦得之均
可得也則盍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此志當立　丈夫
事業非剛莫濟所謂剛者非氣矜之謂色厲之謂任人
所不能任為人所不能為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併
力赴之無少夾雜無稍游移必有所就以柔德而成者
吾見罕矣　近來時事日壞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
由於專心做時下科名之學者多留心本原之學者少

且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到一旦大事當前
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反不如鄉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
擔當試看近時人才有一從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
得入格人才愈見庸下此我閱歷有得之言非好罵時
下自命為文人學士者也　我生平於仕宦一事最無
繫戀慕愛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諺云富貴怕見開
花我一書生忝竊至此從枯寂至顯榮不過數年可謂
速化之至絢爛之極正貢獻之徵惟當盡心盡力上報
國恩下拯黎庶做我一生應做之事為爾等留些許
地步爾等更能蘊蓄培養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

學則詩書世澤或猶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旦澌滅殆盡也　古人經濟學問都在蕭閒寂寞中練習出來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到手隨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椿大節目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目今人稱之爲才子爲名士爲佳公子皆諛詞不足信即令眞是才子名士佳公子亦極無足取耳　吾湘於咸豐初年首倡忠義至今二十餘載流風未沫諸英傑乘時樹績各有所成爲自來未有盛事此時正宜韜光匿采加以蘊釀冀後時俊民訾出以護我梓桑爲　國幹輔不宜更事鋪張來讒慝之口而壞老輩樸愿之風也　吾平生志在務本耕讀而

外別無所尙三試禮部既無意仕進時值危亂乃以戎幕起家厥後以不求聞達之人上動　天鑒建節錫封忝竊非分嗣復以乙科入閣在家世未有之殊榮在　國家爲特見之曠典此豈天下擬議所能到此生夢想所能期子孫能學吾之耕讀爲業務本爲懷吾心慰矣若必謂功名事業高官顯爵無忝乃祖此豈可期必之事亦豈數見之事哉或且以科名爲門戸計爲利祿計則并耕讀務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謂不肖矣

長沙王葵園師嘗與人書云平生願爲讀書人不欲貌襲名士願爲正人不欲貌襲道學願爲建言之人不欲貌襲直諫先生立身本末爲學大指數語盡之矣

袁忠節公小漚巢日記云孝達督部出詩四卷枉示某對公言此安石碎金故當流傳世間公笑曰那得便爾殆不過陶公木屑耳憶壬午年謁左文襄時以病在告予對言公晚境可務自全正宜如裴晉公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間耳文襄蹴然改容云吾安敢望裴公今蒞政府殆不過束縛酬知已蹉跎效小忠而已且吾位爲宰執豈容依阿抒沈專務自全子言非也兩公之於詼諧中出莊語箭鋒相直皆此類

孟子爲滕畫策二或皮幣將事或效死勿去魏絳之謀傳稱五利漢過不先亦師老氏柔能剛之誼以息事寍人爲用其利敗之幾未可以一言定一策決也苟利社稷貴因時弛張耳吾觀至元十二年世祖與宋議和獨松關守將殺使者廉希賢激世祖之怒而宋社旋墟天聰六年我　太宗文皇帝與明修好賜大同巡撫沈棨書議互市明人治棨罪絕邊市有以激王師之怒而明社遂移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班固上疏）兩國兵交聘問之使往來其間利敗之幾豈一端盡哉（袁忠節跋胡忠簡遺象硏搨文書後）

袁忠節公在京曹日才名甚盛而實篤志於身心性命之學余嘗聞其緒論心折之一日以書貽余曰方今九流溷濁人材衰少之會必得篤實慈祥有大根器者起而相摩相盪乃足以消世變而引善機君以太邱蟬嫣之門地負沈深篤雅之姿天之予君者厚則所以自待者自不應薄區區之竊望于先生者重遠之學濶大之規而非所望于刻琱眾形無實之言也竊謂近代名流之學非所以期高流其唯潛齋先生沈端恪之遺書乎余服膺期語而汨于世法未由實踐愧負良友多矣

忠節師事劉融齋先生服膺其說屢見於文字中其論

爲學之方尤足爲後學準的嘗見其與宗人敬齋觀察書牘卅餘通錄其二則云爲學之方鄙意以爲兩漢至今風氣屢變凡前人立一宗旨皆有致用方略不可偏廢正須集長去短博採兼收如九流有九流之用西漢人主陰陽五行多喜黃老東漢人多主訓詁陸子靜王文成用曹溪宗旨　國朝諸老先多講考證皆各有派頭各有方略至于北宋義理之學又元和以來降及虞道園歸熙甫至近代方氏姚氏爲古文之學尤爲學術穿綫統宗之處近年論經濟之學以曾文正爲正軌左文襄才氣優于問學似不逮遠甚論經義以陳蘭甫爲正軌論古文以姚姬傳氏爲正軌此三家之書子弟能熟讀亦可以束身自立獨往獨來于濁世之中若夫經師家法門徑亦不可不知其梗概文筆之事去病求利亦吾身之甲胄干櫓也　夙昔雅信曾文正公云功業之事天命居其七人力居其三學問之事人力居其七天命居其三此知命之談也蓋功業之來全視乎時讀子雲解嘲篇可知其理仕途亦由命定不可强求惟學問盡其在我可以自我爲政第成器與否亦視根器之大小年力之修短爲衡古今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可太息也我輩年已□□去者如此來者可知功業二

字不必廑之夢寐徒勞煩擾矣惟力學以希炳燭之明其可乎

中材以下非有盤根錯節之遇貧賤憂慽淬厲玉成之境尠有能自立者如于北溟宰羅城郝浴窮居何陽堡使之困心衡慮體認本來面目刊落浮華鞭辟入裏乃得治心養氣工夫而後德慧術智生焉若置之豐腆安逸之地愚者固靡然結習賢者亦筋骨不堅最爲敗壞人才之具　分一日光陰以其日力精力之半游心於无爲法以其半程功於有爲法動與靜交相養習與憪交相養藏修息游量力而動如是則和理日濟榮衛之

間血氣融通蠲除煩苛精氣不竭而應務不窮（袁忠節公書牘）
接物處事隨固不可激亦不宜郭有道貞不絕俗吾又嘗刻小印文曰夷惠之間可知吾之志也然此中卻須實有貞力否則隨俗而靡矣又曰於已則是之中求其或有未是於人則不是之中求其亦有是古人嘗謂諸葛公三代下一人其教子祗澹泊寧靜四字又曰才須學也才賦於天學勉於人可以自主　人之志氣固貴自立而亦關乎精神與趣發憤忘食即是精神樂以忘憂便是興趣　心總不能無所安著既不著於讀書做人即軼於規矩之外　驕之一字誤盡古今人物周

公尚不能驕況下此萬萬　我生平不肯向人稱貧不欲輕受人惠　從來絕大事功皆從平實做出來未有不平不實浮夸誕妄而能有成者　近來人總膠漆於一私所言或公及治事便營私（陳藍洲訓子語）

乾隆杭州府志成於杭州知府儀徵鄭楓人澐先是邵闇谷齊然嘗創修已具稿未刊而邵公卒繼事者為王燧以己意竄易之故今印本有異同未幾王敗所刻本遂不行鄭公乃賡續成之邵公以文學起家溫然儒吏巡撫王亶望惡其迂拙百計窘辱之邵公憂憤以沒如皋王燧巧黠人也覬得是缺陰擠邵邵劾王遂權知府事相傳王受事日入內署督見邵公衣冠出手批其頰悚愳不敢入署假鹽運分司署居之未幾巡撫被逮王亦見法聞王最工逢迎多機智一日巡撫命兩縣令置竹榻欲久用光澤之竹而未經人坐臥者索之急縣令計無所出請於守守曰易易耳市上線舖理線竹具多年久極光澤可以新竹遍易之頃刻可成也如其言巡撫大悅其警巧多類此沈丈輔之云

世傳扶乩率有仙人降其處其實真仙孰與人間事殆靈鬼託之耳然其言往往有可動人者杭州某孝廉游食京師後以貲得內閣中書而不迎養其母書問亦罕

逢庚申賊破杭州乃倉皇歸覓其母不得有請乩者往焉詢母存否盤中書云仕則慕君便把庭幃冷落清夜自思能不潸潸否貧而為祿亦仕之常但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此言何解爾問爾母爾母自逍遙也向西覓之可得某嗒焉若喪逾數月附舟至嘉湖間卒于舟中舟人舁之岸將藁葬矣檢衣中得一木牌書姓名官爵甚悉有馬翁者素相識聞之為具棺斂而葬之乩壇數語婉而多風雖鬼也吾猶敬之

山陰徐大綸字香莊乾隆六十年官鎮筸五寨司巡檢時紅苗焚掠乾鳳永三廳鎮筸以輕進陷苗攻筸益急

大綸奮挺大呼募敢死士百餘人殲苗甚衆苗始却復圍練鄉兵守禦苗不敢近呼爲徐三將軍大綸行三故云嘉慶二年中丞傅公時爲鳳凰廳同知大綸在軍中其冬一夕以勞疾卒將歛忽大聲作北音曰奉神命傳傅公至又作山西音曰忠義吾所佑徐大綸有活生靈功爲請于帝得不死呼傅公至前以指畫掌作百餘字且曰善視若吾去也大綸病遂起當時譁傳以爲異事余至長沙故老猶有能述其事者

仁和施二成章業米湖墅咸豐庚申賊圍城亟城中米殆盡成章輟業家居積米尙夥乃廣給鄰里之餓者人

來乞與之米未嘗取値城破逸出奔走飢甚遇一老嫗施粥道旁因就食後屢逃徙所至輒得食自言流離困苦中未受一日餓也亂定後仍業米行凡至他縣販米遇鄉人逃徙不得歸者挈之返問其家而還之無家者輒代營生計買人子爲善于鄉而知之者鮮余故爲表之

蕭山鄉民有忤其母者其平日悖德事不知也言者但謂其子嘗出外屬妻具蔬飯俟歸而食之及出婦以奉姑夫歸索食不得妻畏夫不敢隱夫怒撻其妻母慚憤自縊死鄰里咸莫喩其故越數日天大雷雨擊其子死始知其母死之由云

潁州之鄉八里松居民鄔姓（音近鄔亦不知其爲鄔抑爲伍也）兄弟四人而不能養其母蓋家素貧子長各使營生計而四子以次排日供膳伯與仲家稍裕而供養甚薄叔且生厭叔貧縫紉爲業季爲圬者尤窶叔與季懟曰母不能與兩兄校兩兄不乏甘旨乃徒食兩貧子耶母由是怏怏會除夕當伯供食則先闔扉示弗納母至呼不應以杖擊扉亦不應母哭而返季之婦賢者也居恆奉姑謹母旣不得食於長子乃走告季婦婦勸慰且留之食季弗欲婦乃乞鄰得米一碗又鐺底焦飯升許以布縛之使

姑攜歸路側有大池母以悲憤不克自申過池上坐地哭竟投水死明日有過之者見池上遺杖一布囊一水面浮婦人尸因相鬨於路季婦聞之色然駭趨視姑也發橐則米與焦飯具在乃大慟呼其夫入水撈姑尸夫不善泅亦俱沉焉而其兄嫂六人者聞之若罔聞也俄而天陰晦霹靂驟起攝三子及婦並跽池上同時震死鄉里遠近咸來瞻睹莫不悚慄三子皆無嗣獨季生兩兒存亦此婦孝謹之報歟

謹愨之士必信必果雖死不改其志乃至沒旣數稔而初心耿然亟欲自白者徐丈居夏縣日與邑之幕客張

君交其言訥其行拙張之戚屬有官于秦而歸者其子
病張邀徐丈往診之既愈其人以白金來謝張爲代致
徐丈辭不可時張方假裝北行徐丈即以金屬購京師
高麗參既而病歿京寓逾兩年徐丈自夏縣入都宿盧
溝逆旅恍惚夢其來深以得金未買參爲已咎悉宛謝
過云

夏縣二明經人稱之分東學西學焉東學忘其姓西學
盧某文學素荒陋偶作書與人語多俚俗東學見之輒
大笑盧慚甚後學宮老柏爲風所仆東學裁其一枝作
皮書板盧遂具詞控於上官誣以學宮柏作壽具幾至

落職久之乃免一謔笑頭耳而身名之禍隨之世之輕
於非笑者可以儆矣

姚丈益齋家一輿夫執役有年矣一日令齎帷幙枕簟
之屬於他所輿夫適遺失不獲償竟投諸質庫太夫人
怒將逐之姚丈陰使人詢質何所得錢若干爲贖還而
留輿夫弗使去曰因此事見逐彼無復噉飯地矣又縫
人某竊其絮衣將盡爲嫪媼所覩丈則微告焉而善遣
之辛酉杭州破賊所至率用土人爲導而一輿夫一縫
人適皆在賊中脅以指示過姚丈宅門紿賊曰是貧家
無財物可勿入也因得免於剽掠云

江西太學生羅含康熙甲辰客京師館於真定梁氏一
日感暴疾有二卒引至冥司殿下甫入門冥官傳呼乘
輿出儀從甚盛羅視冥官貌清癯弱不勝衣而丰度端
整心知爲正神不辨爲誰有執卷而隨者乃羅亡友錢
塘洪貞孫也因詣揖問無恙外即呼輿中人洪微哂曰
此吾鄉柴公虎臣爾豈未之聞耶羅故聞柴名趨向長
跪以功名請不應叩至再乃曰此非吾職汝但體天地
好生一念自能致之言訖而甦時嚴司農沆施侍講閏
章聞其事同詣羅羅述其年貌舉止皆與柴合此事見
天津沈文和兆澐蓬牕隨錄柴先生名紹炳仁和諸生

生平篤守宋學孝友爲鄉里矜式歿而爲神宜哉

長沙朱雨田原籍安徽南陵以寒士起家操計然術致
富生平以濟人利物爲己任自道光己酉振水災爲致
力善舉之始其後歷咸同光三朝五十年中善行不可
枚舉所居距長沙省城十餘里築室先塋之旁奉母以
居顏曰萱圃性好蒔花春秋佳日必以花時讌客年七
十餘矣而神明不衰中歲苦羸疾服鍾乳硫磺諸品疾
愈甚後乃服大黃黃連元明粉小薊檳榔諸藥遂大瘥
自言生平所服大黃已在千觔以外黃連等涼劑亦四
萬餘帖亦可謂異稟矣壽至九十而終

有居者居餘杭之鄉門外隙地悉種瓜方春墾土見土中有古泉掘既深所見益夥數日竟得萬餘紫色深黝多宋年號鄉人聞之將謀爭掘其妻吝之捺土而坐其上比夜與夫潛出將盡取焉則土以下輒石層累無所施鋤捐矣所得泉萬餘亦莫知所究竟云

活蝦蟇一个縛挂風際勿見日既死復擊之埋入土中遇月食時速掘起置地上覆以銅盆以錐擊盆作聲勿少間俟月食復吐則蝦蟆活矣旋即擊死焙乾研末作小丸收藏備用遇有縊死人急將此丸强納入喉周時便蘇仁和陸子安嘗製此藥屢試必驗惟救一童子則

蘇少頃復絕抑亦奇矣

芭蕉根內有蠶每夕五更必從下躍上有聲人於此時靜聽得之俟其躍上速取之形如橄欖核但不知何所用也

小說記義馬義犬者多矣惟余所聞於　先大父者爲西安副都統雙就園所乘馬爲最奇花宜館詩集有義馬行一篇序云咸豐三年就園督兵勦北路賊賊夜襲營所乘馬爲礮火驚逸賊牽馬馬跽踞不肯行遂獲賊乃并獲馬就園義之五年北路賊平還軍西安作圖以表其義

余表伯朱雨泉官陝西甯條梁巡檢殁于任所喪還西安有所畜黑犬名曰大漢隨行二千數百里日在靈轝左右一日偶失道犬獨在前乃折回尋柩及之仍隨行比至西安城外厝所表伯母華乃挈之入城在余家數年守戶綦嚴視常犬高大故以大漢呼之云　又仁和王子展存善云其封翁官粵時有輿夫買一犬將宰而食之粵人性喜食犬習爲故常封翁見犬受束縛哀鳴問輿夫知以銀六錢買得者如數給之解犬縛牽歸畜之後數年封翁病卒犬先六日即不食日蹲封翁臥榻側不去封翁卒後一日犬亦死王氏哀之每於忌日以

小紙書犬名粘於祭案之下以示不忘犬名阿黃以其毛色黃也

湖南耒陽縣城外濱河有地鞾洲洲上有杜工部墓余泊舟登岸訪之一坏完好有墓碣字漫漶似是元至元某年立按元稹杜君墓係銘云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舊書文苑傳甫于永泰二年卒于耒陽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葬于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是耒陽不當有公墓或當日葬公者爲公營宅兆葬衣冠于可知也湘南人俗傳公死于水一鞾浮見茲地至今名其地

曰韡洲則傳會不足信也
嘉慶元年仁和孫文靖公以四川總督征白蓮教匪於酉陽州累戰大捷六月薨於軍余夙聞酉陽州境長千嶺有公祠按州試畢乃屬州牧訪問紳士無知者尋飭吏胡吉亭至其地繪圖貼說以歸則地名馬鹿溪又名長千嶺有自生橋土人尚知嘉慶乙卯年孫中堂帶兵至此薨逝並不聞有祠宇今祇土地廟一極庳隘廟側一碑相傳是中堂神道碑字跡漫漶不可辨云云按公薨後　命內臣護其喪歸非葬酉陽則神道碑之說乃傳訛意當日州民感公以死勤事作祠樹碑以誌不忘

歲久傾圮夷爲土地廟而碑則猶存惜剝蝕過甚竟不能拓得一字耳
梓潼縣長卿山有李節士祠祀漢御史李業入祠則李君闕在焉道光十四年知縣徐凝績於田野中得之移置祠中闕凡二行行四字曰漢侍御史李公之闕字大四寸許無缺蝕廊右有碑二一爲明嘉靖壬辰縣中林下七十三翁金獻民舜舉讀李節士詩一又題李節士新祠詩一跋云嘉靖戊子巡按御史李東分巡僉事戴熙始建祠樹碑其一碑爲草堆所蔽不能辨一字
成都布政使署亦園乾隆辛丑宛平查儉堂先生禮所闢有怡情育物之堂不波館紅蓼橋種山臺小綠天亭依花避樹廊花隖校書房引涼徑此君亭接翠軒諸勝先大父少時嘗讀書園中時婁東姚公一如方伯爲布政先大母姚太夫人方來歸也後四十年先大父爲四川布政有亦園感舊詩儉堂爲蓮西先生弟嘗從征兩金川累官至四川布政使擢湖南巡撫著有銅鼓書堂遺稿卅二卷光緒丁酉余至蜀問亦園之名竟無知者詠齋王丈言藩司官廨幾經修葺意所謂園者卽今附設廨中之各局耳
成都西郭外青羊宮不知建自何代志乘闕載所祀者

或謂太史儋或謂老萊子或謂李耳皆無塙據蓋自唐初崇祀李耳肇錫隆號曰太上曰大聖祖起於麟德至天寶而彌盛靈符遺像一時讆言遂成故實至今羽流居之日事崇飾世俗皆以爲老子之宮矣相傳舊有青羊二一已逸去今尚存其一笵銅爲之而以鏁鍊錮其足謂防其更逸尤爲可哂余幼時曾往游焉二三月間花市最盛士女雜遝光緒丁酉再至成都則無暇言游事每逢花時率在外郡不復能重尋陳迹矣
蜀多奇姓若苟若首若鉏若竹若寸按試各郡往往有之石砫廳有隆肇周劍州有嘉炳南會理州有太澤宇

皆他郡所無西昌縣附生賈旭升文字甚佳試列一等發落日詢以得姓之始自言爲微子之後蓋其族譜相傳如此不知何所据

湖南永州府桂陽州童試皆有猺童名額號曰新童蓋自嘉慶間苗猺歸化之後特設學額以文教化其獷俗也新童皆盤姓其漢槃瓠氏之苗裔歟

先高祖退庵公官遂昌訓導先曾祖妣程太夫人率先伯祖當塗公先大父光祿公隨侍學署後有高樓三楹軒爽可喜啟牕則眾峰在目相傳樓有怪人莫敢登程太夫人有膽據當塗公光祿公居樓下值風日晴和時往登覽一夜月色甚朗又擬登樓遠眺行至梯半聞樓中履聲橐橐須臾樓門啟有前代衣冠者闖然而出急滅燭返尋亦寂然蓋明末時有殉節於茲樓者毅魄長留要不爲厲也

蜀中文學頗盛而士習多漸染汙俗者余於課尊經書院日嘗以貶俗詩六章發題用白文公新樂府體拈三字爲題一曰多暇日戒廢學也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荒於嬉安於陋汨沒于利均之廢也戒之哉一曰莠亂苗止橫議也學術歧誤莠言亂政非聖無法厥禍滔天蜀士誠敦本尚義不惑異說比於

齊魯今猶古矣所願後生小子毋據於聞見毋恣爲論議葆我嘉種衛我道藩教者之責學者之幸一曰鼠無牙懲好訟也訟則終凶大易明訓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積習深痼牢不可破庸詎知害人者卒自害乎一曰捉刀人惡槍替也槍之名不知緣起無已姑以捉刀字比擬之彼乃英雄此則穿窬類耳機械變詐廉恥道喪無怪憤激者之欲廢科舉也曰阿夫容痛煙毒也天降巨毒賊我中華浸淫百年戕賊無算愚頑無論已賢知不免槐蘭之根而漸之滫可弗痛歟一曰哀六朝正書體也篆分草隸遞嬗遞變隋末唐初八法正軌近世好異乃學六朝即論六朝亦自有其平正者刁遵鄭羲差爲傑出誌銘造象石工鑱書不足言矣不覩碑版不識書勢詖險側媚衒名駴俗雖曰小道亦人心世運之憂也

湘鄉楊石泉制軍以書生崎嶇戎馬從左相國援浙由衢州太守洊歷開府於吾浙建勳甚多培養士類用意尤厚嘗自言少時讀書羅忠節公門下與王壯武鑫同受業湘鄉有相士言奇中一日偕王詣之曰二君皆貴人也既又曰何兩君皆不能享大年王問壽幾何曰顏子之年耳楊問之則曰可多十六年已而兩人皆隨忠

節入戎幕王戡沒果如其年楊撫浙時年甫四十餘中戌冬大閱砲子及其座隅幾中傷時議者謂必嚴究制軍曰此誤發耳置不問是歲年正四十六也踰年制軍始以告人曰吾今日固當告存矣

蜀中無蟹有南貨客者多越人販南中食品至以一陶器盎貯一蟹直白金二流至成都官吏爭買以讌客一肴即費數金其實遠致失眞味大無謂也　先大父嘗作瘦蟹行以風之其結句曰薑薪酢釀一杯羹偵抵貧家三月粥藹然仁者之言也

蜀中產綠茶山谷令蘆山作綠茶頌今則嘉定雅州木

石間多有之色味形狀與吾鄉紫茶絕相似

嘉州荔支色香味雖不逮閩粵然故是雋品昔過納谿有餉此者舟中飽啖之聞近歲種植漸廣結實頗繁固不止嘉州一樹矣

蜀名山縣蒙山產茶最有名中頂所產至少而至寶貴山凡五頂中頂最高土僅寸許相傳漢甘露祖師吳理眞種茶八株今尚存其七高四五寸其一高尺二三寸夏初發芽不過數十即有雲霧覆其上每將採必先祭之祭畢而采采畢即如枯枝平時樹柵扃鐍以守護之中頂茶每歲入貢爲四川方物之一知縣歲以貢餘餽省中大吏一小瓶中祇一葉耳茶譜云獲蒙頂茶一兩以本處水煎服除宿疾四兩即成地仙

成都有年景花作紫白淡紅三色臘盡抽穗作花以盆盎雜栽之作饋歲物置軒檻間亦楚楚可愛

蜀中子規到處有之余所至則以寧遠府考棚內外樹間爲最多夜深聞之其聲慘悽又有鳥名悔悔降者以其鳴聲類此三字而名之三四月間有之　先曾大父有補禽言詩此其一也

敘州府考棚倚山爲屋山上多蛇土人云有蛇神山半建亭祀之值試事掃除屋舍官必祭蛇神余所居屋後

即山亭每夕聞蛇鳴其聲閣閣然終試無出而爲害者

峩嵋山有萬年松枝葉根鬚如縷如髮視之若已枯者置水中則頃刻間黃萎者皆蒼翠儼然一小松具體而微然日久則葉落宜風戾之或夾置書葉中仍可復活

幼時在太原正月燈市最盛城守營中有所謂黃河九曲燈者於廣場多立竹木以繩係之設爲曲折徑路狀黃河之九曲也男女中夜穿行過之謂之銷百病初未知其緣起後見仁和吳南礀可馴所著宣化府志言之頗詳蓋此俗起於宣府明武宗在宣府盤游無度俗極奢靡其時宣大毘連浸淫及於太原數百年後遂成故

事也南碉爲中林司馬廷華子隨宦西北最久

事有絕可笑而絕相類者張勤果公撫山東日有某縣孟氏後裔某非鄒縣孟子嫡裔蓋他縣分支有家祠者具稟以孟子祠廟傾圮請發款修葺勤果批准撥公款給之後二年勤果巡閱至某縣憶前事欲親往孟廟行禮某本其縣之豪猾也領款乾沒并未修廟其鄉人亦無敢言者至是倉卒以縣有瘟神廟方葺治完美乃急易扁聯神牌一切陳設一夕而成明日勤果來祭祭畢瞻仰殿中塑象大詫曰孟子象何以面色全青耶乃窮究巽之又陳伯潛師傳督學江西檄南康府縣修白鹿書院捐廉撥帑輪奐

一新書院舊有文廟至聖先師四配十哲皆有塑象所司不察皆用金裝如佛象然伯潛瞻拜之餘以爲駭怪命更塑之此二事相類可發噱也

外大父晴峯程公家書四通蓋咸豐間戍新疆時予其家人者其最後一通則自江右道衢嚴過杭州時書爲咸豐五年乙卯之夏時先王父巡撫陝西先大夫得學官巷壽松堂孫氏老屋葺而新之公來涖止先妣金太夫人率慶坻兄弟姊妹出拜公于堂下故有情意殷諄視同所生語書中所云第四年六七歲者卽慶坻也駿齋表姊來游杭州出以見示七十之年萬里行役而敘述綜密翰墨腴美若是累經兵火遺墨僅存追念前塵相距六十五寒暑昔日髫齔今已頹齡鮮民餘痛彌用感愴

李黼堂中丞桓病中作自挽聯句云作秀才十年作外吏十年作江湖野老三十年來日無多於願已足刻聖蹟百卷刻自箸百卷刻耆獻類徵七百卷幾生修到其書滿家中丞嘗刊闕里文獻考一百卷刊奏議書牘詩文爲寶韋齋類稿一百卷

日本相傳有唐代歌舞每歲天長節於宮中演之先期演習文部介紹于式部導余輩至所謂雅樂稽古所者

廣廈九楹陳設華美外爲舞臺臺正方而高飾以青幛其舞有三一曰久米舞神武天皇率久米部之軍擊土賊於大和國兎田縣平之賜將士宴作國歌將士拔劍舞誅賊之狀遂以爲名中立一人撫箏左右二人舉箏侍立左四人緋衣執笏右四人黃衣執笏又吹笛者二人擊板者二人歌半四人者起舞既而拔刀跪起而舞舞罷有舉琴者有吹簫吹笙者合而歌歌罷徐徐而退一爲春庭花自唐朝傳來臺上凡十二人列坐於地一人擊羯鼓諸樂齊作又四人作二列束帶佩劍披繡衣立而舞乃擊大鼓既而四人拱立樂止少頃樂再作復

盤旋良久乃退一爲蘭陵王亦唐胡樂北朝蘭陵王長恭美容儀常被假面臨敵擊周師于金墉城下齊人壯之擬其指揮奮戰之狀作此舞也一武士被赤甲戴面具危冠舞蹈出旁十二人吹管擊鼓以應節手執鞭長裾曳地盤辟作戰狀久之亦徐徐而退即此知其國保存古制之一端矣

日本維新而後學制更改而保存故籍所在都有黎蒓齋所刊古逸叢書得入中土夫人而知之矣余至東京所見帝國圖書館有宋本廣韻姓解即黎氏景刊本也又有唐人寫經卷數種館中閱覽室中國書最多有伏

案就鈔者二人一鈔古詩源一鈔曝書亭集也早稻田大學書庫見唐寫禮記皇侃疏喪服小記卷子極精嘉納治五郎之外舅竹添光鴻字漸卿號井井允竺者經籍箸左氏會箋所藏宋元槧本有淳化三年校進本毛詩正義卷首列李沆買黃中張齊賢李昉等銜名紹興九年紹興府雕造又唐卷子本漢書揚雄傳一卷自反離騷以下至卷終止紙色如黃麻書體與唐寫經相似

同年陳蓉曙適聲甲辰十二月朔夜夢與古今人合試於保和殿論一策一賦一五言二十韻詩一忘其題須臾榜發宋潛溪第一吳草廬第二蓉曙名列二十四余名列四十八丙戌同年尙有天津徐菊人其名次不復記憶元明以後名人多與其列余輩皆衣冠集于舊翰林院宣詔謝恩如庶吉士授職禮畢須賜蓉曙得賜金余賜表裏聯騎而歸蓉曙有詩記異

辛丑夏五月西安寓齋患腹疾極委頓病愈兩次夢見戴文節公一在橋邊匆匆相遇余問見夏穗卿否公曰未見一在公室中着貂馬褂也

辛丑三月十二夜夢至一處有大橋橋有垣門土題東鏡塘橋四字過橋又至一處室極寬無人後乃見吳佩葱在焉爲人檢拾滿地字紙